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上海古籍出版社

ZZ79/04

九四・經部・禮類

壽櫟廬儀禮奭固禮事圖十七卷　吳之英撰……一

禮經校釋二十二卷　曹元弼撰……一一一

禮經學七卷　曹元弼撰……五四三

壽櫟廬叢書之三

禮事圖

受業顏楷署

庚申歲秋八月
刊版存先生祠

壽櫟廬儀禮奭固禮事圖

善言禮者達于事、事有大小、經有詳略、葬而會之、罔不貫者、古儀不必適今、圖訓之何也、曰、德與才故挈焉、天理人情、今猶古也、筦子書曰、禮誼廉恥、國之四維、造勞因佚、損益維斛、錯其文、帥其意、蓋有不可與民變革者、那氏亮聖人議制之本旨也、往者奭儀禮有器圖、今錄事圖證器、亦用啟奭固、宣統辛亥八月望名山吳之英圖成標意

壽櫟廬儀禮奭固禮事圖

壽櫟廬叢書之三 名山吳之英典

圖次

士冠禮一十九圖

筮日 戒賓 宿賓 爲期
先設 主人迎賓 冠 賓醴冠者
字 醴賓 始加醮 再加醮
三加醮 若殺載升 若殺始醮 若殺再醮
若殺三醮 孫子冠禮 庶子冠醮

士昏禮二二十一圖

納采 醴賓 期昏陳 親迎

婦至 舉鼎 共牢 酳
交衽 媵御餕 婦見舅姑 贊醴婦
婦盥饋 婦餕 房中再餕 饗婦
奠菜 老醴婦 壻見主人 壻見主婦
醴壻

士相見禮三七圖

士相見 還摯 士見大夫 舊臣見大夫
下大夫相見 上大夫相見 始見君

鄉飲酒禮四十九圖

戒賓 先設 迎賓 主人獻賓
賓酢主人 主人酬賓 主人獻介 介酢主人
主人獻眾賓 一人舉觶 工入
獻工 獻笙 主人作司正
賓取奠行酬 二人舉觶賓介
徹俎 遵者諸公大夫席 息司正

鄉射禮五二十一圖

戒賓 先設 速賓 司射請射
司馬命張侯 遷樂 司射誘射
三耦射 司馬命取矢 設楅
比耦 三耦拾取矢 設中釋獲
賓主人大夫眾賓射 司射視算 設豐飲觶
司馬獻獲者 司射獻釋獲者

賓主人大夫眾賓拾取矢 樂射 贊工即位

燕禮六十七圖

先具 納賓命賓 主人代公獻賓
賓酢主人 主人獻公自酢 主人媵觚于賓
公命二大夫媵爵皆致 公酬賓 賓旅大夫
主人獻卿 又媵長致行酬
主人獻大夫胥薦主人
主人獻士薦司正射人司士執冪
薦祝史小臣師獻旅食 賓媵公觚
公取賓媵行酬旅士
主人獻庶子及左右正内小臣

大射儀七二十一圖
張侯設乏　宿縣　設尊　設洗
設席　工降　司射命納射器
畫物　司射誓大史　司射比三耦
司射誘射　司馬正命去侯
司馬正命設楅　司射比耦　三耦拾取矢
司射命設中　公射　飲公射爵
獻服不隸僕人巾車獲者
大夫與士耦拾取矢　請樂公
聘禮八三十七圖
夕幣　賓釋幣禰廟　使者受命

假道誓竟　未入竟肄　乃展　君使卿勞
夫人使下大夫勞　宰夫設飧　上介飧
眾介皆少牢　聘　享
公禮賓　賓覿　上介士介請覿
歸賓饔餼　大夫致饔餼命賓儐致幣
歸上介饔餼　歸士介餼　賓問卿
賓面卿　上介特面卿　眾介面卿
下大夫嘗使至幣及　夫人歸禮于賓
夫人歸禮上介　大夫餼賓　大夫餼眾介
還玉　公館賓　反命　獻禰
聘君莞歸復命　賓私獻

使大夫受賓問夫人　薦饔
公食大夫禮九七圖
先設　公迎賓　陳鼎朼載　設賓饌
賓卒食　致食陳饌　大夫相食
覲禮十七圖
王使勞　侯氏儐勞使　侯氏朝
侯氏享　天子賜侯氏車服　諸侯覲爲宮
東箱
喪服十一十四圖
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
布總箭笄髽衰三年　布帶繩屨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
不杖麻屨者　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
九月者　繐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者
緦麻三月者　五服升數
士喪禮十二三十七圖
復　奠　赴君　君使弔

君使襚　置杠掘坎為垼濯新　陳襲事
饌沐浴器含器　沐浴　含
襲　置重　陳小斂衣　饌小斂奠
饌東服西器　陳鼎　小斂
小斂奠　襚大斂　陳大斂衣　大斂東西饌
陳三鼎　徹小斂奠　大斂　主人視肂
大斂奠　哭殯就次　君視大斂　朝夕哭
徹大斂奠　朝夕奠　朔月奠　徹朔奠
筮宅　井椁　獻材　卜葬日
既夕禮十三　二十九圖
啓殯　遷祖　薦馬　載柩

陳明器　祖　公賵　賓賵
賓奠　賓賻　賓贈　陳遣奠鼎
遣奠饌　陳器　徹祖奠　設遣奠
薦馬　徹苞　讀賵　讀遣
柩行　公使贈　至壙　主人贈
臧器　反哭　適殯宮　朔月埽室
朝禰庿
士虞禮十四　二十一圖
側亨爨位　先設　即位　薦設
祭苴　祝迎尸　尸三飯　又三飯
又三飯　主人酳尸　筵祝　獻佐食

主婦亞獻　賓長三獻　尸謖　祝反
徹設　無尸　餞饌　餞
將祔先薦　祔
特牲饋食禮十五　四十一圖
筮日　宿尸　宿賓　先陳
視濯及牲　視殺視爨　羹飪具　鼎入枇載
薦設　祝迎尸　尸三飯　尸又三飯
尸又三飯　主人酳　尸嘏主人　筵祝
獻佐食　主婦亞獻　尸酢主婦
主婦獻祝及佐食　賓三獻
主婦致爵主人　主人致爵主婦

三獻作止爵　主人獻賓　主人獻眾賓
主人酬賓　主人獻長兄弟眾兄弟內兄弟
長兄弟加爵　嗣舉奠
兄弟弟子舉觶長兄弟　賓酬長兄弟舉旅
為加爵者作止爵　長兄弟酬賓
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于長　利獻尸
祝反徹　兩餕食　酳兩餕　祝命徹
獻公有司私臣
少牢饋食禮十六　二十九圖
筮日　筮尸　宿尸　為期
視殺　摡饌　實鼎　設饌

迎鼎　載肵俎　升載　薦設
迎尸　尸食初告飽　尸再告飽
尸卒食　主人酳尸　尸命祝嘏　主人獻祝
主人獻上佐食下佐食　主婦獻尸　主婦獻祝
主婦獻上佐食下佐食　賓長獻尸　賓獻祝
尸出反徹　四人餕　酌餕　上餕嘏主人
有司徹十七五十五圖
徹設　主人迎尸　舉鼎　主人授尸几
主人獻尸薦豆籩　杝載　尸祭薦俎
主人獻侑　尸酢主人　主婦獻尸　主婦獻侑
主婦酌致主人　尸酌主婦　上賓獻尸

主人酬尸　羞　主人獻長賓
主人獻衆賓　主人酌酢長賓
主人酬長賓　主人獻兄弟
主人獻內賓　主人獻私人
尸作三獻爵　三獻獻侑
三獻酌致主人　尸酢三獻
二人舉觶尸侑　尸酬主人　主人酬侑
侑酬長賓遂辯　兄弟後生舉觶
賓長再獻尸　賓舉爵遂酬
賓及兄弟錯酬　尸出
不儐尸尸卒食　不儐酳尸受酢

不儐主婦獻尸　不儐尸酢主婦
不儐主婦獻祝及二佐食
不儐主婦酌致主人　不儐尸作賓獻爵酢賓
不儐賓致爵主人　不儐賓致爵主婦
不儐賓酌酢于主人　不儐主人洗獻衆賓
不儐主人洗獻兄弟與內賓與私人
不儐賓長獻尸尸酢獻祝致酢
不儐賓兄弟錯酬　不儐利洗獻尸及祝
不儐尸出祝反徹　不儐餕
不儐官徹改設　不儐徹設後再告利成

儀禮奭固禮事圖圖次終

壽櫟廬儀禮奭固禮事圖一

壽櫟廬叢書之三

名山吳之英典

士冠禮第一篇

筮日

東塾　宰贊命

廟門

西塾　筮席所卦者

若不吉筮遠日如初儀

主人即位而后布席。則筮人執筮卦者執所卦。從言具儀。目先位凡告無定位。或對或側。受命如之詔。辭自右。筮賓如筮日。

戒賓

外門

賓出　禮辭　許　拜

主人戒賓　再拜　許　退

賓出不先拜。未具文。以宿當詳也。凡賓至。主人先拜辱。雖戒未成賓。而不逆來命。不豫。畧筮畢即戒。故曰乃戒賓。因攝及當賓。偝戒辭。不更及至賓門事。

宿賓

外門

賓如主人服出門再拜　許　答拜　拜送

主人朝服答拜　乃宿　再拜　許　退

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

宿亦如戒。特詳者。戒時不一賓。既筮宿其吉者。凡戒宿例。偝主人賓。賓偝賓。賓主人因禮之大主爲之辭。來者門右。出者門左。乃宿。偝宿辭許。宿不禮辭。先已受戒。拜送成來禮。不答禮有終。所謂賓不顧。

爲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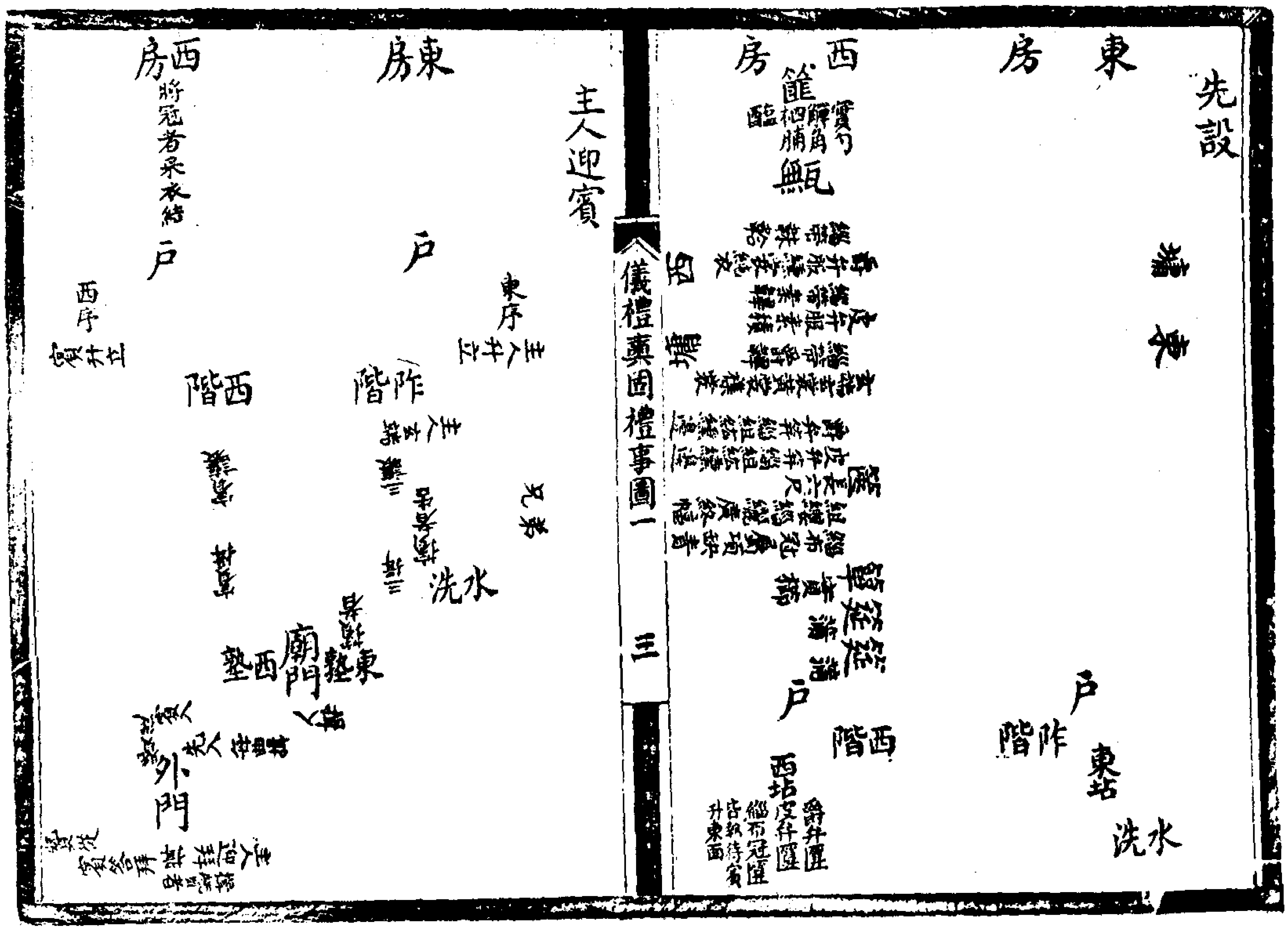
廟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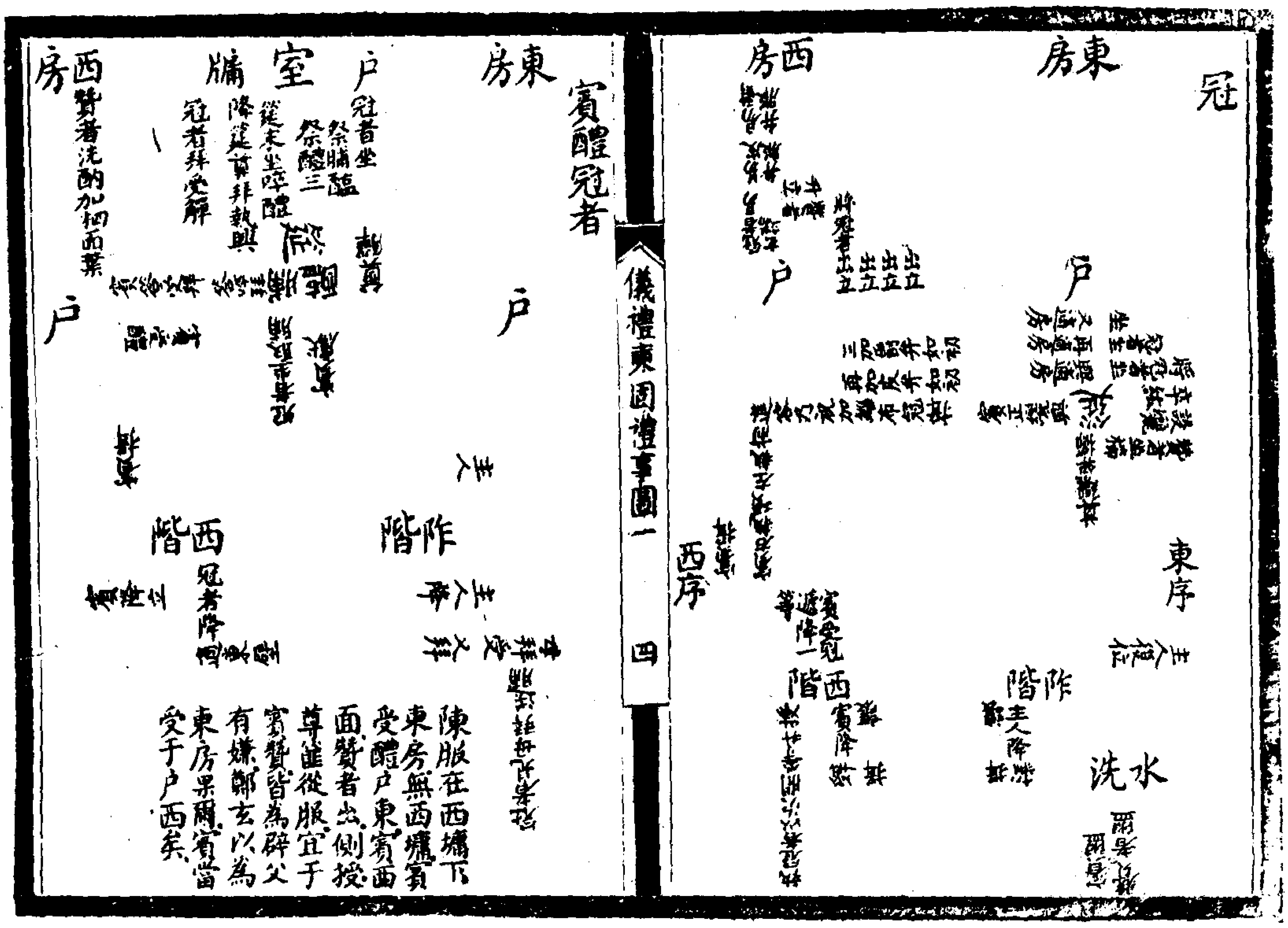
主人立　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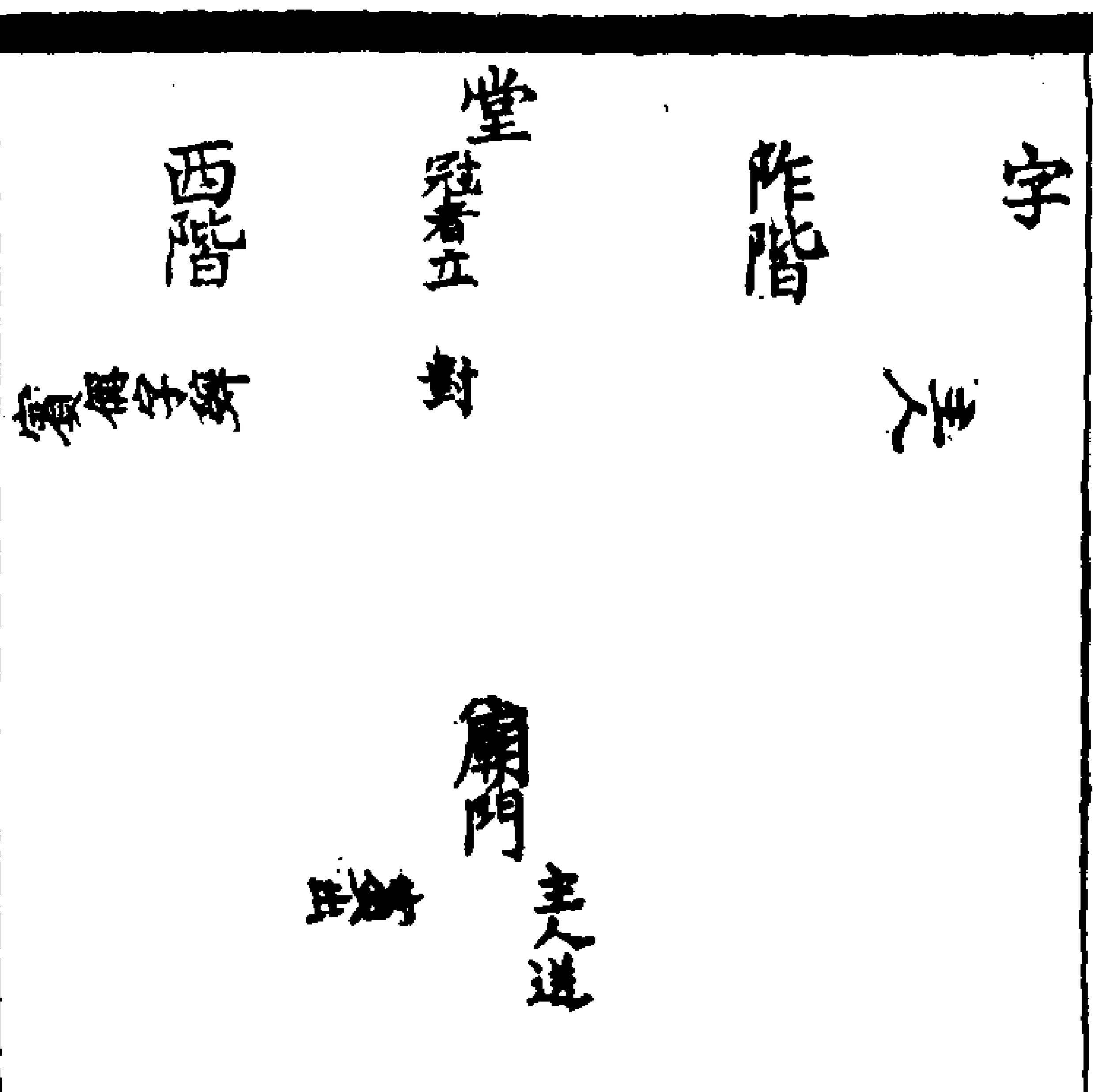
有司

擯者告期于賓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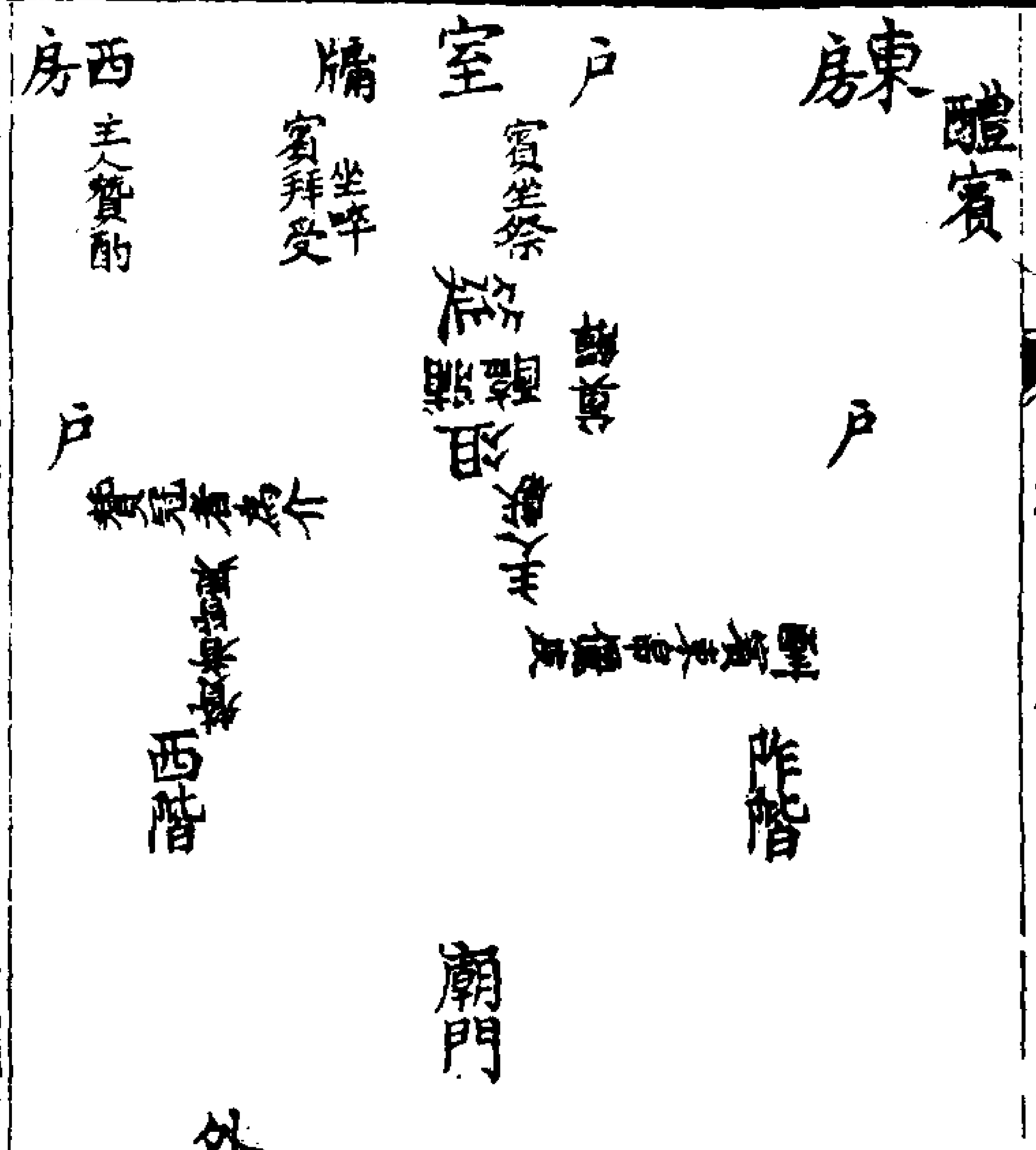
厥明夕。冠之前日。于廟門外。就冠所。猶如筮日。有司如宿服。主人仍如筮服。告事畢。宗人告。


先設
東房
西房
戶
阼階
西階
水
洗
儀禮奭固禮事圖一
三
主人迎賓
東房
西房
戶
西階
阼階
水
洗
廟門
小門
東塾
西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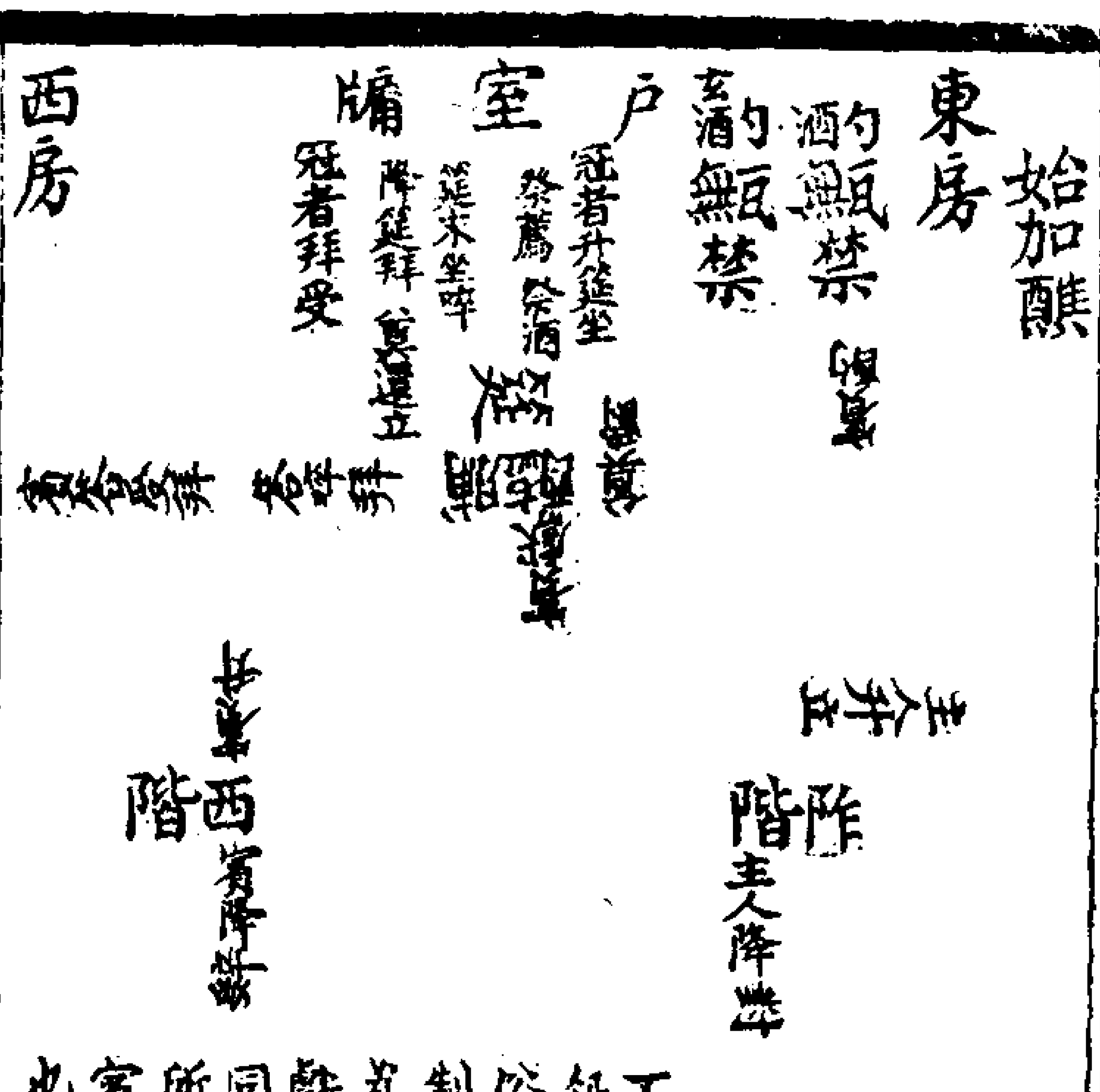

冠
東房
西房
戶
阼階
西階
東序
西序
水
洗
儀禮奭固禮事圖一
四
賓醴冠者
東房
室
牖
西房
戶
阼階
西階
陳服在西墉下東房無西墉賓受醴戶東賓西面贊者出側授尊者從服宜于賓贊皆為辟父有嫌鄭玄以為東房果爾賓當受于戶西矣


字
主人
阼階
堂
冠者立
西階
廟門
主人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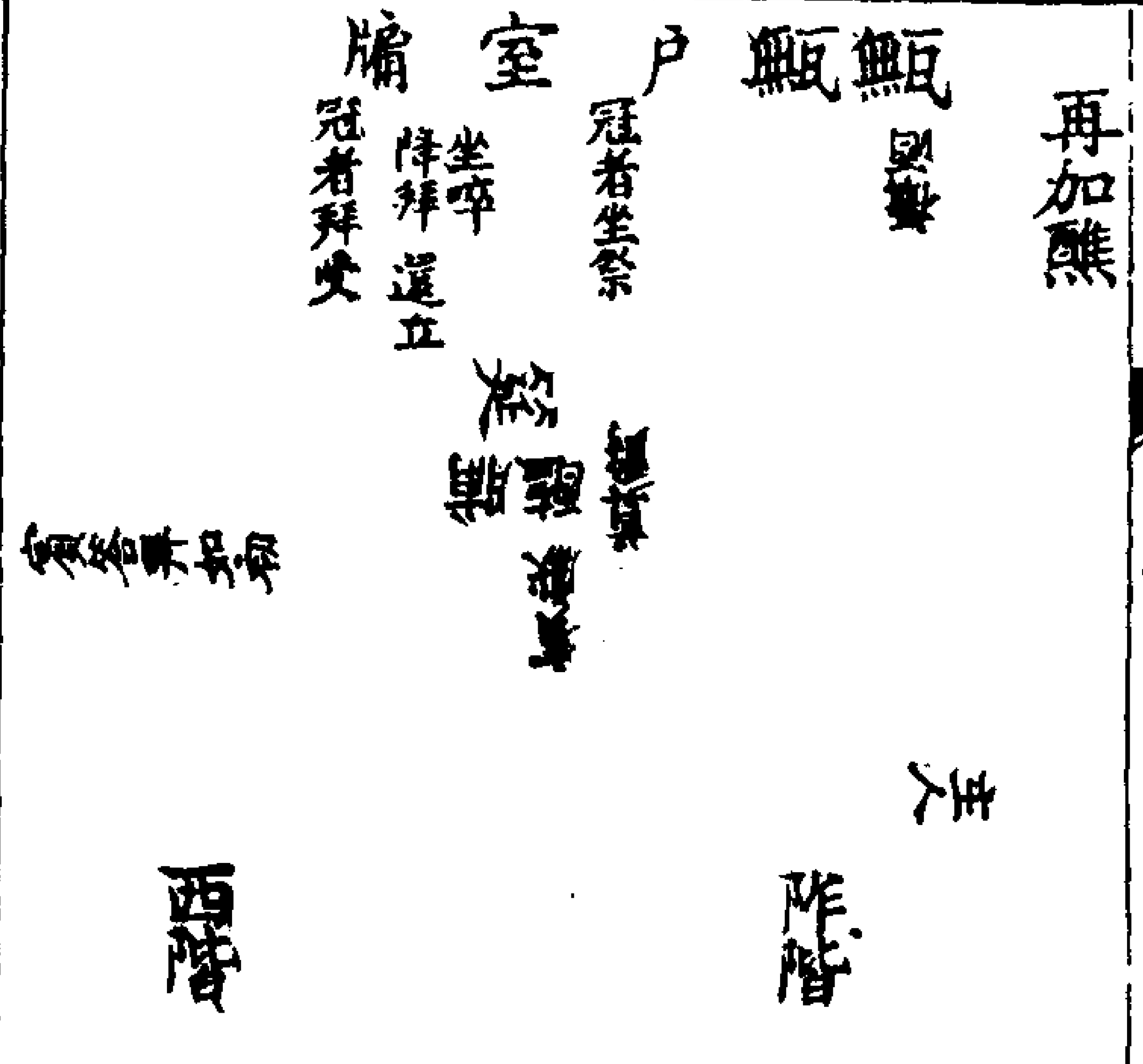
見母還立西階東南面。擬直堂上醴位。亦不背父與賓。字餘禮。冠畢不更升。故成之階下。賓出就次。將請醴賓。故送不拜。


醴賓
東房
戶
室
牖
西房
賓坐祭
坐啐
賓拜受
主人贊酌
筵
俎
戶
阼階
西階
廟門
外門

一獻。非特飲酬用束帛。謝其勞。儷皮陳于庭。經會言之。贊皆與。則兄弟與贊冠爲介。則容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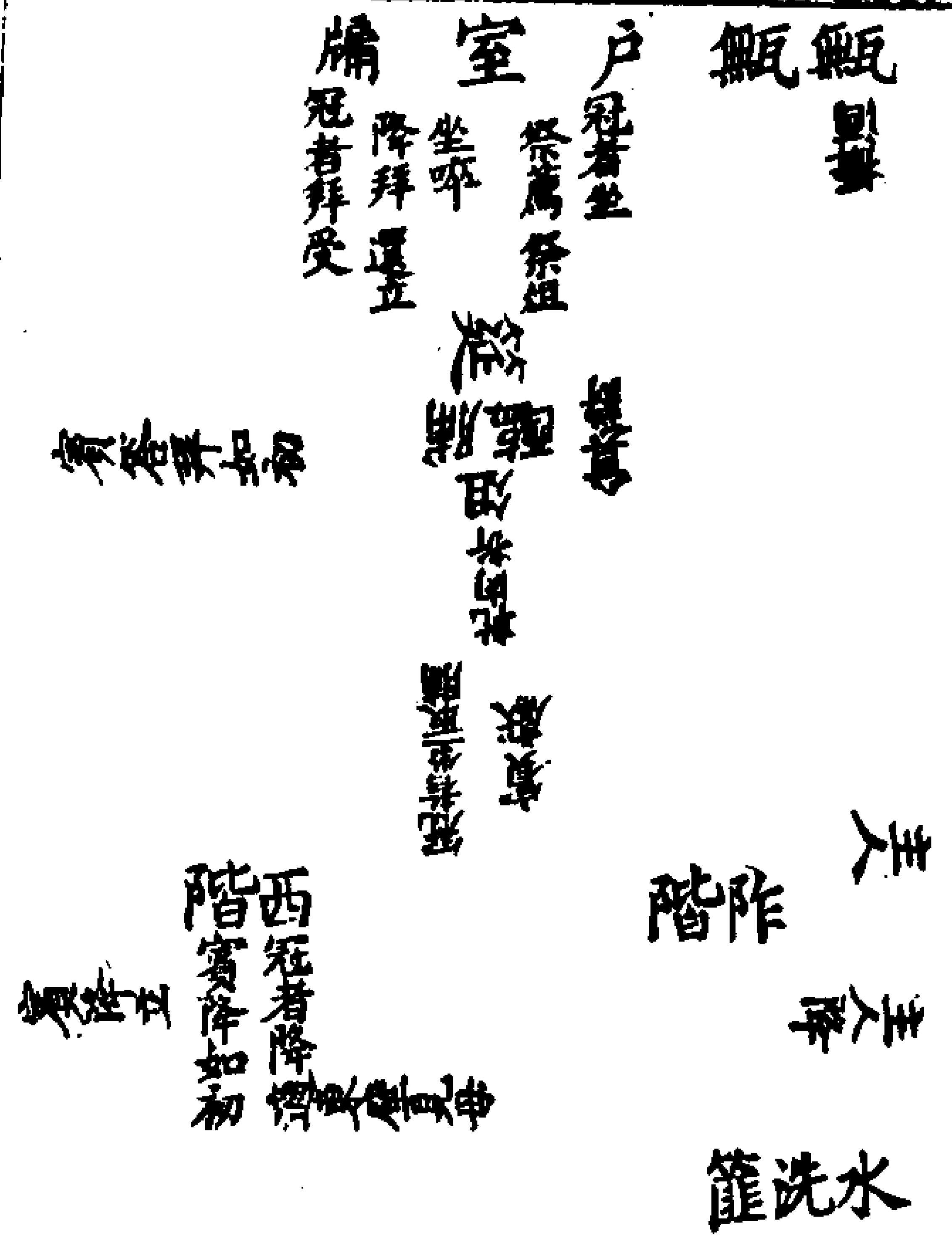

始加醮
東房
勺酒
甒
禁
玄酒
甒
禁
戶
室
牖
西房
冠者升筵坐
祭薦祭酒
筵末坐啐
降筵拜
賓還立
冠者拜受
主人升立
阼階
主人降辭
西階
賓降辭
水
洗
篚

不醴用酒。標可醴可酒。隆殺維宜。鄭玄以爲禮不變俗。夫有酒之俗。則必有醴制。禮易俗。俗在可許。俗斯爲禮。尊于房戶。從賓禮也。獻受如初。爵洗殊也。薦爵同。徹每加尚新。筵尊不徹。所當變也。冠者立筵西。待賓之揖。醮既可三。醴可三也。


再加醮
甒
甒
戶
室
牖
冠者坐祭
坐啐
降拜
還立
冠者拜受
筵
主人
阼階
西階
水
洗
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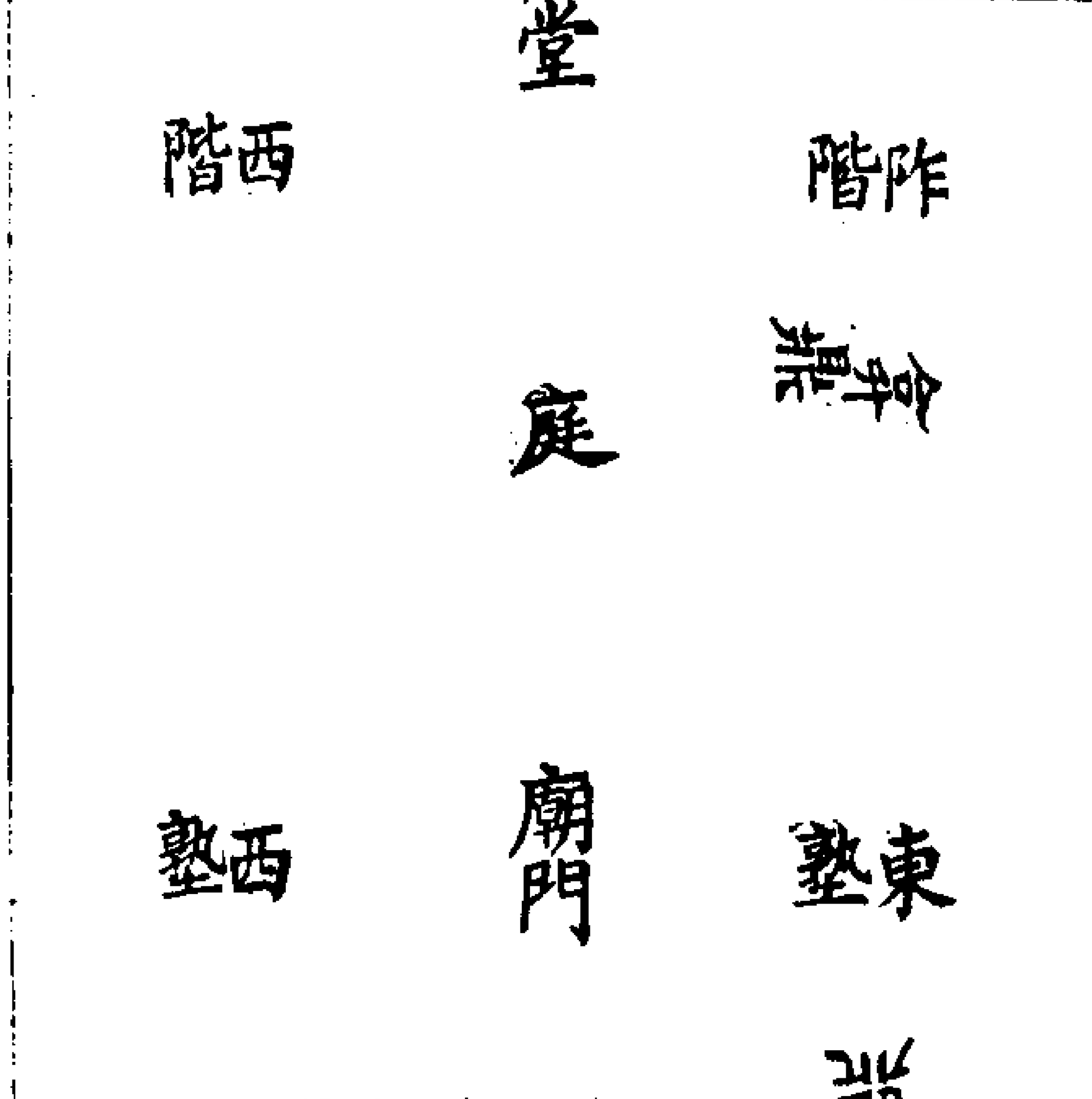
加皮弁如初。謂如醴之再加。則初加。固如之。再醮唯云攝酒。起筵亦拒之。齊之。其他如初。攝酒外皆他也。無俎等初醮。尚爵弁。盛于終。

三加醮


甒
甒
戶
室
牖
冠者坐
祭薦 祭俎
坐啐
降拜 還立
冠者拜受
主人
阼階
主人拜
水洗篚
西階
冠者降
賓降如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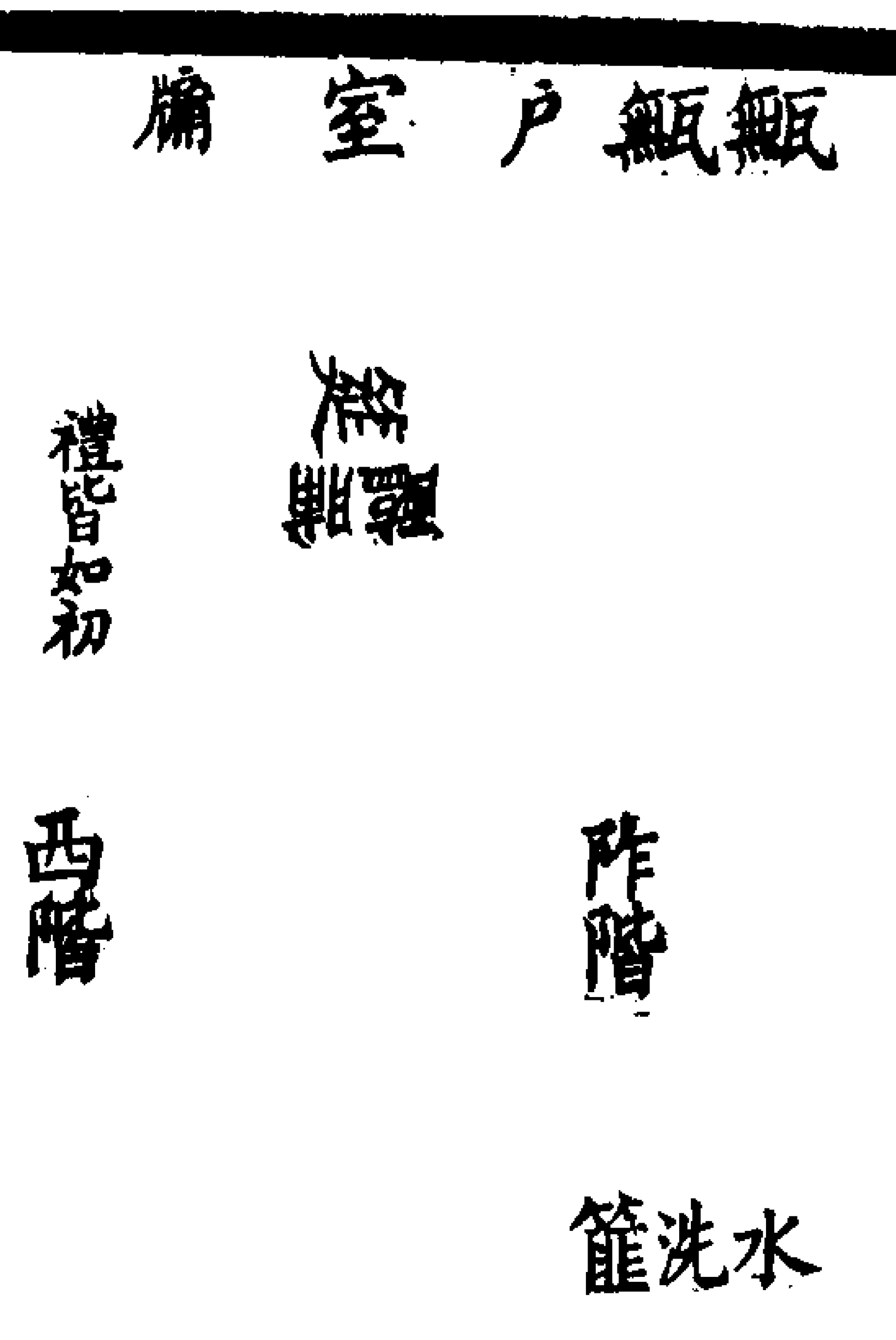
乾肉標不殺，有制祭，既祭，嚌之，有俎而取脯，辟盛設。

若殺載升


堂
阼階
西階
庭
東塾
西塾
廟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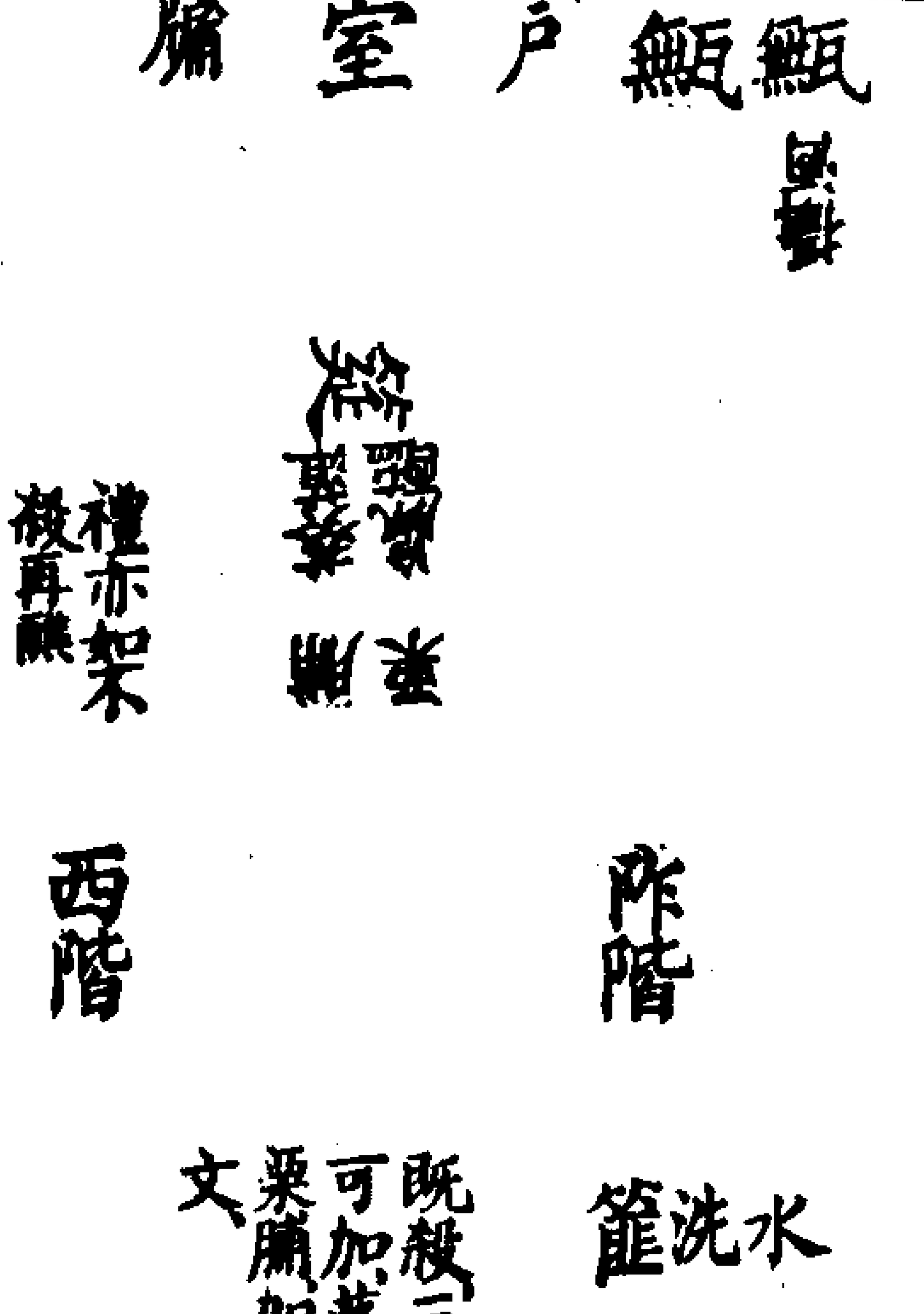
沒殺文，鼎從襲下云，若殺陳鼎，為盛，故陳，又云直東塾北面，主人自閑向內不嫌，言載合升，因載起升鼎法，以殺為已盛不析，詳始成人，數以質，沒陳鼎文，因升起，權在父，故孫子乃顧言陳。

若殺始醮


甒
甒
戶
室
牖
禮皆如初
阼階
西階
水洗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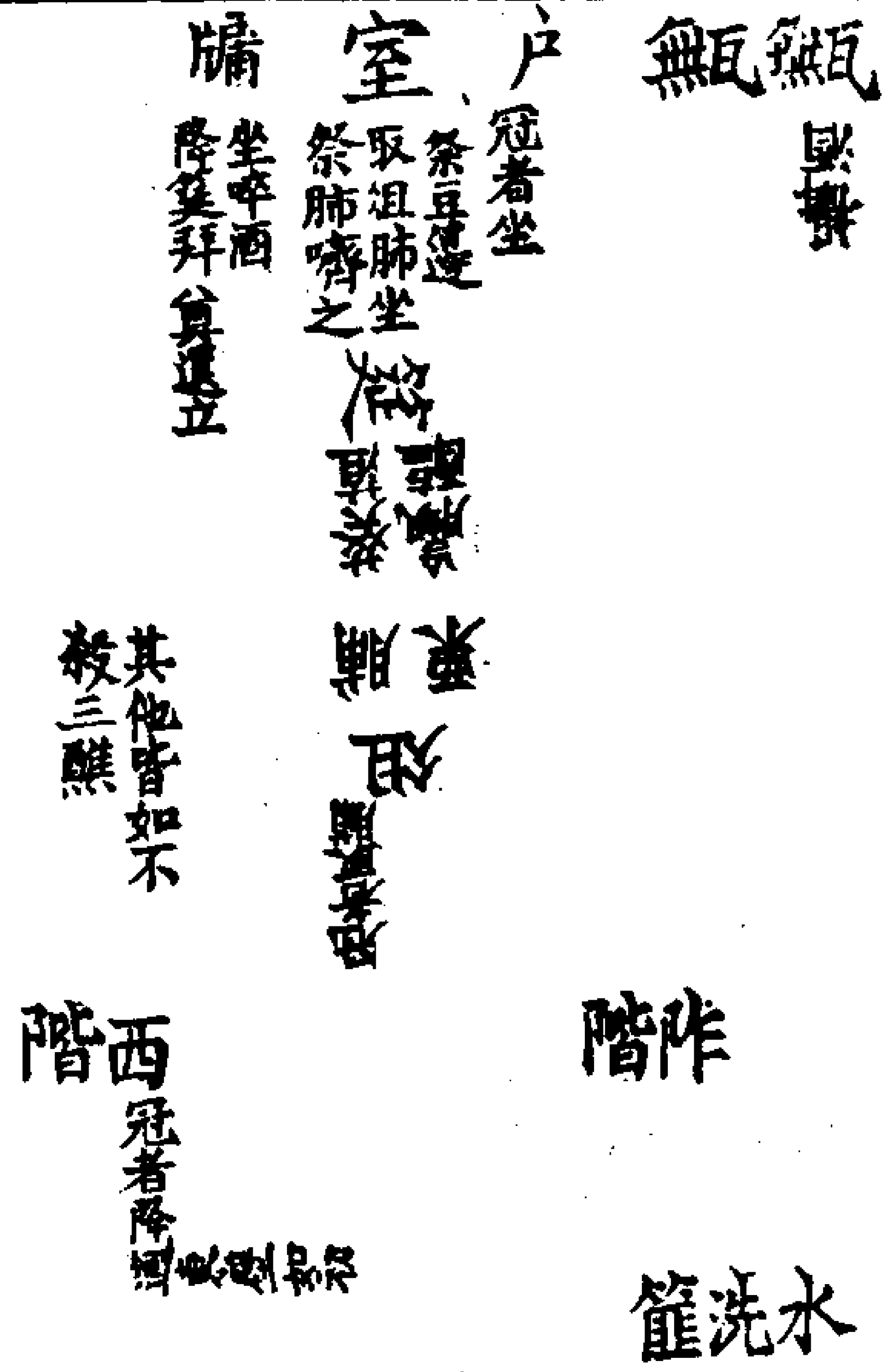
為若殺更舉醮事，君子無故不殺，重之也，即有故儉而得中，已為及禮，則制作之意可知，如初，如不殺初醮。

若殺再醮


甒
甒
戶
室
牖
阼階
西階
水洗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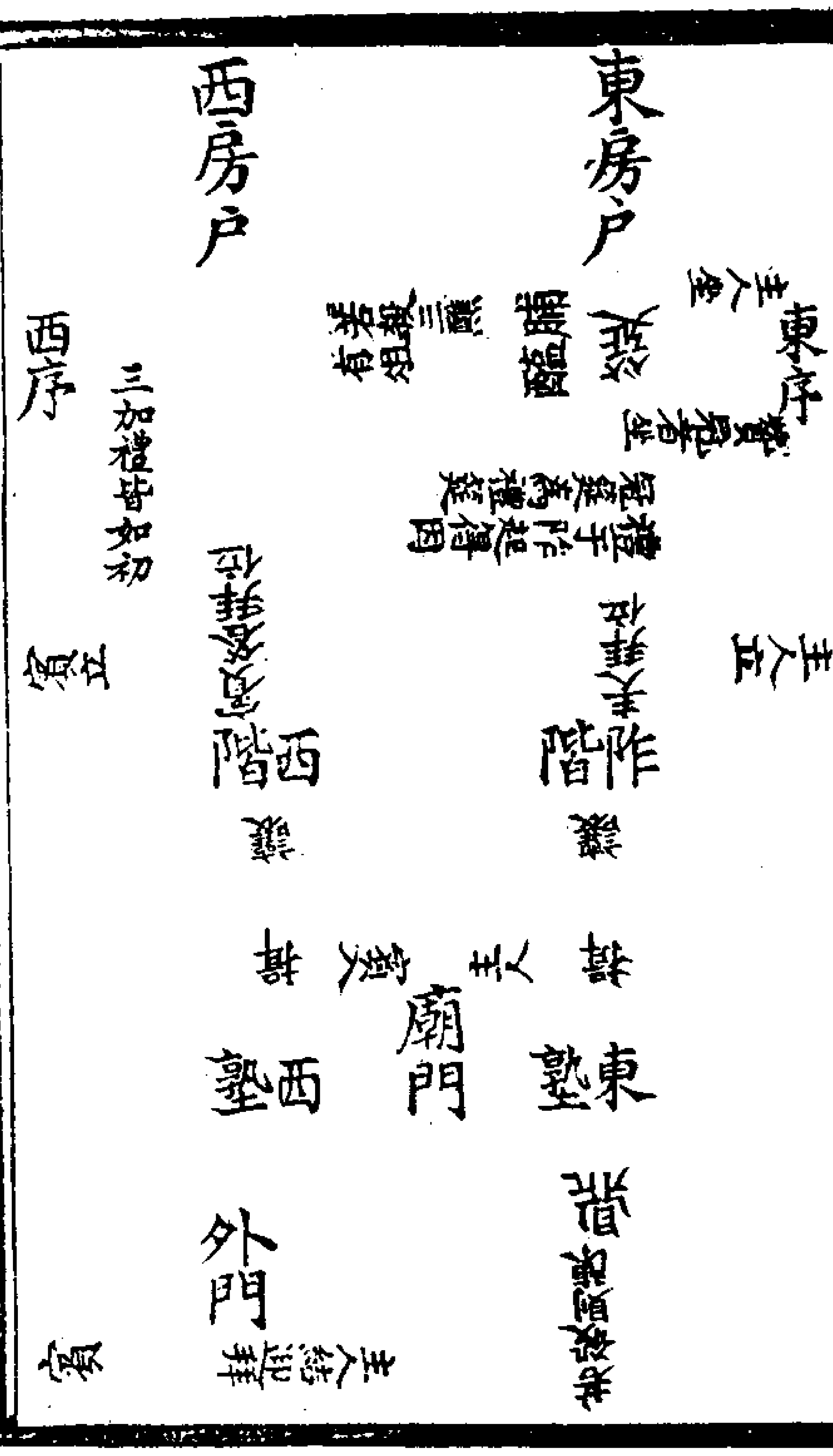
既殺三醮，俎實盛，則豆籩可加，葵菹蠃醢，飯食之豆；栗脯加籩之實，漸盛以為文。

若殺三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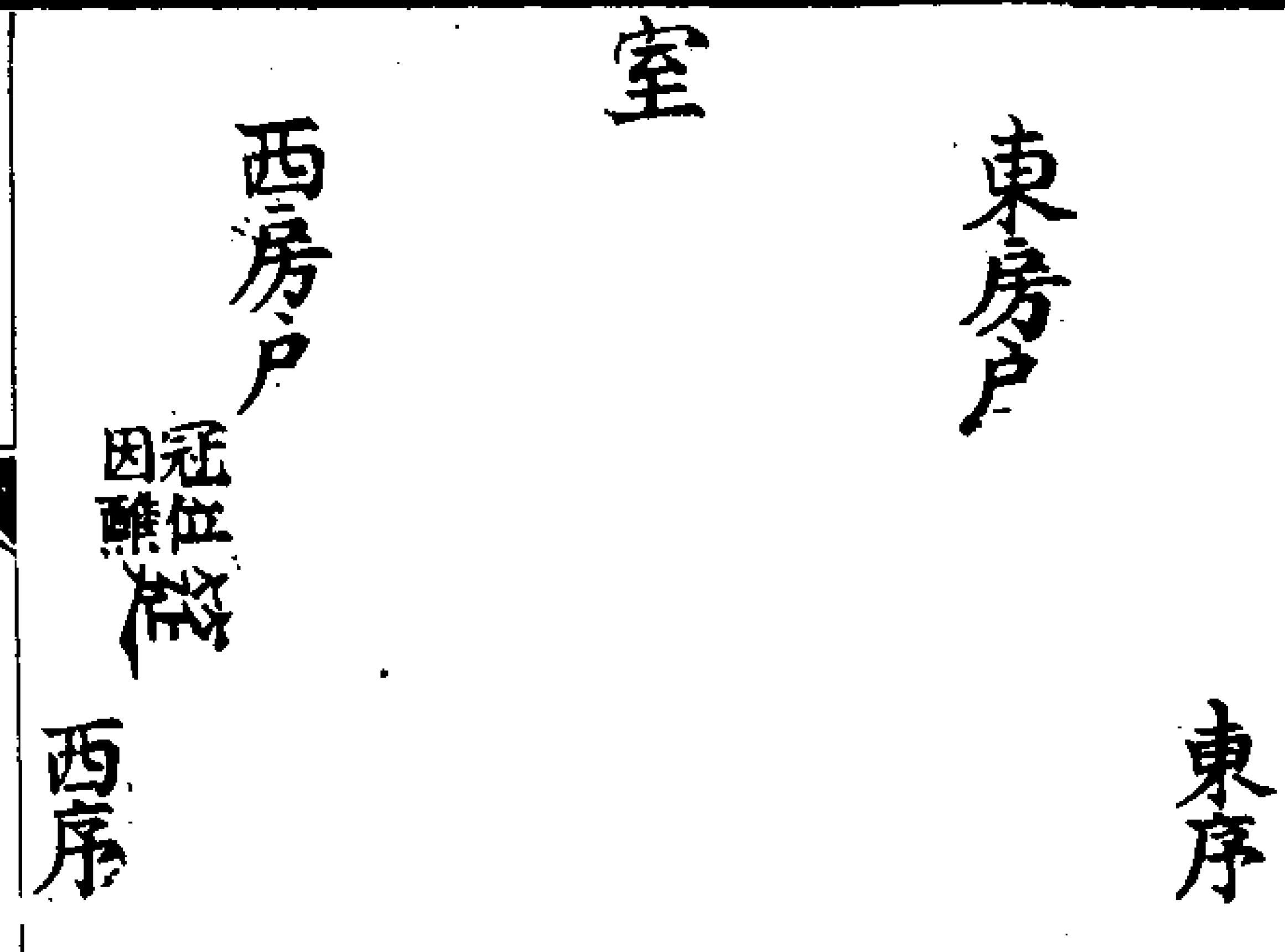

瓦甒
戶
冠者坐
祭豆籩
取俎肺坐
祭肺嚌之
室
牖
坐啐酒
筵
籩豆
脯
俎
其他皆如不
殺三醮
西階
冠者降
阼階
水
洗
篚

攝酒如再醮啟再醮之空文不目豆籩有漸陞無減也仍取脯比折俎儀不敢以殺自盛

孤子冠禮


東房戶
西房戶
東序
主人坐
筵
西序
三加禮皆如初
主人立
阼階
西階
東塾
廟門
西塾
外門
賓

庶子冠醮


室
東房戶
西房戶
冠位因醮
筵
西序
東序

冠本在房外目之者標非東房蓋父不主庶子之冠或諸兄主之迎賓入讓升揖賓辟位賓北面將冠者易服出賓揖就西序東北之筵嫌對適子東序之筵為亢故南面遂醮無他位也鄭玄訓房外為尊東則東房西直堂北不得略之曰外匪止尊于適且加尊于客位矣由未知冠陳在西房故盈乎誤

儀禮奭固禮事圖一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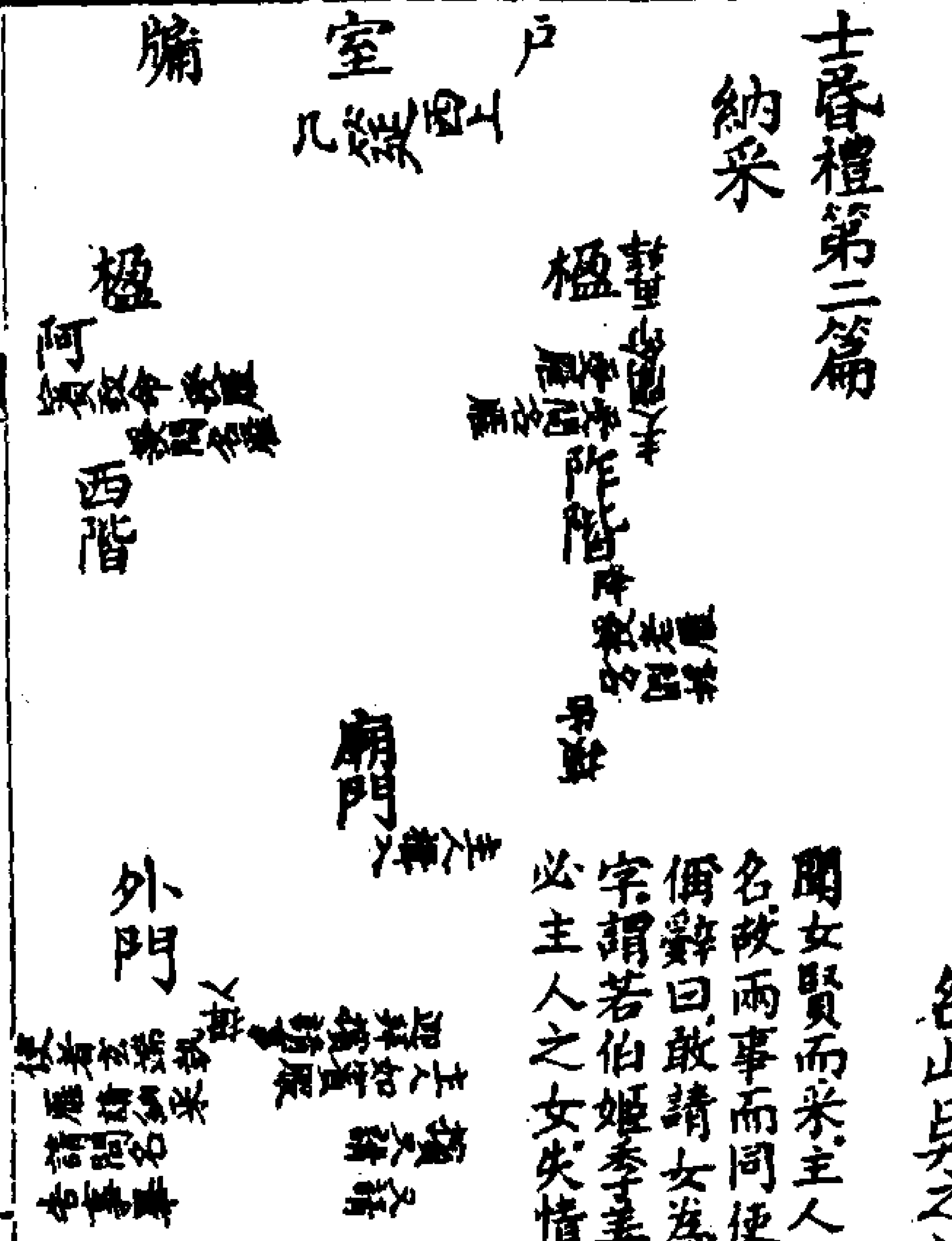
壽檪廬第二子吳銑　弟子傅守中　同校

儀禮奭固禮事圖二　壽櫟廬叢書之三

士昏禮第二篇

名山吳之英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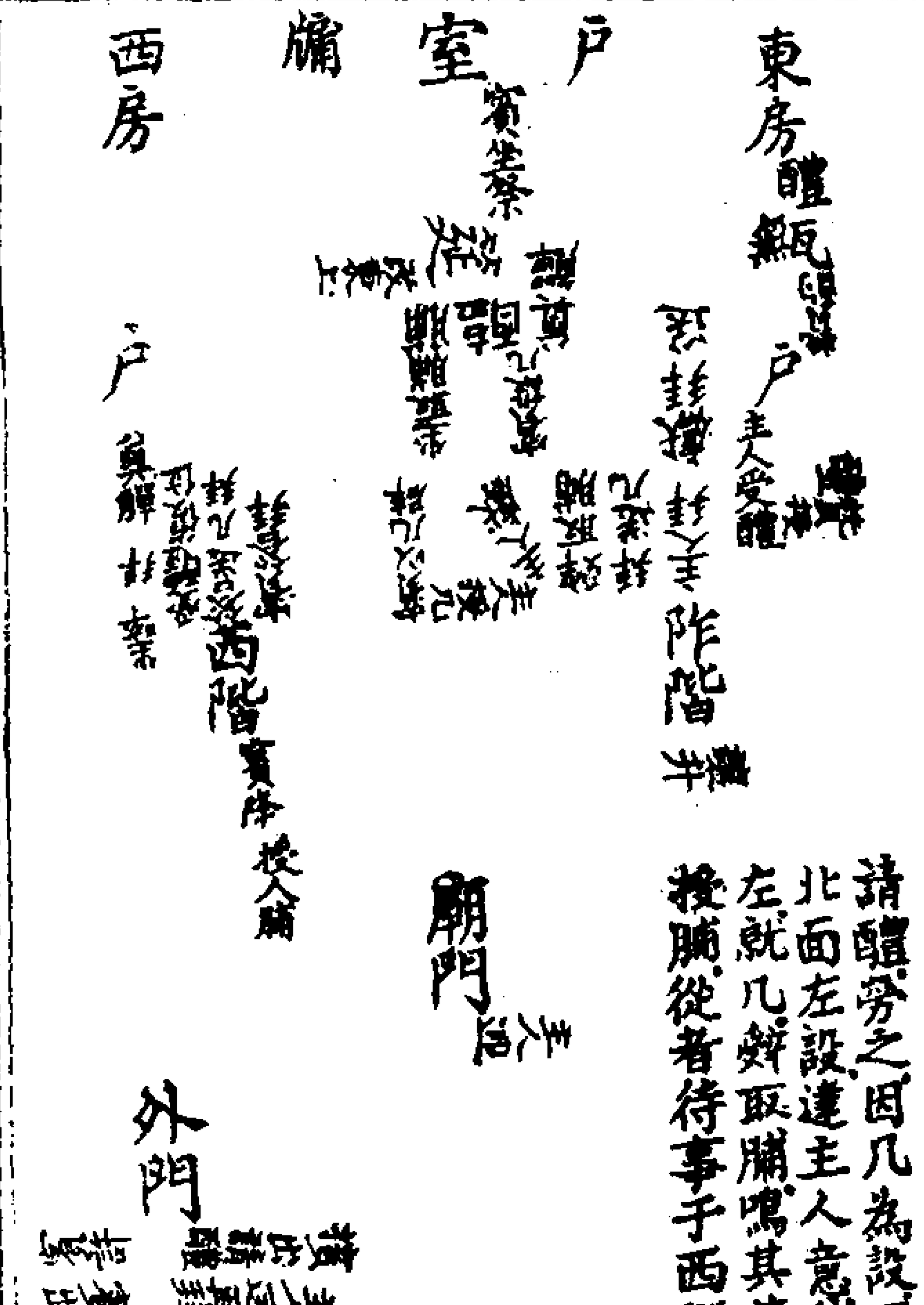
納采


戶
室
牖
楹
楹
阼階
西階
廟門
外門

聞女賢而采。主人許納而后問名。故兩事而同使同日。叙請記儐辭曰。敢請女為誰氏。誰何氏。宇謂若伯姬季姜。鄭玄以為不必主人之女。失情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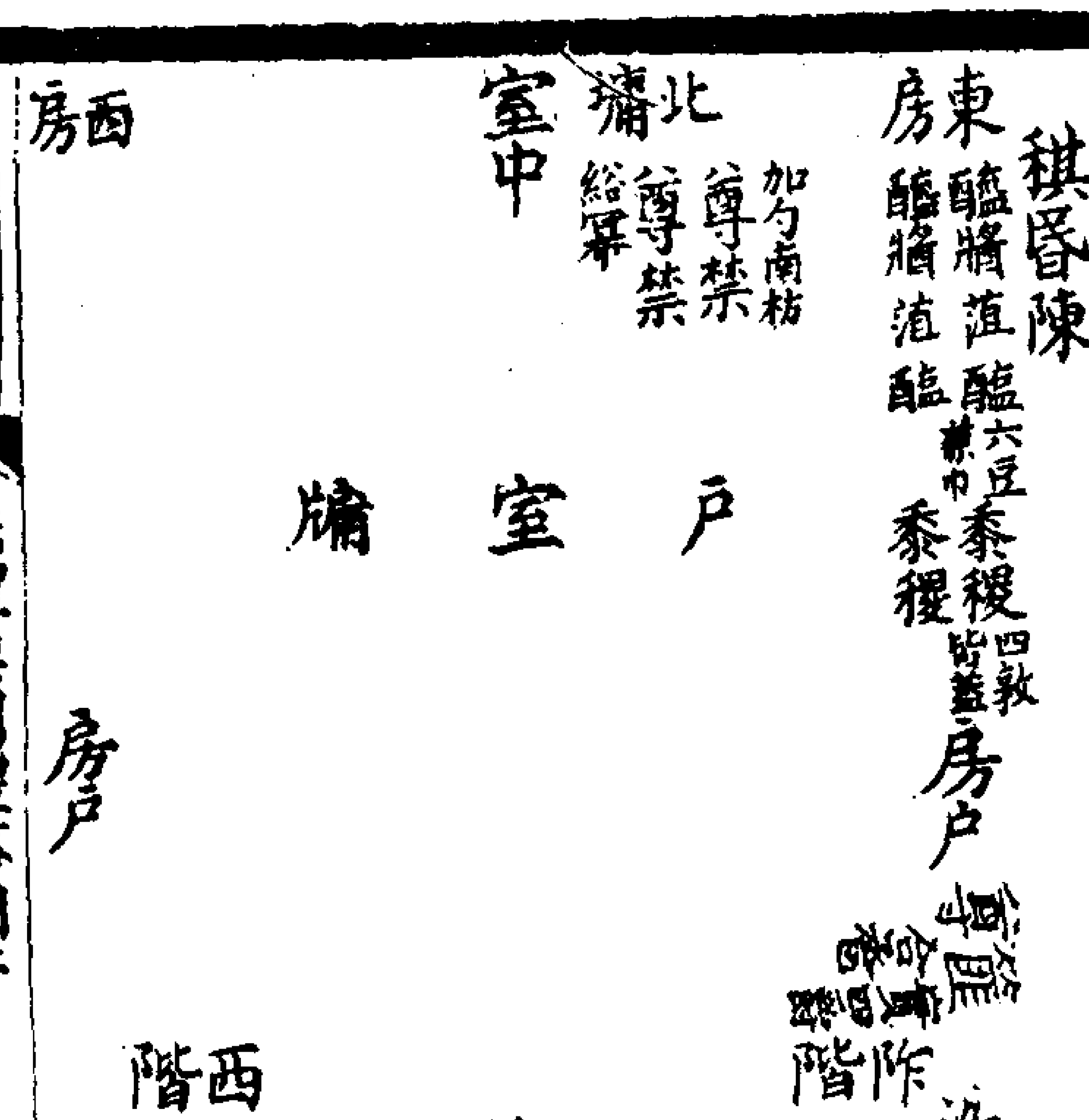
納吉如納采。納徵用幣如納吉。請期用雁。禮如初。

醴賓


東房
戶
室
牖
西房
戶
阼階
西階
廟門
外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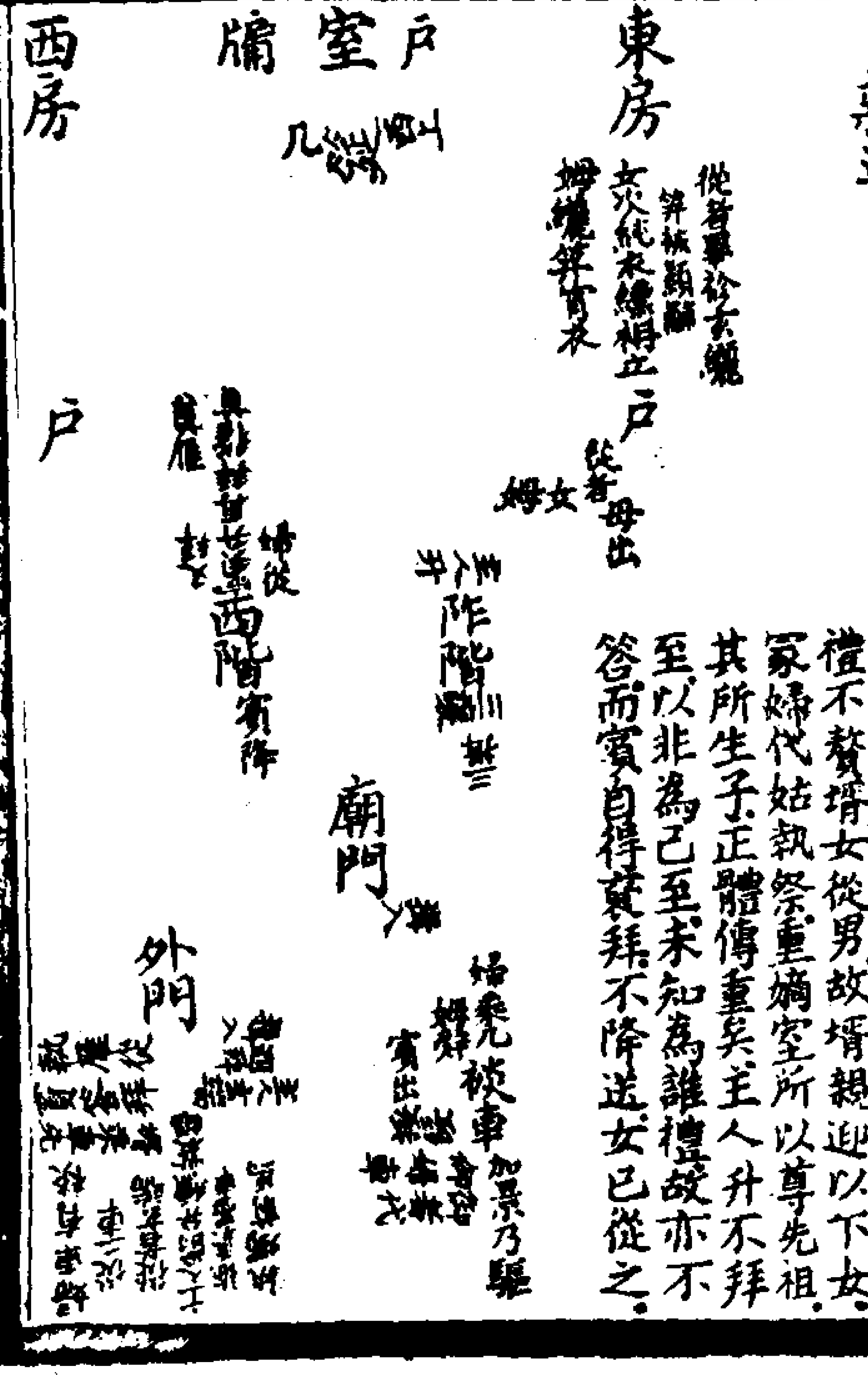
請醴。旁之。因几為設。不卑賓。北面左設。達主人意。奠觶薦左。就几。辭取脯。嗚其薄。降即授脯。從者待事于西階下。

祺昏陳


東房
北牖
室中
戶
室
牖
房戶
房戶
阼階
西階
洗
寢門
西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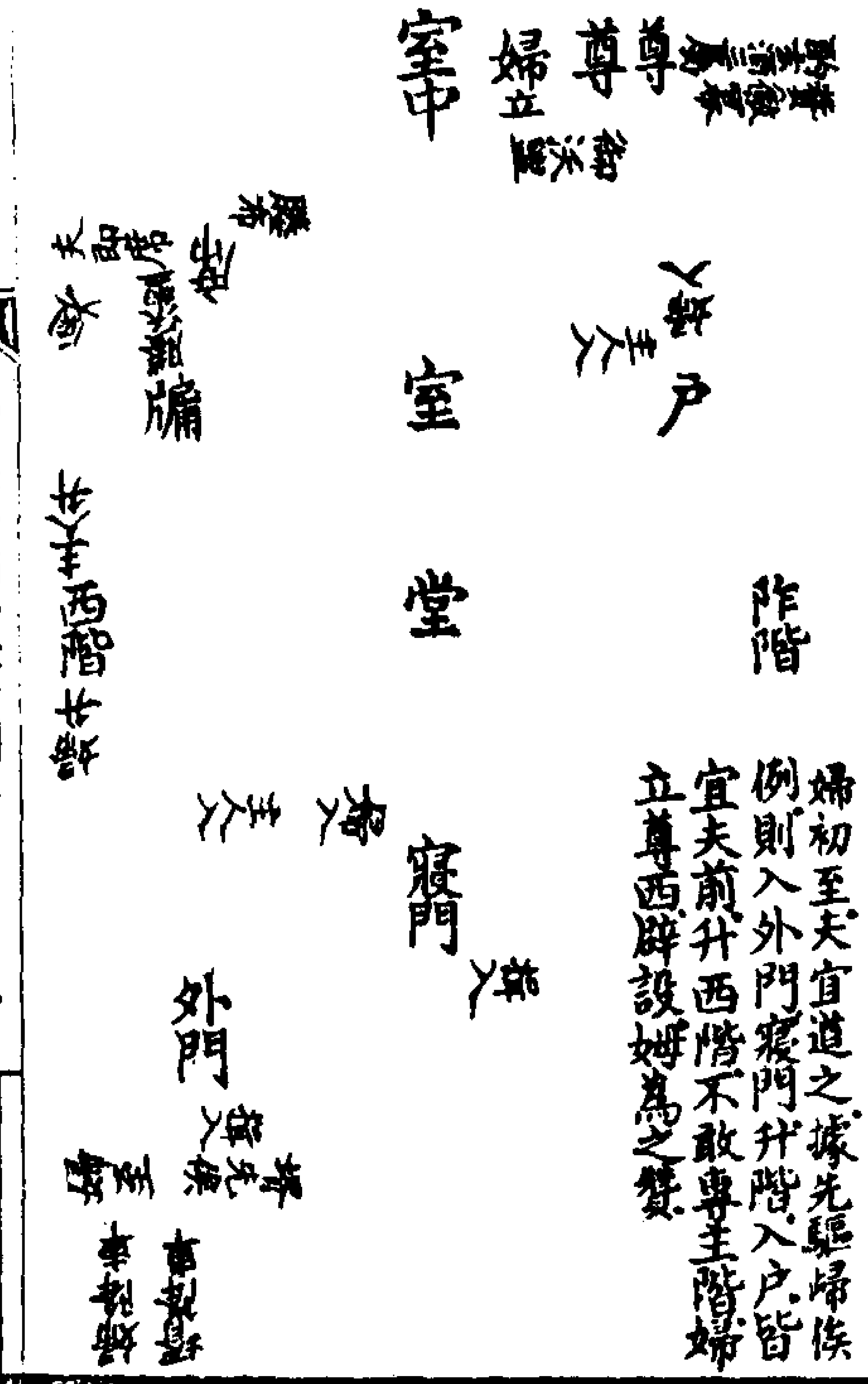
去蹏。豚解法。舉肺脊二。祭肺二。目所尚為夫婦各一。故不名他。骨室有玄酒。會陰陽。不宜匱。故四爵合巹。依外尊。重主人禮。外尊為媵御設。因事耳。

親迎


東房
戶
室
牖
西房
戶
阼階
西階
廟門
外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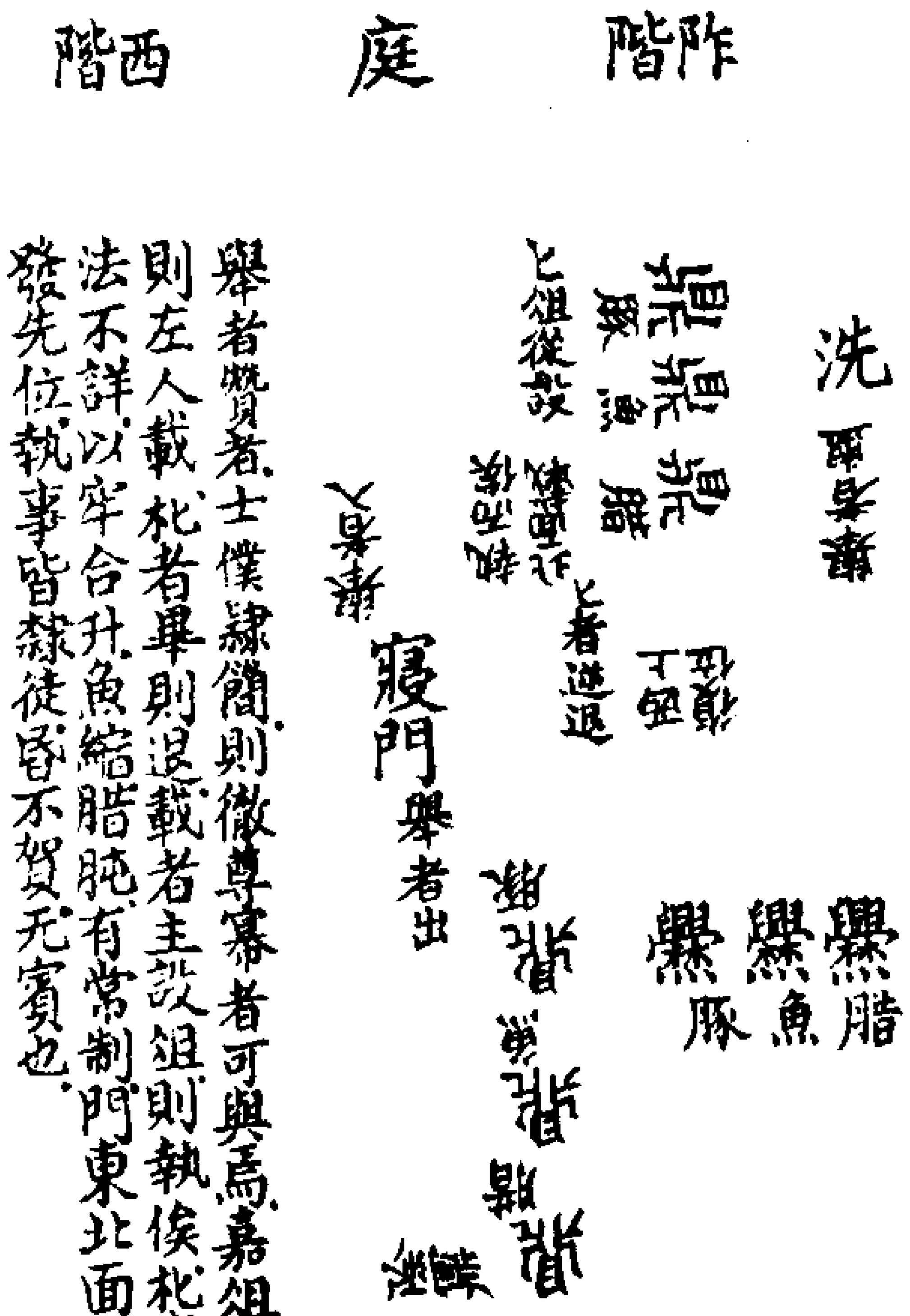
禮不贅壻。女從男。故壻親迎以下女家。婦代姑執祭重嫡。室所以尊先祖。其所生子。正體傳重矣。主人升不拜至。以非為己至。未知為誰。禮故亦不答。而賓自得奠拜。不降送。女已從之。

婦至


尊
尊
婦
室中
戶
室
堂
阼階
寢門
外門
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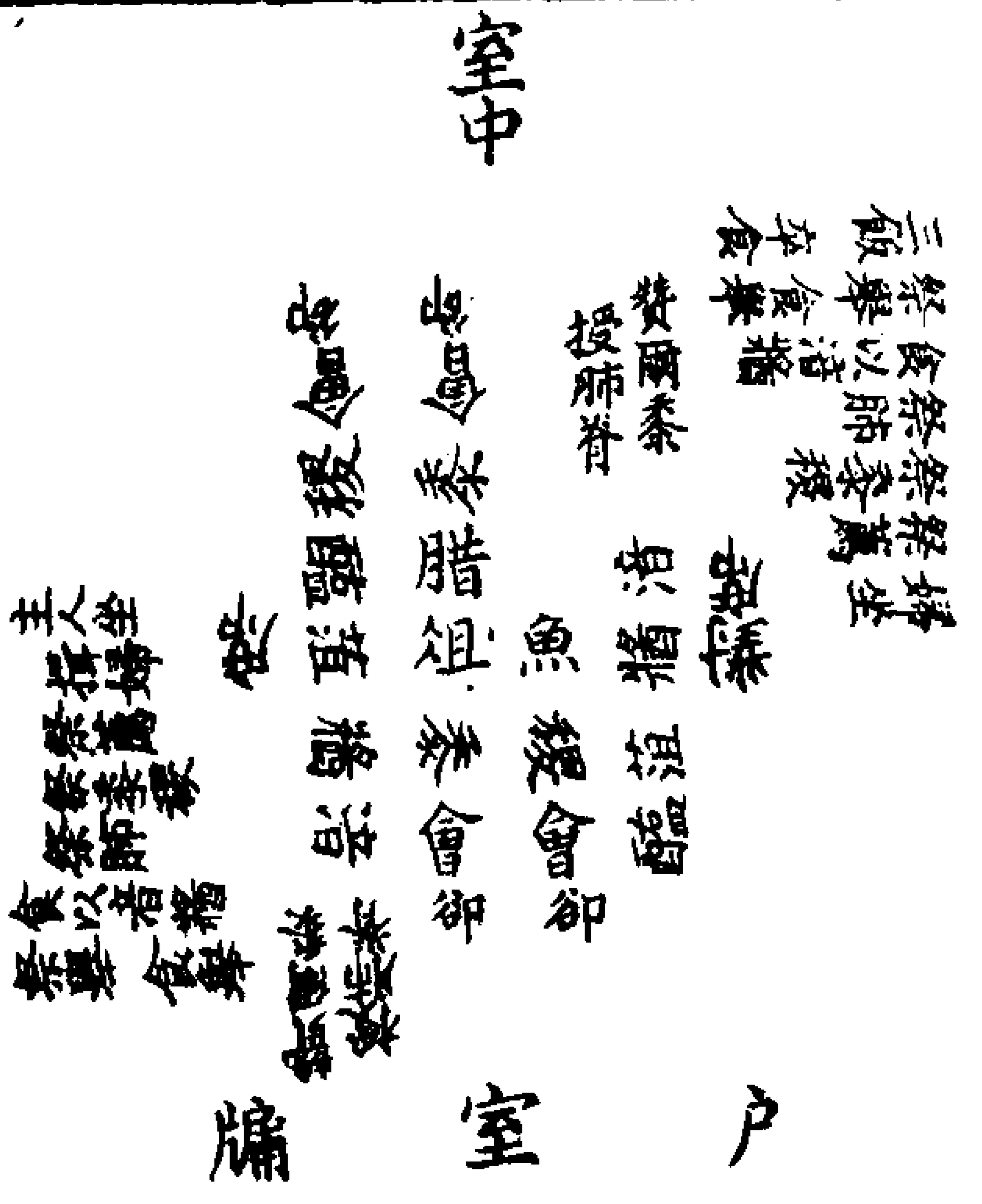
婦初至，夫宜道之。據先驅婦俟例，則入外門、寢門，升階，入戶，皆宜夫前。升西階，不敢專主階。婦立尊西，辟設媵為之贊。

舉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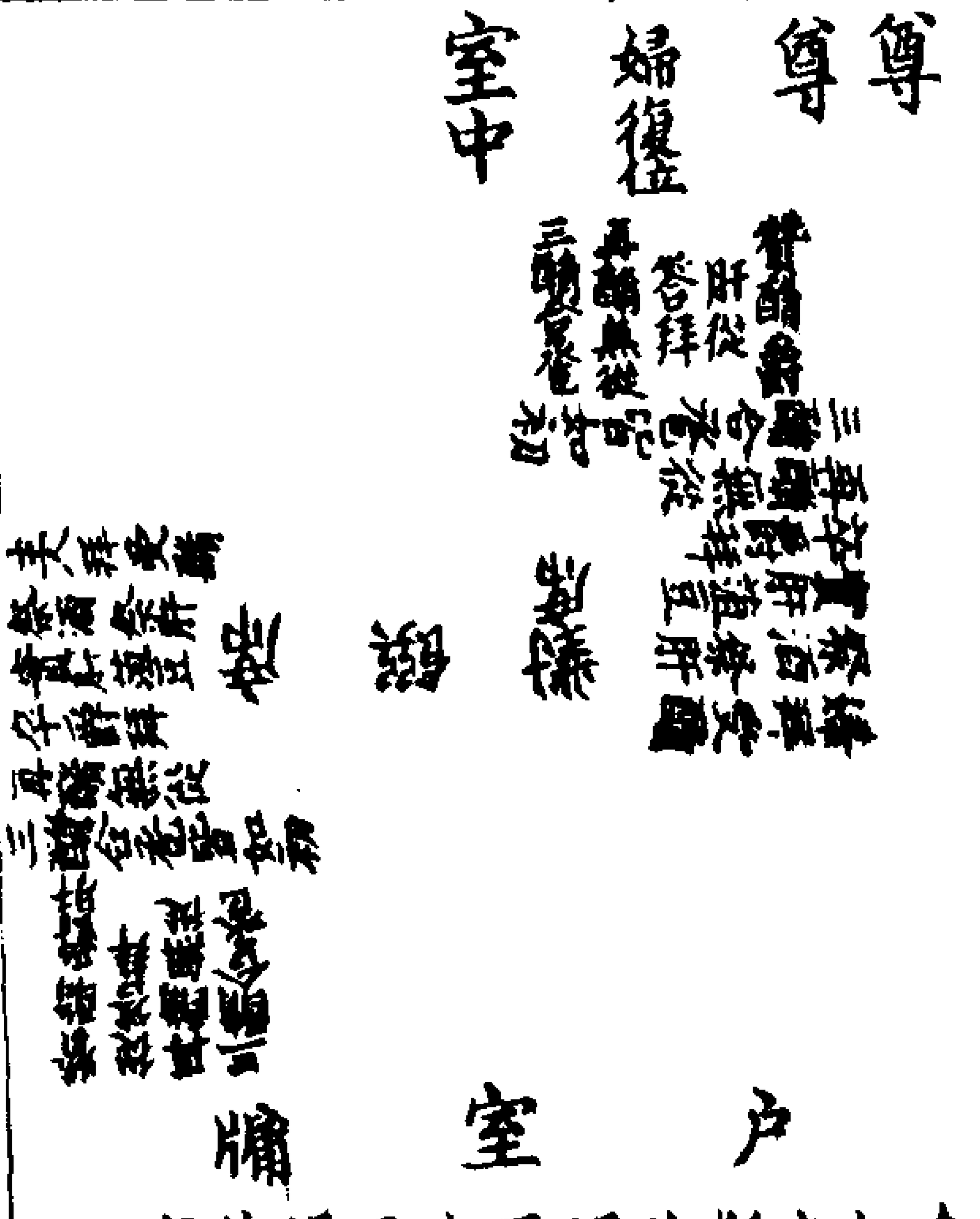
舉者、贊者，士僕隸僩，則徹尊幂者可與焉。嘉俎舉者右人朼，則左人載。朼者畢則退，載者主設俎，則執俟朼載之大例。載法不詳，以牢合升，魚縮、腊肫，有常制。門東北面西上，因逆退發先位。執事皆隸徒，昏不賀，无賓也。

共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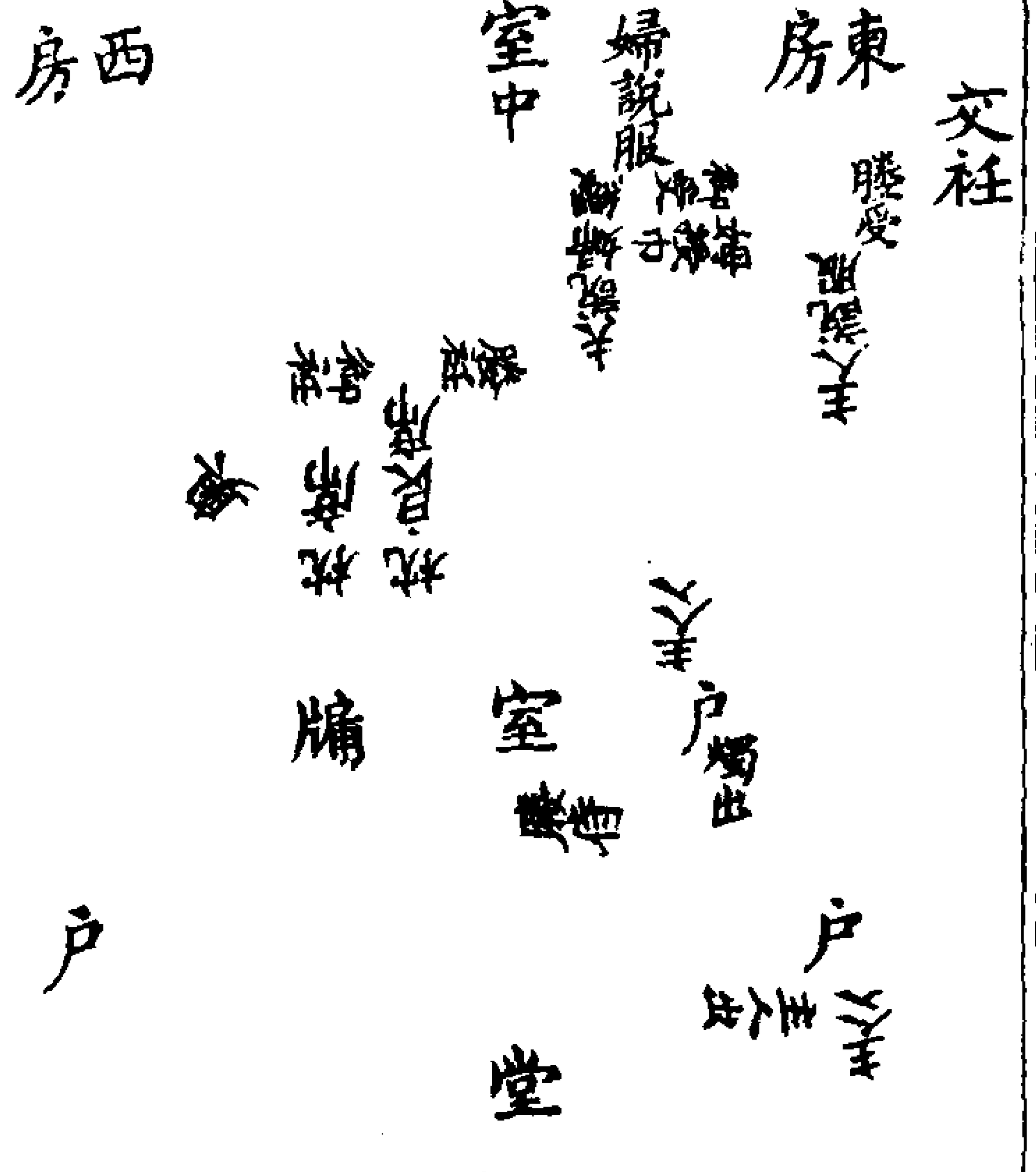


饌位主豆，豆主醬，故先設對醬，對從以設先西偶對豆，與敦設當各鄉其坐席，皆南首。俎設宜南，男西女東，以近西階為外，近東房為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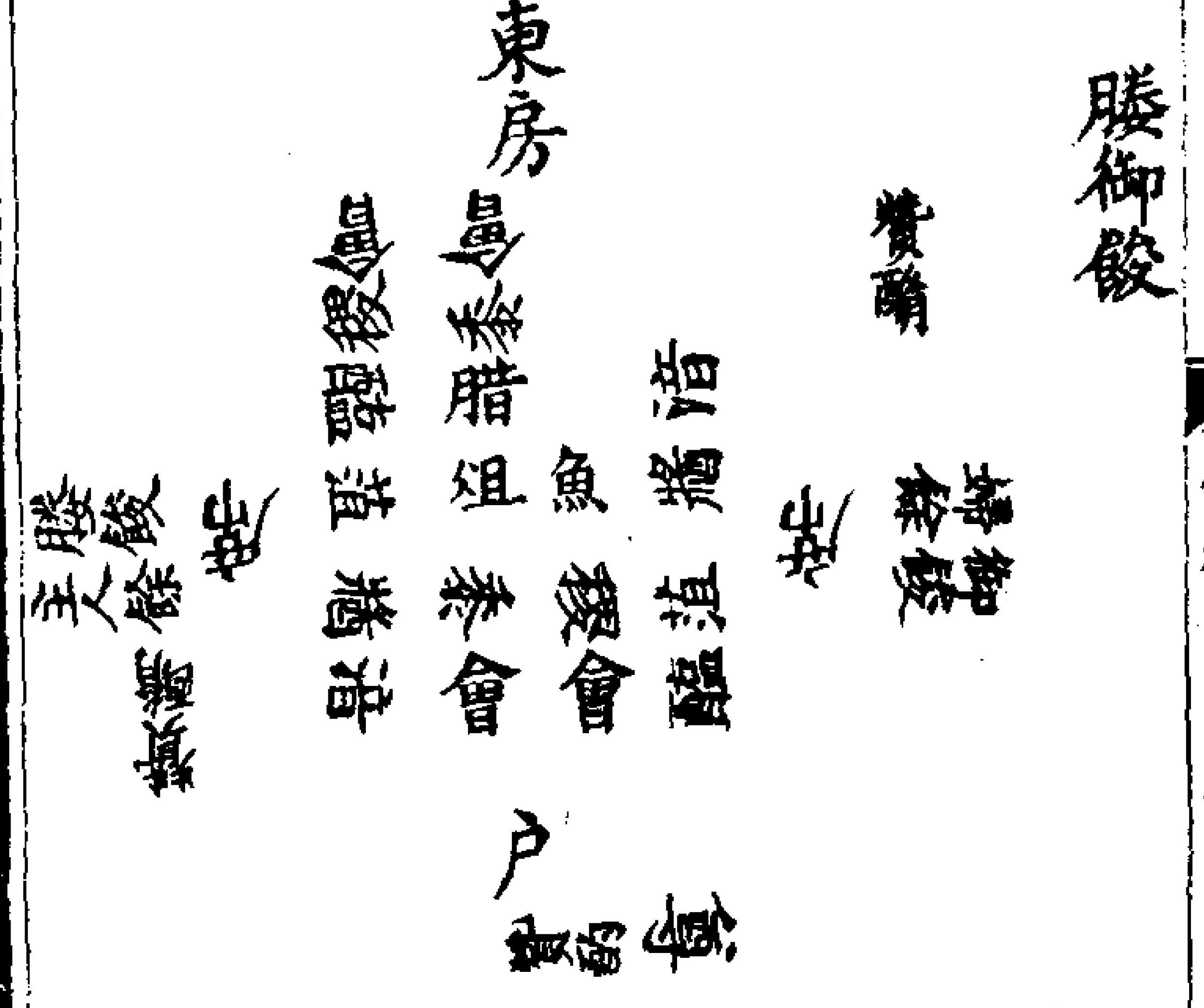
酳


尊
尊
婦
復位
室中
室
戶
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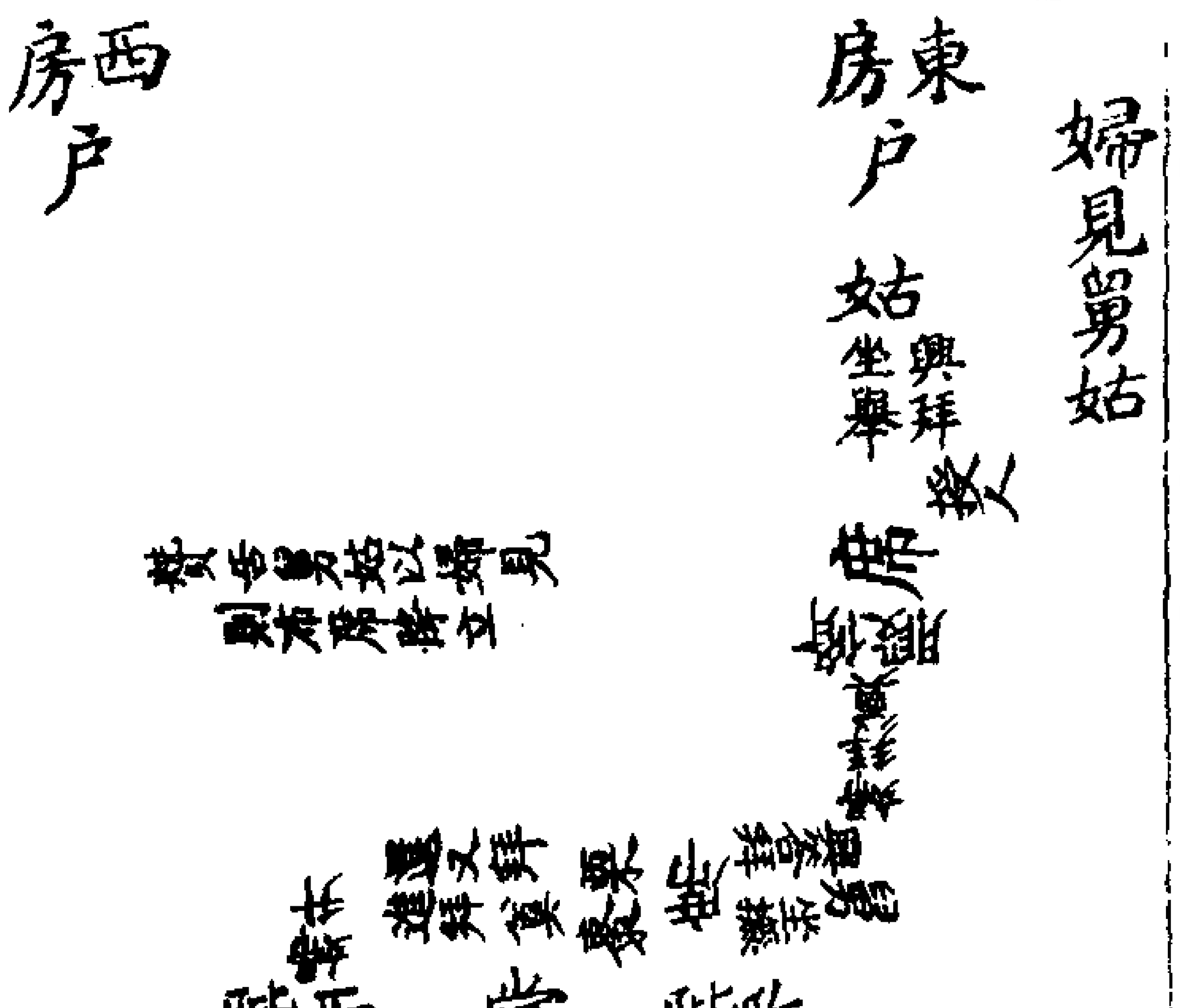
一酳爵，再酳同，三酳合巹，褮以加親，巹若如爵，則非殊。䣛據鄭玄說，合巹兩巹剖匏所為，夫巹果分兩，何必名合，合半體相合，夫婦之象，英以為一器兩用，陶成觴，觴首尾中出，左右設流，一酌兩酳，夫先婦後，夫左婦右，親而有別，僭抑蓋情交通，愜意此為寔矣。


交衽
東房
婦說服
室中
西房
室
牖
戶
戶
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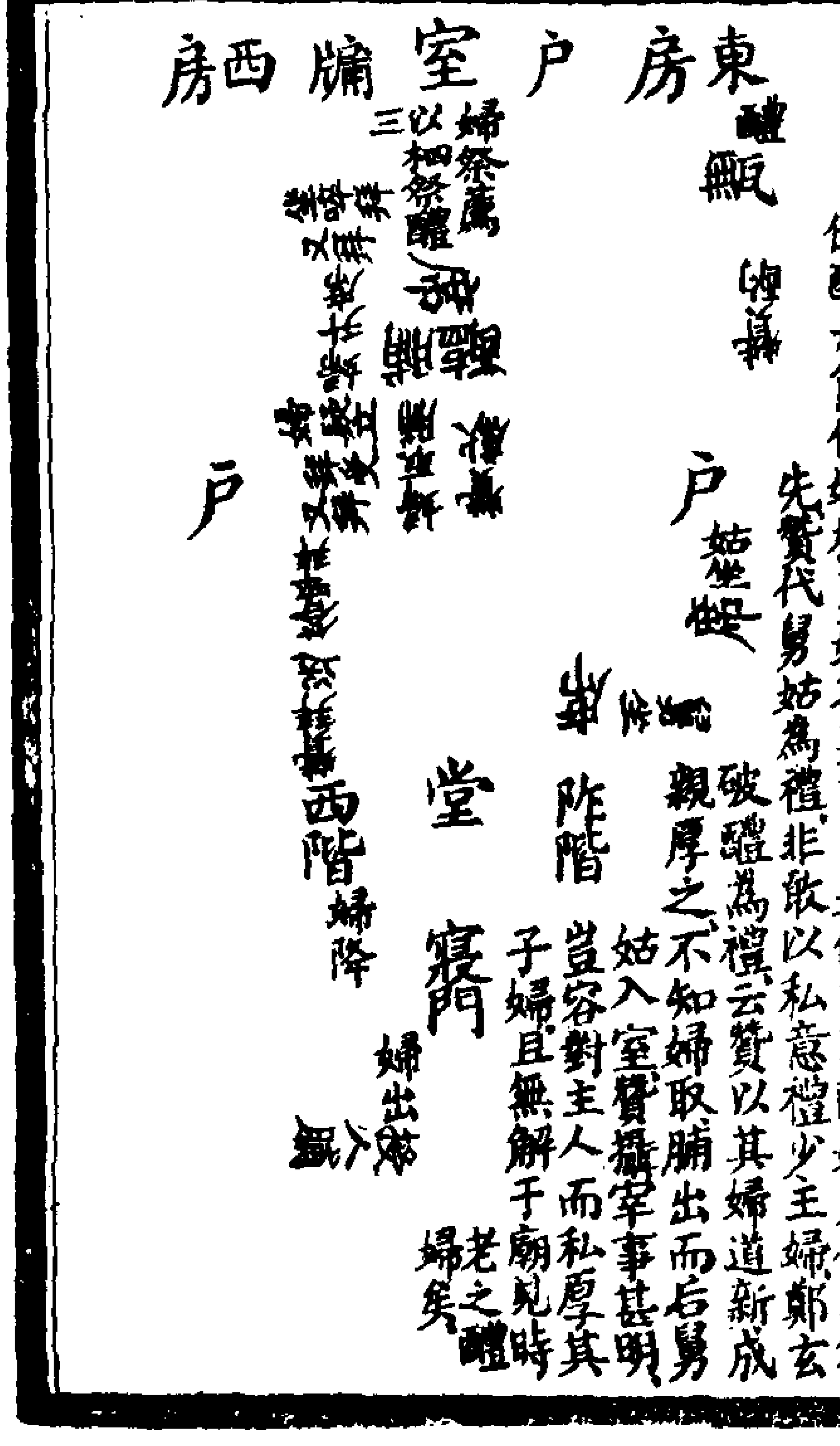
主人說服于房，不欲與婦同說于室，不同椸架，故親說婦纓，證其轉繫于己，起說服時留之良席在東，則又以東西分陰陽，曰北止，知枕在南，南首，宣生氣，



主人出，婦復位而徹，為主人主婦將寢，有衽事，徹于房，東房尊在外，就之，亦常有事之所也，如設于室，媵御將疑室中位，婦從夫，媵從婦，主人家即其家，故媵餕主人餘，御事主人，亦事婦，與媵等，婦初來，視以內儀，故御餕婦餘，贊通內贊外贊，酌戶外尊，即前所設房戶東尊，僻外，起室尊為內，室尊不徹，豫夫婦有飲時，徹設而入衽燭，出而后餕，亟主事而後其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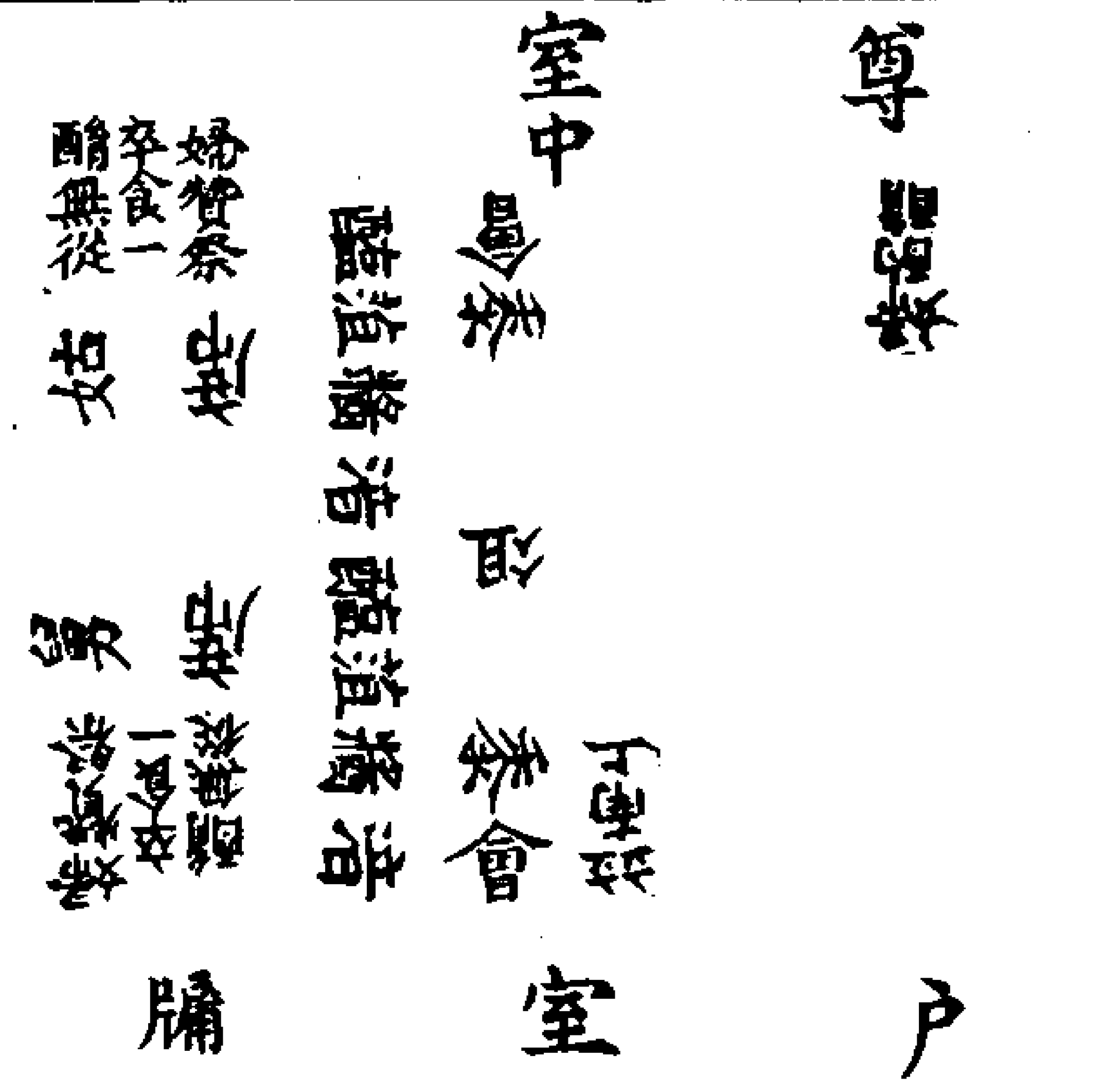

婦見舅姑
東房
戶
姑
西房
戶
阼階
堂
西階
寢門

受摯，舅先，尊也，姑後，親也，婦見舅俠拜，男女異節，姑坐舉以興，執而拜，故拜即授人，見姑皆奇拜，女與女禮，得同于男，摯姑畢不言退，以醴將疑立席西起之，葢辟姑拜退負序，


贊醴婦
東房
戶
室
牖
西房
戶
戶
堂
阼階
西階
寢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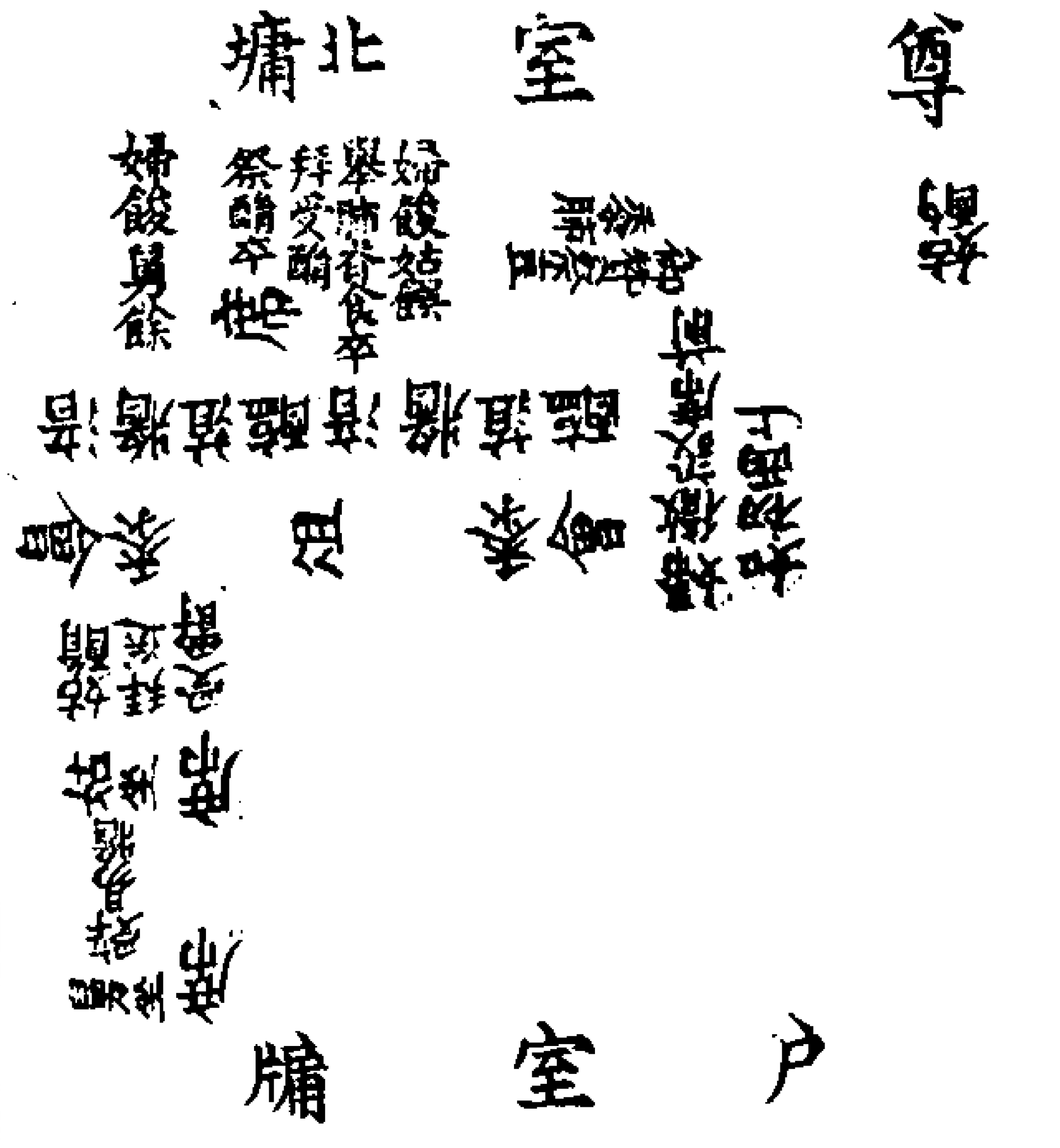
俑醴示篤，俑婦標舅姑答其摯，舅姑何以不醴婦未饋，不欲先贊代舅姑為禮，非敢以私意禮少主婦，鄭玄破醴為禮，云贊以其婦道新成親厚之，不知婦取脯出而后舅姑入室，贊攝宰事甚明，豈容對主人而私厚其子婦，且無解于廟見時老之醴婦矣，

婦盥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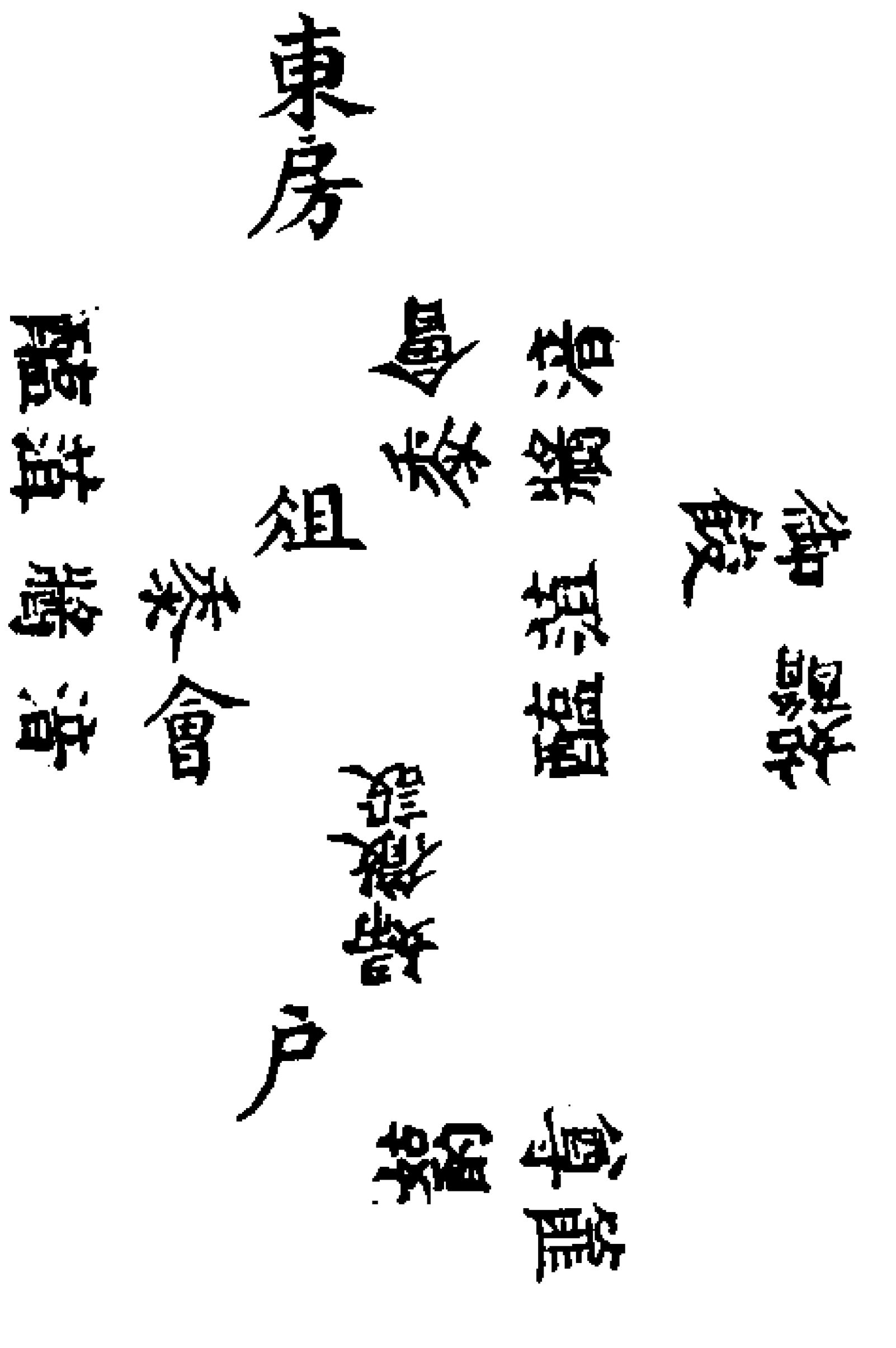
饋為婦職盥以表潔益洗于房以入設初嫁肇端故為特禮特豚合升亦去蹏不異骨舉肺脊二祭肺二可知無魚腊去陪俎無稷去陪數南上則北陳斷設故曰並蓋舅姑皆東面雖如取女禮無對席之布則亦無對猶之設同牢而南北斷設畧得如之唯取女俎鄉南今北設南首俱得右胖飯無數優尊養卒食一酳酳于昏無無陪俎陪敦故無從

婦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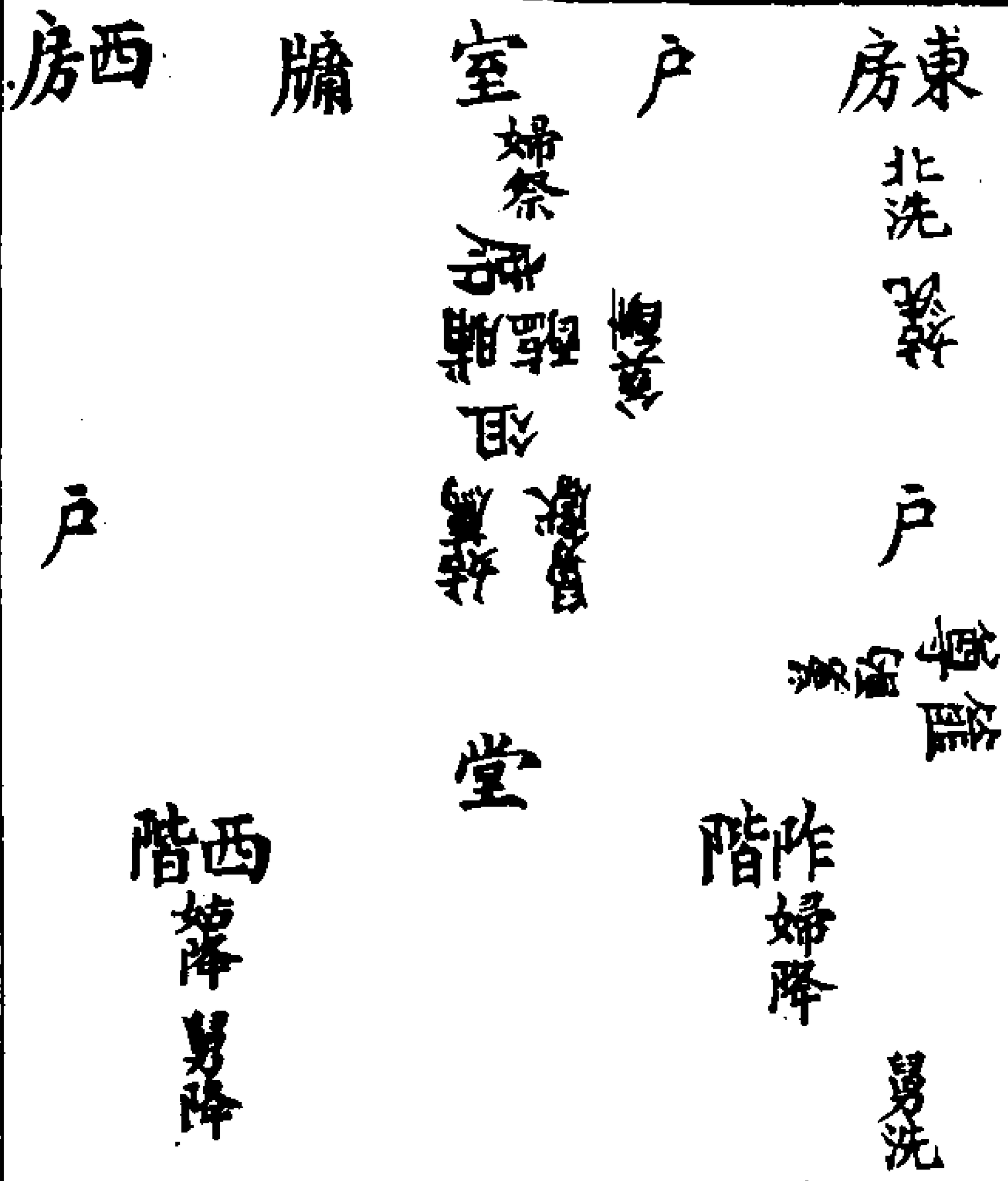
徹設不敢因舅姑在位也席北墉下設西上侍位也家無常位因尊者為位不敢徹舅餕不能不先餕舅餘故因舅餘辯易醬而易餕姑餘其位由西而東順也如饋時舅姑對席則餕舅餘北面為背姑不辯易醬正也酳婦拜受姑當僎答拜曰拜送成姑意也酳不言酌室當有尊僎老若飲唯時姑奠爵當于外篚示室中禮畢

房中再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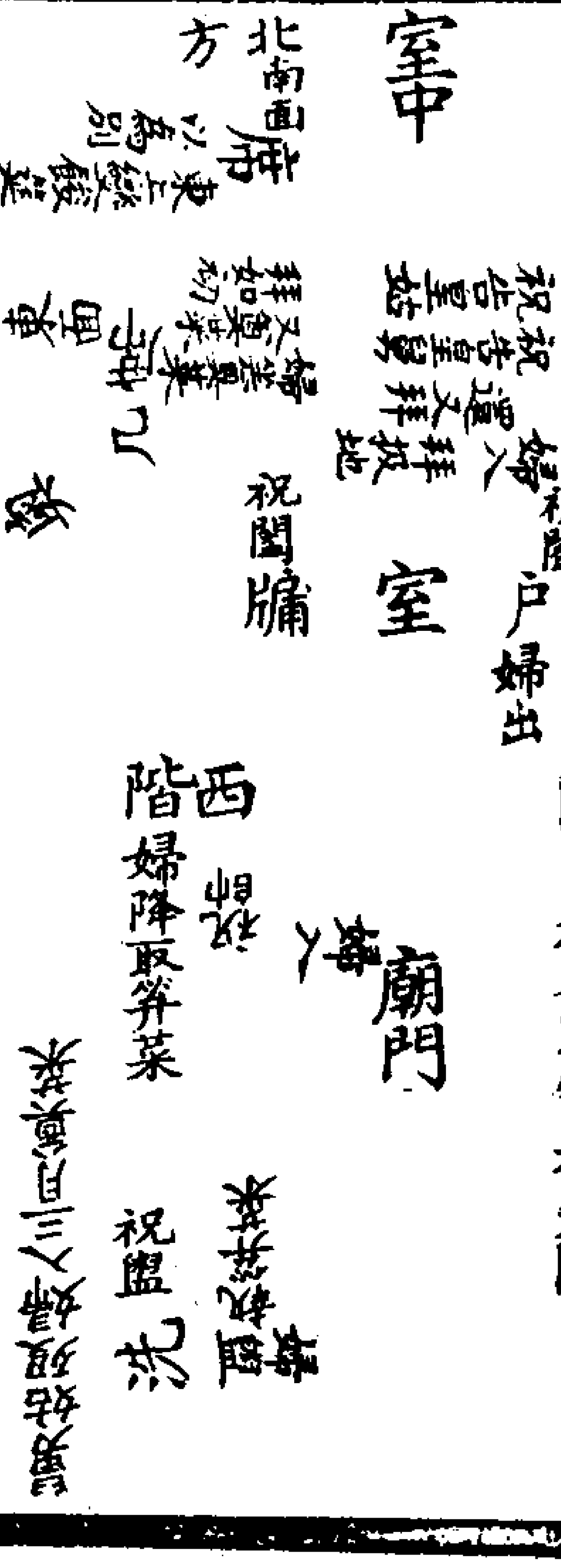
徹于房中不言設婦徹則婦設雖無娣媵先餕謂姪先西位舅餘曰于是與始飯之錯始飯共牢餕錯對始飯媵東面御西面今舅餘西設姑餘東設別于室中再設而同于共牢故錯仍先位婦徹設而姑酳者婦不為主統于姑

饗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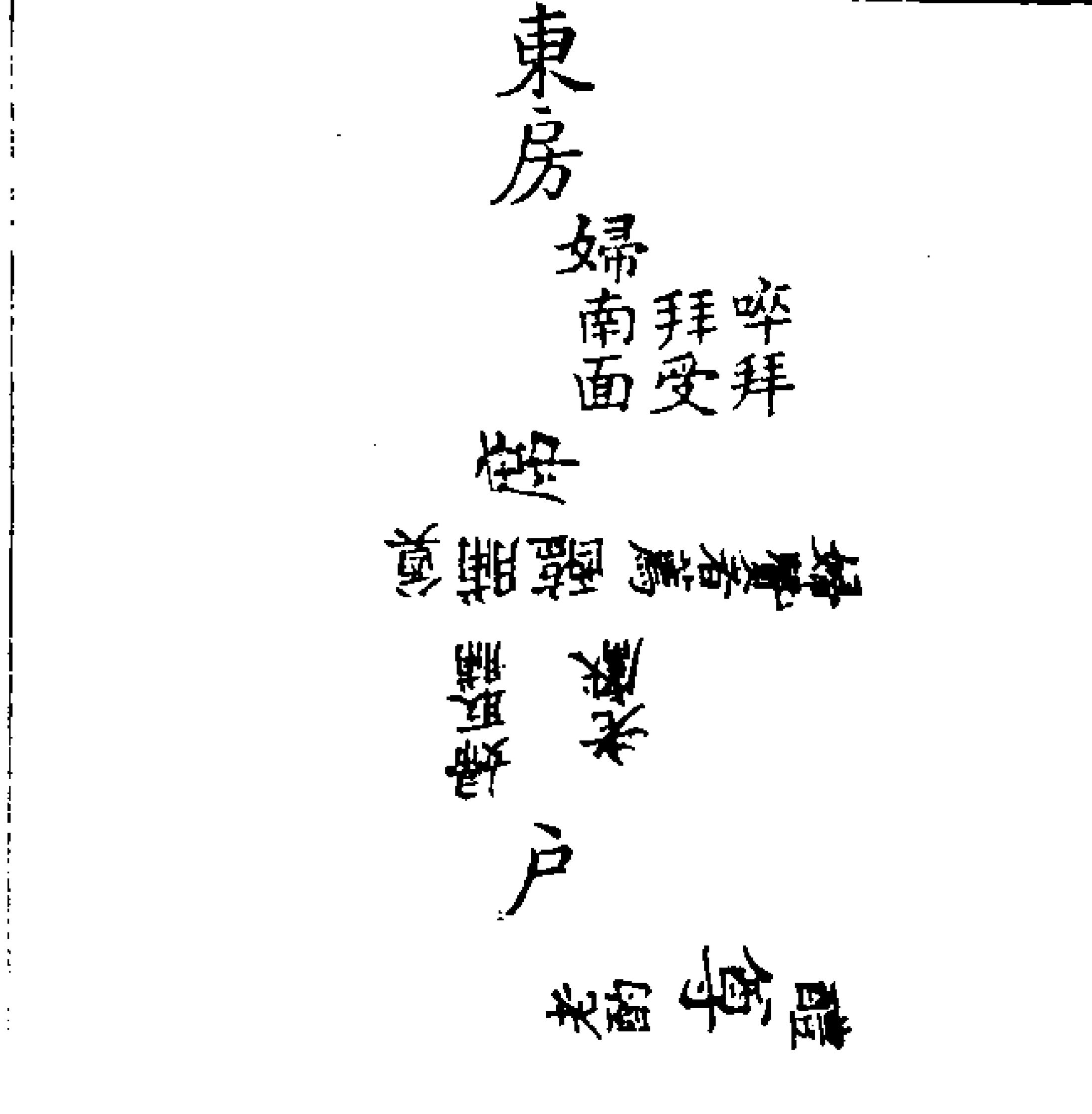
饗婦嘉其孏婦事婦俎婦氏人由舅姑命藉送者告慰其父母舅姑異洗內外之別舅為獻姑為薦易階而降示傳事受事之訖言奠酬中容酢婦更爵酢舅則亦酢姑摯時有次兩主故也共饗故也則四爵也

奠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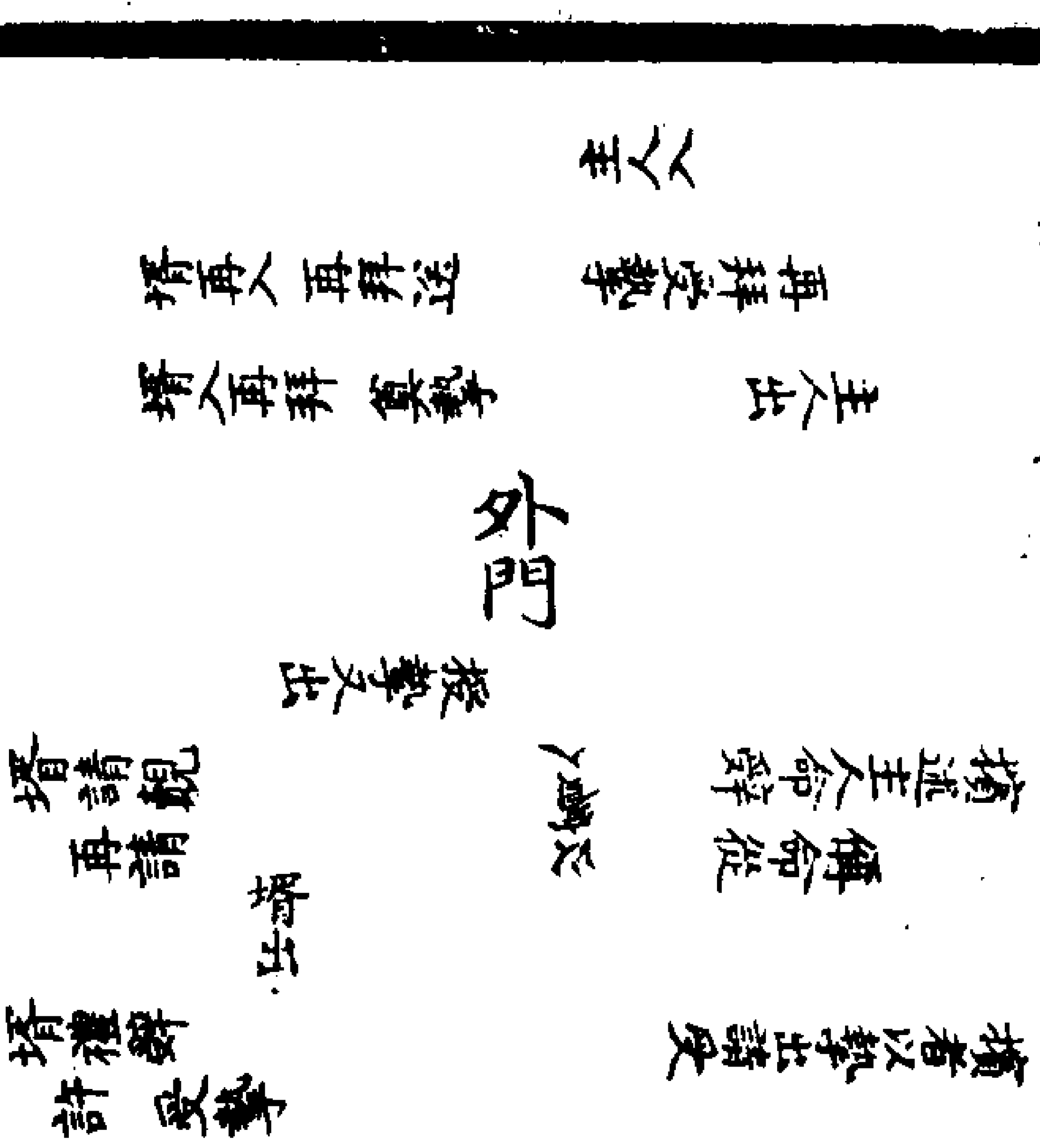
奠菜當摯。三月為祺。將有祭。先告焉而后執薦事。盥于門外。以非正祭。不設內洗。東面右几。舅姑合神。南面席。擬生時婦餕位。婦降堂取笲菜。起。婦贊者執。待西階下。摰姑奇拜。奠菜。俠拜者。未知答不。故同舅不差。祝闔牖戶。起入時。贊者先闢。

老醴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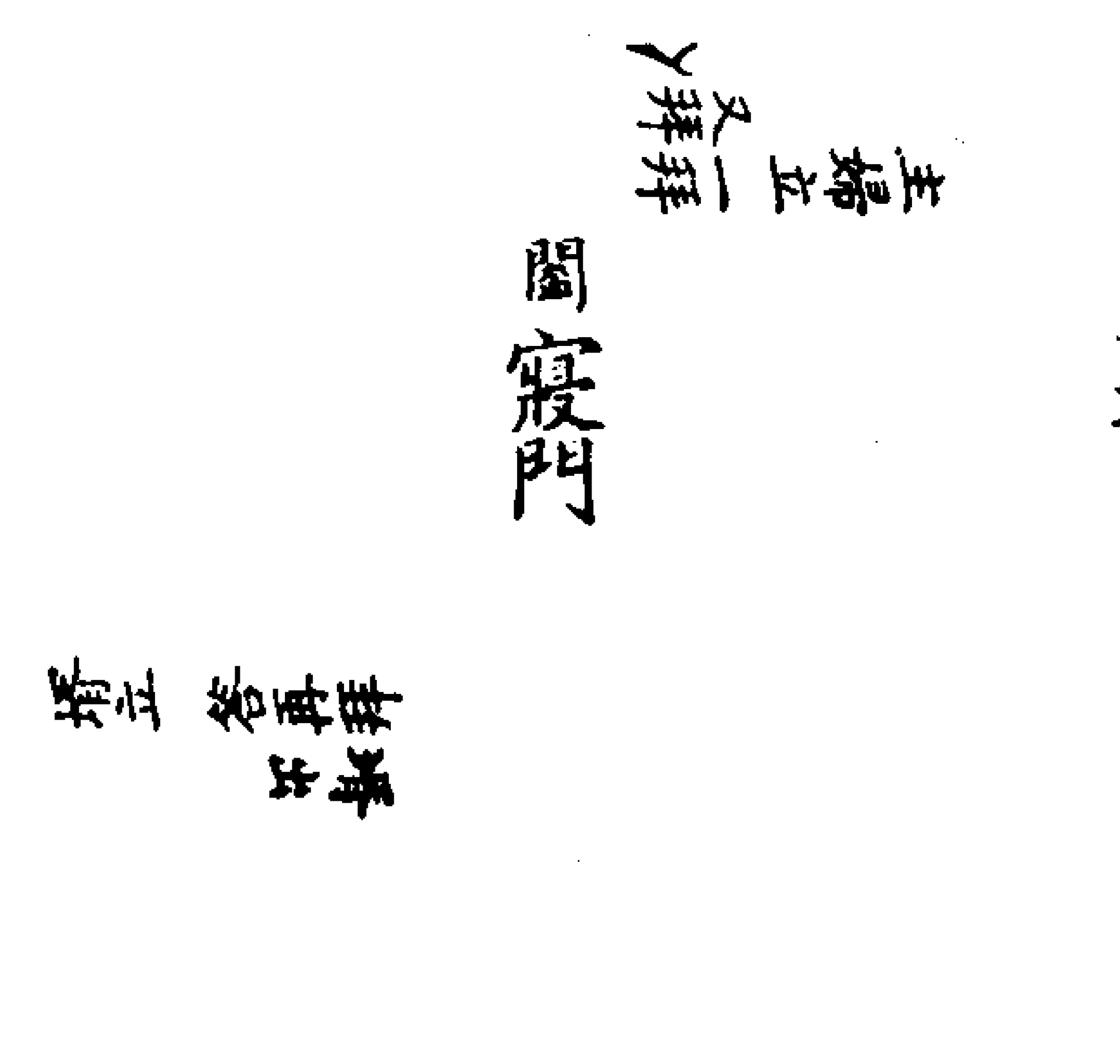
老醴婦。答奠菜。代神致禮。猶生見時贊醴以答摯。在房不在堂。辟舅姑之神。不必疑立。故南面。席當西上。別外筵。同盥饋室中餕筵。舅姑未嘗醴婦。如之者。起贊之醴。實即舅姑之醴。房。廟東房。婦贊者豫豆籩事。婦執脯出。老從。

壻見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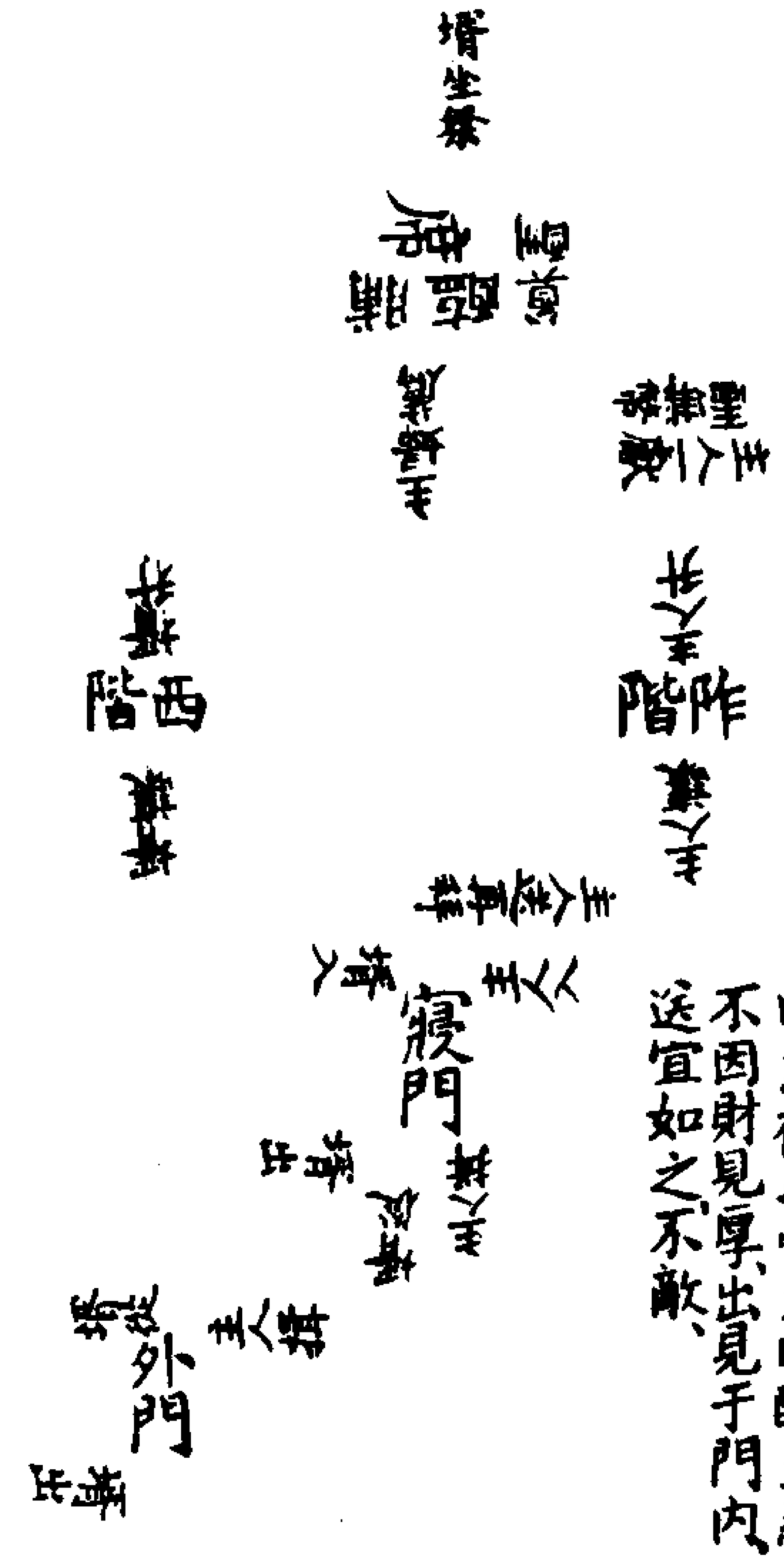
三月廟見。婦成。則壻成。以為見節。至親不為儀。故不出外門。猶君之于臣也。外舅尊矣。壻出。則主人入。以將見主婦。

壻見主婦



親迎時。女出在主婦左。故當見主婦。凡拜。一拜輕。再拜成。婦人雖褻拜。止一拜。俠乃成之。男子奇拜者。拜即再也。有一拜者。禮之輕也。壻出。則主婦入。以主人將請醴。

醴壻



一獻而主婦薦壻當兩酢以為禮無幣不以酬至親不因財見厚出見于門內送宜如之不敢

儀禮奭固禮事圖二終

壽櫟廬第二子吳銑
弟子傅守中　同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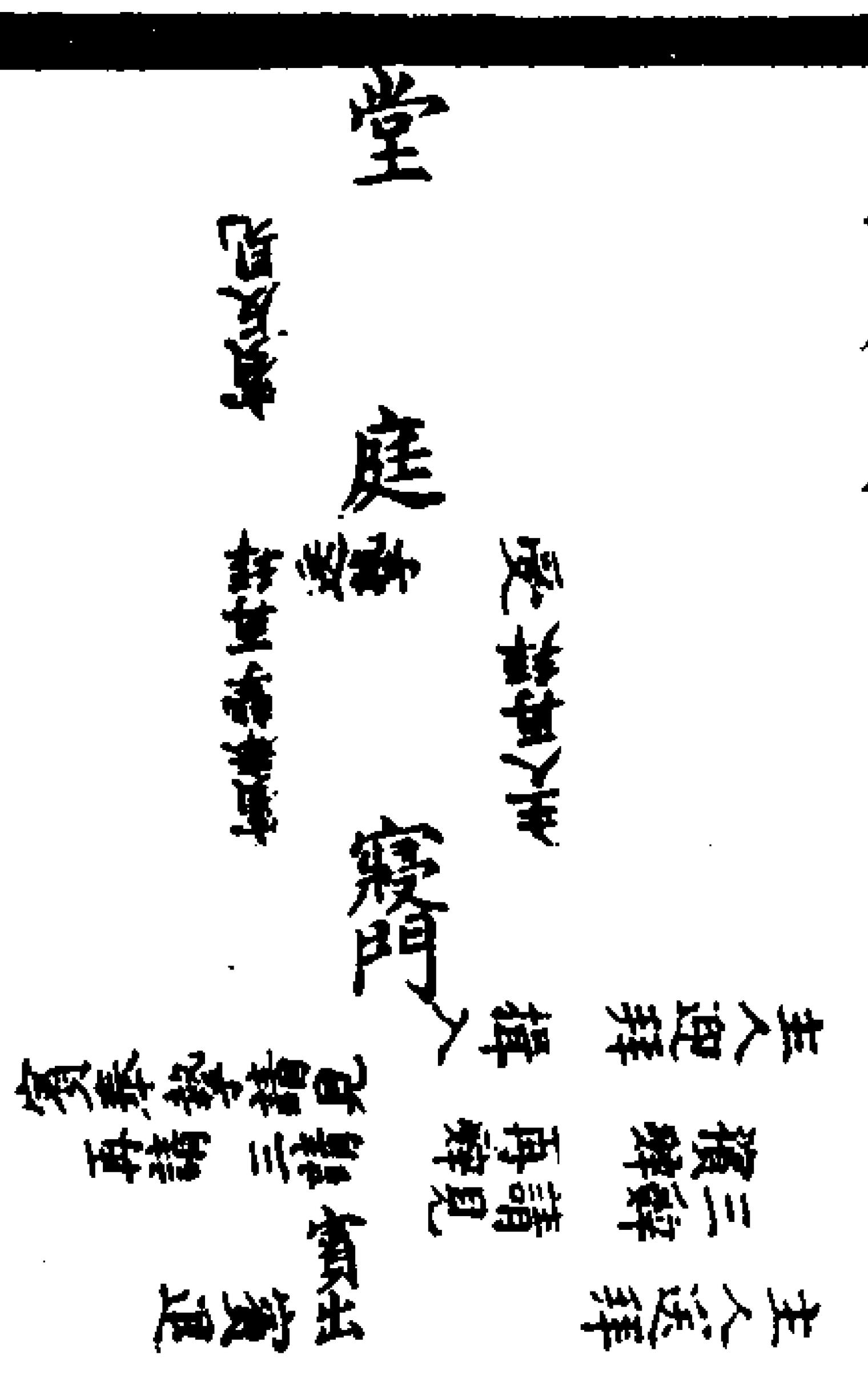
儀禮奭固禮事圖三

壽櫟廬叢書之三

士相見禮第三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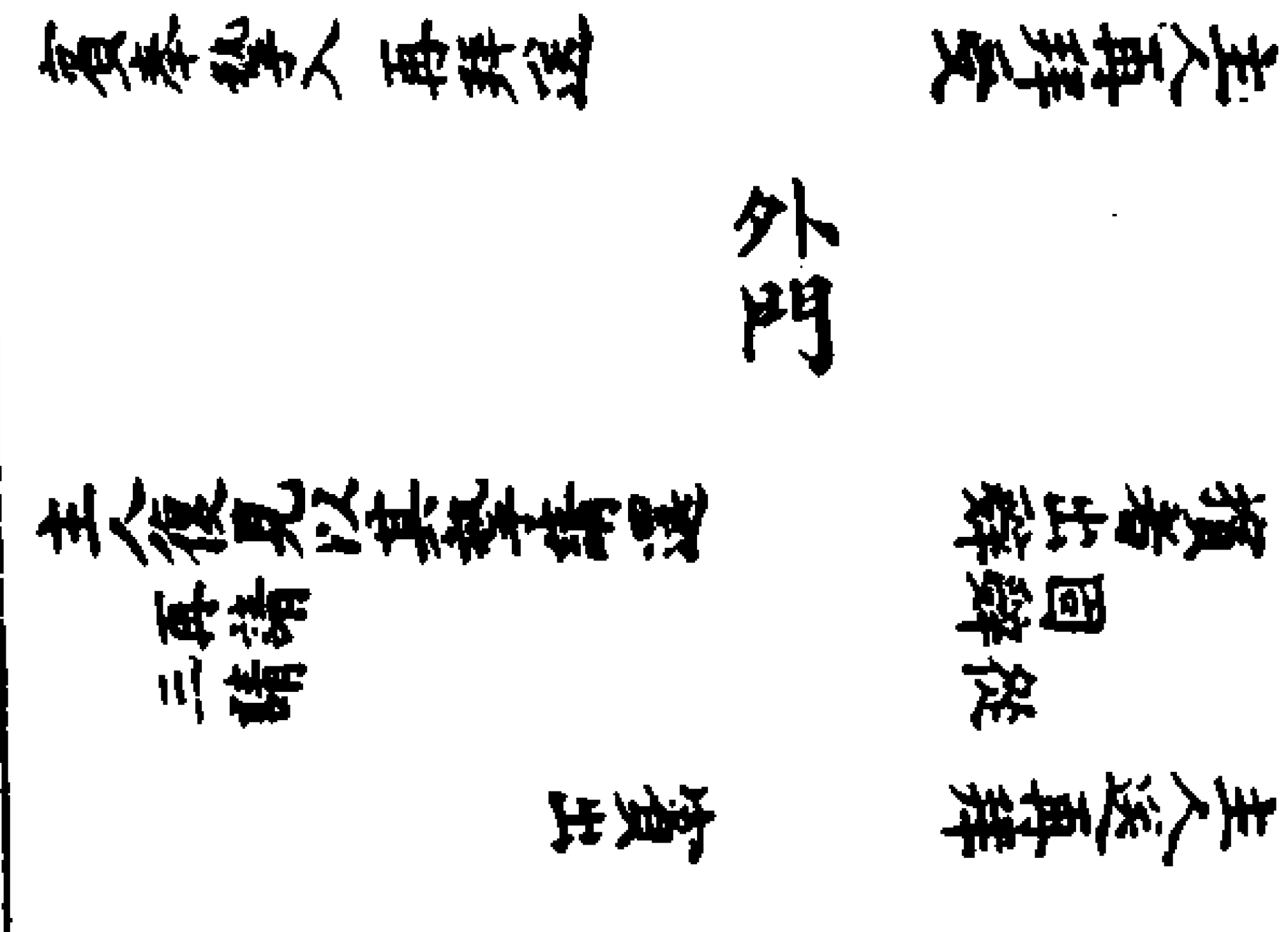
名山吳之英典

士相見



藉物以勝情故曰摯僃某命德必有鄰通氣味也答因所因許同道也三請辭摯禮之節也出而請見達來意也反見于堂當有席焉論道之坐事在少儀不更詳矣因冠後出見歷舉其節故推及見君由士始以士名

還摯



僃還摯非請見故不請復見出送再拜尊先達

士見大夫

大夫一拜辱　士答拜

外門

終辭摯不欲還一拜辱不復見不別公士與他大夫臣盈從同儐退中容反見。

舊臣見大夫

主人答一拜

外門

禮辭摯入不拜辱受其摯拜答一拜使擯還摯門外皆以舊主餘尊不別升公與他仕禮從同。

下大夫相見

外門

賓入如士相見之禮出送亦如之

士年五十習官政有命為大夫例始命則從大夫後也故出下大夫相見節

上大夫相見

外門

賓入如士相見之禮出送亦如之

由下大夫加命則上大夫也。並見之禮數則同。

始見君

外朝門

據初仕摯君猶士也雖由公私士推及下上大夫而升大夫不名始見以差貴賤後君而溯先稱始

儀禮奭固禮事圖三終

壽櫟廬 弟 子傅守中
第二子吳 銑 同校

儀禮奭固禮事圖四

壽櫟廬叢書之三

名山吳之英典

鄉飲酒禮第四篇

戒賓

寢門

鄉可飲士而選士之端始此戒賓當于門外謂寢門則適已仕之士謂外門則方待舉之賓據主人就先生謀則禮爲與賢他飲事假之故題寢門戒介如賓介知副賓者聞先生命也

先設

東房

勺 壺 禁

勺 壺 禁

玄酒

戶

室

牖

西房

皆不屬

阼階

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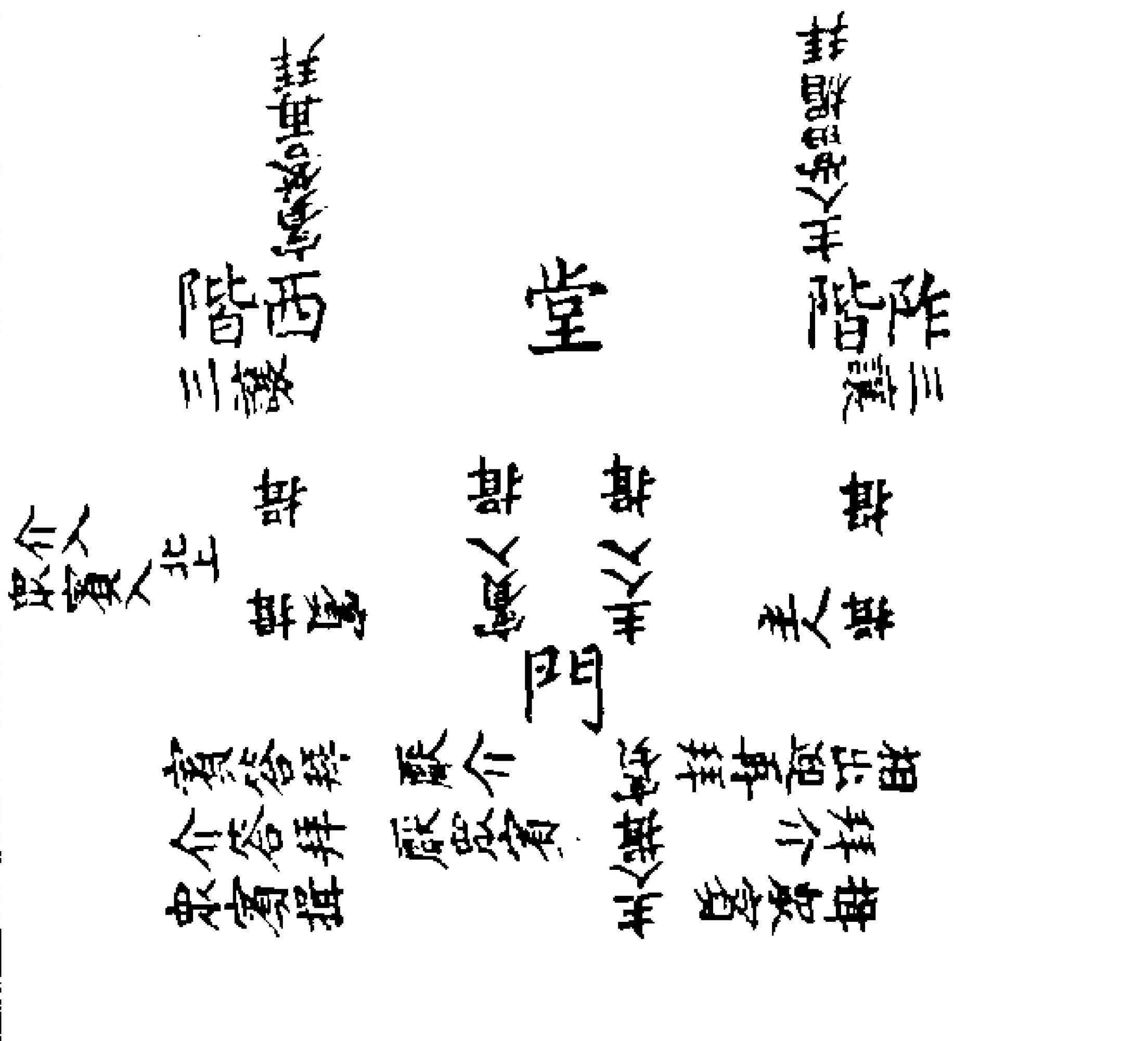
西階

水 洗

篚 南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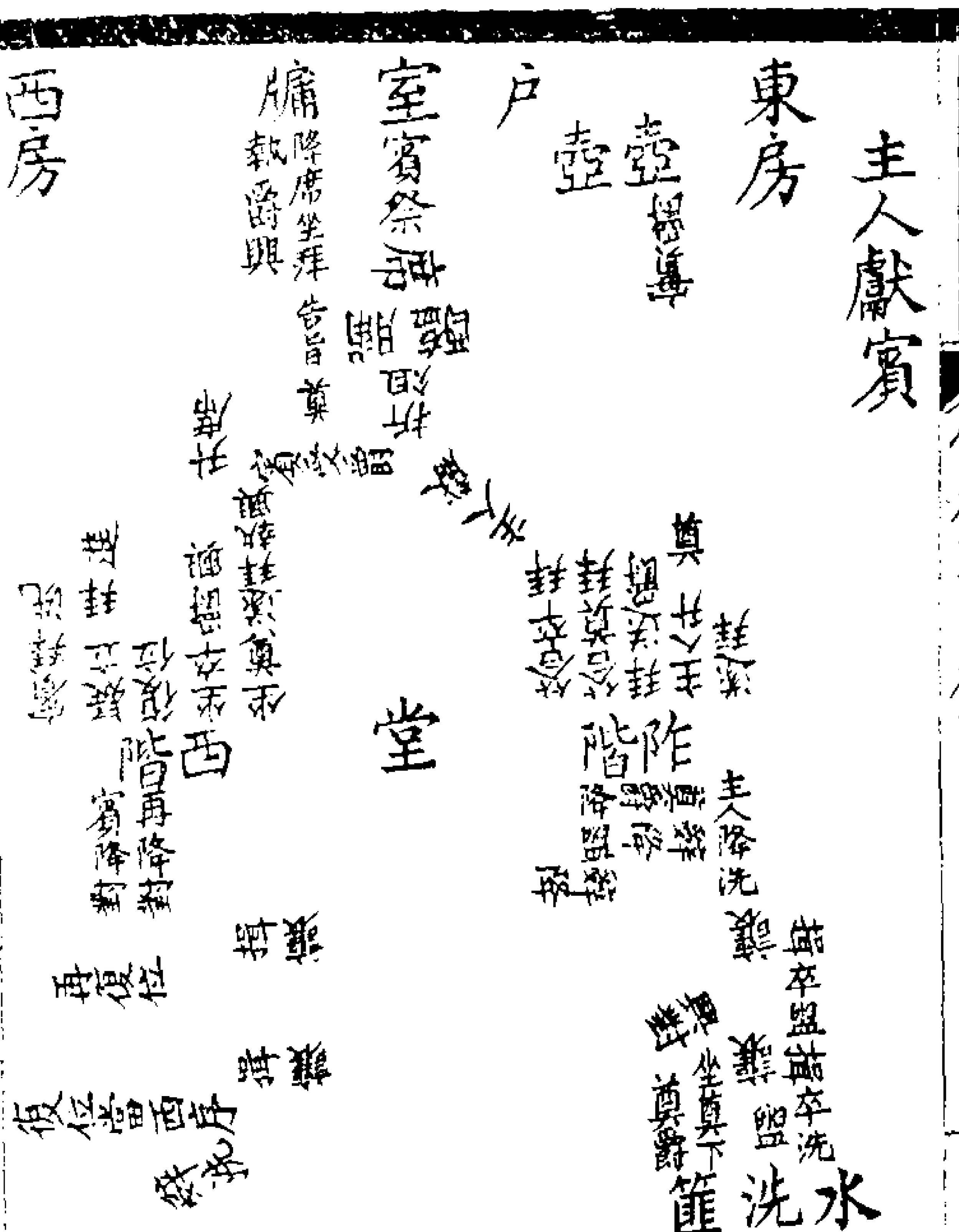
先席與尊與洗豫事據獻介西南面則介席離賓不屬據二人舉觶俑介則薦南奠之則介席又可東面亦不屬衆賓俑介南面本不屬又離之故此皆不屬西玄酒尚玄酒洗在中水與篚據之爲東西禮設大例

迎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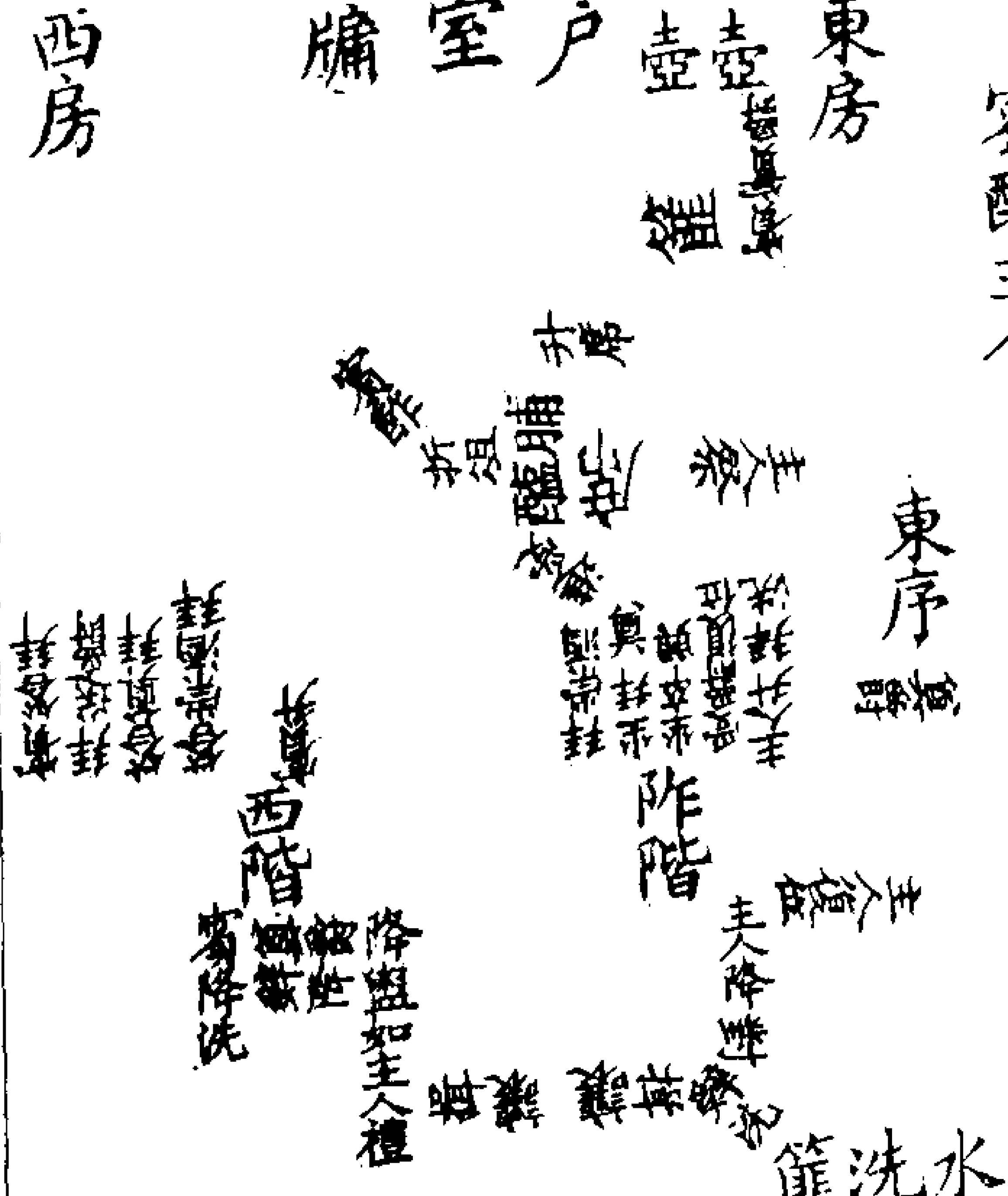
門兼庠序故不標主人方速賓歸故相出代迎相迎則主人先揖賓故先入對衆賓畢則主人進揖賓故先入對賓言先賓繼相後相當以入爲牉又不宜後衆賓也衆賓相厭入主人已揖賓而東賓西行當階又揖而北半庭又揖鄉階至階三讓則介與衆賓位定于西階西南門左北上上介與賓長耳

主人獻賓


東房
壺
戶
室
牖
西房
堂
阼階
西階
水
洗
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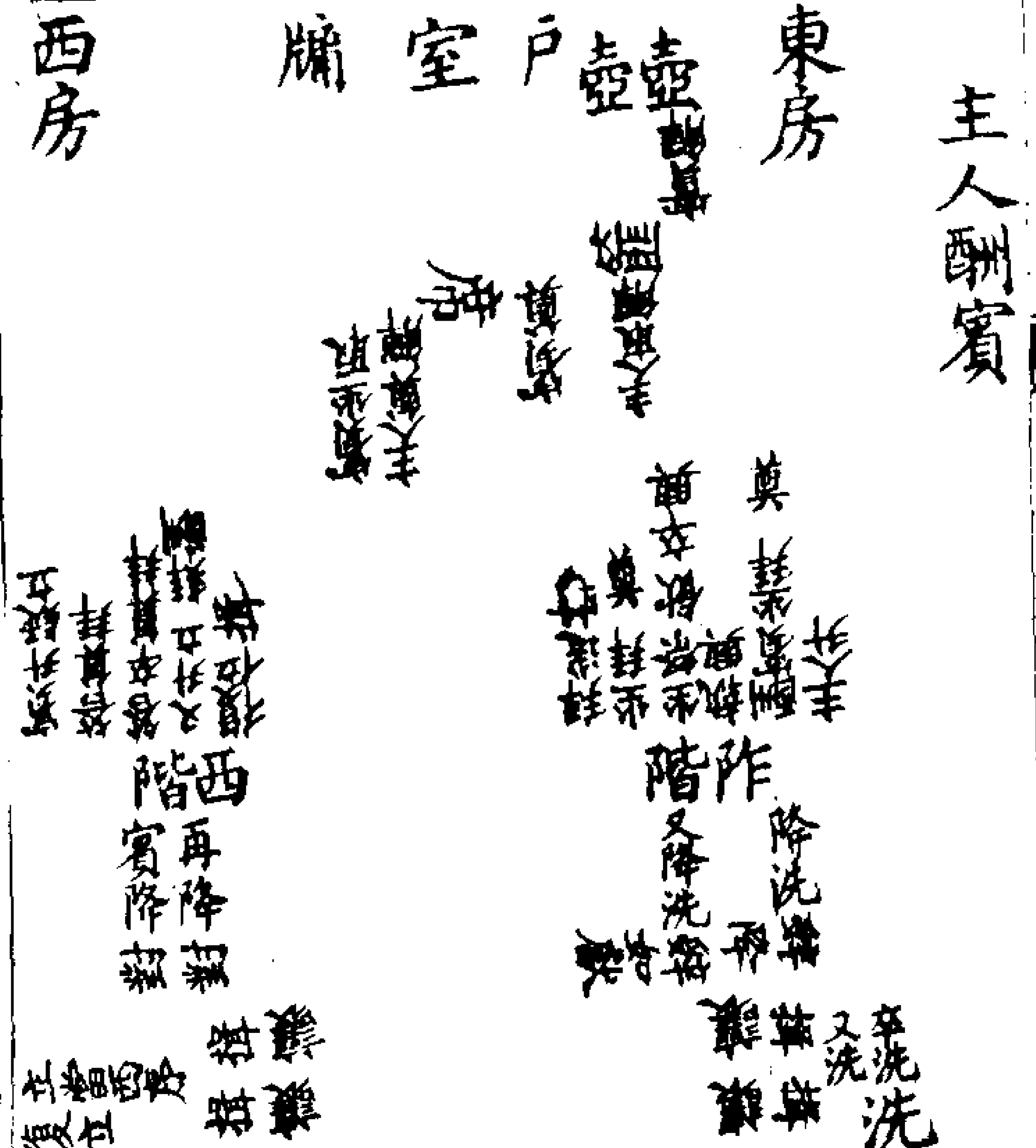
拜至而獻禮爲飲一獻而四拜借飲以將禮凡階上事繁著主人由左而右賓由右而左階下反之庭閒事先者南後者北道爲例

賓酢主人


東房
壺
戶
室
牖
西房
東序
阼階
西階
水
洗
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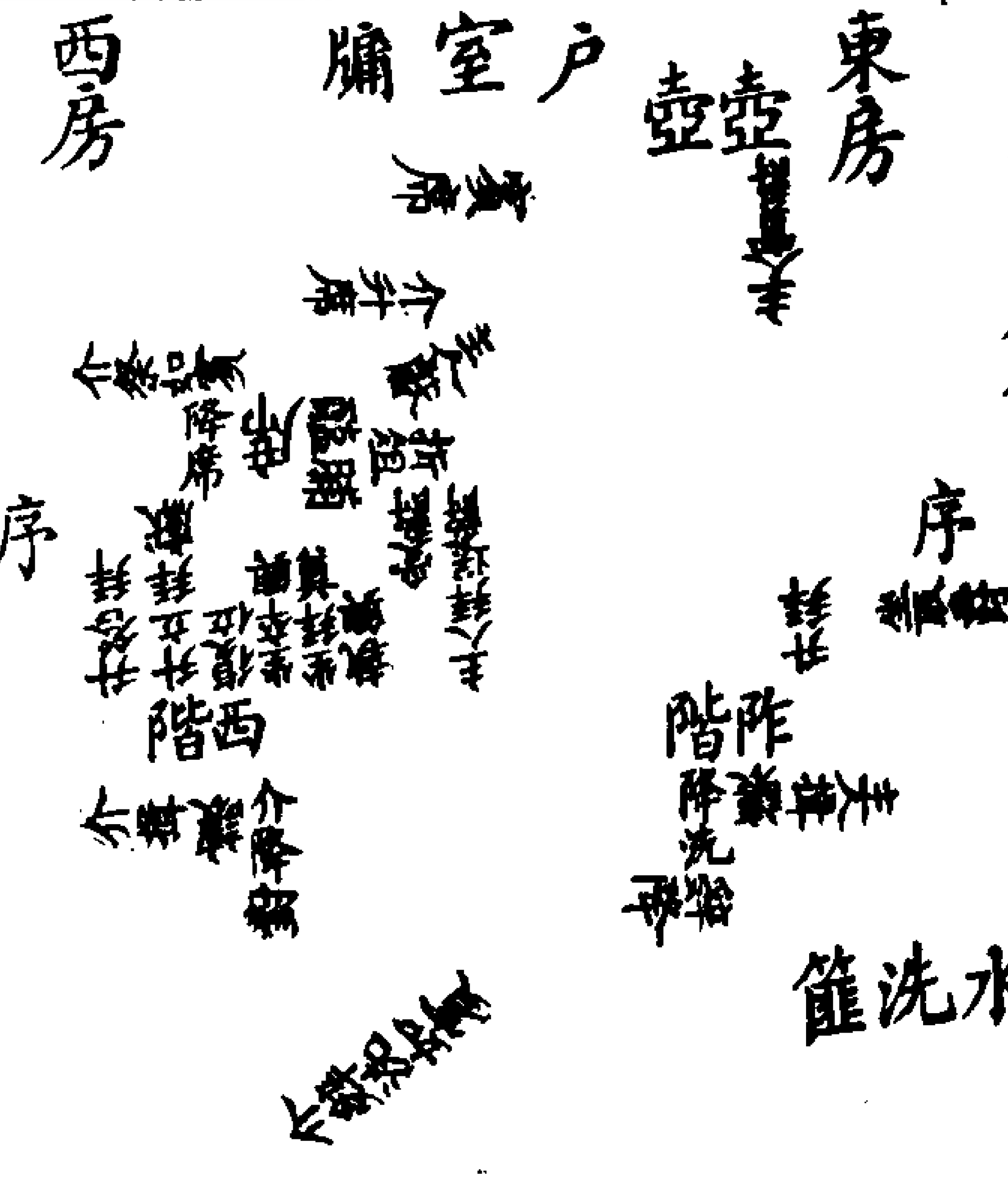
酢爲報獻敵乃行之不告旨己酒拜崇酒各酢意主人所以異賓

主人酬賓


東房
壺
戶
室
牖
西房
阼階
西階
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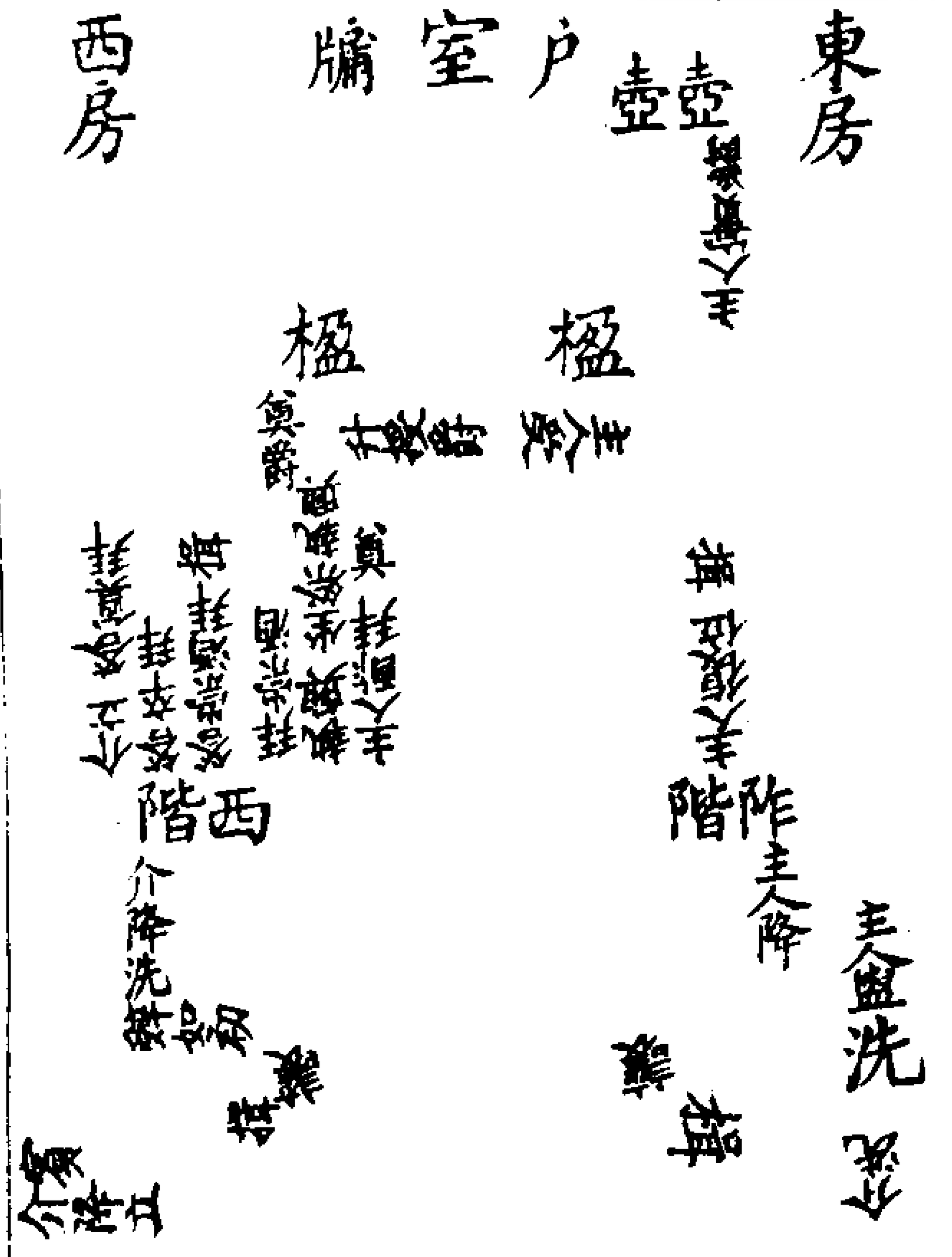
賓始降不辭洗以主人將自飲再洗不拜洗盈乎殺如獻禮則辭洗主人奠對如初揖降將獻介賓降直序爲介降標

主人獻介


東房
壺
戶
室
牖
西房
序
阼階
西階
序
水
洗
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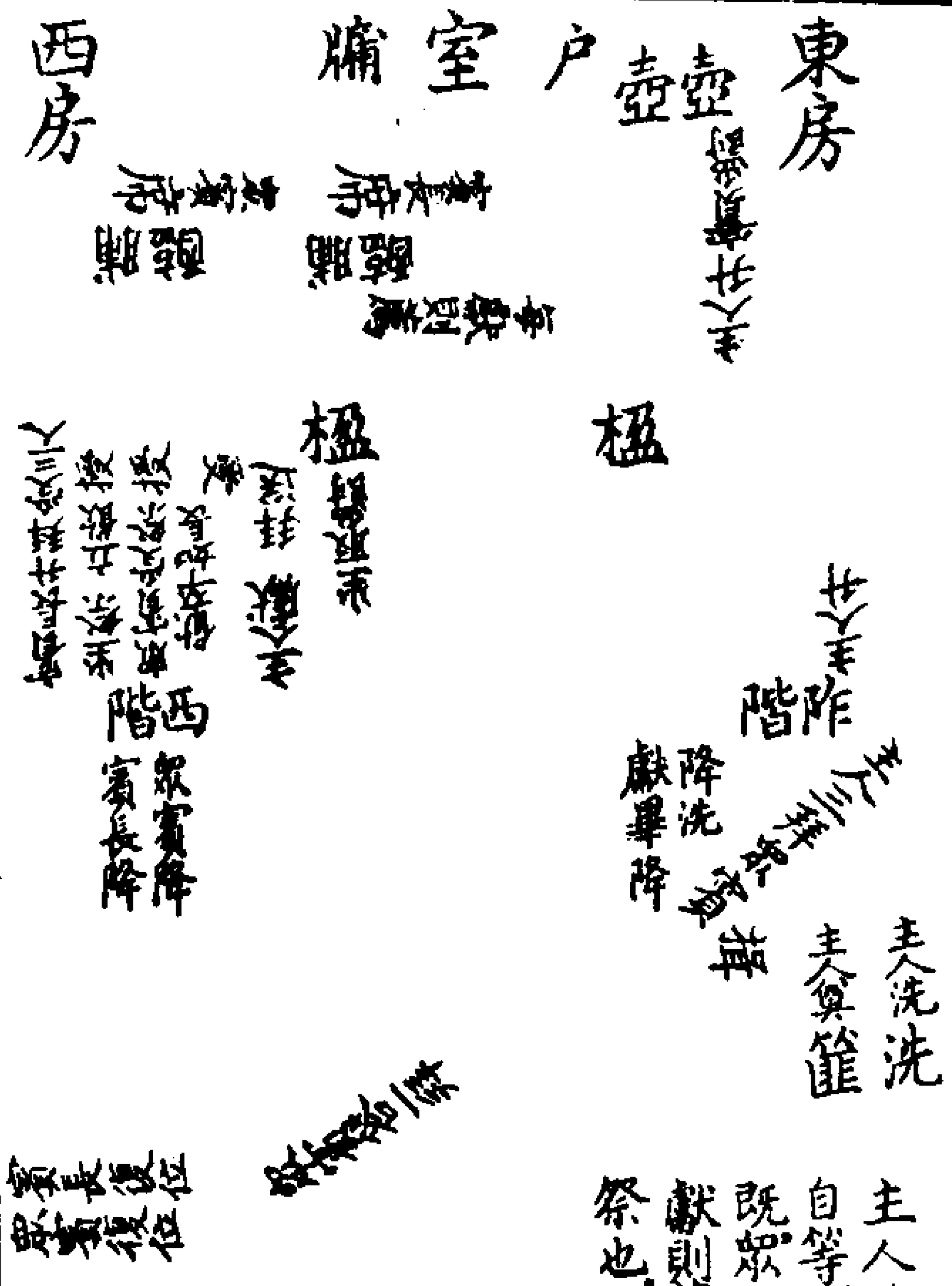
西南面獻席右于賓，不拜洗，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俱爲降賓，不干賓禮。主人自獻後，皆位于介右，親之所以降之，爲衆賓例也。升席自北，由東右還，降自南，左還，不背主，亦不背賓，皆據東面席位。

介酢主人


東房
壺
戶
室
牖
西房
楹
楹
阼階
西階
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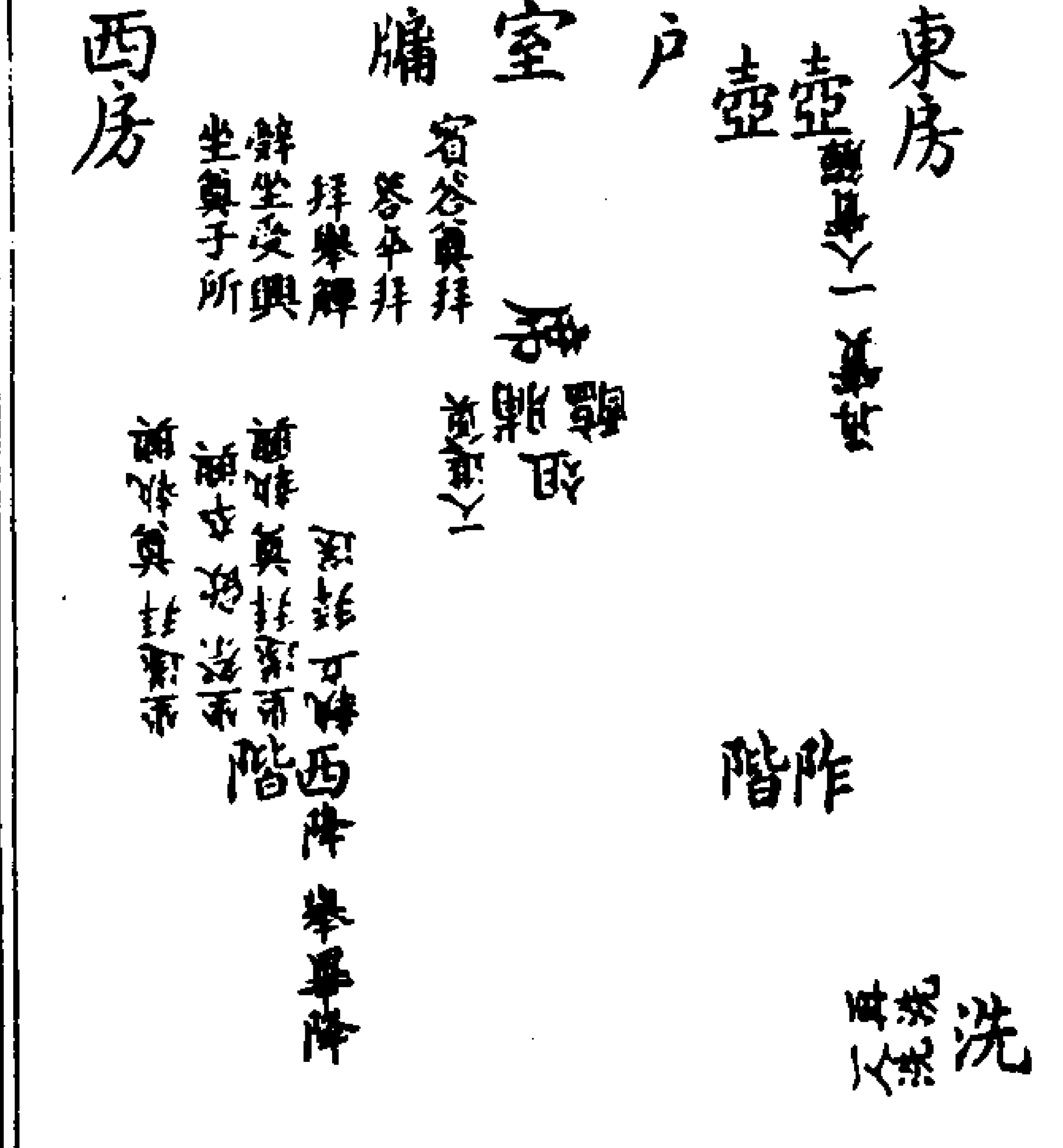
介洗而主人盥，將代酌，介不酌，唯賓與主共尊也。自酢在介右，就獻位，備酢，副賓，不酬，降賓。

主人獻衆賓


東房
壺
戶
室
牖
西房
楹
楹
阼階
西階
主人洗
洗
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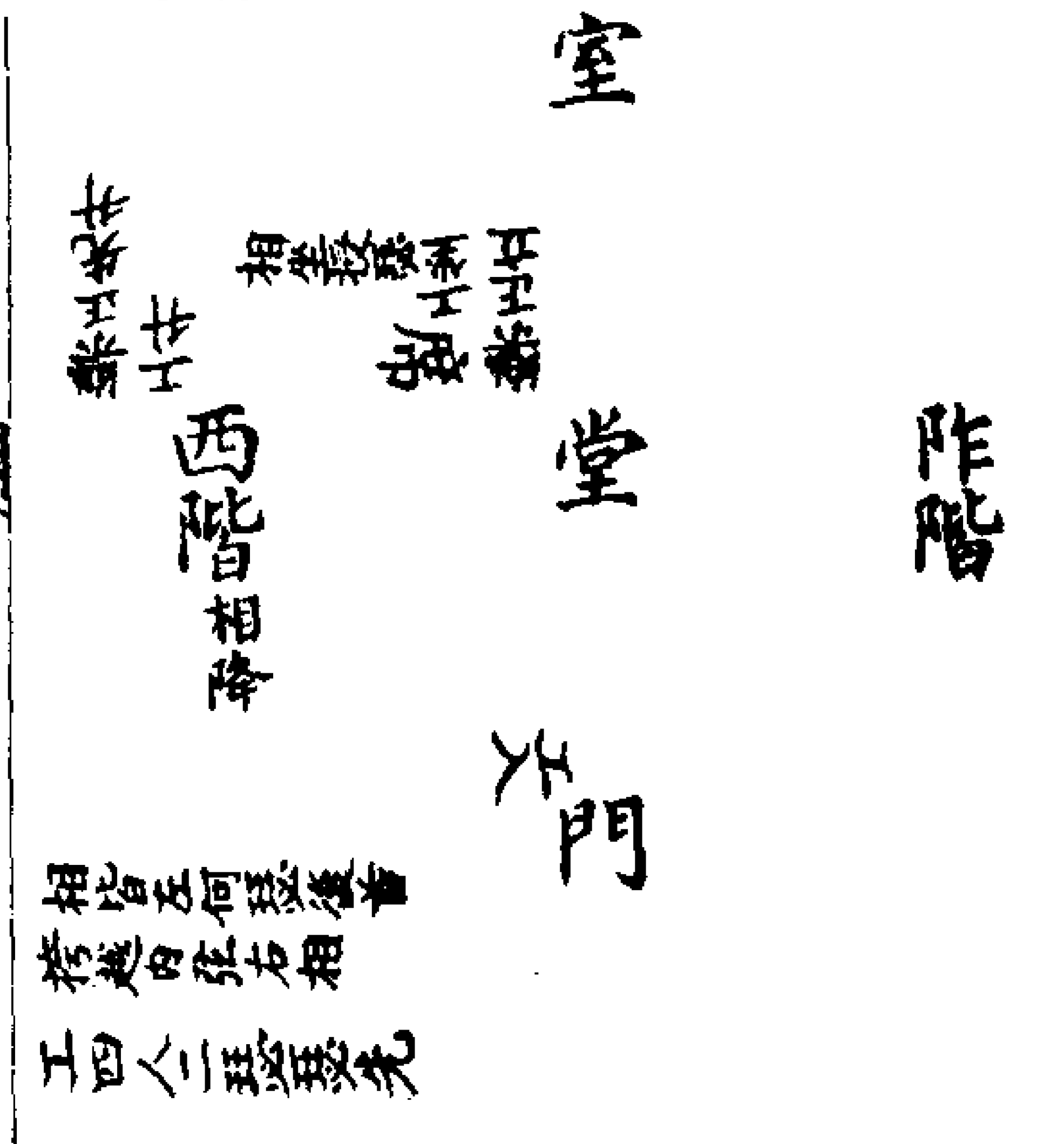
主人洗，賓長不降，自等衆賓。長不拜，既衆賓自不拜受獻，則爲未升席不祭也。

一人舉觶


東房
壺
戶
室
牖
西房
阼階
西階
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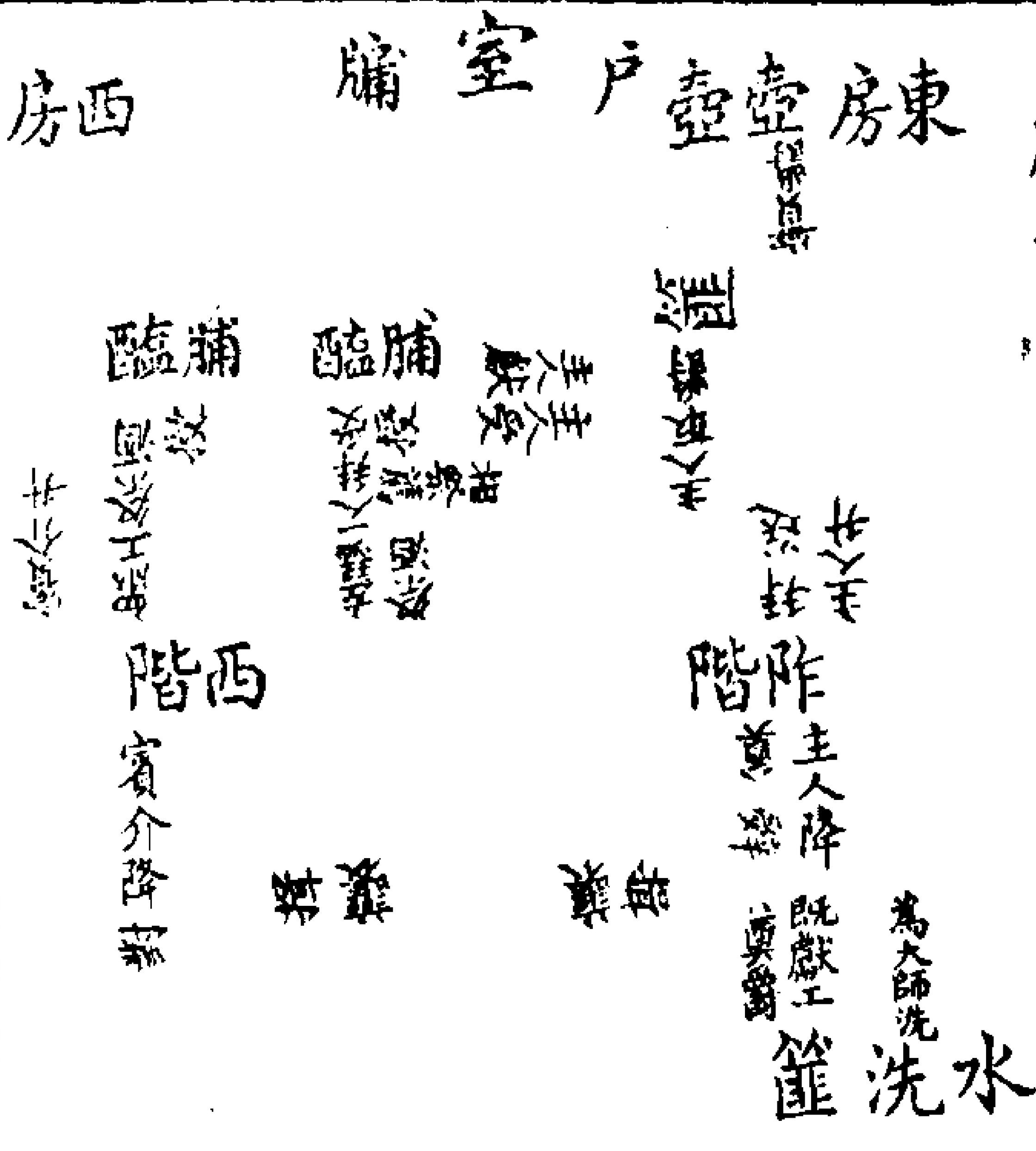
一人，主人吏舉觶，爲侑賓發酬禮，略如酬洗，升取下篚觶，由西階升。時賓皆升席，得容一人升降，受與有辭，答侑意，進奠自當北面，賓坐奠南面，一人舉畢降，則右還而東耳。

工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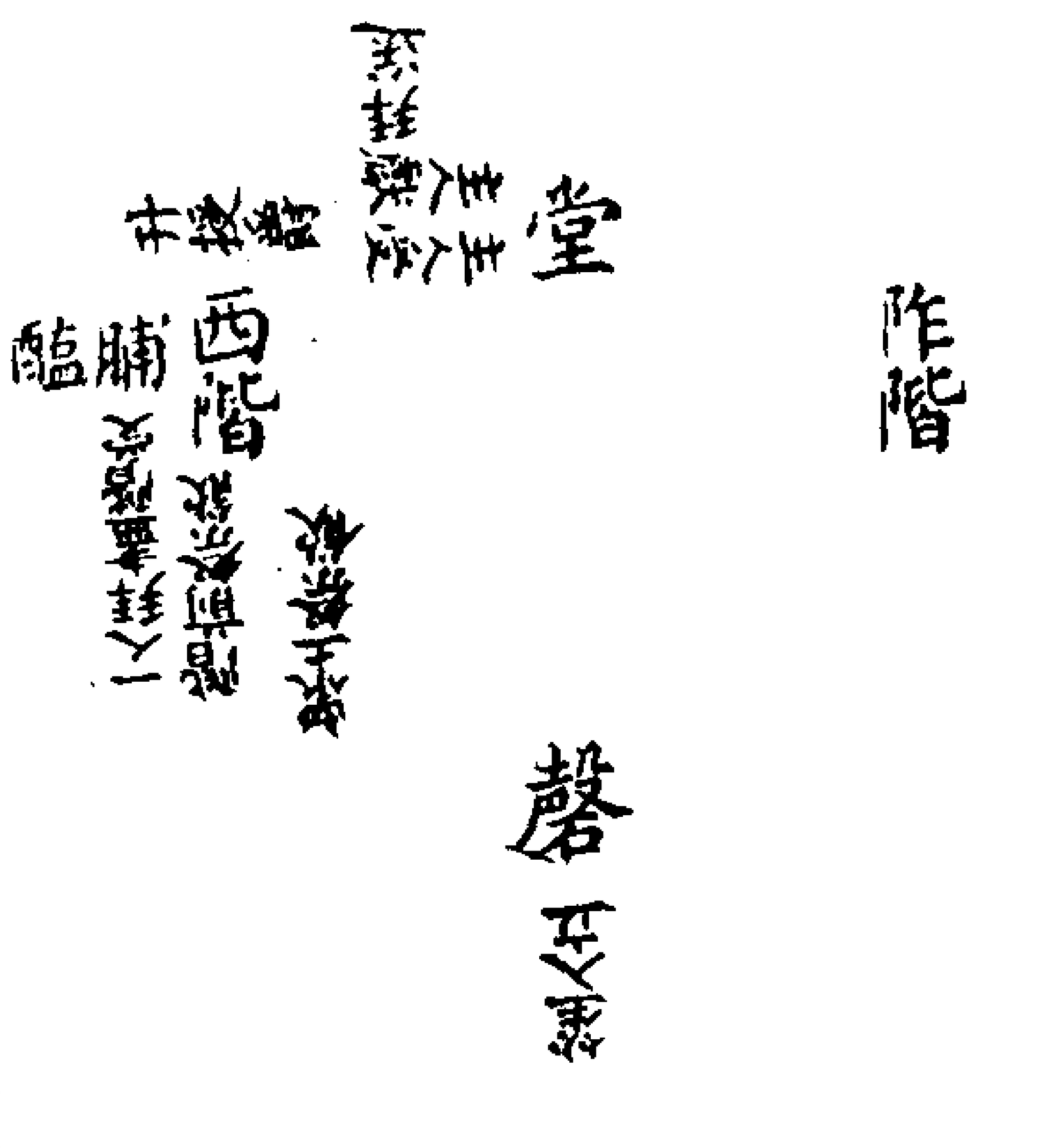
設席堂廉歌工在上東上統于主人四人二瑟二人歌大夫樂人數伏羲作瑟不言琴統于瑟類也鹿鳴四牡皇華皆樂有辭

獻工


東房
壺
戶
室
牖
西房
阼階
西階
水
洗
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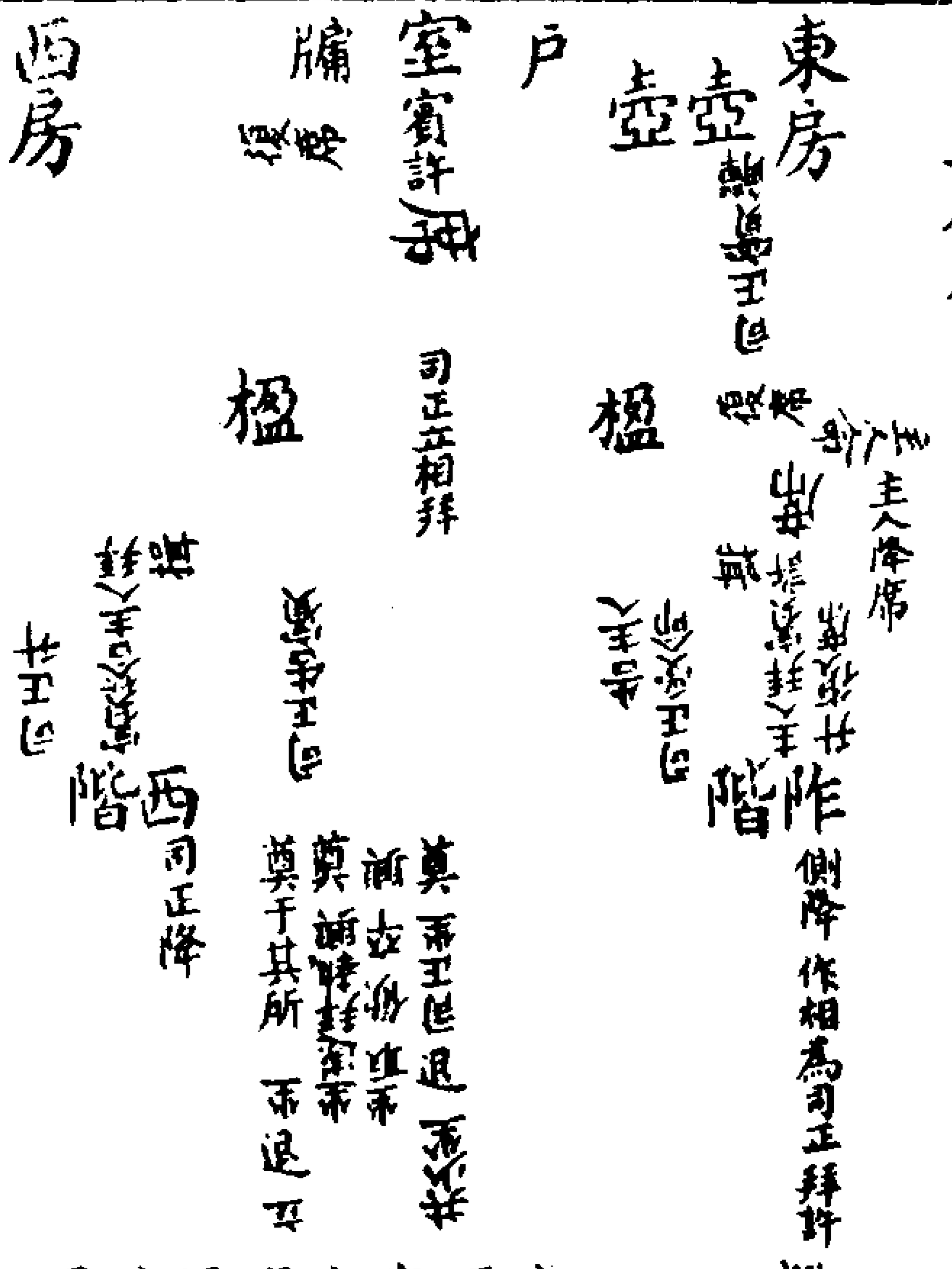
左瑟一人瑟長席東上也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則立授工容坐據左瑟坐受知工賤不當與禮大師則洗起眾工不洗樂正先升為位以節工獻不及即當辟位西序與立者薦以齒則亦有獻等群工

獻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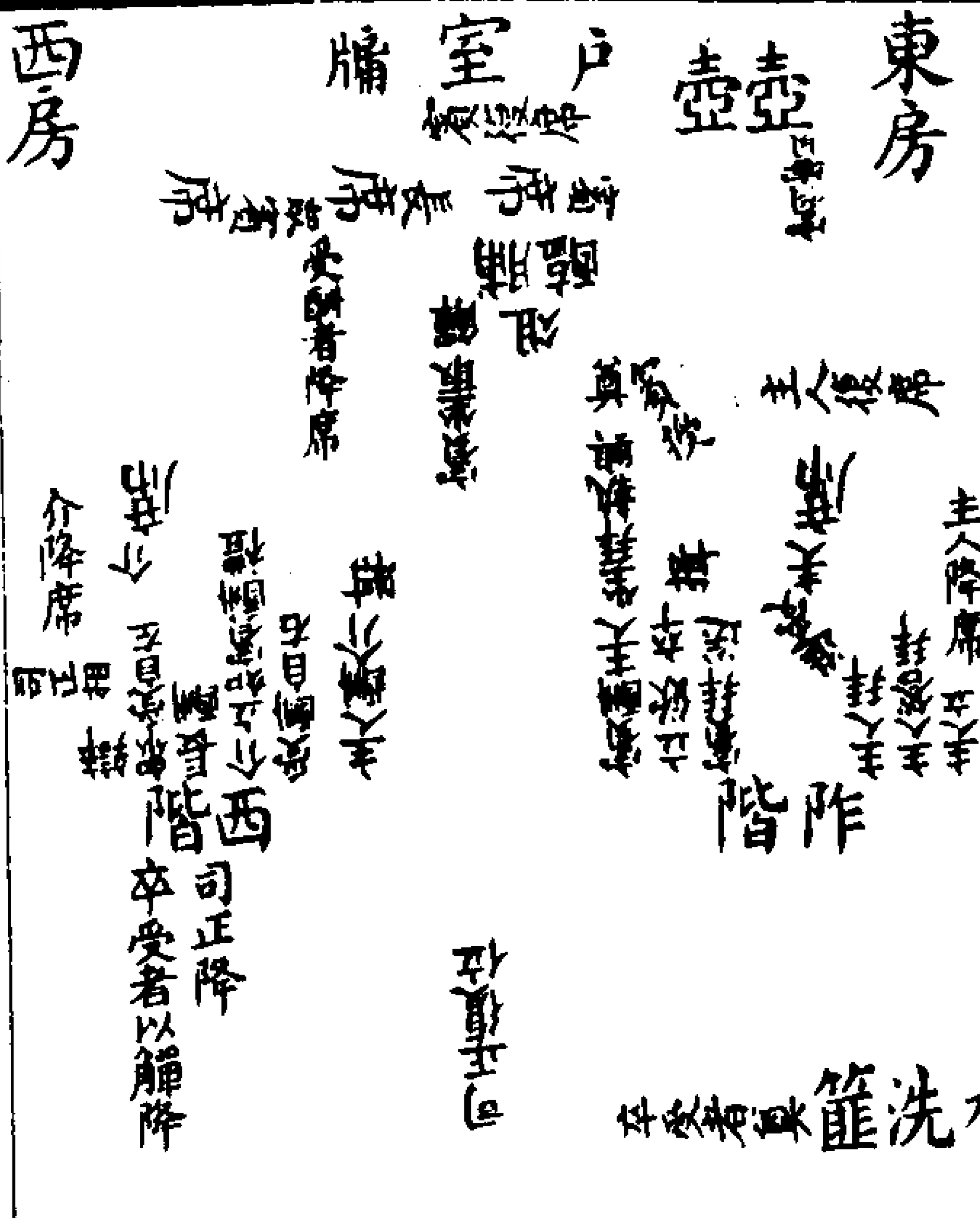
工畢獻而笙入又賤于工一人拜以笙長殊階前坐祭薦從之鄉笙當于升授爵後徹設磬南為其不祭不必從設也然則一人坐祭亦當有相祭者可知瑟長其例也

主人作司正


東房
壺
戶
室
牖
西房
楹
阼階
西階
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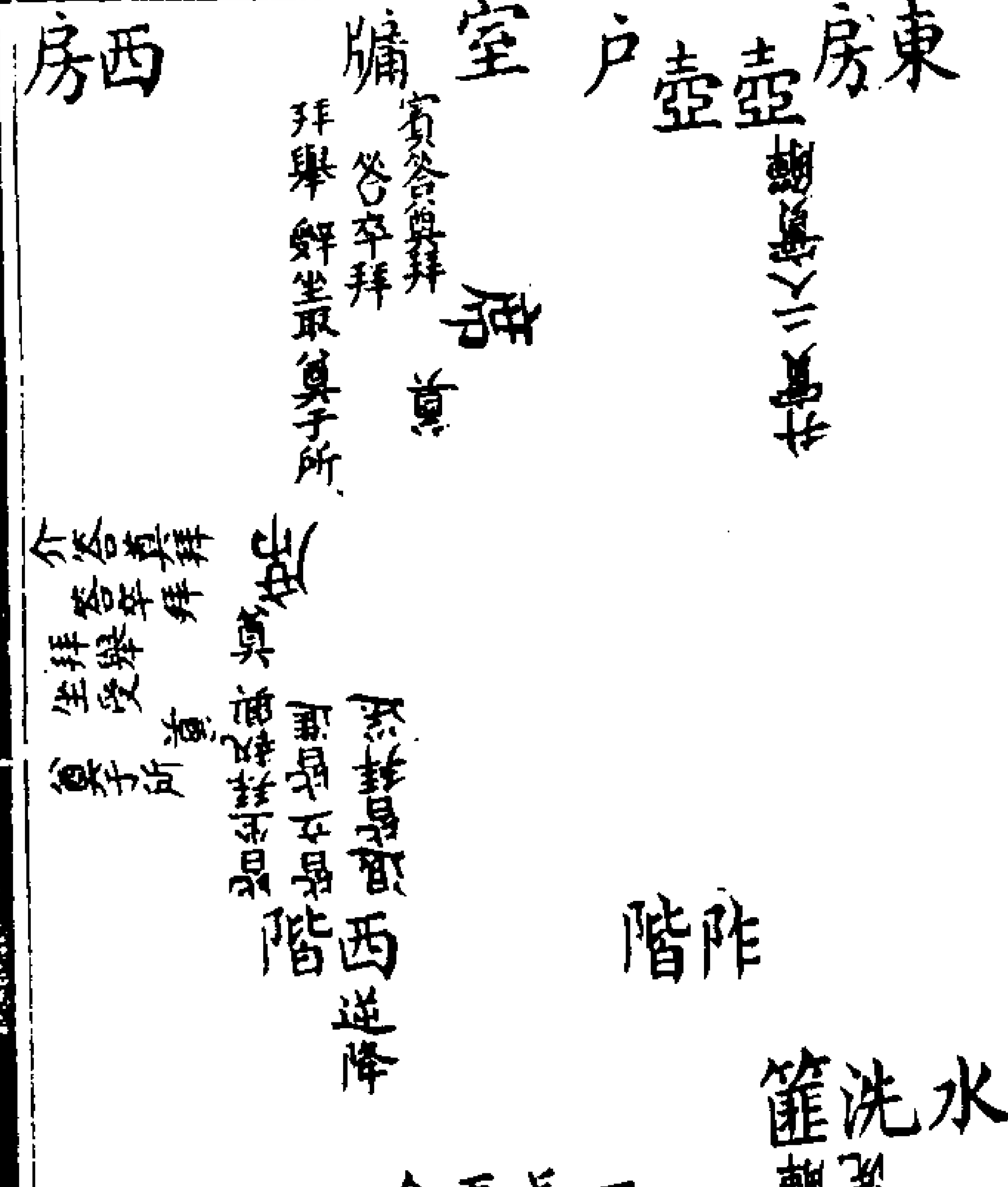
相主人贊者故作之阼階下司正糾儀賓以禮安嫌嚴故請告主人將進賓爵直拜故請相賓無相也卒而盥洗先自治奠觶不實以俟罰者

賓取奠行酬


東房
壺
戶
室
牖
西房
阼階
西階
水
洗
篚
主人降席
司正降
卒受者以觶降
介降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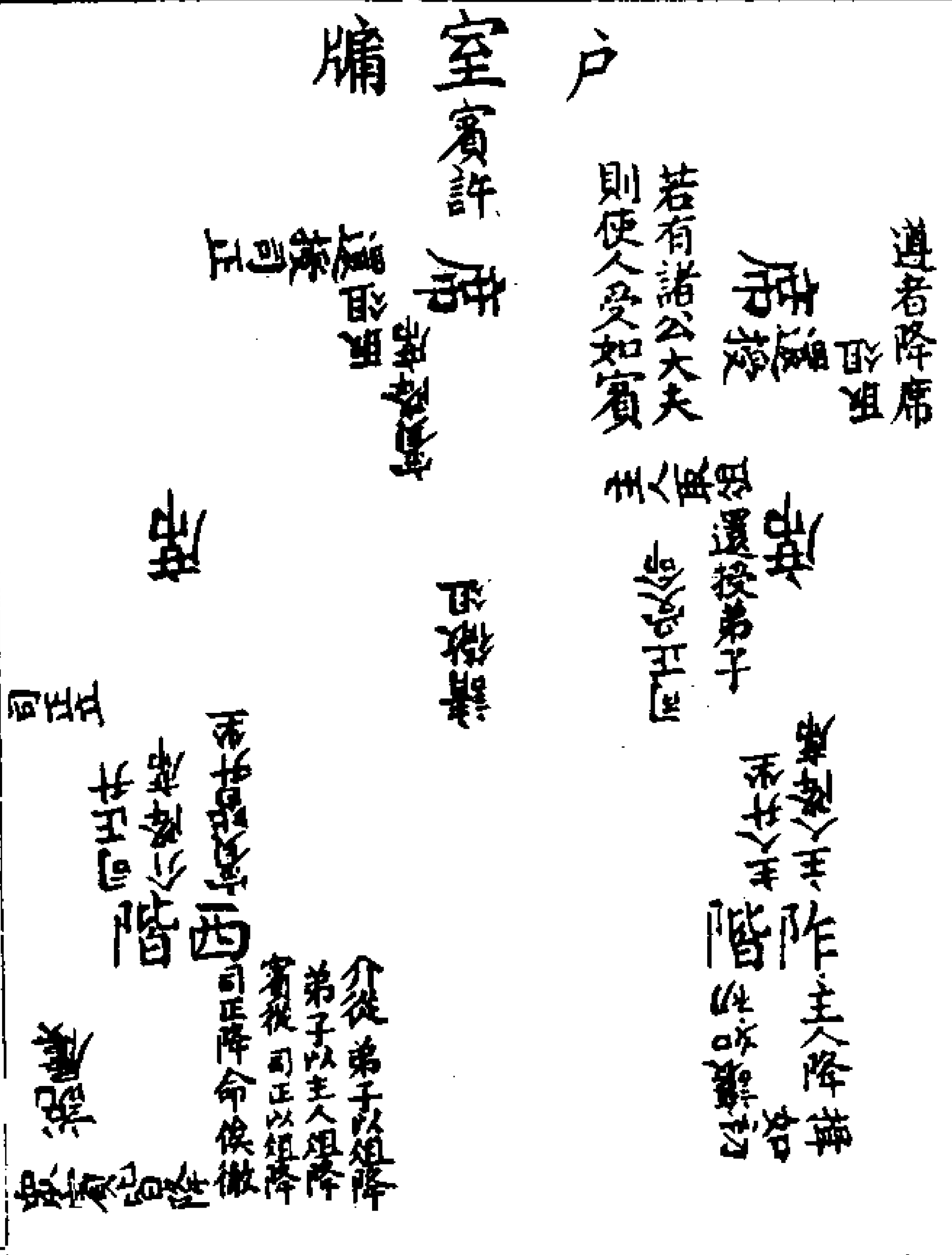
俎西觶一人所舉奠酬主人就阼階上其位也升相旅由賓長始賓主與介不待相也受介酬自右辟司正初升位亦尊介衆受自左復常儀爲司正退立也卒受者降奠亦當升就席故司正復位以節一旅之成

二人舉觶賓介


東房
壺
戶
室
牖
房西
阼階
西階
逆降
水
洗
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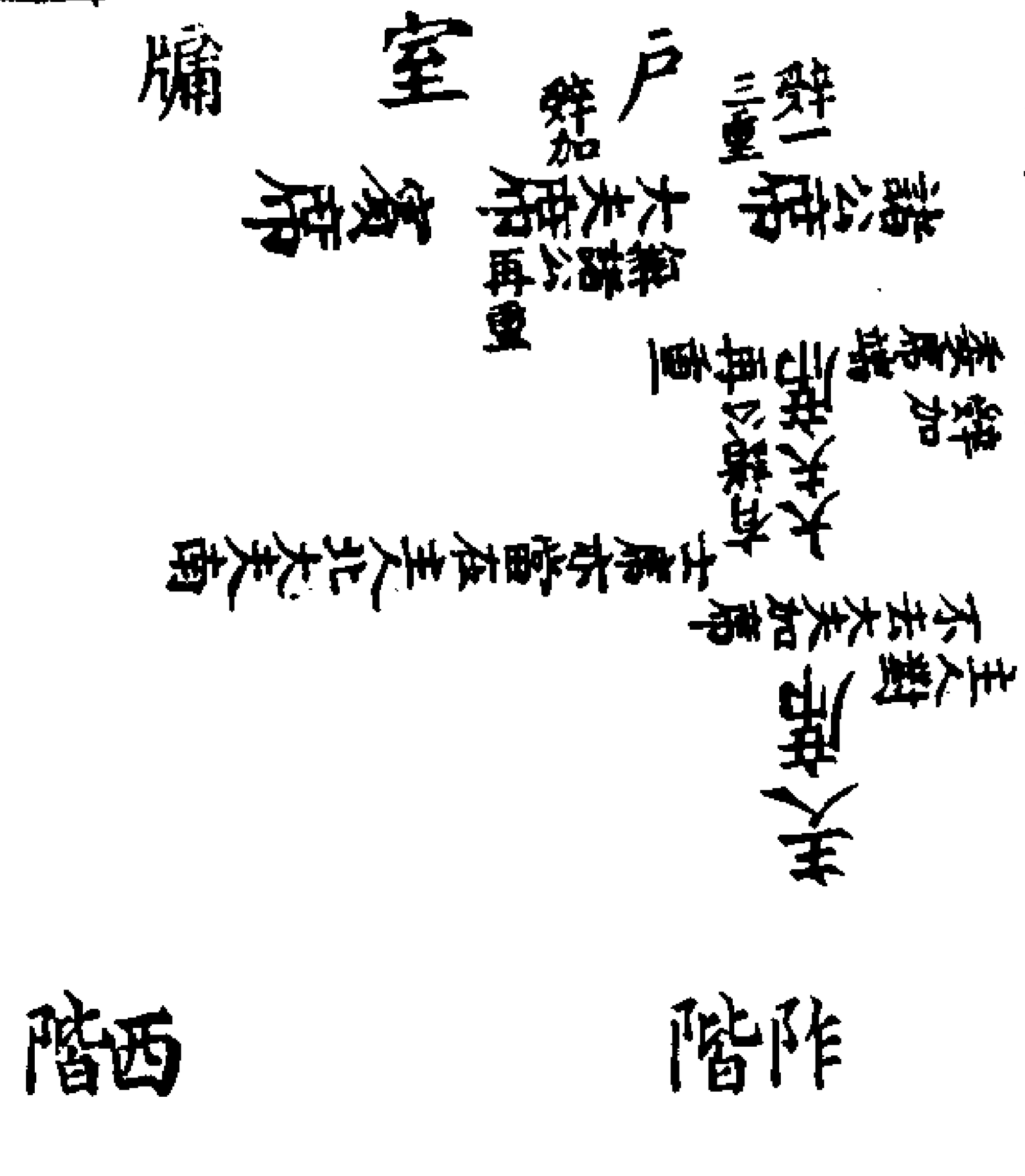
二人亦吏綜目二人長先次後賓介並舉再酬又簡賓拜南面介拜東面

徹俎


戶
室
牖
遵者降席
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如賓
還授弟子
阼階
主人降
西階
司正降命俟徹
介從弟子以俎降

遵者使人受俎如賓則從降如賓若有諸公則大夫徹次介主人徹次大夫爲尊大夫以及介主人徹繼賓猶據無諸公主人取俎當東面左還授弟子爲正然背遵者與賓與介右還毋周則南授爲順亦降西階外罹之物簡捷自遂非禮意也

遵者諸公大夫席



一人舉觶諸公大夫入節記云樂作大夫不入又云既旅士不入入節可知孤冒公俌據大國爲法經綜云席于賓東記云有諸公則大夫于主人之北西面事勢維宜亦賓東已然則有大夫士可知則無諸公賓東爲大夫正位可知以方賓賢皆宜從主黨位也公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皆有俎可知無諸公則大夫如賓士如介亦可知入則賓介從降升席則俱升可知

息司正

室
司正坐祭

堂

阼階　　西階

庭

門

主人釋服，服玄端，息司正，休勞之，不殺，唯薦羞，唯有不以品次，徹唯欲，不別仕，已告先生君子兼尊齒德，皆席賓東，或主人左，北面，賓介不與，嫌瀆，鄉樂唯欲，則去歌笙閒合之例。

儀禮奭固禮事圖四終

壽櫟盧弟子傅守中
第三子吳銑同校

儀禮奭固禮事圖五

壽櫟盧叢書之三

名山吳之英典

鄉射禮第五篇

戒賓

門

迎送再拜，習射也，不敢為文，故變鄉飲之拜辱與介，戒賓則迟

先設

東房

勺 壺 斯禁
勺 壺 斯禁
左玄酒

戶

室

牖

西房

阼階

西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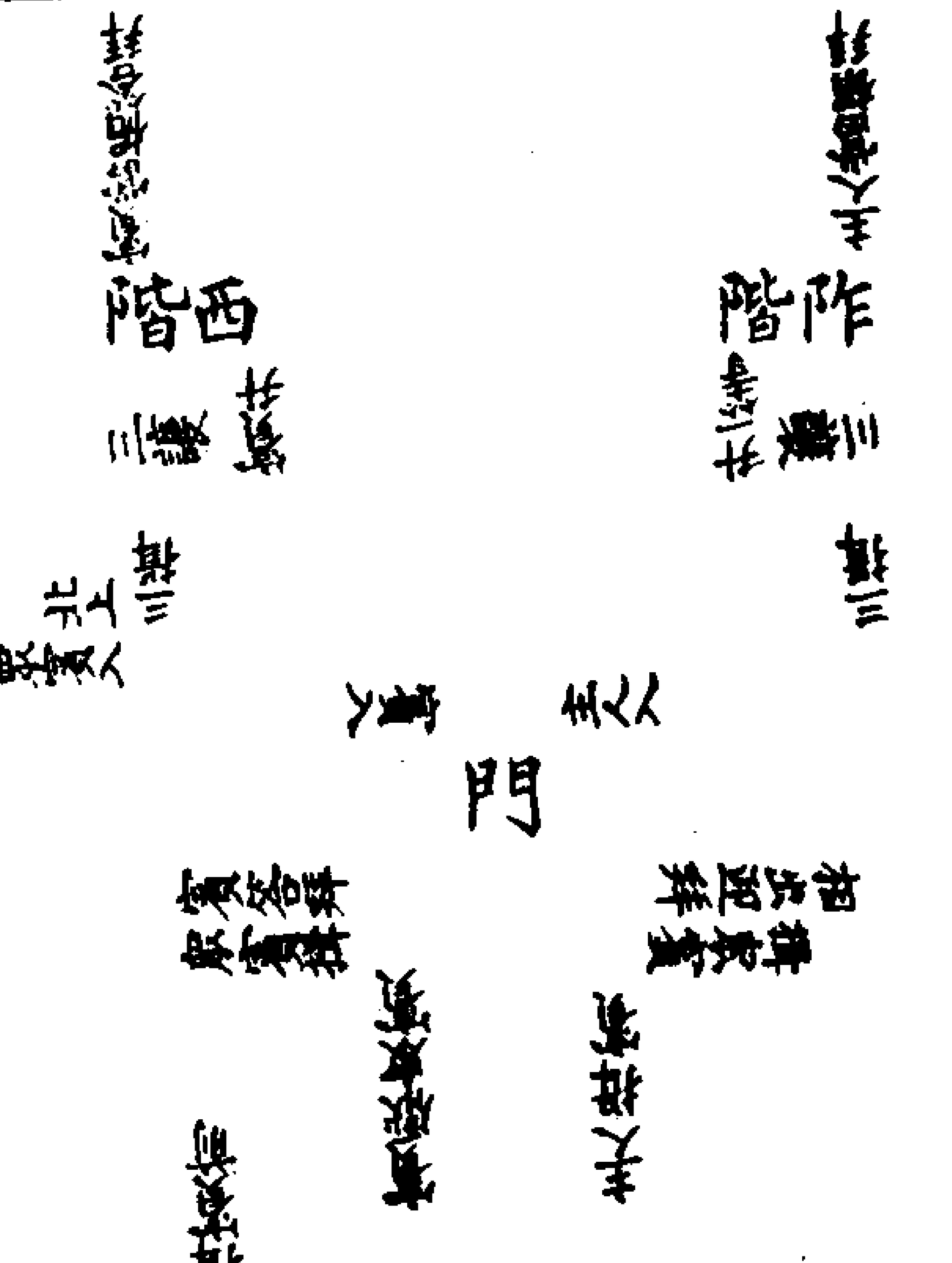
庭外有門，為上國令，不敢矢，故侯道得據堂以數弓

水
洗
篚

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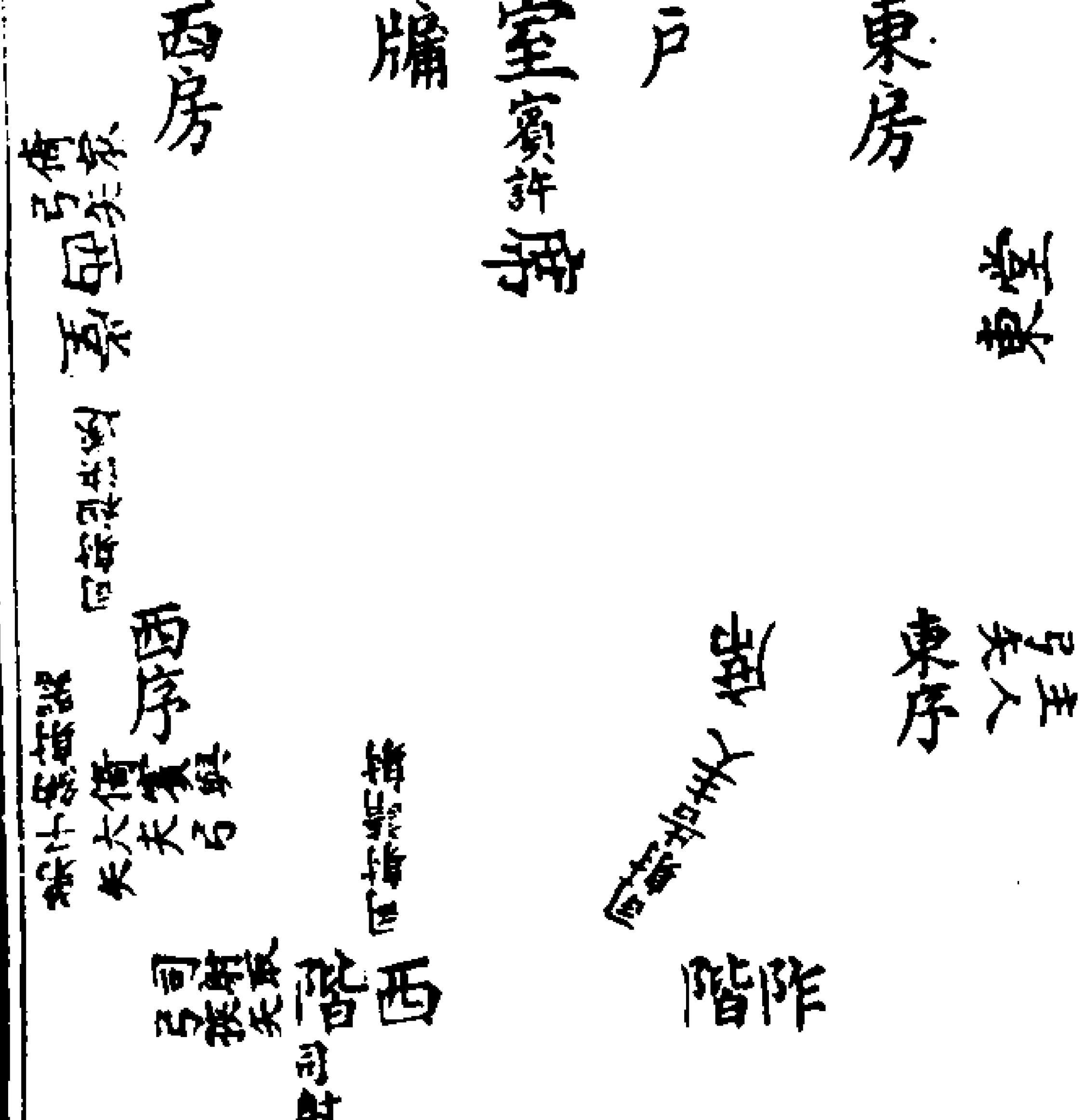
參侯道，居侯黨之一

速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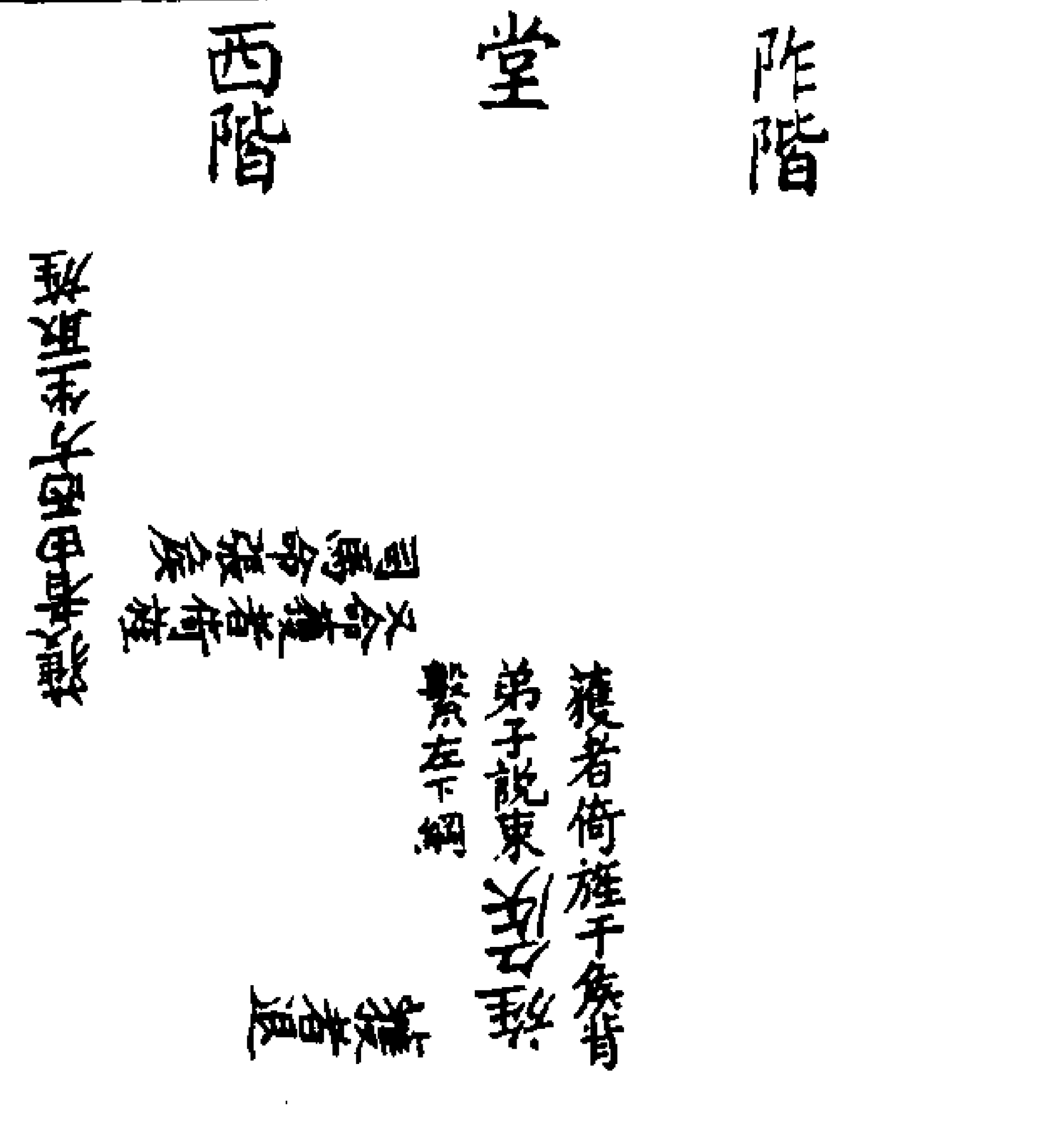
皆如鄉飲速迎法。唯從主人時。敕賓不由介帥。及門不由介縣。則因無介而益耳。自此獻賓後至末旅前。略如鄉飲節。不復圖見。

司射請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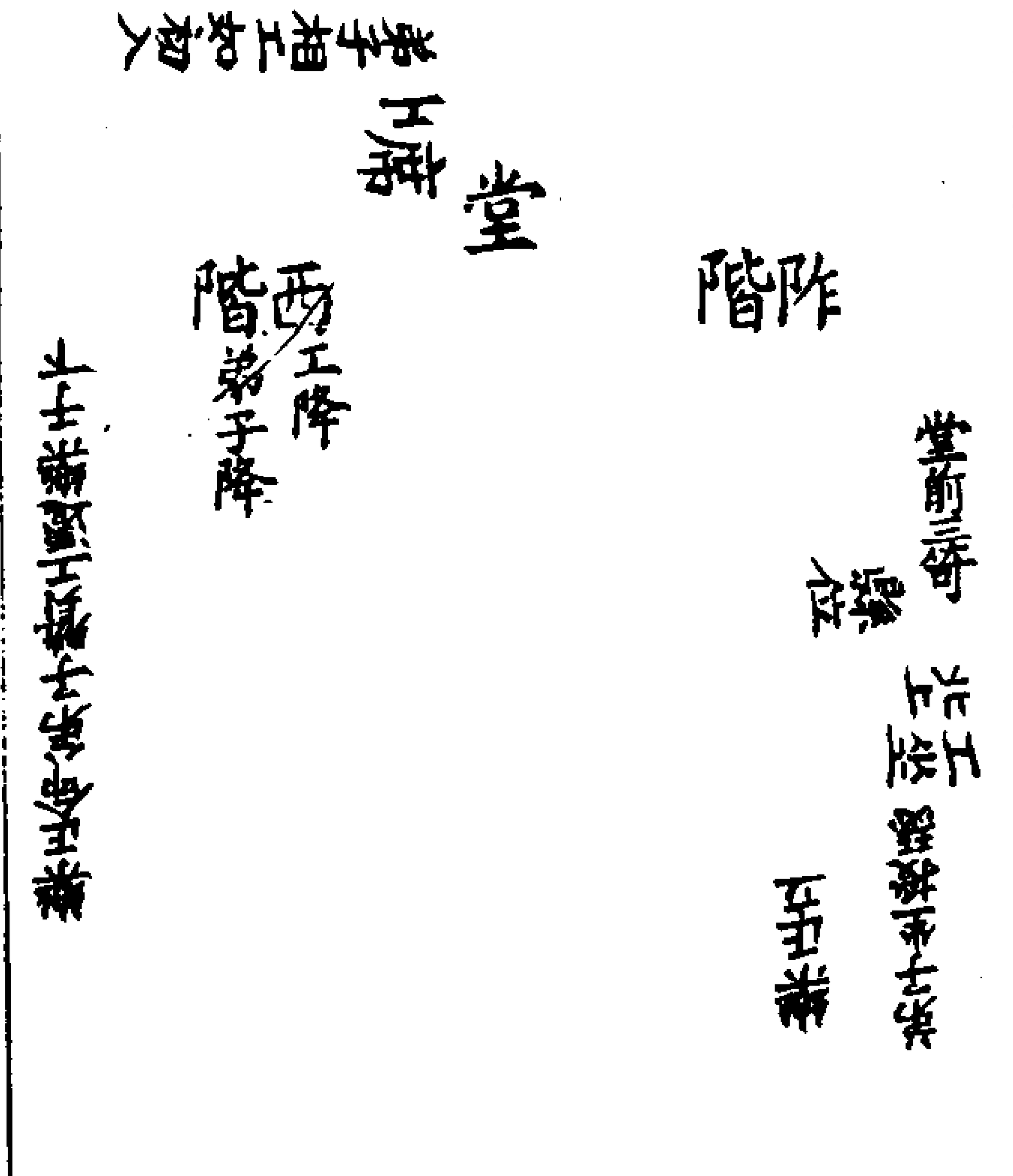
射器綜目。凡關射事具。納馬。主人弓矢與賓與大夫對。在東序東。則賓與大夫倚西序西。優之。若可由堂上取。然三耦已南面東上。必比之者。射有上下。爭長則傷德。崇謙則紓事。出自司射之命。則皆平。大司馬之法也。布邦國為射政。

司馬命張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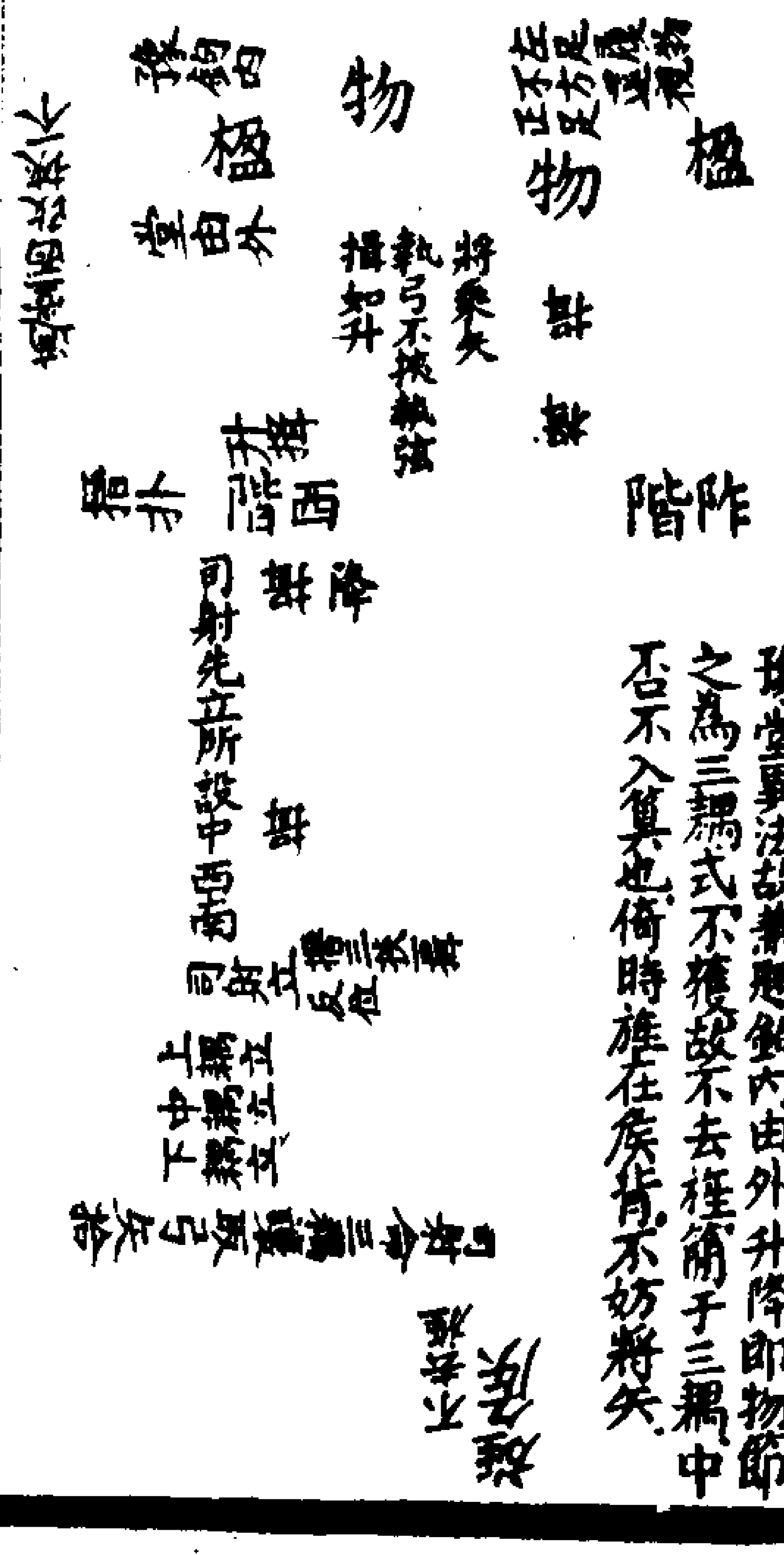
請射。則無飲事。故司正為司馬。不更作。當遂為時。未射命不升堂。當西階前西面。射中則唱獲。所以警眾志。中因事名人。獲者主張侯倚旌。未射則負。將射則去。皆由司馬命之。獲時在乏中。則舉旌。否則偃旌以敎目。獲以敎耳。用色輔聲。謂之軍政。旌隨獲者。去侯則入乏。去乏則負侯。時初張侯。故由西方取旌。未命負。故退。弟子即獲者屬。故綜曰乃退。

遷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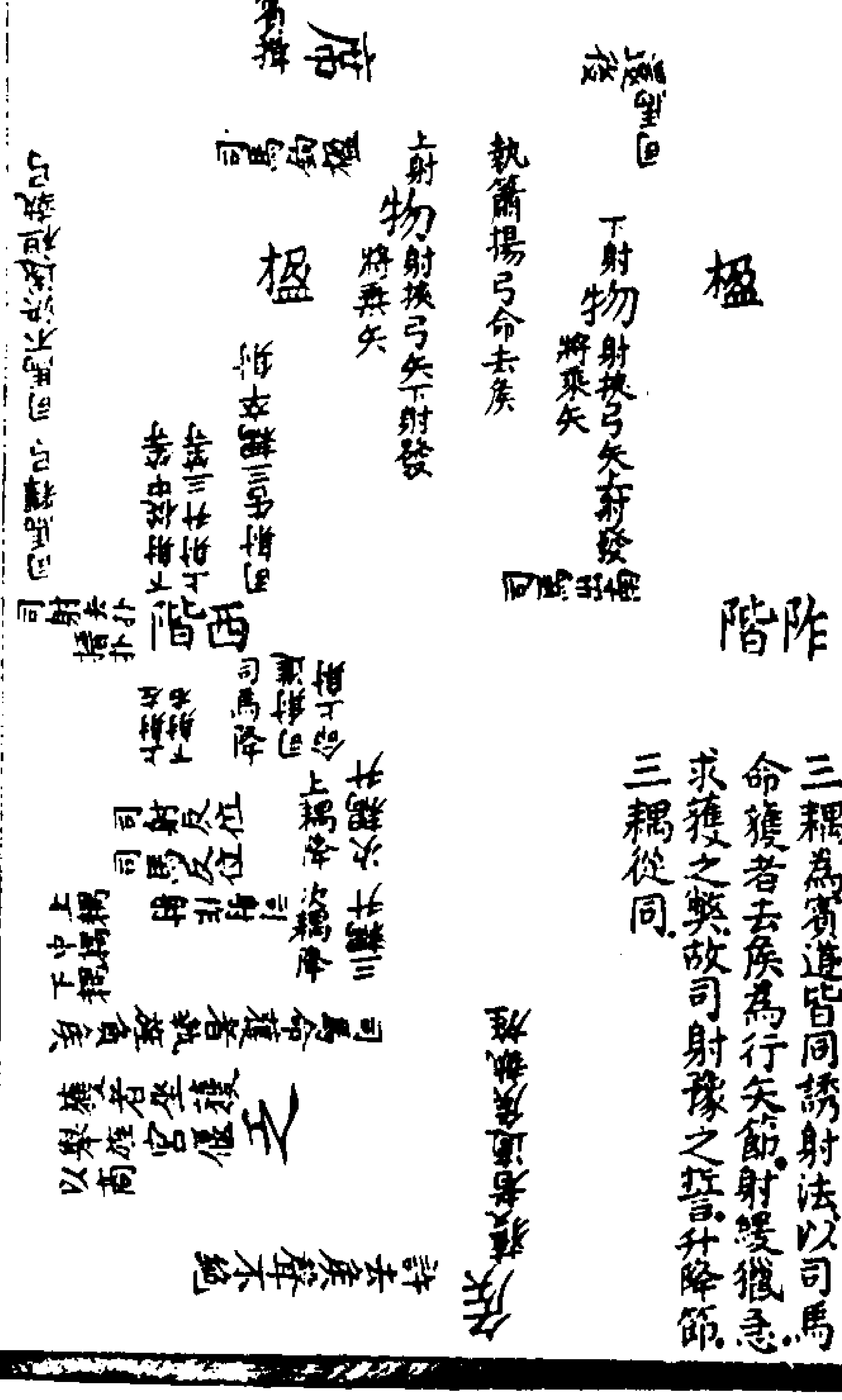
遷樂。為辟射。堂前三笴。即洗東北縣所在。故就為位。弟子相用右手。則由工左。降亦由左。以從降後之。

司射誘射


極
物
極
物
阼階
西階
司射先立所設中西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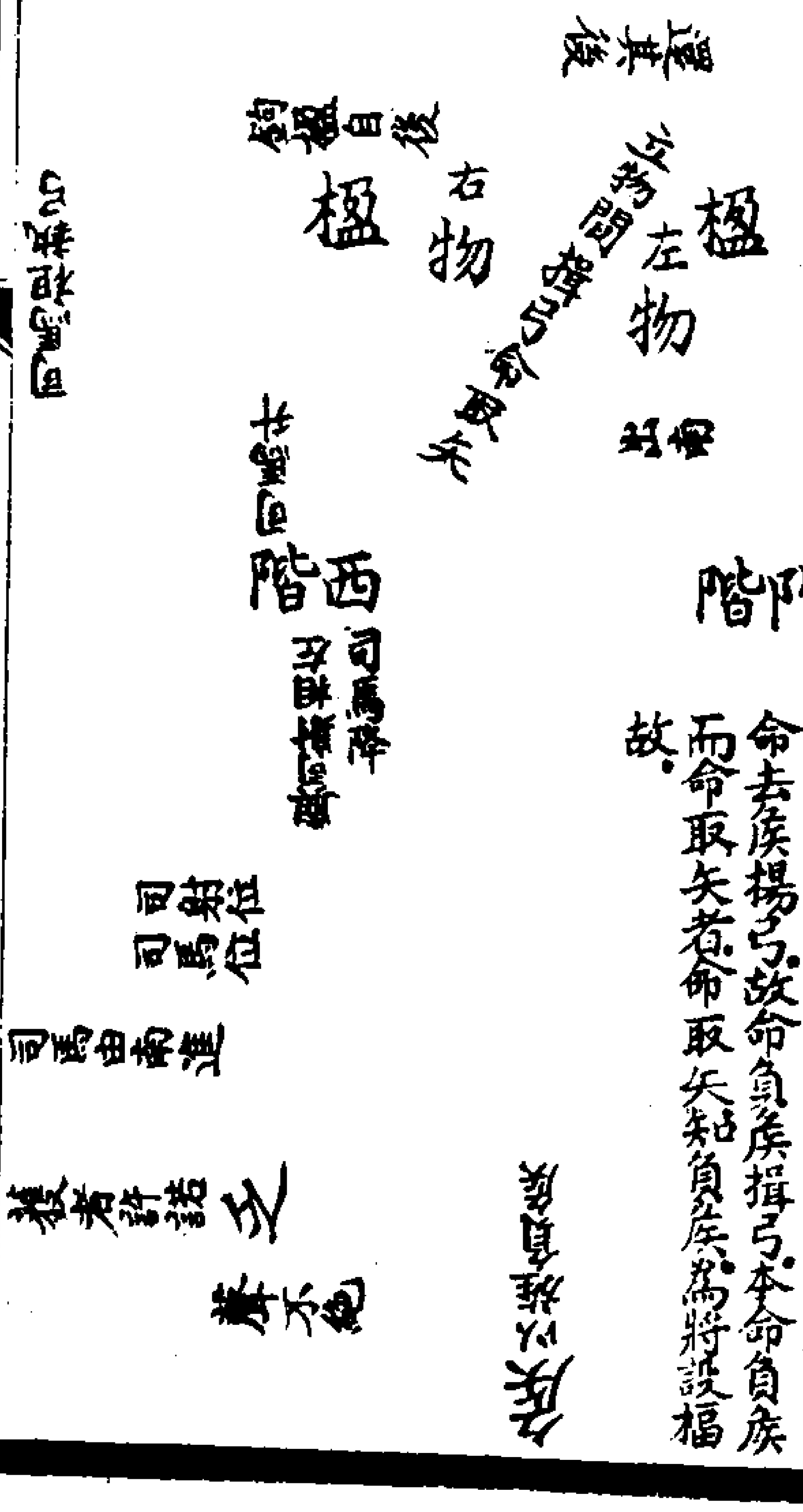
司射誘射，所以道三耦。三耦將繼射，故命讓取弓矢拾，時未設中，立，儗其位，故曰先。豫堂異法，故兼憑鉤內由外升降，即物節之為三耦式，不獲，故不去旌，觶于三耦中否不入算也。倚時旌在侯背，不妨將矢。

三耦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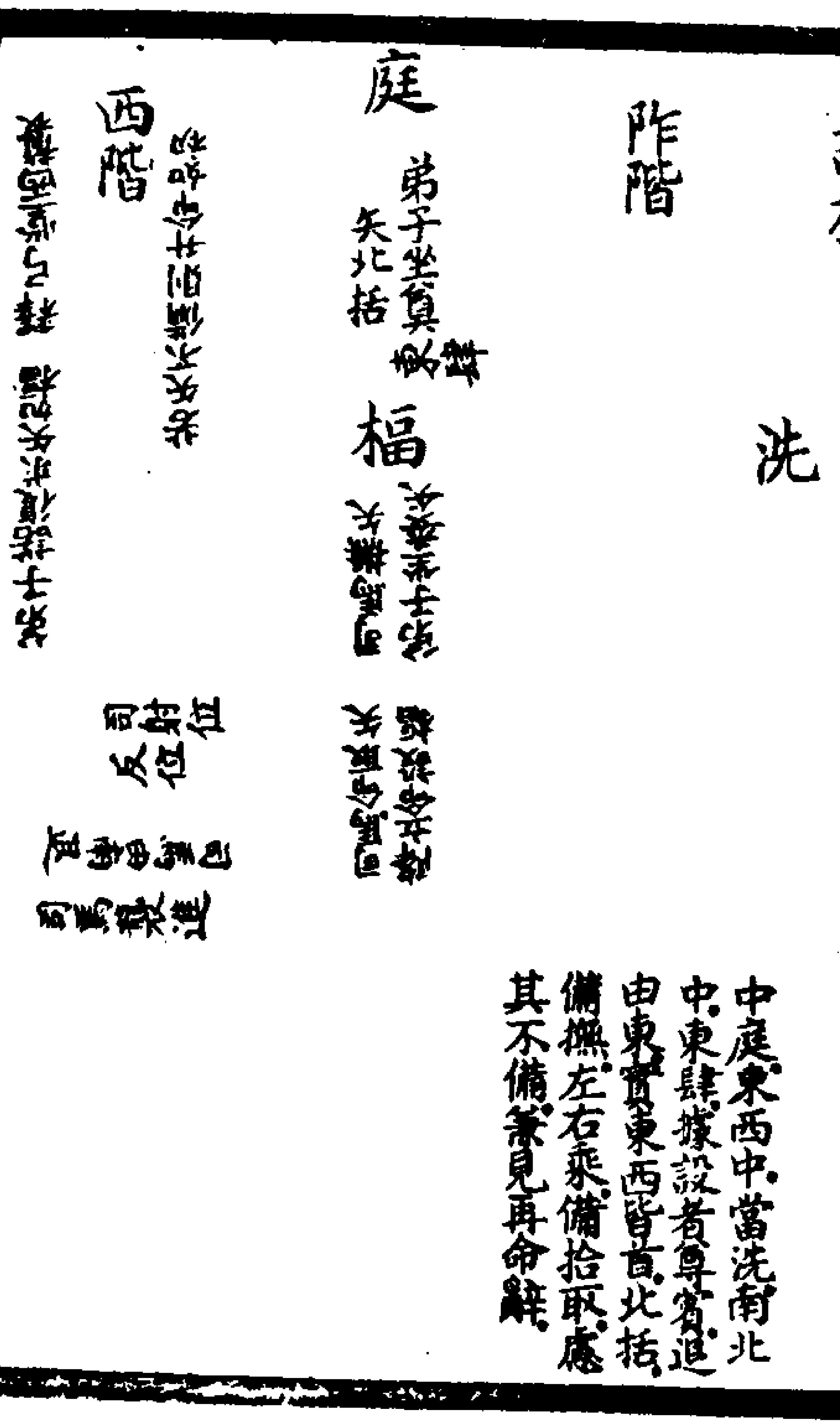
三耦為賓進，皆同誘射法，以司馬命獲者去侯為行矢節，射緩獲急，求獲之與，故司射豫之，誓升降節，三耦從同。

司馬命取矢


極
左
物
極
右
物
阼階
西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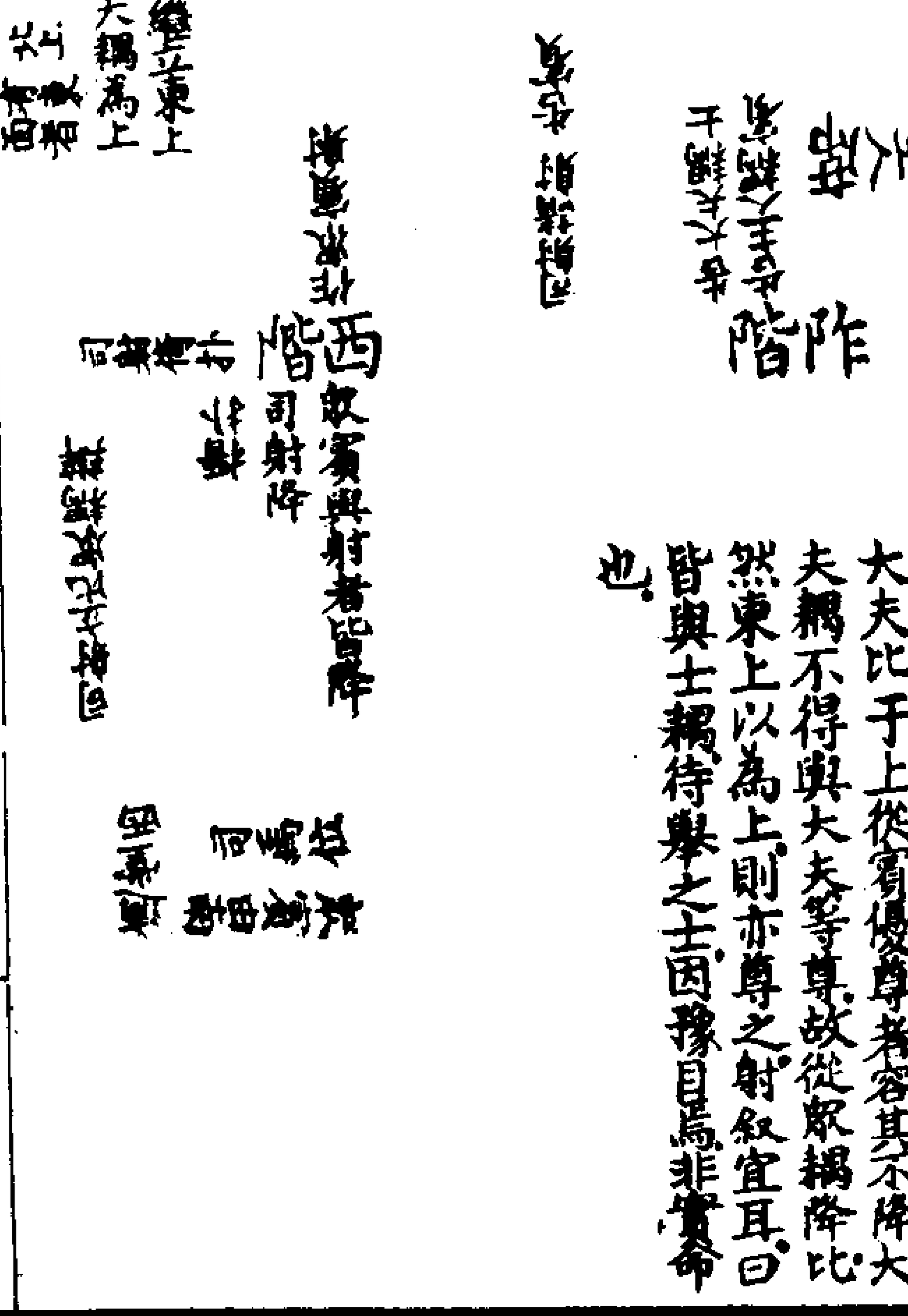
右物北于左尊上射，故司馬鉤楹由後立閒出命。西南面，獲者與弟子在西南，命去侯揚弓，故命負侯揖弓，本命負侯而命取矢者，命取矢知負侯，為將設楅故。

設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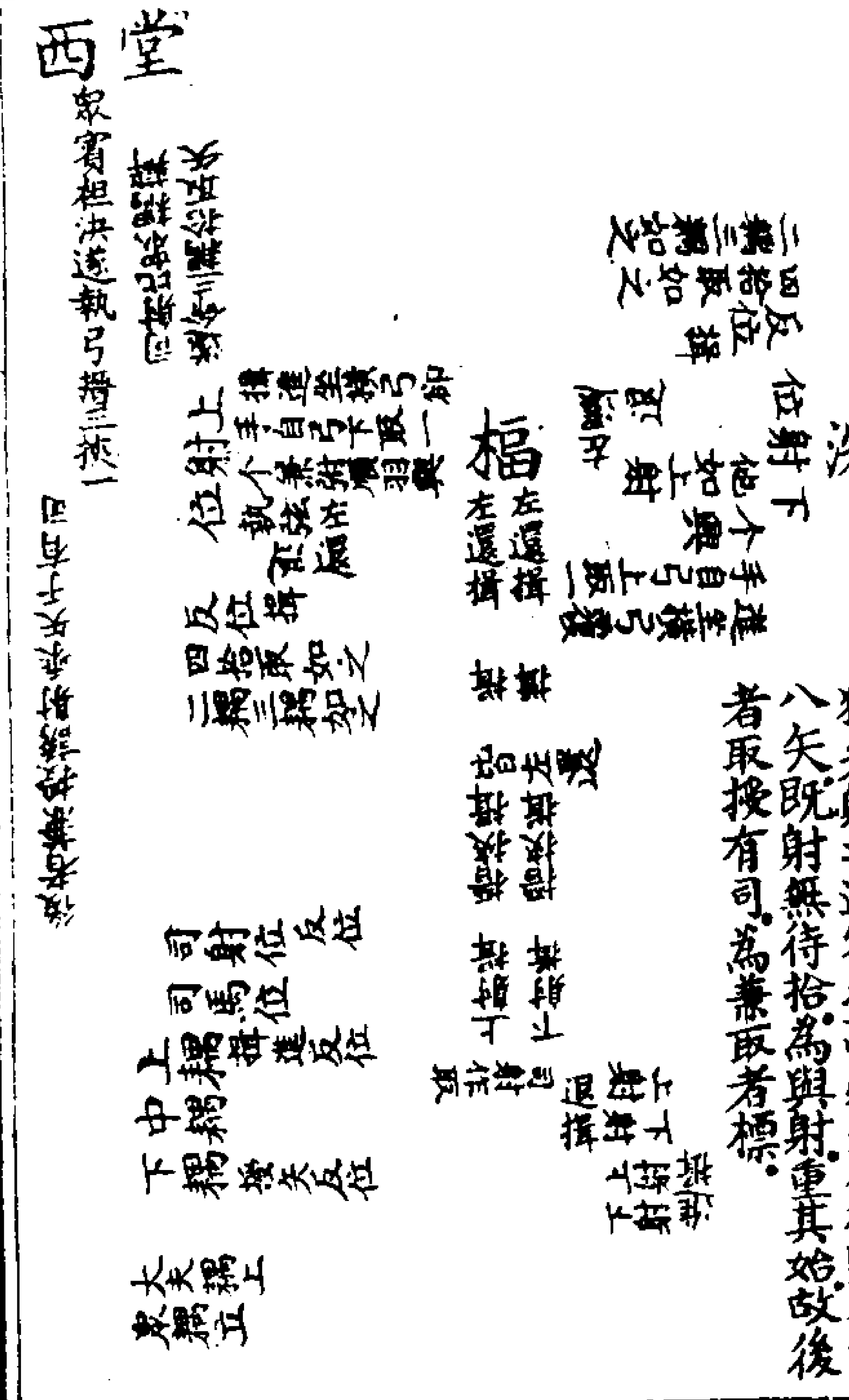
中庭，東西中，當洗南北中，東肆，據設者尊賓，進由東，實東西皆首，北括，備撫左右乘，備拾取，慮其不備，兼見再命辭。

比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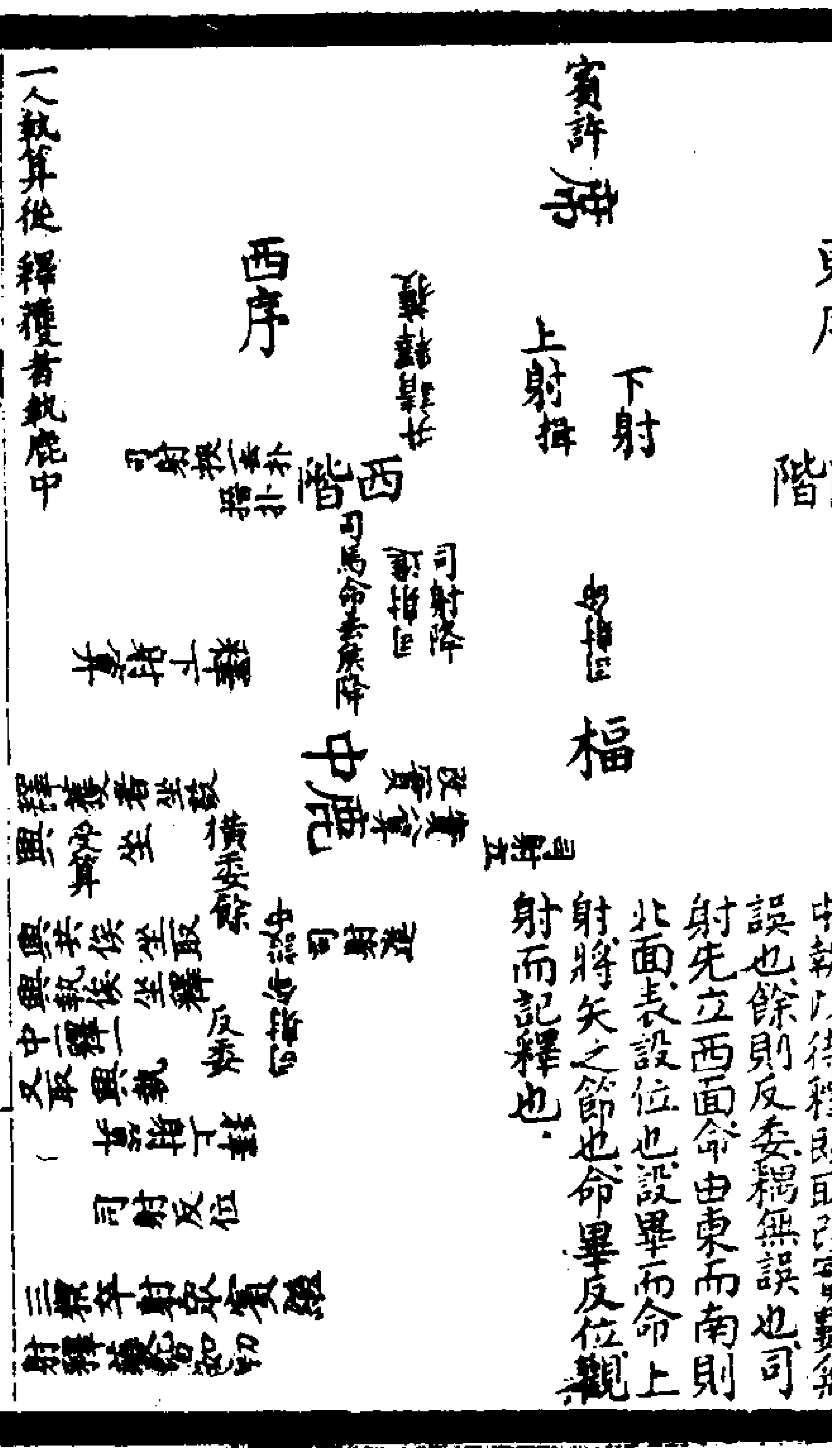
大夫比于上，從賓，優尊者，容其不降。大夫耦不得與大夫等尊，故從衆耦降比，然東上以為上，則亦尊之射。敘宜耳。曰皆與士耦，待舉之士，因豫目焉，非賓命也。

三耦拾取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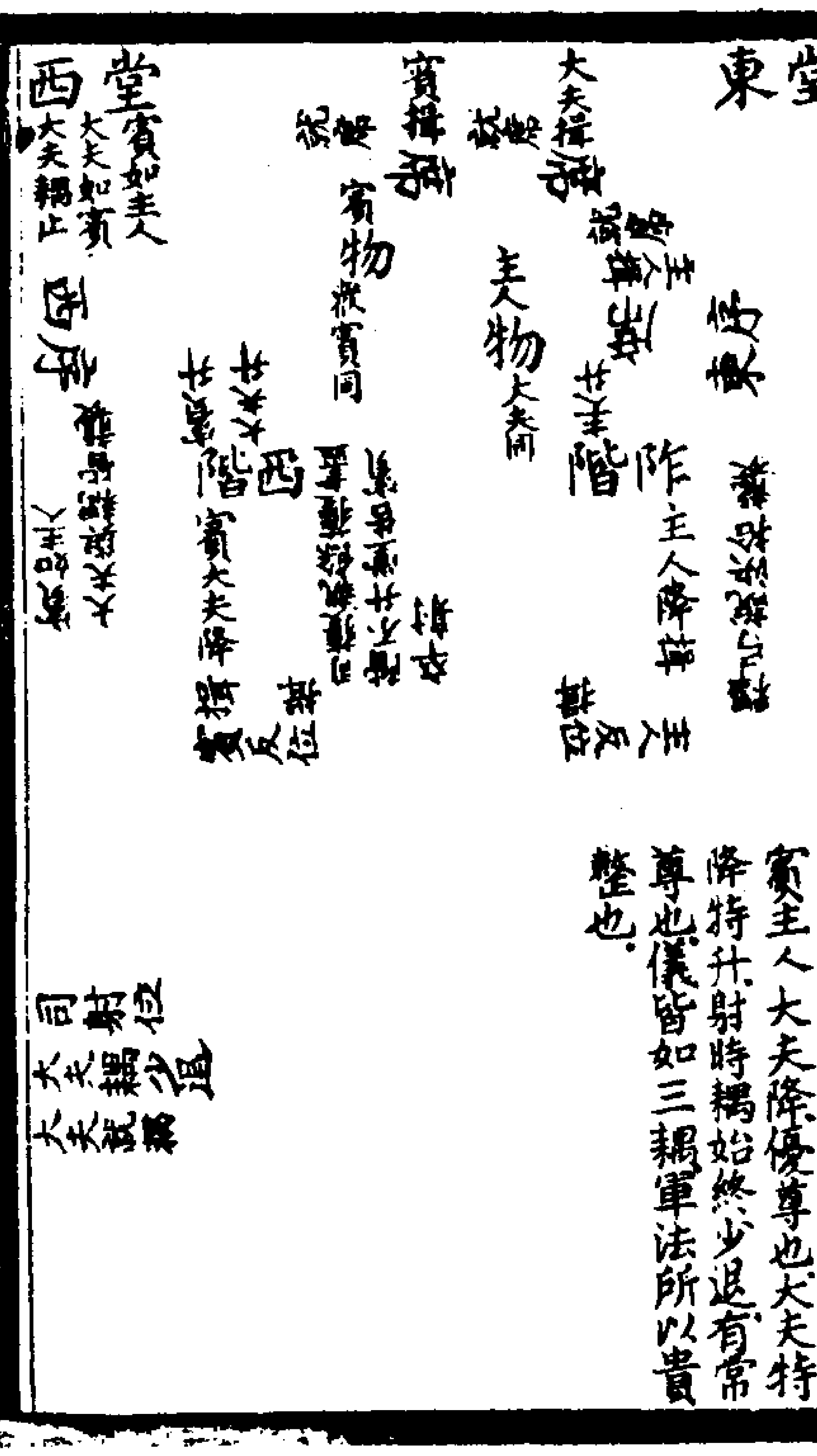
拾取以為文，卻覆以為別，左還以為整。猶先射之道賓也。誘射矢在楅，則二十八矢既射，無待拾，為與射，重其始，故後者取授有司，為兼取者標。

設中釋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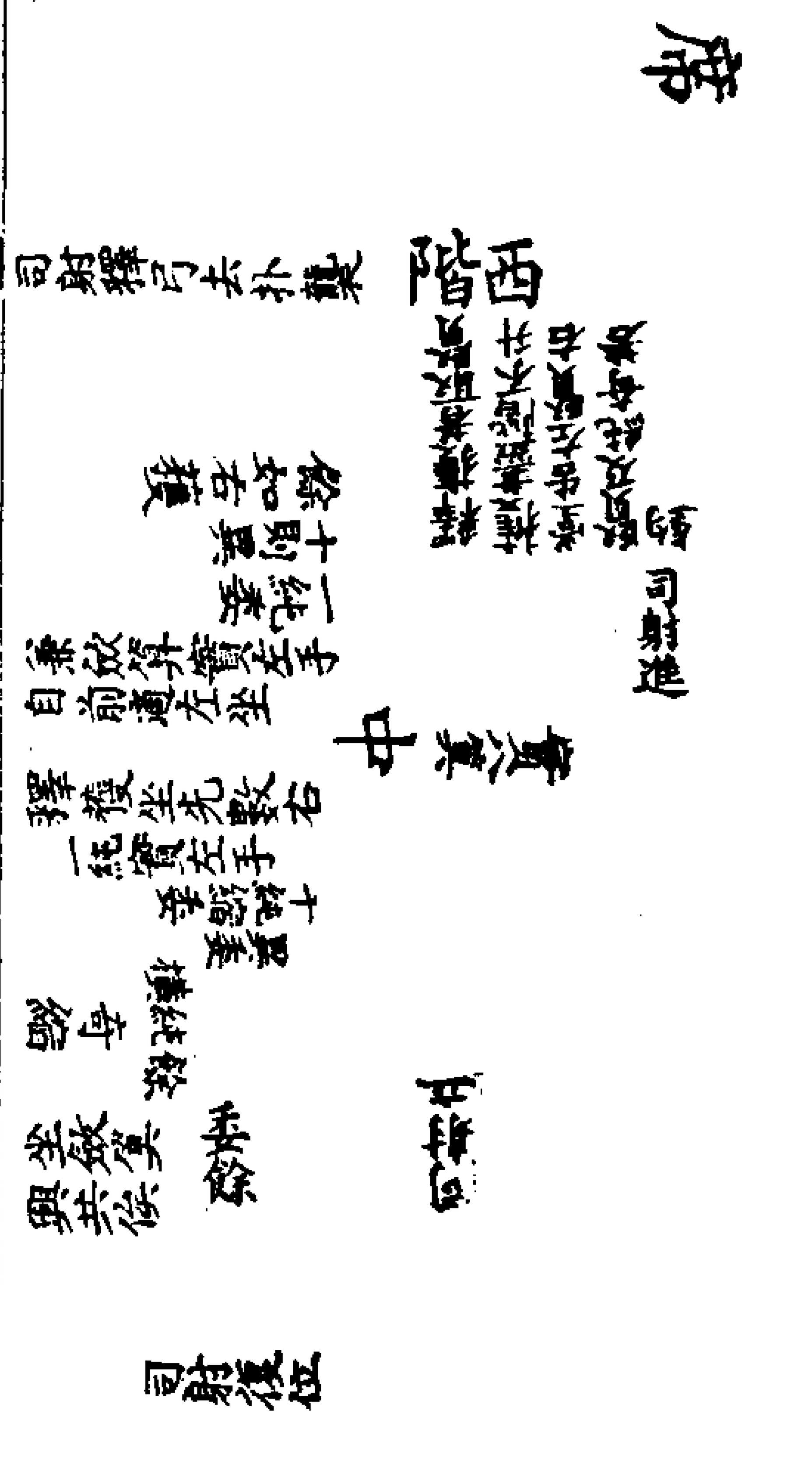
先實八算，為一耦，豫實以表中，執以待釋。既取改實，數無誤也。餘則反委，耦無誤也。司射先立西面，命由東而南，則北面表設位也。設畢而命上射將矢之節也。命畢反位，觀射而記釋也。

賓主人大夫衆賓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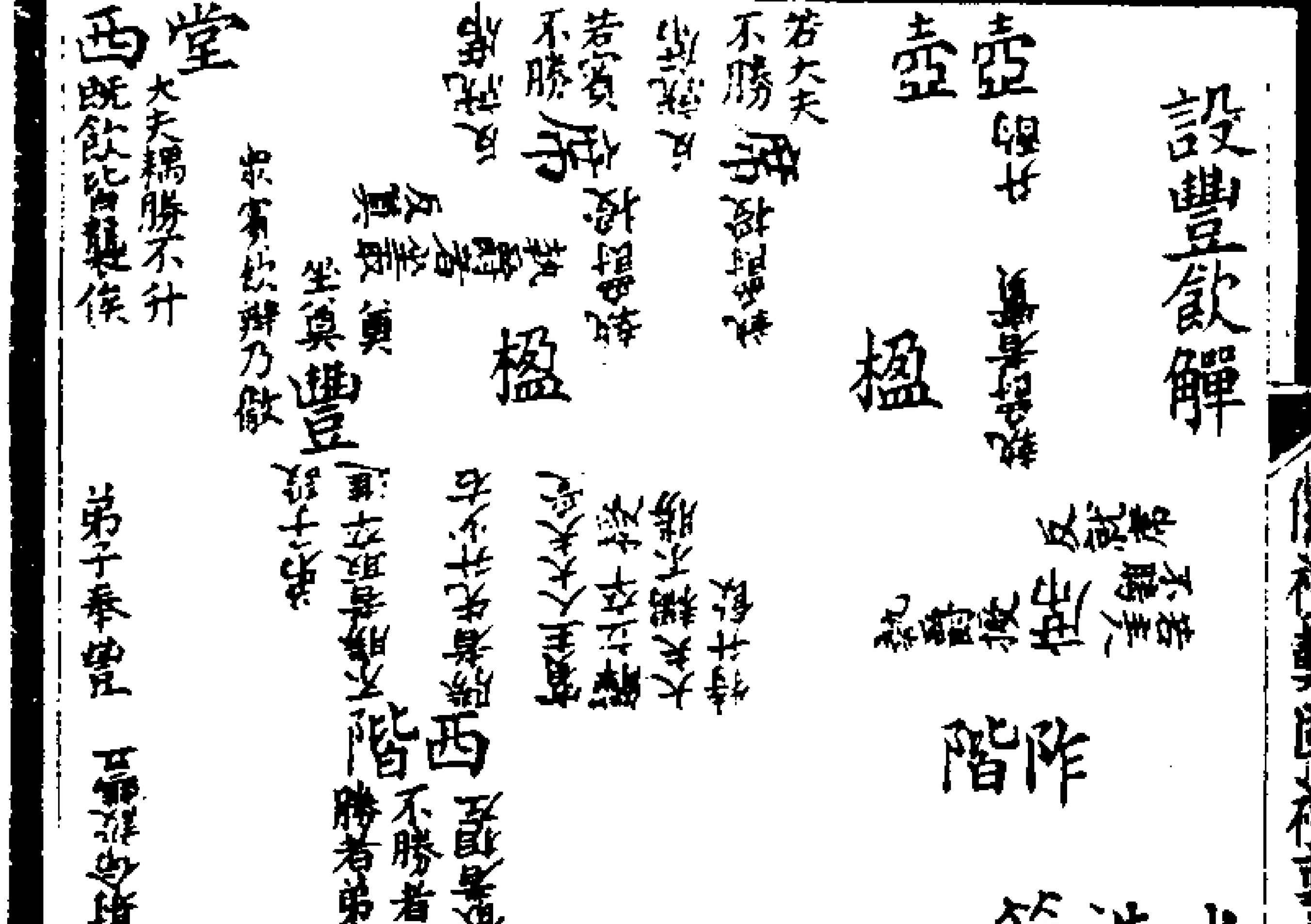
衆賓先降比，故三耦卒射而后賓主人大夫降，優尊也。大夫特降特升，射時耦始終，少退，有常尊也。儀皆如三耦，軍法所以貴整也。

司射視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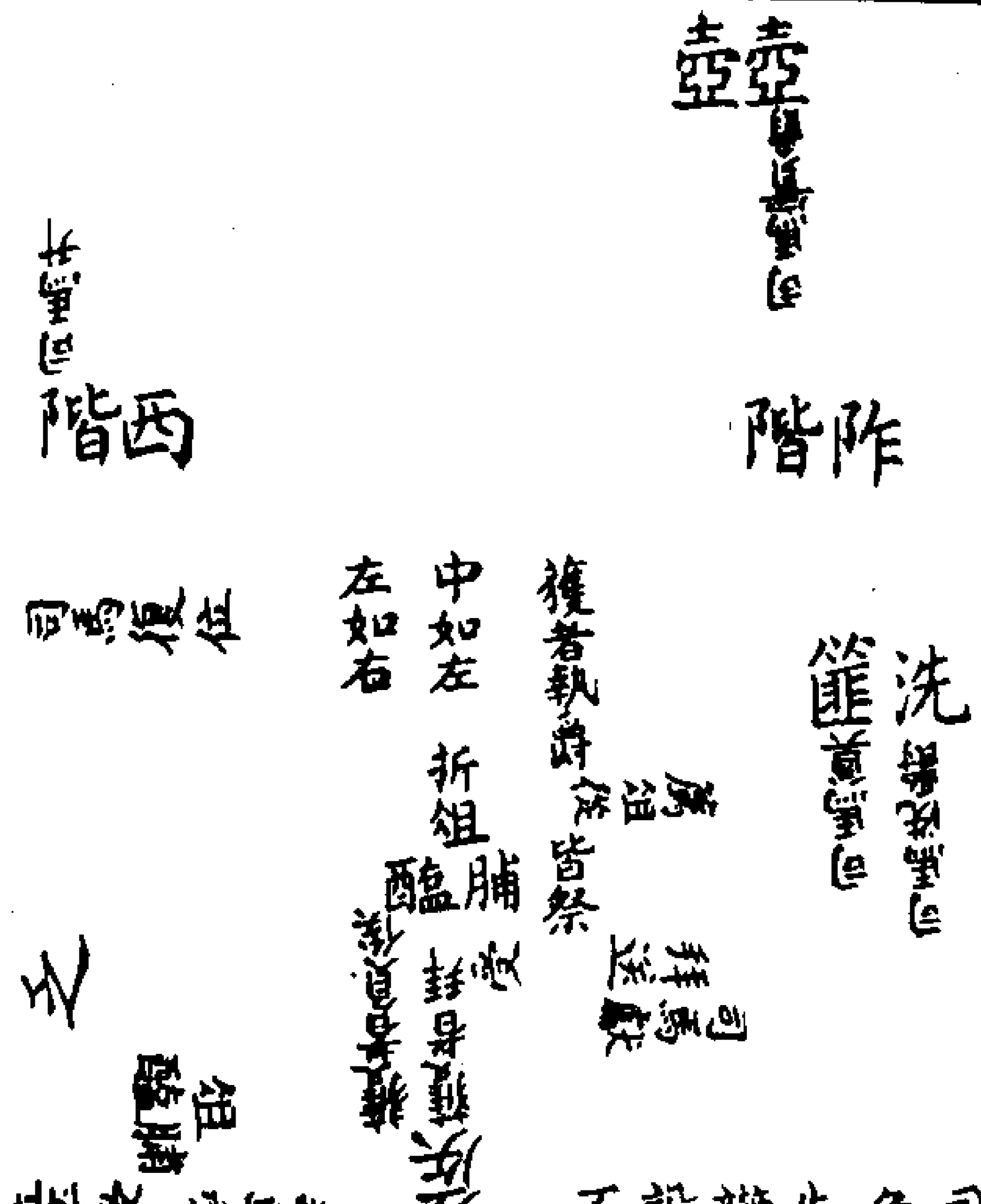
視算非武事故司射襲進由中東不當由釋獲後北面視辟東北為堂上亦當見之數左一純委十則異之不言縮横如右法也

設豐飲觶


壺
棜
席
阼階
水
洗
篚
西階
豐
堂
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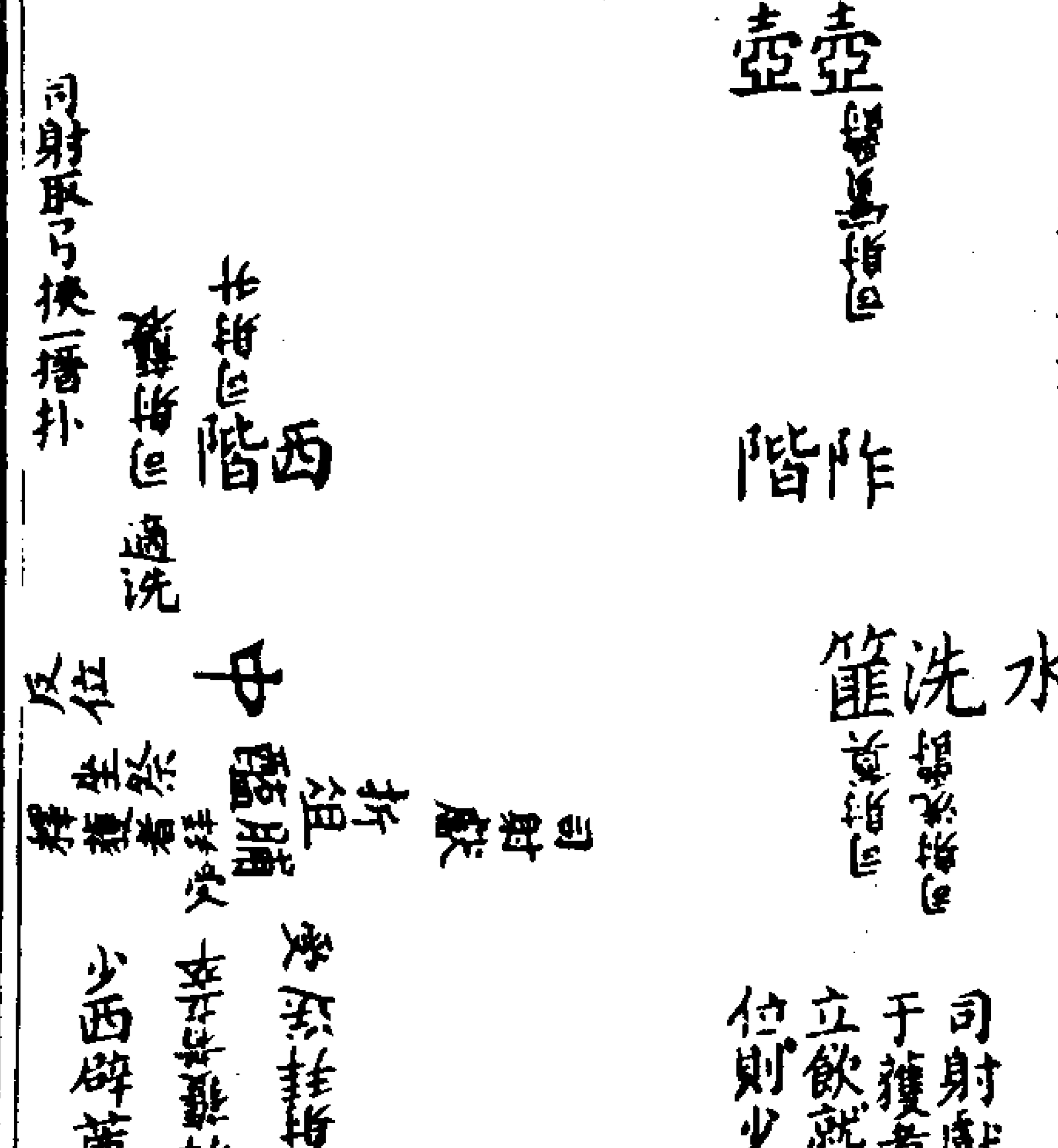
弟子職設則職徹三耦先為儀猶之射勝者弟子酌以發端起賓黨得役弟子執爵則主人弟子耳授于席而就西階卒者鄉豐為位不自異也大夫耦勝不升不勝特升則大夫勝不降賓與主人皆同矣

司馬獻獲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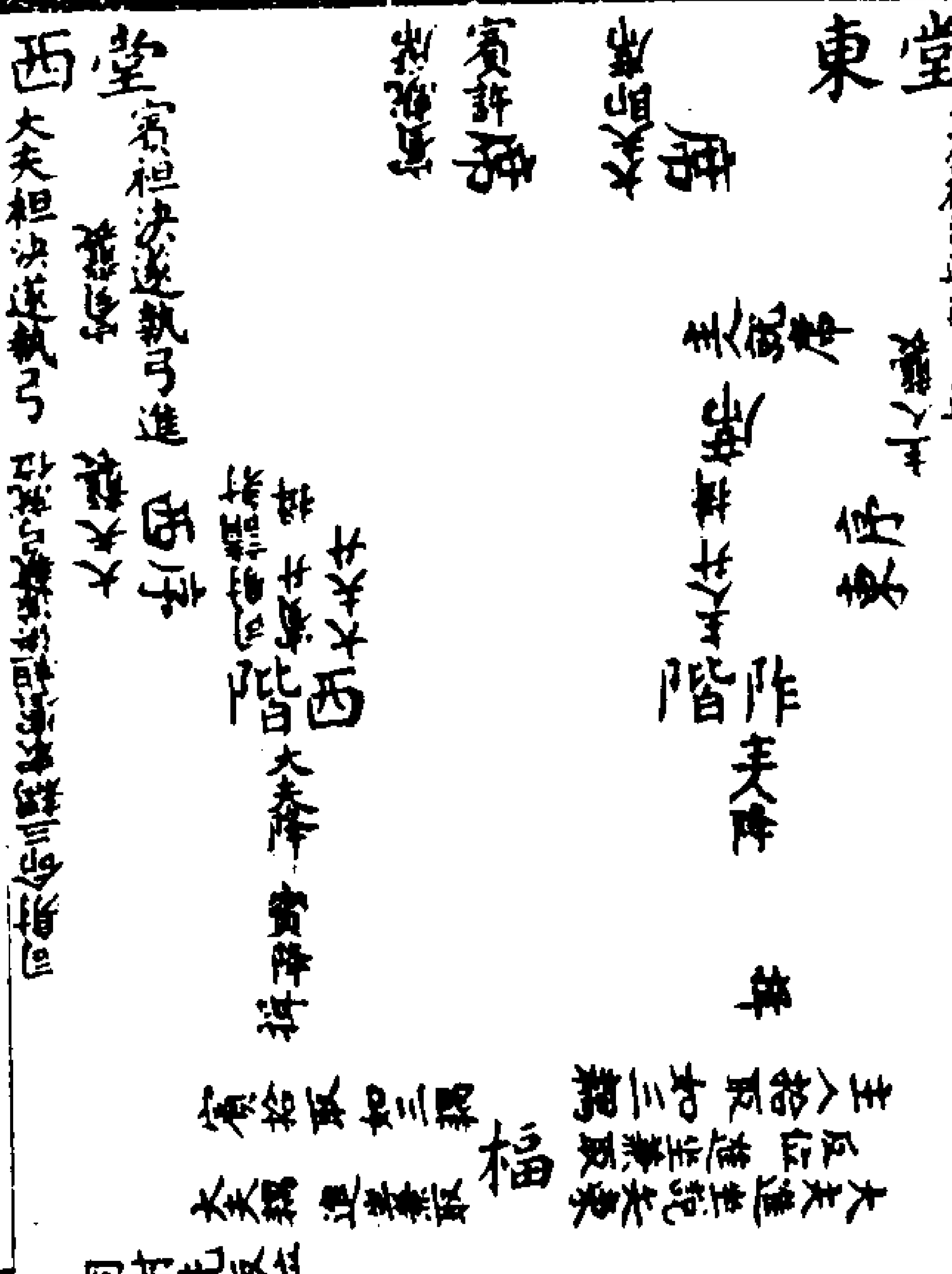
司馬獻獲主命獲獻于侯功在侯左右中皆躬先右先繫不必神所在辯祭之左个西北東面設近乏為位辟設乏南不當入乏少退辟事

司射獻釋獲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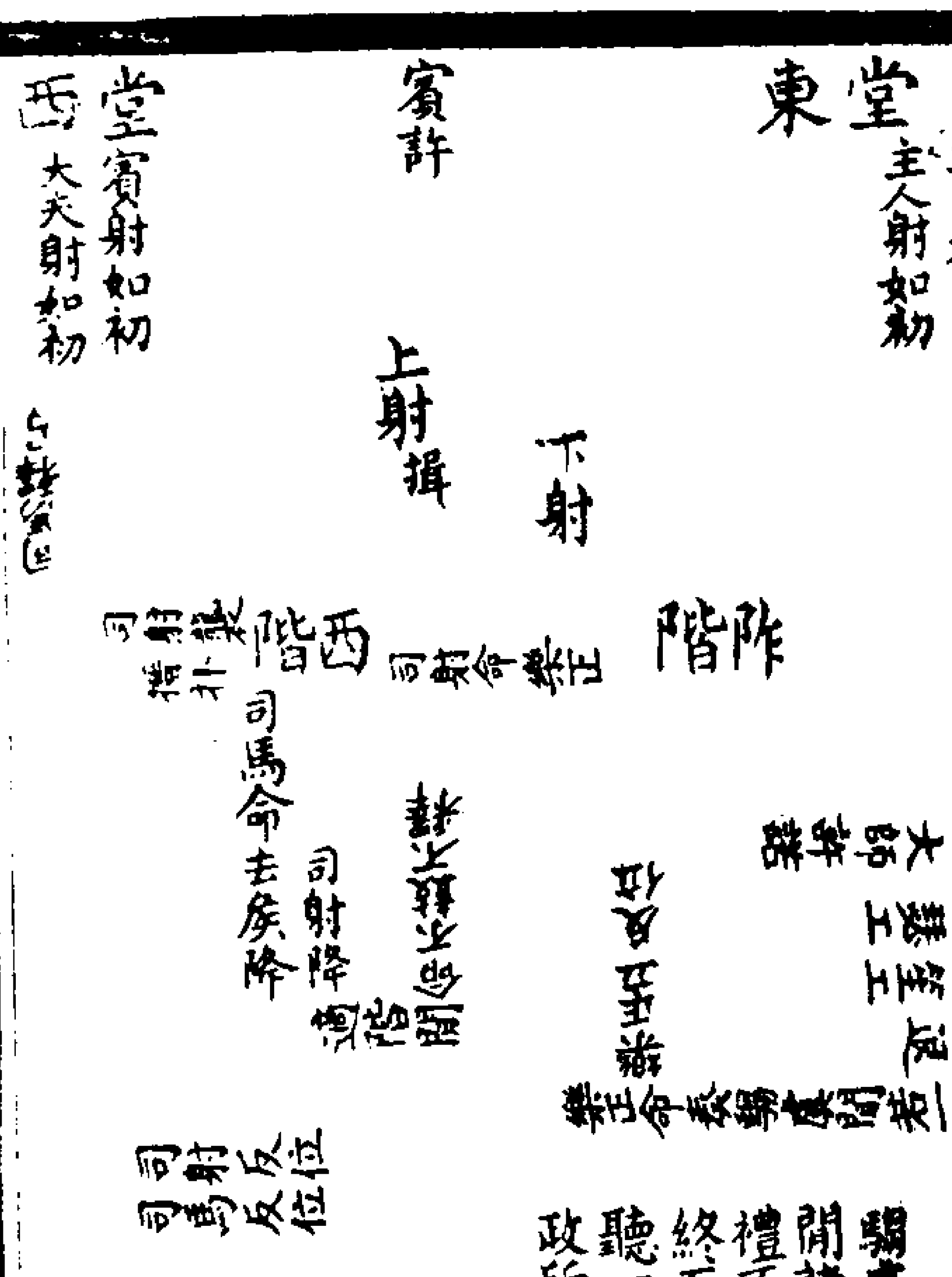
司射獻以主命主視猶司馬之于獲者薦右拜受辟祭位北面立飲就攝主位獻時少南辟釋位則少西辟薦為宜猶獲者意

賓主人大夫衆賓拾取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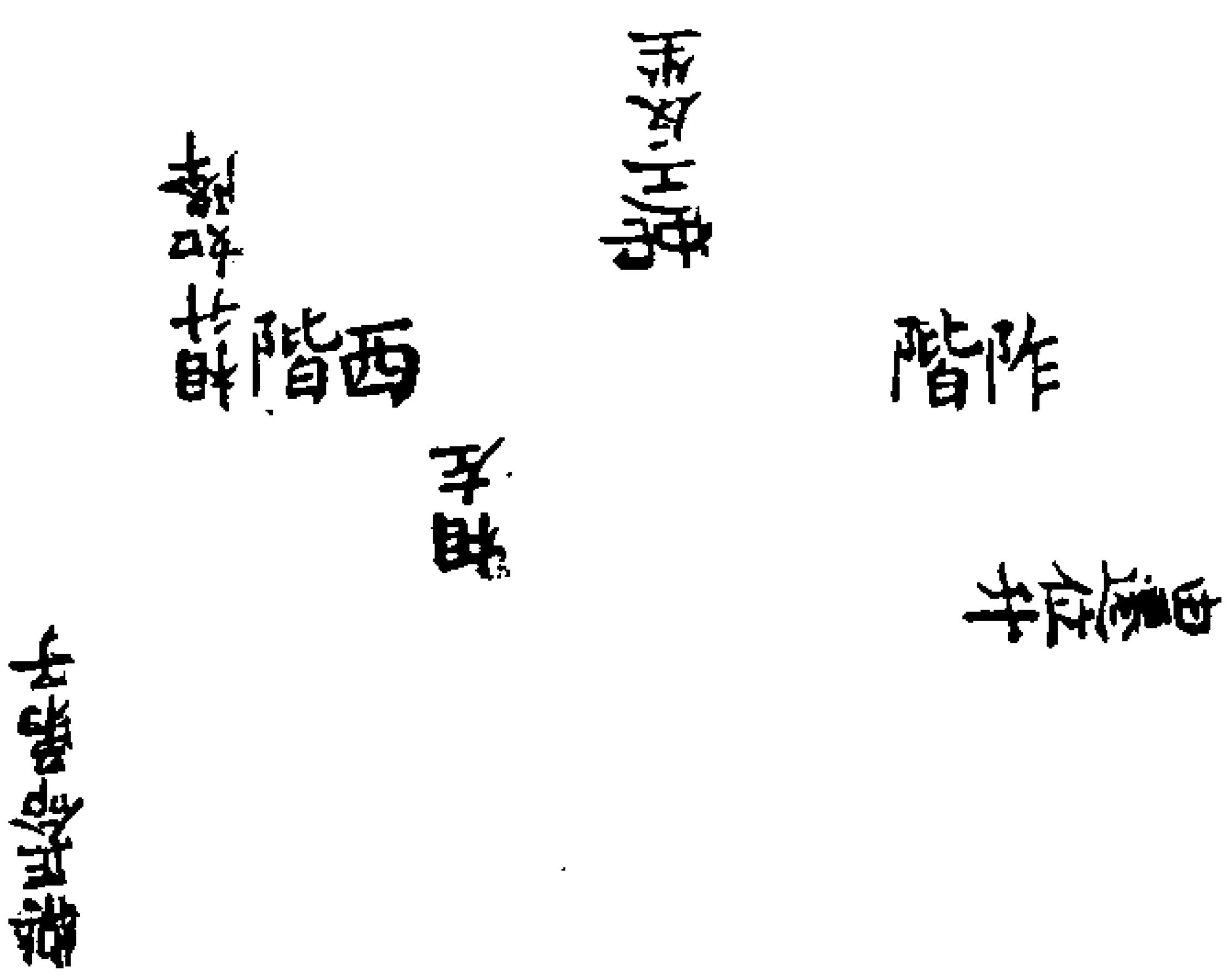
三耦拾取而后賓主人大夫降衆耦受命後已即位三耦南也大夫就耦則進拾取耦反位大夫特升餘耦皆反位如三耦。

樂射



騶虞天子樂節中閒諸侯大夫故士禮不嫌同天子五終而將乘矢猶能聽一終而揖降軍政所以尚暇也。

賛工即位



既徹射器將復飲故樂正命弟子賛工還樂于上云相工如降時亦如降時相在西面位升時相在東面位而居左右手相則同故如之反坐則仍樂矣。

儀禮奭固禮事圖五終

壽櫟廬弟子傅守中
第二子吳銑同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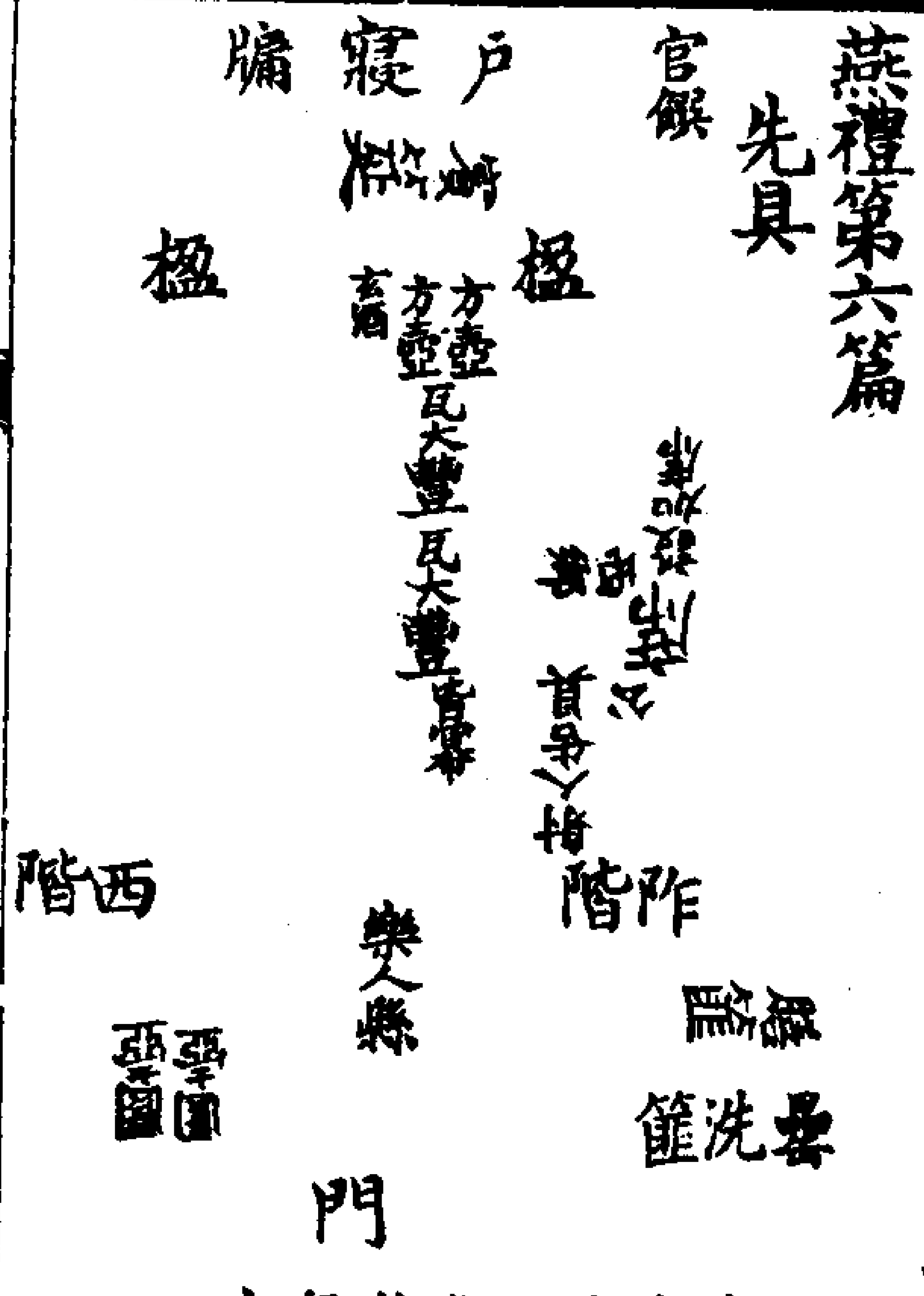
儀禮奭固禮事圖六

壽櫟廬叢書之三

名山吳之英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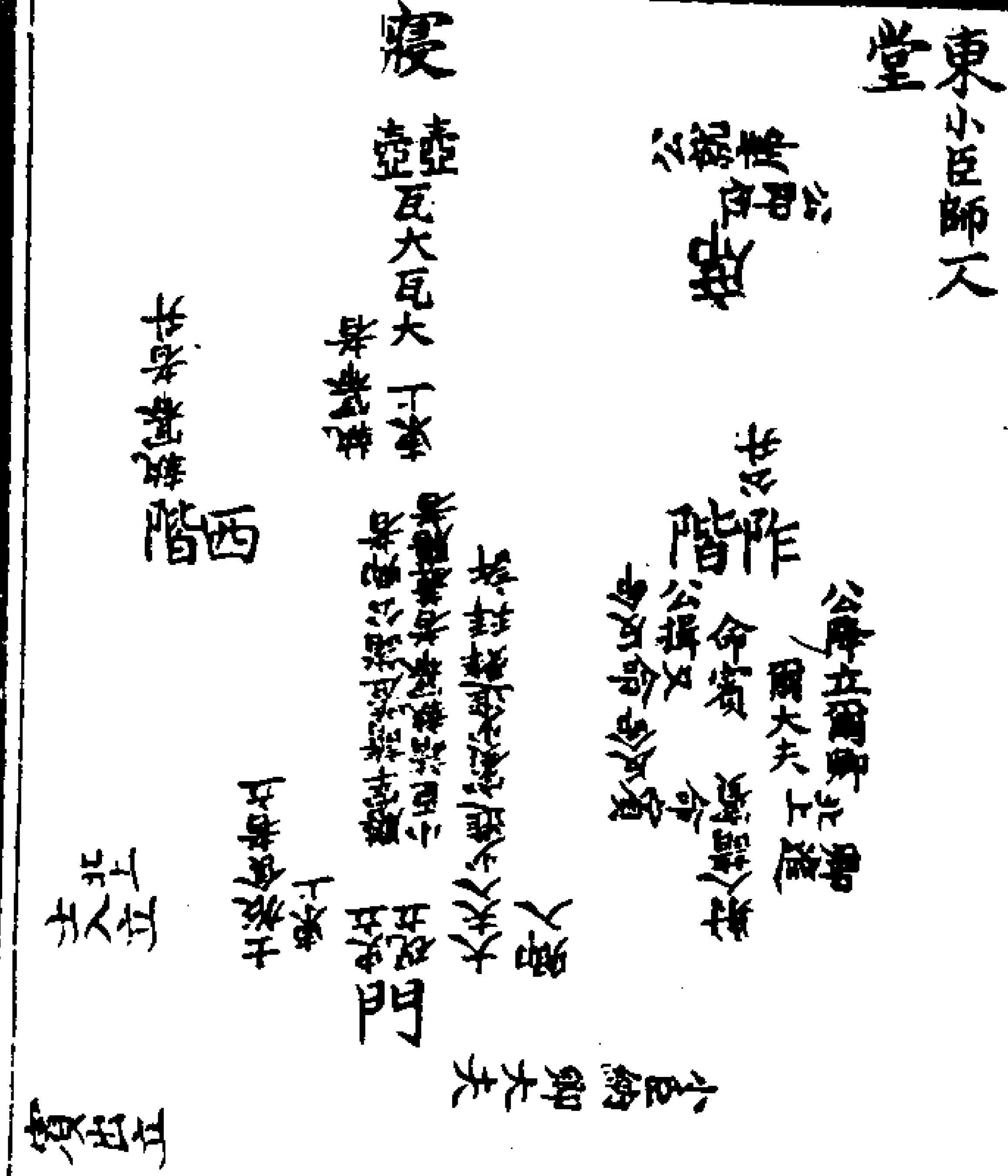
燕禮第六篇

先具


戶
寢
牖
官饌
楹
楹
阼階
西階
罍
洗
篚
樂人縣
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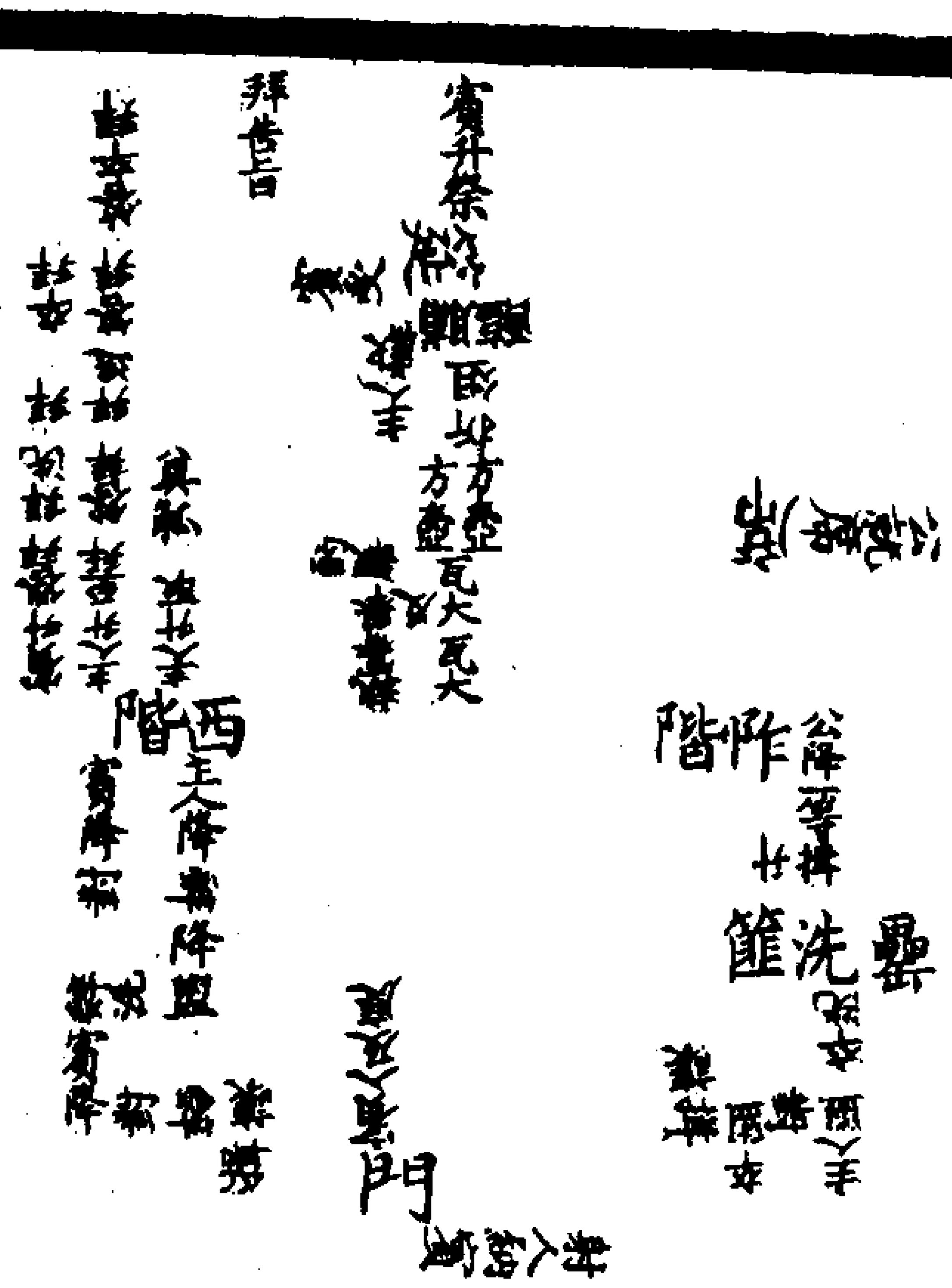
官饌有膳有俎有羞通目寢東東房與東堂皆可具膳以外俎與羞皆外雍事故不目東房人衆則膳可房故亦不目東堂

納賓命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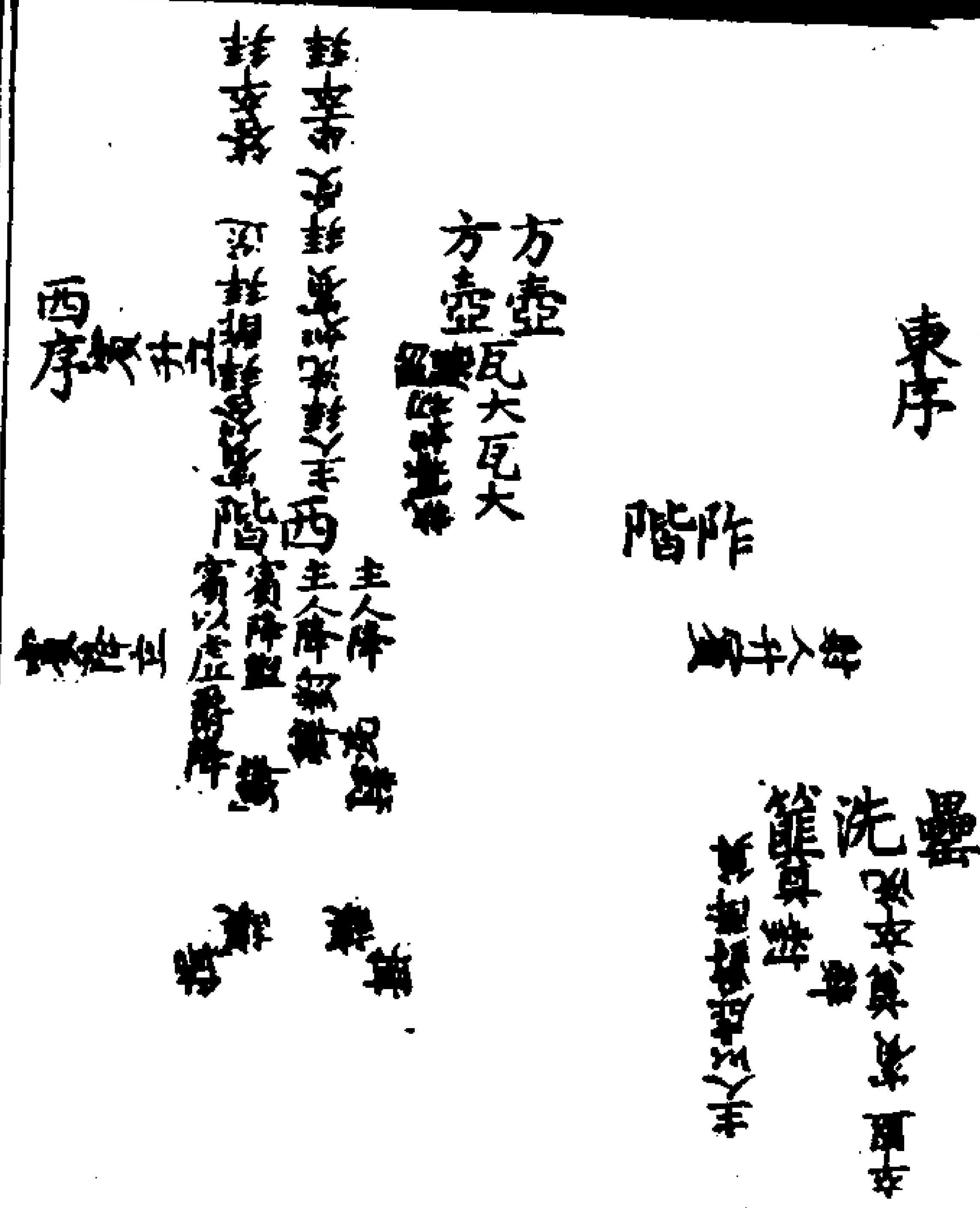
卿已西面北上而言賓少進禮辨知命賓在大夫位中燕爲賓實燕臣不直名燕臣而假之賓名臣罔非賓聖人懼君人者忘敬德而自亢也于燕私必尤甚因示禮意焉朝廟可知也

主人代公獻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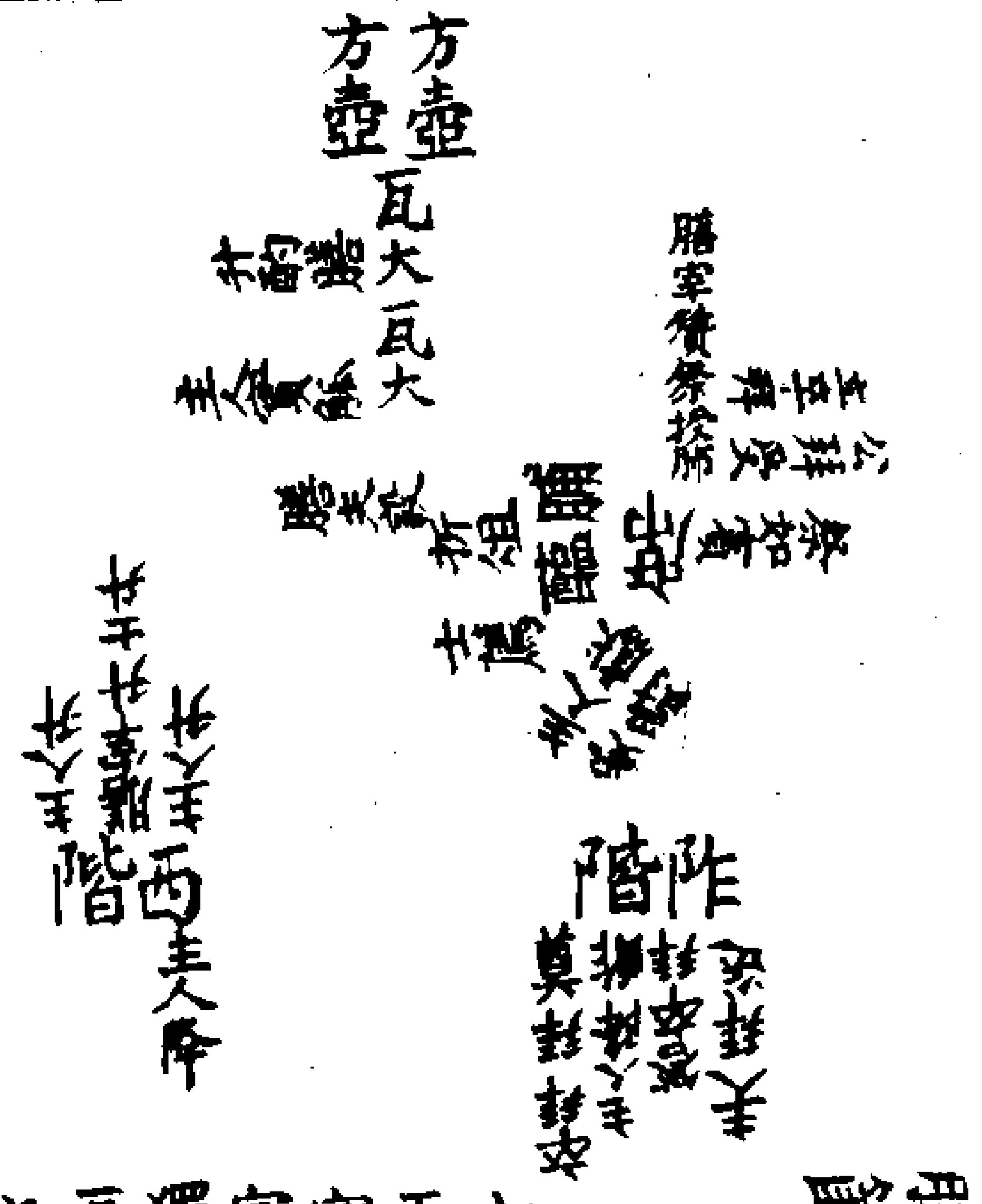
燕臣以不敵不自主宰夫爲主不命宰之代主有常職事勢然禮例然也獻與賓同階公享阼臣皆賓也賓爲苟敵無此賓後優所愛不使與禮今亦得有代也獻皆如鄉飲鄉射雖代禮皆不敢有所略也

賓酢主人


東序
阼階
方壺
方壺
西階
西序
罍
洗
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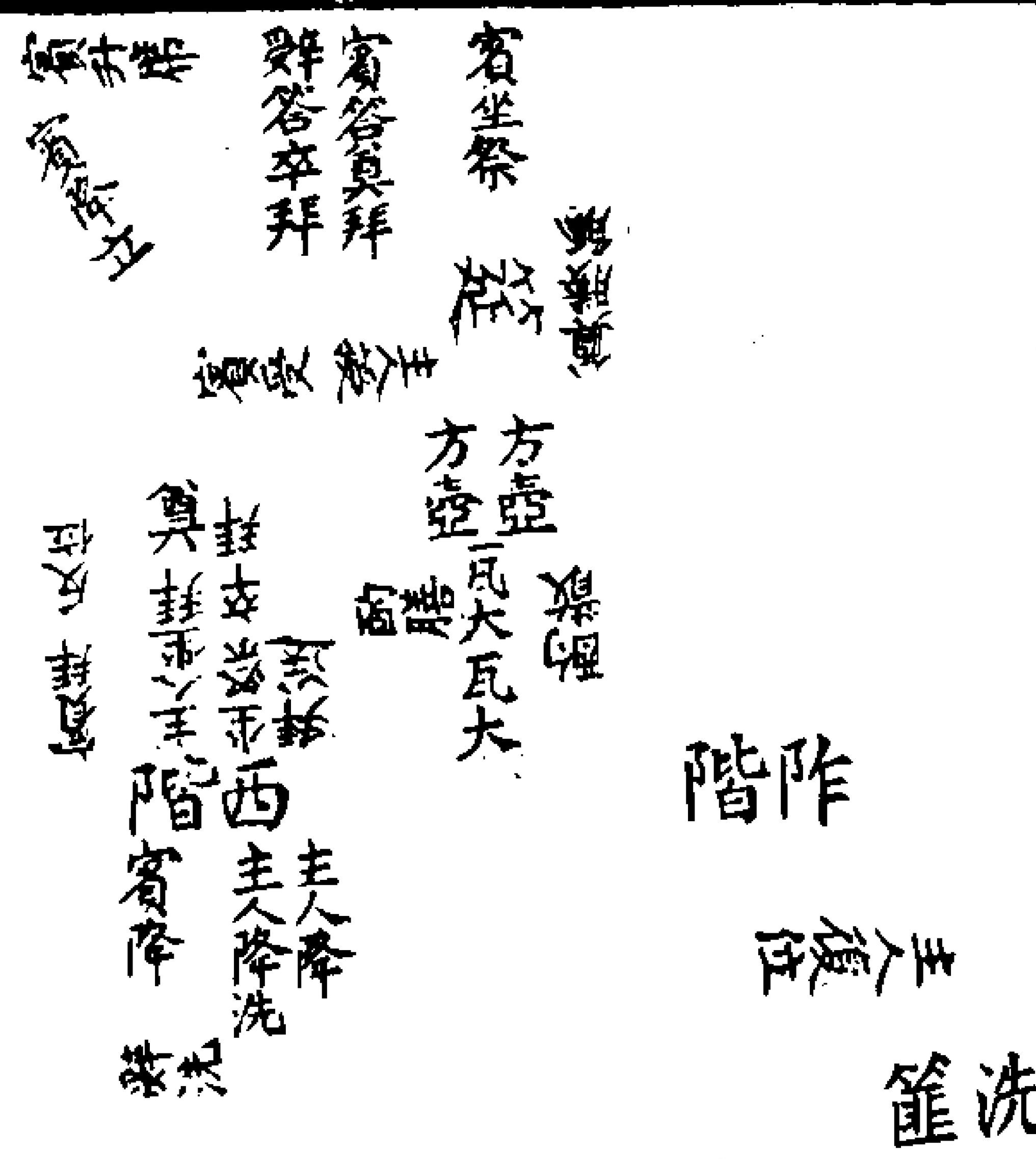
賓就本階左位酢爲主人獻不異階酌膳所以報膳獻也升降備禮不敢卑主人不屬位在洗北西面非賓敵禮地亦嫌正主四所不皆以代主降賓降亦爲辟禮射人升賓爲苟敬升以命

主人獻公自酢


方壺
方壺
瓦大
瓦大
阼階
西階
主人降
罍
洗
篚
膳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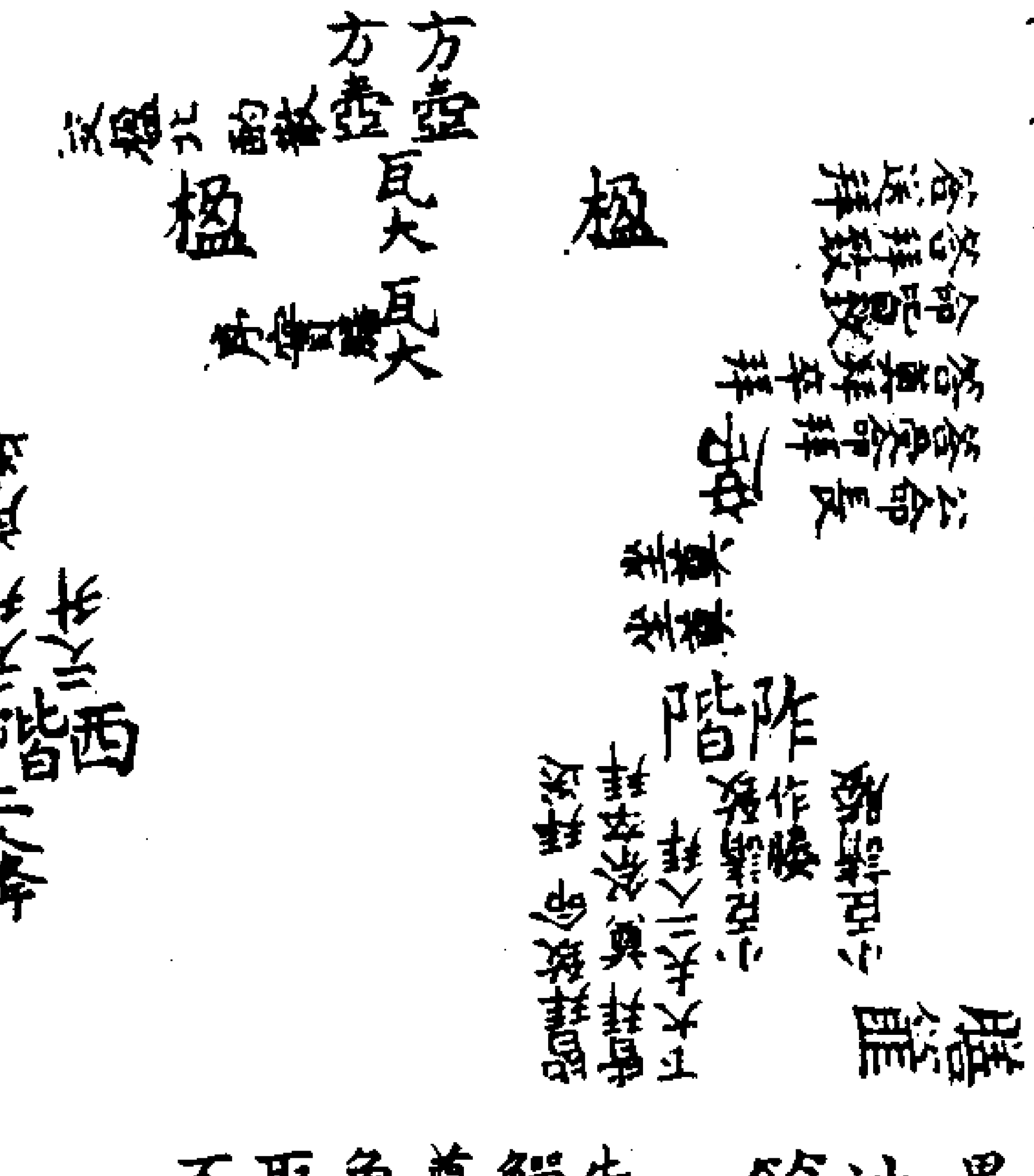
賓酢禮成公當得獻取象觚于膳篚更爵于南篚俾更爵賓更觚仍獻觚俾爵爵之其實賓與公皆用觚主人不得獨爵凡酌膳皆酌北瓦大南瓦大專以酌公尊時南上故也酌散皆于東方壺玄酒在西故也

主人媵觚于賓


方壺
方壺
瓦大瓦大
阼階
西階
主人降
主人降洗
賓降
罍
洗
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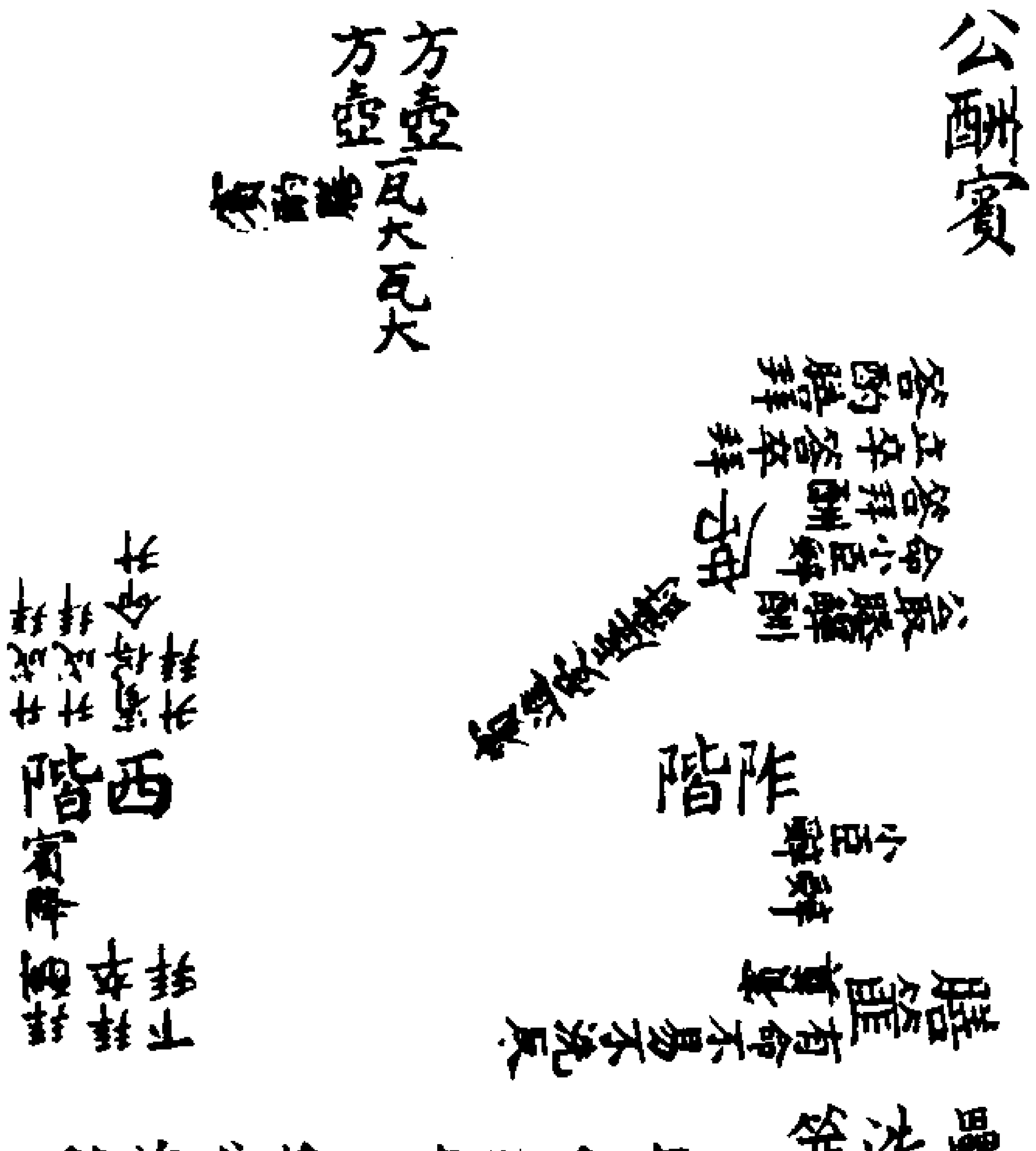
主人酌散賓當由序進筵末立本未升筵其實禮事得升以公獻故仍曰降筵北面答拜其後受爵筵前反位升席祭酒坐奠又與獻時同階媵爵不宜再降纔受常酬為之儀主人自飲時賓辭者辭其飲散也鄭玄以為辟其代君行酒不立飲夫媵爵何以當立飲況欲減人敬以佚己乎

公命二大夫媵爵皆致


方壺
方壺
瓦大
瓦大
楹
楹
阼階
西階
膳篚
罍
洗
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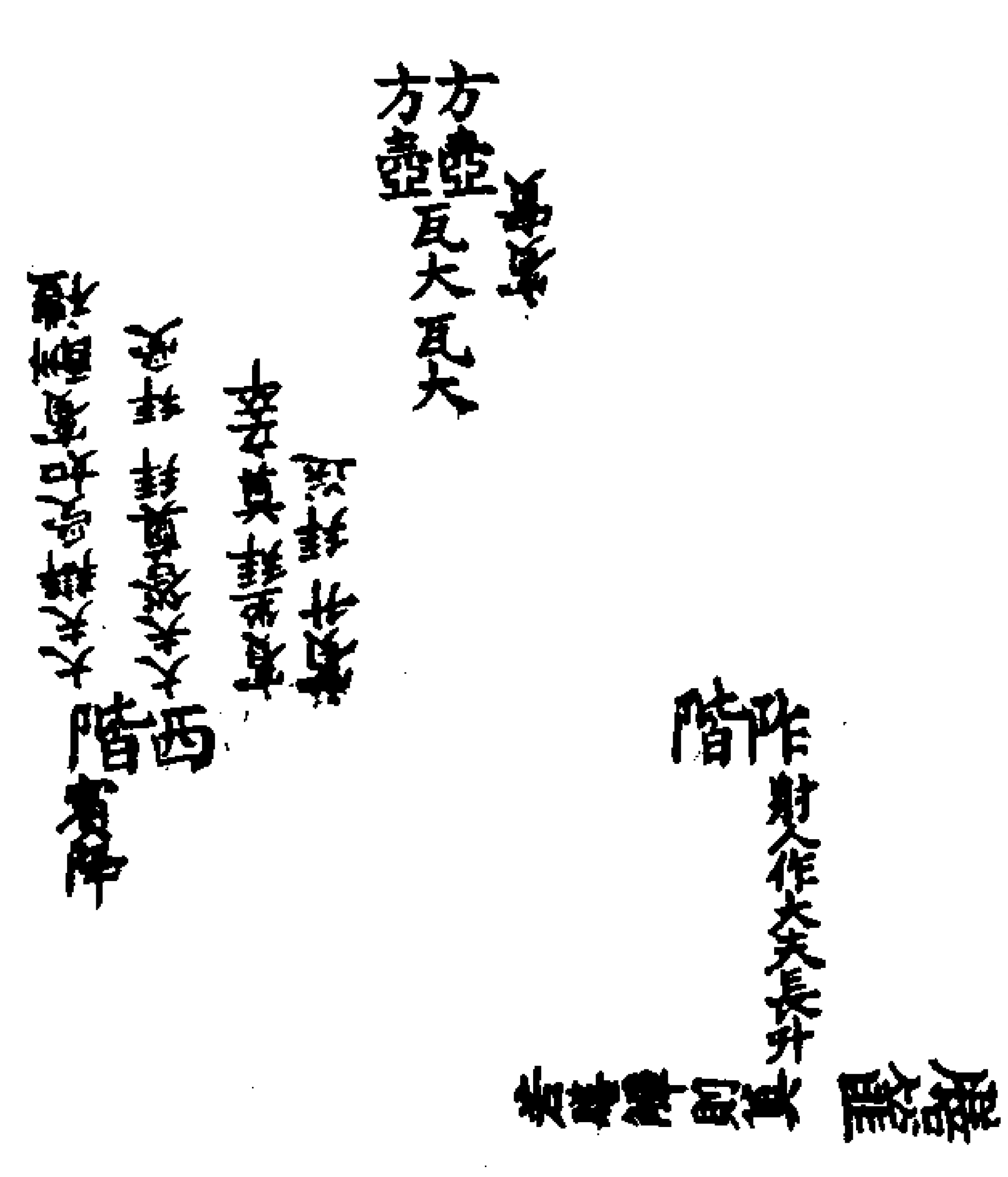
先洗角觶將自飲後洗象觶將進公命皆致奠篚謂奠角觶于南篚沒序進取象觶于膳篚文即以奠起取北篚不得奠散觶南篚不得實膳觶也

公酬賓


方壺
方壺
瓦大瓦大
阼階
西階
賓降
膳篚
罍
洗
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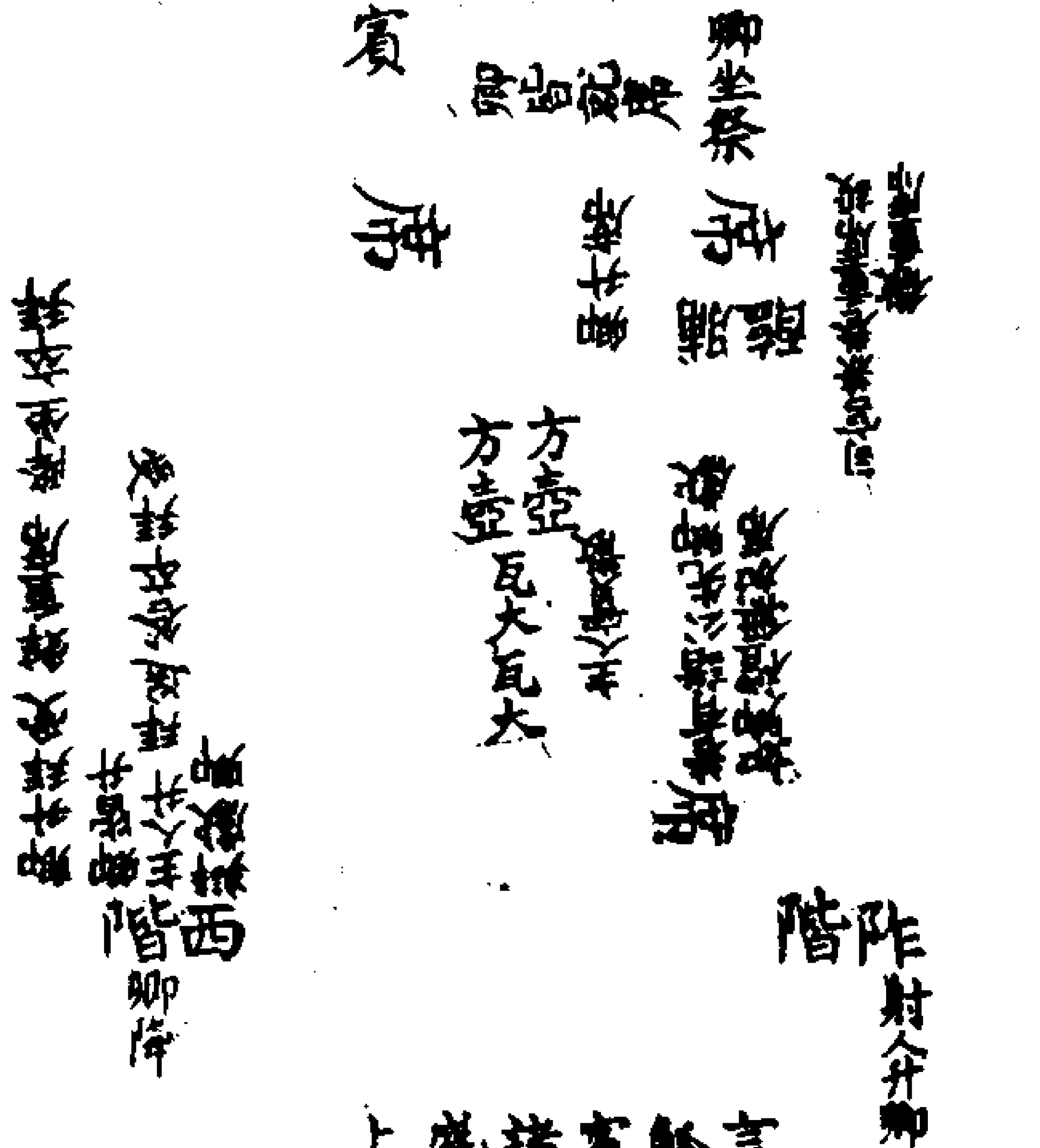
有命不易優公賓必命名為酬賓不容自飲膳而賓飲散賓降適洗而后有命節故曰反升酌膳觶則膳尊可知凡賓降皆未成拜正名曰再拜稽首題經禮也加恩故辭升成拜則栗階

賓旅大夫


方壺
方壺
瓦大
瓦大
西階
阼階
膳篚
罍
洗
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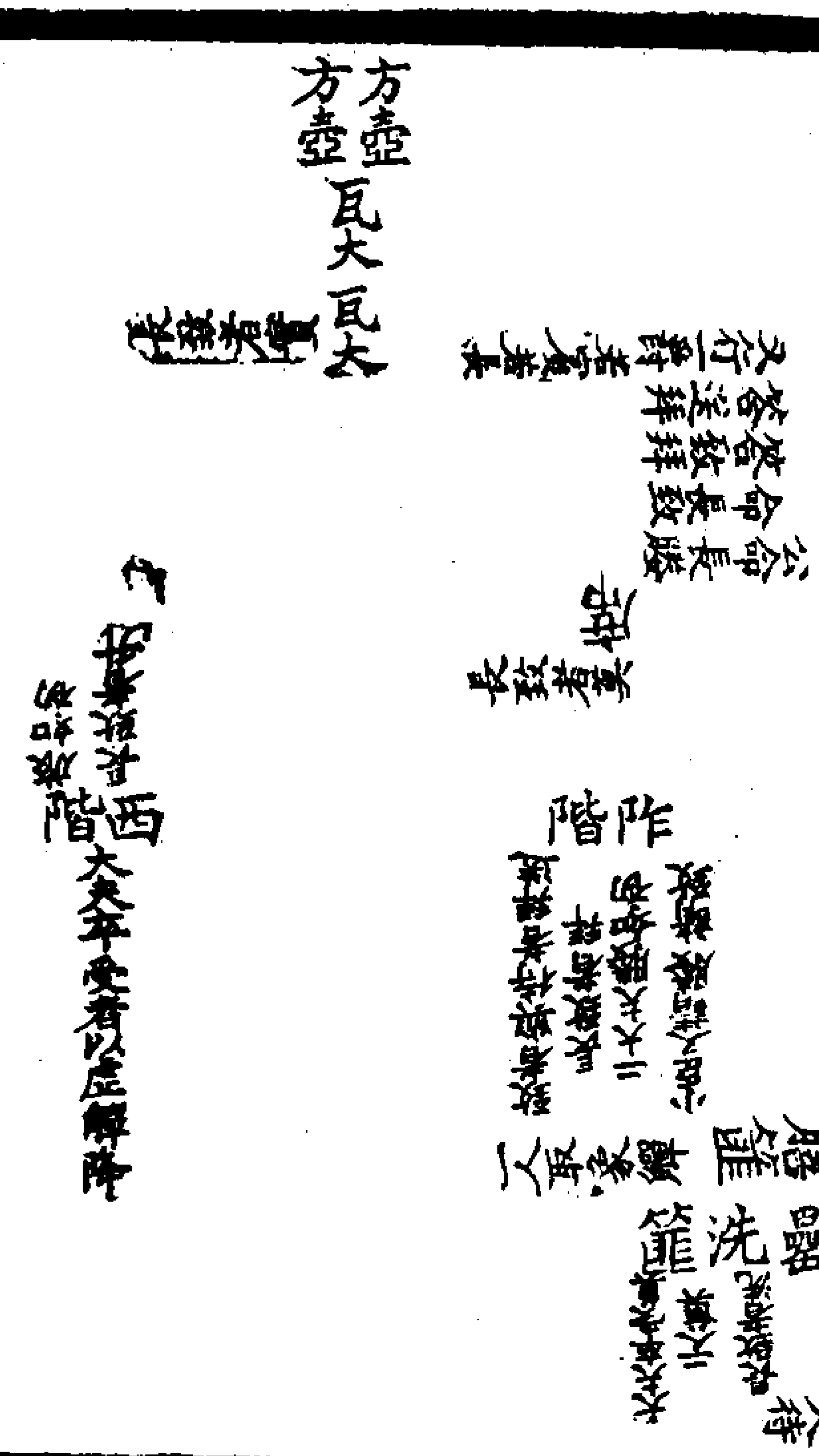
公為賓行酬尊賓異其節言若膳觶則更實無不更也卿未得獻不與酬尊卿然已為公厭射人作大夫長升所以別卿

主人獻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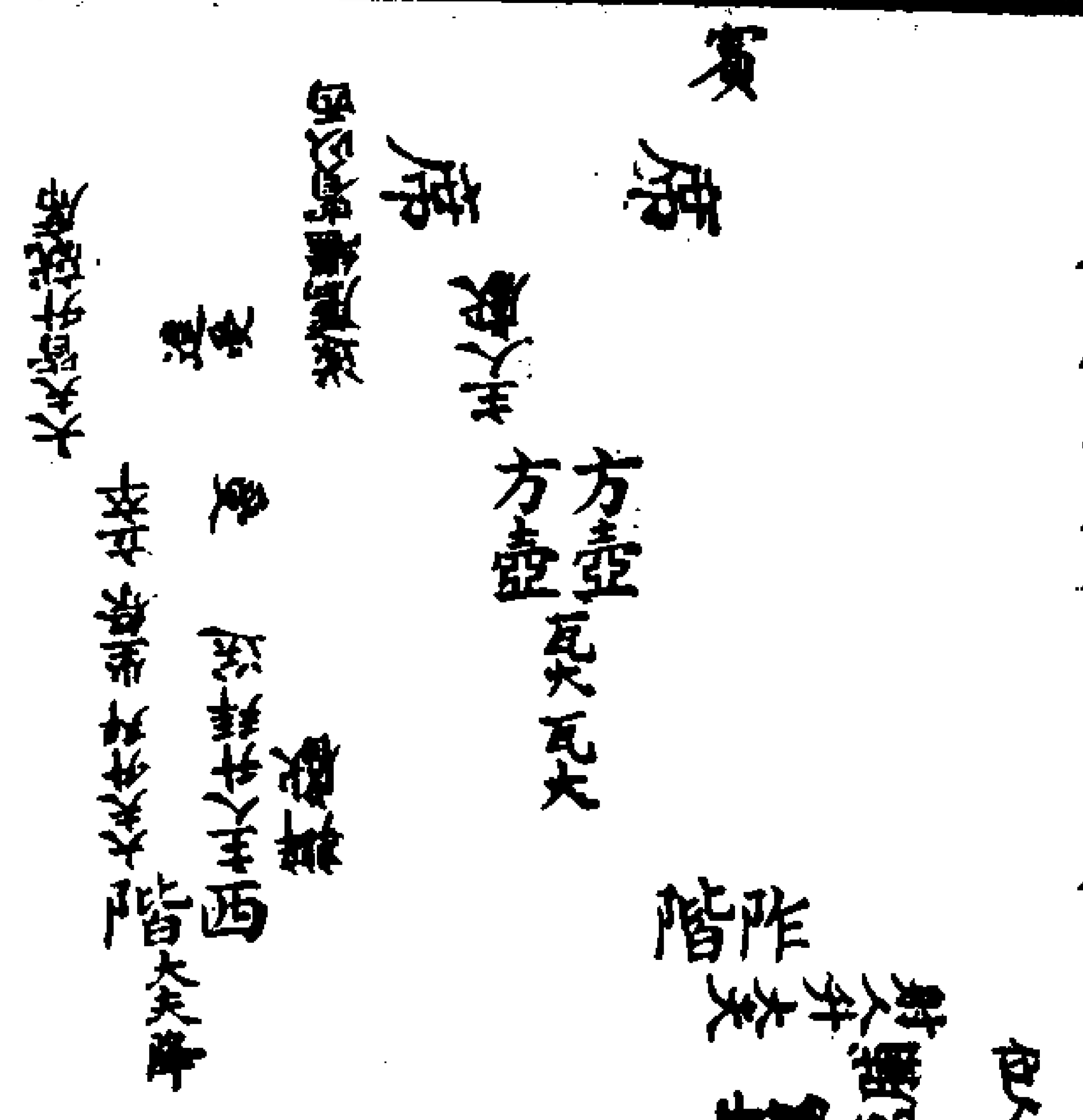

賓
席
席
方壺
方壺
瓦大瓦大
西階
阼階
罍
洗
篚

言賓散起取洗者南篚散觶卿辞重席司宮竟徹者賓猶不加設為禮耳若有諸公先卿獻尊如卿禮過嫌擬公席阼階西北面東上統于主人

又媵長致行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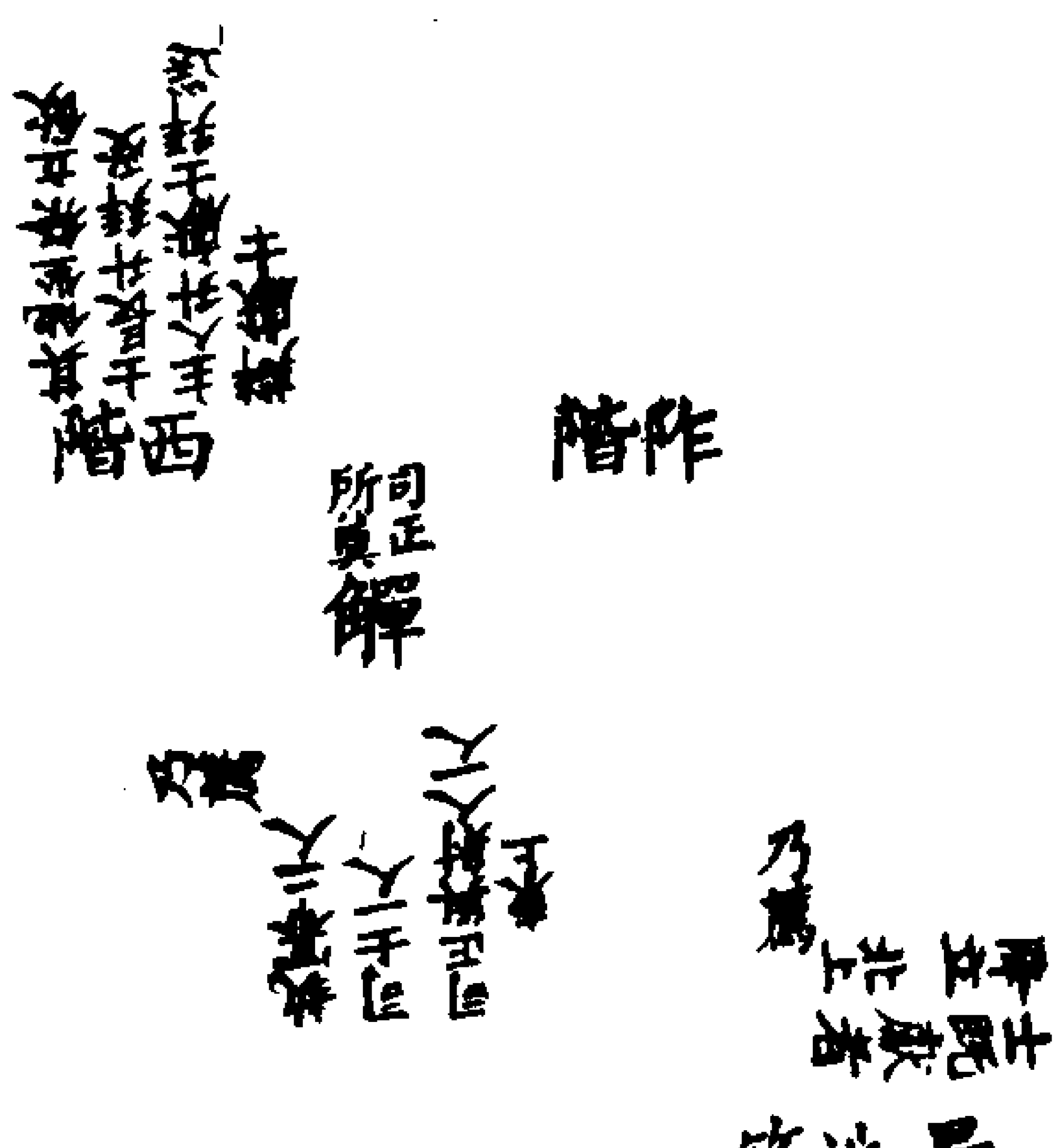

方壺
方壺
瓦大瓦大
西階
阼階
膳篚
罍
洗
篚

主人獻大夫胥薦主人


賓
席
席
方壺
方壺
瓦大瓦大
西階
阼階

宰冒主人名公在阼不得更席于上故因薦而出其位曰洗北方言獻大夫而厠胥薦主人于其閒者起主人當與大夫齒也胥亦媵宰所隸則薦大夫之人可知已

主人獻士薦司正射人司士執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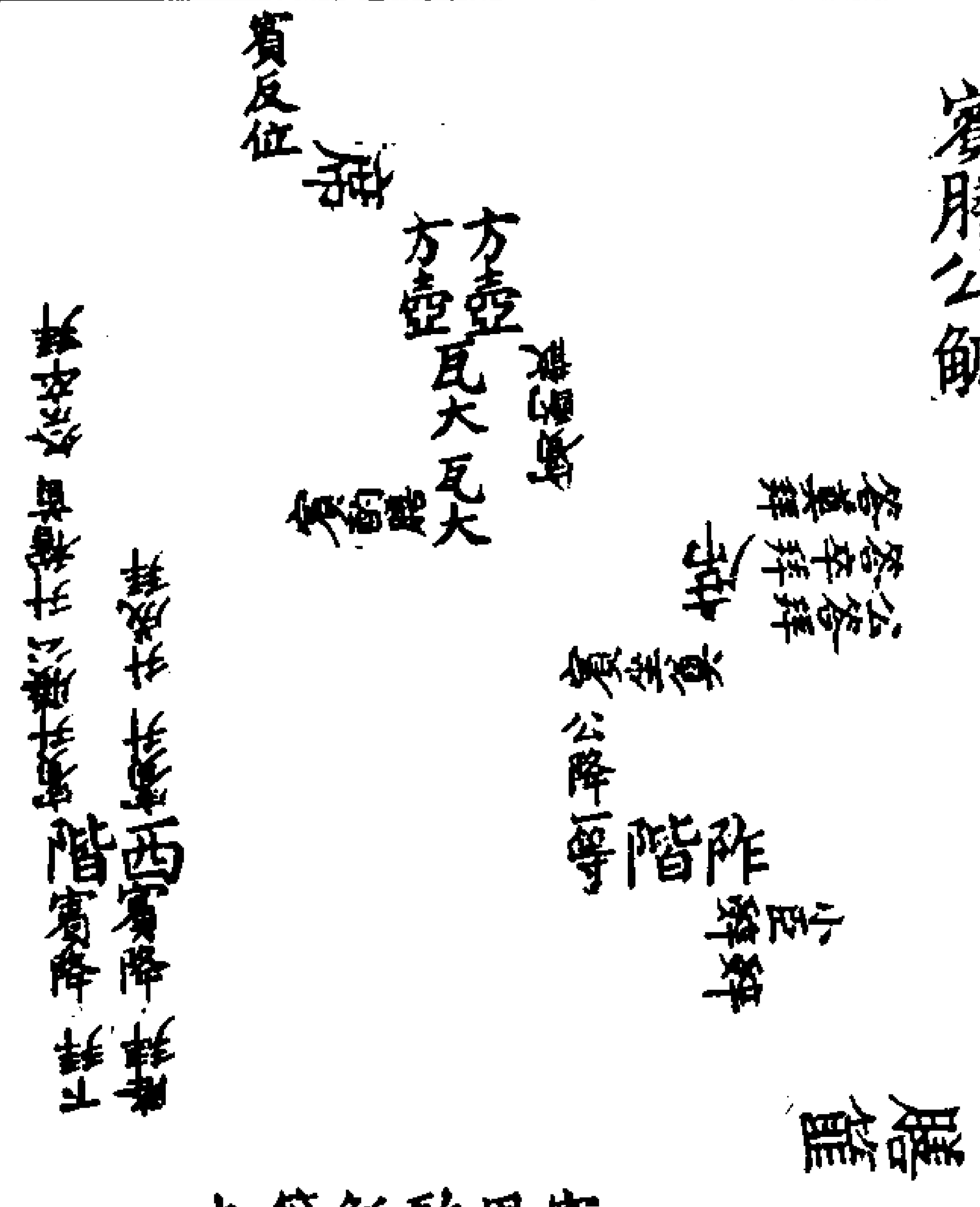


司正、事本由射人遂為、故經並目而標一人、與司士執冪皆士、宜與士齒、故于獻士閒見薦位、見薦位、得獻可知、

薦祝史小臣師獻旅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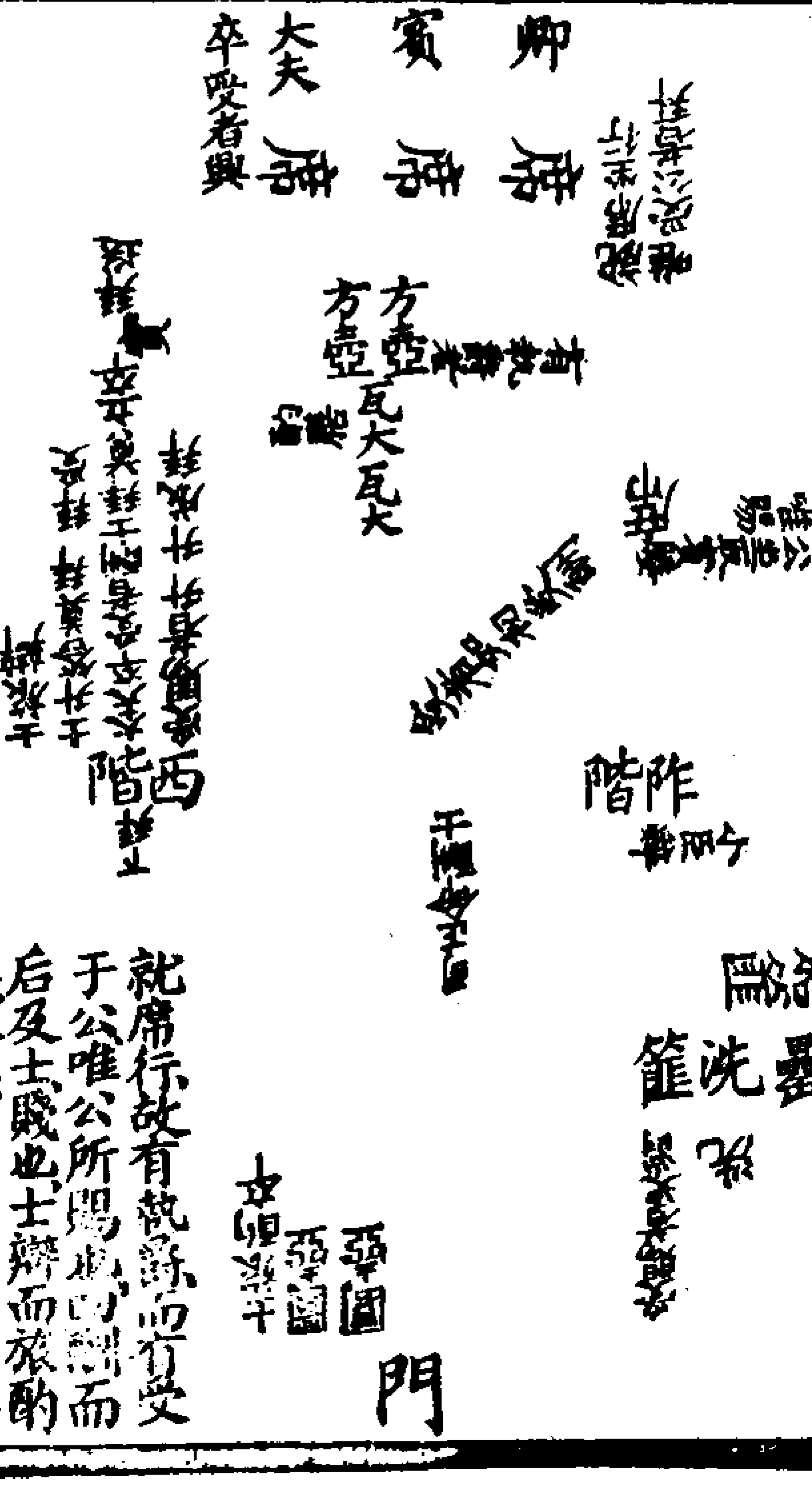
就尊獻、以其不當升、旅食本有薦、以起祝史小臣師上言獻、薦以欲也、祝史小臣師本就園壺受獻、以與旅食起、故上言薦、薦言就其位、起人固受酌于尊位、其受獻由司正相、園壺無篚、仍取觶洗西、

賓媵公觶


席
方壺
瓦大
西階
阼階
罍
洗
篚

賓于公宜有爵、故媵、用觶、比主人獻公言酌散、則取洗散洗象觶、則取媵篚、公降一等、以賓特禮之猶入也、

公取賓媵行酬旅士


卿
賓
大夫
席
方壺
瓦大
西階
阼階
罍
洗
篚
門

就席行、故有執觶而行受于公、唯公所賜以酬、而后及士、賤也、士辯而旅酬、興敘也、

主人獻庶子及左右正内小臣

罍

洗

篚

作

階

西

階

主人降

經言主人洗升自西階，洗散，酌散，爲其長餘不洗也。獻左右正内小臣，再言降洗，亦爲長也。其位當從小臣師，寢役也。升降亦當由西階，公尊，阼平時趨事，側升降可也。禮事而幸與焉，不可也。

儀禮奭固禮事圖六終

壽櫟廬弟子傅守中

第二子吳銑同校

儀禮奭固禮事圖七

壽櫟廬叢書之三

名山吳之英典

大射儀第七篇

張矦設之

攷工記云，弓之下制六尺，許愼云，人張足六尺，司馬命量人量矦道，以貍步，貍即里，五鄰名量人，主量城邑田畝，故用里步尺，以八寸爲節，則干不及地，武而參與大矦見鵠，始信不然，相遠各二十步，何止見鵠，且尊者射遠，卑者射近，雖有等數，亦宜習壯而養老也。

干矦

參矦

大矦

量人量矦道與所設之以貍步

宿縣

阼階

笙磬

笙鐘

鎛

應鼙

建鼓

簜在鼓閒

建鼓南面

西階

朔鼙

頌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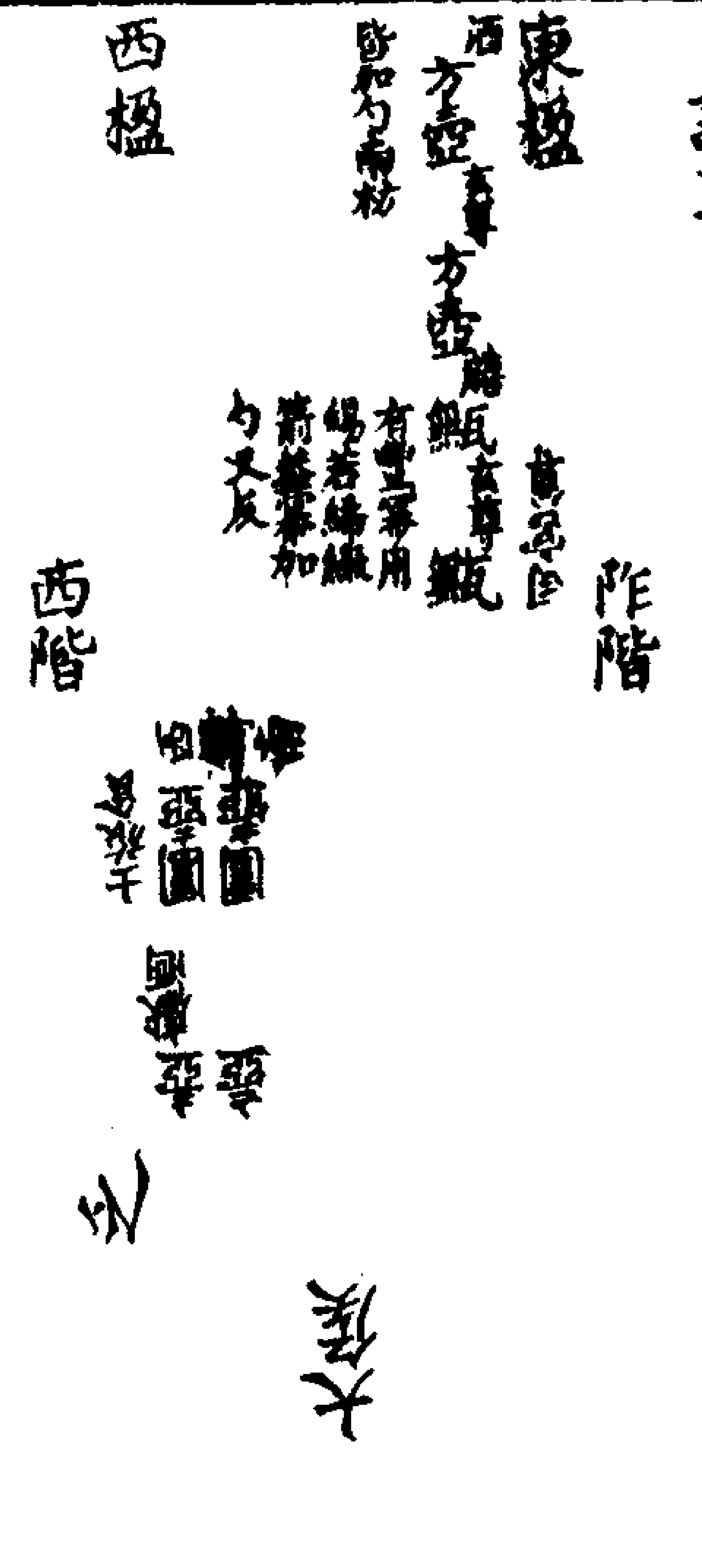
鐘

鎛

建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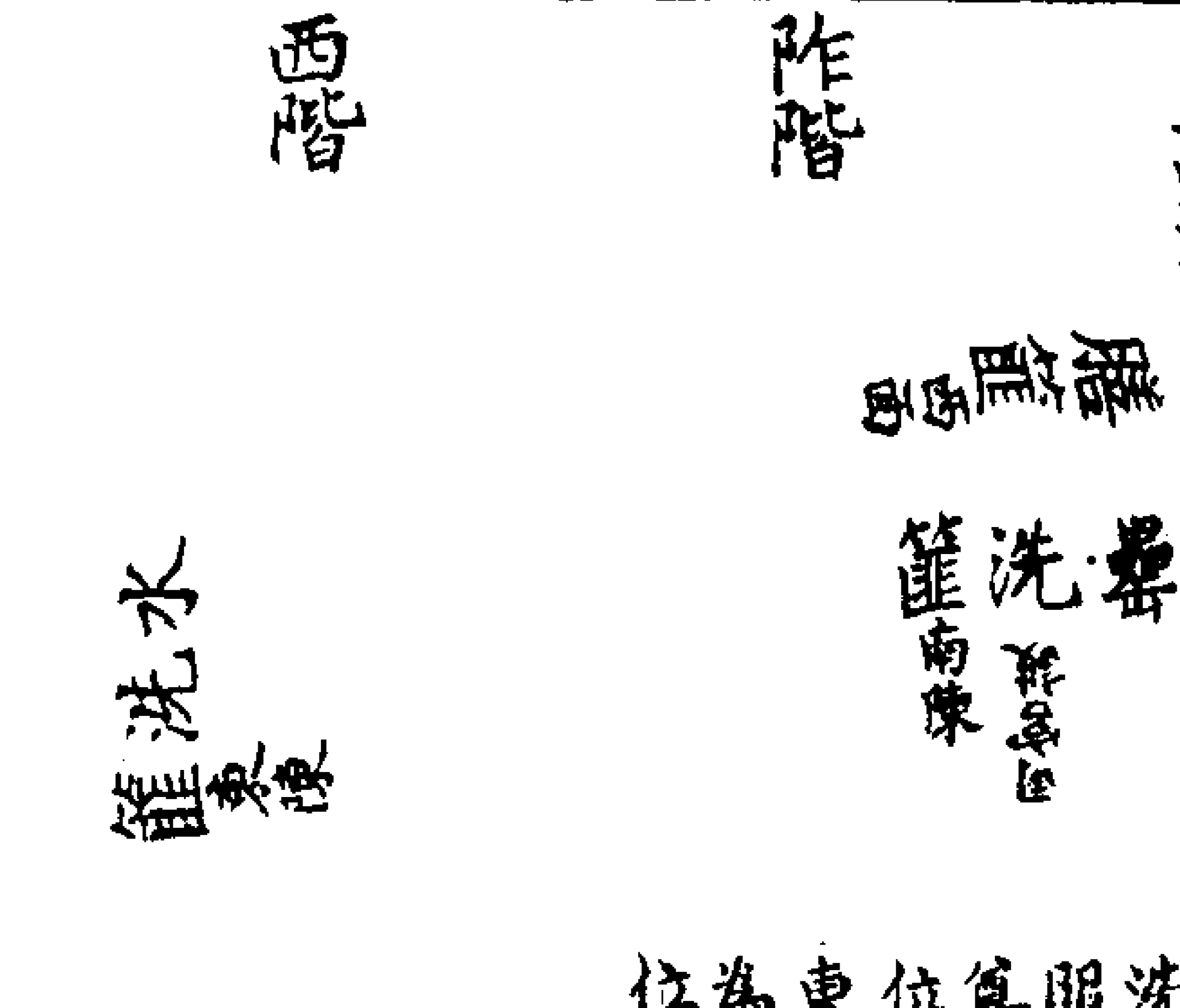
東西縣皆南陳，南陳者北上，簜在建鼓閒，在東階西，西階東，而建鼓閒所以別建鼓爲縣，儀題大名曰簜，兼通名籥簫笙箎箜，唯時之尚，用所宜則列之，故笙入皆立階閒，縣中就常位也，以非器少，圖下別之，鼗不可植，故倚西紘，頌磬鏄紘之，八音絲在上，匏竹于簜，唯無土木，咍從簜位也。

設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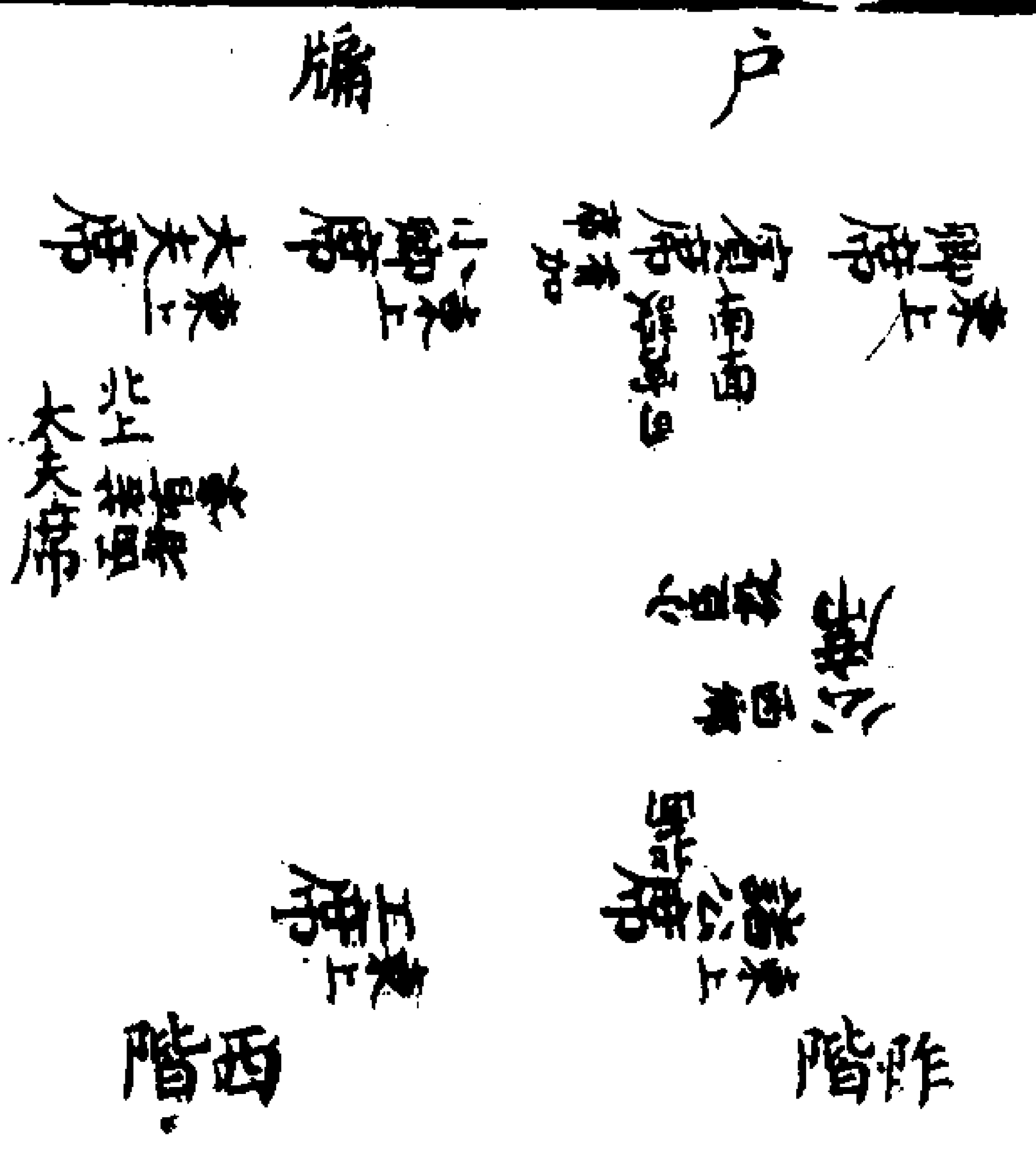
豐冪屬賸冪唯賸尊貴耳方壺不必具儀旅食之壺北面大侯之東北尊不見面當如旅食之面飲當事司宮又尊侯云東面南上則順三獲者次少遷爲儀不易位然設洗在尊東北出耳。

設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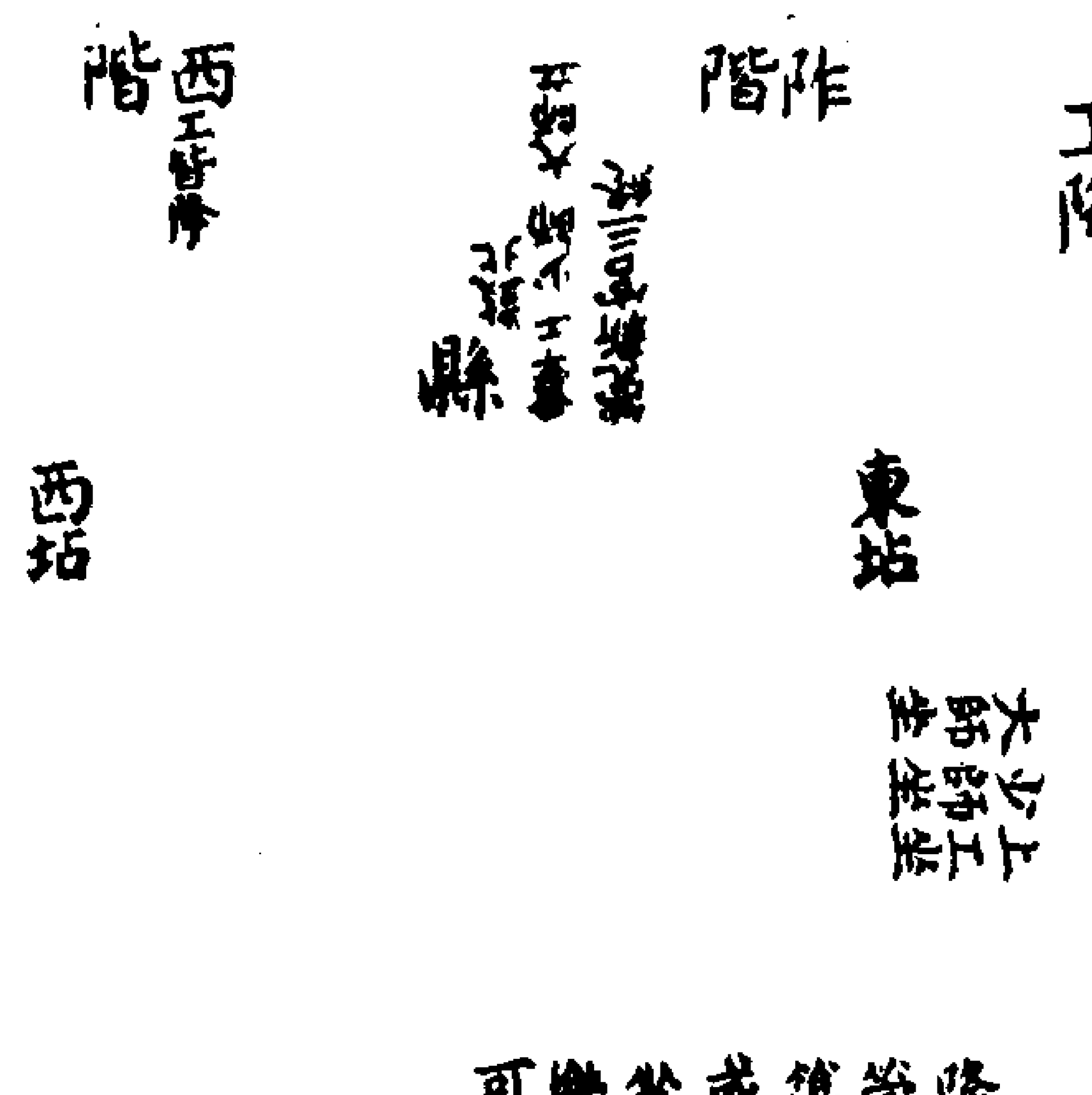
洗繼尊設射畢皆再出設文者爲將獻服不標之且視隸僕人巾車獲者同此尊同此洗也再設洗不變位知略飭尊位者惠出自上先設知當鄉公後設曰東面南上則順獻位表設儀而已洗則爲西方獻事多陪設焉無他義知不易位也。

設席



小臣設公席專公役司宮設賓席餘不目皆司宮事也公席不言加以賓有加席起之卿辭重席則徹諸公無加席皆辟公以禮賓豫目設賓唯公與賓公先升席賓得獻將就祭餘皆擬位具席待時而設猶服不尊耳其設略與燕席同以有小卿席與東面席爲異。

工降



降爲辟射工降則席從立爲將笙鼓謂東建鼓載北標在縣外篪先在建鼓間縣中當有笙者或以瑟工攝皆宜辟位也卒笙笙東坫東南以坫標爲不得以樂器標則東坫南于東縣西坫可知。

司射命納射器

東堂

阼階

西階

西堂

次

門

大射有次文于鄉射次于東就臣位唯賓之射器入西堂非敢當公侍射宜耳餘皆于次益由東出入帷其北西南就可隱公在堂袒韔者得以自鄣也

畫物

東房户

西房户

楹　　楹

午　　午

疏數容弓

丹墨度尺

阼階

西階

工人設色之士梓人為侯者弓之中制六尺三寸容弓上下射不相干司馬正得搢揚右物少北左物少南丹上物墨下物則易別午陰陽之交相貫如乂尺宜正足射正疏防失度埽畫物丹墨之餘絜之宜事捎工人士梓人同降北階標堂庭無位是以不與獻旅

司射誓大史

阼階

西階

所設中位

大史本主釋筭故豫立所設中西東面聽政就釋筭位司射西面鄉大史位以軍法誓故曰聽政鄉射一侯不需誓大射三侯又卑與尊耦故必誓各射其侯不因耦異自異軍禮所以明分數也

司射比三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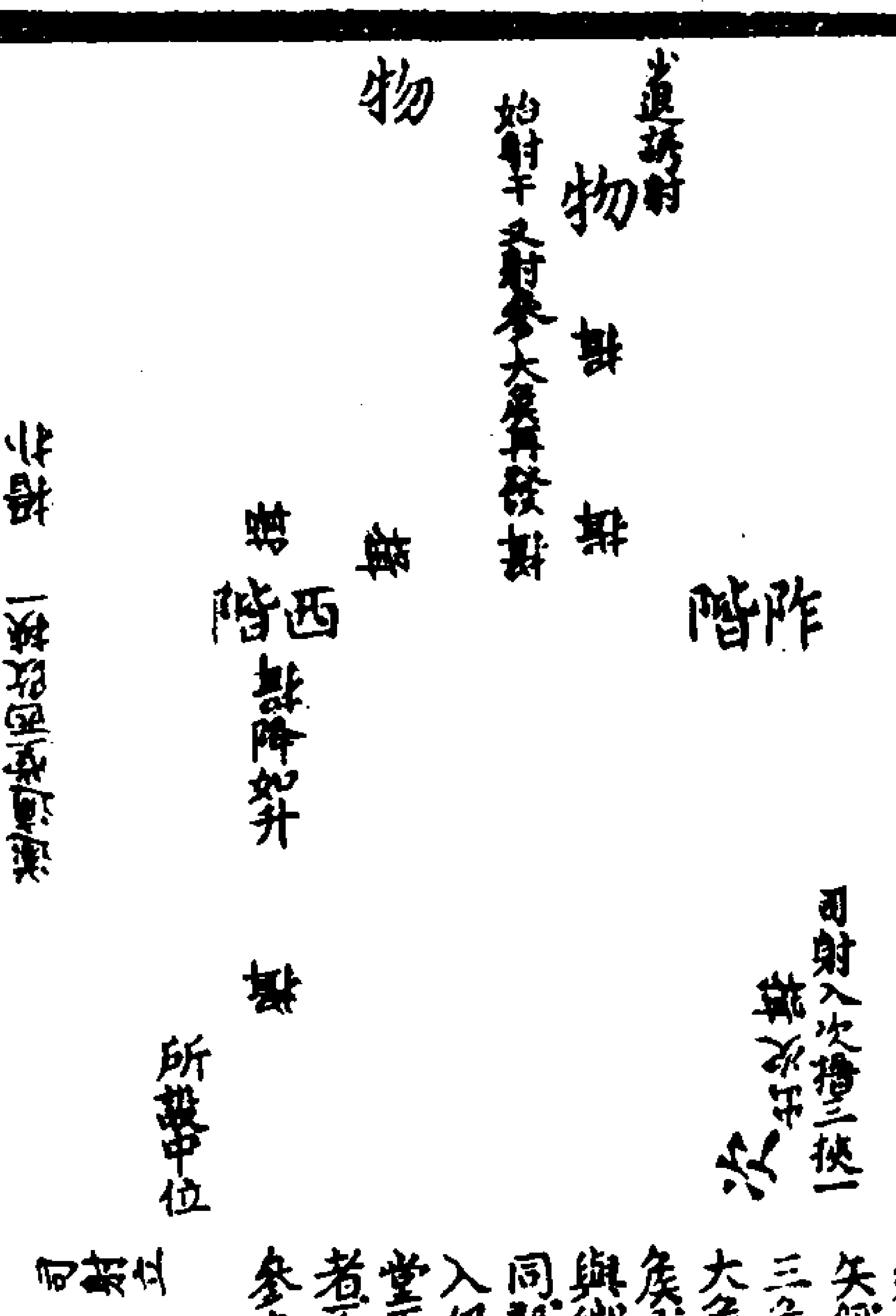
阼階

西階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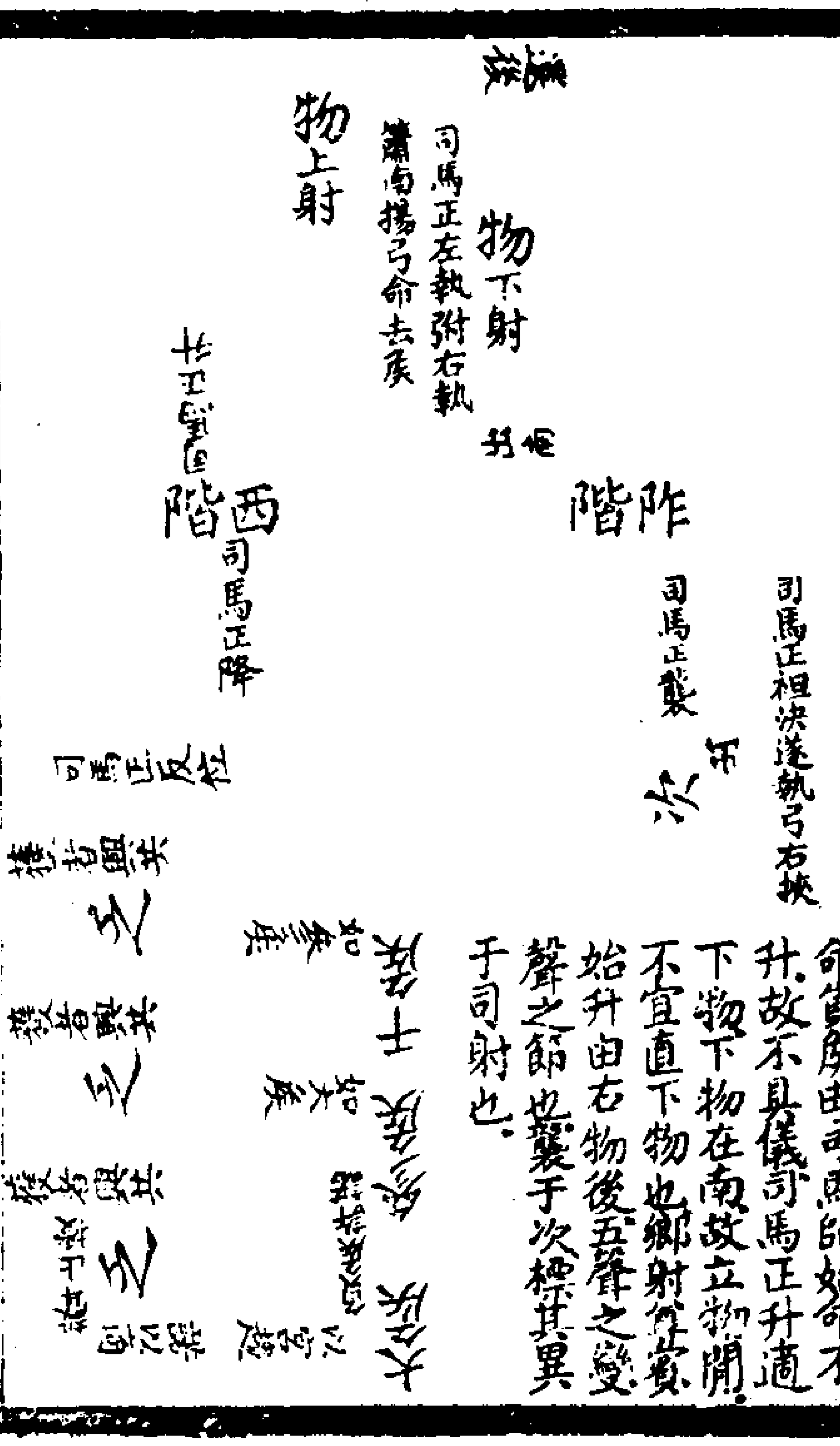
鄉射三耦俟于堂西比于堂西大射俟于次北比則東面入次取弓矢待司射誘射畢作射而后出誘射之儀次中可見異于鄉射先出為位者以西堂有蔽焉耳

司射誘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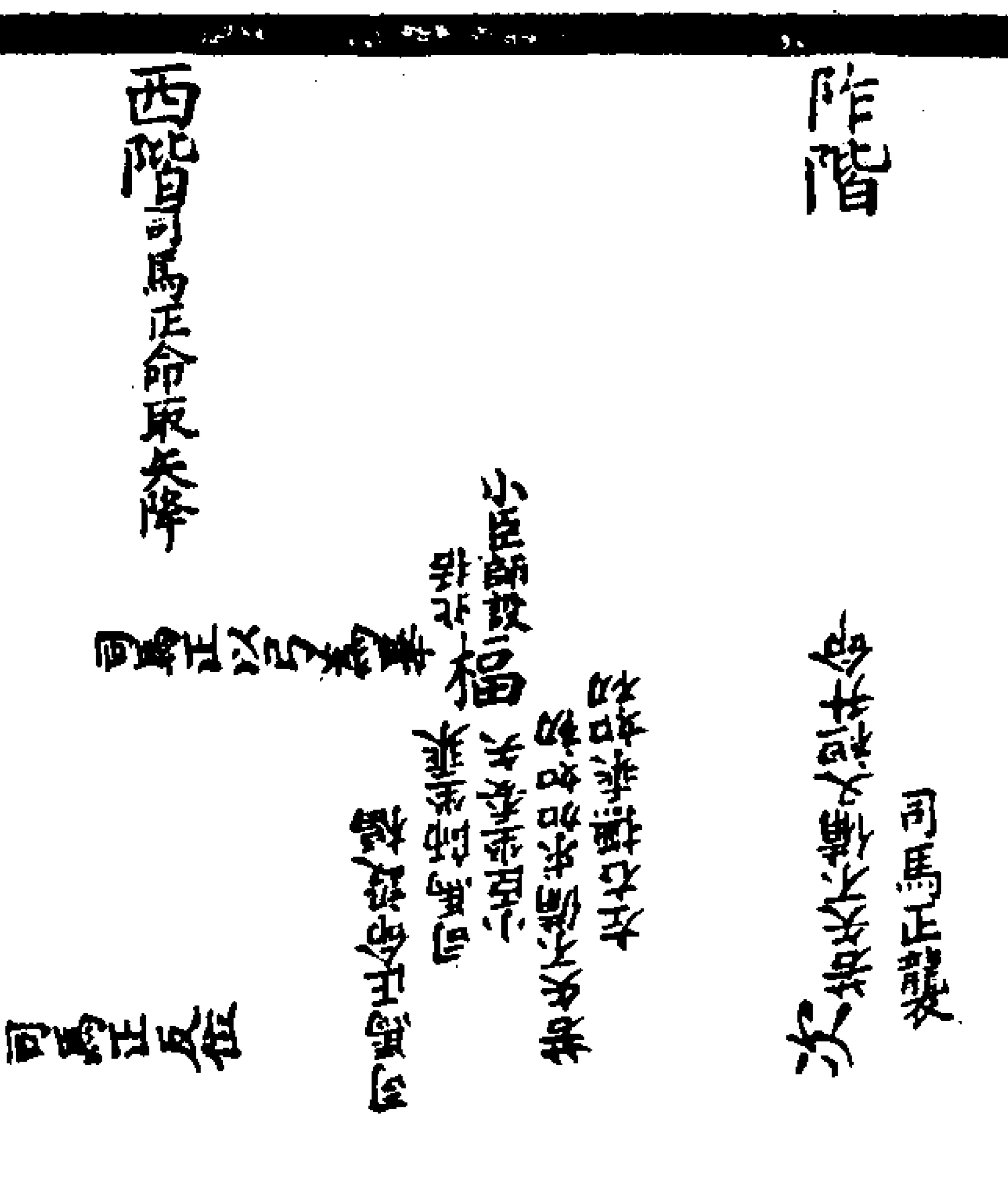
鄉射一侯將乘矢無他別。大射三侯，故標始卒。大侯再發，蠶大侯。凡升降揖節與鄉射出西堂同，既設次，則出入仍道之。又適堂西改挾搢扑者，不當與射耦參也。

司馬正命去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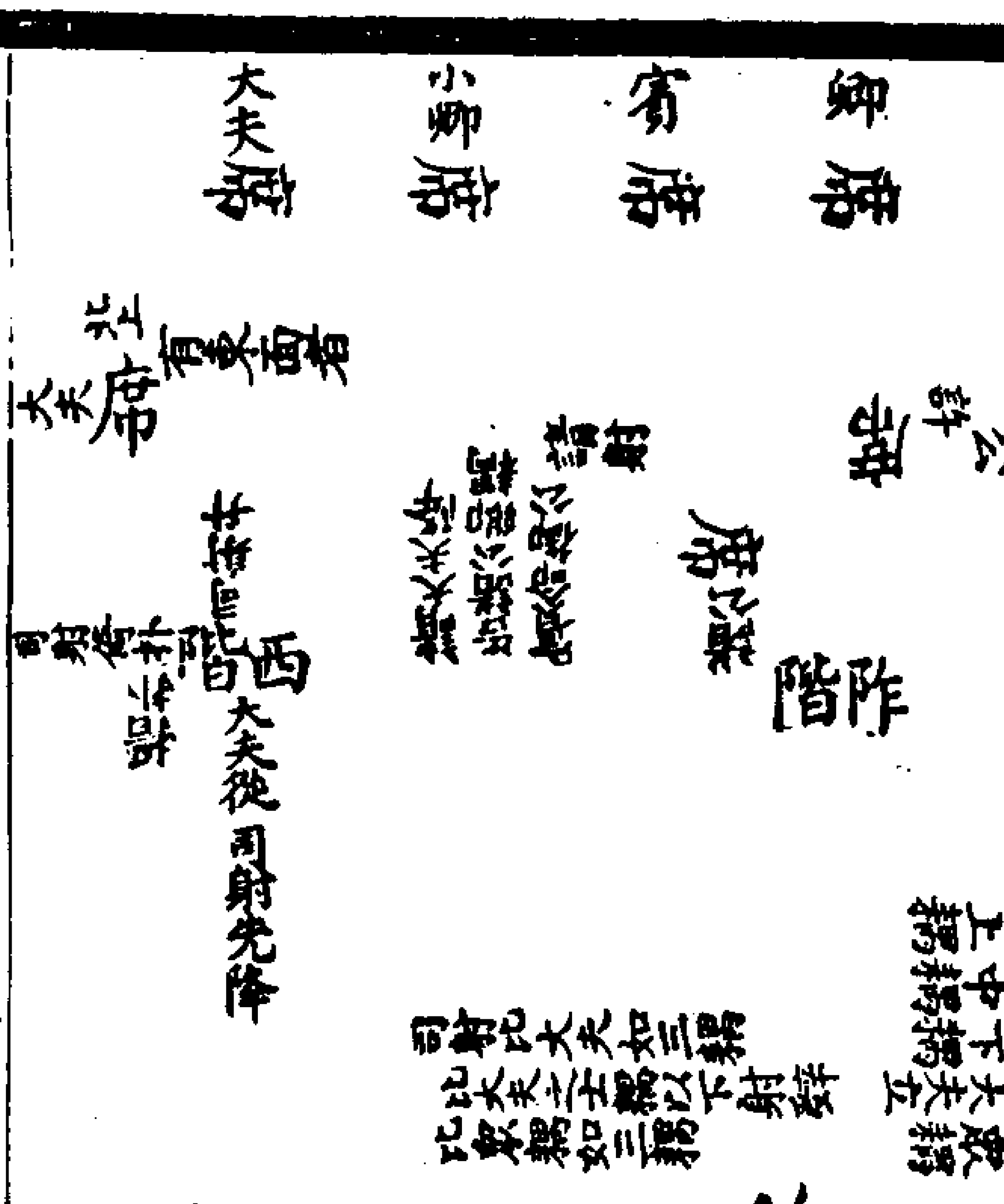
命負侯由司馬師，始命不升，故不具儀。司馬正升適下物，下物在南，故立物間，不宜直下物也。鄉射負侯始升由右物後，五聲之變聲之節也，囊于次標其異于司射也。

司馬正命設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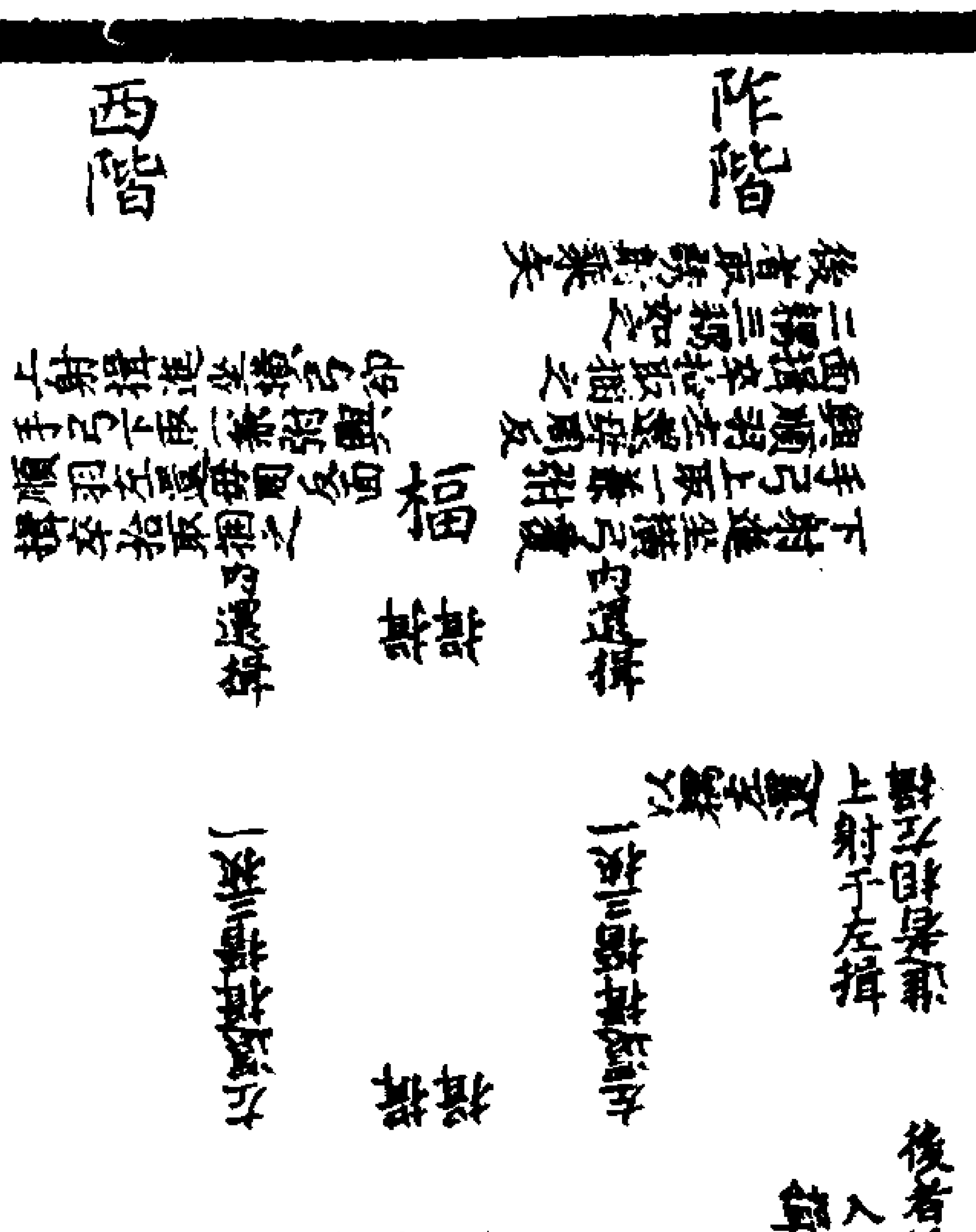
楅在次，以從眾弓矢入，故與中籌豐有別也。司馬正北面命，蓋由其位少進。小臣師設，小臣委矢，皆由東堂入出于次，與鄉射弟子由堂西進退不同，官具事集，視者以弓為畢，皆飭于鄉射。

司射比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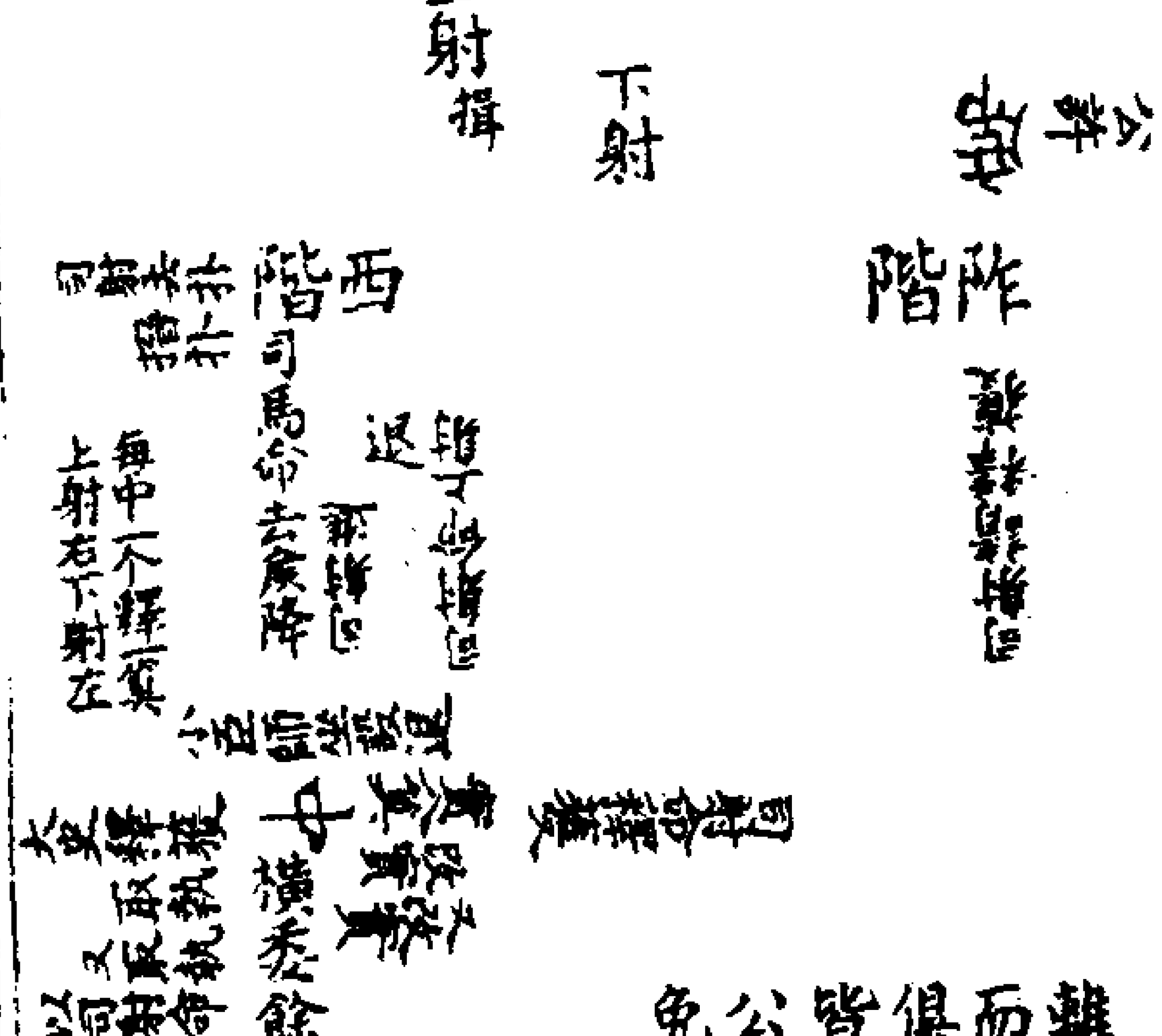
司射倚扑升請射，文事也；降搢扑將比耦，武事也。猶反位，待大夫畢降，眾耦皆就次北也。東面比，由其位少進也。即比大夫三耦先，已比也。大夫之士耦，大夫之卒眾耦之首，比當其中也。眾耦士耦比如三耦，所同則辭同。賓與諸公卿不降，宜侍公。大夫先降，猶鄉射之眾賓然也。

三耦拾取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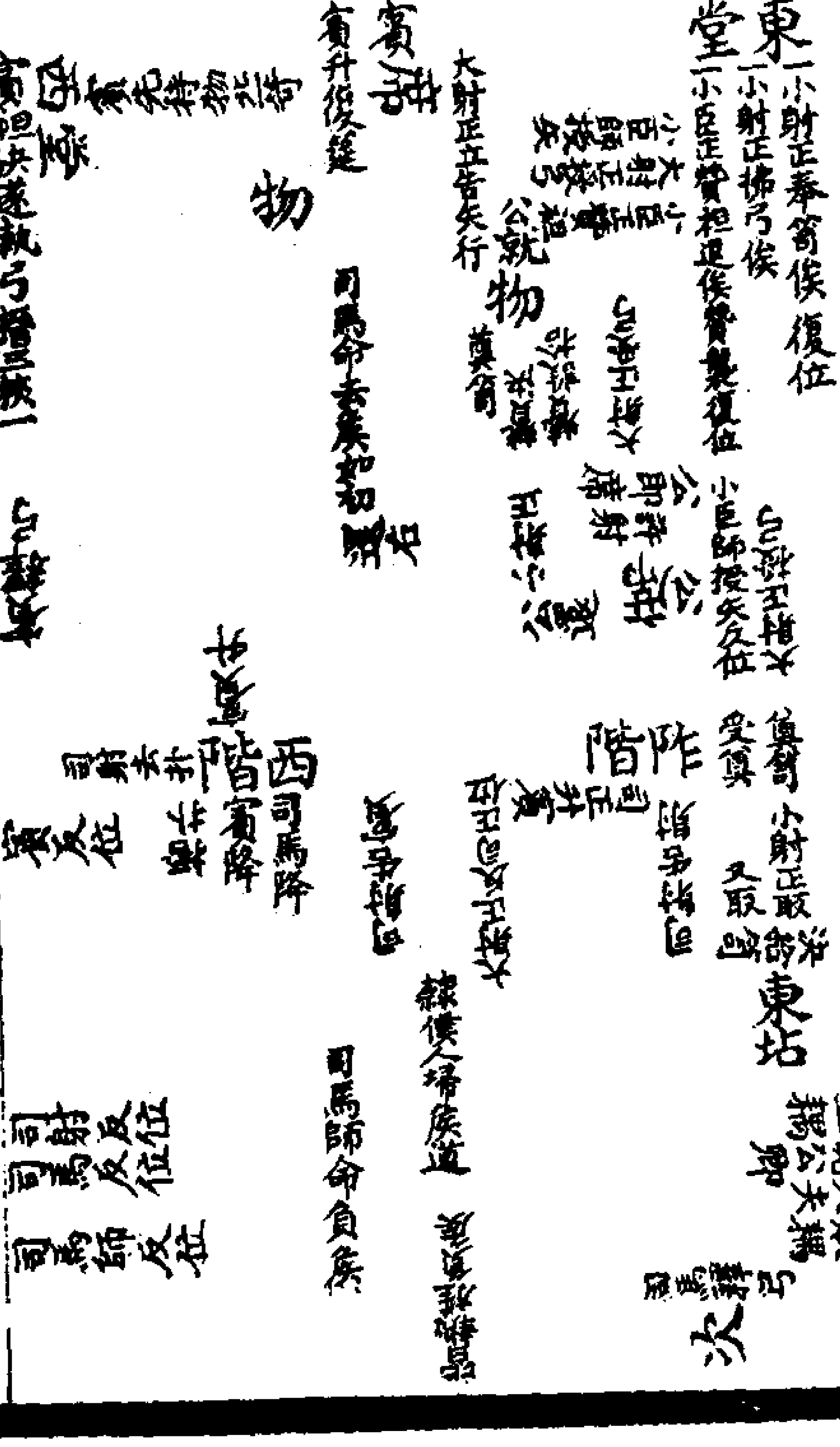
與鄉射西進拾取同。唯左還毋周特文。鄉射設之。既取揖還亦校詳焉。其實鄉射取士。即可選與大射。是在明禮意者。

司射命設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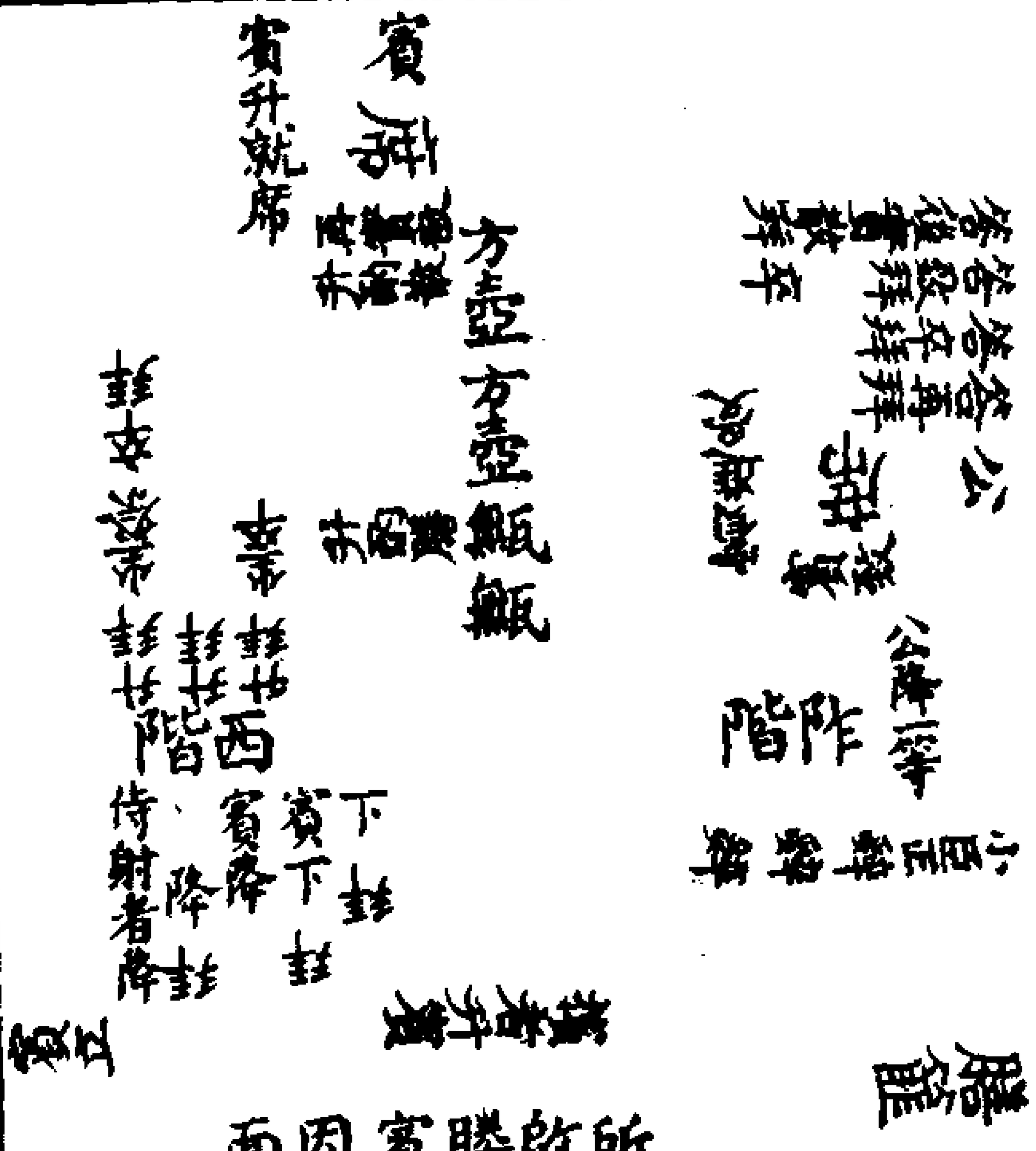
雜謂躬。維謂舌。綱舌左右揚觸。堂而流。栖復抵而反。皆射之獎。而公俱釋不異矣。前有誓。而公中三矦皆獲。射以教士。故律嚴。士而禮優公。命上射以貫。謂貫鵠也。貫鵠則免公釋之五獎矣。

公射



東堂
西堂
賓席
物
阼階
西階
東坫
乏

飲公射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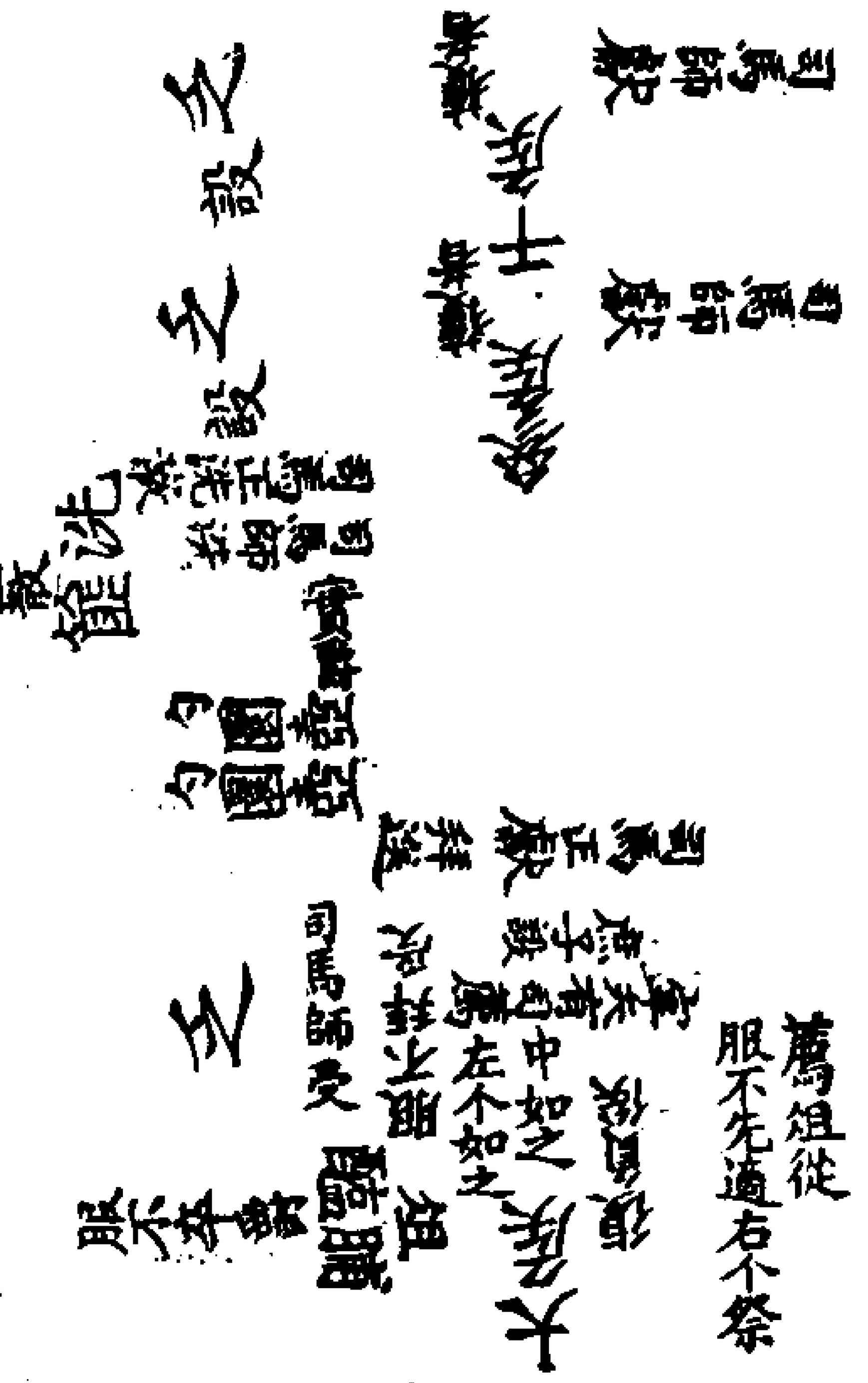


賓席
方壺
甒
阼階
西階
罍
洗
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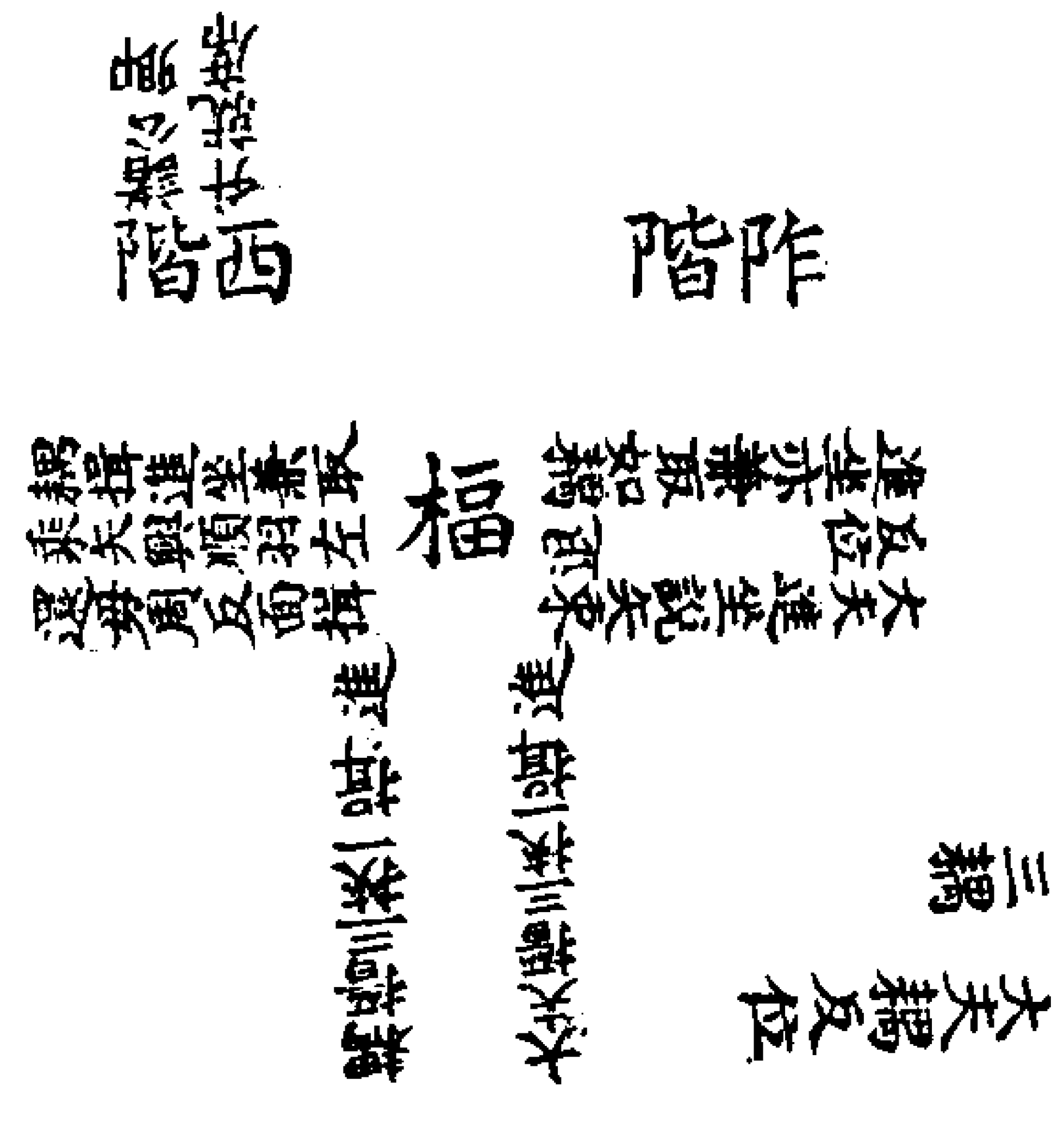
所謂夾爵。君飲一。臣飲二。一飲公。一盈觶。賓爲侍射。略取媵爵儀而始終之。先飲角觶。賓坐祭卒拜。不言興。不言降。因坐奠遂拜。位在西階上北面。故無下拜升成文。

獻服不隸僕人巾車獲者

司宮又尊易位東面順酌又設洗如初設因楚尊及之司馬正獻服不尊服不司馬師受虛爵從獻從司馬正獲者總得參侯干侯退文千禾標隸僕人巾車當廟其閒與之遂服不負侯而俟參干之獲者可知設皆在侯丙則隸僕人巾車設位從之南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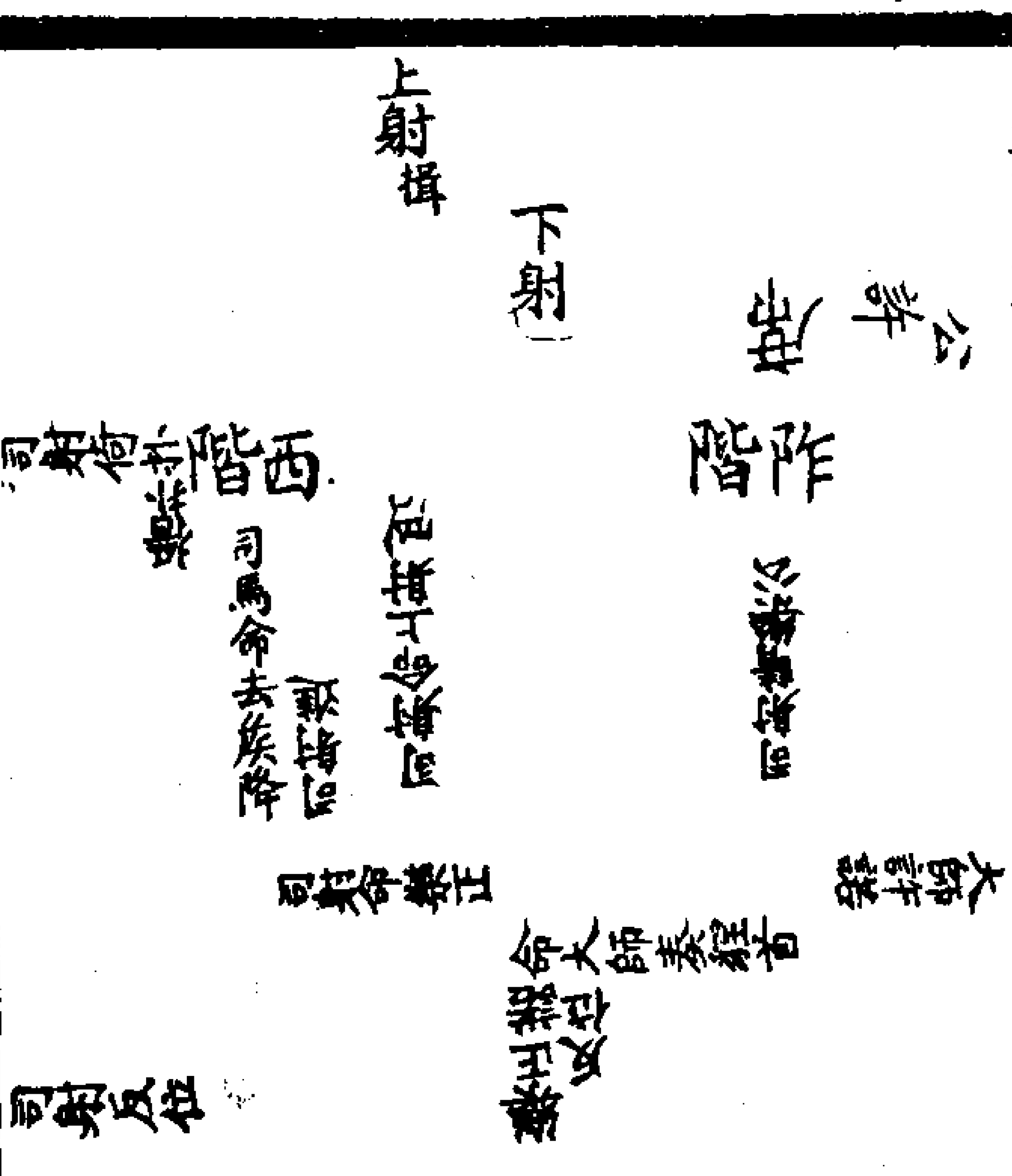


大夫與士耦拾取矢



拾取矢如三耦唯大夫先進坐說矢東士耦兼取不敢拾賓亦一拾也諸公卿大夫皆先說矢東而仍拾取者彼由上射先說下射從士耦矢本不東故大夫先進說而士耦兼取為不敵也

請樂公



用樂以鼓為節故命上射既不鼓不釋達鼓節雖中失和也賓待射先待物北公樂作就物樂節視公為疾紓

儀禮薊圖禮事圖七終

壽櫟廬 弟 子傅守中 第二子吳 銑 同校

儀禮奭固禮事圖八

壽櫟廬叢書之三

名山吳之英典

聘禮第八篇

夕幣

寢門　君朝服揖　史讀書展幣　幕　賈人布幕　宰執書告備具　官陳幣　奠幣馬北面　皮北首西上　加奉左皮　卿大夫北上　宰授書　使者朝服授上介書　東上　衆介北上

上介視載所受書以行　官載幣舍于朝

朝當圖事，故陳幣以夕。帛、皮、馬通名幣，皮馬又皆以帛先辟，贄貨也。聘以結好，玉為瑞節，而先授；享時之庭實者重器，不當夕陳。財則輕也。史讀一，即展一，為公與使者皆當閱之見之。

賓釋幣禰廟

室中　有司筵几　筵几　主人再拜又拜　祝先入主人從　祝告　奠幣于几下　釋幣制玄纁束　又入取幣　戶　室　牖　主人立　阼階　西階　降卷幣　埋于階東

筵南首，几在右。祝先入西面，表位道主人。主人在右，少辟神位，令祝當几取詔辭反生人。奠几下，求之陰。出立疑神饗食。又入，當取幣，已束，又卷，幷度可知。埋西階東，欲當牖，猶奠几下意。為人不可褻之也。又釋幣于行，則為位廟門西。上介如之，起衆介不必具。

使者受命

卿　大夫　宰執圭屈繅　君朝服立揖　朝門　使者載旜　上介　衆介　上介出授賈人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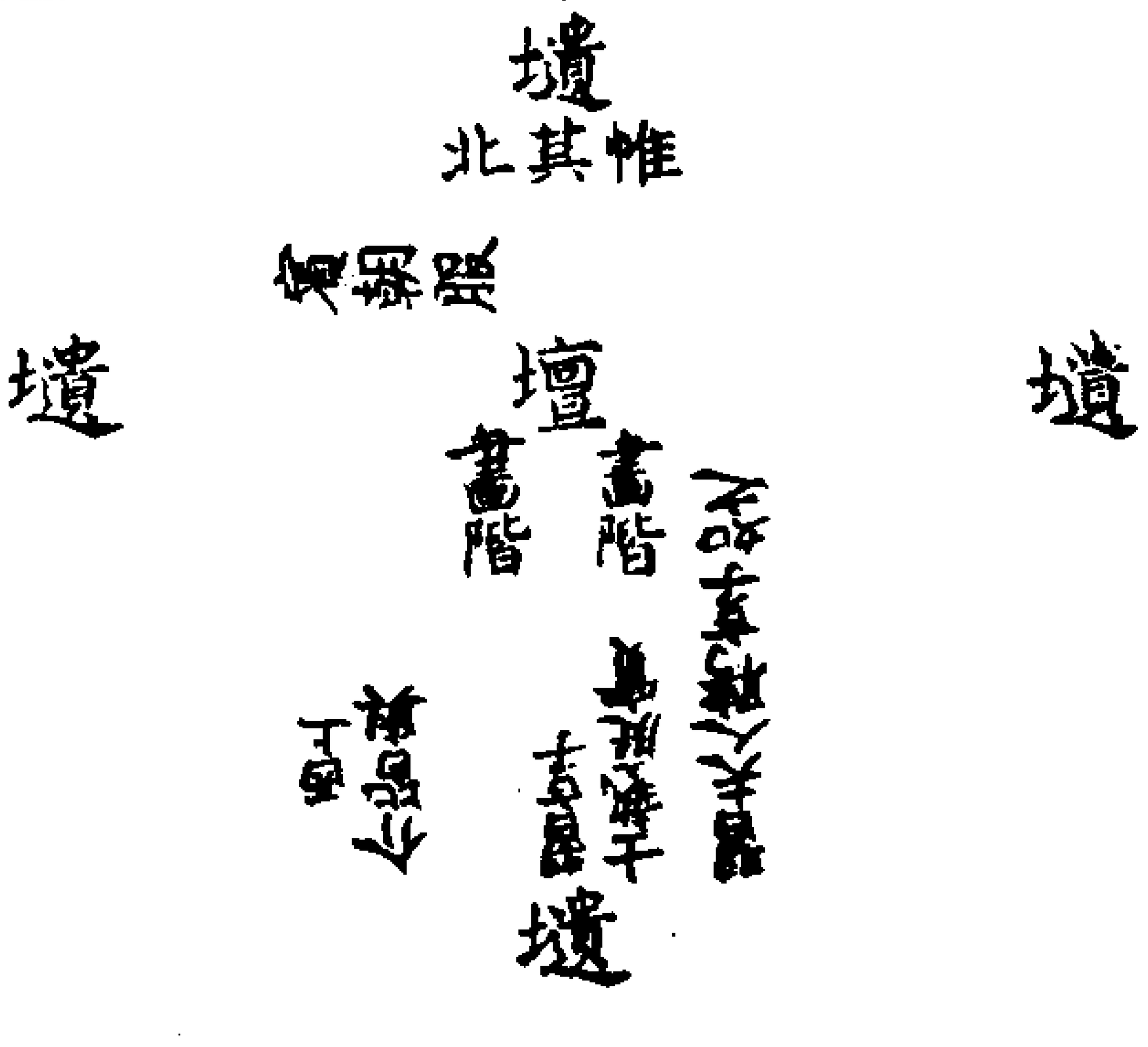
上介立左，與使者同進也。接聞命，職當佐賓。敵人介自在入位，賈人庶人在官命之主玉者。雖國寶亦財物，君子不守其位。蓋門東少退西面，先以櫝入，因不與禮。坐授宰，宰無出受文，知在內位。上介既受，出授者賈人，有行者典藏焉。東面坐受櫝之，可知也。璧琮皆瑞器，因授主類授之，猶夕幣陳皮馬然。上介授琮復位，則君入節也。

假道誓竟

朝門　下大夫取幣　奠幣　餼上賓大牢　積唯芻禾　介皆有餼　士帥沒其竟　衆介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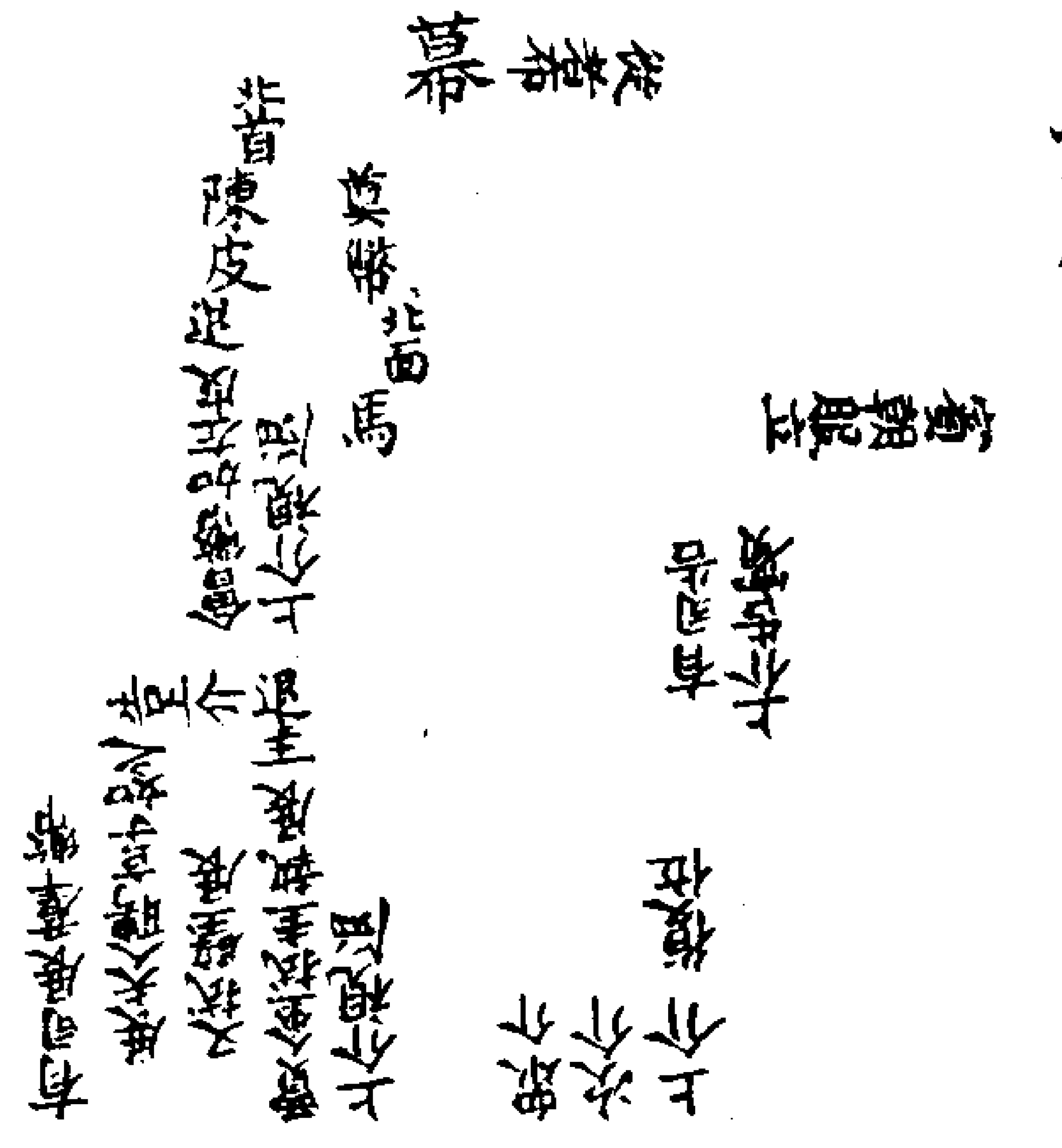
言若過邦，起聘鄰邦無假道事。請帥、習禁俗、有餼積，鄰好之誼。士帥沒竟，殺題帥例，竟外非國命所及，誓于竟約行衆，在次介假道既行後。書誓詞，執策示罰，不用命者。史與司馬官屬從行者，假大名，因假道知有帥師護客行。客反稷之負主人，故假道誓竟為一時事。邦鄰君所主，賓行郊外，故偏誓地正朝門。

未入竟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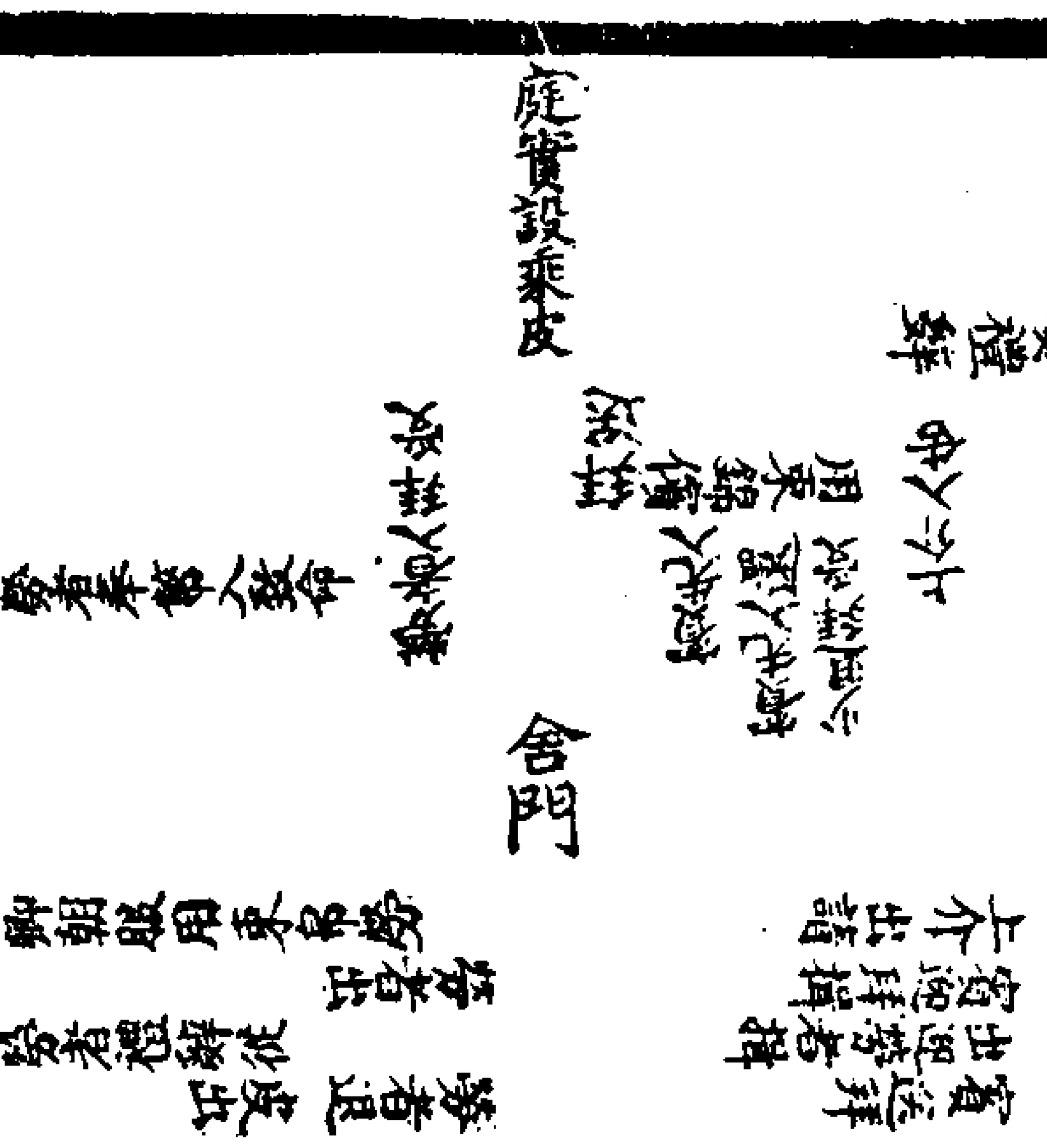
未入竟起猶在聘國鄰竟一肄閑之為壝從者鉏治之言畫階則壝亦畫所以息勞役惟其北假堂尊宮之正處闕東南西非隱事不欲人之疑之也無宮位已備無主不欲慢尊亦非所當習無執重國寶享夫人之聘享皆習俱正禮不習私事敬公役辟不敏

乃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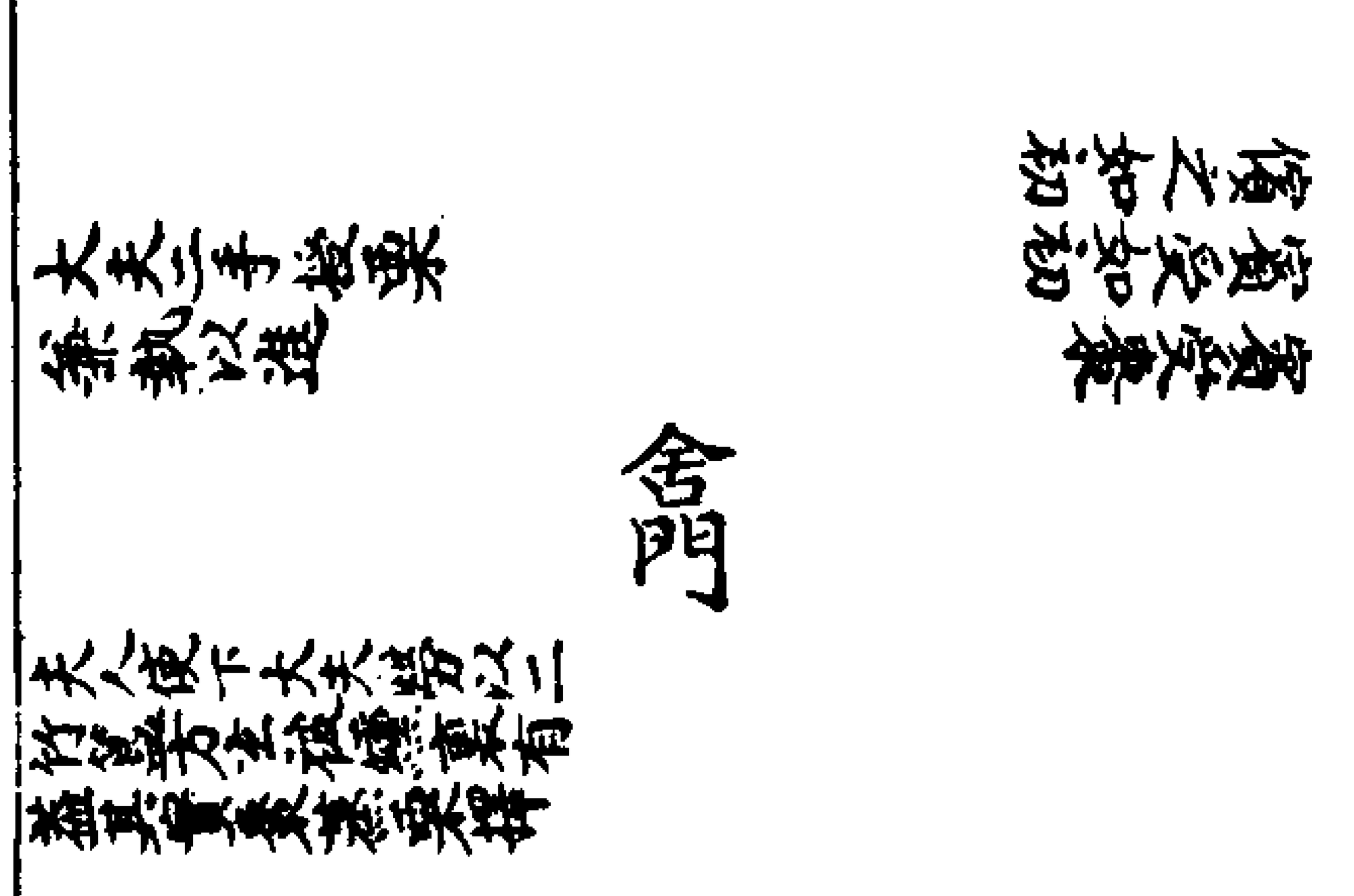
王瑞節過邦不敢輕啟故入竟乃展展無繅也上介視同面不敢南面擬君不當西面背賓群幣覿問幣所謂私事亦公中之私也及郊又展及館展幣賈人之館則就王行事不以櫝至賓館所以省煩累慎守藏

君使卿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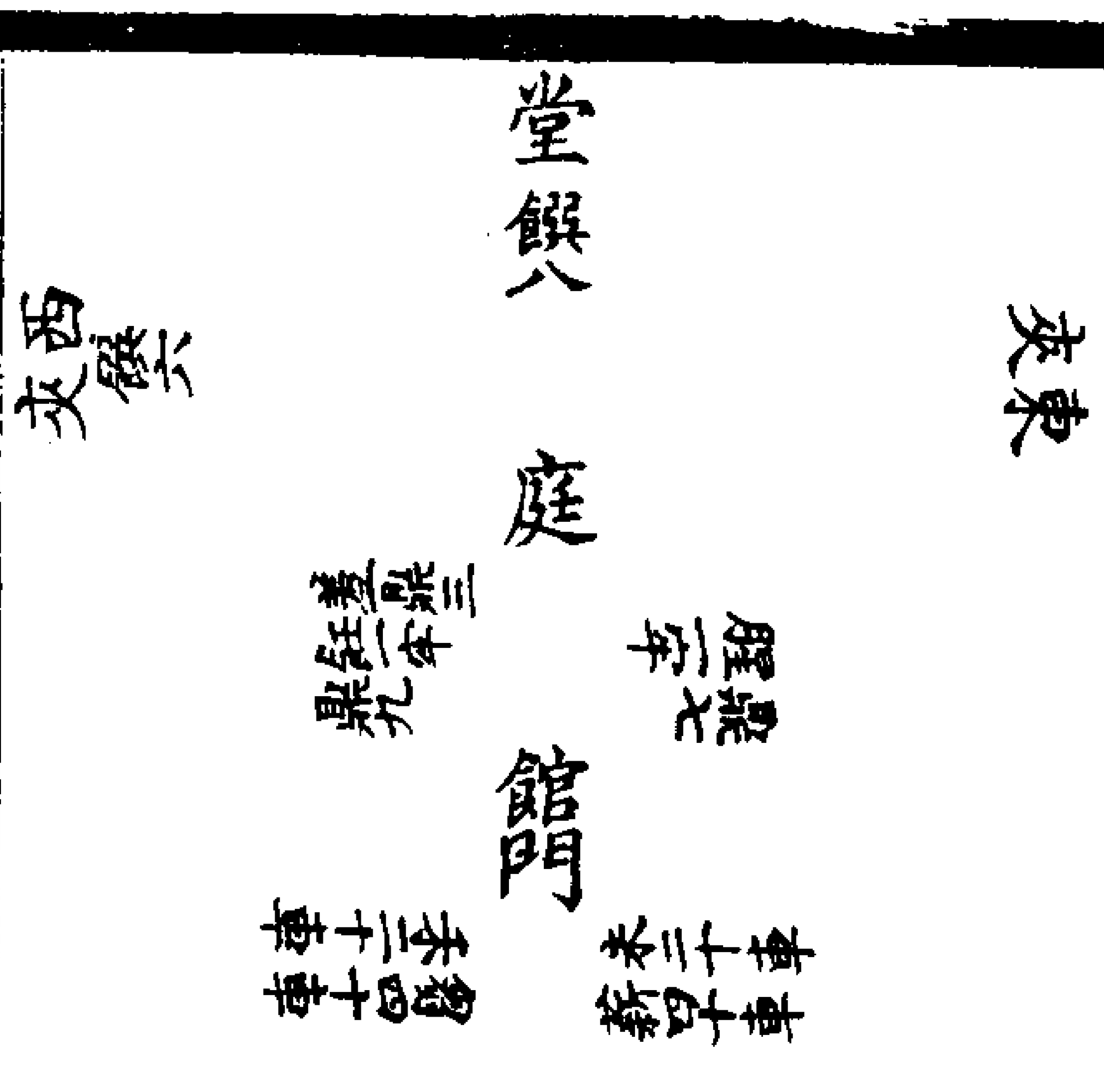
下大夫請行反告攷使勞所以慰道之遠辱也賓禮辭則上介出辭中有再請再告而遂言迎猶勞者禮辭復而遂言賓揖先入文簡也受于舍門內不必升堂償勞者尊主君勞者揖勞者將退揖賓為皮出節皮出賓有司以出勞者從人訝受執幣後皮故退俟乃

夫人使下大夫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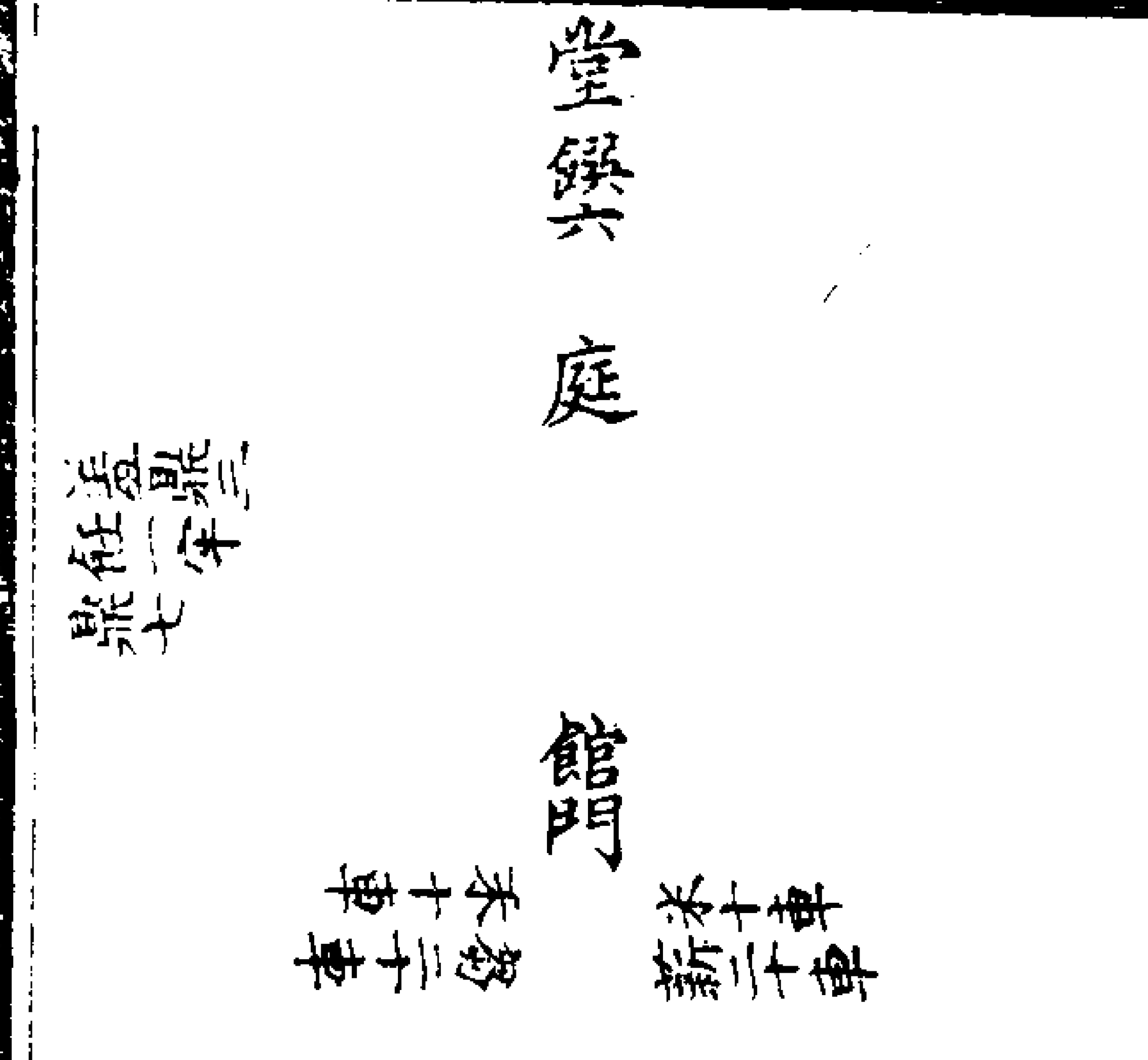
聘享及夫人故勞君使卿故夫人使下大夫云兼執以進當右棗左栗賓受棗不宜垂手偏授故曰大夫二手授栗起賓先本二手受棗大夫出老進受盒

宰夫設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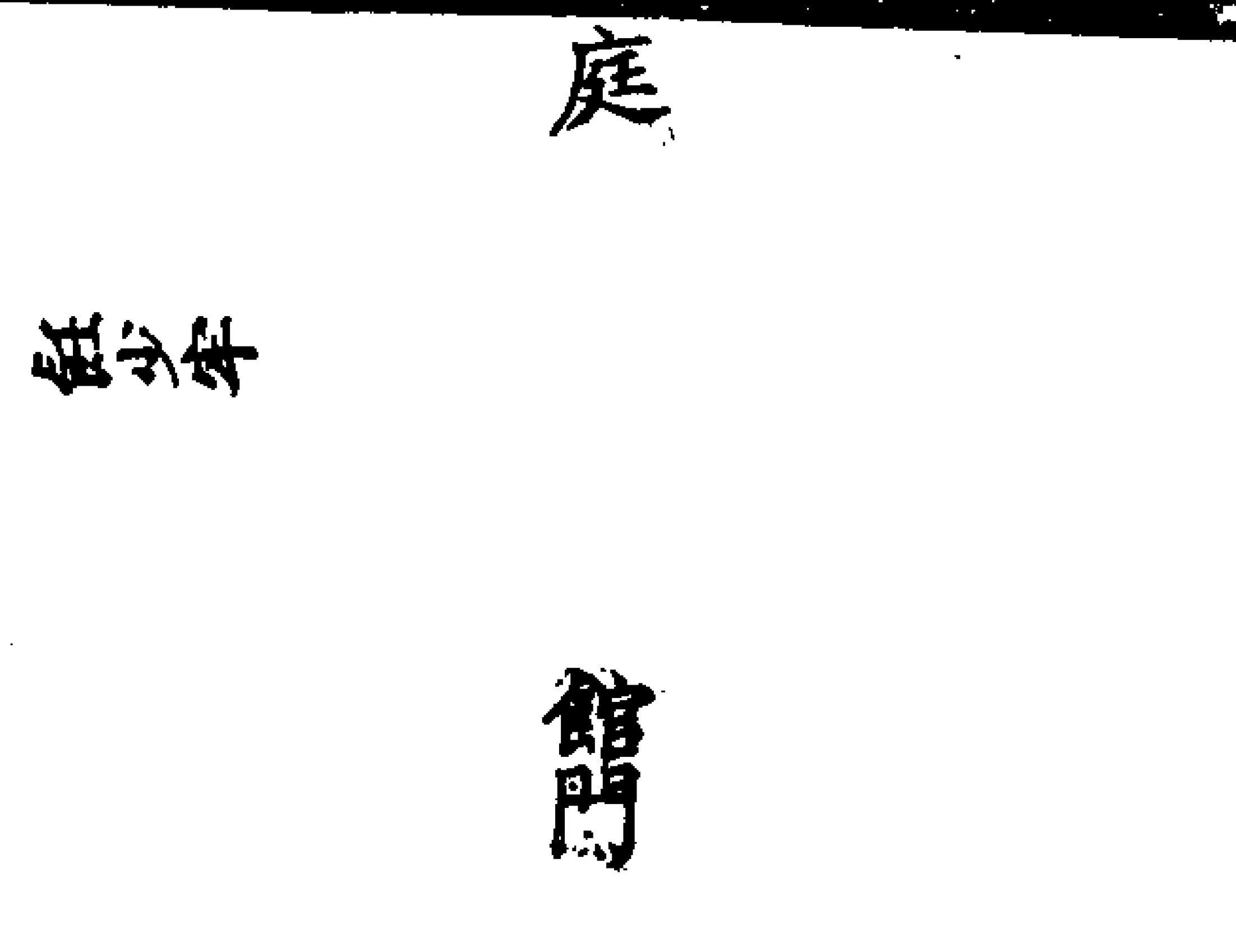
飧不當命致故宰夫設既設也。亦承命故朝服授餐故先飪西。庭西先西賓位在西則東面北上南陳鼎九者牛一羊一豕一魚一腊一腸胃同鼎膚一鮮魚一鮮腊一羞鼎陪鼎三者膷一臐一膮一腥豕飪者在東則西面亦北上南陳鼎七下于飪去鮮魚鮮腊食主豆故饌之堂猶享有庭實璧帛將命于上也。八器數八豆則八簋六鉶兩簠八壺西夾夾堂之室六六豆則六簋四鉶兩簠六壺門外米禾皆二十車十以為列薪從米芻從禾。

上介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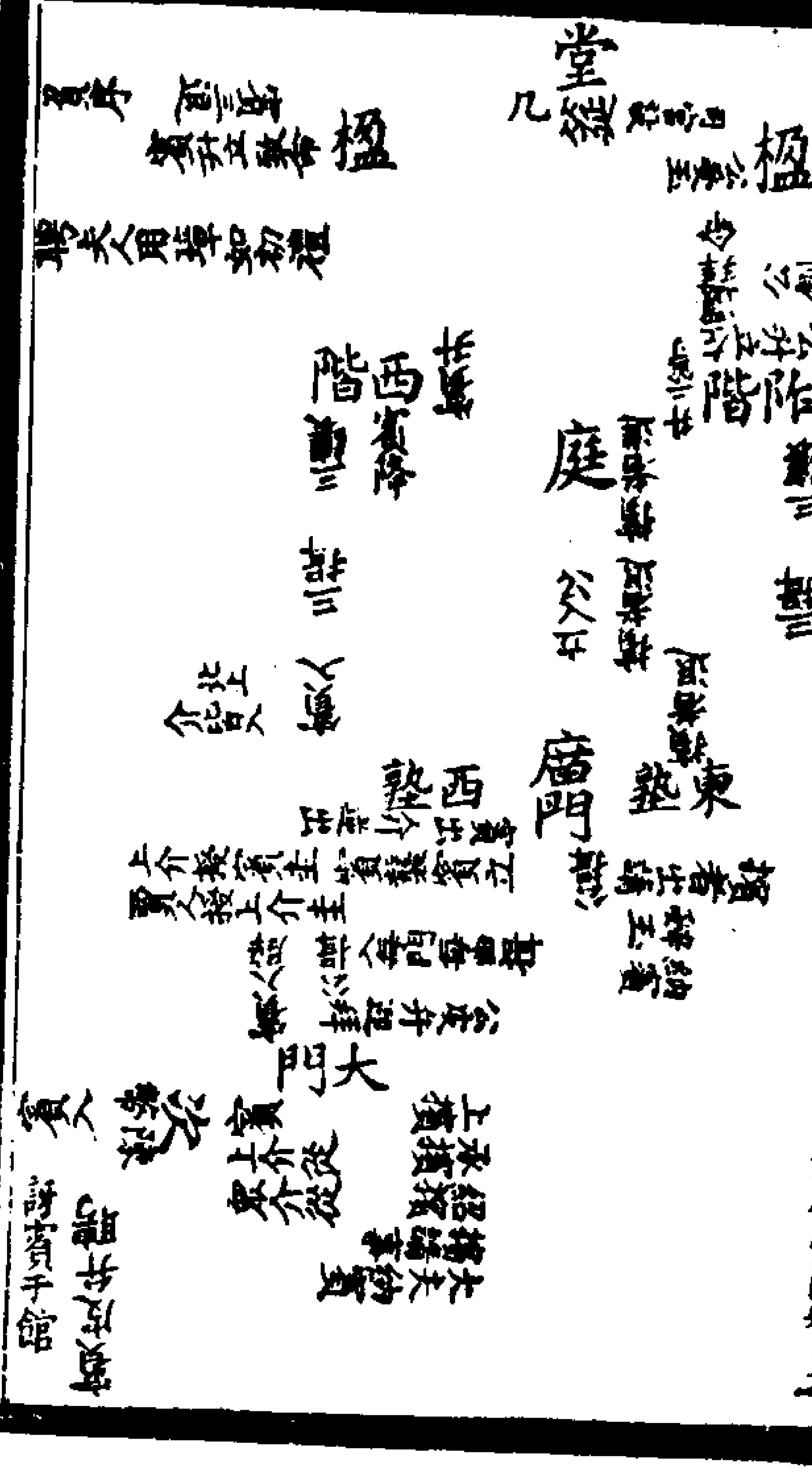
飪一牢亦大牢在西亦庭西。與賓異館也鼎七同賓腥鼎。以飪鼎同腥則減東陳堂上六饌同賓西夾故又減西夾。門外米禾薪芻皆視賓減半。禮之差也。

衆介皆少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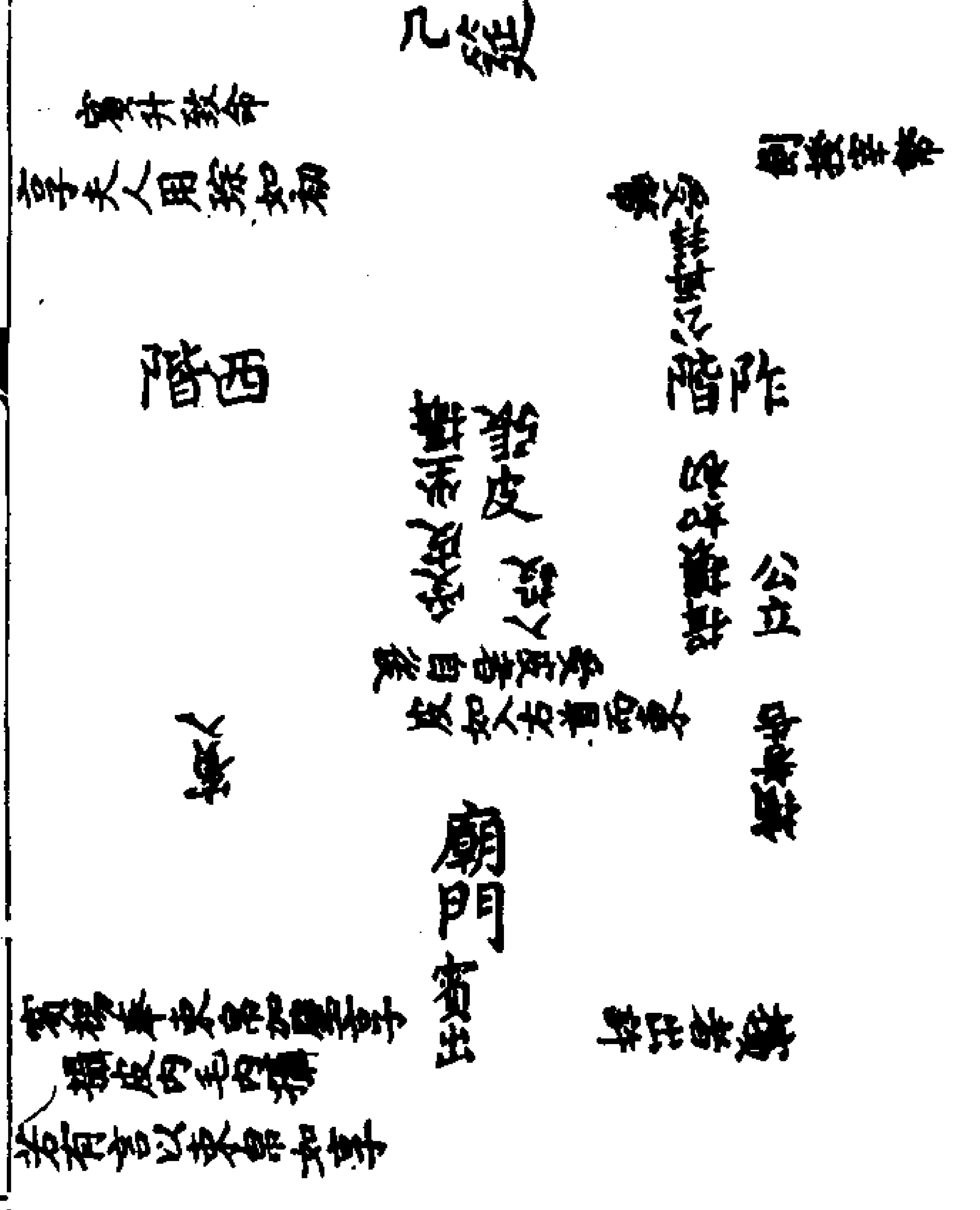
亦庭陳與上介異館皆少牢又降于上介鼎五無羞與腥堂上無饌。門外無陳因降而降。

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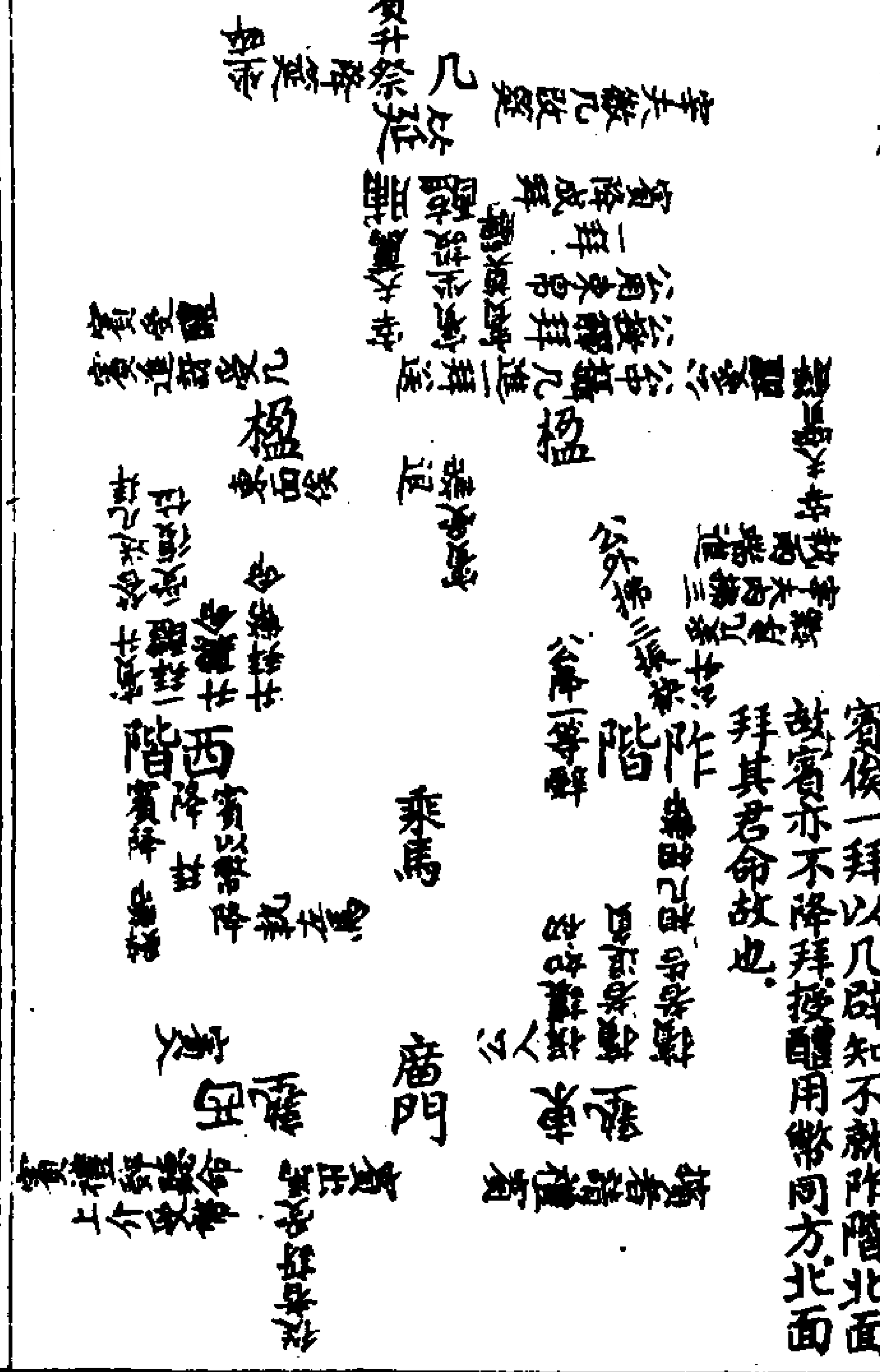
聘受于大祖故有每門每曲公入立北面賓入即左公在中庭賓一揖及階曰三揖據當三公襲裼宜在序小臣贊之。

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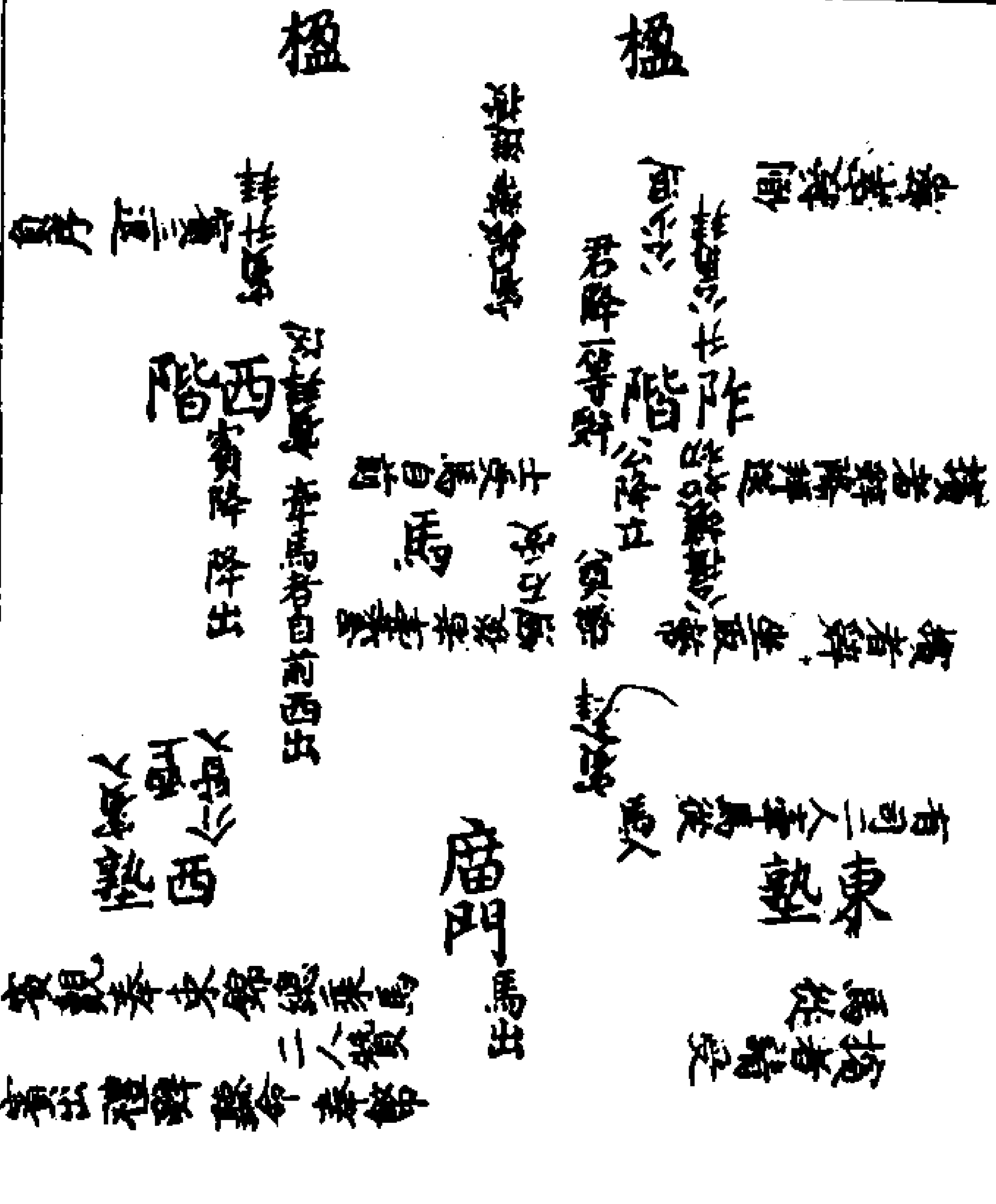
内攝卷之裏皮在外言入設起内設仍外儀堂上致命即庭中張皮節士受右客左嫌不順坐攝實當賓降自出降爲出如入如客執入内毛右首變客入儀爲以東别起客入左首

公禮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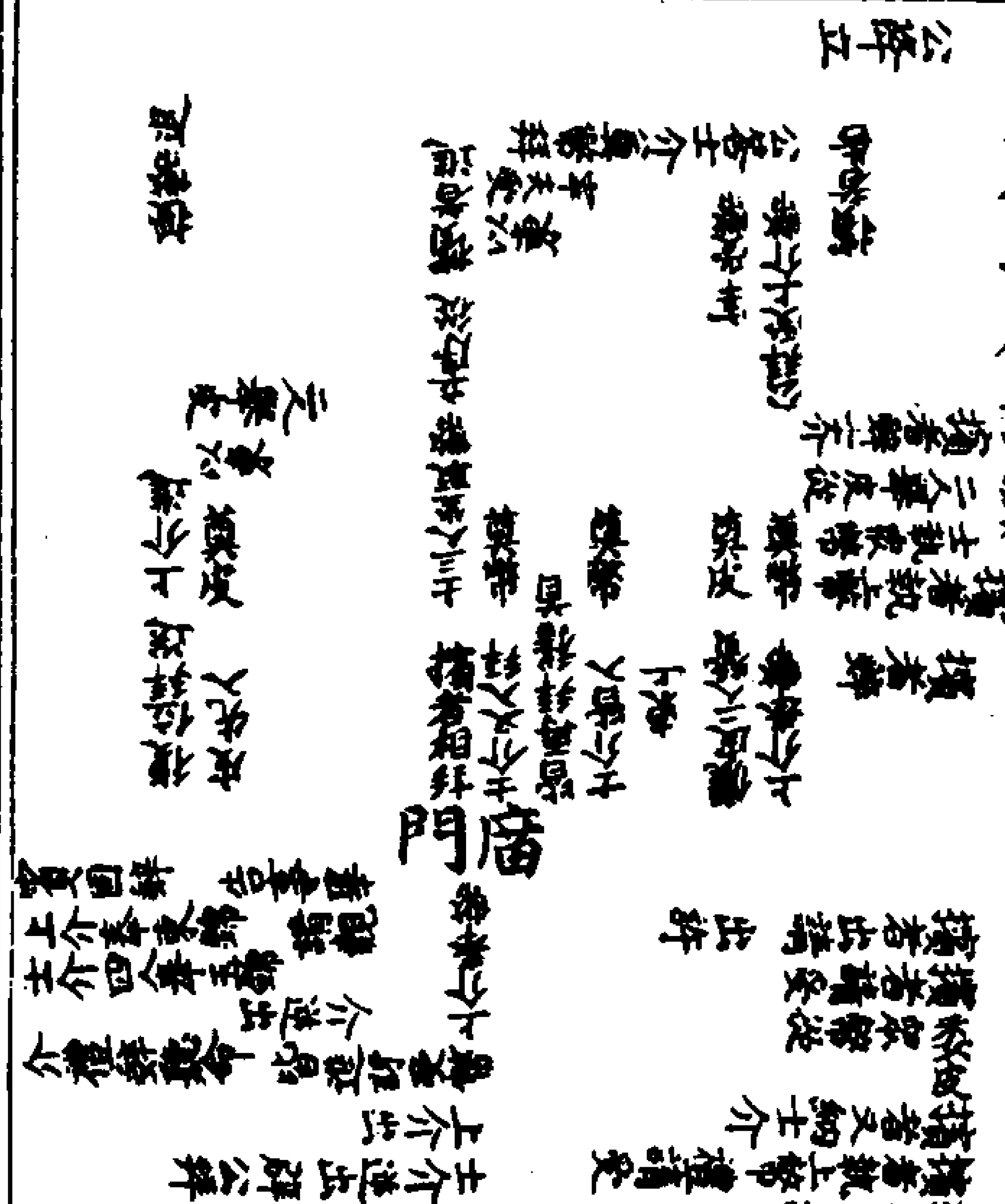
公拜送几一拜不言面位就授位以賓俟一拜以几辟知不就阼階北面故賓亦不降拜授醴用幣同方北面拜其君命故也

賓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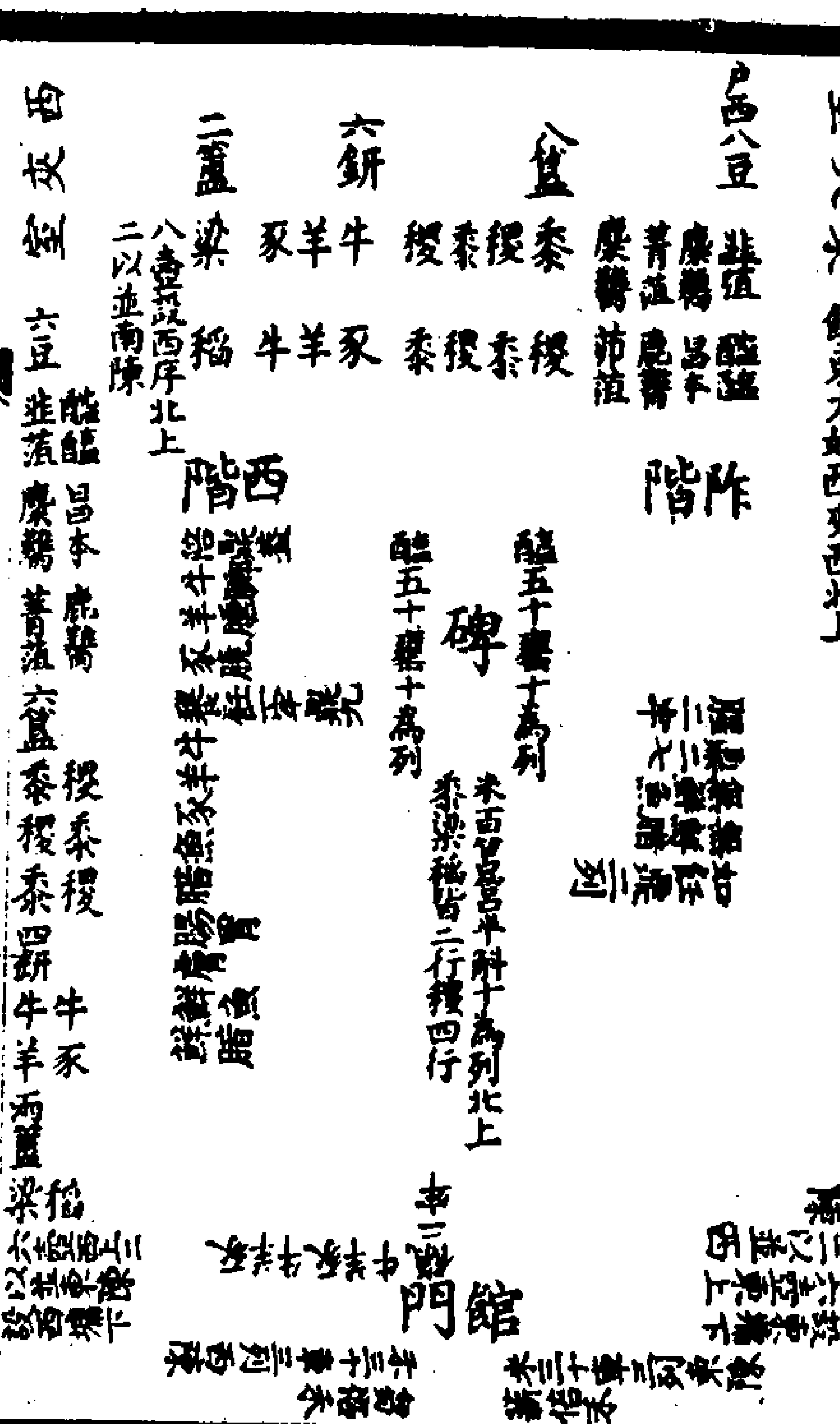
賓初入門右外臣亦臣擯者辭覿亦聘君所知牽馬右之謂賓所總受馬者自前還後適右變受享皮之儀以牽者自前西宜耳

上介士介請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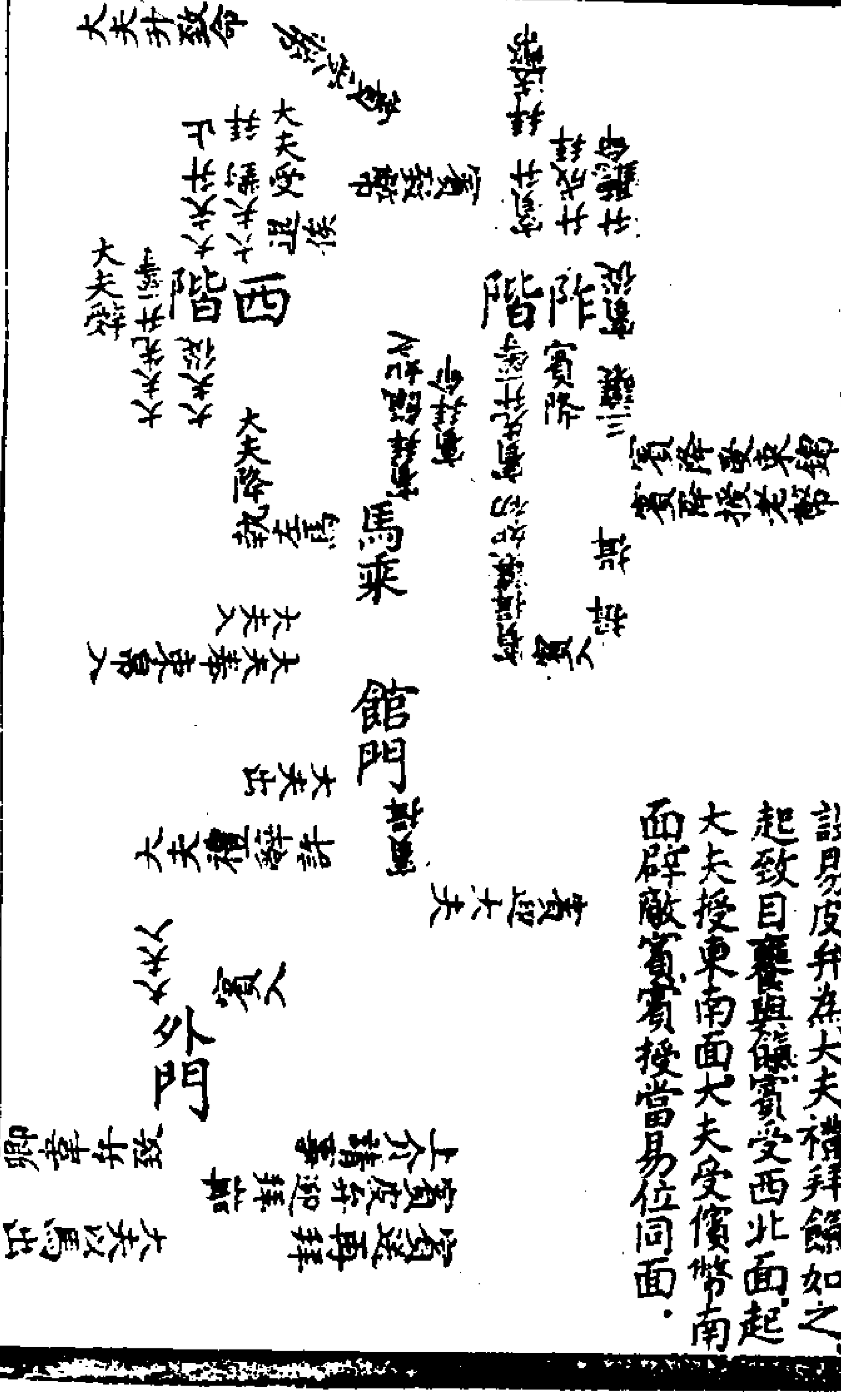


皆未升堂而上介授幣門左以大夫特殊擯者執士介幣儀上謂次介幣禮請受而賓代之固辭入告則公許受之擯者出答未及而公拜因相以相拜鳴許也猶執上幣故進宰夫唯受上幣故三人仍序從之

歸賓饔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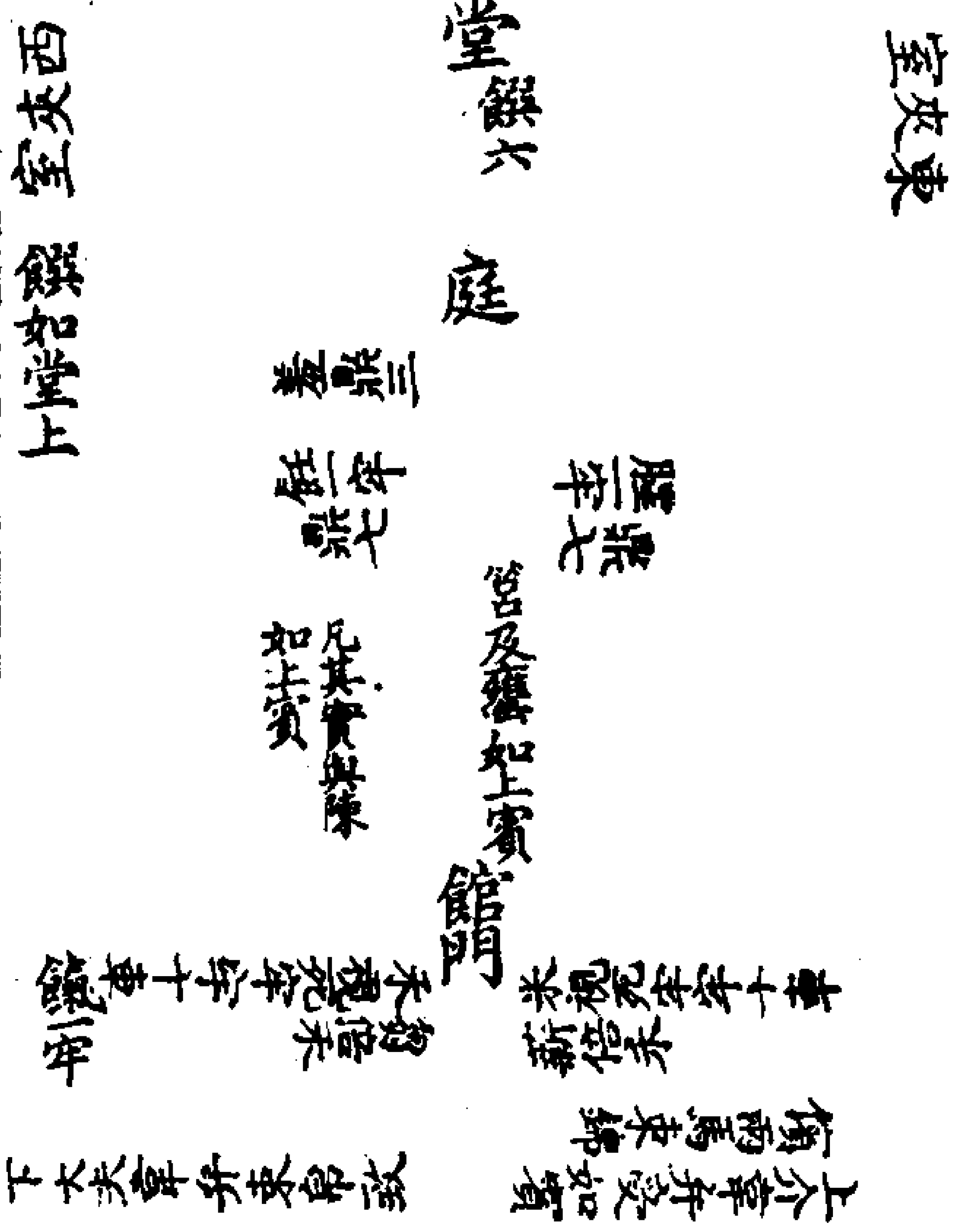

室
東夾
西夾
阼階
西階
碑
館門

大夫致饔餼命賓儐致幣


阼階
西階
馬乘
館門
外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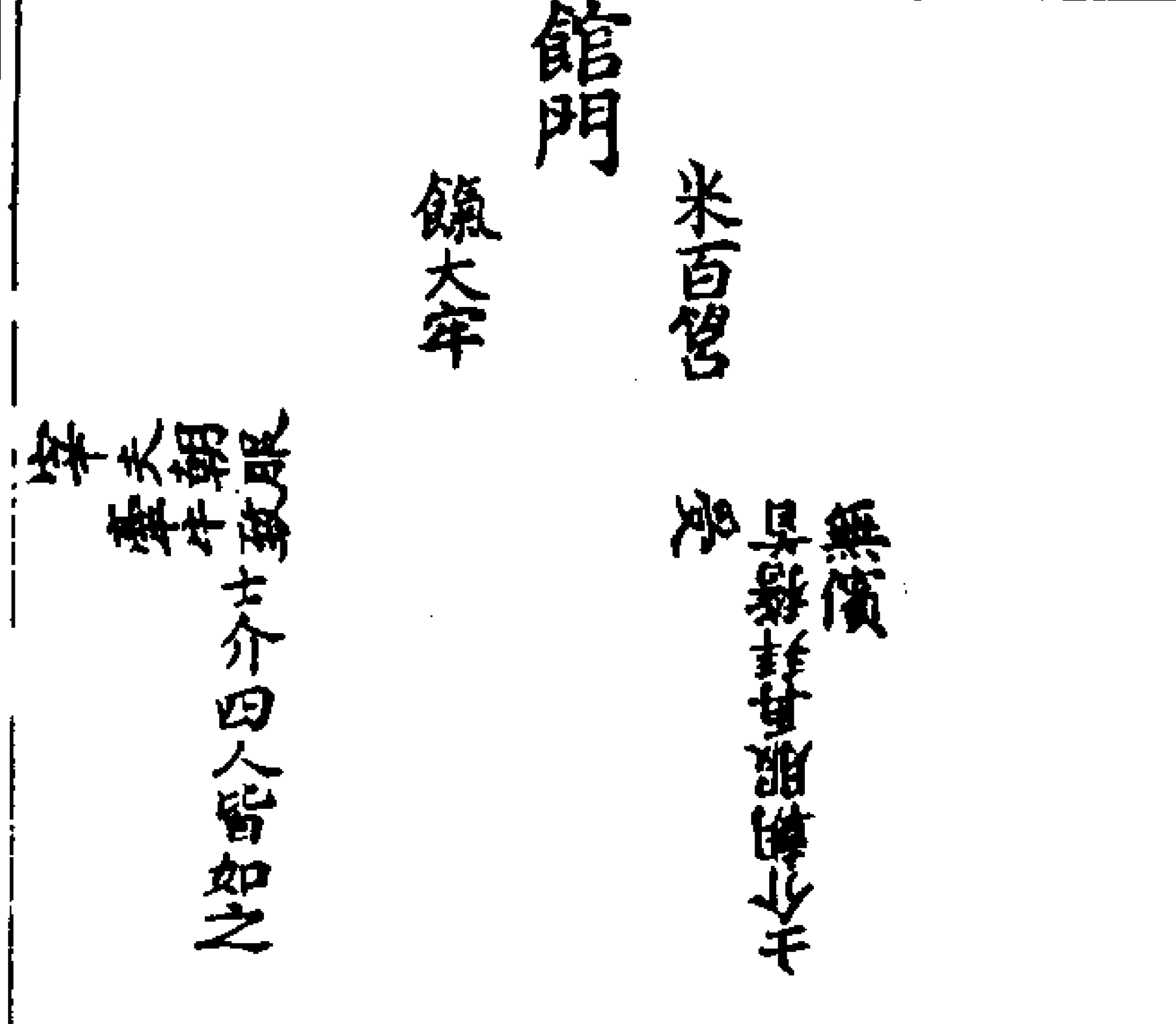
賓朝服禮辭起監設者朝服卒設易皮弁為大夫禮拜餼如之起致目饔與餼賓受西北面起大夫授東南面大夫受儐幣南面辟敵賓賓授當易位同面。

歸上介饔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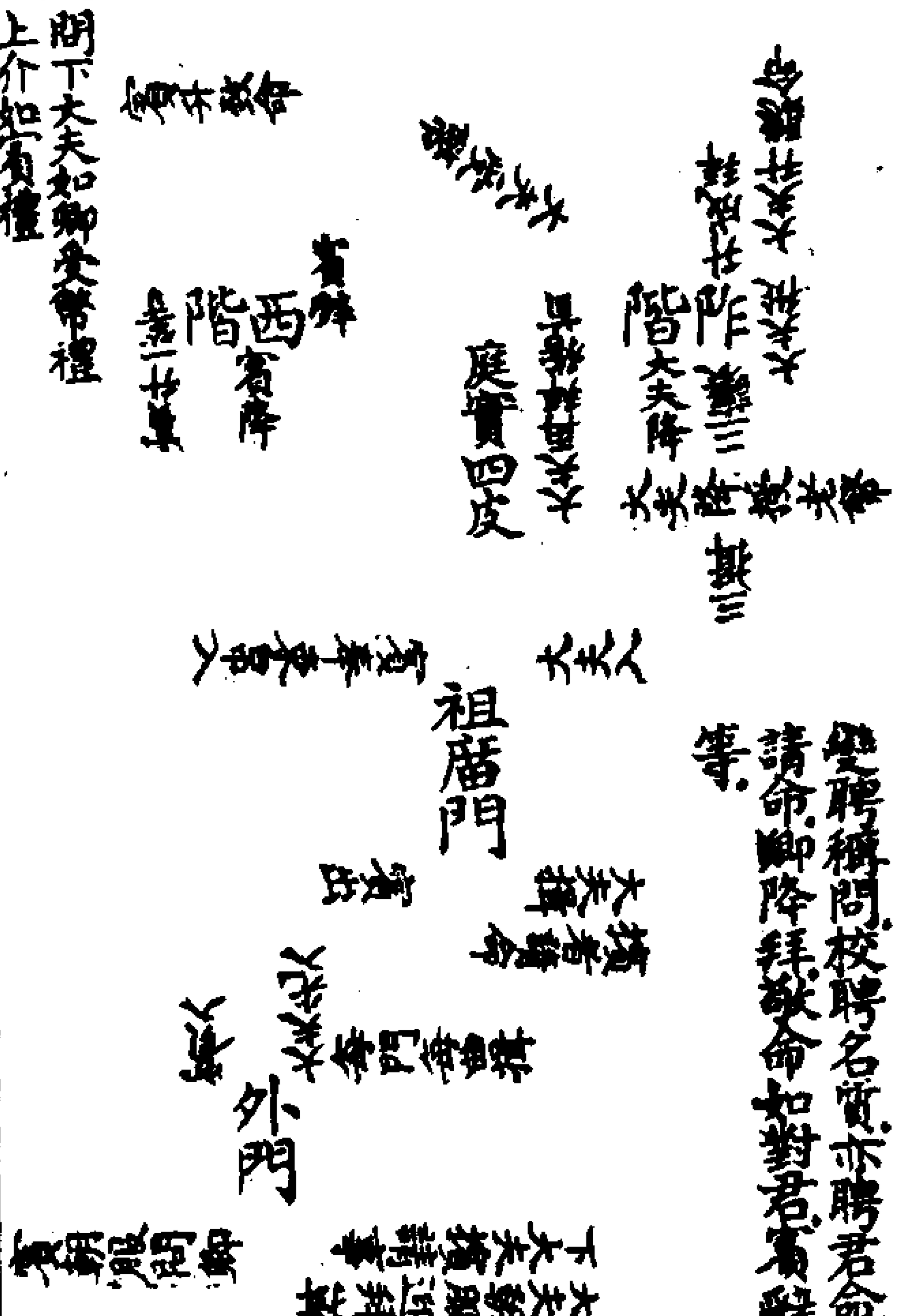
減賓二牢則減二鼎堂上饌數如鼎減數西夾不得再減故同于堂而去東夾之設大夫館于士雖一廟必有外門下大夫仍止外門外侍卒設乃迎入。

歸士介餼


館門
米百筥
餼大牢
士介四人皆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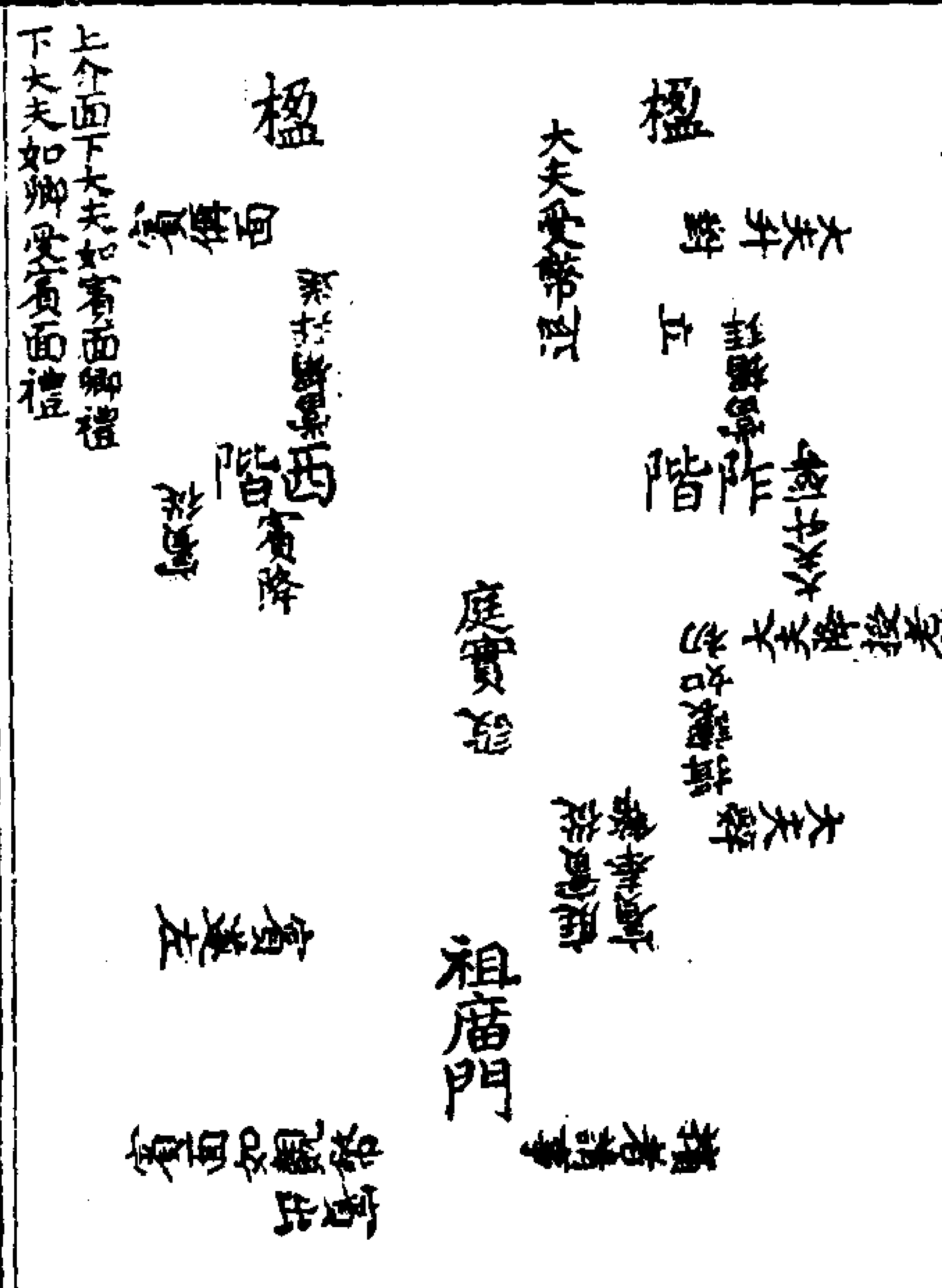
士館于工商工商無廟故于門外為之禮朝服猶設飧服卒夫致不言命亦儕君命唯不用幣直牽牛故徒言致米百筥不能偏陳于東亦當分陳十以為列無儐歸禮薄

賓問卿


階
西階
庭實四皮
祖廟門
外門
問下大夫如卿受幣禮
上介如賓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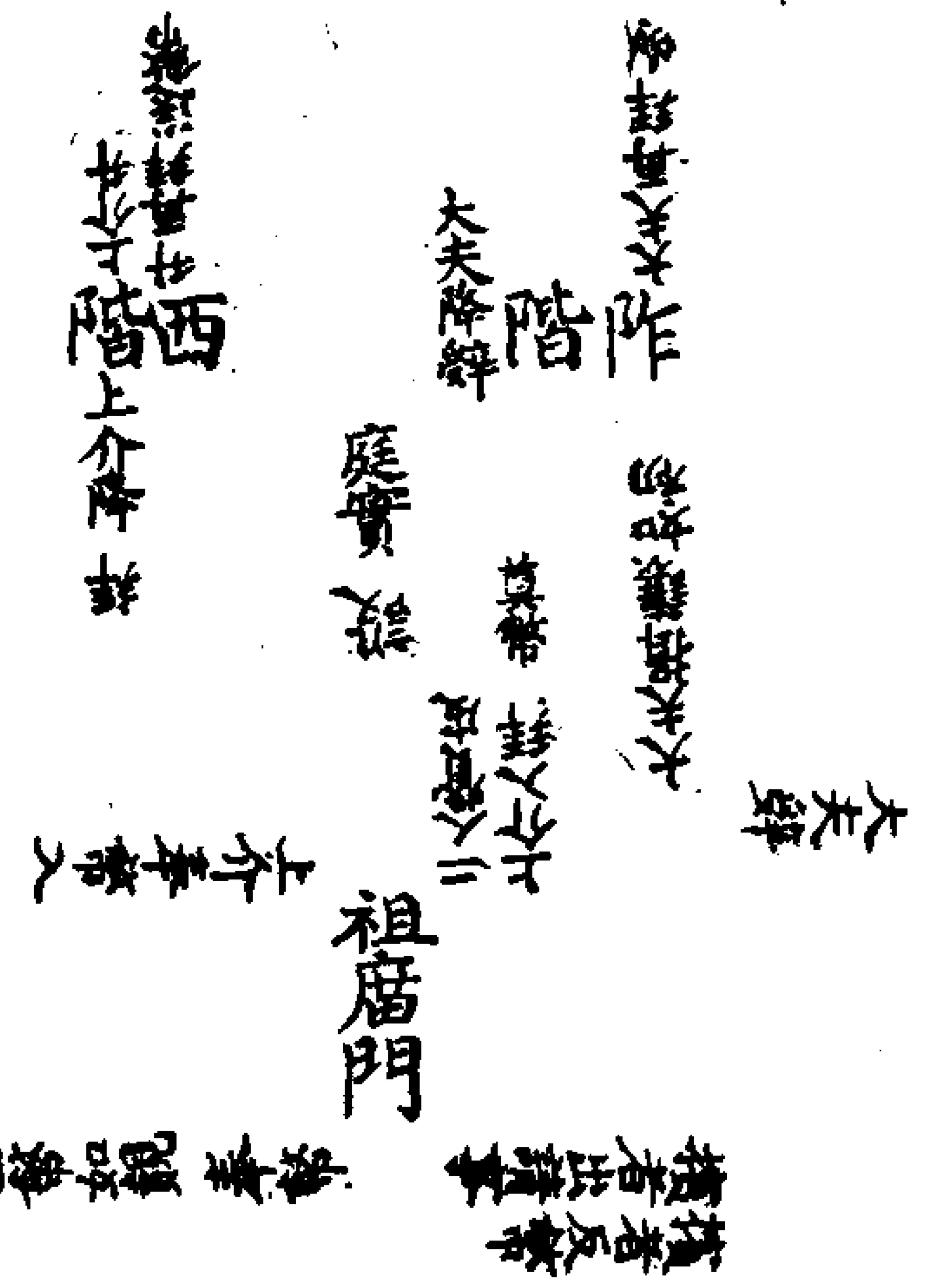
受聘稱問，校聘名賓，亦聘君命，故擯者請命，卿降拜，敬命如對君，賓辟，當降一等。

賓面卿


楹
楹
階
西階
庭實
祖廟門
上介面下大夫如賓面卿禮
下大夫如卿受賓面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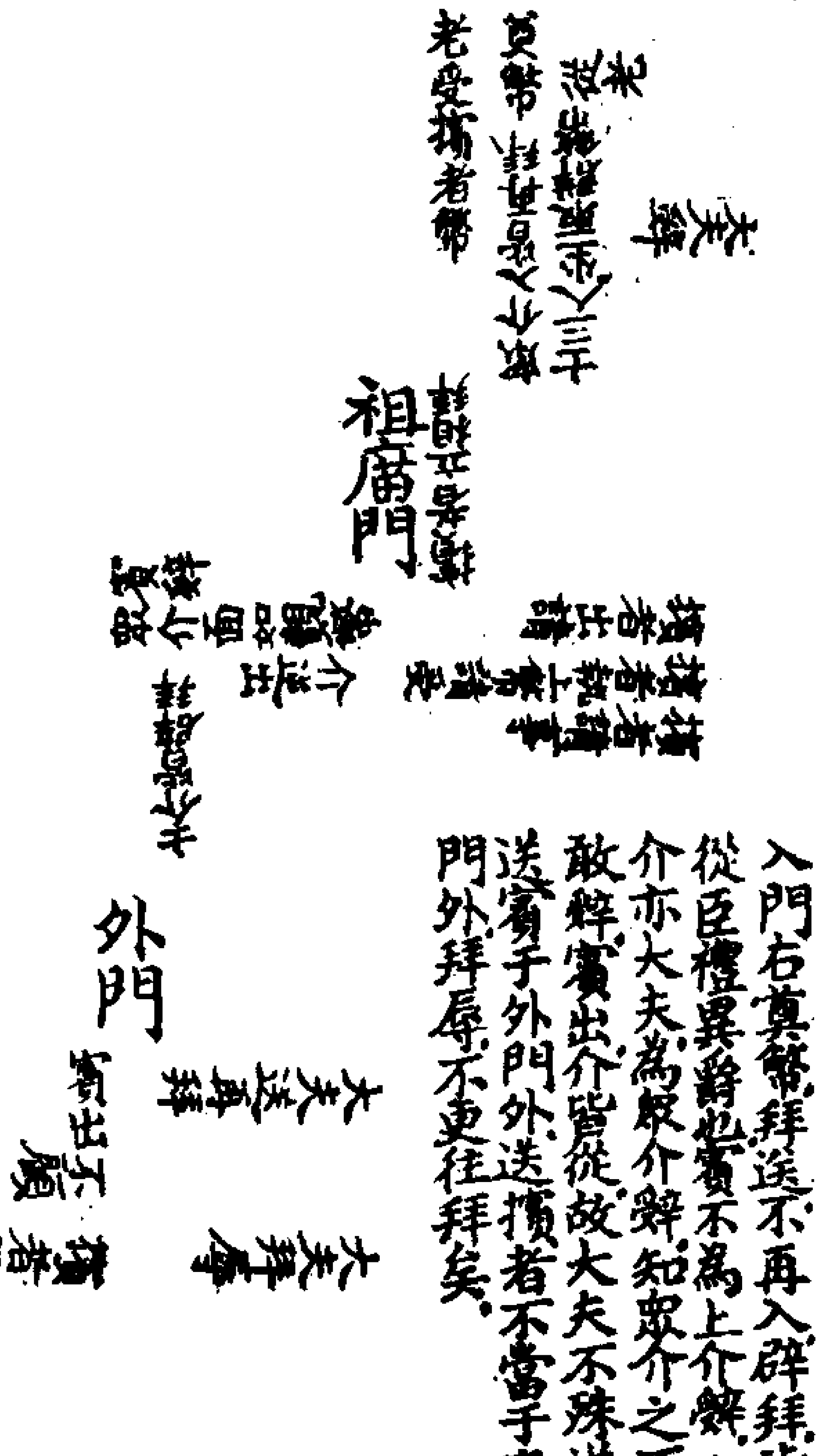
幣如覿，起面。儀觀問之庭實，用皮，則面可用馬，皮馬本相間，或國不產馬，仍容用皮，故不自大夫南面受幣，辟敵賓，賓授亦當同面。

上介特面卿



擯請，知有事，特面，以尊別，先入門右，從賓面禮，大夫辭，不遂左，降于賓，擯者反幣，舉奠出授上介，奠拜則出，故復言奉幣入，以上介故受于堂，升不致詞，則簡于賓，沒出文于大夫授老幣時，特出也，出立賓南東面。

衆介面卿



入門右奠幣，拜送，不再入辟拜，皆從臣禮異爵也，賓不為上介辭，上介亦大夫，為衆介辭，知衆介之不敢辭，賓出，介皆從，故大夫不殊送，送賓于外門外，送擯者不當于廟門外拜辱，不更往拜矣。

下大夫嘗使至幣及

阼階

西階

廟門

外門

上介　三介

三介留次，介不敢四士介，嫌僭賓。嘗使至君有舊恩，幣及兼問與面，則三介亦有面也。下大夫如卿受幣，爵同。上介面如賓面，卿賓不問受命時所以當接聞也。若不見君，使大夫為受如主人，不虛聘君之賜也。言各以其爵，則直放賓問卿為之通其例矣。

夫人歸禮于賓

東序　醙黍清皆兩壺

籩六

豆六

設户東

阼階

西階

西序

賓儐乘馬

廟門

外門

聘享及夫人，故歸禮，夕歸辟間面時。夫人無堂下禮，故但有堂上之陳，皆就東近內之位。籩豆六，下于君。設户東，故壺設東序，北上南陳，由內出。夫人所降，去朝事之末籩豆。然君用朝事，則夫人用饋食亦可也。

夫人歸禮上介

東序　四壺

四豆四籩

阼階

西階

西序

儐兩馬

廟門

來時受命，上介接聞聘享夫人，上介知之，授璋與琮，任其勞矣。故禮之皆四，降二以為差。儐兩馬，亦降于賓二。不歸眾介，夫人恩禮不得遠及矣。

大夫餼賓

廟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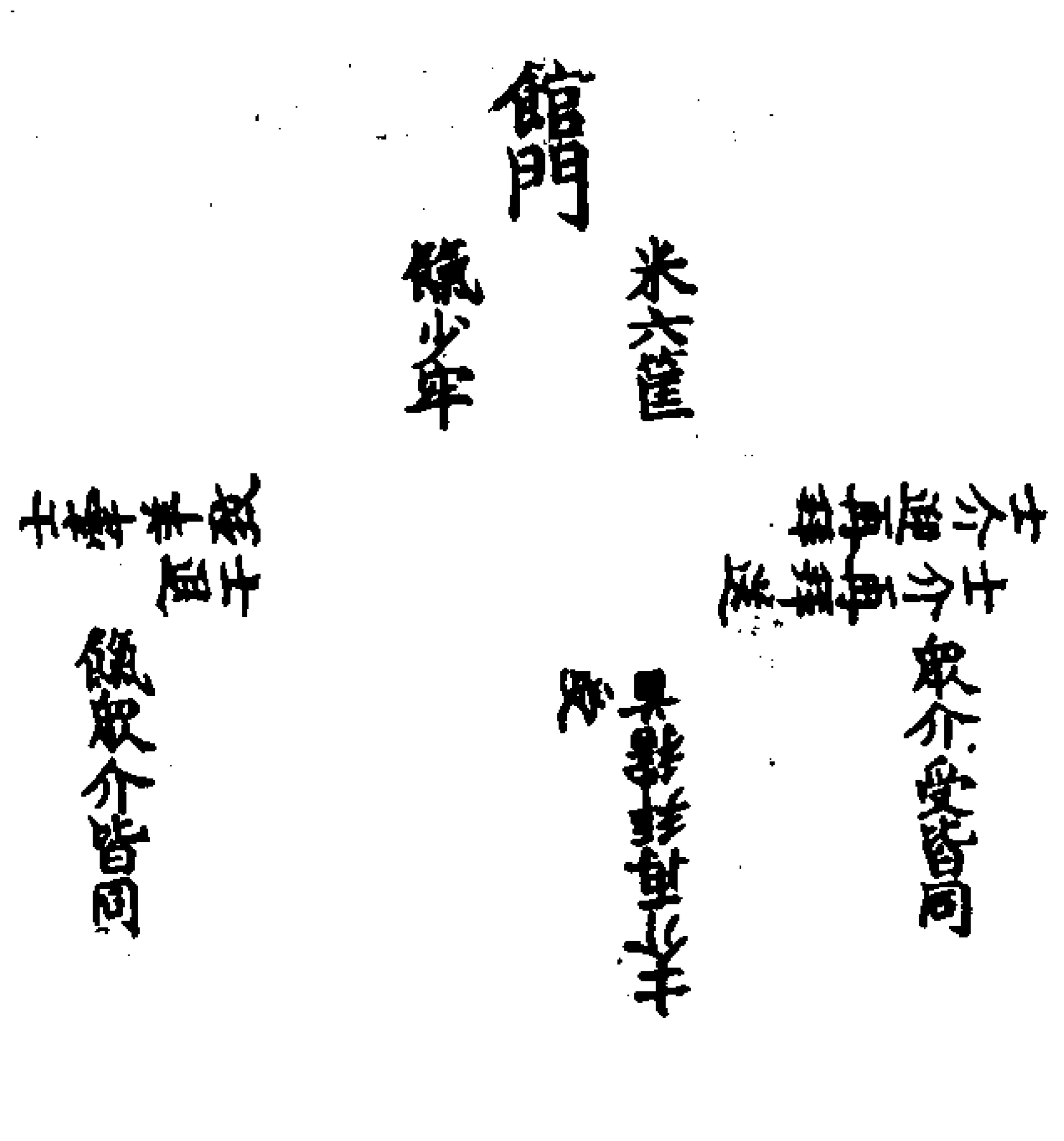
米八筐

餼大牢

餼上介亦如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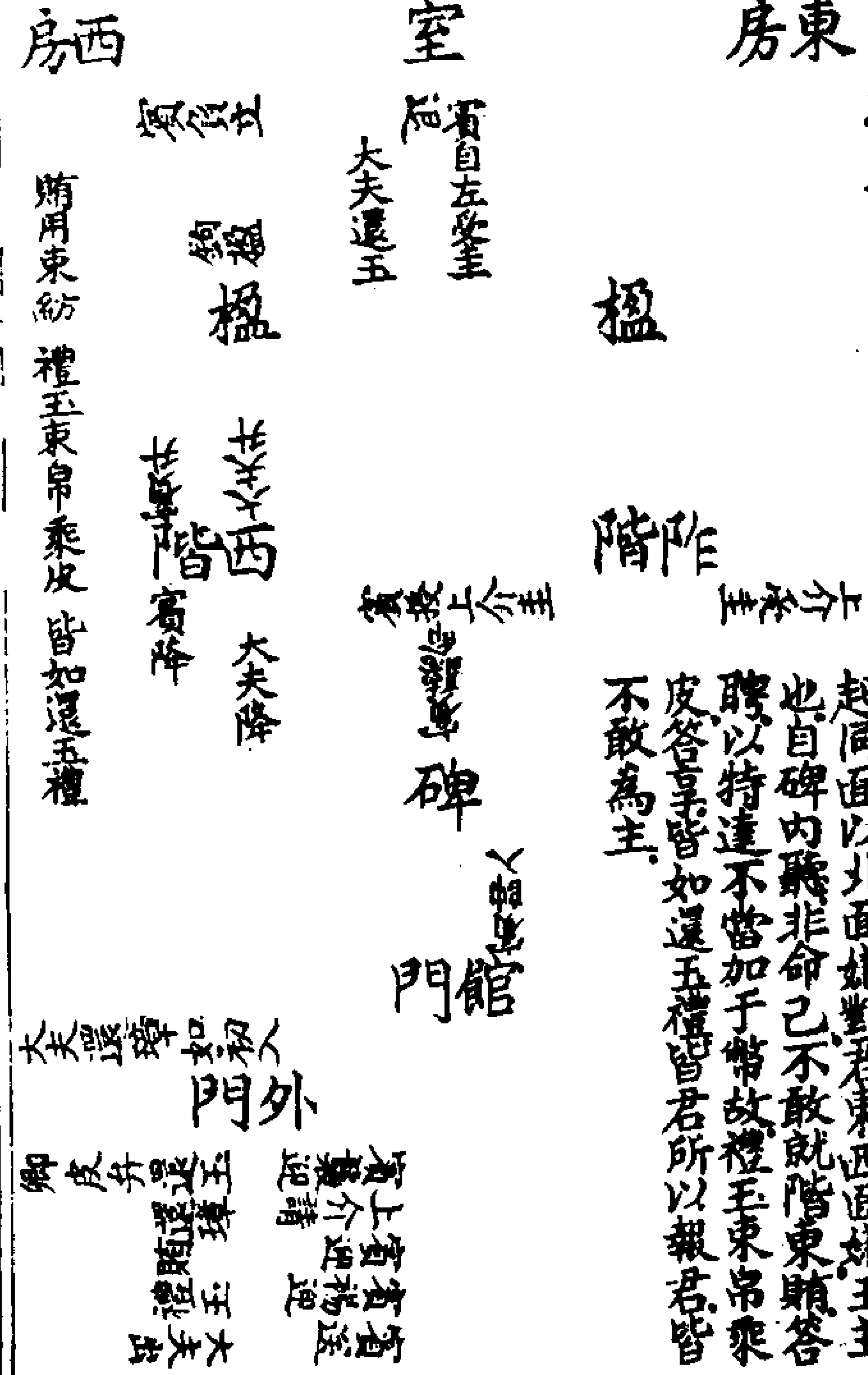
問面所及，助公禮賓，故餼為公養，盛已，亦當有饗食致生，畜可已。米八筐，據大禮則備四穀，黍粱稷稻各二筐。而記云凡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則減稻為降君，蓋備稱據其降去稻，則六筐為常例。不然，當更曰黍粱二筐，稷四筐，以綜目八。知四穀具。眾介不面士，亦無士餼眾介，儀禄入簡也。

大夫餼眾介


館門
米六筐
餼少牢
眾介受皆同
餼眾介皆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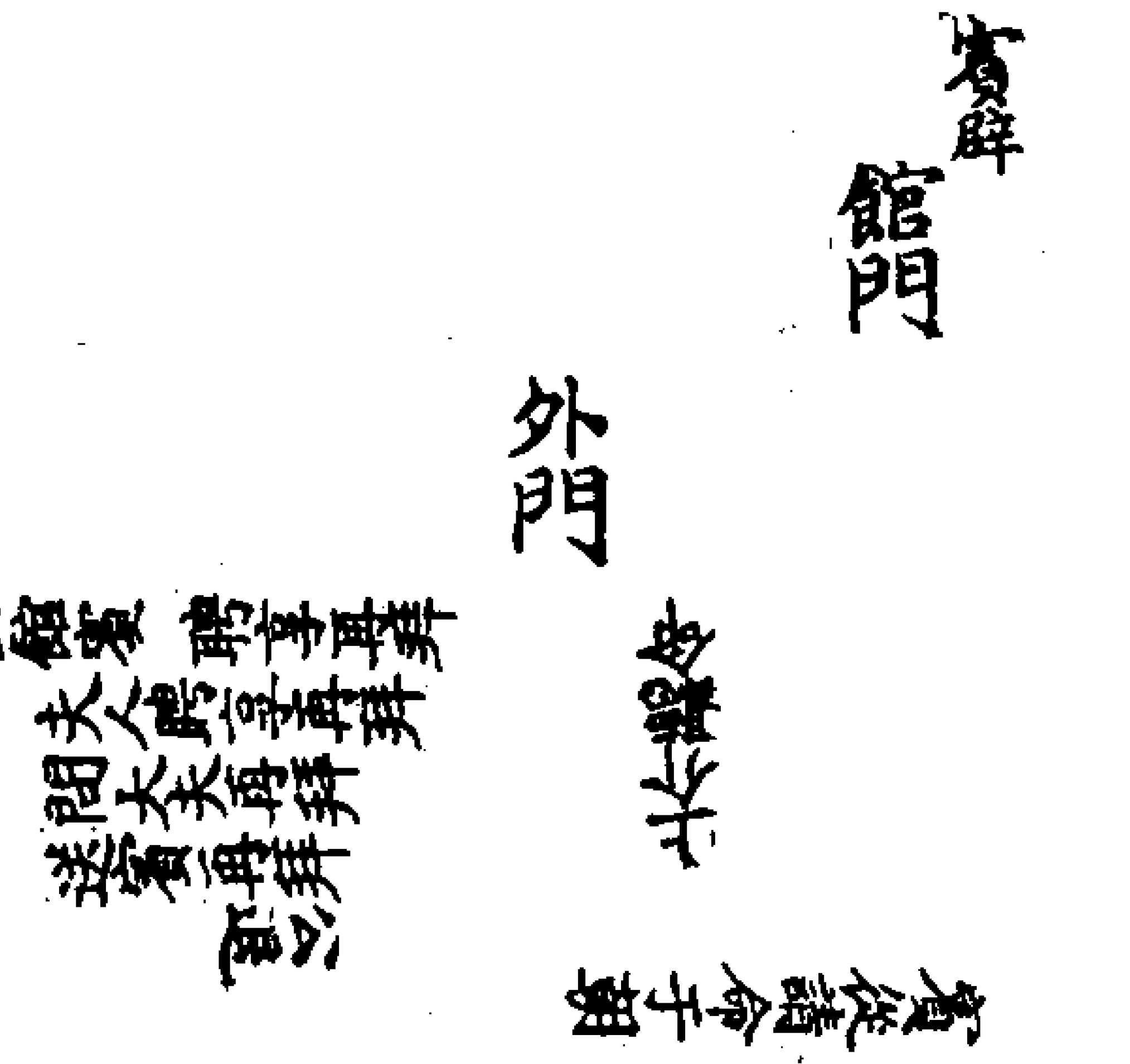
凡致餼牢首牲少牢首羊
故牢羊君餼士介大牢故
大夫下君米六筐則去稻
減于賓與上介據記以差
又當並去稷去粱則簋
盛故也

還玉


東房
室
西房
賓自左受圭
大夫還玉
楹
楹
阼階
西階
大夫降
賓降
碑
館門
外門
賄用束紡 禮玉束帛乘皮 皆如還玉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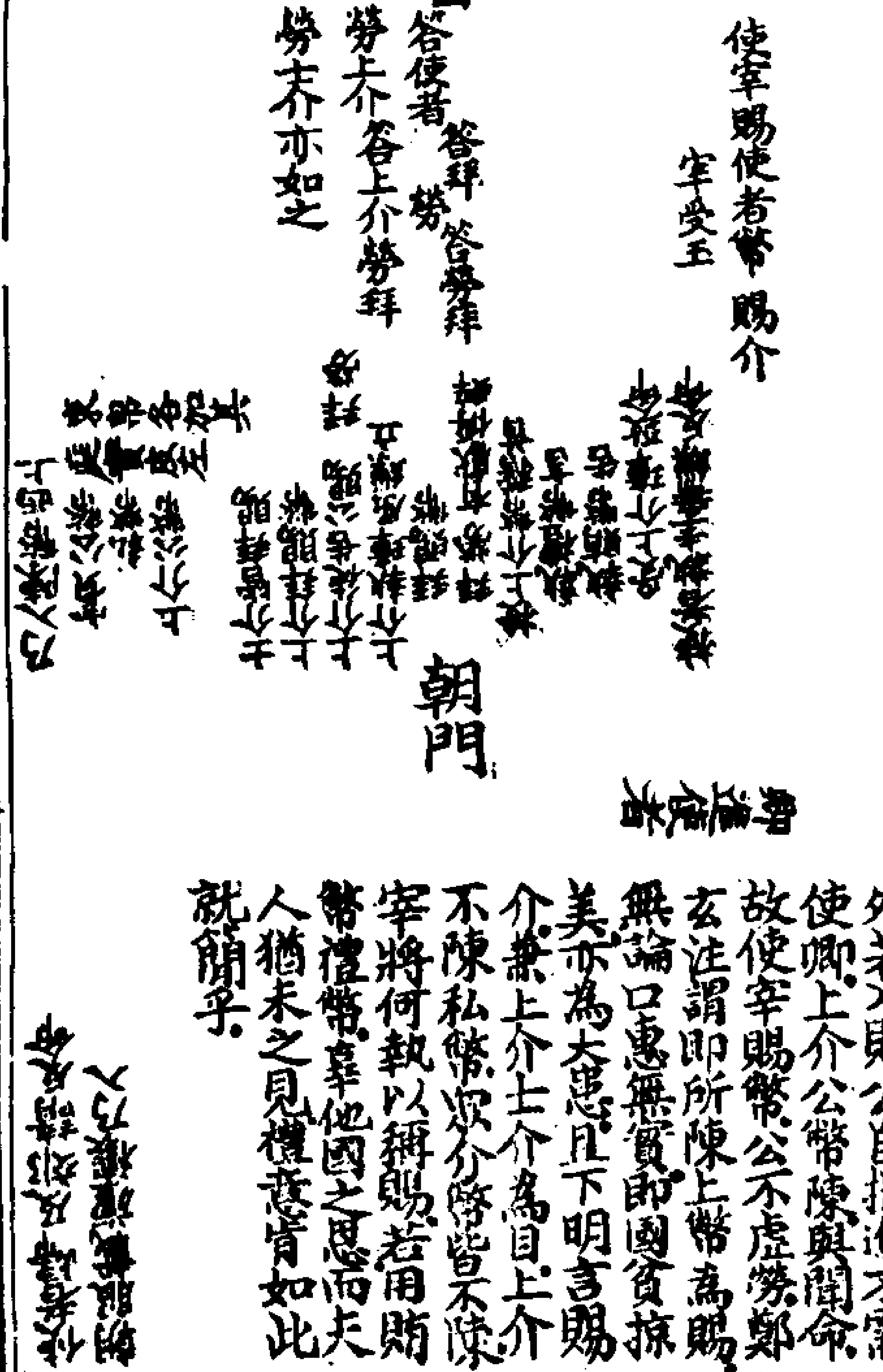
鉤楹則大夫南面故賓自左南面受圭
起同面以北面嫌對君東西面嫌玉主
也自碑內聽非命己不敢就階東賄答
聘以特達不當加于幣故禮玉束帛乘
皮答享皆如還玉禮皆君所以報君皆
不敢為主

公館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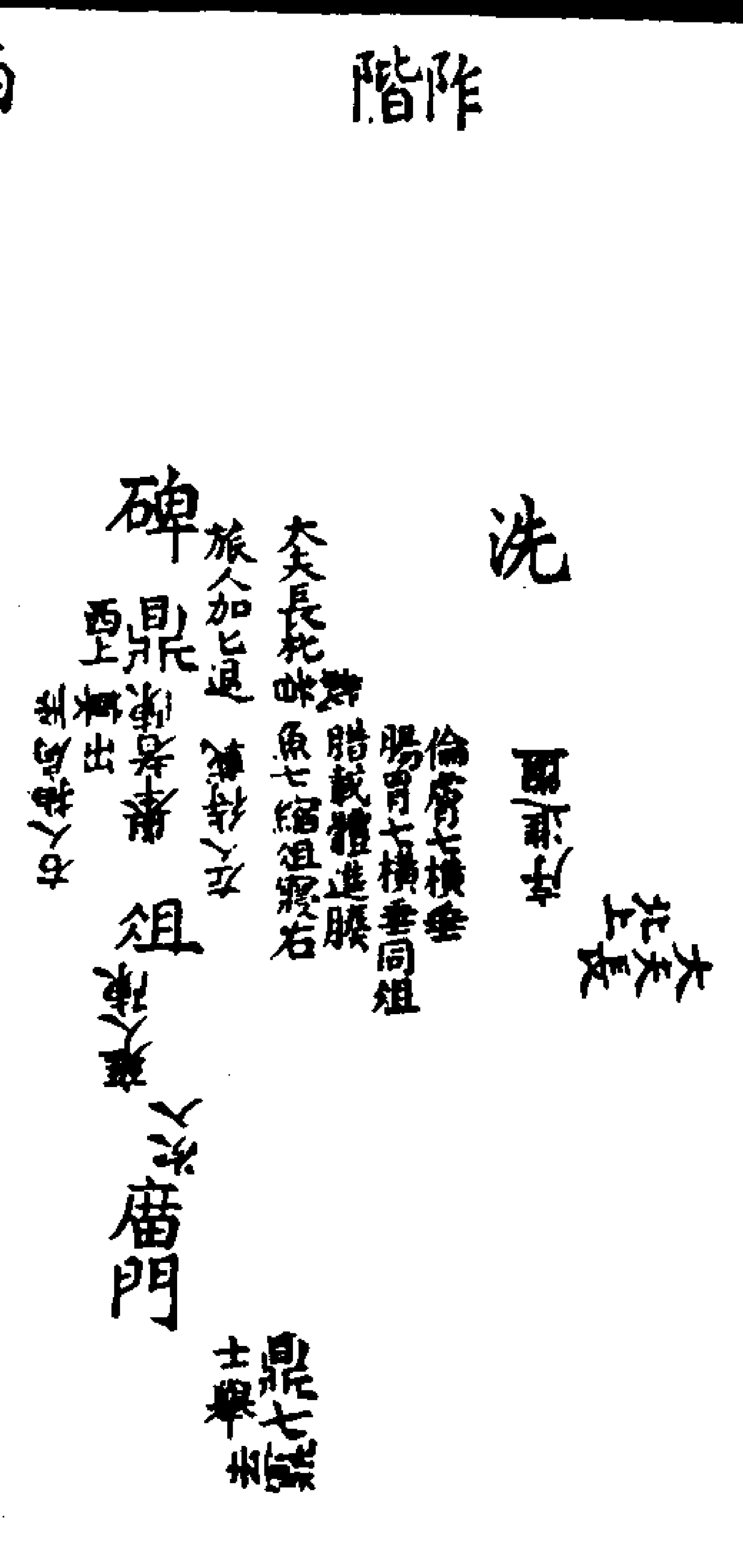
致館公未館于其將歸一館焉
成主禮也聘享夫人聘享問大
夫皆聘君之命送賓則謝其傳
來往之命凡六事四拜賓不敢
當主故辟上介不敢請事故代
聽命既辟未迎不得拜送故從
請命若防有後命然賓拜辱故
曰公辭賓退謝聽之矣

反命


使宰賜使者幣 賜介
宰受玉
公答使者 答拜 勞 答勞拜
勞上介 答上介勞拜
勞士介亦如之
朝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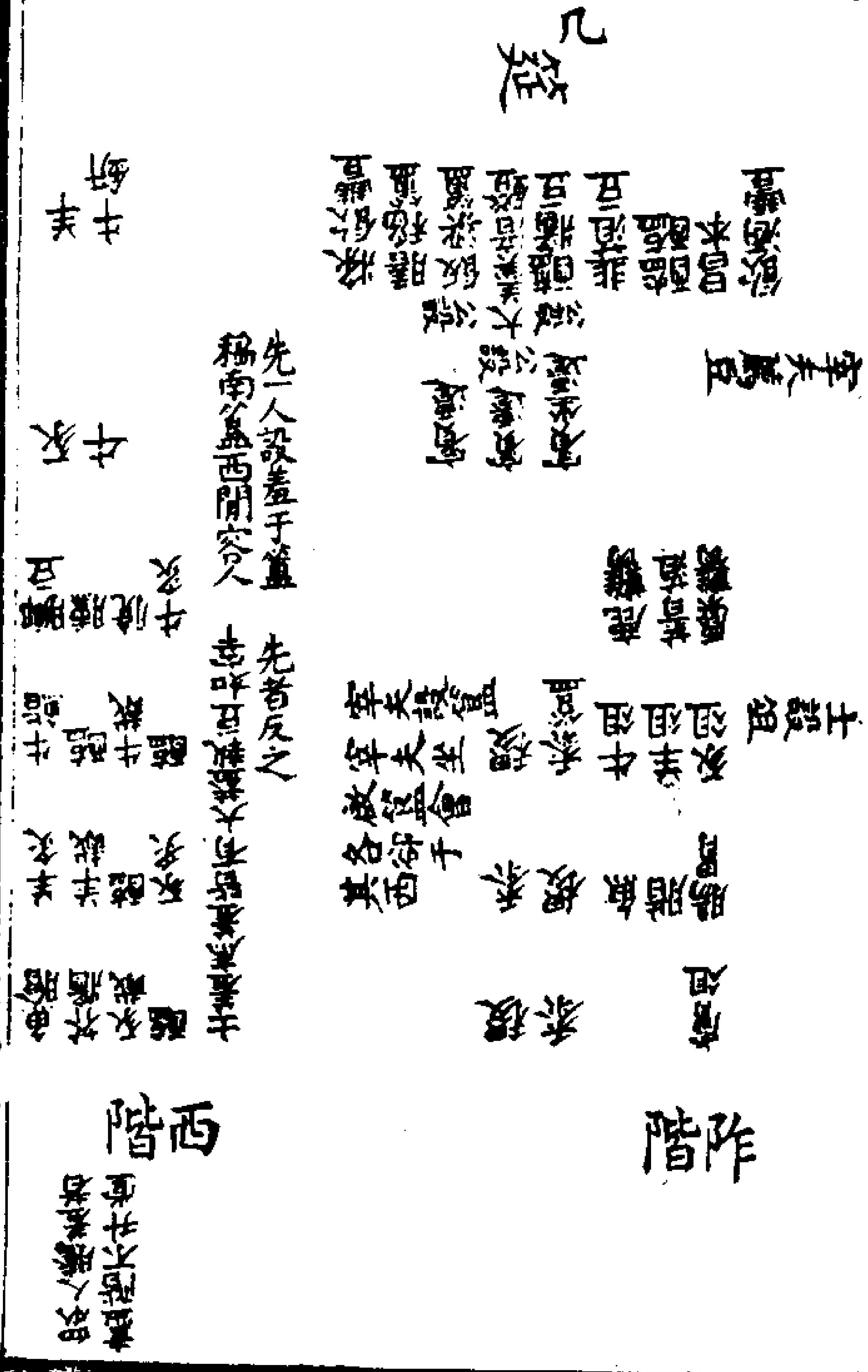
卿進使者如受命時在門
外若入則公自揖進不需
使卿上介公幣陳與聞命
故使宰賜幣公不虛勞鄭
玄注謂即所陳上幣為賜
無論口惠無實即國貨掠
美亦為大患且下明言賜
介兼上介士介為目上介
不陳私幣眾介皆不陳
宰將何執以稱賜若用賄
幣禮幣享他國之恩而夫
人猶未之見禮意肯如此
就簡乎

陳鼎朼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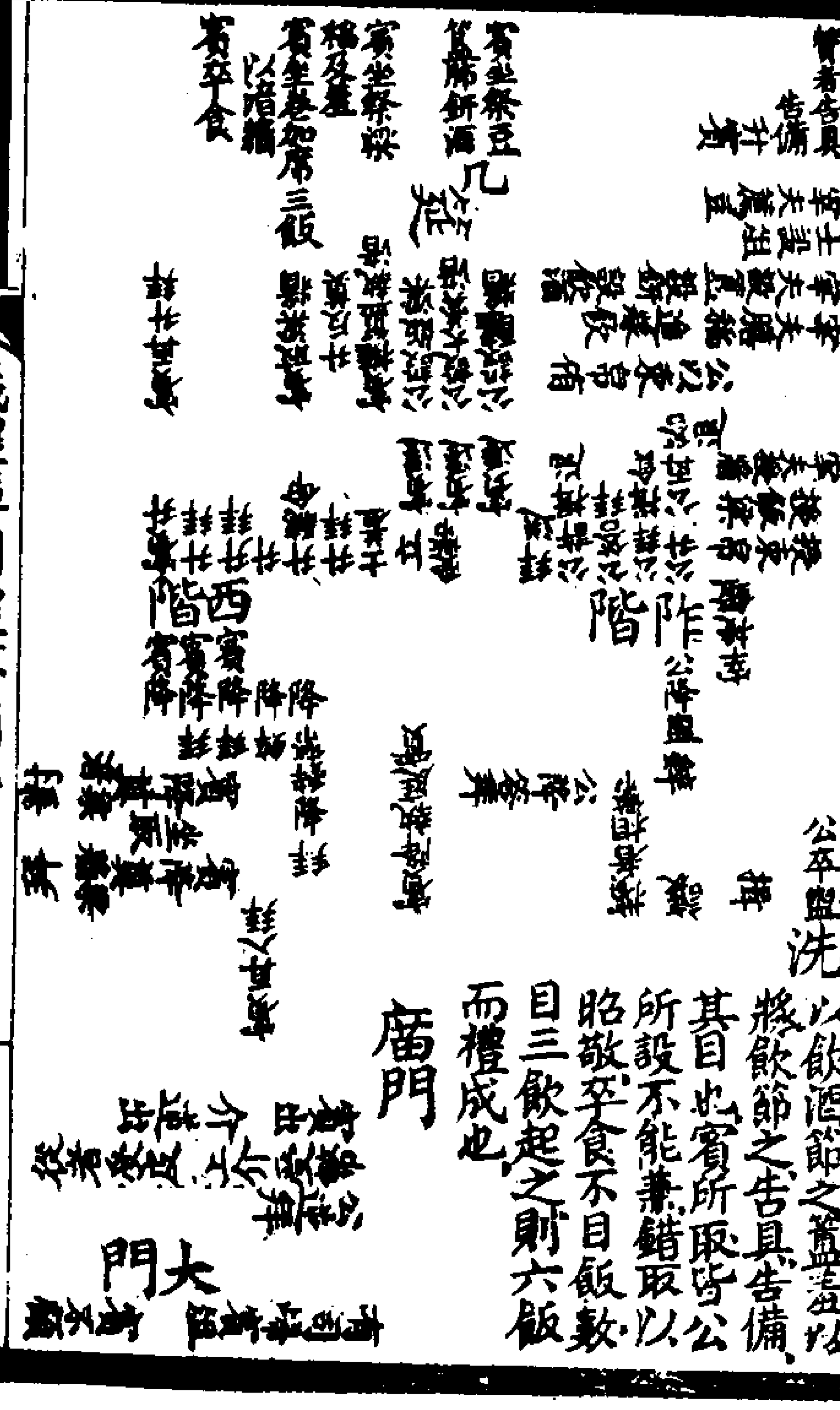


舉朼載異人公食官備不言正俎載體進腠以腊起之魚腊腸胃膚則以腊俎具詳也陳俎如鼎次陳鼎如門外之次據鼎南面故西右人抽扃西奠出自鼎西順西位也

設賓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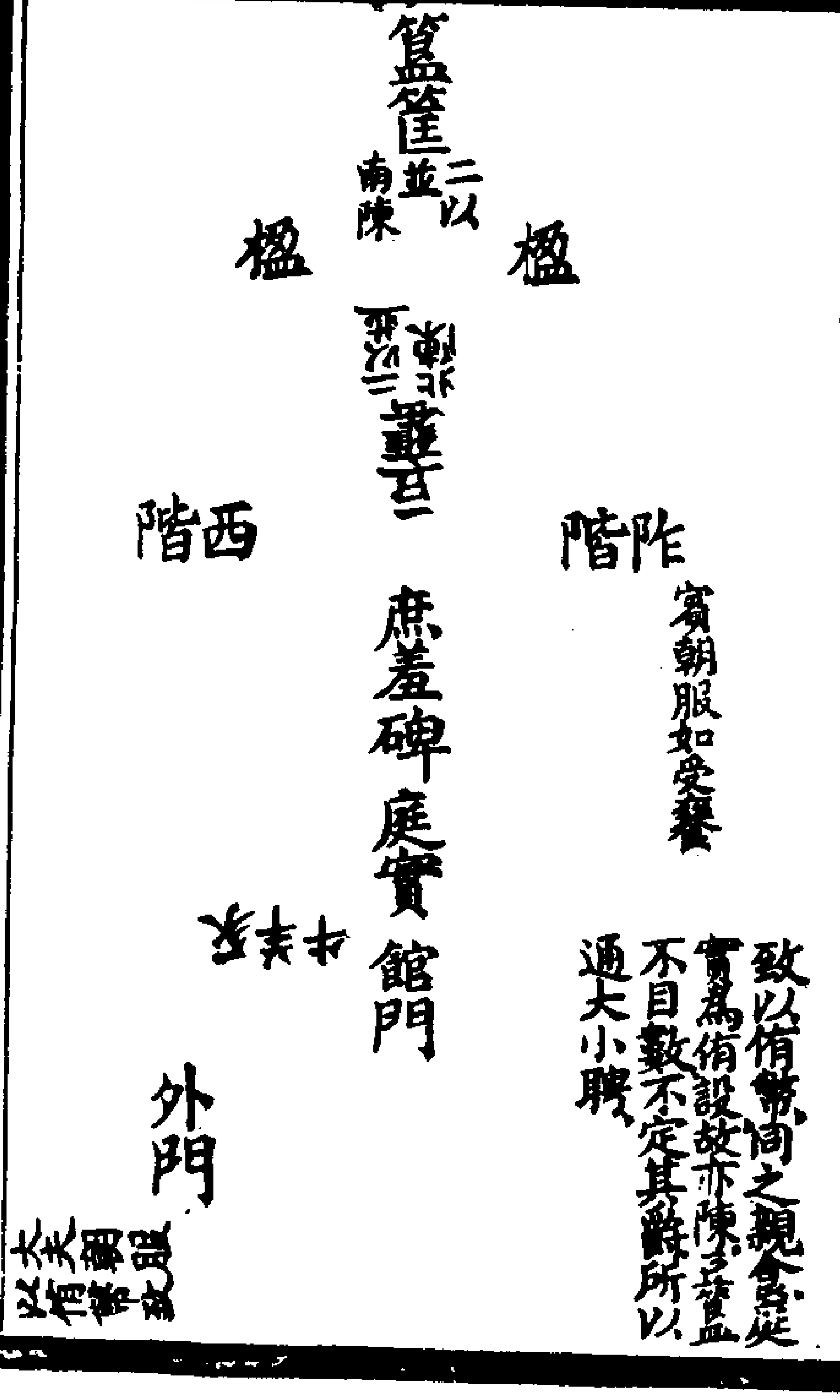
賓卒食



几
筵
阼階
西階
洗
廟門
大門

凡設兩成薦俎簋鉶以飲酒節之蓋豆以漿飲節之告具告備其目也賓所取皆公所設不能兼錯取以昭敬卒食不目飯數目三飲起之則六飯而禮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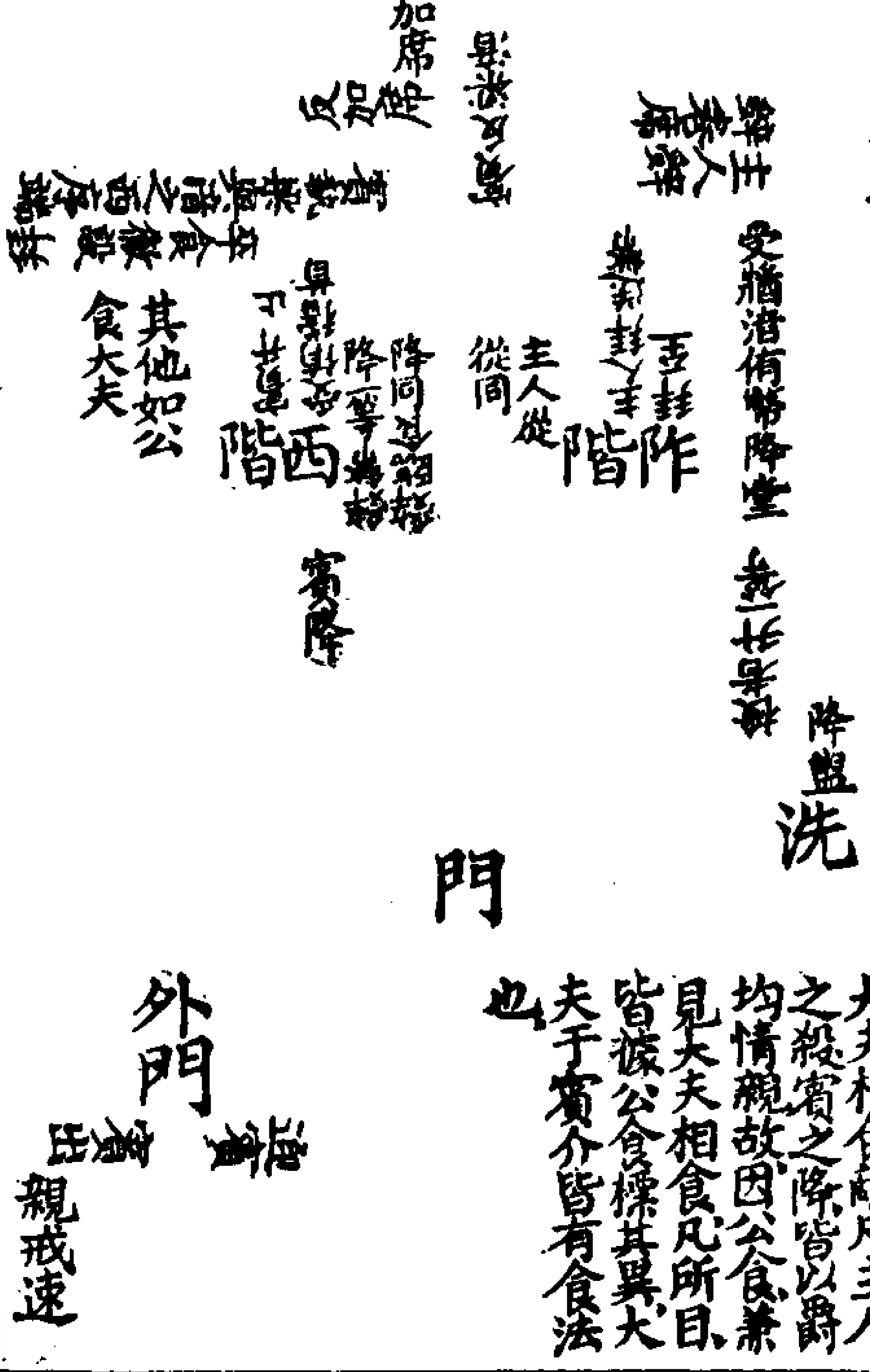
致食陳饌



簠簋
楹
楹
阼階
西階
庶羞
碑
庭實
館門
外門
賓朝服如受饔

致以侑幣問之親食宜賓爲侑設故亦陳之簋不目數不定其爵所以通大小聘

大夫相食



大夫相食，敵，凡主人之報賓之降，皆以爵均情親，故因公食兼見大夫相食，凡所目，皆據公食標其異，大夫于賓介皆有食法也。

儀禮奭固禮事圖九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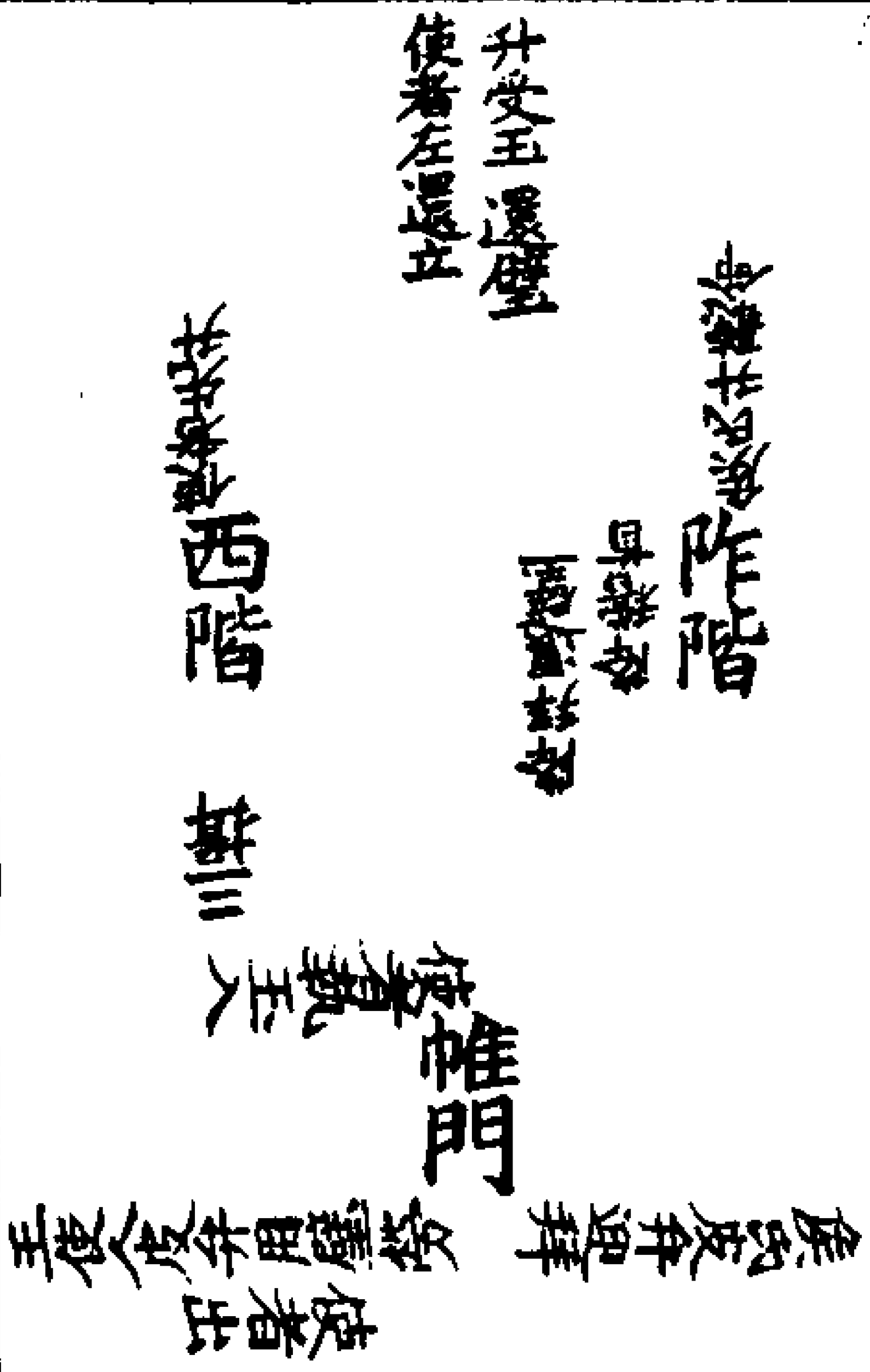
壽櫟廬弟子傳守中
弟三子吳銑同校

儀禮奭固禮事圖十　壽櫟廬叢書之三

名山吳之英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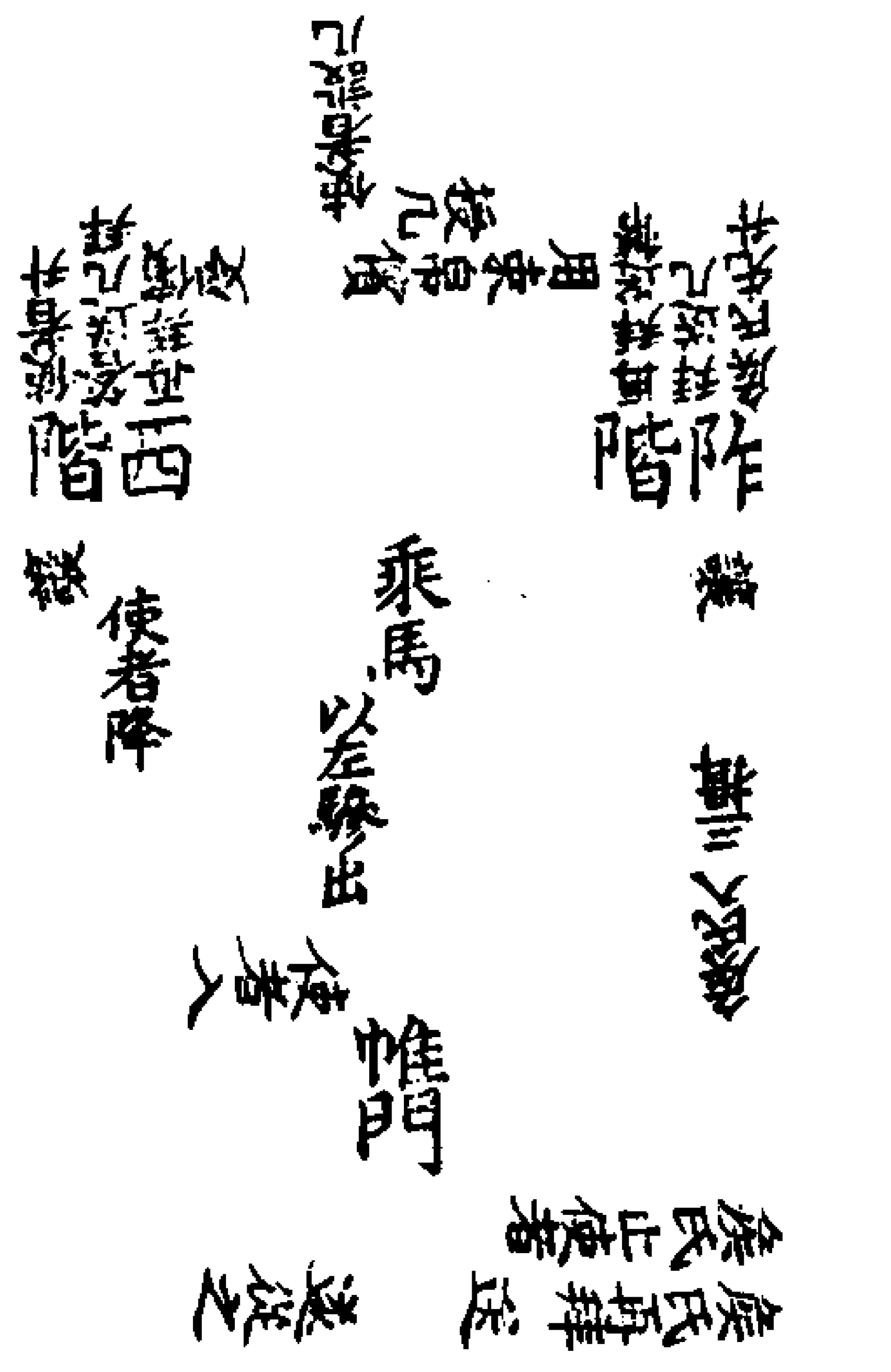
覲禮第十篇

王使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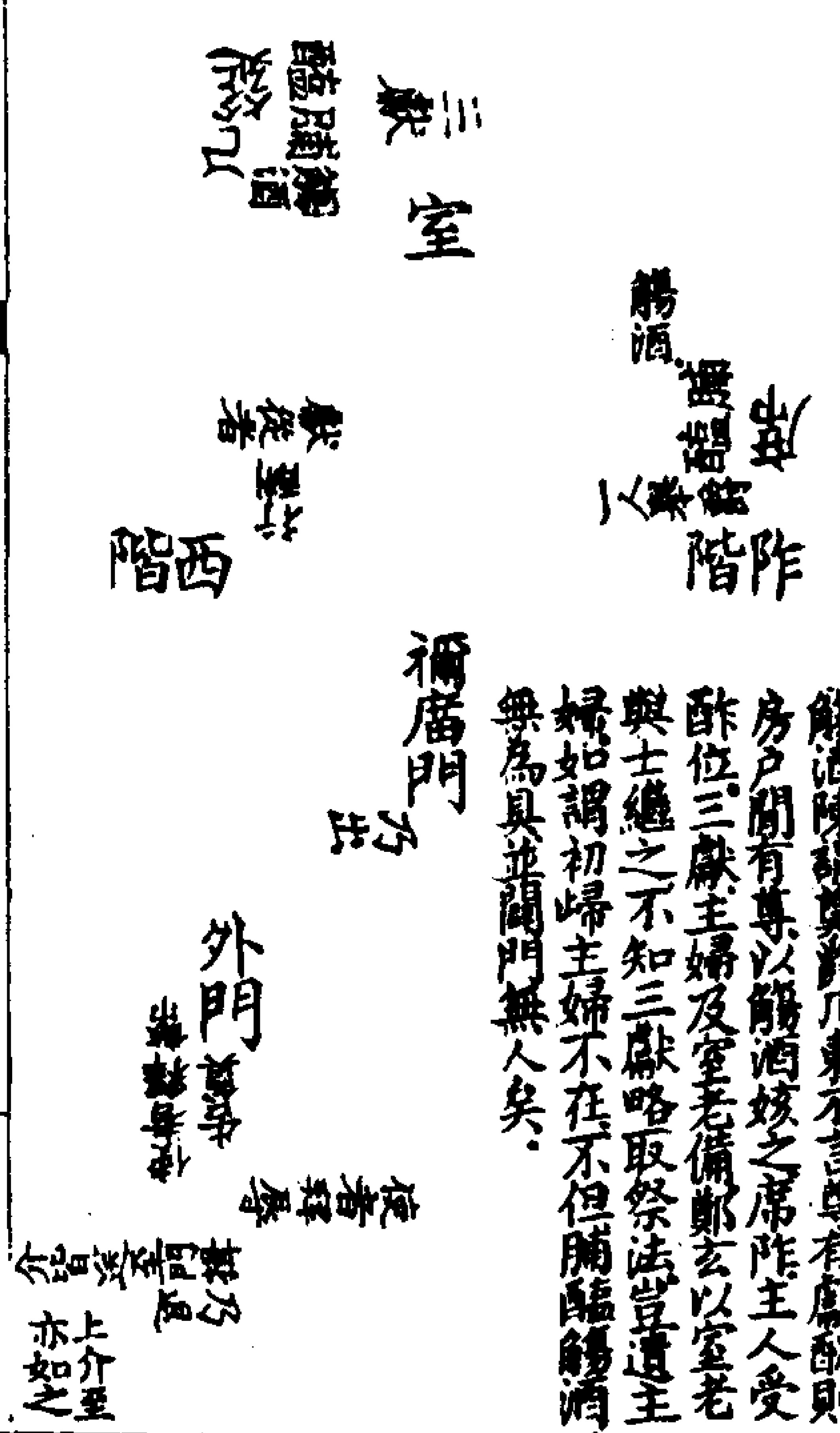
使者升，侯氏聽命，無面位，據勞聘卿，則致命者東面，聽命者北面也。鄭玄以為侯氏西面，嫌敵，又使者左還，本起授受俱南面，以為示將去，亦于受璧未宜，又拘于帷門以升為升壇，果壇也，將帷宮帷門表事昭榮耳，王畿委積閒設本有公館，因未賜舍帷之，豈壇之謂邪。

侯氏儐勞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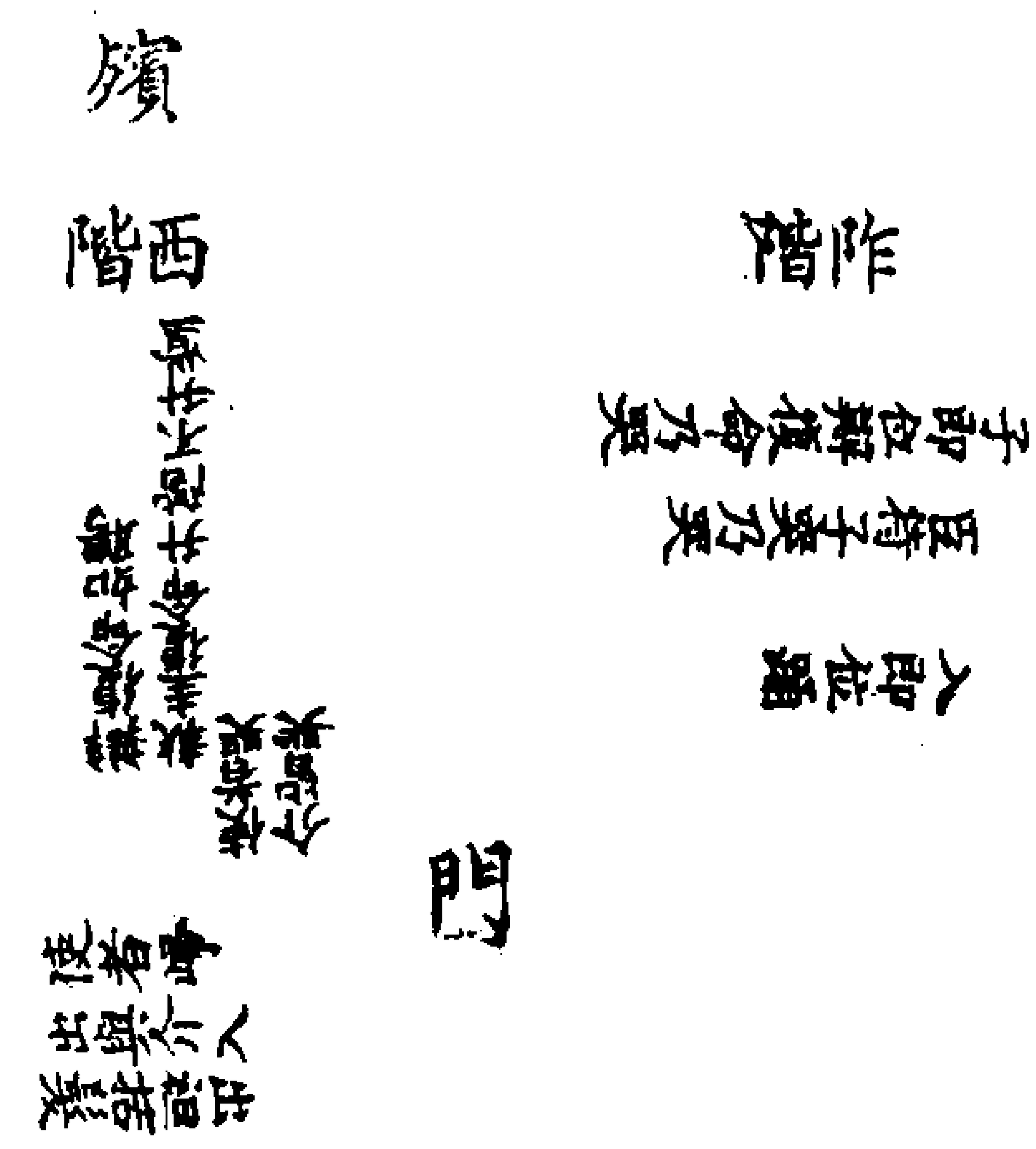
儐無筵，無醴，本可不設几，設几當先筵，乃無文，侯氏殆擬左位授之，欲其南面坐受儐也，授几禮微，致文不過一拜，故送與答皆但言拜，侑食之幣與儐使之幣同儀，皆正禮餘尊，鄭玄以為擅，侯氏尊王使，反令簡矣。

獻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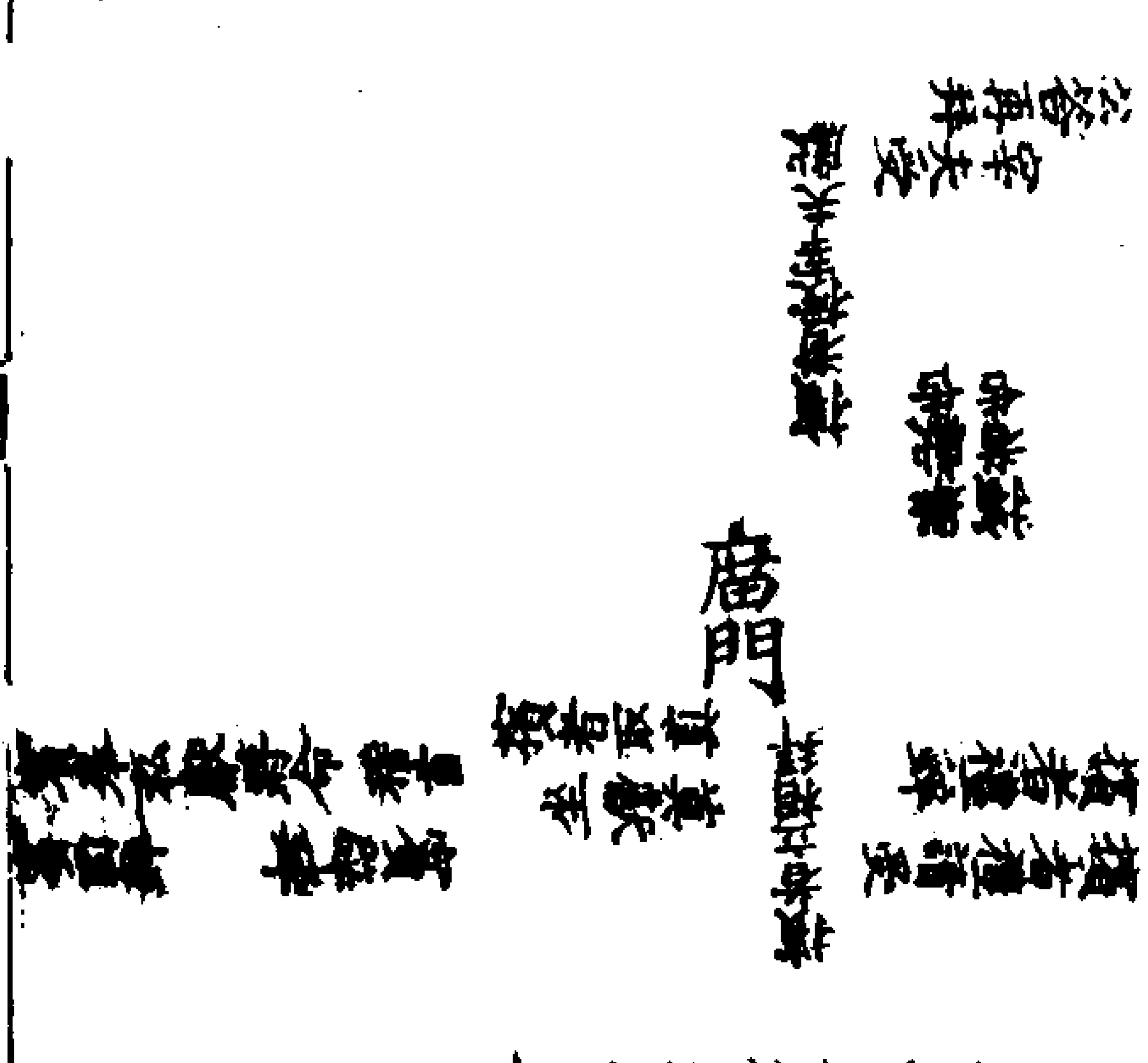
出主行，則先釋幣于禰，以及行。入主門，又先釋幣于門，而后至禰。初歸，故無尸。觴酒陳，謂奠爵几東，不言尊，有獻酬則房戶間有尊，以觴酒妓之席阼主人受酢位。三獻主婦及室老備。鄭玄以室老與士繼之，不知三獻略取祭法，豈遺主婦如謂初歸主婦不在，不但脯醢觴酒無爲具，並闔門無人矣。

聘君薨歸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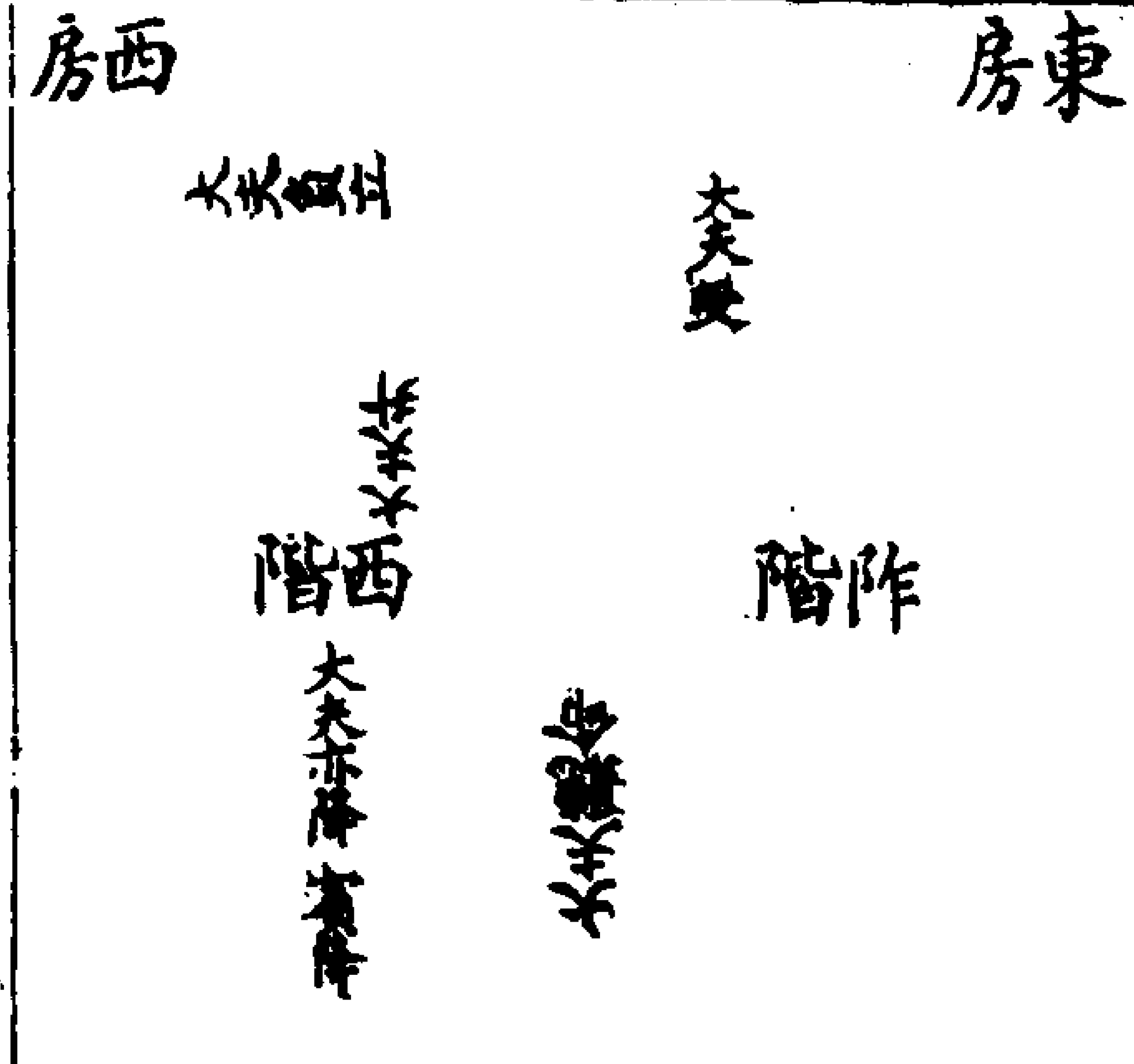
復命卒君志，升階，欲聞神不升堂，殯在上。子在下，子即位，侍殯與聞。不哭，肅神聽，皆哭，恩先君。既復命出，當帥介以奔喪，入北鄉哭，當入門左對殯，出袒括髮，比小斂後入即位，從居者位踊。亦三，則出，襲，婦與留視聞喪蚤暮爲節。若入即位，如行時受命位，再臨，乃各依其爵從諸臣位，亦權之中也。

賓私獻



既覿而后私獻，異公私。私獻方物異物，曰賓若有不宜有許有者，遂臣之私，莫門外不敢同之覿擯，取莫同面，不爲受獻主辟對面，所以尊賓。公拜于阼階南，故閾外相，而后賓知辟。授宰夫于中庭，欲公見之。宰夫受以東，介不得有私獻。

使大夫受賓問夫人



兄弟謂族姓及昏姻。君貴見，仍同享夫人之受。大夫受自下，聽命，謂碑內階東，亦降俟。賓至碑南，由碑內授宰阼階東，不醇，不代君禮。

饗 餕

如饋食，如大牢饋食，大夫、諸卿與館主，麼人亦人從行執役及麼車無不及，蓋備三獻酢酬事，燕為禮也，不白賓，上介得同賓。

祝

室

阼階

西階

饗 羹 飪

廟門

籩一尸若昭若穆

假器于大夫胎肉及麼車

儀禮類固禮事圖八終

壽櫟廬弟子傅守中

第二子吳銑同校

儀禮類固禮事圖九

壽櫟廬叢書之三

名山吳之英典

公食大夫禮第九篇

先設

東堂　小臣具槃匜

東房　飲酒　漿飲　凡宰夫之具饌

阼階

西階

水　洗　篚

廟門

鼎七　南面　西上

鼏　羹定

大夫聘賓，公于聘賓當一食，故于廟具七鼎，皆扃鼏，待時而載，几先設不授，凡宰夫之具饌東房，兼外內饔事。

公迎賓

東堂

小臣立

西堂

阼階

公降一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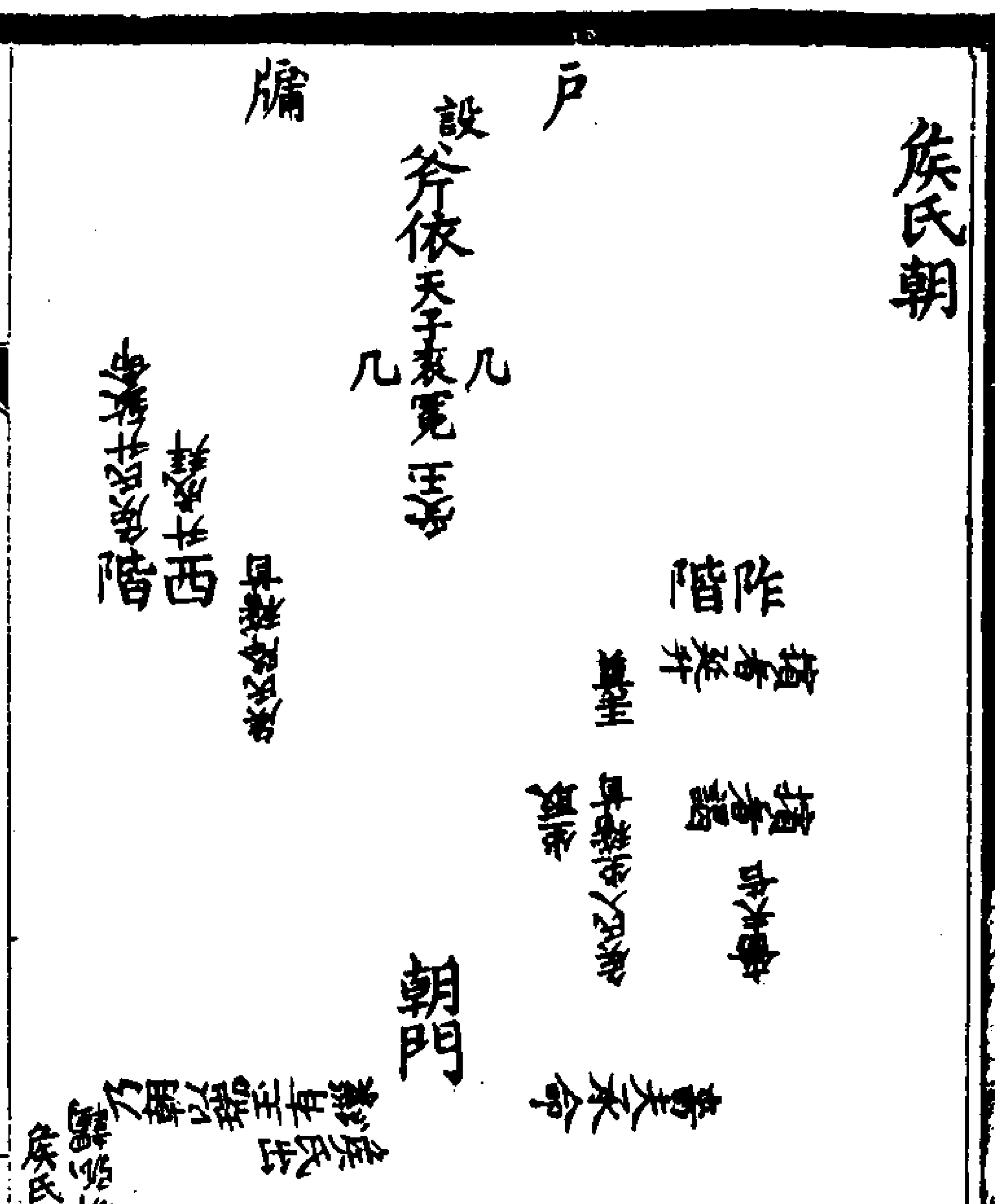
西階

廟門

大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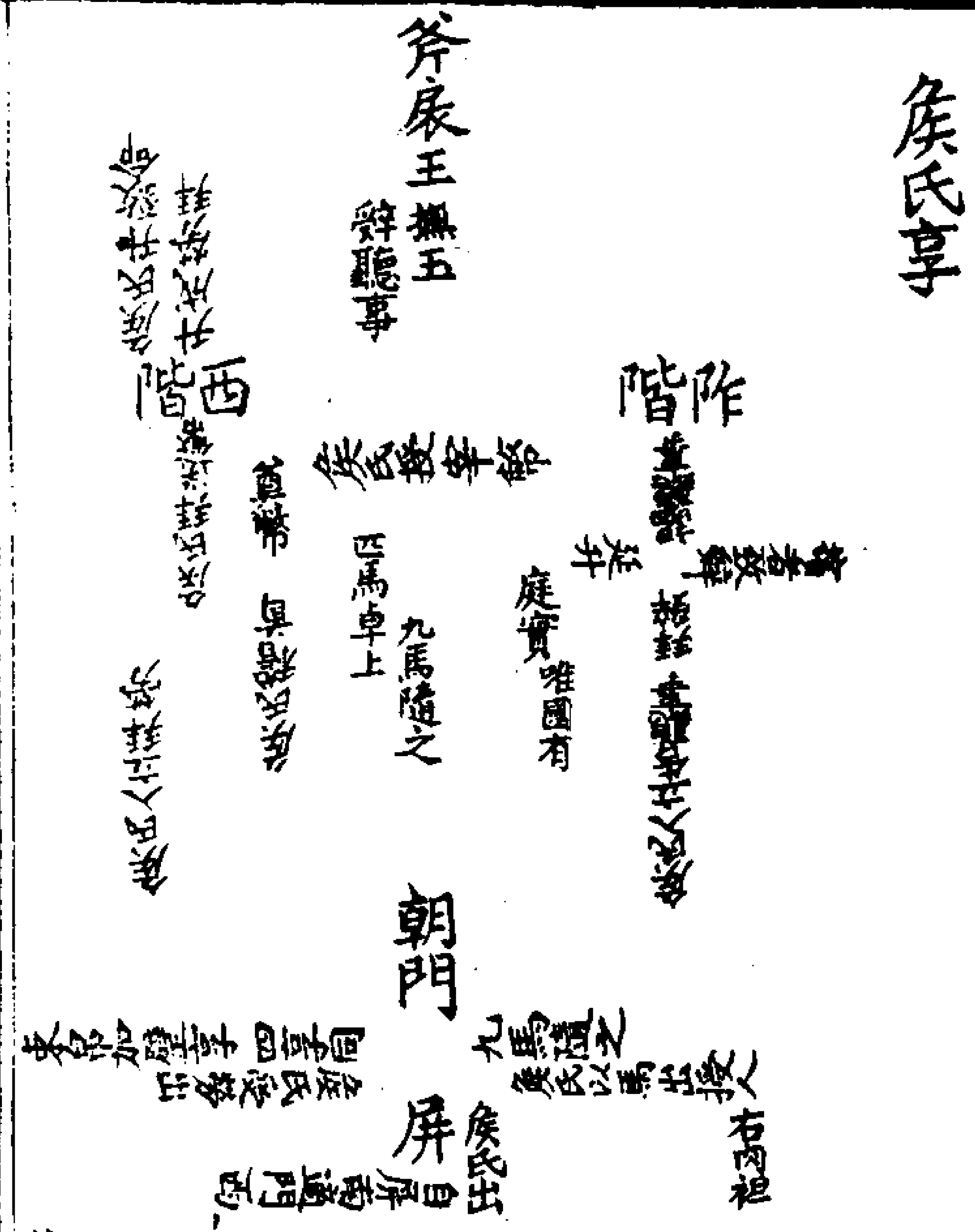
饗廟之禮，先門後夾室，則夾室不在堂，宰與內官士立其北，則不接房，其閒為東西堂，又饗廟夾室中，室則東西鄉，不然則刲羊血流于前，與廟堂等所以歸賓西夾之餼在西墉下也，公迎賓由寢出，大夫士先位于廟。

侯氏朝


戶
牖
設斧依
几
阼階
西階
朝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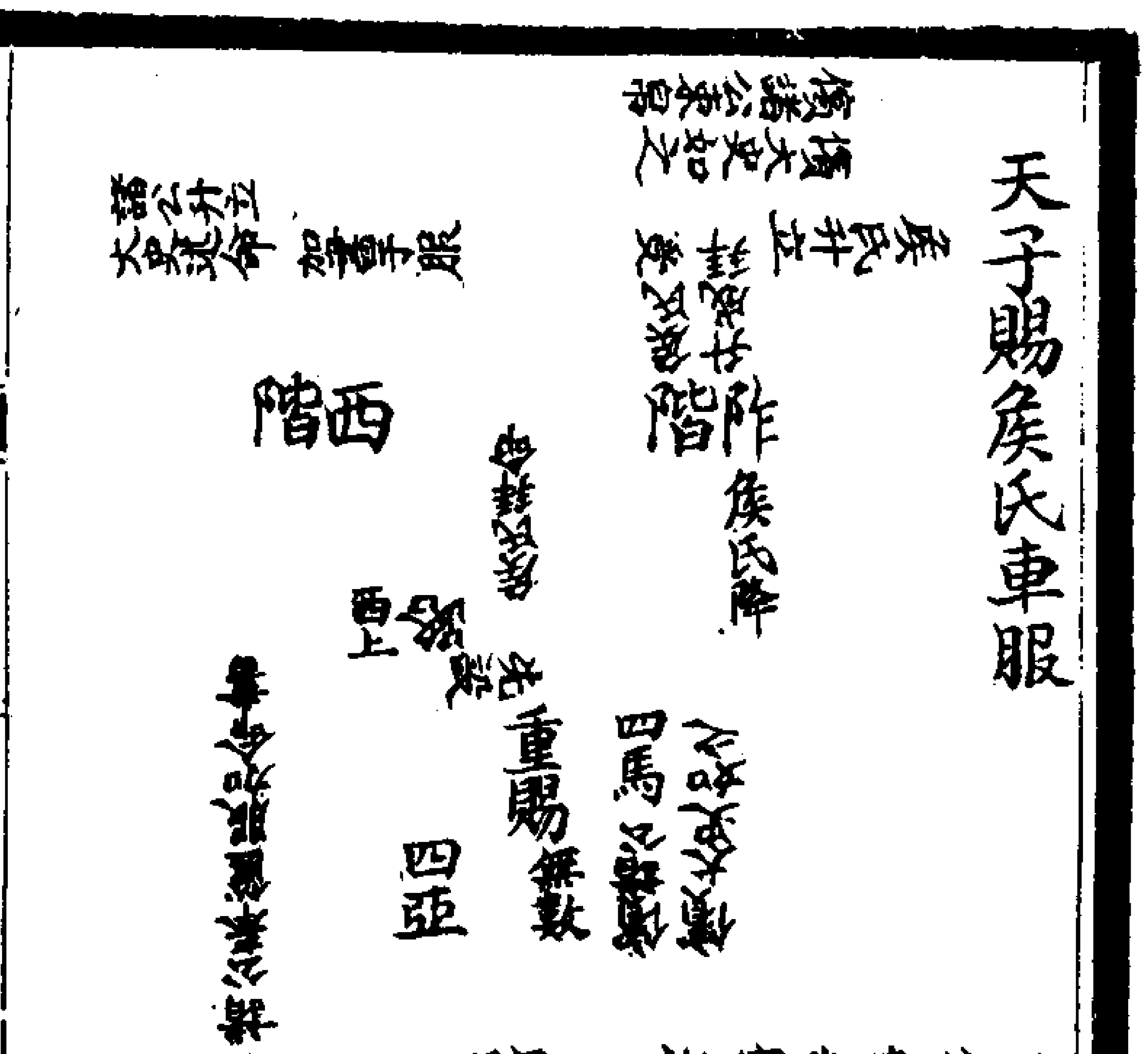
朝即請覲。嗇夫以末擯傳請辭，故承命擯者謁兼告王命。升致命，述先君封冊，先王之命，致命授玉，皆北面。王受之玉，將冒而還之。

侯氏享


斧扆
阼階
西階
朝門
屏
侯氏出
右肉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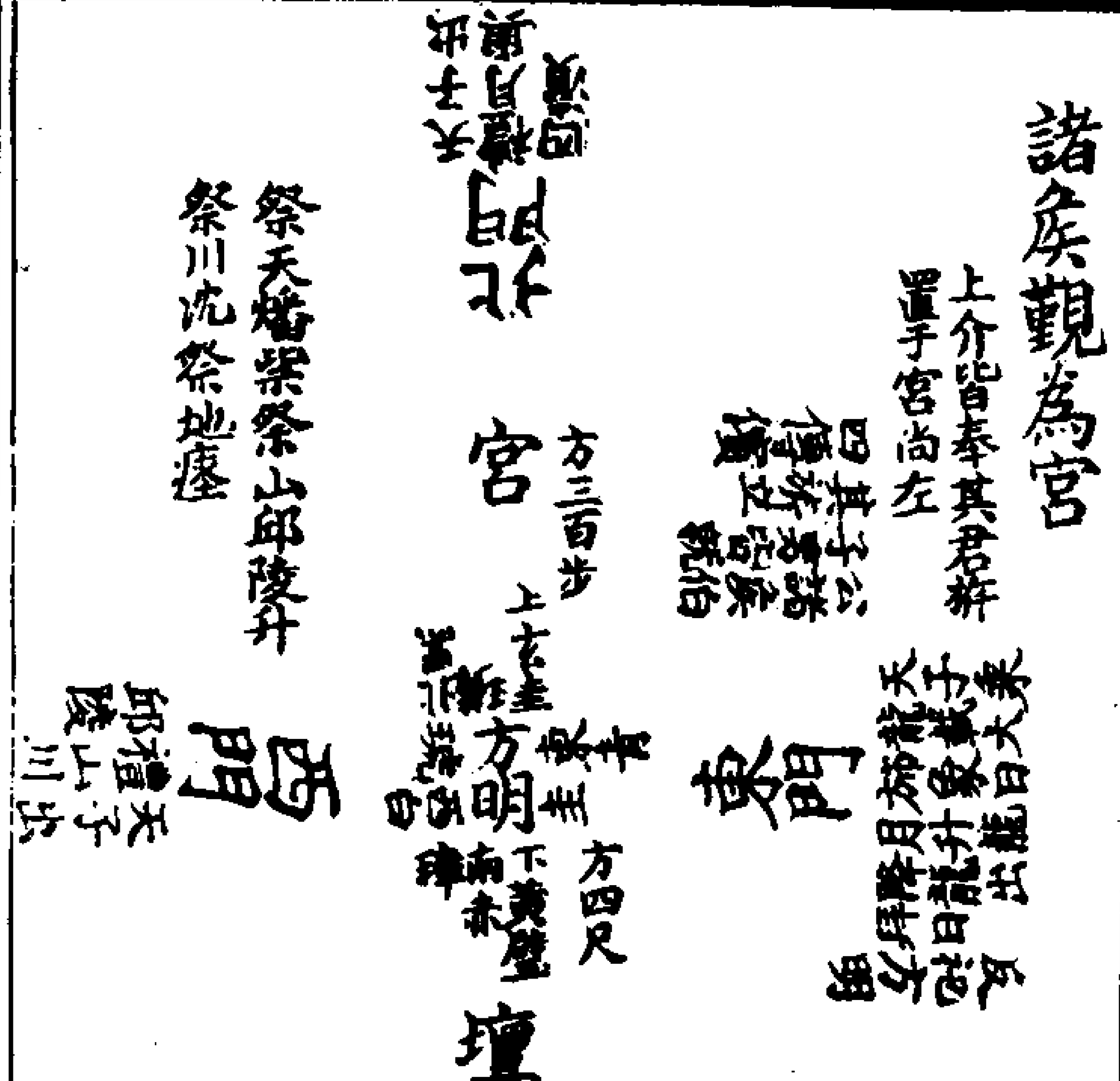
四享所以進天子。儀多物備。庭實唯國有，不貴異物。偏致命，告先王之獻令也。撫玉，示受意。貴德輕財也。餘皆侯氏自授于王。官不留目，馬王者無求之意。

天子賜侯氏車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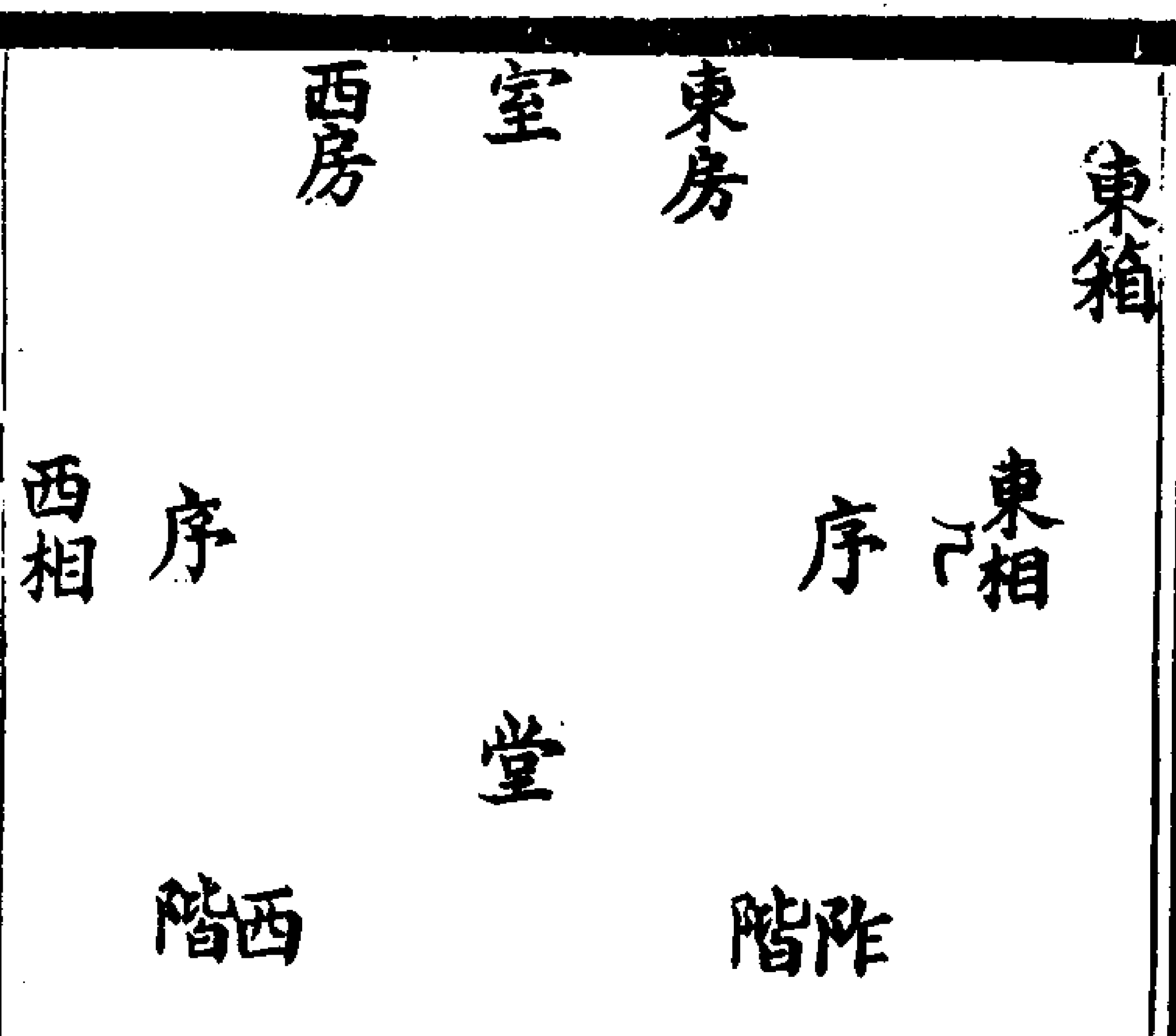

阼階
西階
重賜
四亞
門
外門

賜車，以封路；賜服，以本爵。雜其庸也。言路下四，亞馬宜屬車實，則四在重賜南，以重賜降于東。末言之，拜送而後儐。殊儐事，所以敬王事。爲有迎拜成之，爲不答成之。

諸侯覲爲宮


北門
宮
東門
方明
壇
南門
西門
方三百步
方四尺

此論巡狩會諸侯，各當其方爲之禮。未必五爵皆至，皆次于宮外。傳擯而入，四傳告至，請朝、請享、聽事也。凡天子出門，祀畢，反，皆祀。直方方明，望禮形近禮象，求神之道也。



爾雅釋宮室有東西相曰廂無曰寢相即夾室二閒橫長夾堂左右堂以室爲主託名焉實不與室齊南北可爲禮位書顧命言夾不言相公食大夫禮言相不言夾實則一也鄭玄以爲東夾前相翔待事之處夫相翔宵有定地果地也則不可以名室禮明言公揖退于相公乃相翔不厭以待外臣之卒食邪

儀禮奭固禮事圖十　四

儀禮奭固禮事圖十終

壽櫟廬弟子傳守中
第二子吳銑同校

儀禮奭固禮事圖十一

壽櫟廬叢書之三

名山吳之英典

喪服第十一篇

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

父

諸侯爲天子

君

父爲長子

爲人後者

妻爲夫

妾爲君

七斬皆正服父正服始至尊至親無論已不經出天子諸侯受爵地猶傳重然內大夫同外諸侯纖民孩于疏衰無受章庶人爲國君侯國庶人不施服特言爲人後者嫌非生父異妾爲君猶妻爲夫殊名以標分六服皆至尊而嫡長子者繼宗以尊祖禮意遠矣

儀禮奭固禮事圖十一　一

布總箭笄髽衰三年

女子子在室爲父

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

此皆斬也女子本不杖始死紒髮以麻成服以惡笄嫁而反猶在室不敢自異也寧尊故也適人者爲其父母正服在齊衰不杖麻屨期

布帶繩屨

公士大夫之眾臣爲其君

亦斬也已臣于君以上有卿大夫故公士降諸侯之士爲公則于私家士天子之士同大夫有室老故眾臣降王國大夫之眾臣同此與女子子皆爲斬衰異法故斬衰三法十一等女子子二等公士大夫眾臣二等服小異三年同故經皆不以者別之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

父卒則為母
繼母如母
慈母如母
母為長子

齊衰三年四等本母正服題父卒為服首則以決之起其厭也繼母因母慈母貴命尊親有自善推廣仁母為長子不析己所生與為後者則父同也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

父在為母
妻
出妻之子為母
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

齊衰四等期與三年同服再出其文嫌有異也三年者加隆之服至親以期斷天地之大限也父在為母不言則降也妻至親故不降出妻子為母不別父在與卒言出妻起父在則父卒可三年繼母嫁從服言報則出母得為其子期何以不言報至尊至親不敢言報也

不杖麻屨者

祖父母
世父母叔父母
大夫適子為妻
昆弟
為衆子
昆弟子
大夫庶子為適昆弟
適孫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昆弟為父後者
繼父同居者
為夫之君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
妾為女君
婦為舅姑
夫昆弟子
公妾大夫妾為其子
女子子為祖父母
大夫子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
大夫為祖父母適孫為士者
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

此皆齊衰期也以不杖麻屨殊凡二十二章析人數兼報數又公妾以及士妾中見大夫妾凡七十有四等

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

寄公為所寓
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母妻
為舊君君之母妻
庶人為國君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
繼父不同居者
曾祖父母
大夫為宗子
舊君
曾祖父母為士者如衆人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

此齊衰之最輕者備一時則除也舉疏衰裳齊牡麻絰則不杖麻屨從期可知凡十一節人二十有一等自三年以下為疏衰四等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

子女子子長殤中殤
叔父長殤中殤
姑姊妹長殤中殤
昆弟長殤中殤
夫昆弟子女子子長殤中殤
適孫長殤中殤
大夫庶子為適昆弟長殤中殤
公為適子長殤中殤
大夫為適子長殤中殤
　其長殤皆九月纓絰
　其中殤七月不纓絰

凡九節。人則十七等。皆長殤中殤服。成人當在不杖麻屨期。適子當斬。公與大夫。皆以尊降其實。士適婦子首節子中。士子不析則衆子同。故略分之止十二等。詳分尚有十八等。自十七等。猶兼適子衆子而一之也。即十八等亦未分上殤中殤。分乃倍矣。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從父昆弟
為人後者為其昆弟
庶孫
適婦
女子子適人者為衆昆弟
姪丈夫婦人報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
　子為士者
公之庶昆弟大夫庶子為母妻昆弟
皆為其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
為夫之昆弟婦人子適人者

大夫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大夫大夫妻大夫子公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大夫者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國君者

大功三月易葛。通九月。具三時以為期之差也。凡十四節。詳析之有五十七等。皆為從父昆弟為大夫。當蒙上節。以傳飾節之。並報計之。

總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

諸侯之大夫為天子

諸侯為天子斬。大夫當有從服。傳以為以時接見。則未接見者無正服。雖一節一等。天下侯國衆矣。大夫以事如京師者衆矣。記云總衰四升有半。冠八升。不入五服。則大小功閒。葬而除。故着天子七月有制。本減于大功。傳儕小功總條。縷精粗則疏于小功。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

叔父下殤
適孫下殤
昆弟下殤
大夫庶子為適昆弟下殤
為姑姊妹女子子下殤
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從父昆弟長殤
為夫之叔父長殤
昆弟子女子子夫之昆弟子女子子下殤
為姪庶孫丈夫婦人長殤
大夫公昆弟大夫子為其昆弟庶子姑
　姊妹女子子長殤
大夫妾為庶子長殤

小功本五月。標之不即葛。嫌重于小功本服。而殤降實已差于正服減月。嫌同總。故仍之。凡十一節。人數三十三等。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者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
從祖昆弟
從父姊妹
孫適人者
為人後者為其姊妹適人者
為外祖父母
從母丈夫婦人報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
大夫大夫子公昆弟為從父昆弟庶孫
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
大夫妾為庶子適人者
庶婦
君母之父母從母
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

殤服澡麻帶絰正服牡麻絰言澡亦牡麻言牡麻亦澡也從母丈夫當謂姊妹子不及女子子以將適人尤疏不得為從母夫以父族姑之夫猶無服也婦人別直謂從母耳大夫妾為庶子適人謂適士正服在大功章傳謂其嫁于大夫此起女君小功妾從服也君子子綜諸侯以下及士子雖非君子所命傳云以慈己加謂加于庶母緦也凡十三節四十五等若務大夫大夫子公昆弟及君子之差則適賅矣

緦麻三月者

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
庶孫婦
庶孫中殤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
從祖父從祖昆弟長殤
外孫
從父昆弟姪下殤
夫叔父中殤下殤
從母長殤報
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
士為庶母
貴臣貴妾
乳母
從祖昆弟之子
曾孫
父之姑
從母昆弟
甥
壻
妻之父母
姑之子
舅
舅之子
夫之姑姊妹長殤夫之諸祖父母報
君母之昆弟
從父昆弟子長殤
昆弟孫長殤
為夫之從父昆弟之妻

五服升數

衰三升三升有半冠六升以其冠受受冠七升
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冠受受冠八升
繐衰四升有半冠八升
大功八升若九升
小功十升若十一升
緦麻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

古不以木棉艸綿為縷貫用絲夏以葛常織以麻麻有牡蕡蕡牝也蕡疏而牡精以為喪服哀重者取惡織有經緯經先而緯後經縱而緯橫櫛經為質之疏密苦良所由起八十縷謂之升十五升吉布矣朝服用之故緦麻據而抽也橫織之緯視經施工縷有治否成布如之裁紉之宜因而異焉故俱以工名凶服自三升差至十五升而斷吉服由十五升而上則加精矣

儀禮奭固禮事圖十一終

壽櫟廬弟子傅守中
第二子吳銑同校

儀禮奠固禮事圖十二

壽櫟廬叢書之三
名山吳之英典

士喪禮第十二篇

復

前東榮

阼階

中屋

西階

始死以復臣子之心升東榮招北面魂去由陽而陰降衣于前升阼衣尸復意欲由陰而陽降西榮不欲見復者之空返以來復之榷鬼神司之也記云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

奠

戶

室

牖

酒 醴

阼階

西階

既楔齒綴足則尸已正皆遷尸復直病寢北遷則南首記曰即牀而奠當腢謂當右腢用吉器若巾栖事出卒然亦不忍豫也升自阼階若豆由左房出然醴酒並設未知所饗以非祭例也

赴君

戶

室

牖

阼階

西階

主人拜送命赴者

有賓則拜

既復不復乃赴為君當知之命赴有代命者記曰赴曰君之臣某死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拜送敬君言有賓不必有有則拜因送赴以入室為急入室為始事死親位東西牀故南北矣既遷尸尸南首而北足

君使弔

阼階

西階

中庭

寢門

外門

喪不迎為侍尸出迎尊君命不哭未知所命而哭拜成踊知為弔事來矣送于外門外成君弔不敢以接衆賓者接君使

君使襚

戶　室　牖

阼階　西階

寢門　主人迎

外門　主人拜

入衣尸，奉君命，猶君親襚然。左領右要，褋入，儀即衣尸。儀以衣時于南首，領也。親者襚，以即陳，庶兄弟襚，委衣尸東。朋友襚，親以進，蓋亦如庶兄弟之委，皆為不敢稱君襚也。

置杠掘坎為垼濯新

銘　杠長三尺　宇　西階

緇　桱末

阼階

坎

新盆槃瓶　廢敦重鬲皆濯

西牆　垼

為銘表柩，故置杠。坎以弃沐浴餘潘及巾柶鬈爪。垼以煮潘與鬲飯。諸新器皆濯，以初成。

陳襲衣事

房中　西領南上不綪

戶　房

襲，首事，故先陳。房中，東房中。主人所自具，領猶首。西領南上，順執者入取。曰不綪，起有異列。服少物多，防取者失次。再列，仍自南而北，不違南上，猶之不綪也。凡陳以篋，取以篋。

饌沐浴器含器

東序

西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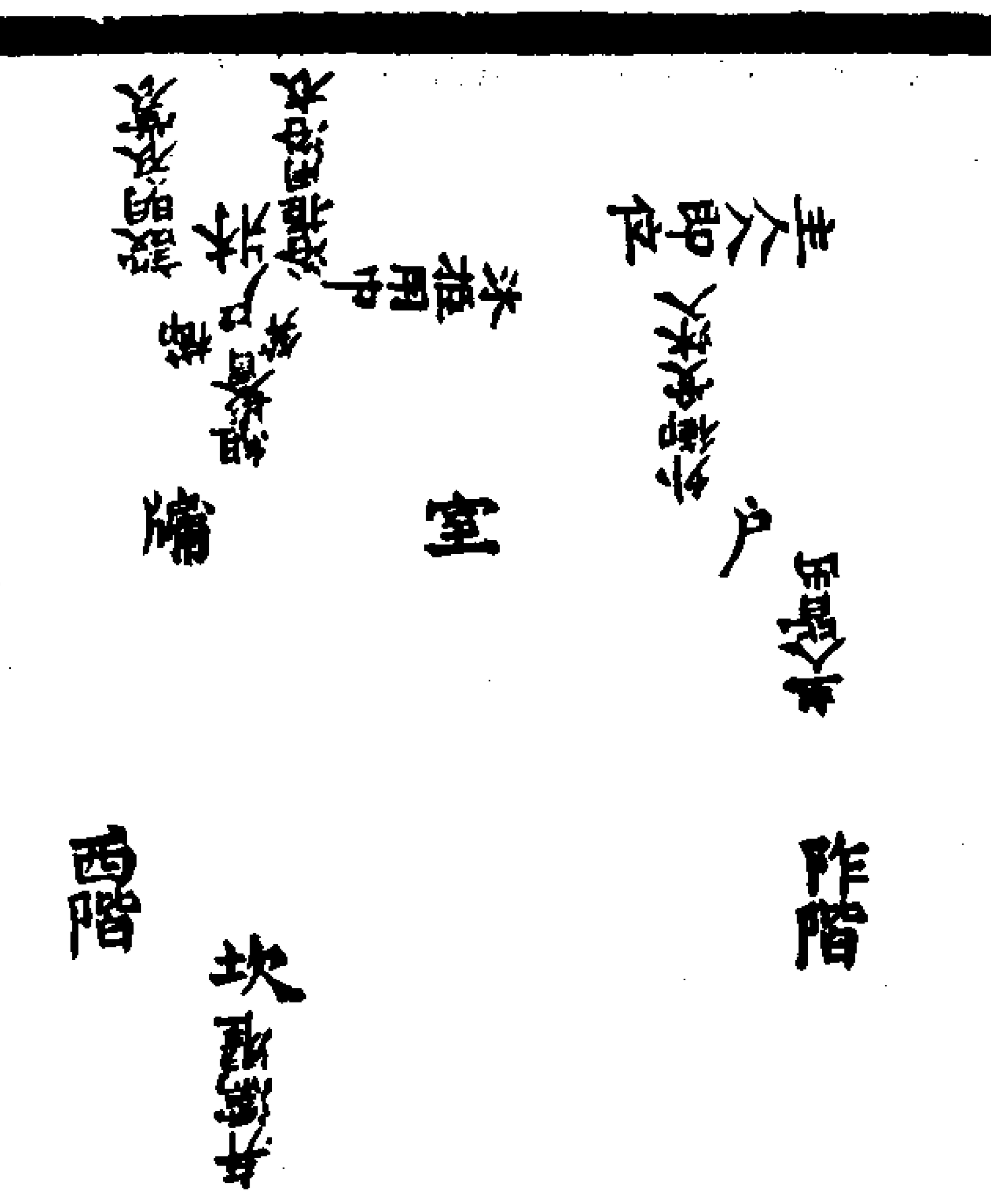
浴衣　櫛　簟　沐巾一　浴巾二　皆用綌

笲　稻米一豆　筐　貝三

阼階　西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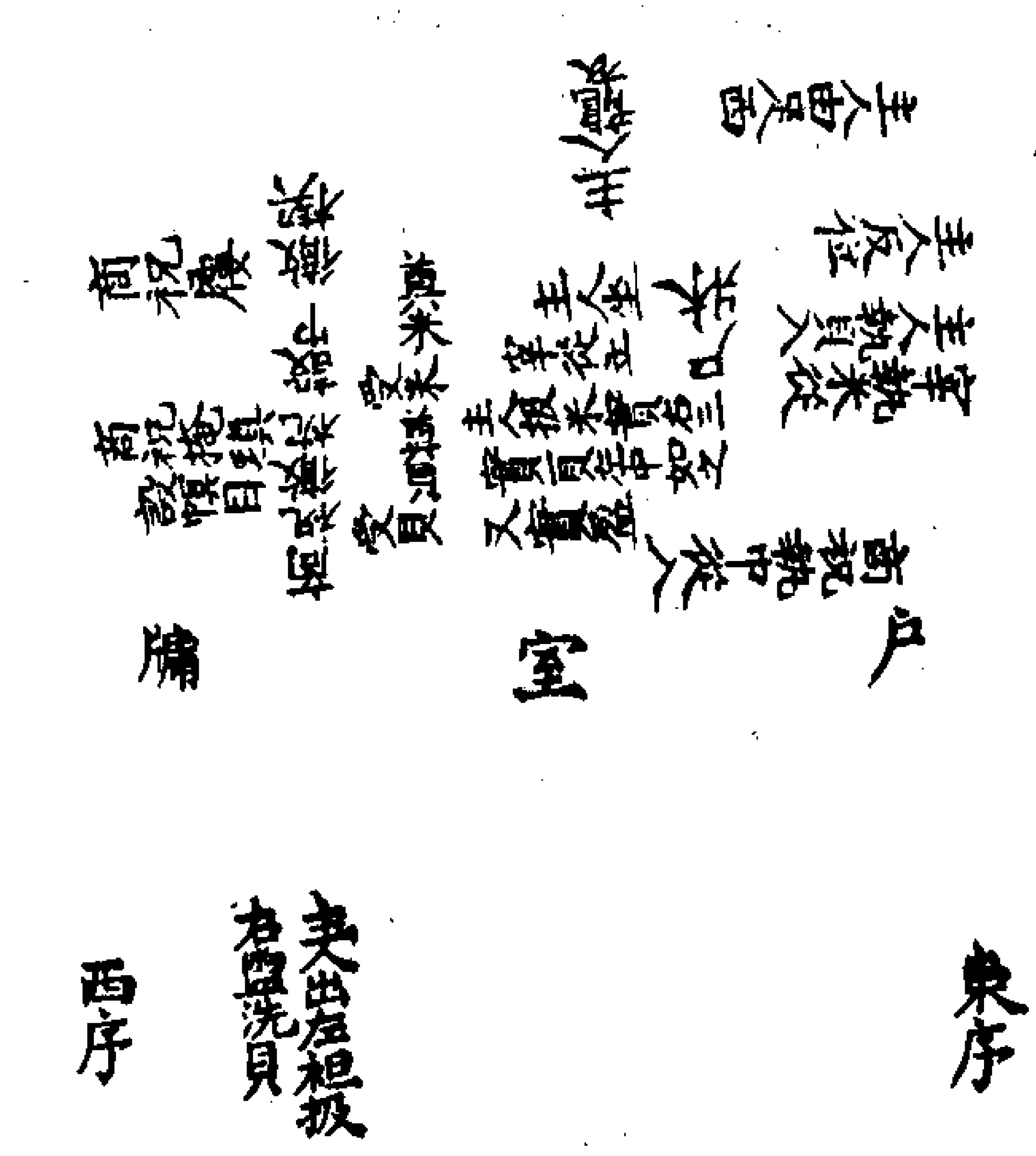
始事尸，先沐，用巾。既乃櫛，抿以巾。繼乃浴，上下體異巾。抿以浴衣，有啟覆之節。于西序南上，饌取者不下堂。上貝，因米。上米，將先淅以煮，乃有沐浴之潘。浴巾從沐巾，故櫛次而浴衣最北。記云御者四人抗衾而浴，禮弟母之喪，內御浴，鬠无笄。

沐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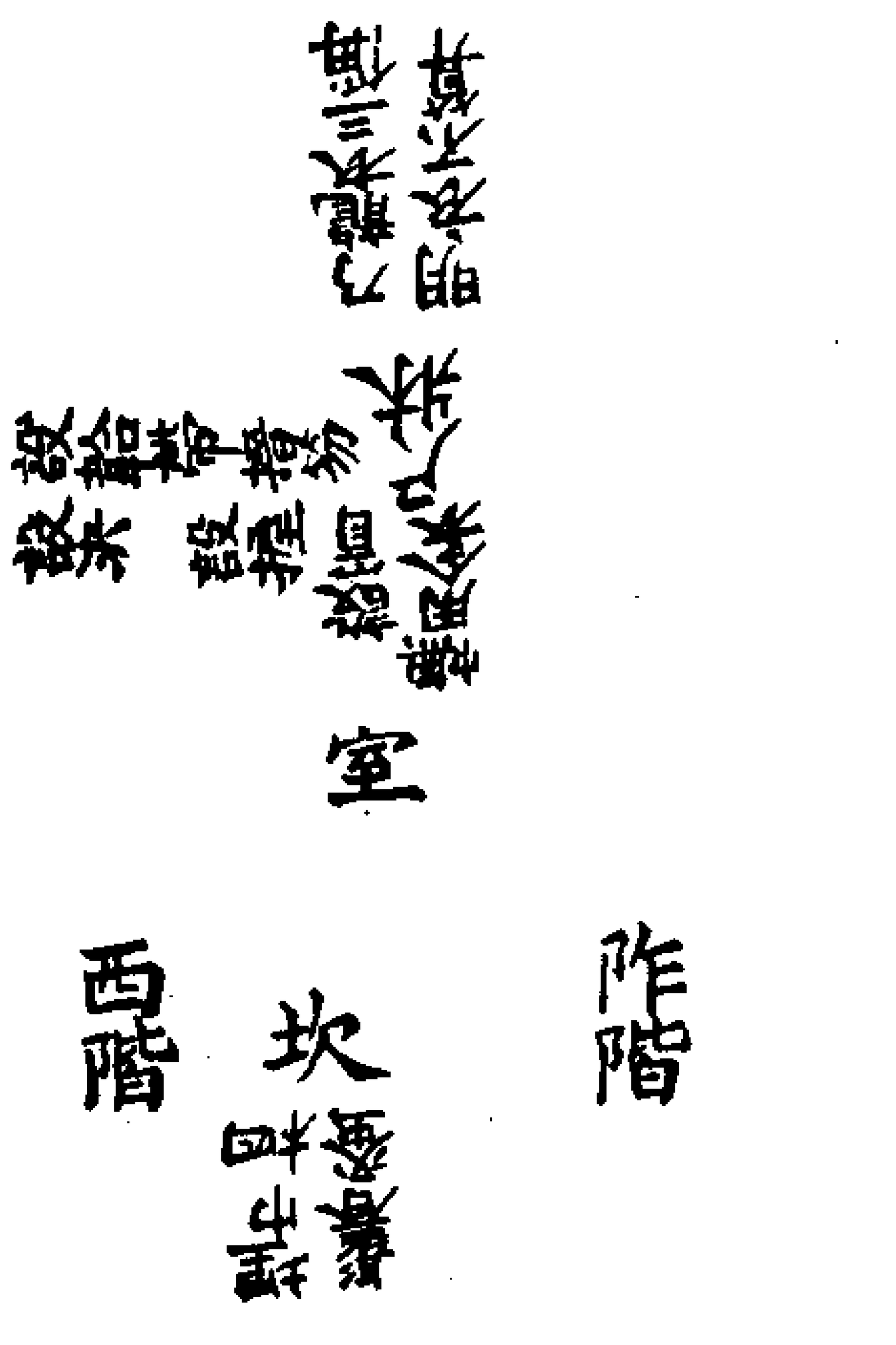
僔外御。據斬受沐入。主人皆出不獨皆主人兼皆主婦衆主婦。戶外北面候沐浴東西位。沐即笄人所煑潘受時盡階。授亦當盡階受沐入起沐畢亦受浴入設明衣裳而后主人入即位。瀆褻之事子婦不親。爲篤敬愛也。使人親而必令如己之親。則子婦之心。即亦至矣。

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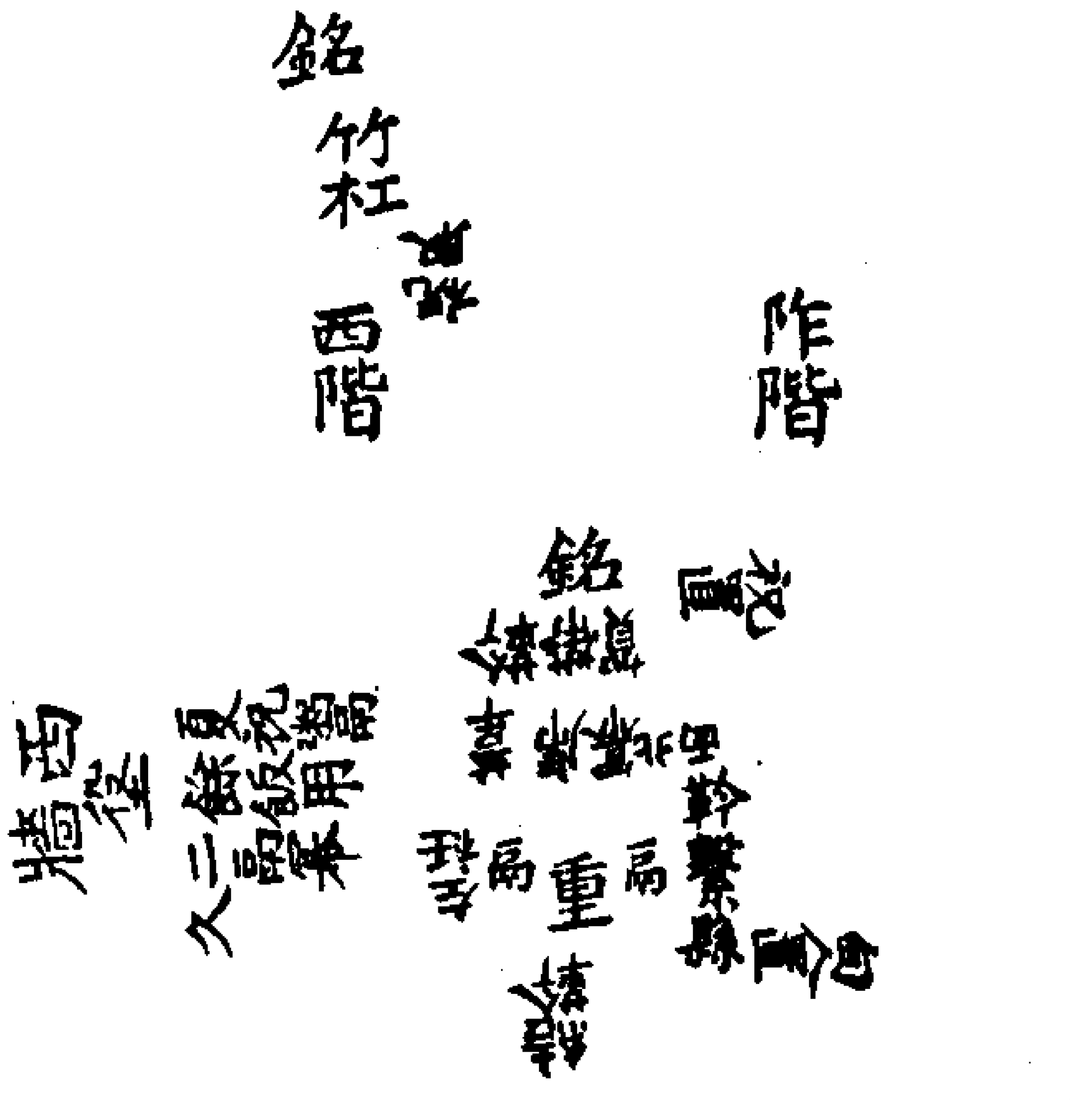
主人執貝入。仍卽位。宰以米從在主人后。商祝入卽負牖。故徹枕。設巾。徹楔。皆其事。受貝進。受奠尸西。近事。主人由足西進。則當含。故受宰米奠貝北。主人坐。宜含。宰從右。宜贊宰。左含。祝則事尸。各供所職。不相溷也。

襲



沐浴畢。設明衣裳而后含。含畢。屨而后襲。衣事之次也。既冒。則襲衣畢。故憮之。親身三偁。主人所具。憮以爲別。

置重



先置銘西階上。就殯位。表喪尸未出室也。既襲。將出斂。故置重表之。庭縣二鬲。儗奠以留神。則非徒爲樹杠設也。左右各一鬲。故必刊鑿之。

陳小斂衣

房中

陳衣于房 南領西上 綪

陳衣 繼之

凡十有九稱

散衣

祭服

緇衾 赬裏無紞

絞 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

房戶

陳衣，據小斂，房，西房。小斂不必主人所具，必襚服當西陳，別之。小斂士制十九偁，偁數足，有績道，繼陳為列，取者易別，可東由散衣始。不用而猶陳，紓孝子心，无歉耳。

饌小斂奠

東堂

盥 有巾

簞 實冪奠 布

脯

醢

醴酒

小斂用特豚，先饌豆籩者，饌主也。記云，設棜東堂下，南順，齊坫，則饌在其東。又云，兩甒醴酒，酒在南。故古文作冪尊用功布，然記文固兼見兩斂奠饌法也。

饌東服西器

東方

苴絰大鬲下本在左　要絰小　散帶垂長三尺

牡麻絰右本在上　亦散帶垂

東房

婦人帶牡麻結本

室

西房

西方

盥 巾

盥 巾

阼階

西階

東坫

西坫

夷衾

饌服，據小斂時免髽服，饌器，據小斂用器，西方盆盥備取牀第夷衾者之，盥還尸者用之。如東方饌奠盆盥有巾。

陳鼎

東塾

寢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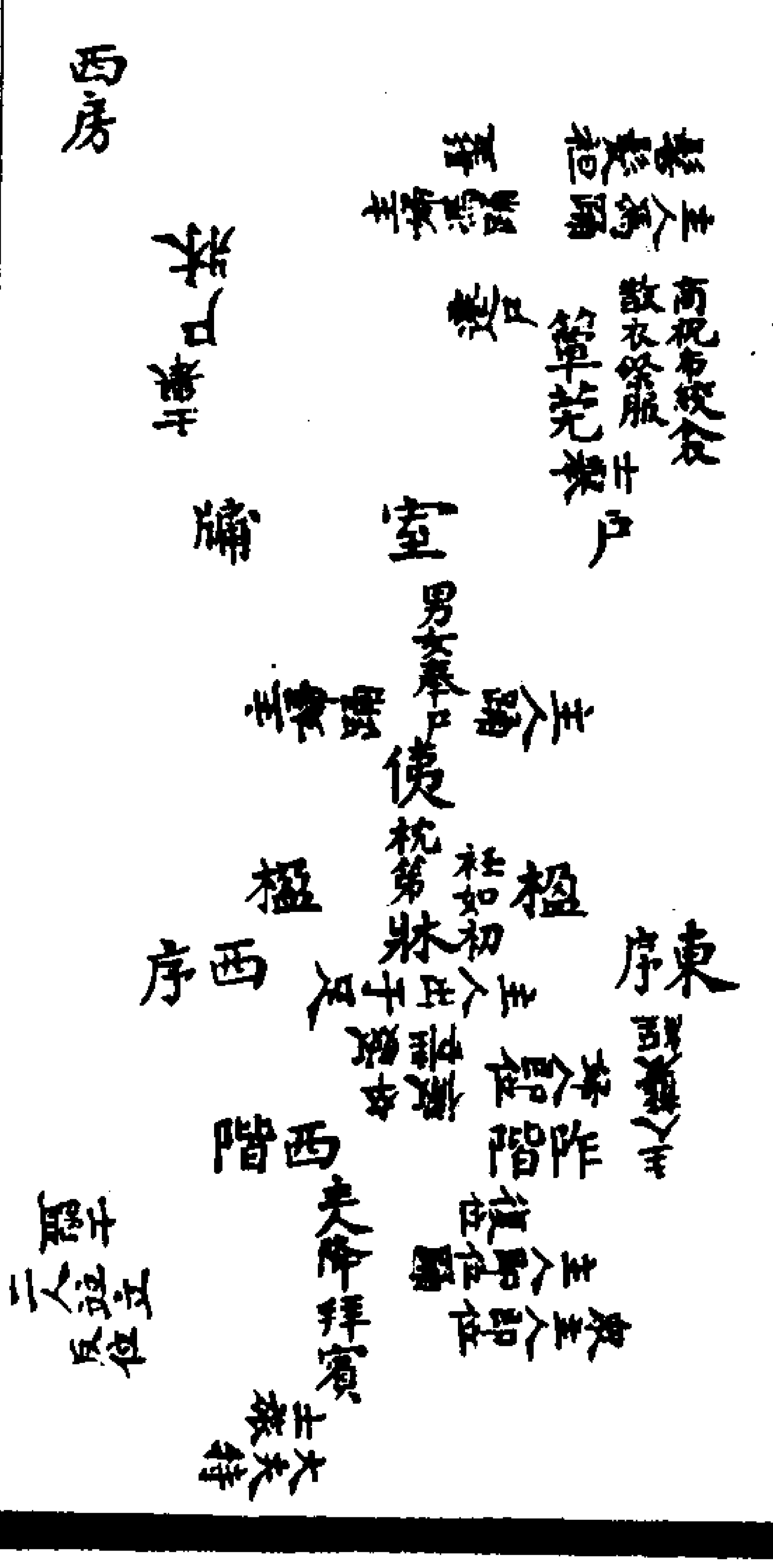
西塾

一鼎

素俎 西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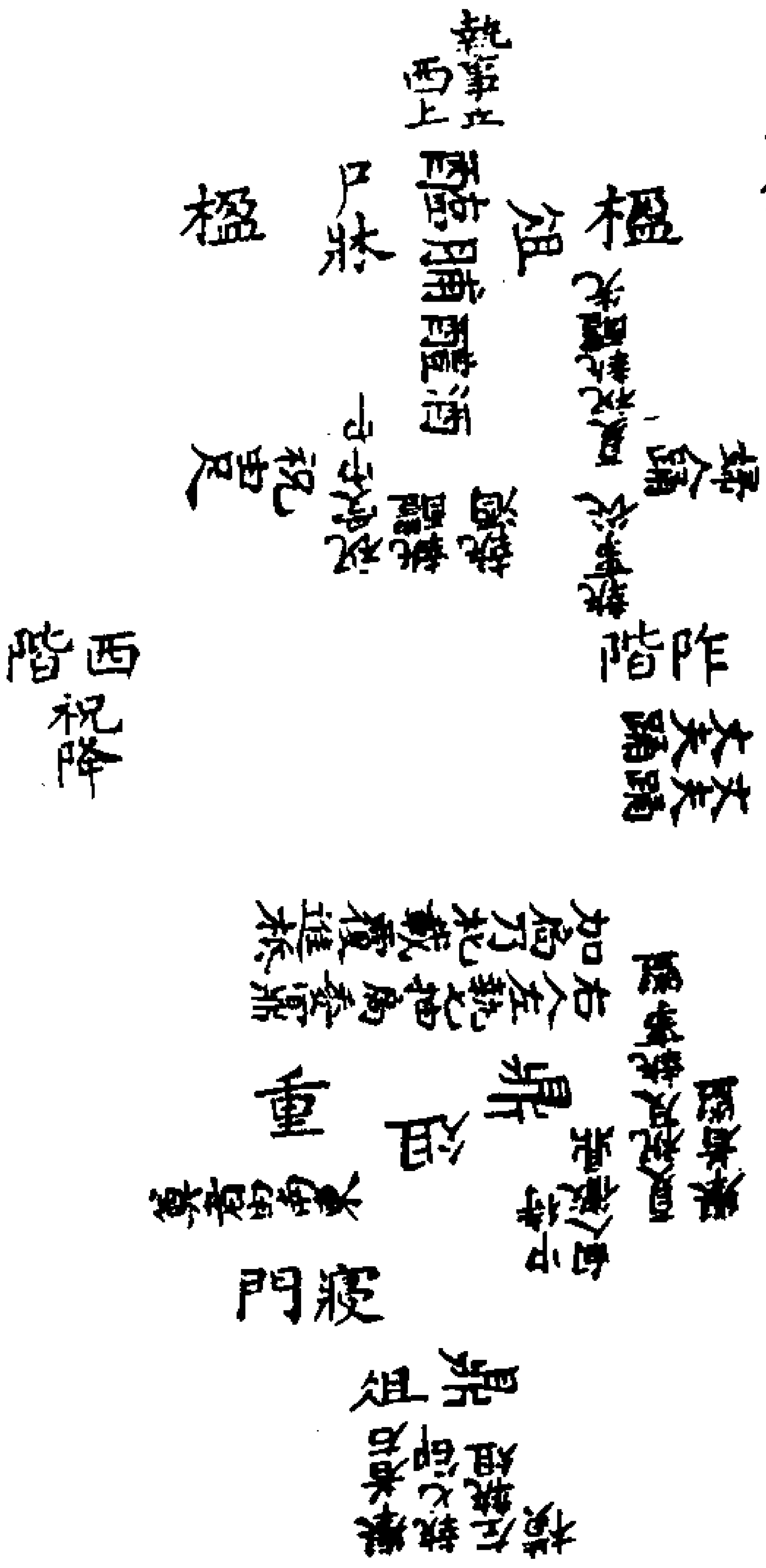
特豚，故一鼎。四鬄，去毛去蹄。四鬄去足，兩胉脊肺，中舉之載時，固以髀肩次。

小斂


東房
西房
室
牖
戶
東序
西序
阼階
西階
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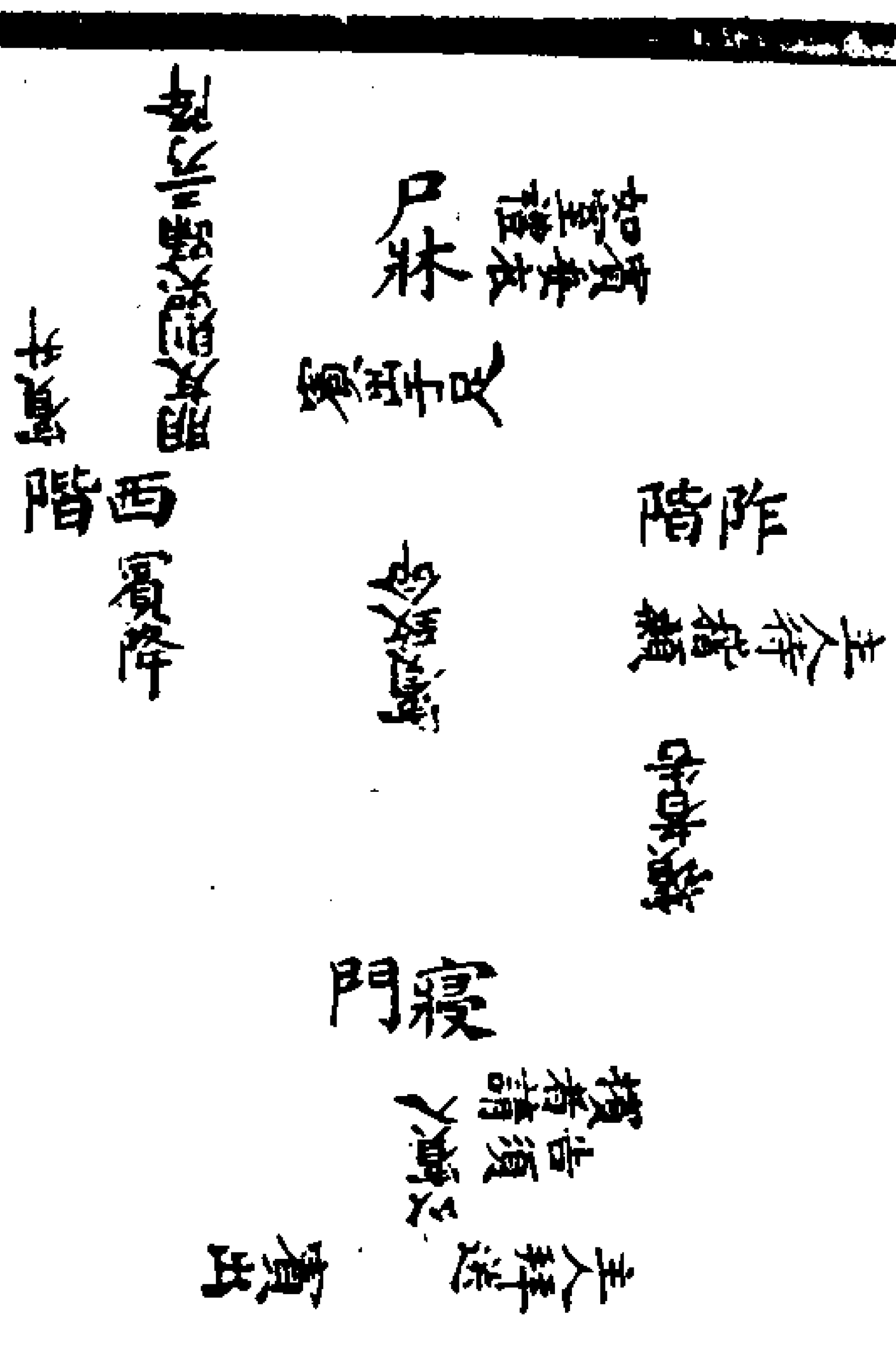
男女奉尸、左右助舉、故出如室位、主人降則婦人東、主人襲就髺經、序東即東方也、復位、阼階下位、

小斂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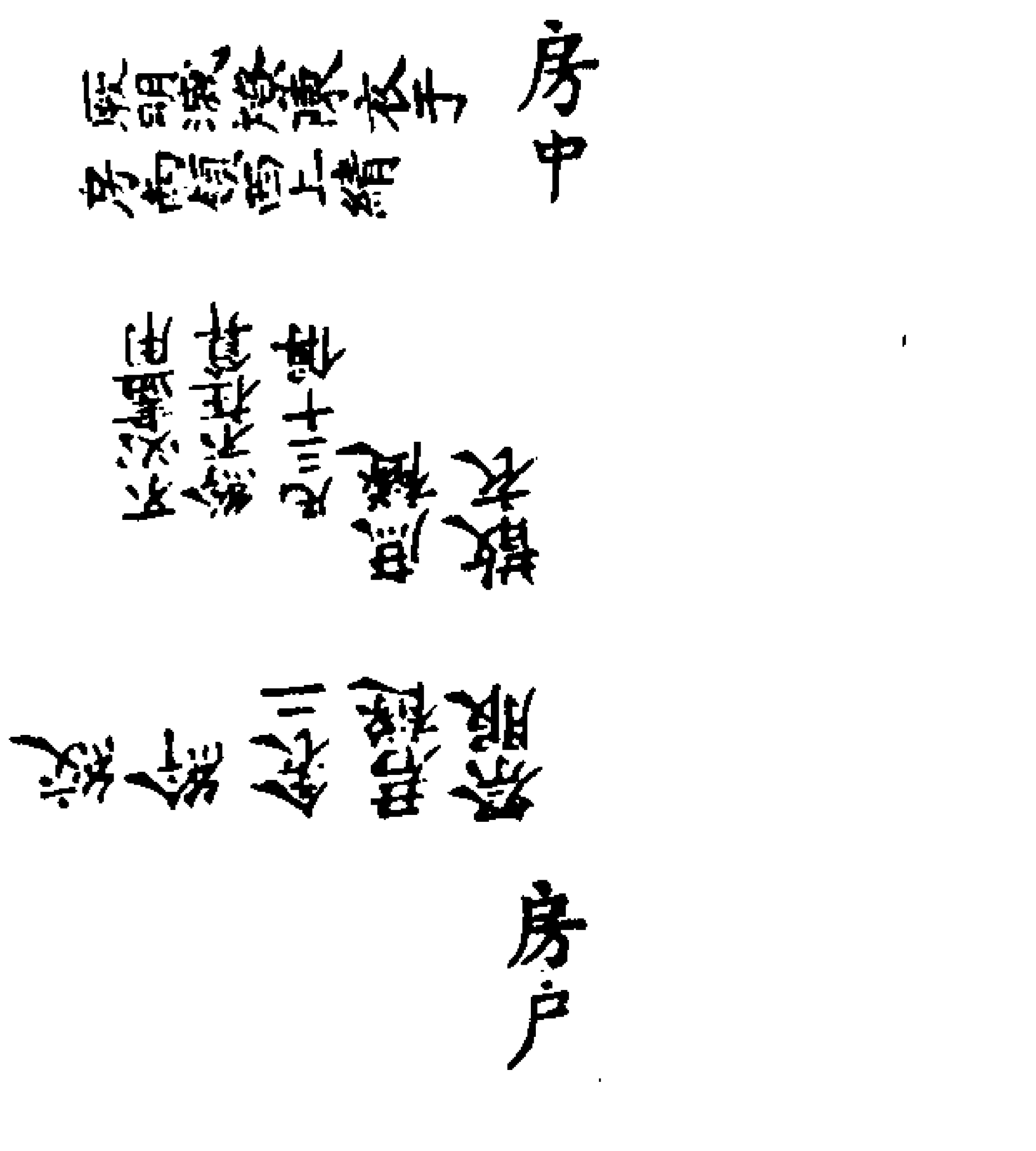
不言出舉入載先以乃奠目、始言舉者盥要進重在奠也、先兩髀而肩胉脊脅在中、猶常載法耳、皆復進柢、則喪奠之所異也、

遂大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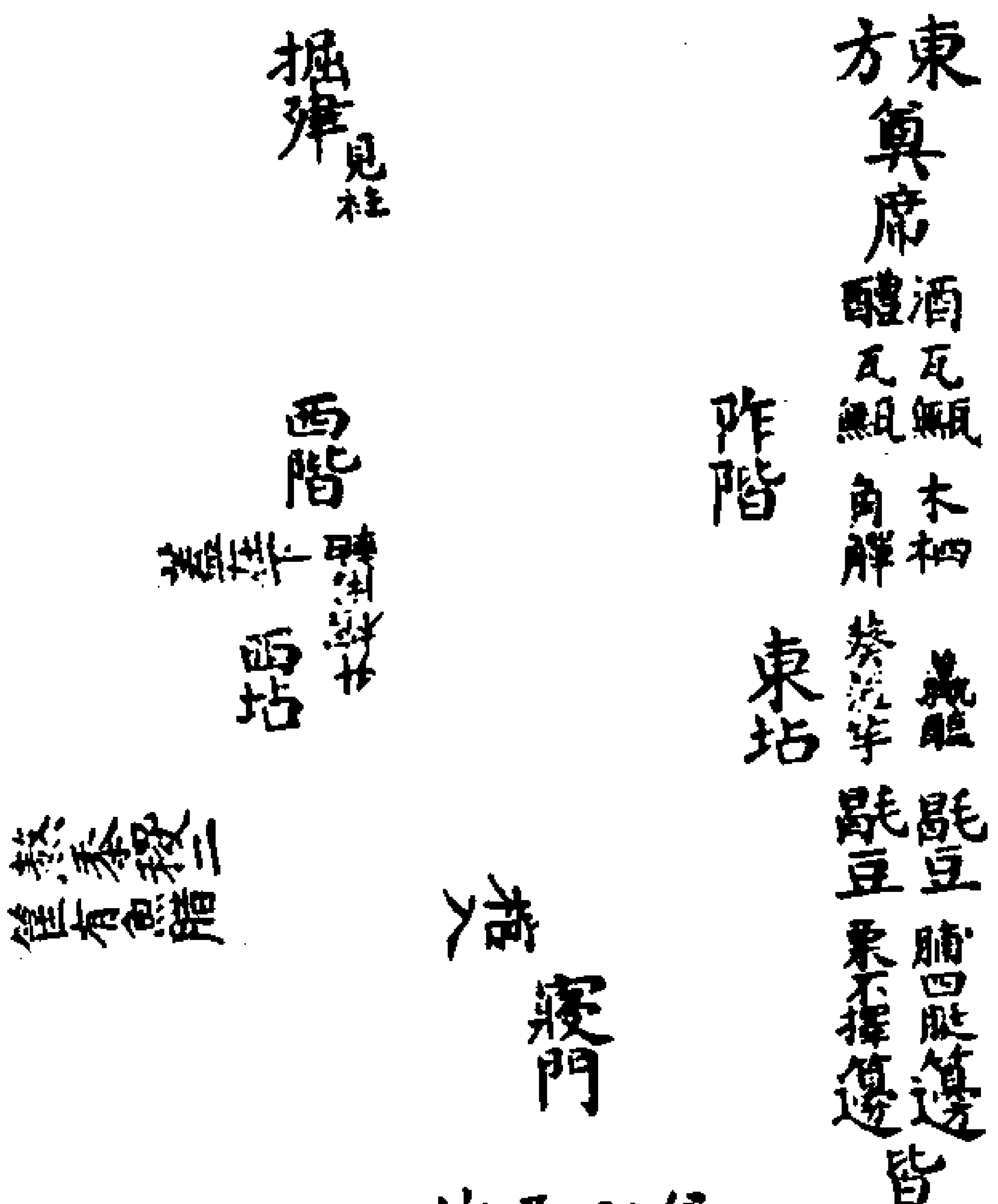
大斂之襚、儐命出入異于小斂、襚中庭致命、為主人在阼階南當令聞之、主人待于位、則拜于位、朋友哭踊而后降、情親也、主人不踊、情親也、

陳大斂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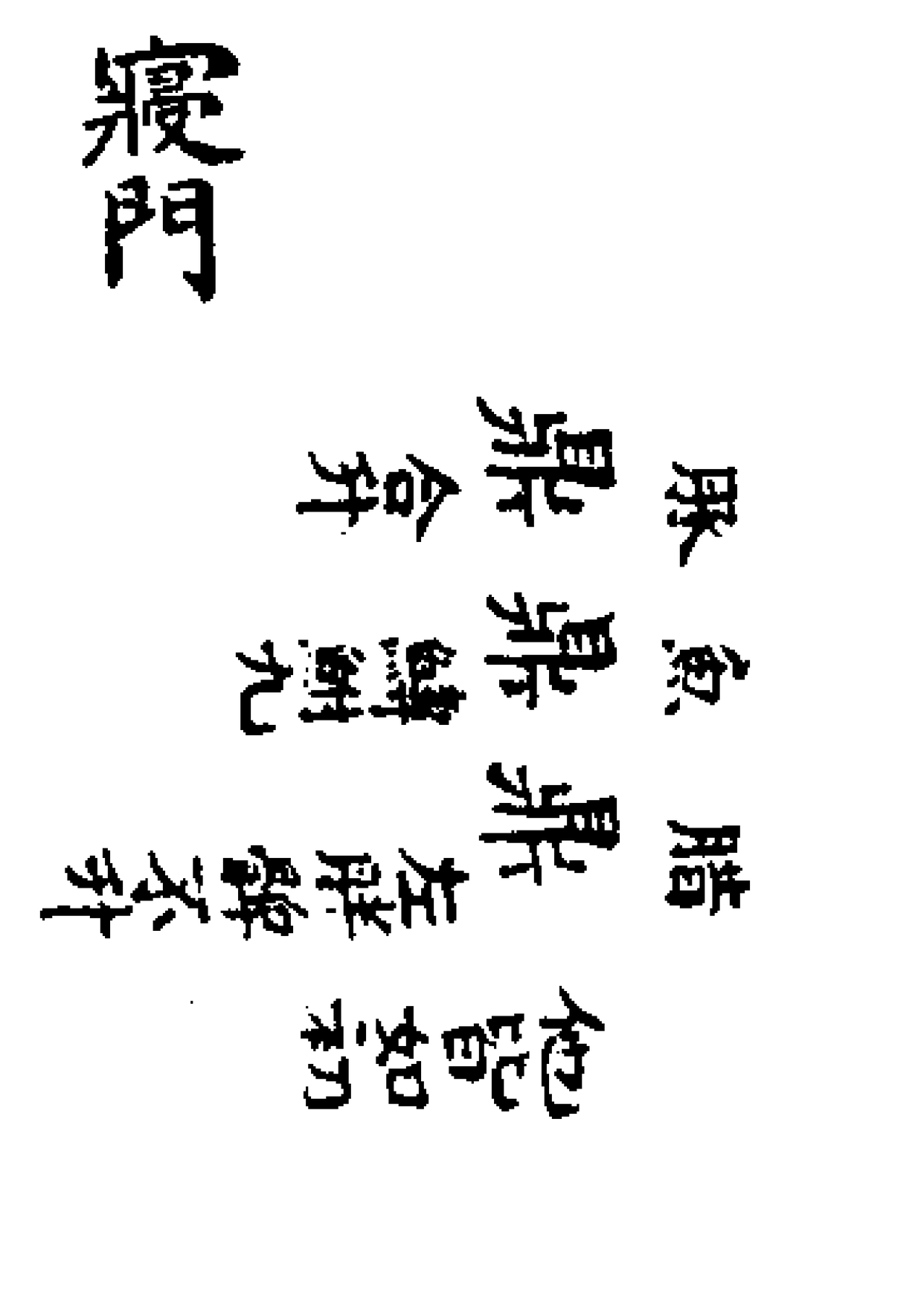
陳衣為將大斂、亦在西房、故陳同小斂、始陳君襚、禁君賜、大斂衣之古以三為成數、三極于十、偶數盈矣、多僃貴重、士制得其中焉、

大斂東西饌


東方奠席
醴瓦甒
酒瓦甒
木柶
角觶
斂席
阼階
東坫
毼豆
毼豆
籩
籩
皆無縢
掘肂
見衽
西階
西坫
寢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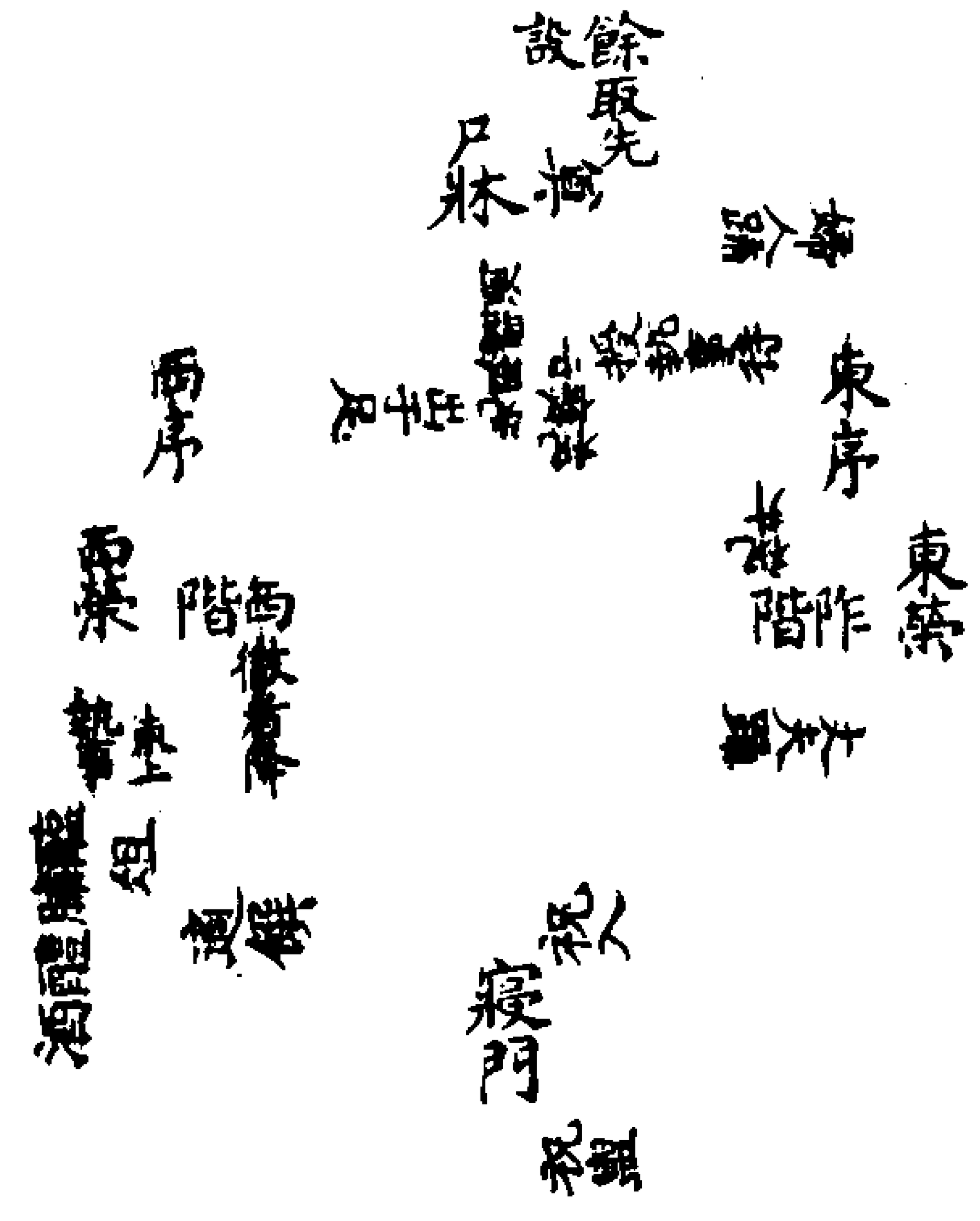
奠由阼階升、故饌于東方、哀深者无飾、故器皆惡棺與熬筐升由西階、故西陳、

陳三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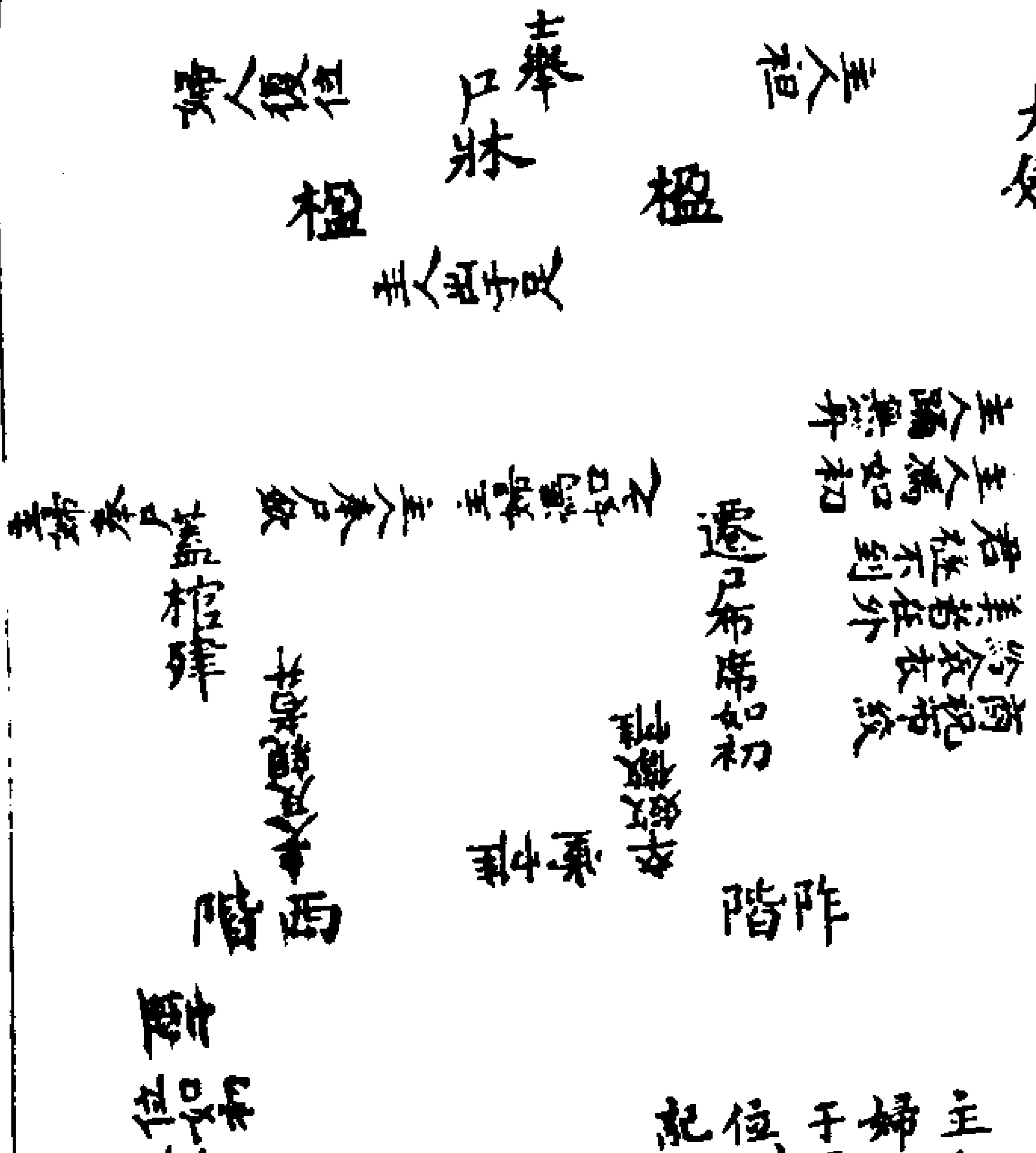
三鼎加魚腊、隆于小斂奠鼎、為大斂奠陳也、其他謂設扃鼏俎七等、

徹小斂奠


餘設
取先
尸牀
東序
西序
東榮
阼階
西階
西榮
寢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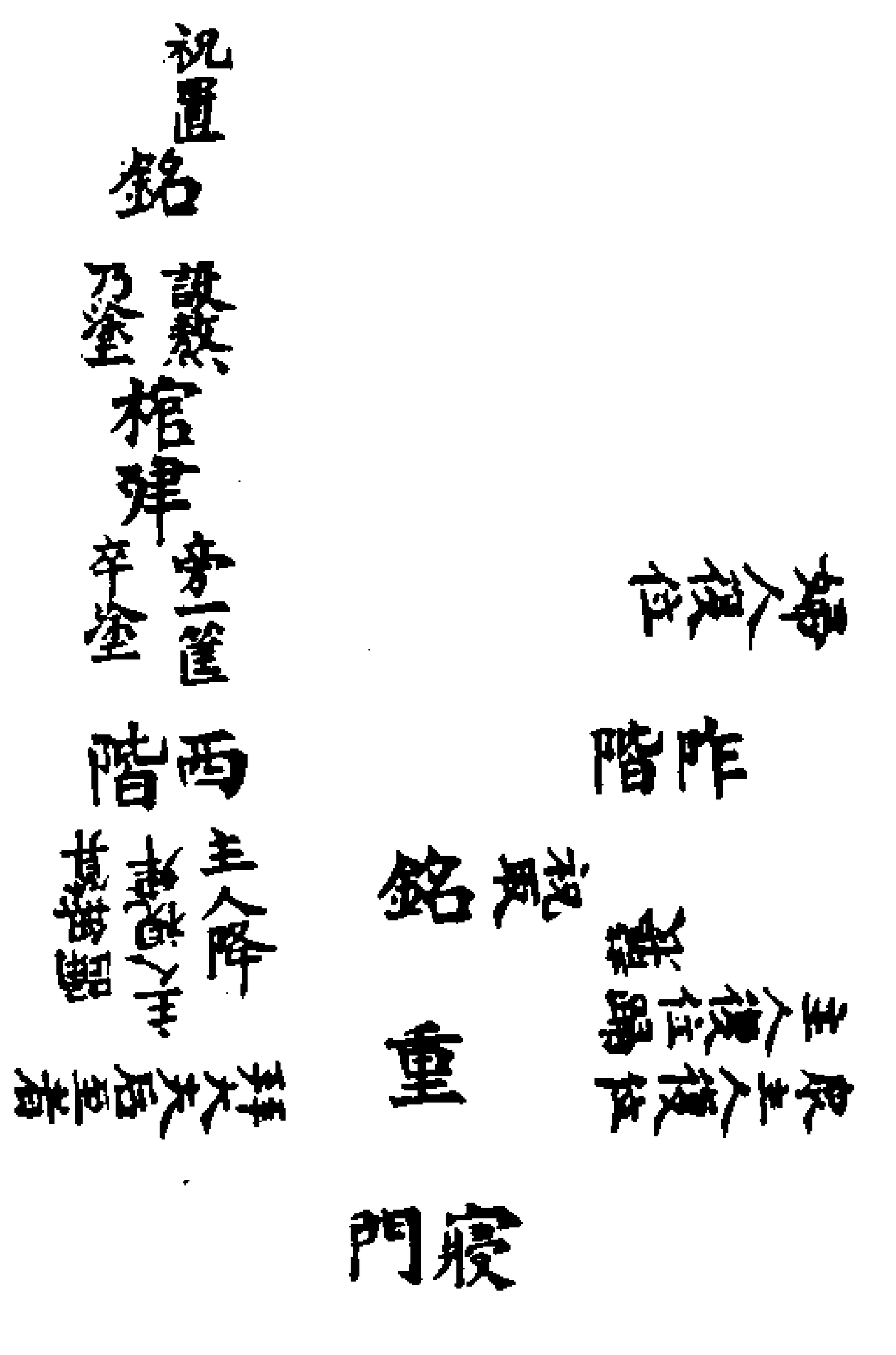
祝盥門外、陳鼎處初設盥也、祝為道、凡主設者主徹、適饌由降設位而東不由重南、故主人不踊、以是為與奠降異節、

大斂


尸牀
柩
柩
遷尸布席如初
蓋棺肂
阼階
西階

主人升由柩南、故出于足、婦人由阼階而西、亦當出于足、凡奉尸男女各由其位、布席遷尸、往尸牀東南、記云大斂于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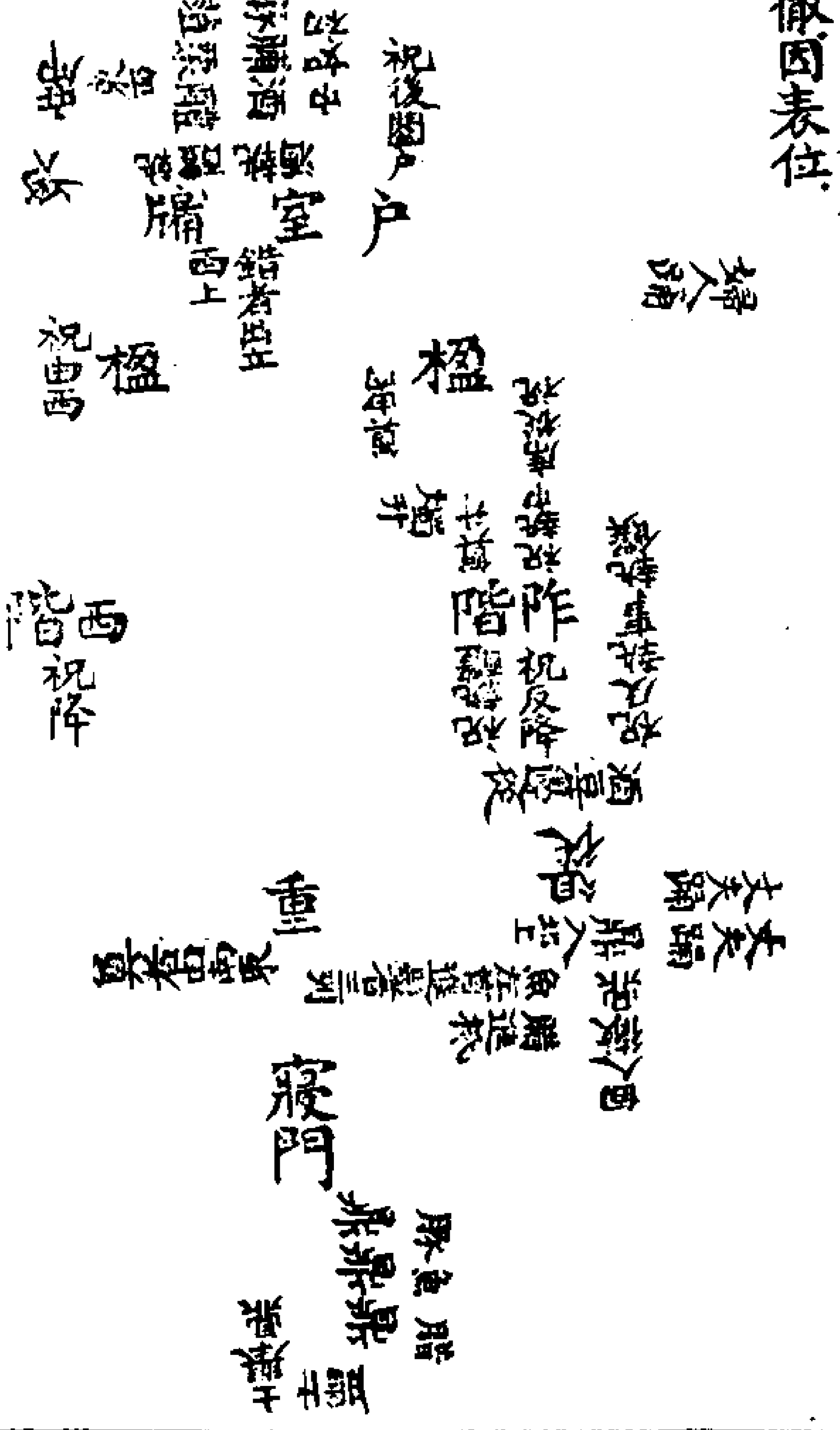
主人視肂



大夫于士宜有視斂，馮尸之恩，加莅而至，故曰後。主人降，辟肂事，衆主人從降，故復位，衆主人復位于下，故婦人復位于上。熬，筐魚腊坩，旁棺四周，設錯，擬為神儲，猶葬之藏苞筲也。元牲，寢有奠，編竹為欑，故可塗。卒塗則帷之，銘表柩，故置肂。重猶在庭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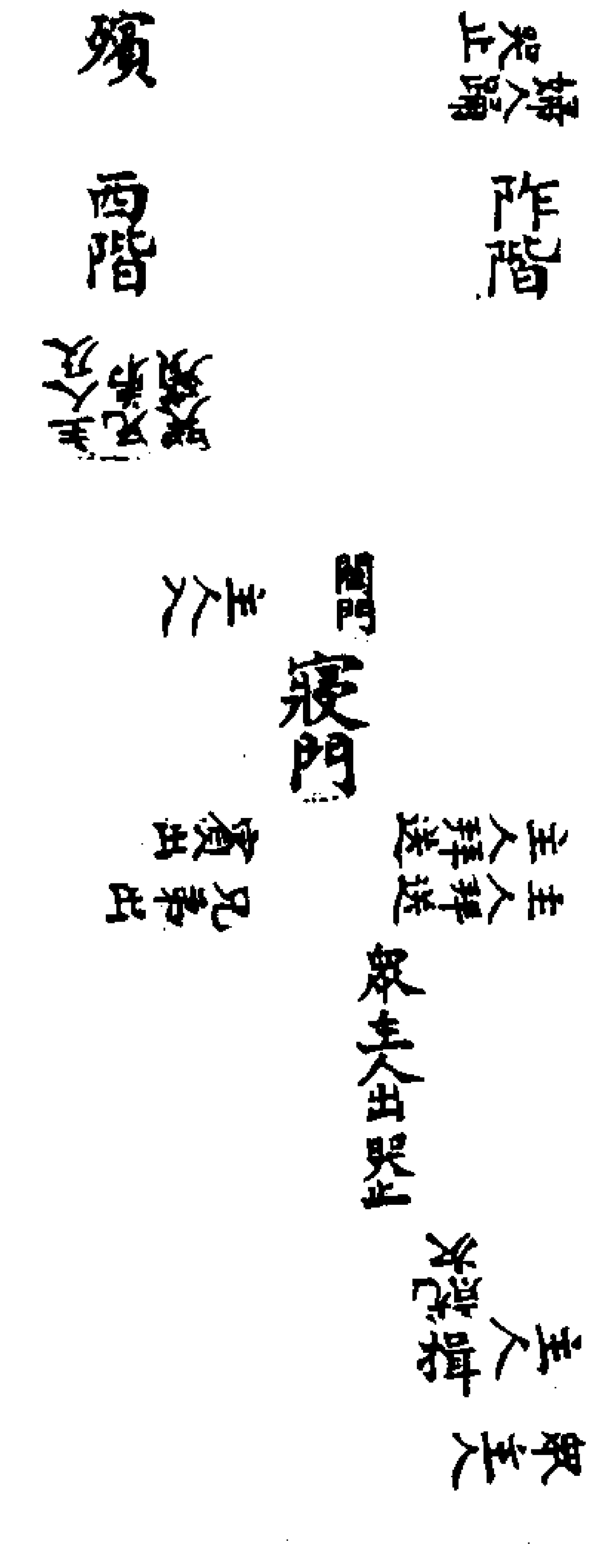
大斂奠

祝先以巾道奠位，再以醴道奠設，主神事也。燭留，卒奠出，降阼以東，銘去重留，不可徹，因表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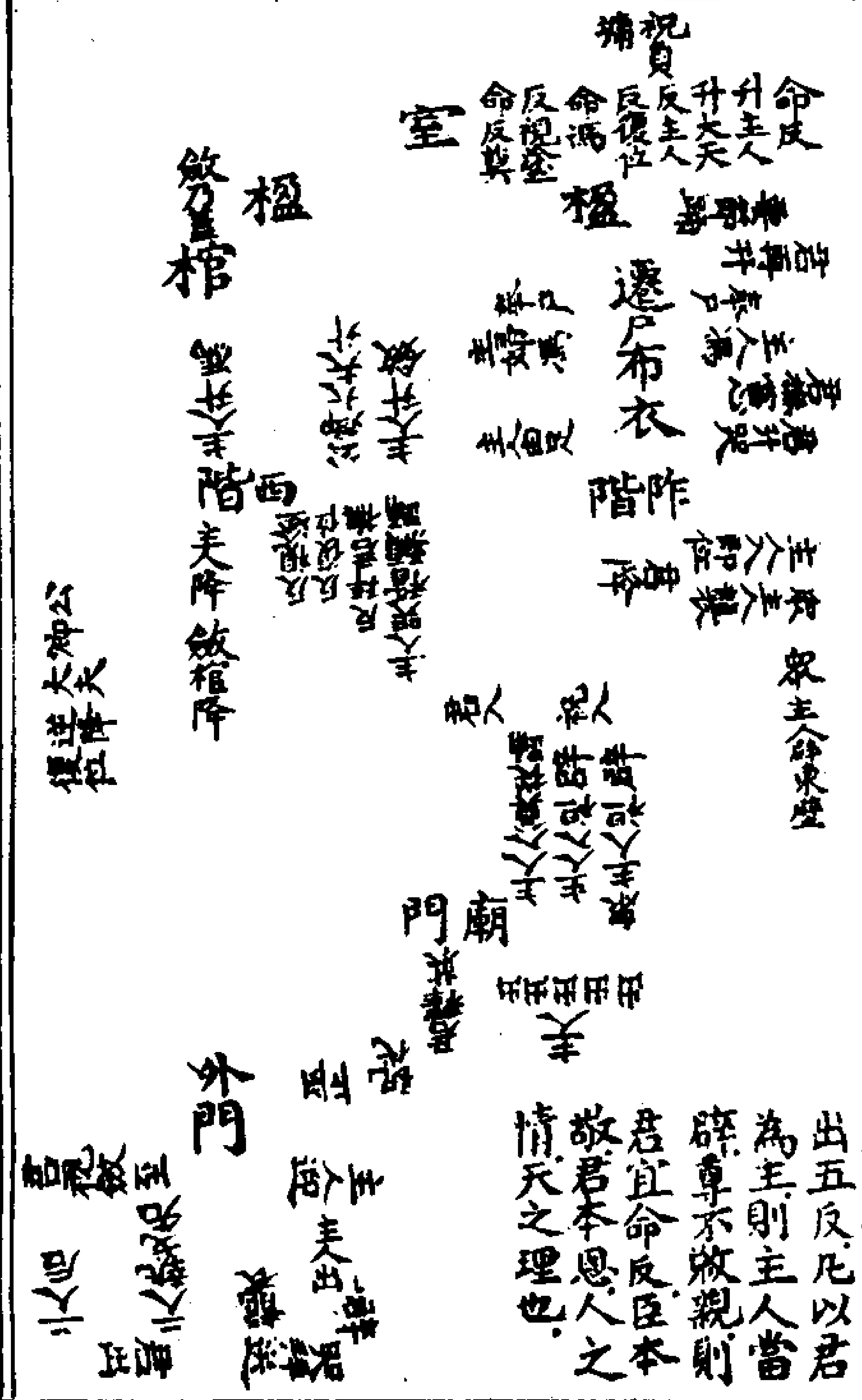


哭殯就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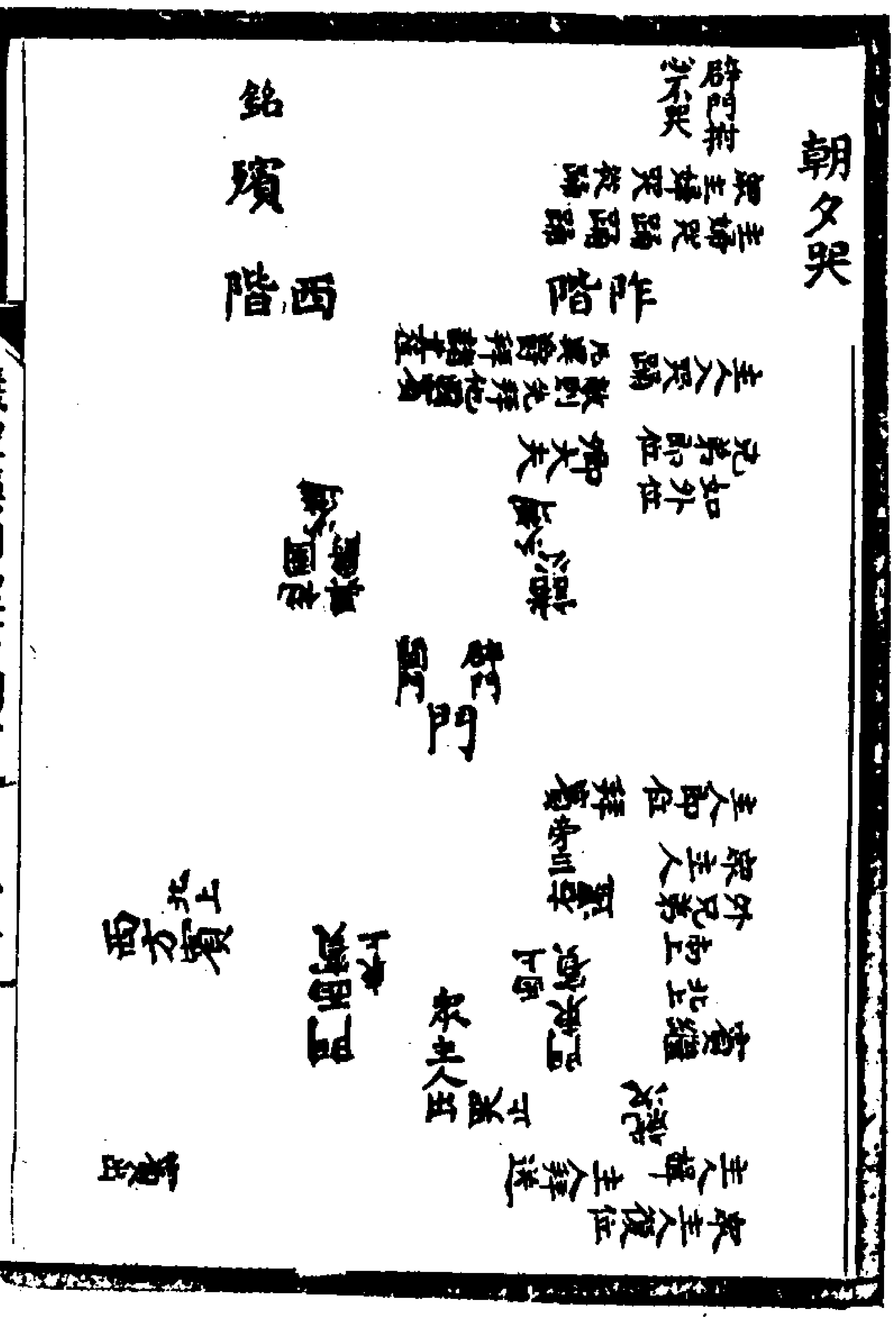
既殯，賓有歸節，出則去。哭殯而兄弟出，大功以下可歸也。哭止，門外堂上皆止，猶西面，始為門外位，標朝夕哭位。東方次，方次主人倚廬，親者于隱廬，主人揖就，則皆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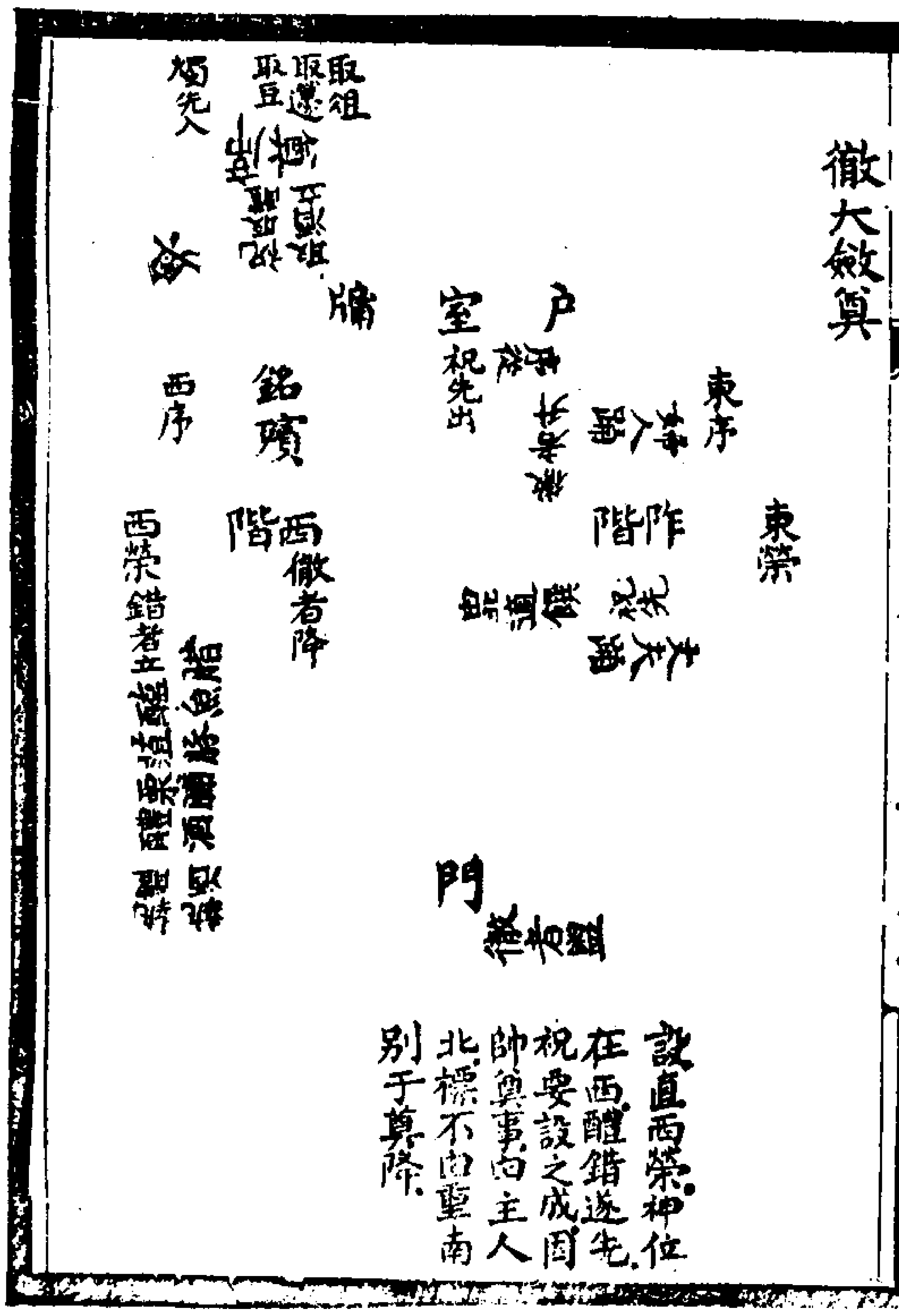
君視大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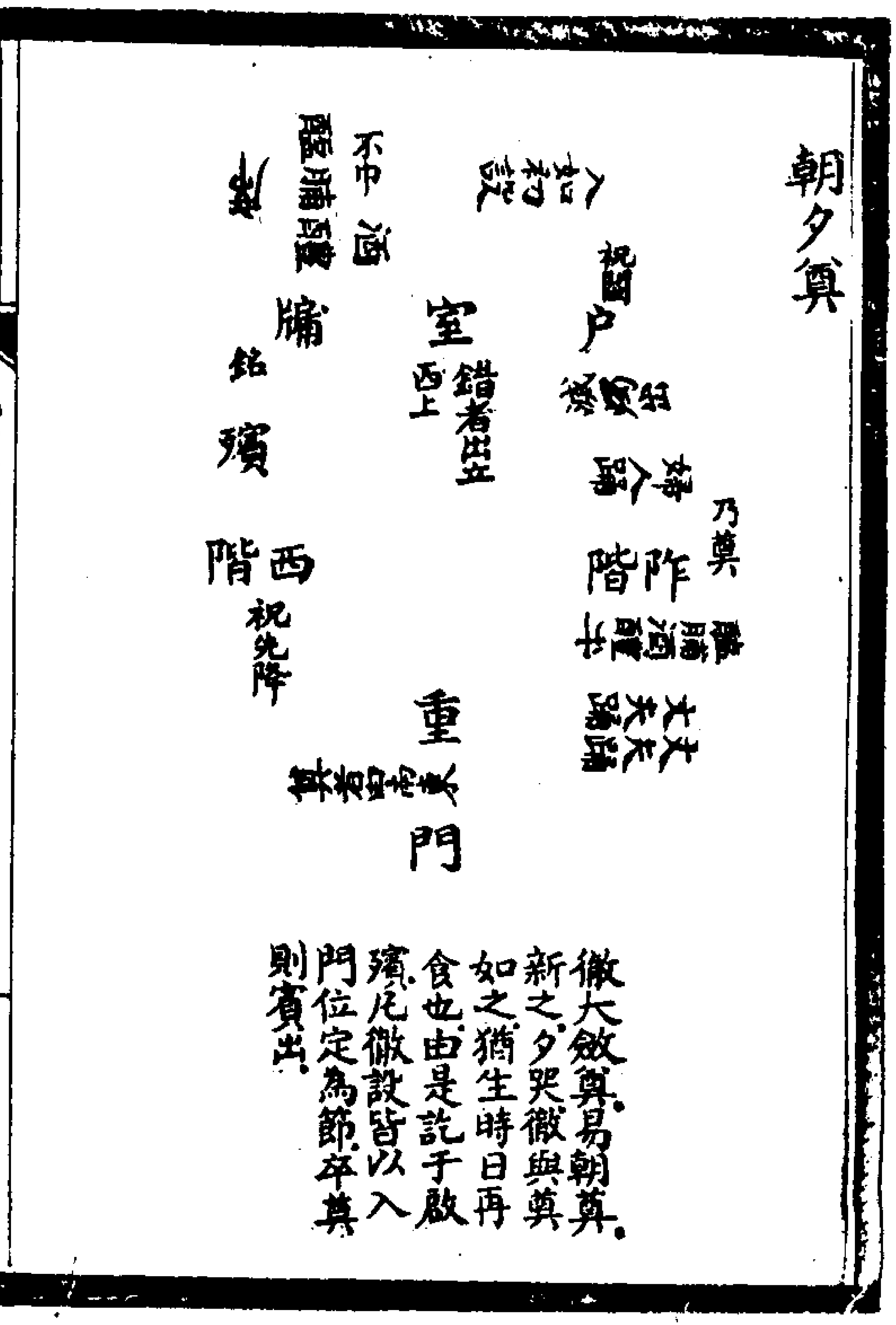


君賜斂，主人五出五反，凡以君為主，則主人當辟，尊不敢親，則君宜命反，臣本敬君，本恩人之情，天之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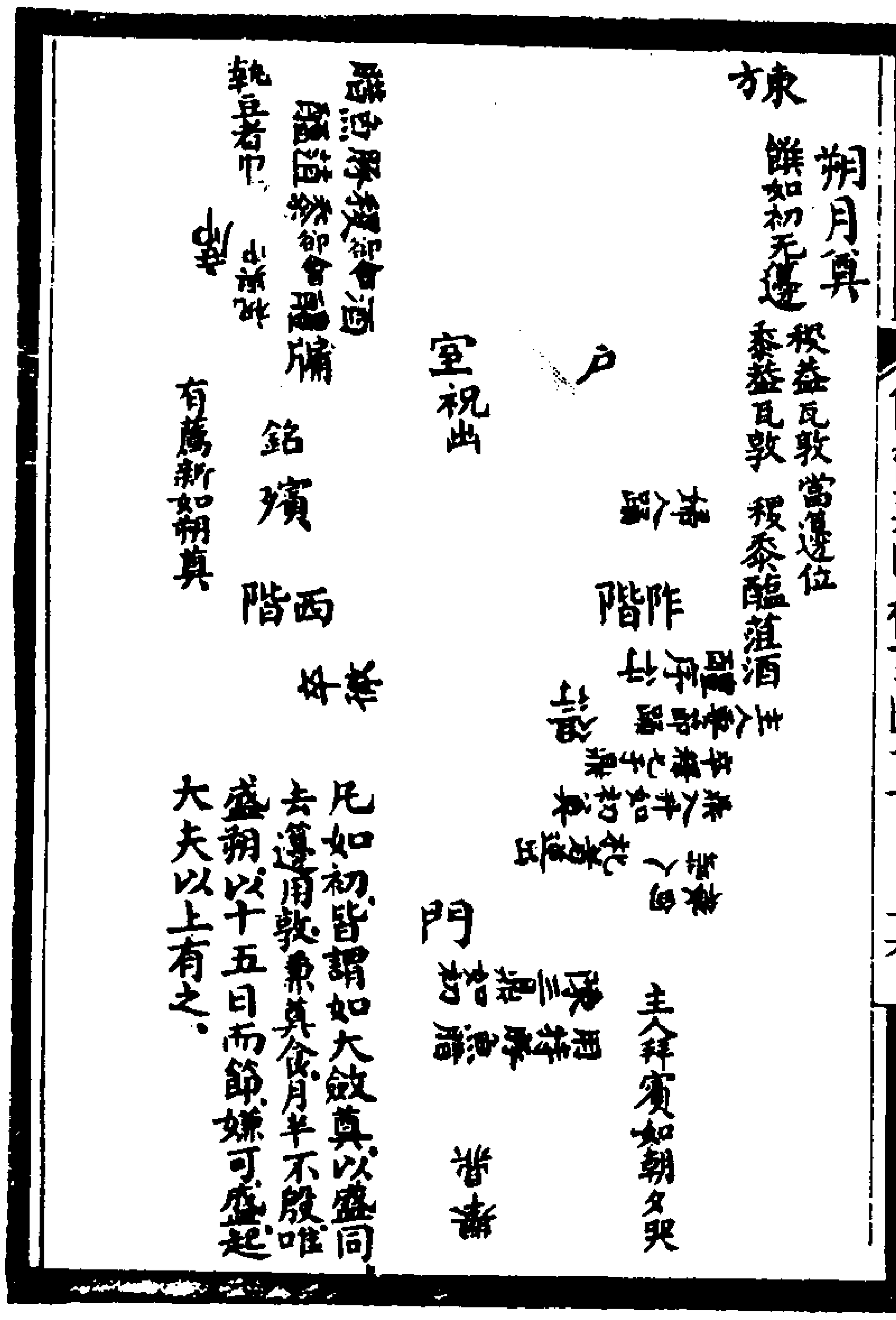

朝夕哭
銘
殯
西階
阼階
門

儀禮奭固禮事圖十五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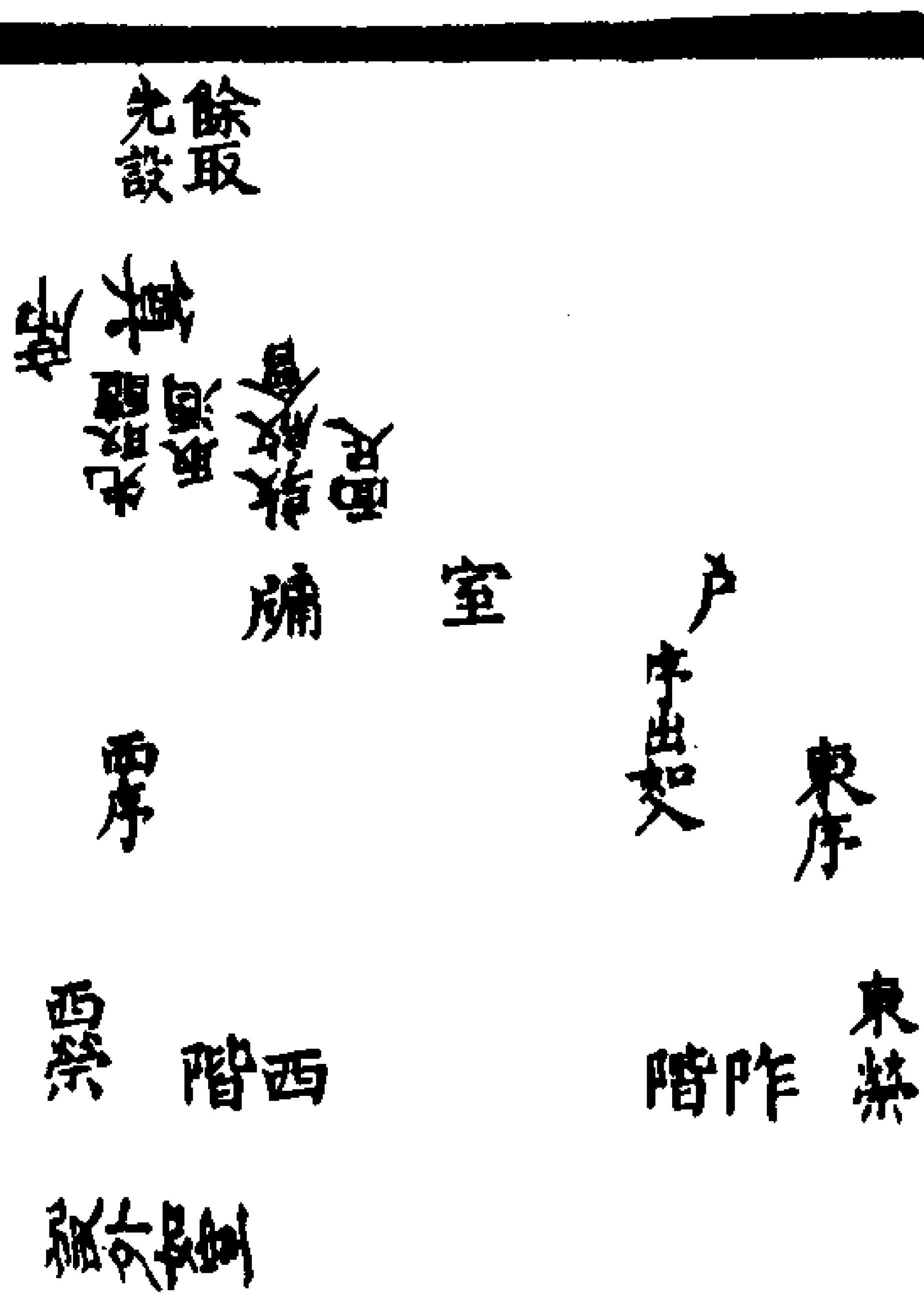

徹大斂奠
東序
東榮
室
戶
阼階
銘
殯
西階
西序
門
設直西榮，神位在西，醴錯遂先，祝要設之成固，帥奠事面主人，北標不面重南，別于奠降。


朝夕奠
室
戶
牖
銘
殯
西階
阼階
重
門
徹大斂奠，易朝奠。新之，夕哭徹與奠如之，猶生時日再食也。由是訖于啟殯，凡徹設皆以入門位定為節，卒奠則賓出。

儀禮奭固禮事圖十六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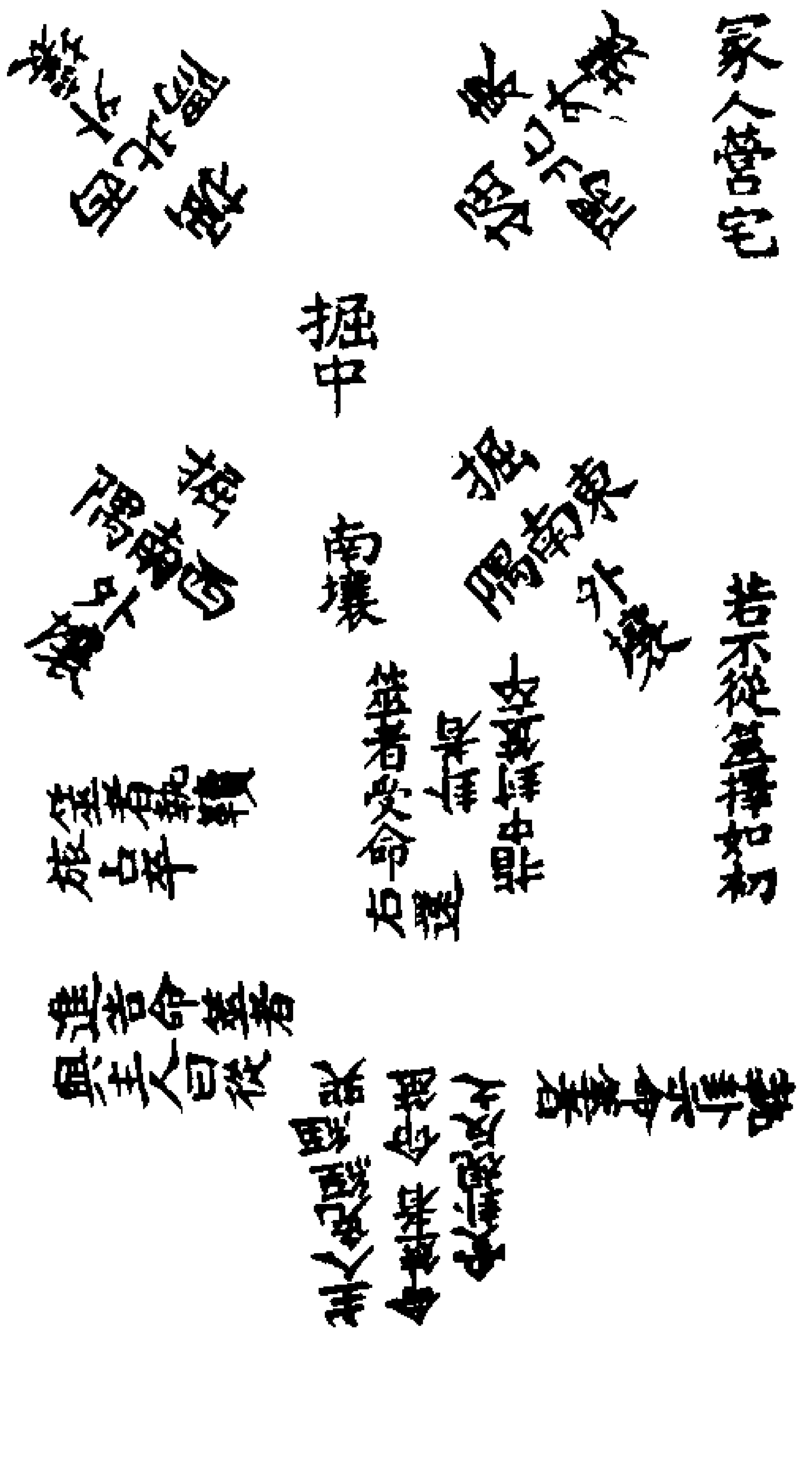

朔月奠
東方
室
戶
牖
銘
殯
西階
阼階
門
有薦新如朔奠
凡如初，皆謂如大斂奠，以盛同去遵用敦，黍稷食，月半不殷，唯盛朔以十五日而節，嫌可盛起大夫以上有之。

徹朔奠


餘取
先設
室
戶
東序
西序
東榮
阼階
西階
西榮

徹朔奠為設夕奠主人亦要節而踊外卒設不言由主人北適饌簡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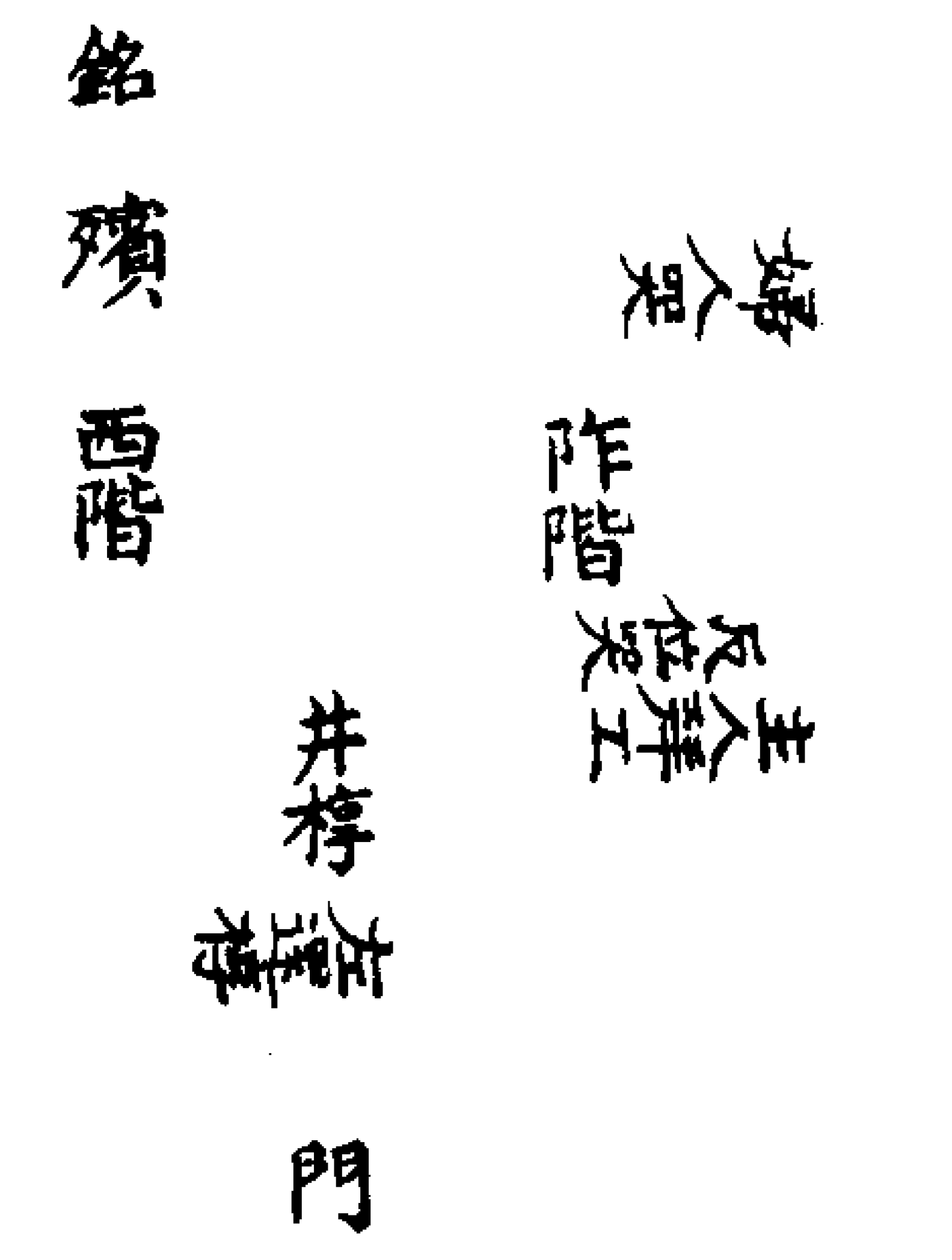
筮宅


家人營宅
若不從筮擇如初
掘中
南壤
筮者受命

既朔哭主人皆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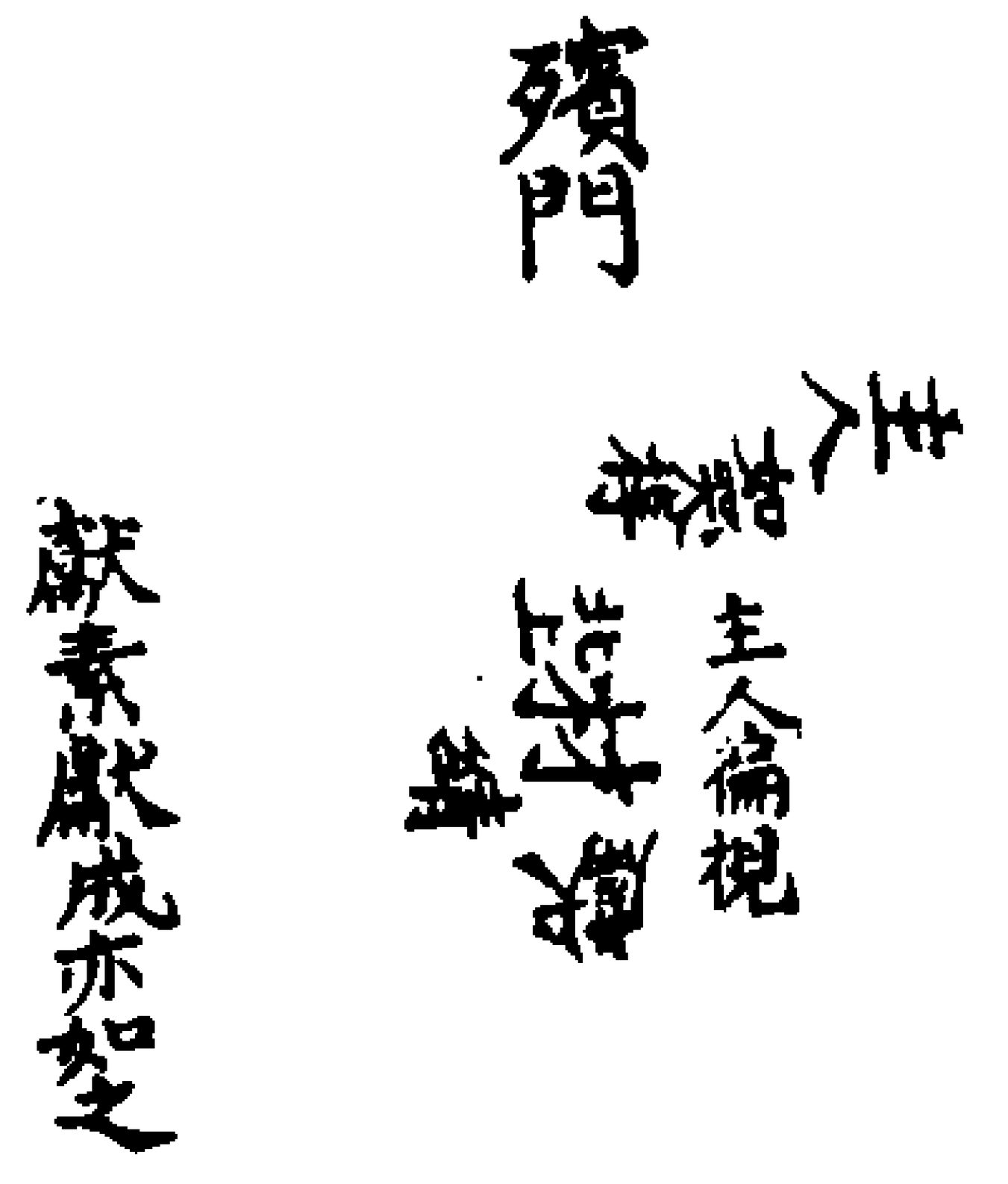
兆域有定筮為謹之朝哭而往其時也指中封其地也歸哭殯告從也不從筮擇可易地而營也

井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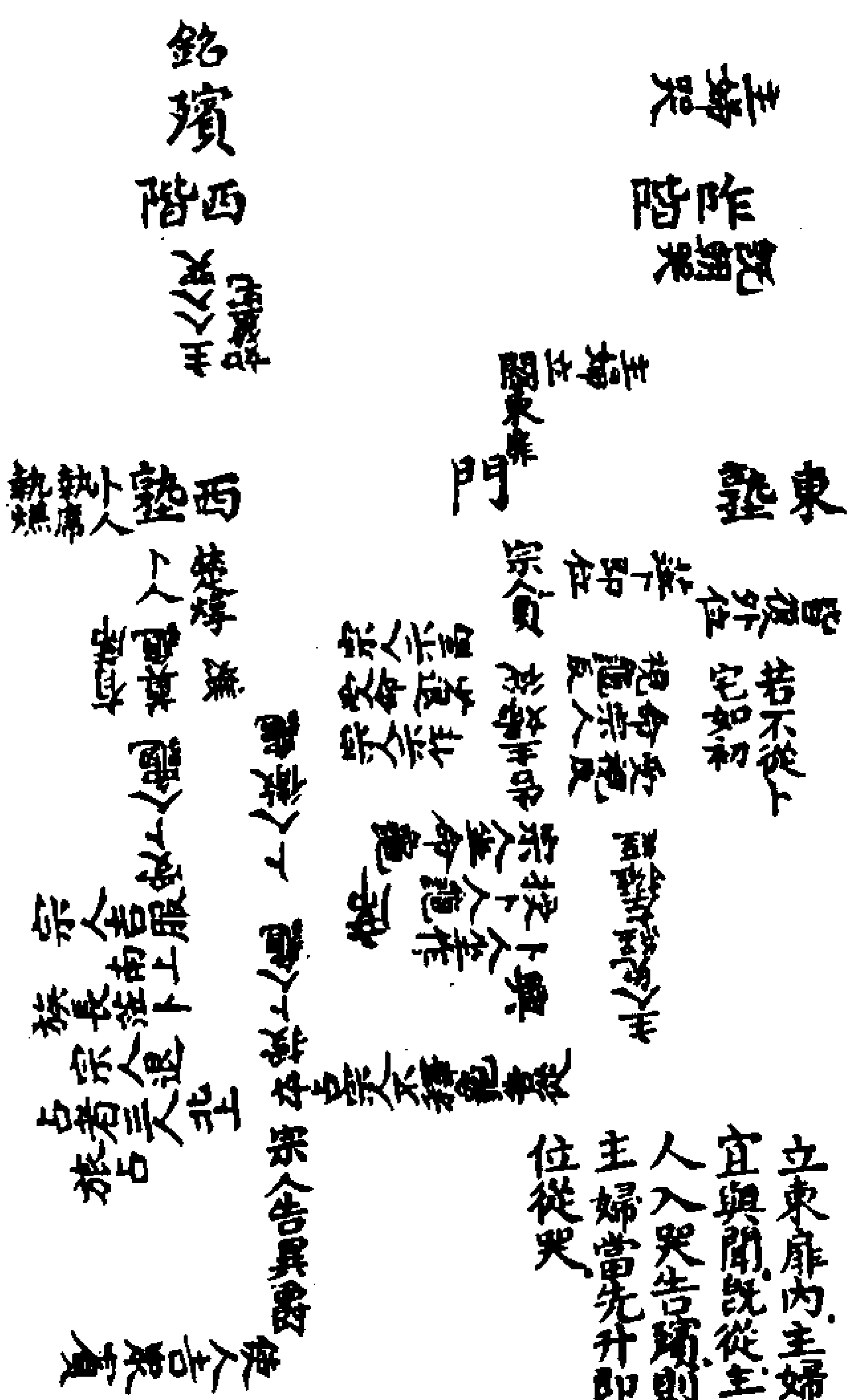

婦人哭
阼階
井椁
門
銘
殯
西階

井構也周宅衛棺曰郭討去棺之度為之成而井之豫觀適否故主人左還椁由南而西北位由東故曰反位因朝夕哭而入大夫皆位阼階南故曰婦人哭于堂不更告殯井已在庭

獻材


殯門
主人徧視
獻素獻成亦如之

于殯門外材也孝子先謹之不當瀆神徧視眾材畢視亦左還雖不必朝夕哭時而主人位有定故如哭椁不拜工材也不入哭殯明器輕矣孝子所致心不以擾神


卜葬日
阼階
西階
銘
殯
東塾
門
西塾

立東扉內主婦宜與閒既從主人入哭告蹢則主婦當先升即位從哭

儀禮奭固禮事圖十二終

壽櫟廬弟子傅守中　第手吳銑　同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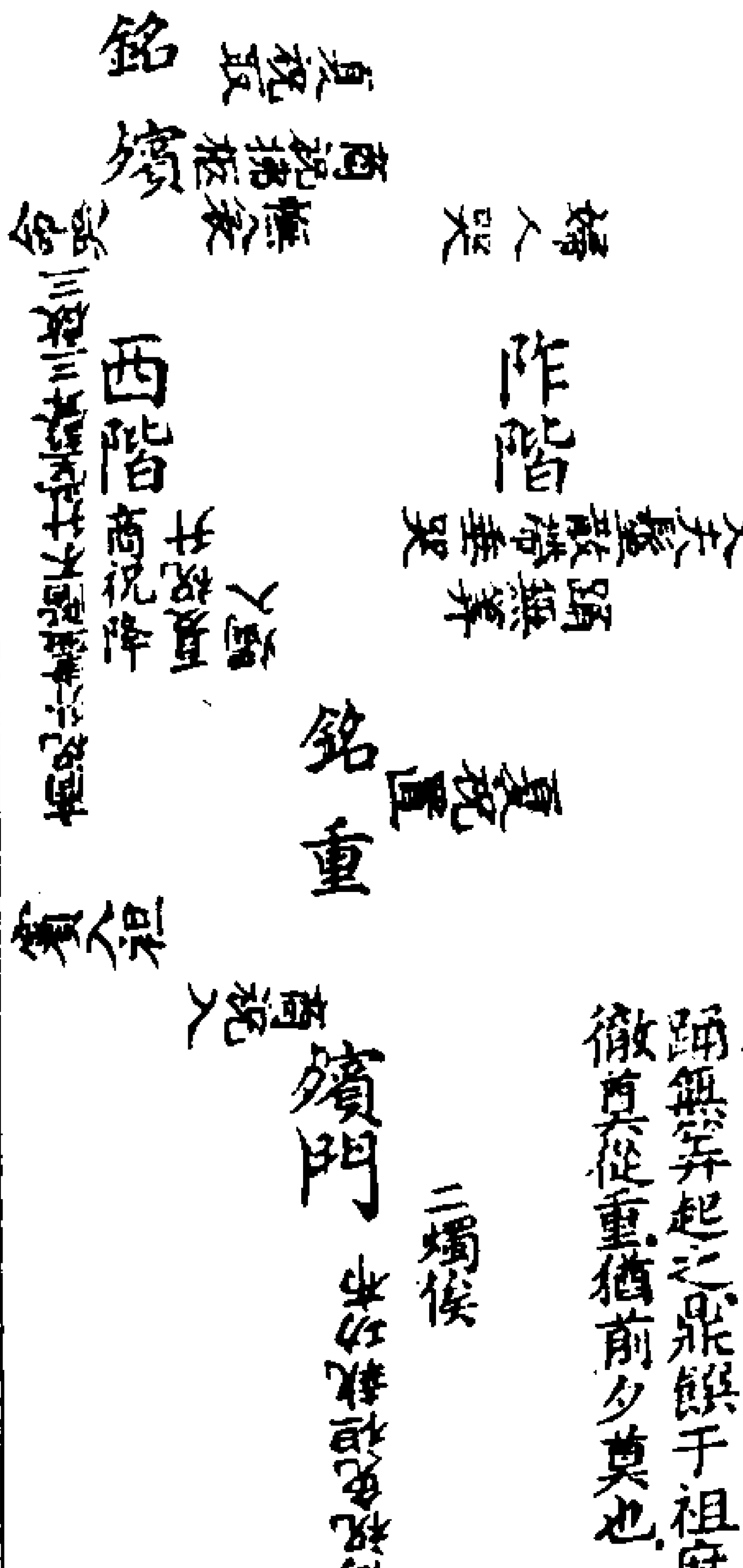
儀禮奭固禮事圖十三

壽櫟廬叢書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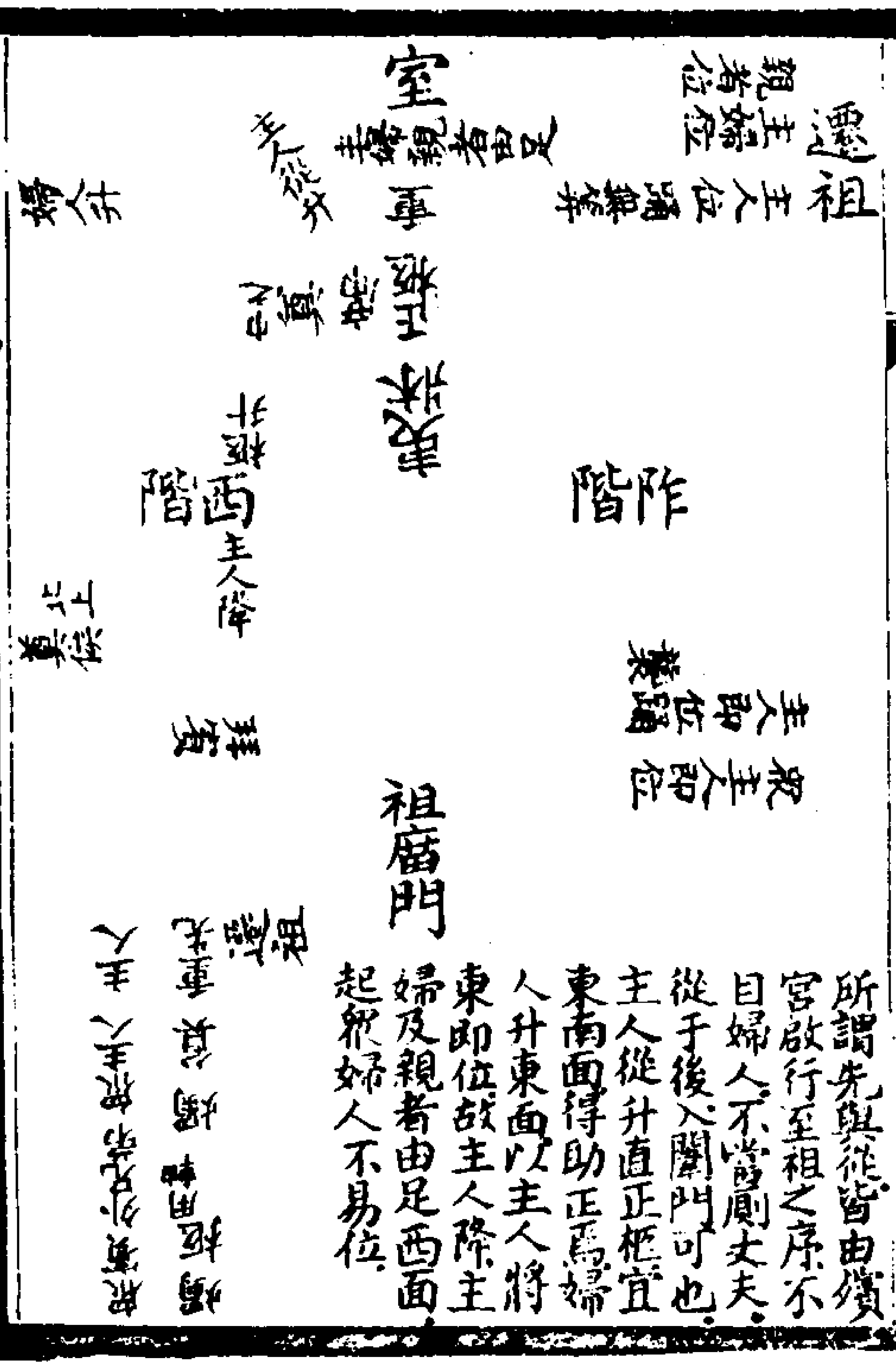
名山吳之英典

既夕禮第十三篇

啟殯



商祝聲啟告神遷祖夏祝取銘降則商祝又以拂柩升亦相左也啟之昕無朝哭曰不哭命哭踊無筭起之非餖于祖廟夏祝徹奠從重猶前夕奠也


遷祖
室
阼階
西階
祖廟門

所謂先與從皆由殯宮啟行至祖之序不曰婦人不當廁丈夫從于後入闈門可也主人從升直正柩宜東南面得助正焉婦人升東面以主人將東即位故主人降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起殺婦人不易位

薦馬

主婦哭戚踊

阼階

主人哭戚踊

西階

柩車

纓三就　薦馬

右還

祖廟門

啟曰薦車北輈矣賈明既徹奠乃薦馬即駕遣車之馬欲駕薦車為行柩豫也朔祖當即位堂上下而載以啟殯頗重無留景故啟曰薦車為納車不然記何緩纓貝勒縣衡衡持軿軿薦矣蓋薦馬再縣之起薦車以薦馬為正也是纓故夾牽本馬夾人鄭玄謂在左右曰夾為人夾馬則無解于交纓不若兩馬一圉人之適事也

載柩

阼階

主人袒髽

西階

柩車

齊衰

引

祖廟門

薦馬而賓出則遂匠納車故主人送賓入而袒則降柩即也既祖始言還車起載柩南面車不還所還者乘車道車稾車薦曰不還器與明器配遣車審矣柩必飾不欲人之忌之也聯柩于車曰東交帷荒曰組旁持者曰披前執行喪曰引

陳明器

茵　布纁翦有幅亦縮二橫三

抗席三

抗木　橫三縮二

折　横覆

柩車

乘車

祖廟門

藉柩器陳乘車西別用具為東列餘器西南上綪西隊為一列藉與藏當別也無祭器生可傳事死不執祭有燕樂器不目唯其有唯所好凡西列之器皆就生時所用為具事死如生達孝子心耳必以鬼道事死人焉知死

筲　燕器　杖　笠　翣

干　胄　甲　役器　有燕樂器　匜

用器　弓　矢　耒　耜　兩敦　兩杅　槃

甒二　醴酒　甕三　醯醢　筲三　黍稷　茵　苞二

祖

阼階

主人袒髽

西階

婦人降

柩車

乘車

道車

稾車　先北輈薦階右還南其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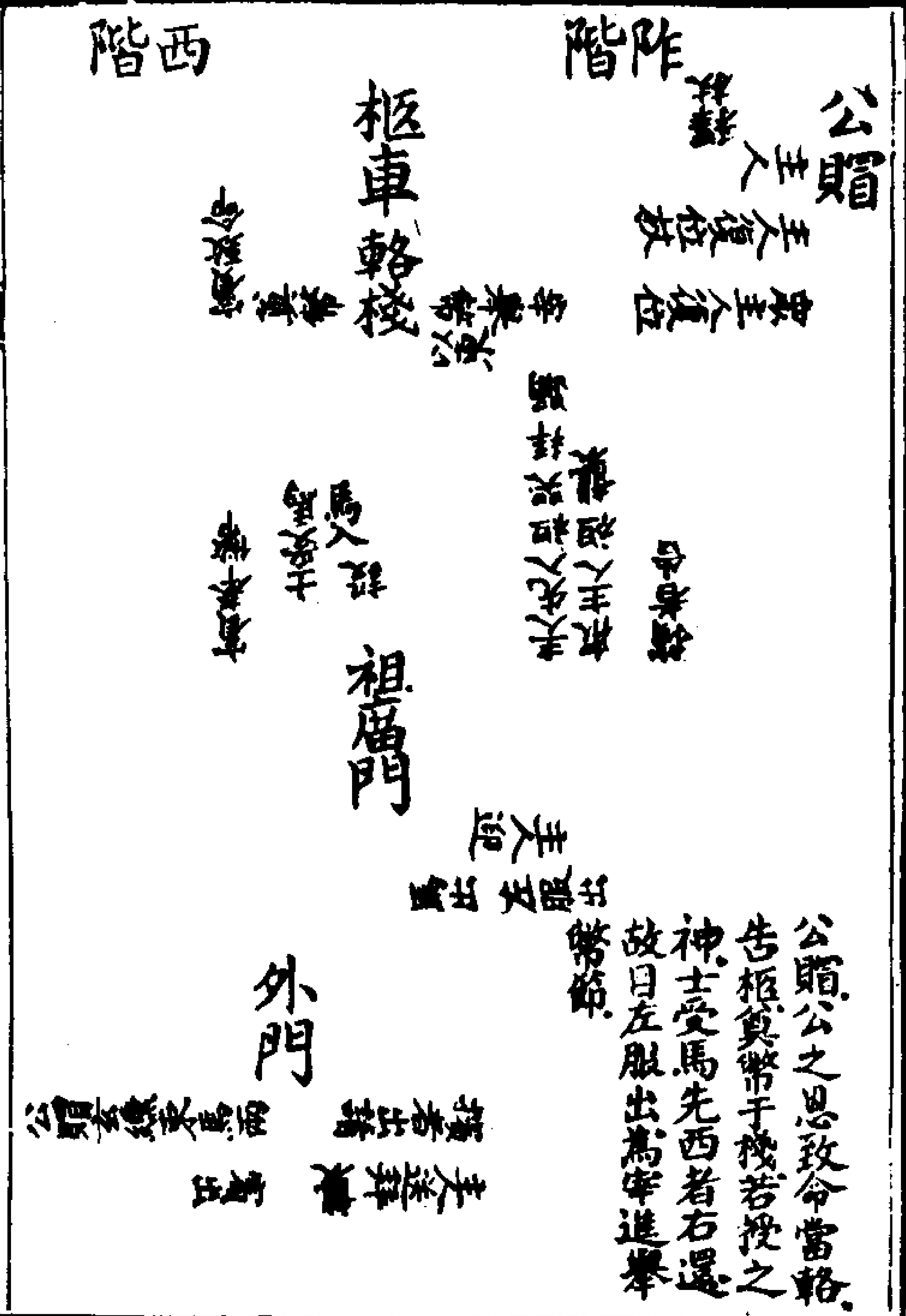
銘

重　二人左還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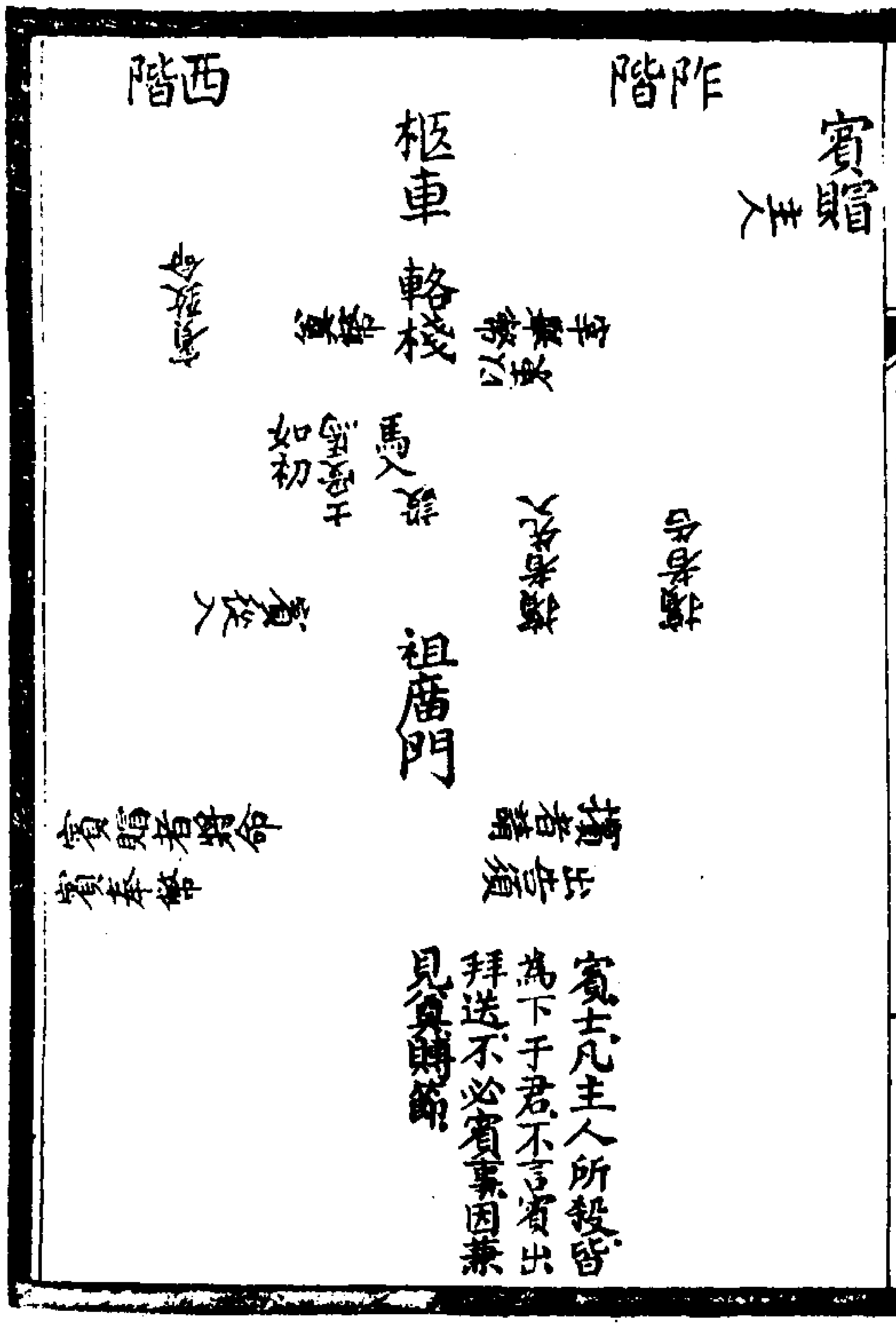
薦馬如初

祖廟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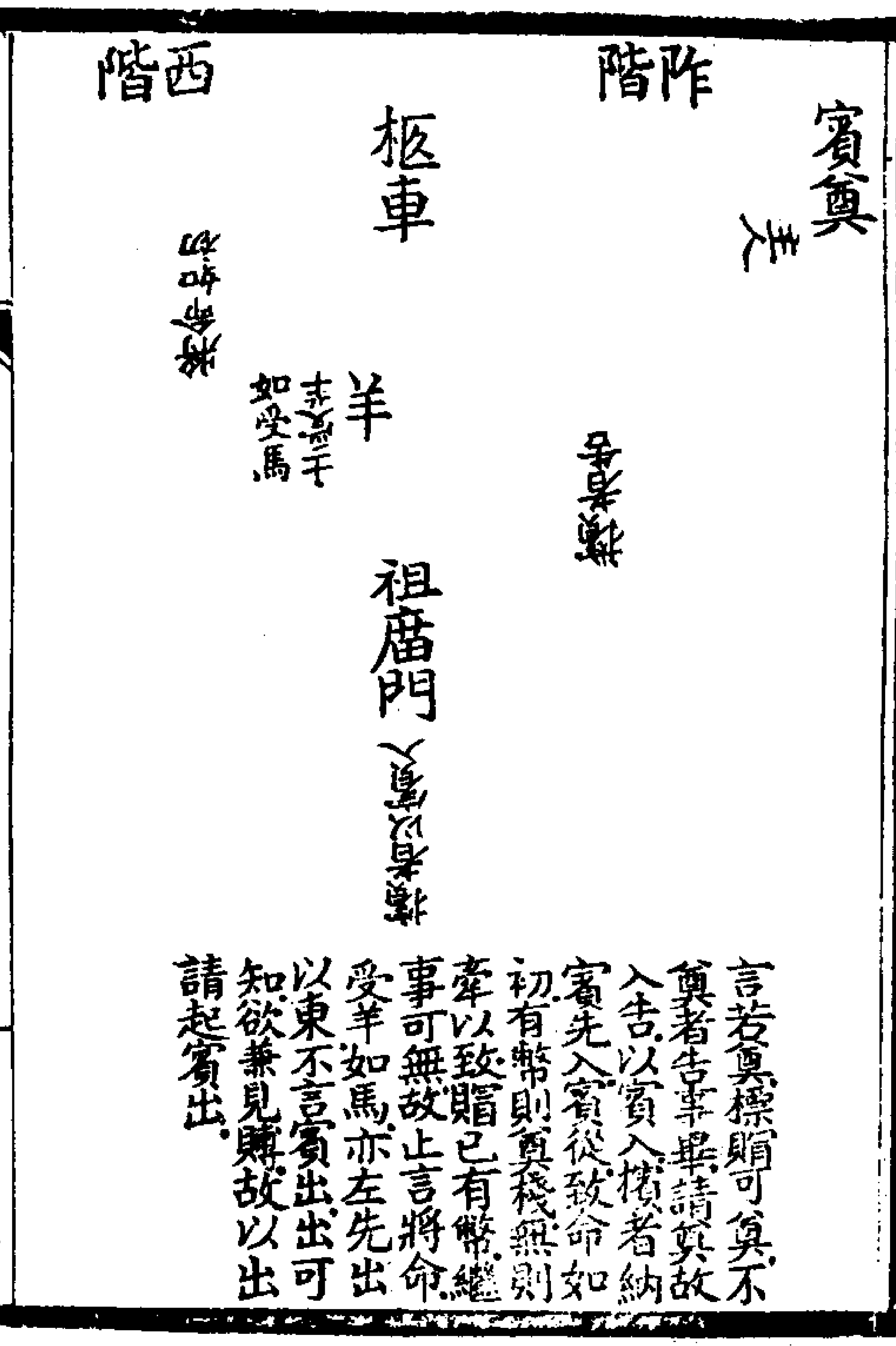
將祖袒當祖踊既祖襲少南辟婦人降而北位階閒宜西上以仍阼階上南上位有嫌也銘將入壙故夏祝取置茵還重樣將出倚


公賵
阼階
西階
主人
柩車
軨
棧
祖廟門
外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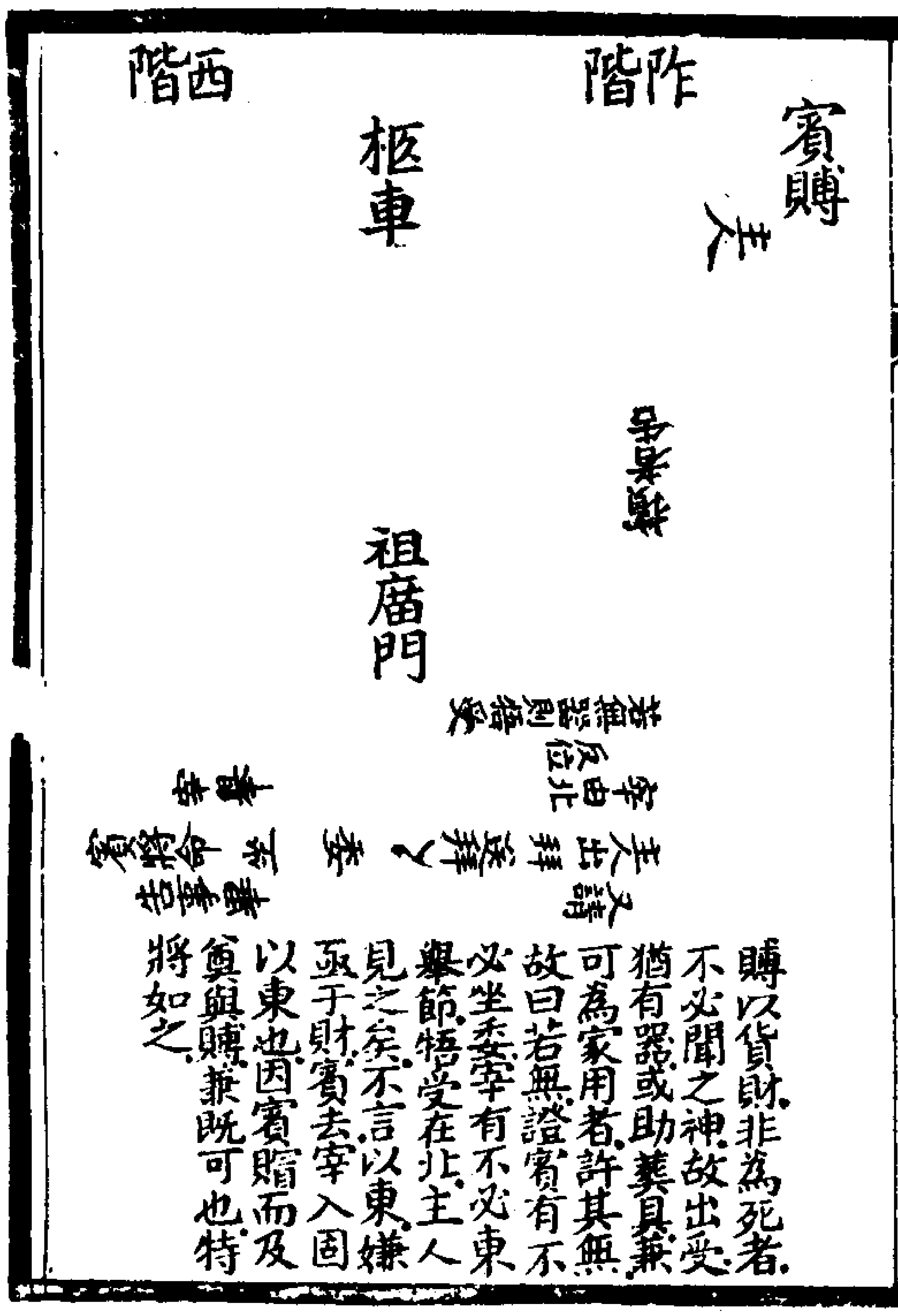
公賵。公之恩致命當軨。告柩。奠幣于棧。若授之神。士受馬先西者右還。故曰左服出爲宰進舉幣節。


賓賵
主人
阼階
西階
柩車
軨
棧
祖廟門

賓士。凡主人所殺。皆爲下于君。不言賓出拜送。不必賓事因兼見奠賻節。


賓奠
主人
阼階
西階
柩車
羊
祖廟門

言若奠。檦賵可奠。不奠者告事畢。請奠故入告。以賓入。擯者納賓先入。賓從致命如初。有幣則奠棧。無則牽以致。賵已有幣。繼事可無故。上言將命。受羊如馬。亦左先出。以東不言賓出。出可知。欲兼見賻。故以出請起賓出。


賓賻
主人
阼階
西階
柩車
祖廟門

賻以貨財。非爲死者。不必聞之神。故出受。猶有器或助葬具兼可爲家用者。許其無。故曰若無。證賓有不必坐委。宰有不必東舉節。悟受在北。主人見之矣。不言以東。嫌亟于財。賓去。宰入固以東也。因賓賵而及奠與賻兼既可也。特將如之。

賓賵

阼階　西階

柩車

從柩車[illegible]

擯者出請

若就器則坐奠

陳器

祖廟門

[illegible]

[illegible]

公無奠贈可也。賵奠賻贈出可也。此賵皆因公見其節，而賓贈先公者，公至邦門始贈，柩已在道，不宜更為衆賓留。贈用幣，賓所贈主人不必盡用，不能比公賵入藏，故宜豫也。就器，明器已成明器，贈許有之主人之器在陳，故順西位而坐奠。

陳遣奠鼎

祖廟門

羊鼎　腸胃五，左胖，髀不升，脈五，離肺

豕鼎　無腸胃，如羊豕解

魚鼎　鱄鮒九

腊鼎　左胖，髀不升

鮮獸鼎

厥明遷祖三日，用少牢，陳五鼎，盛遣奠，豚解，解豚有舊法，殊七體，喪奠無鮮獸，並魚腊如之者，亦左胖，髀不升，同腊。起朔月奠與薦新，許得用鮮獸，陳五鼎。

遣奠饌

東方

四豆　蜱醢　脾析　葵菹　蠃醢

四籩　棗　糗　栗　脯

醴　酒

饌不言位，據奠位為位，有饌位異，奠位者，經有文或有起文，饌皆東方，由內雍出也。凡饌物多者，南順齊坫。

陳器

阼階　西階

柩車

陳器有司主人之從者東有列先東陳

祖廟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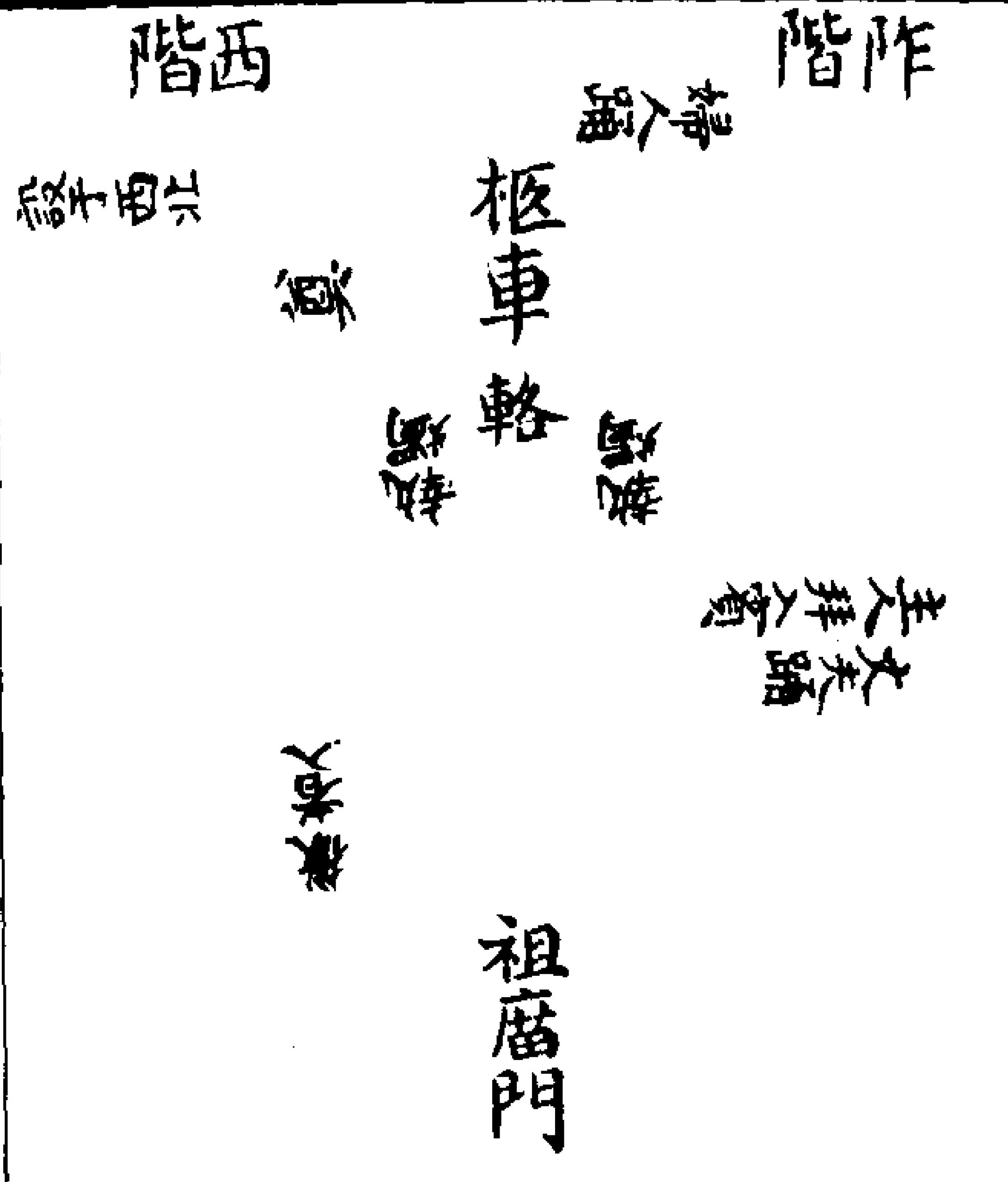
賓賻云無器，牾受起坐委有器，宰坐舉入

賓贈若就器坐奠于陳

器西南上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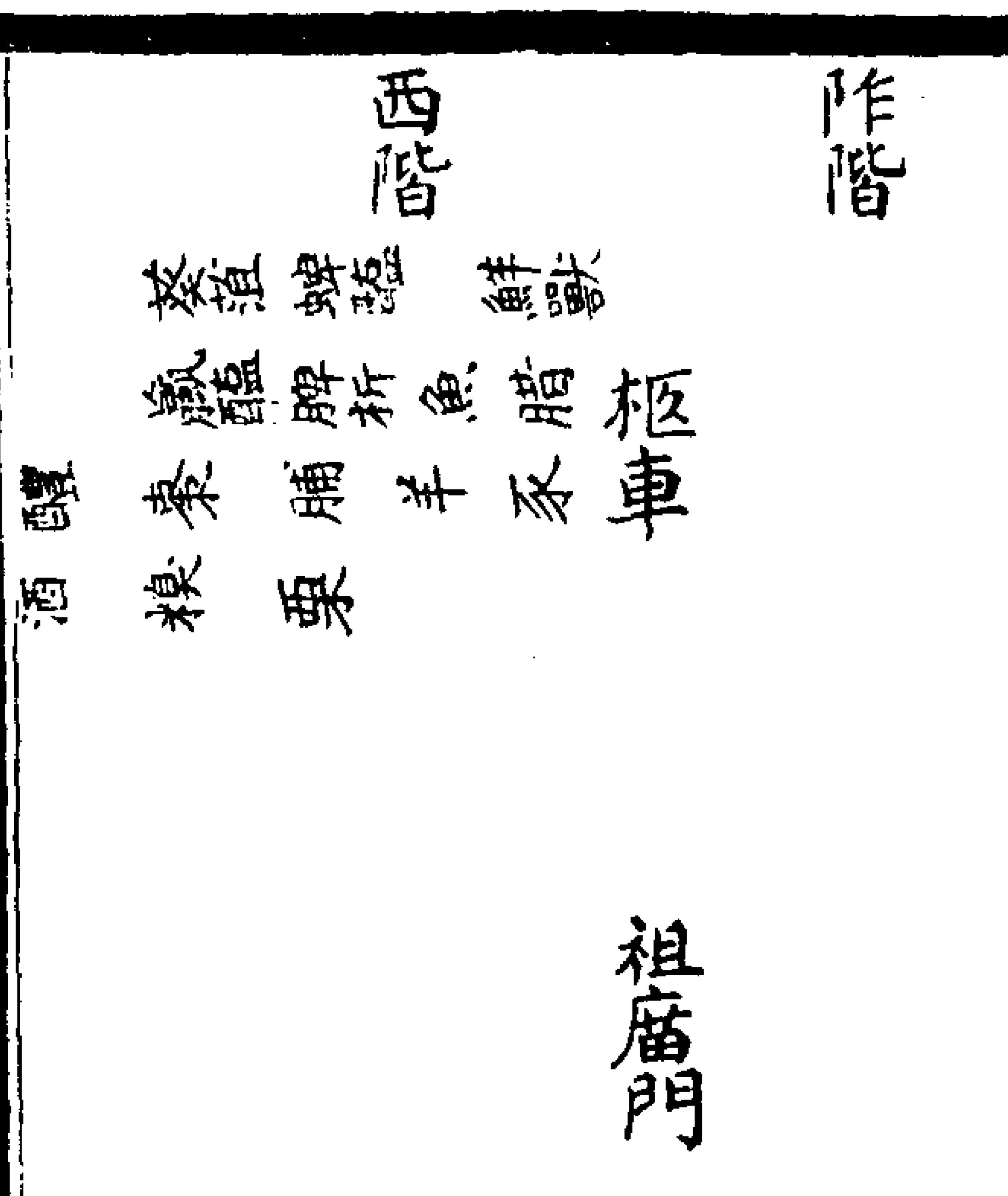
明器陳，已既饌，又言陳器。鄭玄謂明器夜斂藏之。夫親柩在庭，孰與重者，代哭不絕，寇盜無隙，沽工慰神，豈嫌霜露，英以為賓賻坐委，宰受焉，置者贈就器坐奠，雖[illegible]或[illegible]之歸類，陳遣奠，猶遂衣耳。圖之使從西器之陳。

徹祖奠


阼階
西階
柩車
輅
祖廟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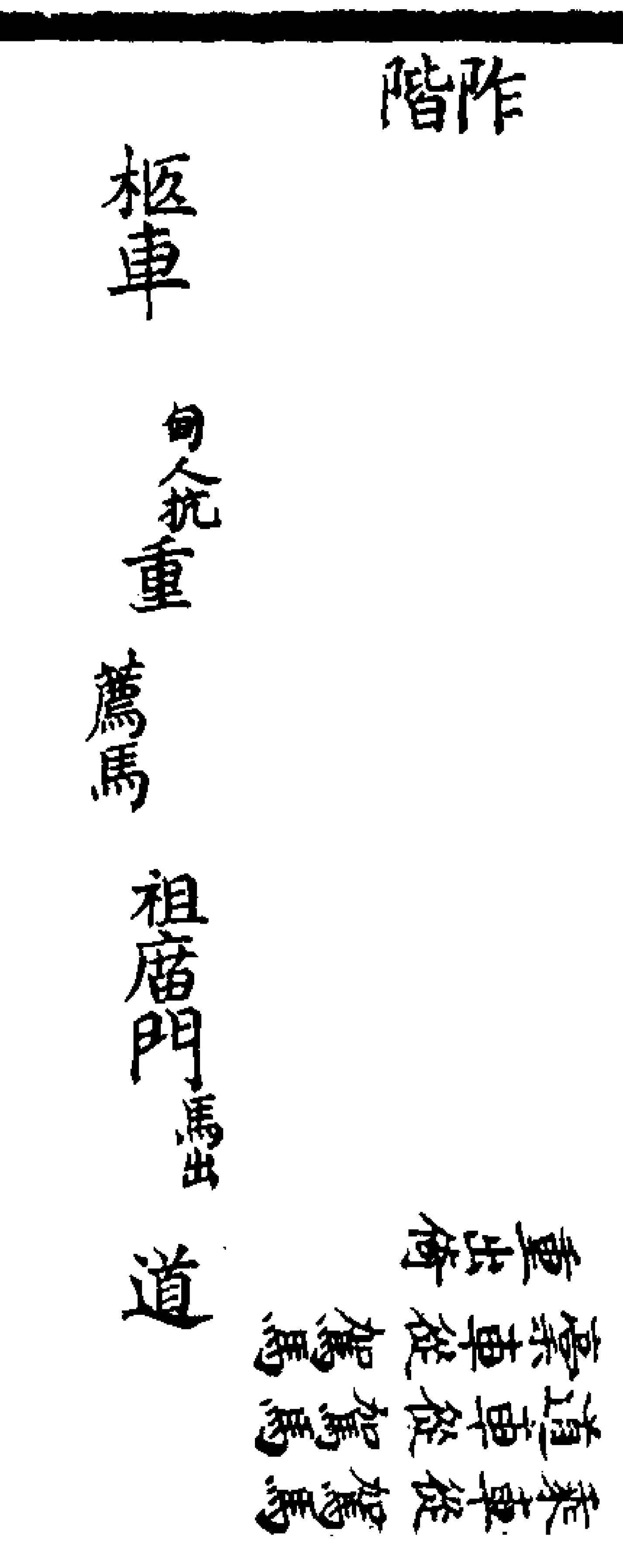
徹者入，比徹小斂奠。比之升阼階，設西北。比徹小斂奠之降西階。故丈夫入時踊，婦人設時踊，西北猶序西南直西榮也。徹者東。卒設，由輅南適饌。

設遣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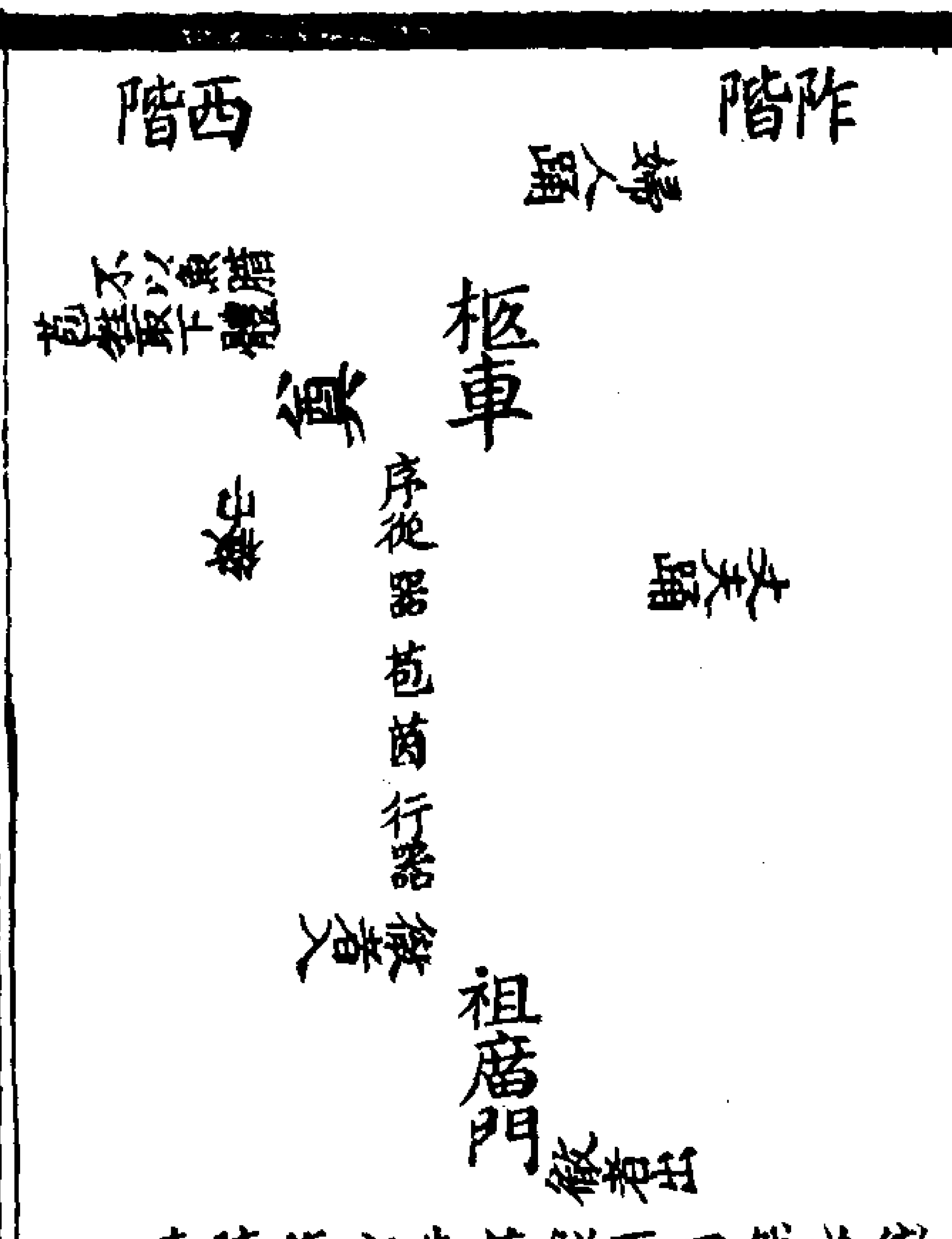
鼎入，没載文重奠。奠依柩，宜鄉柩先東，乃豆先西上，西上者東陳事例也。故俎皆東列，經意又以西為神位，不據柩。

薦馬


阼階
西階
柩車
重
薦馬
祖廟門
馬出
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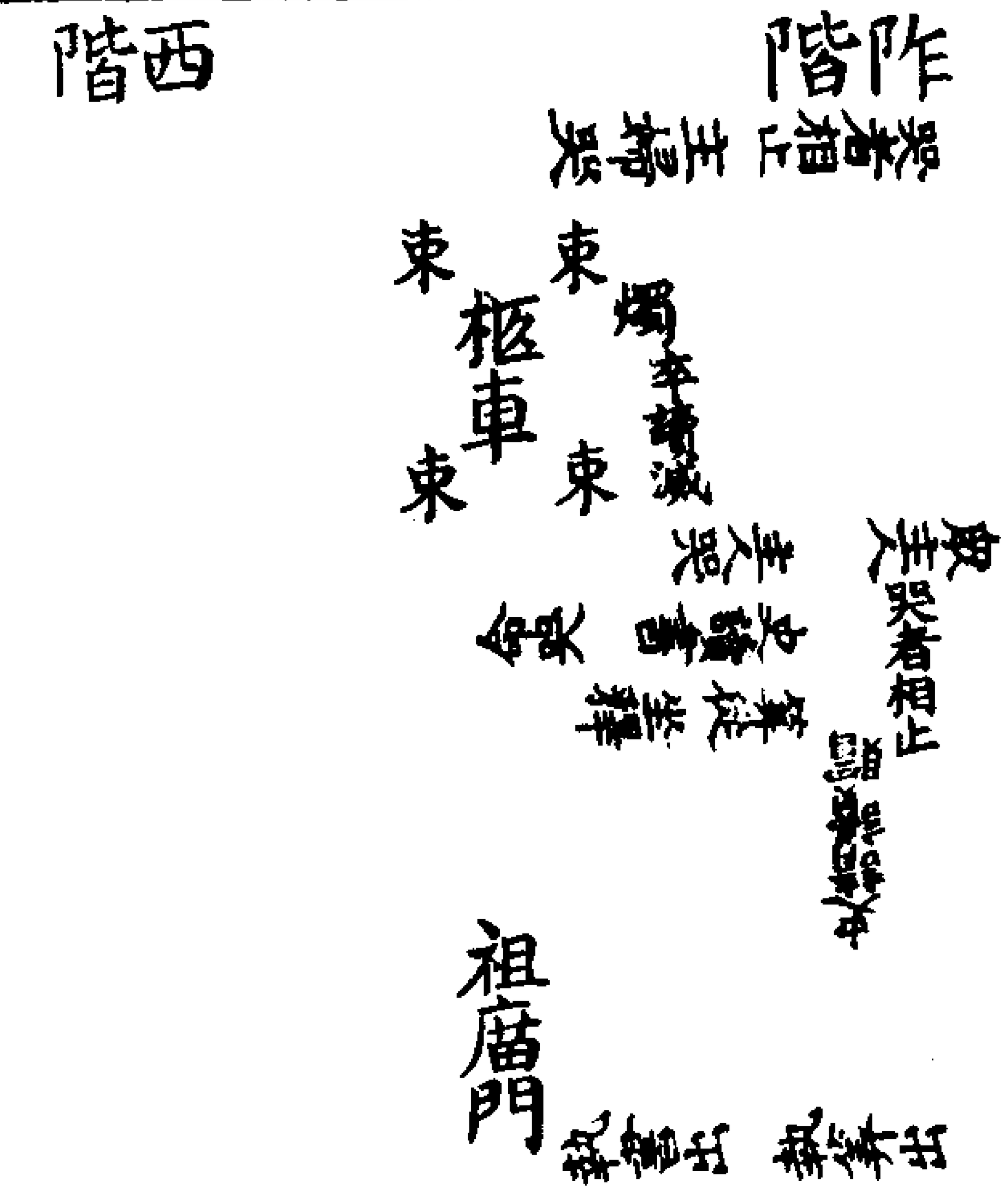
重先抗出，辟柩車出，不入藏，故倚，因將埋之。柩出西行，豫西送，故左倚。薦馬，馬先出，車後，故從馬，車序則馬床。

徹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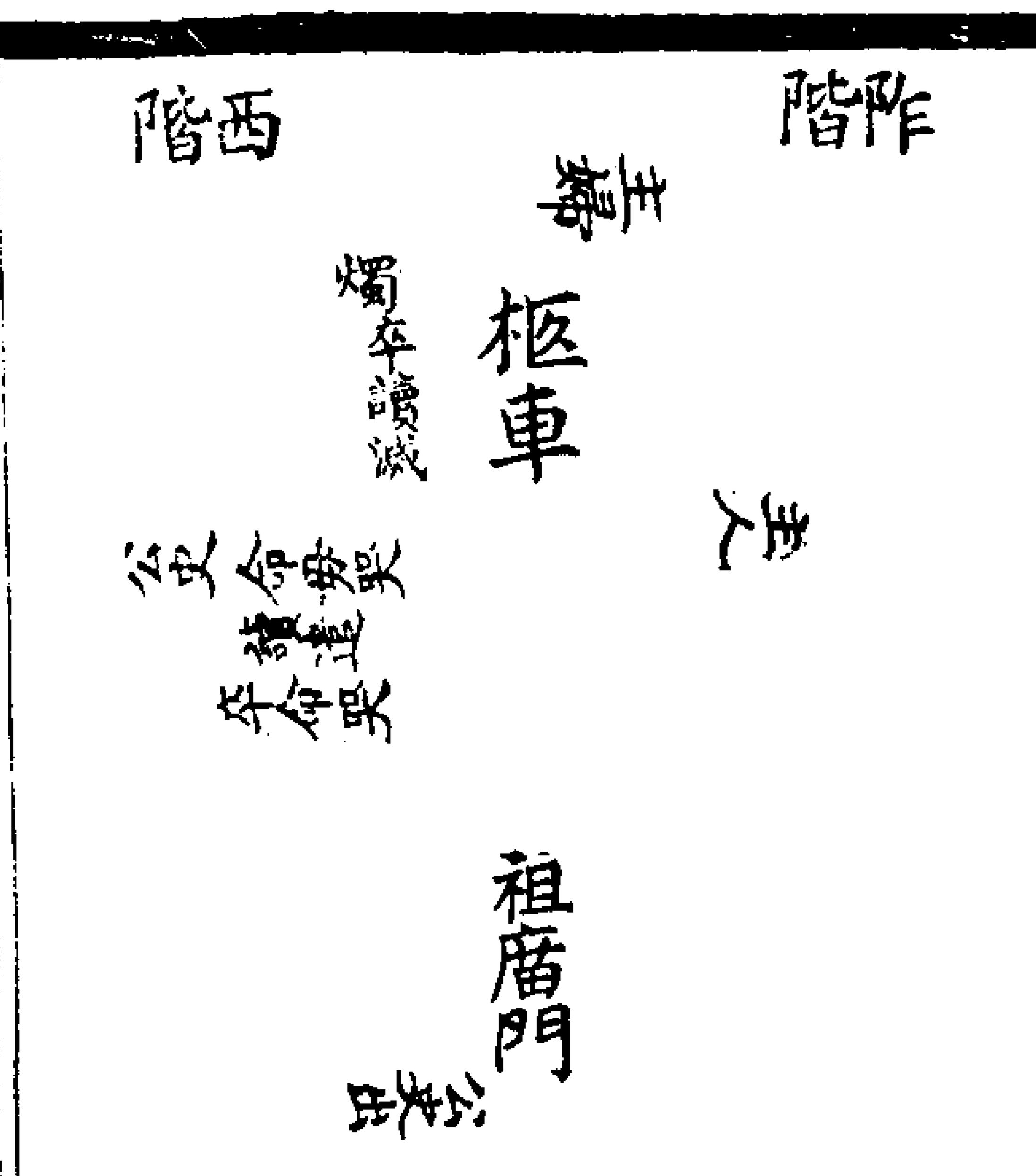
徹巾為徹始，苞牲送柩，猶飲食歸俎，然奠柩以此終，故曰遣。苞正牢，故不取魚腊，則亦不取鮮獸。屬言行器，以苞當行，苞次茵而先器，故于徹開目之。既苞執俟，不可復陳也。再目器西陳，器皆序，折席抗東陳者後。

讀賵


阼階
西階
東
東
柩車
東
東
燭
祖廟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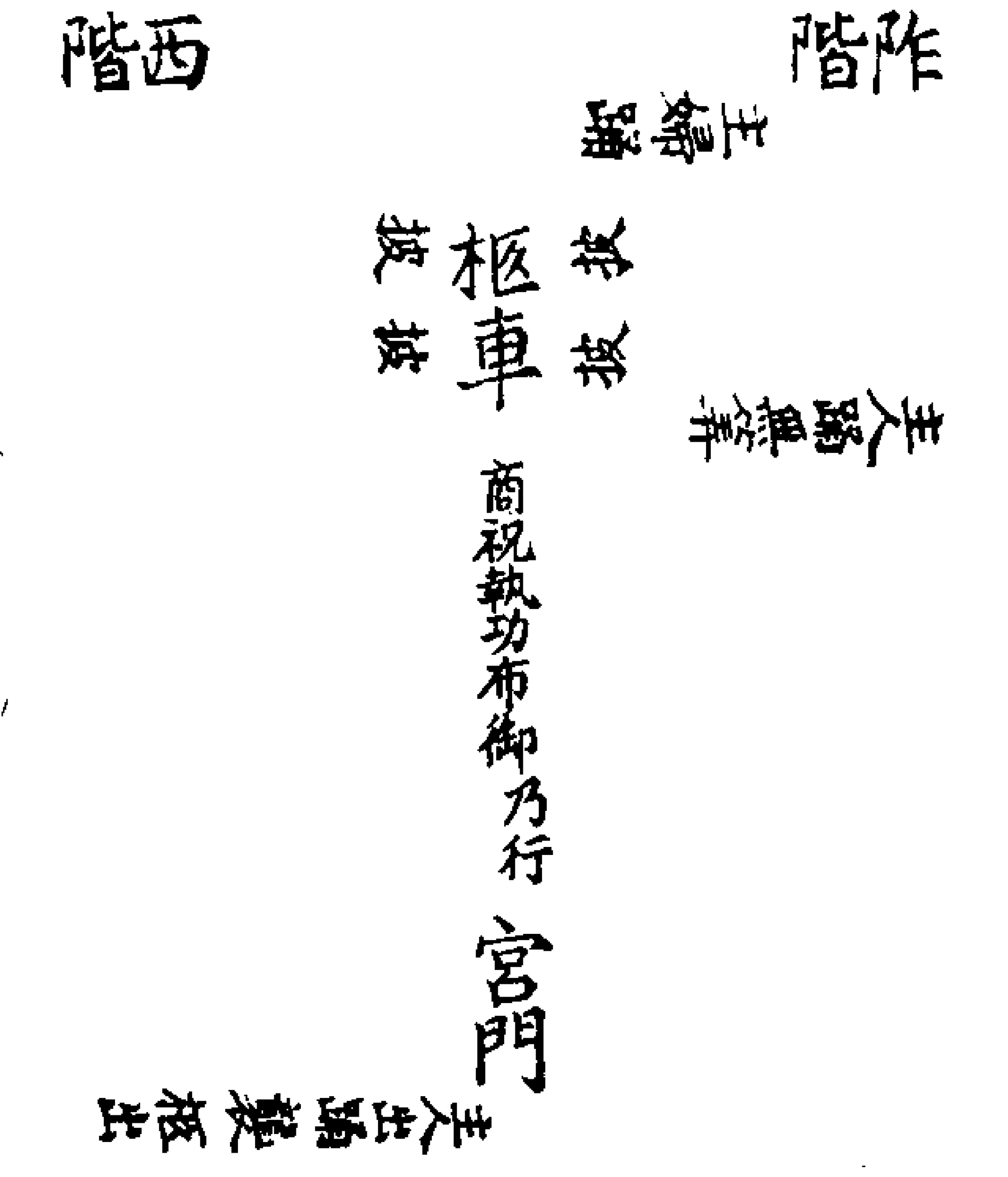
讀賵告柩，止哭非情，哭相止，不亂神聽，唯主人主婦哭，哀與親別，不暇聞筭卒讀命哭，柩將行，哭者情之正也，讀有時，故須請卒，不告非為主人。

讀遣


阼階
西階
主婦
柩車
主人
祖廟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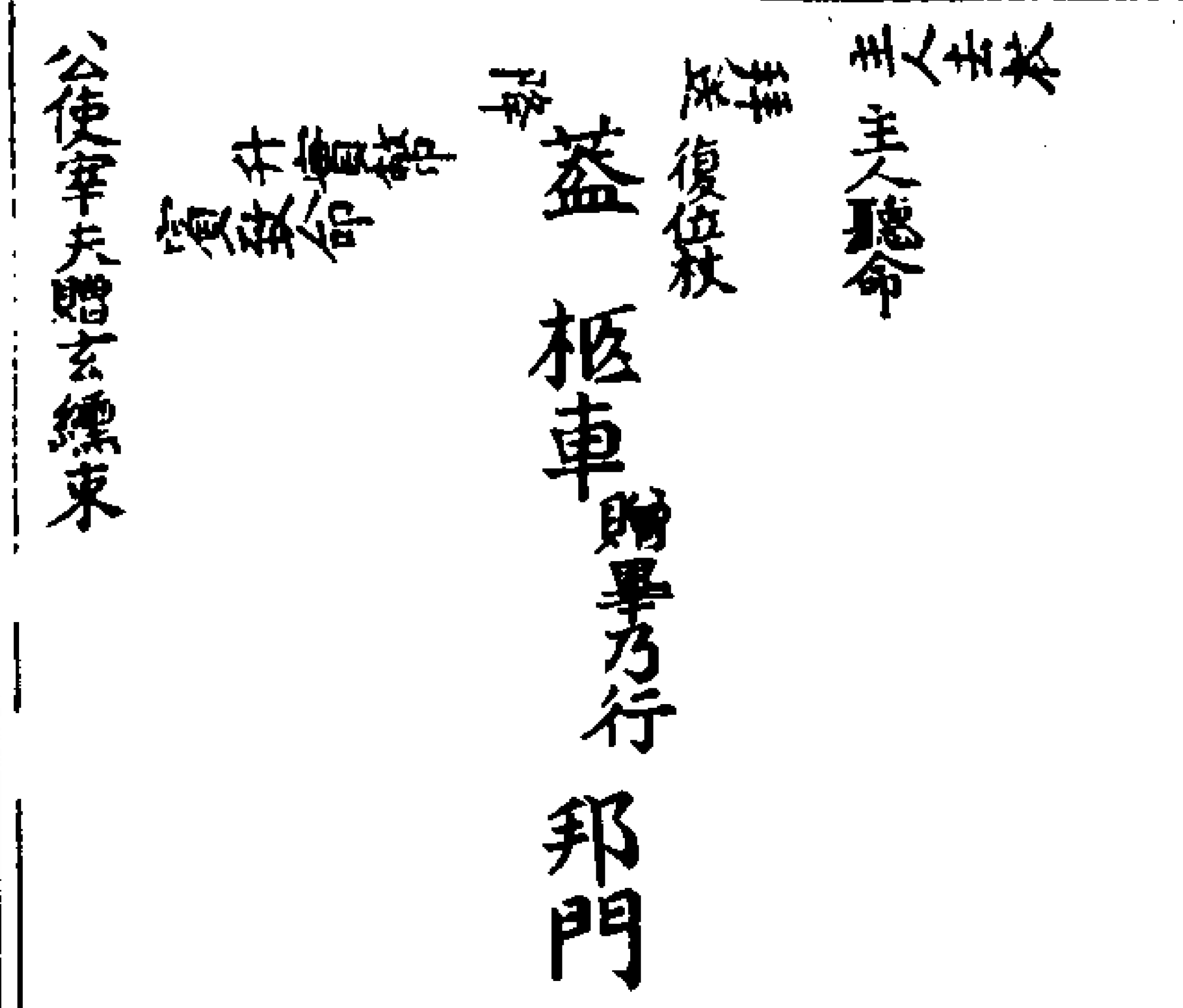
公史從賓位，別于主人，使贊禮之史遣，有制，公命錄事，因讀以告神，命毋哭，官事以義斷，出不送，容襄葬，公史歸以由制告。

柩行


阼階
西階
柩車
商祝執功布御乃行
宮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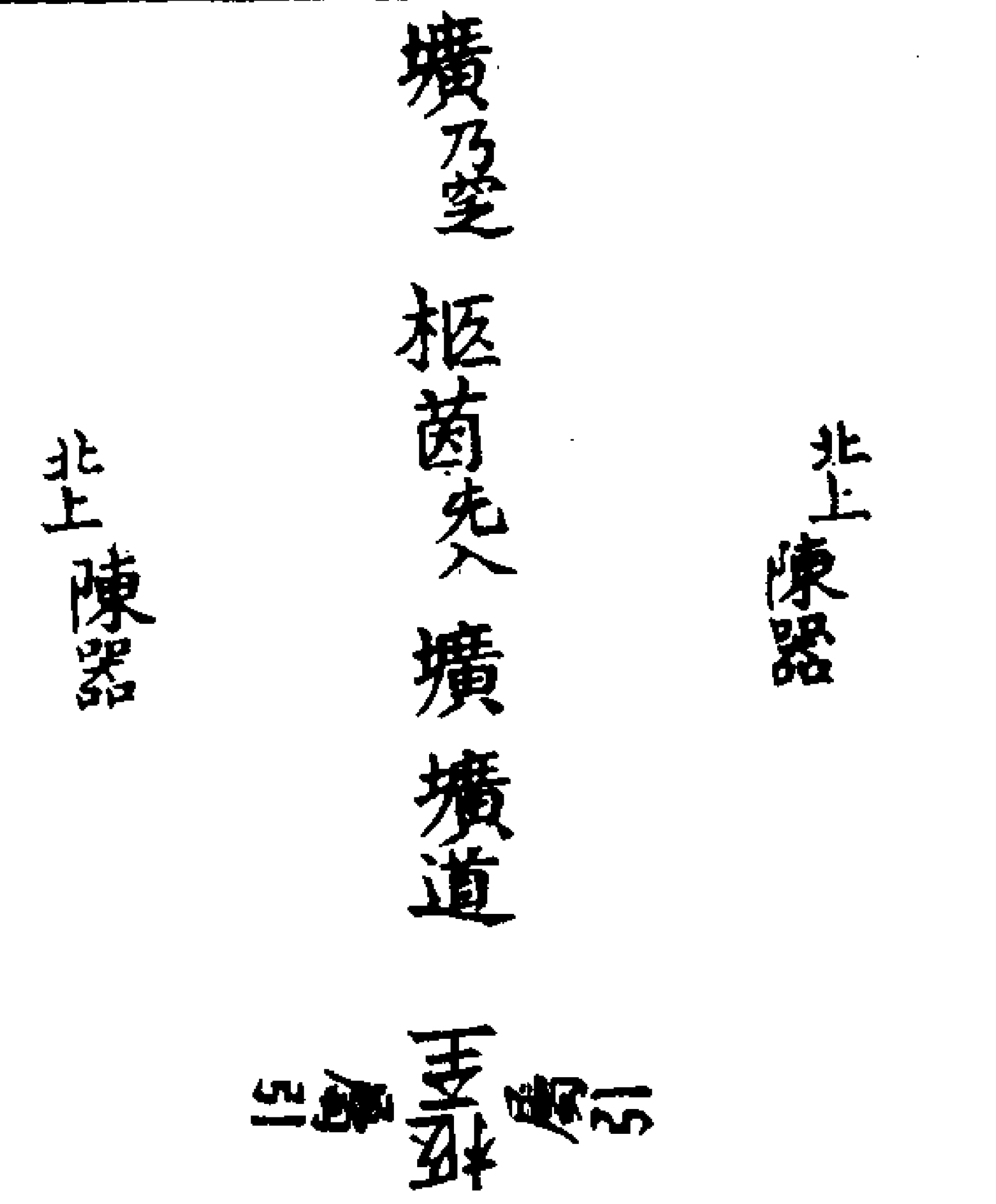
柩車不駕，披引而行，商祝執功布為道，猶啟時起引亦功布，本無馬以居前偁御，没引名記云執披旁四人，並兩旁為數，賓旁二人披一人。

公使賵


柩車
賵畢乃行
邦門
公使宰夫贈玄纁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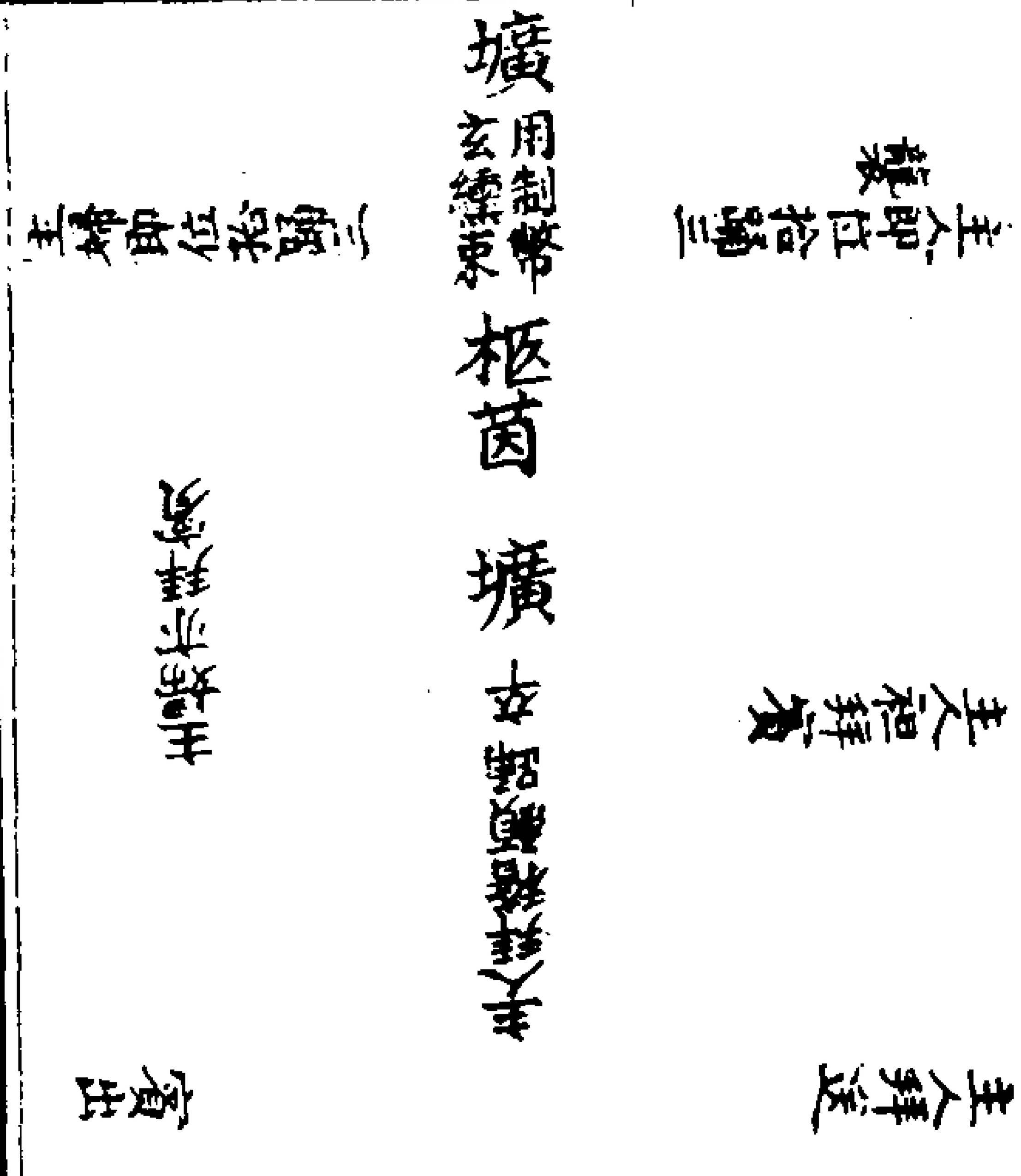
公不送，以至邦門為贈節，柩出不留行，蓋依于城俾倪息，柩記云唯君命止柩于堩，餘則否，謂大夫公士出邦門，贈始及者，主人待之之法，其餘無君命者，不當停柩慢神，公有贈命，不必言也，然柩非堩無依，至邦門，猶在城，城內不處無堩，然以護門之牆為順，柩出邦門，則郵亭候館有堩焉，若偁君命之贈者，可擇而止柩，不張次也。

至壙


北上陳器
壙乃窆
柩
茵先入
壙
壙道
北上陳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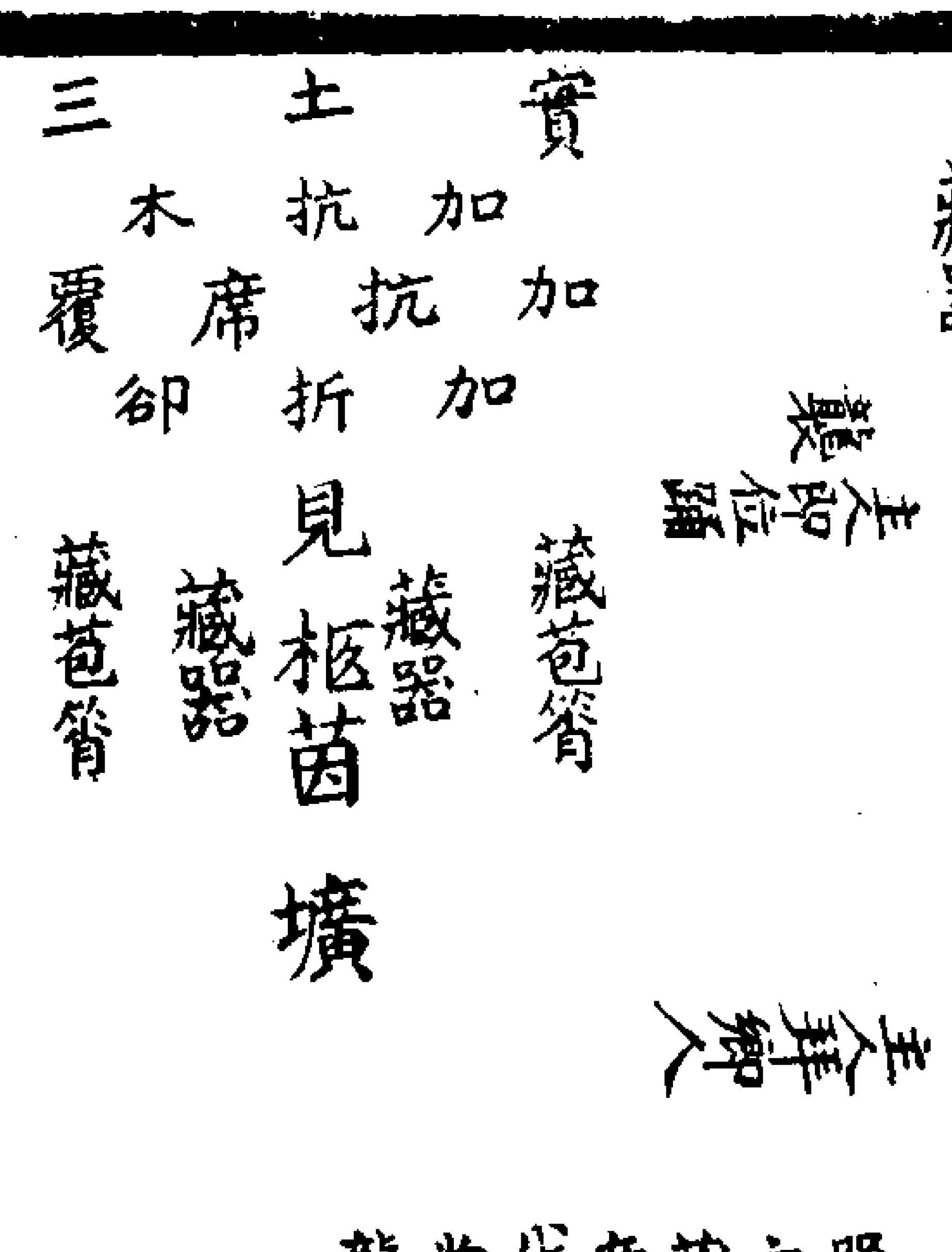
屬引為窆。豫引結于咸。喪大記君窆以衡。大夫士以咸。咸猶棺戴以緘棺名。衡不入。咸不說。咸宜二引乃平。窆忌偏仄。用咸均。故可不衡。

主人贈


主人即位拾踴三
壙
用制幣玄纁束
柩
茵
壙
主人拜稽顙
主人拜送
賓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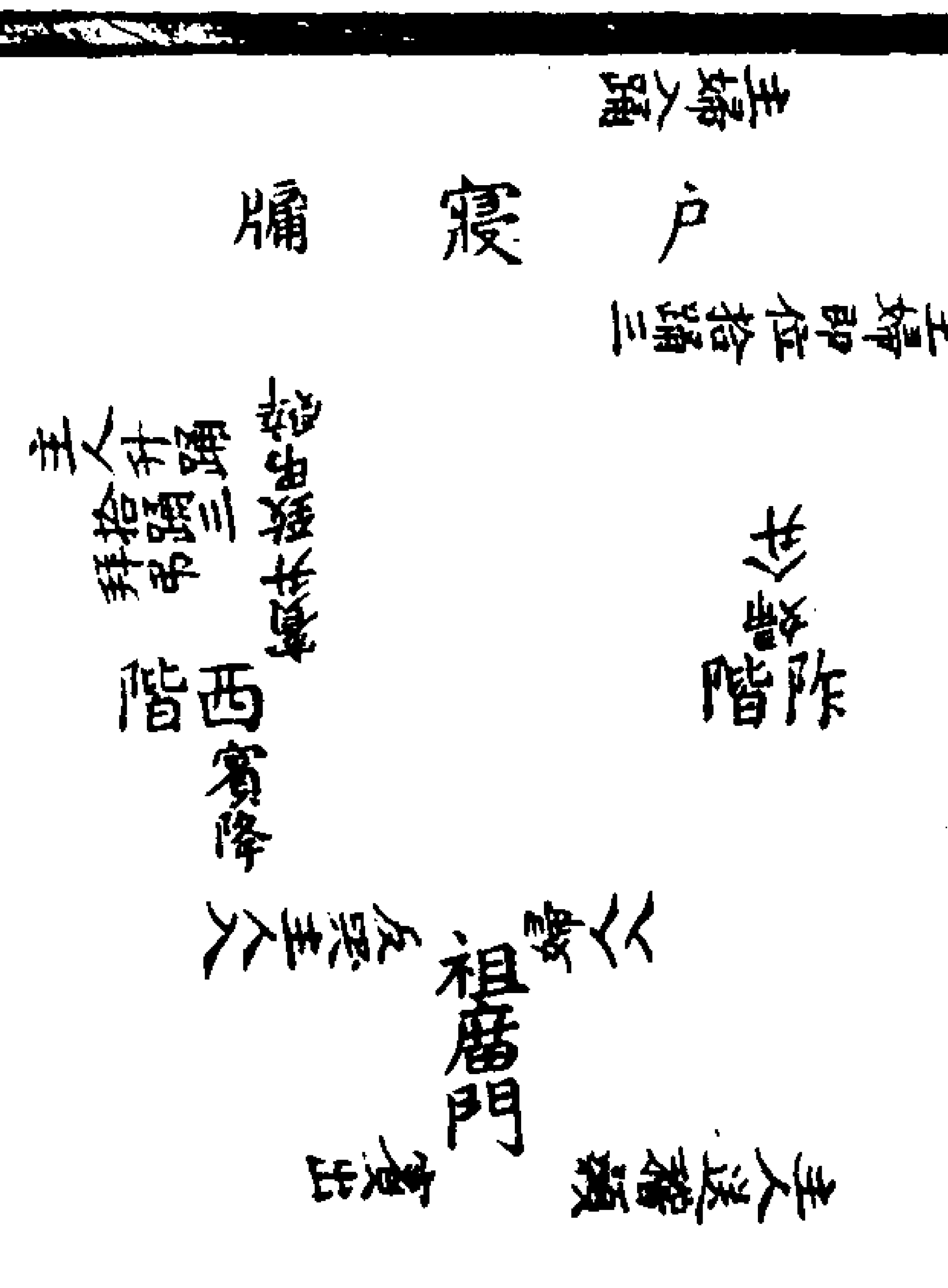
主人自贈孝子之私。用制幣。標襄以禮賓。有窆旁。故拜。拜贈與踴已。袒因袒拜宜從踴。故直名袒拜。若賓為賓袒。然因即位。仍當拾踴也。前後踴沒袒名。終襲與袒拜起。是為賓也。主婦亦拜賓。起主婦亦因拜贈與為位。

藏器


賓　土　三
加　抗　木
加　抗　席　覆
加　折　卻
見
藏苞筲
藏器
柩
茵
壙
主人即位襲
主人拜鄉人

器皆分藏。以陳器道東西起之。既藏而加見。器在見中也。藏苞筲在見外。故加折與抗席抗木而后實土。拜鄉人謝代己。實土亦袒拜。以藏器時當袒也。皆沒其文。通以踴後襲起之。

反哭


主婦入踴
戶
寢
牖
主婦即位拾踴三
阼階
西階
賓降
祖廟門
主人反哭
主人送賓
賓出

反哭先于所還柩由此行。反諸其所朝也。升西階。未忍代也。婦人入室。求神于所養也。寡弔有節。周反哭而弔。

適殯宮

婦人如啟位 拾踊三

阼階　西階

丈夫如啟位 拾踊三

闔門

殯宮門

由祖廟適殯宮

主人拜送 揖衆主人

衆主人出門哭止

兄弟出

皆如啟位，未忍變。既反哭，小功以下可暫歸。拜送蒞事畢，為一節。主人就次且息，將出視虞牲。

朔月埽室

聚所埽

徹者入　戶

室　牖

阼階　西階

室戶非奠，不辟，故可月朔一埽。童子習灑埽事，不特入，故從徹者。比奠則徹者降適饌，故容埽節，聚所埽穢于突，遠神位，待葬而箕之。垂末內鬣，已埽，儀反于卻，從執燭者東，由阼階降，起執燭者亦不參奠者位。

朝禰廟

主人要節而踊

衆主人

柩　柩

燭先入者

阼階　西階

主人即位 要節而踊

執奠者降 巾席從奠

柩入

禰廟門

主人即柩東位，從奠升設，降即位。阼階下當衆主人，從主婦宜由足西面。乃徹從奠，設朝禰奠。祝又道徹則柩從奠事適祖矣，禮事略與朝祖同，唯重止門西鄉祖異耳。

儀禮奭固禮事圖十三終

壽櫟廬弟子傅守中

第二子吳銑同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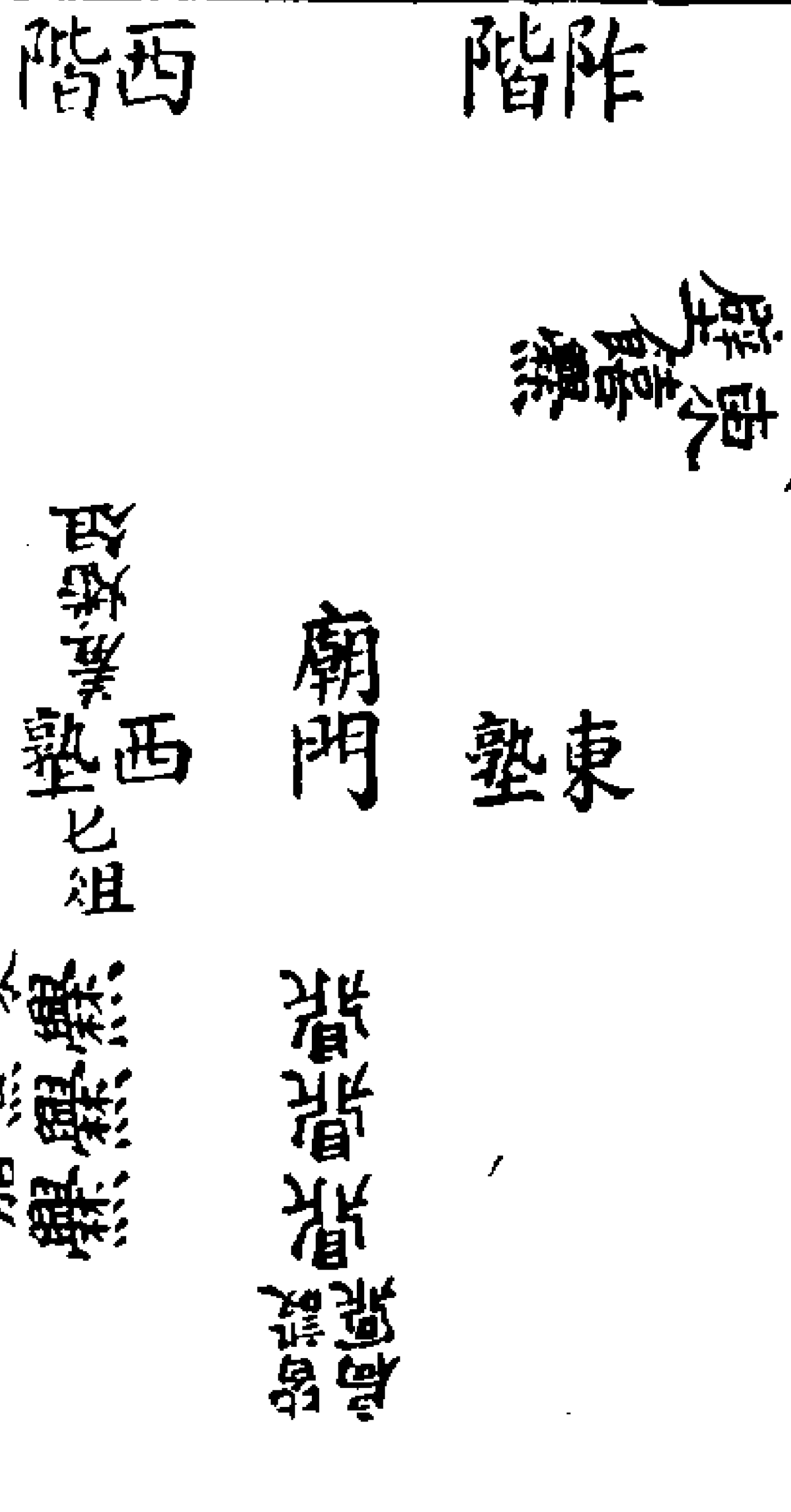
儀禮奭固禮事圖十四

壽櫟廬叢書之三

名山吳之英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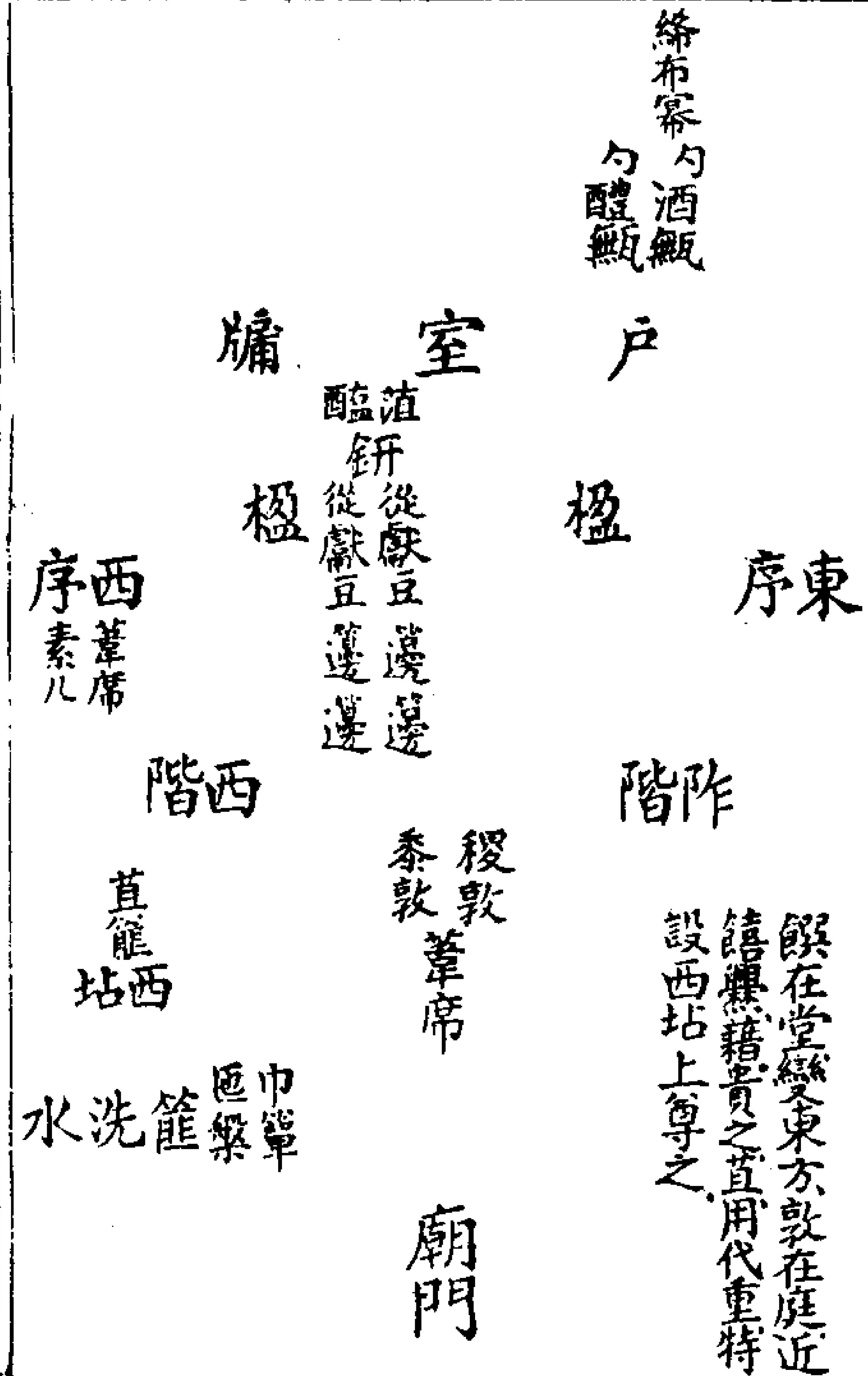
士虞禮第十四篇

側亨爨位


阼階
西階
東塾
廟門
西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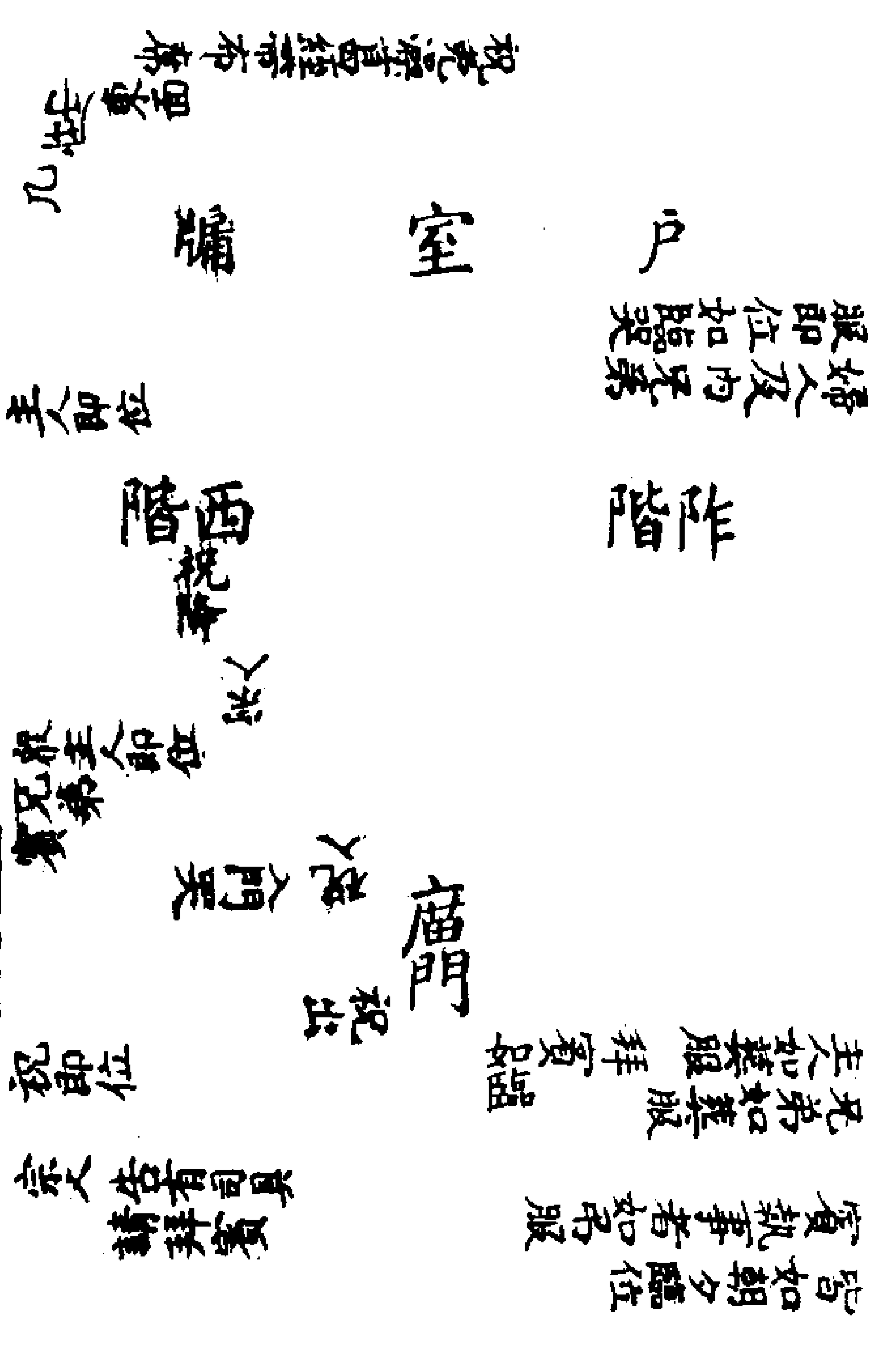
凡設皆反吉而漸加于殯在門右尊西饎爨始見位以近內在東壁鼎各當爨故並見之俎從鼎內俎坫外俎並見之

先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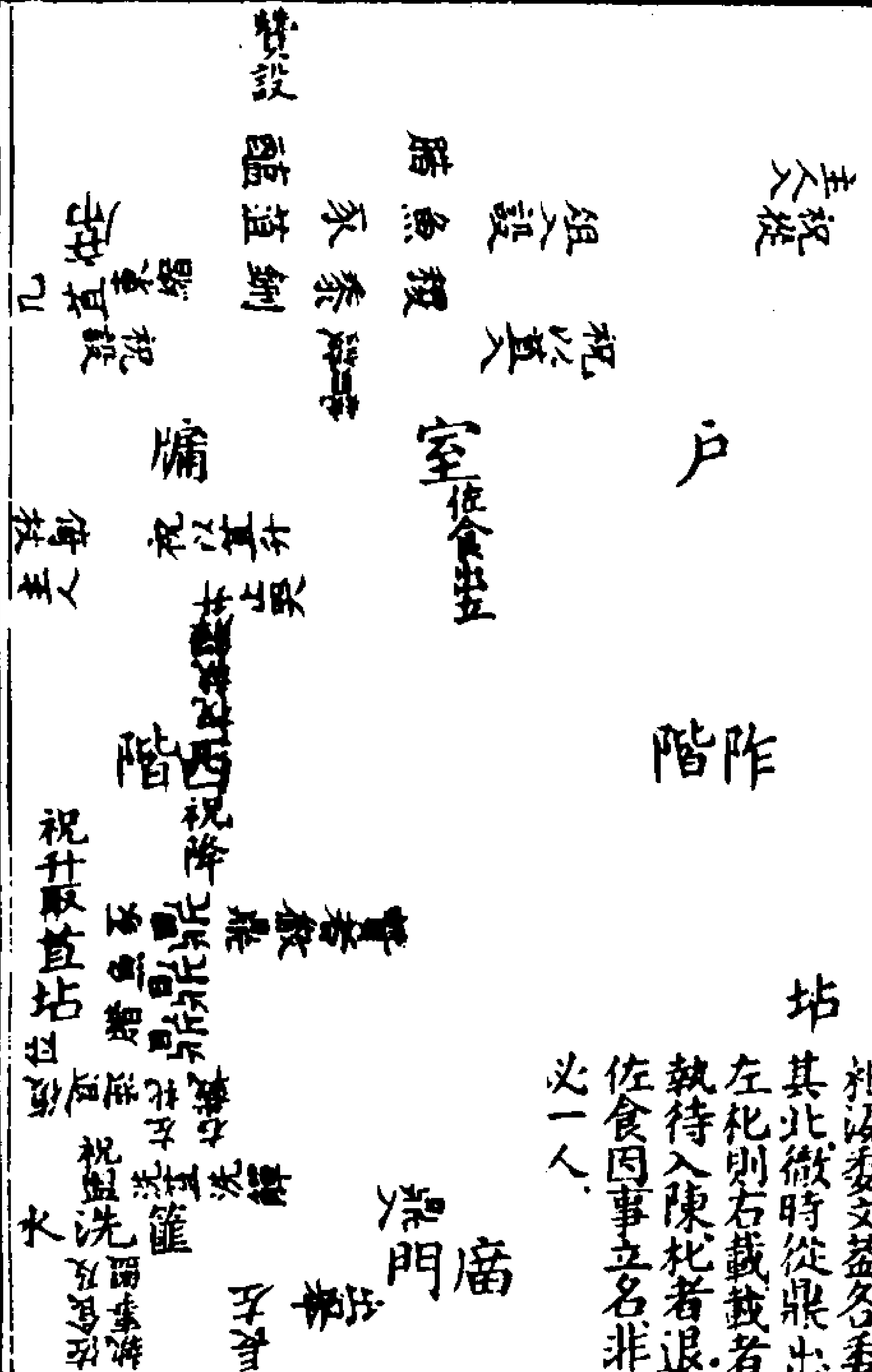

絺布冪勺酒甒
勺醴甒
戶
室
牖
菹醢
鉶
從獻豆籩
從獻豆籩
極
極
東序
西序
葦席
素几
阼階
西階
稷敦
黍敦
葦席
苴
篚
西坫
巾簞
匜槃
篚
洗
水
廟門

饌在堂繇東方敦在庭近饎爨籍黃之苴用代重特設西坫上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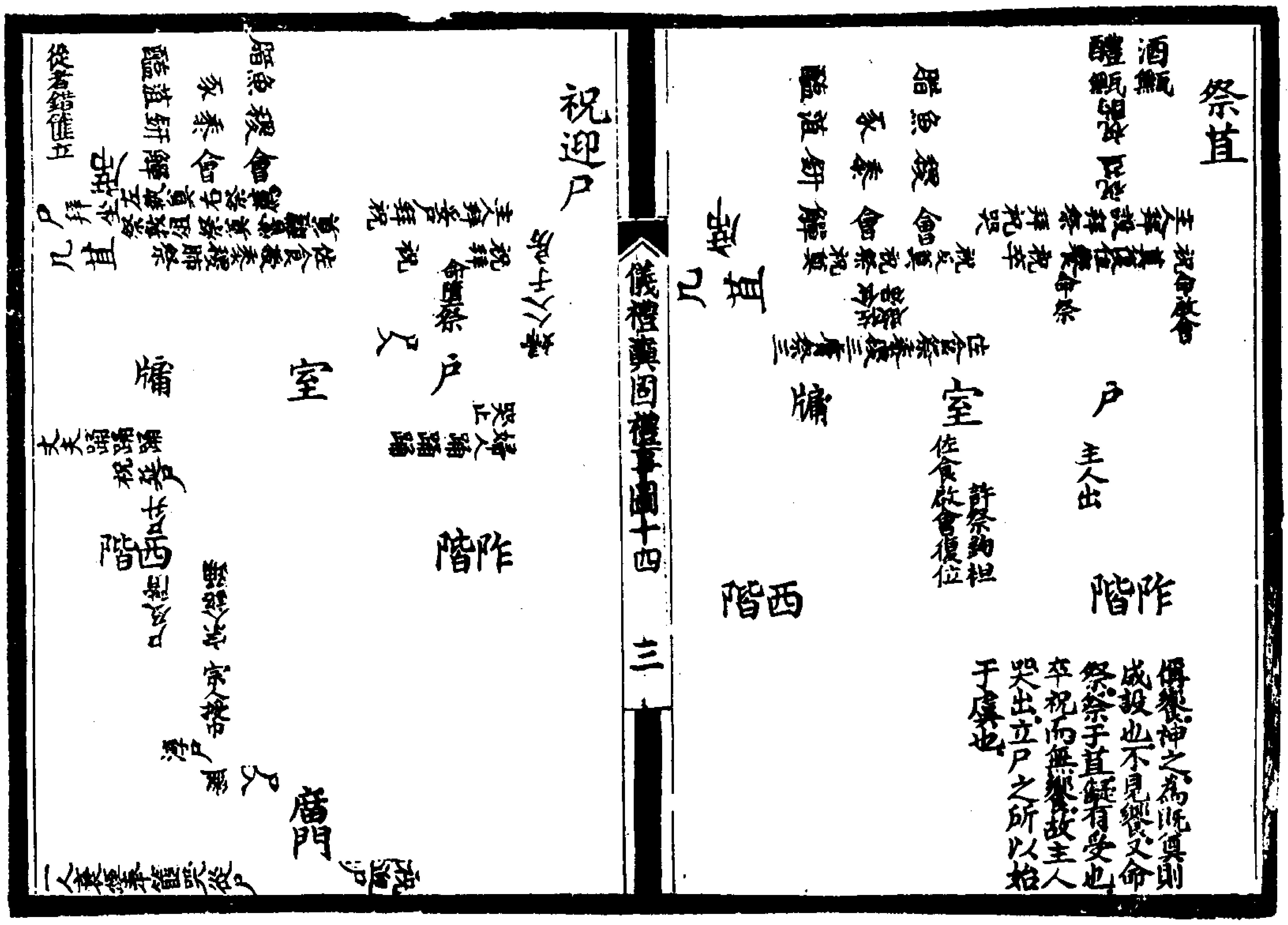
即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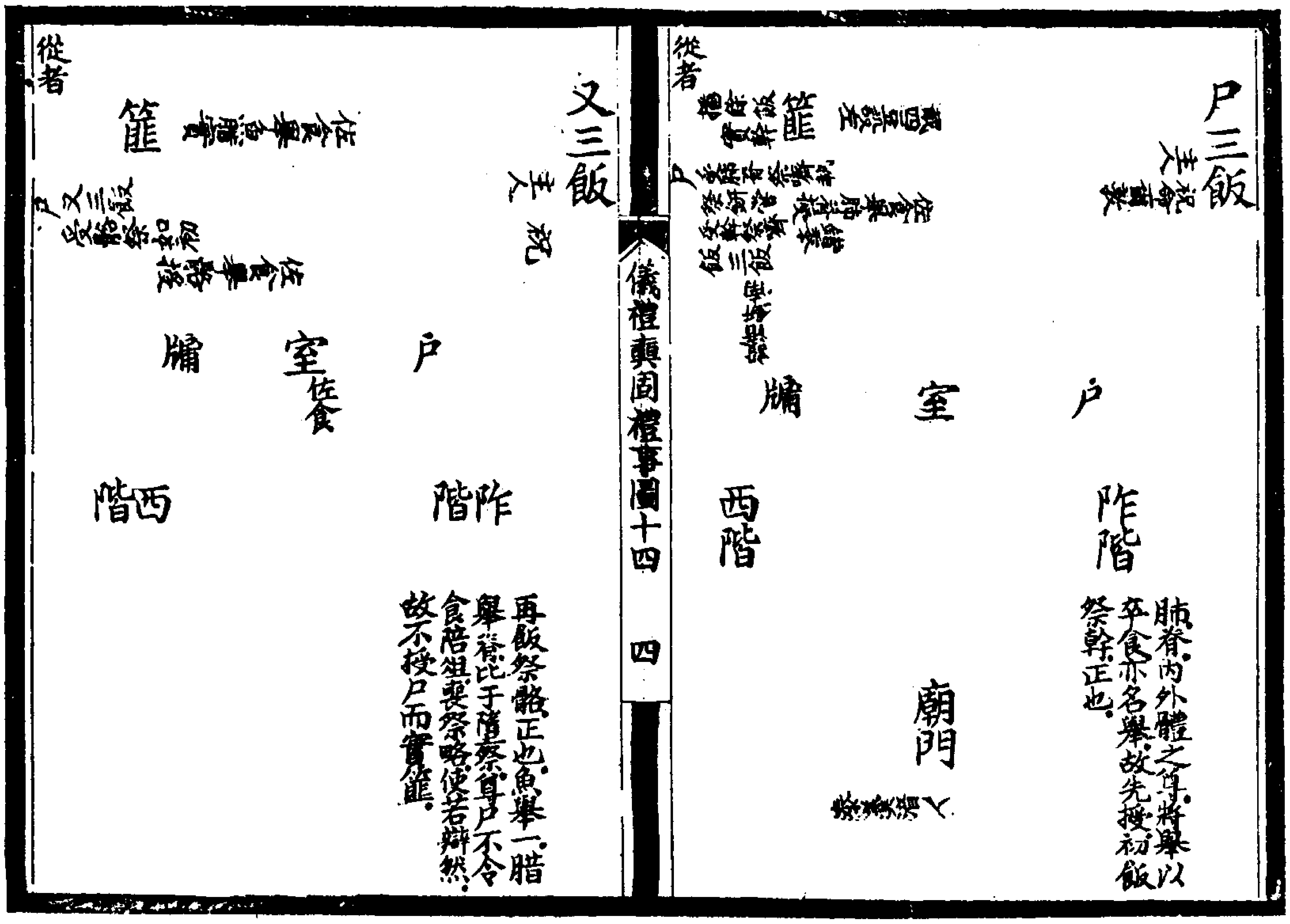
薦設


戶
室
牖
阼階
西階
坫
廟門
篚
洗
水

鼎入左人抽扃鼏朼沒委文益各委左朼則右載載者其北徹時從鼎出執待入陳朼者退佐食因事立名非必一人


祭苴
尸
室
牖
阼階
西階
祝迎尸
尸
室
牖
阼階
西階
廟門
儀禮奭固禮事圖十四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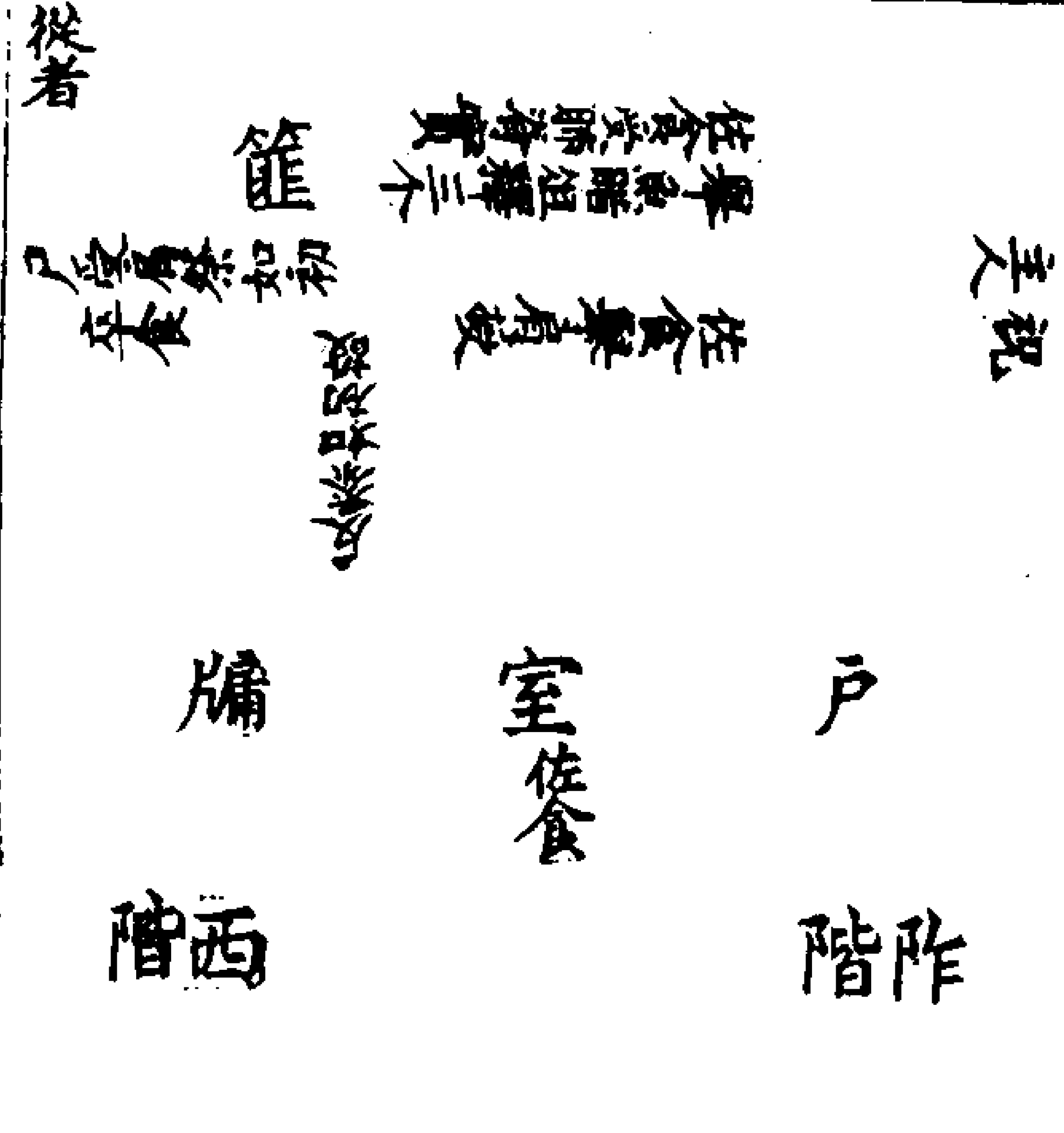
僎饗神之爲既眞則成設也不見饗又命祭祭于苴疑有受也卒祝而無饗故主人哭出立尸之所以始于虞也


尸三飯
尸
室
牖
阼階
西階
廟門
又三飯
尸
室
牖
阼階
西階
儀禮奭固禮事圖十四 四

肺脊內外體之尊將舉以卒食亦名舉故先授初飯祭幹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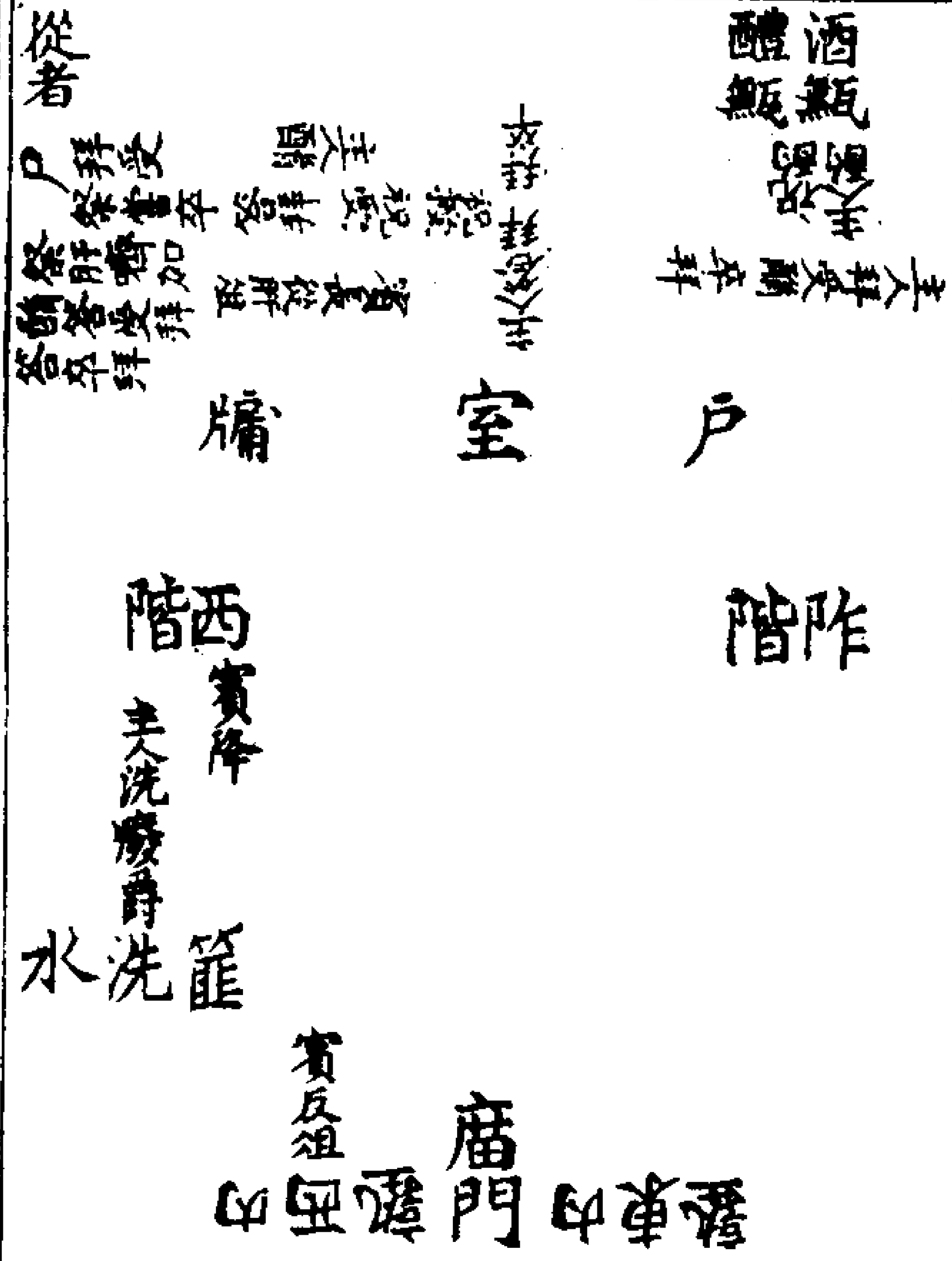
再飯祭骼正也魚舉一腊舉從比于脯祭尊尸不令食腊俎爽祭略使若辯然故不授尸而實篚

又三飯


從者
篚
戶
室
佐食
牖
阼階
西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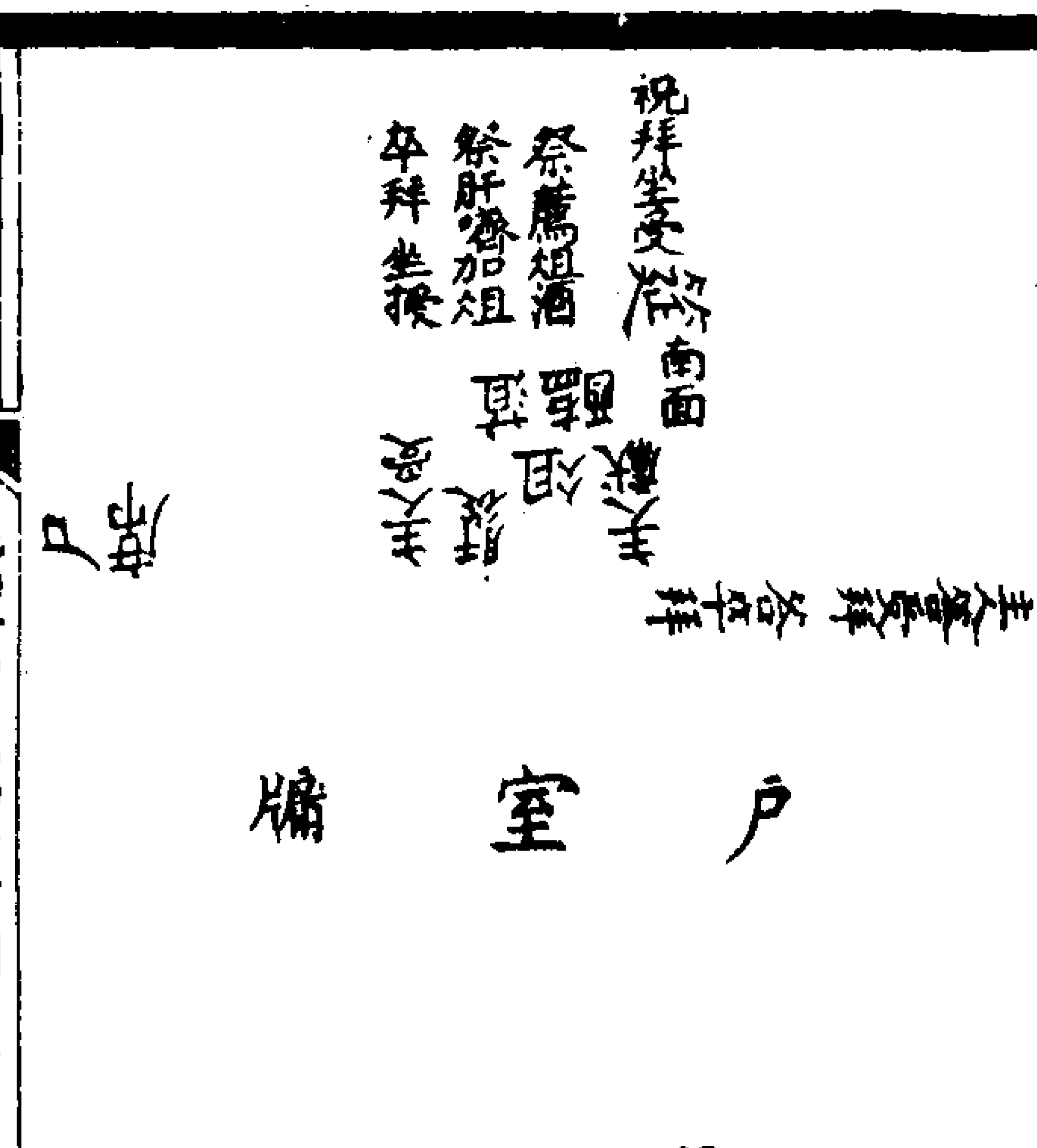
舉肩卒食正也魚腊不授故舉以實篚凡牲七體飯時尸舉四骨正俎唯餘三骨釋三不使魚數腊骨從正俎受肺脊為尸終軌之受于左九飯而卒尸不告飽主人不侑以異祭尚簡

主人酳尸


酒甒
醴甒
從者
戶
室
牖
阼階
西階
篚
洗
水
廟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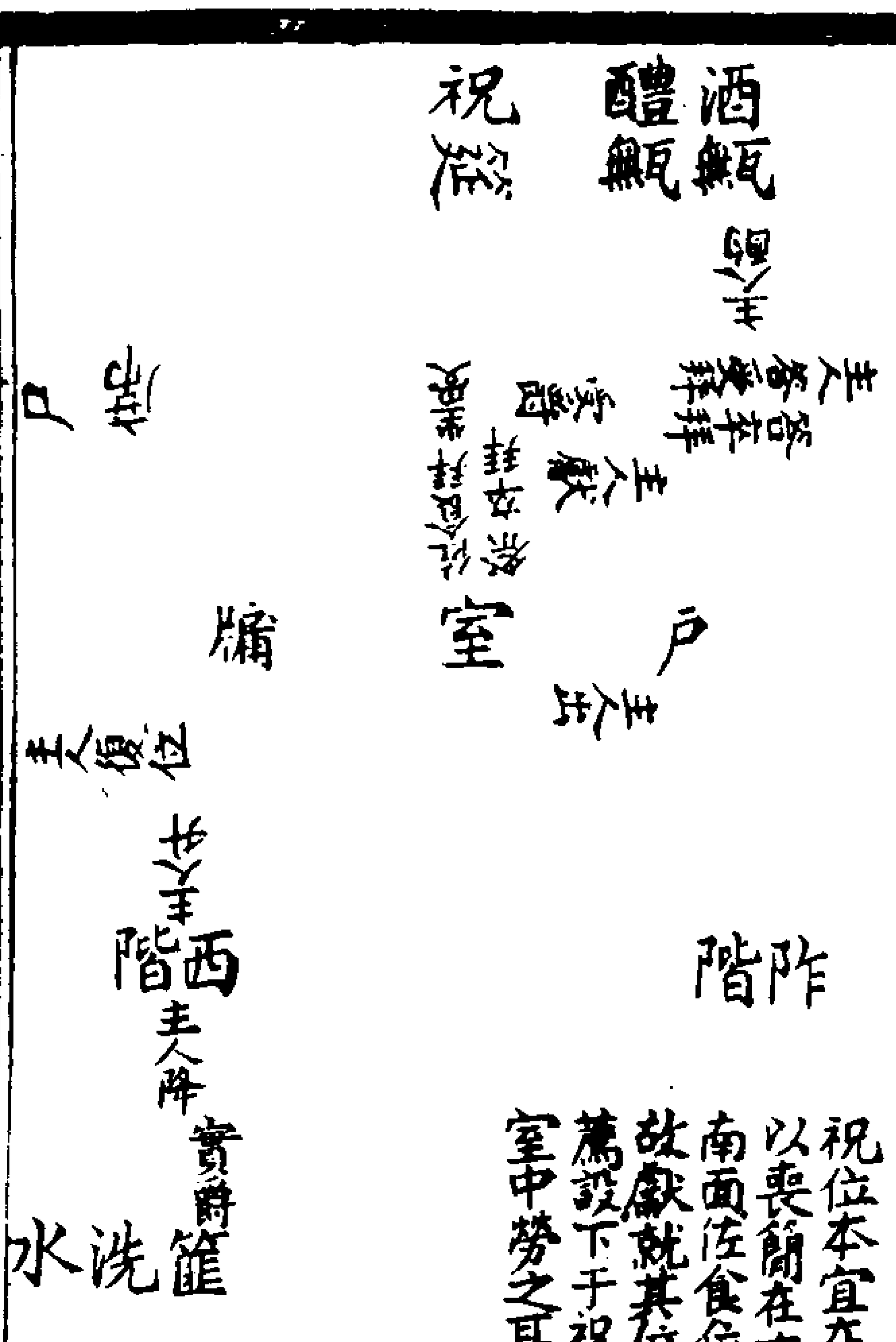
主人酳北面答拜以近尸變位受酳宜復位西面則亦復拜位尸嚌肝加俎宜仍加肝俎魚腊不祭況在俎餘以特佐酳祭嚌已足以反俎西塾以有實詳之也

筵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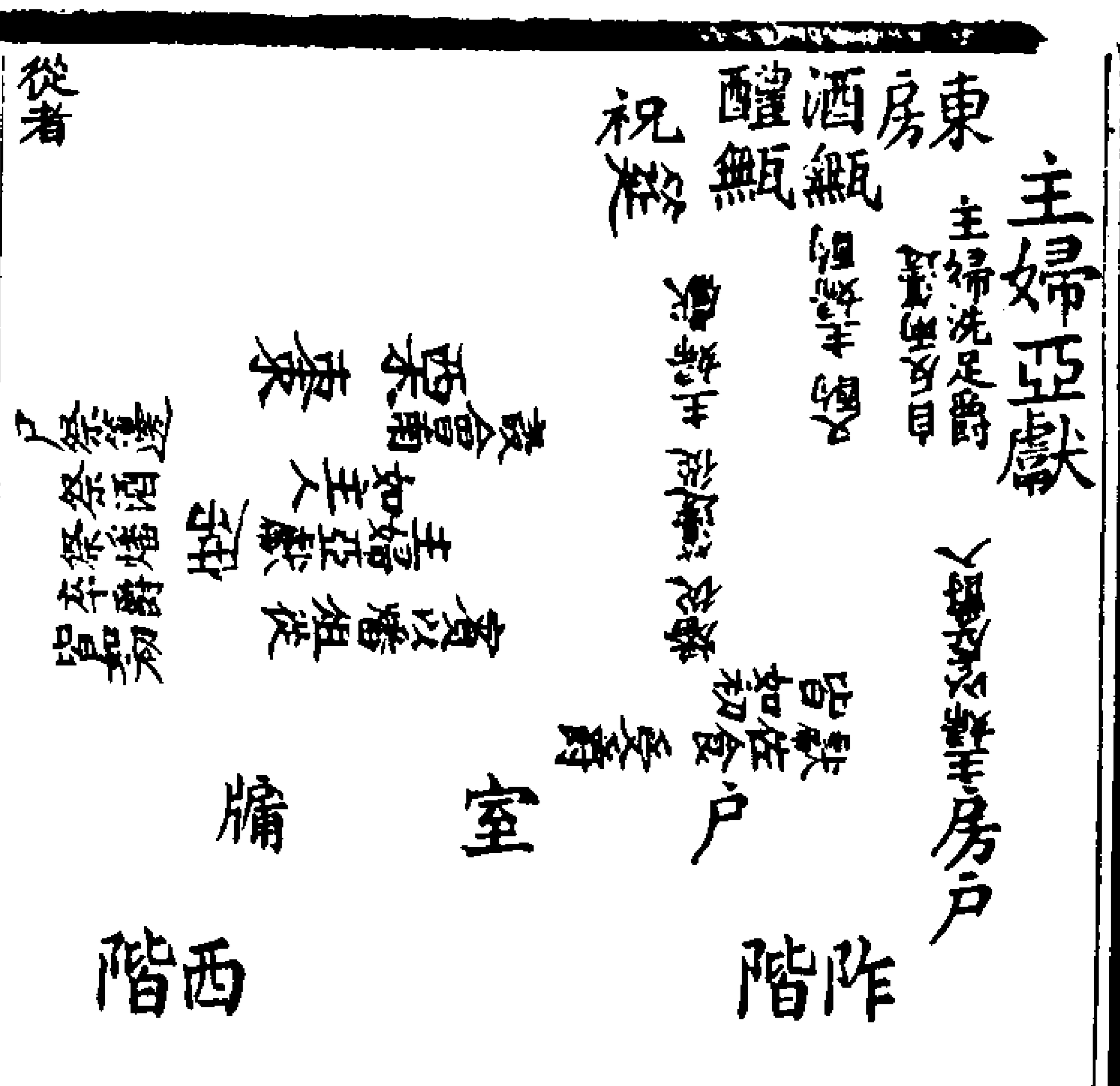
主人答祝受拜宜少退西面以近祝又不當如答尸之北面也受祝爵囿反位答卒拜矣肝從不目人次賓可已加俎亦加肝俎亦反西塾

獻佐食


酒甒
醴甒
戶
室
牖
阼階
西階
篚
洗
水

祝位本宜在主人右以喪簡在左故筵仍南面佐食位常在左故獻就其位無筵無薦設下于祝以有事室中勞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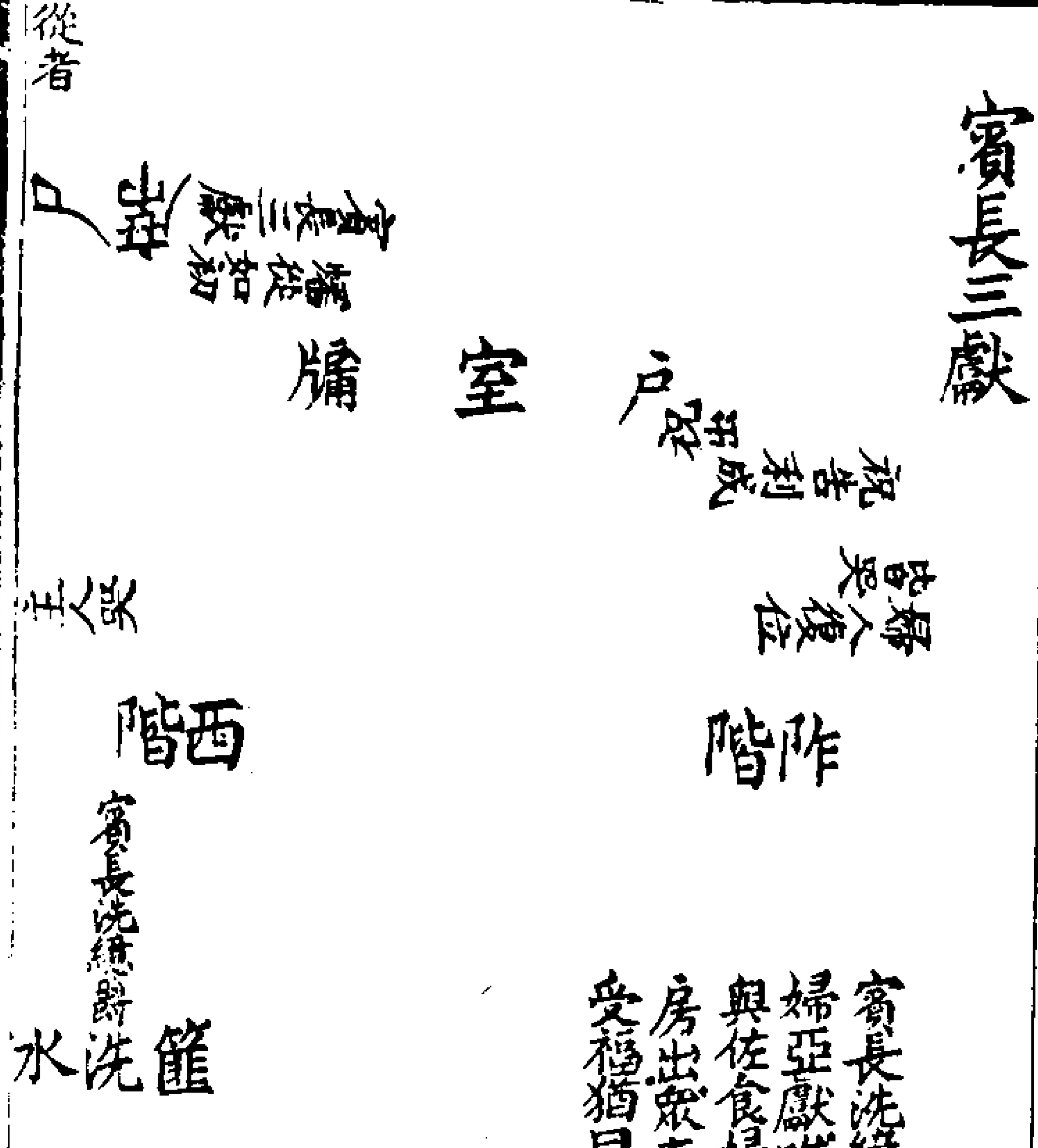
主婦亞獻


東房
酒甒
醴甒
祝
室
戶
房戶
阼階
西階
從者

主婦亞獻，推生時事舅姑之禮，用足爵，校文于主人自反兩籩，籩簡亦為尊尸，故祝從，同燔則降矣。燔炙所以制名，與蒸肝徒名肝相起，視別饌時儷羞燔俎，沒肝名，而從肝曰反俎，西墊起其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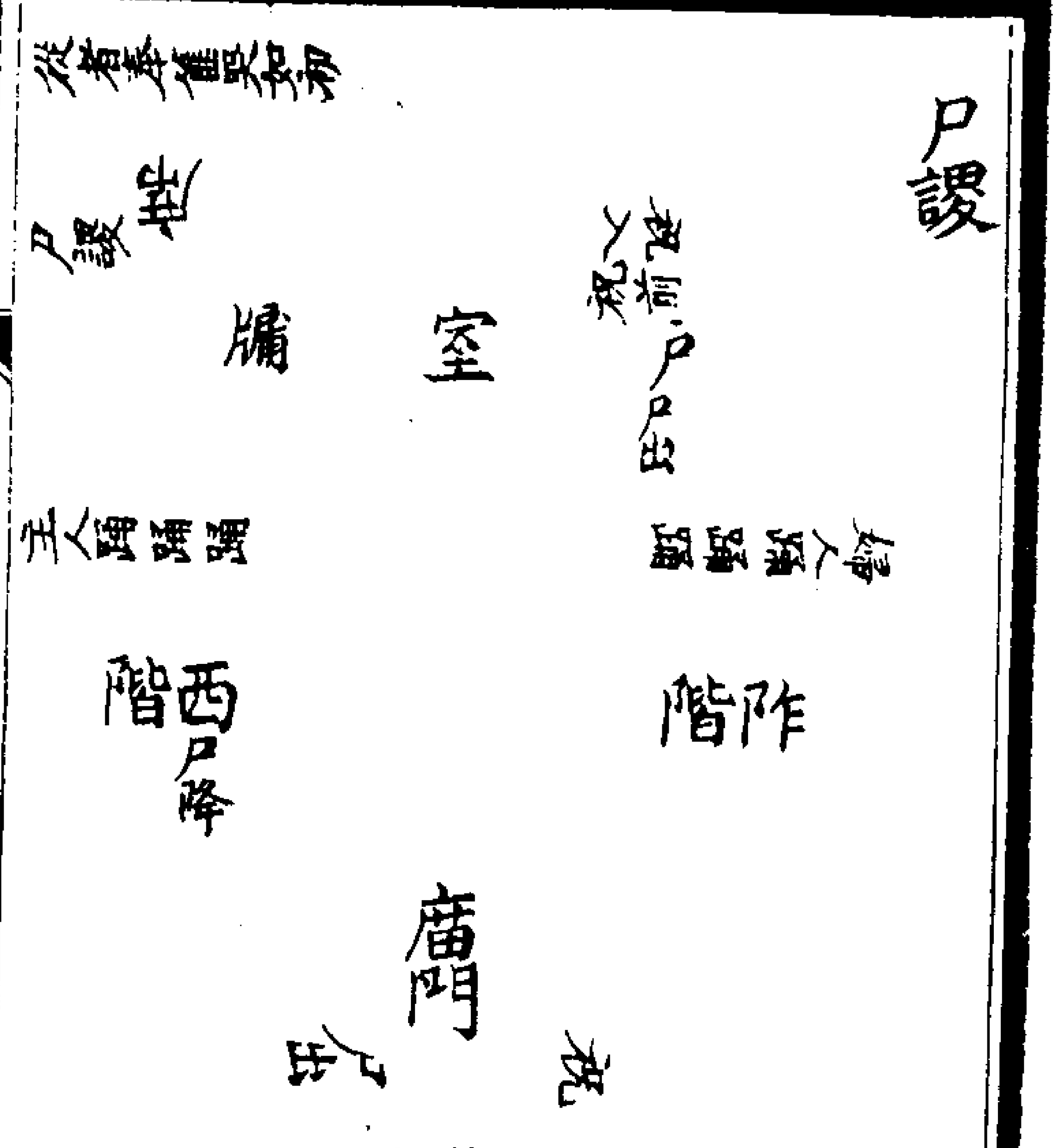
儀禮鄭圖禮事圖十四　七

賓長三獻


戶
室
牖
阼階
西階
篚
洗
水
從者

賓長洗繶爵，儉文，皆如主婦亞獻，唯無籩，亦不及祝與佐食，婦人復位，主婦由房出，衆主婦從，告利成，祭受福猶曰熙事備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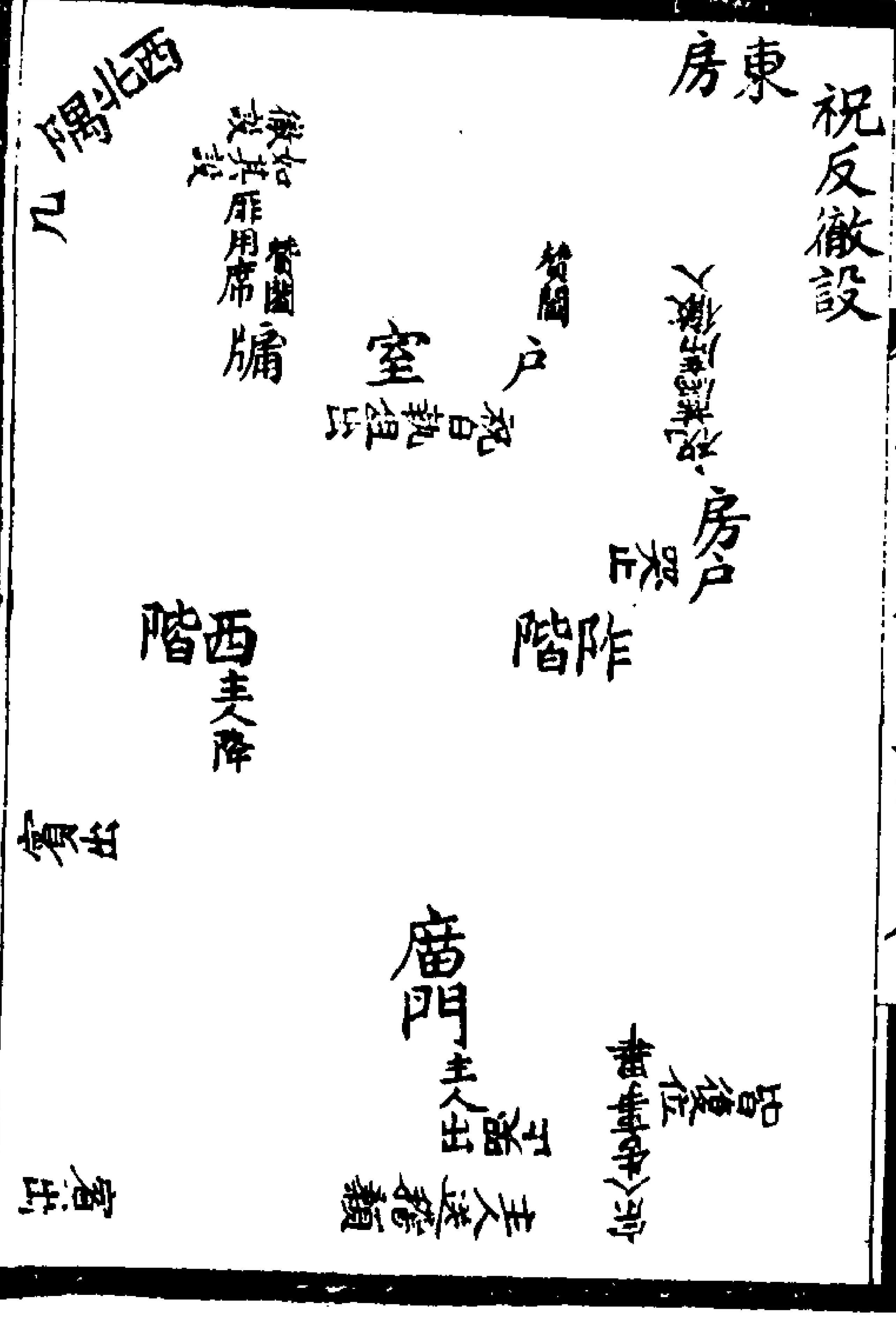
尸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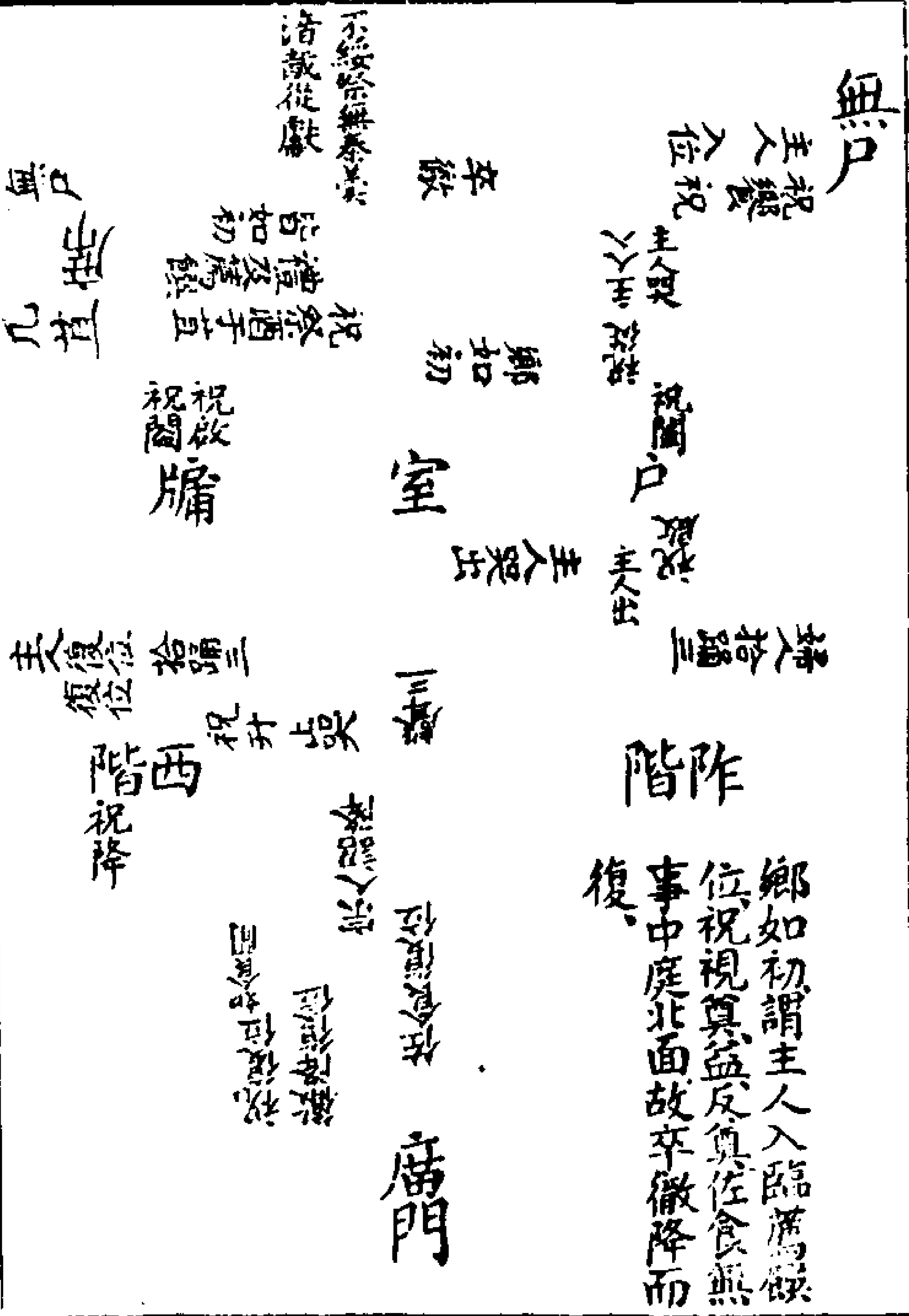

室
牖
阼階
西階
廟門
從者

祝告利成，尸與闌不敢詔，入以道謖，前以節尸，為主人有三踴節，欲遲速中，節適事也，從者奉篚從，故不歸尸俎。

儀禮鄭圖禮事圖十四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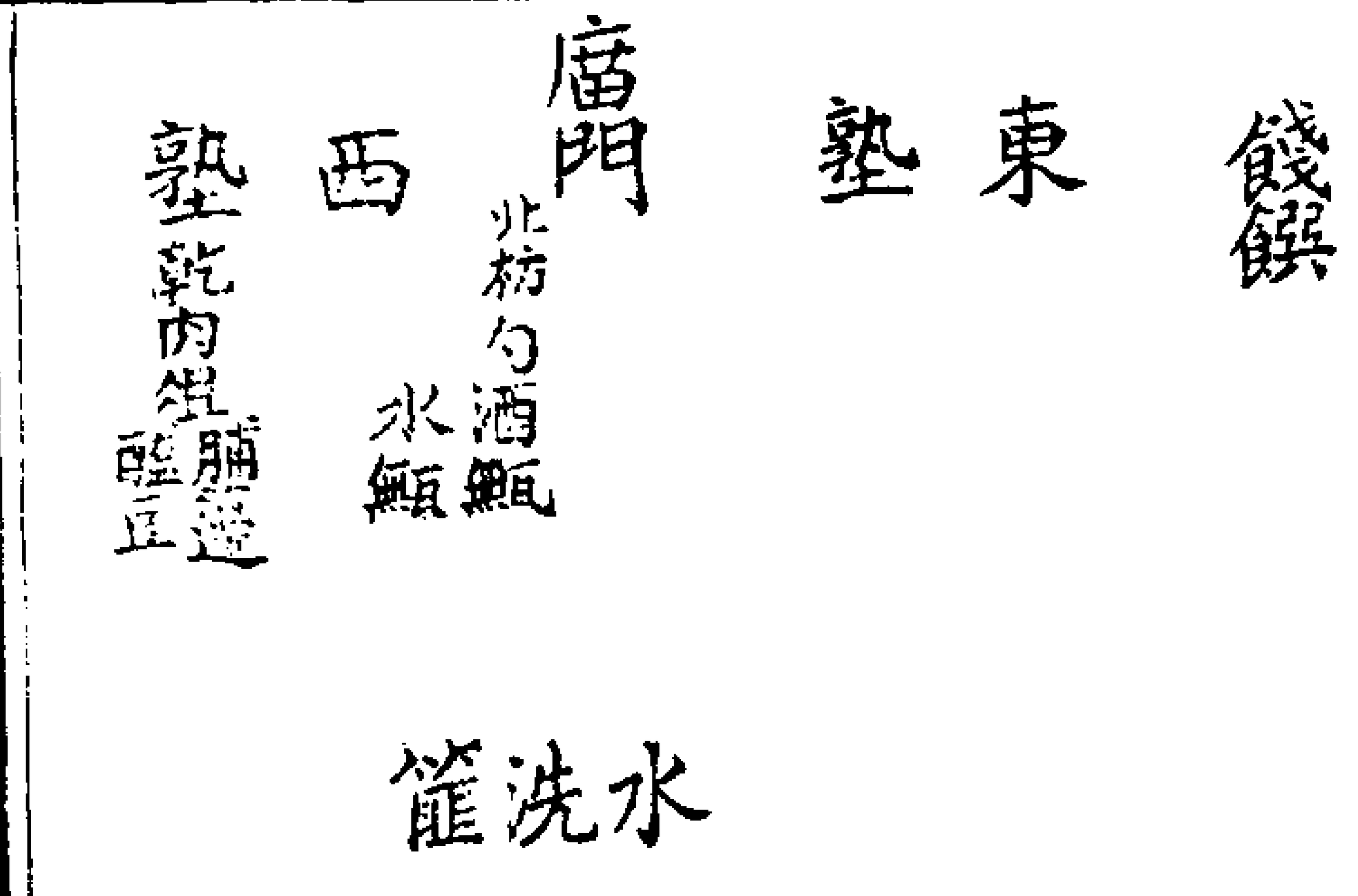
祝反徹設


東房
室
牖
戶
房戶
阼階
西階
西北隅
几
廟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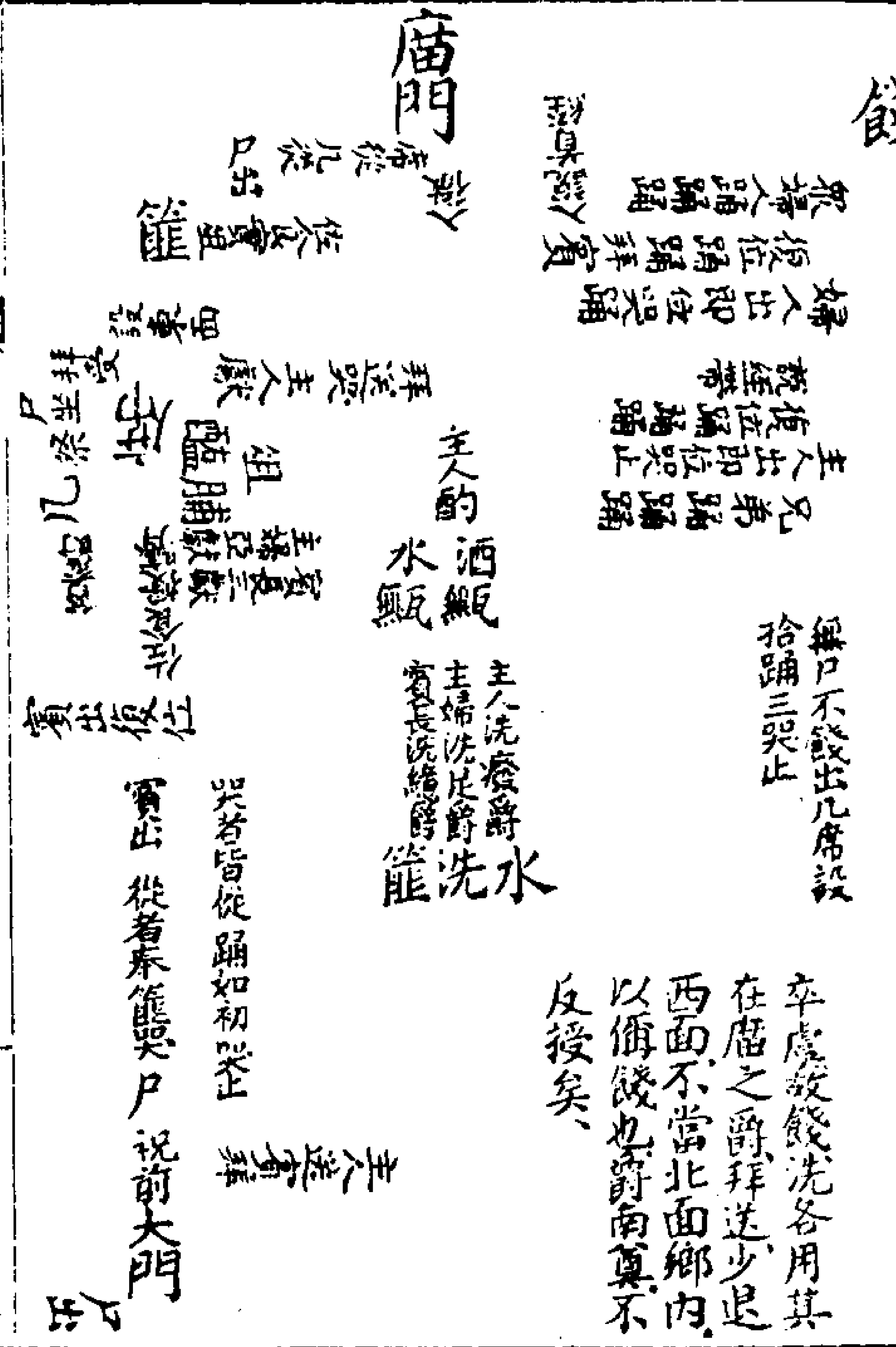
鄉如初，謂主人入臨薦餕位，祝視筭益反真佐食𦈢事中庭北面，故卒徹降而復。

餞



設廟門外，就餞地近事也。洗在尊東南，內尊外洗，禮例也。餕西塾，雖門外猶內之內，雍所出也。乾肉，脯也。脯曰尹，祭二尹，縮起祭半尹，橫舉，時易誠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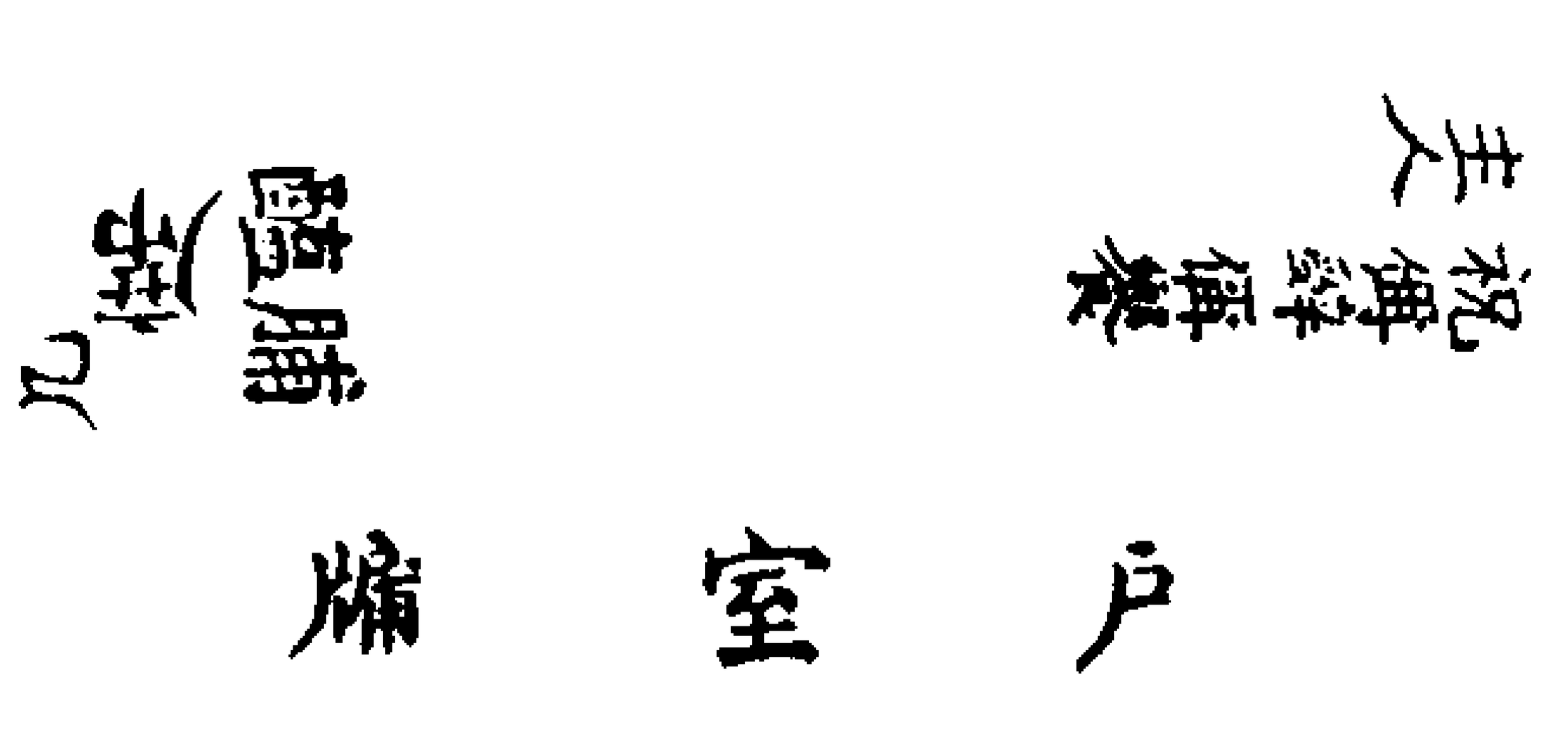
餞


廟門
篚
水洗
篚
酒甒
水甒
俎
大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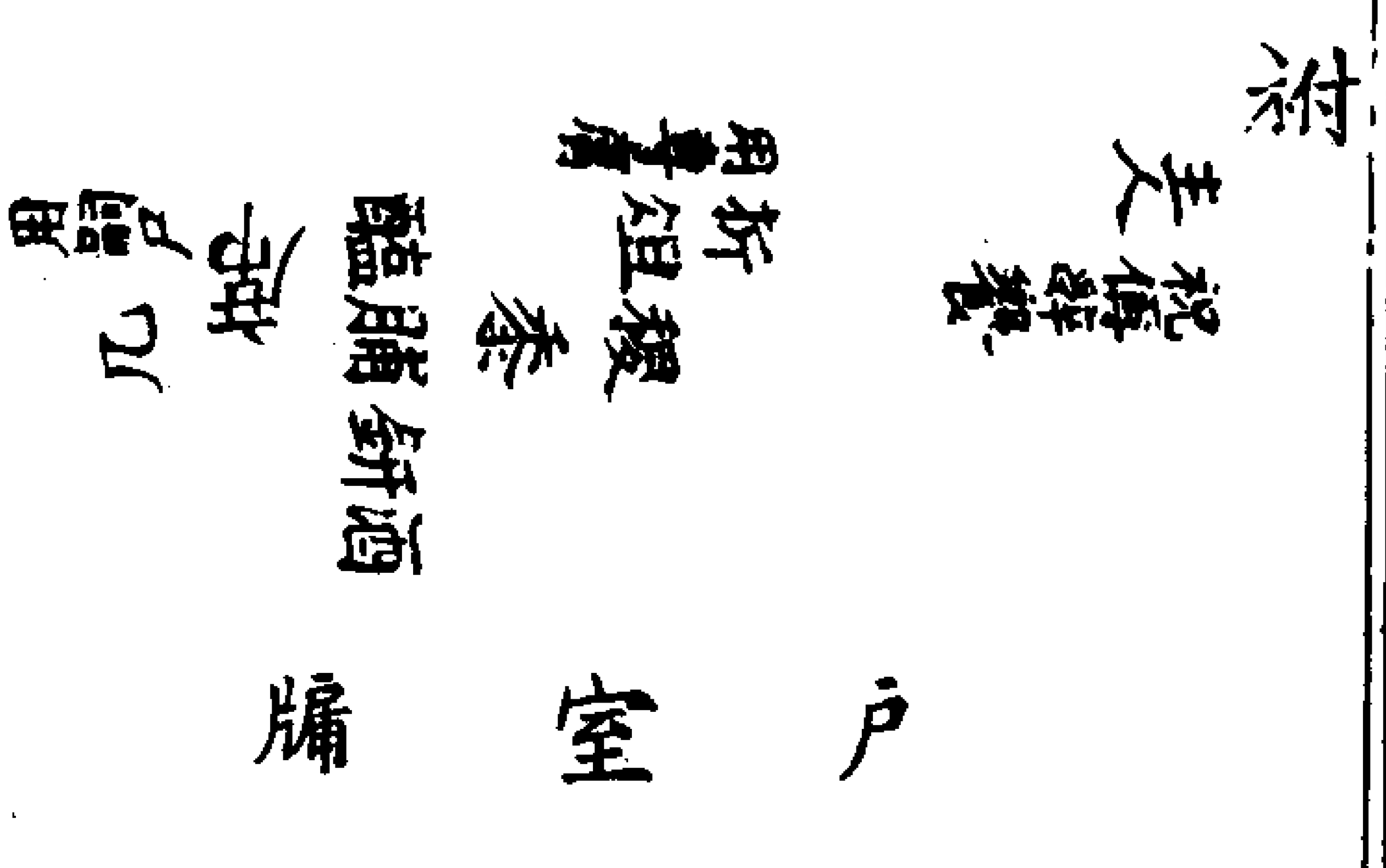
無尸不餞，出几席設，拾踊三哭止。

卒虞敍餞，洗各用其在廟之爵，拜送少退西面，不當北面鄉內，以俑餞也，爵南奠，不反授矣。

將祔先薦



將旦而祔，則薦，特俑薦，知無俎。卒謂祝酳尸復位，俑辭告將祔意，俑來日某起先夕行事，饗辭舉通例。



他如饋食饋食有敦有鉶，偁普淖，合目鉶湆，偁普薦，合目黍稷，既偁適爾皇祖某，又偁隮祔爾孫某，則爲兩告，尉皇祖當遷不言耳，設其共此一俎耳。

儀禮奭固禮事圖十四終

壽櫟廬弟子傅守中同校
第二子吳銑

儀禮奭固禮事圖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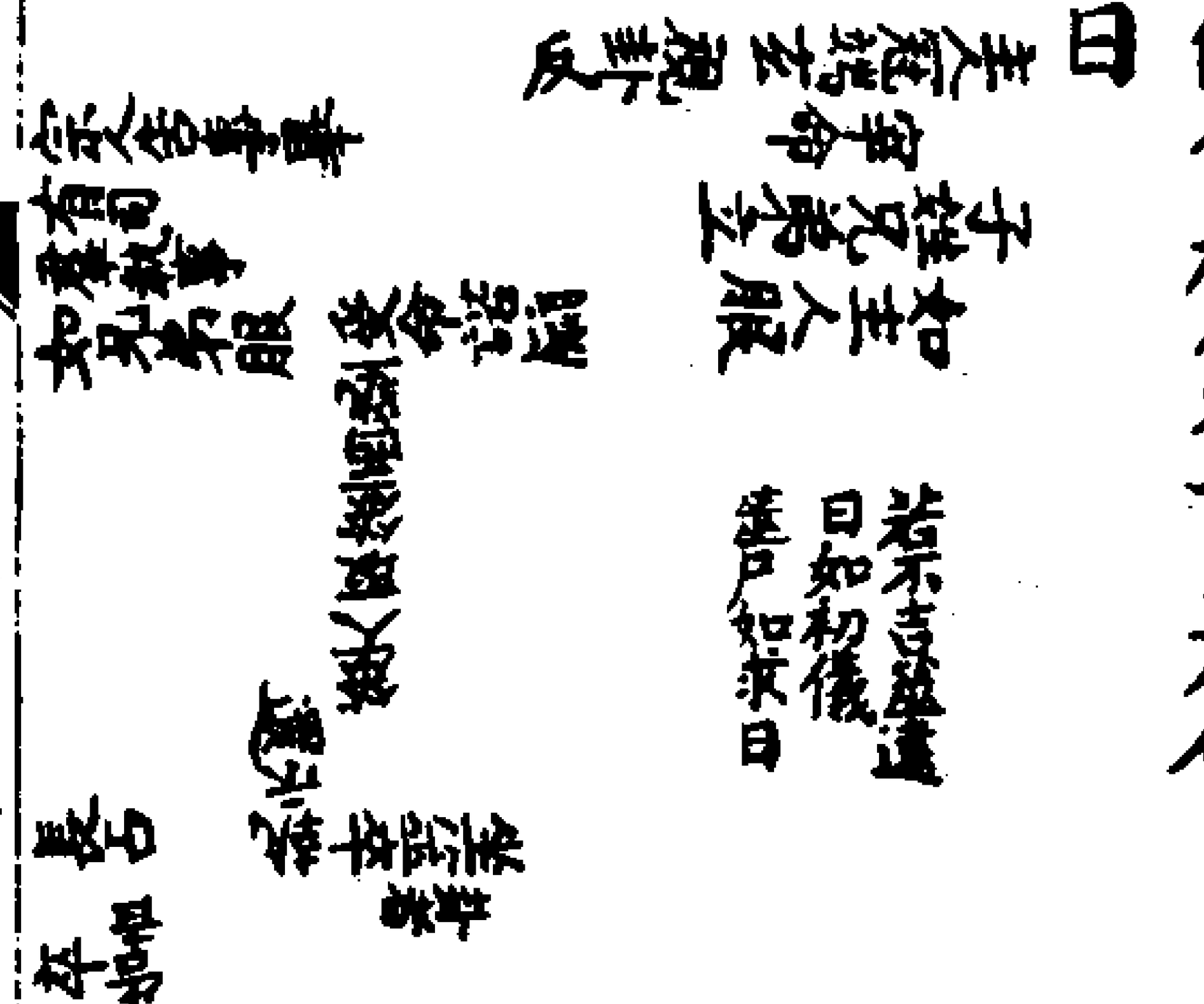
壽櫟廬叢書之三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篇

名山吳之英典

筮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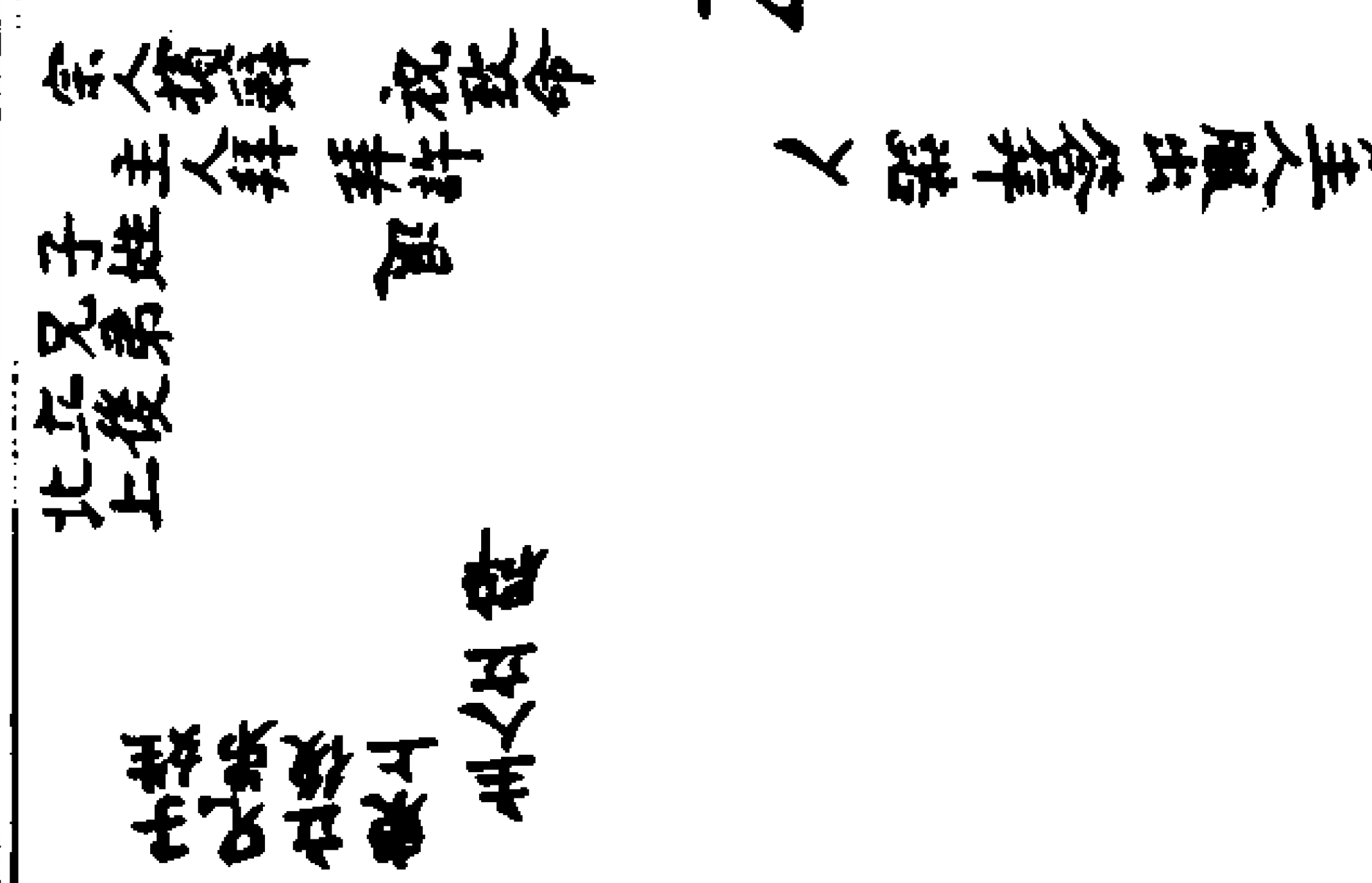
廟門



特牲饋食，英以爲祔後至禫之吉祭，而篇中宜析二節。練祭不旅，奠酬不舉，則斷自嗣舉奠後位而告利成，大祥以後全用之，自鄭玄不知一禮兩用之分，而經韻長湮矣。冠端玄，爲求吉，偁子姓兄弟，凡有服，可莅筮，命偁適，沿祔辭，不偁配，猶未配，不述命，仍卜葬日之節。

宿尸

尸外門



主人不見服，言尸如主人服者，筮吉則宿筮尸，如筮日，則冠端玄也。先北面尊尸，因尸出西面偁辭，賓東面順尸，始再拜，未致命，用祝傳宗人擯神之，既諾則純尸，故稽首，尸不當禮，入以爲辟，故不得拜送。

宿賓

賓出答拜
主人再拜
賓答拜

門

主人宿賓
賓答拜
主人退
賓拜送

宿賓以喪事、因在喪不豫戒、至門不先北面請、卑子姓兄弟不從、賓疏、傳歲事通常祀辭、

先陳

東堂

東房　鉶籩豆南上

戶

序

阼階

洗

室

西房

戶

西堂

敦敦

萑几席

序壺禁

西階

廟門

北上

於棜

特牲禮事、飾變虞而殺于少牢、未純吉也、鼎猶虞之陳、以當門漸東為吉、獸腊牲在西上西、凡豆籩鉶敦壺皆待奠饌乃實、

視濯及牲

東房

鉶籩豆

宗人視

室

阼階

主人

子姓兄弟

西序　壺禁

宗人升視

西階

宗人降

賓

祝

主人

廟門

主人

子姓兄弟

牲

於棜

視殺視爨

東堂

阼階

室

廟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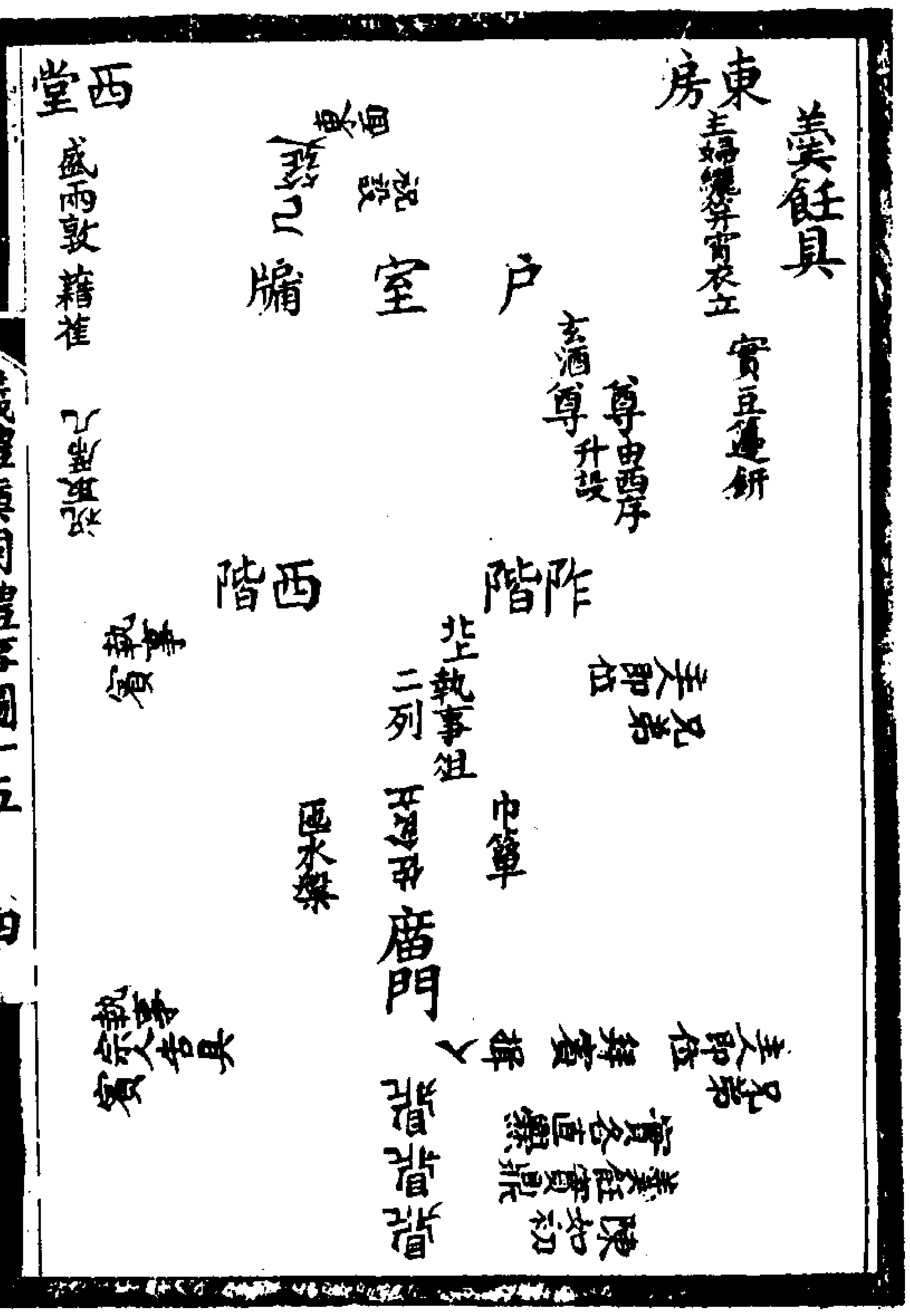
主人視側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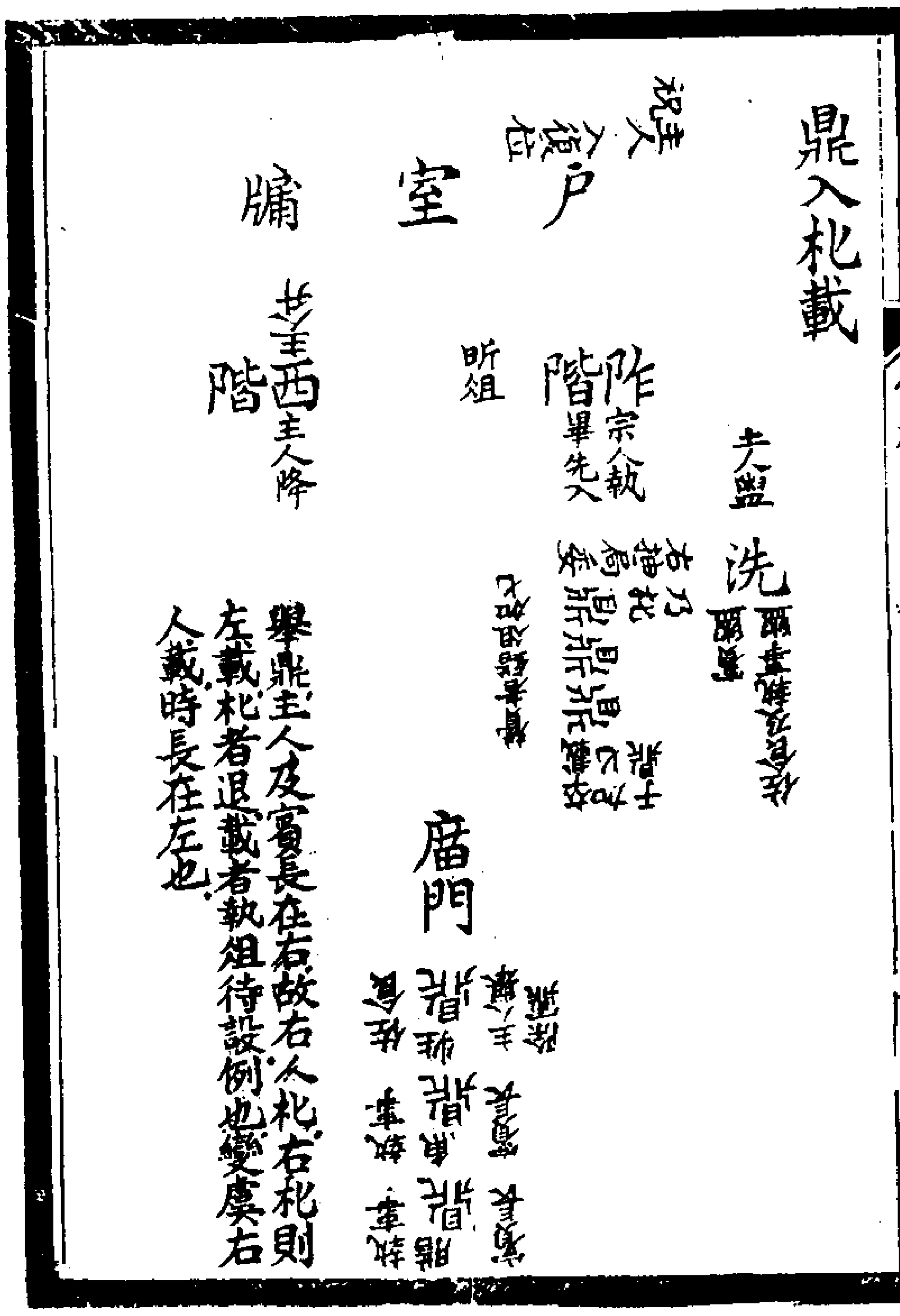
西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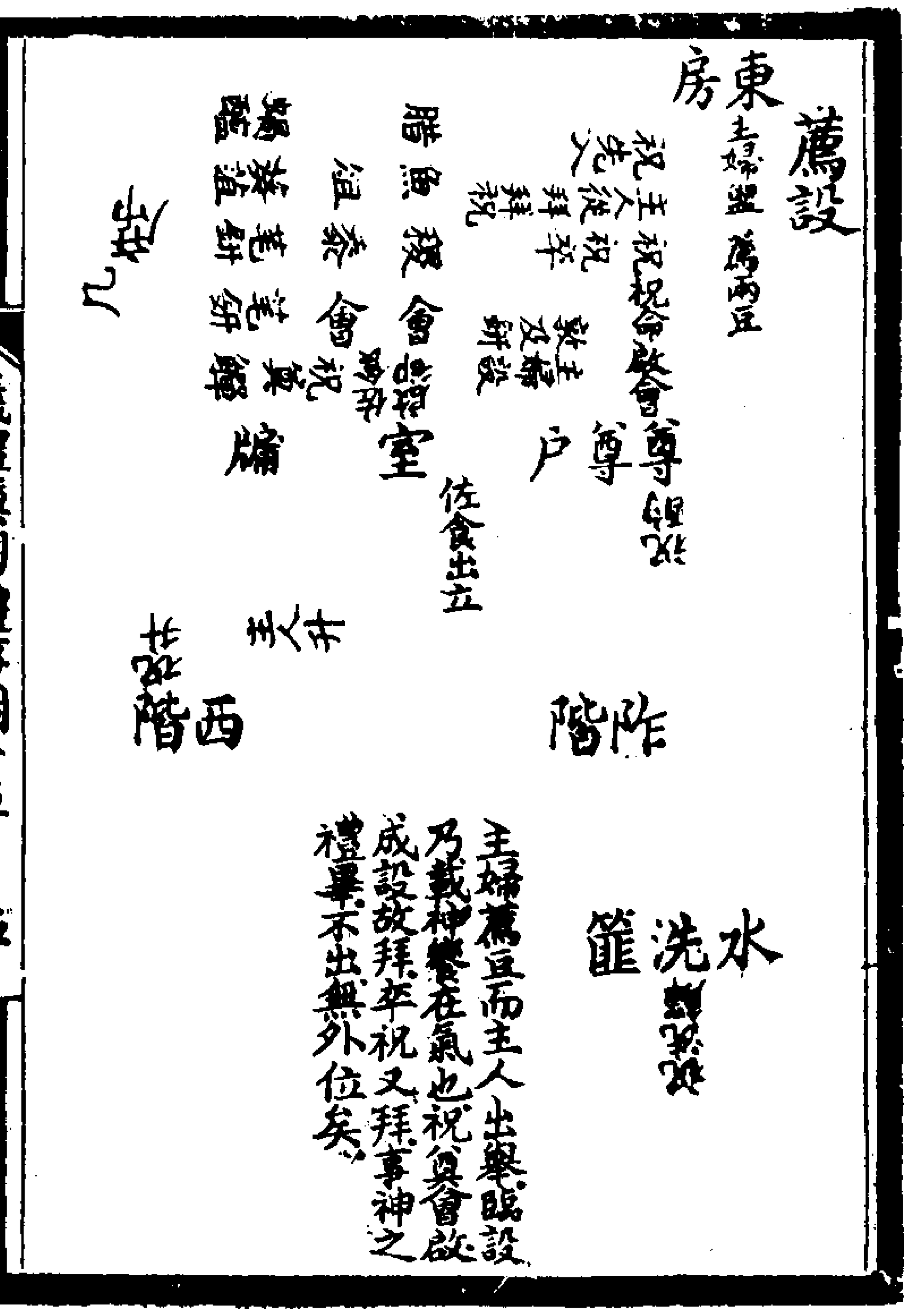
饎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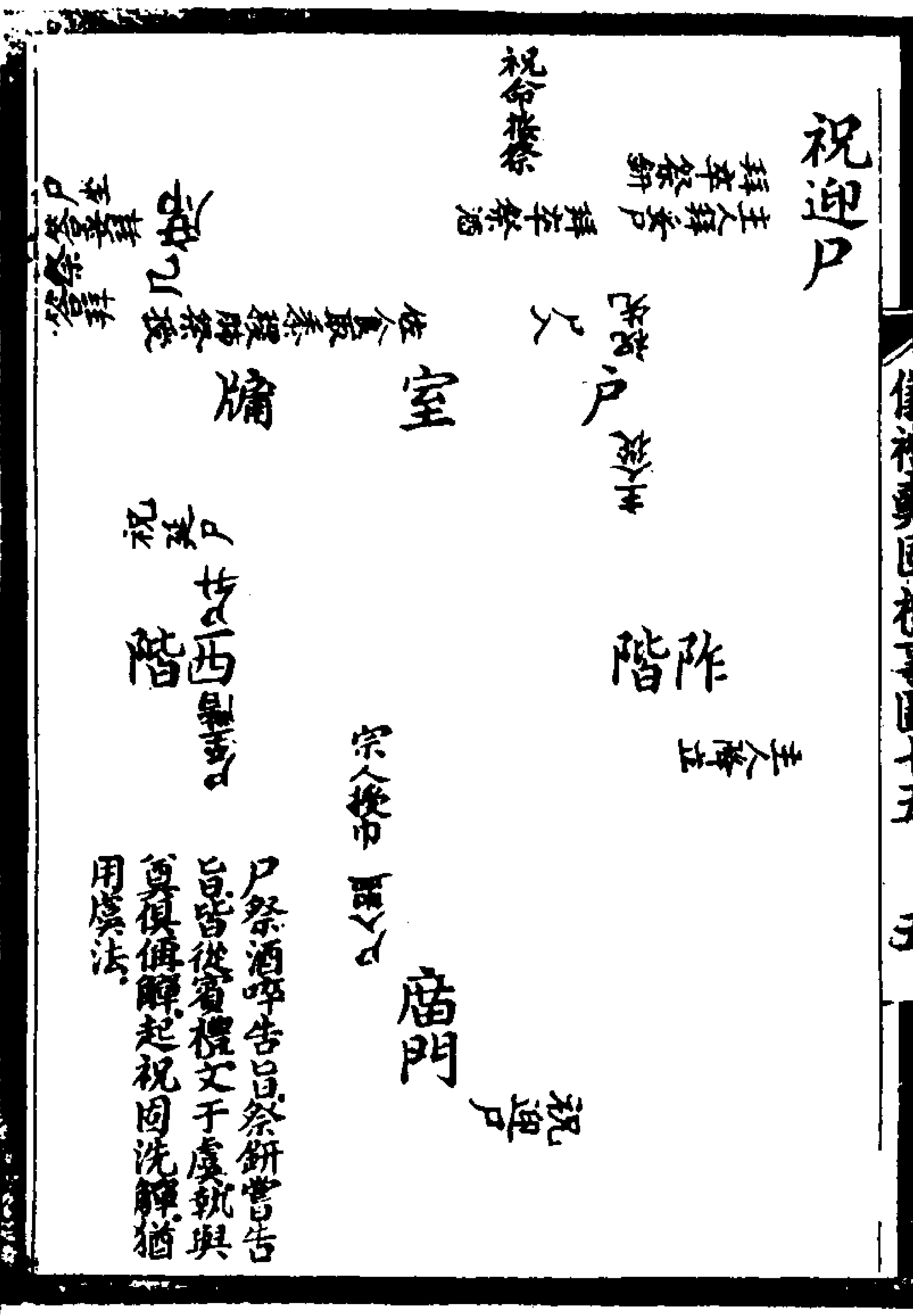
西階

亨東方、變虞門西位、饎爨在西堂下、變虞東壁位、即吉之漸也、主婦視、以門外視殺為節、婦贊者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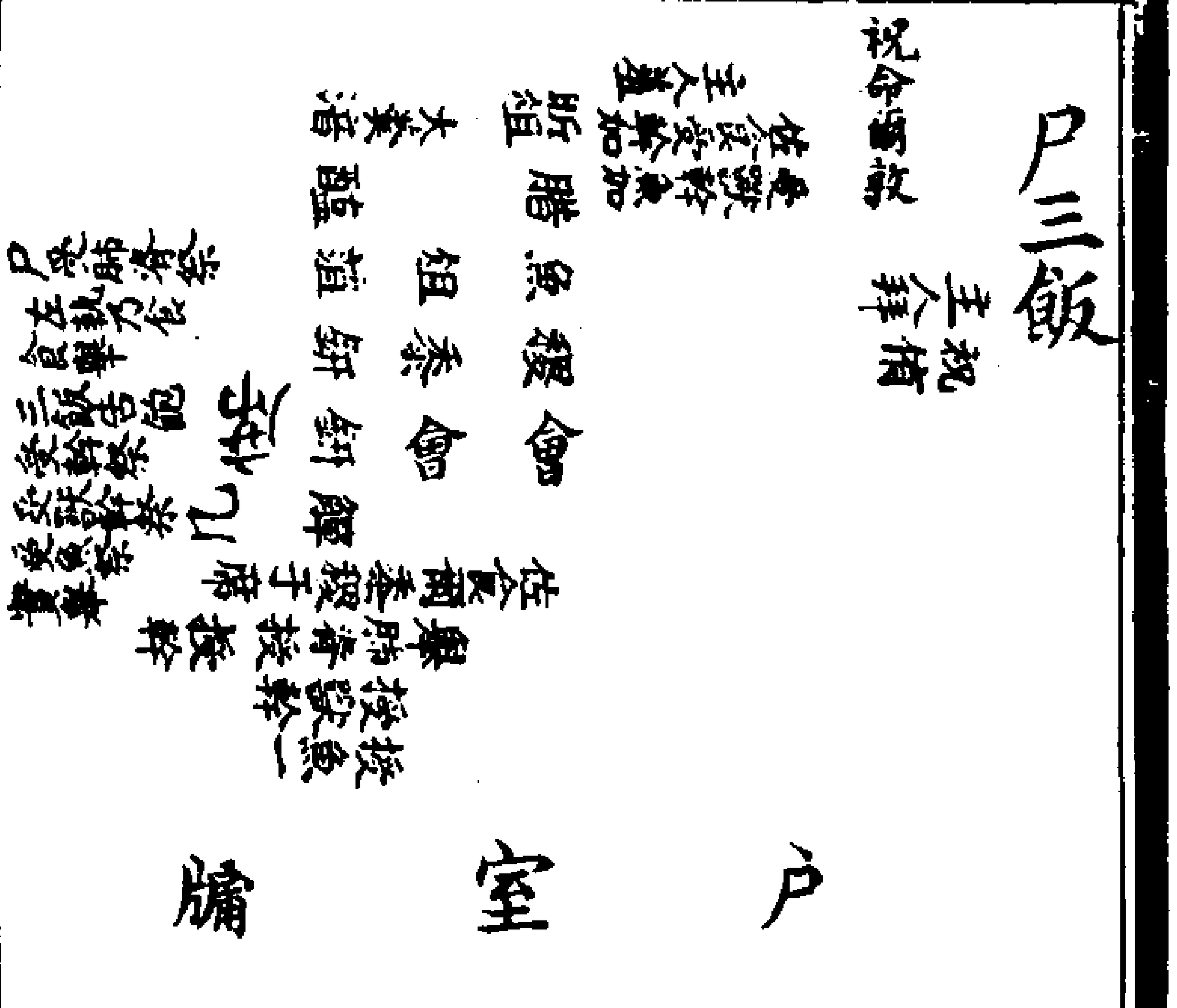

羹飪具
東房
主婦纚笄宵衣立
實豆籩鉶
尊
玄酒
戶
室
牖
几
西堂
阼階
西階
廟門


鼎入朼載
戶
室
牖
阼階
西階
洗
廟門
舉鼎主人及賓長在右故右人朼右朼則左載朼者退載者執俎待設例也變虞右人載時長在左也


薦設
東房
尊
戶
室
牖
阼階
西階
水
洗
篚
主婦薦豆而主人出舉鼎設乃載神饗在氣也祝與贊啟成設故拜卒祝又拜事神之禮畢不出無外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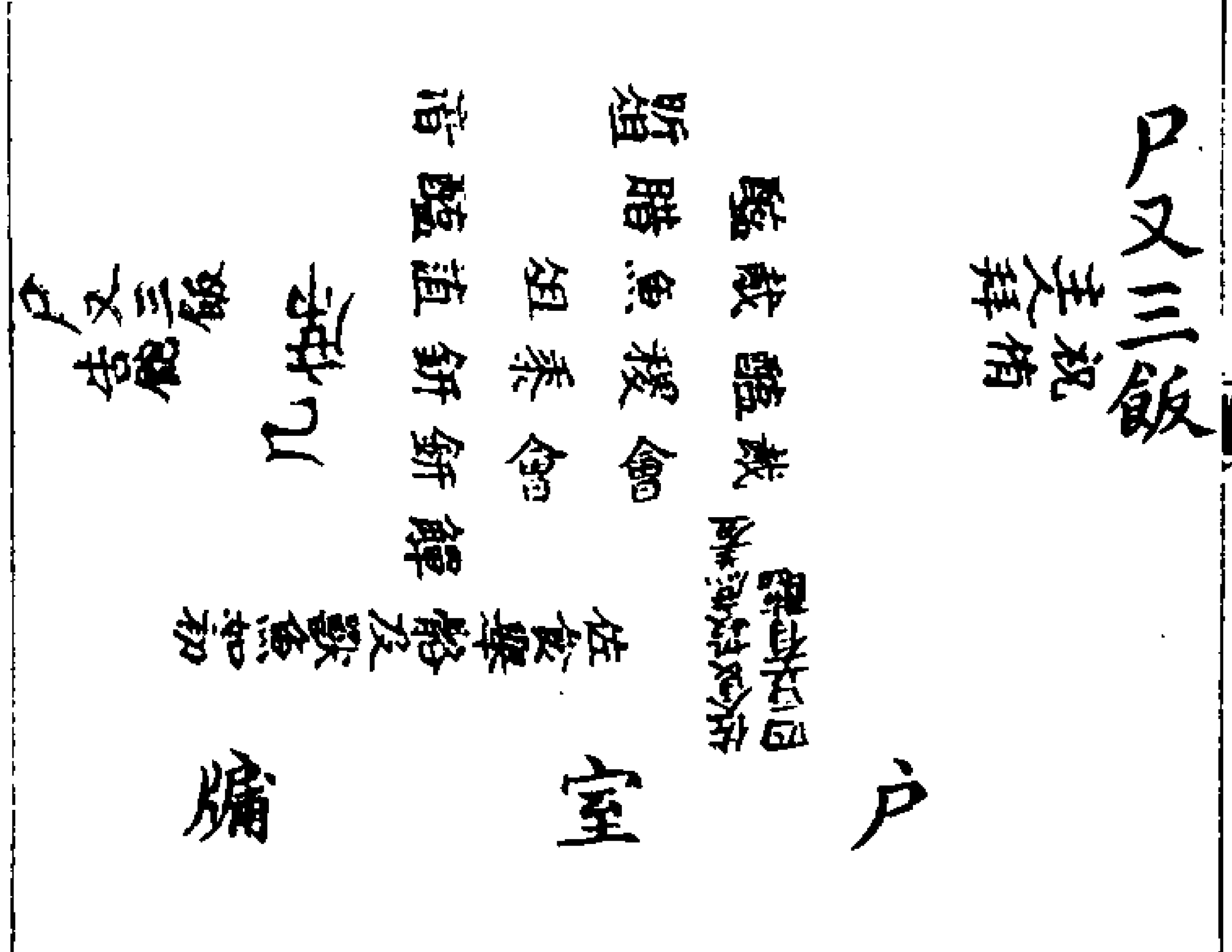

祝迎尸
戶
室
牖
阼階
西階
廟門
尸祭酒啐告旨祭鉶嘗告旨皆從賓禮文于虞執與奠復偁觶起祝因洗觶猶用虞法

尸三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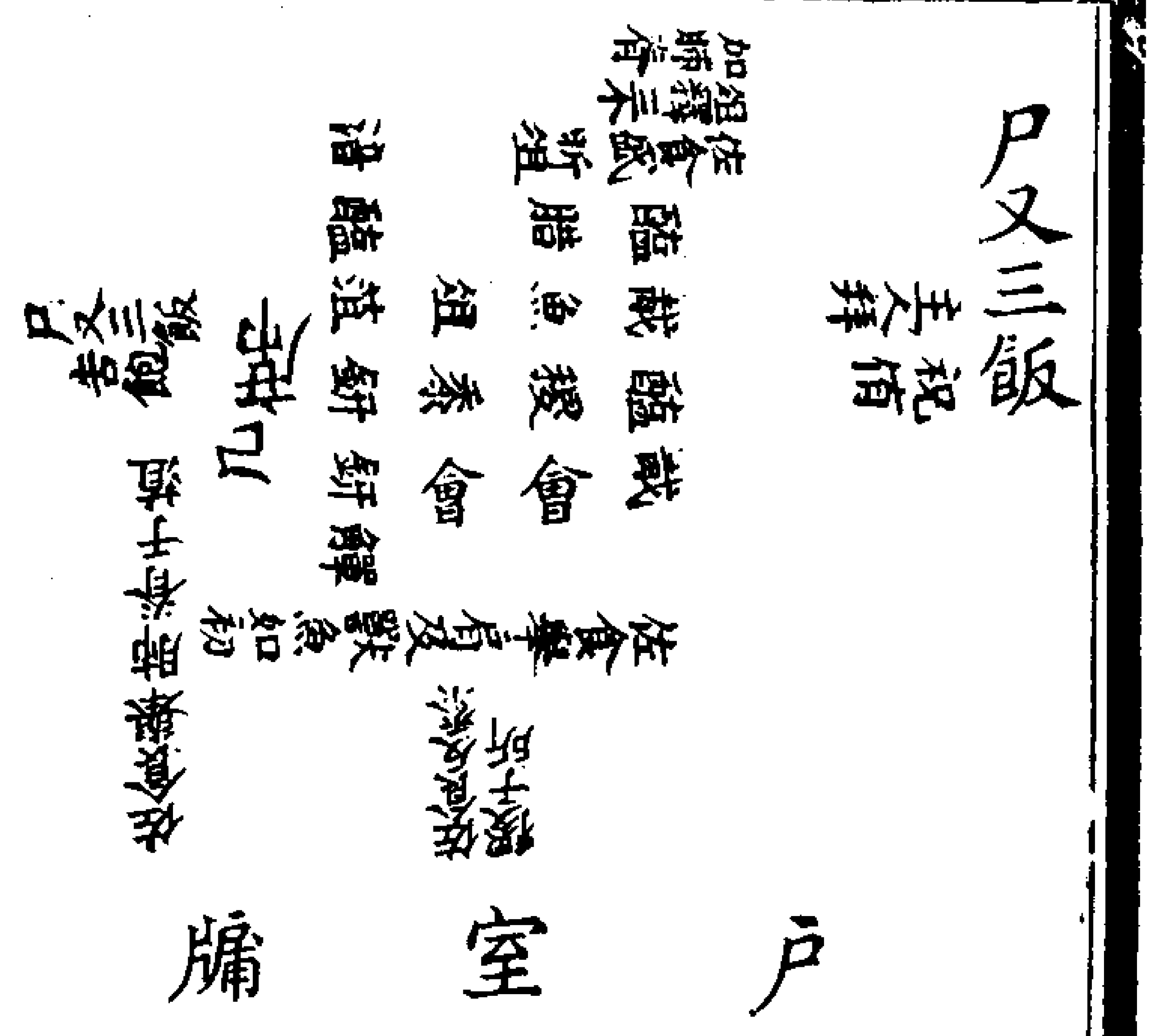
禮以三爲節，故三飯告飽。實舉菹豆若執之，然凡告飽與侑，舉獸幹及魚，皆加于虞。

尸又三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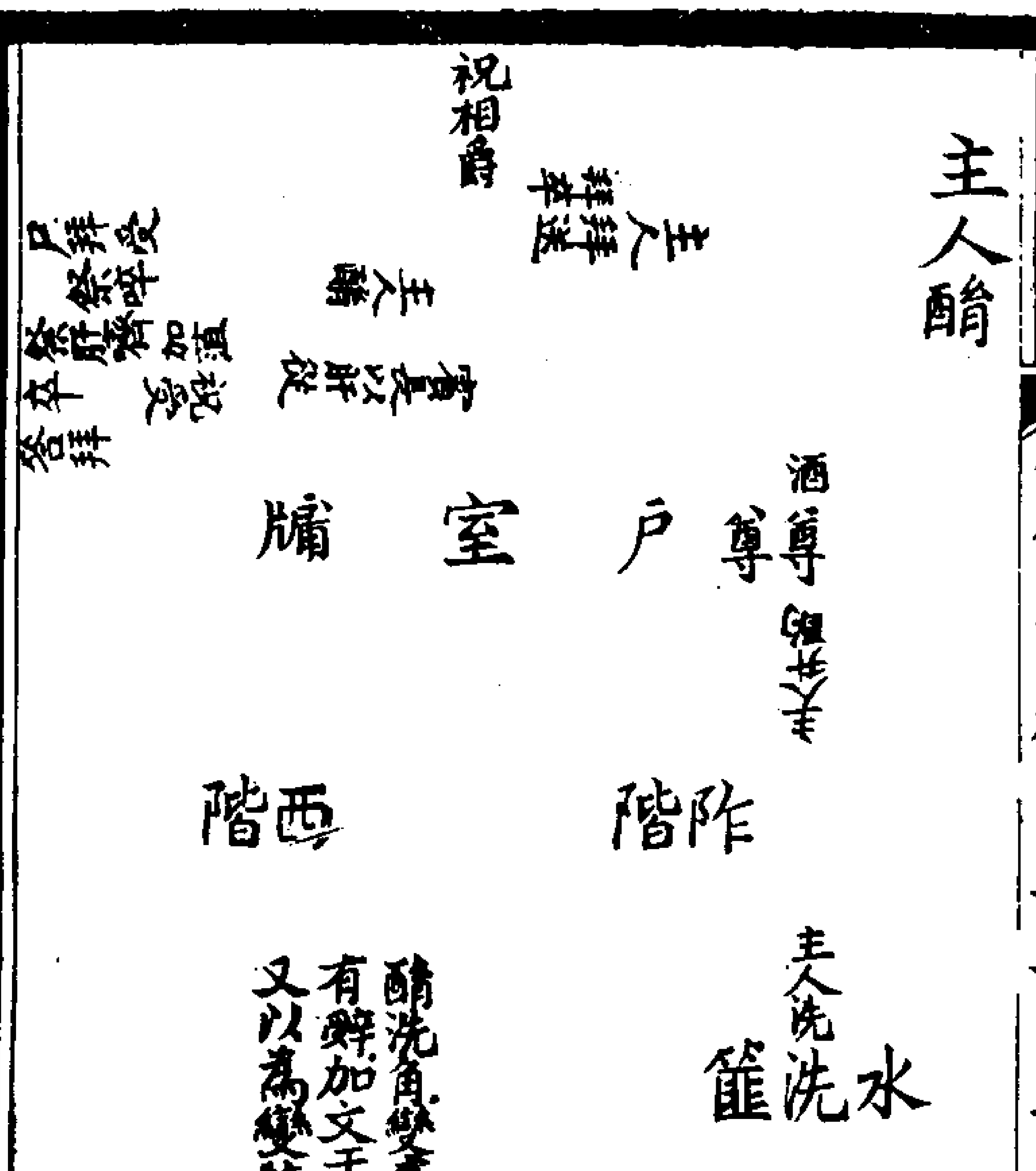
庶羞胾，有醢，閒配胾，皆豆，故約目四。設于左，據室不據尸，若當尸左，既蔽肵俎，不宜佐食之受加。又東出正饌一列，不成設位，且亦無所謂南上矣。佐食舉授如初，謂獸骼從牲魚一。

尸又三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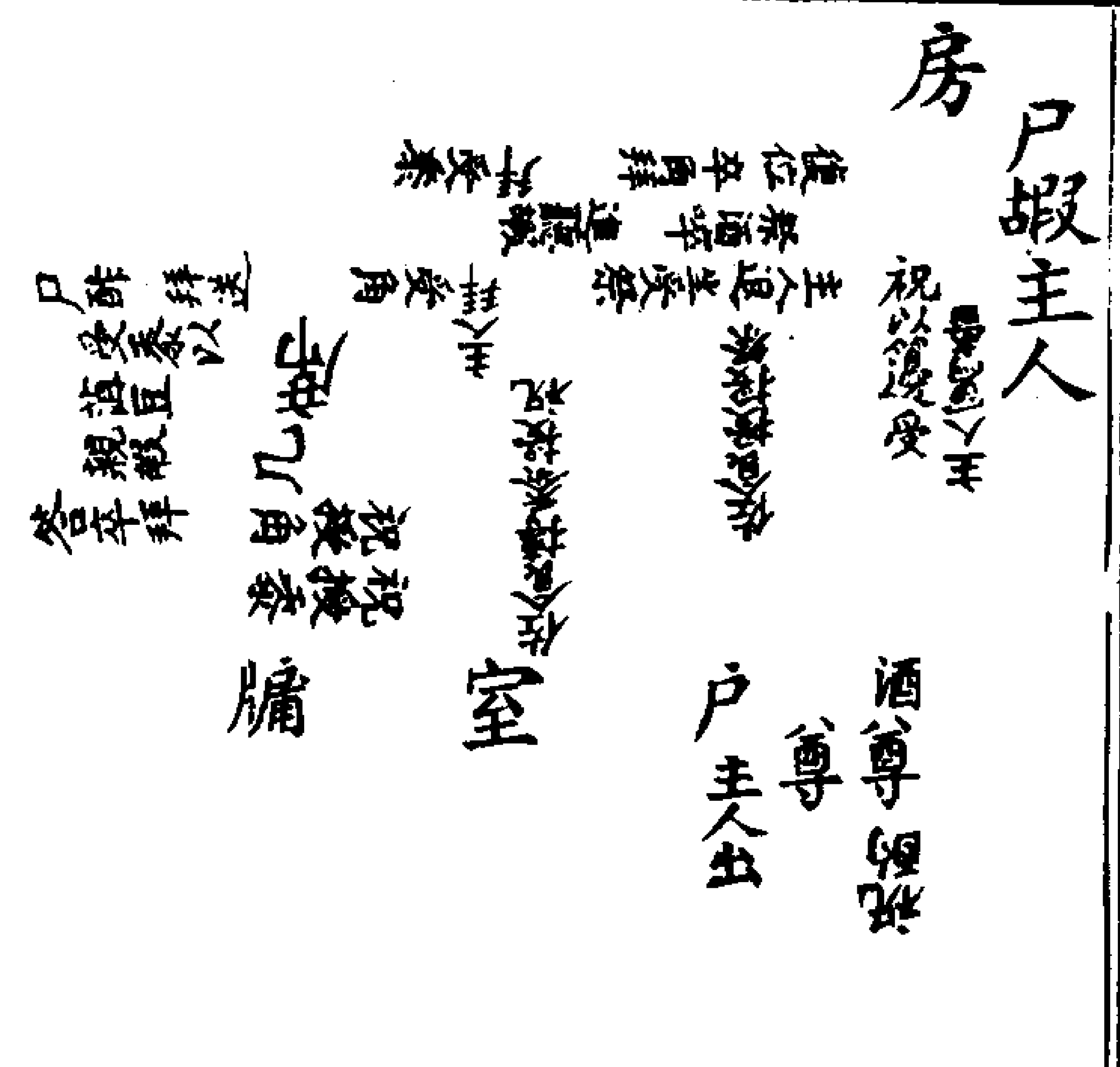


又三飯，則三者三同虞法，猶侑主人意不盡舉牲肩，亦舉獸肩魚一。肵俎代篚，主人所虞猶從者之忝，釋三个，以牲骨上有臂臑肫，釋之爲將改設反黍稷，以爲卒食節，成先設位。

主人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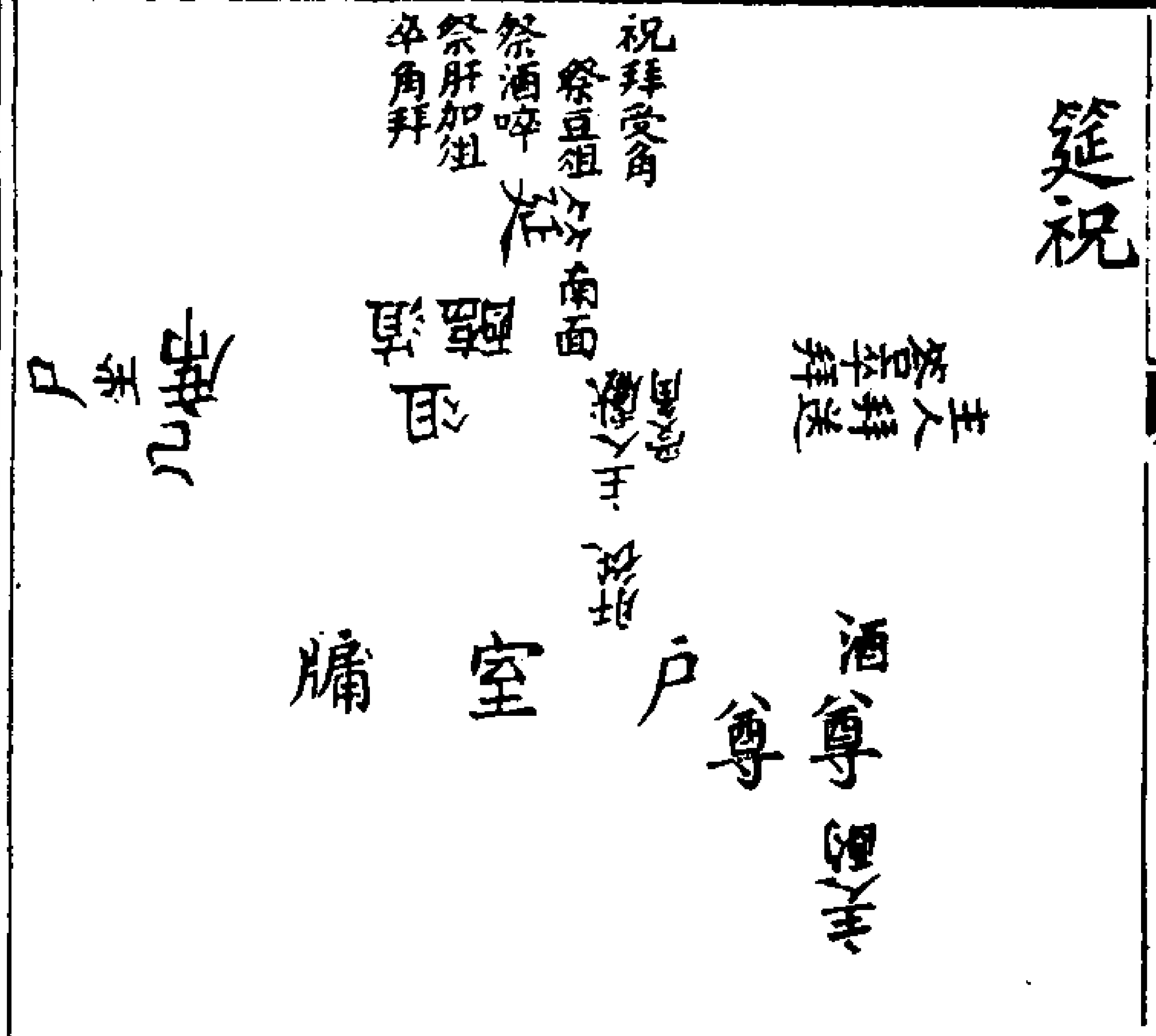


酳洗角，變虞之用廢爵相爵有辯，加文于虞，少牢不相，則又以爲變特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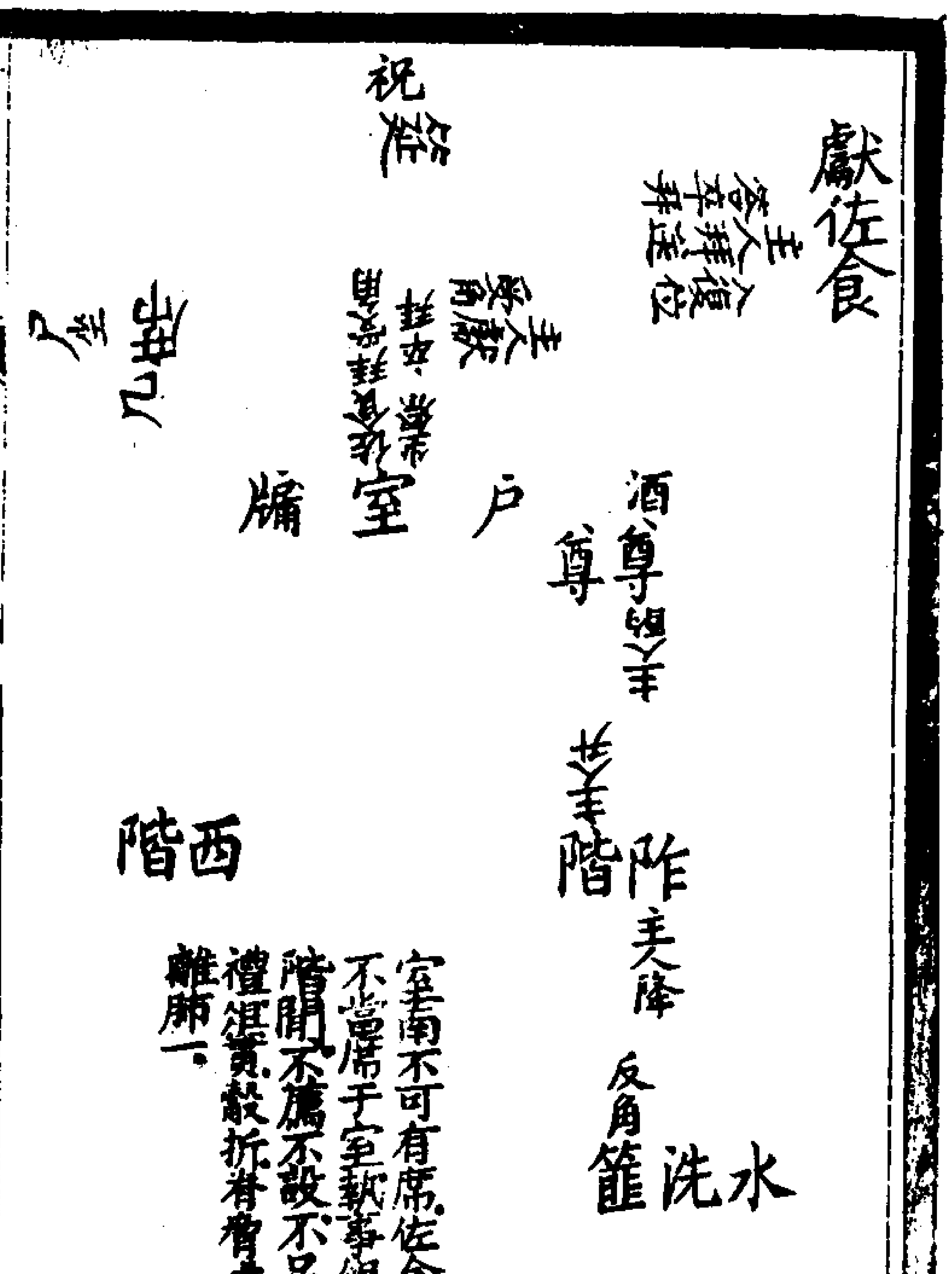


尸嘏主人
房
酒
尊
戶
室
牖

虞不嘏，未忍嘏嘏。少牢祝傳嘏，禮尤文。特牲在吉凶閒，故親嘏。嘏以黍稷之實，神所歆，尸所食，于房寫嗇。沒黍名，愛敬神之主人，因祭獲福，故祝為之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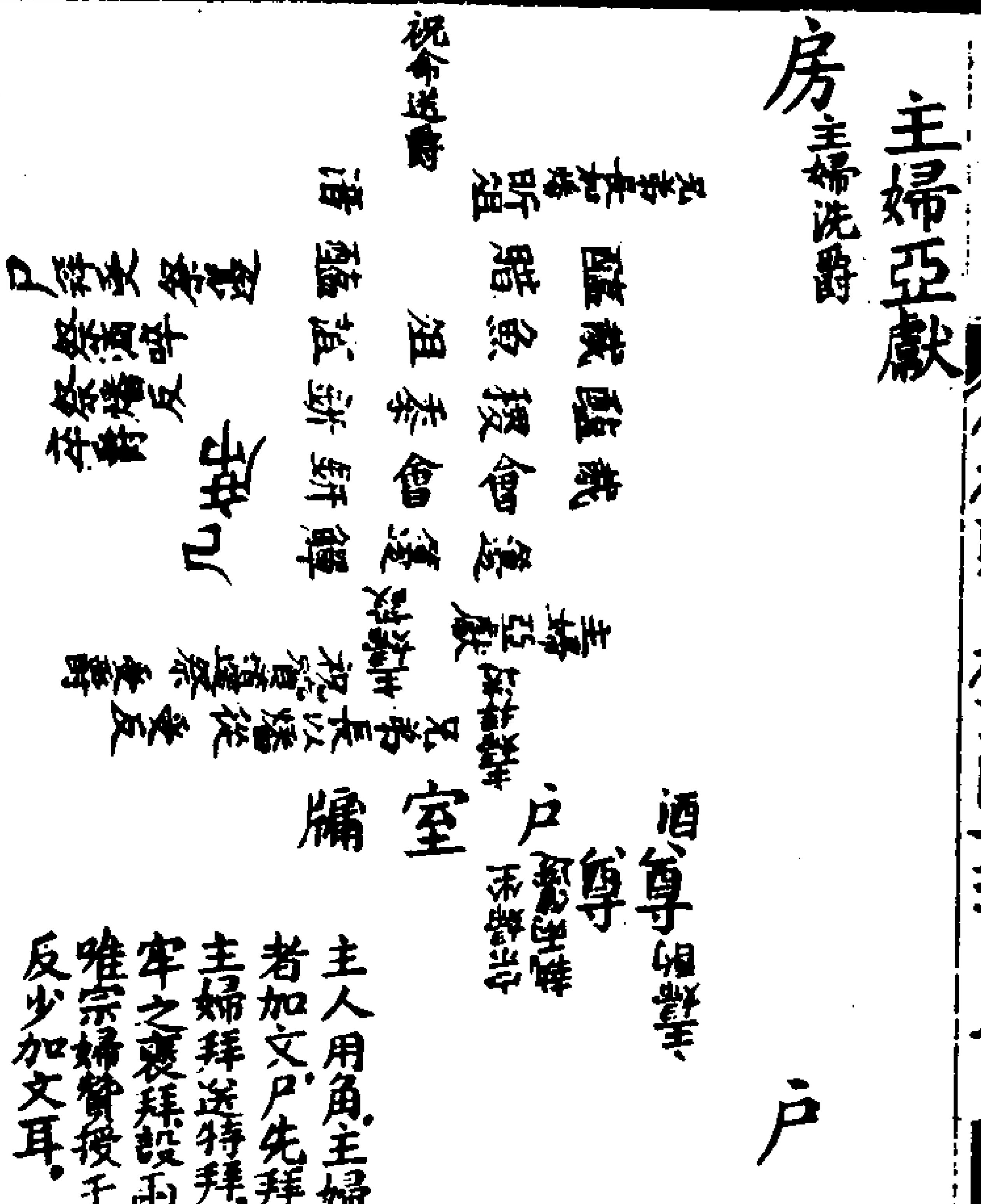


獻因酳尸角，因尸受爵也。不洗，嘏之餘也。俎滅虞脀而加膚，則同脊脅。離肺從同脊脅，皆二骨為盛。



獻佐食
祝
筵
酒
尊
戶
室
牖
阼階
西階
水
洗
篚

室南不可有席，佐食亦不當席于室。執事俎在階閒，不薦，不設，不足與禮。俎實穀折脊脅膚一，離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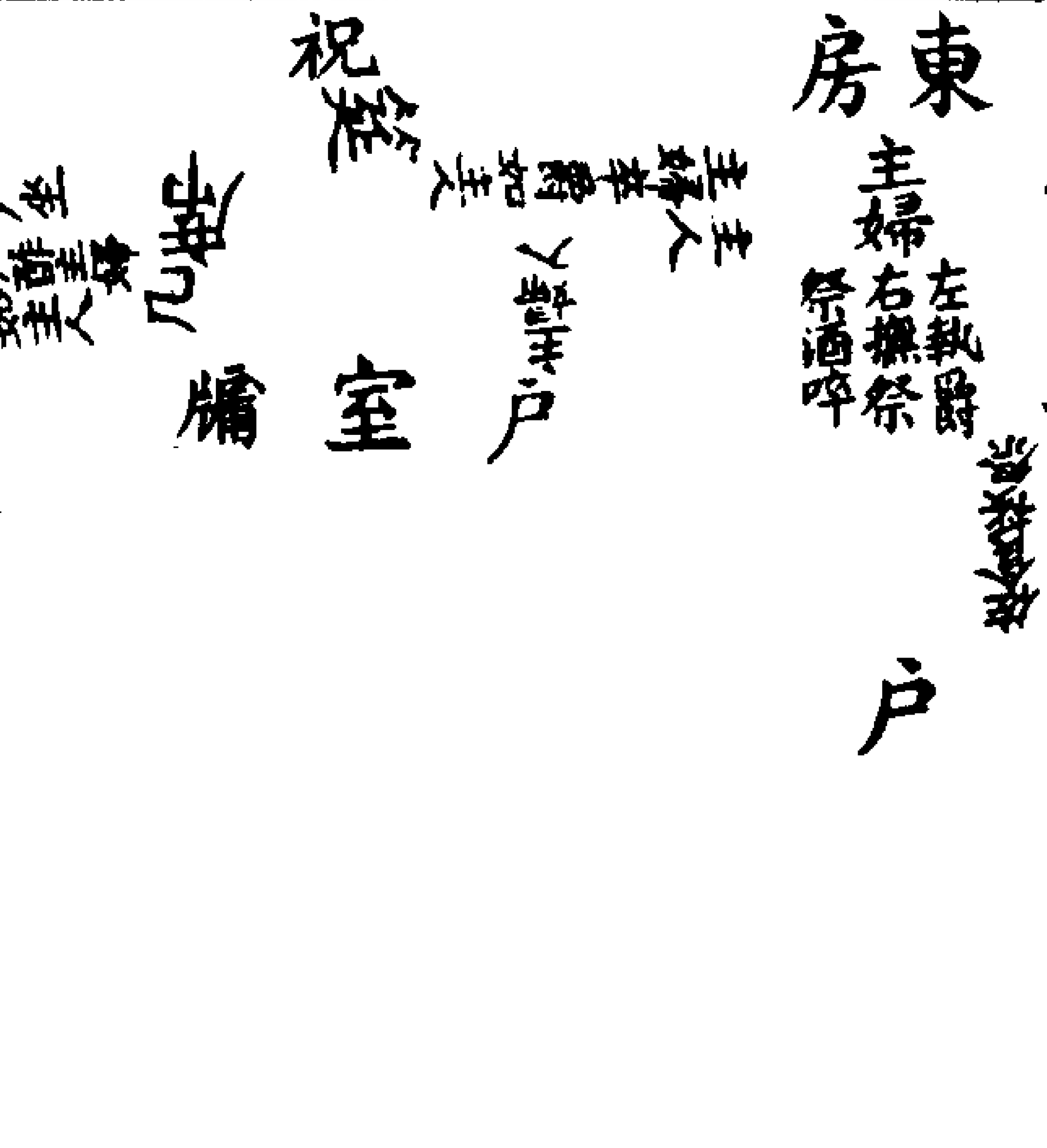


主婦亞獻
房
酒
尊
戶
室
牖
戶

主人用角，主婦用爵，哀輕者加文。尸先拜受，沿虞節。主婦拜送特拜，猶未如少牢之褒拜設兩，爵遂亦沿虞。唯宗婦贊授于戶外，校自反少加文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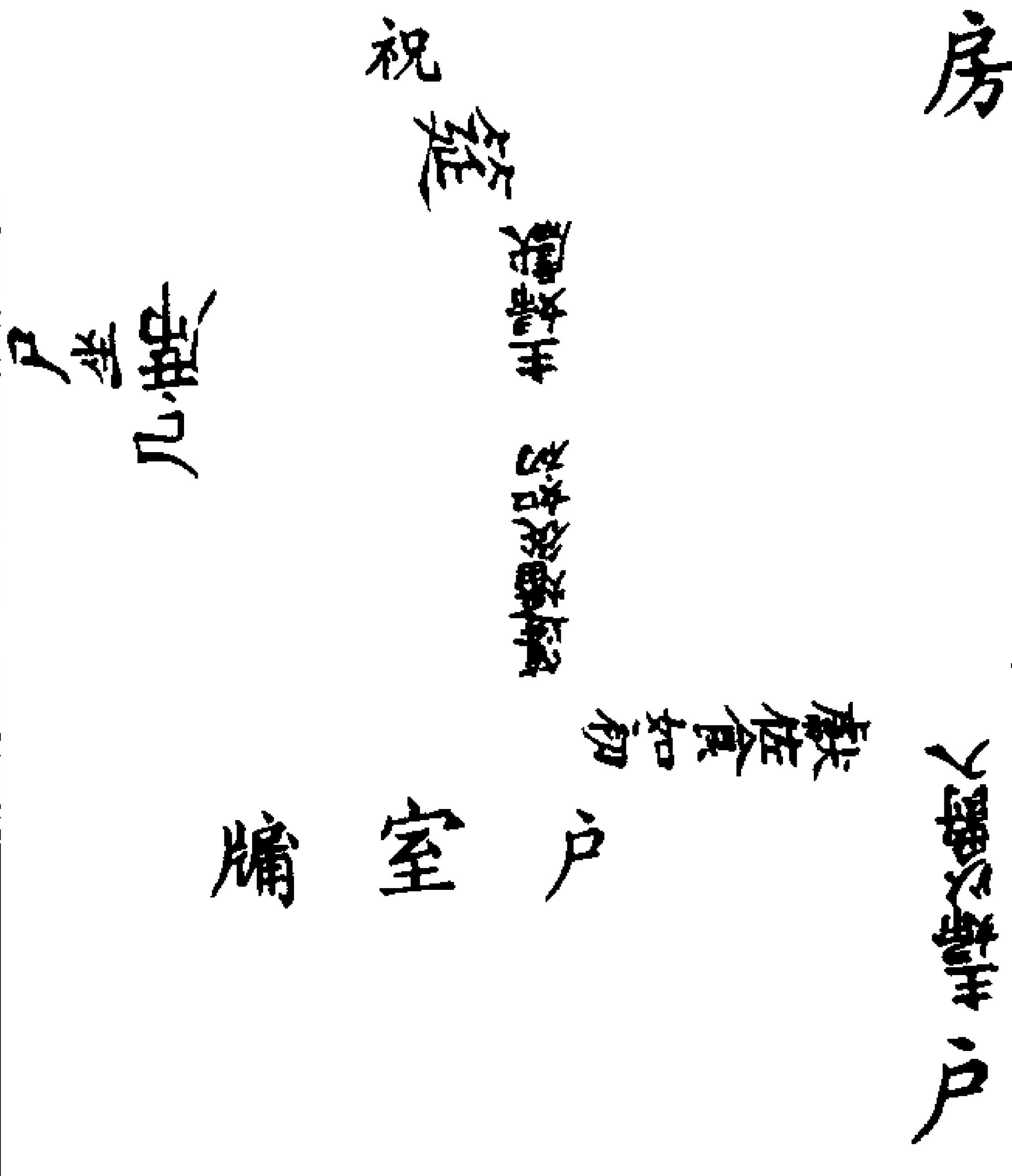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第16冊 第6版 反內

尸酢主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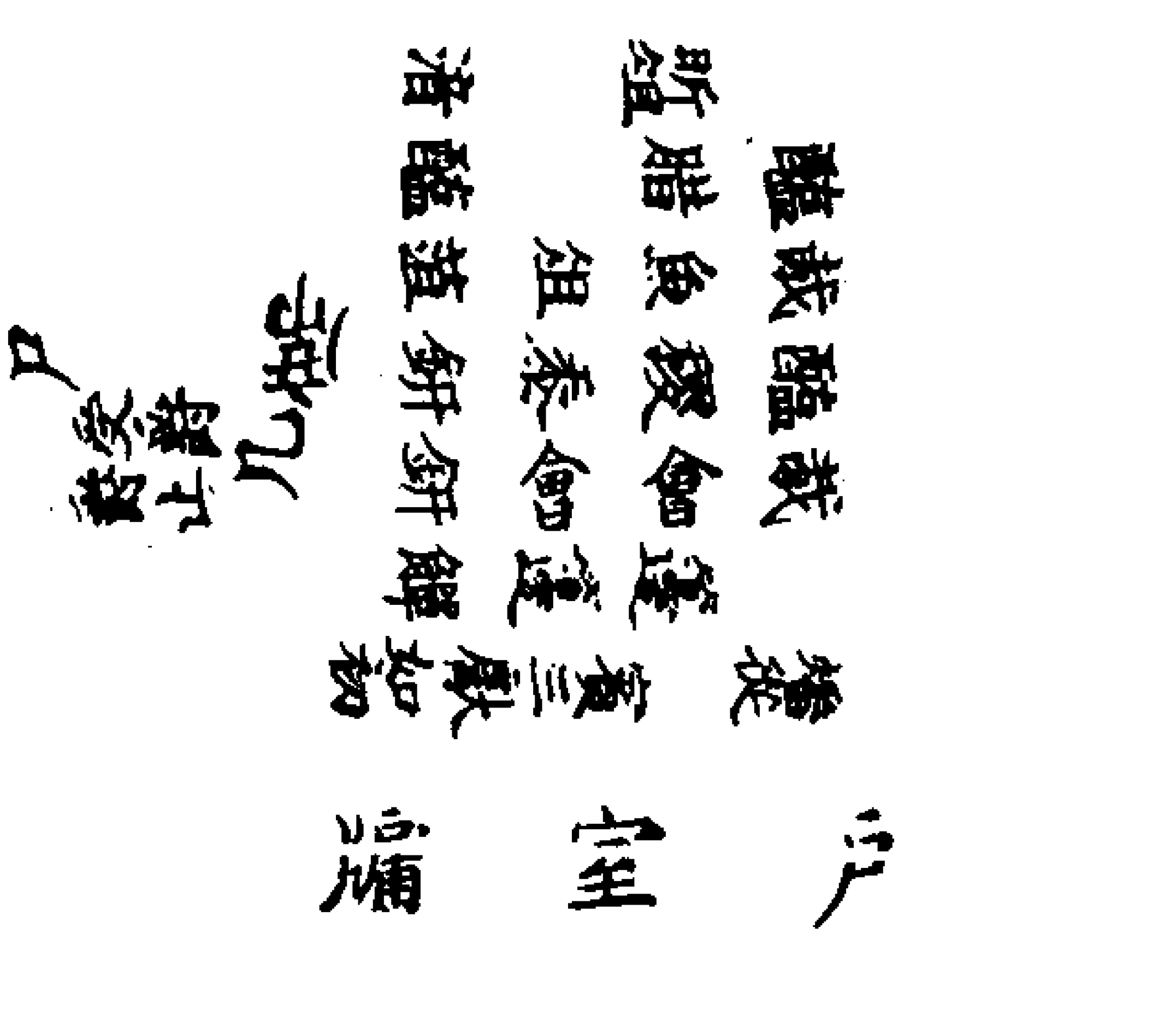


尸酢，與主婦卒爵，皆如主人。謂拜節、受酢、適房，標與主人異位，攝祭不祭，標與主人異儀。主人無席而受祭者，在室禮神，餕亦為佐食，授而不異故也。

主婦獻祝及佐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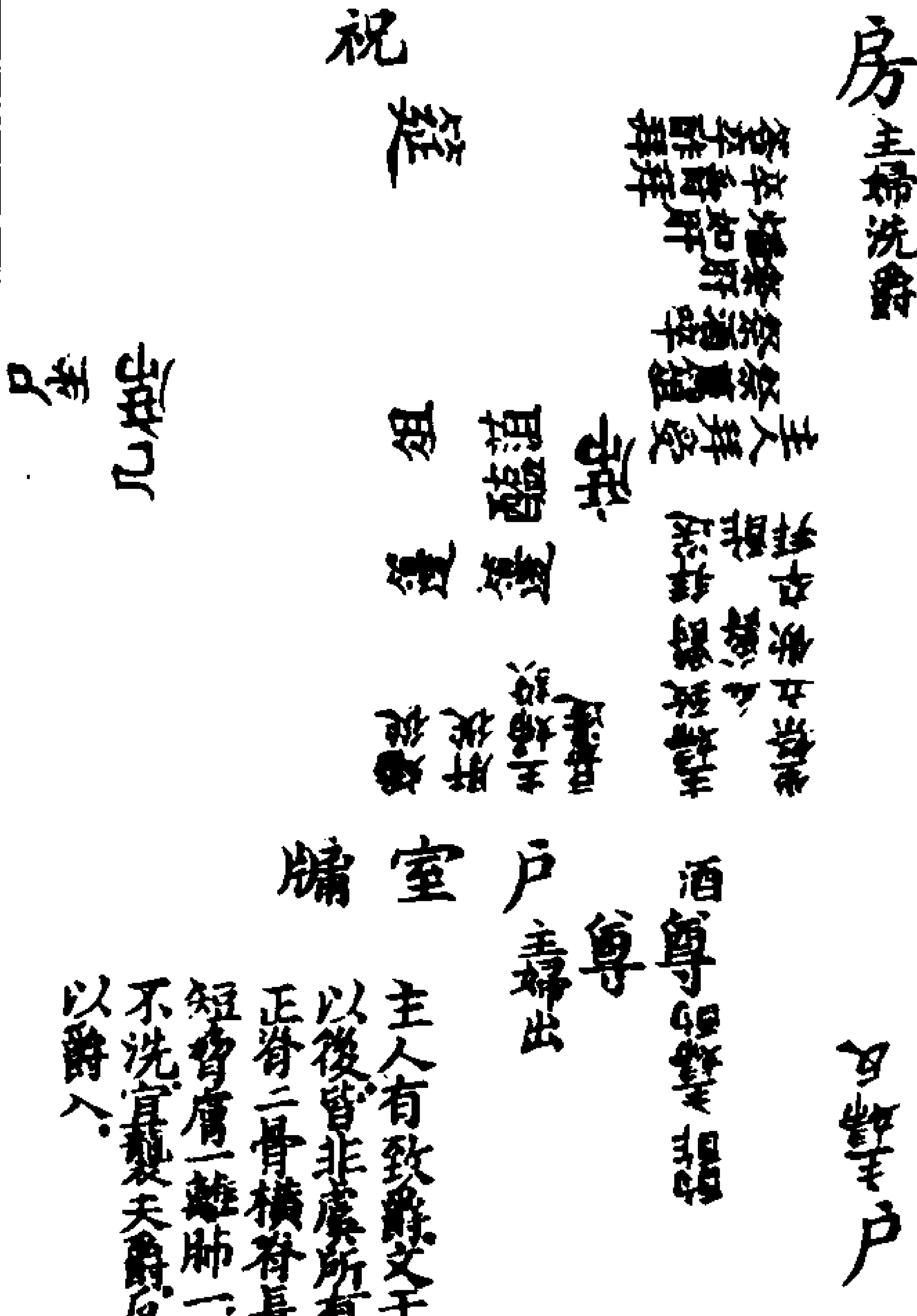


賓三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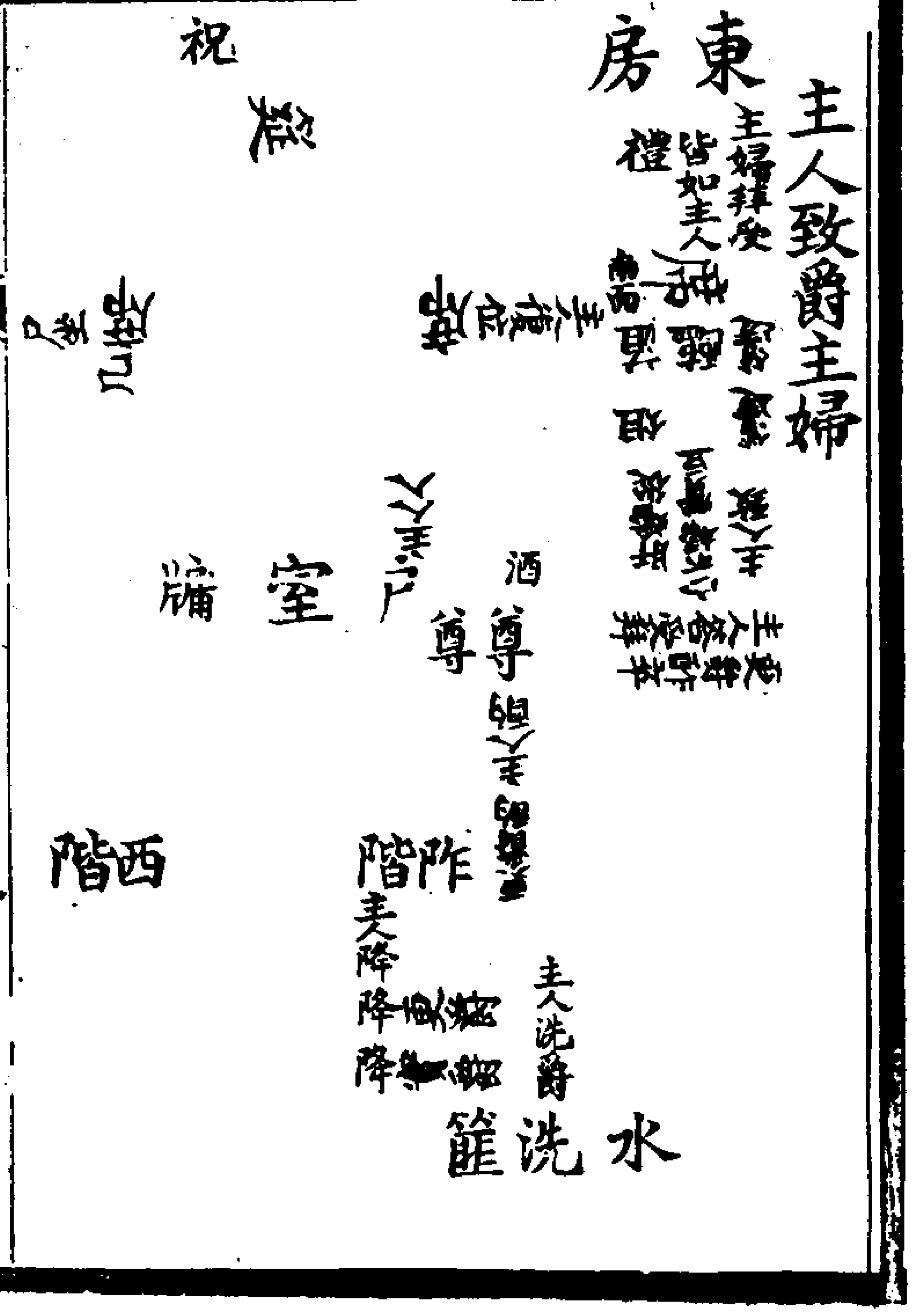
賓獻，虞時猶用繶爵，則正用爵，熘從仍虞法，爵止，欲主人主婦得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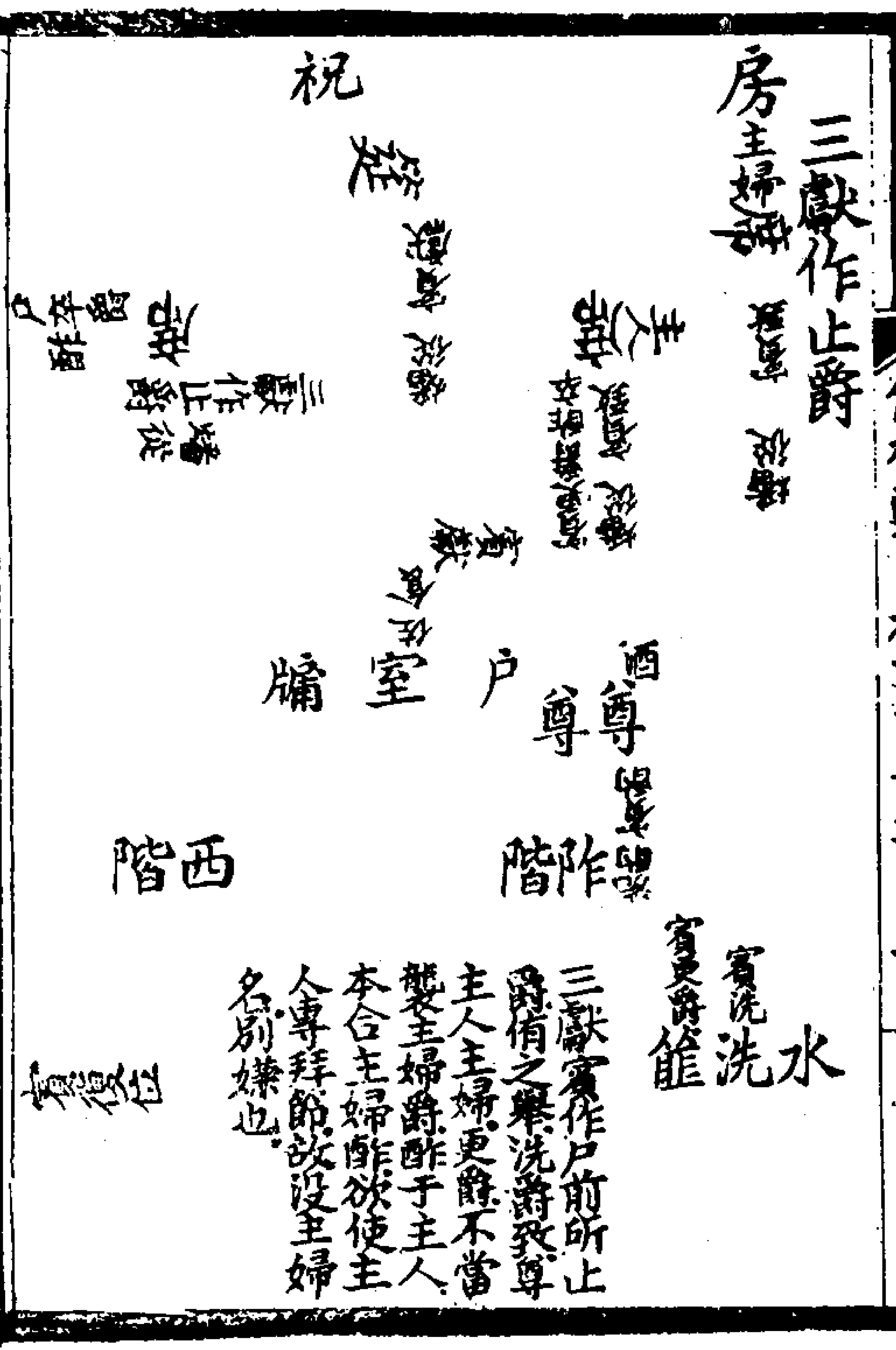
主婦致爵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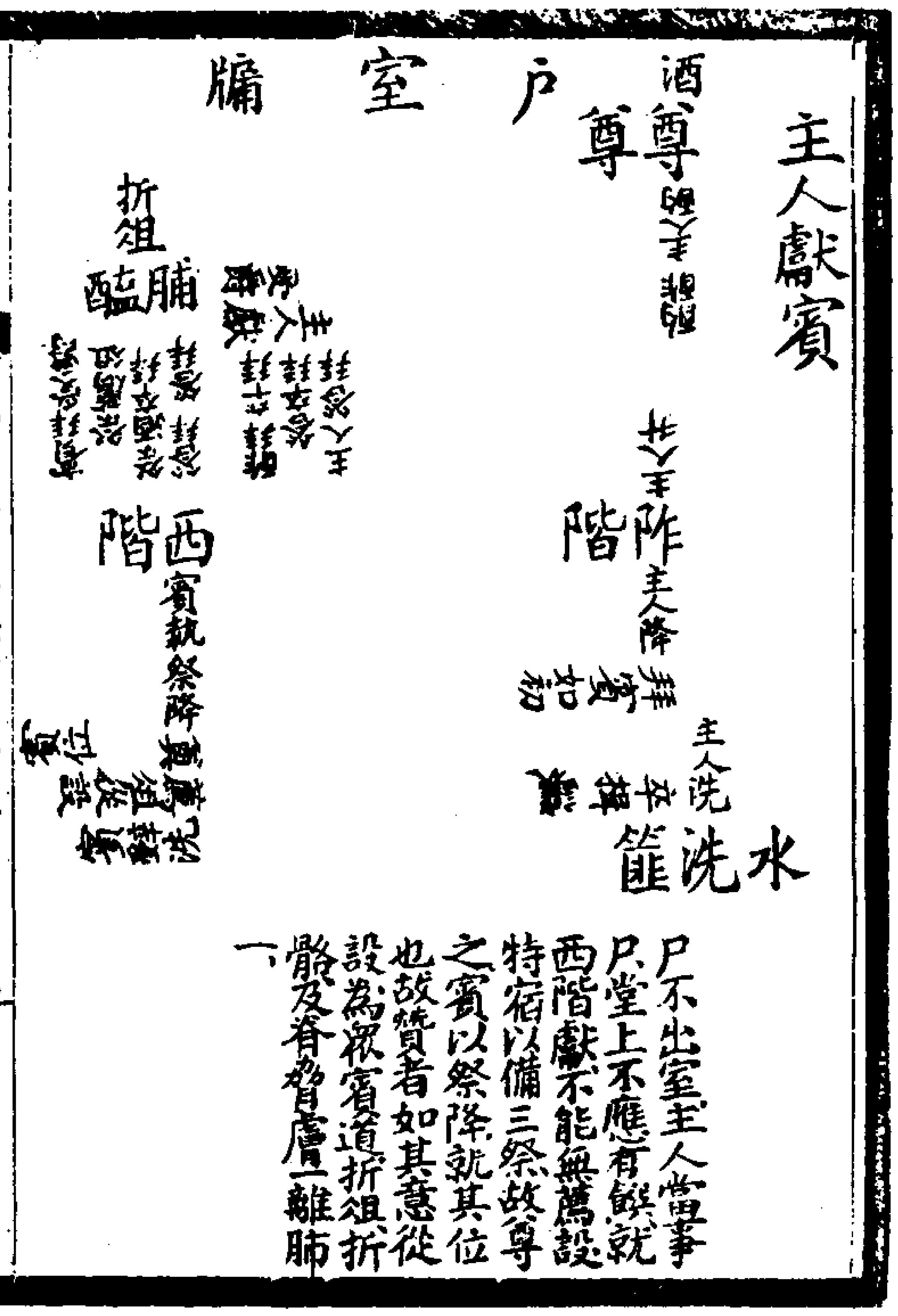
主人有致爵，文于虞，自此以後，皆非虞所有。俎肩、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一、離肺一。婦自酢不洗，宜襲夫爵，反于房，仍以爵入。

第 94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6 版 正 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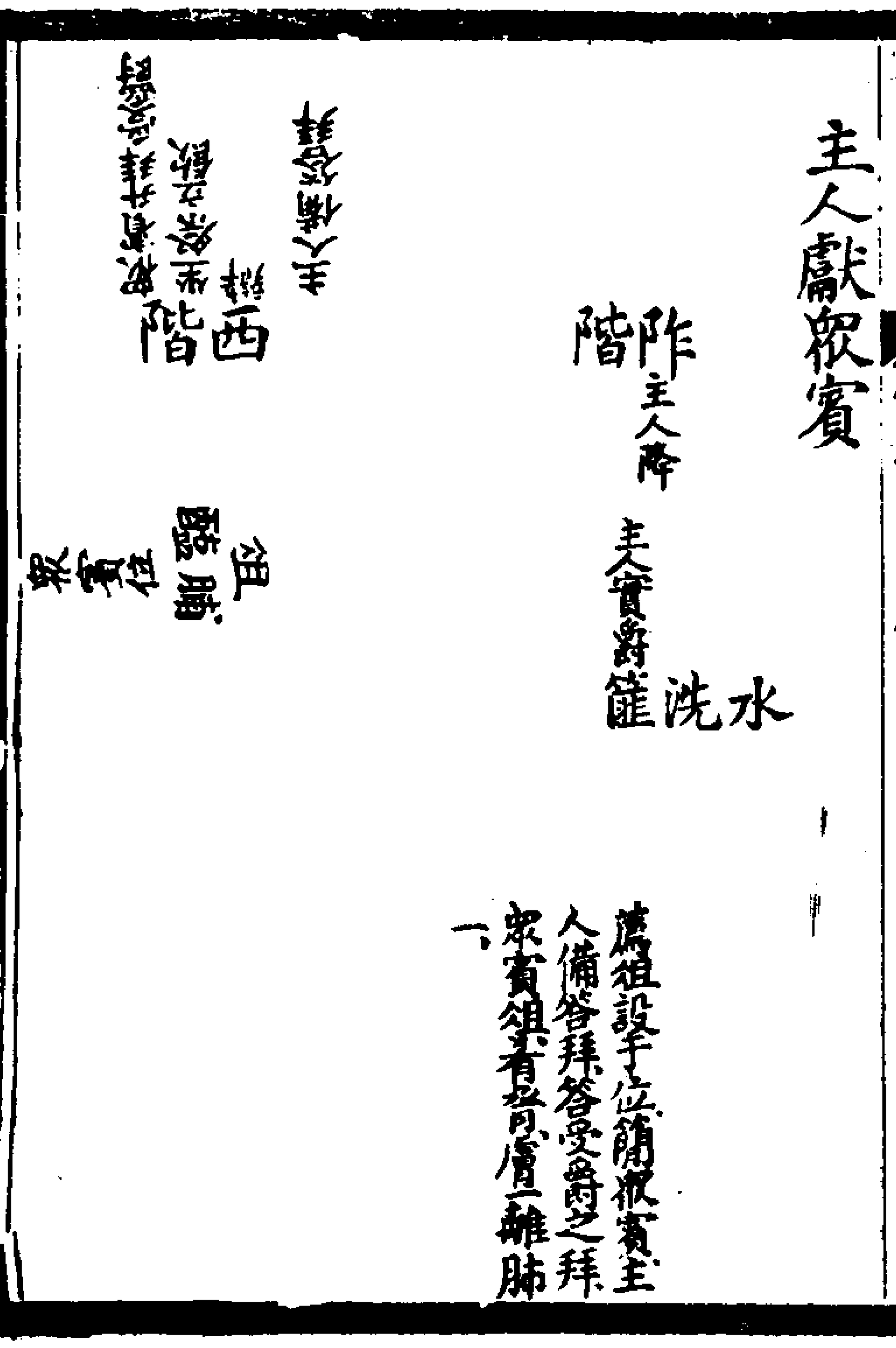

儀禮集圖　禮事圖十五　十二
主人致爵主婦
東房
主婦拜受皆如主人禮
祝
酒
尊
尊
室
戶
牖
阼階
主人降
西階
主人洗爵
水
洗
篚


三獻作止爵
房
主婦
祝
主人
酒
尊
尊
戶
室
牖
阼階
西階
賓洗
賓更爵
水
洗
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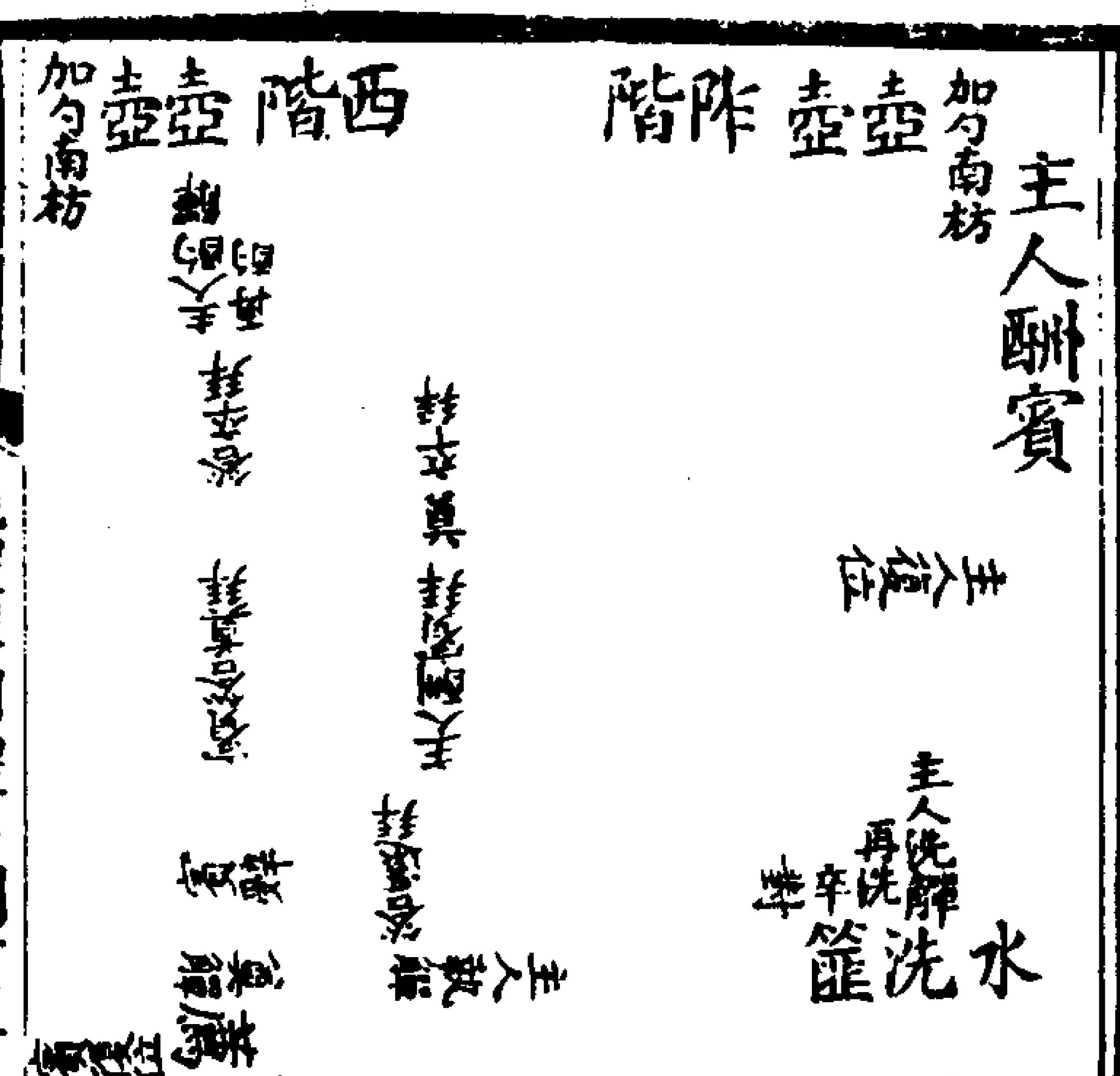
三獻賓作尸前所止
爵備之舉洗爵致尊
主人主婦更爵不當
襲主婦爵酢于主人
本合主婦酢欲使主
人專拜節故設主婦
名別嫌也


儀禮集圖　禮事圖十五　十三
主人獻賓
戶
室
牖
酒
尊
尊
折俎
脯
醢
阼階
主人降
西階
賓執祭降
主人洗
水
洗
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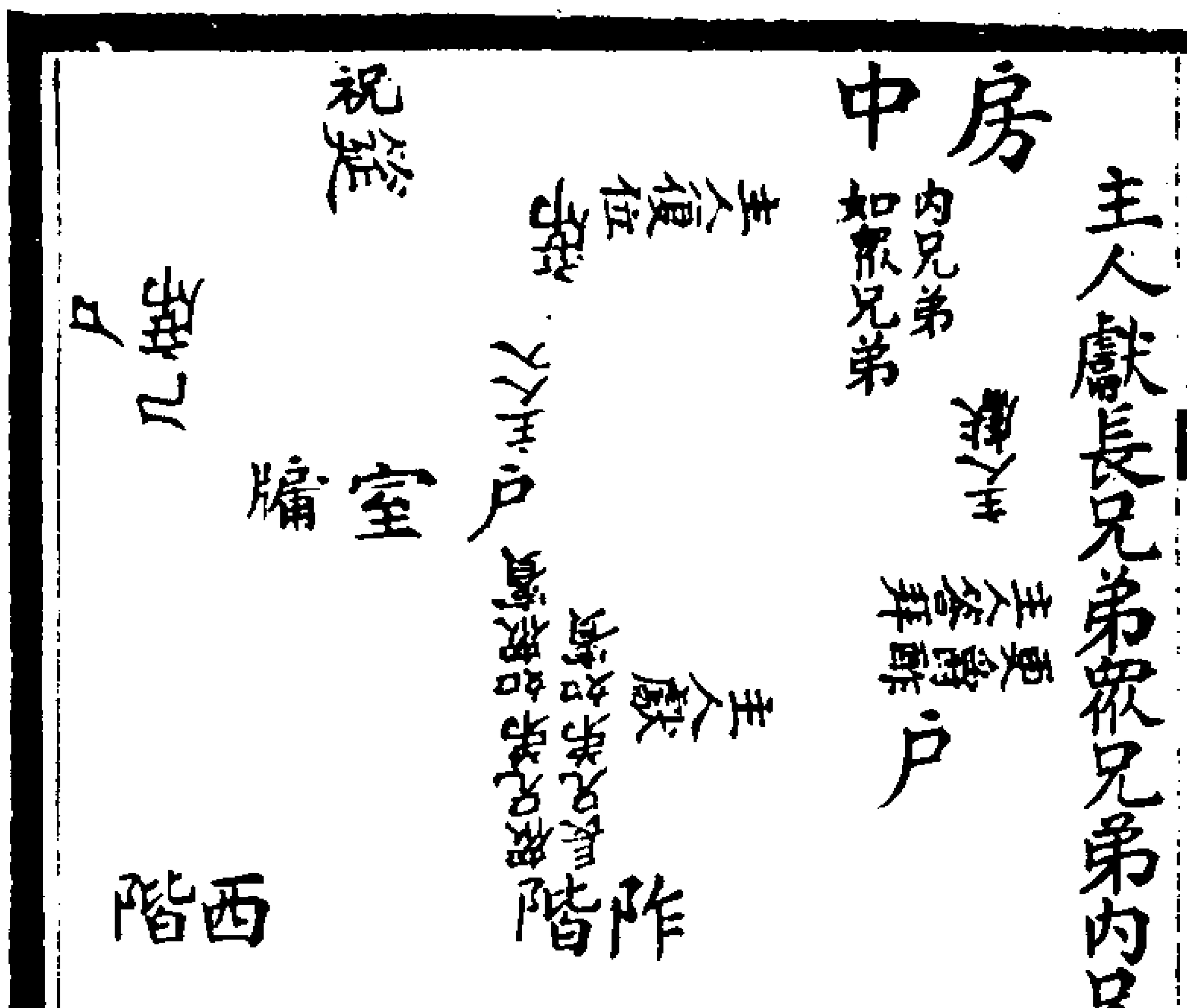
尸不出室主人當事
尸堂上不應有餕就
西階獻不能無薦設
特宿以備三祭故尊
之賓以祭降就其位
也故贊者如其意從
設為衆賓道折俎折
骼及脊脅膚一離肺
一


主人獻衆賓
阼階
主人降
主人賓爵
水
洗
篚
西階
俎
脯
醢

薦俎設于位隨衆賓主
人備答拜答受爵之拜
衆賓俎有脅膚一離肺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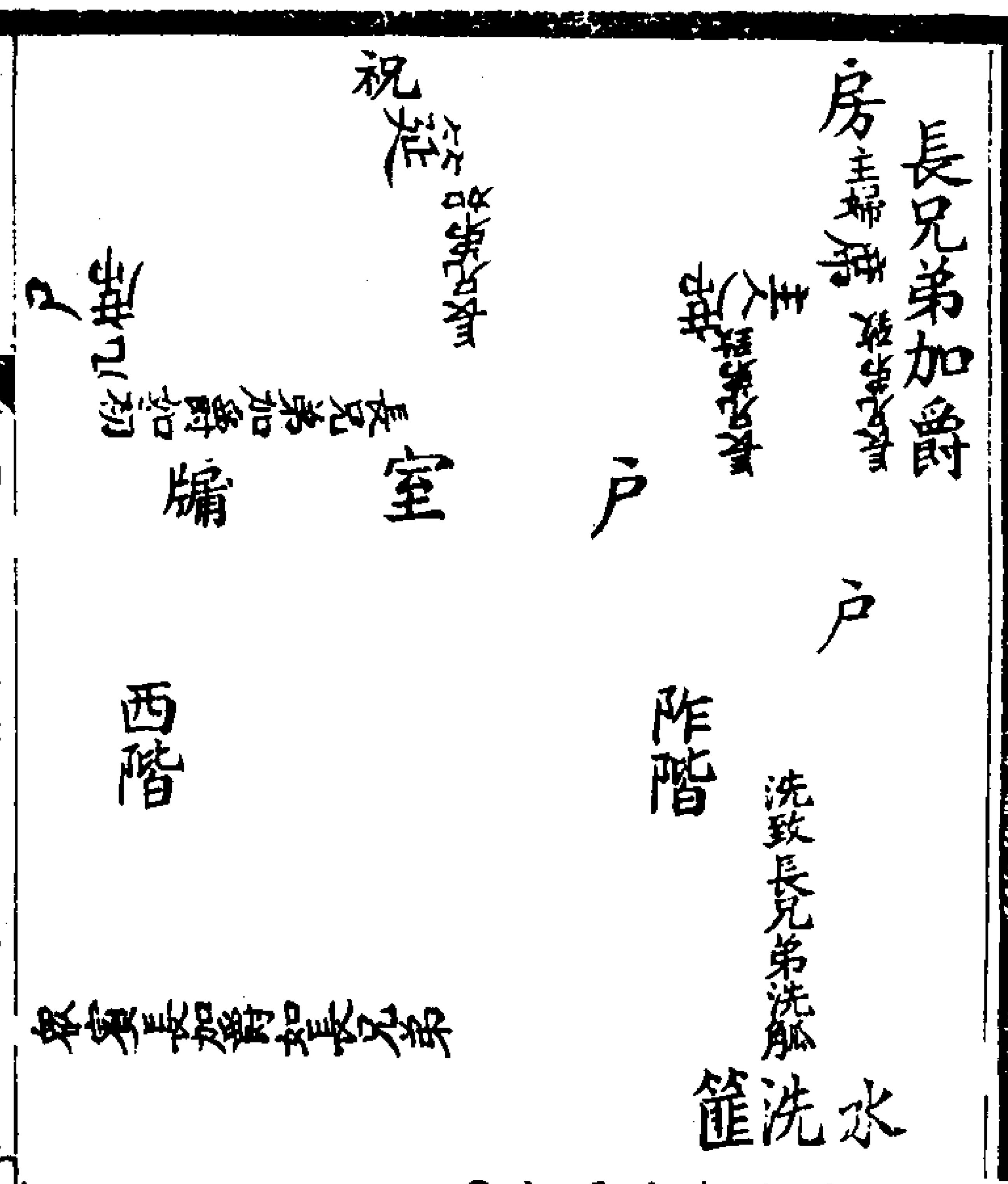

主人酬賓
壺　壺
阼階
西階
壺　壺
加勺南枋
加勺南枋
水　洗
篚

尊設于下，酬行于堂下，主人酌西尊，就其位，從酬端則就其尊，蓋祿爲左不欲勞賓還尊所謂練祭奠酬賓不舉也，賓取觶爲南，欲慰主人從吉奠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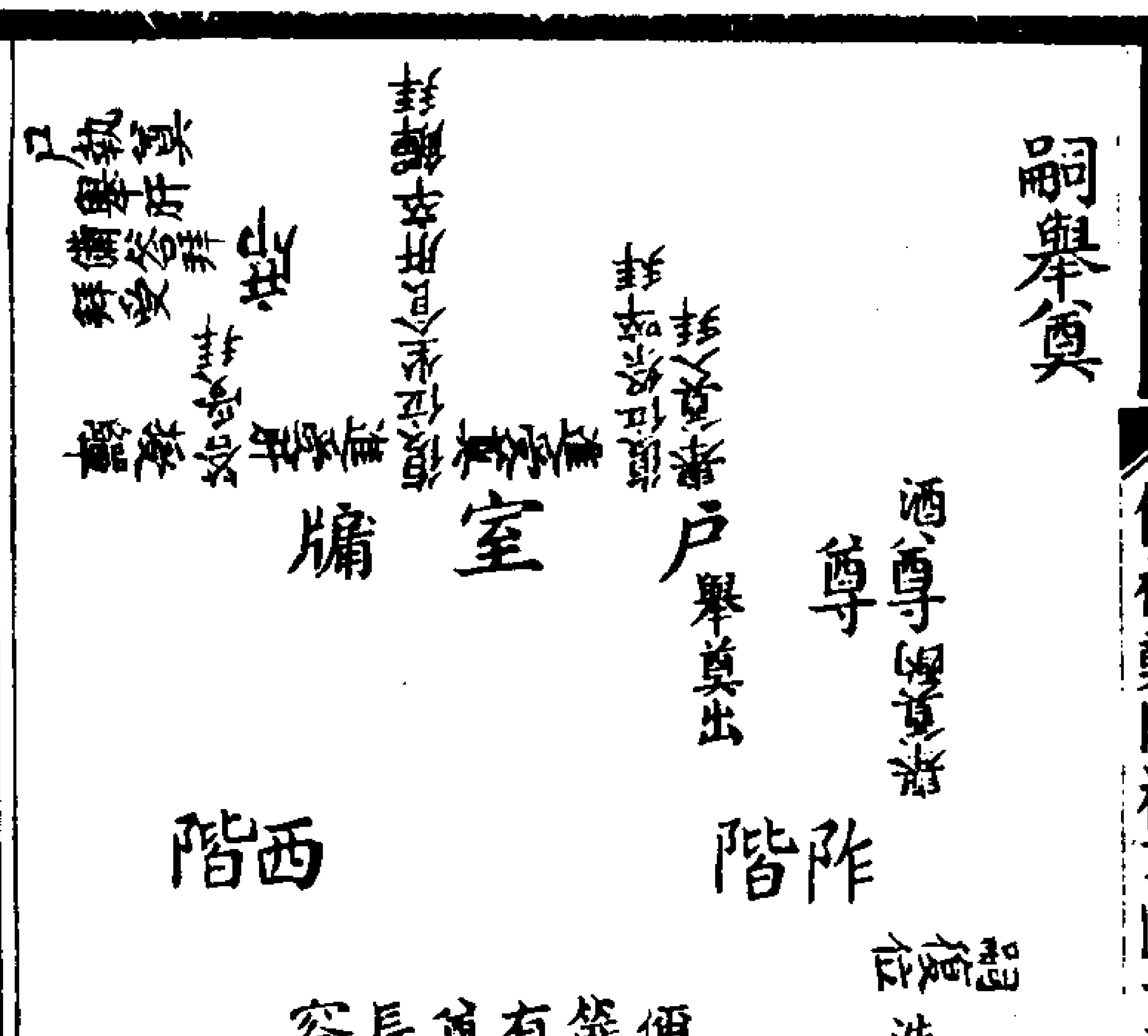

主人獻長兄弟衆兄弟內兄弟
房
中
戶
室
牖
阼階
西階
水　洗
篚

長兄弟如賓，薦設于上，從于下俎，折骼脅，膚一，離肺一，衆兄弟如衆賓，薦設于位，俎脅膚一，離肺一，內兄弟如衆兄弟，則亦北面拜受俎，如衆兄弟俎。

儀禮奭固禮事圖十五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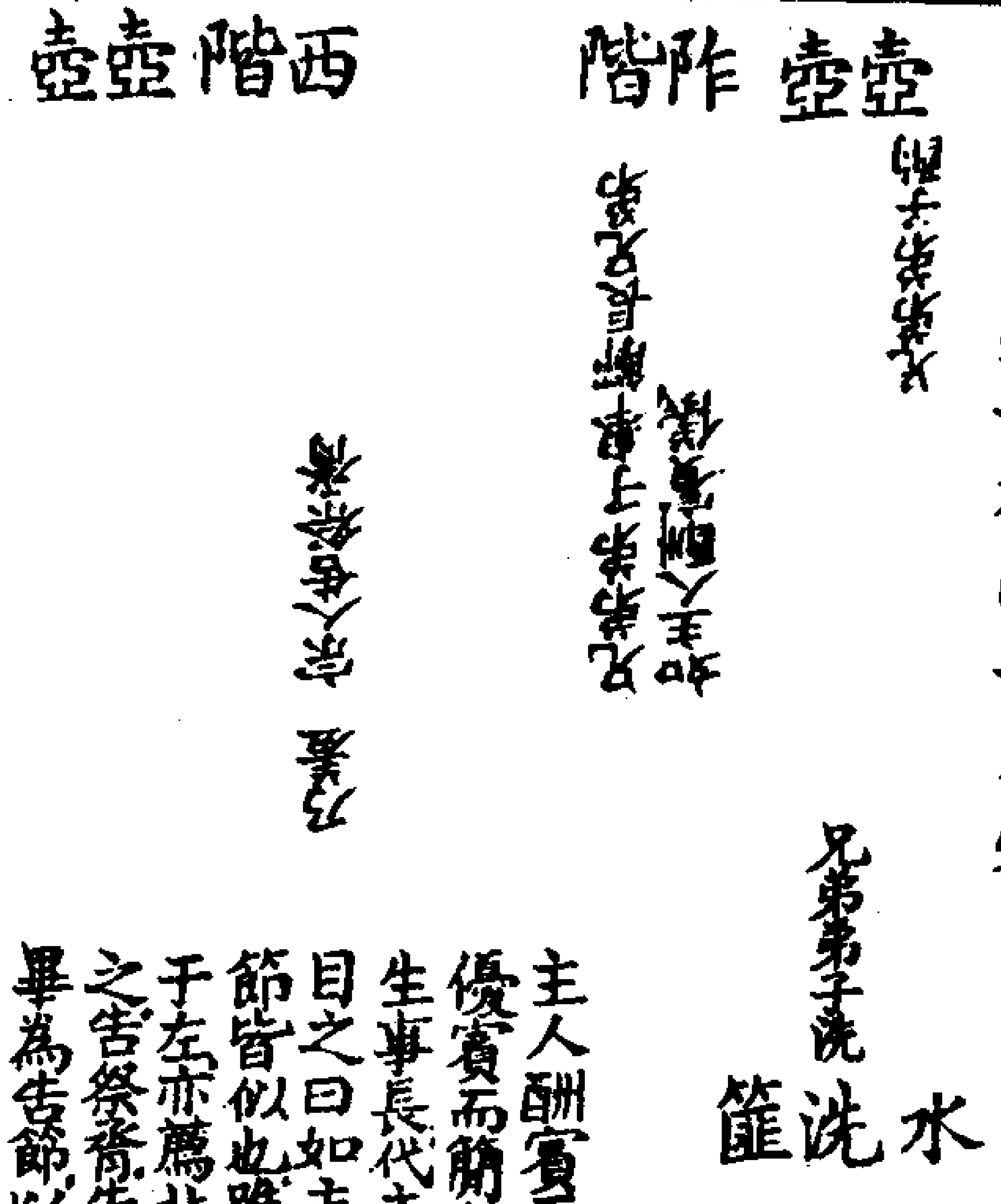

長兄弟加爵
房
戶
室
牖
戶
阼階
西階
水　洗
篚

加爵，侑爵，如初，如三獻，洗，致，因觶亦更爵，酢于主人，衆賓長加爵，後長兄弟疏，主賓皆辯，則止爵，將待嗣入舉。


嗣舉奠
尊
戶
室
牖
阼階
西階
水　洗
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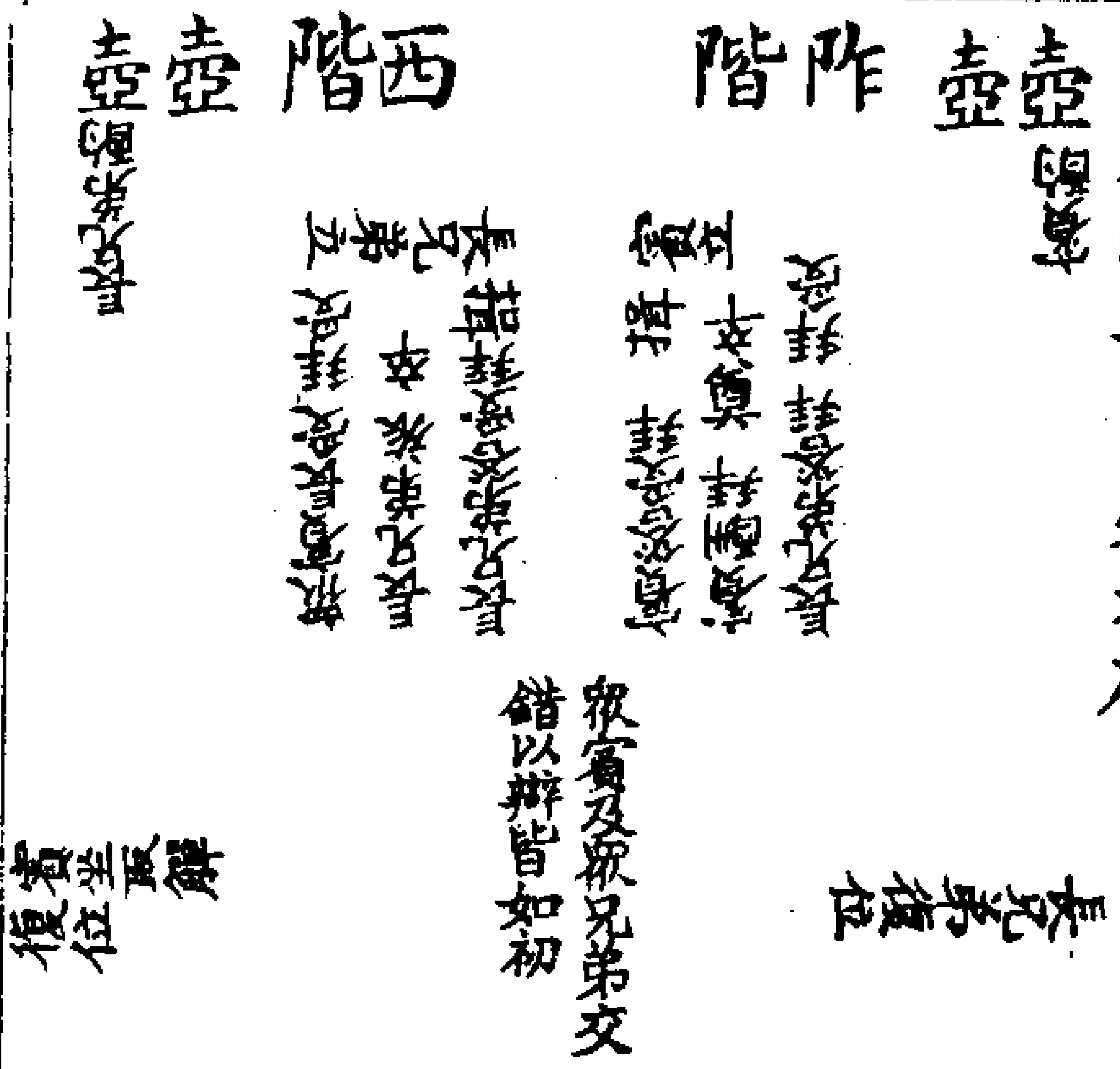
佣嗣，主人長子，即虞時賽經奉篚從尸之人，孫有事祖之道，祖有及孫之恩，不當入獻，故以舉奠名，衆賓長加爵如初，則宜同長兄弟洗觶，而云執觶卒觶者，容賓得降用觶。

兄弟弟子舉觶長兄弟


壺
壺
阼階
西階
壺
壺
兄弟弟子洗
水
洗
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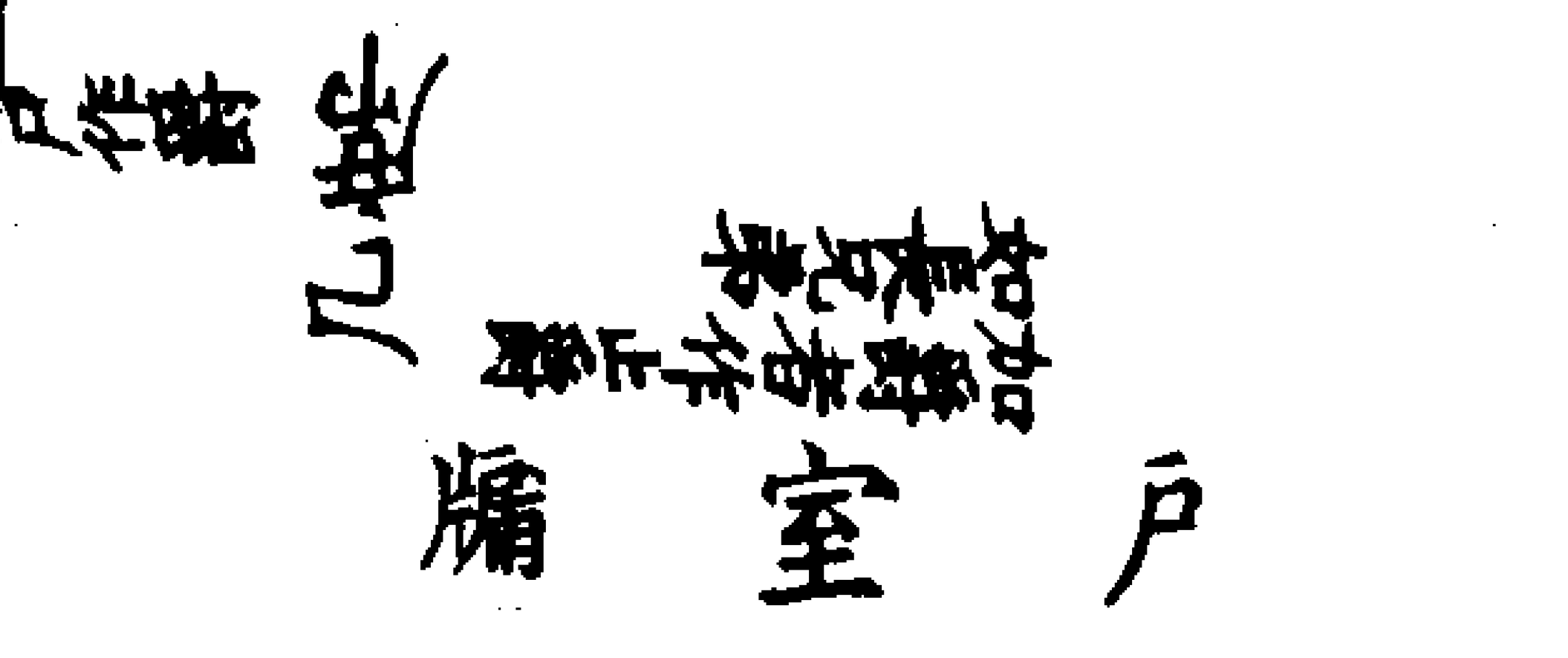
主人酬賓而未酬長兄弟則是因儐賓而觴主黨嗣既舉奠發端後生事長代主人勸以紓主人故正目之曰如主人酬賓其實面位拜節皆似也唯奠于右長兄弟取奠于左亦薦北奠而南還之故皆如之告祭脀告得獻未祭者以舉觶畢為告節以祭脀為蓋節

賓酬長兄弟舉旅


壺
壺
阼階
西階
壺
壺
長兄弟復位
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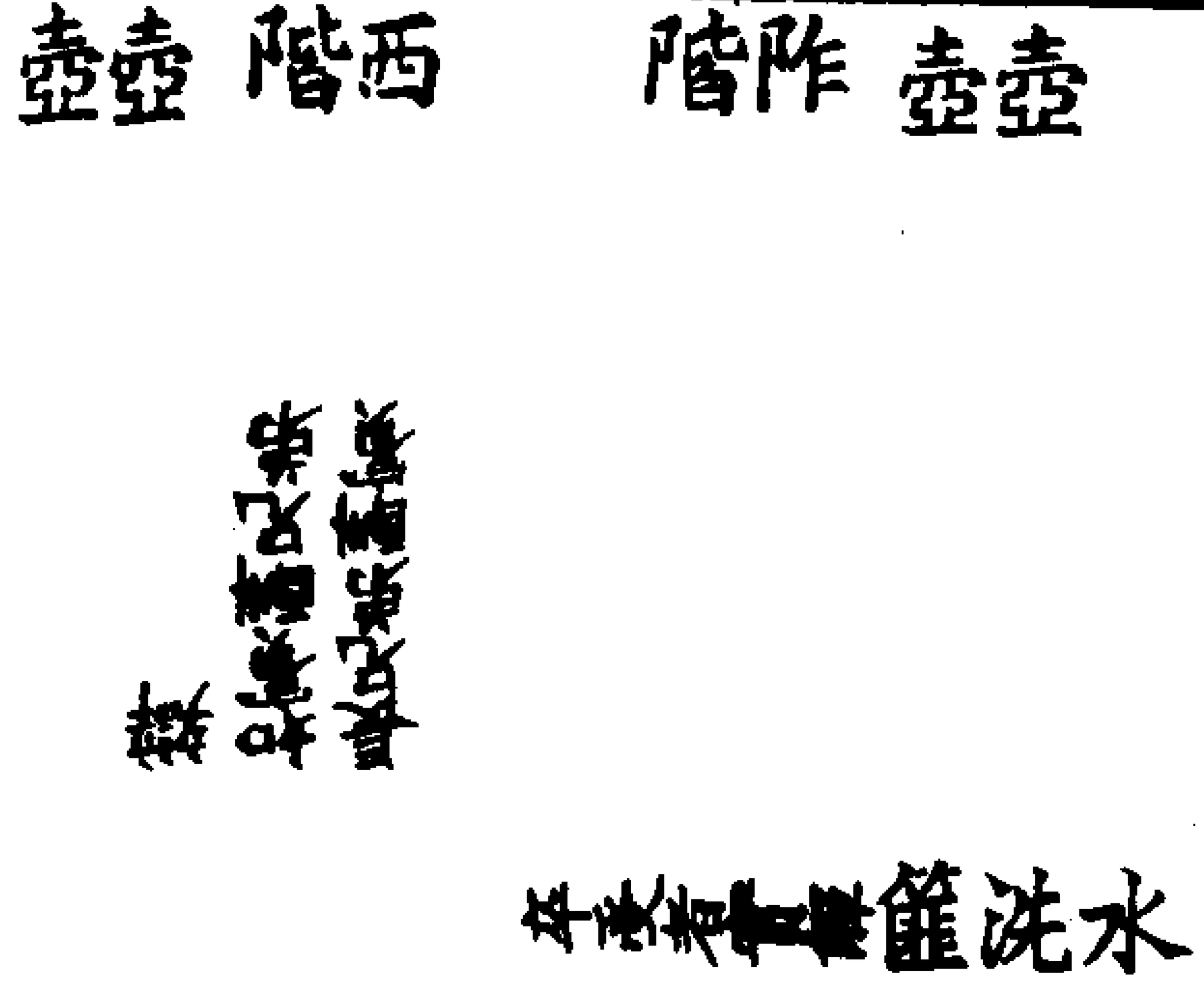
賓所取即受主人酬時易奠薦南之觶阼階前就長兄弟為位賓酌東尊東面標酬長兄弟酌西尊西面視旅各從其位為左右還自主人道之也錯旅辯卒受者以虛爵奠篚

為加爵者作止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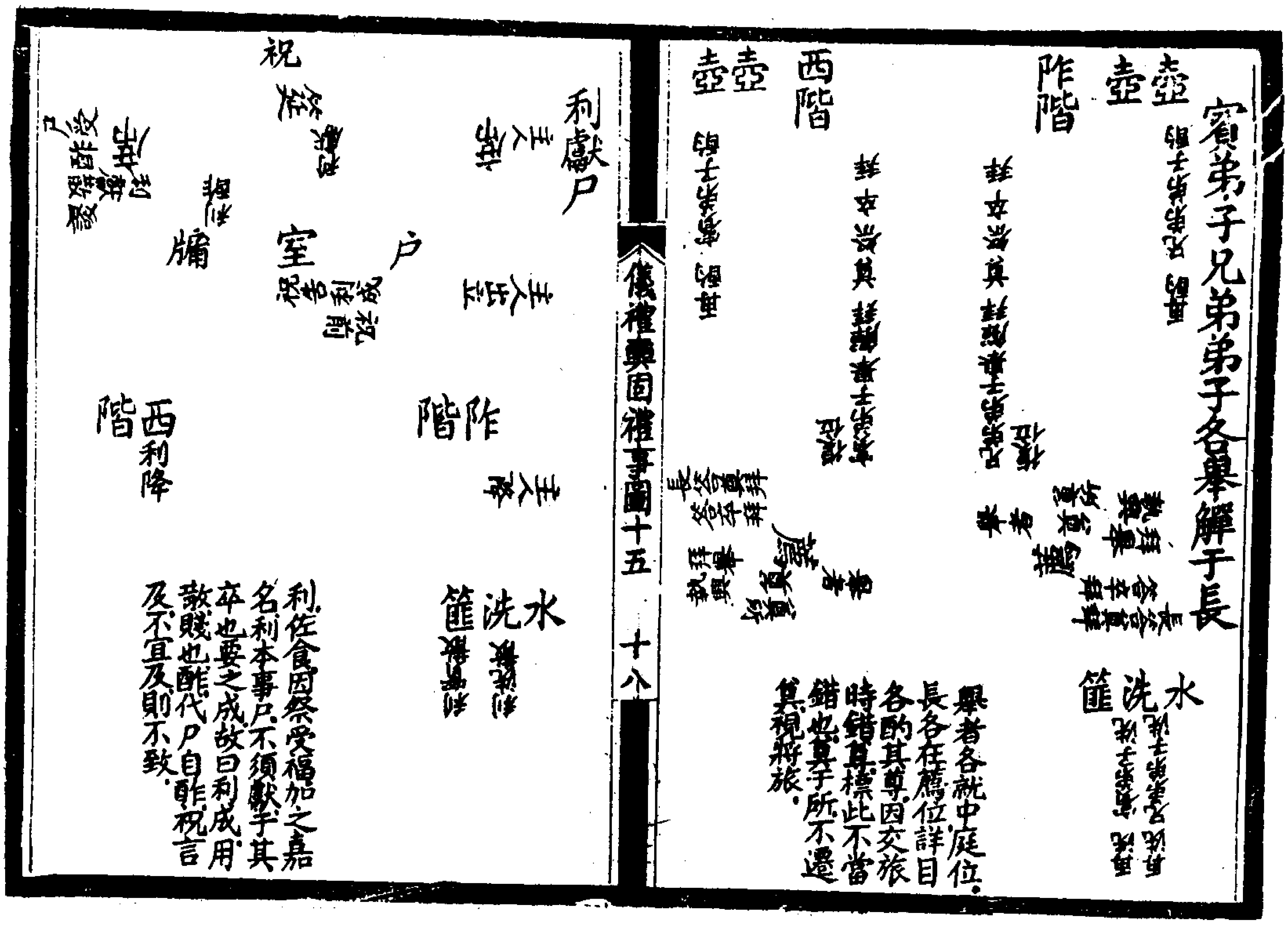


加爵者衆賓長加時尸止故既旅作之嗣所舉即尸所奠觶雖舉而仍酌奉尸尸仍同加時之止則作者可仍同己加之作故渾名曰作止爵如長兄弟儀謂不及佐食洗致如初無從

長兄弟酬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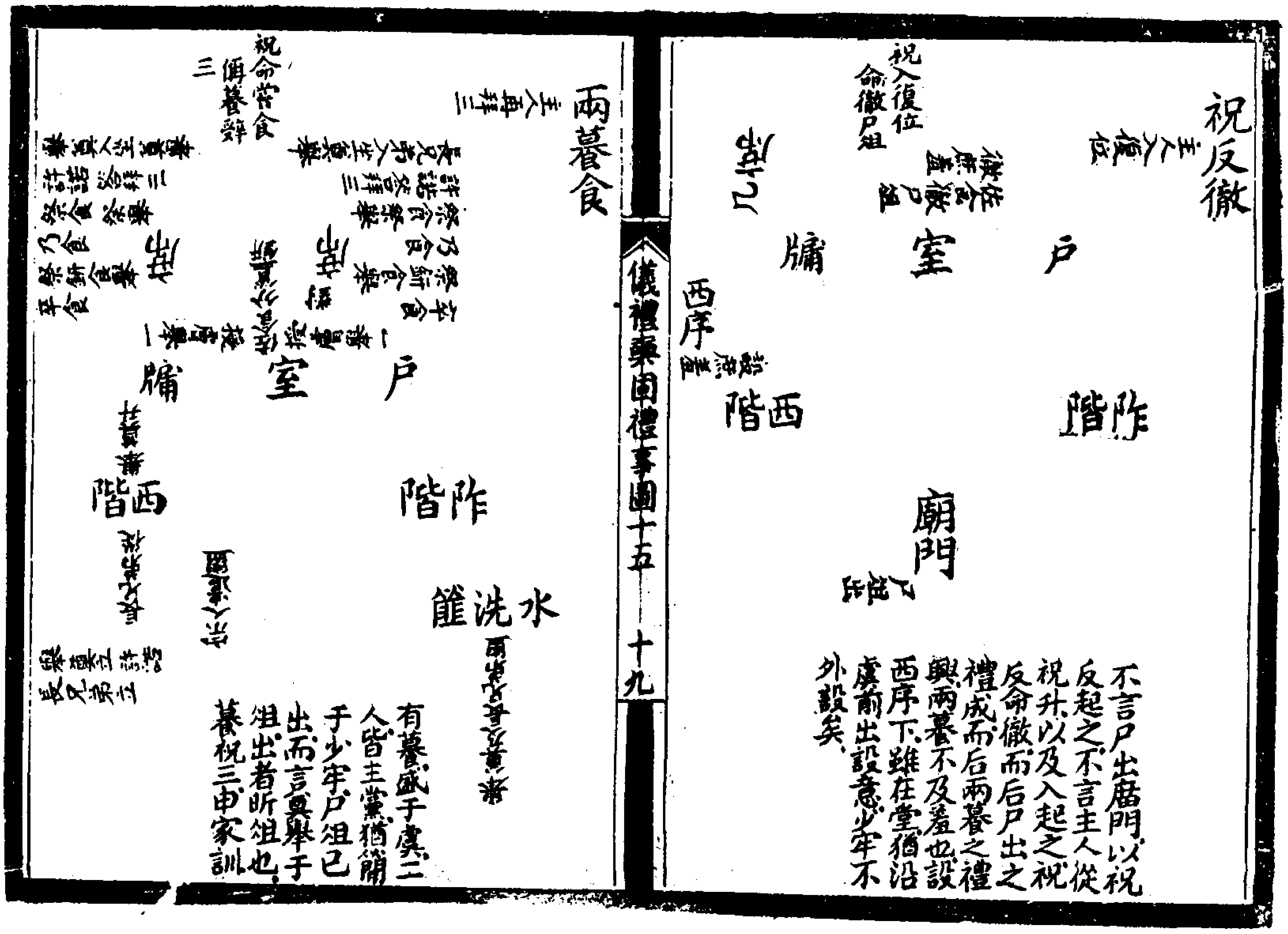

壺
壺
阼階
西階
壺
壺
水
洗
篚

長兄弟酬賓取兄弟弟子所舉易奠薦南之觶亦東西交旅如初故偁辯卒受者以虛觶實篚又節之為一成


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于長
壺　壺
阼階
西階
壺　壺
水
洗
篚
儀禮奭固禮事圖十五
十八
利獻尸
祝
戶
室
牖
阼階
西階
水
洗
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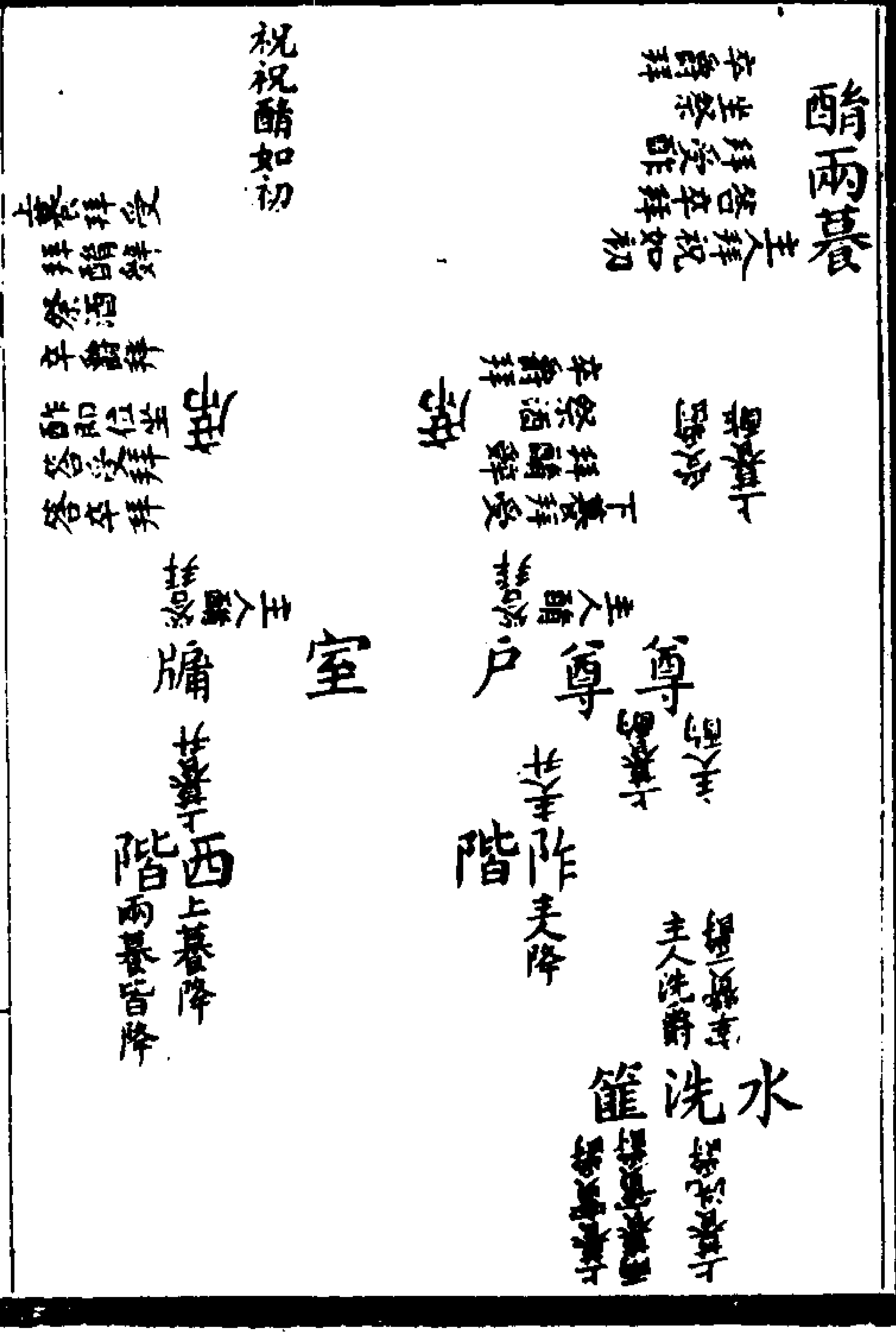
舉者各就中庭位，長各在薦位，詳目各酌其尊，因交旅，時錯舉，此不當錯也，舉于所不遷，其視將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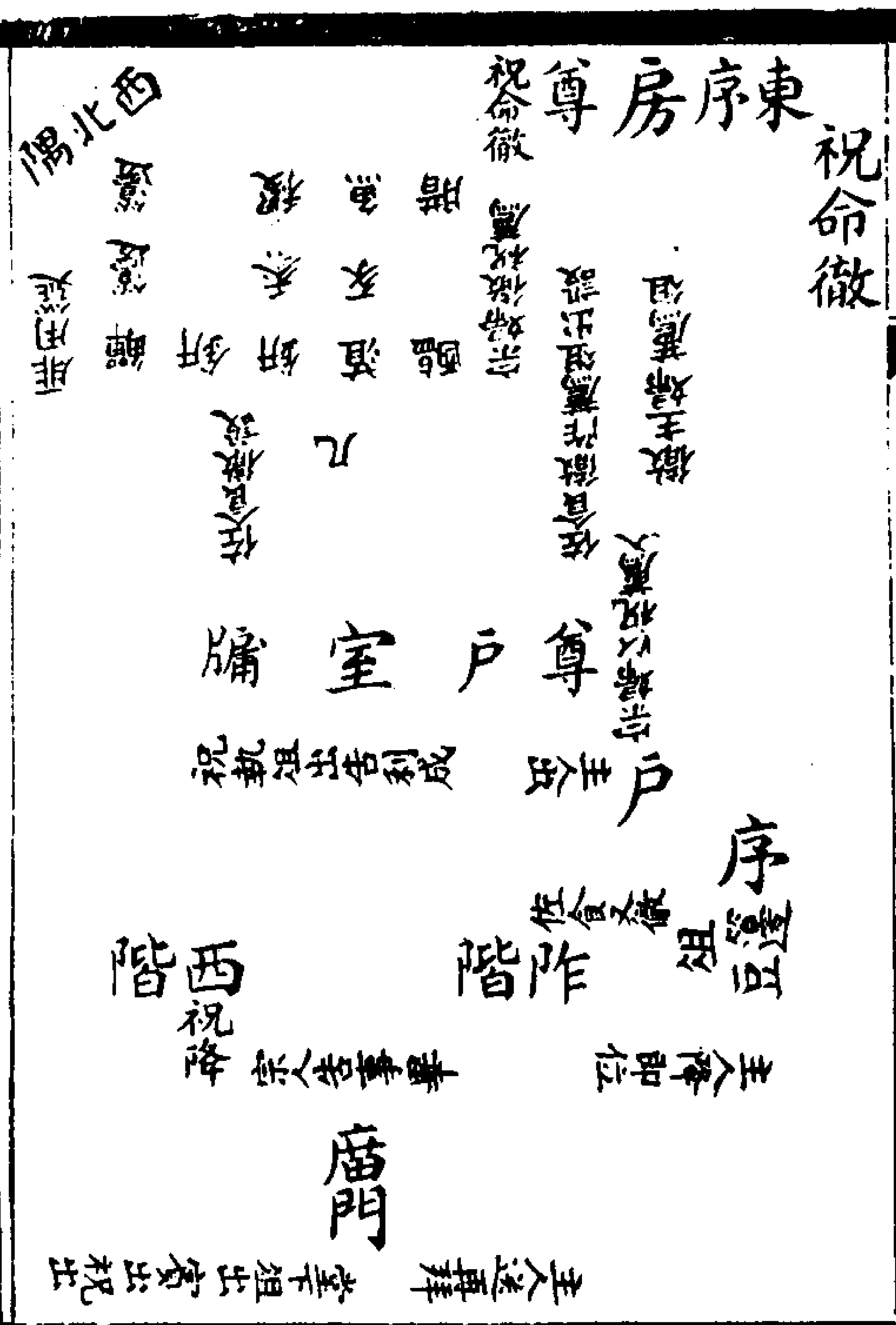
利佐食，因祭受福，加之嘉名，利本事尸，不須獻，于其卒也要之成，故曰利成，用敦賤也。酳代尸自酢，祝言及，不宜及，則不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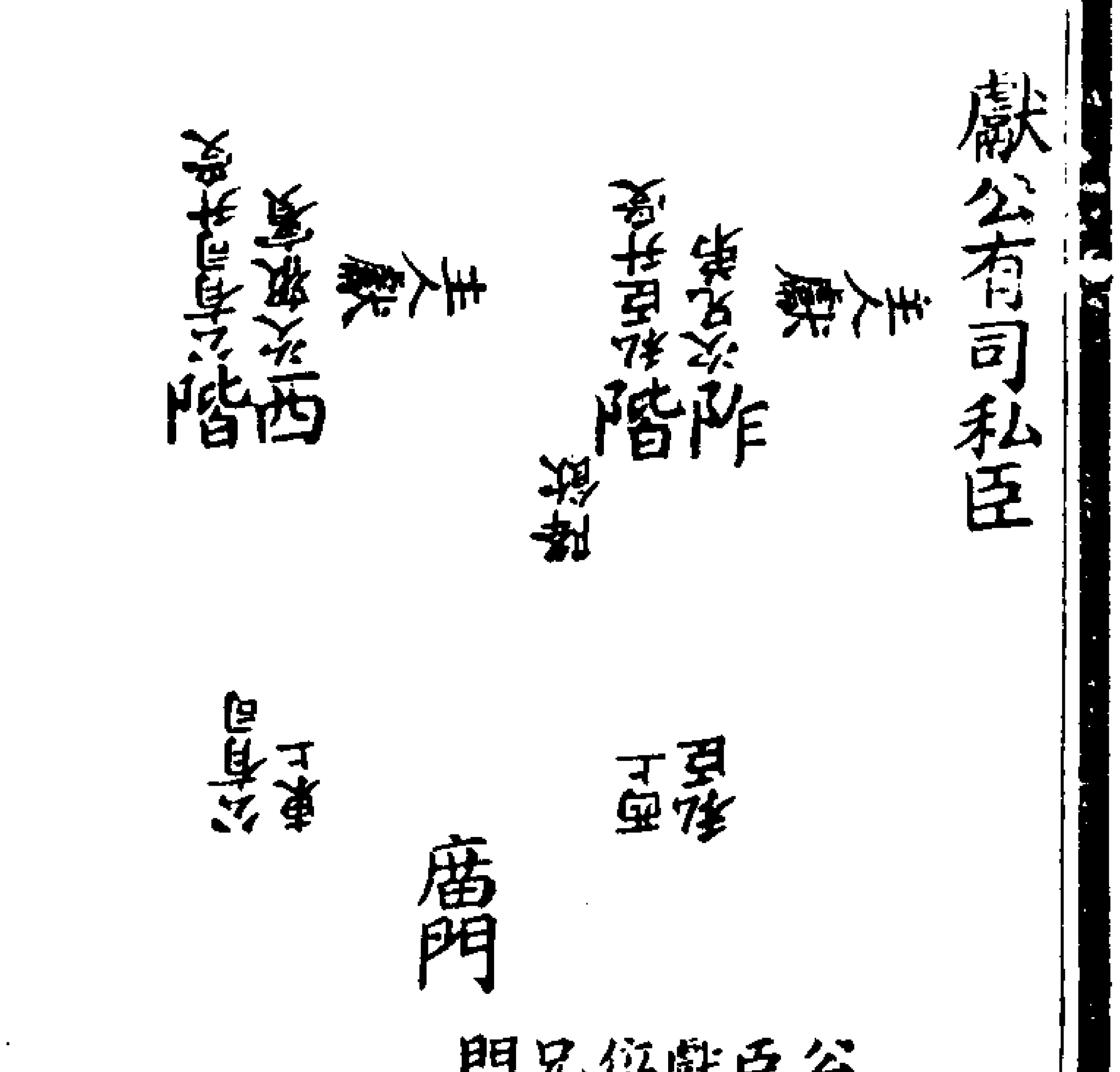

祝反徹
戶
室
牖
西序
阼階
西階
廟門
儀禮奭固禮事圖十五
十九
兩養食
戶
室
牖
阼階
西階
水
洗
篚

不言尸出廟門，以祝反起之；不言主人從祝升，以及入起之。祝反命徹，而后尸出之禮成，而后兩養之禮興。兩養不及羞也，設西序下，雖在堂，猶沿處前出設，意少牢不外設矣。

有養盛于虞，二人皆主黨，猶論于少牢，尸俎已出而言，與舉于俎出者昕俎也，養祝三由家訓。


酳兩養
祝酳如初
尊
戶
室
牖
阼
階
西
階
水
洗
篚


祝命徹
東序房
尊
戶
室
牖
序
阼
階
西
階
廟門
西北隅


獻公有司私臣
主人獻
阼
階
主人獻
西
階
廟門

公有司公屬故門西私臣私屬故門東公有司獻次衆賓則西階也以位在門西也私臣獻次兄弟則阼階也以位在門東也

儀禮奭固禮事圖十五終

壽櫟廬弟子傅守中
第二子吳鋐　同校

儀禮奭固禮事圖十六

壽櫟廬叢書之三

名山吳之英典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篇

筮日

宰命為酒

主人朝服命退

若不吉及遠日又筮如初

廟門

宗人命滌

日用丁巳，故曰諏筮旬有一日，旬有丁，六丁通用，故遠日又筮。少牢，士終喪盛祭，鄭玄以為大夫祭。曲禮固曰：士以羊豕，不得謂大夫僭用索牛。

筮尸

主人朝服命史

廟門

凡筮卦占皆如筮日，唯命末辭偁以某之某為尸

前宿一日宿戒尸，未知誰當，筮不從又改筮，得吉乃宿。

宿尸

尸拜許諾

門

筮吉遂宿，子姓兄弟不臨筮，不從宿，不用宗人，皆以純吉變特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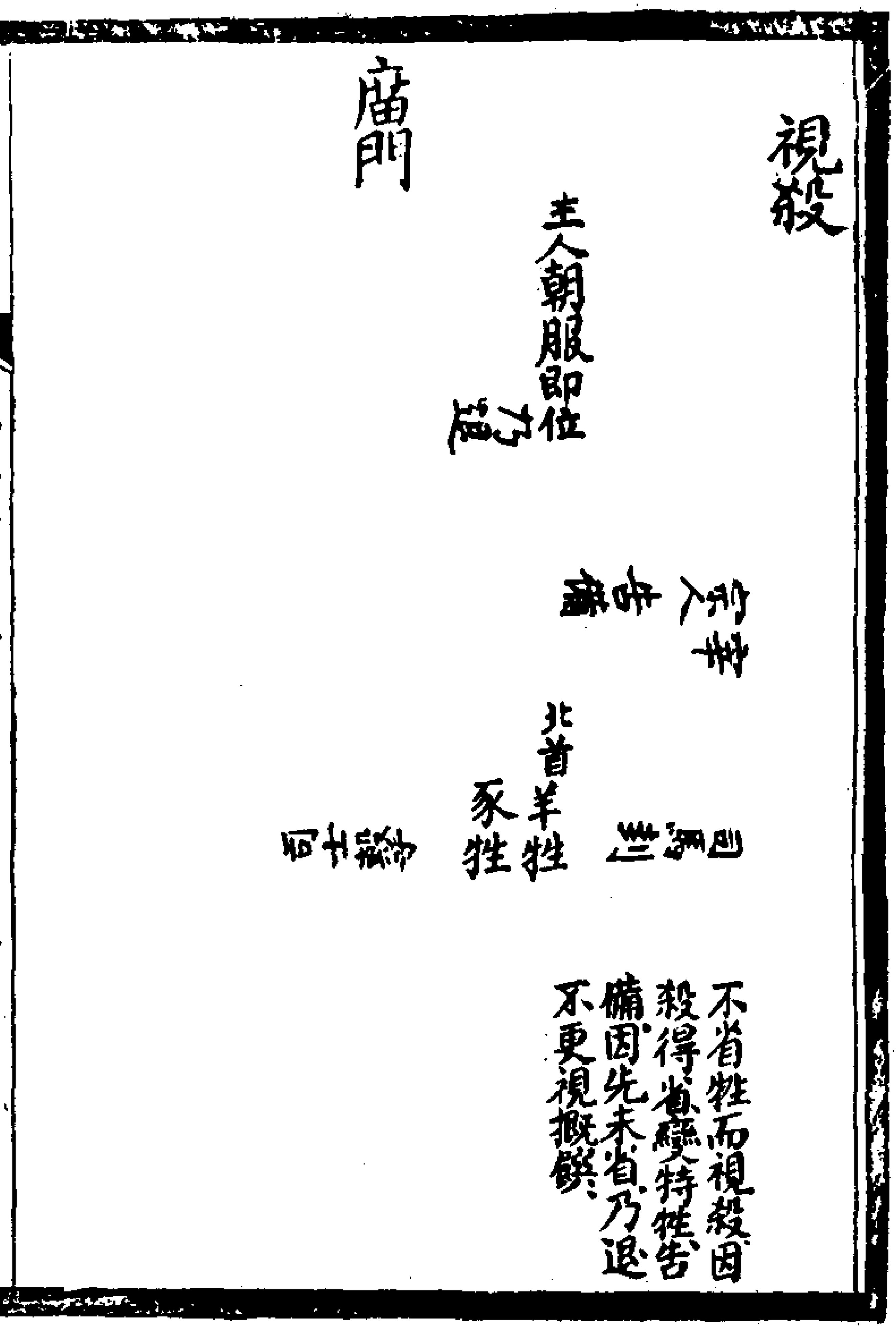
為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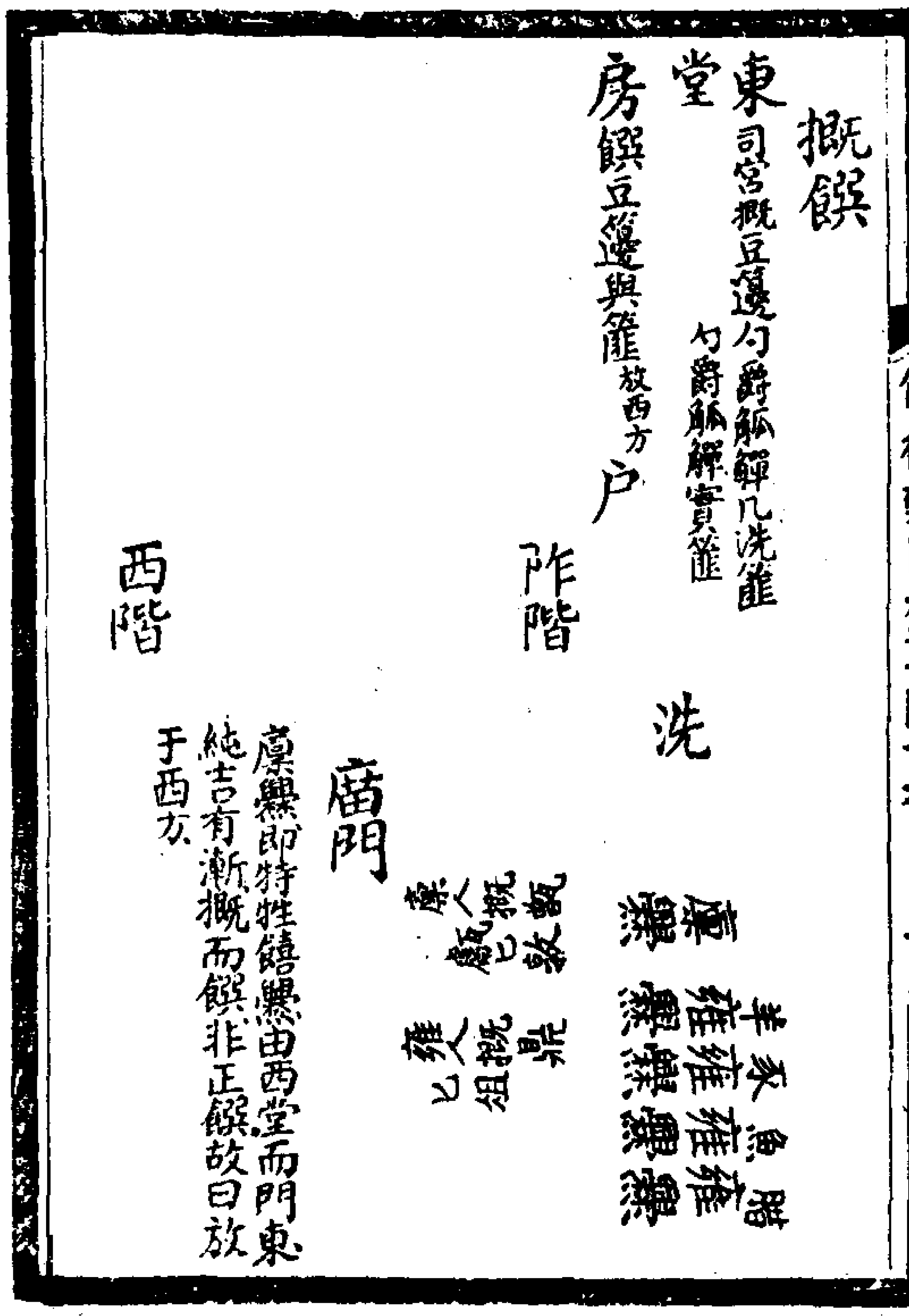
主人答宗人　答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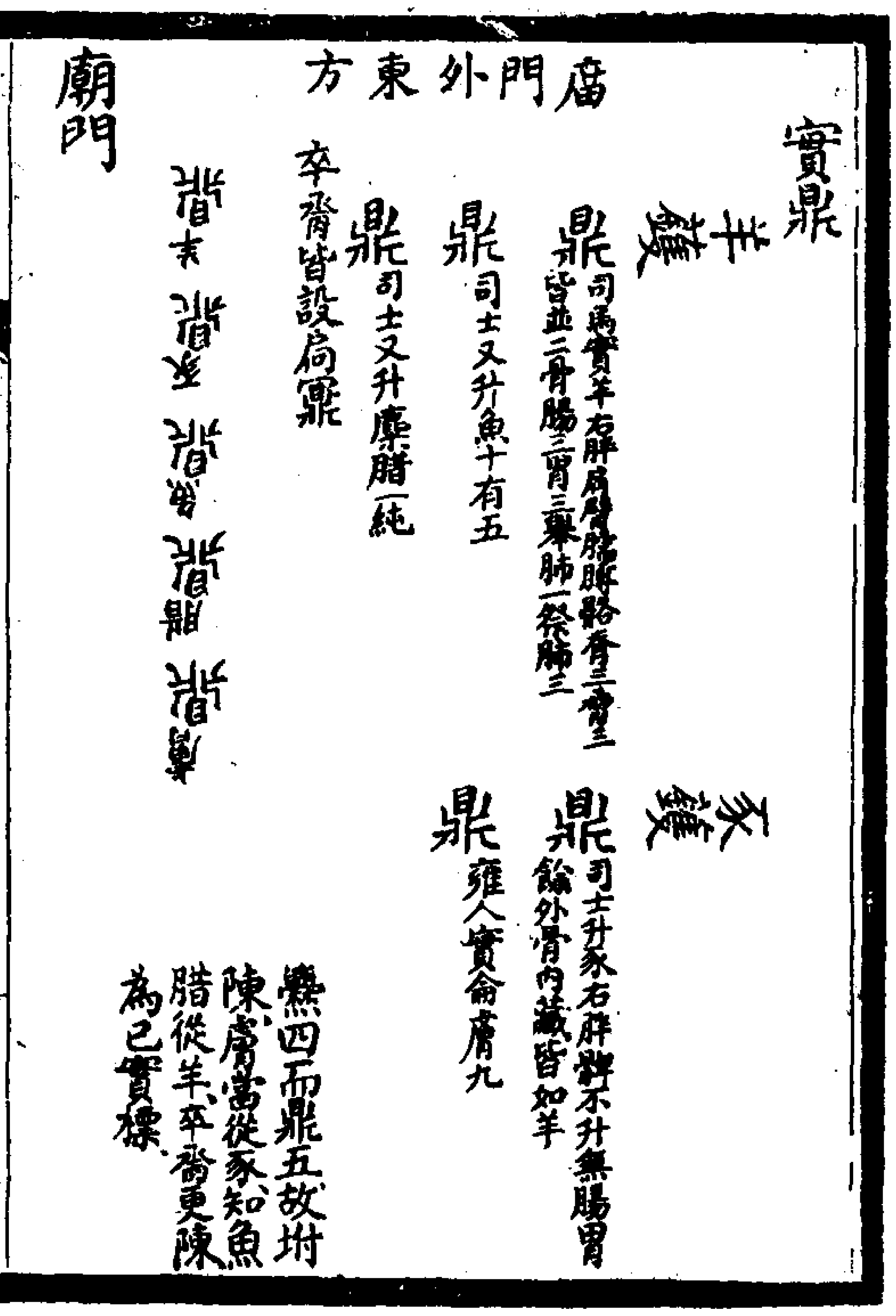
乃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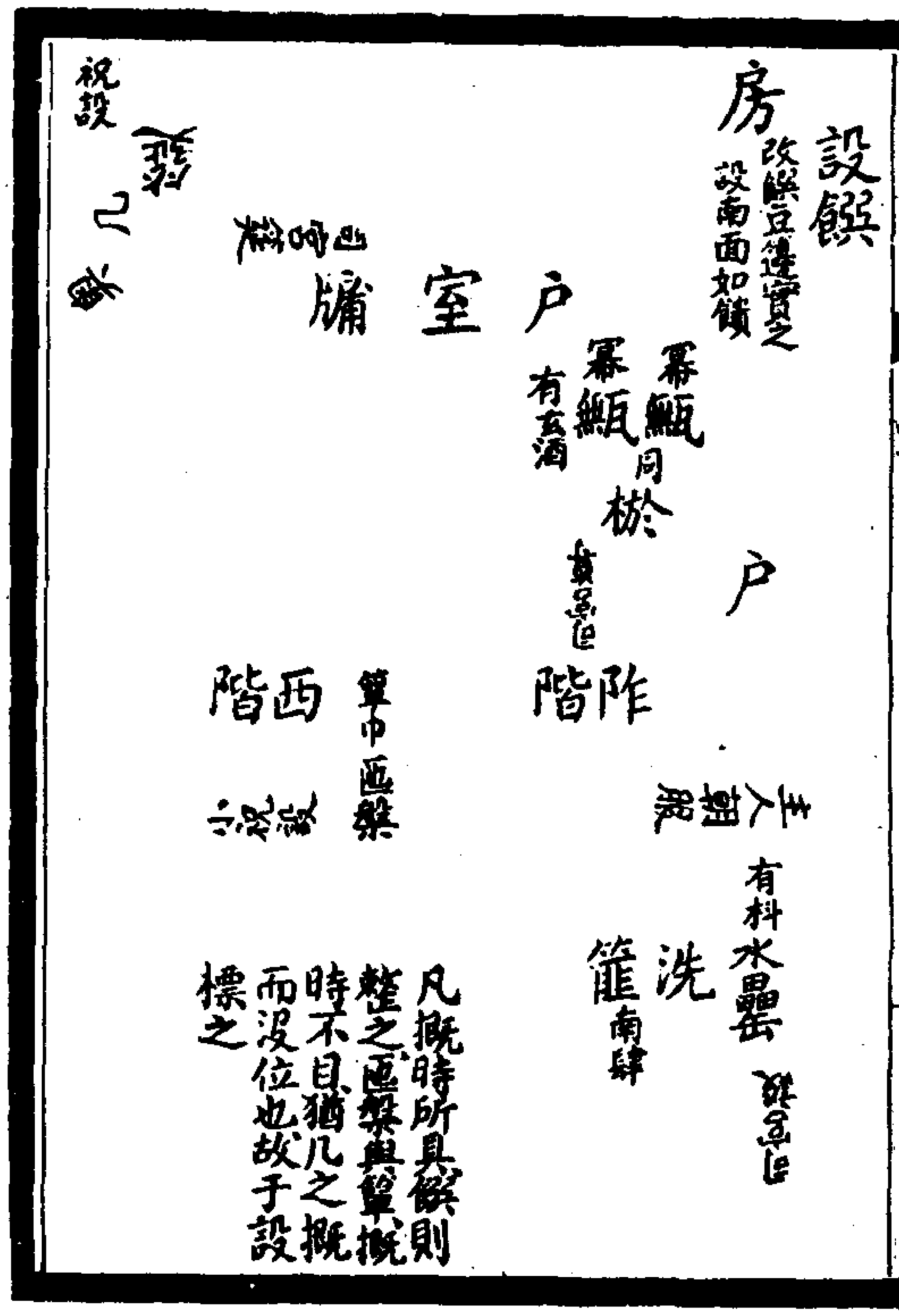
廟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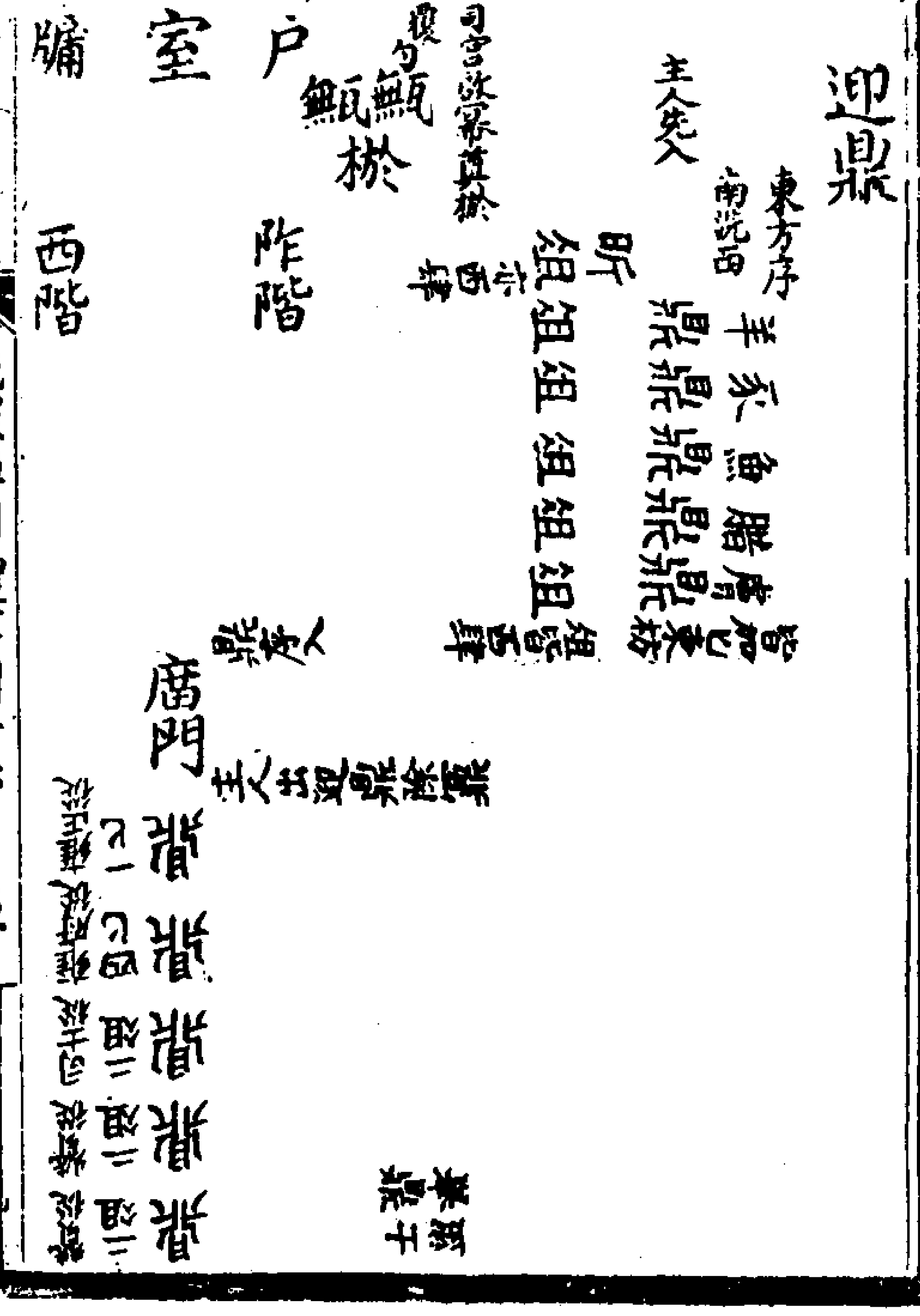
宿尸反而為期，猶是筮尸之日，祭有常，必請命傳命，重祭期，猶時比于子事之舉，在質旦明行事申主人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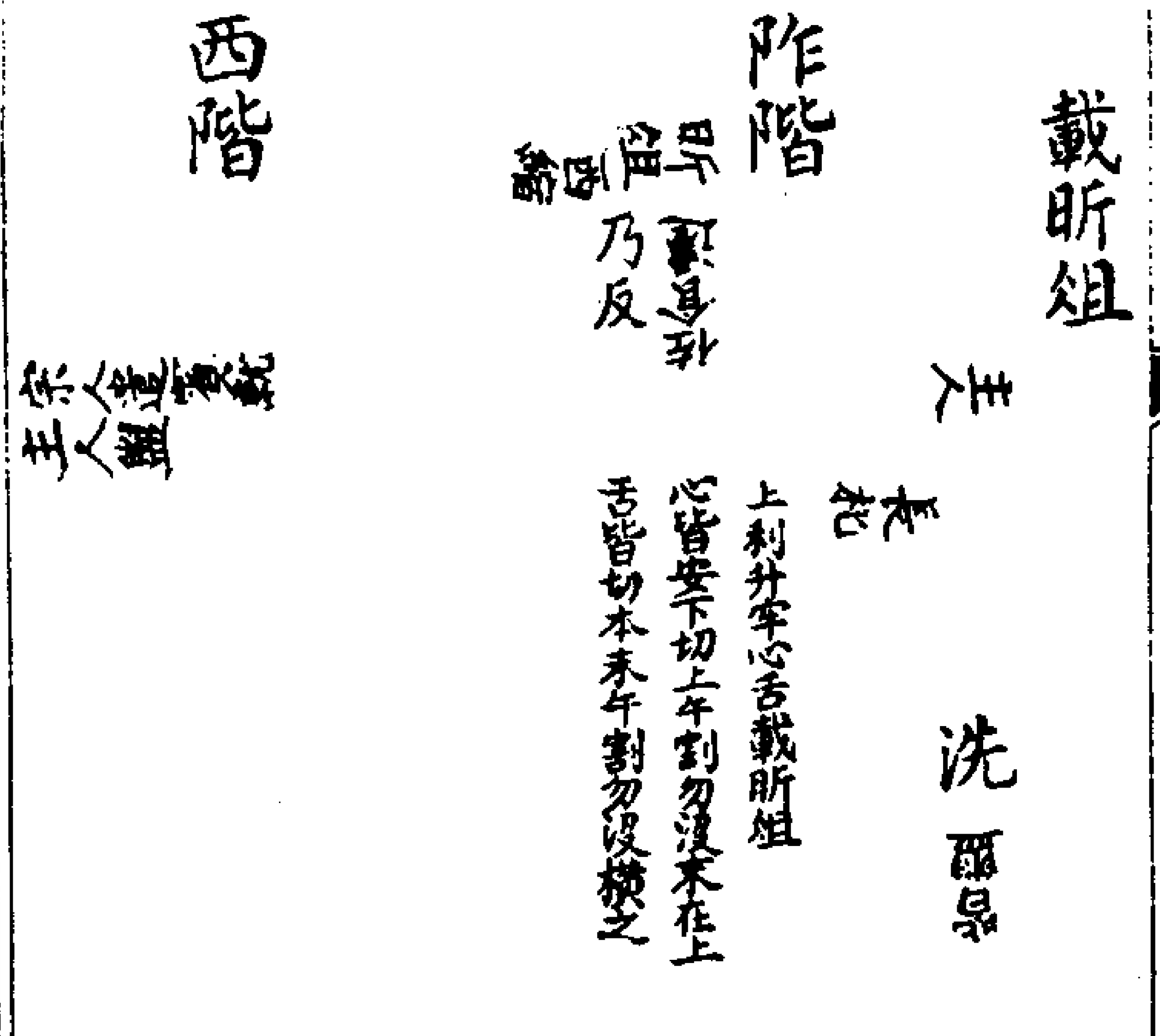

視殺
廟門
主人朝服即位乃退
北首
羊牲
豕牲
不省牲而視殺因殺得省鱻特牲告備因先未省乃退不更視概饎


概饎
東堂
司宮概豆籩勺爵觚觶几洗篚
勺爵觚觶實篚
房
饎豆籩與篚放西方
戶
阼階
西階
洗
廟門
廩爨即特牲饎爨由西堂而門東純吉有漸概而饎非正饎故曰放于西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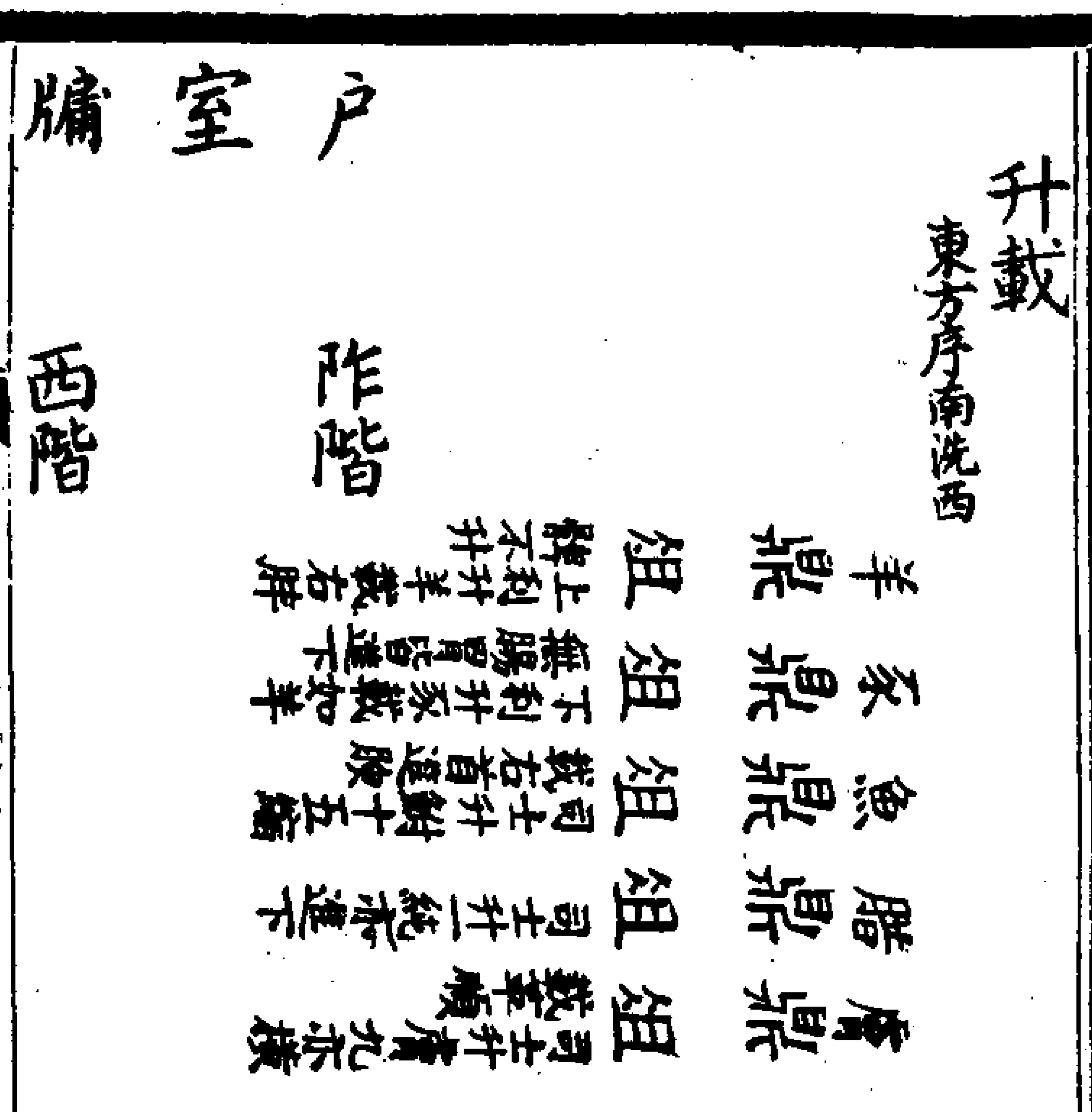

實鼎
廟門外東方
羊鑊
鼎司馬實羊右胖肩臂臑膊骼脊三脅三皆並二骨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
鼎司士又升魚十有五
鼎司士又升麋腊一純
卒脅皆設扃鼏
豕鑊
鼎司士升豕右胖髀不升無腸胃餘外骨內藏皆如羊
鼎雍人實倫膚九
爨四而鼎五故坿陳膚當從豕知魚腊從羊卒脅更陳為已實標
廟門


設饎
房
改饎豆籩實之設南面如饋
冪甒
冪甒
同
棜
有玄酒
戶
室
牖
戶
阼階
西階
有枓
水罍
洗
篚南肆
主人朝服
簞巾匜槃
凡概時所具饌則整之匜槃與簞概時不具猶几之概而沒位也故于設標之
祝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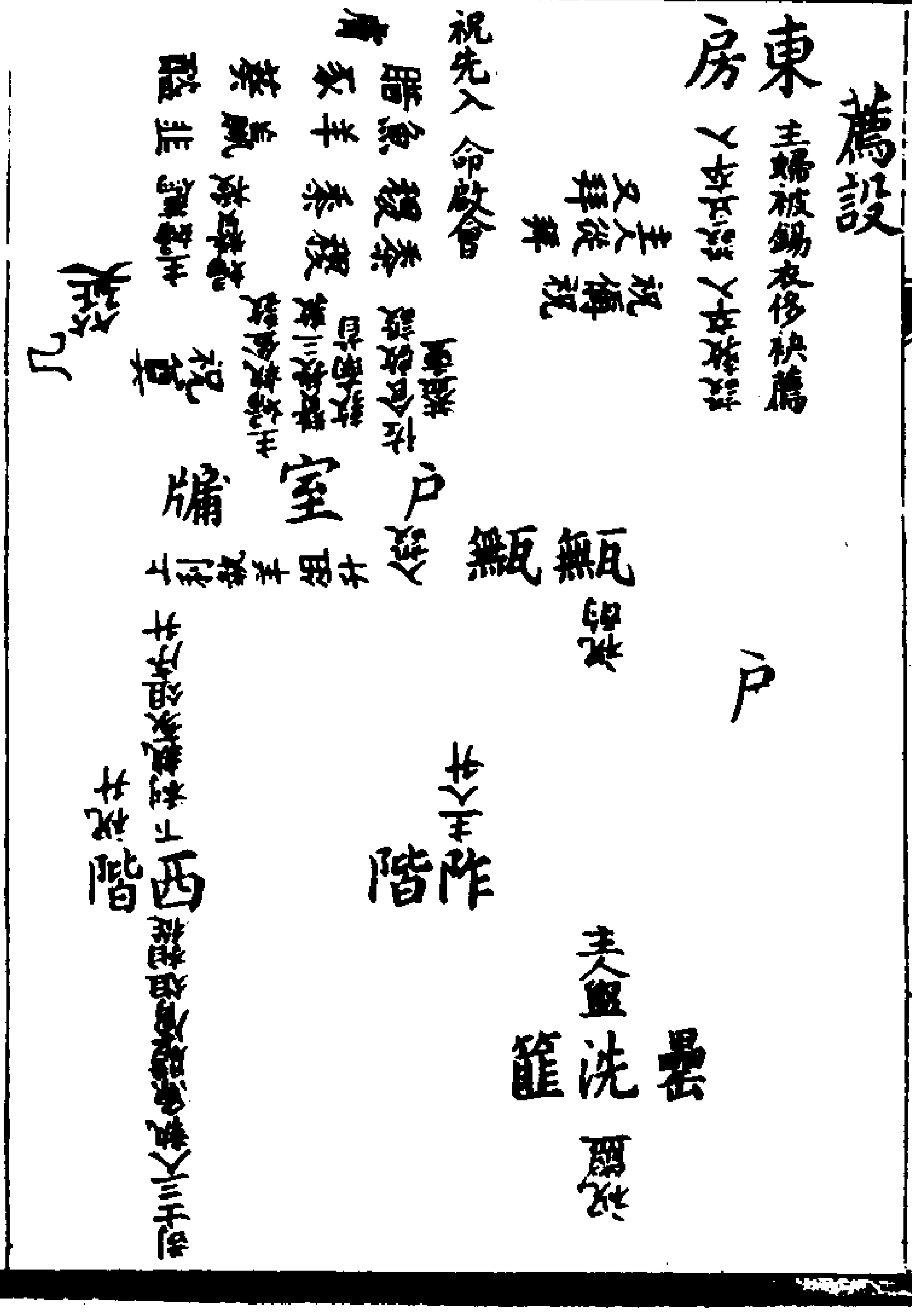

迎鼎
東方序
肵
鼎 鼎 鼎 鼎 鼎
俎 俎 俎 俎 俎
戶
室
牖
西階
阼階
廟門


載肵俎
主人
洗
阼階
西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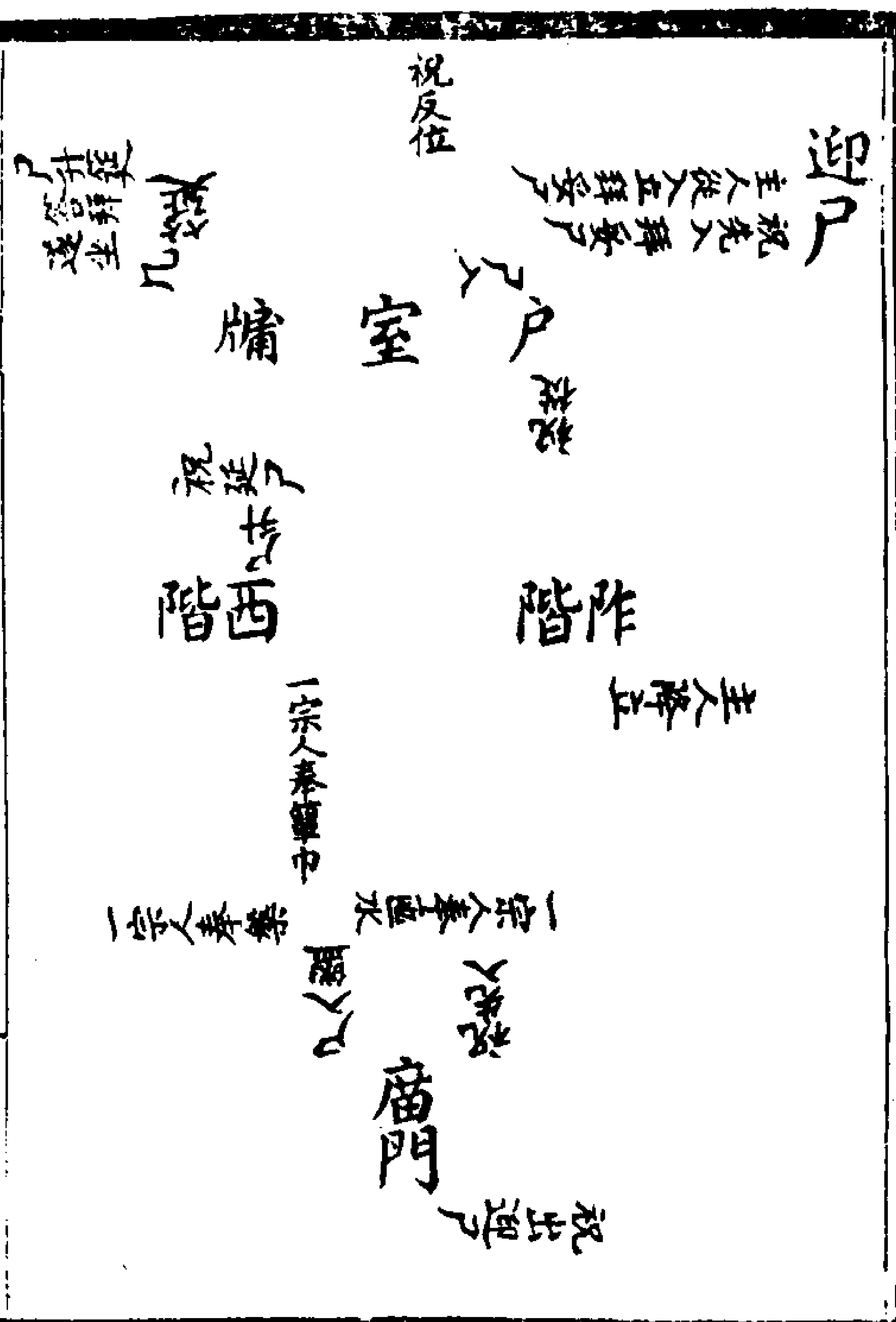
遣賓就主人因主人在洗北迎鼎時先入道位當南面常位西面也心舌偁牢啟豕心舌坿羊鼎先載貴肵俎偁皆摽豕同羊制心內體主舌由內達外之主以載肵俎不干祭體不虛設札固主升賓亦主載執俎者褱載事固無匕爲故皆就盥就主人目內洗起士舉時盥外洗


升載
東方序南洗西
鼎 鼎 鼎 鼎 鼎
俎 俎 俎 俎 俎
戶
室
牖
西階
阼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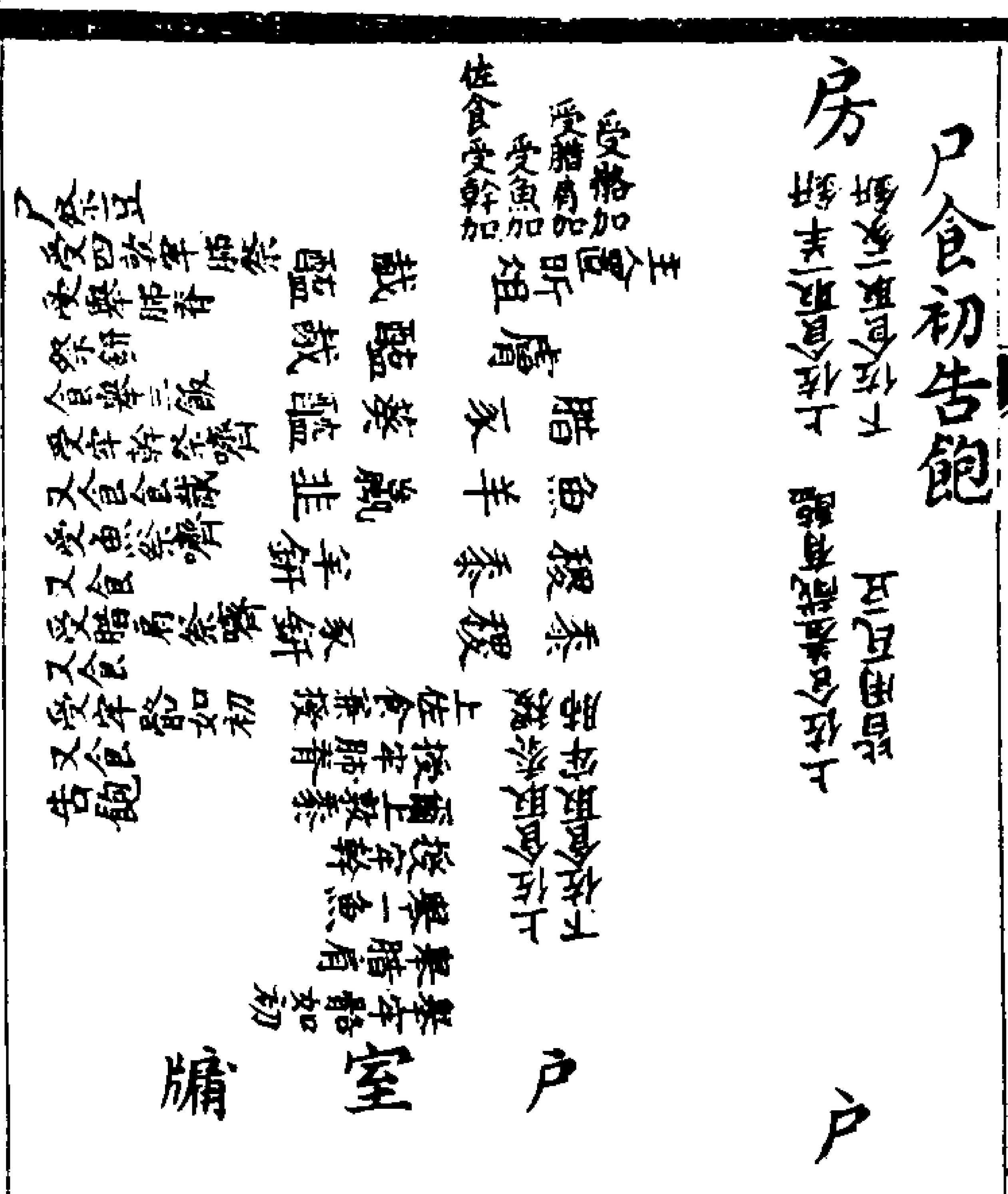
載體皆如實鼎羊俎云肩臂臑膊骼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舉肺一長終肺祭肺皆切腸胃長及俎拒豕無腸胃皆進下魚鮒縮載右首進腴腊亦進下膚九亦橫載革順其脅雖標載法兼見制法皆初爲之于爨已于心舌俎起之矣


薦設
東房
戶
室
牖
阼階
西階
罍
洗
篚

迎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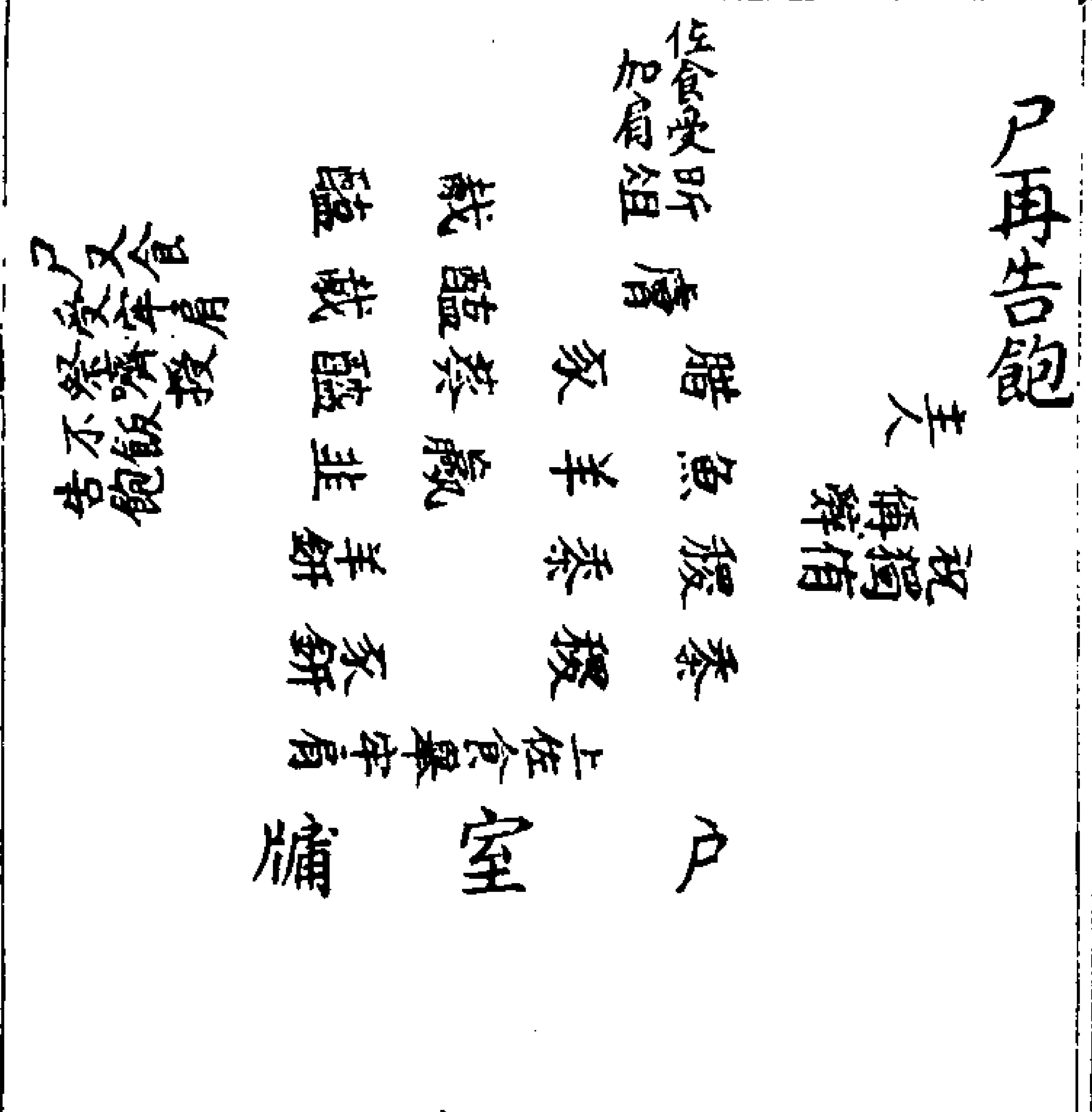


尸食初告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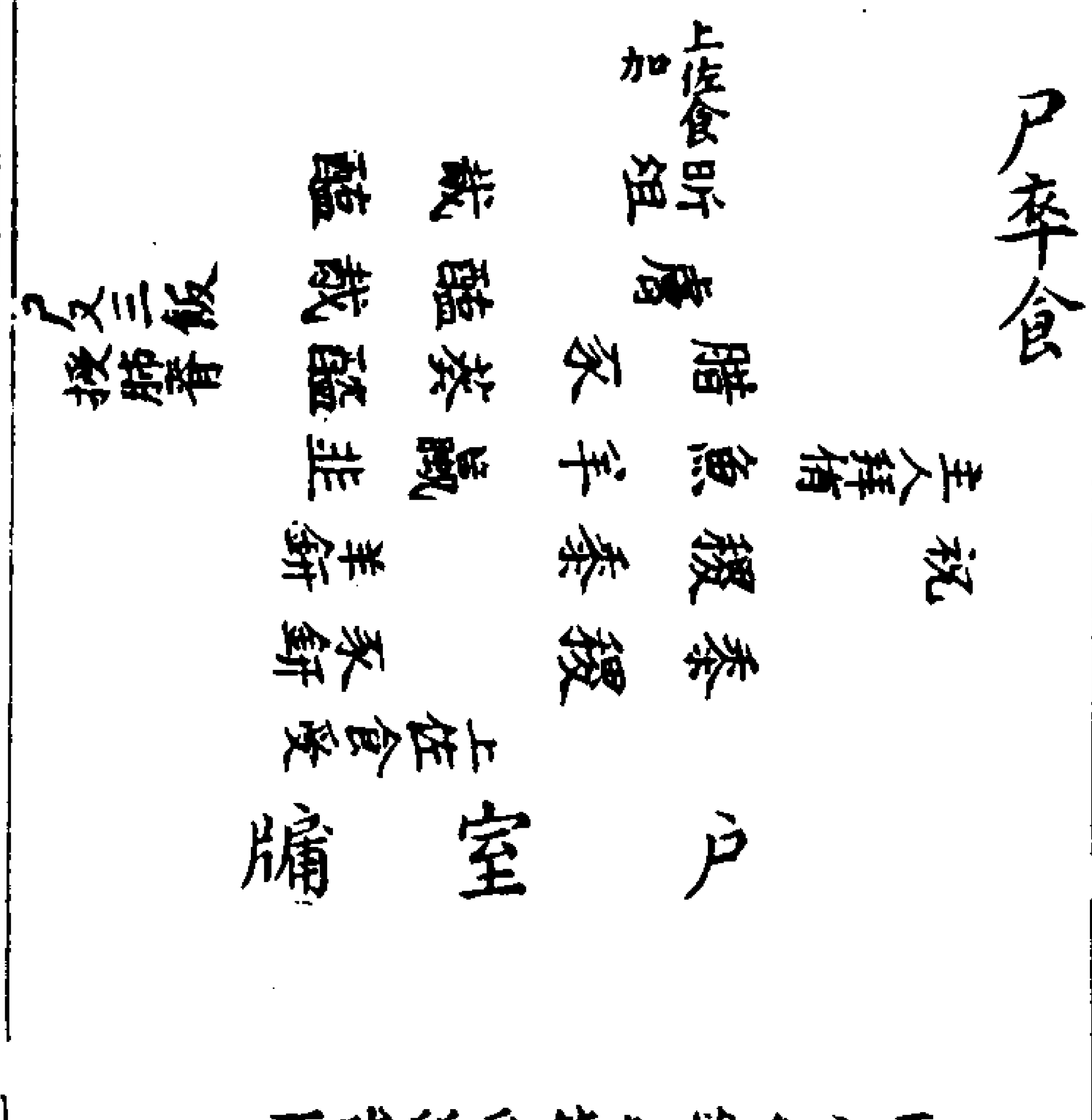
羞釿詳下佐食贊上佐食設為事例故羞胾不更出設薦豆北謂首胾醢北次胾葵菹左一醢葵菹北一醢次首胾而北因胾醢殊文類舉之實錯也凡七飯告飽自節而告不限于三文于虞

尸再告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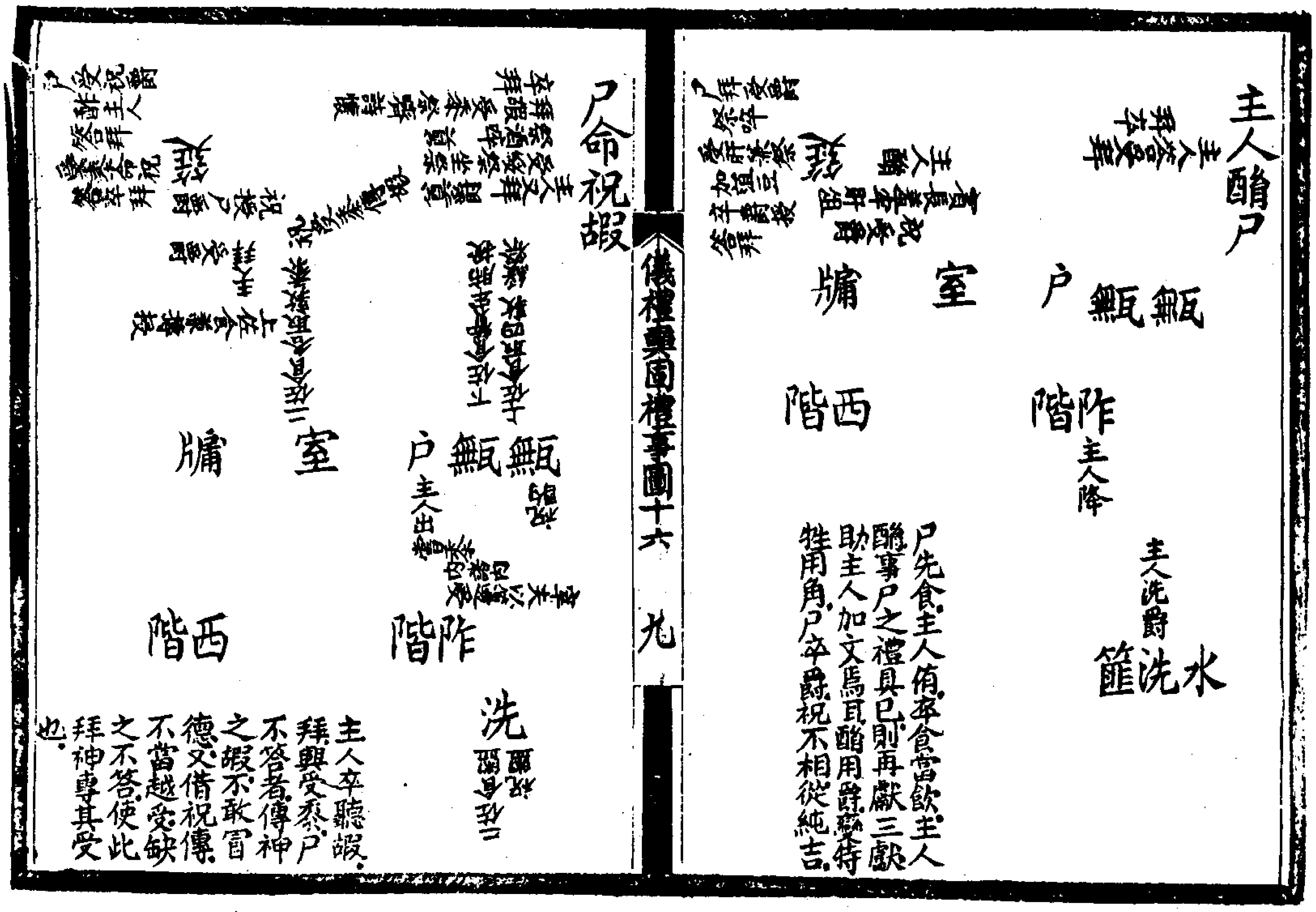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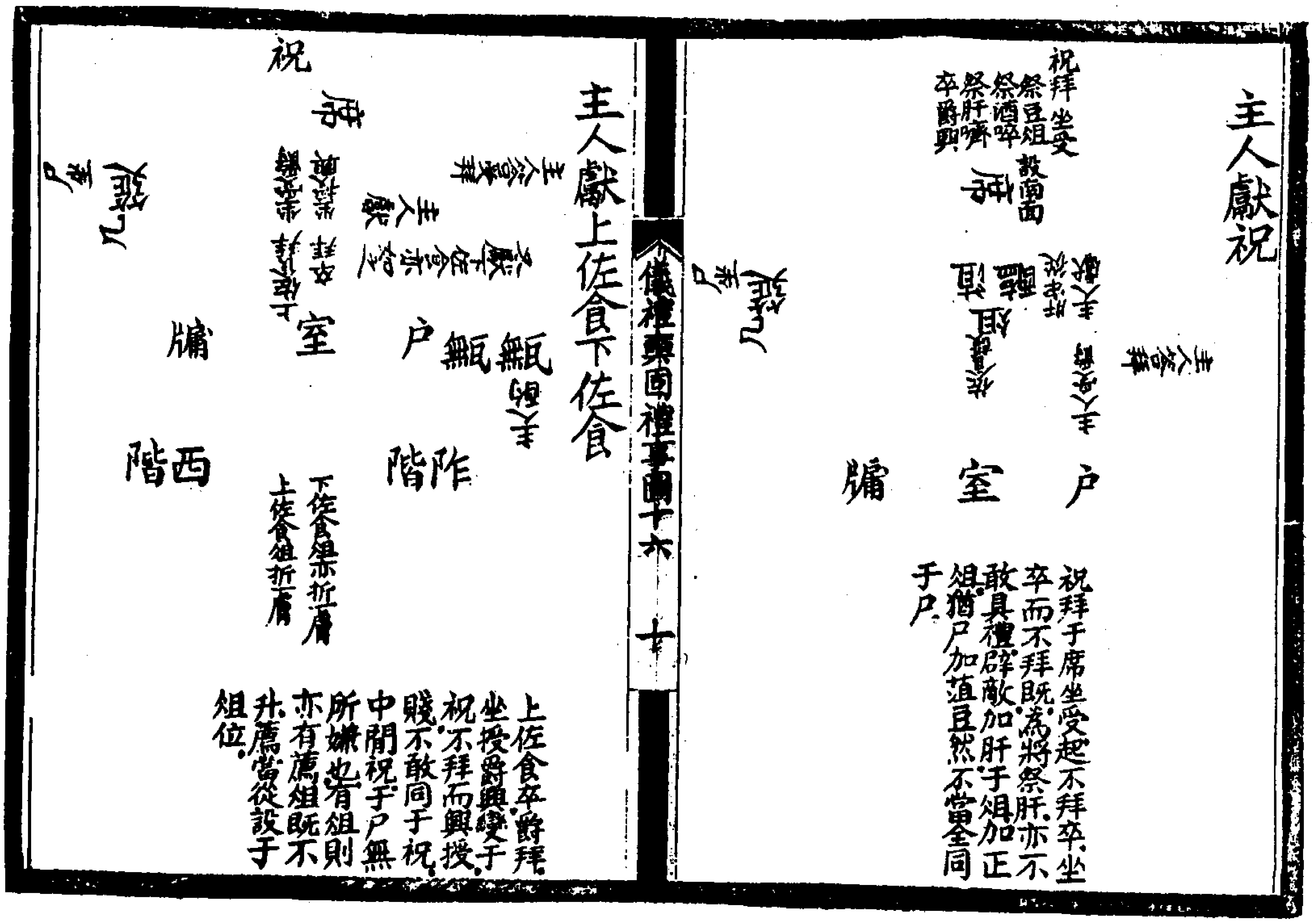
祝本南面以將侑就主人南嫌主人當侑故俟獨主人何以不侑將再侑故先祝錯為文不拜取與主人侑别又食一飯不飯告飽答祝獨侑為已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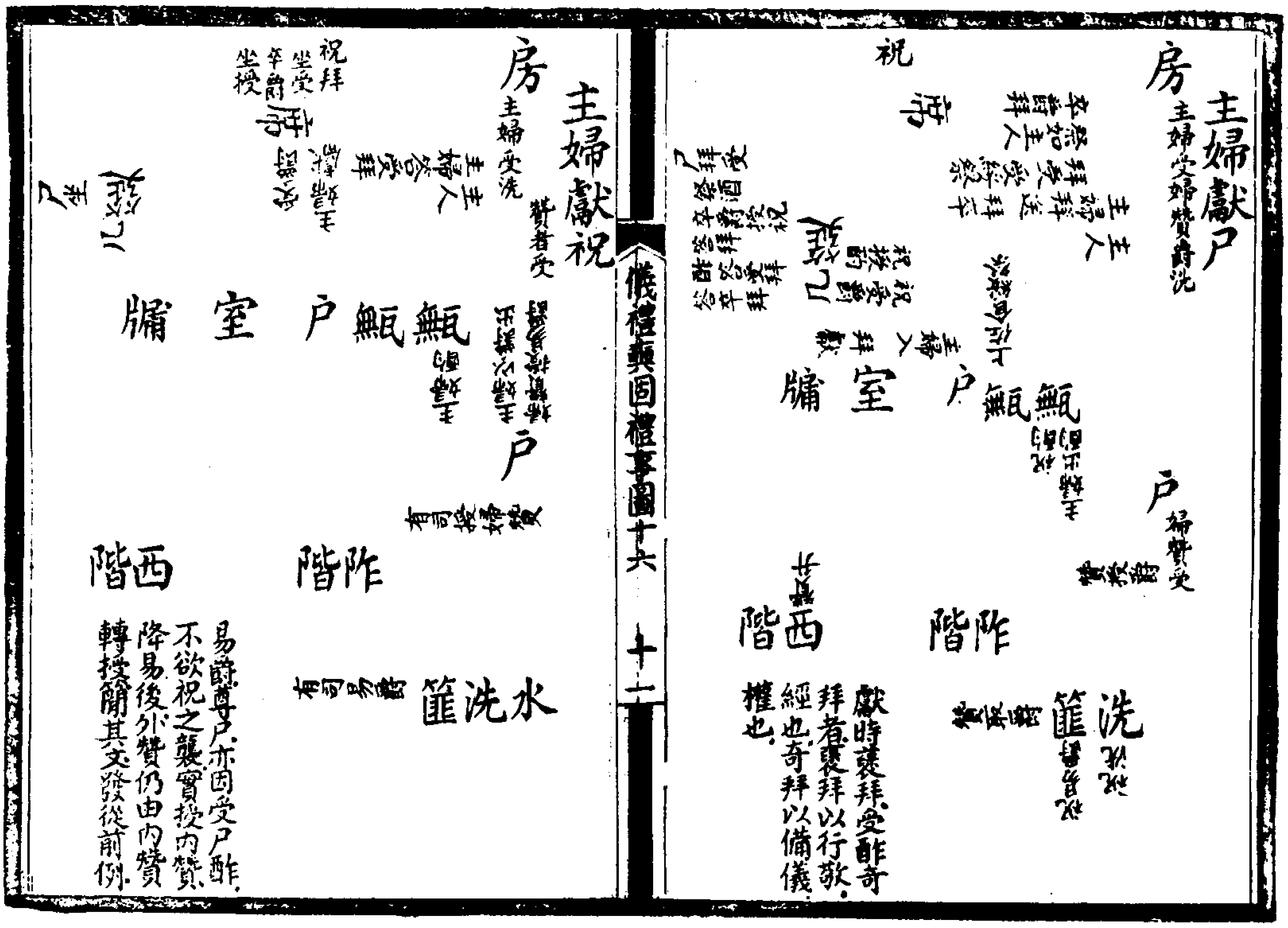
尸卒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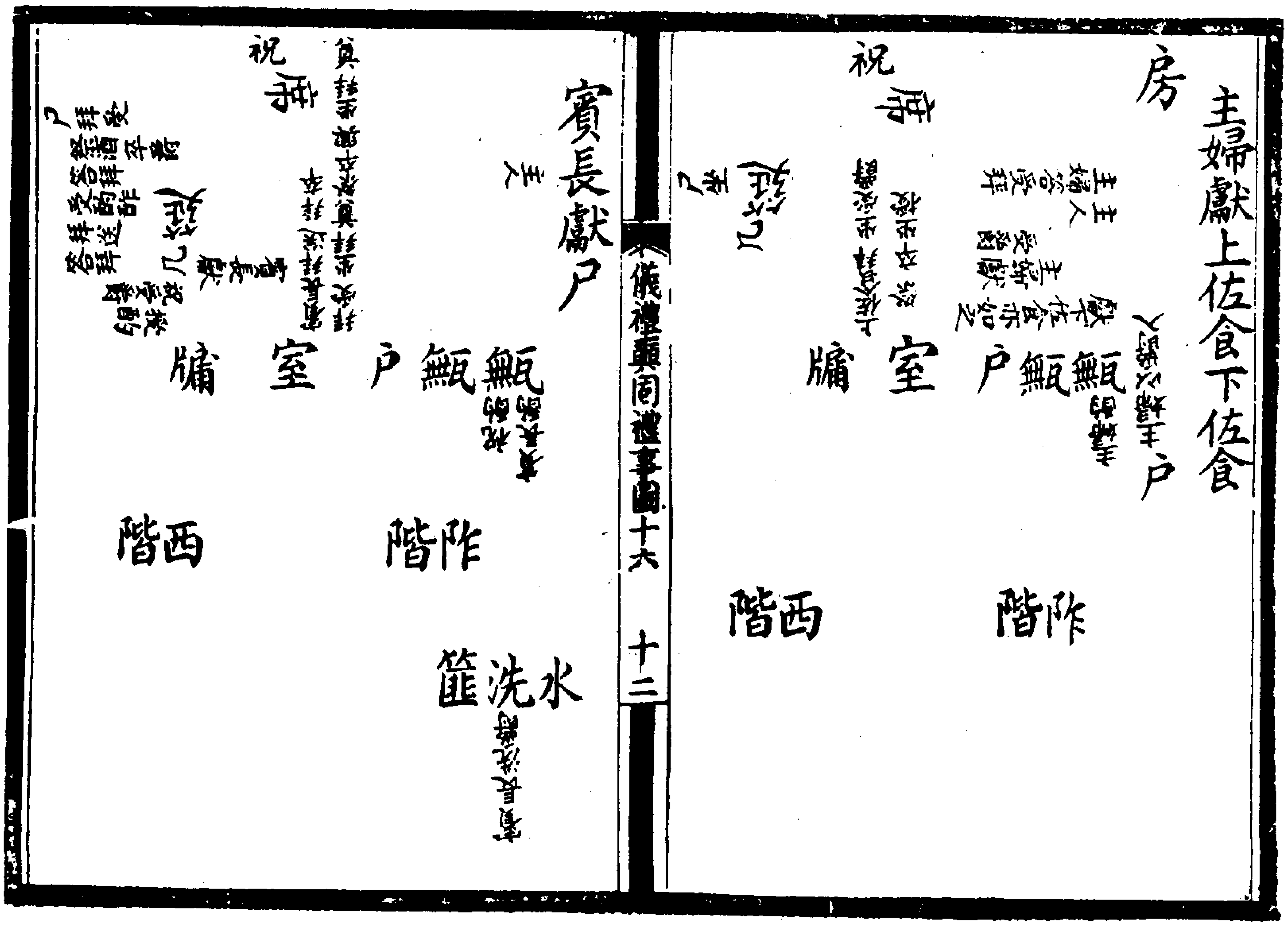


再言祝西面于主人之南起獨侑後退反南面以即東位為侑節否則不言之拜不知為侑也尸又三飯答主人侑加于祝侑受牢肺正脊上佐食所舉加肵終之起他唯俾佐食受加者皆下佐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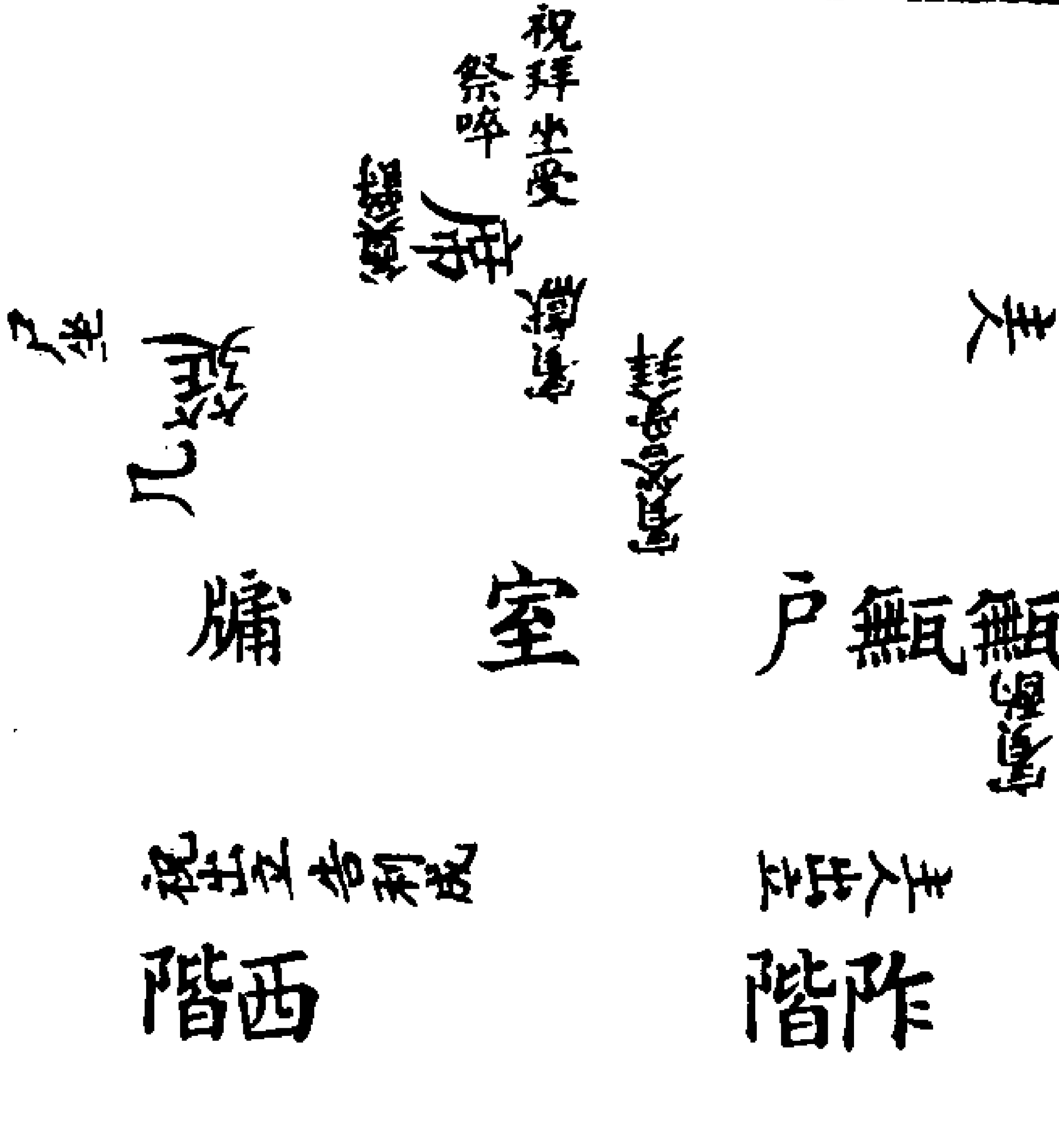

儀禮奭固禮事圖十六　九
主人酳尸
甒
戶
室
牖
阼階
西階
主人降
主人洗爵
水
洗
篚
尸先食主人侑卒食當飲主人酳事尸之禮具已則再獻三獻助主人加文焉耳酳用爵待牲用角尸卒爵祝不相從純吉。
尸命祝嘏
甒
戶
室
牖
阼階
西階
洗
主人出
主人卒聽嘏拜興受黍尸不答者傳神之嘏不敢冒德又借祝傳不當越受缺之不答使此拜神專其受也。


儀禮奭固禮事圖十七　十
主人獻祝
戶
室
牖
祝拜于席坐受起不拜卒坐卒而不拜既減將祭肝亦不敢具禮辟敵加肝于俎加正俎猶尸加菹豆然不當全同于尸。
主人獻上佐食下佐食
甒
戶
室
牖
阼階
西階
祝
下佐食俎祭折膚
上佐食俎折膚
上佐食卒爵拜坐授爵興錄于祝不拜而興授賤不敢同于祝中間祝于尸無所嫌也有俎則亦有薦俎既不升薦當從設于俎位。


主婦獻尸
房
祝
室
戶
甒
甒
牖
戶
阼階
西階
洗
篚
獻時受拜受酢奇拜者襃拜以行敬經也奇拜以備儀權也
儀禮纂圖禮事圖十六　十一
主婦獻祝
房
室
戶
甒
甒
牖
戶
阼階
西階
水
洗
篚
易爵尊尸亦因受尸酢不欲祝之襲實授内贊降易後外贊仍由内贊轉授簡其文殺從前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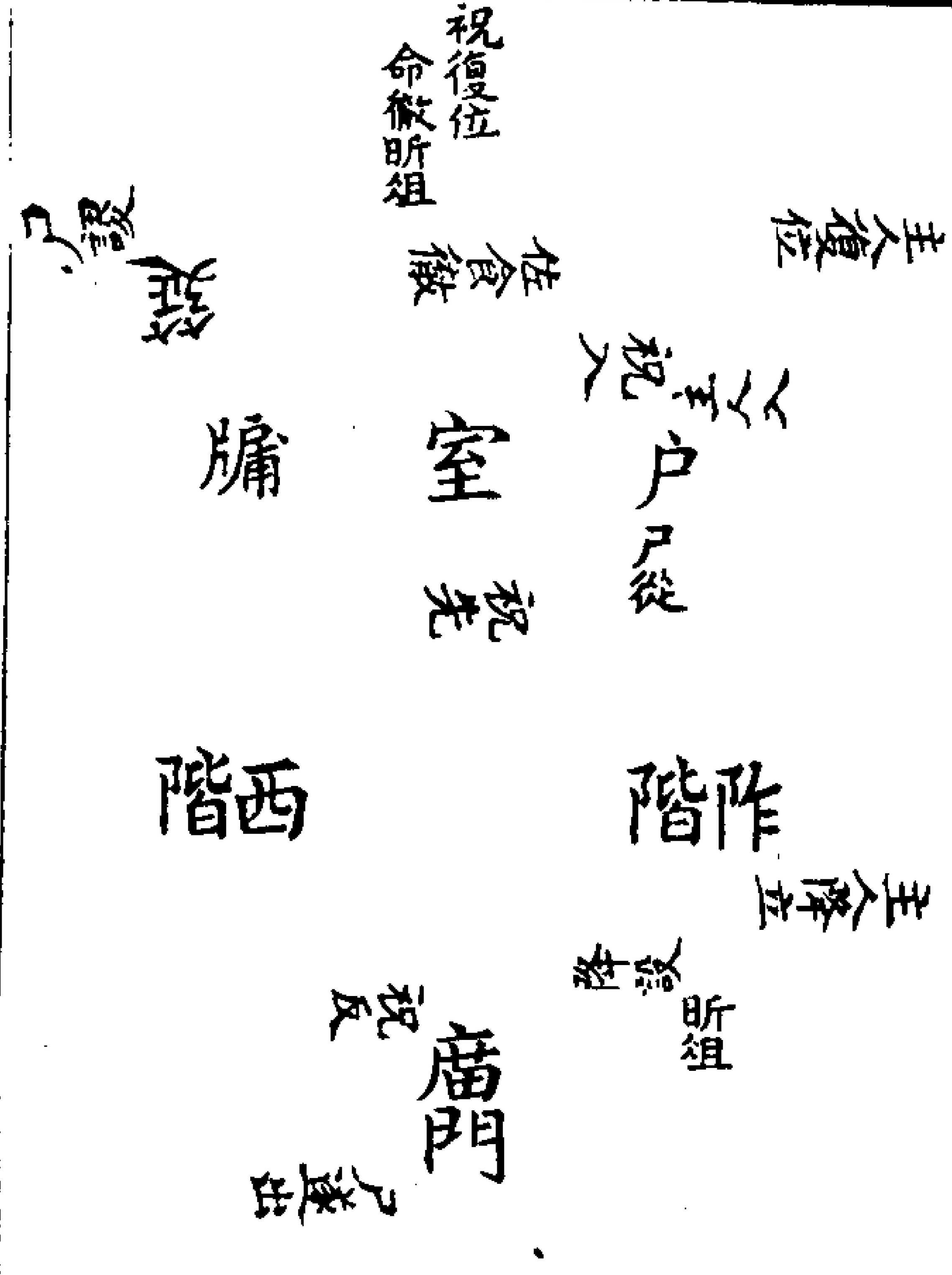

主婦獻上佐食下佐食
房
祝
室
戶
甒
甒
牖
戶
阼階
西階
儀禮纂圖禮事圖十六　十二
賓長獻尸
祝
室
戶
甒
甒
牖
阼階
西階
水
洗
篚

賓獻祝


室
戶
甒
牖
阼階
西階
主人拜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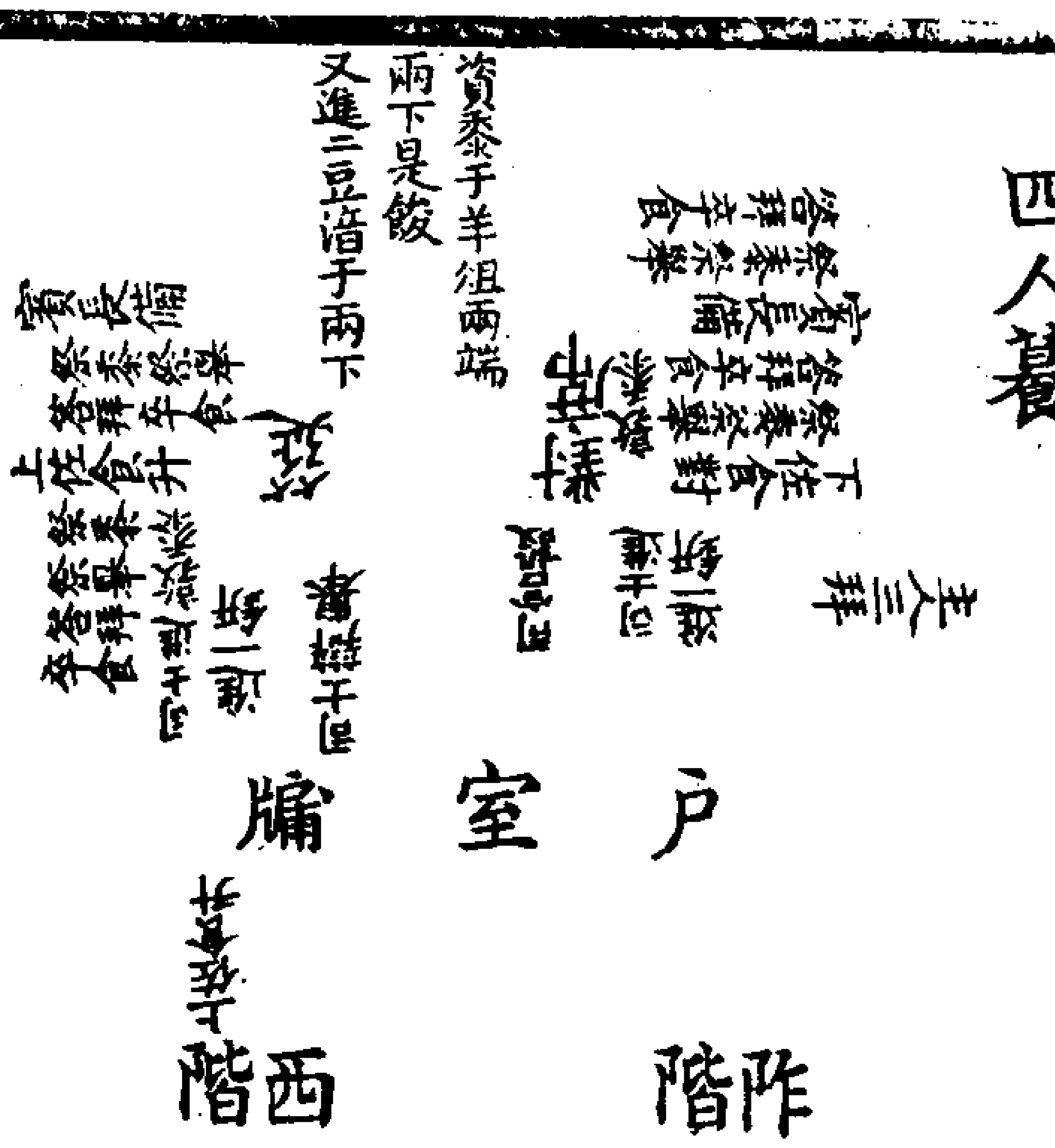
祝奠爵筵前以為受獻畢當止爵尸不止由己止之因將儐佐食當于餕時為上次餕不嫌獻爵之不及也利未獻而告利成有其名因之名

尸出反徹


室
戶
牖
阼階
西階
廟門
祝先
主人降立
主人復位
佐食徹
祝復位
命徹斯俎
斯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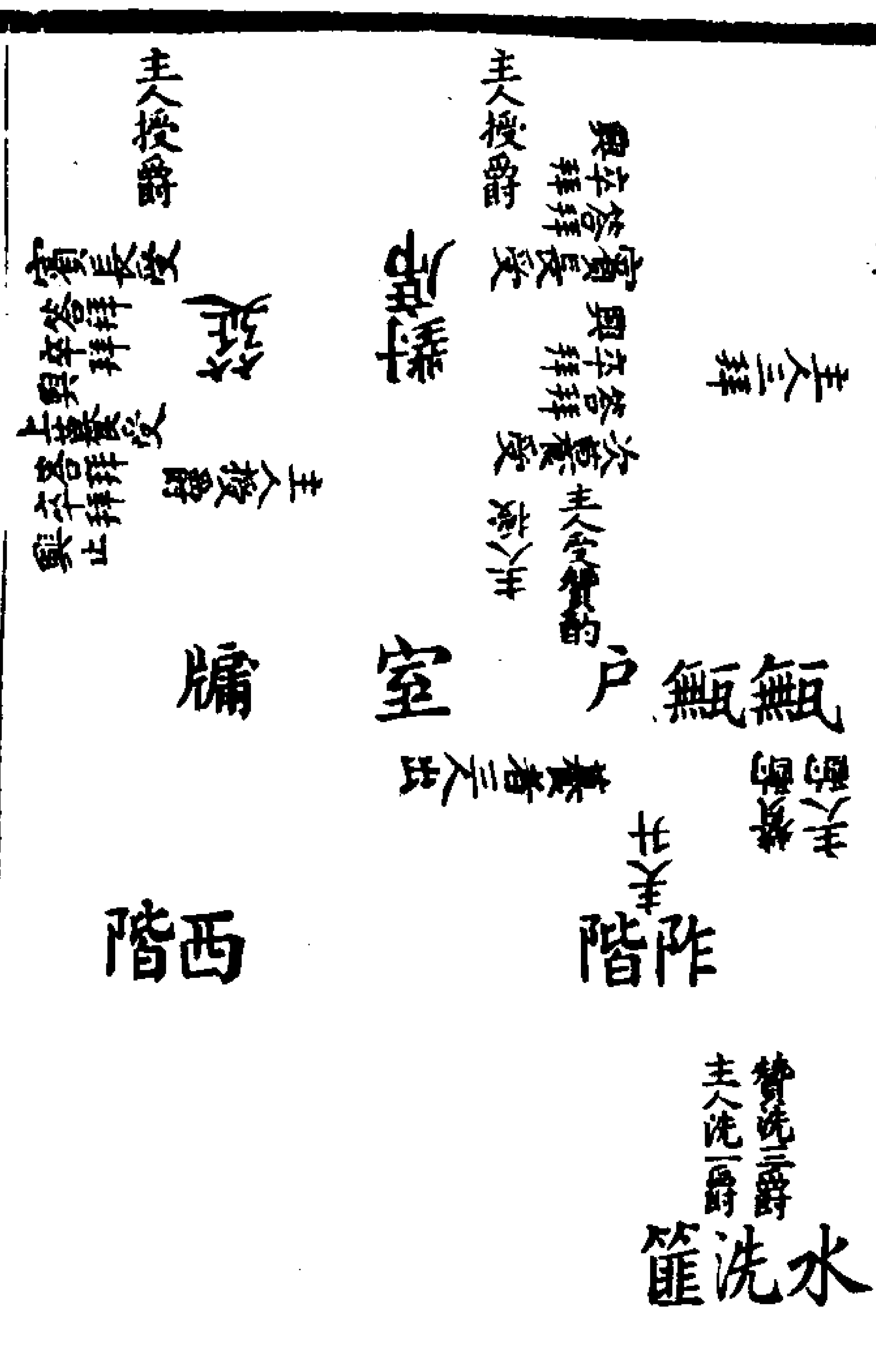
命徹斯俎尸之餘非餕所及降設阼階南將儐尸待後乃歸不當遽出不得以入

四人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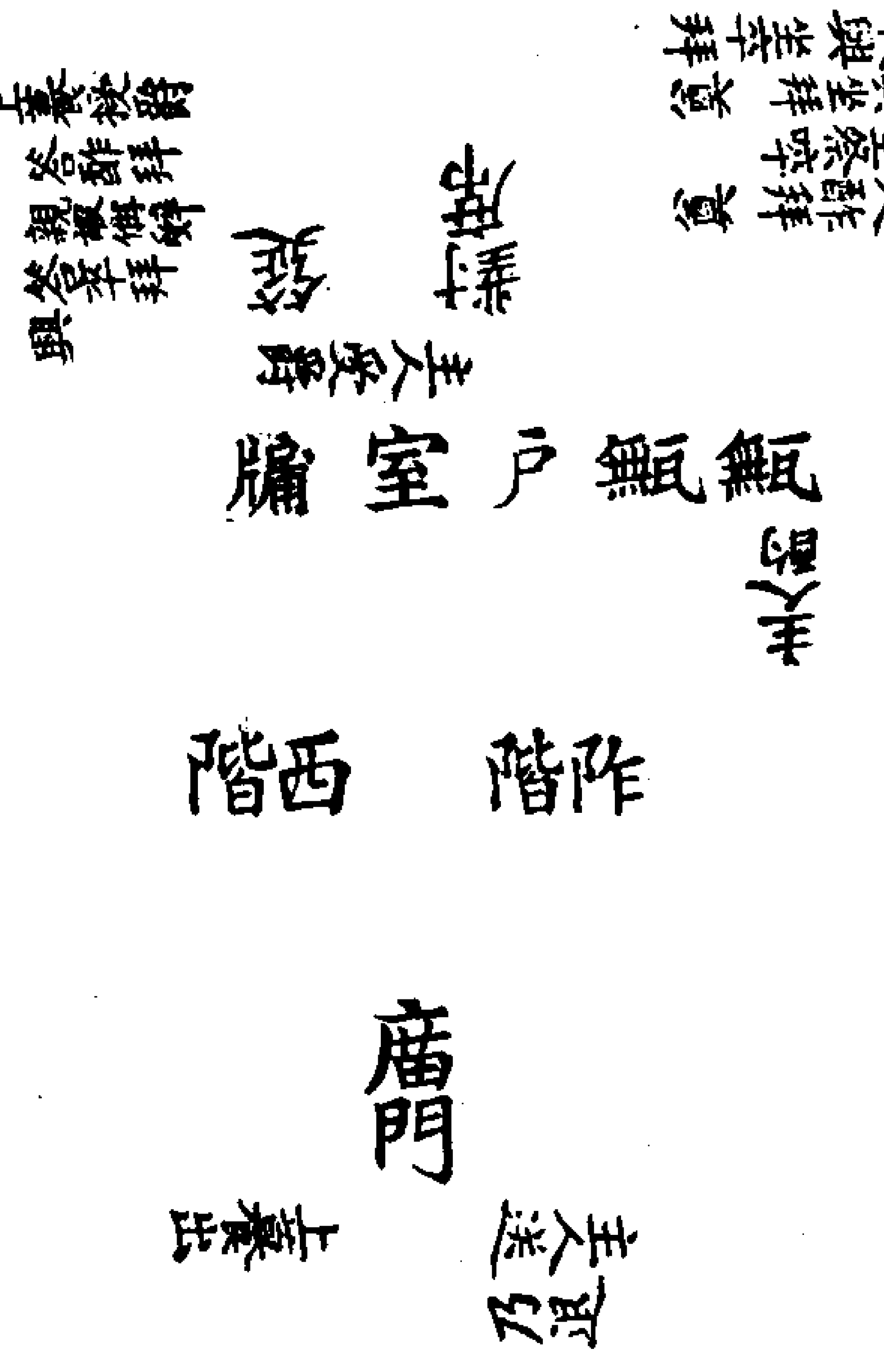

室
戶
牖
阼階
西階
水洗篚

上佐食獨盥以上餕將餕皆司士贊以佐食皆餕資分也分以會鄭玄訓減又云一賓長在下佐食南夫東設對席西不增筵二人共席仍前南上賓長固在北也羊俎兩端遠賓猶資𨑹答拜然目正俎為事例耳

酳餕


室
戶
甒
牖
阼階
西階
水洗篚
主人三拜
主人授爵
主人洗一爵
贊洗三爵

上養餟主人


甒
甒
戶
室
牖
阼階
西階
廟門

儀禮奭固禮事圖十六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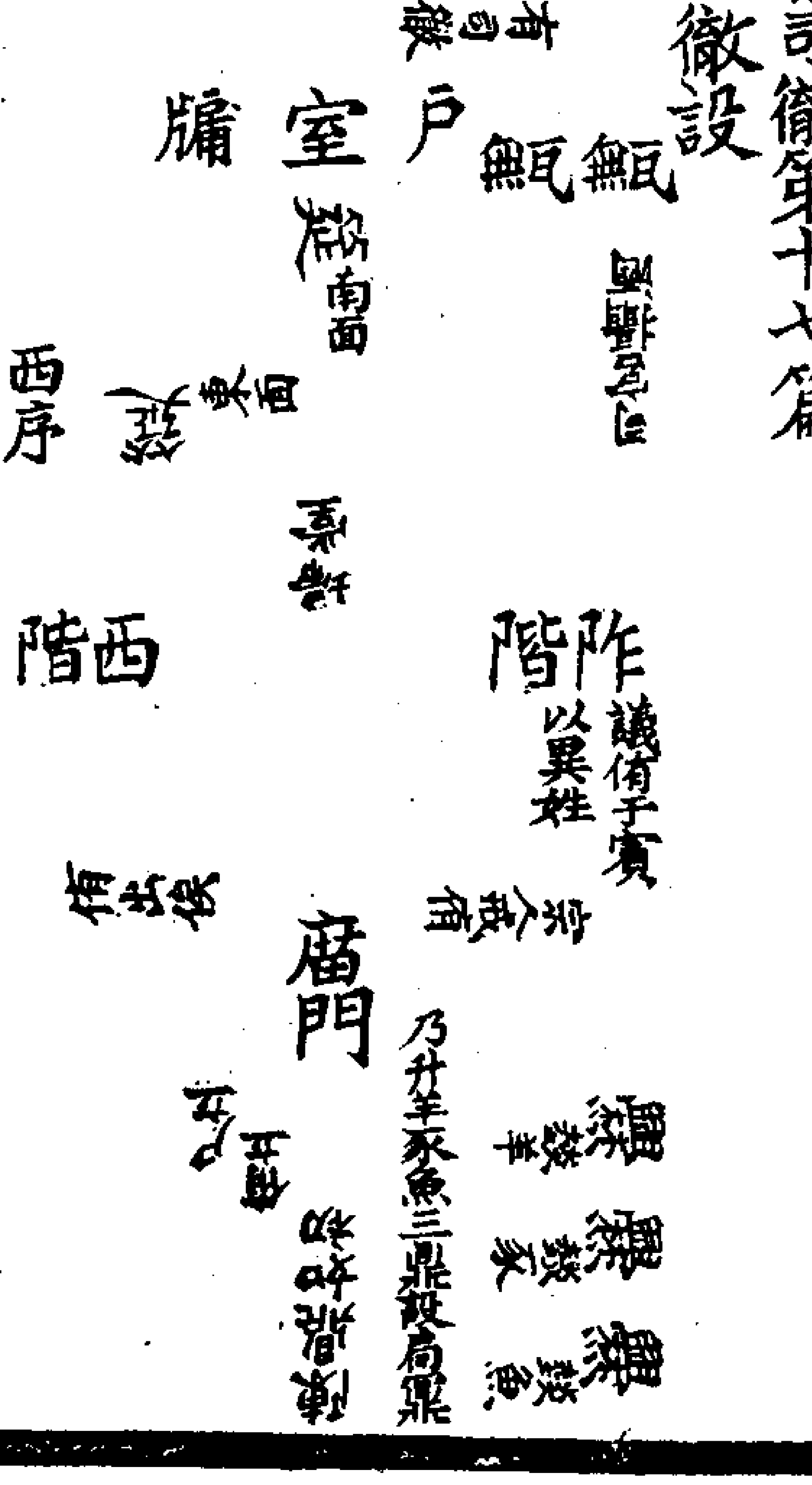
壽櫟廬弟子傅守中
第二子吳銑同校

儀禮奭固禮事圖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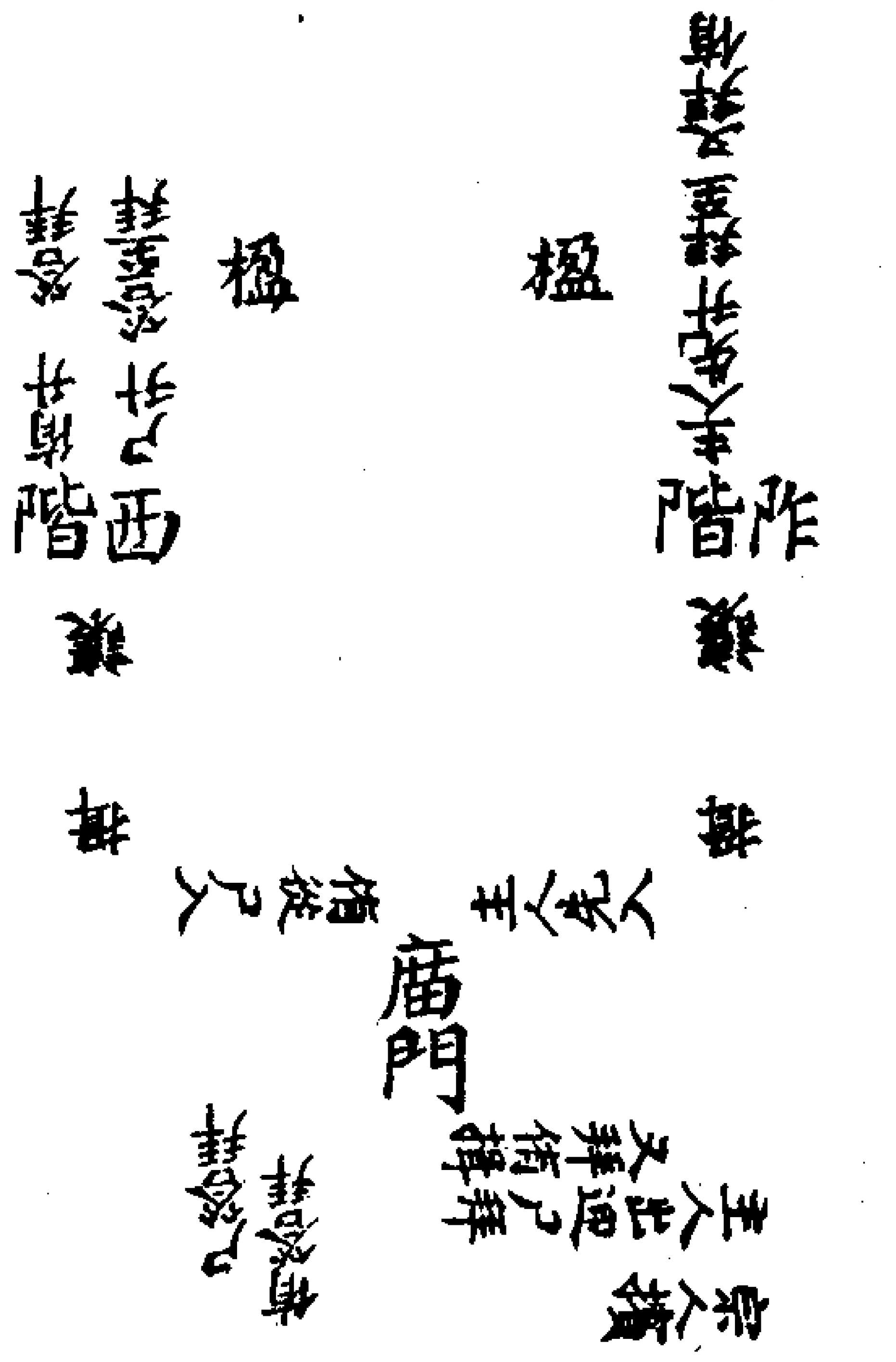
壽櫟廬叢書之三

名山吳之英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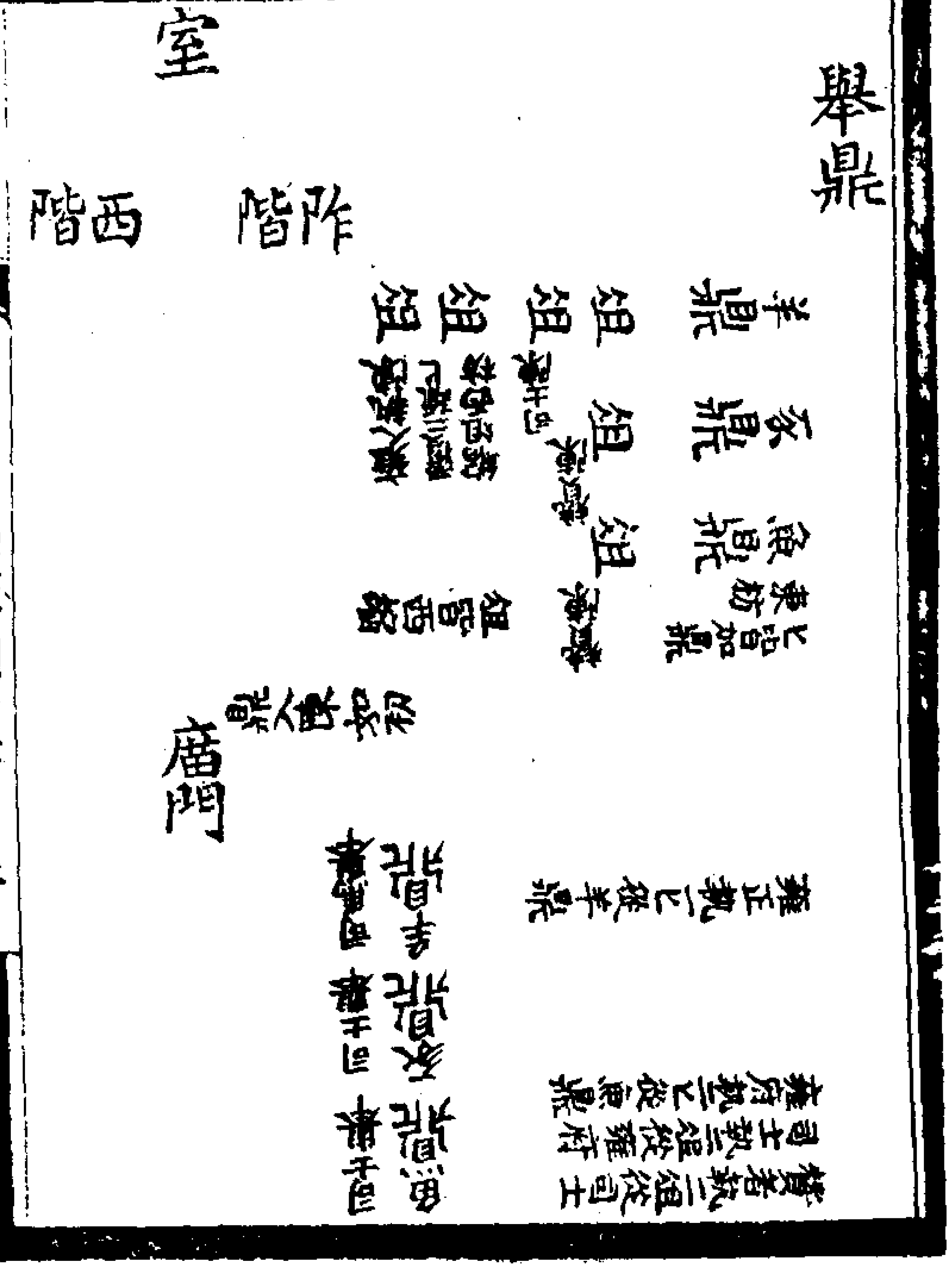
有司徹第十七篇


徹設
甒
甒
戶
室
牖
西序
阼階
西階
議侑于賓以異姓
廟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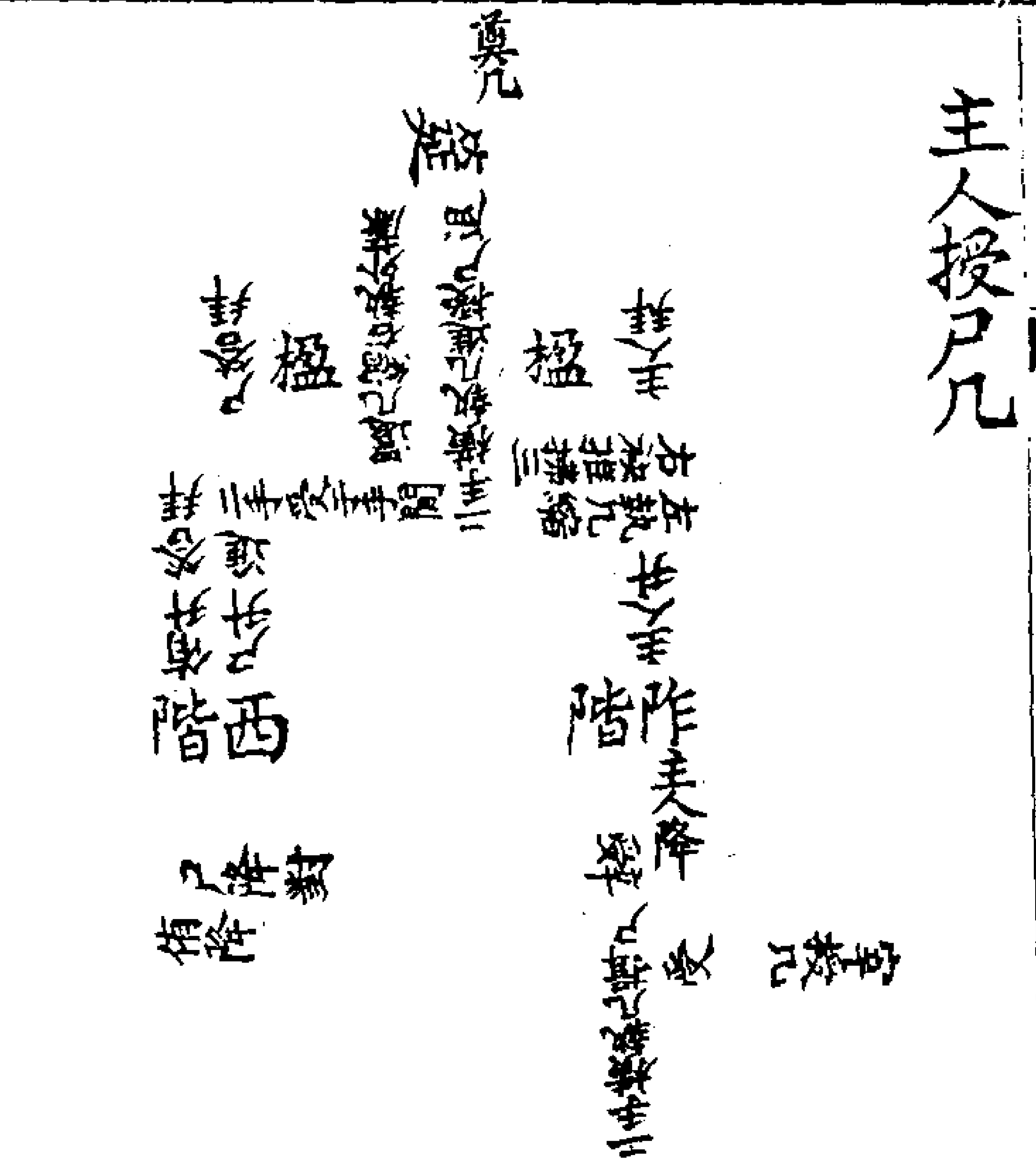
主人迎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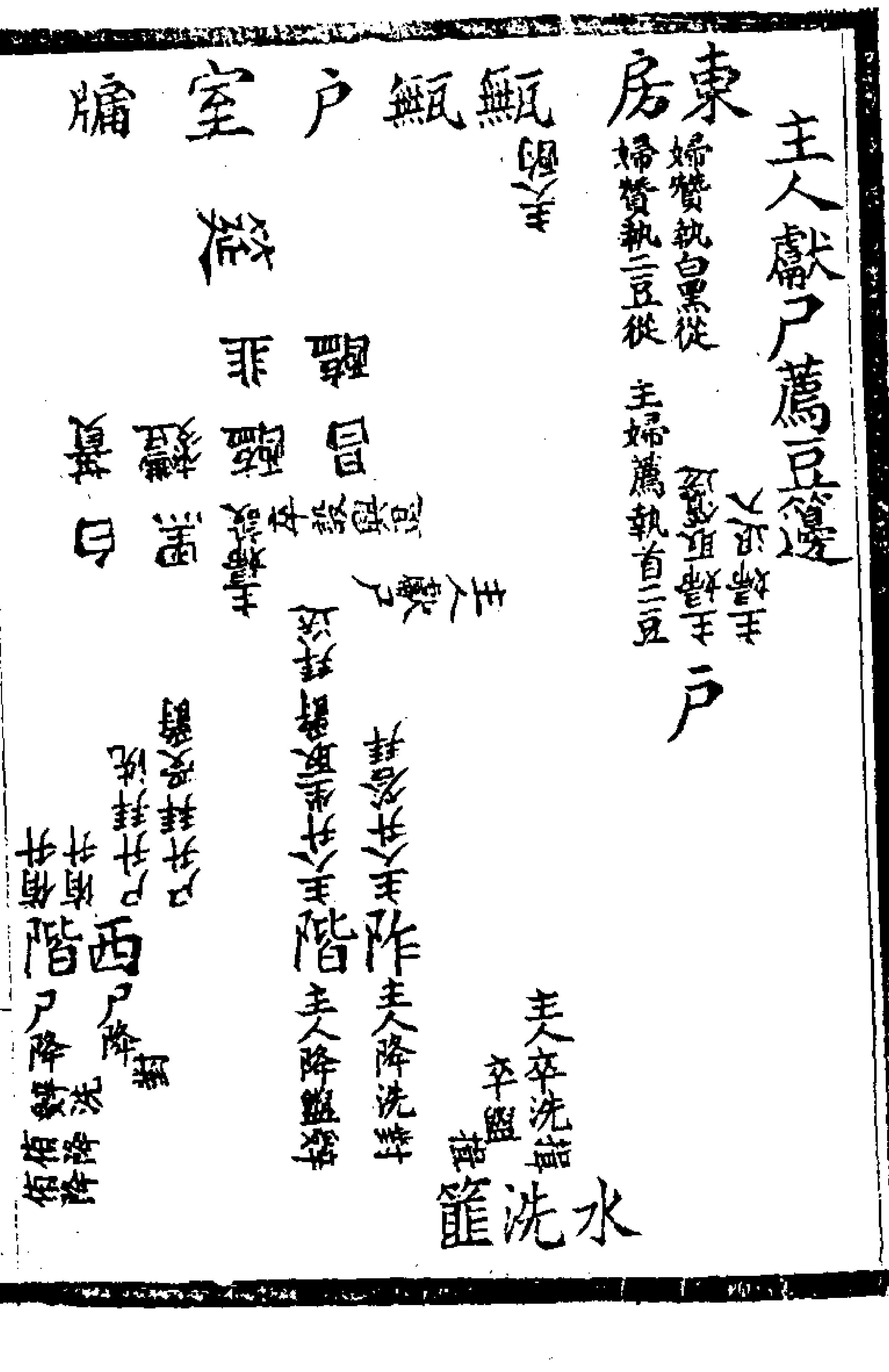
侑亦贊尸去佐食更議辟正祭賓以異姓起佐食可使同姓先拜不自尸知為尸又拜自侑別其為侑皆宗人相拜辭


舉鼎
室
阼階
西階
羊鼎
豕鼎
魚鼎
廟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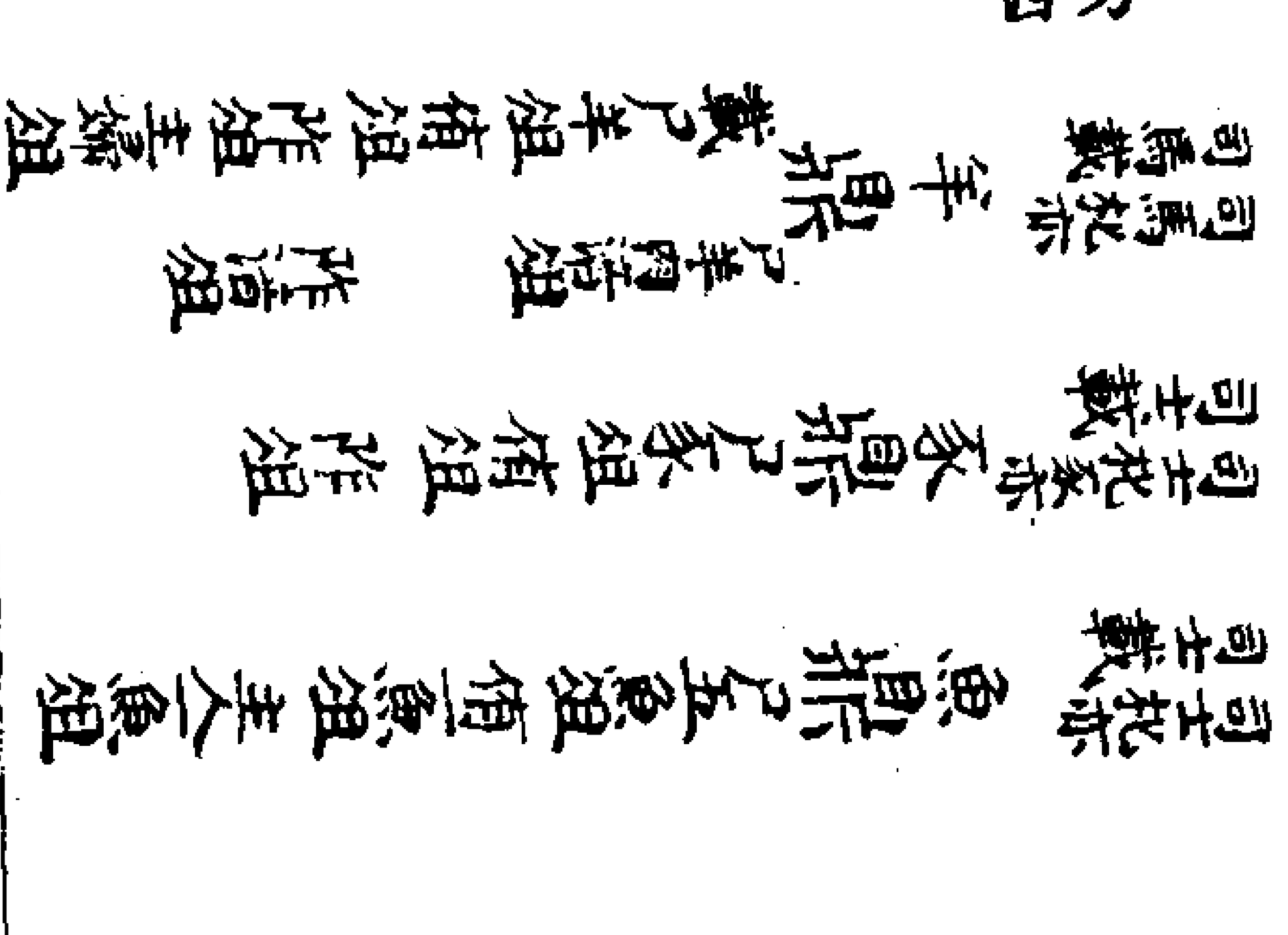
主人授尸几



授尸几為正祭有神几嫌侑時卑之神几右生人左尸左奠成主人設竟南縮視不欲坐目以不坐豫識後升筵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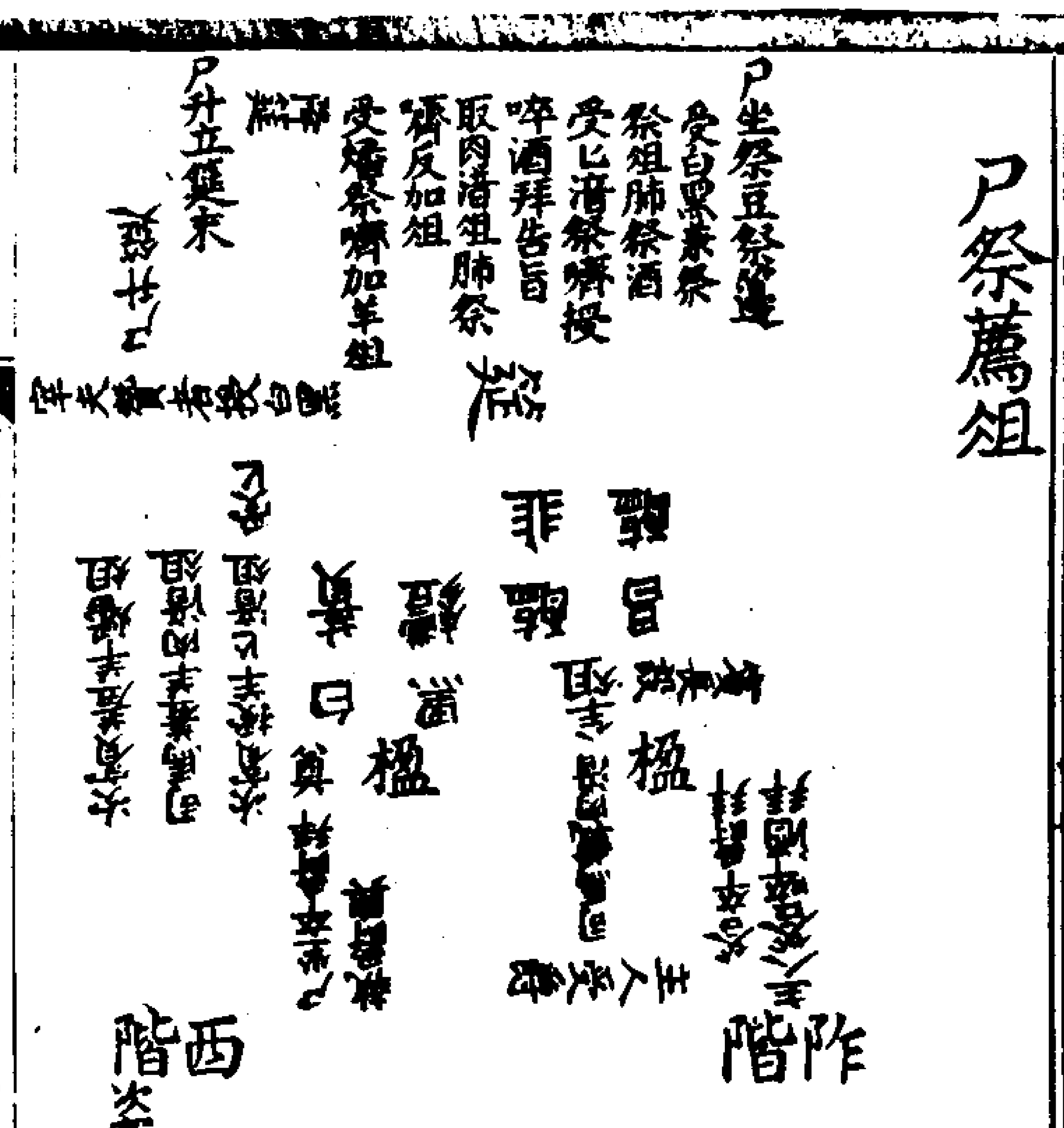

主人獻尸薦豆籩
東房
甒
甒
戶
室
牖
筵
戶
阼階
西階
水
洗
篚

朼載


陳鼎于東方當序南洗西
羊鼎
豕鼎
魚鼎

凡陳時六俎朼載十有二俎陳為儀朼載亦為儀也不然設時尸七俎侑四俎主人七俎主婦二俎雖有傳有正固據一俎且執事寓主黨及內賓亦容有俎過時而載則禁禮事內載而載又稽尸祭知有豫焉其文沒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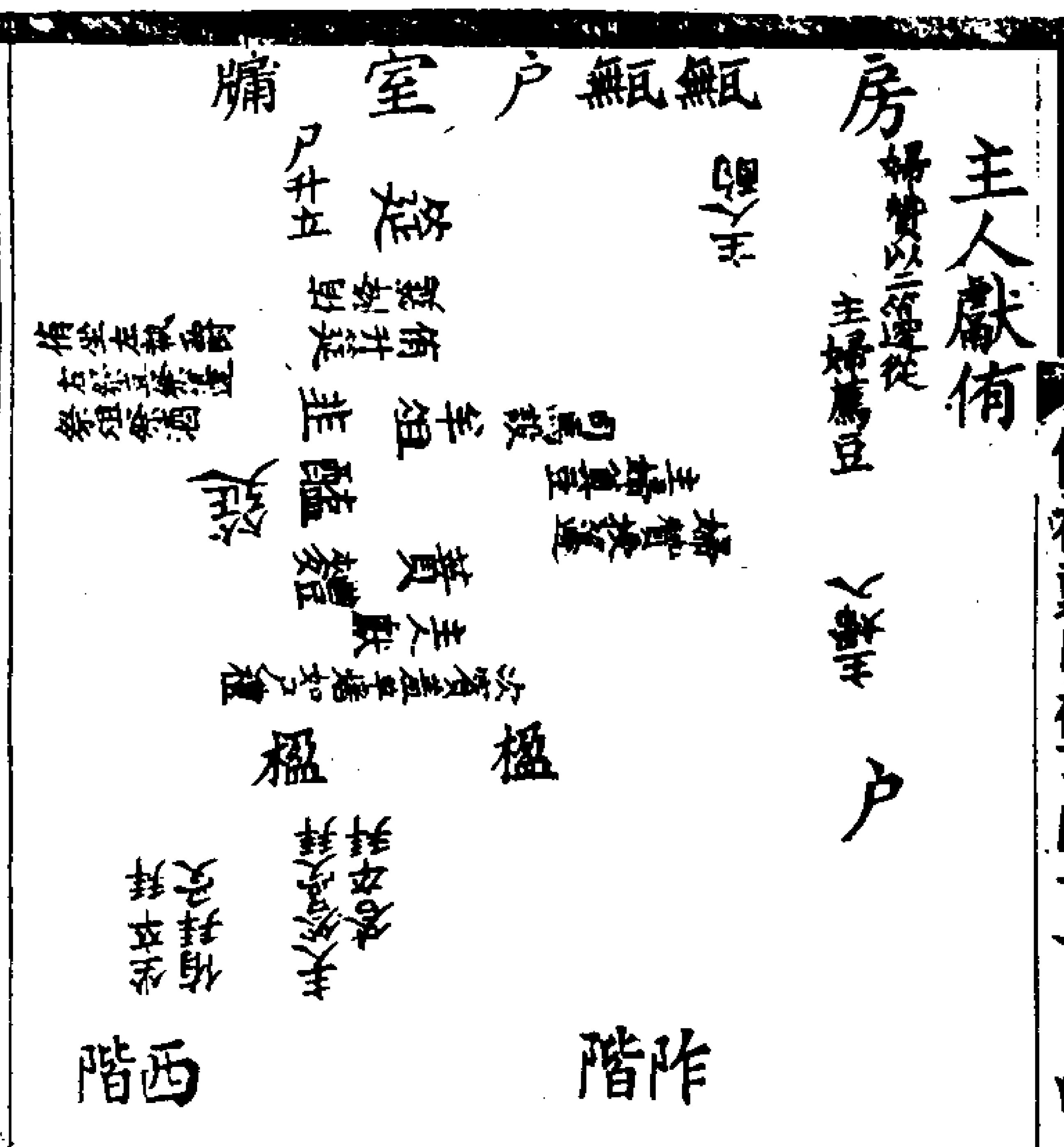
尸祭薦俎



酒以成禮主人所先獻升筵則執祭豆籩俎而后祭要祭之成全之也祭已酒啐興祭肉酒與燔皆執與差而節之也降卒于西楹西不宥正筵就其位鳴汎讓也傳俎皆以降加俎不擠正設先設羊俎從俎皆羊重首牲重首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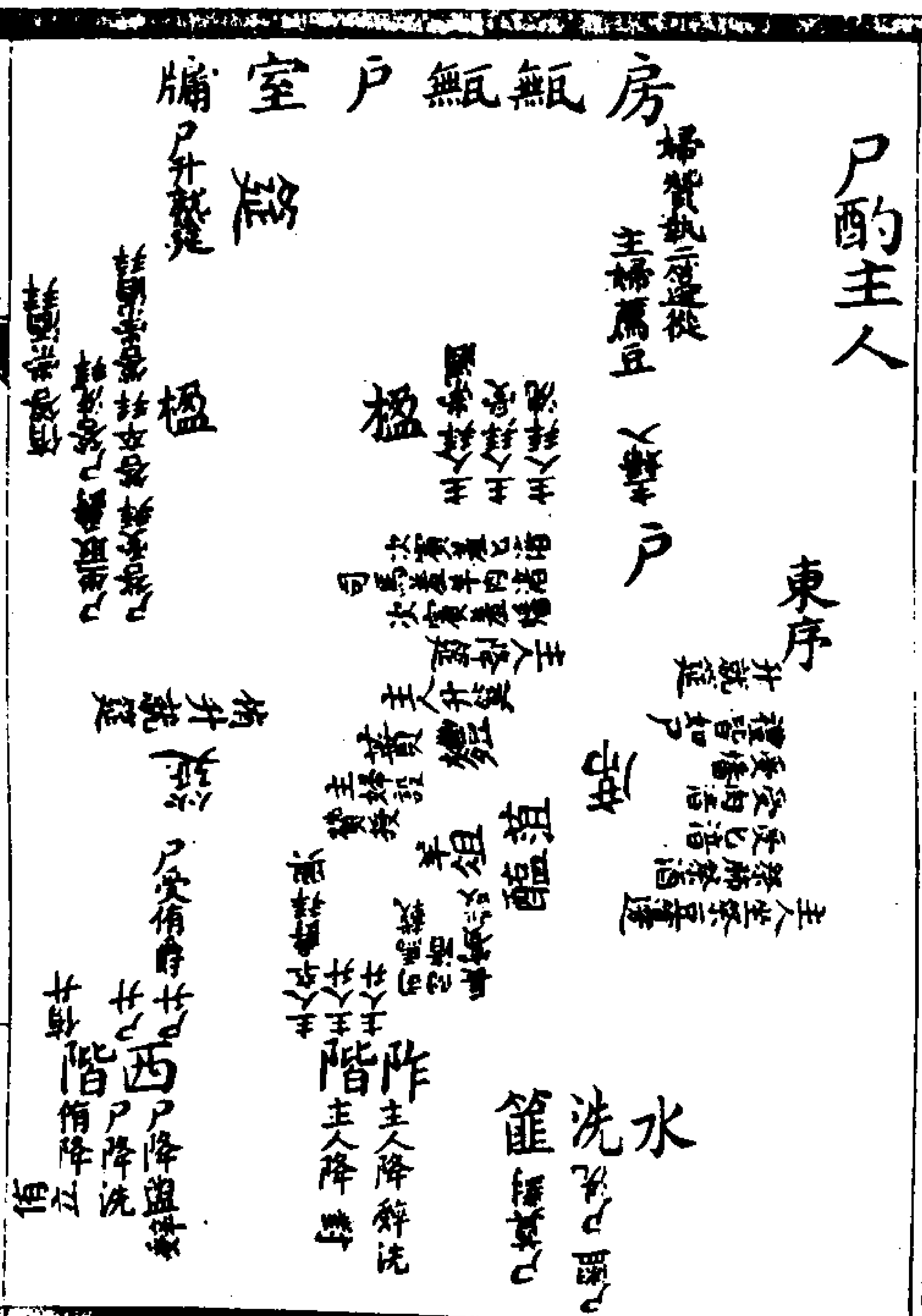
次賓降　司馬降　次賓降

主人獻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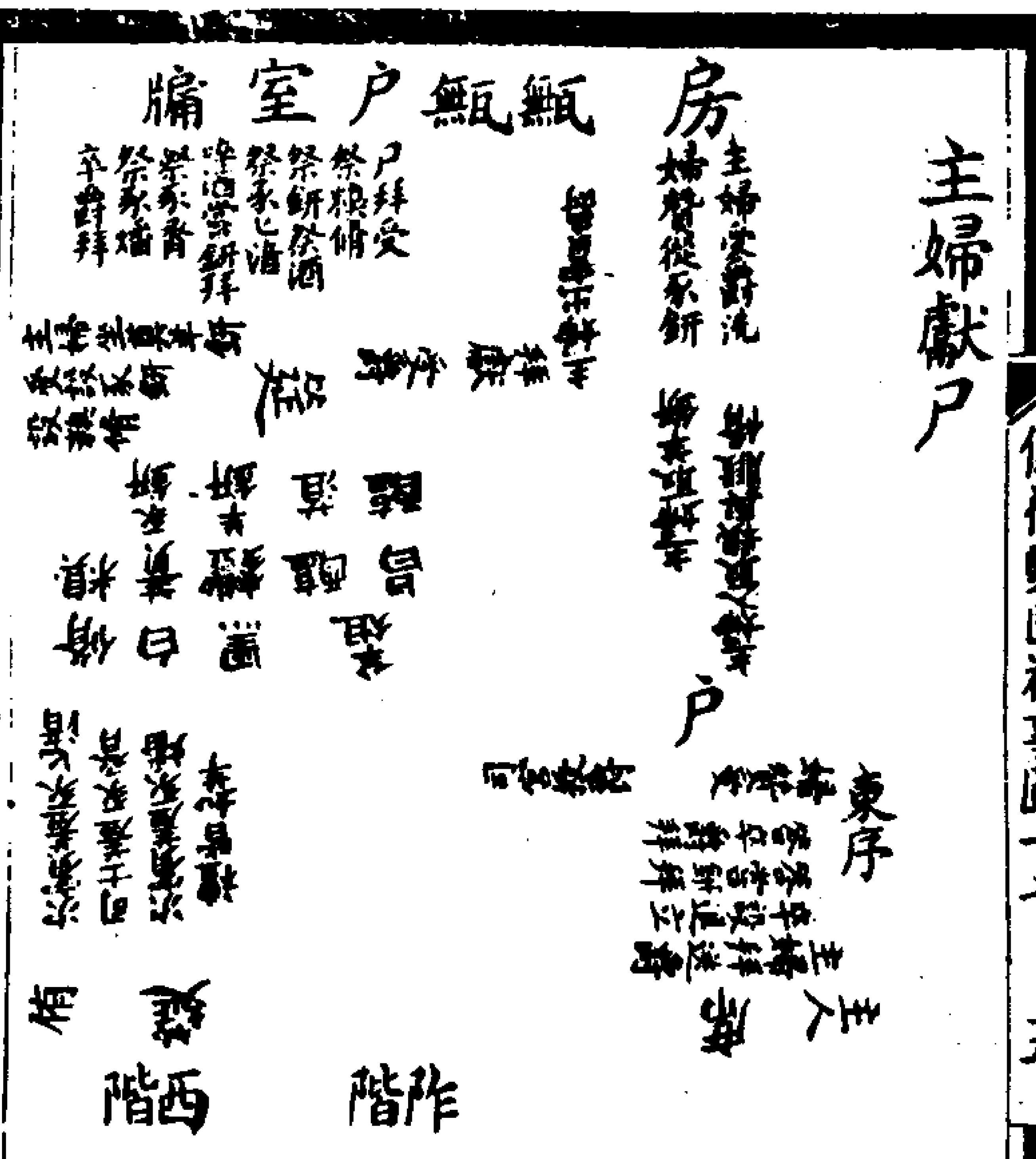


襲尸爵不洗降于尸主人在其右荅拜因就獻為之位升與降皆自北方不敢率以為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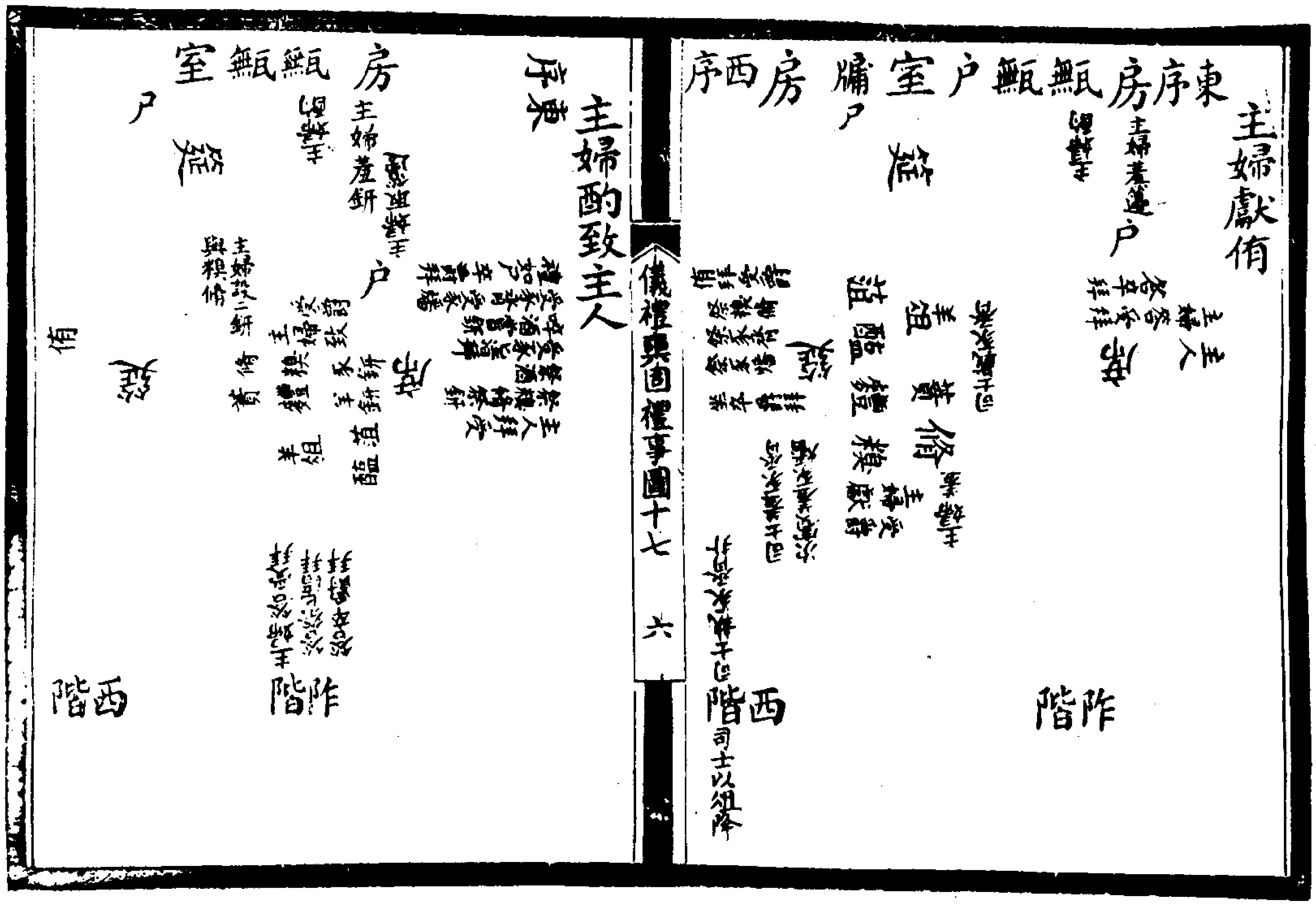
尸酌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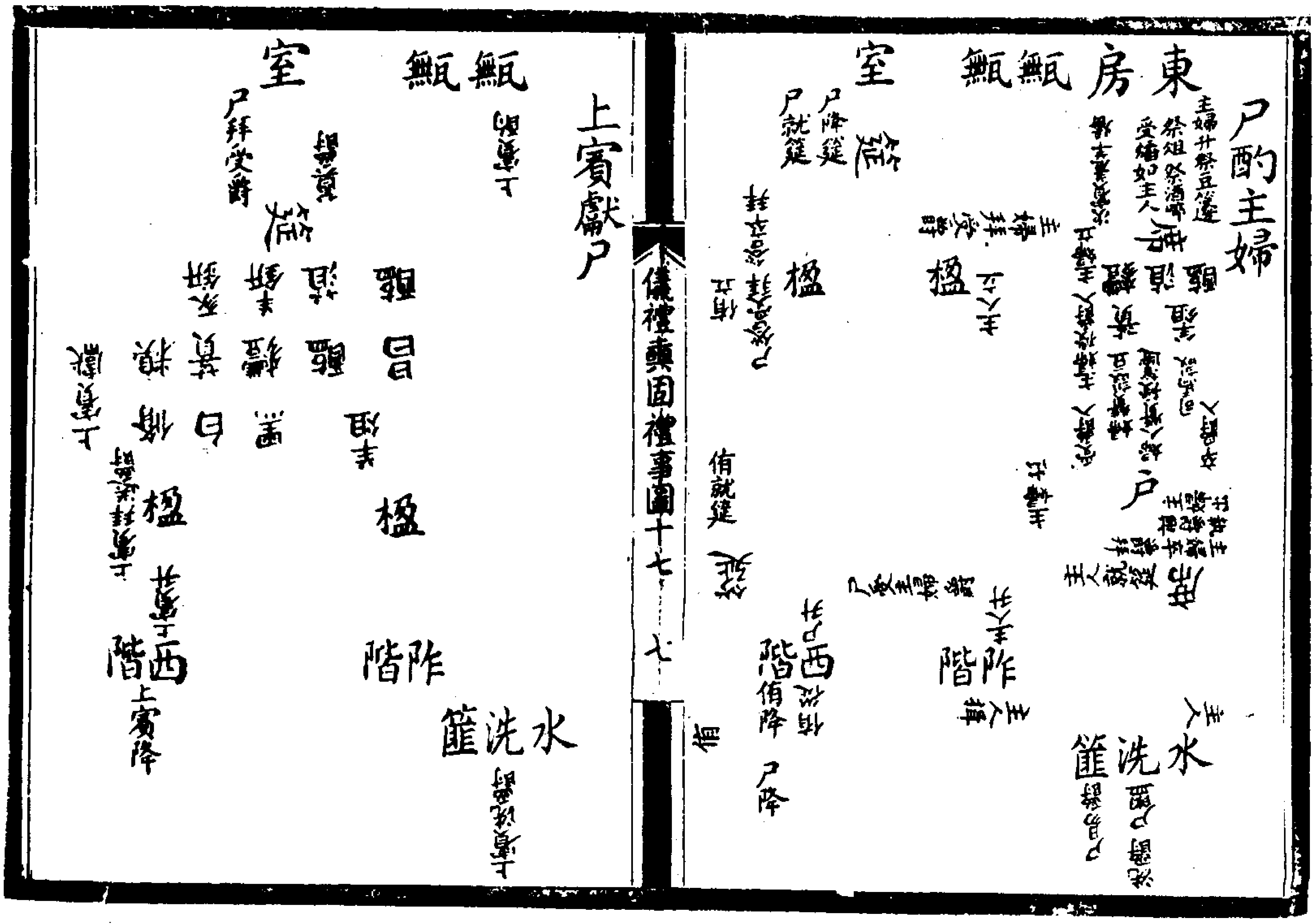

房
甒　甒
室
牖
東序
楹　楹
階阼
階西
洗
水
篚

主婦獻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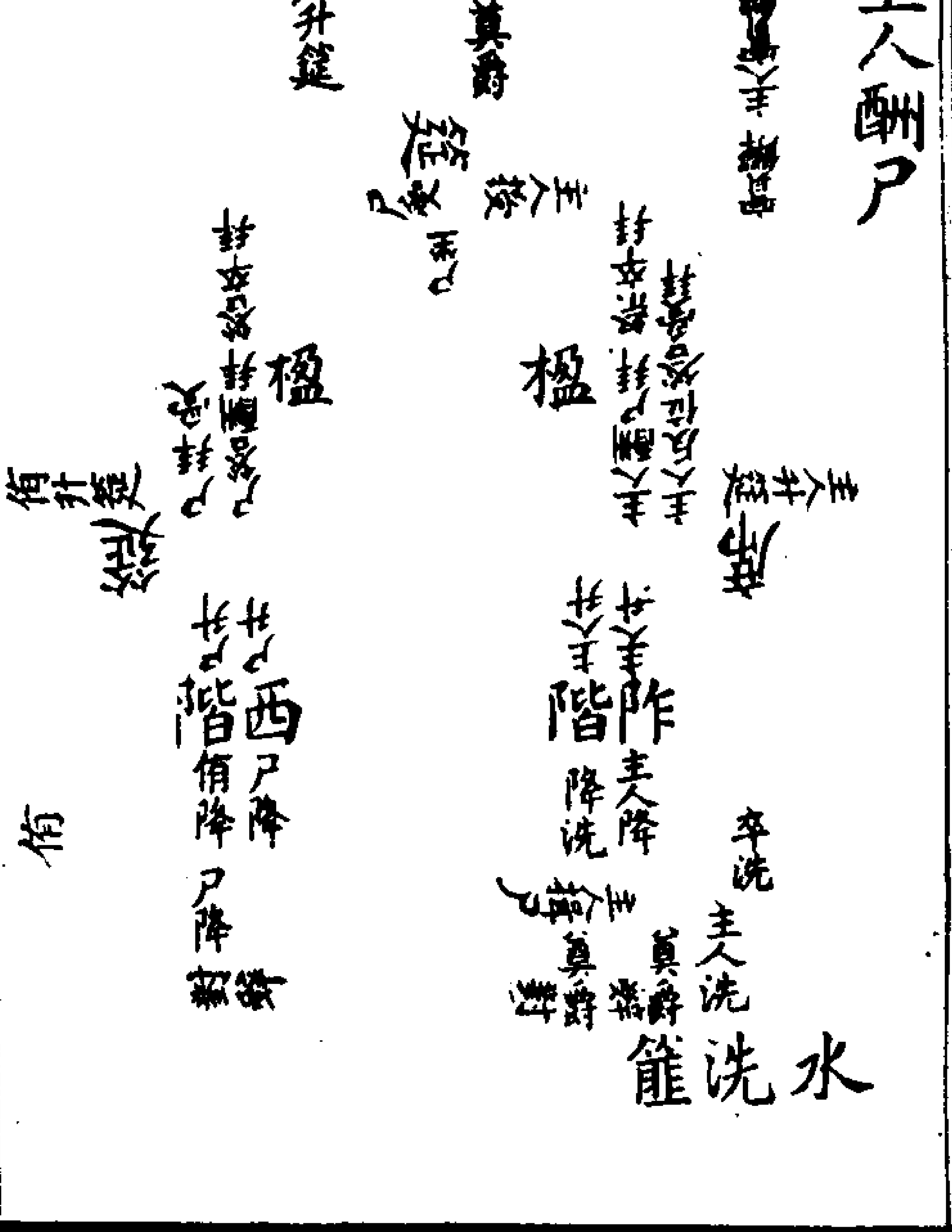

房
甒　甒
室
牖
東序
階阼
階西
篚

主婦獻尸襲拜敬也荅拜奇拜正也主人獻皆羞首牲于主婦羞副牲事之敍鉶不嫌兼有羊故尸于啐酒時特嘗之貴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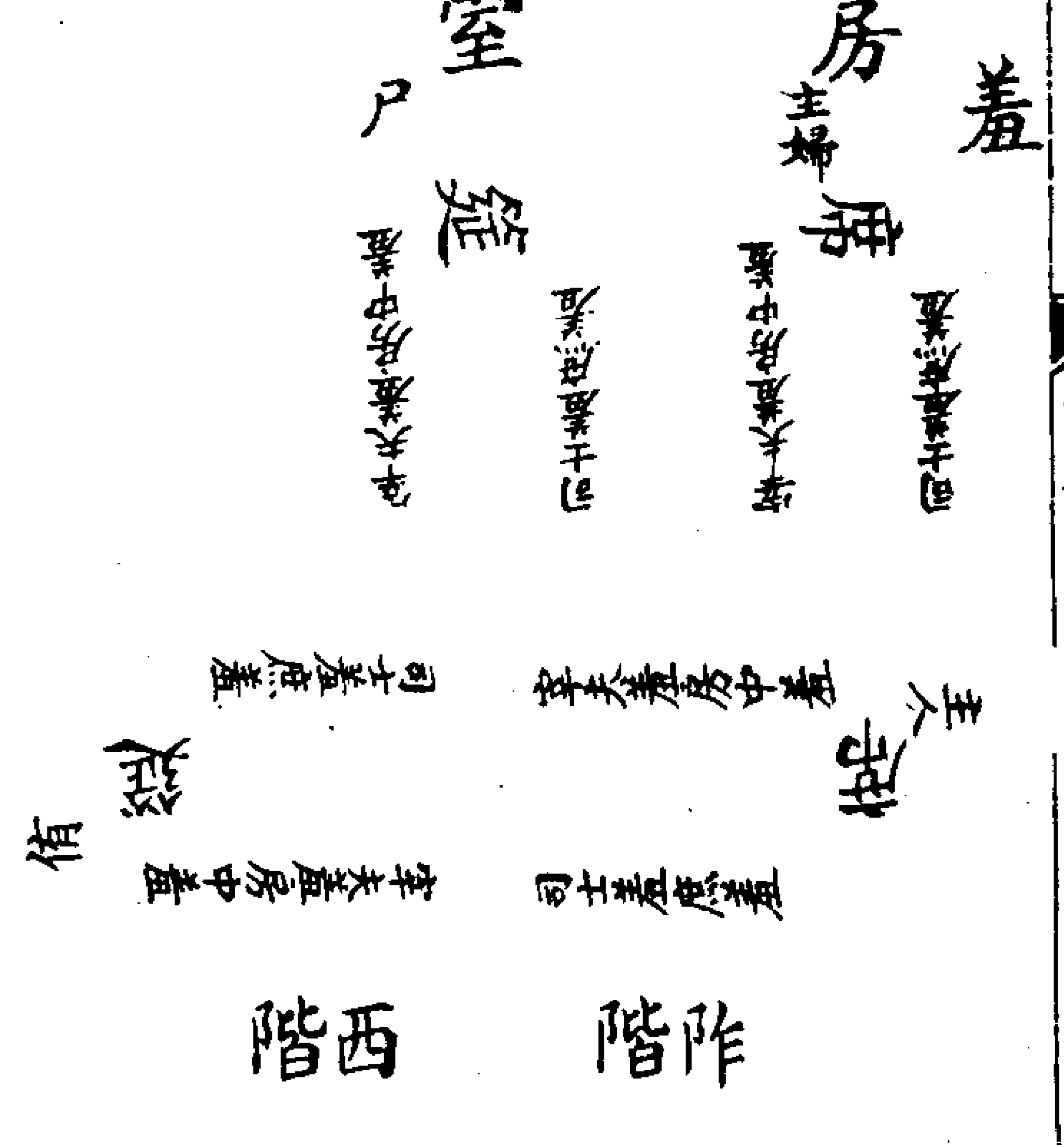

主婦獻侑
東序
房
甒
甒
戶
室
牖
筵
西序
阼階
西階
儀禮奭固禮事圖十七　六
主婦酌致主人
東序
房
甒
甒
室
戶
筵
阼階
西階


尸酢主婦
東
房
甒
甒
室
筵
楹
楹
阼階
西階
水
洗
篚
儀禮奭固禮事圖十七　七
上賓獻尸
甒
甒
室
筵
楹
楹
阼階
西階
水
洗
篚

主人酬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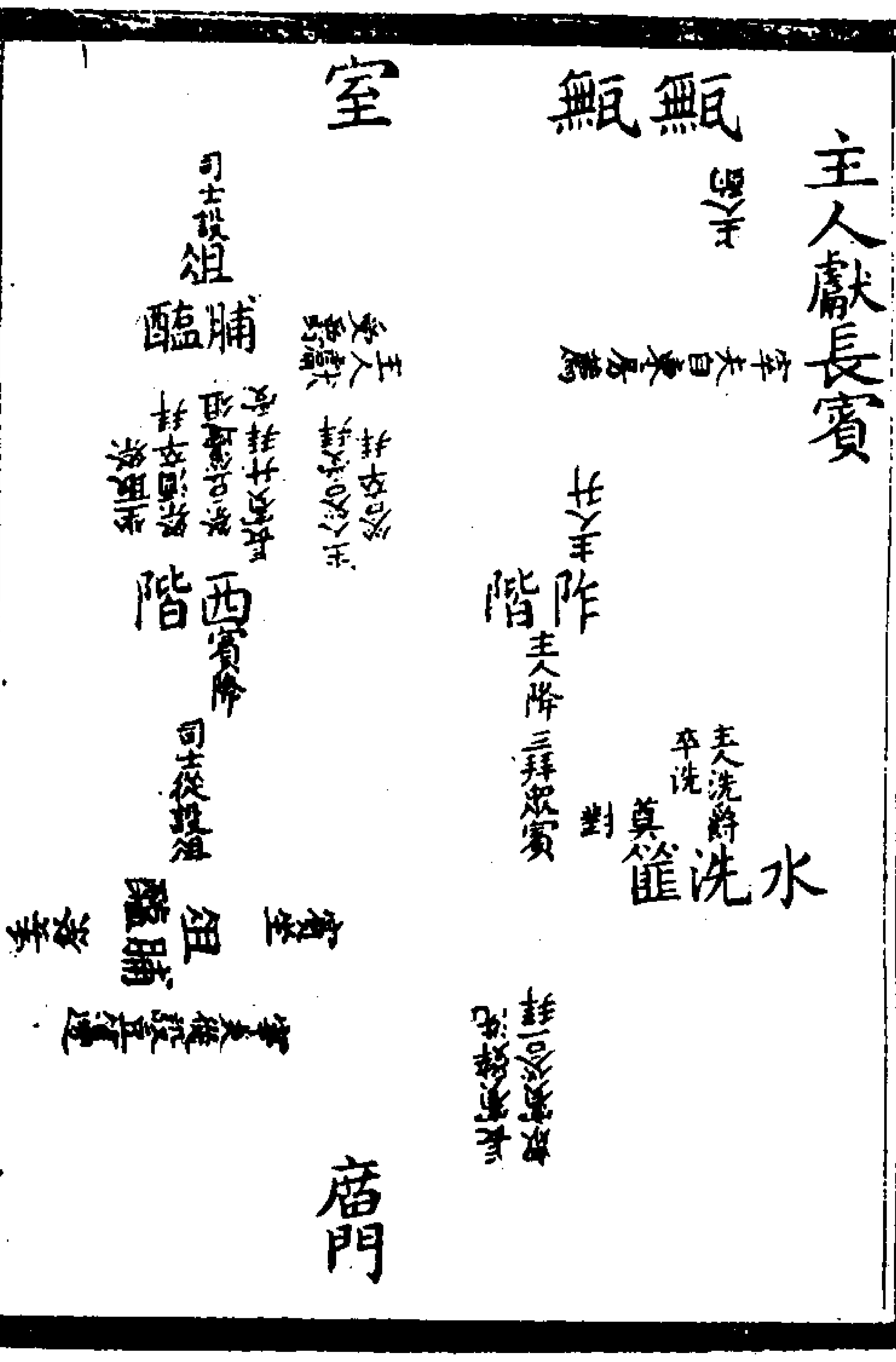

室
甒
甒
尸升筵
極
極
阼
階
西
階
水
洗
篚

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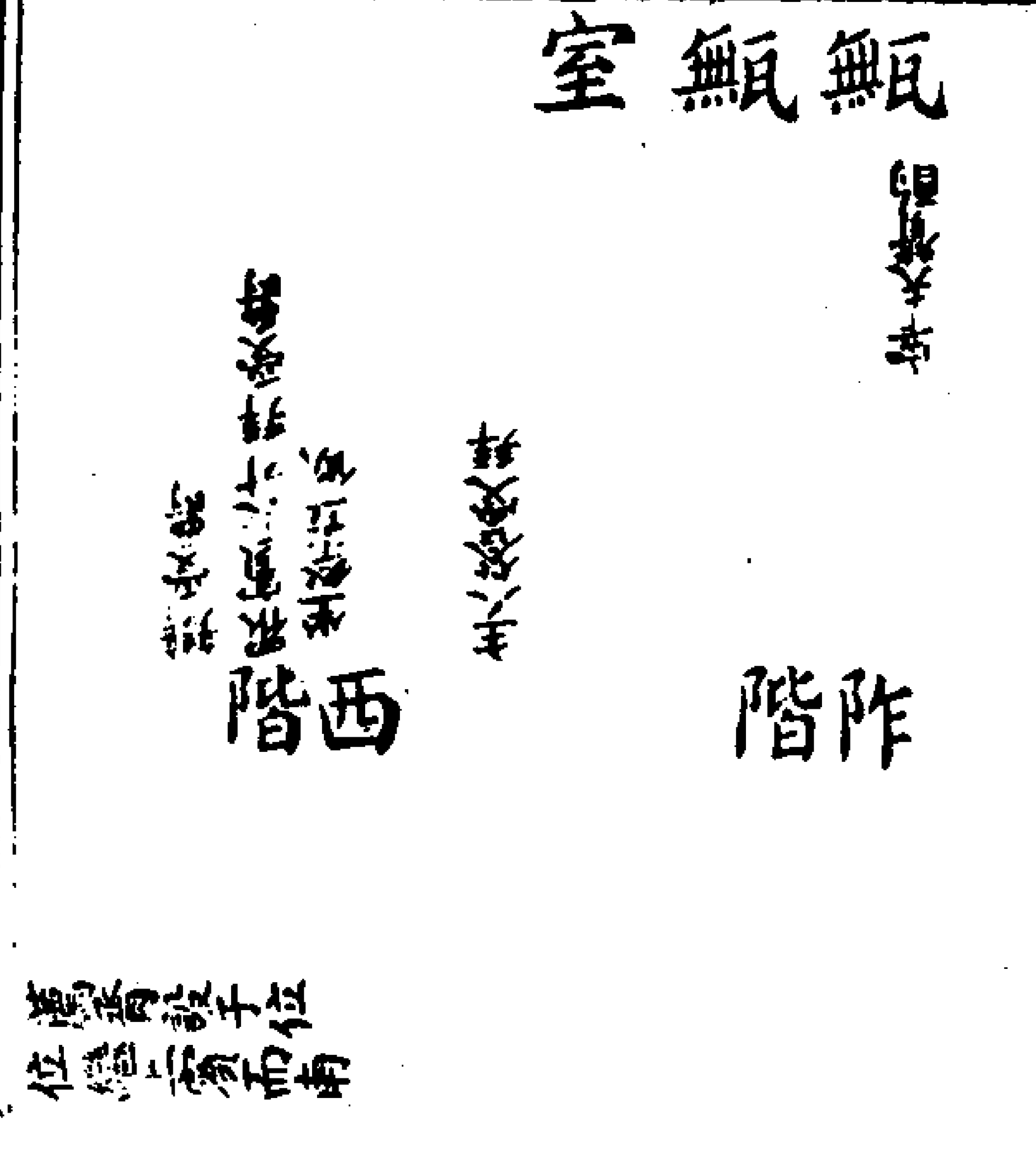

房
室
筵
尸
主人
阼
階
西
階

酬尸畢爲羞節。故言乃。宰夫職内饔。故羞房中羞。司士與外饔。故羞庶羞。房中羞從陰位。故右。庶羞從陽位。故左。主婦席雖在房。以羞及當並見。嫌與男子異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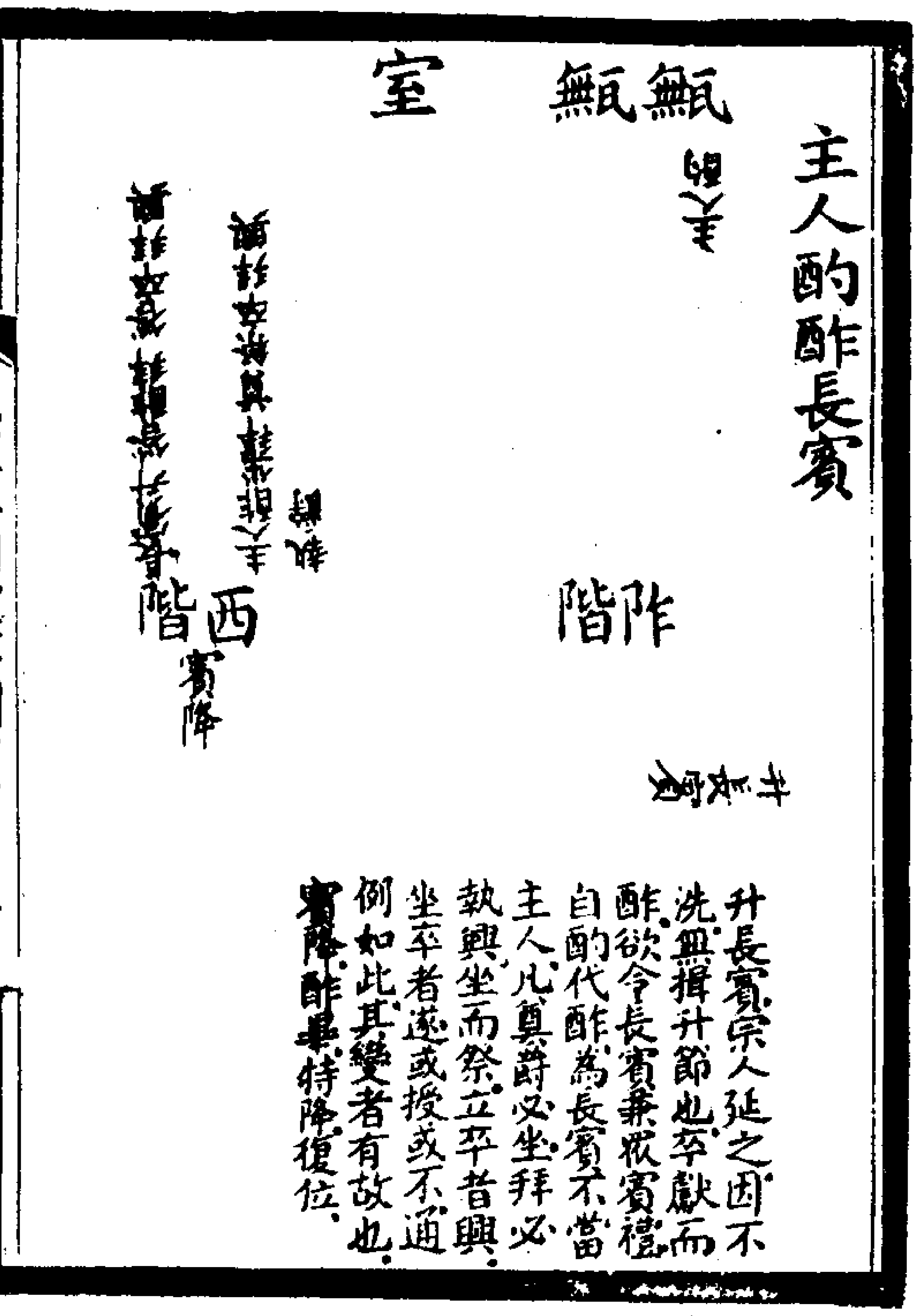
主人獻長賓


室
甒
甒
阼
階
西
階
水
洗
篚
廟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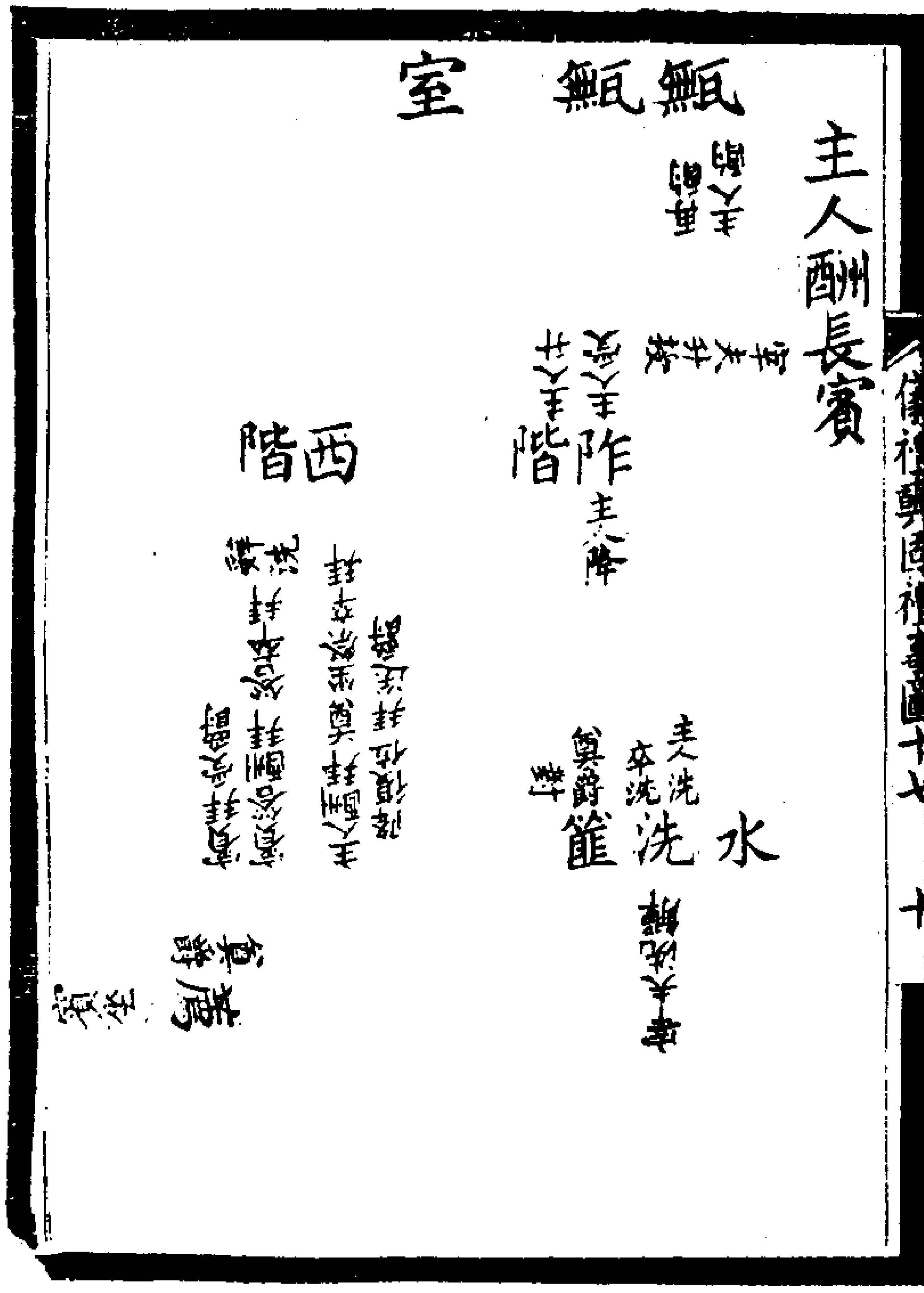
主人獻衆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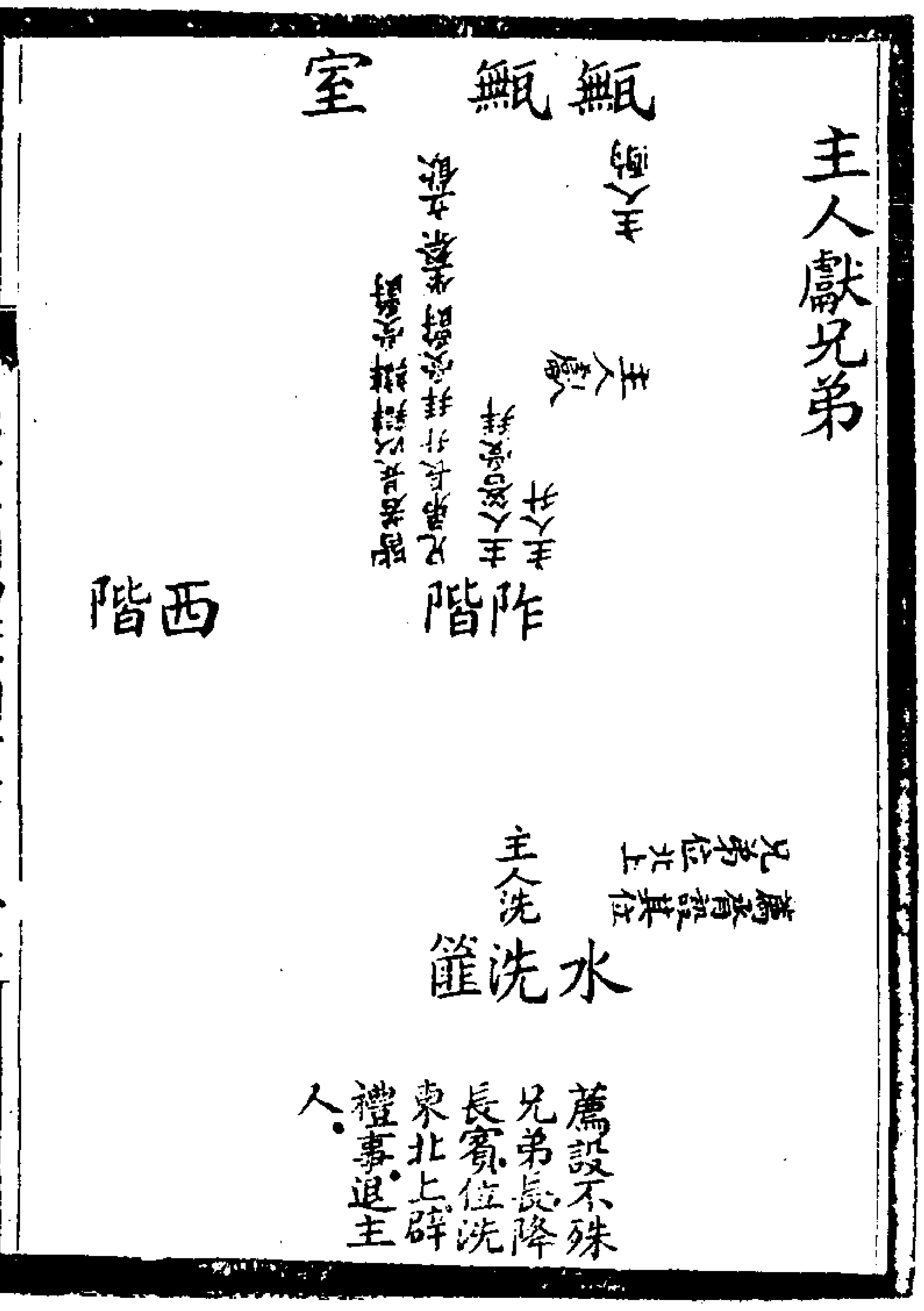


宰夫贊爵起。不爲衆賓洗。猶僎衆賓長齒之故。長敘之卒受者乃得名衆賓也。長賓先設于上。故宰夫薦由東房。衆賓設皆于位。則餘時當在東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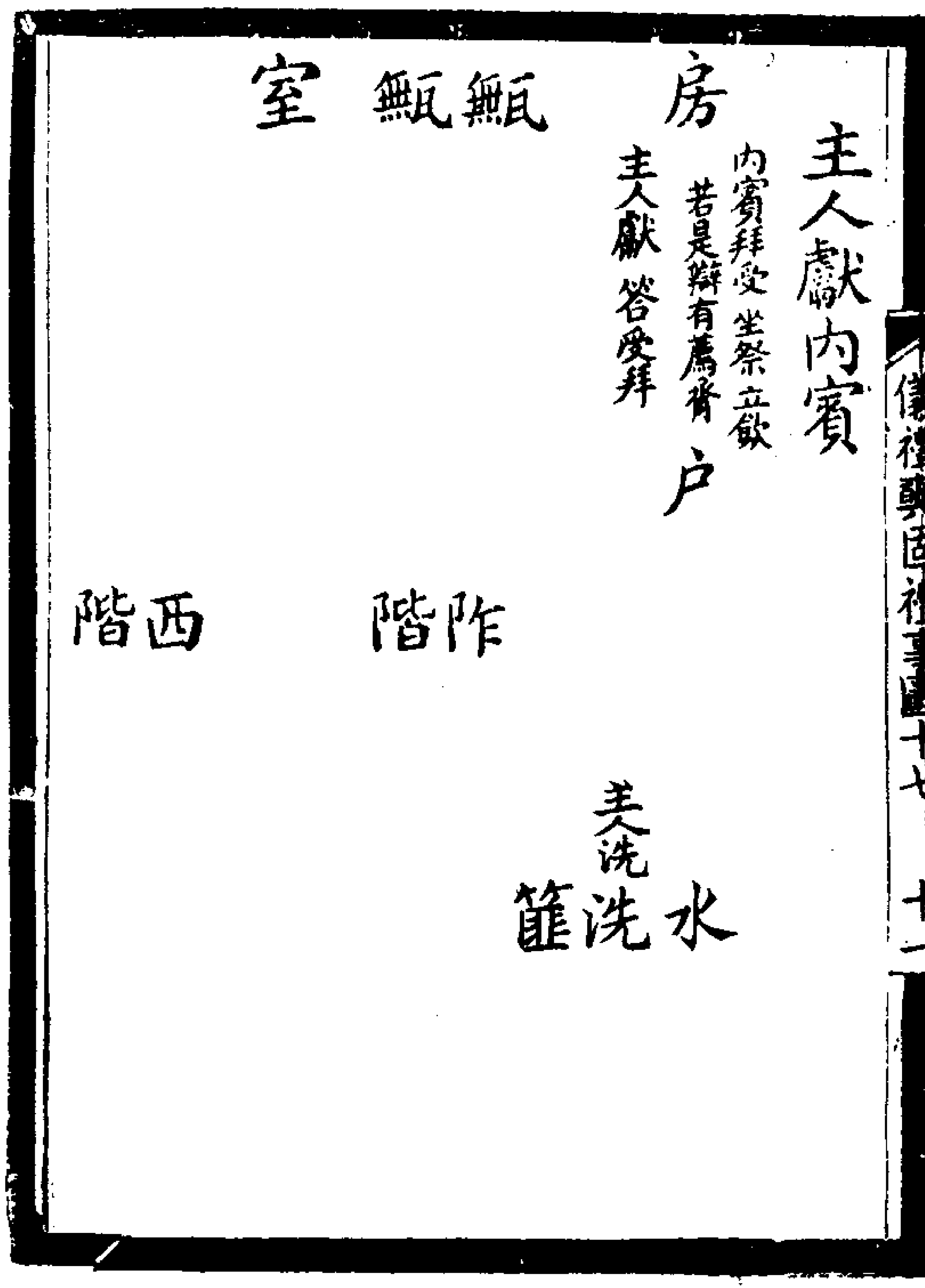

主人酌酢長賓
甒甒
室
阼階
西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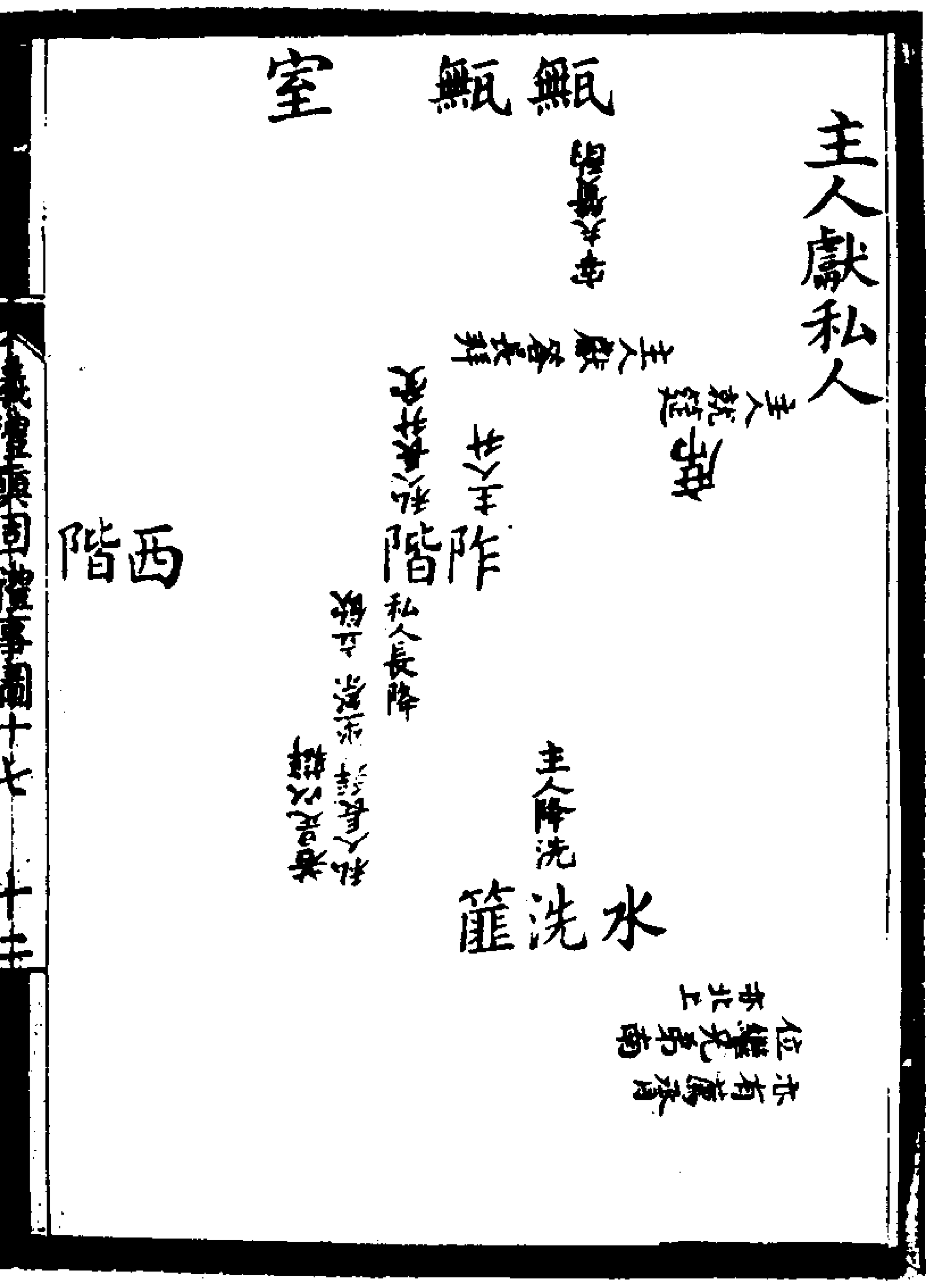
升長賓。宗人延之。因不洗。毋揖。升節也。卒獻而酢。欲令長賓兼衆賓禮。自酌代酢。爲長賓不當主人。凡奠爵必坐。拜必執。與坐而祭。立卒皆興。坐卒者遂。或授或不。通例如此。其變者有故也。賓降。酢畢。特降復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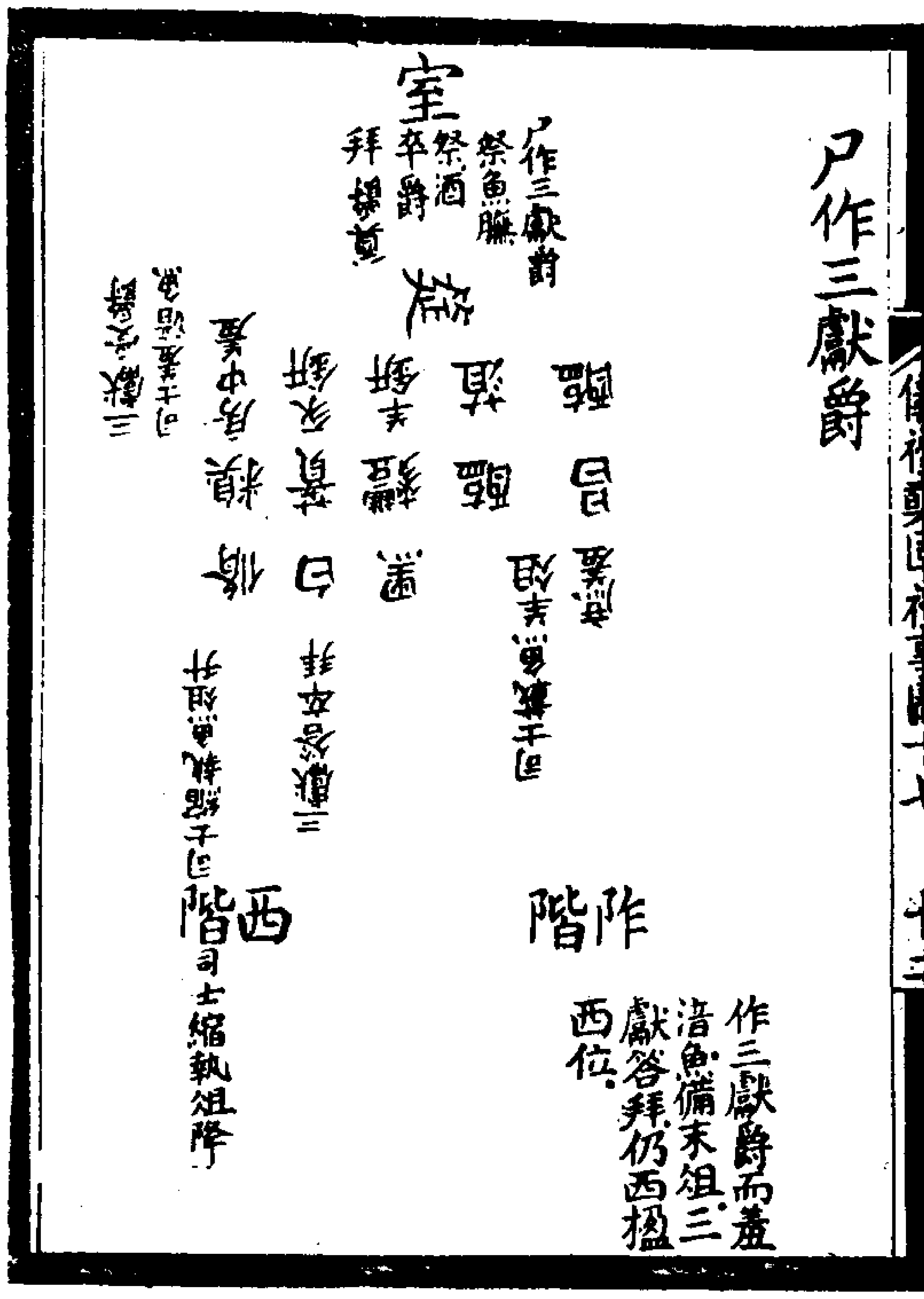

主人酬長賓
甒甒
室
阼階
西階
水
洗
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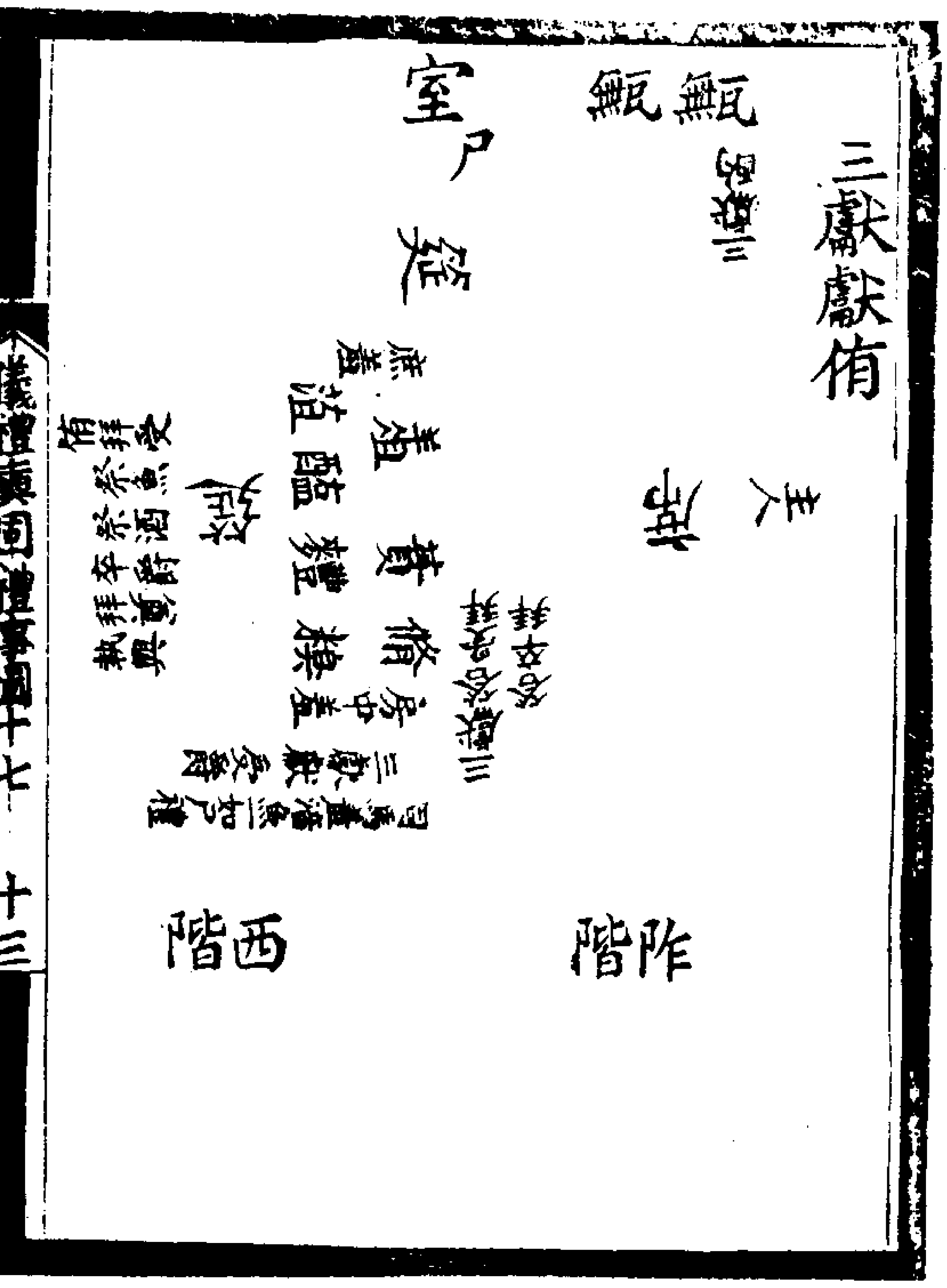

主人獻兄弟
甒甒
室
阼階
西階
主人洗
水
洗
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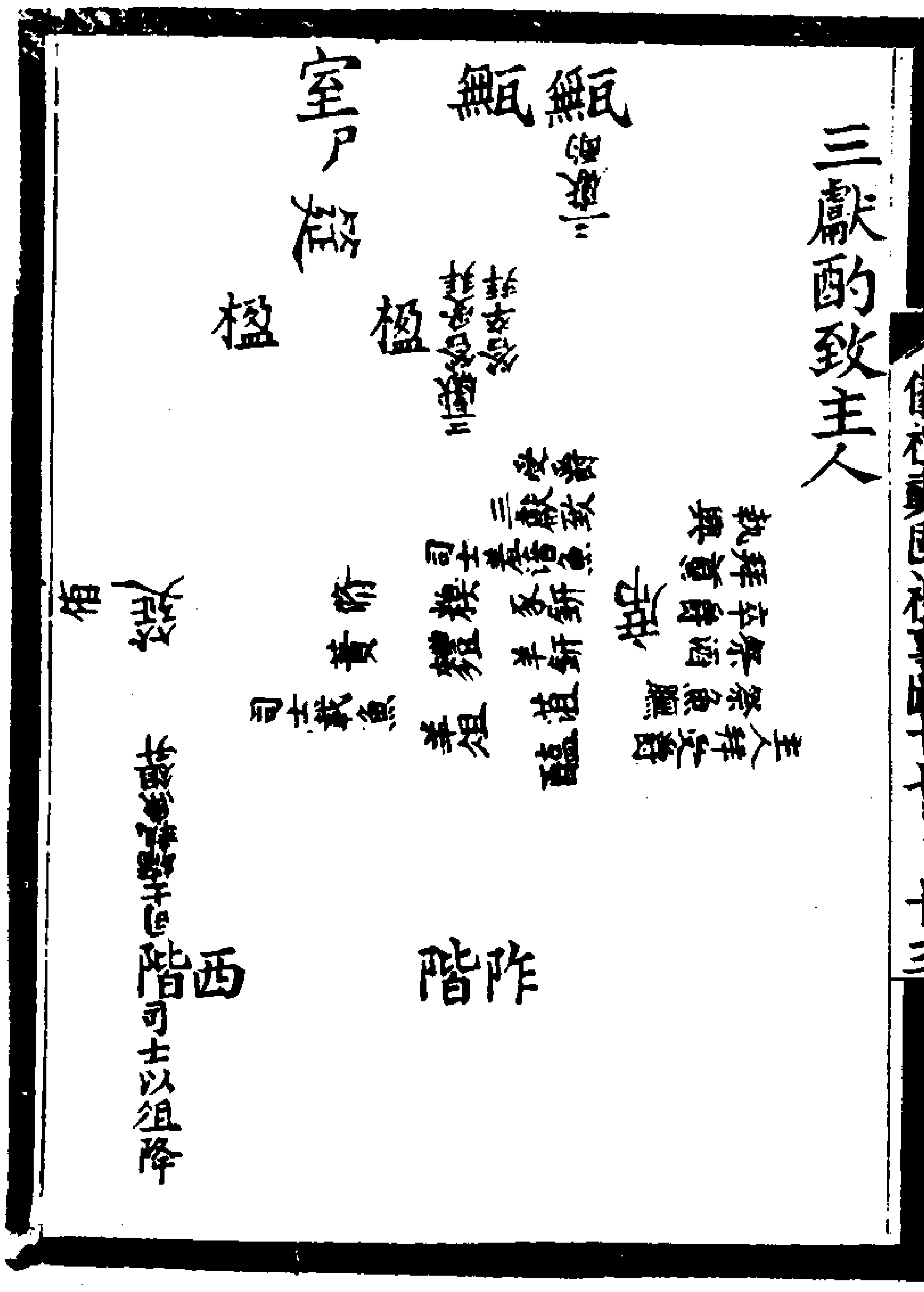
薦設不殊。兄弟長降。長賓位洗東北上。辟禮事。退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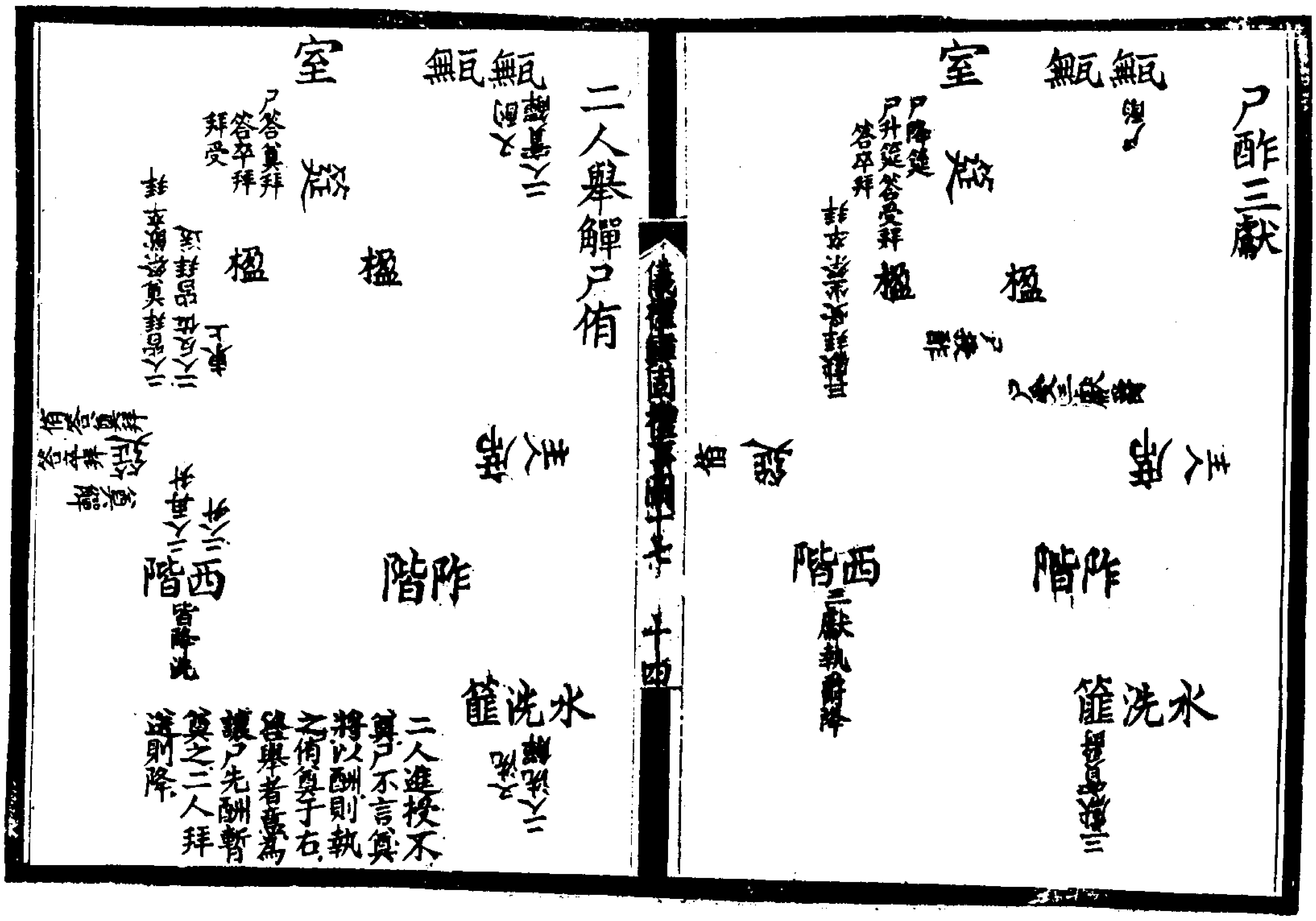

主人獻內賓
房
甒甒
室
內賓拜受 坐祭立飲
若是辭有薦脅
主人獻 答受拜
戶
阼階
西階
主人洗
水
洗
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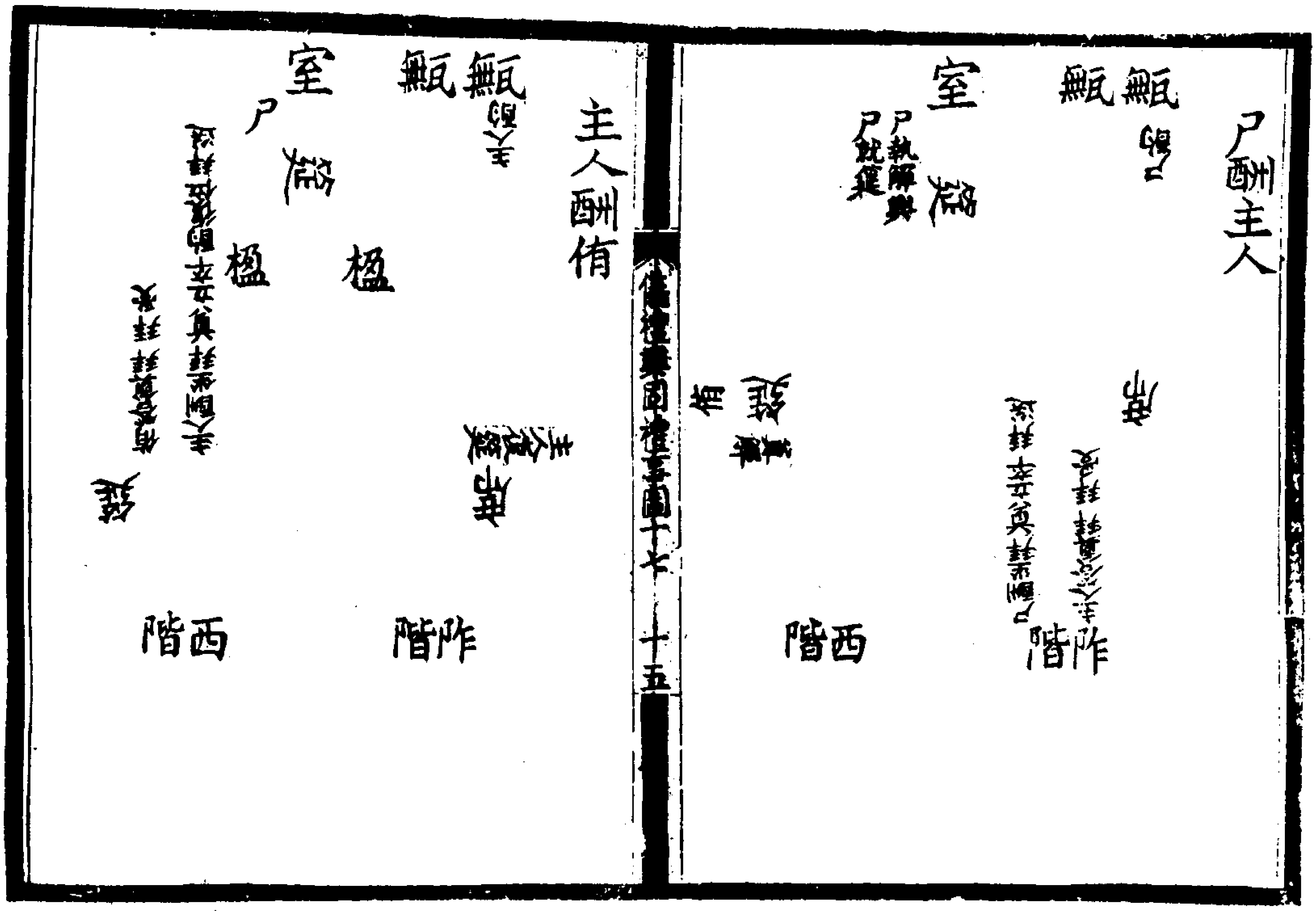

主人獻私人
甒
甒
室
主人降洗
私人長降
阼階
西階
水
洗
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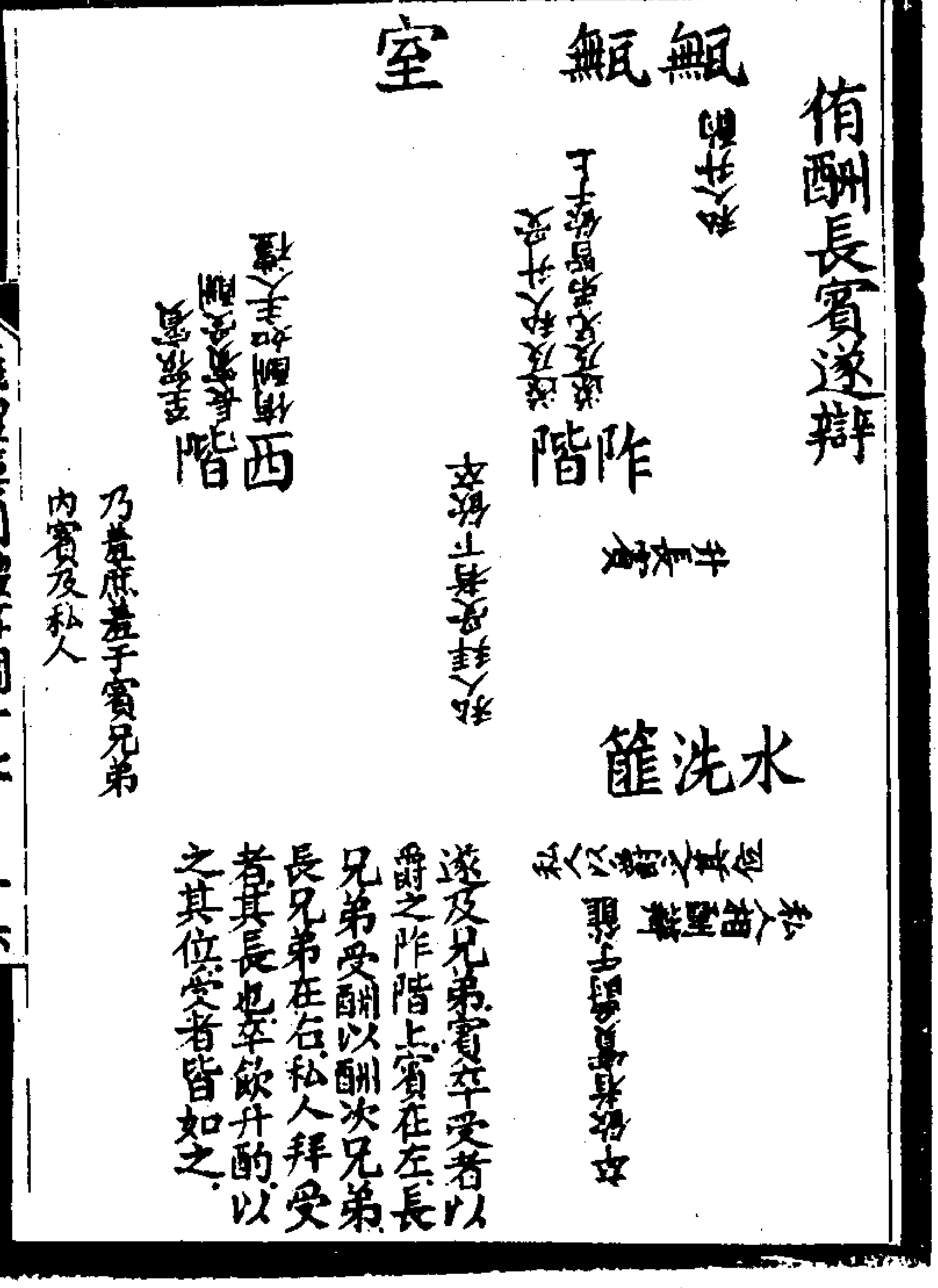

尸作三獻爵
室
筵
阼階
西階
司士縮執俎降
作三獻爵而羞涪魚備末俎三獻答拜仍西楹西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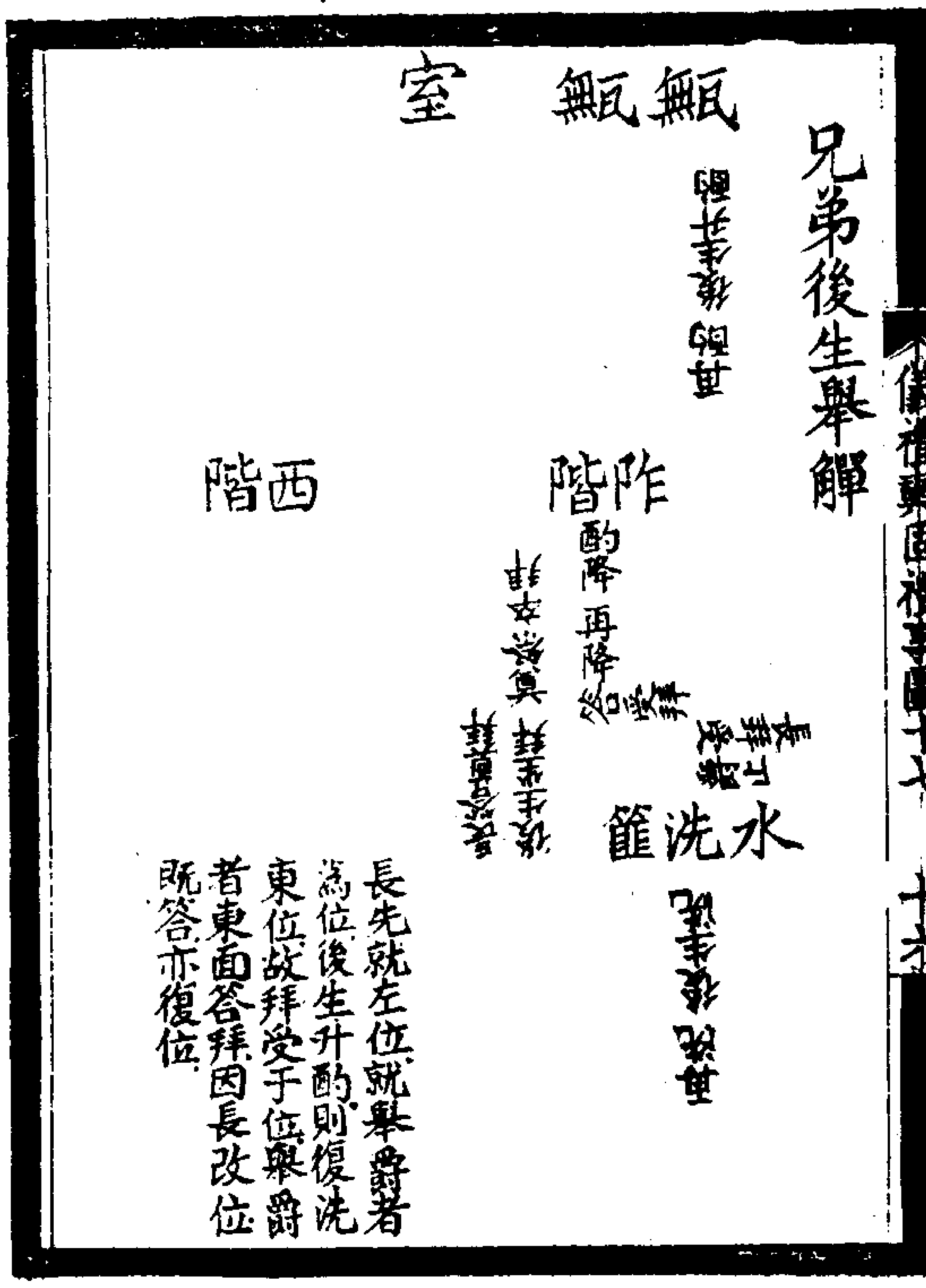

三獻獻侑
甒
甒
室
尸
筵
阼階
西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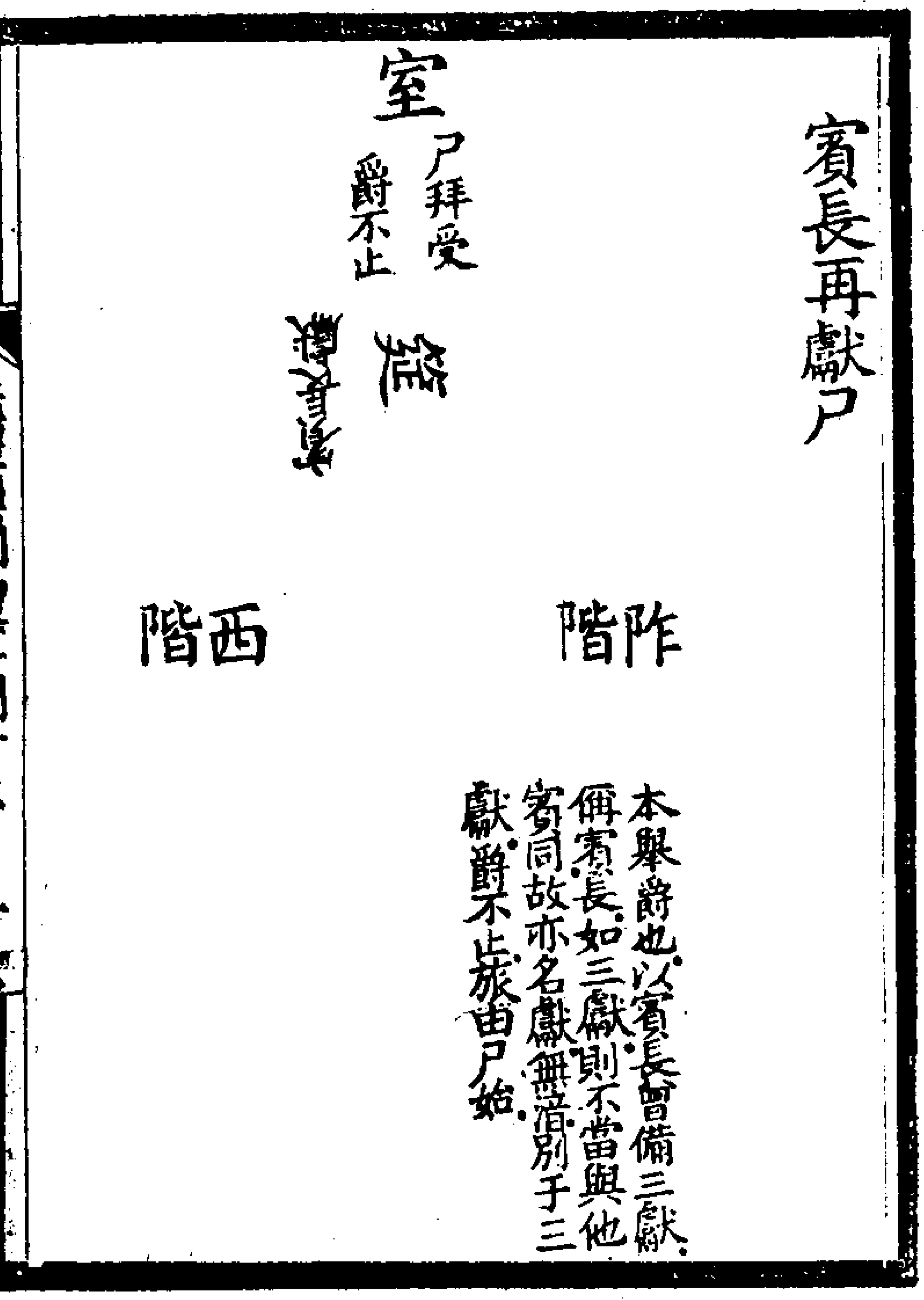

三獻酌致主人
甒
甒
室
尸
筵
楹
楹
阼階
西階
司士以俎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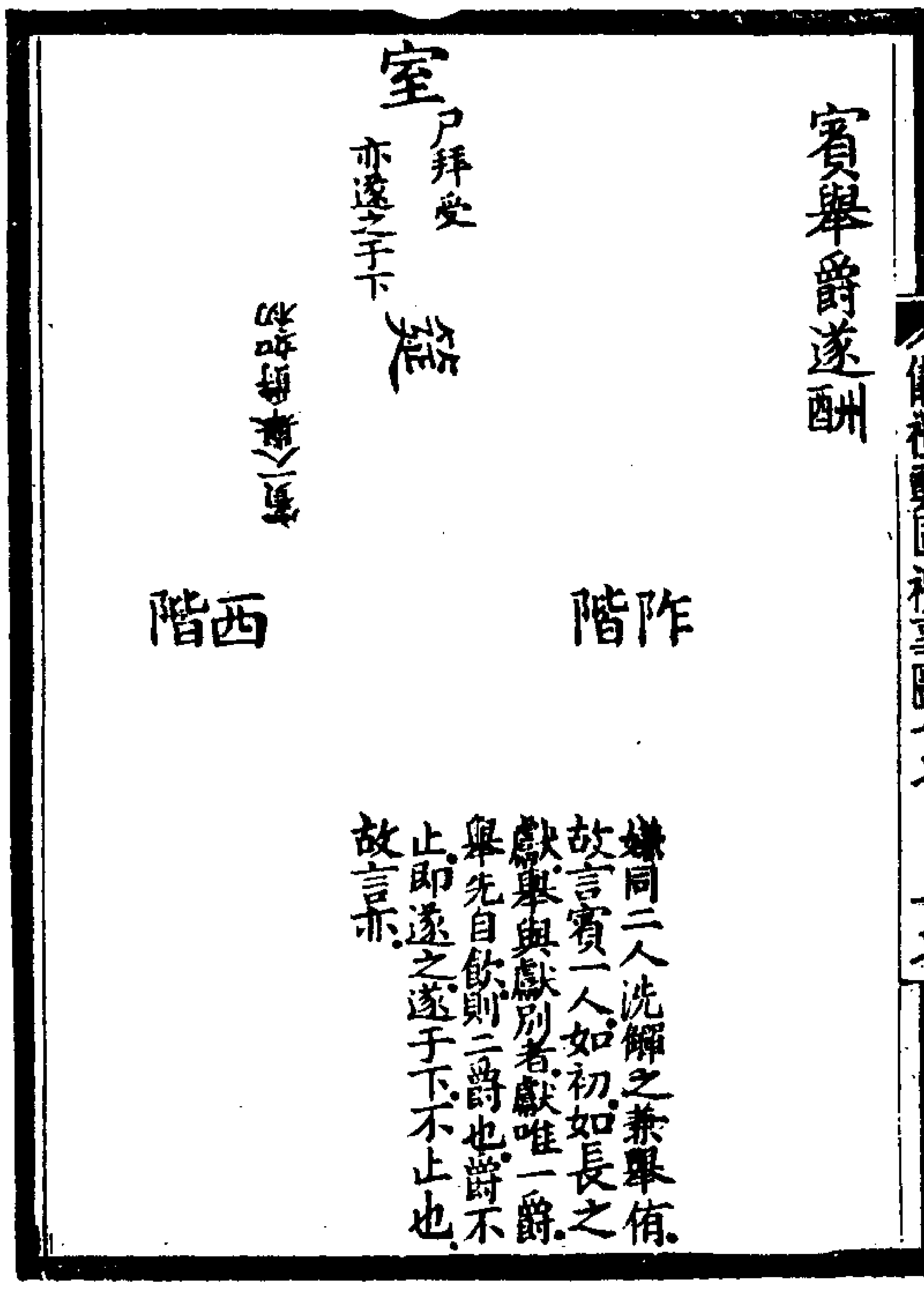

尸酢三獻
甒
甒
室
楹
楹
主人席
阼階
西階
水
洗
篚
儀禮奭固禮事圖十七
十四
二人舉觶尸侑
甒
甒
室
楹
楹
阼階
西階
水
洗
篚
二人進洗不奠尸不言奠將以酬則執之侑奠于右皆舉者奠焉故尸先酬暫奠之二人拜送則降


尸酬主人
甒
甒
室
阼階
西階
儀禮奭固禮事圖十七
十五
主人酬侑
甒
甒
室
楹
楹
阼階
西階


侑酬長賓遂辯
甒 甒
室
阼階
西階
水 洗 篚
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
遂及兄弟賓卒受者以爵之阼階上賓在左長兄弟受酬以酬次兄弟長兄弟在右私人拜受者其長也卒飲升酌以之其位受者皆如之


兄弟後生舉觶
甒 甒
室
阼階
西階
水 洗 篚
長先就左位就舉爵者爲位後生升酌則復洗東位跂拜受于位舉爵者東面答拜因長改位既答亦復位


賓長再獻尸
室
尸拜受
爵不止
篚
阼階
西階
本舉爵也以賓長皆備三獻儐賓長如三獻則不當與他賓同故亦名獻無涪別于三獻爵不止旅由尸始


賓舉爵遂酬
室
尸拜受
亦遂之于下
篚
阼階
西階
嫌同二人洗觶之兼舉侑故言賓一人如初如長之獻舉與獻別者獻唯一爵舉先自飲則二爵也爵不止即遂之遂于下不止也故言亦

賓及兄弟錯酬

甒　甒　戶　室　牖

阼階

賓酬兄弟

皆遂及私人爵無筭

西階

兄弟酬賓

爵不由尸侑主人舉，則不當行于上，賓主黨皆于階南舉旅，而棼然升酌，失禮意。知東西方皆有尊，同特牲經者文耳。遂及私人，長拜受以之其位，言皆起。兄弟長又酬賓，交錯中姟旅之兩成無筭爵，再發旅。

尸出

有司徹

室

阼階　西階

廟門

主人送尸送侑拜　長賓拜

主人退

長賓侑從尸出

司士歸尸侑俎

主人送尸送侑，賓之不拜，統于長。歸尸侑俎，尊尸及侑。主人退，不更入。有司兼內外贊。徹謂薦羞，賓與兄弟俎自徹，從出從者訝受。

若不儐尸尸卒食

佐食盛俎加牢肩

胏俎　肩

腊　魚　稷　黍

豕　羊俎　黍　稷

蔵　醯　葵　羸

醢　蔵　醢　韭　羊鉶　豕鉶

几筵

祝侑　主人拜侑

戶　室　牖

阼階　西階

佐食取一俎

不儐酳尸受酢

主人拜卒

主人獻祝與二佐食皆如儐

甒　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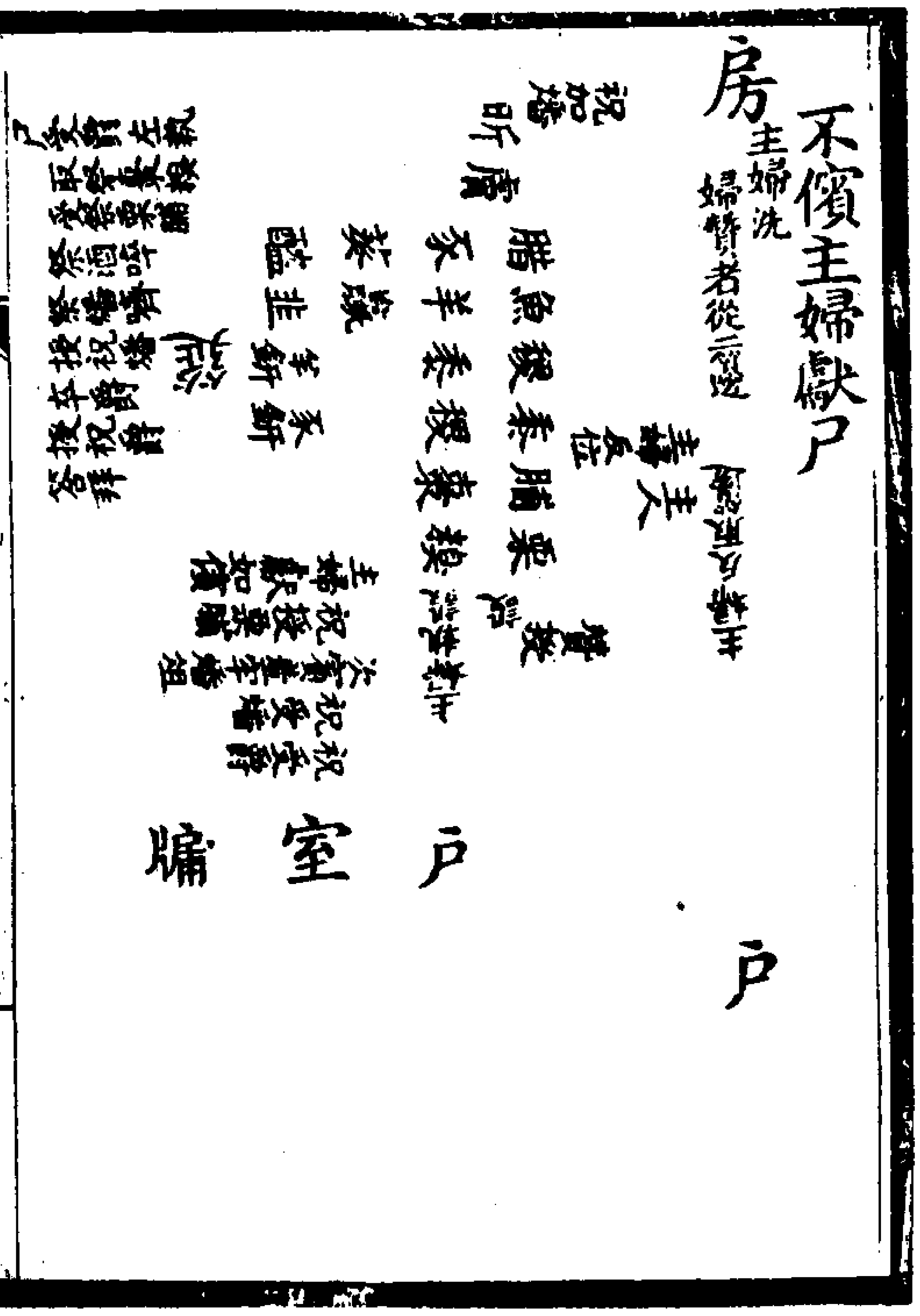
戶　室　牖

几筵

阼階　西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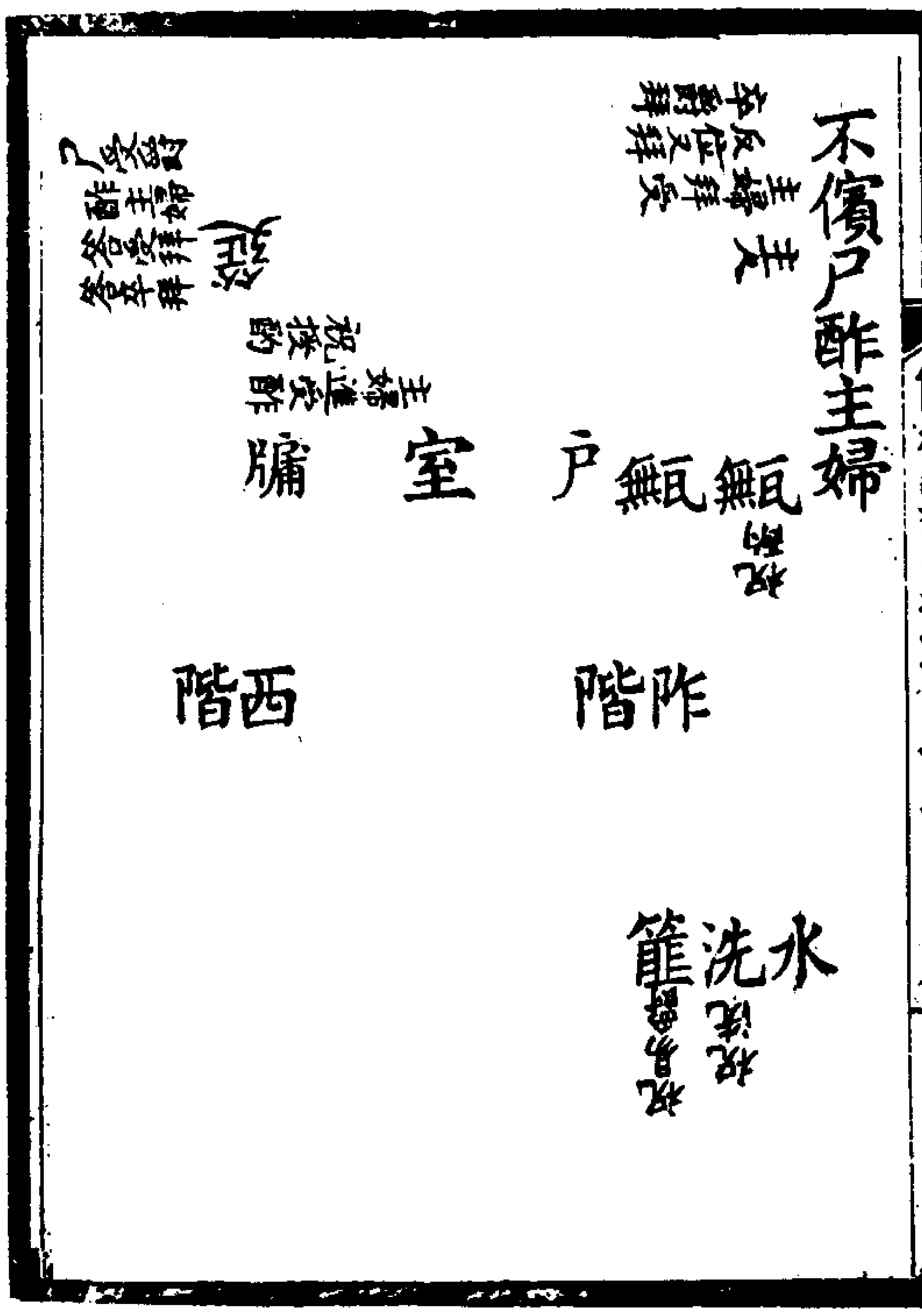
主人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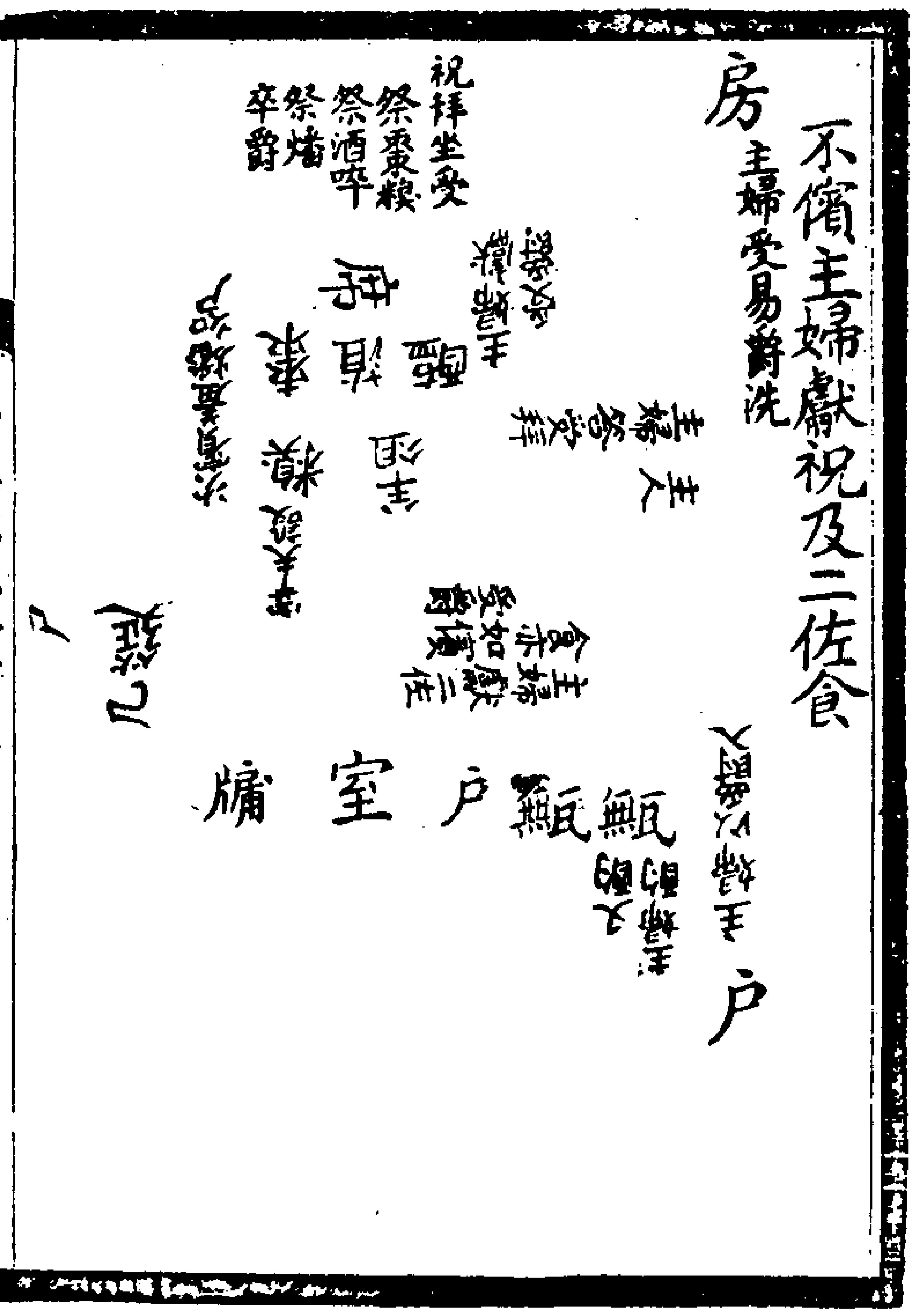
水　洗　篚



不儐主婦獻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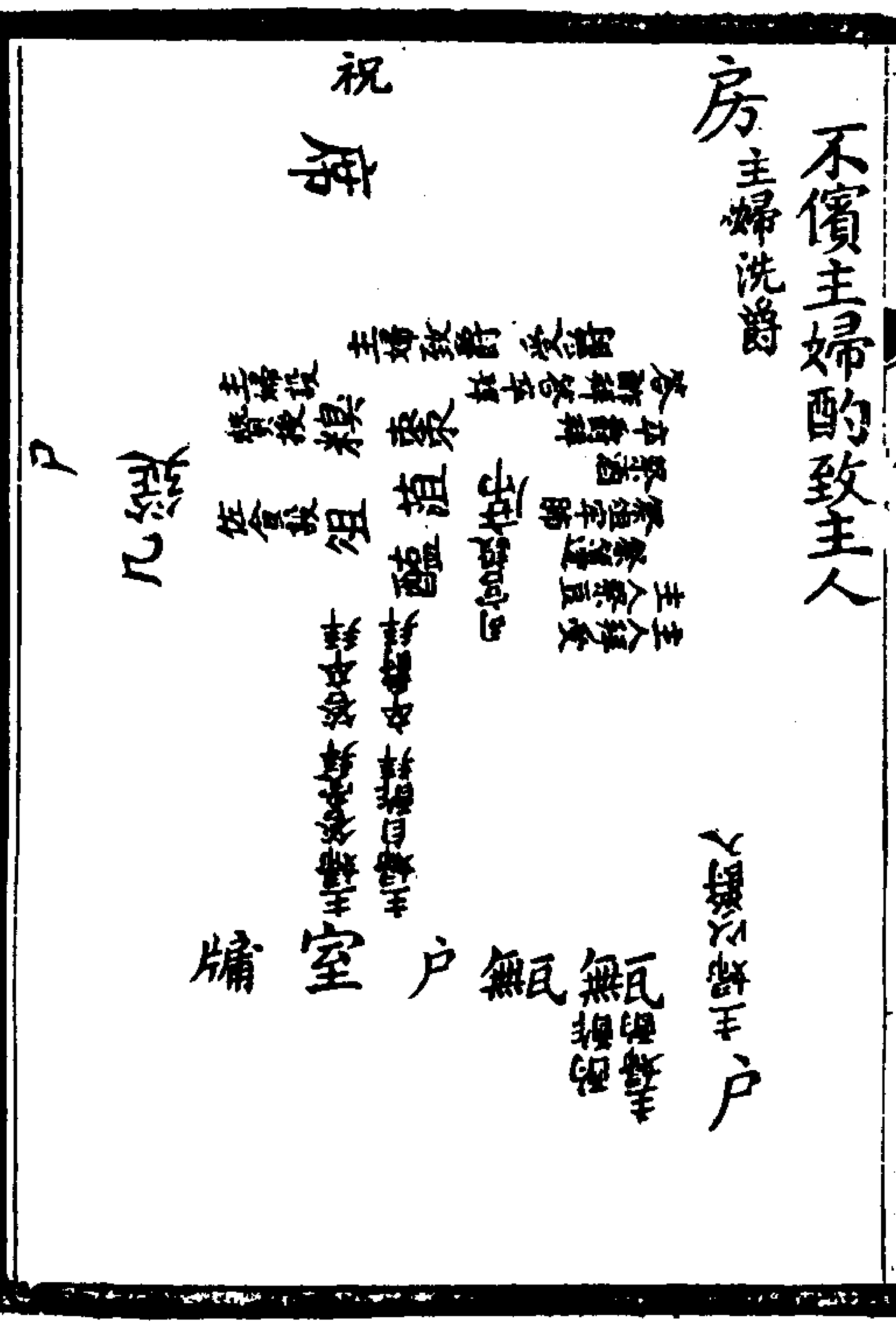
儀禮旁通圖 禮事圖十七 二十


戶
室
牖
阼階
西階
水
洗
篚
不儐尸酢主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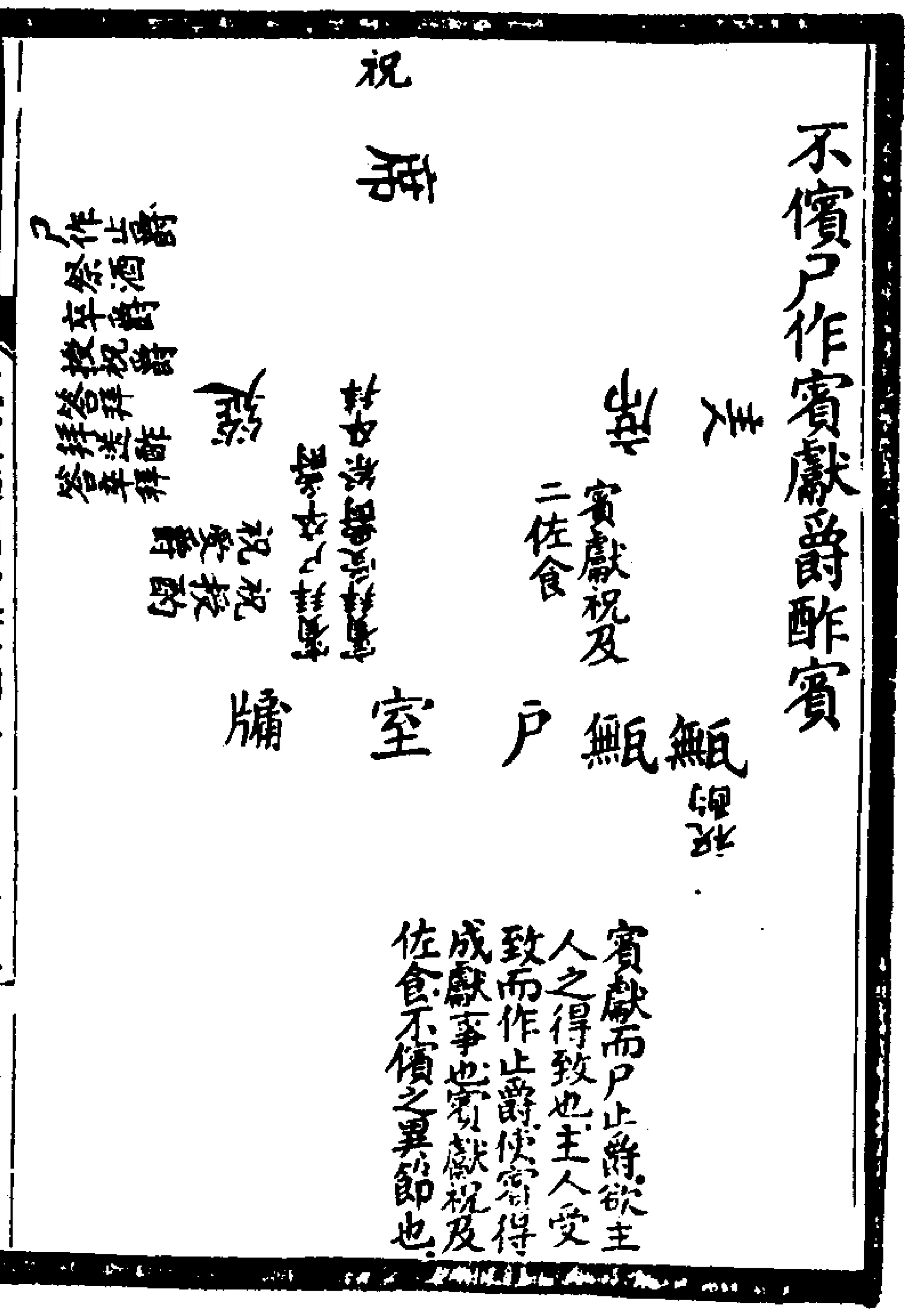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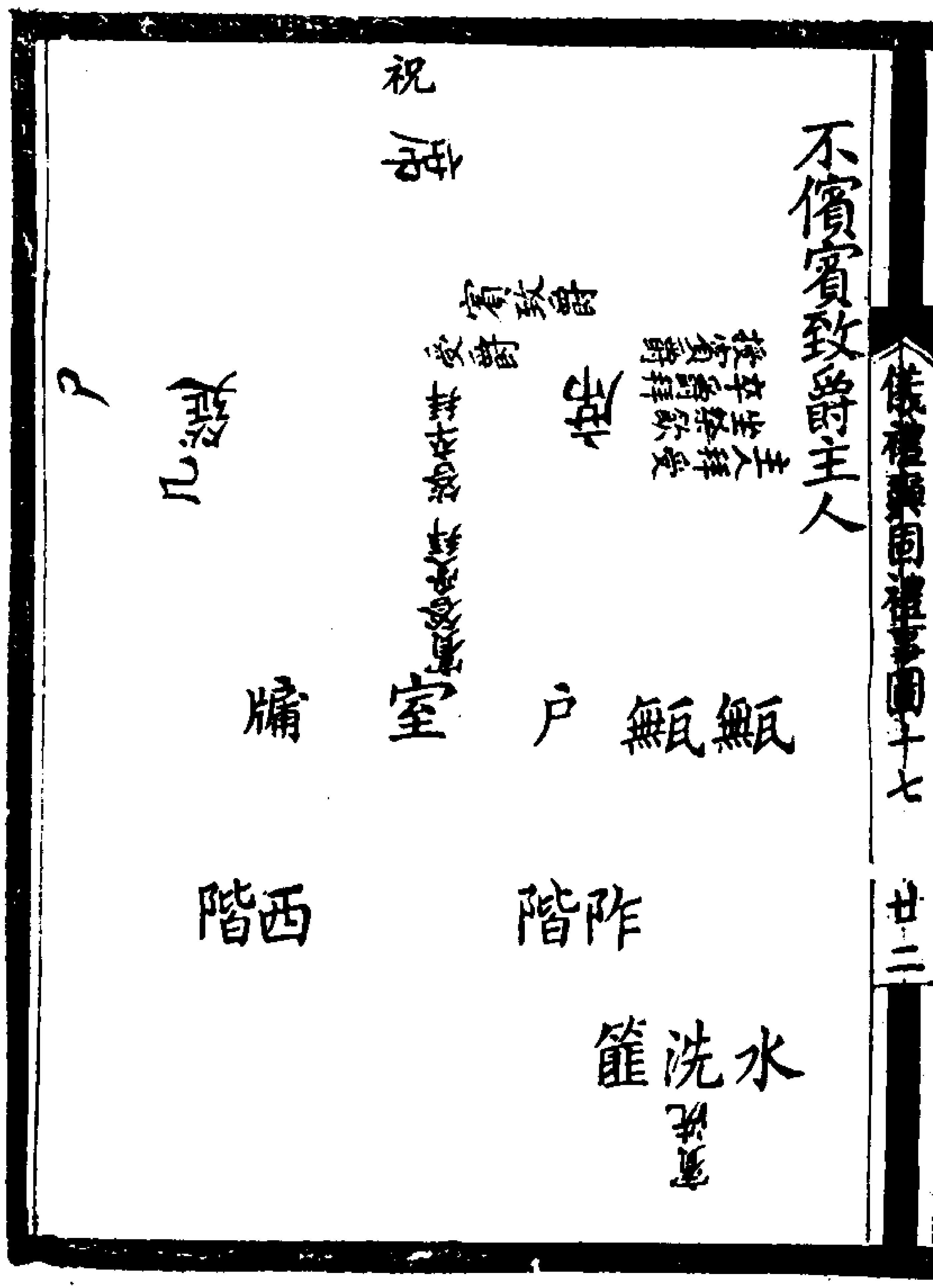
不儐主婦獻祝及二佐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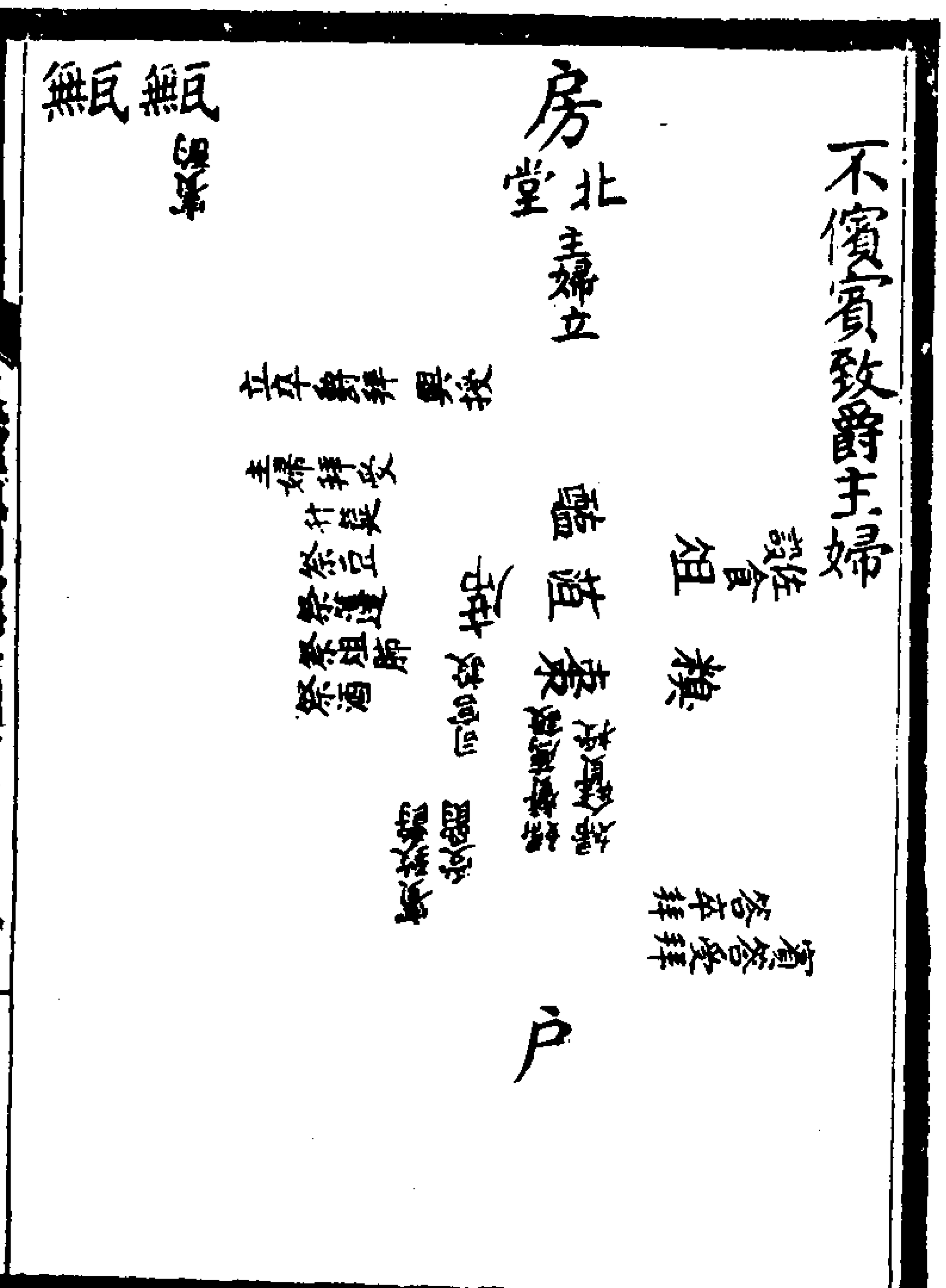
儀禮旁通圖 禮事圖十七 廿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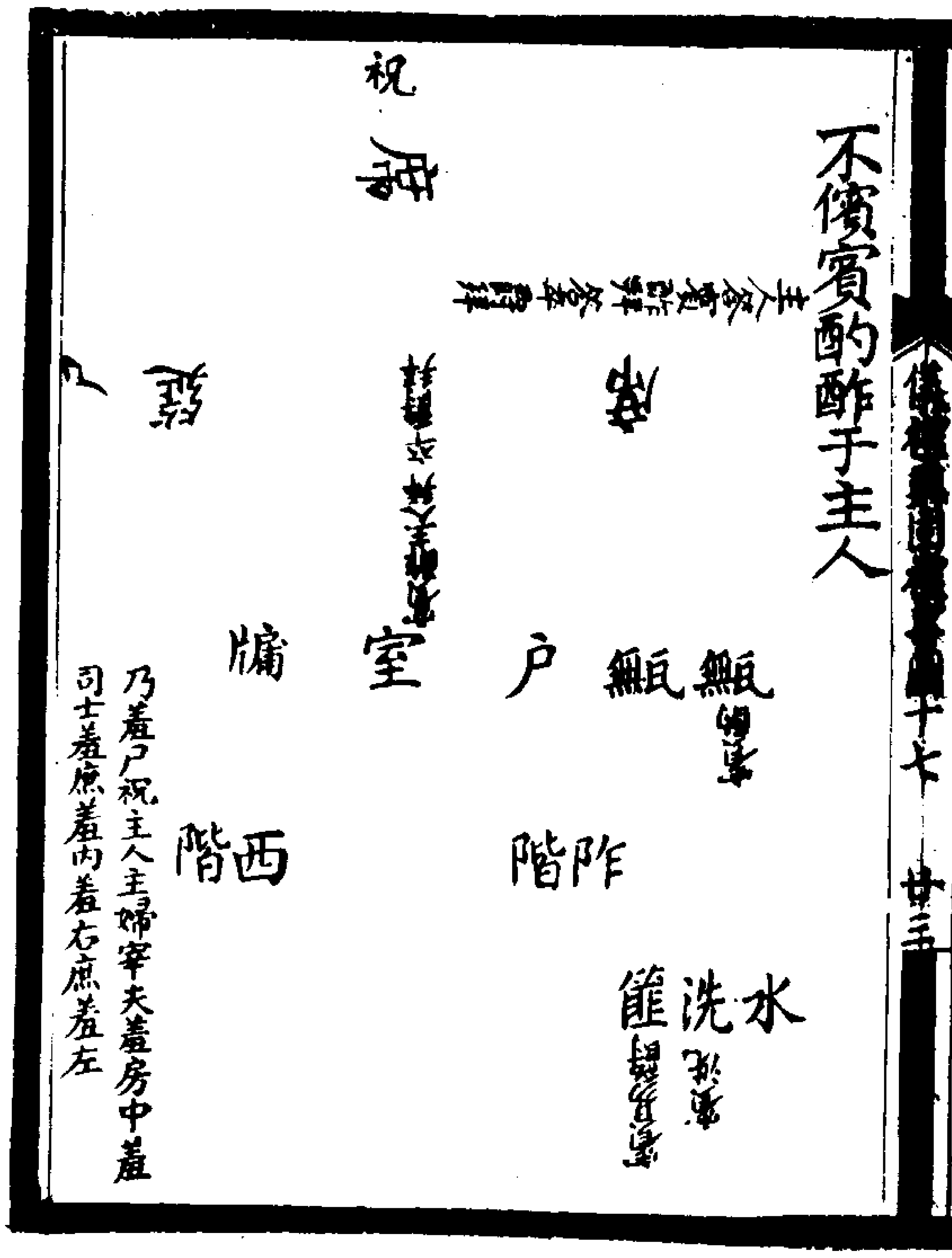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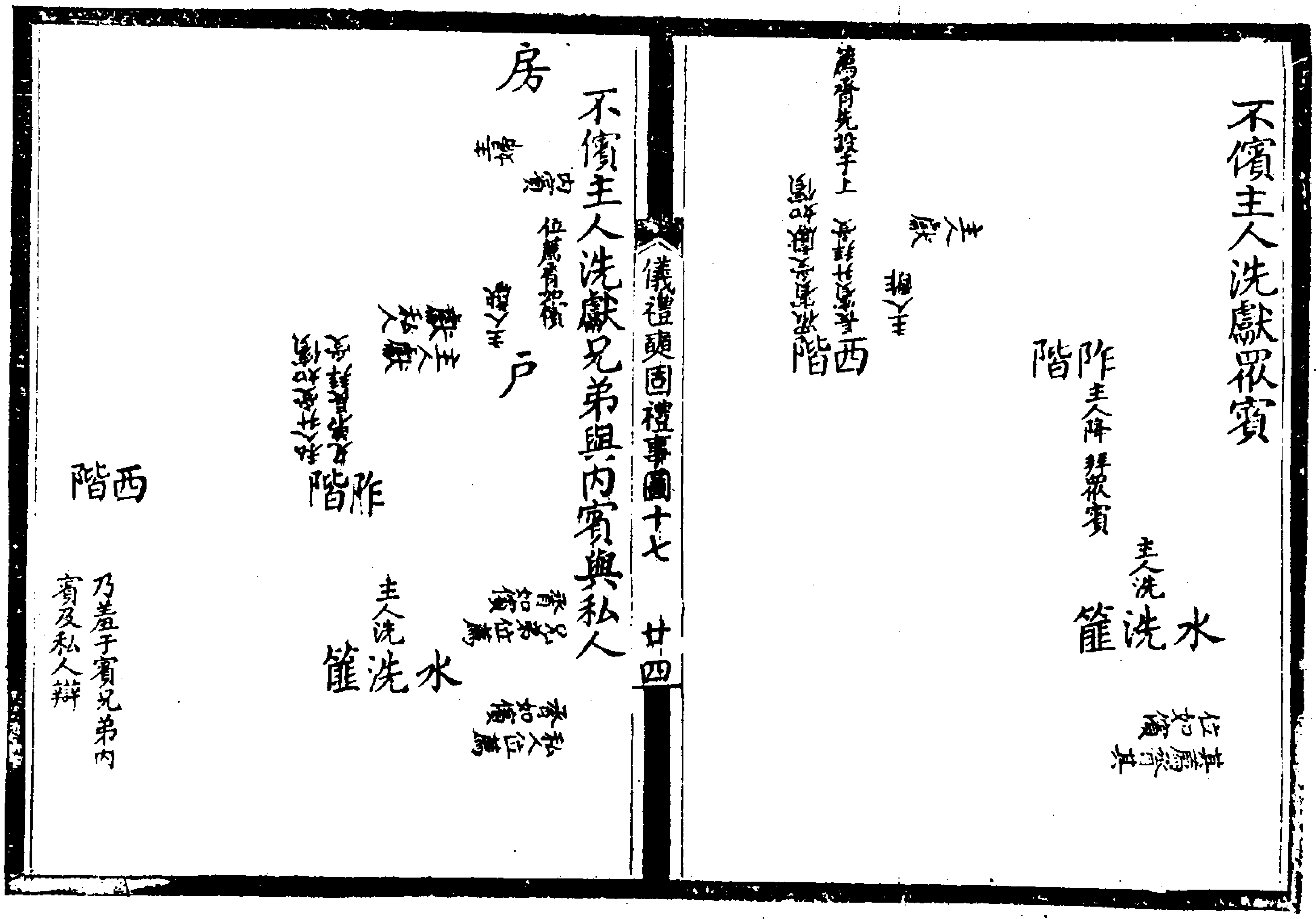
不儐主婦酳致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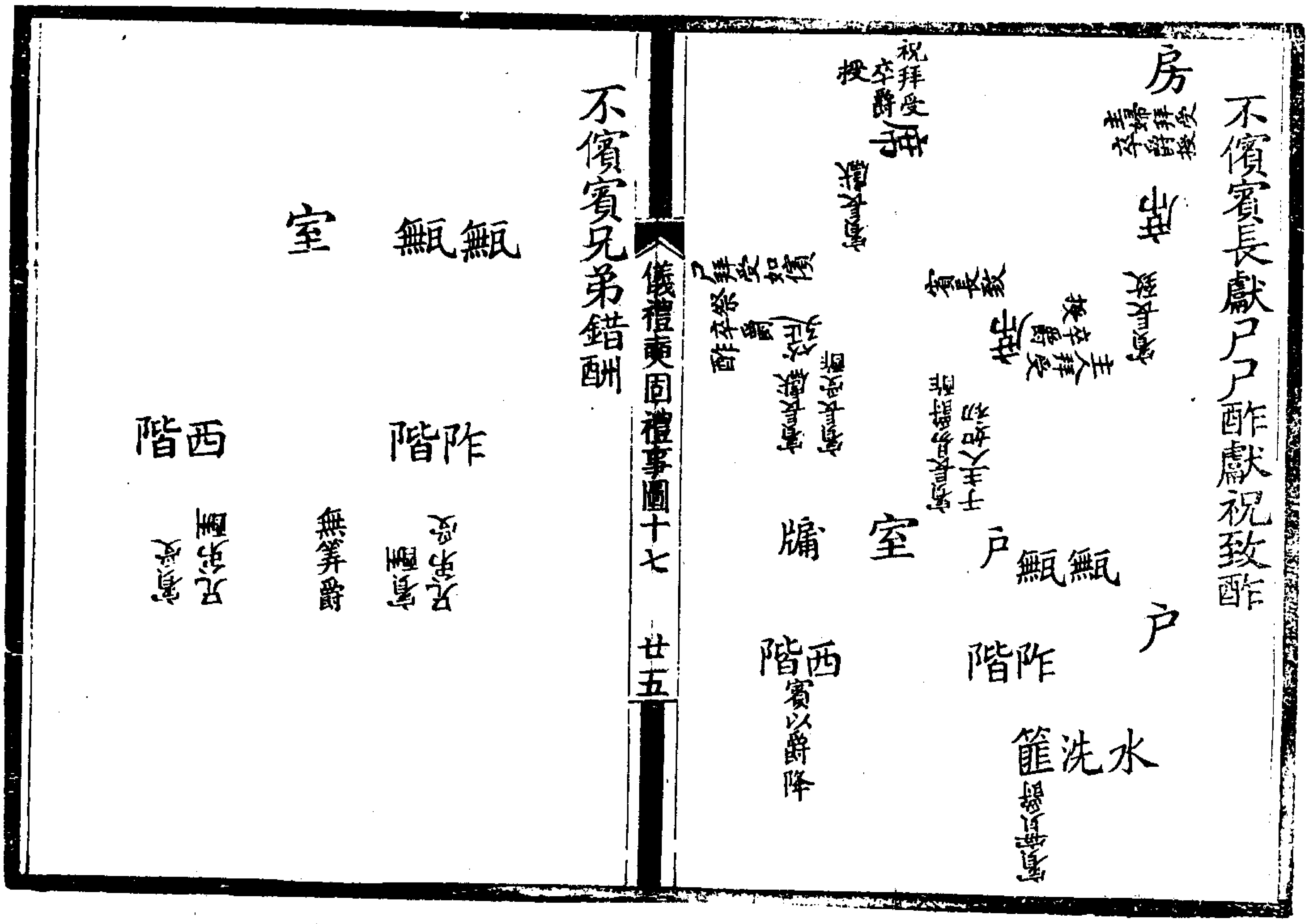

不儐尸作賓獻爵酢賓
祝
席
主人
賓獻祝及二佐食
甒
甒
戶
室
牖
賓獻而尸止爵欲主人之得致也主人受致而作止爵使賓得成獻事也賓獻祝及佐食不儐之異節也


不儐賓致爵主人
祝
席
尸
主人
甒
甒
戶
室
牖
阼階
西階
水
洗
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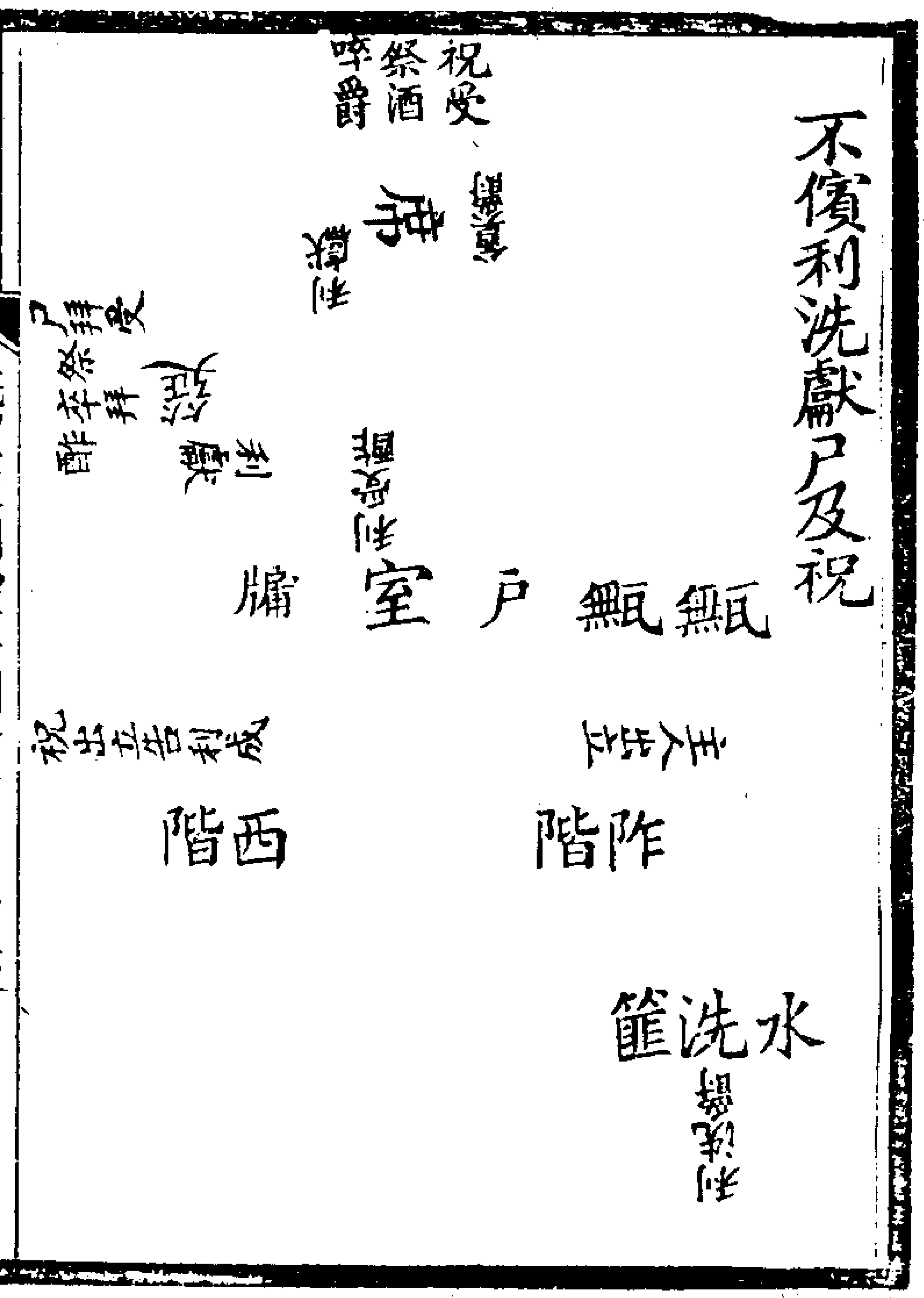

不儐賓致爵主婦
房
北堂
主婦立
俎
籩
東
戶
甒
甒


不儐賓酌酢于主人
祝
席
甒
甒
戶
室
牖
阼階
西階
水
洗
篚
乃羞尸祝主人主婦宰夫羞房中羞司士羞庶羞內羞右庶羞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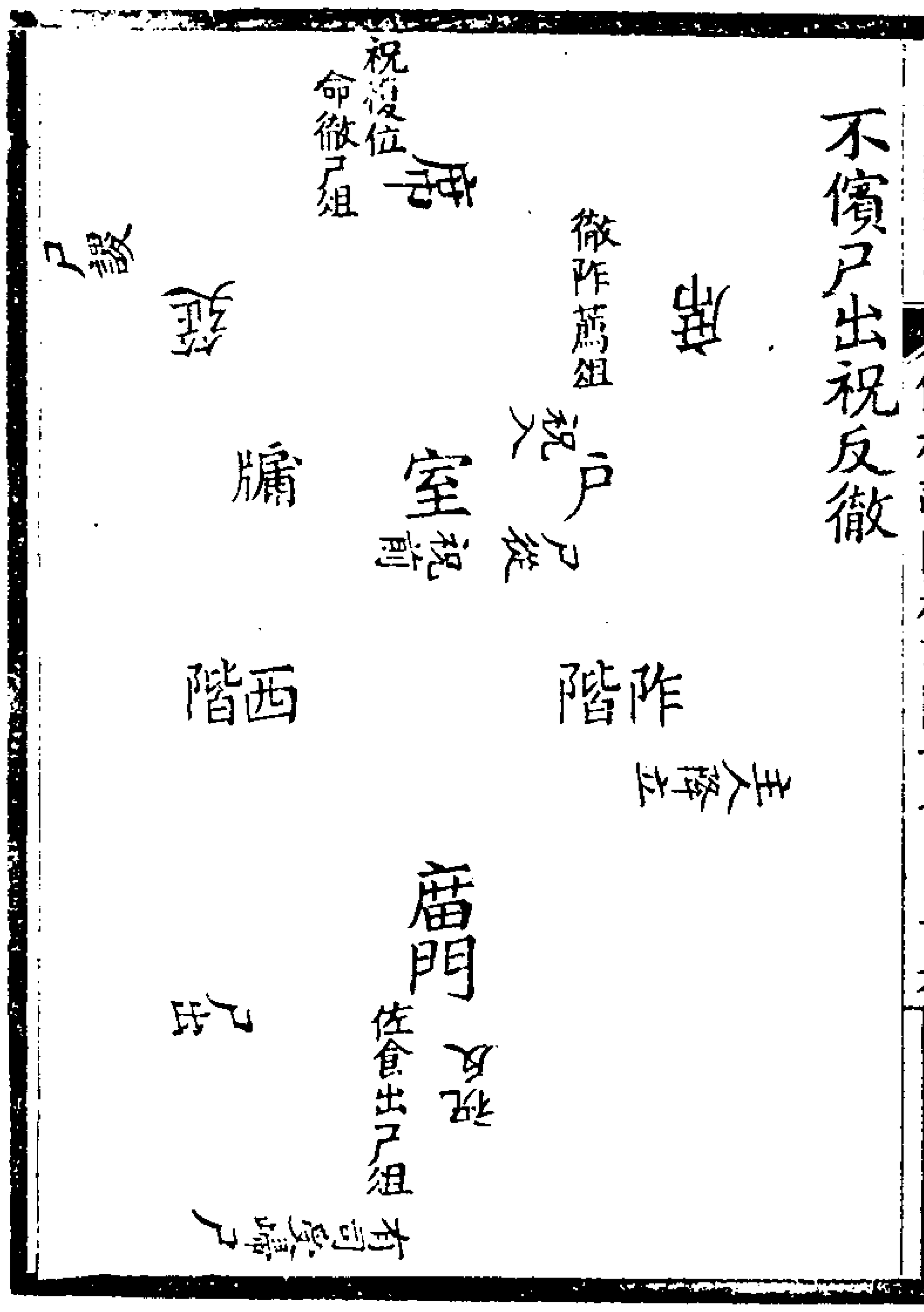

不儐主人洗獻衆賓
阼階
西階
主人洗
水 洗 篚
儀禮旁通圖 禮事圖十七 廿四
不儐主人洗獻兄弟與內賓與私人
房
戶
阼階
西階
主人洗
水 洗 篚
乃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辯


不儐賓長獻尸尸酢獻祝致酢
房
戶
甒甒
室
牖
阼階
西階
賓以爵降
水 洗 篚
儀禮旁通圖 禮事圖十七 廿五
不儐賓兄弟錯酬
甒甒
室
阼階
西階
無算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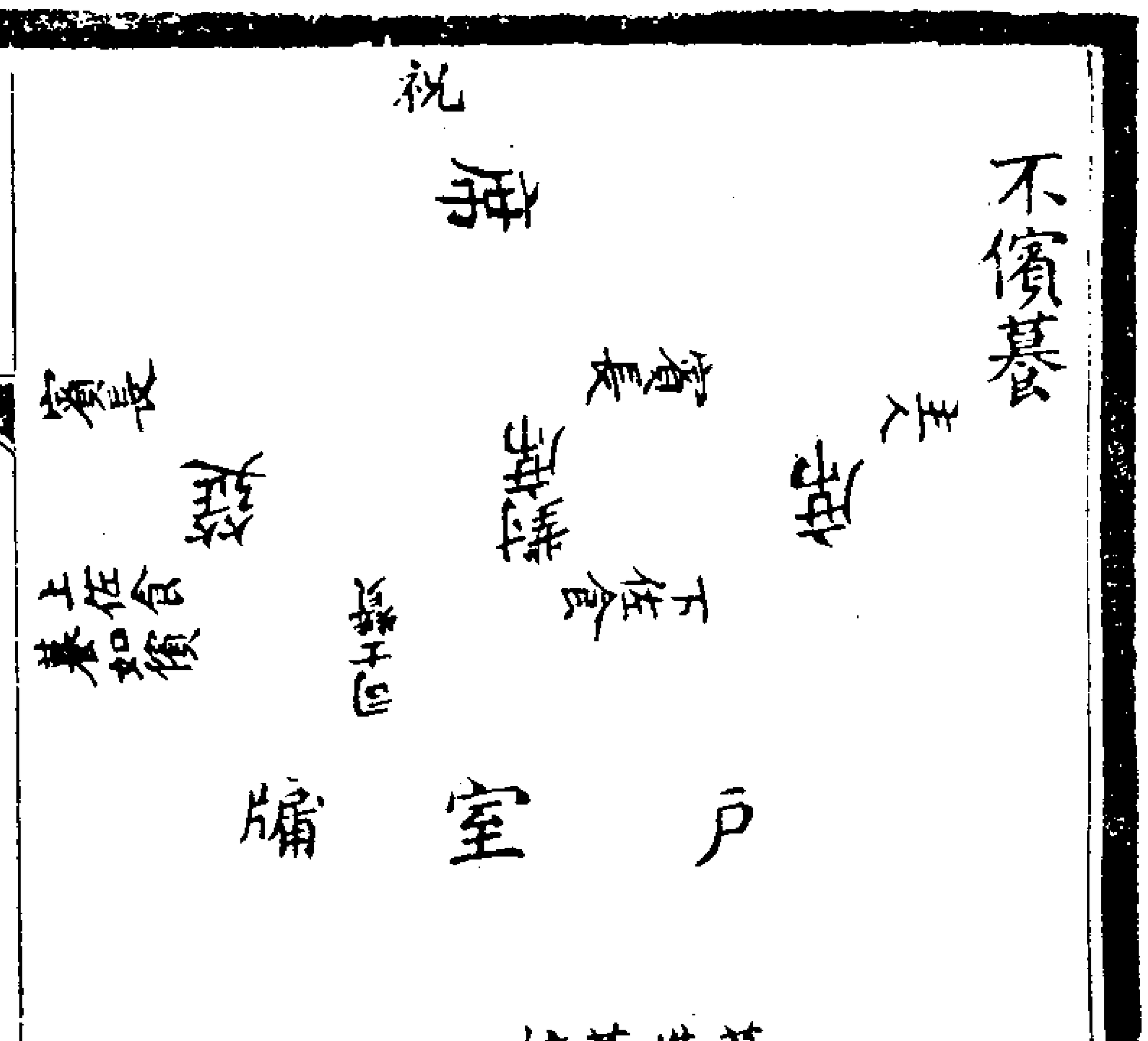
不儐利洗獻尸及祝


甒
甒
戶
室
牖
阼階
西階
水
洗
篚
主人

不儐尸出祝反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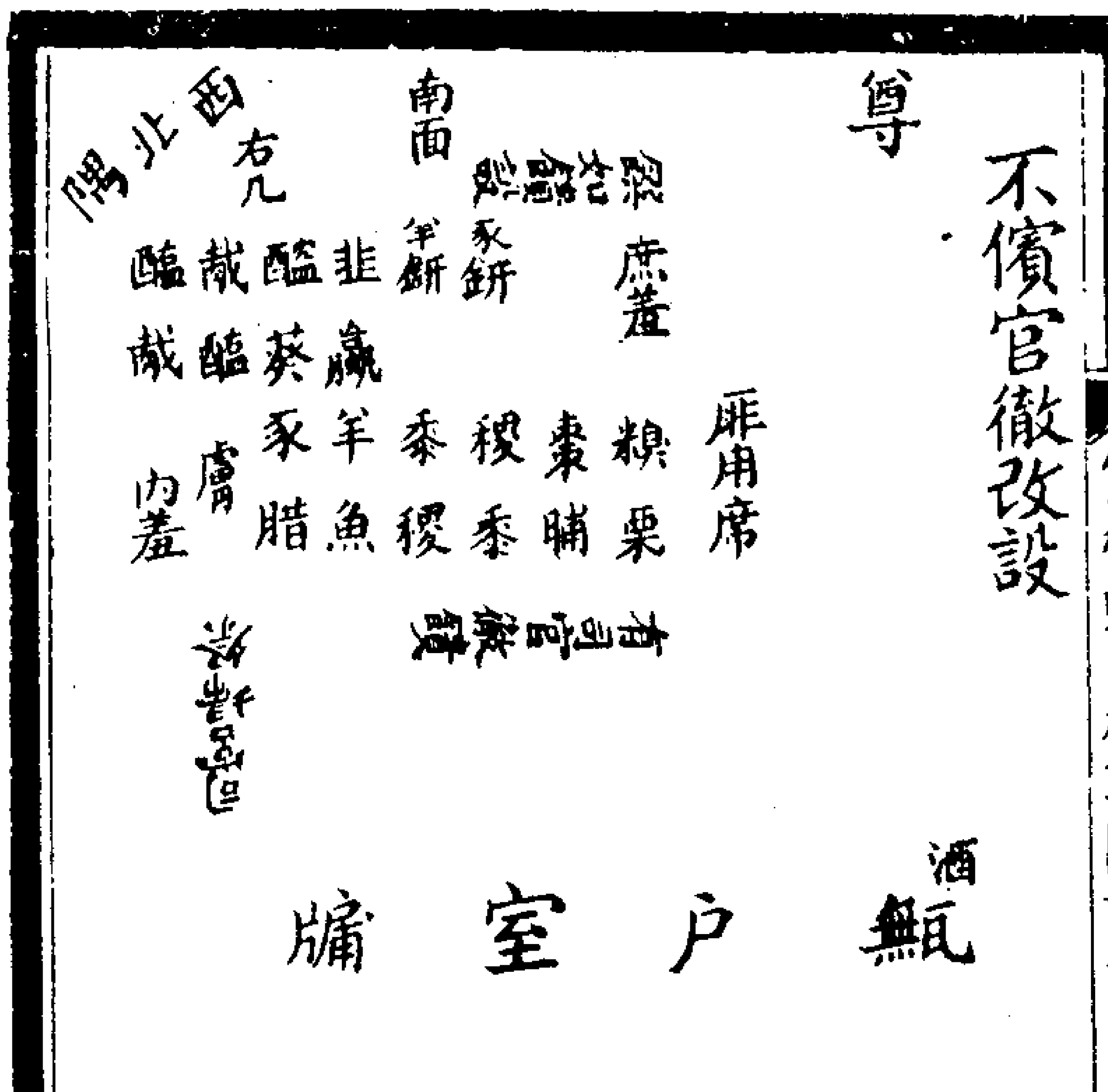

戶
室
牖
阼階
西階
廟門
主人降立

不儐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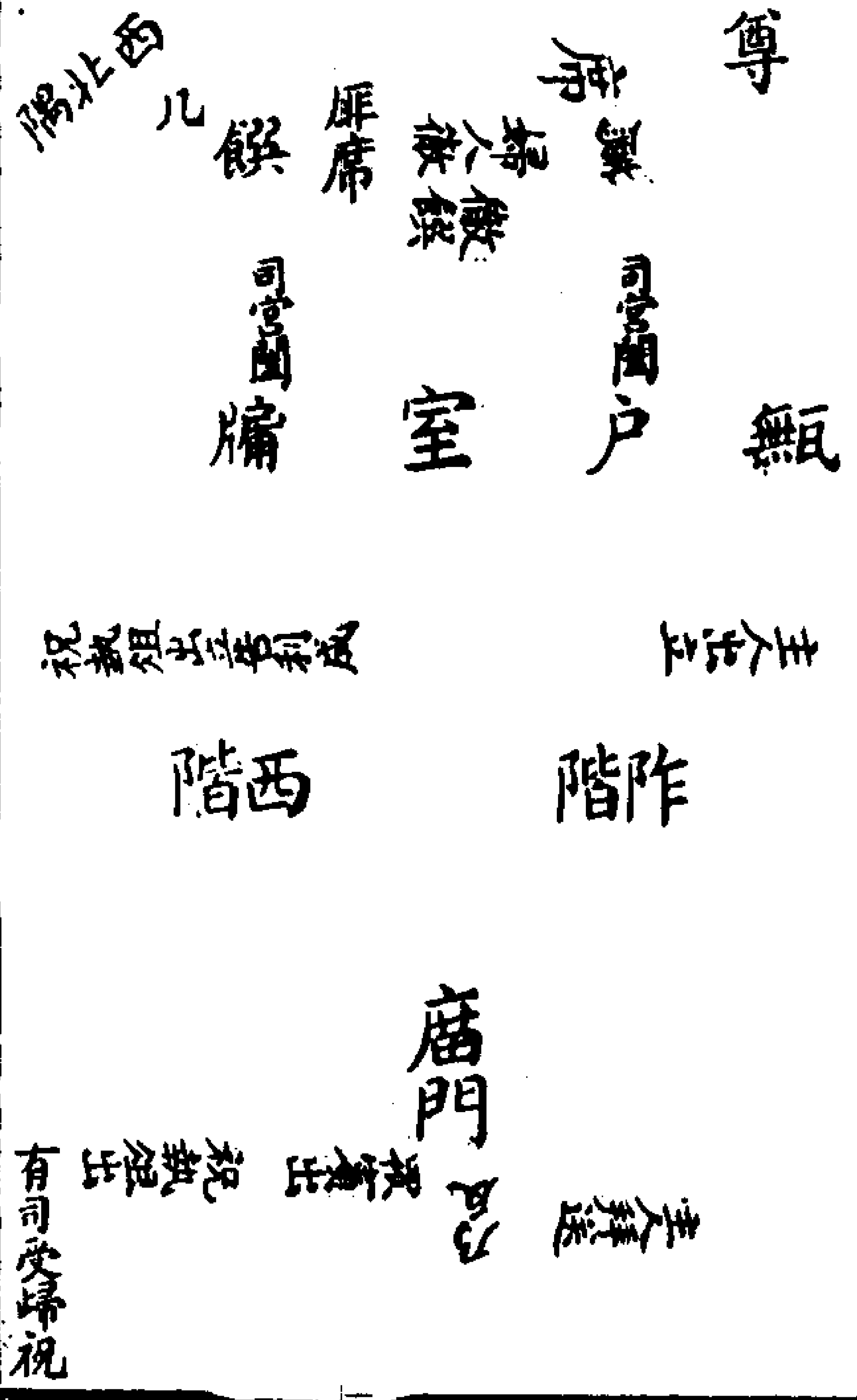
籑如儐，謂進黍、資黍、授舉、進鉶、進豆、湆及拜節。曰卒籑，則主人酳上籑、嘏、出、送，核焉，故以後無佐食事也

不儐官徹改設


尊
酒
甒
戶
室
牖
南面
右几
西北隅

設如饋，易鄉不易位。南面，據設右几，據南面，變特牲几在南。扉用席，變特牲用筵。納一尊，入房戶閒之玄酒甒，沿特牲。司宮埽祭，絜豆閒先設地。

不儐徹設後再告利成


尊
甒
戶
室
牖
阼階
西階
廟門
几
西北隅

儀禮奭固禮事圖十七終

壽櫟廬弟子傅守中
第二子吳銑
同校

禮經校釋

福元題

光緒壬辰孟陬刊竣

光緒三十四年五月廿六日內閣奉
上諭前據江蘇巡撫陳啟泰奏進在籍分
部郎中曹元弼所撰禮經校釋一書當
交南書房閱看茲據奏稱該員所著禮
經校釋疏通證明持論頗多可採後附
禮經纂疏序於禮學源流言之綦詳等
語曹元弼著加恩賞給翰林院編修用
示嘉奬原書著發交禮部禮學館以備
參攷欽此

江蘇巡撫陳中丞薦舉經明行修片

再在籍分部郎中曹元弼篤志經學尤精於禮撰禮經校釋二十二卷其他所著孝經學周易學三禮學論語學孟子學及詩箋釋例亦已卒業詩書春秋三傳國語各學尙待復校其所發揮能擷各經之大義無漢宋門戶之見惟實是求今大學士張之洞曾聘主講兩湖書院品學久爲世重揆諸近今專拾碎義而取虛聲者迥乎有別平日教迪弟子循循善誘以道自任門庭雍穆鄉黨翕然查乾隆十五年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得陳祖范吳鼎梁錫璵顧棟高四人進所著書奉

特旨均授國子監司業儒生稽古之榮於斯爲盛近復

特賞湖南舉人王闓運檢討仰見

朝廷右文崇學薄海人士莫不鼓舞歡欣今曹元弼籍隸吳縣係光緒二十年甲午科二甲進士以中書用捐獎分部郎中其好學勿倦研心實踐爲吳中近數十年來所罕覯洵屬經明行修無愧通儒合無仰懇

天恩獎給清秩以勸士林而敦風俗除將該郎中所撰禮經校釋二十二卷咨送軍機處南書房外謹附片具陳伏乞

一

聖鑒訓示謹

奏

光緒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奉

硃批書交南書房閱看後再行請旨欽此

十二

南書房翰林覆奏

本月二十三日

發下分部郎中曹元弼所著禮經校釋二十二卷臣等公同閱看竊謂三禮之中惟儀禮最爲難讀顧炎武以唐石刻九經校明監本儀禮譌脱尤甚漢臣鄭元作注久稱絶學唐臣賈公彥作疏沈實精博深得經注本意宋以前注疏各爲一書至咸平景德中始行合刻最稱古本然脱文誤句往往有之是不校正其譌無由心通其義曹元弼所著名曰校釋校者校經注疏之譌文釋者釋經注疏之隱義體例較爲明晰其

治經壹以鄭賈爲宗而兼採唐宋諸儒及

國朝諸家之說折衷以求其是略無門戶之見間有於義難明者一一疏通證明持論頗多可采後附禮經纂疏序於禮學源流言之綦詳尚能窺見先王制禮本意堪以留備

乙覽謹

奏

嚴訓一則

所刊校釋余前已統閱大旨尚近平實異乎巧說浮辭求勝古人者故命刊行以質當世通人達士然禮者體也履也非辨疑釋滯之難乃踐而行之之難汝聰頴有餘所患行不掩言宜反求之身篤行其道余望汝爲古之君子不願汝爲一時之聞人也勉之戒之

禮經校釋卷一

吳縣曹元弼學

儀禮疏序　非言無以表其疏　釋曰表見疏通也表其疏言見其會通也下云非釋無能悟其理賈氏書名疏解經注發端稱釋曰以此

理有終始分爲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大平之書周禮爲末儀禮爲本　釋曰孔氏穎達禮記正義曰周禮爲本則聖人體之儀禮爲末賢人履之與此異者賈以終始言則儀禮爲大平始基周禮爲大平成法孔以體履言則周禮爲禮之綱領儀禮爲禮之條目言異而義通也然孔以體履分屬二禮似誤會鄭意知者鄭禮序云（見正義引）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此言禮兼體履之訓猶易一名而函三義未嘗以體履分屬二禮也又云然則三百三千雖混同爲禮至於並立俱陳則曰此經禮也此曲禮也或云此經文也此威儀也此以二禮之制分經曲亦未嘗以二禮之義分體履也此段上當有敘二禮源流之事如六蓺論者而今亡矣又云體之爲聖履之爲賢此明行禮者功力之淺深孔子從心不踰矩體之爲聖也顏子非禮勿動履之爲賢也兩之字皆渾

指禮非謂體經禮履曲禮也二句似當屬踐而行之曰履下若然鄭並無以二禮分體履之說孔氏推衍似誤但其說亦自可通耳　序又云二者或施而上或循而下此當屬此威儀也下亦言禮之制施而上制禮自士始也循而下自天子以及下也　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二禮一致明無體履之分

胡氏培翬儀禮正義有四例曰申注補注附注訂注

案胡氏先治詩四例暗合鄭箋詩之例鄭志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此鄭自述箋詩之例宗毛爲主申傳也隱略更表明補傳附傳也補者毛所未釋經旨未顯則補釋之附者齊魯韓三家義雖不如毛之得其正然皆有師承不可廢毛但舉其本義而餘義未備則附載之仍以毛爲主也（如關雎鄭以毛爲主而附載魯說三國志程秉說孫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故詩美關雎以爲稱首秉逮事鄭君而引此詩仍用毛不用魯足見鄭學之徒皆知鄭意以毛爲主也後人不察乃謂爲易傳而譏其義之偏誤甚）下己意易傳也申者十之四補者十之二附者十之三易者十之一而已惟易者與毛不同附則不過兼存異義仍以傳爲不易之正訓後儒誤以附爲易又不考其所附之皆本三家乃

謂箋不得傳意不知鄭與毛未嘗歧也（元弼作詩箋釋例明之）胡氏得其四例可謂善讀箋者然後儒之異於鄭者必不能如三家詩之確有師承則不必附鄭義廣大精微非後人所當輕議則無容訂元弼作纂疏竊欲精研鄭注以上達周公孔子之神恉諸家善者則讚而辨之

士冠禮第一

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恆爲士疏云引齊語者（約文）證此士身年二十加冠法若士之子則四十彊

而仕何得有二十爲士自加冠也　釋曰賈以士之子必待其父致仕乃代父仕爲士古者三十而娶四十而仕七十而致仕父致仕則長子年已四十其二十冠時父方爲士子安得任職居士位自用其禮冠也惟童子自以有賢才而爲士非嗣父職則得有年未二十而已仕者至二十自以己之士禮冠今經云士冠禮是爲士者之冠禮非士之子以士之子當嗣父爲士其冠時尚非士也賈義如此弼謂此經固以身爲士者爲主而士之子亦用此禮鄭蓋引齊語以明士冠其子亦與士身冠同也胡氏是

是年十九已下乃爲殤　校曰乃疑當爲仍言天子諸侯之子十九已下仍爲長殤明二十乃冠

則天子之子雖早冠（至）三加可知　校曰雖早冠當爲既不早冠言既不早冠則亦依士禮三加也下案家語云云者此別一義言據家語則天子之子亦四加然家語但言王大子則諸侯之子亦從士禮可知賈義蓋如此弼謂大戴禮公冠篇云天子擬焉盧注云擬公禮也此言天

子之禮也又云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爲主其禮與士同注云士冠禮記曰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此言太子與庶子之禮皆與士同也王肅竊此文以入僞家語而改天子爲太子不顧冠禮記明文後人又據以改公冠經盧本似亦誤故盧注正之云重言太子誤也此破上文太子爲天子也又恐人惑於僞家語故即曰家語曰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非也明其不足信也當從賈氏前義爲是

胡氏正義載妄人繼公說以此經專爲士冠其

子之禮弼案繼公蓋見經云將冠者采衣紒以爲未仕之服也若然童子巳爲士者將冠時當服何服乎繆甚采衣紒乃未冠之服非未仕之服荀子言十九而冠明禮所謂二十而冠者必滿十九歲之月數又加一月入二十之限乃爲二十行冠禮其未滿十九月數者雖踐二十之年仍不得爲二十而爲之冠也知者喪服殤大功章傳曰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曲禮曰二十曰弱冠喪服小記曰丈夫冠而不爲殤若但以年論不核月數則或以元年正月生十九年十二

月死已足十九歲以未及二十未冠爲殤或以元年十二月生二十年二月死但踐二十之年計其月數纔踰十八歲以巳及二十巳冠不爲殤厚薄殊絶不合事理故射慈謂凡制數自以生月計不以歲則所謂二十而冠者必滿十九之月數而後爲二十行冠禮出殤限也禮家恐人疑二十爲但踐二十之年故實核其所歷之月數必先足十九而曰十九而冠荀子傳之韓詩外傳亦云十九見志請賓冠之故知十九而冠者正以曲達二十而冠之制不然二十而冠誰不知之而謂荀子韓傳昧之耶然則滿十九之月數而後冠則正月二月生者皆以二月冠用冠正時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冠子娶妻時也據生月最前者爲正也其三月以下生者則不能依正時各以其滿十九月數之後一月冠爲時不定故經有夏葛屨冬皮屨之文也

儀禮

又周禮是統心儀禮是履踐　釋曰此與孔同似亦非鄭本旨　疏論儀禮各篇相次之故殆未然惟冠昏相見之次二戴別錄皆同當畧本

周孔舊第其冠昏中當以士大夫諸侯天子相次如疏所云也

先王制禮莫大於設官故周官爲經禮臣瓚謂止是官名此不知先王經論之旨也曲禮事禮也非微文小節也朱文公謂若曲禮少儀內則之類然內則言事親事長之大義不可謂微文小節且果如所云則曲禮三千何以無一完篇存者而僅散見記中乎鄭義固不可易　許鄭以周官爲周禮賈氏謂周禮儀禮首尾是一皆不易之論　子禮嘉禮也臣禮賓禮也內則屬

嘉玉藻屬賓曲禮目錄以事長屬嘉禮則事親爲嘉禮明矣　曲禮卽儀禮曲禮記侍坐諸節見士相見禮可證朱文公以曲禮爲微文小節然天子建天官等事似非微小之禮內則之文尙爲完備所言皆孝弟之大節實不可目爲微小微文小節惟少儀爾然亦與士相見正經相近禮固小大兼備也　朱文公儀禮經傳通解以內則次昏禮甚是江氏永禮書綱目編入曲禮失之

士冠禮筮于廟門

故以廟決堂　校曰廟疑當爲門

若以卦對生成之鬼神　釋曰生成之鬼神必待蓍龜以出卦兆疏言以卦對生成之鬼神猶云以卦對蓍龜耳

周禮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則冠亦綏多士女之事昏以仲春爲正時得陰陽之中則冠亦當以仲春爲正時特生月在後不得依正時者則無常月耳夏小正傳據正時言秦氏蕙田非之誤　郊特牲作龜于禰宮孔正義謂禰廟並無卜于廟堂之文是亦卜于廟門也凡卜筮皆于廟門所以然者嫌蓍龜之靈由廟神尊蓍龜也以三隅反之則亦嫌有蓍龜而無廟神尊廟神也故不於堂而於門也江氏筠說足達鄭旨

主人節

韎韐卽縕之類　校曰韐字當刪

不服此服朝服　校曰不服下脫朝服二字

士則裨其末繞三尺所垂者不裨在者　校曰繞疑當爲纔在下脫上字言士纔裨其末三尺之垂下者不裨在上之紐若大夫則兼裨紐及垂下者記云大夫裨垂兼紐與垂下之末言

記云下裨是不裨在上者

若云天子用元冕諸侯用皮弁其臣不得上同於君君下就臣同朝服也　校曰若云疑當爲若然君下就臣四字疑衍詳疏上文意蓋謂在朝既君臣同服則筮日時亦當君臣同服天子筮日當與其臣之執事者同元冕諸侯筮日當與其臣之執事者同皮弁矣若然天子諸侯筮日用元冕皮弁其臣筮日之服不當上同乎君當與其有司同皮弁朝服也故此經諸侯之士與有司同朝服所以知天子諸侯如此者以朝

服上差之則皮弁皮弁上差之則元冕君臣宜
有等差君每上於其臣一等也不知疏意合否
然天子之元子猶士當以士禮冠則天子諸侯
服亦不宜有異於其士也存疑
賈氏謂冠筮用朝服蓍可尊於子孫祭筮用元
端蓍不可尊於先祖此至精之言楊氏復駁之
而於冠筮用朝服之故不能措辭淩氏廷堪謂
此冠筮朝服及特牲助祭者皆朝服並是攝盛
弼案昏禮攝盛在親迎喪禮攝盛在大遣皆於
其禮之最盛者今冠時不攝盛而攝於筮日主

祭不攝盛而攝於助祭者非經例也鄭此注及
賈疏及特牲注闡明經義不可易　淩氏以此
經與特牲用朝服不同節謂相變爲禮不知禮
何取乎如是之變也則仍不能外注疏矣

有司節

中亦爲長者也　校曰中各本作主似是單疏
本作中

士無臣詳喪服

布席節

有古書今文　校曰書當爲文

以槷閾非門限之義　校曰門限上似脫門橛
二字

則互挩見之　釋曰挩蓋委曲之義

是大小注皆疊句今古文二者俱合義　釋曰
此以筆畫多者爲大壹是也少者爲小一是也
今人言大寫小寫猶然言大小書注皆疊之以
今古二字俱合故互疊並從之也

事相違故因疊出今文也　校曰違毛本作爲
似是

筮人節

謂執之不知以請筮何事　校曰之字衍執不
知三字出公羊解詁

卒筮節

書卦者筮人以方寫所得之卦　釋曰案經卒筮
書卦執示三語立文一氣直下明是筮人一人事
故注云然士喪禮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
受視反之注卒筮卦者寫卦句示主人乃受而執
之句案執卦直承卒筮說下則執卦是筮人事經
畧書卦不言故注補之注知卦者寫卦者以經卒
筮執卦連文是專言筮人一人事寫卦在執示先

而不言則非筮人事矣約特牲禮卦者書卦故知
此寫卦亦卦者也經所以不言卦者事者文畧且
互見也云示主人乃受而執之者謂筮人執卦示
命筮者命筮者反之乃示主人主人反之乃受而
執之亦補經所畧也後人讀卦者寫卦示主人爲
句失之特牲禮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案此
卒筮二字當畧頓不得一氣直下與寫卦二字連
讀蓋此禮筮是筮人事寫卦又是卦者事經於寫
卦之下別出筮者執示之文則寫卦是卦者可知
三經之注皆依經立訓耳

筮人尊卦亦是尊蓍龜之道也　校曰上尊字
畧逗卦上脫書字卦字句
筮者自爲自示主人　校曰爲單疏作寫此誤
從他本
云書卦至故也　釋曰書卦之事筮人卦者皆
可爲之故經於士冠特牲互見其文注各依文
解之二人職相將此事彼此爲之無異非若筮
占畫地受命執示告吉之必分其司也喪禮與
特牲同疏似未確
主人受眡節

使人知其占吉凶也　校曰當爲使筮人占其
吉凶也
筮人還節
旅衆也　釋曰王氏引之以旅爲序案序義已該
在衆義中衆占必以序也不得議注
若不吉節
不可止然須冠　校曰然當爲終
非謂曲禮文　校曰文當爲云
主人戒賓節
聘禮經記兩言禮請受賓固辭注固衍字案辭

因乎請未有一請而兩辭者注極確淩氏說鄭
未解胡氏聘禮正義不引之
前期節
論筮賓若贊冠者之節　校曰若上脫宿賓二
字
乃宿賓節
及公食大夫各以其爵　校曰各上似脫使大
夫戒四字
特牲禮云前期二日宿尸前無戒而直有宿者
特牲文不具其實亦有戒也　釋曰淩氏謂此

疏是也蓋士宿尸前亦有戒尸之事在筮尸先一日筮日之後其筮日時雖不言官戒有司既同在門西則亦官戒也所異於大夫者士既官戒後不復每官宿之但主人親宿賓一人大夫則每官使人宿之故少牢經云宿注云大夫尊儀益多然日既戒諸官以齋戒矣至前祭一日又戒以進之使知祭日當來對士但官戒不宿宿言也與宿必先戒戒不必宿之例無不合彼疏與士冠疏違失之

筮月既戒諸官以齋戒矣　校曰月各本作日是單疏作月

吉則乃遂宿尸　校曰吉上脫又云二字

是前祭二日筮尸詑宿尸至前祭一日又宿尸

　校曰當爲是前祭二日宿尸至前祭一日筮尸詑又宿尸

擯者告期節

有司是家之屬吏者　校曰者上當脫有事二字或曰者衍字

夙興節

豫陳設冠與服器物之事也　校曰與字似衍或者與當爲衣冠讀去聲

諸侯亦然　釋曰謂亦四注

爵弁服節

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　釋曰疏云以纁入黑則爲紺以紺入黑則爲緅是三入赤再入黑故云其色赤而微黑案疏說極是然此細論其色之質也若但就其色之外著言則黑多赤少黑顯於外赤藏於內自外覩之赤之可見者微故下爵弁皮弁節注又以爲黑色周官巾車注以爲黑多赤少之色也此注論爵論纁

皆極詳細與彼二注大分言之不同

七入爲緇　校曰似當作三入爲纁

對文爲赤　校曰文上似脫緇字

取冠倍之義　校曰倍下似脫衣字

弁說文作覍云冕也段氏玉裁注云當爲冕屬是也周曰覍殷曰吁夏曰收从皃象形吳氏廷華據以駁賈釋爵弁之制不知說文言制字本義皮弁制最古制覍字自當象皮弁之形若爵弁之制當始於周依禮器夏殷士亦有冕則無爵弁而覍之象形當專屬皮弁周曰覍三語不過帶言耳許意謂周

所制之兇則與古冕屬之兇異其制純似冕當夏殷之收冔也周所制兇謂爵兇也此別乎上冕屬而言之下云从兒象形則仍蒙冕屬言王氏大綸曰周曰兇三語下當連引三王共皮弁素積今本脫也王說有理存之　案吳以象皮弁之字駁爵弁之制未之思也爵弁實與冕同而下取弁名因畧變其制以示降殺此周之所以為文也又案釋名弁如兩手相合抃時也此言弁之始制也下云以爵韋為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為之謂之皮弁以韎韋為之謂之韋弁也此辨三弁之名物不復言其形制如連上句解之則以辭害志矣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下卽云王之皮弁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而爵弁無文是冕與皮弁為上下通服而爵弁則特為士制之上服蓋冕之細者也說文兇字專據皮弁明矣弁師又有弁絰如爵弁其制更在爵弁後且凶服故退在皮弁下

江氏永據大戴禮及東方朔客難言冕而前旒所以蔽明謂冕無後旒不知彼取蔽明之義與塞聰對故但言前旒耳非後無旒也玉藻首三句皆言旒未見冕字如以前後邃延為專言冕則上無所承於文不明前後邃延者言旒出延前後而垂使其延覺深邃耳或曰邃讀為遂遂達也

江氏又駁布三十升之說今案鄭蓋據漢制推周制非約冠倍於衣而言也蔡邕獨斷謂麻冕三十六升更多於鄭豈不慮其難容耶誠說有所受也惟細密之至幾於不能成故夫子謂不如用絲之儉劉氏寶楠論語正義得之埃質

皮弁服節

卽此人之等　校曰人各本作文是

玄端節

此莫夕於朝之服　釋曰士冠三服所用甚多鄭舉一隅皆就與君行禮言之明尊尊之義故此云莫夕於朝之服莫夕之服次朝朝一等君朝用朝服則夕玄端大夫士私朝玄端則夕深衣是其差也玉藻言諸侯夕深衣祭牢肉非夕見羣臣之夕夕見當君臣同服玄端也賈氏謂大夫夕服朝服未知所本吳氏駁注誤矣

以其士唯有一幅韠之帶　校曰幅　殿本改作緇

則亦易之矣　校曰亦上脫韠字

故還以三等之士記之　校曰記當為配

緇布冠節

以經云頍　校曰頍下脫項字

明于首四隅爲綴　校曰首似當爲頍
然後頍項得安穩也　校曰頍項疑當爲冠
云今之未冠笄者　校曰注無之字
既言頍圍髮際故以冠之　校曰阮云冠要義
作况案作况是也謂鄭既言頍圍髮際故以卷
幘况之則卷幘之制可轉因此推明矣
又云邊　校曰又字疑衍
則二者亦有笄矣　校曰亦當爲皆
又爲笄者屬纓　校曰當爲又爲笄屬紘或當
爲有笄者屬紘

爵弁節

賓未入南面以向賓在堂亦以向賓　校曰向
賓句絕在堂上似脫賓字
制如冕而黑色　校曰注無而字

兄弟節

爵弁同色　釋曰言主人韠與爵弁同色
大夫去位用士禮當服玄端所謂無君不貳采
也方氏苞以不貳采謂此袀玄不知玄端固常
服也

擯者節

主人與兄弟不同　校曰兄弟似當爲擯者
知是擯者　校曰是字譌單疏作者

將冠者節

經言紒不言露紒下冠時尙當櫛此時之紒非
以待冠也何去纚爲繼公背內則謬

賓如節

欲得尊嘉賓　校曰當爲欲得尊賓嘉客見特
牲注

至于廟門節

聘禮歸饔餼及廟門賓揖入注賓與使者揖而

入使者止執幣賓俟之於門內謙也案此依賓
主入門之常而云謙者以有使者執幣一節與
聘時賓奉圭同賓奉圭時公立中庭此使者奉
幣時賓俟於門內是降於君禮而行敵禮謙也
謙者賓主敵禮皆主謙於賓也凌氏謂別求其
義誤
凡升堂敵者賓主俱升敵而畧尊者先升一等
猶敵禮也不敵者先升二等或不讓升鄉射主
人先升注云賓客之道進宜難也以鄉射有尊
賢之義故據敵言之聘禮歸饔餼大夫先升一

等大夫與賓敵而奉君命則尊故先升然降於君禮故先升一等而已賓儐大夫賓升一等注賓先升敵也此時大夫已致命訖賓爲國賓敵而有尊義故先升然大夫亦主君所使其爲尊卑也微故注亦據敵言之賓問卿賓升一等注賓先升使者尊此使者以君命問卿故據尊言之然降於君禮故亦先升一等而已故曰敵而畧尊者先升一等猶敵禮也注各依經釋之非有兩岐但同是先升一等主之先升一等則敵義較多賓之先升一等則尊義較多大分言之則猶敵禮耳

贊者節

此賓者之贊冠者　校曰上者字衍

又主人從內　校曰又當爲由

贊者亦從之又卑　校曰之宜爲外又當爲由

明與主人爲序也　校曰人下脫贊者二字

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注東序主人位也適子冠於阼少北避主人　釋曰記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蓋二十成人漸有代親之端故冠於阼以著其義人子於此當有愴然不安者然主人尚未離其位也至昏禮婦見舅姑而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矣人年三十娶而有子至子娶則父年六十母年五十人無百年不敝之身瞻依怙恃定省饋養之日去一日則少一日曾子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故禮於冠昏著此義所以深動子婦愛日之誠而使之及時以養冠昏不用樂職是故也追喪禮大斂殯於西階三月而葬苞遣奠而賵制幣父母而賓客之矣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此時雖欲致其一日之歡尚可得乎而其端則於冠子饗婦之日已早見之事有必至爲人子者不可不發深省也

贊者奠纚節

不言櫛盛于簞　校曰不當爲上于簞疏作於

是其賓之　校曰其字衍

冠者興節

吳氏謂出房以待再加案此不待言

賓揖之節　降二等　釋曰賓降二等則執冠者不升但進就賓耳下加爵弁節同

皮弁冠言設笄　校曰冠字衍

其於固冠之笄　校曰於字衍

賓降三等節

凌氏謂昏禮用鴈攝盛非也昏之用鴈自天子達於庶人與五摯之鴈別是一義

大夫不爵弁故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凌說誤爵弁乃士之尊服代冕者也

喪禮乘車非墨車詳既夕

贊者洗節

側酌者言無爲之薦者　釋曰吳廷華云側卽上文側尊側字彼注以側爲特謂無玄酒也此經言側酌亦謂特酌醴而無玄酒案尊法多酒與玄酒並設故特言側尊若酌法則禮從未有酌玄酒者豈待云側而始見玄酒不酌乎如吳說則各經但言酌不言側者不嫌於皆酌玄酒乎且上既言側尊則無玄酒可酌矣何必於此復言側酌乎側酌者謂獨行酌醴之事酌與薦相須言側酌則側薦明矣故注申之曰言無爲之薦者吳說殊固

以房中有洗句醴尊也　釋曰言醴尊故別于房中設洗以洗解也

謂扱醴之面柄細故以爲柶大端　校曰面當爲柶以下當脫葉字

冠者筵西節

昏禮禮賓亦賓拜受主人乃拜送此所異者言荅拜不言拜送耳胡氏失之

冠者卽筵節　筵末坐啐醴　釋曰筵末坐南面坐也此南面拜故南面坐昏禮禮婦婦東面拜故東面坐啐醴彼對舅姑此對賓異也凌氏失之

冠者奠觶節　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注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　釋曰張氏錫恭云東壁疑據寢言之故謂之東周左宗廟廟在東寢在西注云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此云外者據廟言之蓋子出闈門以見母而寢之東壁近廟母於此俟子之見故子適東壁以見之𤀹案張說致確下云入見姑姊注入寢門也姑姊必與母相近則母在寢東壁可知冠禮父入廟行禮母離寢而在廟之闈門外待之蓋父母共以成人之禮成其子也兄弟隨父而立於堂下以觀禮姑姊隨母而待於寢門內讀此經令人孝弟之心油然生矣　父母生子自呱呱一聲而後無一刻不望其長大成立故冠禮父主之醴畢卽急見母也聖人制禮因嚴教敬因親教愛如此所以爲人倫之至也

故不在門外　校曰不字衍

母拜受節　釋曰母拜受又拜各一拜耳子拜送則再拜

欲見禮子之體例　校曰子字衍

賓降節

初位初至階讓升之位　釋曰此注程氏瑤田張氏惠言皆疑之謂經無以當階言位者不知此文卽經以當階爲位之明文不必援他經爲例也上贊者盥注盥於洗西與他處盥位異此經復讓升位與他時降位異皆特起之制各有精意不得以常例論者古人治禮皆有圖且爲容升降位次無少舛錯注蓋本先師舊義非從臆測不可易也賈氏以相近且欲闡賓字爲說深合禮情　又案賓主人皆有讓升位今賓主同降而賓直西序不復位故主人獨言復初位猶賓主皆有序端位上賓主同升而賓至筵前不復位故主人獨言復初位也此主人降復初位與上主人升復初位文例正同皆賓主先同有此位而主人獨復也若以主人爲復直東序位則賓先無直西序之位與上文例絕殊恐非也

請醴賓節

不得用醴禮卽從醴字　釋曰言不得以用醴禮賓卽從醴字也或脫以字賓字

云心帷幕　校曰心當爲必單疏作心

諸侯大夫喪皆用布　校曰皆上脫韠字

冠者見于兄弟節　見贊者　釋曰贊者薦脯醢後卽位於西方

冠者峉者也　校曰者各本作之是

入見姑姊如見母注如見母者亦北面姑與姊亦俠拜也　釋曰見姑姊異於母者惟不取脯耳見母必取脯者明其得禮且亦奠摯之意

乃易服節

以其但正幅　校曰但當爲俱

乃醴賓節

獻酢酬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　釋曰鄭約鄉飲爲說此禮與鄉飲同異者有幣耳

此其類也　釋曰此當爲非字之誤此一獻彼三獻故云非其類又云士禮一獻卿大夫三獻者此明非其類之事蓋飲酒士禮一獻卿大夫三獻祭禮則士與大夫同三獻是事類異也玩注意謂主人獻賓卽燕無亞獻特牲少牢禮則非其類也此

飲酒禮士惟一獻卿大夫乃三獻耳是爲全經士飲酒禮釋例且明祭禮之與飲酒別也

故以房戶之間　校曰此上有脫文數句以㕍謂單疏作於

主人酬賓節

則又異於大夫也下　校曰也當爲以

當與射禮　校曰射當爲鄉

贊者皆與節

贊者衆賓也皆與亦飲酒爲衆賓　釋曰沈氏彤云鄉飲酒記云主人之贊者不與無算爵然後與

此亦當然案沈說是也主人之贊者不與禮之通例故注以此贊者皆與爲衆賓卽上注所云其不宿者爲衆賓雖不宿猶來者多所謂樂與賢者歡成之也主人贊者或別日勞之耳朱文公以注爲有譌字說可通胡氏以注首句未分曉則誤矣醴賓主於賓不必以主黨雜之此禮當與鄉飲同主人之贊者或爲司正其餘主黨明日息司正勞之可耳鄉飲酒義曰鄉人士君子注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則此當依鄉飲禮而贊者爲衆賓明矣　尋上下經文始言宿賓宿贊冠者次言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贊者繼賓言卽贊冠者可知次言主人之贊者言主人以別之以後單言贊者賓贊也兼言主人之贊者主贊也是主人之贊者與贊者爲二贊者與贊冠者爲一今乃上云贊者而下別出贊冠者則此贊者非贊冠者而主人之贊者又例不單稱贊者故知贊者衆賓也衆賓助賓觀成冠事故亦曰贊者

若不醴節　釋曰此周公兼存二代遺制蓋以己所制者爲正而附先代之制於後使先代遺民得據以行也其曰如初者立文當然且周人之辭也二代用

醮其制已文周公損其三醮爲一醴而益其三醮之辭爲三加各一辭醮又一辭儀節較簡而情文益備非聖人孰能制之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蓋謂其委曲周至非必皆以多爲貴也朱文公謂不醴而醮乃當時國俗不同有如此者胡氏謂聖人以其無大害理故亦錄於禮經竊謂周公時大平德洽制作禮樂當無國異政家殊俗者苟有國俗不同當以禮齊之何得反著之經且三百三千皆本天命民彝盡善盡美若但以其無大害理而卽聽之則仍因陋就簡之治何必優游之五年乎夏殷之說不可易也

君子不求變俗原謂先王遺俗非末世陋俗也至以醴質醮文爲疑則孔子固言周因於殷所損益非有益無損也周人重醴而輕醮猶重赤而輕白皆當王者貴而兼存異代耳

以周法用醮　校曰周當爲殷醮當爲酒殷法用酒無酬酢曰醮一義也盡爵曰釂又一義也釂醮同字故知此注惟據此文而言

始加節

故亦如上周家三加始薦脯醢　釋曰言經汎言醮用脯醢若上醮用酒皆未著其節故注辨之明此始加亦如周家三加後之始薦脯醢也

若殺節

離割也割肺者使可祭也可嚌也　釋曰此經直云離肺則無祭肺與鄉飲同注云可祭也者謂絕以祭也昏禮則兼有舉肺祭肺

殺與不殺俱得云若也　釋曰得字句言殺不殺俱可故言若

通事之者欲見在俎在鑊俱曰合也　校曰事字容訂或言字之譌曰當爲是

三醮節　加俎嚌之皆如初嚌肺注加俎嚌之嚌當爲祭字之誤也祭俎如初如祭脯醢　釋曰胡氏謂皆字所包甚廣是也注云祭俎如初者蓋於皆如初中別出祭俎之如初也蓋不殺者祭乾肉此祭肺似與初異而經以如初括之者肺與乾肉雖異而祭法則同祭乾肉如祭脯醢此亦如祭脯醢故曰如初是鄭舉難明者明之非謂如初止此一事也下云嚌肺既明言肺則不得蒙如初故別出之上言祭事此指肺體故設文異也朱文公謂嚌當如字非果如所云則經云加俎嚌肺其他如初可矣何必迂回重復其文乎先祭後嚌禮之通例不應不言祭而兩言嚌也

蓋經本作祭涉上章嚌之之文誤爲嚌耳　如從本字則經文兩語自說自解恐無此例　據鄭此注則三醮亦祭脯醢而再醮亦徹薦明矣

爲辭再醮之脯醢　釋曰辭避也

一醮徹薦辭　校曰辭當爲爵

亦爲三醮以不加籩豆　校曰以衍字

一醮亦云嘉薦　校曰一當爲二

若孤子節

唯一醮三醴不同耳　校曰當作一醴三醮

凡拜節

謂初拜至　校曰至當爲受

若殺節

孤子得申禮盛之父在有鼎不陳於門外　釋曰父在鼎不陳於門外孤子則陳於門外正與父在冠子筵於東序少北孤子筵不少北事類同注極是胡氏引或說謂陳鼎門外爲盡敬於賓則亦思此鼎實以禮冠者乎以禮賓乎據經文則禮冠者爾何尊賓而非爲己之有且如其說則昏禮特牲之陳鼎門外何以解之

二鼎　校曰二當爲三三鼎上有脫文蓋謂此惟一鼎故但言北面若三鼎則如下所云也

類于上父在　校曰類上脫不字父上當脫故知二字

若庶子節

皆爲三代而爲言　校曰三代下脫適子二字則東則尊東　校曰上則字當爲賓

經言庶子遂醮是庶子用醮不用醴之明文記云醮於客位乃隨舉一端言之與經例異昏禮適婦用醴庶婦用醮足以見之醴重醮輕周人之制猶貴肩賤髀髀是殷人所尚也曾子問所云有冠醮無冠醴者是適子變禮以在天子廟中已服此冠服歸不當改冠故但因祭奠而使人用酒酌已而不用醴亦足見周人適子常法當用醴而醮惟庶子及夏殷遺民之適庶行之矣胡氏從繼公非

兄弟具在　釋曰經云兄弟在其南又云兄弟畢袗玄下醮辭曰兄弟具來蓋父母具存兄弟無故爲生人至難至幸之事詩曰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又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曾子曰年旣耆艾雖欲弟誰爲弟故古人最重兄弟務使戚戚之恩莫遠具爾常棣之孔懷行葦之忠厚皆於此禮見之學者所當深長思也

始加元服節

格至也永長也保安也行此乃能保之今文格爲嘏　釋曰注訓格爲至極是永乃保之之字卽指上元服有是德則稱是服也下字辭永受保之之字亦指字字以表德有德則稱此字也後人從嘏未達鄭指

非且善事兄弟　校曰兄弟上脫父母二字下句同

案上文前後例　校曰例疑當爲列連下讀
至於周醮之辭　校曰周當爲用言冠祝辭三
代同而用醮之辭乃於醴外別出此三節者以
醴一醮三數異辭宜不同也
再醮節
滑沓之文　校曰文當爲又屬下讀
宜之節
故言甫爲且字　校曰甫上脫某字
屨夏用葛節
見有下鼻　校曰下字未明

爵弁節
與冕服之嫌　校曰與當爲有
今次爵弁　校曰次當爲此
舉舄者　校曰當爲與舄同
陳屨之處諸說各異案經陳服每服韠最在末
屨宜在韠西
不屨節
總屨喪屨也　釋曰總衰之文明見喪服則爲喪
屨無疑禮因喪而冠者即用喪冠其輕喪將終而
冠者則純用吉禮屨總屨者蓋以冠禮不可用凶
服而大功未終又不可純吉總之縷如小功又非
人人所有之服不妨以其布爲屨蓋自謂得吉凶
之中而實則以凶干吉周公時當有如此者故禮
禁之注云喪屨謂喪服布之屨也何疑於總衰之
不用總屨乎
記冠義
云冠義者記士冠中之義者　校曰者上脫當
補云此既有冠義而禮記中又有冠義者
其記則在秦漢之際　校曰記上脫禮字
冠禮經詳故記惟言其義昏禮經畧故記備言

其制後人執彼定此妄議古經誤矣　記出七
十子之徒服記有子夏傳者卜氏弟子增續耳
始冠節　釋曰仲兄再韓曰此記士禮下無大夫冠
禮以下始推言大夫以上此引孔子曰論士禮也士
禮未聞有緌則無妨諸侯有緌玉藻之文亦孔氏所
傳可互證也注云未之聞大古質蓋亦無飾者大古
齊冠無飾至周而諸侯之緇布冠加飾以別尊卑而
士之緇布冠猶純乎古制春秋之世轉而僭上士亦
加飾遂不復知先王重古尙質之意故孔子曰吾未
之聞也後人誤會孔子之旨而議玉藻失之甚矣此

記與郊特牲但言始冠緇布之冠則下皆引孔子曰其綏也吾未之聞以專論士禮也玉藻言自諸侯下達則但云冠而敝之而不引此二句以兼論諸侯此二句不爲諸侯言也七十子親受聖恉其義必無誤也案兒說發明記義甚精足祛論者之惑

自布冠 校曰冠下嚴本有者字此本脫

適子節

醮夏殷之禮 釋曰胡氏謂醴質醮文三代之禮每由質趨文無由文趨質若然則踵事增華耳何以爲聖人之損益

每加於阼階醮之於客位所以尊敬之成其爲人也 校曰阼嚴本作則此誤 加有成之加卽加冠之加故禮記冠義以加有成也屬三加彌尊下與此記郊特牲義實一貫蓋每加而有成人之道故加畢輒醮以尊而成之三加轉而益尊則益成其志益進矣郊特牲注言成人冠者自成也此注言成其爲人賓成之有成人之道故成之之義本融合無間後人加字改訓則與禮記乖矣以此知鄭義之精也 鄭注之善正在以加有成句與三加彌尊句通爲一而義自畧分淺深 三加彌尊是尊醮於客位亦是尊

周弁殷冔夏收 釋曰夏殷無爵弁士亦服冕故冔收有與冕對者大夫以上之冔收也有與弁對者士之冔收也詩殷士服冔此殷士之冔與弁對者殷無爵弁也爵弁之制如冕特畧改其體易其名耳說文皃冕屬此謂皮弁一義也下云周曰皃殷曰吁夏曰收此謂爵弁又一義也知上謂皮弁者以皃之字當起於上古非至周始有說文言字之本義下云从皃象形段氏以爲象皮弁故知兩義不相混也皮弁制與冕異爵弁制與冕同公羊傳注曰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弁加旒曰冕則爵弁與冕制大同明矣 加旒曰冕亦據周言之 冕之異於弁者祇在加旒則冕與爵弁同制明矣

三王節

孝經亦云 校曰亦上脫注字

無大夫節

周大夫有冠禮 校曰大上脫末字

天子節 釋曰此疏謂元子四加上二而冠亦誤 天子冠禮與諸侯同制公冠云天子儗焉卽天子冠禮也下載成王冠頌乃周公新定其辭耳其禮不必有改僞家語載孔子之言乃王肅誣

聖其中錯誤甚多不可信

死而謚節

謚之由魯莊公始也　釋曰誄謚相將魯哀公誄孔子卒曰尼父尼父爲孔子字公因以爲謚漢儒皆云然又衞靈謚公叔文子先累述文子行事即誄也柳下季誄之末曰夫子之謚宜爲惠兮是誄謚一事之明文周禮大祝之誄謂其辭也謚之有誄辭猶字之有字辭字辭禮儀既備以下誄之比類也曰伯某甫則謚之比類也後人謂誄謚爲二誤矣

禮經校釋卷一終　冉韓校字

禮經校釋卷二

吳縣曹元弼學

士昏禮第二

鄭目錄云日入三商爲昏　釋曰凌氏謂古三商之法甚疏案今法無論疏密既異於古即不當以說經

昏期當從張氏惠言虞氏易禮周易鄭氏義

取妻不先告廟當從陳氏立白虎通疏證

昏經專言士禮方氏苞以爲即大夫昏禮不知記明云士昏禮經首不言士者蒙上士冠禮之

文也（今十七篇次序雖後人所定然周公原第亦必昏次於冠士冠禮後雖當有諸侯天子冠禮相厠乃及士昏然冠以士爲首昏亦以士爲首則士昏不言士者以蒙上士冠之文可知故耳）且以經文證之亦可決其專爲士制經親迎章云其實特豚案特豚士制也盥饋同大夫以上當異但無文以言耳又云主人爵弁注大夫以上親迎冕服是經所言爲士禮也又云婦車亦如之注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是士禮在經與大夫異也又云女次純衣案大夫妻當服編襢衣則經所云爲士禮也又云贊爾黍授肺脊疏曰此先爾黍

稷後授肺特牲亦然以其士禮同也少牢佐食先以舉肺脊授尸乃爾黍者大夫禮與士異故也婦見章纚笄宵衣以俟見案大夫妻當褖衣卽宵衣亦當移袂此時服褖親迎一等則經是士禮也又云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疏曰此饗與上盥饋同日爲之知者見昏義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鄭彼注云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故知此士同日可也昏義皆說此士昏禮惟此條參言大夫　又云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疏曰按莊二十

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公羊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鄭注喪服亦云古者大夫不外娶今言異邦得外娶者以大夫尊外娶則外交故不許士卑不嫌容有外娶法故有異邦送者也據此諸文此禮爲士制無疑諸家所挾以成其說者不過用鴈墨車纁襧三事耳不知昏禮用鴈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也墨車則注謂攝盛纁襧則注謂假盛假盛猶攝盛也曰攝曰假則是士用大夫禮而非正大夫禮明矣吳氏不信攝盛之說則士喪特牲皆有用大夫禮者見凌氏釋例

亦將以或攝或不攝疑之而謂經錯舉士大夫禮非攝盛耶　如吳氏方氏說則此禮非士禮亦非大夫禮卽士禮亦卽大夫禮經有此游移淩雜之制乎記明云士昏禮則此禮專爲士禮而大夫別有昏禮甚明冠禮記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切指之曰其昏禮是大夫別有昏禮不與士同之明文也大夫五十始命未五十仍行士禮則大夫昏禮爲五十後改取者制甚明蓋未爵而豫爲制昏禮是僭也旣爵而不別爲制昏禮是替也制在爵後則非改取而何

若大夫之子則不得從大夫禮猶諸侯之子不得用諸侯禮此謂父在也父沒則更無用大夫禮之理喪服言大夫之子謂父在也父沒則同於衆人大夫昏禮當爲大夫制不爲大夫之子制也聖人以未爵行士昏禮者爲正而以既爵行大夫昏禮者爲變猶天子諸侯之子父在行士冠禮者爲正幼孤卽位後行天子諸侯冠禮者爲變也萬氏斯大不祥之說殊陋

昏禮

主人節　疏釋納字失之納者入也無他義

一第一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0　板　文內

筵爲神布席也戸西者尊處　釋曰詩采蘋箋云
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于戸外

云戸西者　校曰當爲云戸西者尊處者

使者玄端節

使者夫家之屬若羣吏使往來者　釋曰吳氏以使者爲媒氏謬甚媒氏君之官也與主人同僚安得亟使之若一國中行昏禮者皆惟媒氏是使恐日不暇給矣使者固屬吏之稱以稱同僚則妄矣莫夕之說詳士冠禮

疏中言命者有二一是爵命卽周官所謂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者也一是得君言爲命子男之士雖無爵命猶受命於君府史以下則官長所自辟除不命於君者也下記賓致命節疏分別甚明吳氏詆疏謬甚

擯者節

來在問外　校曰問字譌單疏作門

禮賓至擯者皆出請主人戒宿之賓亦然重禮也繼公說謬

主人以賓升節　主人以賓升　釋曰以猶與也此俱升詳冠禮

授于節

南面並授也　釋曰授受之法有東西面有南北面南北面者皆授者北面受者南面聘禮儐歸饔餼大夫及問卿皆曰受于楹閒南面是也義與旅酬受酬者爲上書同惟公食大夫公受宰夫束帛以侑下言賓受幣北面注主國君南面授之則授者南面受者北面尊君也今夫家使者與女父相授受而經云授于楹閒南面則此授當非對授是並授也蓋經以授者之南面包受者之南面授者尙南面豈受者反不南面曲禮記鄉與客並然後

受正據此文朱氏大韶謂禮經無並授法而改授爲受是疑注因疑經疑經因改經也此經言授不言受卽並授之明文且授字包受總承上主人以賓升一節說下統較全經楹閒授受有三儀一爲並授此文是也合好之意一授者北面受者南面聘儐大夫面卿是也平敵而行盛禮之事也一受者北面授者南面君授臣之禮也混而同之誤矣

訝受對受也經或但言授文省耳朱氏因強生分別則經文除彼所舉四事之外對受者豈無當稱訝者乎　朱氏以聘禮決此經之非並授謬卽

以聘禮定此經之必爲並授聘禮固言受不言授
也　褚氏寅亮謂賓主行禮之儀昏禮異於常禮
者三其說致確溯案昏禮諸儀多別有取義與他
禮異此經取合好同節之義他禮無此義故無並
授者(此禮記鄭與客並然後受然則尋常授受或準嘉禮而爲之與)摯上下皆用
鴈取順陰陽往來他禮則各以其等爲之合巹而
酳取胖合之義他禮飲酒無用巹者與肺脊二祭
肺二魚十有四取其敵偶他禮數皆異緇袘纁袡
取陽下施陰上任之義更爲他禮所無故注云喪
大記曰復衣不以袡明非常賓北面再拜稽首主

人不荅取主爲授女之義他士大夫禮賓拜主人
無不荅者外如三飯卒食之類皆是異於常禮以
此類推則昏禮固不得泥他禮以求之也何疑於
並授之不同聘禮乎
聘禮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注中堂南北之
中案經云之閒則中堂宜爲東西之中而注云然
者蓋世中堂爲東西南北之中受玉之位在兩楹
之北而於楹閒爲少東也注不及東西者以經文
自明故舉南北難明者著之且爲申其義曰入堂
深尊賓事因即釋經言之閒之義曰東楹之閒亦

以君行一臣行二舉東楹以見中堂則中堂爲東
西之中不言而自明矣鄭注蓋據師師相傳舊圖
爲說漢後人無復及見此者聘禮中堂猶此經上
節之當阿阿在五架之中也此阿今文作庪行禮
當庪者故鄭不從
擯者至醴賓
此下至送于門　校曰門下脫外字
不從醴者　校曰阮刻醴單疏作豊下爲醴之
義亦作豊皆是也宊單疏實作醴文義亦醴字
爲順不知阮氏何以云然

秋官至禮也　釋曰禮與儐對文則上於下曰
禮敵者曰儐周官王於諸侯言禮諸侯相爲賓
稱儐聘禮公禮賓言禮賓儐大夫言儐是也不
對則自敵者以下皆稱禮冠禮及此經禮賓敵
者通言禮是也疏引周官但取其禮待之義與
此經同非取其上於下之義蓋上下與平敵雖
異而其爲禮敬則同彼既作禮此亦當作禮可
知又大夫以上有時避君則稱儐聘禮無儐是
也不避君則敵者仍通稱禮鄉飲行敵禮注云
以禮禮賓之是也士無避君之事自敵以下通

稱禮而已不稱儐也疏義絕無舛誤吳氏妄駁
之太祖心矣　聘禮所以稱儐者以君與賓尊
卑異既稱禮則大夫與賓尊卑同不得亦稱禮
故避之若餘事不對君者無尊於卑之嫌則敵
以下自通稱禮而已疏謂大夫兼有禮與儐兩
名者如此勿誤讀

賓亦如之　校曰彼注云賓當爲儐

賓禮辭節

賓主之淸　校曰淸字譌單疏作情

主人迎賓節

聘禮享禮及禮賓　校曰享禮及三字衍

若然至至也　釋曰聘禮禮賓不拜至者聘主
敬下私覿當拜至以拜受幣爲拜至詳彼　若兩次拜至則
褻故於禮賓依禮之常法賓非始至則不拜至
注云賓不於是始至是也此經禮賓後更無當
拜至之事昏禮尚親故於此特拜至以示相親
有加於常禮也聘禮不於此拜至而必於私覿
拜至者以私覿賓初以臣禮見繼以賓禮見當
新之不可不拜至也三者或拜或不拜皆有精
意所謂事爲之制郁郁乎文也吳氏未足以知
之聘禮禮賓不拜至非不親也彼自有親之之道而此當從其質也聘吉敬昏言親亦禮之
宜

凡醴賓用几飲酒文不用几冠禮賓不用几者
一獻依飲酒法也

云主人至若此　云授校至餘禮　釋曰自敵
以下皆外拂卑於尊則內拂尸雖尊儐尸則禮
殺故有司徹拂几亦外拂與敵者同拂几既從
敵禮授几仍兩手執兩端授之使尸得受於手
間者雖行敵禮尸猶尊也且兩手執兩端授几
雖卑於尊者之法賓自敵以上皆然惟公於賓

則中攝之以賓降等也此賓是夫家之屬亦降
等而主人授校不中攝者此雖降等其爲尊卑
也微且昏禮異於餘禮以相親爲義主人雖壻
尊與使者行敵禮故拂几授校皆敵禮也疏意
如此吳未之思耳
賈謂几以安體非己所當得故既設乃荅拜與
受醴異是也如吳氏說則何不於主人授几時
賓先拜而後進受几乎賈氏誤者惟謂賓卑故
以几辟一事餘皆吳氏謬也

主人受醴節

主人西北面疑立　釋曰疑立示敬也主人至筵前賓乃拜賓方拜主人既少退而賓拜未卒此時非正立以待其儀當若何吳氏何不察耶此與鄉飲酒既獻後疑立時雖有久暫而儀則同無時無地而非敬也

賓復位於西階上北面明相尊敬此筵不主爲飲食起　釋曰此本鄉飲酒義說啐酒席末之義鄭通其義於此此諸禮之通義也冠禮禮子不執觶至西階者以西階上賓位受醴者無其位也不得執此難彼

賓卽筵坐節

凡祭於脯醢之豆閒　校曰據疏似當作凡祭脯醢於豆閒

賓卽筵節

此云奠于薦東升席奠之　校曰云當爲亦下四字浦云衍是也

不得因祭而奠于薦東也　校曰而下似說南面二字

君祭酬酒　釋曰君字衍

賓降節

使者將歸　校曰歸下似脫執以反命四字

納吉節

歸卜於廟得吉兆復使使者往告昏姻之事於是定　釋曰下記納吉辭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則問名後卜經文甚明卜而不吉則使者往以不從告自無不可妄人敬乃謂昏姻之約自納采時已定然則此禮特虛文耳其說顯與經背彼但見納采之禮情文周至似已有成言者不知此行禮之節非關乎事之成否且豈可逆計其事之未必成而簡其儀乎記所謂吾子有惠貺室某也者謂有意與爲昏姻使行納采禮耳非遂定爲昏姻且尙人謀而非鬼謀昏禮合二姓之好上事宗廟下繼後嗣豈得一言爲定而不問卜乎禮有行於卜筮之先者冠戒賓在筮賓前此納采問名在卜前是也

故然也　校曰然上脫知字

納徵節

純帛無過五兩　釋曰周禮媒氏純帛注純實緇字納幣用緇婦人陰也沈氏彤謂昏禮幽陰故取象北方之色謂象婦人陰者非彌案郊特牲昏禮

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注幽深也欲使婦深思其義則幽陰本據婦人言庶人常服緇下士也昏禮納幣用緇象婦人陰欲婦人深思陰從陽婦從夫之義也所謂言各有當也親迎當以玄端攝盛也其袘與衻或亦與士同不可考矣

若彼據庶人　校曰若下似脫然字

期初昏節

純全也　釋曰凡腊用全禮之通例妄入敖以純為雙從古無此訓

髀不升者近竅賤也　釋曰禮凡牲腊皆髀不升

以近竅賤且殷貴髀周貴肩賤髀事相變不獨兎也兎之去髀亦通例然非為其不食內則言不食兎去尻不言兎去髀則髀固可食經有兩髀屬於尻之文則尻與髀別去尻存髀自無不可敖說非

但數鼎　釋曰言東方北面禮之正也但又計其鼎數故既云北面又云北上（對士冠一鼎但言北面不云北上立）文

皆如大斂奠　校曰胡氏正義殘稿引改作小斂似是

亦是喪禮既夕變也　校曰既字衍夕當為少少變猶小變也

是以特牲少牢入鼎時　校曰入當為實

則左右體脅相配　校曰脅上似脫脊字

主人爵弁節

不言衣與帶而言袘者空其文明其與袘俱用緇　釋曰士冠爵弁服衣不言色以緇帶見之皮弁服不言衣以冠見之此云空其文明其與袘俱用緇正此例矣謂蒙士冠禮彼此互見則士冠所不言者文無所蒙更與何篇為互見乎其譏注為鑿實不知禮例之言矣又以從者謂主人之娣若姪

不知此人何以至女家可怪

下爵弁亦冕之類　校曰下似當作以

復攝盛取助祭之服　校曰復當為故

則袞矣　校曰袞疑當為異

大夫已下有貳車　校曰下當為上

婦車節

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　釋曰大夫以上嫁女自乘其車夫家仍有車迎之故詩曰百兩御之又曰百兩將之明送迎皆有車既有車迎之則固無往就之嫌矣原大夫以上嫁女自乘其車之

義蓋出於王姬之下嫁詩序曰王姬下嫁於諸侯
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若嫁爲侯伯夫人則
此車非夫家所得共故天子自以車送之諸侯嫁
以於大夫當亦然大夫嫁女於士則車服當繫其夫矣但亦自乘其車耳故
因制爲禮凡大夫以上嫁女無論下嫁及嫁於敵
者女皆自乘其車夫家仍有迎車也其諸侯女爲天王后者車
與服亦皆女家共之以既受聘則成尊春秋書逆王后於紀是也惟自乘其車故
有反馬之禮蓋未反馬未成婦有恐不當君子將
乘其車而反之義謂非女嫁所乘車則何車耶親
迎所重在奠鴈御輪諸儀女自乘其車而夫御之
授之綏則於親迎之義固未嘗稍失也吳氏自瞶
瞶耳
裧車裳幃　釋曰裧與裳幃蓋對文異散則通此
經但言裧不言裳幃則裧兼裳幃故注云然
休以爲　校曰休上似脫何字
四至也　校曰以上何氏膏肓文
士昏皆異　校曰以下鄭箴膏肓文中有脫文
疑四至也下何氏引士昏禮無反馬爲證鄭箴
之云大夫以上與士昏皆異
則婦人三月　校曰人當爲入

退之在下　校曰當作進之在上
姆孋笄節　姆孋笄　校曰孋字譌嚴本作纚
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
釋曰此當以五十絕句無子出三字連讀無子
出非有他罪也不復嫁是守婦道也出時年少始
不嫁安必終不嫁至五十而不復嫁則終不復嫁
矣是其能守婦道故可以教人注意蓋謂婦人年
五十先因無子出而守至此不復嫁能以婦道教
人者也若以無子絕句則古人三十而娶二十而
嫁三十年伉儷之情一旦恩斷義絕非有他罪忽
焉下堂五十始衰有夫而寡窮民無告先王所哀
禮必不出此也張氏錫恭曰禮言與更三年之喪
不出謂夫之三年之喪也婦年五十夫已六十舅
姑已沒者多矣必待此時而始以無子出之則出
者十不一二此禮幾爲虛設彌案張說甚是據此
則無子出必遠在五十前注文五十無子四字決
不連讀也或曰未至五十安必其終無子何遽出
之曰易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字懷姙也十年
言其極也過十年而不字斯當出矣繼嗣至重待
之十年恩義已備若猶遲久則是重夫婦之情而

輕祖宗之祀且其時妻猶年盛其父母兄弟或皆在有所受仍有所歸在夫不爲恩薄在婦亦可無怨不亦可乎　又案注意所重在以婦道敎人則年老有行之婦人貧無所依者皆可爲之

女從者節

袗同也同玄者上下皆玄纇禪也詩云素衣朱襮爾雅云黼領謂之襮　釋曰冠禮亦言袀玄袀玄上更無他服繼公以纇黼爲黼衣被玄衣上謬鄭明引爾雅黼領之文則黼爲領無疑陳氏祥道以袗爲設飾設飾以玄經無此制又以纇爲枲屬此非喪服何用枲爲

若於領上則刺之以爲　校曰以爲當作爲異

主人揖入節

賓升奠鴈拜主人不荅明主爲授女耳　釋曰注言主人不荅不言女不荅則賓自與主人爲禮非與女爲禮記曰親受之于父母則拜女父明矣

壻以几姆加景乃驅不受　校曰嚴本及各本皆作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此本獨誤張氏文虎已言之

婦乘節

景之制蓋如明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　校曰矣嚴本作衣此譌　胡氏承珙云鄭於詩褧衣禮記尙絅及此經纇黼皆訓禪蓋本玉藻禪爲絅義惟於此經訓明是意與褧絅纇不同賈疏仍以禪縠釋景非鄭義竊案注云如明衣明衣用禪布此自當用禪縠名義異實同

壻乘節

門外壻家大門外　釋曰壻父母之大門外耳壻對女言非對壻父母言也寢門則壻之寢門父子異宮異寢耳必異寢者崇敬也

婦至節

媵沃壻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　釋曰經云夫入于室卽席婦尊西南面此暫定位耳旣則夫降堂盥於南洗媵沃之婦入房盥於北洗御沃之所謂媵御沃盥交也盥畢皆復位乃設饌經不言復位略也亥入繼公以媵御沃盥交爲媵沃御盥御沃媵盥褚氏駁之云交沃者媵御也盥者夫婦也如敖說是媵御盥而反遺夫婦矣非也竊案褚說是也注必知壻盥於南洗婦盥於北洗者約舅洗於南洗姑

洗於北洗而言如繼公云皆於北洗繼公本謂媵御盥今謂媵御盥固非即謂夫婦並盥於北洗亦非則夫婦將並盥於一洗乎抑先後而盥乎並盥則不成禮先後而盥又非合體之義倘北堂設兩洗尤爲禮所未聞江氏筠知繼公說之不可通乃云盥有不必就洗者此經沃盥婦卽在尊西南西夫當於其拜受贊酳處彌案盥而就洗者南洗北洗是也不就洗者其設奠匜之處公食禮在東堂下士虞禮在西階南特牲禮在門內之右少牢禮在西階東然則無論就洗不就洗未有盥於室者是知注說不可易也如謂婦人不下堂則見舅姑時婦且降階矣蓋昏禮異於常禮喪禮主婦闔東扉立於其內是亦降堂喪禮亦異於常禮也此注道志及下奠菜章婦降堂注敬也之訓皆經之定詁吾於道志之說而歎聖人制禮使人男女有別夫婦有義者可謂至矣昏姻之家其始路人耳有媒氏之官以通其言既則使者往來行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諸禮備然後壻親迎焉迨夫婦入室則將同牢而食矣猶恐其行事無漸則志或未通也乃先使媵御交沃以道其志焉迨三酳畢則將卧息矣猶恐其行事無漸也

乃先使媵御交受服交布席而夫又親說婦之纓焉亦道志之意也敬而不離親而不狎生民之本萬福之原蓋在是矣彌初爲是說後見鄭氏珍儀禮私箋據朱文公家禮推南洗北洗與愚見異然有理附識於此

贊者徹節

以從男之事　校曰從男當爲男女

七者節

執七者事畢　釋曰此執七者謂七時執七者耳卽舉鼎之右人也與上從鼎入設之執七者異上節云北面載執而俟注執俎而立亦謂左人載而執俎非從鼎入設之執俎者也

於此初陳鼎　校曰於此當作此於

菹醢節

皆爲敬尸尸亦不食也　校曰似當爲亦爲敬尸尸皆不食也

湆非飲食之具　校曰具上似當有正字

又不備　釋曰謂少牢無湆者又是不備少牢物多禮大畧此不用有司徹褻故有之

贊告具節　揖婦卽對筵皆坐　釋曰夫必待婦卽筵而後坐則向之卽席明是立而非安坐矣自無妨

復出盥也
卒爵節
　獻主處也　校曰獻上似脱荅拜於三字
主人出節
　主人說服于房矣　校曰矣字衍
御衽節
　示有陰陽交會有漸　校曰下有當爲之
主人入親說婦之纓　釋曰婦人繫於夫者也故自
許嫁至既嫁後常著纓明有常繫也許嫁時雖在父
母家身已許人義卽外成故著纓以示有繫此經及

曲禮之纓是也既嫁則身爲夫之身自當著纓以明
從夫之義而所著之纓卽未嫁時之纓見其自許嫁
以來卽一心繫屬於夫終身不改也內則婦事舅姑
之纓是也著纓之時不同而纓則同則經及曲禮內
則之纓是一物也此成昏之夕主人親說婦之纓者
以此時脫服將卧纓亦當脫服可婦自說之纓則以
繫於夫之義必夫爲說之明其爲己而設以成其意
也詩云亦既見止我心則降此亦其一端矣迨明日
見舅姑則婦自著此纓夜卧息說服則亦自說此纓
遂以爲常蓋自許嫁至既嫁後此纓無一日不在身

也若男女未冠笄者之纓則與此纓別
　鄭據此諸侯文　校曰侯字衍
　婦事舅姑子事父母　校曰子當爲如
　並有安髮之笄也　校曰有當爲是
夙興節
　則不隨母嫁　校曰此上脫十五以上四字
側尊節
　疑正立自定之貌　釋曰孔氏廣森謂疑立爲斜
向立案疑立不繫於面位而繫於身度上注云主
人西北面疑立此斜向而疑立也疑立者自修正

愼其位也經有西北面東南面皆明著其位不但
云疑立明疑立非斜向之謂也周禮不正其主面
亦不背客言擯者之儀固不云疑立也孔氏失之
疏謂行禮之閒而立不得云疑立未確此婦將
　受醴正行禮之閒也
贊者酌醴節
　亦面拜之也　釋曰言向而拜之也
婦升席節
　乃降北面取脯　校曰降下脫筵字
　於禮時禮訖　釋曰言於禮時行此禮訖

特豚節

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　釋曰經云合升側載並南上言並南上則是兩饌也兩饌則所謂側載者右胖載舅俎左胖載姑俎明矣盛氏謂惟載右舅姑同用一俎則下云婦餕姑之饌者餕俎乎不餕俎乎注不可易

亦在北牖下　校曰牖當爲墉

婦徹節

婦嫌滓汙者　校曰婦字衍

婦徹于房中節

以其若有娣乃先句　釋曰言若有娣乃自先娣也

非對娣也稱媵　校曰也字似衍稱媵二字屬上讀

舅姑共饗婦節　釋曰舅姑饗婦經不言厥明記言之者注謂大夫以上或禮多異日是也吳氏謂一日之內兼行諸禮恐過勞且日亦不足是當異日爲之案經不言厥明而吳以爲當異日直是屈經就記且今世雖不行古禮然見舅姑醴婦盥饋三者今皆有之質明行事未及日中而畢矣人亦未見甚勞苟於此後行饗婦禮何不可之有然則質明之文定爲大夫以上禮多者言也於此益見此經之爲士禮矣

饗亦用醴酒　校曰酒字衍

使贊者親　校曰者字譌單疏作不

舅饗節

故左氏傳云　校曰故當爲案

姑饗節

并己之子弟之妻妾　釋曰此句難明意蓋謂士自以子弟爲僕隸則并己之子弟之妻妾亦若僕隸之妻妾然竊意隸子弟者內則所謂庶子庶孫檀弓所謂庶弟也非適妻所生第二以下庶人無妾故無隸子弟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　釋曰奠菜即三月廟見也祝曰某氏來婦即稱來婦也此象舅姑生時贊見婦于舅姑也其擇日祭禰在廟見後則象生時婦盥饋也既祭禰則於祭乃行所謂婦入三月然後祭行婦入三月之文屢見經記明三月者以婦入之日計必三月者一時天氣周婦之可事宗廟與否可得知也若舅姑存者昏明日已見舅姑婦道成矣待三月乃祭行耳無所謂廟見也如謂舅姑存者高

曾祖之廟不可不見則舅姑沒者高曾祖之廟何獨
可不祭而曾子問但云祭禰乎禮無見高曾祖廟之
文蓋順於舅姑自可以奉高曾祖之祀設舅姑在者
旣見舅姑而死遷于祖祔于皇姑可也

婦拜節

振拜　校曰拜當爲動

降堂節　奠菜于席如初禮　釋曰謂亦拜扱地耳
非如其俠拜

不言吉　校曰吉告之誤

記辭無不腆無辱　釋曰昏禮辭無不腆無辱旣成

昏後則不避此辭故壻見外舅姑主人曰今吾子辱
對曰不足以辱命皆言辱也

腊必節

殺全者不餒敗不剝傷　釋曰殺全承魚用鮒指
魚言甚明盛氏以爲指豚則當在腊必用鮮之上
矣且經言合升全義已明記何必複言之乎

女子節

使主婦女賓執其禮　釋曰襍記婦人執其禮婦
人謂凡婦人對主婦女賓尊者言是專爲未許嫁
年二十而笄者之禮繼公以婦人執其禮爲總言
許嫁與未許嫁者兩人之禮則似以婦人對男子
言者曾亦思女子之笄無以男子執其禮之事
記何必贅此文乎　男子冠無不稱字者則女子
笄亦無不稱字者初不以許嫁未許嫁分記曰女
子許嫁笄而字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於許
嫁者言字不言禮於未許嫁者言禮不言字互文
也　未許嫁者醮而不禮疏是也詳冠禮

注許嫁至其禮　校曰醴字譌單疏作禮

問名節

於彼唯不云西面　校曰面下疑脫對字

祭醴節

始祭醴云初故始扱壹祭後祭醴又扱爲再祭
也　校曰醴云當從今本作禮之又扱下當從
今本增分字　記云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吳氏
謂再仍也謂仍如始祭扱之以至於三案吳說
殊迂曲記再字明與一字對故疏謂又扱分爲
兩祭經云以柶祭醴三不云以柶扱醴三則兩
扱三祭義自通也聘禮記云祭醴再扱始扱一
祭卒再祭可明此記所云祭醴之法矣

納徵節

長三人　校曰人字譌單疏作尺

故隨入得並也　校曰得上脫不字

賓致命節

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　釋曰中士下士與不命者爲三中下士是命者也屬吏在則亦宜爲主人執禮事矣

女出節

故戒使不忘也　校曰戒上似脫誡字

婦入節

玄酒涚水貴新昏禮又貴新　釋曰言玄酒是涚

水本貴新昏禮取夫婦日新之義又貴新故事至乃取之涚水猶云清水耳

不見徹冪以下事　釋曰案徹冪巳見

是禮有貴新也　釋曰言據郊特牲是凡禮用玄酒有貴新之義也

故云貴新也　校曰云下似脫又字

明水與玄酒對文自別郊特牲旣言齊加明水則酒加玄酒可知此經各篇酒皆用玄酒是其明證禮運所謂玄酒在室謂配鬱鬯之明水特尊之故舉以言耳此經玄酒與酒皆並設豈有五齊止用一明水三酒止用一玄酒者郊特牲明水涚齊明水與涚齊爲二周禮疏鬱鬯用五齊云云自謂涚酒法非設尊法吳氏牽合謬矣

饗婦節

時同自明　釋曰言時同事並舅獻姑薦自明故經不言

婦洗節

則堂是戶外之稱　校曰之上似脫半以南三字郎士喪注所謂中以南謂之堂也

婦入三月節

庶婦亦廟見惟不擇日祭禰以舅姑存時庶婦見而不饋也

昏辭至納采　釋曰此使者告擯者辭　對曰至敢辭　釋曰此擯出納賓辭　致命曰敢納采　釋曰此賓致命主人辭敢納采者著其異於告擯者也蓋易請字爲敢字其辭當云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敢納采非止此三字也納徵文例同又主人當有對辭宜與納賓辭同經畧不言疏謂商度可知是也　問名至敢辭　釋曰此賓致命主人對辭知非門外傳辭者注云卒曰某氏某氏之對

當出之主人也其門外辭宜亦同但不云某氏耳賈氏則謂此禮納賓辭與納采同恐非凡經不別出致命辭者其辭皆即致命及對辭　納吉至敢辭　釋曰此亦賓致命主人對辭門外傳辭當同　納徵至請納徵　釋曰此使者告擯者辭凡言納者初辭皆曰請致命皆曰敢其辭有異故別出之　致命至納徵　釋曰此與納采文例同易使某也請納徵爲某敢納徵異者一語耳　對曰至承命　釋曰納賓辭宜同　請期至某日　釋曰此賓致命主人辭賓許告期之辭吉日當親告主人經曰某敢不告期曰某

日則爲堂上辭無疑其門外傳辭當止于某敢不告期不言某日也此經例與問名納吉同則問名納吉之辭亦堂上辭明矣

對曰某之子惷愚節

擯者出領賓告者辭　校曰當爲擯者出納賓告之辭

下經致語入告主人擯者又領主人此語以告使者知也　校曰致語當爲出請言下問名禮擯者出請賓請問名擯者入告又以此辭出納賓也下經謂下記問名亦顧上問名經言問名

無門外傳辭故疏以此辭爲兼用於問名納賓時也

致命節　敢請女爲誰氏　釋曰張氏錫恭說是詳纂疏　盛氏以問名等辭皆門外辭其致命但曰敢問名此誤以納采納徵致命辭爲止三字四字他禮當與之同也不知致命重於傳辭不應傳辭詳且文致命反略且賓納徵有主人對辭正與告擯辭吾子有嘉命云云相應則某敢納徵上當冠以吾子有嘉命三語而致命不止三字四字無疑昏禮男下女壻父之命正當稱誰氏不斥言名也盛說皆非（盛謂納徵對辭）

宜在致命上强經就己失之甚矣

某使者名也　釋曰此時使者未歸反命主人之命壻父尚未得受某丐使者名無疑將加諸卜言將告壻父加諸卜也非謂使者自卜後人勿以辭害志

或理有不須而言　校曰而衍字

對曰某之子不敎節

我兼在名吉中也　校曰名衍字

請期節　惟是三族之不虞　釋曰言惟念是三族之不可測度難保久無死喪之事故欲及今之吉請

吉卜也注云卒有死喪明當時無死喪也古人語意婉篤王氏引之未之深體耳

若於子期於父小功亦不得娶妻　釋曰此謂子昆弟也言於父期於子小功不得爲子娶若於子期於父小功自亦不得爲子娶此親於子若父雖小功而己爲之皆期己則壻父父與子皆壻父稱之是皆據壻父而言　祖爲孫大功此小字當爲大涉上而誤大夫尊降乃小功耳

請期　至　某日　釋曰盛氏謂請期致命但曰敢請期而主人但拜命若然則是請而不對非成命也吉期

至重私告擯者而不告主人何禮乎辭而後告禮所以稱請期也至吾子之稱使者所稱是女父則擯者所稱宜是壻父注於納采云吾子謂使者蓋以納采問名之吾子與納吉後之吾子異納采問名禮之始故吾子止謂使者明使者爲合二姓之好而來也納采問名同使納采之吾子謂使者問名之吾子自亦指使者納吉以後禮之成故吾子直謂壻父相親之辭也鄭於納吉後不云吾子謂壻父者義可知故不言也鄭君分別至精知納采問名之吾子謂使者益知某既受命之某爲使者名此時使者方出女家廟門斷不得言壻父既受命下文某加諸卜之某乃始指壻父對勘自明且使者奉壻父命來出命者壻父行禮者使者主人稱使者爲吾子即無異稱壻父使者自稱受命即無異稱壻父受命但立文各有所主耳醴辭之子固指使者納吉之子則必指壻父如以子有吉爲使者有吉我與在爲擯者與在則與上某之子不教二句下某不敢辭句文義不貫且昏姻之事定於納吉舍壻女之父而言擯使失輕重之宜矣盛氏謂納采問名女家不應無一語及壻父何至納吉乃反不及之乎然則子我者女父與壻父彌親之辭以昏姻始定從其質也上下皆言某此言我者我對子

之稱也

父醮子

無不反之　校曰之下似脫道字

若在廟以禮筵於戶西　校曰以上似脫當字言在廟則當有筵於戶西布神位之禮也

醴醮自判輕重賈疏不誤

勗帥以敬先妣之嗣　釋曰繼公分爲二句於下句殊覺不安王氏引之爲之說曰之是也言當勉帥以敬惟先妣是嗣也引詩召公是似爲比例粥案之訓是可也然詩中召公是似文武是憲君子是則是傚

等句法甚多皆作是不作之之字閒在句中者皆不訓是此古人文例也注八字連讀誼誠不可易矣詩亦有八字爲句者

賓至節

是壻自稱之　校曰之各本作父是

經云使某者　校曰經當爲繼

父送女節

上經但言戒此著其辭玩疏文似謂上經別有戒辭者彌所未解無已以意刪正云今此記人又云戒者當同是送女時有此戒謂此即上續送時戒辭

成前語謂續成前記文庶母所戒亦然以前後記時不同易語字爲記字故兩處記之記不必出一時一人之手

毋施衿結帨　庶母及門內施鞶　釋曰衿未詳張氏爾岐謂衣上小帶或然盛氏謂革帶則失之革帶與大帶次純衣時當已束之不於此始施也結帨與施衿疑兩事帨結于革帶不結于衿也鞶字從革革帶與革囊皆稱鞶故內則男鞶革女鞶絲鄭君釋爲囊許君說文解爲帶說文云鞶大帶也者大衍字男子大帶自天子至士皆用絲見玉藻許君豈不知蓋許本云帶也謂革帶後人見傳注多訓鞶爲大帶遂於說文加大字不知大帶固不用革也內則之鞶訓帶訓囊皆可此鞶則是囊而非帶以革帶不於此施也鞶或從糸者女子帶若囊以絲爲之二字古通用故此及女鞶絲皆作鞶不作縏易上九或錫之鞶帶鄭注云佩鞶之帶與此義同

宗子無父節　釋曰此宗子兼大小宗言

母命不通故稱使　校曰稱上脫不字

若然直命使子之父兄師友　校曰使字衍

其餘使親命之也　校曰使或自之誤

八十齊衰之事　校曰衰字誤單疏作喪

支子則稱其宗　弟稱其兄　釋曰春秋之義弟皆母弟則支子爲庶昆弟明矣

若不親迎節

過三月及壻往見婦父母事也　校曰及壻當爲壻乃

主人出門節

出門出內門入門入大門　釋曰盛氏謂二門字皆大門則是主在外賓反在內矣必無之理

禮經校釋卷二終

再韓校字

禮經校釋卷三

吳縣曹元弼學

士相見禮第三

兼有自相朝覲之禮　校曰覲衍字

士相見禮自漢以來相傳無記自首至尾皆經也後人以凡燕見於君以下為記不知事禮三千其中必有以類相從零星閒見如曲禮少儀玉藻者賴此可見梗概安得反以其似記而疑之乎玉藻諸篇乃禮文散逸之後知禮君子拾其零章斷句或非出一人之手故前後頗有參差互見者若其本經則當以類相從條理井井如此篇也此篇有與玉藻同者則知玉藻等篇固多逸經在其中矣

士相見之禮

案下文及還摯者　校曰及衍字

主人節

辭而不受　校曰而當為則若言辭則不受矣今須相見故言請而已

賓對至以請

言如固請終賜見也　校曰固各本作故

主人至辭摯

賓及主人皆云不敢為儀文句既異　校曰儀下文上當有脫文擬補云兩番主人辭又皆云請吾子之就家也文句既異異當為隔

主人至摯出

不受摯於堂下人君也　釋曰兩君相見受玉於堂士大夫相見受摯於庭是下人君也下文大夫相見皆如士相見之禮則大夫亦受摯於庭與士同也注義甚明楊氏所云可以解聘禮不可以例此經也

主人請見節

禮記皆有禮賓　校曰記當為訖

若諸文有留賓者　校曰若下脫然字

非燕見之禮故也　校曰燕或當為反

臣始事見于君法　校曰事當為仕

主人復見之節

故聘禮與冠義皆云每一門止一相　校曰當為故周禮司儀云每一門止一相

主人至不從

彼初是公迎彼初之命　校曰下初字　殿本作君

故云雖同日亦出迎　校曰云衍字

士見節

又文有三辭　釋曰此以下豫釋若嘗爲臣者章又者承上之辭文謂禮文也

賓出節　使擯者還其摯于門外　釋曰門外大夫門外也蓋賓出門即使擯者還之賓受摯乃歸故下注云受其摯而去之

擯者至固以請

言使某尊君也或言命某傳言耳　釋曰此可見聖人制禮一字之間具有正名定分之意繼公謂使猶命也豈知古人法度之言哉

下大夫節

飾之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　釋曰下大夫相見以鴈上大夫相見以羔皆飾之以布謂諸侯大夫天子大夫飾以繢鄭義如此吳廷華云摯重於飾尚無王朝侯國之分豈一飾之微反繢與布各別乎謹案吳說誤甚先王制禮別嫌明微王朝侯國卿大夫摯同者以同爲人臣也飾異者所以明等差也一執摯之事而君臣之義上下之分胥於是乎見吳氏未之思也吳又云經明言飾若以布而不繢何取乎飾也案飾字注謂裁縫衣其身義至明確如吳意則飾字竟似代繢字者經文爲不辭矣此經飾之以布與記飾羔鴈者以繢文法一例皆直截易明吳牽合爲一乃支離不可通摯重飾輕天子卿大夫與諸侯卿大夫不異其重而異其輕者以君臣之義重而貴賤之差輕也羔鴈有布則視雉無布者固爲飾矣

上大夫節

秋獻麛有成禮　釋曰疏是也不據春獻羔者或古經獻羔之禮附見於獻麛之篇其儀詳於執麛故云如麛執之耳

謂先以繩雙繫前兩足　釋曰雙繫謂并繫也

此釋經麛執之　校曰經下脫如字

始見節　執摯至下　釋曰舊讀不必改盛說泥

下謂君所也　釋曰王氏引之以下爲堂下是也而以鄭爲未安則非君所不可謂之下堂下豈不可云君所乎鄭云下謂君所是明以下爲堂下與鄉射笙一人拜于下聘禮記自下聽命之下同也賈疏乃誤耳

庶人節

皆是庶人貌也　釋曰曲禮帷薄之外不趨正義謂大夫以簾士以帷其臣吏於外不趨則內

可趨爲敬案大夫士之臣吏則庶人在官者也
謂私臣羣吏也屬吏宜亦然曲禮此節所言趨翔皆爲庶人
貌庶人常法固有趨翔也
此庶人見君不趨翔謂是常法　校曰翔下有
脫文當云此庶人見君不趨翔者此見君法彼
是常法謂當爲彼常法謂在官府之常法也
論語至與庶人同也　校曰同上脫不字疏意
謂論語是孔子行事而有趨翔者論語說孔子
爲大夫與君圖事之法與庶人不同明士大夫
見君當趨翔也

若他邦節
賓如此法　校曰如　殿本作知
凡燕見節
則此與燕義燕禮　校曰義燕二字衍
故知此經是特見皆圖事　校曰皆字衍
凡言節
須量己所言亦當量君安坐乃可得入而後傳
出己言　校曰乃可得入當在亦當量君安坐
上
與君言節

知此博陳也　校曰陳下似脫燕見言語之儀
六字
以據天子　校曰以已通
注爲天子諸侯　校曰爲當作謂
凡與大人言節　釋曰此節記臣與君言之法下節
記子與父言之法天子諸侯大夫皆曰君而天子諸
侯爲正君故注據言之賤事貴共帥時也後人未達
注意耳
此言抱郎面相袷不視袷是敬君之常禮　釋
曰抱謂袷下帶上也視抱者面向袷而其所視

又下於袷是特爲敬君之禮也常衍字常禮當
綏視謂面下袷上也視天子則視袷
說文云毋蓋亦禁辭　校曰毋下有脫文宜補
云止之也此云毋改蓋亦禁辭
若父節
與士大夫同者　釋曰謂遊目視面
若君賜之食節言見客於君之禮論語侍食於君節
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節皆與此同若有將食者
節言侍食常禮玉藻若有嘗羞者一節與此同玉藻
前一節言君命之祭然後祭此經上節及論語但言

君祭先飯者命祭君之義先飯臣之禮此經主言臣禮故不及命祭玉藻補經所未備也此經云賜據君言論語云侍食據臣言賜如君若有賜焉之賜謂特賜與之禮食記人恐後人不明故申之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客之二字正釋經賜字也邢氏昺論語疏始誤以君祭先飯爲臣不祭非客之之禮江氏永駁之謂不言祭者記者畧之君以客禮待之故代宰夫嘗食若非客之則有宰夫嘗食夫子不得先飯矣案江說至精蓋侍食而客之與正侍食異者有三客之則膳宰不嘗食不客則嘗食一也客之則命之祭不

客則不命二也客之則先飯不客則不先飯三也蓋君將食膳宰嘗食正禮也客之則不使膳宰嘗食以膳宰不爲客嘗食故降尊以就卑與客同燕禮大射羞膳者皆不嘗食是也然君雖以客待臣臣不敢嘗君之客己且不敢廢君嘗食之禮使君因己而食火齊不得之物故於君祭時先飯示代膳宰嘗食也燕射賓重則不嘗食無膳宰嘗食者尊客之義代膳宰嘗食者愛君之仁也若不以客禮待之則君自伸日食正禮使膳宰嘗食既有嘗食者則臣不嘗食但循侍食之常而已王氏引之褚氏寅亮胡氏培翬劉氏寶楠等不知膳宰所以不嘗食之故乃謂客之與不客所異者在祭不祭不在嘗食者之有無誤矣夫所謂君祭先飯者據臣言之也若合君一邊言則臣當後祭先飯矣君命之而祭是後祭祭畢卽先君而飯

若君賜之食節

亦不得祭故一也　校曰不衍字涉下誤

若臣嘗食、　校曰阮云臣嘗要義作尋常案單疏亦作尋常是也此本誤

若君賜之爵節　升席祭　釋曰常侍食不祭侍飲得祭者酒無不祭鄉飲酒禮曰祭飲辯有脯醢不祭

又侍食惟俟君食而食非特賜不拜禮輕侍飲則君賜爵拜受禮重故拜不拜不同也下一義再商

退坐取屨節　釋曰曲禮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言獨退長者不送之禮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言長者送之之禮蓋不向長者則屏向長者則遷是其異也俯而納屨則同此經云隱辟而后屨胡云卽謂屏於側也注云俯而逡巡是屏於側者亦俯而納屨玉藻於隱辟而后屨下云坐左納右坐右納左是也曲禮言屏於側於鄉長者之上則屏於側是長者不送之禮此經言隱辟於君爲之興之上則隱辟

是君不興之禮其儀正同經云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言則則君固有不興時矣

下而云退者　校曰當爲而下云

若先生節

欲見言敬客先拜也　校曰言字似衍

吳氏以先見爲先見之於家仍不能外乎注拜之說

非以君命節　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　校曰疏云經直云大夫故王氏引之謂據賈疏大夫下本無士字鄒案無士字更難解疏述經有士字從述經及今本

大夫卿士　校曰疏述注無此四字又云經直云大夫鄭兼云士者故或以注卿字爲衍鄒案卿字非衍從今本

此節經注後人多不得其解今爲釋之曰大夫以君命使者聘也聘則公士爲擯大夫士俱有非以君命使而以君命私言事則以私人擯不以公士擯大夫士不俱有公士對私人言散文則直曰士經云非以君命使則大夫士不俱有可知如是者則不稱寡寡字兼上大夫稱寡君之老下大夫稱寡大夫而言云大夫士則以君命使可知如是者則上大夫得稱寡君之老下大夫得稱寡大夫經但言寡君之老者舉上明下耳其大夫之中兼上下二者蓋統言則皆是大夫也卿聘以下大夫爲上介不直用士而云士者蓋總見聘則大夫士俱有上賓既以下大夫爲介又以公士爲士介上介亦統在大夫中若非聘則公士且不得用無下大夫可知經文上下相互自足不言擯而擯義卽在士字中矣注云謂擯贊者辭也者核上下經文意而知又賈氏謂據玉藻爲證是也玉藻公士與私人對文此經無所對則經士字當記公士

可知云不稱寡者不言寡君之某言姓名而已者釋經不稱寡句也經下句言寡君之老注變老爲某者所以通其義於下大夫明寡字兼寡君之老寡大夫而言下句但言寡君之老者舉上明下也既不稱寡則言姓名而已云大夫卿士其使則皆曰寡君之某者大夫下大夫卿士上大夫經之大夫兼上下二者然下但言寡君之老意雖互明文似未備注亦恐人偏指上大夫故竝舉大夫卿士以實之注之大夫則專指下大夫非經之大夫注之士字更與經士字全無涉四字只當經二一字先大夫後卿士者順經大夫

文耳然其意則與經大夫別也經不言大夫使注以使字申之明士爲擯則必是使故稱寡君之某也則上云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者是大夫士不俱有明矣云檀弓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之老者彼經無之老二字彼注云見在臣位與有祿同也君有饋有饋於君於末句無明訓今案彼文當依此注所引釋之蓋既仕卽公士士惟隨大夫爲介以聘其擯辭則曰寡君之某記單言寡君正與此經單言寡文義一例云使者明無以私事出而用公士爲擯稱寡之理也惟使聘則可耳雖彼此立文意各有主而事則相同故注引爲證上句證士字末句證聘用士擯辭君有饋句則連引耳但言寡君之老者亦舉上明下以上云寡君之某兼上下言文已明故也老尊稱也大夫爵稱也周官鄉老尊於鄉大夫尊卑異稱德之衰也聘所以講信修睦考禮一德尊事天子公事也非聘而出私事也異擯又異辭春秋之義名氏不若官公私異稱義之正也德義禮之本也

則曰寡君之某故鄭揔云某也　釋曰上句是疏括寡君之老寡大夫兩辭以釋注文

若然經直云大夫至寡君之士某也　釋曰玩疏意似注補出士一層經上句亦兼士下句但言大夫故注補之則注卿字衍矣然與玉藻聘禮不合今不從

謂試爲大夫士　釋曰此蓋專指士不兼大夫疏未然

自稱寡君之某　釋曰變注老字爲某字者所以通其義於士也然此文本專據士言疏解未的

凡自稱節　宅者　釋曰王氏引之以宅爲託於諸侯者案託者而仕既與士大夫同則不仕者當直與庶人同何必別爲之稱乎王說非

禮經校釋卷三終　同邑王大綸校字

禮經校釋卷四

吳縣曹元弼學

鄉飲酒禮第四

若然謂諸侯鄉大夫　校曰謂上似脫鄭字

還是鄉飲酒黨飲酒法　釋曰言還是鄉飲酒中黨飲之法也

鄉飲酒義六十者三豆云云明與此經不同此尊賢非常禮彼尙齒常禮也此經賓介是賢餘皆以齒序者以賓介爲主特尊之衆賓則循尙齒之常亦鄉黨莫如齒之意

禮記目錄於冠昏鄉飲諸義皆云別錄屬吉事案冠禮注云古者有吉事是亦以冠爲吉事也

鄉飲酒之禮

先就庠學者若先生　校曰者當爲中若盧氏文弨改告從之

主人戒賓節　賓拜辱　釋曰拜辱卽拜迎也特言拜辱重其禮也此與鄉射事同而義異凡經傳言拜辱者皆然

不固辭者素所有志　釋曰士冠鄉射禮不專爲己故禮辭而不固辭此及士相見禮專施於己則皆宜固辭以致謙今賓乃禮辭與相見異者以幼學壯行素所有志故也觀此注則鄭君固欲行道濟時者特以漢祚將移權奸竊柄舉己者多非其人是以屢徵不屈守死善道其出處合乎聖人後世稱鄭大司農非其志也　盛氏謂將賓己而固辭君子惡其矯柔賓之道當難進易退固辭亦何至惡其矯但出而行道是素所有志故不固辭耳下節盛說更謬胡氏已斥之

乃席賓主人介　衆賓之席皆不屬焉注不屬者不相續也皆獨坐明其德各特　釋曰乃席賓主人

介句言爲賓主人介布席也衆賓之席皆不屬焉句言爲衆賓布席其席皆不相屬也皆者皆衆賓三人不兼賓主人介賓主人介之席面位各殊相去懸絕無所謂屬不屬言不屬者本有屬道也不屬謂衆賓自不相屬非謂與賓不屬賓是當日至尊其不得與之相屬不待言又賓有席西拜之禮其席自不得與他席屬經云皆不屬若謂與賓不屬則惟指三人中之首一席不得云皆故知不屬是衆賓自不屬也屬者繼也鄉射云衆賓之席繼而西亦謂衆賓自相繼非與賓相繼彼云繼此云

不屬明其禮殊所以然者彼習衆庶示以親睦之風不爲殊別此賓賢能取各自成德之義使之獨坐明其道明德立不流不倚此禮家微言不可易也此經之不屬與鄉射之繼正相對爲文不屬卽不繼也後人歧屬與繼爲二義反謂不屬卽繼顯與經背由不知不屬與繼之皆專屬衆賓耳至繼公謬說褚氏已辨之　鄉射繼而西與此皆不屬文義相對此皆不屬非謂與賓不屬則彼繼而西亦非繼賓而西明矣

天子諸侯左右房屢見禮經記注孔賈疏義申之謂大夫士直有東房西室後人多疑之𢇁案謂天子諸侯宗廟路寢學宮左右房大夫士廟寢學皆東房西室者鄭君傳禮經先師相承之說也謂天子宗廟路寢如明堂燕寢諸侯之宗廟路寢學宮大夫士之廟學爲左右房諸侯燕寢大夫士正寢燕寢爲東房西室者鄭君之自爲說也知者公食大夫禮記宰夫筵出自東房注天子諸侯左右房禮器記夫人在房注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謂廟制也喪大記婦人髽帶麻于房中注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謂寢制也大射儀宰胥薦脯醢由左房注人

君左右房謂學制也言天子諸侯左右房明大夫士不左右房公食諸篇言東房者東房對西房言特牲諸篇亦言東房者東房對西室言鄉飲酒賓席戶牖閒（凡賓席皆在戶牖閒所謂各位）鄉飲酒義謂其位在西北則室在西無西房而上云羞出自東房明東房對西室也聘禮還玉賓退負右房而立有右房者據在正客館也（此條本賈氏義）此葢師師相傳之義也詩斯干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周禮匠人注禮記玉藻注義同是天子宗廟路寢如明堂也鄭志謂文王在豐猶諸侯制度故廟寢有東西房是諸侯廟及路寢乃爲左右房也斯干箋又云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是天子燕寢與諸侯正寢同則諸侯燕寢當東房西室也旣夕禮朝廟正柩于兩楹閒注象鄉戶牖也戶牖閒得與楹閒相鄉其室必正中則大夫士之廟亦爲左右房（義本孔氏廣森）與諸侯同惟正寢爲東房西室降于諸侯故饋食禮每言東房而昏喪虞禮則惟云房明其制異（特牲豆籩鉶在東房注云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者謂經但渾言東房不指東房中何處商度其地宜在東房中之東當夾北也是明豆籩鉶所饌之處非正釋東房夾北之說蓋有所受）正寢旣東房西室燕寢

自東房西室也鄉飲酒禮乃席賓主人介注賓席牖前南面牖在室中西賓席牖前當西北之位則室必正中畧本盛氏世佐義鄉射言戶牖之閒者鄉射賓不必在西北是大夫士之學亦左右房故鄉飲酒記及義及鄉射記皆言東房也然則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惟可施于正寢故注于正寢無異義此鄭君自爲說之義也蓋鄭見經于大夫士廟學之制皆言東房與諸侯同于寢制但言房與諸侯異疑先師言房室之制未免牽混故既著其說而于廟學復分別言之也鄭既疑先師之說所以仍著之者以

東房對西室言亦自可通傳說已久不敢輕廢猶肆夏存吕叔玉三易著杜子春之義蓋其慎也後人不深考注文而妄議鄭言大夫士東房西室之非又不深考經文而謂大夫士廟寢皆左右房惟孔氏廣森云君子之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則寢之視廟宜有殺矣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此寢廟之異有明文者也大夫士之廟乃左右房其寢固東房西室以降于君耳饋食禮每言東房又言左房東以對西左以對右以爲廟無兩房者信不然也昏禮言房者五言房中者四喪禮言房者四言房中者一虞禮言房中者一言房者二而皆不指其東西左右則以爲寢有兩房者亦未必然也漢書曰家有一堂二內一房一室合於二內之謂飲射在學與廟同制案孔據經文分別廟寢暗合注意最爲精確胡氏又據斯干箋謂諸侯燕寢爲東房西室亦發千古所未發但謂東房西室專爲燕寢之制而大夫士之正寢亦左右房則未合于經據經昏禮在燕寢喪虞皆在正寢喪虞與昏同言房若房中而不指其東西左右則大夫士之正寢與燕寢同一房審矣

且以次差之天子廟寢如明堂而燕寢左右房諸侯廟寢左右房而燕寢東房西室則大夫士廟及正寢當東房西室矣但宗廟尊故亦爲左右房而惟降其正寢爲東房西室東房西室無可復降禮窮則同故燕寢與正寢同東房西室也如胡氏說則大夫士宗廟正寢燕寢悉與君同制似失尊卑之差詩箋言天子燕寢有左右房是別于諸侯而言不兼大夫士蓋周初宮室皆承先王用諸侯制正寢左右房燕寢東房西室宣王改作乃於燕寢爲左右房與諸侯異制故詩特言之詩文可據以

推諸侯之制不可據以推大夫士之制也燕寢之制諸侯與天子殊正寢之制不獨諸侯與天子殊而大夫與諸侯亦殊故鄭詩箋言天子燕寢有左右房以別于諸侯禮注于正寢遵用先師諸侯有左右房之義以別于大夫士皆經之達詁也胡氏所以謂大夫士正寢亦左右房者以誤會詩箋之意謂一房者室東向開戸以達于房左右房者室乃南向開戸禮經喪禮虞禮言室戸皆南鄉者則皆左右房而非東房西室今案詩箋云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戸者異于

一房者之室戸也又云南其戸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戸是室一南戸爾正義曰既有左右則室當在中故西其戸者異于一房者之室戸也大夫以下無西房惟有一東房故室戸偏東與房相近此戸正中比之爲西其戸矣案大夫以下燕寢與諸侯同孔據大夫以釋一房者之室戸亦未爲失而其言室戸之制則甚精孔意以一房者東爲房西爲室室之西偏當西夾北牖在室中央而戸則在東隅與房逼近是其戸在室之東也兩房者室居中牖在室中西戸在室中東是其戸近室之中也近室中則西于在室東隅者故曰西其戸者異于一房者之室戸也經西南其戸承築室百堵言則西南專據室不據堂孔氏蓋案禮圖爲說義本明確經之西字對一房者之室戸在東隅則一房者室固不東鄉開戸經之南字對明堂之制四面有戸則更不足以明一房者之室戸不南鄉西南二字義不相蒙無論一房兩房室戸固未有不在南者若與房相通之小戸則春秋傳所謂側戸不在房戸室戸正戸之數不得單名戸昏禮內則由房入室由室入房不言出入當由側戸蓋

燕私之禮然經所謂贊入戸則固正戸諸經傳所言戸亦皆正戸未有稱側戸爲戸者側戸不獨一房之燕寢有之卽天子燕寢左右房者亦有之后夫人入御于君皆由房入室不由室戸蓋婦人恒由側戸出入也側戸不在戸數故鄭謂天子燕寢止一南戸非如明堂之制四面皆正戸也玉藻居恒當戸直言戸則是正戸非側戸故注云向明如謂一房者室東向開戸而無南向戸則是室無戸但有側戸矣以是言之室戸皆南向喪禮虞禮之戸固一房者之室戸諸侯燕寢大夫士正寢燕寢皆東房西室詩文禮例本

無不合也此經飲酒在學有左右房與私家異故席賓西北不在戶牖間而在牖前賓席牖前而其西仍得容衆賓三人不相屬之席也

尊兩壺節

士用棜禁　校曰禮記校勘記云惠棟云棜字衍按惠說是也弼案孔正義無棜字於義順賈此疏引有棜字故其說迂曲

疏云鄭以大夫士雙言也者雙言猶互言目下所引禮器注也言大夫士竝有禁名故鄭以大夫士雙言是以玉藻云大夫用棜士用禁注以

棜為斯禁是大夫士禮異矣而禮器云大夫士棜禁似大夫士同名棜禁者注云棜斯禁也又云大夫用斯禁士用棜禁棜既是斯禁則大夫士所用者止一物特異其名耳然則禁是定名言棜者是義稱大夫士皆有禁名大夫士之禁皆有棜義故禮器大夫士總名為棜禁也知棜是義稱者特牲注以實獸之棜為輿禁無足似輿故名棜棜之言飫少牢名斯禁為棜取不為酒戒特牲經云禁而記云棜禁亦取不為神戒與大夫同器也其實不用實當為餘言惟祭與大夫同名棜其餘不用此名但稱禁耳雖云棜禁仍不得與大夫同名斯禁禮器據士祭亦有棜義鄭違記意故云士用棜禁明與少牢大夫祭同也若然士之棜禁大夫之斯禁斯禁即棜名雖異其實同故禮器總名棜禁也弼校賈以大夫士同名禁同得稱棜揆以各經注本文多牽強其誤在不知禮器注棜禁之棜為衍字因以大夫士棜禁為一物不知大夫士棜禁猶言大夫棜士禁耳與玉藻文無不合亦無所謂互至特牲記之棜禁則與禮器不同此條破疏實字為餘字未敢自信俟

質通人正之

主人一相節

相主人之吏擯贊傳命者　釋曰擯接賓也贊佐禮也傳命請事之屬凡相者賓主未接之先則傳命冠昏相見是也彼云擯此云相一耳賓主相接之時則贊禮聘禮是也此云一相迎于門外則相者出請入告之後卽相主人以出迎賓有介故主人用相疏謂主人獨出迎似失之方氏謂不傳辭亦失之禮賓主固未有不出請入告者聘禮賓問卿下大夫擯亦惟一相請事後卿迎賓再拜賓卽

入此儀節與彼畧同惟無及內門主人先入擯者
再請命一節耳然固不得謂無辭可傳也　盛氏
謂此相卽州長案注云主人之吏周禮言鄉大夫
頒致法于鄉吏又言興賢者能者帥其吏以禮賓
之上注引其文吏卽州長以下屬吏也盛說是鄉
射之相則家臣與此殊
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　釋曰鄉飲興賢賢者
善於禮鄉射又習民以禮樂故其儀有詳於他禮者
賓厭介介厭衆賓賓黨自為禮有相厲以禮相引以
德之意方氏謂主人先引而相引以從之則似賓不
以賓自待失之矣其釋少退頗有意可存

推手解其厭狀　校曰厭字誤單疏作揖
主人坐取爵興節
次言洗　校曰毛本同阮云次要義作後案單
疏本次誤洗弼案單疏實作後與要義同
賓進東北面辭洗注必進東行示情　釋曰鄉射經
與此同注云必進者方辭洗宜違位也言東北面則
位南於洗矣案賓進當先南行繼東行此注言東行
彼注言南行相兼乃足蓋賓始降時位在西階下直
西序東面故主人辭降卽在階前主人適洗賓仍在

此位至主人既盥將洗賓乃進南行邁直洗南向主
人可以辭矣又必進而東行直至洗西南乃東北面
辭者欲近主人示情也既云北面則辭洗之位南於
洗可知矣違位之位謂始降位下復位卽復此位也
位南於洗之位謂辭洗位也兩經皆進字絕句　又
案疏釋注以賓始降位卽南於洗方氏申之似有意
若然主人適洗時賓亦從而南行當洗南乃東鄉立
俟主人洗乃東行近洗東北面辭也此主賓位與士
冠異彼云阼階下此云適洗主人既適洗北則賓宜
直洗南彼云賓降直西序東面此上亦云賓降下云
當西序東面直西序當西序皆東西節也降者自堂
適庭之名不以遠近限彼降至階下此降至洗南亦
無不可存考

主人坐取爵節　沃洗者西北面　釋曰鄉飲特有
沃洗者重其禮威儀多昭絜之至也
徹鼏沃盥　校曰鼏毛本作鼎阮云通解要義
俱作鼏案單疏作鼏
賓拜洗節
復盥為手坋汙　釋曰獻介介不拜洗手不汙故
不復盥

賓降節
自定其義不殊　校曰定字逗
薦脯醢
周禮膳宰　校曰宰毛本作牢阮云閩本通解
俱作宰是也案單疏作宰
乃設折俎
有全蒸其豚解爲二十一體體解卽此折俎是
也　校曰蒸單疏作烝此數語有脫字當云有
全烝其豚謂之豚解有解爲二十一體謂之體
解體解卽此折俎是也

奠爵節　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
祭尙左手嚌之注尙左手者明垂紾之乃絕其末
釋曰初時以右手取肺末舉手而起垂本于下
仰左手執之旣坐乃反以左手居上右手居下本
在上末垂下乃以右手繚肺至末而絕之故曰尙
左手者明垂紾之乃絕其末也經文弗繚右絕末
以祭尙左手十字當一氣讀言弗繚絕末時尙左
手也鄉射經曰取肺坐絕祭注卻左手執本右手
絕末以祭也又云尙左手嚌之注右手在下絕以
授口嚌之案鄉射文畧儀節與此經同惟不繚耳
注約此經爲說卻左手執本謂取肺時右手絕末
以祭謂絕祭時舉其始末則中間儀節可推而知
下經云尙左手注云右手在下絕則絕時左在上
右在下一與此同明矣注右絕末二句不可滑讀
誤爲一時事　鄉飲威儀多故弗繚從大夫禮如
後儒以弗繚爲不繚則但如鄉射云絕祭可矣
於下記文　校曰於上似脫見字
降席節
其節同　釋曰節同謂同在禮將成時此大分
言之下云義卽異卽則通

先後亦同也　校曰亦下脫不字一告旨一謝
酒惡是義異一啐卽告一卒爵乃謝是先後亦
不同也此細別言之
賓西階上北面節
亦因奠爵不起因拜也　校曰下因似當爲遂
故謂在席盡爵　校曰各本謂下有不字似是
賓降洗節
程氏讀上賓進東北面辭洗及下賓東北面盥
皆東字絕句其說甚辨然全經少此文例恐不
可從盛氏謂沃洗者在賓右故賓東北面是也

且主人在洗北南面賓在洗南北面位之正也然主既南面而使賓常北面則疑于臨之矣故於獻賓時使賓東北面辭洗於酢主人時使賓東北面盥洗變此二節以示尊賓之義鄉射不言東北面盥者互見於此故略之

主人對節　賓西階上拜送爵　釋曰此時主人當亦少退不言者省文

卽尊　釋曰猶雖尊也

賓方奠爵于篚下　校曰下字衍

鄉射云賓坐取爵洗之時　校曰云字可删洗

上脫適字時字句

主人坐奠爵節

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　釋曰實猶滿也少牢經曰皇尸未實蓋食之飲之皆欲其充實飽滿賓尸一也故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主人之意惟恐酒惡不足以實賓而賓飲之既且告之旨故拜謝之孔子曰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足以傷吾子疏食卽謝酒惡之意祭與飧則充實也崇酒猶言實酒盡爵成禮之義也謂之崇酒者先王法度之言如此充字無惡義而拜充酒之故則謝酒惡與賓之告旨相應告旨可以觀敬崇酒可以觀忠詩曰雖無旨酒式飲庶幾此之謂也盛氏訓崇爲重不如注義之親切餘家違失經意更不足辨

坐祭節

主人爲己洗爵　校曰主人上脫賓辭二字

賓西階上節　坐奠觶于薦西　釋曰凡卑者於尊奠而不授此主人奠之者一獻將成益隆其禮以副忠信于薦西者欲賓之舉也賓則以初已得獻不敢復當其崇禮故於洗後不拜洗以示不敢當注云殺於獻獻

當盛禮故拜洗此不敢復當盛禮故不拜洗是殺于獻而于主人奠時又辭其復親酌己也不于酌時辭者主人與己己乃得辭禮之節也知非辭親奠者奠是卑于尊之禮又益不敢當故不敢辭也知不拜洗是示不敢當者介不拜洗不敢敵主人又聘禮歸饔餼賓朝服禮辭不服尊服示將不受亦其例也主人與禮事賓之意至酬而益摯賓接主人之意亦至酬而益恭而隆殺之節於是出焉知此者可與觀禮矣

賓辭節　主人阼階上拜送　釋曰此時賓亦少退

以舉觶是禮已　釋曰已既也禮之既對下禮

初立文
然此辭是主人復親酌己　校曰然猶然則也
是下脫辭字
介西階上立
此決上獻酬辭賓時　校曰辭字衍　殿本刪
辭字獻下增賓字
介揖讓升節
就尊南授之　釋曰兩楹閒既有尊則授爵于尊
南宜也且賓主敵者授受于兩楹閒正中降等者
則當東楹此介雖主人所尊然降于賓故授于楹

閒而畧東適與尊南相當亦其宜也介惟不自酌
其洗亦與賓同鄉飲酒之介尊于特牲之賓得備
禮也特牲賓但授主人爵不洗有不敢酢之意
主人復阼階節
揖讓降　校曰讓字衍降不讓
主人西南面節
衆賓各得主人一拜　校曰阮云單疏本作壹
案單疏此字實作一然依文例當作壹
此三拜賓賤　校曰賓上脫衆字
褚氏於上主人以介揖讓升云以下經衆賓復
位之文決之則此時介與衆賓已在西階下賓
南之位矣案褚說致確有司徹賓位在門東主
人獻之乃位於西階西南注云反下位也者謂
反其在下之位猶言反降未定位在何處故即
申之云反下位而在西階西南已獻尊之乃指
實其位與此經質言復位為復故位者文意不
同言復位明初時位在此矣又有司徹賓在門
東北面此衆賓始入門左東面東面者明即當
至階下非定位若久立於此則當如聘禮之介
門西北面矣記云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謂衆賓若多東面位不容

則轉而北面耳非介及衆賓初時在門左不至階下使次三人以下者即不得不北面也若者不定之辭如介衆賓位門左則必有北面者不得云若矣此拜衆賓西南面
當以上揖衆賓西南面為例主人與衆賓不甚
相遠也
主人揖升節
注長其至多矣　校曰其單疏作者阮云長者
當作長其
坐祭節
故上衆賓之長也　校曰上下脫云字
每一人獻節

則此三是三人　校曰上三阮云通解無案無
者是
主人以酌
故以主人爵降　校曰以字當在主人下
揖讓節
將以旅酬之事　校曰以當爲行
進坐節
而奠之今不親授　校曰當爲今不親授而奠
之
不於人取之　校曰人下當補受之於地四字

以主人奠之　校曰主當爲一或人下脫之吏
二字
設席節
避初也　校曰初各本作君似是
而不與大射同者　校曰而字衍
明此席也　校曰席下似脫爲工二字
又取此工席在西階東　校曰取下當有證字
樂正又在工西　釋曰疏義甚精據此則注北
面下當有立於其西四字
工四人節

以三物詢眾庶　校曰三當爲五
二人瑟明二人鼓瑟可知也　校曰二人瑟當
爲二人鼓瑟二人鼓瑟當爲二人歌
瞽三百人　校曰下當補眡瞭三百人
天子相　校曰阮謂毛本相下衍工字嚴案注
有工字工下亦字乃衍耳
瞭瞍奏工　校曰今詩工作公
以左於外側擔之　校曰左下似脫手字
樂正節　樂正先升　釋曰鄉飲燕禮之工皆至正
歌備乃降鄉射惟有合樂工笙並作故樂正皆先工

而升明工與笙並監視之大射工得獻即降故樂正
始從工升以專監堂上之歌繼從工降以專監堂下
之管飲射燕在堂上合監大射堂上堂下分監故先
升從升不同耳
對後升　校曰後上似脫工字
工入節　釋曰上經明云瑟先則入而升升而坐皆
瑟先也先者坐最西以次而東最後者最尊則最東
工之禮然也相者注謂眾賓少者即鄉射之弟子也
特牲禮曰賓弟子蓋對其長言則曰弟子不對長言
則直曰眾賓鄉飲之所選擇者惟賓介三賓餘則鄉

人來觀禮者通謂之眾賓其少者則曰弟子下文命弟子俟徹俎注云命弟子俟徹者明徹俎賓之義是弟子卽眾賓少者之明文也黨正飲酒之禮曰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五十以下皆眾賓也政役卽相工徹俎及鄉射納射器之類也蓋賓介三賓爲當日所特尊餘則名雖爲賓實則鄉民觀禮而來本當給禮事使少者爲之明有事服勞之義所以教孝弟故謂之弟子又少者聚處易於游戲無度故投壺有令弟子辭皆教民之道也吳氏以弟子爲非眾賓則必主人之吏矣豈有主人故使少不更事之人

干大禮者乎又後首面鼓之義注以尙樂畧於樂釋君禮而謂臣禮避之可見一器數一儀節之細皆有精義彌綸乎其間言各有當事無所苟吳氏非之將何說以處此若吳氏者可謂舉一而廢百者也

工歌節

鹿鳴箋與此注畧殊彼用魯說附毛詳詩箋釋例論語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劉氏台拱以始爲升歌亂爲合樂然上舉其人下舉其詩文例究屬牽強宜從鄭注爲正

然後羣臣嘉賓　校曰詩序羣作忠

卒歌節

凡工賤不爲之洗　釋曰下文大師則爲之洗明非大師不洗也凡洗皆主人自洗他人洗者必別白言之此不爲之洗非特主人不親洗併不使他人洗經文甚明下記云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此祭飮而云不洗者蓋記爲賓主人以下言之以別於獻酢酬之必洗必祭工不從此禮也工不與於旅而獻與旅同禮之殺也雖不洗而祭獻究重於旅也工主人親獻而不洗獲者釋獲者主人不親獻而洗皆執事者之禮殺也

無笙間　校曰無下脫升歌二字

而畧笙間合者　校曰笙字衍管卽笙未嘗畧之

薦脯醢節

知使人相祭者　校曰祭當爲者疏蓋讀注使人二字爲句相者二字爲句謂經所謂使人卽使前相者也故疊釋之曰知使人相者者

眾工節

則不祭而已　校曰而上當補飮字祭字句絕

大師節

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大師　上旣言獻工矣乃

第一一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2 版[illegible]

言大師者大師或瑟或歌也其獻之瑟則先歌則後　釋曰君賜之樂謂之大師必經師相傳之義蓋君日舉以樂大師有事于公不得出而與他禮且諸侯三卿若同日飲酒大師孰共孰否乎故知大師非公臣也既出君賜則或有或無與能瑟能歌斷不能定故此文在獻工之後而鄉射在前與敘遵者文例同但遵者止有或來或否之義大師則更有或瑟或歌之義爲異故注特明之其獻之瑟則先歌則後當爲歌則先瑟則後知者上文一人拜注一人工之長也歌尊於瑟歌之長乃爲工

長注不云瑟之長而云工之長明歌先獻也歌長尊故先獻而拜受爵拜送爵祭脯醢以別于衆工鄉射注亦云一人無大師則工之長者明有大師在歌則一人即大師無大師或大師不在歌則一人乃歌之長也一人既是歌長則經於此云左瑟者大射注所謂節也其所以必左瑟者鄉射注所謂避主人授爵也歌之長雖得拜受祭脯醢猶不爲之洗若大師則爲之洗尊君賜也洗而獻其禮益隆即非工長亦當拜受爵祭脯醢與一人同經不言者可知畧之且以互見于鄉射文也既有大師則無論或瑟或歌樂畢告樂備及射禮樂正命奏樂以射皆大師職之亦尊之也獻之次工長在先其體大師爲盛辨賢辨貴賤之義於是交盡矣至君之大師則自有常官在歌其獻自在先而爲之洗也知大夫大師有在瑟者以君賜不定知之大師在瑟不先獻之者瑟不可先于歌也

若大師在歌　校曰若下脫然字

笙入節

得獻乃始入也　校曰阮云得獻閩本作笙案笙字當補在得獻之下三字竝存

在磬者之南　校曰磬上脫擊字

此篇之失也　校曰此上似脫致字

言亡三篇之意也　校曰言當爲已

未見毛傳　釋曰非未見也未盡遵用毛義耳

磬在時間見記兩階之間也繼公以爲阼階西南[illegible]至大射之笙磬笙乃東方磬之名與笙管之笙不涉繼公牽合尤謬毛氏奇齡說亦非

主人

拜送在西階東　校曰當爲在阼階上

衆笙節

二人者　校曰阮云二閩本作三案作三是

不備禮故　校曰此下脫不拜受爵四字

乃合節

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　釋曰詩小雅大雅譜云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案鄭論天子諸侯歌合所用詩以饗賓上取燕下就爲例其定上取下就之例以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爲準必知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者燕禮云遂合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經明以周南召南爲鄉樂則風爲大夫所用之正樂無疑鄉飲酒鄉射息司正鄉樂惟欲用其正也大夫以風諸侯自必以小雅天子自必以大雅既大夫以風諸侯以小雅天子以大雅則大夫用風爲正其用小雅者上取也諸侯小雅爲正其用大雅者上取用鄉樂者下就也天子大雅爲正其用頌者上取用小雅鄉樂者下就也所以必上取下就者以饗賓禮盛燕臣禮輕不同故耳譜於饗言饗賓燕但云燕然下云天子諸侯燕羣臣則燕臣可知禮之例燕饗對言則君臣各云燕饗君臣對言則君之燕饗皆云饗臣之燕饗皆云燕春秋傳王享晉士會而曰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是也知有饗賓上取燕下就者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元侯二王後天子所賓也故上取肆夏而合文王用其正春秋傳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言元侯者別于諸侯也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天子所臣也故歌文王用其正而合鹿鳴下就也（此雖蒙享文賓即燕臣之下就但以公當享且上承享元侯下起享鄰國之君文勢當在此學者心知其意可耳）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鄰國君諸侯之賓也故上取文王而合鹿鳴用其正春秋傳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是也譜但云諸侯相見不言元侯相見元侯相見亦與天子於元侯同但升歌淸廟以避天子（本孔氏說）見仲尼燕居

然清廟肆夏同是頌則同是上取也二王後得用頌天子
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羣臣
固臣聘賓於天子則陪臣於諸侯亦外臣也故天
子歌合皆下就諸侯合樂下就也諸侯燕禮下就
鄉樂燕也大夫鄉飲酒上取鹿鳴饗賓也鄉射亦
饗賓而禮較輕則但合樂用其正不上取大射亦
燕臣而禮較盛則但升歌用其正不下就上取下
就總以饗賓燕臣爲衡賓則燕亦饗也臣則饗亦
燕也故此注諸侯相與燕以下據燕言之卽包在
詩譜天子享元侯三事中此所謂燕彼所謂饗也

彼饗字包賓之饗燕燕字包臣之饗燕盛氏不辨饗賓與燕之恉謂
燕賓當較享賓降一等則諸侯享聘賓及己臣歌
鹿鳴其燕聘賓及己臣當但歌鄉樂矣何以晉享
穆叔歌鹿鳴之三三拜而燕禮亦歌鹿鳴與之同
乎阮氏不知上取下就之例謂大夫士相見之樂
爲鹿鳴諸侯燕大夫亦用鹿鳴兩君相見之樂爲
清廟天子享諸侯亦用清廟夫不論其詩爲何人
分所應用之詩與其人之用此詩爲何等事而但
以其所用論之固已失其本矣如鹿鳴爲大夫士
之樂則鄉樂之名何自而稱小雅之上有大雅兩

君相見何以越大雅而用頌仲尼燕居言兩君相
見升歌清廟左氏傳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苟無
元侯諸侯之分將孰是而孰非乎傳所謂文王兩
君相見之樂正鄭所謂饗賓或上取者安得謂諸
侯本不以小雅乎且如傳文則諸侯用大雅何以
又用頌不依傳文乎禮記之兩君相見先儒固謂
元侯升歌清廟正與天子享元侯之歌肆夏同爲
上取也安得謂天子本不以大雅乎諸侯燕羣臣
用鹿鳴乃其正天子羣臣爵雖尊在畿內與諸侯
之臣禮同冠昏喪祭鄉相見之禮多依諸侯士大

夫爲準所以防僭差也天子燕之下從諸侯禮固
其宜耳鄭氏取就之說原于燕禮名二南爲鄉樂
之文據以定小雅爲諸侯樂大雅爲天子樂進乎
此者爲上取退乎此者爲下就與肆夏之爲金奏
爲工歌無與卽易肆夏爲清廟上取下就之義固
如故也且金奏肆夏有入門之樂有升歌之樂孔
氏廣森曰肆夏與肆夏之三不同彌謂入門之樂
但歌肆夏一篇作於堂下升歌之樂乃歌肆夏之
三於堂上而先擊鍾鎛於堂下以爲節旣鼓鍾鎛
乃絃而歌之知者禮經之例凡歌三篇者皆連舉

三篇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是也歌一篇者則但稱一篇鹿鳴新宮騶虞貍首采蘋是也燕禮記大射儀兩見肆夏皆單舉一篇與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仲尼燕居入門而縣興文同是但歌肆夏一篇爲入門之樂也春秋傳曰金奏肆夏之三又曰三夏外傳曰金奏肆夏繁遏渠與入門之樂但云肆夏者絶不同則必升歌之樂也惟升歌故三篇連歌三篇連歌而曰金奏故孔氏謂工歌亦先金奏論語始作翕如也下云以成成即簫韶九成之成正歌備乃爲成則上云始作必升歌也

設升歌不金奏何以有翕如之象乎金奏肆夏一篇以納賓天子享諸侯兩君相見諸侯於朝聘賓於勤王事大夫皆得用之至大夫於賓客始不得用故曰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金奏肆夏之三以樂賓則惟天子享元侯用之故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若使肆夏止用之入門則晉爲聘賓奏肆夏正其宜也何不敢聞之有或謂天子享元侯入門歌肆夏之三穆叔不敢聞者非不敢聞肆夏不敢聞肆夏之三耳不知正歌外從無連奏三篇之法案燕禮大射儀並

云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夫及庭至拜酒與入大門至升堂其時之疏數正同歌樂之道閒若一斷無同此一頃而歌之多少懸絶者彼爲歌肆夏一篇則此亦歌肆夏一篇其奏肆夏之三者乃升歌耳天子享元侯入門奏肆夏一篇升歌奏肆夏之三元侯相見入門歌肆夏一篇升歌清廟以避天子自此已下但有入門之奏肆夏而無升歌肆夏之三者晉爲穆叔既於入門奏肆夏又於升歌時金奏

肆夏之三不拜乃復歌文王之三又不拜乃歌鹿鳴之三肆夏之三最在先故曰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據此則鄭謂天子享元侯歌肆夏據左傳明文與仲尼燕居不相背而相成此注云升歌頌實包肆夏清廟言之天子享元侯元侯相享諸侯諸侯相享諸侯燕大夫大夫相與燕其用樂之事同而所以爲事者不同夫制禮自士始用樂亦然明大夫士之正爲鄉樂而後上而致于天子無相奪倫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周官鎛師掌金奏亦兼入門升歌而言又鄭以天子用頌爲上取者頌宗廟之樂易位五爲天子上

為宗廟與此義同此注以須亦為天子樂者大分言之耳仲尼燕居升歌清廟亦歌清廟一篇又禮器賓出肆夏而送之鄭讀肆為陔是也大射儀賓入奏肆夏而出奏陔是其明證周禮注尸出入入字帶言耳又阮說鼓鐘詩背傳箋義亦非詳詩箋釋例

義可知也　釋曰謂不言首者義可知也

亦得召南之化　校曰得當為行

過百里之地　校曰過上　殿本增不字

二分天下　校曰各本同蓋謂有天下之二也

郎上采地　校曰郎字上脫所食二字

據此鄉飲酒鄉大夫所作也　釋曰作謂作樂

若然小雅云　校曰小雅當為此注

遏取卑者一節　校曰遏　殿本改作通

及襄公四年公言饗　校曰公字衍

亦欲饗同也　校曰欲下似脫明燕二字

工告節　正歌備　釋曰正歌對無筭樂言無筭樂降于正歌閒合而已不升歌笙奏以升歌歌之始笙奏笙之始故無算樂不用閒歌小雅合樂二南於正歌諸篇之外亦容有在正歌中者隨所欲用之無次數也

司正告節

今相見云　校曰當為今相拜文

司正節

欲見司正退也至亦皆正慎其位也　校曰此文多衍當為欲見司正退拱手少立自正慎其位者欲令賓主亦皆正慎其位也

賓北面節

欲見堂上　校曰上當為下

無筭爵旅酬　校曰旅當為之

主人節

其酬酌介　校曰介字衍

司正退節

辟受酬者　釋曰受酬者自西北來故辟之

北面命賓　校曰命下脫衆字

受酬者自介右　釋曰自介右則介之授觶當如賓酬主人東南面矣上注云自此以下旅酬酌者亦如之者固據衆受酬者言也衆受酬者常禮介則特尊之

衆受酬者受自左注變於介也　釋曰授受之法授由其右受由其左常禮也依常禮則變於介矣敬謂尊受者如賓則凡受自左者豈皆尊之乎不達於禮例甚矣

拜興節

酬者當向所酬者立位所酬者北面故酬者或東南面或西南面授之盛氏謂三賓相酬當西北面授示向其席位不知此時已離席何必向之

使二人節

若有大夫則舉觶于賓與大夫 釋曰此禮雖主於尊賢然俎則遵者之體貴于介席則遵者或三重或再重皆貴貴之義有大夫而舉觶于賓與大夫固其宜耳大夫雖主黨然爲賓而來者也且大夫中兼有諸公諸公如賓禮安得不舉觶以禮之

乎繼公說固矣或曰注顧鄉射立文若有大夫謂無介而有大夫者也

介於席南 校曰南當爲北下節介在席南同

將盥時 校曰盥當爲洗

司正升自西階節

二人致爵 校曰人當爲次各本二作一亦未安

故使二人舉觶徹俎後乃坐也 校曰當爲舉觶後乃徹俎坐也

賓降席節

明士不得有遵 校曰有似當作爲

賓取俎節

皆降復初入之位 釋曰賓至階介衆賓亦隨至階下即其位也今復此位鄉射詳之

相讓也 校曰讓下似脫之所二字

說屨節

說屨主人先左賓先右 釋曰禮書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說屨亦然主人先坐右而說左身略向賓賓先坐左而說右身略向主人皆所以爲敬一說屨之末節而知禮之精意如此鄭學可謂抉經

之心矣繼公乃謂其以意言之何哉

無筭樂

或閒或合 釋曰閒不限於魚麗六篇合不限於關雎六篇凡在二南正小雅者皆得用之引春秋傳者見無筭樂之法如季札所觀之無次數爾國君無筭樂如此之多大夫無筭樂可推非竟以季札觀樂爲會享季札無筭樂之事也盛氏據聘禮請觀證觀樂是矣而謂注引之誤則以辭害志

賓出節

陔陔夏也 釋曰祴夏之稱陔猶鶩夏之稱鷔說

文云宗廟奏祴樂亦單舉祴字祴陔古字通陔夏爲上下通用之樂故鐘師與此文同盛氏必謂諸侯不得用頌則何以解于肆夏謂諸侯所奏肆夏與天子有異更何所據而云然乎鄭所謂諸侯以小雅天子以大雅上取下就者謂正歌也與入門賓出之奏絕不相涉盛氏所駁非駁注乃駁經也如其說則似周公不善別尊卑而待彼敎之矣說經不以經爲斷而但以私意衡量之有不爲經害者哉

此且語鍾鼓　釋曰言此且論鍾鼓耳未及九

夏尊卑所用

南鄉主人也　校曰主人上似脫爲字

席于節　釋曰遵位當戶鄉飲酒義所謂東北也

謂士已上來觀禮乃有齒法　釋曰言賓介以德衆賓雖以齒序而不如黨飲之以齒大相區別士以上來觀禮乃有齒不齒之法也士則齒大夫則否

此是天子貢人　校曰此單疏作彼案義當作此天子蓋大夫之誤言此是諸侯大夫鄉飲酒法注引天子黨正飲酒相決者欲見天子鄉飲與黨飲同故據彼黨飲決此鄉飲非有岐也疏以天子黨飲與鄉飲禮同諸侯黨飲與鄉飲禮異

以父族爲賓　釋曰賓謂堂上衆賓

公如節　復初位　釋曰初位西階下東面位也與鄉射異詳鄉射

大夫節

與公侯同者　校曰侯字衍

明日節

禮饗食燕皆賓主同服此賓服朝服無疑方氏謂

當服玄端以明朝士鄉民之分界不知此日自鄉達朝正當服朝服以明其事示致身之義自此始也若服玄端則分界安在乎

主人釋服

故玄端勞也　校曰各本無勞字是或者勞上脫以字

戒宿同服禮之常也鄉射則因禮輕于鄉飲酒而戒賓用玄端以明鄉飲之重公食則因賓有不敢當之意而先服玄端猶歸大禮之日賓朝服禮辭乃皮弁以受皆禮以義起者故經一於

速賓始言朝服一於賓即位始言朝服以見初
時之不朝服注據以爲說正與此注據主人釋
服之文謂服玄端者同一明白如謂舉後見前
則非經立文之達例矣胡氏肇昕辨之是燕朝服于寢
因朝而命賓無戒速不得以難公食也
以告節
君子國中有盛德者　釋曰此義方氏盛氏言之
最是古稱君子有二一有位者一有德者有位者
則鄉飲之遵者是也既與鄉飲正禮則息司正不
與卽有正行禮日未來者此時亦不以請禮固有

其分限也有德者卽此君子儒行所謂上不臣天
子下不事諸侯孟子所謂古之賢士也正行禮日
不來故請之疏引曲禮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
不殆謂之君子此君子非有位者明矣王氏引之
引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連上句讀證此君子爲
卿大夫案此非古義卽如其讀亦鄉飲正禮之事
不足以證息司正之君子鄉飲正禮又無君子之文則王讀非也士
相見曲禮侍坐於君子皆兼卿大夫及國中賢者
言王氏謂無不侍坐於貴人之理是有貴貴而無
尊賢斯不然矣

敦善行而不殆　校曰曲禮本文作怠怠殆通
鄉樂惟欲
鄉樂周南召南　釋曰此用其正國君勞息之禮
用小雅也周公時惟有二南繼公謂凡國風皆是
謬矣
但鄉燕同樂　校曰鄉當爲饗
記鄉朝服節
鄉鄉人謂鄉大夫也　釋曰鄉目此禮也注訓爲
鄉人謂鄉大夫者論語曰鄉人飲酒飲酒之禮鄉
大夫主之也此禮是鄉大夫行於鄉之禮故謂之

鄉
凡飲射燕食之禮不宿戒此記云皆使能不宿戒
鄉射記云使能不宿戒公食記云不宿戒惟大射
爲祭而射有宿戒與他射禮異不宿戒者飲射諸
禮之通例也此記及鄉射記不宿戒上皆云使能
謂賓介必以賢能爲之與不宿戒本二事鄭於此
記使能無注但釋不宿戒明二事不相蒙也於鄉
射注云能者敏於事不待宿戒而習之者蓋不宿
戒原非爲使能而然而能者自無待於宿戒鄭因
使能而連及此義非正釋不宿戒也學者勿以辭

害志此注云再戒爲宿戒禮將有事先戒而又宿
戒者公食注云此所以不宿戒者謂前期三日之
戒申戒爲宿謂前期一日彼申戒此再戒一也兩
注相證益明　鄭謂能者不待宿戒未嘗謂不宿
戒因其能也不宿戒非因其能則他禮宿戒者豈
有逆料其不能之嫌乎
不云服衣　校曰衣當爲亦
此直戒而不宿　校曰宿下脫戒字
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　釋曰鄉飲及燕皆有擇賢
之義故牲皆用狗鄉飲亨于堂東北燕亨于門外東

方皆祖陽氣之發于東方也禮記但以亨于東方爲
祖陽未嘗以牲用狗爲象陽妄人敬以東北艮位而
牽合之獨不見燕禮牲用狗亨于門外東方不於東
北牲與地不相應能復取艮象乎狗取擇人猶雉取
耿介鴈取知時羔取從帥耳義必有所受之也
盛於東南　校曰當爲始於東北正月尙在東
北春分乃正東或者盛上脫始於東北而五字
因東北連及東南用鄉飲義成文耳
薦脯節
以脯脩置者　校曰阮云修宜作脩徐本亦誤案
嚴本正作脩
賓俎節
或有介俎肫胳不言者　校曰不當爲兩下云
肫胳兩見是其證
以爵節
言拜既爵者不徒起起必酢主人　釋曰以爵拜
者不徒作當與下節連讀以爵拜者以卒爵而拜
也與下拜既爵不拜既爵爲目盡坐卒爵者拜既
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不拜既爵者徒作拜既爵
者不徒作皆理勢之自然所謂隆殺各從其宜也

言以爵拜者則固有不以爵拜者矣不以爵拜者
衆賓也則以爵拜者賓介也遵亦然無與于主人以
爵拜屬賓介則不徒作自指酢主人對衆賓不拜
者不酢主人言也以爵拜言以卒爵而拜初不問
其奠爵執爵前此之拜告旨拜告旨以告酒旨而拜非以爵而拜後
此主人之拜崇酒皆與此無涉拜崇酒以謝酒惡而拜更非以爵而拜
蓋以爵拜者主人之於己也隆故既拜而必報
禮不以爵拜者主人之於己也殺故不拜而亦不
敢報禮此勢之相因而情之行乎不得不行止乎
不得不止者也然而知德者鮮矣

一人受爵　校曰一當爲三受上脫拜字

坐卒節　釋曰此拜既爵兼主人言上以爵拜則專據賓介之拜既爵耳以不徒作對眾賓徒作言也繼公以上以爵拜爲兼主人則主人拜後崇酒酬賓其理皆不與拜既相因也崇酒是荅其拜告旨特於酢禮終行之耳酬賓則更端矣知不然矣

眾賓節

餘二人雖爲之洗不敢辭　釋曰經主人揖升至降復位統言獻賓長三人之事惟坐取爵於西楹下一語爲第一次獻所獨餘皆三次同則一洗字足包見三次之洗經云眾賓之長三人三人同稱長主人待之無異禮自皆爲之洗矣惟三人中之最長一人又辭洗爲稍異故記補之補其辭非補其洗也言一人辭洗則餘二人洗而不辭明矣

立者節

或統於門　釋曰凡北面者門東則西上門西則東上統於門禮之通例見於士喪特牲諸禮甚詳他禮或不從此例者有爲爲之也此記云若有北面者則東上固依統於門之常例矣繼公改東爲西大謬盛氏謂東上統於主人亦非統於主人者賓席耳豈所論於堂下眾賓之位乎且東上統于主人則北上者必統於賓同一眾賓或統於賓或統於主有是理乎或據聘禮介門西北面西上證此東當作西不知彼介與賓皆異國之臣純乎賓道宜統乎賓此賓爲鄉大夫所興之賢能其眾賓則皆鄉人來觀禮於學或東面立而統於堂或北面立而統於門依禮之常固其宜矣

樂正節

故明飲也　校曰明上似脫以薦二字

於眾賓在下者同也　校曰於當爲與

凡舉節

謂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　釋曰舉爵每一爵之始作起也獻賓獻大夫獻工皆別爵第一爵起於賓遂及介眾賓是謂一作第二爵起於大夫之長以及其次是謂二作第三爵起於工遂及笙是謂三作賓也大夫也工也皆爵之所自始也舉其始而其下統之矣不徒爵者飲酒宜有肴以安之雖不食而其禮不可缺也曰舉爵曰不徒爵爵惟獻用之則此是獻禮也經惟賓大夫工不襲爵故知三作謂此三者也此亦記釋經之例也盛氏以

舉爵爲獻賓獻大夫三作爲三奠爵而起案經主
人獻賓適洗後有坐奠爵于篚下盥洗之文既奠
而興合之盛氏所數三作則有四作獻大夫大夫
不拜洗則止有二作皆與三作之文不合又以不
徒爵爲賓爵則禮豈有舉爵而不賓者何待言乎
胡氏以舉爵爲舉觶然爵與觶自不得牽合記明
云舉爵則所舉者爵也非觶也舉爵爲獻禮所起
舉觶爲旅酬所起正足相證要不得以舉觶當舉
爵也二說皆非方氏等說更無論矣至此節之次
此記在樂作上鄉射在凡奠者於左上記文容有
前後參差未可一概論也　經上篚惟有三爵賓
大夫工爲三爵之始觀下獻工節疏益明

獻工節

猶升取爵于西楹下　校曰猶當爲又
受介酢所以奠爵西楹南者以當獻衆賓耳受
大夫酢畢則爵無用矣當奠于篚也繼公說非

其笙節

獻於西階工　校曰工字譌單疏作上
繼公以此文爲因上文而及之則竟如贅肬矣
其背注誣經多如此

磬階閒節

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　釋曰
士禮特縣一面天子之士鍾一堵磬一堵諸侯之
士惟磬一堵無鍾知者此記云磬階閒縮霤上經
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皆言磬不言鍾則無鍾
可知又經賓出奏陔注陔陔夏也周禮鍾師以鍾
鼓奏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鍾鼓矣鍾鼓者天子諸
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據此則士有鼓故鄉射
亦云不鼓不釋漢時大學行禮罷出以鼓陔爲節
但言鼓不言鍾蓋古士禮之遺也士有鼓磬無鍾
自無鎛蓋鼓磬次於鍾鎛者也有鍾鎛則奏鍾鎛
而以鼓磬應之無鍾鎛則但奏鼓磬而已左傳晉
侯賜魏絳歌鍾二肆之半是大夫得用鍾　一肆肆一
合磬言之則士當用磬一堵左傳凡言擊鍾者皆大夫
禮論語夫子取瑟而歌擊磬於衞及言小子鳴鼓
而攻之皆士禮有瑟磬鼓無鍾與此禮吻合則士
無鍾鎛明矣
鄭君周禮小胥注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
在一虡陳氏暘駁之謂與同凡爲樂器以十有二
律爲之數度則編鍾編磬不過十二耳謂之十六

可乎嘗讀漢書成帝時於犍水濱得古磬十六枚未必非成帝前工師附益四淸而爲之非古制也康成之說得非因此而遂誤歟　欽定周官義疏云樂有黃鐘大呂大蔟夾鐘四淸聲故編鐘編磬必用十六是十二律加四淸也宋樂志以爲爲夷則南呂無射應鐘四律爲宮使商角不陵僭宮聲故用四淸皆半律然只有四淸而角以後□不妨用全律者沈括馮元以爲惟臣民不可陵君事物則不必辟也四淸古濫也樂之肯綮繫焉陳氏著樂書志復古樂而乃屏棄四淸何異耳食乎

臣元弼謹案鄭氏十六枚之說後人多疑之讀　欽定義疏昭然如日中天乃知惟　聖人能作禮樂而鄭氏之學誠　聖人復起不易者矣　周禮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鄭注固云數度廣長也書大傳所云左五鍾右五鍾則特縣非編縣此特縣與士特縣異　欽定禮記義疏云十二月之鐘大鐘也大鐘特縣詩書爾雅所謂鏞是也非十二辰之鐘則爲編鐘十六枚周禮所謂編鐘是也大哉　聖訓萬世作則矣

古文縮爲蹙　釋曰王氏引之從蹙訓爲近案禮經注言古文縮爲蹙者凡七不宜異解如訓爲近則多不可通縮蹙二字聲義皆通胡氏承珙說得之縮霤猶言縮俎及東縮西縮謂其編而縣之也王氏謂東西不得謂之從與經例背江氏筠謂經本未及樂縣故記亦不於縣致詳然經云堂下磬南郎鄉射所謂立于縣中面位則異不得謂未及樂縣此所縣惟磬記云縮霤則固詳之矣

主人節

席坐在陰　校曰席上脫賓字

凡旅不洗

敬禮殺也　釋曰敬禮殺者主于歡非不敬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獻禮拜洗酬不拜洗旅酬不洗敬之差也

既旅節

後正禮也　釋曰大夫當助主人樂賢故樂作則不入士卑不得助主人樂賢但觀禮而已故既旅立行之正禮畢則不入經義之精如此

所酬獻　校曰阮云閩本無獻字案獻字衍

徹俎節

上之必受從者　校曰上當爲出

主人之俎以東　釋曰弟子得東者此在學學本弟子朝夕所在之處也盛以弟子爲主黨非或曰言以東明不出也東授主人贊者記畧不言耳

以上文三云　校曰三字譌單疏作直

樂正節

命擊鼓者　校曰句首宜重一命字

恐賓醉失禮　釋曰恐猶嫌也

若有節

統於遵也　校曰遵阮云閩本通解俱作賓案作賓是

禮經校釋卷四終　同邑王大綸校字

禮經校釋卷五

吳縣曹元弼學

鄉射禮第五

古之爲治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鄉飲酒鄉射其事統於官蓋上與民相厲以禮之道所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也周官與此經相爲表裏注疏據之確然無疑繼公敢背經反注深可忿疾

虞之大學曰上庠或曰成均小學曰下庠夏大學曰東序小學曰西序鄉學曰校殷大學曰右學小學曰左學以夏之序爲鄉學周大學曰東膠以虞之庠爲小學又以爲鄉學以夏后氏之序爲州黨及遂之學三代之大學小學又皆直稱學學制大略如此鄭人遊鄉校周鄉學稱校者散文則可通名也

大判鄉大夫士射　校曰鄉單疏作卿此譌

鄉射之禮　主人戒賓　釋曰此亦夙興往戒與鄉飲同所謂使能不宿戒也賓而云使者周官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也經言其禮曰戒記舉其事曰使記使能不宿戒一承朝服而謀賓介一承大夫與則公士爲賓皆在篇首當經戒賓

節指賓無疑戒警也語也公食大夫禮使大夫戒賓不拜送遂從之戒在食日之朝與鄉飲鄉射禮同故彼記亦云不宿戒則稱戒者固不必先期告之也吳廷華讀經尚未熟而妄駁注惑矣不言召而言戒者召者召之使來戒者身往請之其禮迥異不繫乎先期與當日

不言拜辱此爲習民以禮樂不主爲賓己也　釋曰鄉飲亦拜迎拜送而言拜辱此但言迎送者彼爲賓己禮主於一人其義隆故重之而曰拜辱此習民以禮樂禮不主於一人其義殺故但言迎送而已禮有事同而義異者此類是也盛說非

不謀賓者時不獻賢能事輕也　釋曰鄉飲酒之賓一以禮賓之卽貢之於君而出使長之入使治之其事重故主人不敢自專而必就先生謀之若鄉射則但習民以禮樂不獻賢能其事較輕故主人但就素所知德行道藝優者請之爲賓不謀賓也敬喑竊上注及下節注義而小變之卽誤胡氏肇昕駁之是

無介

雖先飲酒主於射也其序賓之禮略　釋曰詩云序賓以賢注所本　鄉飲酒獻介介酢之禮其繁亞於賓故此主於射則略之不略三賓者三賓之禮與堂下衆賓相去無幾殺於介遠矣無庸略之鄉飲賓禮盛有介鄉射賓禮略無介燕大射賓臣也在位諸公卿大夫士亦臣也無所謂賓黨故并無三賓燕四方之賓亦無介者以上介爲賓禮輕同臣禮也公食則食禮異於饗禮惟賓一人食非獨無介而已食雖敵亦無介饗則有介行敵禮凡此皆因乎分理之自然而非有作致於其閒也方氏以意說之謂五州之中德行道藝相次比者必有數人故鄉飲立賓及介然一州之中安必德行

道藝無可與賓相次者乎其說此經無介仍不能外注主於射之義說燕大射公食皆失之惟駁繼公謬說則是

以是禮記　校曰以是當爲是以

乃席節

不言於戶牖之閒者此射於序　釋曰鄉射之賓不必在西北故不於牖前而當於戶西正客位卽戶牖之閒經不言戶牖之閒者以射於序也房室制詳鄉飲

衆賓節

言繼者甫欲習眾庶未有所殊別　釋曰繼屬也
言繼則與鄉飲之不繼者異矣二禮所異者多此
其一也詳鄉飲

席主人節　釋曰主人席南上與鄉飲同韋氏協夢
謂北上非設席南北之節當從張氏儀禮圖

尊於節

應言禁制不言者　校曰制當為此言士應言
禁此不言禁者以兼有大夫禮故言斯禁不言
禁也

縣于節

此縣謂磬也　釋曰亦得兼鼓與鄉飲同此諸侯
之士禮鄉大夫亦從士禮盛氏謂兼天子大夫士失之如
兼天子大夫士則無論其他朝服先當改皮弁矣
其辨繼公之謬則是互詳鄉飲

乃張侯節

鄭知侯用布　校曰布下似脫者字
案下記云獸侯　釋曰謂燕射獸侯也
似云中人定扼圍九寸也　校曰阮云定浦鏜
改作之案改之是也
是取數於武也　校曰是下脫以字

不繫節

中掩左廂向東　釋曰謂自左廂向東而掩乎
侯中

乏參節　釋曰乏字句言設乏也設乏之節參分侯
道而居侯旁之一分南北節也旁字暗攝下句意故
下即云西五步東西節也經立文有此例後人說此
多誤

居一分之地十丈也　釋曰謂去侯十丈
云獲者御矢也者　校曰注有所以為三字此
摘釋

主人節

戒時玄端　釋曰詳鄉飲
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為異　釋曰皮
弁者天子之朝朝服也漢郡守皆天子大夫國相
亦天子所置用皮弁服正與禮合而云異者此皮
弁服三字與他處皮弁服畧殊但服皮弁服而不
冠皮弁鄉飲酒記注所謂玄冠而衣皮弁服也故
與禮異

賓及節

相主人家臣　釋曰鄉飲注以相為主人之吏謂

屬吏也此云家臣者鄉飲禮重必用公有司此禮輕容兼用私臣故注兩解之也家臣其宰與士無臣此言家臣其據鄉大夫與下云作相爲司正又云司正爲司馬又有司射與司馬班同下注云司射主人之吏似據屬吏而射義孔子行鄉射於矍相之圃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注云出延射則爲司射也子路未嘗爲公臣則司射亦得以家臣爲之矣司射既公有司私臣並得爲之則司馬亦公有司私臣並得爲之司馬卽此相故注云相主人家臣與鄉飲注下司射注射義注義

俱合也鄉飲之相必用屬吏者所謂帥其吏以禮禮賓之也故不用家臣（鄉飲之注可通於此此注不可通於鄉飲）

揖衆賓

衆賓卽不爲卑不論有爵無也　校曰各本卽下無不字無下有爵字是也

賓獻節

飲射衆賓之位與士冠異士冠有兄弟飲射無士冠衆賓來者有數飲射無數凡禮賓主階下位皆近階故此禮獻酢奠爵卽在階前下賓進東北面辭洗注云言東北面則位南於洗者此位謂辭洗位非降位也賓辭洗必在洗南對主人在洗北耳程說誤

主人以賓節

三讓而主人先升者是主人先讓於賓不俱升者賓客之道進宜難也　釋曰主人尊賓故先讓於賓賓不敢當故亦讓主人主人又讓賓又讓如是者三主人乃先升以道賓賓乃從升賓後於主人者難進之義也此敵禮之常也（主人畧尊故循敵禮之常鄉飲）主人升賓升俱升者主人益尊賓敵禮之盛也難進之說本孔氏徵言鄭校鄉飲而著此義吳廷華

以爲無謂謬升例詳士冠禮

故知主人先讓賓也　釋曰疏謂必先讓乃得先升此主人先升故知先讓也

主人阼階上節

北嚮再拜　校曰再上脫至字

主人阼階東節　絕祭　釋曰詳鄉飲

降席節

賓席東上方氏謂降席本宜自西失之

賓西階前節

賓北面盥洗自外來　釋曰主人南面賓北面嫌

於臨之故注以主從內出賓從外來釋之可謂抉經之心矣方氏以主是師賓是弟子爲說然此禮固主人敬賓之禮非弟子事師之禮也

對主人自內出南面是也　校曰阮云陳閩通解俱無是字案無者是

主人阼階之東節

卽上東序之西南面位　校曰西南二字當倒

主人坐奠爵節

故云取爵于序端　校曰云上似脫下字

賓西階上拜節　賓西階上拜　釋曰此時主人亦

少退互見於鄉飲方氏謂不少退致敬於州長案此主人酬賓乃主人敬賓之事不少退則是以尊臨之也此賓雖不如鄉飲之重然既立爲賓則固全乎賓矣方說誤

此射前獻時親酌己　校曰射當爲對阮云浦鏜改爲辭

主人阼階上拜送節

亦從鄭注可知　校曰　殿本改爲彼注

主人西南面節

獻賓畢乃與衆賓拜敬不能並　釋曰注義至精蓋君子之行禮也致敬於一人則不以他人貳之故拜衆賓必在獻賓畢遵入必在一人舉觶後所謂持一中者謂之忠也若以拜衆賓之節雜於獻賓之時則其心先不誠而禮皆不可行矣敬不能並禮之通義觀禮四傳擯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亦以敬不能並也五等諸侯同在位猶此賓衆賓遵者同在位燕禮大射儀賓諸公卿大夫士同在位至其行禮則固有序也方氏誤甚

含卿大夫法　校曰阮云卿要義作鄉案作鄉

是

主人揖升節

其衆亦三人　校曰衆下脫賓字

此並與鄉飲酒賓介與衆賓之類並來與在射中　校曰上與字衍言鄉飲所來者此皆來亦如彼多無數也

主人拜送

賓右知之也　校曰賓上脫衆字

衆賓辯有脯醢

不席也　校曰不下各本有云字是

大夫節

鄉大夫士非鄉人 校曰鄉 殿本改作卿疏同

但異鄉不助主人樂賓爲别也 校曰異鄉來者亦是助主人樂賓但既異鄉則不必其來耳

疏不下似脱必字

賓及節

初位門內東面 釋曰鄉飲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衆賓皆降復初位疏謂復西階下東面位不引此注者蓋以彼復初位下特言主人迎則復初位爲主人復阼階下位賓復西階下位既各復位而後主人獨迎於門內也此經云主人降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下鄭云主人揖讓以大夫升不言迎則初位即門內位蓋主人降即直至門內不先立阼階下彼在阼階下畧立待賓介衆賓立定乃行賓及衆賓亦從至門內東面位不立西階下鄭於彼無注而於此特注之明其異也所以然者鄉飲之賓處士也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但立於西階下此賓公士也記云大夫與則公士爲賓大夫或其官長故不復西階下位而直至初入門之位若偕主人迎大夫者然賓既不復西階下位主人自不復阼階下位矣此賓事事

與鄉飲賓同而獨於大夫則異者以其人固當仕有官職者也主人與大夫爲禮賓及衆賓皆行止於西階下如下文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之例無所謂相厭也大夫行禮不相厭以大夫非賓之黨賓非大夫之黨衆賓亦非大夫之黨也 韋氏協夢說非程氏謂事竟則復初位則設無大夫賓於一人舉觶後降乎否乎抑降而復升乎注不可易 彼疏言西階下此注言東面皆舉賓以見主人

主人揖讓節

明爲賓夾尊可知 校曰爲 殿本作與

大夫降席東南面 校曰席字當重

升不節

又不以己尊加賢者也 校曰又字衍

乃薦節

大夫升席由東方 釋曰升由下也大夫席西上統於尊也大夫席于尊東而西上賓席在尊西而東上明大夫與賓夾尊也大夫不啐酒則降由上矣韋氏說非

大夫降洗

大夫若衆則辯獻長乃酢 釋曰疏引有司徹主

人獻衆賓辯乃酌酢于長賓爲例案彼主人尊賓卑故然此大夫與主人敵而亦然者以此時尚未射若大夫必一一酢則日將不足而廢主人正禮矣謂射也故盜殺遵者之禮而不誤正射之時此禮以權制者也然其儀之隆殺實與有司徹之賓不同則固無降等之嫌盛說非

獻長賓于西階上然後　校曰然字衍

長乃酌也　校曰酌字譌單疏作酢

主人復節

大夫洗爵升　校曰洗爵當爲揖讓

授主人爵　校曰授單疏作受案下經作授

主人自酌不盥　校曰酌似當爲酢

揖讓節

將後獻衆賓　校曰後當爲復

大夫降節　釋曰大夫下於賓不必下於介繼公說非

主人揖讓節　釋曰賓主升大夫及衆賓從升耳不相厭以大夫非賓之屬衆賓非大夫之屬也此文與上賓厭衆賓升之文顯然分別繼公說謬

席工節

言少東者明樂正西側階不欲大東辟射位　釋曰樂正位皆在工西此以工席繼西階言樂正在其西則工席與階相去止容一人之地其爲東也微矣燕禮大射與此同鄉飲酒云設席于堂廉東上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以樂正位繼西階言工席在樂正東則其去階非直少東而已故彼注引燕禮而決之曰此言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則工席在階東明其異也此經工席之位當彼樂正之位而又署西彼言西階東此言西階上少東明樂正在其西者西迫于階矣注以兩經細校而爲此說精密之至所

以此必少東者此有射事示豫避射位君子之行禮也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也經云少東總謂四席離階之節四席相繼設之鄉飲大東而鄉射少東知必有意以處此矣大射亦爲辟射燕禮燕畢容射故皆云少東惟鄉飲無射不云少東則少東爲辟射位不欲大東明矣繼公混鄉飲及此爲一盛氏從之謬褚氏之說當矣

既言至射位　釋曰謂經既言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則已在西階東與階相繼矣復云樂正立于其西其西則席西以西之至幾無復西階東之可言故從近繼席言之故知樂正側近西階

所以然者避射位也以意釋之如此然終不甚
晰俟通人質之
鄉飲酒工位與此同　釋曰此說誤
工四人節
鼓在前變於君也　釋曰注義至精姜氏兆錫謂
鄉飲大射禮重以主敬故鼓在後鄉射燕禮輕以
鳴豫故鼓在前不知以樂樂賓正以將敬非爲流
連也安有禮重者樂反微禮輕者樂反盛乎鄉飲
工笙閒合備謂非鳴豫而後首鄉射但有合樂謂
是鳴豫而面鼓果何說乎則注尙樂志在射及辟

君之說爲經之定詁明矣盛氏兩可亦非
前越言執者內有弦結手入之淺也　釋曰瑟首
寬尾狹弦當前越處更有結故相者手入之淺惟
恐妨結也前越有弦結蓋鄭案禮圖或見古瑟而
知今不能詳其制矣賈疏文有脫誤盛氏不考內
有弦結之制而但執今瑟以繩之宜其惑於褚公
之謬說也
亦與瑟者同　校曰亦當爲不
內越孔雖長　校曰內當爲前
近尾不鼓處并而狹　校曰此下當有脫文擬
補云狹處無結寬處別有結故側持之法云云
近鼓持之入則近手入則深　校曰文有脫譌
殿本改云近鼓持之手入則淺近尾持之手
入則深
是以通　校曰通當爲此
笙入節
縣中磬東立　釋曰士惟有磬無鐘則縣中謂磬
下也言縣者士特縣亦得稱縣也鄉飲言其器此
言其制一也其縣位則異經文自明互詳鄉飲
乃合節

不畧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畧其正
也　釋曰鄉樂爲大夫士之正樂用樂差次自此
出焉方氏所說修身齊家之義則注下文固已包
之不得岐之注外　此與大射同是畧於樂不畧
其正此但用合樂一節大射用升歌下管二節者
經但取用其正不上取下就而已不計一節二節
且大射君禮雖畧於樂猶宜較鄉射爲盛然大射
二節歌止二篇鄉射一節歌有六篇則隆殺之節
亦相當耳江氏拘於篇數謂大射兩言三終亦六
篇則未知經立文之法而求之過矣詳鄉飲

昔大王王季文王以下詳段氏玉裁說

先歌後乃合樂　校曰歌下似脫次笙次閒四字

云合樂者　校曰云下脫不署二字

若然者　校曰者字衍

注又與燕禮不異者　校曰燕禮當爲鄉飲

工不與節　正歌備　釋曰禮當全四節者則歌四節乃爲正歌備不全四節者則歌一節若二節卽爲正歌備備者用所當用而無鈌失之謂也大射不言告正歌備者畧也

升歌也　校曰三字衍

凡作樂皆三終　釋曰此與鄉飲酒義之三終同非大射之三終

樂正節

言樂正降者堂上正樂畢也者至故云堂上正樂畢也　釋曰言注云然者以鄉飲燕俱升歌笙閒合樂皆有皆是正歌升歌於堂上笙奏於堂下閒歌又堂上堂下代作合樂堂上堂下合作四節備堂上正樂乃畢樂正乃降今畧去升歌笙閒三者惟有合樂一節於堂上合樂堂上堂下合作此就堂上言耳既合樂堂上正樂卽畢樂正卽降矣故注云然

但升歌笙閒合樂　校曰但當爲俱樂下似脫皆有二字

主人取爵節

君賜大夫樂又從之以其人謂之大師　釋曰大師若是公臣則大師是官名不得以少師以下冒其稱大師天子止二人諸侯半之當一人豈能徧給十五州之事且君之近臣夙夜在公亦無暇預外事也注說不可易注云君賜大夫樂者據此禮

有鄉大夫詢衆庶言也若州長習射而有大師則方氏謂或卿大夫有賜樂而從以工師者使來襄事其說可從互詳鄉飲

自此至反升席　校曰反單疏作及此從他本

升下各本有就字案下經有就字

賓降節

大夫不降尊也　釋曰不降謂不從賓降尊謂尊於衆賓下反升節疏云衆賓卑從降可知正對大夫尊不從降而言從降謂從賓降非從主人降　蓋作樂樂賓本爲賓非爲大夫與衆賓但衆賓卑統於賓故賓降

亦降大夫尊於賓敵不統於賓故不從賓而降此
與賓於衆賓言厭於大夫不言厭義同大夫實尊
於衆賓其禮雖殺於賓視衆賓則隆故不使如衆
賓之從賓而降也注義以反升節疏推之灼然明
矣後人不考乃謂大夫不得尊於賓不知注固不
謂大夫尊於賓也疏以衆賓卑明大夫尊可謂心
知其意　有主人降賓介衆賓降而大夫不降者
此文是也有主人降而賓介不降者立司正是也
直與賓共文　釋曰言直當與賓共文云賓及
大夫降

工不節
左瑟辟主人授爵也　釋曰此明所以左之之故
也大射注云左瑟節也者明經所以言左瑟於此
之意也兩注相兼乃足詳鄉飲
一人無大師則工之長者　釋曰歌之長者也詳
鄉飲疏失之
假令大師左瑟　校曰左當爲在
一人不興受爵　校曰人下脫拜字
工飲節
下衆工又對上一人拜受爵　校曰一人二字

似當重
一對上賓主　校曰賓主當爲衆賓
不洗節
正謂君賜之笙人　校曰謂似當作爲
笙一人節
故一人升階受爵餘者不升　校曰升階當爲
拜升不升當爲不拜
反升節
亦揖讓以賓升衆賓皆升　釋曰賓於此始升也
繼公謂於卒洗時升則主人尚有事不能就席賓

將獨就席乎抑徒升而不就席乎經言主人升就
席而不言賓之升與就席者以上賓降見之且例
在獻遵後之升故畧之也方氏謂賓因主人辭而
不降則賓主之禮未有如此者果如所云經何不
於主人辭降下著賓止之文乎原賓之所以降者
以主人作樂樂己爲己而洗獻大師故從之降安
得因辭而止乎賓降衆賓自從降矣此賓降當與
作相爲司正之側降比例彼不獨爲賓故賓介不從此專爲賓故賓降
不當與獻介迎大夫之賓降比例獻介時賓降爲禮不參迎大夫
賓降爲敬遵者皆與此事類異故彼主人不辭此主人辭也　方氏引非其類誤

矣依經例求之主人辭降時賓對復位西階下主
人自行獻工獻笙之事禮畢與賓揖讓升一對一
揖一讓之閒閲時能有幾何方謂費時失事非其
理也

衆賓皁從降可知　釋曰此義甚精據此則上
注大夫不降尊也爲對衆賓降言明矣

主人降席節

禮殺由便　釋曰此由平常降席之便蓋席東鄉
西鄉以南方爲上升由下降由上皆爲由便而然
上主人受酢禮盛時自北方降席者以有啐酒席

末之禮不得依降席常法故改從北方亦由席末
之便也此禮殺無事則自依常法爲由便矣兩注
由便同而所以爲便者不同

啐酒於席末亦然　校曰啐上似脫由字亦似
當爲而或曰由字不必增亦當爲則

作相節

與尊者　釋曰尊遵通

但中閒爲射繫　校曰阮云陳閩通解俱無繫
字案無者是

司正實觶節

鄉飲酒注云階閒北面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
庭案鄭以中庭爲東西南北之中經言階閒東
西節已明故但以中庭屬南北節並非以中庭
專爲南北之中也韋氏以中庭爲東西之中階
閒乃南北之中果爾則北廹於堂矣豈擯者之
位乎且鄉飲之衆賓鄉飲之衆射者盡在其後
察儀法之謂何何以爲司正誤甚

末旅

行旅酬而已　校曰各本行上有後字是也

故再拜訖　校曰拜當爲旅

三耦節

論三番射事　校曰三上似脫將爲二字射下
亦有脫文擬補云先請射納射器比三耦司馬
命張侯倚旌樂正遷樂之事

司射節

司射主人之吏也　釋曰吏謂屬吏亦兼羣吏言
司射與司馬同班司馬司正爲之司正相爲之上
注云相主人家臣此云司射主人之吏蓋互文明
相與司射公有司私臣皆得爲之如用私臣則相
其室老司射其士歟州長士無地無臣則司射或使宗人之等爲之或但用公

有司士亦長民之官則搢扑以莅衆射者固無不可鄉射較鄉飲爲輕故私臣之善於禮者或兼用之嬖相之役子路爲司射其明文也漢時州郡掾吏多文學之士蓋周之遺風方氏引天子禮以決相與司射之必爲公臣不知天子之有宗伯司徒猶大夫之有室老士不得以相難餘詳鄉飲

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闓體也　釋曰詩童子佩韘傳韘玦也箋云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案此補傳以申傳也云韘之言沓者大射儀朱極三注極所以韜指士喪禮纊極二

注極以沓指放弦箋以沓訓韘是謂韘即極但大射上言設決下言朱極三士喪上言決下言纊極二則極與決爲二物韘既爲極則非決知箋非易傳者蓋玦與極相將之物玦以沓大指極以沓食指以下三指又極以韋爲之玦以象骨爲之而亦有韋繫物類相似禮經對文異他經散文則通韘可爲極稱即可爲玦稱鄭蓋補毛所未備且以明毛訓韘爲玦者非不知韘之言沓與極聲義皆近特以決極二者物類相似積古相傳通得名韘耳此補傳以申傳也說文韘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从韋枼聲詩曰童子佩韘以決訓韘稱毛氏也詳詩箋釋例胡氏肇昕說與鄙見畧異容再商

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　釋曰射者必肉袒記曰君在大夫射則肉袒是大夫尚有肉袒之時則凡射者皆肉袒明矣吳廷華謂不當肉袒則衆射者與大夫何以別大夫在公所與君復何以別乎背經反傳莫此爲甚不足與深辨矣

豫陳於西階　校曰西階當爲階西

以右擘著極　釋曰以右手指又有極極著食

指將指無名指則決著大指也

以遂弦者也者　校曰注以上有所字

側持弓矢曰執　校曰弓下注作弦

賓對節

故一辭即許　校曰一似當爲不下同

大射不請者　校曰請似當爲許許上宜加云字

司射降節

弟子賓黨之年少者也　釋曰鄉飲鄉射之例衆賓爲賓黨主人之贊者爲主黨蓋既立學士最賢

者一人為賓則凡學士皆以為賓黨宜矣鄉飲酒記曰立者東面北上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明賓黨東面主人之吏西面此司射西面命弟子則弟子東面是賓黨可知若投壺則燕私之禮故主黨亦有弟子猶特牲之有賓弟子兄弟弟子此以禮樂化民凡鄉民來與者皆衆賓也主黨惟主人之吏不得有弟子習禮主人之吏之位於西方者若司馬司射臨事乃定位此時尚未有位則在西方者惟賓黨耳吳廷華憑臆說經致與經背胡氏蓋引而未及駁也

黨皆不與也　校曰黨上脫主字

乃納節

乃納射器皆在堂西　釋曰凡所納射器皆在堂西惟弓矢有序西堂西西廉或上或下位置不同故別言之

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　釋曰此云倚于西序卽在西序西下云在東序東卽倚于東序互文也下文第二番將射云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謂於堂東袒決遂而取弓于序東也射畢云主人序東釋弓說決拾謂于序東釋弓而說決拾於堂東也（賓於堂西序西）主人弓在東序東而倚于東序賓弓在西序西而倚于西序倚于西序承上皆在堂西對下衆弓倚于堂西又有在東序東之文可參其為西序西非西序東昭然明矣楊氏大堉從繼公增西字殊誤

隨其弓在堂下　校曰疏意似謂堂西之弓矢矢在堂上配其弓之在下者與序西之弓矢上下別各隨所宜也　殿本刪隨字

主人節

矢在北括　校曰在下　殿本有弓下二字

司射不釋節

乃因選其力相近為宜也　校曰因當為應言要當選其力相近為宜也力卽才也

司正節

兼士有鄉大夫　校曰　殿本刪士字

賓始二人舉觶　校曰賓字譌單疏作乃

司馬又命節

亦上張侯者也　校曰亦字當重

弟子節　釋曰此工降避射也鄉飲無射則不降彼注所云降立于西方者謂相者坐授瑟降耳則此經亦有其事注亦同方氏誤以為言工降疏失之甚

樂正節

北面鄉堂不與工序也　釋曰堂上工北面樂正亦北面此工東面樂正乃北面以鄉堂明不與工序也則向之北面者亦樂正之位自當然而非與工序明矣

三耦皆袒節

有司弟子納射器者也　釋曰未事則爲弟子已事則稱有司名以義起也納射器非專官先未定其人故命之時稱弟子至此乃稱有司後或仍稱弟子互文獲者有專官先已定其人故命倚旌時即稱獲者不稱弟子弟子非少不更事之徒自弱冠以至強

未及五十者皆得稱之記云三耦者使弟子明其年富力強而習於禮故可使之爲賓主人大夫衆賓倡也則此弟子授弓矢亦何至如方氏所慮倉皇失措乎此爲習民以禮樂故禮事皆使弟子三耦亦先戒之故經不稱弟子方謂經于弟子皆質言之則三耦亦非弟子耶

故鄭注解上有司　釋曰以上有司爲司馬乃上疏說注無其文竊疑故鄭注解四字衍

遂授矢

受於納矢而授之　釋曰納弓者執弓納矢者即執矢以待納弓者授弓訖納矢者即以矢授授弓者使授三耦各專其司無相奪倫無攸曠職禮之好整以暇也如此納矢者不自授三耦者統于納弓也繼公說非

三耦皆節

去未違俟處　校曰去當爲云云上當補故字

司射節

固東面矣復言之者明卻時還　釋曰經云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謂司射先三耦而立爲三耦節也其位東面又云三耦皆進由司射之

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而俟謂三耦定位也言立于其西南則司射位在三耦東北又云司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謂司射離本位西南就三耦立于其北也其位仍東面矣三耦之北雖非復中西南之位而其東面則固自中西南時已然後無所改文可相蒙必再言之者明自東北退至西南時當左還北向又西南行乃轉而東面以暫有不東面時故復言東面以明之注固字承經先字非釋經先字疏云司射先在中西南東面先字亦承經先字非釋經先字舊先之先與後先之先義本相

因經云司射先立對三耦立言疏云司射先在中西南對三耦之北位言文各有所當也卻退也司射東面以東爲進以西爲退（覲下揖進文可見）自中西南至三耦北必還而退注疏尋例按圖精密之至後人說皆非

明司射卻時右還　校曰右似當爲左下司射還當上耦與此還位同注云還左還也可證

西南東面也　校曰東上脫向乃二字

揖進節

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謝宜從謝　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　釋曰鄭於周禮從序而以此今文作序爲非者蓋周以夏后氏之序爲州學而去其室爲謝制故舉其名則曰序核其制則曰謝此經分別庠序之制以豫對堂必從謝而後義明作序則制不顯故以今文爲非周禮及他經渾舉其名則當作序以對庠言各有當也記云序則物當楣字亦當作謝鄭不破者以序謝聲通字得叚借耳爾雅無室曰謝實此經序當讀謝之明驗盛氏謂爾雅是臺上之屋與此無干不知爾雅之

言謝有二一云有木者謂之謝承闍謂之臺言謂臺也與此無涉一云無室曰謝承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言謂室也此州學稱謝卽在其中矣又謂序之無室其證有三而爾雅不與然有堂無室經究未明言向使無爾雅之文孰敢以意推測而杜撰其制勢必與經囘互而後已鄭君據雅定禮確不可易既定其爲謝無室則尺度淺深行事方位經文自一一脗合矣盛殆由之而未知其道乎　竊疑序爲謝制自殷已然蓋殷以夏之序爲鄉學而去其室故孟子曰殷曰序序者射也序當爲謝謝從射得聲猶中庸義者宜也當爲誼誼從宜得聲皆以聲兼義也周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而以夏之序爲州黨之學其無室稱謝則因于殷也

東膠二代名　校曰二上脫兼字

爲證鄉立庠之義也　校曰爲字衍

及物節

乃俯視併正其足　釋曰下三耦射云還視侯中合足而俟合足則是併正其足卽上文方足也蓋古射法與後世異必志正體直而中乃爲賢故畫

物以範之漢世近古學校猶行鄉射之禮儒者亦時演習其儀言之必無誤也盛氏執晚近之法以議禮射而謂注於方足正足無分別誤矣

解足未正先視侯中之意　校曰解下脫不方足還及五字以下文推可知下解其言此解其意

解經不方足還及正足之言　釋曰右足還解經不方足併足則是立也反言以明之卽解下正足之言觀此則上脫不方足還及五字明矣

若然云還時兼視侯中也　釋曰此因注兩句

但解不方足還及正足之言中有視侯中一節故補之亦與上不方足還及足未正先視侯中誼相成　朱文公說與此疏畧異竝存

不去旌

以其不獲　釋曰此據經爲說也三耦以下當獲則射時去之此正義也旌不去不慮爲矢所中者司射善射必中正不中旌也此餘義也若繼公云不主於中則無是理

今以三耦誘射　校曰三耦當爲司射

司馬節

以是豫使見之望　校曰望字當在見字上

司射還節

還左還也　釋曰左還向左而還由東面而北面而西南行至當上耦處乃正西面也疏說容商

皆當其物節

不決遂因不射不備　釋曰決遂爲射而設司馬不射則不決遂義當然常禮也大射司馬雖不射而決遂盛君禮也然不挾矢與鄉射同則亦不備之意繼公說非

合足而俟司馬命去侯　校曰俟字當重

云因不射不備　校曰備下脫者字

司馬出于節

圍下射者明爲二人命去侯　釋曰注義至精下文命取矢圍左物上下射雖皆不在然右物則上射位也左物則下射位也圍左物者明爲二人命取矢義正與此同蓋圍下射者明其爲耦也上下射相人偶而司馬可有輕重於其間乎圍左物者成其爲耦也耦雖不在豈可以虛位而忽之乎凡禮之迂回曲折者皆其愛敬之心所彌綸無間者也君子於此可以觀仁可以觀忠董子所謂粲然

有文以相接歡然有恩以相和者也如諸家說僅為威儀多夫威儀維德之隅必有所以為威儀者在若但習其文而不求其義則是儀也非禮也

而適西階去　校曰去　殿本作者

司射進節

西階遶東　校曰遶　殿本作之

獲者節

謂射諸禽獸為獲　校曰諸阮云通解要義俱作著案著字是也

與升節

淩氏以大射司射卒射北面揖為君在堂上故案彼注云不南面者為不背卿夫卿尚不可背而況於君乎大射辨尊卑卿有折俎又卿與小卿殊位故注細別據卿言之若君在臣不敢南面則經文自明故不及蓋北面者非惟上不干君亦復下不背卿注舉其難明者耳下諸公卿卒射北面揖則尊為敬君故義各有當也卿射諸公大夫亦在而司射南面不嫌背之者鄉射之公大夫遵者也禮殺於賓司射無容避之與大射異大射卿以在君所而伸其尊尊卿所以尊君也朝廷莫如爵不得以尚賢之禮難之

司馬出于左物節　命弟子設楅　釋曰上授弓已正言有司此復云弟子互文明有司即弟子也上云命弟子納射器注射器弓矢決拾旌中籌楅豐也又云有司左執弣右執弦而授弓注有司弟子納射器者也凡納射器者皆執以俟事此云命弟子設楅楅與弓矢皆弟子所納之射器楅既弟子設之則弓矢亦必弟子授之故上注以有司為弟子弟子納之還使弟子授之設之禮之宜也如後人說分有司弟子為二則同是射器何以一使有司授一使弟子設乎

又何以始則皆使弟子繼則分屬有司弟子乎下云弟子取矢益足證上授矢之有司為弟子矣

是其承笴也　校曰也上脫齊矢二字

乃設楅節

東肆統於賓　釋曰繼公謂東肆以上射在西案所以使上射在西者仍是以賓為上射賓在西故也統於賓義不可易

司馬由司射節

云司射之南退　校曰云下脫司馬由三字

弟子自節

鄉獲者許諾至此弟子曰諾事同互相明　釋曰獲者與弟子職相將弟子取矢獲者以旌指教之上司馬命取矢獲者許諾許以旌指教之也指教者許則取者亦許明矣此司馬命取矢弟子自西方應曰諾諾取矢也取者諾則指教者亦諾明矣經各舉一邊明之云自西方者承上乃退言也獲者此時當諾于侯中諾爲事不爲離位也繼公說非

禮經校釋卷五終　再韓校字

禮經校釋卷六

吳縣曹元弼學

遂告節

大夫皆與士爲耦謙也來觀禮同爵自相與耦則嫌自尊別也　釋曰大射君禮辨尊卑故大夫與大夫爲耦臣在君所名位不同不敢僭替也此主人禮尚賢故大夫皆與士爲耦明助主人樂賢也主人亦順其意而耦之如繼公說則似主人嫌以君自處而以臣禮爲大夫士之班故變其禮者吁豈有此哉且專據士言之則亦思此禮固兼鄉大夫詢眾庶言乎蓋大夫與大夫爲耦在大射爲序爵在鄉射則爲自尊大夫與士爲耦在大夫則爲下賢在主人則爲順大夫經云大夫雖眾皆與士爲耦故注據大夫言之

士謂眾賓之在下者及羣士來觀禮者也禮一命已下齒於鄉里　釋曰既齒於鄉里則自以齒序不以有爵無爵分矣大夫之耦眾賓羣士皆可爲之盛氏專以士爲命士則何以解於大夫之獻必在獻眾賓畢之後及旅酬無算爵大夫與眾賓相酬方氏專以士爲學士則何以解於公士爲賓皆

未達乎以貴下賢之旨也衆賓與士皆可耦大夫士齒于堂下衆賓自指在下者繼公說謬

司射降節

衆耦大夫耦及衆賓也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其命衆耦如三耦　釋曰經云立比衆耦盛謂此時未比先言之明司射立此之意是也注云然者順經爲釋耳其此時未比義自易明故不及之盛必移此注於司射乃比衆耦之下固矣

衆賓節　大夫之耦爲上　釋曰在諸在下者上上經云以耦告于大夫曰某御於子但告大夫而不告

其耦則耦不在堂上明矣

司射乃比節

衆賓射者降比之耦乃徧　釋曰謂衆賓降比之乃得以次比衆耦以至於辯也

三耦拾取矢節

以其取矢卽訖有射　校曰卽訖毛本作訖卽是也

司射反位節

下耦在南　校曰耦當爲射

上射節

横弓者南踣弓也　釋曰南踣弓者以弓上端向南也横弓繼上射揖進坐言東面以南北爲横則横弓自當南踣據人言之爲横也吳氏謂西鄉踣弓而横于南北則仍是以東西爲横自人視之當云縮弓矣義與經乖非也惟南踣弓故左手有在表在裏之異而右手取矢卽有卻手覆手之分若東西踣弓則横弓之手何必一在表一在裏乎南踣弓卻手取矢自無不可

不言毋周在阼非君周可也　釋曰左還右還之義人各爲說疑不能明往者質疑於故友管氏禮

耕相與演習其儀仍未盡瞭今將經注反覆推求爲之說曰左還者向左而還也（語本盛氏世佐）右還者向右而還也上射東面北爲左左還則由東面（卽揖進旣取矢與位下射西面同）還而北面由北面還而西面至其故及楅之位又從西面還而南面接初揖進位之南四方一匝謂之周旣周乃又自南面內還（內還詳下）西面行反其及楅位至位反東面揖下射西面南爲左左還則由西面還而南面由南面還而東面至其故及楅之位又從東面還而北面接初揖進位之北四方一匝謂之周旣周乃又自北面外還（外還）

內言對還東面行反其及楅位至位反西面揖經於左
還下言退反位明左還周又退乃得反位於反位
下言東面明反至位乃轉而東面下射如上射推
之可知下云既拾取乘矢揖皆左還南面揖者其
還法上射亦由東面還而北面由北面還而西面
由西面還而南面下射則由西面還而南面由南
面還而東面由東面還而北面復由北面還而西
面乃還而南面較上射多還而西面一層當還而
東面時已面阼至還而北面益近阼至還而西面
則全背阼既面阼又背阼且在還周一匝之外似

故左還而背之鄉射在阼非君不嫌大射則不可
故大射云皆內還注云內還者上射左下射右不
皆右還右當爲左詳下亦以君在阼嫌下射故左還而背
之也云當楅南皆左還北面者南面以東爲左皆
向東還而北面云揖皆左還者北面以西爲左皆
自北面還而西面也云上射於右者北面還而西
面則上射當在左非北上之義故下射少南行使
上射居右也大射上射左還亦由東面還而北面
由北面還而西面反故及楅之位乃不復由西面
還至南面成四面一周之形而即以右手內還反

東面注云左還反其位毋周右還而反東面也是
也所以毋周者以君在阼還周則下射將背之也
下射左還始亦由西面還而南面由南面還而東
面反故及楅之位即以右手外還反西面蓋君在
阼西面下射東面時而君去君尙遠若由東面還
而北面益近君由北面以左手外還時先背君繼
面君反西面又終背君既屢面君又屢背之似故
背之然故反位即右還不周明不故背君下射儀
如上射故上射雖無背君之嫌亦不周上射西面時亦背君
不嫌者以上射去君遠故也疏已言之經於左還下言毋周即言反

面無退文明至位即反面毋周自無所謂退也云
兼挾乘矢皆內還南面者北爲內上射左在內內
還則由東面而北面而西面而南面下射右在內
內還則由西面而北面而東面而南面也不皆左
還者以下射左還則由西面而南面由南面而東
面由東面而北面復當由北面而西面乃得南面
似故左還而背君者故一左還一右還變於鄉射
使不背君也注云不皆右還右當爲左鄉射皆左
還故鄭據以相決若作右則義無取矣云適楅南
皆左還北面者與鄉射同云揖以耦左還者由北

面而西面而南面而東面也上射於左者由西面折而南面則上射轉居東由南面折而東面則上射轉居北故注云上射少北乃東面也鄉射大射左右還之義如此夫還周禮之常也恐背君而不周敬也上射恐下射背君而先爲之不周恕也左還有所不行卽變而右還敏也敬以爲質恕以行之敏以成之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又燕禮司正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注右還將適觶南先西面也面字衍蓋司正奠觶在北自北適南右還必由西故云先西也下卽接云必從觶西爲君之在阼也

觶西句卽申上先西之義若作西面則文義不貫且是左還而非右還矣大射注云如是得從觶西往來也必從觶西往來者爲君在阼不背之也正與此先西也必從觶西文義一例彼言西而不言西面則此面字衍無疑蓋此右還者由南面而東面而北面也下云左還者由北面而東面而南面也士喪禮主人拜賓旁三右還注云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也足以明其還法矣統繹經注左還右還義蓋如此惜不得有道如管氏者就正之也管氏學純行篤卓然經師吾吳自陳氏奐後當首推之尤好誘掖後進惜未及著書而卒附識於此

以左手向外而西面　釋曰燕禮司正右還注右還將適觶南先西面也疏云謂奠時南面乃以右手向外而西面乃從觶西南行而右還北面弼案疏說不甚合蓋由燕禮注衍一面字故有向外之說然大射經云皆內還注云內還者上射左下射右則似不得以上射左還爲左手向外矣俟達者質之

則上射背左還毋周也　校曰背上似脫先字左上似脫故亦二字

揖皆節

上射轉居右　釋曰繼公云上射固居右褚氏謂其不可解是也吳氏强解之謂上射本在西然經云上射于右不云于西東西有定而左右無定此時以西爲右北面時實以西爲左吳未之思也

三耦拾取矢亦如之節

弟子逆受於東面位之後　釋曰下第三番拾取矢畢云不反位遂授有司于堂西彼不反位則曰授有司於堂西此反位則曰授有司於西方西方

非堂西昭然明矣所以一在西方一在堂西者堂西射器所在也彼射禮終反射器故直至堂西授之西方射位所在也此方取矢當反射位俟射無緣至堂西故但於西方授之有司位在堂西而授者乃於西方故知逆受也逆受者以其當急反射位亦以爲敬也堂西在他處有稱西方者而此西方則決非堂西此經之例旣自堂西出就拾取矢位必俟射畢乃反至堂西無容一人獨違其例且使下射至堂西上射將從至堂西乎抑獨反位乎獨反位則非耦之義從至堂西則已又無事將何

以處之大射取誘射之矢授有司于次中者大射拾取矢畢本當釋弓矢于次非一人特往也本當入次者授有司于次則本當適西方者自授有司于西方正確切比例也繼公說謬

上云三耦之中上耦外而言之　校曰句首脫除字言除上所云三耦中之上耦外而言

西方今見下耦將司射矢來向位　校曰西方二字當在向下位上

眾賓節　眾賓未拾取矢　釋曰未拾取矢於楅上但讓取弓矢拾於堂西耳不謂之拾取矢也經承三耦拾取矢又對下番眾賓皆拾取矢言故曰未注據此番眾賓不拾取矢言故轉未爲不且以別於上文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言未之例也彼謂將降未降此謂此番未拾取下番乃拾取繼公說謬

謂此第一番初時　校曰阮云初陳閩俱作射案作射似是

嫌眾賓三耦同倫初時有射者　校曰倫下當補者字初時有射者五字當在故明之云下

自然有楅上拾取矢禮　校曰自然二字似衍

司射作射如初節

猶挾之者　校曰之疏述注作矢

三耦教射者　校曰三耦當爲司射

君子不必也者　校曰者字衍

案論語孔子云　校曰孔子上似當有說字

釋獲者節　釋獲者執鹿中　釋曰凡射皆一中大射三侯亦祇一中此一侯自一中無疑經云執鹿中卽一中之明文也記所謂士鹿中大夫兕中者自謂射於庠榭不同非二中並設也吳氏誤解記文妄思易注如其說則釋賓算於鹿中之右釋主人算於兕中之左尙成何制乎且主人者尊賓豈於設中釋算

而獨自尊乎其謬甚矣
釋獲者坐節
興還北面受筭反東面實之　釋曰一人執筭從
釋獲者則自堂西至設中處常在釋獲者之後釋
獲者以設中而東面執筭者無事南面自若故釋
獲者必還北面受之還左還也吳說非由堂西至設中處當先南行至西榮南東行至西序南又南行至位釋獲者右還東面執筭者自若南面既授筭退
司射遂進節
貫猶中也不中正不釋筭也　釋曰大射亦云不
貫不釋注貫猶中也不中鵠不釋筭也正鵠皆易

貫之物正用布中尤必貫似不待貫爲雋而經皆
云貫者貫猶中也非穿也禮射尙德不尙力重中
不重穿卽主皮之射主中亦惟以中爲雋不計穿
與否重穿者惟治兵射甲革者禮記所謂貫革之
射春秋傳所謂蹲甲而射之徹七札是也此經貫
字與貫革之貫文同義異後人讀經不審疑布正
不可言貫乃謂鄉射射質不知質有三一爲正鵠
通名亦稱的詩發彼有的傳的質也正義曰射義
云孔子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
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旣言正鵠卽引此的

則詩人之意以的爲正鵠之謂也司裘注說皮侯
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
質謂之鵠是鄭以侯中所射之處爲質也是也一
爲獸侯之地此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
質注云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是也一爲澤宮所
射之椹周禮司弓矢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
者注云質正也樹椹以爲射正射甲與椹試弓習
武也下云澤共射椹質之弓矢注鄭司農云澤澤
宮也圉師射則充椹質注充猶居也杜子春云椹
質所射者是也方氏不知三質之分而以貫爲貫

椹質案椹質者樹木椹爲射正而無侯與主皮之
射相類次于射甲革者其禮行於澤宮不行於射
宮射之別有弓矢下記明云禮射不主皮則貫非
貫椹質也且椹質射於澤宮似亦主中不主貫此貫謂穿也
主貫者惟革甲爾若鵠則與正同自不計貫
與否故大射注亦云貫猶中也正用布鵠用皮質
用木甲用革周禮圉師充椹質者椹質習武之射
馬政與武事相類圉人所習故使居之非如方氏
所云以木爲匡實草其中故使翦草之工爲之也
至謂布正數貫後不可復射則固非所致慮　又

下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注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由是云焉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其畫之皆毛物之又云凡畫者丹質注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

丹淺於赤案鄭知義然者禮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大射最尊賓射次之燕射次之大射爲祭擇羣臣而射也天子諸侯大夫有之士無臣則無大射賓射與賓射也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之燕射因燕而射也亦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之又有鄉射惟大夫士有之鄉射以禮樂賓大夫士禮之盛者亦大夫士之賓射也燕禮曰若射則如鄉射之禮天子諸侯之燕射不以其大射賓射之禮而各以其鄉射之禮則大夫士之燕射當降於其鄉射之禮以鄉射固大夫士之賓射也大夫士亦有燕禮

則亦有燕射矣大射張皮侯設其鵠賓射張采侯二正燕射張獸侯此鄉射即賓射當張采侯而記此者以天子諸侯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特侯異耳故記之周禮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謂大射射鵠也又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謂賓射射正也又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謂燕射射獸也惟棲鵠者云皮侯則采侯獸侯皆無皮故知此熊麋虎豹鹿豕皆畫也獸繼采與鵠而言故知畫於正鵠之處也記於天子諸侯不言畫於大夫士始言畫者舉下以明上也獸既畫於正鵠之處則

質者對畫而言即所采之地其地不采者則白布記言大夫士之布以見天子諸侯之不徒布猶周禮五冕皆玄而惟衣無章者獨專玄冕之名言玄以見上四冕之有加乎玄也布對采言非對皮言皮惟大射之侯用之梓人有明文司裘惟共大射之侯而不共他侯亦其確證也皮侯用獸之皮而不見獸形故不謂之獸而謂之皮獸侯畫獸之形而不用皮故不謂之皮而謂之獸先王正名百物此亦其一端也用皮不用皮以大射賓射燕射分不以天子諸侯大夫士分皮侯取義於鵠采侯取

義於正則獸之畫自在正鵠之處而白質赤質自謂采其地天子諸侯用白赤質大夫士用布無質則下云凡畫者丹質自謂畫雲氣於側以丹采其地上云凡侯凡天子諸侯大夫士燕射之獸侯下云凡畫者凡天子諸侯大夫士賓射燕射采侯獸侯之畫與質此質與的質椹質之質皆異的質之質謂正鵠也詩發彼有的傳的質也射義發而不失正鵠者詩云發彼有的是質爲正鵠之明文傳又云有燕射之禮者毛以此爲大射之禮而得兼燕射箋專指大射據禮經及魯詩說其云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與蓋破當時說毛詩者專以爲燕射也毛不直云燕射而云有燕射則固以大射爲主也詳詩箋釋例燕射無正鵠得云質者質正也射者視以爲正此熊麋諸獸畫於正鵠之處亦射者所當以爲正故亦得云質質謂獸非謂白質赤質如謂白質赤質則丹質在側豈可發之處至椹質之質則用于澤宮與主皮之射相類更與禮射無涉周禮以獸對正鵠未嘗以質對正鵠言獸侯不言質侯則賓自謂所采之地而獸自畫於其上君畫一臣畫二取陽奇陰耦亦是獸侯異於皮侯不皆畫一者以諸侯畫麋大夫畫虎若豹嫌於君臣倒置故變其禮使諸侯與

一天子自相對大夫與士自相對也畫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畫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與周禮注異者彼但有熊虎豹麋故取服猛討迷惑此兼有鹿豕麋與鹿豕爲類故取相養之義且大射尚敬燕射尚歡射者大禮故取義衆也鄭據周禮以定此經又細別其同異之故精密之至後人不察乃謂鄉射射質質者以土塗之猶大射之鵠賓射之正果爾則周禮何以無一語及質乎其非明矣

乃射節

要橫委其餘於中西　釋曰此指上釋獲者坐

節橫委其餘于中西之文

又取節

或言堂或言序亦爲庠謝互言也　釋曰經云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謂於堂東袒決遂而取弓于序東也云主人序東釋弓說決拾謂于序東釋弓而說決拾於堂東也賓於堂西序西亦然所以然者以賓主之弓矢在序東西而決拾在堂東西也但大夫弓矢亦在序西而下經云釋弓于堂西下賓主拾取矢亦釋弓矢于堂東西大夫則又釋于序西其文參差不例必別有說以處此故鄭合校

上下總釋之謂經或言堂或言序固以弓矢決拾所在有序東序西堂東堂西之分亦以或在序或在謝互見之也蓋堂序二字本據東西堂東西序而序謝之稱堂序名與之同故亦得包見之上文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此於當言序者或皆言堂非行禮方位之參錯乃作經立文之互省大夫等釋弓于堂西者謂序之西偏卽序之序西也其釋于序西者謂西序之西卽謝之西偏也則賓主人堂東西袒決遂者於序之堂東西袒決遂於序亦然序東西釋弓者於謝之序東西釋弓於堂亦然鄭以弓矢決拾在堂東西序東西不同爲正義而以爲序謝互言爲餘義故言亦以兼之

無堂西之文　釋曰言無大夫至堂西之文

下云大夫袒決遂就其耦　校曰就上似脫由堂西三字

大夫節　由堂西　釋曰既取弓矢于序西乃由堂西就其耦

是如上射身先升法　校曰身字可刪

衆賓節

若二耦射下　校曰二當爲三

卒射節

或賓主八矢盡中　校曰主下脫黨字

司馬節

兼東大夫矢優之是以不拾也　釋曰禮之本意以士不敢與大夫拾故兼東大夫矢以示尊之之義下文大夫就其耦取矢大夫進坐說矢東耦進兼取乘矢大夫進亦兼取乘矢大射士與大夫爲耦亦云大夫進坐說矢東耦進兼取乘矢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是也既乃以此爲尊者之禮卽大夫與大夫爲耦當拾者亦各兼東之以別於士大射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東之以茅注異東大夫矢尊殊之也是也

東於握上則兼取之順羽便也握謂中央也　釋曰胡氏肇昕云握在手之中央故云握謂中央也東於握上謂以茅東之於手所握處之上此上謂加於其上非在其南　弼案手所握處近鏃東於其上則取矢時脫東卽於東處把矢以鏃向上以羽向下而順之便也東於握上是東爲握節也今文作倘倘加也謂加於所握處其義一也

握上則兼取之順持之處　校曰上字衍順持

謂順鏃上括下之勢而持之

取持於中央握之向下順羽便　釋曰握之把之也疏以中央爲矢之中央

官當束之　釋曰官謂取矢加福者

不敢殊別於賓　校曰不上脫不束者三字

肅愼氏者　校曰者上當依注補貢楛矢銘其括六字

一純節

則據數筭東爲正　校曰東下脫面字

弟子節

耦不酹下無能也　釋曰凡飲酒皆飲之者酹以授飲者此勝飲不勝者不使耦酹而使弟子若執爵者爲之者此罰爵異于獻酬下其無能也射禮別賢不肖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勝者先升後降不勝者後升先降皆是下無能之事所以愧厲之也投壺射之類禮主歡輕于射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而其酹亦必司射命勝黨之弟子爲之不使耦明亦下無能也蓋下無能者行射爵之法出于有司敬養者爲耦之情出于勝者故足以自厲修其德行道藝而不怨勝己者方氏以下無能爲其耦下之而鰓鰓議注亦不善讀注者矣吳說更謬

酹者不授爵略之也　釋曰凡平敵相飲皆授爵此不授而使飲者自取者略之也賓主人大夫飲授之者不敢略尊者也繼公及吳氏皆非

執弓反射位不俟其黨己酹有事　釋曰己嚴作巳巳猶既也司射命設豐後巳反位矣弟子受司射命而酹觶必反司射南之射位使司射知射爵巳酹乃適堂西命三耦等就射位故弟子執弓反位不俟其黨以既酹酒即有事于射位也經於反

位下言司射遂袒執弓明司射命三耦等就位以弟子反位爲節禮固無陵節而施者也弟子袒執弓亦於堂西袒執弓乃反位也繼公吳氏盛氏皆非俟疏作待

不勝者節　遂以執弣　釋曰以以兩手也故注云兩手執弣繼公謂左執弣右執簫與經文背

謂至此至用也　校曰此文多衍脫擬删云謂至此復言不勝者襲說決拾者以此襲說決拾不能用起發勝者袒決遂能用也

則左手執弓　校曰弓當爲弣

三耦及衆射者節

飲者升少西又當辟豐上之爵故云少右　校曰又衍字辟當爲取云當爲勝者二字　覲下經云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則少西二字亦衍

不勝者先降

皆有上射在先　校曰有字衍

有執爵者

主人使贊者代弟子酌也　釋曰此執爵者與舉觶者相類主人之吏非賓黨也

謂主人之賤　校曰賤下脱吏字

如下文　釋曰文字句謂如下所云也

執爵者節

謂初飲訖反奠於豐上　校曰反當爲坐上當爲下

卒觶節

賓主人射畢釋弓卽升就席上司射命三耦已下就射位升飲於賓主無涉妄人敬謂賓主飲勝者同升不可解

若大夫節

尊者可以孤無能　釋曰大射注云以尊爲耦而又不勝使之獨飲若無倫匹孤賤也案大夫與士爲耦以貴下賢也賢則以德而不以位雖以尊爲耦而不疑於僭今不勝則是無能徒賤而已不足以當大夫耦之之禮故禮使之獨飲孤之若無耦者然所以愧勵之也見賢則先之見不善則還之亦以戒學士勉修其德行道藝無恣虛聲而速官謗也然君子之舉人也周而與人也壹雖使之獨飲至三射大夫仍與之爲耦庶其反求諸己而能中則仍不失爲賢也先王勸戒之道如是其周且至所以爲敎思無窮也繼公何足以知之

衆賓節

告賢獲以賓黨主黨論飲射爵仍以每耦之勝負論繼公謂左右鈞則無飲射爵之禮異哉果爾則勝黨之負者皆不飲不勝黨之勝者皆飲禮豈有如是之顚倒是非者乎

司馬洗爵節

鄉人獲者賤明其主以侯爲功得獻也　釋曰此獻于侯若爲侯而獻以其爲鄉人之獲者賤也大射獻于侯西北三步但近侯不于侯中若正獻服

不以其爲君之負侯者貴也義本明碻吳氏妄駁之謬此獲者弟子也詳前繼公說亦非

　故就其所爲唱獲獻之　校曰獲下脫處字

薦脯節　釋曰先薦設後受爵賤者禮略也大射先受爵從正禮也其薦設之處則與大射同詳下注

皆三祭爲其將祭侯也祭侯三處也　釋曰獲者以侯爲功故于再射畢獻以報之獻雖于侯薦仍于位明獻實獻獲者也獲者歸功于侯乃以薦俎適左右个及中祭之注云其將祭侯明祭侯出于獲者也因其祭侯有三處而於其薦俎各設三祭

以成其意一事而兼二禮也周禮射人祭侯則爲位文在令取矢與大史數射中之間上下事次與此經脗合祭侯正當獻獲之節故彼注引大射獻服不爲證而此注亦云將祭侯明祭與獻一事也本爲獻故爵與薦俎皆一因獻而祭故薦俎之祭皆三侯者人象故當祭之釋獲者無所祭即薦俎止一祭此其信也吳說殊誤

獲者負侯節

其設薦俎西面錯以南爲上爲受爵于侯薦之於位　釋曰獲者位在侯西北三步東面故薦者西面錯之凡薦者皆向所薦者之位若席也西面錯則自南上矣必知錯於此者大射獻與薦皆於其位此受爵于侯薦之仍於位明辟主以侯爲功其禮固施于獲者也注因受爵于侯恐薦亦于侯故明之吳氏於禮例全昧而妄議注不亦過乎

獲者執爵節　釋曰獲者自侯中執爵東行使錯薦俎者自其位執薦俎從之同適右个也

　爲設籩在東豆在西俎當其北也　釋曰此禮周官謂之祭侯則薦俎當統於侯明矣統於侯者獲者之歸功於侯也

　故云言使設也　校曰設下似脫新之二字

興適左个節

　先祭左个後中者以外即之至中若神在中也

釋曰士喪禮實米貝先右次左次中者以主人在尸西左手扱米宜先實于右且實貝柱右齻左齻實中于三扱米一實貝後又實米惟盈揆其事勢皆宜先左右而後中非循例而爲之也此獲者初在侯中乃先右个次左个次中者自外即之至中若神在中也繼公望文牽合非

左个節　左个之西北三步　面設薦俎　釋曰面

字句大射東面下有注上注云其設薦俎西面錯錯必向其位也則此東面非指設薦俎者明甚又獲者位本不在此因獻而有此位所謂祭侯則爲位也

獲者薦右東面立飲　釋曰大射同不言者文省繼公妄生分別謬

立飲薦右　校曰飲下疏述注有于字

司馬節　復位　釋曰至此始言復位則司馬拜送爵後在侯東方西面獲者就位時侯西北三步北面至此乃復位於司射之南　辟設于乏南　釋曰言辟以明其不當位而于乏南之義凡言辟者皆有所避如繼公說則此字贅

司射節

有肺祭　校曰肺字衍

亦薦有祭肺　校曰肺當爲脯

以爲將食而祭　釋曰祭祭先也言此以別于祭侯

司射先反位

鄉不言先三耦未有拾取矢位無所先　釋曰上經云三耦皆進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此三耦初射位也再射將拾取矢云三耦進立于司馬之西南言司馬之西南不言反位則此司馬西南之位非卽上司射西南之位明甚三耦非反位故司射反位不言先自此之後至卒射位無所易故飲射爵云三耦及衆射者皆與其耦進立于射位此三射前拾取矢云三耦及衆賓反于射位而其上皆云司射先反位經於三耦等言反位者司射之反位始言先其不言反位者司射之反位卽不言先立文之例精密如此盛說非

又有堂東次比耦之位　校曰當爲又有次北比耦之位

司射作拾取矢節

謂賓主各於堂東西　校曰西下脫出字觀下節疏可見

謂各於堂上北面　校曰上當爲下北當爲南

及楅節

及楅當楅東西也　釋曰此及楅與三耦及楅同及楅揖後卽揖進取矢故知及楅當楅東西也此及楅揖則上階前揖其猶當楅揖與彼當楅當楅正南之東西此階前當楅正北之東西當楅北揖不當楅南揖者賓主從堂東西來由便也繼公說

謬

不北面揖由便也　釋曰此兼上皆前揖釋之言有南面揖東西面揖而不北面揖者由便也三耦在楅南故先北面乃東西面此在楅北故先南面乃東西面無北面以由楅北之便不盡如三耦也吳說非

東西行至楅所也　釋曰謂一東一西南行至楅所也既至楅所乃一向東行一向西行至三耦及楅之位

此則無楅南北面揖　釋曰此語釋注極精

賓主各由東西便故也　校曰東上脫堂字

卒北面搢三挾一个　揖退　釋曰此與上三耦文同自於三耦爲之位由楅東西而少南北面於勢亦順凡取矢搢挾者位皆在此既位與三耦同則揖皆左還自亦與三耦同經文省也既揖左還乃退注以經補經其誼至確盛說非

卒北面節

又同處　釋曰謂亦北面或者又當爲宜

賓堂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　釋曰謂堂之東西偏卽序之序東西也於榭亦然

揖皆進如三耦　釋曰耦亦少退如者大分言之耳

司馬升節

樂正亦許諾猶北面不還以賓在堂　釋曰此賓在堂南面樂正北面正相向故不還西面大射君西面樂正與君不相向則無此義故還西面受君命于司射也如吳說則當令司射南面命不當令樂正西面受命知不然矣　凡行事面位節次不見于經而注補之者必本禮家舊圖師說確然無疑者不可誣也

大射鄭注彼云　校曰彼字衍

司射遂適節

先知審政也　校曰阮云毛本通解政作故案故字似是

上射揖節

此天子之射節也而用之者方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其他賓客鄉大夫則歌采蘋　釋曰鄭以他賓客別於此鄉射之禮則鄉射固亦大夫士之賓射也但他賓客依常禮歌采蘋此歌騶虞取樂賢之義爲異耳王氏大綸曰禮有以次降者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射節天子騶虞諸

侯貍首大夫采蘋士采蘩是也有不從次而以義起者昏禮摯上下皆用鴈鄉射樂歌騶虞是也案王說是

周禮射人而知　校曰周上脫據字

大師節

降者衆賓　釋曰賓主人大夫降說決拾卽升降者惟衆賓爾衆賓皆降乃告卒射

司馬命弟子節

奄束之　釋曰釋之二字申說字義耳非不掩束也不掩束則綱繩委地非敬事之道故注據上經

解此經也盛說非

樂正命弟子節

樂正反自西階東北面　釋曰反字逗言樂正反自當在西階東北面故位也

降自西階東北面近其事　校曰階下有脫文當補云故知此反自西階東北面近其事

賓揖節

賓觶進南面　校曰阮云毛本南上有東字案毛本是

而亦進西面可知也　校曰阮云毛本西下有南字案亦毛本是

司正升節

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爲上尊之也　釋曰旅酬者以上酬下是以下爲上故其辭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葢達酬者尊敬前人之意此辭當從盛氏謂衆賓長相酬之時繼公及吳氏皆謬

某酬某子本爲平敵言若尊於卑卑於尊則酬者當以告司正而別有以處之旅酬少長以齒受酬者年少而尊之者以長接幼猶以貴下賤中庸所

謂逮賤正謂此不如方氏所慮也方氏謂恐衆賓同姓相混故不得云某子酬某子若然何不云某子酬某以順長幼之序而必云某酬某子乎且旣以恐同姓相混不並稱某子而又謂經文爲指異姓者言若同姓則並稱字其說自相矛盾不可從也字與子散文不甚別對文則尊卑分字不若子傳有明文也

此言某酬某子者射禮畧於飲酒飲酒言某子受酬以飲酒爲主　釋曰旅酬以受酬者爲主此經言酬志在行禮不專于飲酒射禮主敬也彼經言

受酬志欲以酒成禮飲酒主歡也經文一語之異
必有精意韋氏謂經意若曰某酬某子某子受酬
互文見義吁經有如此互文之法乎既言某酬某
子又言某子受酬何語意之滯而複也知不然矣
司正降節
爲無筭始也　校曰始上脫爵字
舉觶者節
皆席西南面荅拜　釋曰大夫拜當在席東
舉觶者退節
不舉者盛禮巳崇　釋曰賓與大夫不卽舉此觶
者以盛禮巳崇當俟徹俎後坐行之禮有盛必有
殺也疏似未確
所盛禮巳重　校曰所當爲斯
未舉之　校曰未　殿本改作後
賓辭以俎
俎所盛貴體　校曰所下似脫以字
反命節
不見司正傳主人以告賓　校曰人下脫辭字
主人取俎節
以東授主人侍者　釋曰賓大夫俎徹者歸者各

異人則主人之俎亦不使徹者歸於內矣
無筭爵節
此坐于席　校曰疏述注無此字
故誤有也　校曰似當爲故知有者誤也
在於階下　校曰下當爲上
長受酬節
言酬者不拜者　校曰疏述注無言字
堂上酬堂下當拜　校曰酬單疏作則
受酬者不拜受
禮殺進受尊者之酬猶不拜　釋曰不拜飲不拜
受堂上酬巳然復於酬在下言之者明不以異位
尊者而有異也繼公說非方氏謂恐勞尊者荅拜
則何以解於敵者之皆不拜乎
辯旅節
故鄭偏言　校曰阮云單疏本作徧案單疏實
作偏
卒受者節
又今文無執觶及賓觶　校曰今文無執觶及
六字衍
無筭樂

在賓主所好也　校曰在單疏作任此與要義
同
賓興節
穆公如晉　校曰公單疏作叔此本誤
明諸侯亦有鼓　校曰鼓上當有鍾字
無介
此上司正飲酒　校曰司字衍
使人速
還司正爲擯也　校曰還當爲速擯各本作賓
是

迎于門外節
謂開一人舉觶下　校曰開字衍
有工升歌　校曰有單疏作言
賓降說屨升坐矣　校曰矣下當有者字
不言遂請坐者　校曰不上當有云字
記大夫節　釋曰大夫不與仍以處士爲賓三鄉士五州大夫止五人合孤與三卿止九人又或以公事不得與則賓之不用公士者固多如方說則似大夫數少反足以應命士數多反不足以應命士不可棄其職而大夫反可棄其職矣其可通乎

故易去之　校曰故當爲則
卽君子者也　釋曰君子息司正告之疑非此賓也
使能不宿戒　釋曰詳鄉飲記又凡飲射燕食之禮不宿戒謂賓非謂衆賓也此經及鄉飲戒宿者惟賓方氏說非
其牲狗也
狗取擇人　釋曰鄉射大射亦皆有擇賢之義故牲亦皆用狗褚公及方氏皆非
尊節

巾冪必布執冪　校曰布　殿本改作有是也
西序之席北上　釋曰鄉飲酒記云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面彼有主人北席則無西序席此有西序席則無主人北席所以然者彼取四面之坐席遵東北故大夫必在主人北此經無是義則遵者多尊東不容當席于賓西而三賓移在西序各從其宜也此記與鄉飲記多同此節以西序之席易主人北席義本昭然疏大致不誤惟賓近於西之說未安張氏惠言之說精矣
薦脯節

𦃇法於人爲縮者　校曰縮者二字當爲橫
故於人爲縮　校曰縮當爲橫
橫祭半胾橫上　校曰阮云橫上浦鏜改作于
上案浦改是
賓俎節
謂首其本　校曰首嚴本作前此誤從他本
前有三　校曰前下脫體字
折之以爲大夫之餘體　校曰折之二字倒爲
字衍
將舉者節

謂若酬一人二人舉　校曰酬字衍舉下脫觶
字
衆賓節　釋曰鄉飲注云餘二人雖爲之洗不敢辭
此疏與彼注違失之
若有諸公節　釋曰記本記經不備蓋禮壞之後儒
者及見逸經者著之雖未必無千慮一失而豈妄庸
之徒所得輕議繼公非聖無法妄訾此文深可惡疾
司射節
獻釋獲者　校曰此下有脫擬補云時亦於西
階西釋弓矢去扑

司射既節
如上經句納射器及比三耦以前司射獨行事
後及司正爲司馬與司射並行事故記人記之
也　校曰及當爲乃言如上經文次則比三耦
前皆司射獨行事後乃司正爲司馬與司射並
行事其實行事節次不爾故記明之
凡侯節
云此所謂獸侯也者　校曰者上脫燕射則張
之五字
云燕射則張之者　校曰此句衍

燕禮至法也　校曰此文當在各以其鄉射之
禮者下脫爛在此內故云燕射則張之也句衍
據記天子燕射記句天子當爲諸侯下記字當
爲既既下有脫擬補用鄉射之法五字或下明
字屬既字讀言據記文諸侯燕射用鄉射法既
明天子燕射自亦用鄉射法也
各以其鄉射之禮者　校曰此下脫詳上條
此節及下節義釋詳經注貫猶中也下
凡畫者節
此獸侯也　校曰也字衍

畿外諸侯者之　校曰者之二字衍

射自節

自楹間者謂射於序也　釋曰堂則物當楣兩楹承楣下言自楹間則是當楣射於序也然凡言楹間者多謂東西節即當棟者亦得稱楹間故又云楹閒中央東西之節也以通其義於序

距隨者物橫畫也始前足至東頭爲距後足來合而南面爲隨　釋曰疏云謂上射下射並足處皆然案前足即履物之左足後足右足也前足至後足來合即上經所謂俯正足及合足也而南面者既俯正足乃正南面來合右足隨至西頭與左合也一東一西是橫畫矣

又是從迹之稱　校曰又字衍迹當爲畫

序則節　釋曰庭中侯道之淺深視堂上物所在之淺深物之淺深定于有室無室繼公說反　此侯道五十弓大射君侯道九十弓天子侯道亦九十弓鄭據經推闡極密白虎通謂天子百二十弓者傳說謁耳陳氏疏證得之

旌節　釋曰言獲者所舉之旌各以主人平日所建之物也

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言各者鄉射或於庠或於謝　釋曰言旌各以其所建之旗物而雜帛爲物則大夫士之所建也記不直云旌以物而言各以其物者統上下言之即寄以鄉射論亦有於庠於謝之異大夫所建之物與士所建之物不必盡同諸侯之士大夫卿亦容有孤卿建旜在內也此經與士喪爲銘各以其物文例同故就彼正義三隅反之吳說非

射於謝於序　校曰阮云陳閩俱無於序二字案二字衍

衆賓節

雖誓　校曰雖疑當爲既

取誘節

謂反位已禮成乃更進取之不相因也　釋曰此即經所謂後者遂取誘射之矢也經云遂者謂既反位即進取之注云不相因者謂不於未反位時取之記云既拾取矢而后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注順記以釋經也反位即反位東面揖之反位此下射反位西面揖也朱文公說千慮一失張氏不從是也

上射乃更向前　校曰上當爲下
大夫降節
請主人大夫降時　校曰主上脫賓字
其耦在司馬之西　校曰西下脫南字
司射節
唯此二事休武主文　釋曰數筭大射以太史爲之又數與書相連喪禮讀書釋筭故爲文獻釋獲者拜受拜送亦爲文故云惟此二事休武主文也繼公何足知注
欲顯出賓主　校曰賓上脫擯字

禮射節
禮射三番不勝　校曰三單疏作二此誤從他本
據內田時也　校曰內當爲向
云非所於禮者云云　校曰各本作云非所於行禮者云阮云要義與諸本同案要義諸本是也皆字句云屬下讀
先向[illegible]宮中試弓習武之射　校曰之射二字衍
獲者節
臑若膞胳觳之折　釋曰記言臑於折脊脅肺下明與臑爲例吳氏之說諸儒固皆知其非注云臑若膞胳觳之折則臑以下皆折非殽體疏似失之
釋獲者節
以言肺謂刌肺不離嫌無祭肺　釋曰凡肺有舉肺有祭肺舉肺離而不絕謂之離肺祭肺刌切之謂之刌肺凡禮皆然亦有以刌肺爲舉肺者此文及公食大夫三牲之肺不離皆有爲爲之是也知此獲者釋獲者脊脅肺是刌肺不離者以祭祀乃祭肺舉肺兩有生人則有舉肺無祭肺此賓主人

大夫皆但有舉肺若獲者釋獲者肺用離肺又有祭則是有舉肺復有祭肺踰於尊者非禮之宜獲者爲祭侯有祭祭肺又不可以離肺爲之故變其舉肺用刌肺與祭肺同使若有祭肺無舉肺者然賓主以嘗禮而有舉肺獲者以祭侯而改用祭肺明其主以侯爲功也釋獲者則因獲者之禮二人班同也然既肺用刌肺則嫌更無祭肺故於脊脅肺下特云皆有祭以明之公食亦嘗禮當用離肺云三牲之肺不離者便賓祭也與此不同此脊脅肺之肺施於獲者不祭不嚌皆有祭之肺爲祭侯

獲者爲侯祭之故有二肺
有切肺與祭肺者　釋曰公食以切肺爲舉肺
更無祭肺疏說似非
亦以舉肺爲祭肺者　校曰亦上脫此字舉當
爲切祭當爲舉
畧賤者之義　釋曰言此與公食物同而義異
故下引有司徹有切肺無舉肺畧賤之事爲證
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　釋曰言可因樂賢之志而
歌騶虞亦可依賓射之常而歌采蘋也諸說皆非
大夫後出　釋曰注說此義至精如繼公說則是大

夫自尊矣不亦誣乎
中十尺
亡則以緇　校曰緇各本作縉阮云要義作緇
案單疏亦作緇
故周禮鄭云　校曰鄭下脫注字
侯道節
與步相應而云弓者　校曰而字衍
倍躬節
云兩旁謂之个　校曰云下脫居字
箭籌八十　釋曰注謂畧以十耦爲正是也十耦不
必皆中不豫料其不中也其或多寡則各以時定之
國以多德行道藝爲榮何常數之有乎繼公說謬
君國中節
注國中至無以　校曰國中或作中國阮云陳
閩監本俱作國中案單疏作國中
於郊節
歧蹄　校曰歧嚴本作岐此誤

禮經校釋卷六終　同邑王大綸校字

禮經校釋卷七

吳縣曹元弼學

燕禮第六

鄭目錄及注不及大射前之燕禮者大射别爲一禮重在射故不及之下記若以樂納賓注謂燕勤王事大夫勤王事卽勳勞之最大者方氏别出有大勳勞一節非也燕勤王事大夫及庭奏肆夏燕聘賓入大門奏肆夏郊特牲與此記劃然分明足見制禮之精一無所苟吳氏不知禮例而駁疏非也吳說與其論士相見禮贄飾同失斷不可信

聘使之勞兼　校曰兼字當在聘上

燕禮

與者　校曰句首疏無戒字朱文公所據本有戒字文公說較長似有者是

膳宰節

具其官之所饌　校曰疏無其字

樂人節

縣鍾磬也　校曰阮云磬徐本作罄案嚴本作磬

案下僕人相大師則諸侯無眡瞭　釋曰諸侯亦有眡瞭但此禮及大射相工則使小臣若僕人重其禮也相者旣授瑟降至相祭則又升經不言升省文非異人也鄉飲鄉射燕禮大射相工升坐相祭遷樂皆一人終始其事禮之通例胡氏匡衷謂相祭眡瞭爲之非也

大夫判縣至故云鍾磬　釋曰似謂此縣從大夫制者

案下至而已　釋曰此經下文並無磬鄉飲則有之此疏弼或疑焉

設洗節　釋曰洗罍詳士冠禮正義天子諸侯飾洗以金銀非爲觀美也盡之於禮而已盛水之罍旣與

盛酒之罍名同則制亦同鄭蓋據漢禮器制度及古禮圖而知故言之質也繼公無稽之言盛氏從之何耶

故别釋之也　校曰釋當爲設

此不可言南肆　校曰可當爲同

司宮節

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　釋曰曾子問云小宰升舉幣則諸侯有小宰而注云然者謂天子曰小宰諸侯兼稱司宮其職固小宰之職有聽酒人成要之事故使設尊也此經及大射公

食皆云司宮大射又有司宮士竊謂諸文所稱司宮除設尊設賓席外皆指司宮士司宮士即宮人之等屬於小宰者故公食記司宮具几注司宮大宰之屬掌宮廟者也(小宰太宰之貳屬於太宰即屬於小宰矣)疏以宮人當之不據小宰則經司宮指司宮士此司宮旣指司宮士則燕射所言司宮亦當多指司宮士(注特於公食明之耳)大射獨於奉豐言司宮士者舉一隅耳奉豐之事不卑於埽物執燭奉豐使司宮士則埽物執燭之司宮亦皆司宮士周禮宮人掌埽除執燭正與此司宮埽物執燭同明此司宮即司宮士宮人也其正指司宮者惟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及司宮筵賓於戶西二事皆禮之重者公食禮宰夫設筵小宰與宰夫聯職燕禮宰夫爲主人故小宰筵賓筵賓必使尊官者尊賓容燕四方之客不改其禮也(公食宰夫設筵司宮士具之此司宮設筵亦當其士具之)其獻卿時司宮兼卷重席司宮亦司宮士以卿非賓比也(此禮羞賓者即羞膳者而羞卿者則使小膳宰是其例也)司宮下大夫爲之位在門右北面其士則在北堂下大射注云司宮位在北堂下據其士言也後人不知司宮與司宮士之分而妄議之過矣

此等皆據酌者　校曰據下有脫下句設尊之人及五字當在此

若據設尊之人及尊面而言　校曰設尊之人及五字當移上句此等皆據四字下

云冪夏絺冬錫　校曰此誤注作冪用綌若錫

不可在方壺瓦大之閒　釋曰謂二者酒與玄酒之閒也

司宮筵賓節

燕私禮臣屈也　釋曰燕以示慈惠即夙夜在公載燕亦主歡而殺敬大射主敬故尊賓有加禮一有加席一無加席爲此也方說非

射人告具

射人主此禮以其或射也　釋曰周禮射人云相孤卿大夫之法儀因祭祀有贊射牲之禮故遂相之此無射事而射人主其禮者以燕後或射故也若公食不射者則固贊者告具矣吳說殊固

小臣節

凡禮卑者先即事尊者後也　釋曰燕禮主歡有以下道上之義故先設賓席大射主敬有自上治下之義故先設公席至公先升即位則固不易之

道二禮所同不得以彼決此經發首一言小臣戒與者一言君有命戒射事同而文異聖人之情見乎辭矣朱文公猶未達注義盛氏自爲說更非經意

小臣納卿節

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　釋曰周禮小臣上士四人士喪禮云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則諸侯小臣亦四人大射有小臣正小臣師又有小臣師從者蓋正與師各一人從者二人也此經小臣卽小臣正小臣師乃正

之佐鄭云師長也者師亦有長義對正言則師爲佐不對正言則師亦爲長長於從者此經小臣雖是小臣正而經無正文故得以師爲長明正與師二人皆小臣之長也小臣當天子大僕大僕二人皆下大夫則小臣之長亦宜二人天子小臣上士四人諸侯小臣之長當中士二人其從者或下士二人也云小臣之長一人者此順經小臣師一人爲訓謂經所云小臣師一人者小臣之長之一人非謂小臣之長止一人也云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者謂小臣之職猶天子大僕之職非謂獨小臣之長一人當大僕也大僕二人自當以正與師二人當之上小臣之長一人句當上連師眾也讀不當下連此二句讀小臣節一人與上小臣皆當大僕此禮正服位之事上小臣已足共之故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大射小臣正與師同在上正服位故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此小臣師卽大射之小臣師後人讀注勿以辭害意

大射及下文云　校曰及字衍

射人請賓

其次爲射正　校曰阮云毛本爲下有小字案

毛本是又案此句與下句倒當云其次爲司射又其次爲小射正

大辨尊卑　校曰大下脫射字

射人命賓節

命賓者東面南顧　釋曰命賓賓卽少進辭射人卽北面反命吳氏從繼公謂命賓當南面則是于君之位罪孰大焉吳氏好生異說以岐經義學者當以爲深戒

公揖節

公將及升堂　校曰及似當爲反

小臣自節

謂庶羞　釋曰記云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則薦與羞一人注順經羞字而言庶羞舉羞以包薦也下經云士薦脯醢記云羞膳者士也疏云君之脯醢庶羞同使士尊官爲之則羞字兼薦言而注以羞包薦甚明盛說與經記皆背

乃命節

羞膳者從而東　釋曰經但云執冪者升則羞膳者不同升明矣吳說謬

膳宰節

於卑者彌略也　釋曰射人掌禮事之臣小臣近臣膳宰主膳羞之臣賓最尊射人請之執冪羞膳者卑射人不請而小臣請之略也羞於諸公卿者更卑小臣不請而膳宰請之彌略也隆殺各從其宜經文自明

賓升節

主人宰夫也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　釋曰燕義明云使宰夫爲獻主故注據之彼注云宰夫主膳食之官卽此注所謂掌獻飲食也彼注又云天子膳宰爲主人據周禮膳夫職云王燕飲酒則爲獻主也蓋燕禮大夫爲賓士爲主人諸侯宰夫當天子膳夫皆上士也故周禮天子禮則云膳夫爲獻主燕義諸侯禮則云宰夫爲獻主差次正當然也然皆燕羣臣禮若與族燕則文王世子云膳宰爲主人諸侯亦用膳宰禮又殺矣春秋之世官失禮壞宰夫膳宰往往不分誠有如胡氏所云者然春秋傳因時人之語不免譌而記禮者則不當譌卽檀弓記春秋時事容有傳聞之譌而燕義專說經文則決無譌注以記解經確不可易胡氏以天子禮決諸侯以族燕禮決燕羣臣皆

非也鄭司農注膳夫職引燕義使宰夫爲獻主者取臣莫敢與君抗禮之義且明諸侯之宰夫當天子之膳夫耳大祝注宰夫授祭宰字之誤當爲膳非誤合二職爲一也　燕義釋文云使宰夫本亦作使膳夫此別本涉注膳宰而譌鄭司農注周禮鄭君注此經引皆作宰夫則古本無作膳夫明矣

其位在洗北西面　釋曰西方士位也洗北主人位也公揖卿大夫升就席時主人卽當卽位于洗北矣經不言者以下胥薦主人于洗北見之也此經云主人注舉主人位釋之義至明確盛氏從繼

公非也
膳宰薦節
鄉飲酒記曰賓俎脊脅肩肺　釋曰賓俎用肩君用脅猶先獻賓後獻公之義繼公說謬
賓坐節　坐絕祭　釋曰鄉飲明言弗繚繼公乃謂無繚祭蔑經甚矣弗繚非不繚也盛說亦未然
主人降節
上文主人洗觚獻賓　校曰賓下脫後字
賓坐取觚節
篚下篚南　釋曰篚在洗西向云洗南此云篚下則向奠觚在篚東南矣

主人坐祭節
未薦者臣也　釋曰下酬賓畢云主人降復位主人之位即洗北此時言復位則前此已有定位可薦受賓酢時不即薦於其位者以主人臣也臣代君獻不得依正主禮又臣在君所薦宜從次故此時未薦獻大夫後乃薦之也
主人坐祭不啐酒　校曰啐單疏作卒
唯有啐酒之事　校曰唯似當爲亦
不拜酒節
拜酒主人爲告旨　校曰人字衍
主人告酒美　校曰告字當在主人上　殿本主上增向字
遂卒爵節
不以酒惡謝賓　校曰嚴本無惡字
公拜受爵節　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　釋曰士即上羞膳者記曰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記注云膳宰卑於士案膳宰當天子膳夫膳夫之長上士膳宰之長當中士而云卑於士者蓋膳宰有常官君之近臣掌飲食職褻羞膳者無常官臨時命之宜以上士

職掌較尊者故云膳宰卑於士謂卑於此羞膳之士非卑於上中下三等士也下文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二人執冪二人注天子射人司士皆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射人司士既上士則執冪亦上士經舉執冪以包羞膳明羞膳者亦上士下獻庶子後獻左右正注謂庶子與膳宰樂正聯事獻庶子與左右正則獻膳宰可知獻羞膳者於獻士時獻膳宰於獻庶子後此膳宰卑於士之明義也胡說非方氏以膳宰即主人更謬果爾何以變主人稱膳宰乎鄉飲鄉射薦設豈主人乎

是以下云主人受公酢　校曰云當爲文

大射主人受公酢者　校曰者上脫酌散二字

公祭節　不拜酒　釋曰經正言不拜酒則固啐酒矣

主人節　釋曰此堂上無盛爵之篚鄉飲鄉射正主皆取爵於上篚吳說非

主人坐祭遂飲節

辭者辭其代君行酒不立飲也　釋曰賓酢主人主人坐飲不辭者非代君行惠也且此時主人未獻公公立飲之禮未著無由援以爲例盛說非

主人酌膳節

拜者拜其酌己　釋曰鄉飲鄉射于主人奠爵時辭其復親酌己以致謙此于主人酌時拜其酌己以成命不於授爵時拜者既拜受不當復拜也不於主人至筵前時拜者示有加於拜受之常禮也主人未與己已拜者明君惠在己急趨之也既拜酌不更拜受則拜酌卽拜受特異其節以致敬耳吳說非

受爵節　釋曰主人不奠者行君惠不崇曲敬

主人降節　復位　釋曰位洗北也下云胥薦主人于洗北如因薦而易位則當如獻士之例云主人既薦立于洗北矣繼公說非

賓不立於序內位彌尊也　釋曰注極精如繼公謂恐重煩君則不降而立序內可也乃又爲之說曰禮以變爲敬豈有序內非敬筵西反爲敬乎凡所謂變者皆隆殺相等者也此隆殺不同則不得以變言矣

小臣節

命長使選卿大夫之中長幼可使者　釋曰下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注長者尊先而卑後則此長

幼卽謂尊卑也蓋既謂尊者爲長卽得謂卑者爲幼故孟子曰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章句以小大釋之魯頌無小無大箋云臣無尊卑是以尊卑爲長幼也後人以爲年之長幼失古義矣云使選於卿大夫之中長幼可使者謂選於卿大夫之中尊卑合供媵觶之事者則下大夫之長二人是也卿則尊士則卑矣後人多失注意

小臣作節　釋曰二人下大夫之長於長幼可使者也公命長直使二人不請一人與二人與者媵爵勸君非君所舉故直承公命依常法命二人不必再請

也
媵爵者立節　交于楹北　釋曰張氏褚氏江氏申
注駁繼公至精張解注往來以右爲上尤善吳說非
已在諸家所駁中不再辨
媵爵者皆節
故執觶待於洗南　校曰故當爲猶
小臣請致者
優君也　釋曰大射注不必君命卽此注優君之
義鄭每言優尊者優者任其意不敢必之辭也吳
說非

是以不敢必君舉也　校曰是也二字衍
若君命節
云序進進　校曰下進字衍
西向而陳　校曰西當爲東
與反者而交　校曰而衍字
公坐節　公命小臣辭　釋曰小臣從公至西階下
北面得公命乃西面辭賓
初受獻　校曰獻當爲酬
成與不成　校曰不當爲未
至於酬酒　校曰於酬酒三字或當爲公卒觶

堂上拜稽首　校曰拜上脫再字
公坐奠觶節
下不輒拜禮殺也　釋曰前下拜升成拜臣禮已
明故此下不輒拜禮殺不稽君也
此賓拜于君之左　釋曰君西面拜賓拜于其西
南是於左
上云公酬賓于西階上　校曰云上脫注字
公坐至觶洗　賓進受虛爵　釋曰賓在公西南故
進就公受爵他受酬不言進此言進尊君也
於尊者言更自敵以下言易　釋曰此先王之法

言所以辨上下別同異賈疏分別甚精不然何以
同一受公爵易他爵而主人自酢云更賓受酬云
易乎此賈疏證據最明確者也篇中更易互見不
一而足苟無說以處此則經辭雜矣律以他篇文
例亦未有如此參錯者蓋更與易字義略同而經
用此二字爲對文則有別後人知之者鮮矣
今賓爵自酌者　校曰爵字衍
賓尊　校曰尊當爲卑
若不言易者　校曰若似當爲又
亦以爲爵　校曰　殿本作易以他爵是也

射人作大夫節

長者尊先而卑後 釋曰尊先卑後則受賓酬者爲最長者自明矣每者輒作以至於徧

賓大夫節

注賓在至之位 校曰在毛本作左單疏作在

賓坐祭節

此對酢之時 校曰酢上脫獻字

司宮節 釋曰司宮司宮士也卿禮殺於賓言兼卷則每卿異席也 釋曰謂兼爲此三人卷重席乃取出設之言兼卷則每一人一卷可知繼

公以兼卷爲兩席同卷則經直云卷重席義自明矣何必言兼乎 大射兼卷重席謂兼爲此三人更卷位後之重席而設之位後之席固已卷矣必更卷之者備不整理也先兼卷三人席每獻一人畢布之兼卷與主人洗升節同

重席重蒲筵緇布純也 釋曰重席一種席重累設之加席則以別種席加於此席之上經文重席加席截然不同至一重再重之言則重席加席皆得稱吳氏不審文例妄爲韋合非也

與公食大夫席及賓 校曰當爲與大射席公及賓

故鄭彼云 校曰彼下脫注字

卿升節

皆是異席而辭之 釋曰此與上節疏違未喻其故疑有譌也

乃薦節

不酢辟君也 釋曰亦辟賓不言者舉辟君爲重耳

卿無俎者燕主於羞 釋曰燕主歡重在薦羞故卿可無俎吳氏創爲燕賓有專屬大射賓無專屬

之說則於無事而燕者不可通因云無專屬者則以大射之禮通之不知此經所包燕事有四而大射前之燕不與焉經明以燕與大射分爲二禮而吳氏合之可乎下記別出勤王事大夫及聘賓之燕則經文固以無事而燕爲主吳說不明與經背乎

此云卿薦脯醢 校曰云當作爲

射人節

諸公者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 釋曰周公制禮兼存二代見於十七篇者多

矣三監之義不可易也盛氏謂對公言故稱諸公然鄉飲亦云諸公大夫何所對乎喪服斬衰章君條外別出公士大夫之衆臣喪服多公大夫相提並論此條又別乎天子諸侯而言而經直稱公不稱諸公傳曰公卿大夫與他經傳以君卿爲公卿者不嫌同辭則盛說非也如其說則經何不直稱孤使無嫌乎蓋孤與監二者皆得稱公言諸公則足以該也

彼是殷法同之　校曰同　殿本作用

席于節

席孤北面爲其大尊屈之也　釋曰此亦明嫌之義屈孤以尊君近君以親孤禮意之精如此繼公爲不與卿序之說可謂舍其本而求其末者

小臣又請節、　釋曰公前尚有一觶已請媵爵者以公又行一觶則二觶盡用燕禮之盛不欲使公前無觶故於公爲卿舉旅前請媵爵也至獻大夫後則禮殺矣故賓媵觶不在爲大夫舉旅之前而在其後也

請致節

命長致者公或時未能舉自優暇也　釋曰此經及大射皆初媵爵公命皆致再媵爵命長致則初致二爵後致一爵禮之定法蓋君當舉三爵三爵之閒薦南當常有觶故始致二爵公酬賓後將酬卿則又致一爵禮之節文所謂適當其可而不可易也言若者設爲不定之辭以優公初言若似不敢必君之旨命繼言若似君可任意但命一人所以明政教由尊者出上好禮則民易使於此見之也繼公及吳氏乃謂經言若者明初致一則再致二初致二則再致一不知初致二再致一禮之定法經有明文注所謂或未能舉自優暇者制禮者設文之意賈疏釋之甚精淺人借經一字背經全

文而經意遂不可知孟子所謂以文害辭以辭害志者其此之謂乎　注謂公或時未能全舉四觶自優暇故但命長是制禮者優君之意其實脫屨升坐前本止行三爵其爲士舉旅之觶當俟賓媵之也

似言皆致　校曰似下　殿本增當字

公又行節

若賓若長則賓禮殺矣　釋曰經四舉旅皆由尊及卑賓爲當日專尊則四旅皆當自酬賓始今云若賓若長不專于賓者賓禮殺也後人說皆不審

禮例之言如其說則爲大夫舉旅當自大夫始爲士舉旅當自士始矣而皆不然明旅酬由尊達卑也由尊達卑而不專自賓始者禮殺不純行賓禮也

胥薦節　釋曰上云大夫降復位大夫復位主人亦復位矣胥薦當以主人復位爲節吳說非　洗北主人位也既爲主人卽位于此宰夫不於此時始爲主人則不於此時始位洗北立主以對賓主位當以賓爲例不當以卿大夫士爲例且卿大夫易位有升降之文士易位有既獻立于西方之文如主人於此時易位何以但云薦主人于洗北不云主人既薦立于洗北乎繼公謬

謂升特牲體於俎　釋曰特字衍

辯獻大夫節　繼賓以西　釋曰此與鄉射衆賓之席繼而西不同彼謂衆賓自相繼而西不與賓序賓尊衆賓卑也此云繼賓以西與賓序賓卑大夫與同爵也盛說非

小臣節

工四人者燕禮輒從大夫制也　釋曰鄭據鄉飲大射明文知之又參用左氏羽數之義不用公羊

說吳說不足論

天子大僕二人也小臣四人　釋曰此小臣納工四人兼上戒與者之小臣在東堂下之小臣師在內正合周禮小臣四人之數注引周禮者以此小臣相工大射用僕人故引之明同官共職也疏解注本不誤盛氏讀之自不審耳

是以別周禮同官人多得相參之意　校曰別當爲引同上似脫明字

卒歌節　主人洗升　釋曰爲之洗者辟正主也燕禮每舉爵無不洗繼公說無理　主人西階上拜送爵　釋曰鄉飲鄉射自介衆賓以下主人皆拜送爵于其右獨於工拜送於阼階上者以工坐在西階東也於笙則西階上拜送矣此君在阼故主人獻工亦拜於西階上方說誤

是以不得言節之　校曰之當爲也

工與左瑟　校曰與單疏作興案興上脫不字

薦脯醢

輒薦之變於大夫也　釋曰言此工禮變于大夫者大夫與卿序故偏獻乃薦以降于卿工不與大夫序則爲一禮每獻輒薦是變于大夫者無嫌加

于大夫也工輒薦承大夫薦禮後故注辨之盛說殊誤

公又節　釋曰大夫皆升卽作樂樂之故未爲大夫舉旅而先作樂卒歌則樂一成公意殷勤又不欲遲久不舉大夫之旅故未笙奏而卽舉旅爵樂代作情文備至學者卽其文思其義如見古君臣相悅歡欣和樂之情焉至獻工必與工歌相連獻笙必在笙奏之後禮之通例非有意與大夫之旅相閒也方說未得禮意　公所舉觶無不自飲經云如初則儀悉與酬賓同言賜者設文以尊君耳方說亦非公若不能勝則小臣當告賸爵者而少酌之道飲之禮不可廢也

故笙之閒至射　校曰笙之閒三字涉上而衍射下脫畢字

笙入節

鄉飲酒惟有一磬縣而已不得言縣中而云磬南　釋曰磬編縣之一磬亦得言縣中鄉射禮曰笙入立于縣中疏似失之

欲見此雖軒縣二句　釋曰言雖三面縣笙立處則當北一面縣之南也

衆笙節

於階下　校曰下字句於字上似當重降者二字

樂正節

言由楹內者以其立於堂廉也　釋曰樂正立于堂廉如由楹外則當先東行直公所乃北行以東有工席不得徑東行當先北行既先北行則直至當東楹北之處乃折而東行爲便故由楹內凡升堂至公所者多由楹內特於此著之者明其不宜由楹外也

復位位在東縣之北　釋曰東縣之北大樂正位

也下左右正注云小樂正立于西縣之北大樂正立于東縣之北必本舊圖及先師說斷非以經左右正之文臆定之也此篇及大射言小樂正不言大樂正則單言樂正者卽大樂正也上注云樂正于天子樂師也大射注云小樂正于天子樂師也則大樂正小樂正皆當天子樂師天子有大司樂樂師諸侯五大夫無大司樂但有大樂正小樂正當樂師職降樂師一等以上士爲之故位皆在下樂師四人樂正半之一大樂正一小樂正適二人也樂師掌樂成告備此禮樂正告備明大樂正亦

當樂師不當大司樂其大司樂所當共之事則亦
大樂正兼之故大射小樂正從工升降而命奏貍
首則大樂正爲之當大司樂王射令奏騶虞之節
也胡氏匡衷據此遂謂大樂正當大司樂然天子
大司樂中大夫諸侯降一等當下大夫此禮及大
射大夫位在上士位在下如當大司樂則在賓西
之位何得在堂下命大師乎樂正二人主東西縣
遞換監工此樂成告備工仍在西階大樂正復位
于東縣北以西縣北固有小樂正在近工也大射
卒管大師等遷于東坫之東南小樂正仍在西縣

之北以東縣北固有大樂正在莅工也鄉飲鄉射
無東西縣樂正止一人則惟監工而已故其位恆
在西階東射則隨工遷於東坫南三者義各有當
不可混鄉飲鄉射樂正是公臣來助大夫樂賓者不得以大小論　樂正監工
兩樂正有一人近工可矣此樂正告公降自西階
復位于東方　文王世子正義以大樂正當大司
樂胡氏所本與此經不合不如賈氏之精確
至席工於西階上少東東面時　校曰當爲至
大師等降立於鼓北東面時
射人自節

故主人獻君而受酬　校曰酬　殿本作酢
卽舉之爲賓　釋曰爲賓舉旅也
司正節　君曰以我安　釋曰言爲我安於此盡一
日之歡語意殷勤婉篤似不敢必其安而請之者亦
似惟恐其不安而強之者卿大夫則聞命踧踖對曰
諾敢不安古之君臣懇誠相待如此是以鹿鳴序云
燕羣臣嘉賓也忠臣嘉賓能盡其心矣忠臣嘉賓盡
其心則社稷安而民人和矣故魯頌曰夙夜在公在
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箋云君
臣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則可以遺子孫

也學者當以詩情禮意合體味之吳氏讀以我安卿
大夫爲句神理全失下云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
皆興對曰諾敢不醉文與此同足以明之矣盛氏轉
以爲與亦非所引之詩非其類也
司正降節
先西面也　校曰面字衍詳鄉射
必從觶西爲君之在東也　釋曰此義至精天威
咫尺敢以其稍遠而慢之乎此不獨爲右還言之
并合下左還釋之盛說偏吳說亦淺
自嚴正愼其位　校曰阮云嚴鍾無愼字案愼字

續修四庫全書

嚴本有
升自節
膳宰降自阼階以賓親徹若君親徹然　釋曰鄉
飲酒賓取俎授司正主人取俎授弟子賓從司正
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今賓親徹俎以降而君
命膳宰徹俎不降君尊賢之意若有未盡故使膳
宰降自阼階以偶賓如君亦親徹者然義與使宰
夫爲獻主同君之義也君不降以尊君使膳宰降
自阼階以尊賓君臣之分賓主之情於是交盡後
人知其一不知其二　鄉飲主人俎亦降自西階

從賓也以徹俎由賓意也此君俎降自阼階偶賓
也以徹俎由公命也
賓反入節
　則君說屨之在堂上　校曰說屨二字當倒
羞庶羞
謂膎肝膋狗胾醢也　釋曰經言庶羞對鄉飲止
羞胾醢而言知有肝膋者義蓋有所受之肝膋在
八珍中珍羞散文亦通也庶羞不踰牲此牲用狗
羞用至肝膋止矣若魚鼈之類降于牲者自得用
之注特言其不可過者大射注云或有炮鼈膾鯉

雉兔鶉鴽義可互證
　必可有此物而已　校曰必似當爲亦
大夫節
燕乃祭薦不敢於盛成禮也　釋曰注義極確如
繼公說則是爲飲食起非敬禮如敬說又何以不
於升席樂未作時祭之乎
司正節
司正退立西序端　釋曰鄉飲酒立司正後無獻
禮故唯監旅酬此立司正後有獻士之禮則併當
監獻蓋既有司正則凡飲者無不監之也褚說精

矣
士坐祭節
亦升受爵不拜　釋曰經言不拜不言不升則升
明矣不升堂者惟笙禮然耳笙師天子中士諸侯
下士爲之亦士也而不升者當既笙奏而受獻則
不升以事德獻非正獻故降其禮吳說謬
乃薦節　釋曰司正小射正射人一人大射正若射
則大射正爲司射司正爲司馬如鄉射之禮方說非
主人就節
不洗者以其賤略之也　釋曰獻庶子後則獻左

右正則洗此獻士後別獻士旅食則不洗以未得正祿賤故畧之上文卿大夫士士旅食各異位則獻旅食禮固更端矣旅食別有尊故就之繼公方氏皆非

若射節

納射器而張侯　釋曰經云若射謂燕禮或射或否射則於此時行之如鄉射也君命射當在未燕之先有司張侯具弓矢以俟至此乃請射納射器而繫侯左下綱一如鄉射決非於此始發命使有司倉皇失措也注張侯正謂繫左下綱非張全侯張全侯在燕前則縣時亦當預避射位矣繼公說非

自君射至龍旜　釋曰鄭但取朱羽糅以上下二節止連引總見君禮之異於大夫士者耳繼公說非

故故大射初　校曰下故衍字

賓坐祭節

若士射則司正不為司馬　校曰士當為大

明上反位者　校曰上似當為下

公坐節

至此又言興者明公崇禮不倦也　釋曰公崇禮之意在興不在坐以上下禮意參之可知方說不然

有執爵者

後士有盥升主酌授之者　校曰後當為故

司正節

惠均於室　校曰室當為堂

卒主人洗節

左右正為樂正至陪于工後　釋曰小樂正立西縣北大樂正立東縣北注據舊圖及先師說無可疑也燕禮大射皆大小樂正俱有二禮但言樂正者皆大樂正燕尚樂大樂正監工告備故不見小樂正有大樂正則有小樂正可知二正分處東西故曰左右正且二正之分處左右不獨燕射然也諸侯無故不徹縣日舉必以樂則二正夙夜在公常列左右所以養君之性情而為之拾遺補過者也以其在庭左右有常職故謂之左右正以其為朝夕侍從之臣故獻于阼階上獻二正乃獻鍾人磬人等又獻膳宰以及僕人末乃獻內小臣此禮獻于阼階者皆親臣世子所親者庶子之官掌修

德學道君所親者樂正之官掌樂德樂語四術四
教所親罔非正人是以德成而政立也若鄉飲鄉
射樂正以公臣來助禮事故尊之同於賓黨與立
者齒與此不同不得相決　小臣正不得獻于小
臣師之後其獻已包于獻士中胡氏以當此左右
正失之

統於樂正　校曰樂正二字譌當爲堂上

受賜爵者節

不敢先虛爵明此勸惠從尊者來也　釋曰公既
荅拜乃飲與受賜爵者反席同節受賜爵者必待

公卒爵乃飲明惠從君來曲禮曰長者舉未釂少
者不敢飲與此禮意同士相見禮君卒爵然後授
虛爵先君卒爵者朝夕侍飲禮輕若道君也禮有
嘗食無嘗飲繼公說非

唯卒爵者興　校曰卒下脫受字

執膳爵者節

宴歡在於飲酒成其意　釋曰此與鄉射反奠子
賓與大夫同意成公崇禮不倦之意也膳爵不以
酬故公卒飲卽反奠之

士不節

命徹冪者公意殷勤必盡酒也　釋曰欲羣臣盡
此酒惠之至也繼公謂與臣下同此酒則非矣專
惠君之禮也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　釋曰此因
徹冪而拜非拜燕也如拜燕則宜於燕畢拜此禮

公有辭無命成拜方說非

不言賓賓彌臣也　釋曰注義精矣繼公謂文省

是蔑禮意也

遂升節

是大夫飲訖爵止也　校曰飲訖當爲降而

宵則節　釋曰庶子疑庶子之吏非庶子正司宮司
宮士

燭燋也　釋曰燭燋對文異散則通凡燭在地爲
燎執之曰燭時久則在地庭曰庭燎門曰門燎暫
則執之門庭皆曰大燭然實一物故詩傳曰庭燎
大燭也庭燎可通稱大燭則門燎亦可稱大燭故
周禮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注墳大也
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案經云墳燭是
燭注亦順經文云大燭而乃云樹於門外樹則又
是燎則墳燭卽門燎知非庭大燭者庭既設燎則

無庸更使人執大燭庭用燎則門亦用燎故知樹於門外經互文見義注達其意樹於門外曰大燭猶云樹於門外曰門燎耳吳氏未知古人立言之意而妄議之過矣

賓所執脯以賜鍾　于門內霤　釋曰賓至門內霤向鍾人鍾人就賓所　乃賜之不於縣閒賜之者近君嫌自尊君所惟君言賜餘則可獻不可賜也諸說皆非

曰寡君節

客使者上介　校曰者衍字

對曰節

私謂獨有恩厚也　釋曰後人以私爲私屬然周公時天子當陽諸侯用命無私相屬之事當從注

記燕朝服節

謂冠玄端緇帶素韠白屨也　釋曰此據士冠言朝服正文參以皮弁服素積白屨之制裳韠屨同色禮之通例也特牲記朝服緇韠者變於大夫臣有爲爲之非常例吳氏反執彼難此誤矣此朝服兼君臣言君飾帶朱綠大夫玄華君屨又用舃三隅反之可耳

享于節

故注云大夫之事也　釋曰謂大夫以上之禮享於門外也

若與節

又無入廟之事　校曰又下有脫擬補迎賓前卿大夫士具於廟門外十二字

賓爲節

是諸公如鄉禮　校曰鄉當爲卿言諸公如卿不嚌啐也

故小臣引之即入　校曰故衍字

無膳節

應以爲酢君　校曰應容因之誤

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　釋曰不以所與燕者爲賓尙歡殺敬也與卿燕不以他卿爲賓者爲疑也故大夫爲賓與大夫燕則自取其同列無所嫌故亦大夫爲賓繼公說謬　此事爲燕己臣言明嫌之義惟施於己臣若聘賓則雖卿爲賓何嫌乎如與本國公卿禮食則當視公食大夫禮而殺焉公不親設醯醬之等也繼公吳氏方氏皆非

羞膳節

膳宰卑於士　釋曰經云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此記士卽經之士注膳宰卽經膳宰非小膳宰羞膳者與執冪者皆無常職故小臣請所命之經舉命執冪者以該羞膳者省文也膳宰則有常職羞膳者獻次執冪膳宰獻次樂正之屬經雖未言以例求之可知羞膳者上士膳宰中士故注云膳宰卑於士詳前

羞卿者小膳宰也　釋曰別乎經設公俎之膳宰而言

若以節

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也　釋曰經始陳燕己臣之禮末乃云公與客燕記亦於末始言若與四方之賓燕言若則上非燕四方之賓明矣既非燕四方賓又與經平常燕臣法不同故知是燕勤王事大夫特奏肆夏以隆其禮也上記云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不以所與燕者爲賓而於納賓奏此樂者賈疏謂此言賓及庭奏肆夏非尋常大夫爲賓謂若賓爲苟敬四方賓之類特奏肆夏案賈說必有所受蓋王事之勞非他功伐可比若將親獻以寵異之賓不敢當而辭乃席之于苟敬之位而別命大夫爲賓於納賓奏此樂明此燕專爲勤王事者而設故特盛其禮尊賓正以尊所與燕者也盛說非（所與燕者在苟敬之位則諸公當繼之而西東上）繼公謂用樂在君所欲尤無理盛氏論肆夏全誤金氏鶚亦然夫肆夏一篇納賓所奏也天子諸侯饗燕皆用之肆夏之三升歌所奏也惟天子享元侯用之詳鄉飲

是仲尼之文　校曰之上脫燕居二字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　釋曰此經著歌詩之例歌三篇者並舉三篇歌一篇者則舉一篇此鹿

鳴新宮但著一篇則亦歌一篇而已大射云乃歌鹿鳴三終與歌騶虞采蘋五終一例鄭注謂不歌四牡皇皇者華深合經例蓋納賓奏肆夏者升歌但歌鹿鳴不歌四牡皇皇者華易笙奏南陔三詩爲下管新宮大射與此記正可相證而明不然何以鄉飲及此經不歌肆夏者皆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記及大射奏肆夏者一云升歌鹿鳴一云歌鹿鳴三終乎大射言三終又言五終五終非歌五篇則三終亦非歌三篇彼鹿鳴三終非鹿鳴之三則此鹿鳴亦必非鹿鳴之三也但大射畧于樂故下管後無事燕志

在樂故又有合樂舞勺爲異耳四牡言王事靡盬皇皇者華言每懷靡及正與王事之勞相應而不用者此前已奏肆夏後又舞勺昭德象功莫此爲盛故可畧其細也鄭於此無注以互見于大射也大射注云主於講道畧於勞苦與諮事者釋經之義論經例則始奏肆夏者後工歌不備三詩隆殺之宜也繼公及江氏筠非　凡始奏肆夏者升歌止鹿鳴而笙則管新宮管新宮則不閒遂合樂

新宮小雅逸篇也管之入三成謂三終也　釋曰正歌有歌笙閒合四節歌第一節笙第二節閒第三節合第四節歌工爲之在上笙笙爲之在下禮盛者則以管代笙而無閒歌亦笙爲之在下而歌者先降擊鏄與應鼓令奏工笙先後並爲得兼閒歌之節故無閒歌止三節此經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歌鄉樂是也大射管新宮後不合樂者畧於樂也大射歌鹿鳴三終獻工後云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乃管新宮三終工降乃管者周禮大師職云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鏄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經意謂大師當大祭祀

帥瞽與之登歌先擊拊以令奏下管播樂器時則擊鏄以令奏小師佐大師登歌亦擊拊下管時則擊應鼓是大師小師有事于下管時非下管即大師小師爲之故先鄭注大師云下管吹管者在堂下鄭注大射云管謂吹簜以播新宮之樂笙從工而入義正合一惟下管非大師少師爲之故簜在建鼓之閒與笙入之位相當而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惟大師少師有事于下管故必大師少師降乃管卒管大師少師乃遷于東坫東而祭統云下而管象也既大師少師有事於下管則笙就於工故大射畧笙入不言且不獻笙亦猶磬人鼓人之不特獻故鄭注云既管不獻畧下樂也明有爲上樂者在則下樂畧之不獻也注又云立于東縣之中簜在建鼓之閒當笙入階閒之位而笙立東縣中者明階閒其本位以豫辟射位而在此此燕禮無射則笙入立于縣中正在階閒與設簜處相當後人不以周官大師職與大射細心合勘而謂管即大師爲之將先儒讀大射經者無計及此者乎誠以望文生義不合經恉也經例歌笙管閒合必皆舉其詩此經云下管新宮笙入三成則笙入三成爲申說下管管笙一事管即笙者管之明矣如繼公及江氏說必改笙入

三成爲笙奏南陔而後可笙入下管猶鄉飲云笙入堂下耳

與笙奏全别　校曰與當爲其

遂合鄉樂

言遂者不閒也　釋曰上經遂歌鄉樂遂承乃閒之乃言此記上無乃文而云遂明其閒闕非立文之法當然也覩遂字則此樂無四節而笙與管爲一節明矣

若舞則勺　釋曰勺爲酌篇先儒無異辭凡舞皆頌也盛說不可解

疏說酌義頁是詳詩箋釋例

凡栗階節

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　釋曰後人或謂不得超越而過故曰不過二等案一階一尺本不可超越超越將顚躓記不必禁之當依注

凡公節

旅行者　校曰旅行二字似衍

凡薦節

謂於卿大夫以下也上特言羞卿者小膳宰者欲絶於賓羞賓者亦士　釋曰記言凡者總舉之詞自公以下薦羞皆一人惟賓薦用膳宰羞與公同用士故上記特言羞卿者小膳宰以絶之明羞賓非小膳宰是士經羞膳羞諸公卿之羞皆兼薦與羞記羞卿及此薦與羞之羞則專指庶羞上言羞卿者小膳宰但言羞卿之人未言薦卿之人於經羞於諸公卿之羞字未足故此言凡薦與羞者以足之并包大夫以下薦與羞之人也繼公說非又記明言薦與羞皆小膳宰明是二事一人爲之足見經羞字兼薦羞二者前注以羞包薦也盛氏强解與字且疑其衍謂此記專言羞以就其羞膳羞

卿皆指薦脯醢之說與經記全背不可信凡薦與羞小膳宰而薦主人用宰胥者爲獻主特損其禮別嫌也

有內羞　釋曰注引周禮羞豆羞籩證此內羞至確繼公謂未必盡用何所見而云然

既發節

俟復發也　校曰阮云俟徐本作侯誤案嚴本作俟

若與節

謂公卿者酬之　校曰鄉阮謂嚴鍾楊氏作卿案

殿本亯作鄉

禮經校釋卷七

同邑王大鈞校字

禮經校釋卷八

吳縣曹元弼學

大射第七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將祭而射謂之大射周禮射人言王大射之禮與此經正合射義言天子大射爲將祭擇士之射則諸侯以下大射亦將祭而射以擇士可知若平日與羣臣習禮謂之燕射燕射如鄉射之禮鄉射爲鄉大夫州長與民習禮樂之射則燕射爲諸侯與羣臣習禮樂之射無疑（大夫亦有燕射禮降於鄉射詳鄉射禮）禮射有三大

射賓射燕射自上達下三者所爲射之事皆同盛氏岐天子諸侯之大射爲二事而合燕射大射爲一禮於經全無所據胡氏肇昕是之殊所未喻

大射之儀

鄭意不云　校曰毛本不作下案下字是

四時皆祭祭前必射盛氏讀梓人春以功之春如字謂王大射以春望文鑿空不足信彼春以功與遠國屬息燕對文其義可知矣

射人節

則司士戒士贊者　校曰士下脫射與二字
此上下文所云戒者皆謂祭前旬有一日　校
曰上謂上宰戒下謂此射人司士戒不兼下文
宰夫戒也祭疑當爲射賈以祭之卜及戒在祭
前旬有一日決射之戒亦在射前旬有一日下
宰夫再戒在前期三日則此戒在前期十日可
知爲祭而射射前之戒與祭前日數同故下引
祭前卜戒之日以明之若此句卽作祭則不可
曉矣
是大宰云　校曰是下脫以字

卜日在澤宮又至射宮皆同在旬有一日空十
日故後日乃齋也　校曰日下脫戒字又至二
字當爲此在言卜日戒在澤宮此戒在射宮一
在射前旬有一日一在祭前旬有一日皆空十
日故祭既戒後日乃散齊致齊也故後句專承
卜日言

前射節

是七日前期　校曰期射期也七當爲十觀此
則上皆謂祭前旬有一日祭當爲射明矣
以戒宿同文　釋曰謂經連言也言當文自明
知不同日

司馬節　以貍步　釋曰注說至當繼公以貍步爲
一物杜撰禮器深可憫笑
大侯熊侯謂之大者與天子熊侯同　釋曰天子
虎侯不言大諸侯熊侯言大者以上同於天子故
大之惟熊侯同於天子特稱大則參侯干侯皆不
同於天子繼公以參侯爲豹侯敬以參侯爲麋侯
吳氏從繼公皆謬也畿內諸侯二侯皆與天子同
畿外諸侯三侯惟一侯與天子同隆殺之宜也天
子及畿內諸侯之大射卿大夫士皆共侯故天子

亦三侯諸侯止二侯無士之侯畿外諸侯大射卿
大夫士異侯去虎侯加干侯仍三侯射人所謂士
豻侯者自爲士賓射言之吳氏謂射人補司裘所
不及畿內諸侯亦三侯果爾則天子當四侯矣何
以射人又云王大射張三侯乎其言雖不至如繼
公之妄要爲鑿空無據者也
下天子大夫也　釋曰天子大射大夫射豹侯
不得與天子同　校曰六字當在上彼畿內諸
侯二侯句下
諸侯之士亦然也　校曰然當爲與言天子與

諸侯賓射士不與諸侯與諸侯賓射士亦與猶
諸侯大射士亦別有侯也或曰此然字不誤諸
侯賓射士亦不與上得與君賓射賓當爲大
遂命節
以豻侯計之糝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大侯去
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　釋曰周尺八寸諸侯
堂高七尺當今尺五尺六寸人在上目高七尺合
丈二尺六寸豻侯下綱不及地武武尺二寸尺既
八寸則寸當八分尺二寸當今九寸六分豻侯高
丈八尺當今一丈四尺四寸合九寸六分共一丈

五尺三寸六分高於目二尺七寸六分上與糝侯
鵠之下畔齊糝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大半寸約六分當
今三尺七寸四分鵠上之中亦三尺七寸四分合
七尺四寸八分加躬舌四尺當今三尺二寸共一
丈六寸八分合上高於目者二尺七寸六分共丈
三尺四寸四分上與大侯之鵠下畔齊三侯相去
各二十步人在堂上視之糝侯之鵠可全見大侯
之鵠亦可見半足以射矣況古尺實猶不及八寸
大侯之鵠尚不止見其半乎經云大侯之崇見鵠
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明足以見侯止矣

不過崇也注無可疑此條與王氏大綸商定
以其三侯入堂深故也　校曰堂當爲庭
上有一丈一尺二寸在　校曰上當爲尙下上
有一丈六寸在同
經明云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疏釋之甚是
吳氏乃謂干侯之乏獨近與經背
樂人節　釋曰燕在寢寢常縣因燕更新縣之在夙
興時大射在學學不常縣爲射特縣之在前期一日
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春秋傳曰大蔟所
以金奏贊陽出滯沽洗所以脩絜百物考神納賓

是以東方鍾磬謂之笙　釋曰鍾磬編縣十六枚
備十二律及四清聲每縣皆然制樂之數也東方
鍾磬謂之笙取東方大蔟沽洗二律生物之義西
方鍾磬謂之頌取西方夷則無射二律成功之義
名樂之意也二者各不相蒙盛氏未之知也
建鼓節
鼙小鼓也在東便其先擊小後擊大也　釋曰奏
樂之法先擊鼙次擊鼓故在東西則鼙居鼓北在
北則鼙居鼓東皆便其先擊小後擊大也樂縣東
西者南陳南北者西陳繼公說非

鼓不在東縣南為君也　釋曰下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注言面者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爾蓋諸侯當軒縣每面皆有磬鍾鑮鼓今北方無磬鍾鑮者降尊以就卑也然猶設一鼓以備三面明君禮也既有一建鼓在西階東而阼階西近君不可反空其位因移東縣之鼓鼙於此以當之明其為君而移使階閒仍若全縣者然禮之隆殺得宜化裁無慽如此繼公全沒禮意妄謂以君當降立阼階東南主人位在洗北皆當鑮南故移鼓於此不知主人洗北之位在東縣之西並不在鑮南何妨

於鼙鼓而必遷之乎至公降之位則更相去絕遠何避之有紕繆至此而盛氏從之何也

西階節

言成功曰頌　校曰曰嚴本作日此從他本

故先擊朔鼙應鼙應之也　校曰應鼙二字當有據此足知賈本上注有應鼙二字

亦通義　校曰當為義亦通

是尙書云　校曰是下脫以字然疏時有此文例

一建鼓節

言面者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爾無鍾磬有鼓而已其為諸侯則軒縣　釋曰鄉飲大夫主其禮而從士制特縣此大射為擇士序賓以賢亦當降尊就卑從大夫制但君不可全同於臣故特設西階東之鼓以當一面是君於羣臣之禮則然非專為辟射也如專為辟射則移北縣於東縣之南如鄉射縣於洗東北之為何不可者而必去其磬鍾鑮乎云為諸侯則軒縣者饗燕諸侯依軒縣之常與諸侯射則移北縣於東三縣備亦軒縣也賓射雖輕於大射然大射與羣臣射賓射與鄰國君射其

禮自不能無異（天子賓射可殺於大射諸侯賓射不能不略盛於大射）鄉射記曰於竟則虎中龍旜其可見者也燕禮之縣經注不詳路寢常軒縣非特為燕羣臣而有雖為燕新之仍當不改其有射者則如此禮以既改縣位當依君於臣之禮也諸家說皆非

簜在節

倚於堂　釋曰堂下階閒笙常位也工無階閒位繼公說非

不倚在兩建鼓閒者　校曰不字似衍倚於堂正倚在兩建鼓閒也

䇲倚節

紘編磬繩也設䇲於磬西倚于紘也　釋曰經言䇲倚于頌磬西紘不言倚于頌磬虡紘在西安人敬與注立異顯背經文且以紘爲䇲繫耳之繩亦未之前聞士冠禮緇組紘注有笄者屈組爲紘則紘之制可知豈兩垂之謂乎注以紘爲編磬繩者謂總編十六枚之橫繩也此紘可總編十六磬豈不能倚一䇲漢時去古未遠鄭氏自有禮圖不可執後世之書以妄疑之云設䇲於磬西倚于紘者鄭讀經西字絶句謂經云䇲倚于磬西者著其位

復云紘者明倚在紘不在磬若曰倚于頌磬之西在其紘也必倚在西者禮樂之器宜各當其所況磬爲縣之主十六枚必盡見斷不可使䇲居前令或掩之如後人說倚於磬東則磬爲䇲掩更成何制且未擊磬先播䇲西方爲賓所自來䇲在磬西先播之爲宜猶先擊朔鼙應鼙應之之意也擊磬者立於磬東西面播䇲者則立於䇲西東面賓至播之

厥明節

後陳之尊之也　釋曰燕禮後設公尊義同禮有以先爲貴者有以後爲貴者各以義起非一孔之人所知

爲冪蓋卷辟綴於篠橫之也　釋曰辟字句辟猶卷也言恐冪蓋於尊上或卷轉故綴於箭以張之綴之之法則橫之也橫讀如橫被四表之橫對文東西爲橫南北爲從散文則四達皆爲橫橫之蓋以篠爲乂古文五字形而取冪聯之　或者爲冪絶句言爲冪之法蓋卷辟其冪綴之於篠橫之冪以一幅布爲之篠於冪爲橫也蓋者疑辭卷辟綴之法也　冪制此經最詳燕禮當亦然

又尊節

爲隸僕人巾車糝侯豻侯之獲者　服不之尊俟時而陳於南　釋曰下經別云司宮尊侯于服不之東北則此時所尊者非服不之尊明矣經例陳尊皆于陳時言之無未陳而豫言者特牲有阼階東西方賓兄弟之尊不於設神尊時連類及之可見俟時而陳者必至陳時始言此經此時言尊于大侯之乏東北再射後別言尊侯于服不之東北則二尊截然不同彼爲獻服不此爲獻隸僕人等無疑也隸僕人等之尊亦設于大侯之乏東北者

統于大侯也服不之尊必侯時而陳者容君不射則不獻服不張侯設乏在前射三日射不射定于臨時故大侯與乏無不張不設而服不之尊不得豫陳也後人說皆謬

獻讀爲沙沙酒濁特泲之必摩沙者也兩壺皆沙酒郊特牲曰汁獻涚于醆酒　釋曰凡酒皆以獻經例從未有言獻酒者獻酒二字依文讀不成文故注讀獻爲沙謂此酒濁必摩沙因名沙酒沙酒對酒與玄酒言之酒以清爲貴士冠禮曰旨酒既清此用濁酒者獲者賤也引郊特牲者證獻讀爲

沙之義明以摩沙故稱沙猶鬱鬯之稱汁沙彼沙段獻爲之則此獻亦當讀沙非謂此獻酒即汁獻也如謂即汁獻則當如彼注明言鬱鬯所以必摩沙之故不得但言酒濁矣賈氏偶失旨繼公遂讀獻如字謂云獻者嫌爲祭侯且見不他用不知下文陳服不之尊明言尊侯何獨于此嫌之又下文司馬洗散實爵獻服不司馬師獻隸僕人等明言獻則此酒爲獻獲者而設非爲祭侯甚明何所嫌而必假此言獻酒以辟之乎旅食之尊亦專以獻不他用何獨不云獻酒乎不通聲音訓詁之學不知禮例而妄思求勝前人深可忿疾後人從之不亦愚乎

謂侯之神　校曰謂當作爲

設洗節

其實所從言異　校曰實下殿本增同字是

所從言異者從君言則曰西面從臣言則曰南陳也

又設節

服不之洗亦俟時而陳於其南　釋曰上既言設尊此又言設洗當文決之實設無疑下文別言設

洗于尊西北故注知此非服不之洗例在尊下服不之篚實一散既獻服不卽以獻隸僕人等則獲者篚中不得有爵此篚專爲奠虛爵而設爵始於服不故取宜於服不之篚終於獲者故奠宜於獲者之篚亦鄉飲獻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之例也水器尊卑皆用金罍不言罍者省文也篚南陳者西面則東陳者南面矣後人說盡非

小臣節　有加席　釋曰賓大夫也有加席正也燕無加席禮輕屈於君也大射有加席禮重尊賓也

其餘樹之於位後耳　釋曰言樹於位後則席雖

未布固與燕禮之在房者異矣經無無事空言之例繼公說謬

小卿命於其君者也　釋曰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又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孔氏首節正義曰除卿之外更有上大夫下大夫者謂就下大夫之中更分爲上下耳又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

夫五人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耳案據此則諸侯卿皆三大夫皆五但卿有命於天子命於其君之分統言皆曰卿析言則命於其君者曰小卿大國無小卿次國二卿一小卿小國一卿二小卿此經席位蓋以大國次國小國參合言之卿席賓東東上據大國三卿次國二卿言若小國一卿則一人席于賓東可也小卿賓西東上據小國二小卿言若次國一小卿則一人席于賓西大國無小卿則不席可也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而者則北上據次國小國有

小卿言燕禮大夫繼賓以西無東面席以大小卿皆在賓東此卿在賓東小卿在賓西若大國無小卿則大夫仍繼賓以西若次國小卿一人小國小卿二人則大夫繼小卿而西南面位不容則折而東面言若有明不必有大夫東面者之有不有繫於小卿席之有不有據若有二字則經爲參合大國次國小國言之而小卿爲命於其君者明矣惟小卿之有不有不定故下獻卿席於賓左東上不見小卿賓西之席獻大夫云繼賓以西不言繼小卿以西皆據大國無小卿者言然又云若有東面

者則北上則次國小國有小卿者亦包在其中矣王制明言諸侯下大夫五人大夫之數有定而席位不定明爲小卿而移也公羊傳言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解詁以五大夫當下卿正合王制三卿五大夫之數卿下卽言士不見更有大夫則下卿稱卿止因上卿而連及之上卿下卿猶云上大夫下大夫耳此經小卿外別有大夫則小卿非彼之下卿當爲王制命於其君者卽彼之上卿也王制正義引崔氏以小卿當彼下卿與經傳皆不合胡氏匡衷宗之失之矣　諸侯大夫止五人故大

樂正官以下大夫爲之當天子大司樂而亦以士當樂師位在下以不可踰五人之數也曾子問正義謂屬官大夫眾多亦未敢從

射人節

大史在干侯東北士旅食者在士南爲有侯入庭深也　釋曰此經所言卽朝位也卿大夫士視史旅食皆當與君相見爲有侯隔之故入庭深也繼公謂大史有事故深入然此非釋獲位也下將射始云大史俟于所設中之西此豫深入奚爲者又謂士旅食者在士南爲辟射不知門西亦非射所

及也盛說亦非

云大史在干侯東北　校曰干毛作千阮云陳閩俱作干案單疏作千

公揖節

及羞脯醢庶羞於君者　釋曰據此則燕禮注與羞包薦明矣此羞膳者宰胥士旅食者非上士也薦羞之人與燕異而薦與羞一人爲之則與燕同吳氏駁注豈未讀彼記乎

及請執冪之事　校曰及當爲乃

乃命節

乃就西階請執冪者　校曰請當爲命

擯者節

及獻賓之事　校曰及當爲乃

不言請賓至位就席者　校曰位下似脫乃字至位至西階位就席公就席也方氏誤讀此文乃於賓升節云主人俟賓就席然後拜其至不知賓未獻無先就席之禮也

奏肆夏　釋曰詳鄉飲

若賓醉而出奏陔夏　校曰此句當移上句上與又此納賓二句連讀言納賓之樂故諸侯亦

得用肆夏如賓醉而出諸侯亦得奏陔夏若升歌肆夏則不可事與此異也

樂闋

按郊特牲至而樂闋也　釋曰卒爵而樂闋據主人言賓則升堂而樂闋也疏失之

乃至升堂飲酒乃樂止　釋曰言賓及庭卽奏樂乃至升堂飲酒樂始止者是尊賓之禮盛於堂上也

主人降自西階節

所對故也　校曰所上脫無字

主人盥洗節

散方壺之酒也　釋曰注於此始解散字則上酌散散似當爲膳然經文不敢輕改

論主人受賓爵之事　校曰受當爲酬爵字衍

主人坐祭遂飲節

謂於鄉飲酒鄉射　校曰於上脫比字

主人降復位節

此對酬時立于西序之時　校曰酬當爲酢下時字當爲內

小臣節

命之使選於長幼之中也　釋曰詳燕禮此長與作大夫長升受旅之長義同方說非

媵爵者立節　降適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　釋曰鄉飲鄉射舉觶者皆拜而先自飲非拜賜飲更非代賓飲也此媵爵即彼舉觶義並同方說非禮意公四舉旅皆先自飲何代之有如以不勝爲慮則小臣命致者少酌可也詩云如酌孔取

若命節

亦相左　釋曰張氏褚氏江氏駁繼公至精詳燕禮韋氏焦氏爲兩可之說非是燕射不言相左者例見鄉射文略也交相右者惟凶事則然

亦前酬酌自飲時　校曰酬字衍

待後至降也　校曰後下脫者字

媵爵者節

反門右北面位　釋曰位在中庭北面東西仍當門右故還以門右言之敬說殊固

公坐節

正長也小臣長辭變於燕　釋曰燕禮亦小臣長辭云變於燕者燕禮雖小臣長辭而經設文但云小臣以燕禮輕非惟請媵爵請致等事小臣正爲

之者但云小臣不云小臣正即辭賓下拜亦但云小臣不別言正此大射辨尊卑請媵爵等事同云小臣至辭賓下拜必特云小臣正以示尊賓之意是變於燕也注辨經立文之異非謂其禮有異胡氏匡衷未知注意　燕禮小臣師無事故於小臣正但曰小臣射禮小臣正與師皆有事故必別之曰正曰師此經射前但言小臣同於燕也射時別言小臣正異於燕也射前同於燕但云小臣而於辭賓下拜特言小臣正者變於燕也燕賓輕則自依常例言小臣矣至射時飲公侍射者降拜言小

臣正辭則因射時分別正與師之辭亦寓尊賓之
義也
公坐奠觶節
下不輒拜禮殺也　釋曰詳燕禮韋說非
發端言降拜因上事言下拜　釋曰此爲一爵兩
次降拜者言之上拜拜公飲此拜拜公旣拜旣因
於拜飲故始言降後言下事同相承之辭也若一
爵一次降拜則無所謂發端因事或言降或言下
皆可故下賓媵觶于公酌散云下拜賓卒爵拜不
下降洗象觶酌膳坐奠于薦南云降拜始降拜爲

將自飲後降拜爲送公觶中又有卒爵不降之拜
間之二爵各一降拜事異不相承始降拜不可爲
後拜發端後降拜不可爲因始拜故不從此例周
公作經義例精密如此惟注能見其深韋說誤甚
若膳觶節
於尊言更　校曰言單疏作卿
卿坐節
不嚌啐事在射臣之意　釋曰不嚌啐依常例則
殺於賓且辟君也在此禮又有事在射之義鄭從
特設卿俎義對勘得之常例易明故不言耳

小臣節
論舉旅之事　校曰論下似脫將爲卿三字
僕人節
天子視瞭相工諸侯兼官是以僕人掌之　釋曰
周禮大僕以下諸職無相工之事眡瞭職云凡樂
事相瞽此經無眡瞭而相工以小臣僕人爲之故
注云然蓋天子之樂工尊其平日相之之人得與
禮事旣得與禮事則亦官也諸侯之樂工卑平日
相之之人不得與禮事其官所掌之事使僕人兼
治之是以僕人於樂事相工其非行禮時則固眡

瞭爲之也又此經言僕人士注謂士其吏胡氏匡
衷釋之甚確吳氏瞽說不足辨
工貴及相賤　校曰當爲工及相貴賤
相者節
後首主於射畧於此樂　釋曰據此注則禮非苟
相變也韋說無意
後者徒相入　釋曰禮與燕同但文較詳備以示明
貴賤之義注依經立義盛氏讀注得無未解乎
小樂正從之　釋曰燕射單言樂正者皆大樂正繼
公說謬果爾則大射相工用僕人何以燕禮用小臣

乎詳燕禮

坐授節

降立于西縣之北　釋曰鄉飲鄉射眾賓西方位在階下近於工故相者降立於西方此士西方位在中庭遠於工故相者降立西縣北繼公説謬

小樂正節

不統於工明工雖眾位猶在此　釋曰此及鄉射燕禮皆云席工于西階上少東以工席繼西階言鄉射注云言少東者明樂正西側階不欲大東辟射位故鄉射燕禮言樂正之位皆繼工言之云立

于其西此乃云立于西階東者恐樂正位既因辟射而移近西又因工眾而移近西因工眾而移則似統於工於義不可故特著之曰西階東明仍西側階在階東也此文蓋以申明上言少東之意

恐工位移近西　校曰毛本西上有于字單疏無

主人節

洗爵獻工辟正主也　釋曰此洗獻者大師也然君之視大師猶鄉飲主人之視眾工耳必為之洗者以主人代君行禮辟正主也燕射凡舉爵皆洗

惟旅食否

獻不用觚工賤異之也　釋曰獻用爵常禮也此禮獻賓卿大夫則以變于常禮為辟正主故不用爵而用觚獻工則又以異于今日獻賓卿大夫之禮為辟尊者故不用觚而仍用爵此日獻公亦用觚明以觚為重爵乃今日所不用之物以之獻工明其賤不使與與燕之卿大夫士序異之也後人知此者稀

於是明大師亦入左瑟中　校曰於字衍是明二字疑當倒

主人受爵節

鼓北西縣之北也言鼓北者與鼓齊面餘長在後也羣工陪于後三人為列也　釋曰經注義褚氏張氏惠言說之最精鼓出于縣五尺許此大師少師上工在西縣北以前與鼓齊面取節于鼓云鼓北猶旅食尊在西縣南以後與鑮齊面取節于鑮云鑮南也盛氏以鼓北為西階東建鼓之北立者北面不知鼓南面立於其北北面則是背鼓而立矣鄉飲酒笙入之位在磬南不聞在磬北也如在鼓東北則當云階閒又何得云鼓北乎胡氏肇昕

說亦非大師少師所以降者當爲下管令奏也上工瑟之長羣工瑟之次三人卽上注所謂上工四人皆從大師少師而降其吹笙管者自在東縣之中與此羣工無涉經例笙不稱工言羣工則非笙可知工與笙管異職不同處也盛說全誤大師於下管有事而管固非大師爲之詳燕禮　經言大師少師及上工復言羣工陪于後則三人一列爲二列明矣疏偶誤張氏圖正之是也安人敬說與經背

工與鼓前面齊　校曰工上脫明字

乃管新宮三終　釋曰乃管承大師少師降言之蓋大師擊棟少師擊應鼓以令奏笙乃管也燕禮記曰下管新宮笙入三成既笙者管之則亦吹笙矣管時擊鼗鼓應之故書曰下管鼗鼓詩曰鞉鼓淵淵嘒嘒管聲諸家引詩書連下文誤

笙從工而入既管不獻畧下樂也　釋曰以大師少師令奏笙統於工畧之詳燕禮

立于東縣之中　釋曰簜在建鼓之間明笙本位在階間也設之在階間奏時乃立東縣中者志在射豫辟射位猶鄉射縣于洗東北之意且笙位必在縣中階間止有兩建鼓一聲不可謂之縣故知立于東縣之中也令奏者在西縣北奏者在東縣中應之亦其宜也立當磬西東面張氏爾岐說失之　吹管者卽吹笙者管時亦有笙燕禮笙入之笙指其官也如大師管而笙師以笙應之則與鞉鼓之屬何分輕重燕禮記何以特箸笙入之文各器皆應管何獨使笙者四人陪工後乎胡氏肇昕爲盛氏所誤

其篇亡　校曰亡嚴本作工此從他本

卒管節　大師及少師上工　釋曰此上工兼羣工言

不言縣北統於堂也　釋曰東坫東南正當東縣北工位無不正當縣之理繼公及盛說皆非

於是時大樂正還北面立于其南　釋曰小樂正仍監西縣不隨工而東

升東楹之東節

以我安者君意殷勤欲留之以我故安也　釋曰經云公曰以我安是公意殷勤命賓公卿大夫安也義與燕同繼公說背經

自阼階前節

爲政謂司馬也　釋曰爲政猶鄉射之有司也大夫無專官故曰有司君有專官故曰爲政燕射請射之辭當同上宰夫戒宰別戒司馬量侯道張侯設乏皆司馬命之則射禮司馬所掌爲政指司馬明矣司馬不自請者此事當司射爲之不侵官也稱官不稱名者明國之大典官職所當供非臣下所私請也經傳中此類多矣方氏以爲政爲爲政典經未有此文例繼公故與注司馬之說異豈未讀上經乎

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注因告選三耦於

君御猶侍也大夫與大夫爲耦不足則士侍於大夫與爲耦也　遂比三耦注比選次之也不言面者大夫在門右北面士西方東面　釋曰經文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與鄉射再射前遂告于大夫大夫雖衆皆與士爲耦事正同則爲告選耦可知此時三耦尚未比而卽告選大夫耦則以大夫爲三耦可知大夫當爲三耦者聞告卽降復門右位經不言降者以上言告下卽言比則降可知也未爲三耦前稱大夫士旣爲三耦則稱三耦從三耦禮經例然也其不爲三耦之大夫士仍稱大夫士故經三耦外別有大夫與耦大夫之士大射三耦兼用大夫士大夫與大夫爲耦士與士爲耦皆取强有力盡志於禮而才相近者但大夫年老者多或才不相近同爵不能成耦則以士耦之一耦中又參取大夫士故曰大夫與大夫不足則士御于大夫不言士與士者此告選三耦於君使堂上將爲耦者得降待比耳士在下不必言也鄉射記曰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注謂先射請戒之此大射禮重大夫士將使爲三耦者當於射入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時已請戒之故此時

聞告卽降注言告選三耦則此時但知將爲耦尚未遷次下云遂比三耦乃選次之然亦但選次其才之高下孰先孰後尚未合其耦下三耦俟于次北西面北上然後司射命上下射合其耦也鄉射三耦俟于堂西在請射前此三耦俟于次北在命大史後且先有比三耦一節正以俟堂上之大夫降而降仍在門右故也周禮大司馬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射人王以六耦射諸侯以四耦射此經賈疏謂畿內諸侯四耦畿外諸侯三耦王大射以諸侯爲六耦諸侯大射以大夫士爲三耦大夫大射

亦當以其羣吏爲三耦與鄉射不同正其宜也鄉射記曰箭籌八十注謂畧以十耦爲正其時眾寡從賓則眾耦無定數射八所謂六耦四耦正當此禮之三耦先儒言之至明春秋傳云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射者三耦正義曰此及儀禮大射畿外諸侯故三耦又云公臣不足取於家臣所謂不足者非人數不足謂習禮善射可備三耦者不足耳若人數不足則三耦外止公及賓諸公卿更無他人尚成何禮言公臣則有爵可知又云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莊叔有謚則爲大夫是三耦得用大夫之明文

鄭以此經與鄉射上下細校又參以周禮左傳而定其義繼公鹵莽滅裂妄以經文遂告曰節爲以堂上爲耦之法告公而三耦以士爲之遂啟吳廷華妄移經文曲解周禮左傳之謬是知背注必至誣經非聖無法之漸可不大爲之坊哉

遂適節　東面右顧　釋曰此經言不背君之明文有司疏謂是士據上司士戒士射與贊者之明文繼公不難背經故與立異

射器節

中閭中　釋曰據下公入之文知當閭中繼公故與經背深可忿疾

工人節　釋曰工人士梓人任北堂下故升自北階

一從一橫曰午　釋曰胡氏以午爲象五字古文之形案側視爲乂正視卽十如胡說則畫者側畫之鄉射記曰距隨則物從橫如堂也

射正司射之長　釋曰卽大射正爲司正者大射正於公射有事故莅畫物明主爲公也大射正可單稱射正猶大樂正單稱樂正上言司射此別言射正則射正非司射可知案燕射二經有射人大射正小射正司射射人其官本名也周禮射人下

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正長也天子下大夫二人爲長諸侯當上士二人爲長一大射正一小射正適二人大射正小射正是於同位中分別尊卑之稱其爲尊卑也微但公未射時止官長二人有事故惟據二人分爲大小公射則其佐皆有事亦謂之小射正其佐爲小射正則長之次者不稱小射正至射畢其佐不復稱小射正則仍據長二人相對爲大小以大射正小射正本據所對言非其官定名也燕禮始言射人請賓繼言射人遂爲司正末乃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別言大射正則前

射人爲小射正可知此經大射正擯擯者遂爲司正射時又有司射司正既大射正則司射爲小射正可知故此注云射正司射之長但此時止長二人有事故惟目爲司射者爲小射正至公將射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一小射正授弓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公卒射小射正以笥受決拾三射前小射正作取矢所謂小射正皆二射正之佐亦謂之小射正以此時贊公禮事尊之故注云小射正司射之佐明非爲司射之小射正也爲司射者此時特稱司射不嫌相混矣至射畢司射復小

射正之稱其佐無事不復稱之故下經乃薦司正與射人于觶南注司正大射正也射人小射正畧其佐仍專以司射爲小射正知不兼其佐者此所薦皆上士其佐以中士爲之雖前有事不得在此位當與衆士同薦於東方燕禮曰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足以明之矣燕禮司正爲小射正則射人一人爲大射正此司正爲大射正則射人爲小射正案經自明注前後未嘗歧胡氏匡衷失之此注云射正司射之長者司射雖別立官名對大射正則固是小射正下注云小射正司射之佐者既別有小射正則自以司射之名絕于小射正言各有當也

以工巧之能知也　校曰之字似衍攷工記曰材美工巧

則上文横與距隨是也　校曰上文當爲鄉射記

云午十字謂之　校曰謂疑當作爲

卒畫節　司宮　釋曰亦司宮士

埽物重射事也　釋曰據此則張氏爾岐謂埽之使畧辨從横而已者非

工人士梓人司宮位在北堂下　釋曰盛氏謂位在西方則由西階升豈不甚便而必升自北階乎明與經背羞膳者上士也立於房中此下士何不可立北堂下乎

大史節　釋曰經特設此文則向之位於干侯東北非爲有事明矣

古文異作辭　釋曰異與辭聲通孟子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辭當爲異

遂比節　釋曰但選次其才之高下當爲上耦若下耦使序立次北

命誓及比次　校曰及當爲乃

三耦節

未知其耦　釋曰下司射再比之乃知其耦繼公全昧經文節次前已辨之大夫降不先立于次北者以與士異位必司射比之乃同位於此上比與下命耦再比異

司射命節

取弓矢不拾者次中隱蔽處　釋曰褚氏申注足破繼公盛氏之惑彌又謂次本更衣之處非修容之地隆則從隆殺則從殺亦其宜也盛氏以空言

勝人殆未可乎

司射入節　出于次西面　釋曰如經文則次西向大射有次爲袒襲隱蔽也射位在次北方氏非

射三侯　釋曰三侯皆射大侯再發則誘射非專教三耦明矣古之爲上者不恥下學於其臣爲下者不難納誨於其上於此見之如後人之見恐非不恥下問好臣其所受教之義鄉射誘射亦兼賓主大夫誘之不止三耦彼三耦卽衆賓之少者也

卒射節

揖於當物之處　釋曰凡卒射揖皆於當物之處揖則折而西行矣

不南面者爲不背卿　釋曰後人但見其易不知注固舉其難明者也曲禮記曰下卿位君尊卿故臣順君意不背之詳鄉射

及階揖降如升射之儀　釋曰言降如升射之儀則專指降後言如升射如其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也先揖處今皆揖其揖仍北面如對君也既揖于當階之處乃西折而北行或曰如升射如其及階揖耳三耦卒射降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後更不見有揖可證

遂取扑　釋曰此扑亦在階西與鄉射同言遂明異處也異事相因曰遂若同在堂西則并不必言遂矣

司馬師節

析羽爲旌　釋曰鄉射記明云於郊則閭中以旌獲則三侯止一種旌三侯之旌同一物猶衆射者之算其實一中也尊卑之分既於三侯著之矣其旌自宜同物以明統於君之義特杠有長短耳如盛氏說則似君與大夫士分主其禮者其不然乎

司馬正節

適下物由上射後東過也　釋曰經明云適下物

則必至下物非立下物之西而已下物之西即上物之東經所謂立于物閒也何得以冒適下物之文如謂下言出于下射之南故此惟據下物言則鄉射亦云出于下射之南何以不云適下物乎鄉射但由上射之後此并適下物威儀多也其立于物閒西南面則同繼公說謬

故云司馬屬　校曰屬上脫之字

負侯節

注宮爲至爲磬　校曰阮云宮爲單疏本作爲宮誤案單疏實作宮爲

大侯服不氏負侯徒一人居乏相代而獲參侯干侯徒負侯居乏不相代　釋曰周禮服不氏掌以旌居乏待獲鄉射獲者負侯則居乏唱獲負侯是一人事此大侯雖用二人亦必一官爲之服不一人徒四人大侯用二人餘止三人則參侯干侯止得各用一人空一人不用此經授獲者專據大侯獲者無疑至射鳥氏但掌取矢未嘗掌負侯負侯

授獲者節

固獲者事也負侯與唱獲本一人事取矢則異人鄉射獲者負侯弟子取矢此負侯者負侯小臣取矢用射鳥氏者其諸天子備官與繼公盛氏皆非繼公妄增經字尤謬又案服不氏言掌以旌居乏待獲以唱獲爲主故不及負侯此經使服不負侯謂之負侯者其徒居乏待獲謂之獲者然其獲也乃代負侯者獲本負侯者事故負侯者亦稱獲者上注云負侯獲者也是也既代負侯者獲則二人事相須同以功得獻故下獻服不既錯後云獲者適右个注云變其文容二人也是也必服不負侯徒居乏者乏統於侯侯尊也

司射進節　視上射　釋曰據此則作上耦射亦惟

當上射明矣

卒射節　揖如升射　釋曰謂階上北面揖如其升堂揖也

上射降節　反位　釋曰下文諸公卿適次繼三耦以南而其下又云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則三耦位在次北明矣上云司射適次作上耦射上耦出次在次中者以三耦此時弓矢在手也釋弓矢則反次北位此經例然盛氏非

上射於左出下射階上少右乃降待之　釋曰階上不竝行中等者上射降三等則下射降一等上

射降四等則下射降二等下射少當上射右上射盡階至地待之下射至地上射適居其左乃並行吳氏廷華誤甚　上云升堂少左則上射升堂而后少左此云少右從之則下射降堂而后少右降堂階上也

是降一等之上下　校曰降似當爲𨳿或者降字不誤下字衍

而上射得在左之意　校曰而字衍

三耦取弓遂　校曰取弓當爲皆袒決

三耦卒射節　倚于階西　釋曰據此則扑本在階西明矣

負侯許諾節　負侯許諾如初去侯　釋曰初去侯三字連讀朱氏大韶說非又案此負侯卽前負侯者服不及參侯干侯之獲者也負侯居乏本一人事更迭而行大侯以二人爲之一人事畢則一人事起故曰代服不徒止四人若三侯各二人則人數不足又不宜以他官之徒足之褚氏偶未達

小臣師節

畢所以教助執事者　釋曰教助之使設之得所經義本明敬有意求新甚無謂也詳特牲正義

故亦當洗　校曰故衍字

卒若矢節　左右撫之　釋曰不但云撫而必云左右撫爲分上下射明矣繼公說非

司射前

升堂者欲諸公卿大夫辯聞也　釋曰言升堂告者欲諸公卿大夫辯聞知公將射而自急敕遂命告之注於行禮節次直以身處其地而察其情繼公說淺甚

司射自節

以告以三耦射　校曰射上當有卒字

鄉射降告主人　校曰降字衍

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比耦大夫與大夫　校曰比阮云釋文唐石經徐本俱作比案嚴本亦作比是也他本作北非此經當西字句比耦二字句謂比大夫耦與下遂比衆耦爲對文大夫與大夫句明所比者大夫未及士與大夫爲耦者也下命上射下射是其事上經遂告曰大夫與大夫文正與此同許氏宗彥說非

衆耦節　若有士與大夫爲耦　釋曰若有者有無不定之辭上注云大夫與大夫爲耦不足則士侍於

大夫不足謂不足以成耦此經當與上經通合觀之諸侯三卿五大夫大國有孤一人以大夫一人爲賓餘四人三耦若用一人則無大夫與大夫者餘三人此時有諸公則大夫二人自爲耦一人與士爲耦無諸公則一人耦卿二人自爲耦不與士耦三耦若用二人則無不足士侍於大夫者餘二人此時有諸公則大夫二人自爲耦無與士耦者無諸公則大夫一人耦卿一人耦士無大夫與大夫三耦若用三人則有大夫與大夫又有不足士侍于大夫者餘一人此時有諸公則耦士無諸公則耦卿無大夫與大夫蓋大夫年老者多或不宜以備三耦可備三耦者人數不定故於此特言若有與大夫之席言若有東面者則北上文例同統而論之上文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據用大夫三人言若二人則無士御於大夫也此經大夫降立于三耦之南北上若有士與大夫爲耦據餘大夫三人言若二人則無士與大夫爲耦也依經文則有諸公士與大夫爲耦之有不有定於三耦用大夫之多少三耦用大夫不定故兩互其數而於此言若有以通之鄉射有大夫必與士爲耦故不言若有三耦必有大夫者諸侯之禮然也

使士備耦之法也　校曰使上似脫有字然疏說上注不足之義未然

遂命節

此命入次之事也司射既命而反位不言之者上射出當作取矢事未訖　釋曰上三耦反位反次外位則此爲命入次無疑既命司射當反位不言之者司射位在中西南離次遠一耦出次當作取矢事未訖此時未得反中西南位但反階下位故空其文若未反位待之者然知命後必反位反位後又作取矢者例在鄉射鄉射必言反位者三耦位在司馬之南與司射位相近也繼公謂司射於次中命之謬甚又謂惟命之不作之以取矢亦發于次中則第二番取矢云小射正作取矢如初何哉盛氏謂此亦小射正作之不知小射正於公射始得從事下作取矢者承公射有事之後耳此時安得使之盛氏不考經例而疑經有闕過矣方氏謂司射當偏作衆耦此時不得反位不知司射所作惟上耦鄉射有明文也注以此經與鄉射對勘精密之至固難爲不知經例者道也

則有三耦位　釋曰謂三耦於司射反位則反

位於其西南
此曰射位　校曰曰當爲司下句曰字同
上射節　且左還毋周　釋曰詳鄉射
下射節
取背君　校曰取下脫不字
兼挾節　南面揖　釋曰南行故先南面揖禮法當然也還周嫌背君者苟有可以不背之道則不背可也
不皆右還　校曰右當爲左詳鄉射
揖以節　釋曰詳鄉射繼公及盛氏訓以爲能左右

之曰以殊非經意
已在次西面　校曰面字衍
司射作射如初　釋曰如初如其作上耦射也異者在次北射位耳初不於射位者以司射誘射前未有中西南位也既作乃入次袒決遂亦異於初
大史節　小臣師執中　釋曰經例使執算者從執中者不使執中者從執算者此小臣師設中自別有一人執算從之非大史執算甚明
況國君官臣多　校曰臣字衍
司射節

離猶過也獵也侯有上下綱其邪制躬舌之角者爲維或曰維當爲絹絹綱耳　釋曰維字義見說文綱字見本經及周官皆在躬舌之外者以綱爲之難言麗著故釋離爲過也獵也鄭又以維字不見梓人故引或說破爲絹從絹則離維者謂離著絹疏已言之其離綱仍謂獵綱而過也繼公不知古義乃以維爲躬舌杜撰可哂　又案中離維綱揚觸梱復中字逗目下三事言之離維若綱一也揚觸二也梱復三也三者先最遠於侯者以次而近離維綱但獵過侯繩未及侯揚觸則因中他物

而至侯梱復則本已至侯特不著而復耳三者皆曰中尊公也或曰中維綱爲一事離維綱爲一事揚觸一事梱復一事離與中義別
三耦節
取之以升侯君事畢　釋曰下司射告公後適西階東告賓則賓降即升明矣經文賓降取弓矢于堂西諸公卿則適次明賓與公卿同時降而異位諸公卿徧降賓當即升於是司馬師乃升隸僕人乃埽侯道堂下爲公射之事既具司射乃得告公射公許小射正乃得取公決拾等而賓即於告時

降袒決遂執弓挾矢升告公卽告賓始言降後又言降則賓有兩次降而始降卽升可知始降取弓矢升明侍射禮也後降搢挾而升明射事至也此禮威儀多拾取矢者旣取釋弓矢於次至射又取之正其類也下文兩云公將射上公將射明爲公射故命負侯埽侯道下公將射明公許射故賓降袒決遂執弓挾矢升若公不射則賓降釋弓矢于堂西也上旣言公許矣復言公將射者明許射與否在君優君也觀二則字可見二則字亦微有不同盛氏從安人敬以此賓降爲卽下賓降先言之與下爲節

公將射則賓公卿皆降自司馬升至小射正侯于東堂皆一時事不知司射阼階下告公卽適西階東告賓設司馬升以下皆一時事而賓先降則西階東告何人乎不得已乃强爲之說曰賓在堂西故適西階東告之不知西階東與堂西不相值上文司正受命于公西階上命賓雖上下不同其在西階則一于時賓固在堂此禮從未有告于下者也且經云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升自西階先待于物北北一笴是旣升而待于物北未聞未升而俟于堂西降卽袒袒卽搢挾升中間庸有待司射告之隙乎前取弓矢未挾此則挾之必先取弓矢者侍射禮當然以先卽事爲敬經不言升者以告與後降見之云侯君事畢者謂侯爲君具之事畢繼公敬盛氏皆謬甚

公將節　皆執其旌　釋曰三侯各有旌也

司馬使更命負侯　校曰使當爲師

小射正節

與此一人此　校曰下此當爲別

司馬節

還右還君之右也　釋曰胡氏承珙說此注最善

司馬蓋由物閒適君物北而東而南又至物閒過上物後降自西階也物閒爲君之右自物閒發又至物閒而過四面一周是謂還右必如此者明爲君威儀多也意與初大同而儀有別故言于如初下繼公說與經反

東而南　校曰似當爲由南而東儀與出下射之南還其後同

公就物節

司射請立司正　校曰司射當爲射人下二句同疏蓋以上注司射射人也之語決之

相當則大射正與司射別　釋曰言相對則射人爲司射與大射正別司射亦當爲射人

小臣正節

始云小臣正　校曰臣當爲射

小射正以笥節

故云反位也　校曰反當爲降

公卽席節

此公與賓復升卽位者　校曰與當爲命

而后節　而后卿大夫繼射　釋曰據此則上賓公卿皆降而后司馬升明矣　釋獲皆如初　釋曰如

三耦也君禮異上有明文繼公謬　又案此經言取弓矢於次中則上適次爲在次外明矣上既言適次自無取於堂西之嫌吳說殊非經意

賓諸公卿節　釋曰言小臣東矢畢正乃坐撫之進又整結之繼公說非

賓之矢節　矢八　釋曰胡氏肇昕說是凡有事者皆官也韋氏議注誤又經言賓之矢以別于公卿大夫也公卿大夫矢在楅待拾取不授矢入於次中方說誤

東面坐　釋曰此坐實字也下坐承上起下之辭猶言既坐兩坐字皆當有繼公說謬

若左右鈞節　若左至而俟　釋曰此與鄉射並同但總計中之多少不論每耦之勝負以無關于祟黜也若飲射爵則自以每耦勝負計皆射禮之通例盛說全無分曉　司射命設豐　釋曰張氏惠言說是繼公謂堂西命之則是命豐耳非命設豐者也

司宮節　司宮士　釋曰燕射二篇所言司宮多司宮士特於此見之詳燕禮　勝者之弟子　釋曰言勝者之弟子則亦射者也反位不言袒執弓文省

不勝者節

起勝者也者起勝者　校曰下三字衍

相起復發　校曰復字衍

三耦節

不勝之黨無不飲　釋曰此黨非賓黨主黨之黨數獲時以上射下射分黨飲射爵時以勝不勝分黨上命勝者皆執張弓不勝者皆執弛弓則執張弓者勝黨也執弛弓者不勝之黨也不勝之黨無不飲謂執弛弓者無不飲也勝負射者自知司射但總命之射者皆君子固無不勝而自冒於勝反誣勝者爲不勝之慮也疏未達注意盛氏更誤

言升之　校曰升之當爲皆升
取其助祭　校曰取字衍
小射正節　一耦出　釋曰鄉射言一耦進自射位
發也此言一耦出自取弓處出也
酬者在左　校曰酬當爲受
不勝者節
案鄉飲酒　校曰鄉或衍字
與升節　適次　釋曰適次故不由司馬之南
升飲者節　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
耦不升　釋曰耦不升專爲大夫言不降不執弓則

兼賓諸公卿大夫經併言之耳賓字非衍
諸公卿或闕　校曰卿下脫大夫二字以士爲耦
者大夫也注連言諸公卿者因經成文耳下注云
授爵而不奠豐尊大夫也足明此注當有大夫矣
若飲公節
謂賓酌如兕自飲君　校曰當爲謂賓酌兕自
飲如飲君
公降節
夾爵亦所以恥公也　釋曰公既飲賓又自飲若
自咎平日無將順匡救之功而與君分謗者則公

自知恥矣故曰亦所以恥公也葢制禮者故使之
異於致爵以寓徹膳去樂之義俾在上者反身修
德正心以正朝廷百官萬民也春秋傳屠蒯酌自
飲義近之韋氏議注未喻大誼即就其說而論賓
先自飲固與凡罰爵異矣何待夾爵乃爲公不獨
飲乎
賓坐節
不祭象射爵　釋曰此兼上公不祭釋之疏甚明
若諸公節
此耦亦謂士也　釋曰諸公卿大夫皆已就席矣

此云執弛弓特升飲非士而何士與大夫爲耦言
諸公卿者因上成文耳若卿與公耦大夫與卿耦
者自在上賓諸公卿大夫不勝中韋說誤甚
司宮節
爲大侯獲者設尊也言尊侯者獲者之功由侯也
不於初設之者不敢必君射也君不射則不獻大
侯之獲者　釋曰互詳篇首上言獲者之尊明爲
參侯干侯之獲者此云服不明爲大侯之負侯者
獲者與負侯在參侯干侯則一人與鄉射同大侯
則二人與鄉射異一人則但稱獲者二人則必舉

負侯者獲者與服不既顯異其文則尊非一尊可知前後兩尊雖南北相繼而陳然上既云獲者之尊則其地但得稱大侯之乏東北不得據服不言上尊亦陳于大侯之乏東北者統於大侯也此尊在上尊南亦是大侯之乏東北而據服不者明專爲服不設也大侯必與參干異尊者尊君侯不以人數少尊卑相近而苟同之也設之同地以其同類服不之尊在參干獲者尊南猶公尊在方壺南也異時設之者臣無不射君或不射猶鄉射賓主人大夫或不射優尊者也射雖君臣所共盡志然

君或幼未能射或臨時有疾力不足以射且大射擇士君者擇人者非所擇者也故或不射不射則服不不可無功而受獻當不設其尊故兩尊異時設也異時設尊之義繫乎事不繫乎地特言尊侯亦明非君射此侯則不獻也經明言兩獻酒則無玄酒言東面南上加勺文較前設獲者尊爲詳尊大侯也上旅食之尊亦但云兩圜壺不言面位及勺如謂以設與未設異豈旅食尊亦當時未設後乃設之何以經不見其文乎經例事在何時者文著於何時上卿大夫席獻時乃設然先樹於位後

則篇首所云固非無事而空言其地繼公及盛氏章氏皆謬甚朱氏大部疑經侯字爲衍亦大誤經云尊侯非謂祭侯也祭侯得獻者之事非尊者獻者之事言尊侯者明服不之功由大侯以君射大侯故得獻其獻自獻服不也侯字安得衍乎服不即負侯者負侯與獲者固可通稱注亦閒互釋之然經文則截然分別上經云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其下云授獲者其明文也以彼例此則此云服不下適右个云獲者必二人無疑故下注云不言服不言獲者國君大侯服不負侯其徒居

乏待獲變其文容二人也司馬正皆獻之謂大侯之負侯者與獲者皆必司馬正獻之獻獲者在獻負侯者之後依常例則當於負侯者卒爵後云司馬正獻獲者今經省其文於負侯者祭侯變文言獲者明獲者與負侯者皆得獻下司馬師受虛爵當受于獲者也經文時有此互文之例知非以獲者曰負侯者者以上文明以二人分言則此不得合爲一人此獲者與負侯者異更與參侯干侯之獲者異參侯干侯獲者即負侯者與鄉射所云獲者執旌以負侯正同朱氏據鄉射以例大射之大

侯誤甚上云獲者之尊此云尊服不其非一事倘何疑乎洗視尊可知 梓人祭侯則爲位詳鄉射經云南上則兩壺有上下當酌上尊獻服不酌下尊獻其徒也 服不及獲者由乏南往來不由乏北往來故尊于東北

此設大侯之獲者 校曰設下脫爲字

司馬正西面節 拜送爵 釋曰拜送於服不也

反位 釋曰此終言之獻其徒拜送爵乃反位

不侯卒爵略賤也 釋曰解反位也不侯卒爵不侯其徒卒爵也服不卒爵則侯之

此終言之 釋曰解言反位於此處之意猶上文大師無瑟而云左瑟節也

獻服不之徒乃反位 釋曰申終言之義獻徒當在服不卒爵後司馬正受虛爵獻之既拜送爵即反位徒亦司馬正獻者尊大侯不以其無爵而忽之繼公韋氏皆謬張氏爾岐亦失之

卒爵禮祭侯訖 校曰禮當爲在

明獻徒移始反位 校曰移各本作後是

卒錯節

不言服不言獲者國君大侯服不負侯其徒居之待獲變其文容二人也司馬正皆獻之 釋曰詳上獲者與服不同有事于侯服不祭侯時獲者當從之以致其敬其獻則在服不卒爵後經文不著包見於此

以其既祭左个次祭右个 校曰左右二字當互易

獲者節

則此俎祭肺亦離肺 校曰亦當爲非

適左个節

故三者皆三祭 校曰下三當爲一或皆字當

爲爲

卒祭節

不北面者嫌爲侯卒爵 釋曰注義按經自明釋獲者則因獲者之禮耳繼公說無理

侯西北面者 校曰北字當重

設薦節 立卒爵 釋曰服不卒爵也亦兼獲者卒爵兼獲者卒爵故不言不拜既爵以司馬正獻獲者畢已反位不拜可知其服不不拜既爵則如鄉射成禮可知

不言不拜既爵司馬正已反位不拜可知也 釋

曰明經不言不拜既爵之故以上已變文爲獲者
故也
蔫者東面立　校曰者當爲右
司馬師節　洗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　釋曰隸僕
人巫服不獲者後而爲之洗乃獻者以別酌於其尊
殊之也
及參侯干侯之獲者　釋曰參干負侯唱獲一人
爲之但稱獲者與大侯異大侯負侯者獲者司馬
正已皆獻之矣盛氏非
隸僕人巾車於服不之位受之功成於大侯也

釋曰注言隸僕人巾車受於服不之位則參侯干
侯獲者自各受於其侯西北三步其受獻之禮則
皆如大侯負侯獲者也隸僕人巾車三侯皆有功
而以大侯爲主故言功成於大侯受獻於服不之
位宜也繼公吳氏皆非又隸僕人巾車無祭侯之
事則未必有俎經云如者如其受獻之禮耳隸僕
人巾車位當本在服不之南
不言量人者此自後以及先可知　釋曰隸僕人
巾車量人皆有功於侯故使司馬師於獻大侯負
侯獲者後獻之經不言量人可知也依周禮推之

諸侯巾車當上士量人當庶人在官者巾車尙獻
於此則量人自當獻於此量人於祭有常職巾車
亦有常職其職云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是也量
人與巾車同獻無疑方氏說反繼公亦非
卒司馬師節
獲者之爲　釋曰義與上經言獲者之尊同盛氏
非
獲者節　釋曰舉獲者以包大侯之負侯者也上已
變服不爲獲者則舉一足以包二矣服不薦俎設于
獲者薦俎之南

隸僕人巾車量人自服不而南　釋曰隸僕人巾
車量人與獲者同獻則其位本在服不南無疑統
于侯也徒一人居乏服不不居乏在其南隸僕等
又在服不南經不言隸僕等改設薦睿之其改設
以服不爲節吳氏臆說無據不足論
服不節　服不復負侯而俟　釋曰參干獲者亦負
侯　升實之　釋曰服不以庶人在官者爲之故別
爲之尊卑遠之猶士旅食者之別尊也太史是士則
固當酌上尊矣方說非
司射倚扑節

不升堂賓諸公卿大夫既射矣聞之可知　釋曰初請射不升者公及賓諸公卿大夫不射也再請射升者公及賓諸公卿大夫皆當射欲使賓諸公卿大夫未及告即徧知公將射而自急救也三請射又不升者賓諸公卿大夫既射見司射至阼階下請即知公將復射凝神屏氣以聽命也三者皆有意義非繼公所知

司射先反位

鄉不言司射先反位三耦未有次位無所先也

校曰次下嚴無外字阮云通解有與疏合案次外

下當有拾取矢三字　此注與鄉射注文同義異鄉射三耦拾取矢位與初射位異初拾取矢不言反位者言立于司馬之西南以其地別也此三耦拾取矢位與初射位同初拾取矢亦不言反位者以其事別也蓋位因事而定射時謂之射位拾取矢時謂之拾取矢位初拾取矢位雖與初射同而其爲拾取矢位則固自此始故不言反位三耦非反位則司射反位不言先至此再拾取矢前已有次外拾取矢位今反之故司射反位言先司射言先反位則三耦之反位可知經不言略也盛說殊誤方說更不必辨

舊位第一番之時　校曰舊位二字衍

三耦節

小射正司射之佐作取矢禮殺代之　釋曰此與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一例蓋自公射後小射正乃得行禮事與司射相代盛氏謂第一番取矢亦小射正作不知公未射小射正未得有事其說固非淩氏謂小射正所作是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然所作惟上耦經有成例以上作升飲例之小射正所作亦唯三耦之上耦耳以淩氏之精於例而猶

有此失注義可輕易乎若繼公之妄則更無待言

又鄉射第一番第二番取矢皆司射命之作之淩氏誤

三耦既節　入于次　釋曰凡言入者皆自外入繼公之謬不待知者而後決如其說則當改入爲進矣

皆進當楅　釋曰謂皆出次進至三耦當楅揖之處　上射東面下射西面　釋曰此即及楅之位也繼公據此以曲解鄉射明背彼經盛駁之是也

于大夫西比耦　校曰比各本作北非詳上

既司射注　校曰當爲按鄉射經

公以下　校曰公上脫諸字
若士節
以其三耦是士之束既是大夫　校曰當爲以
其三耦是士與大夫爲耦不束己是大夫
大夫進節
大夫反位諸公卿乃升就席　釋曰上諸公卿則
以耦告於上大夫則降卽位而後告則未射之前
公卿與大夫異位大夫久在射位公卿待公將射
乃降辨貴賤也此拾取矢畢公卿升大夫不升固
其宜矣上下所言卿大夫升就席者謂射畢無事

時耳繼公謬甚
衆射者節
而爲難之意　校曰而字衍
司射節
此時工在洗東　校曰東下脫北字
上射揖節
貍首逸詩曾孫也　釋曰此本禮家相傳之說古
樂賴以不墜盛世佐背經反傳妄加譏訕是誠何
心彼於鄭學尙非眞瞶瞶者而敢爲大言以欺人
何無忌憚之甚故胡氏已正其謬而猶復揭之以
爲學者大戒韋氏亦謬甚
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　校曰諸嚴作詩
後世失之謂之曾孫　釋曰言後世失其文惟存
曾孫一章因亦謂之曾孫師讀以爲貍首也
曾孫者其章頭也　釋曰采蘩采蘋篇名在首句
騶虞篇名在末句貍首篇名安必在首章以曾孫
爲章頭必有所受不可易也
有樂以時會君事之志也　校曰阮云之字徐本
未刻案嚴本有
大師節　稍屬不以樂志　釋曰言稍屬者節也稍

屬授公矢之法也既授矢則發矣他人發以樂志公
發則不以樂志故曰稍屬不以樂志義本明白易曉
繼公妄欲刪經眞此經之蟊賊也
不以樂志君之射儀遲速從心其發不必應樂辟
不敏也　釋曰奏貍首以射則君當盡志於樂明
矣仍不以樂志者優公也如是則君樂於進德而
居之安矣吳氏謬
卒射節　卒射降反位　釋曰諸公卿大夫衆射者
卒射反位畢釋獲者乃升　司射命設豐實觶如初
釋曰命設豐則設豐可知故經省文繼公非

司射命節　釋曰退算者一人非大史繼公非詳上

大夫節

公卿入西階下　校曰入下脫在字

不可猶居西階　校曰猶當爲獨

賓諸公節

諸公卿不入門而右以將燕亦因從賓　釋曰諸公卿由闑右入遂左至西階下繼賓以南不右者以將燕升坐宜近西階亦因從賓賓降位在西階下也繼公不左不右之說杜撰無理

羞庶羞

或有炰鼈膾鯉　校曰炰阮云嚴本作炰案嚴本實作炰

公食大夫有王事之勞　校曰公食當爲此是

不引二十豆盡　校曰盡字　殿本絕句

司正節

皆命者命賓命諸公命卿大夫皆鄉其位也　釋曰上言北面命此不著面位而曰皆命則分命賓公卿大夫各向其席可知必向其席者以其已坐也吳說背經

士坐祭節

次云士　校曰士當爲其他

下云其他　校曰下單疏作又又字似衍

乃薦節　乃薦司正與射人于觶南　釋曰射人不言一人可知署之不言司士執冪亦署此執冪者亦上士也與羞膳者異

以齒受獻既乃薦之也　釋曰言以齒受獻既獻乃輒薦之方氏未知注意

射人小射正署其佐　釋曰小射正司射也射畢則司射復射人本名對長稱小射正其佐不得稱正此所先薦者皆上士其佐中士知不在此射人中故注惟據小射正言胡氏匡衷說非詳上

辯獻士節　釋曰司正已下既獻卽薦之其獻與衆士序薦不與衆士序也衆工獻辯乃總薦之疏誤

祝史節

祝史門東北面東上　釋曰在干侯東北遙繼門東言之猶大夫位言門右也盛氏非

主人節

位在阼階東面　校曰面字譌單疏作南案南面二字或當並存

賓降節

今此其賓　校曰其字衍
司正節
并堂下之士　校曰并下似脫及字
大夫節
士立堂下　校曰阮云徐本無士字案嚴本亦無
士字
大夫未能受酬者輒與西階上　校曰　殿本
作大夫未受酬者與西階上酬士案　殿本是
也但與上輒字似當有
大夫立節

祝史與旅皆得獻　校曰旅下脫食字
司射節
亘非解烏　校曰直非毛本作非直阮云單疏
本倒案解單疏作懈
是以不可　校曰不字衍
卿大夫節
拜君樂與臣下執事無已　釋曰前君命以我安
無不醉者不拜此拜者以君之復射是樂與羣臣
執事無已猶拜徹幂之命以公意殷勤必欲盡酒
也拜徹幂公辭此不辭者彼燕正禮此非射正禮

畧之閒公命者無不拜斷無公卿大夫皆降拜而
賓一人獨坐干上之理繼公殊謬
至此賓士舉旅　校曰士上脫爲字
壹發節
矢揚觸或有參中者　釋曰中本侯者得中鵠誤
中他侯者必不能適中鵠中他侯非射者本心或
是揚觸三侯皆獲既與君同則揚觸得獲亦必與
君同蓋承公之意以己禮待其臣也繼公說非
主人洗升節　釋曰左右正辨見燕禮胡氏匡衷殊
誤

又案執事者堂上　校曰當爲則執事者不得
在堂上
受賜節
故著嫌不卒爵　校曰各本作故必卒爵是也
執膳節
諸安燕之歡　校曰阮云單疏諸作謂是也案
單疏實作諸
唯受節
故爲之也　校曰單疏作之毛本作而案而字
是

宥則節

容公卿出入之事　校曰入上脫公字

公入節

驁夏亦樂章也　釋曰驁爲驁夏本杜子春說盛氏之誤與其論肆夏陔夏同

周之小學祖西郊　校曰祖當爲在

是以與禮同者　校曰禮上脫二字

禮經校釋卷八終　同邑王大綸校字

禮經校釋卷九

吳縣曹元弼學

聘禮第八

聘義所云　校曰云阮云要義作謂通解作云案單疏作云

聘禮

天子六卿之貳中大夫十二人諸侯三卿之貳下大夫五人但天子官多貳卿者外尚有中大夫諸侯官少貳卿者外更無下大夫凡天子十二人外之中大夫於諸侯當爲下大夫者皆降

爲上士如州長天子中大夫諸侯則士故鄉射記云士則鹿中大司樂天子中大夫於諸侯則大樂正是士故燕禮大射位在下則諸侯五人外更無下大夫明矣胡氏匡衷失之

遂命節

吳公子季札　校曰下脫來聘

既圖事節

戒猶命也　釋曰下云戒衆介衆介皆逆命則命戒爲一明矣

宰命節

是諸侯兼官　釋曰是猶是以也

官陳幣節

馬言則者　校曰則阮云徐本作用誤案嚴本作則

奠幣于其前也是馬在皋南　校曰也字衍

卿大夫節　釋曰大夫西面宜少退

史讀書節

賈人坐撫其幣　釋曰上云官陳幣下云官載其幣則賈人在其中下文展幣於賈人之館是展幣之事賈人主之此展幣者爲賈人可知經於取圭始言賈人者事彌至官彌錄且掌玉者重也繼公吳氏皆不足信　此時具幣者載幣行者皆在賈人知物賈兼與具與載之事則展必賈人明矣

官載節　釋曰下展幣之賈人及有司皆卽此經之官特掌玉者不在此內耳

又展之又有司　校曰下又字衍

厥明節

降天子　校曰下脫諸侯二字

又入節

又入者祝也　釋曰取幣祝之事故知是祝也知主人不入者上告則已辭親矣猶望神之或有所命故立戸東以俟之所謂聽於無聲也俟而無所聞則當出矣亦象生時旣告而出也繼公說非經不言祝又入猶上文不云祝釋幣可知畧之

又釋節

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　釋曰出廟門爲行之始故於廟門外設行壇惟行壇本在此故喪禮毀宗得躐之而出據躐行出之文足知行壇素在大門內爲定位矣吳氏臆說非

不云埋幣可知者　校曰云注作言知下有也字

是月令　釋曰是猶是以疏中多有此例後不盡釋

上介釋幣節　釋曰士介不釋幣賤也亦告

使者節

至於朝門　釋曰朝門朝之外門皋門也古者天子諸侯皆三門外曰郭門中曰正門內曰寢門大王居岐依此制度文王受命改制更崇大之名郭門爲皋門正門爲應門寢門爲路門詩人本其王道之興由於大王故詩曰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

立應門應門將將傳王之郭門曰皋門王之正門曰應門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皋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按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未稱王時爲郭門正門既稱王後爲皋門應門然門名雖異其數與制猶未異於古周公制禮迺於皋門內加庫門應門外加雉門雉門設兩觀以望雲物懸法象施政教移應門內之宗廟社稷於其左右禮儀制度於是爲盛而二門惟爲諸侯之制其名則依周初未定天下時稱皋應路猶上文云乃召司空乃召司徒當時惟有三卿後立六官而三卿遂定爲諸侯制

故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鄭據制禮後言之明毛所言爲古及周初之制傳箋相兼乃足三門自古而有王侯所同內皆有朝不可或闕周公特加二門以尊天子爲垂法象發大命之所不爲朝其制視三門爲盛而雉門制尤盛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特假魯以庫雉之名而制如天子之皋應故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名爲庫雉實爲皋應者以二門之內皆有朝宜爲皋應朝門之制且庫雉制非諸侯所得用雉門有兩

觀通典引三禮義宗云雉門雉施也其上有觀闕以藏法象魏故以施政教爲名是雉門之名因兩觀而立諸侯無之魯雖名應門爲雉門仍不設兩觀煬公始僭其制故子家子曰設兩觀僭於天子久矣春秋書雉門及兩觀災新作雉門及兩觀以譏之雉門如此庫門可知魯之庫雉向如皋應本制諸侯皆立皋應可知蓋皋應朝門也庫雉非朝門也天子諸侯之宮皆有三朝每朝皆有門古之制也天子三朝三門之閒特加二門周之制也後人不知庫雉之非朝門皋應爲王侯朝門之通名

乃謂諸侯無皋應或謂天子三門有皋應無庫雉諸侯三門有庫雉無皋應皆誤統檢書傳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周書作雒解路寢明堂咸有庫臺

欽定禮記義疏云庫庫門臺臺門卽雉門是天子有庫雉矣詩緜正義引春秋傳皋門之晳必據古本及賈服舊誼是諸侯有皋門矣皋應相將有皋門則有應門可知旣有皋應明無庫雉檀弓記諸侯禮屢言庫門者記禮者多魯人假魯禮言之郊特牲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正義明謂譏魯失禮僞家語以爲衞事先儒皆知其爲䛏肅

宧改如諸侯得有庫門豈亦得有雉門兩觀乎然則以三門言內曰路門其內爲燕朝其外殷人設宗廟社稷次曰應門其內爲內朝其外周諸侯設宗廟社稷（賈氏云周人外宗廟然則殷人內宗廟）外曰臯門其內爲外朝以周天子五門言應門外加雉門外設兩觀左宗廟右社稷臯門內加庫門二門內皆無朝在內朝外朝之閒先鄭注朝士以內朝爲外朝然外朝不得反在宗廟社稷內故後鄭不從謂當在臯門內明臯門爲朝門也周天子諸侯宗廟社稷皆在中門外書顧命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

內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兩言出者出廟門也出廟門至應門而言入則廟在應門外可知（諸侯位在廟門外）此經云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出廟門卽言及大門內則廟在大門內可知大門內卽中門外故周官司儀云出及中門之外出廟門卽及中門外猶蜡賓事畢出遊於觀觀在中門外出廟卽得至觀也檀弓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庫門與祖連言明祖在庫門內也郊特牲繹之於庫門內失之矣廟與庫門近故失之者得於庫門內若廟在雉門內

魯雖失禮安得至庫門內乎又云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廟在庫門內此其明文是以禮家相承皆云宗廟社稷在中門外玉海引五經通義云大社在中門之外稷在西白虎通云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襲瀆也論語曰譬諸宮牆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祭義曰右社稷左宗廟蔡氏獨斷義畧同是宗廟社稷在中門外古無異辭戴氏震金氏鶚謂在中門內皆非戴氏所據惟穀梁傳送女母不出

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一事最爲近理然諸侯無兩觀爾雅云觀謂之闕明非有兩觀不得稱闕則所謂闕門者特當門空闕之處假觀闕之名耳闕門在祭門外則卽臯門非雉門也至左氏閒於兩社爲公室輔自據外朝執政所在言桓宮僖宮災火踰公宮至桓僖二廟火勢無定不必近者及而遠者免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避火仍得監救火者也皆不可以難古義金氏據此經每門每曲揖謂言每門則廟在中門內不知廟門外有都宮門每門謂外門與都宮門也大夫二門入大

門卽至廟下經問鄉亦云每門每曲揖非謂都宮
門而何金氏以每門爲據中門自知于下經不可
通遂謂大夫亦三門臆創千古未有之制誰其信
之金又宗蔣斯大說謂覲禮侯氏乘墨車載龍
旂弧韣乃朝朝者路門外之治朝所謂亡朝畢卽
入廟行覲不知經云乃朝猶云乃覲目下事也乃
朝下直接天子袞斧依云云其義可知若以乃朝
二字括朝禮而下徑接覲事成何文理經中從未
有此周禮明言春見曰朝秋見曰覲曲禮明言天
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

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朝覲散文雖通禮
則大異金氏之說可謂怪舊蓺而善野言者矣又
周官閽人掌守中門之禁守祧掌守廟祧廟又有
都宮環之中門外懸象魏使萬民觀自無可慮至
婦人不窺中門入廟由闈門固禮之通例然廟在
中門外仍得有與寢相通之道入廟自由闈門不
必由中門也金氏所難皆非此事爲禮之大節故
因注朝門而詳攷之戴氏求其是而偶失金氏則好炫己長求勝古人以非亂是者也
漢儒謂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二門金
氏謂天子諸侯大夫皆三門孰是孰非必有能辨
之者
卽此朝門者　釋曰卽猶則也
賈人節
鄭亦爲之繅　校曰爲阮云通解作謂案謂字
是
以解絇組之繅也　校曰以字衍
宰執圭節
屈繅者斂之禮以相變爲敬也　釋曰賈人取圭
垂繅授宰圭與繅並呈見之明典守不失也宰屈
繅授使者重以主器授人且明事不在已而卽以

變於賈人之儀使者垂繅受命遂授上介以圭與
繅並呈於君前明責在己且明上介有與己相代
之禮而卽以變於宰之儀上介屈繅出授賈人禮
畢當審慎以授典守者而卽以變於使者之儀故
曰禮以相變爲敬也聘時賈人取圭垂繅授上介
猶初取圭垂繅之意凡取圭出皆垂繅授圭使藏
皆屈繅禮宜然也上介屈繅授賓以賓執圭屈繅
故屈以授之始正執圭之禮不取相變繅以藉玉
覲禮曰奠圭於繅上則聘享時圭璋璧琮皆有繅
可知經云賓襲執圭記云凡執玉無藉者襲則聘

執圭屈繅可知經特著上介不襲屈繅之文明當盛禮屈繅當襲故下云裼襲執圭蒙屈繅之文以後賓授公公授宰皆屈繅不變正禮異於前也反命時使者執圭垂繅並呈圭與繅明不辱命也上介執璋屈繅立於其左事未至且明功在使者而卽以變於使者執圭之儀使者受上介璋亦垂繅義與執圭同而卽以變於上介執璋之儀君子觀其所以變而知其義觀其所變而知其文變者以義成其文也異其人異其事卽異其禮變乎其所不得不變無所苟也江氏筠戴氏震猶未達注意

凡非正禮者以相變爲敬示事也正禮以不變爲敬明德也

使者節

並面授之　校曰面字衍

又賓授覲時　校曰授字衍

上介節

賈人將行者　釋曰上官載中包主幣帛之賈人不兼此主玉之賈人此主玉之賈人行者在外主受居者在內主授若是一人何不待上介旣授而出乎王氏士讓說非

受享節

帛令之璧色繒也　釋曰享君不用玄纁用璧色繒者尊之同於禮神也經於君言束帛於夫人乃言玄纁則君之束帛非卽玄纁明矣享君之玉與享夫人殊則帛亦當殊繼公說非　又享惟有璧琮束帛玄纁鄭注論語鄉黨享禮云用圭璧圭字譌當云用璧琮

是以此經受璧　校曰是當爲所璧下當有琮字

璧琮右受者　校曰右當爲後

欲見朝置享　校曰置當爲聘

遂行節

及遂朝君　校曰及毛本作乃是

斂旜

故此自郊已後　校曰自下脫舍字

若過邦節　將命于朝　釋曰奉聘君之命以請也朝臯門內之外朝

自此表執策於其後　校曰於上脫立字

下大夫節　釋曰注疏達經義至精足見君子自處處人皆以禮而不以財如是則安有重幣以誘人貪

脁以失國者哉

若許受幣　校曰許下似脫爲字

餼之節　釋曰餼之以其禮謂餼之各以其禮命也禮命者大夫本當用少牢爲賓介加一等用大牢士本當用特牲爲介加一等用少牢上介只簡皆大夫明同大牢後人謂上介用少牢則非以其禮之謂矣經此句總賓上介士介言下乃分言賓與介之禮上賓大牢積惟芻禾者言餼賓禮也賓與上介不共文者賓有積介無積也積惟芻禾據陳於門外之積言積本牢米禾薪芻之通名此積字則據門外之薪芻米禾言所謂露積也芻禾與車米薪爲類言惟芻禾則無車米與薪經言惟芻禾以絕于車米與薪則仍有筥米筥米在中庭與牲爲類不與芻禾爲類言惟芻禾不足以絕之經不言筥米者正以但言惟芻禾則有筥米可知也後人謂無筥米非經立言之意矣介皆有餼者言餼上介士介禮也上介大牢士介少牢不同故渾言餼以括之如後人說則當云介皆少牢矣注於經字字體驗確不可易繼公謂羣介用特牲更屬臆說觀李氏心傳尤無理矣

禾以秣馬　校曰秣阮云徐作抹誤案嚴作秣

亦皆牲生爲餼　校曰似當爲亦皆有餼

唯牽以行道之閒　釋曰彼牽至賓館此在外朝耳

亦牽羊以致之同也　校曰亦字衍

誓于節

止而誓言　校曰言字衍

不謂此士帥沒竟後　校曰此下脫在字

則言史讀書　釋曰則猶即也

此聘使有旅從　校曰此上當有證字

爲壝壇節

壝土象壇也　釋曰經壝壇二字並用則壝是委土之謂如繼公說何不直云爲壝乎

不壝土爲宮　校曰不字衍

土今則不壹宮也　校曰土字衍

介皆節

及廟門內之禮者　校曰內當爲外

習夫人節

謂君聘亯　校曰享單疏作亨

及夫人聘享訖　校曰毛本夫人作大夫誤單疏作夫人

卿大夫升堂　校曰卿字衍

賓西面如覿幣　校曰西字衍

關人節

欲知聘問　釋曰繼公謂防奸人案張爐來謁文奸人可知如或包藏禍心則問亦無益如恐他奸人混入則於問事無與問固欲知聘問也旣問而得其人數不令奸人冒於其中乃關人常職耳問非爲此也

當一族之人　校曰族字不誤

當於廬宿市設　校曰設下脫委積二字

以介對

是以貴之貴之者　校曰阮云貴之二字單疏不重案單疏實重

君使節

向來賓之問　釋曰謂得賓言

入竟節

乃斂斂之者　校曰衍一斂字阮云單疏不重案單疏實重

始入張之　校曰當爲既入斂之

展夫人節

放象君禮而爲文變　釋曰文以變而成故曰文變詳疏意似展君聘享賈人南面告上介上介進北面視之退反位遂東面告賓展夫人聘享賈人南面告上介上介不視卽東面告于賓義甚精密注於是乃三字承旣拭爲文耳非故爲緩辭

有司節

有司載幣者　釋曰有司卽上官載之官亦賈人之屬也玉帛非一人所掌上官載之官蓋兼掌享幣之賈人及此展羣幣之有司在內上展享時會諸其幣蓋掌幣者授掌玉者會之周禮玉府賈八

人職幣賈四人此不言賈人言有司者畧之且容幣多他人助之展

云大夫者　校曰云當爲及

及問大夫聘之幣　校曰聘衍字

使者得之　校曰之字似衍

及郊節

若公百里　校曰百上阮云通解有五字案有者是

及館節

館舍也遠郊之內有候館　釋曰上云及郊此云

及館下云至于近郊此館在近郊外甚明蔡氏盛氏謂卽卿所致館此預言之不知經何故而必急言之若此下致館後所言館乃賓正館耳此時又展者省錄必于未事之先若旣至國則有致館設飧盛禮且當休息使明日行聘日莫人倦齊莊中正而無解怠不宜以展幣之事厠其閒矣

上介節

道皆有廬宿市來之舍　校曰來字衍

前出請士　校曰阮云毛本作士請事案毛本是

以是先卑後尊　校曰以已通

賓北面節

上北面受幣　校曰上字上阮云通解有堂字案有者是

賓用節

今以賓館　校曰館上脫在字

勞者節

是賓之使者　校曰使當爲從

賓出揖庭實出　校曰上出字衍

云上介受賓幣　校曰云上脫下字

夫人節

賓以冬食　校曰冬疑當爲寒

故彼引此爲證　校曰彼下脫注字

儐之節

然則賓送不拜　釋曰上卿勞賓拜送者不從之也儐禮終於送幣揖庭實拜送則自爲一事經云儐之如初如其儐禮也又云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別其儐後不如初者言遂以賓入則不拜送可知公食禮曰賓不拜送遂從之送之拜不拜繫乎從不從不繫乎有儐無儐君夫人使卿大夫勞設

無儐不從之行固當拜送之拜送非因儐而有加禮也覲禮侯氏拜送使者遂從之乃送禮之有加非爲儐而然胡說失之

至于節

賓至外門　釋曰經云至于朝注云至外門者朝卽在外門內至外門卽至朝也朝外朝外門臯門也

周禮天子七廟　釋曰先儒言之精且詳矣陳氏祥道以書六宗爲三昭三穆不知古未有每廟稱宗者其惑已甚

云至于朝者　校曰者字衍
卽夫人勞賓　校曰人下脫使字
不敢稽賓　校曰毛本賓下有者字是注賓下
有也字
云則祧始祖　校曰祖下注有也字
上尊者　校曰者字當重
是以於大祖廟受聘享　校曰以字衍
賓曰節
彼謂臣見己君入廟　釋曰入廟句連下句讀
大夫節

又諸臣朝覲天子　校曰臣當爲侯
此等皆主君親致館　校曰館字衍
又云　校曰又當爲上
諸臣致者　校曰臣亦當爲侯
賓迎節
卿不俟設飧之畢以不用束帛致故也　釋曰此對歸大禮卿俟設饔餼畢乃致命也此不使卿致故不俟設卽退亦嫌致館設飧聯事卿當并致故辨之凡言致者必用束帛覲禮不用束帛則不稱致館故注連束帛言胡氏申注是也朱文公駁注非
卿以空拜致飧　校曰拜當爲手
亦以幣帛致　校曰亦下脫不字
宰夫節
彼少牢　校曰少牢二字衍
飪一牢節
此則如介禮也　釋曰言此賓之牢數如隨君爲上介之禮
賓與飧陳同　校曰飧字衍
堂上節　西夾六　釋曰胡氏論夾制是也其議先

儒則非詳特牲
以其陳鼎饔餼同　校曰饔上脫與字
門外節
牢十車　校曰阮云徐本無牢字案嚴本有
車米視生牢　校曰阮云單疏本視誤死案單疏實作視
牢皆十車者　校曰注無皆字
薪芻倍禾　釋曰此所設無筥米者造次之禮有簡篹可從其略明日卽致之
上介節

衆介節

賓飪鼎數　校曰飪當爲腥

堂上之饌四豆四簋兩鉶四壺無簠　釋曰經云皆少牢以別于上介大牢也不言堂上之饌以差次可知也歸饔餼亡介無堂上之饌者彼用飧此用飪不同此新至具熟食不可無羹食且飧之本義說文云水澆飯也則堂上簋鉶之等當有明矣褚氏韋氏失之

賓皮弁節　至于朝　釋曰臯門外也内卽外朝故據朝言之

卿爲節

彼言覲者　校曰彼當爲連

則鄉受之　校曰阮氏從鄉非也此字義當作鄕

冬官匠人云　校曰云當爲文

江氏永以論語揖所與立左右手爲周末文勝接下大夫用交擯非也此蓋孔子平日論爲擯之事當如此耳江又據周官三辭謂此經當依彼爲正是也但議注則非注固未嘗謂一請事卽納賓也胡氏分別甚當

公皮弁節　大夫納賓　釋曰納賓辭未詳經公約子反納卻至之辭不知彼因卻子走出故云然不可以證常禮

賓入節

内賓位也　校曰内單疏標目作由似是

亦約朝君揖位　校曰揖似當爲擯

賓辟節

不敢賓辟　校曰賓辟二字衍

公揖入每門每曲揖　釋曰揖入入都宮門也每門揖者賓入大門公揖入都宮門公又揖也每曲揖者

入大門將東曲揖直都宮門將北曲又揖也此每門每曲揖在大門內廟門外下問卿每門每曲揖亦在大門內廟門外如以此每門爲外門中門則於彼將何以解之當以胡氏下文正義從盛氏王氏士讓說爲正戴氏金氏皆非詳前

疏以每門爲閤門失之然廟固有閤門亦未可輕訾也

此謂聘賓大聘大夫　校曰大聘下脫使卿小聘使五字

及廟門節

上初命拜迎賓　校曰拜字衍

必知義然　校曰然下脫者字

賓立節

此將與君交禮　校曰將當爲已

几筵節

司宮乃于依前設之　釋曰司宮小宰也下宰夫徹几改筵知此非宰夫設之者依神尊于禮賓宜使小宰爲之燕禮賓席小宰設者彼無神席無所避也

請受賓所以來之命　釋曰繼公謂請致其君命

不知致命賓之事無容請之

周禮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　釋曰注此下並無脫疏是繼公非

不敢以必來之已國　校曰以字衍

賈人節

乃陳幣在門外　校曰門上脫廟字

上介節　上介不襲執圭屈繅　釋曰經於上介執圭屈繅特著不襲之文以明不當盛禮之義則當盛禮者屈繅當襲明矣下云賓襲執圭是也屈繅當襲卽所謂無藉者襲繅藉之文明見周官圭璋特璧琮有加止餘義耳胡說誤

而不襲者　校曰句上似脫屈繅執之四字

賓襲執圭　釋曰不言屈繅蒙上文也惟賓執圭屈繅故上介先屈繅授之執圭盛禮也禮盛者尚質故無藉無藉者充美故襲事相因也　圭單疏標目作玉

擯者節

亦所以致尊讓也　校曰單疏標目無也字述注有

彼主人無三辭者　校曰當爲彼主人三辭此

無三辭者

介皆節　釋曰司儀云惟君相入據客相不遽入言也此云介皆入據終入言也二經皆周公所作安有相違疏是也

擯者進

釋辭於賓相公拜也　釋曰江氏謂所釋之辭卽下記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案下記此辭與拜問大夫辭拜送賓連文自是君館賓時辭但此時所釋辭或與之同耳

公側襲節

中堂南北之中也　釋曰中堂東西南北之中也案經云中堂與東楹之閒則其爲東西之中不待言惟在南北之中則義尚未明故注特舉而言之注必知然者以尊賓當入堂深猶昏禮之當阿也注又云東楹之閒亦以君行一臣行二者此承中堂說下謂受玉不竟於中堂而必於中堂與東楹之閒偏在東者以君行一臣行二故也東楹之閒四字摘引經文舉東楹以該中堂非以之閒二字專屬東楹也李氏駁注誤互詳昏禮

可也無正文　校曰可也二字衍

凡廟之室堂　校曰室字衍

裼降立

裼者免上衣見裼衣　釋曰袒裼二字他經多通此經則別凡肉袒若袒而見襦謂之袒去上衣見中衣謂之裼袒示有事裼爲行禮也江氏說不誤

僟身禪衫　校曰禪下阮云通解作禪案禪字似是

襦袴之上　校曰襦上似脫禪衫二字

皮弁祭服之等　校曰祭服謂冕服也毛本作服祭乃誤倒

是禮尚有相變也　校曰有字衍

庭實節

攝之者右手幷執前足左手幷執後足　釋曰下文受皮明云右首受皮之儀因乎執皮則此攝之之法與昏禮異兩注各依經文解之詳下

若使卿贈　校曰若當爲君

此皆有麋鹿皮　校曰有當爲用

公再拜節

注自由至而出　校曰由毛本作西阮云陳閩俱作由與注合案單疏作由

公側授節

皮右首者變于生也　釋曰凡執禽生者左首執皮右首變于生禮之常例也昏禮執皮左首者特取象生之義非常例也凡受皮之儀因乎執皮並受其節同也昏禮於執皮言左首則受皮亦左首可知此於受皮言右首則執皮先右首可知凌氏以昏禮與此禮執者皆左首受者皆右首不知受者何所取義而必變於執者之禮且勢亦有所不順不可從

此已上側　釋曰兼上側授宰玉言

三八入門時　校曰三八二字不當在此
西頭爲上餘　校曰前三八二字當在餘字下
餘三八下當有以次而東四字
若有節　釋曰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則凡有言者多先行聘禮明矣有因聘而言者有爲言而聘者其禮皆同其事輕時遽乃不行聘耳則士相見禮所謂非以君命使者也注以禮經春秋互相證明繼公未之知
宰夫節
孤彤几卿大夫其漆几與　釋曰據公食記則周

禮所云自專爲孤言孤彤几卿大夫自當用漆几卿大夫筵與孤異几亦當降於孤也注以義定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周禮注以國賓爲兼卿大夫者大分言之賈氏所釋是也
是諸侯與朝聘天子法　校曰與字衍
公壹拜送　釋曰經於公特著壹拜之文則正禮送几再拜矣凡尊於卑壹拜者常禮皆再拜繼公說非
北面節
不降以主人禮未成也　釋曰胡氏釋注甚精繼公竊注義而小變之

云凡賓左几者　校曰阮云云凡單疏本誤倒此從他本
宰夫節
君不自酌尊也　釋曰醴禮之常不自酌盛者自酌冠禮禮子昏禮禮賓不自酌者也冠禮禮賓以一獻之禮自酌者也此醴賓雖非一獻然有幣禮盛疑當自酌而經使宰夫酌者以君尊雖禮盛不自酌依常醴法也諸侯相朝灌用鬱鬯則宜自酌矣注義如此凌氏未達
耳泰一　校曰泰阮謂單疏作大案單疏實作

泰
賓不降節
賓壹拜者醴質以少爲貴　釋曰此特取醴質之義他受醴者皆再拜
宰夫薦節
事未畢擯者不退中庭以有宰夫也　釋曰注義本明或謂以馬將入中庭故不知馬在三分庭之南一分也
以有宰夫主　校曰主當爲在
祭筵節

尙古今通用也　校曰尙下當有上字

公用節

自尊之可知　釋曰言彼云用者是相尊之辭其義可知此公用束帛則取尊者于下之義與彼不同故特言之此疏義不甚明畧以意解之

公壹拜節

賓見公一拜止　校曰阮云陳閩通解俱無止字案無者似是

賓執節

賓儐勞執幣　校曰勞下脫者字

賓覿節

又不升堂入幣　校曰　當爲授

擯者坐節

更出取幣　校曰出字當在幣下

公揖節

公再拜者以其初以臣禮見新之也　釋曰此拜將受幣也升卽拜者取當拜至之節必當拜至之節者拜至是尊客之禮賓初以臣禮見宜以客禮新之也惟此卽拜至故前禮不拜至事不相襲也周禮曰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又以此拜爲答拜者此拜有三義據將受幣言則曰拜受據爲賓再覿之始言則曰拜至據因初覿言則曰答拜義實一貫文各有所對耳

振幣節

不言其公受也　校曰其字衍

賓降節

拜送幣于階東以君在堂鄉之　釋曰君在阼階上拜則臣當在西階下拜今在西階東者以君在堂偏東而南面少就鄉之敬也己之臣拜階下者對正尊不崇曲敬也繼公說淺甚

擯者節

上介用皮變於賓也　釋曰馬輕於虎豹皮而重於麋鹿皮賓用馬上介用麋鹿皮是變於賓也記所謂皮馬相閒者謂享之庭實耳若麋鹿則亦馬之類非難得之物也胡說未的

擯者節　釋曰此言其次也謂擯者執上幣在先士執衆幣在後而有司二人舉皮以從擯者之幣皆出擯者請受也經言請受委皮南面則請乃委皮甚明猶堂上致命爲釋皮節後人謂未請卽委非禮也此請受實事非虛語

釋辭之時衆執幣者隨立門中而俟　釋曰衆執幣者不與擯者同即位者明釋辭擯者之事士執衆幣者不與且以別于陳擯之禮也

對前賓　校曰賓上似脫請字

委皮南面

擯者旣釋辭執衆幣者進即位有司乃得委之　釋曰擯者旣釋辭則介將受幣故衆執幣者進即位委皮在衆執幣者進後者以衆執幣者在皮後委皮當門恐妨其進也經繼請受言之者明委皮以請受爲節衆執幣者於請受畢將委皮即進也

右先　校曰右當爲左

執幣者西面北上擯者請受　釋曰執幣者即衆執幣者上以委皮南面繼請受言未著執幣者之位及其即位之節故補之言執幣者西面北上時當擯者請受後也經自有補著之例大射儀曰司馬釋弓反位而后卿大夫升就席足以明之矣

請于上介也　釋曰明即上文請受恐人見請受文在執幣者西面北上下疑爲請於士介故復言之

上言其次此言其位互約文也　釋曰上出時但言其次不言擯者西面及衆執幣者有司南面之位此言旣出之位又不以次序而以執幣者西面北上補著于委皮下然據此委皮南面執幣者西面之文則未委未即位前皆南面及擯者先即位西面可知據上皮從其幣衆幣在皮後之文則執幣者不與擯者同即位而其即位在委皮前亦可知經約文互見也此言其面又恐人昧於節次故復言擯者請受以明之

下云士介覿幣時　校曰云當爲文幣衍字

立於南面之文　校曰南面似當爲擯南

介禮辭節

此言皆辭受者嫌擯者一一授之　釋曰以釋辭惟擯者嫌授幣亦惟擯者故明之

請先授上介幣　校曰請字衍

上介節

幣入門左　校曰幣上脫奉字

介振幣節

北出三分一　校曰一上脫庭字

擯者又納節

出道入之也　校曰入之二字當倒

士介節

終以客禮　校曰禮下當有見字

公答再拜　釋曰此答拜亦卽拜受也經於賓介再覿公拜不言答於此始言答者彼雖因初覿而特起禮公拜後賓介復拜送此直承初覿不更端公拜後士介更不拜送禮殊對此言答拜故上不言答實亦有答其初以臣禮見之意周禮但言賓禮無所對故直云答拜耳

宰夫節

使宰夫受于士　釋曰上擯者進注云就公所固

謂擯者以上幣授宰夫矣此注云使宰夫受于士者以宰夫當受擯者幣前注已明恐人疑此受幣止是受上幣不兼衆幣故特明之此受幣承上士三人坐取幣立擯者進下實兼受上幣衆幣言與面大夫文不同面大夫云老授擯者幣于中庭專據上幣未受衆幣則不云以東此總言受幣下卽云以東則受幣中兼上幣衆幣可知受幣必于中庭公左全受幣乃得東也注舉其難明者後人未之思耳注又云士介幣宰夫受于士者亦就一邊言之舉士以該擯者也

卽上云庭中　校曰云當爲文

所受之　校曰之下脫人字

其藏　校曰其字衍

執幣者序從之　釋曰面大夫云老受擯者幣于中庭不云以東下亦云士三人坐取羣幣以從之則從之爲自其位從至中庭非從而東明矣旣爲從至中庭則上以東前之受幣兼衆幣明矣云執幣者序從之者謂執幣者以次從之與宰夫得以次受之明宰夫受幣法也後人說皆非

擯者節

衆介逆道賓而出也　釋曰出謂出都宮門及大門內

謂逆道也　校曰謂當爲爲

諸聘禮之等　校曰等當爲事

及大門內　釋曰出都宮門西至中門內

賓對節

拜其無恙　釋曰司儀云客再拜對則賓拜而后對賓之拜拜君之問己君公之拜拜聘君之無恙聞無恙必拜者喜之至明念之深也韋氏謂答賓拜失禮情矣

公禮辭許　釋曰上注謂擯反命言賓不願因告賓請有事于大夫則此公辭當使士往賓館辭之賓再請乃許如昏禮請期之爲

君使節

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　釋曰鄭約皮弁服言皮弁衣色象冠布上素下也周禮但言兵事韋弁服不言他用則此韋弁當與彼有異疏說是

今文歸或爲饋　釋曰言或則今文亦有作歸者二字本通此處各本多作歸故鄭從之

又以爲衣裳　校曰賈所據周禮注有裳字孔

氏詩六月正義引無阮氏毛詩校勘記曰案此不誤兵事素裳下文引鄭志可證今周禮注衍裳字耳

而連屬爲衣及裳　校曰周禮疏引雜問志及裳作而素裳六月正義同案此所引與周禮疏詩正義所引恐是一條竊疑此條唐時有二本一作而素裳周禮疏引之以見與彼注異一作及裳此疏引之以見與彼注同與此注異以六月正義引周禮注無裳字及詩周禮二疏所引鄭志皆作而素裳及此疏下文別引鄭志一條訂之似作而素裳者是俟通人正之

鄭志兵服　校曰此蓋別一條有脫字當爲鄭志又云兵服素裳或曰上及裳當作而素裳全與兵服異者全字衍此處不必增字　據周禮疏則賈謂鄭以衣裳皆韎韋爲兵服之正素裳別存一解韎布爲衣而素裳則聘禮歸大禮之服非兵服之常也胡氏從之

有司入陳

入賓所館之廟陳其積　釋曰積者牢米芻禾之總名故謂饔餼爲積然與致積之積則迥別聘義

曰出入三積周禮司儀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皆在郊勞之前是入積也入積在郊勞前則出積當在郊送後周禮郊勞下云致飧如致積之禮致饔餼如將幣之儀明以致積與致飧歸饔餼分三事萬氏斯大謂三積即飧饔餼之等與經文背且飧饔餼皆國中之禮何所謂出入乎周禮於諸公之臣言三積此禮主於侯伯之臣畧不言積則侯伯之臣雖有積不致明矣

若朝聘使少　校曰使字衍

飪一牢節

　笾用木　釋曰朱文公謂禹慕笾石尙存或古天子制與周異乎

　旣北面揖　校曰毛本旣下有曲字阮云單疏要義俱無曲字通解有案有者是

　則宗廟之中是引物　校曰是上脫亦字

腥二牢節

　有腊者　釋曰腊各本作腥是注舉腥以包飪

堂上節　八豆　釋曰疏所言本特牲公食是也繼公說非歸賓禮不宜純如天子朝事

　猶下經錯黍　校曰黍下脫其南稷三字

　此經菹菹不自相當　校曰下菹毛本作醢是

八簋節　錯　釋曰屈錯二字經文分別自明上注云屈猶錯也者明屈錯皆是相變之義大分言之下注云屈錯要相變是其意也讀者勿以辭害志

兩簠節

　其要殺　校曰殺字衍

　羊豕相當　校曰豕當爲自

　故羊豕不得變也　校曰豕字衍

八壺節

　及西夾其對　校曰其似當爲相相對猶相較也

西夾節　六壺　釋曰稻酒二粱酒四

　四鉶兩簠　校曰簠下脫南陳二字西北上

　次北有鹿臡　校曰北當爲西

醯醢節

　禮器云至一石也　校曰此數語論壺制不當在此

　食物故爲陰　校曰食似當爲穀

米百筥節

　東西爲列　校曰列疏述注作行

　今米爲筥　校曰爲字衍

　在醯醢之南北之中　校曰南字當重

門外節

　秉有五籔　校曰五阮云徐陳閩葛俱作伍案嚴作五

至于節

　不可以不下主人也　釋曰疏讀下字絕句

　不下賓客　校曰不　殿本改作必

大夫辭節

尊賓　釋曰辭降拜者君於降等之賓之禮不敢
當其降尊之也燕禮大射於己臣亦辭之者旣命
爲賓以賓禮待之餘卿大夫降拜不辭孔子曰拜
下禮也命復射賓與卿大夫同降拜不辭者非正禮畧之也

大夫禮辭節　揖讓如初　釋曰如初大分言之此
讓當成三依敵者常禮成三故主人先升

大夫對節

稽首尊君客也　釋曰蔡氏謂以賓稽首受其君
命因其禮而荅之不知此拜非代君拜送也賓自

拜君命無容以稽首私荅之注義不可出入

受幣節

凡敵體授之義　校曰授下各本有受字是阮
云要義無受字案單疏亦無

賓送節　賓拜于朝　釋曰朝外朝也外朝在大門
內當門北面拜卽是拜于朝故經云朝而注云於大
門外疏則謂外朝在大門外

西夾亦如之　釋曰東夾無者猶饔餼之止三牢也
饔餼三牢飪一牢仍眡二鼎此西夾及𩜁䭬則不眡
尊介客之也妄人敬說非諸侯朝𩜁䭬有差蔡氏謂

米醯醢不殺常用等亦非

儐之節

如卿使者受賓儐禮當庭同　校曰如當爲與
庭字衍

士介節

制不在門外東西　校曰制當爲知

宰夫節

士介西面拜迎　校曰士嚴作上誤此從他本

每上賓　校曰每字似誤或當爲拜屬上讀

士介節

從牢後來適宰夫　釋曰適猶就也

至宰夫之後　校曰後當爲右

知此亦在右受也　校曰阮云單疏右誤後案
此從他本

下大夫擯

無士擯者旣接於君所急見之　釋曰以差降言
之君備卿大夫士之擯則卿當有大夫士之擯大
夫當有士擯且賓卿也有上介士介則此卿亦宜
有大夫士之擯以對賓而禮無士擯者以旣接於
君所當急見嘉賓且不敢稽賓非復聘時介紹傳

命不敢質之意與大夫不敢辭君初爲之辭例同是制禮者稱情立文非行禮者任情廢禮吳說殊謬

擯者節　每門　釋曰此每門胡氏據都宮門言則聘時每門非中門明矣

既而俟于宁也　校曰也前疏引作下

牆皆闔門　校曰皆下似脫有字

擯者請命

不几筵辟君也　釋曰君所以設神位者所謂先君之好是繼不敢自當大禮也大夫辟君禮故不

几筵小聘禮不盛故亦無几筵繼公說不可通辟君禮三字至精聘專爲君故君特几筵猶昏禮納采以下六禮主人皆筵几于廟之意大夫而襲之是貳君矣　又几阮云徐本作凡誤案嚴作几

賓奉節

古文曰三讓　校曰三阮云徐本作二誤案嚴作三

賓降節

不擯賓辟君也　釋曰問卿後有面卿與聘享後有私覿同則無儐對君禮賓而言不對歸饔餼儐

大夫而言此禮當以聘享爲例不當以歸饔餼爲例也不言禮言儐者亦辟君李說未是

擯者節

其謂之面威儀質也　釋曰此儀實簡于覿故質言之曰面聖人因事立文無所苟如此繼公說蒙混

入門節

大夫於賓入自階下辭迎之　釋曰不於中庭辟君也不於門內未請事不得迎故立於階下擯者請事賓即入門右主人未及離階下位故即於其

位辭而進迎之公在中庭大夫乃在階下者此別爲一禮大夫士降位恆在階下士昏禮納采賓降出主人降擯者出請降亦在階下也公降復庭位賓入不迎大夫降在庭位見賓入即迎亦異於君者也大夫自階下進至中庭賓已左至當揖處不可不揖當即揖之及賓既曲北面又揖之及賓主相當主人乃旋而並行故下注云大夫至庭中旋並行經云揖讓如初者謂亦三揖三讓耳主人未及迎賓即入見賓入即前迎迎至中庭見賓至當揖處即揖讓以升固未嘗自尊也繼公謂於中庭

南面辭之不知大夫初無中庭南面位也辭位不
得在中庭則迎亦不及至門內矣
賓遂左
今此賓與卿覿者　校曰覿當爲敵
庭實節
大夫至庭中旋並行　釋曰詳前
賓遂門左　校曰門字衍
擯者節
於衆介始覿　校曰於字衍
擯者反幣

皮出還於上介　校曰皮當爲幣
大夫荅節　老受擯者幣于中庭　釋曰羣幣一一
受之乃以東
擯者節
拜送也　釋曰送而拜其辱也
上介節
是各於其爵　校曰於當爲以
大夫節
或有病疾　校曰病疾二字當倒
君使節

故直授之而已　校曰授當爲受
堂上節
其設脯其南醢屈　釋曰籩實脯爲主豆實醢爲
主上經云宰夫薦籩豆脯醢此籩豆所實無正文
鄭言脯醢者非謂所實止此特以籩豆恆實脯醢
舉脯以該六籩舉醢以該六豆耳經云堂上籩豆
六設于戶東西上是籩豆皆西上注云脯其南醢
猶云籩其南豆籩北豆南皆西上也繼公謂豆在
西籩在東則是以西上爲豆在上誤矣云屈者謂
籩與豆皆屈陳之六籩分三列在北屈六豆分三

列在南亦屈也此與上經韭菹其南醓醢屈文同
而意異焦氏以恕說極是上注云凡饌屈錯要相
變則此饌亦當屈又云酒不以雜錯爲味則籩豆
無不屈經不言屈畧也胡氏謂不屈非此籩豆以
上經韭菹醓醢之文推之當用朝事之籩豆注不
言可知也姜兆錫說殊謬
又於醢東設脯　校曰又於醢三字阮云單疏
無案單疏實有
上介四豆節
四壺無稻酒也　釋曰以設飱士介有簋無簠大

夫餼賓米八筐無稻例之則四壺無稻酒明矣酒以米為之與籩豆例殊繼公說謬

賓迎節　賓再拜稽首受　釋曰稽首重其禮也公食禮言大夫相食亦再拜稽首蔡說非

上介節

米六筐者又無粱也　釋曰凡殺禮者皆殺其物非徒殺其器而已致飧士無簠故知去粱凡經無明文而注補之者皆禮家相傳古義禮記之類也繼公臆說不足信

燕與羞節

羞謂禽羞鴈鶩之屬成孰煎和也　釋曰此羞謂禽之已煎和者下乘禽謂禽之未煎和者注皆云鴈鶩之屬舉一隅耳言之屬則雉鶉鴽䳺皆包之矣吳氏易注豈禽羞中不得有鴈鶩乎不可從

若不節

合速賓之來　校曰之字衍

此篇據侯伯之卿　校曰侯伯二字單疏倒此從他本

使大夫於大夫者　校曰使於二字當互易

兼卿也　校曰兼字衍

大夫節

雖有燕之　校曰之字似衍

君使節　釋曰玉有比德之義注至精繼公說淺甚

舉聘君之主　校曰舉似當為據

賓皮弁節

迎之不拜示將去不純為主也　釋曰此從還玉義推出還玉則賓將去不純為主故不拜此所謂拜拜迎賓非拜受玉也受玉以不當禮而不拜迎賓則無論當禮不當禮既至已館將與已為禮即當拜之上問卿章大夫代受禮云不拜下記若君

不見使大夫受亦無拜迎者不於己廟與此異此至己館例當拜迎而不拜者以將去此館不純行主人禮故也迎大夫以不純為主而不拜一義也受玉以不敢代君當禮而不拜又一義也經例賓至主人門主人迎無不拜者不拜惟不純為主者耳拜迎與荅拜例殊荅拜奉使不當禮者不荅拜迎則致尊讓之道無論禮不出于來者及來者禮不專為己（禮雖主于己賓不為己故皆拜之）觀下文賓升自西階則將去之義不可易矣江氏筠從繼公非

賓自節　負右房　釋曰右房詳鄉飲

聽命於下敬也　釋曰初聘君授圭於賓以達於主君此主君還圭於賓以反命於聘君則受命以後反命以前圭實賓主之此還玉固還於賓以還聘君禮玉之等亦皆藉賓以奉於聘君賓爲君以報己君之禮命己較歸己禮事更重故聽命于下以示謹敬之至庶無忝兩君也繼公謂君命不主於己殊失禮意又此經升自西階明以不純爲主之故繼公乃謂以非受玉正主不知入竟展玉時賓立于幕東西面行聘賓升西階立西楹西不聞有異於其君所異者惟不敢代君當禮前不答拜

此不拜受耳南面並授者以君物相授受不敢同於尋常授受之儀同面如對君也繼公說皆謬

退爲大夫降逡遁　釋曰大夫降賓未得降不可獨立於受處此大夫與賓皆無拜故賓於大夫既授將降時逡遁以示敬退負右房亦猶三退負序之意上鉤楹入堂深故退即得負右房負右房者亦以不純爲主將降自西階也胡氏以退爲受圭重愼之故然經言退者多矣無取此義者恐非

面位受不同　校曰受字衍

大夫節　大夫降中庭　釋曰中庭南北節東西當西階下堂塗盛說非賓必俟大夫至中庭乃降者同降一階相從雖爲儀也中庭則在碑外有碑相隔無嫌矣

賓還阼階下西面立　釋曰大夫士降位在此中庭無位繼公說謬

今云大夫降出中庭者　校曰出字衍

大夫中庭　校曰夫下似脫至字

上介節　如初入　釋曰凡再迎者不拜異乎初此初迎以不純爲主而不拜故再迎云如初入

唯升堂由西階　釋曰繼公以爲辟正主之故非

辨詳前江氏以宰夫代君爲獻主升降自西階爲比例不知彼在公所宰夫代行主人事耳此則越國之事賓實主之事類不同大夫從君爲介無私覿而執圭而使有私覿足以明之矣

賓裼節

布帛白賄　校曰白字譌單疏作曰

禮玉節

此玉則琮也　校曰琮上脫璧字

以其經言玉　校曰經上似脫上字

故以玉言之　校曰以上似脫亦字

上介節

此中賓不見　校曰中字似衍

聘享節

及賓聘彼國之下大夫　校曰賓毛作常浦云賓誤常案單疏作賓

爲相而言也　校曰而似當爲向或相讀擯相之相而字不誤

公退節

得不由君　釋曰不識否

故不言辱　校曰辱上脫拜字

賓三拜節

是禮以細小　校曰以阮云要義作之案之字是

況饔餼食　校曰食上脫饔字

受予節

去有貺之　校曰有又通

使者歸節　釋曰至此復稱使者反命之辭也

必請之者以己久在外嫌有罪惡不可以入　釋曰此可見人臣事君當夙夜殿惕惟恐不勝其任以速官謗而覆君之美道故久在外將入必請恐己有罪惡己未及知而君實知之則不敢復入而待放於竟也此禮所以敎忠敬防專僭使之靖共正直罔或及邪下守其宗廟而上以奉君之社稷也經義之精如此吳氏謂臣無突然見君之理故必先請不知臣固本國之臣也臣之返國猶子之返家至朝門而請豈爲突然乎如其意則是臣可有自是之心而君無廢置之權矣人在外則惡易暴露故此經有請反命之文而喪服有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之禮婦之事夫猶臣之事君也然臣當引罪以自戒君不可猜疑以加罪故經有請入之文而無不納之事　嫌阮云徐本作言誤

案嚴作嫌

此蓋請而不得入　釋曰經言請反命則得不得由君經但言其得入者而實有大罪國人皆曰不可者固當去之春秋書鄭棄其師者以其本欲逐之而使之將是棄民之道也且爲將與聘使異師不可無統將亡則師必潰雖有罪惡不可不納注但取請而不得入一邊之義耳

敬也者　校曰者字似衍

朝服　釋曰俟君命必朝服如封君也得請則遂朝服以反命

乃入節

上賓使者　釋曰復稱上賓對彼國君卿大夫贈賄之禮言也

於卿大夫所爲私幣　校曰所下毛有得字阮云單疏要義俱無得字案得字當有以其上介無郊贈幣　校曰贈當爲勞

直有郊贈報私幣　校曰私下脫覿字

報士介私面　校曰面下脫幣字

禮用束帛乘皮　校曰用當爲玉

束帛節

不加於其皮上榮其多也　釋曰夕幣時云加其奉於左皮上入竟展幣亦云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皆幣在皮上也此獨云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則幣在皮左與上異甚明言加者幣以皮爲節先設皮而以幣置於其上謂之加先設皮而以幣置於其左亦謂之加皮以左爲上幣又各在其左故上文曰西上所以必在皮左者明主國多儀賜已已不辱命君不失使也皮即庭實經云庭實皮者謂庭實之皮以別於馬馬則奠幣於其前與夕幣同故不言也經文九字爲句繼公說謬胡氏從之

未免舍經就迂

卿進節　釋曰垂繅屈繅義詳前此非正行禮時賓執圭但依裼之常不襲也前受圭亦然吳氏謂當襲則下執禮玉時豈更違位而裼乎記曰凡執玉無藉者襲此執圭垂繅安得襲詳記

受于朝時　校曰于上脫命字

宰自節

不右使者由便也　釋曰由宰位在東之便凡注言由便者皆謂順乎理勢之自然非苟趨疾之謂

受上介節

變反言致者若云非君命也　釋曰既承君命而稱夫人以聘於鄰國夫人則固當成夫人之命此變反言致爲若本非君命明矣上夫人歸禮注君使之云夫人者以致辭當稱寡小君則聘夫人亦當稱寡小君聘既稱夫人之命則歸自當反命於夫人以反命於夫人當由君傳致之故言致也王氏士讓未得其所以然之故

此鄭君依記　校曰記當爲託

執賄幣節

即是禮於君前　校曰前似當爲者

禮玉節

左士介　釋曰不右士介依宰受玉之位此與享時受皮異下言如初者亦分言之謂亦受於士介耳

今執享皮幣玉　校曰享皮當爲報享

此亦初享之時　校曰亦下脫約字

若有獻節

則是賓亦言有私獻於彼君　校曰亦言二字衍

君其以賜乎　釋曰言君其以賜臣下乎此賜字承上賜字言據此以賜之文則上賜爲賜予爲惠明矣上不敢言效君服御物此不敢言供君服御謙敬之至也敬以將愛臣之義盡矣

君勞之節

君勞上介　校曰上毛本作士阮云陳閩通解要義俱作上案單疏作上

君使節

云既拜宰即以上幣授之者　校曰注無即字

乃退

揖賓介出　校曰揖字衍

使者拜其辱

再拜上介三拜士介　釋曰上介一人得再拜士介四人總得三拜敬之差也君答士介總一拜使者拜辱總三拜亦其宜三拜旅之也有司徹主人拜衆賓于門東三拜胡氏失之

釋幣節

主于闑　釋曰蔡氏獨斷謂設主於門左樞各有所受也禮是鄭學當以注爲正

出于行入于門不兩告告所先見也　釋曰前釋幣于行注告將行則此釋幣于門爲告將入門也行者自內而出先見行故告行歸者自外而入先見門故告門繼公竊注義而小變之即誤

以其廟在學　校曰在當爲若

以其初出於廟　校曰廟當爲禰

謂釋幣於　校曰於下脫禰字

埋于西階東　校曰埋上脫至字

乃至節

還以特牲少牢　校曰以似當爲依

觴酒陳

乃後獻奠于鉶南　校曰獻當爲酌

席于阼

不酢於室異於祭　釋曰繼公添出將與從者為禮於堂一層即誤正祭豈不與賓兄弟等為禮於堂乎此不酢於室者以無尸依神當清淨與正祭異也

祝取爵以酢主人　校曰當爲祝取爵酌授尸尸以酢主人

此告祭無尸　校曰阮云告單疏本作吉案單疏實作告告字是

薦脯醢

此奠　校曰奠當爲薦

三獻

而取士者　校曰士上似脫室老二字下而取士備三獻同

致饗餼於賓時　校曰饗字衍

使老牽牛以致之　校曰下脫餼士介士牽羊以致之九字

一人節

待獻介衆賓後　校曰當爲待樂作後

行酬節

案燕禮使者勞者　校曰使者勞者當爲勞使者上經云賓降授老幣則老固在從者中此疏似以在者比室老未喻其故

聘遭喪節

上陳告行聘之事　校曰告單疏作吉是也此誤

不郊勞

子未君也　釋曰此居喪不言之義繼公謂聘不主於嗣君使人郊勞則嫌則是子已有自君之心矣

主人節

何頓云饔餼之受　校曰頓阮云要義作須案須字是

不賄節

喪殺禮爲之不備　釋曰此據周禮札喪殺禮之文總釋之其每事所以殺之故以前注三隅反之自明

謂不以束紡　校曰此下似脫遭聘君三字

遭喪節

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　釋曰上君薨不言大夫

受夫人世子喪言大夫受仍不言受之服故此補
之孔氏廣森以將命于大夫爲問大夫不知命主
於聘此將命與下未將命及介將命之文同爲將
聘命無疑如爲問大夫則當直云有事于大夫若
問大夫矣且此爲問大夫則大夫代受之服經何
不見乎經前後數章所言遭喪之禮皆據聘享言
不及其餘孔說非是
謂脫去斬衰之服　校曰之上脫齊衰二字
此鄭云吉時之服　校曰句下有脫擬補云在
裏爲中衣對長衣凶時之服在外也容商

以其本爲死者來故也　釋曰此爲踰年即位
後言之蓋既踰年則鄰國有來朝嗣君之禮未
葬則否故明之繼公竊此義以釋初喪之不郊
勞誤甚又上於夫人世子亦然七字宜在此句
下
歸執圭節
論使者喪還　校曰喪還當爲遭喪
子即位節
是知其君薨故　釋曰故字句
君不稱某　校曰君下脫薨字某上脫子字

而與此既葬同號者　校曰此衍字
辯復命節
至賜告之等　校曰至下脫上介以公四字
入門右節
於西階東即位　校曰於西階三字似當爲降
堂二字
若有節
凶服于君之吉使　校曰于嚴作干
又云凶服于君之吉使者　校曰于單疏作干
此謂

故不敢凶服干君之吉使也　校曰敢下似脫
以字
歸使衆介節
解經並使衆介先　校曰並字疑衍
云在道路　校曰注在上有其字
猶不以凶服干君之吉使　校曰猶字疑衍
君弔節
雖有臣子親因猶不爲主人以介與賓並命於君
尊也　釋曰介疏而爲主人者以接於主國君必
尊者也義與鄰國君來弔子不敢主而君爲主畧

同爲主者惟子爾鄭兼言臣及親因者容無子則臣及親因得主之明介疏者也必使之爲主者以與賓並命於君有與賓相代之義尊得與之君爲禮故也

主人節

云當中奠贈者　校曰贈字疑衍

解經中　校曰中當爲禮

小斂大斂之用　校曰小上似脫奠謂二字用當爲奠

云當中奠贈　校曰當中奠三字衍

謂襲與小斂大斂　校曰句下似脫諸衣物三字

束紡　校曰紡當爲錦

士介死節

不具佗衣物也　釋曰謂不若賓之全具耳不具則但如常禮使人襚而已下賓介也經於賓云爲之具而殯於士介云爲之棺斂之則不具明矣如方氏說何不直云爲之具斂之乎胡氏亦未達經注意

君不弔焉

主國君使人弔不親往　釋曰李氏云常禮君不親弔士案此依君於士之常禮則常爲之棺不具佗衣物者自依常禮使人襚明矣

若賓死節

是以鄭云　校曰四字衍

小聘節

獻私獻也　釋曰經特言有獻不及夫人則大聘獻及夫人矣下記旣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其下云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此獻及夫人者也以記證經獻爲私獻明矣覲禮曰四享皆束帛加璧庭

實惟國所有此疏云不享者謂不以束帛加璧獻國所有則獻國所有卽是享禮享者獻也君之獻稱享臣之獻直稱獻或稱私獻此禮有聘有享有私覿經末及記又補言私獻周禮敘聘享私面私獻未有於享外別出君之獻者盛氏以此有獻爲君之獻臆撰禮制殊不足信此獻爲私獻與享同爲致禮於主君之事故連及之下主人不筵几以下乃別言主人待賓之禮耳　此主人於賓不禮若如盛說以獻當享則仍是聘享俱有主人不應不禮矣

不以齊酒禮賓　校曰齊當爲禮

其禮節

如大聘卿　校曰卿上脫使字

及食燕之等　校曰及單疏作之譌此從他本

主人節

故云既聘享也　校曰故云二字當爲在

既受行節

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當知多少而巳　釋曰上文君與卿圖事注謀聘故及可使者謂謀有事當聘及可使聘者尚未言聘何

國若歷聘諸國以當時對衆共詢或有告請密事恐言語漏洩未得遽言故使者雖在圖事中仍未知所之遠近惟宰貳君事又制國用君當於圖事之先豫告之故使者受行出卽見宰問行用多少既問則使者亦知所之矣知圖事時未言所聘國者聘歸反命章曰使者執圭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反命時執圭以言聘于某君則受命時亦必執圭以受聘于某君之命上使者受圭垂繅以受命注既授之而君出命矣此命卽聘于某君之命也此時始言聘于某君則圖事時未言所聘國明矣必對衆圖事者取謀及庶人之義必臨事始發者防小人生事之端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君子愼密而不出春秋譏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密者杜漸防微之意君子所當知也朱文公說非是

注資行至作齎　校曰作毛本作行阮云陳閩俱作作案單疏作作

出祖節

詩傳曰軷道祭也　釋曰經云取羝以軷言以軷則軷爲祭名明矣

謂平敵道路之神　校曰敵當爲地

掌馭玉路以祀　校曰各本玉作王單疏作玉

所以節

但連言節者　校曰但當爲乃

此經直剡上寸半　校曰直下脫言字

問諸侯節

各降其君二等　校曰二當爲一

問大夫節　又齎皮馬　釋曰麋鹿皮雖輕於馬亦得相代如享禮與賓介私覿禮殊

以其初宰衆官具幣　校曰宰下脫夫使二字

亦付使者　校曰亦字衍

卿館節

工商則寢而已　釋曰祭法言庶人無廟則固仍有適寢胡氏謂庶人無適寢於經無據又士以上廟後有寢庶人無廟仍當有寢在所居適寢之東制亦如其適寢故王制庶人祭於寢注以適寢言之也

知廟有寢　校曰寢下似脫者字

賓不拜

以不致命　釋曰賓以主人不致而不拜非主人

恐賓拜而不致也經以饔餼爲大禮明飧爲小禮故注云飧具輕輕故不致不致故不拜禮之宜也雖不拜猶沐浴而食之敬也

宰夫朝服設食　校曰食當爲飧

沐浴而食之

以其食禮輕　校曰食亦當爲飧

饔餼食重者　校曰食字衍

卿大夫訝節　釋曰詳公食禮

賓卽館節

此諸侯使無掌訝　校曰使字衍

賓旣節

公事聘享問大夫　釋曰訝以摯見賓後之公事惟問大夫爾注連言聘享者以聘享問大夫皆是公事故也

云以公事　校曰以字衍

有報訝者　校曰當爲訝向者

宗人節

使其臣聘使　釋曰言使其臣爲聘使

下階節　釋曰下階發氣怡也卽論語所謂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繼公以下階爲降而没階時顯與

論語背

凡庭實節

土物有宜　校曰土阮云徐陳俱作士案嚴本作士

賓之幣節

其貨獻珍異　校曰貨阮云陳本作貢案貢字是

幣美節

謂以幣欲之　校曰欲疑當爲侑幣有侑食之用

凡執玉節

藉謂繅也繅所以縕藉玉　釋曰周禮明有繅藉之文則藉即謂繅無藉當以屈繅爲正說記云凡執玉無藉者襲與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義同彼於玉字句此亦當於玉字句玉字統指圭璋璧琮言凡執玉之法玉無藉者襲無藉者則圭璋也不言有藉者裼者舉此以見彼耳兩記所言皆據聘享正行禮時此注以藉爲繅曲禮注兼束帛言者見聘時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享時賓裼奉束帛加璧束帛之有無與

繅之垂不垂相當束帛亦得有藉義蓋圭璋瑞也屈繅以昭其質質故特達而執者以充美爲敬璧琮荏德也垂繅以昭其文文故有加而執者以見美爲敬繅之見不見與帛之有不有非有二事二義楊氏誤會注義乃專以藉爲束帛而岐垂繅屈繅與裼襲爲二事殊欠分曉夫藉之本義繅藉也執圭璋必屈繅屈繅必襲執璧琮必垂繅垂繅必裼禮之正據正行禮時言之也其非正行禮時則不以圭璧分屈繅垂繅豈得以屈繅垂繅分襲裼非惟不以屈繅垂繅分襲裼亦未嘗以有束帛無束帛分襲裼也以圭璧分屈繅垂繅以屈繅垂繅分襲裼惟正行禮時則然經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足以定之蓋前此圭璧皆有屈繅垂繅無由分襲裼至此事至上介執圭以授賓始正屈繅之禮則當襲而不襲者以盛禮不在己明當盛禮者屈繅必襲下云賓襲執圭蒙屈繅之文是也楊氏謂經言不襲以明有垂屈之文者無裼襲之禮則是經自說自解且不襲常禮也經但於賓言襲足以明前此之無襲禮矣何必先言不襲以滋學者之疑乎不襲者本有襲道也於上介之執圭授

賓言不襲蓋謂正垂屈之禮者當備裼襲之儀以不當盛禮故執圭屈繅仍不襲耳享時上介當執璧垂繅授賓其服如常禮裼裼不爲垂繅也上介既授賓後賓授公公授宰皆屈繅不變經既著屈繅當襲之例則凡襲者皆屈繅故於賓與公既言襲不復言屈繅使蒙上介屈繅之文記釋其例曰凡執玉無藉者襲明襲因乎屈繅也襲因乎屈繅則裼因乎垂繅故享時言賓裼奉璧亦不復言垂繅明垂繅可知還玉與聘享禮同既言襲裼亦不假復言屈繅垂繅楊氏謂賓主授受時曾不見垂屈之文不知已總見於上介

不襲執圭屈繅一語也前此之垂屈相變非逐一
言之不明此時之垂屈不變圭則上介屈繅授賓賓授公公授宰皆屈
璧則上介垂繅授賓賓授公公授宰皆垂以一語定其例而義已如日
中天矣如楊氏說則執圭璧時繅將垂乎屈乎非
正行禮時垂繅屈繅尚無所苟豈正行禮時垂繅
屈繅反無定儀乎非正禮時之圭璧皆有垂屈垂
屈不分裼襲示事也正禮圭璧分垂屈垂屈分裼
襲示德也記之藉正經之繅鄭注義應周官深得
經意經以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一語爲正禮
與非正禮之一大限其用意之精立文之妙非鄭

君知足以知聖人安得達之　楊氏之誤在以鄭
言屈繅垂繅爲專據圭遂一誤而無不誤不知經
記注皆據正行禮時圭屈繅璧垂繅言也
若以禾爲中幹　校曰禾字譌單疏作木
若廟至者是也　釋曰此疏甚明確楊氏殆未
察耶
禮不拜至
聘臣事　校曰當爲言聘事
主人節
此既云士　校曰既或當爲記

賓固辭節
拜受於賓也　釋曰此與覿時荅士介拜同既荅
拜而後受則荅拜即拜受也繼公說謬
擯者授節
既乃介覿　釋曰記明云記覿賓若私獻周禮曰
私面私獻則獻在賓覿後明矣吳說背經
自下節
皆易處於還玉時　校曰處字衍
不禮
案上聘享及私覿訖　校曰及私覿三字衍或

及下脫請字
幣之節
即注云　釋曰言鄭既釋經不釋服之義即注
云所不及者下大夫未嘗使者義如下所云也
在聘日　校曰日當爲畢謂事畢賓退時
是譏賓無禮於己之嫌　校曰是當爲有
賜饔節
故筮尸祭　校曰故似當爲必
故云士介四人　校曰毛本故作後是也阮云
陳監俱作故案單疏作故

僕爲節

僕爲祝者大夫之臣攝官也　釋曰諸侯出境亦使人攝祝注以此大夫禮又大夫分當攝官故云然

肦肉節

廋廋人也車巾車也　釋曰大夫掌車之官禮無正文故假巾車言之要之爲掌車馬之人如廋人巾車所爲者耳

歸胙在下　釋曰謂賜胙於其下耳

既致饔節

饔食燕獻無日數　校曰獻毛作饗阮云要義作獻案單疏作獻

是以周禮漿人亦　校曰亦下脫云字

凡獻節

拜受于庭　釋曰歸乘禽謂之獻則固當拜受上經賓三拜乘禽于朝注云發去乃拜乘禽者對歸饔餼明日即拜禮于朝也乘禽無明日拜禮仍有當日拜受必拜受者以宰夫執一雙以將命敬君禮也

此若上介受入　校曰若字疑當爲一雙二字

禽羞節

比放也　釋曰禽羞成熟者當盛於豆其數亦五雙執醬齊以將命畧如歸乘禽之禮所謂比也不云亦如之者記者立文偶異無可疑也吳氏說謬王氏引之改經殊逵蓋闕之義

故稱禽則以鴈鶩等爲之故以成孰解之　校曰上故字衍二句當倒孰單疏作熟

凡致禮節

今豆有加　校曰豆各本作臣阮云要義作豆案單疏此處板損當亦作豆弼案汪氏士鍾影寫單疏本此處無損正作豆

之正禮　校曰之字譌單疏作是

無饔節

故鄭以無饔禮解之　校曰阮云以下要義有士介二字案有者是

宰夫獻　釋曰此記諸侯禮故曰宰夫獻與燕義合諸侯宰夫當天子膳夫詳燕禮胡氏以記爲誤非若誤不應聘記燕義兩文皆誤也

無行節

反幣謂禮玉束帛乘皮所以報聘君之享禮也

釋曰記云重賄反幣謂重其賄與反幣也賄謂束紡所以報聘也反幣謂禮玉束帛乘皮所以報享也反報也聘君以璧琮束帛束錦乘皮來享今還以此禮之故曰報此常禮也重之則賄不止束紡反幣有加於享幣所以盈聘君意盛說未是

君以節

不敢當其惠也　釋曰君以夫人與己敵不敢代之當惠故不曰貺寡君延及寡小君而曰以社稷故在寡小君若本非爲己者然明夫人亦以國爲體卽共有敝邑之意

又拜送

自拜聘享至此亦非其次宜承上君館之下　釋曰十七篇記有辭者多矣未有發端言曰者此辭明是君館賓之辭故知宜承君館之下試合上記讀之曰客將歸曰君館之曰拜送文正相承視在此之曰字上無所崇者義順多矣李氏說非如其說不且疑爲賄反幣時辭乎

過則餼之

罪將執之　釋曰謂若王叔陳生愬戎於晉貳於戎晉人執之告於王之類非其罪則不得執之

其介爲介

得介得饗　校曰得介二字衍

唯大聘節

擯者出請命者　校曰者字衍

及私覿禮畢　校曰及私覿三字亦衍或及下當有請字

四秉曰筥

若今萊陽之閒　校曰陽嚴作易此誤

十筥節

注一車至作緵　校曰緵毛作稯阮云稯當作

緵案單疏正作緵

禮經校釋卷九　同邑王大綸校字

禮經校釋卷十

吳縣曹元弼學

公食大夫禮第九

於醬東　校曰於上脫設字

兼得大夫聘賓與上介　釋曰言兼得以大夫目大聘賓與上介

公食大夫之禮

告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　釋曰飲食之例賓主敵者親戒不敵者不親戒此主人公也賓大夫也不敵故不親戒而使大夫戒戒之必以其爵取敵者易相尊敬也此謂使者與賓敵耳繼公謂亦賓主敵之義不知此非大夫相食食禮公自爲主安得以大夫當主人乎

三辭

請聘日致饔　校曰日毛作曰阮云陳本作日案單疏作日

賓不節

於門外侯氏再拜遂送之　校曰當爲侯氏送於門外再拜遂從之

賓朝服節

於是朝服則初時玄端　釋曰初時謂辭時也聘禮歸饔餼受以皮弁者先以朝服辭則此食禮用朝服者當先以玄端辭辭之服必降於其正行禮時示不敢當也惟初以玄端辭故經於從使者至大門外特言賓朝服注據以爲說不可易也不於賓出拜辱言之者拜辱受命即從至大門外中無閒隔於即位于大門外言朝服則出拜辱已朝服可知必於即位言之者明朝服爲行食禮也則辭食時不當朝服亦明矣聘禮曰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此云如聘蓋即位後乃就次也疏義未允後人駁注更誤互詳鄉飲

即位具

故不在大門內　校曰大當爲廟

甸人節

詩曰　校曰曰單疏作云

小臣節

掌正君位者　校曰君下注有服字

飲酒節

食之酒云飲　校曰上脫飲酒二字

及廟門節

則言廟祧　校曰祧似當爲號

大夫節

東夾南東西節也　釋曰此與下文東夾北皆著東西節蓋東夾南卽東方士喪禮云皆饌于東方是也其北卽房中士冠禮云贊者盥升立于房中特牲禮云豆籩鉶在東房是也今不云東方而云東夾南明其東於堂不云房中而云東夾北明在房中之東是皆言東西節也言東西節而南北節在其中矣

士立節

士在西方東西北上　校曰西字譌單疏作面

小臣節

宰宰夫之屬也　釋曰此宰胡氏匡衷以爲內宰是也與下執鐙之宰異彼宰大宰也大宰爲外官之長內宰爲內官之長故皆得稱宰胡氏以彼宰爲卽此宰非知者此內宰宰夫之屬也宰夫在東房宰亦在東夾北東夾北卽東房中之東也下大宰宰夫之長則位在東夾南上云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下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又云大羹湆不和實于鐙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經例饌在房中者婦人共之饌在門外者有司共之內宰夫人之官位在東房但當佐宰夫具饌安得至門外取鐙乎特牲禮主婦薦豆設敦鉶畢尸入後云設大羹湆于醢北注引士虞禮曰大羹湆自門入大羹湆之禮與豆敦鉶異經有明文大羹湆自門入非在東房之人所當設無疑故知執鐙之宰大宰非內宰也內宰與內官之士所以在此者別於外官也旣別之而使位於此卽不當出門取鐙矣周禮大宰大朝覲會同贊玉爵內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皆無設鐙之事此大宰設鐙者或諸侯禮異與胡氏說多未確胡氏引周禮內宗外宗贊豆籩爲說然彼固內宗外宗之事非內宰之事且豆與鐙禮異不足爲證鐙非婦人所主不必使內宰贊之也

以其小臣位在北堂南　校曰當爲東堂下

公當楣節

公再拜賓降矣　釋曰經云至再拜目其禮也至再拜猶云拜至耳云賓降也公再拜詳其儀也言賓降而後公成再拜則賓未降時公已一拜可知不先言一拜省文故注申之曰公再拜賓巳降矣明賓於公一拜卽降也王氏引之改經非

拜也節

畧於下雖辭　校曰畧當爲明
賓栗階節
曲禮云　級聚足　校曰云下鈌拾字單疏有
士舉鼎節　南面西上　釋曰此與門外陳鼎南面西上義同南面以賓從外來也西上以賓位在西也若爲君則當北面向之且東上矣士冠爲主人陳鼎則北面此爲賓則南面繼公說謬
云去幂於外　入者　校曰入上鈌次字單疏有
大夫節　退者與進者交于前　釋曰交相左也凡吉事交皆相左繼公說謬

長以長幼也　釋曰長幼猶尊卑也此經大夫兼卿言七鼎七者七人卿大夫除爲上擯承擯者外適七人故得正言大夫長盥其上大夫九鼎者大夫七者不足當以士之長佐之
不云北　校曰北當爲面
載者西面
面南七之　校曰面南二字當倒
載體節
肩臑臂　校曰臑臂二字當倒

魚七節
於人爲橫　校曰於上似脫俎字
腸胃節
此俎實凡二十八　校曰疏無凡字
倫膚七
特牲腥有三鼎　校曰腥當爲惟
大夫旣七節
士七載者　釋曰據經士惟載注兼言七者容食上大夫大夫七者不足兼使士七也
宰夫自東房薦豆六節

不言甕　校曰上脫爲甕者三字
謂爲鬻　校曰阮云單疏本爲作之案此本譌
士設俎節　魚在牛西　校曰西嚴本及各本皆作南此本獨譌
大羹湇節　以蓋降出入反位　釋曰鐙本在外故旣授公以蓋反于外若與豆同處則當反于房矣觀此則執鐙之宰非在東夾北之內宰益明反位反東夾南位也疏失之
宰謂大宰　釋曰執鐙必使大宰者重大羹也鉶羹之和而大羹之貴貴其質也正饌以大羹爲上

詳前

無鹽菜也　校曰也當爲者

宰大設鉶四節

注鉶菜和羹之器　校曰單疏如此各本同毛本以意改

正鼎之後設之　校曰正上脫據字

宰夫右執觶節

彼據酒主人奠於薦左賓不飲取奠於薦右

校曰酒上脫酬字左右二字當互易

宰夫東面節

爲兩處　校曰篚蓋有六上云兩兩相重則爲三處矣疑此兩當爲三

贊者節

負東房負房戶而立也　釋曰凡經言負房者皆當戶其不當戶者則別言之士喪禮曰祝負墉南面注謂房戶東是也彼取鄉君故在房戶東此兼欲鄉賓故當戶畧西且左右房者房戶東地狹東房西室者房戶東地寬故諸禮廟中行事無在房戶東者惟昏禮尊于房戶之東及喪禮祝負墉在房戶東以其在寢也繼公執彼例此謬

賓在戶西　校曰戶當爲階

賓與受坐祭

於是云賓與受坐祭重牲也　釋曰於重者如言賓與受非重者則但云贊與尊賓也此事同文異之例經多有之胡氏猶未達也

祭飲酒節

以正在饌之內　校曰正在二字當依毛本倒

宰夫膳稻節

上云設黍稷訖　校曰云當爲文

士羞節　釋曰此庶羞在外士羞之不使內官之士

羞之則上執鐙者大宰非內宰益明矣

三物之肉　校曰物當爲牲

膴祭也　校曰膴祭二字當倒

漬以美酒　校曰漬阮云單疏作清案單疏實作漬

先者一人節

是稻粱與庶羞俱是加　校曰上是字似衍

旁四列節

則曰此正饌在東　校曰曰當爲與

炙南節

與此設設醢　校曰上設字譌單疏作先

大凡　校曰凡單疏作汎此從他本

特牲以一有醢　校曰一有二字當倒

賓坐節

祭稻粱不於豆祭祭加宜於加　釋曰此加非加饌之加謂公所親設有加於常禮者醬涪是正饌之加粱是加饌之加故祭粱稻則於醬涪閒以同是加禮也下注明以醬涪爲正饌則此加固非加饌之謂張氏爾岐未達注意

贊者節

決上三牲之脯祭之　校曰脯盧氏文弨改胏是也祭上似當有一一二字

以祭宜於加故也　校曰加下宜增饌字

公辭節

謂成其食降階下之意　校曰胡氏引食降二字倒是也

公許節

其夾皆在序外故也　釋曰言夾在序外故公避於此

賓坐節

知云贊者以告公　校曰知字衍

賓三飯節

不言其肴優賓　釋曰非公親饌若可任意取之然

退西楹西節

彼皆當楣再拜　校曰皆當爲君

但在楹西耳　校曰耳當爲者

故賓在階西　校曰故當爲此或耳故賓在階西六字衍不負序下脫者字

賓入節

便退則食禮未卒不退則嫌更入行拜若欲從此退　釋曰上公降立俟賓入揖讓而升也然賓既受幣出矣若入徑待公揖而升食則嫌于安盛竭人之歡盡人之忠故再拜稽首以示受賜既多欲告退之意迨公辭之乃揖讓升升又拜公之厚意而後食敬之至也主人欲深安賓故發幣以勸之賓益不敢自安故始降辭幣而繼拜告退皆所以致尊讓也此拜當與卒食東面再拜稽首對勘彼食禮已卒當退故公降荅拜此食禮未卒未得退故公辭之彼自階西進故階東東面此自門入故

沒霤北面其爲欲退而拜則同吳氏以拜爲拜公降立待己不知禮固未有拜降立者聘禮私覿賓入門右再拜稽首爲覿拜非爲降立拜也吳說非

賓再拜稽首　釋曰賓拜不降者因上禮也不言成拜者上公辭辭其拜賓不許其退此賓拜拜公留己非爲辭而更拜禮雖相因義各有當也

賓拜拜主國君之厚意　釋曰留己之厚意自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至此禮意當通合求之

賓升節

已食會飯三漱漿也　釋曰大行人上公食禮九

舉侯伯食禮七舉子男食禮五舉注九舉舉牲體九飯也九舉爲九飯則七舉爲七飯五舉爲五飯以次差之諸侯之大夫當三舉三飯故上初食云賓三飯初食三飯則再食亦三飯可知再食三飯則禮卒故三漱漿以成之猶昏禮卒食後之三酳祭禮尸卒食後之三獻凡飲皆在卒食後不閒在食中上賓三飯後有飲者以食正饌畢禮一成將受幣宜自絜淸故進漱非三飯後必飲也然以未卒食故但一飲而已經明云卒食會飯三飲則卒食後乃三飲可知飲在卒食後故謂之虛口曲禮曰主人未辯客不虛口其明文也繼公以三飲爲每三飯一飲三飲其九飯則經卒字爲贅飯數以大夫而干上公之禮飲法飲數與各經傳皆背吳氏廷華附和之皆謬甚

不以醬湆

後言湆者湆或時後用　釋曰此亦優賓之義經云不以醬湆明仍據用言盛說非

東面節

不北面者異於辭　釋曰辭時由門外入辭故北面此從西階西進拜故東面彼爲告退而拜此爲

卒食正退而拜故禮有異其拜爲欲退則同

介逆出節　公送于大門內　校曰逆字譌嚴本作送

公退入宴寢也　校曰宴當爲燕

有司節

注卷猶至釋故　校曰毛本至作正阮云陳監俱作至案單疏作至

唯云賓于篚　校曰唯似當爲故

三个　校曰三上　殿本增釋字

明日節

故皆言朝　校曰故　殿本改作文屬上讀
云云朝　校曰上云　殿本改作故
訝聽之
此下大夫有士訝　釋曰周禮有掌訝又有卿大夫士之訝諸侯無掌訝之官當以訝士及卿大夫士訝兼之知者掌訝職曰與士逆賓于疆及歸送亦如之聘禮但使士請事遂以入竟賓歸士送至于竟不見有掌訝送迎明以士兼之掌訝但云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無賓既將幣卽館訝將命及以摯見賓賓復見之事以掌訝中士爲之位卑不敢與國賓客爲禮也聘禮記曰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賓卽館訝將公命又見之以其摯賓既將公事復見之以其摯與賓往復行禮明是大夫士之訝職尊者注云復以私禮見者訝將舍於賓館之外宜相親也舍賓館外則兼掌訝職矣故賓明日復見之於其舍天子則有掌訝卿大夫士訝不舍賓館外故周禮於諸侯有卿訝節下亦無以摯見賓之文周禮敘掌訝本職畢始云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卿大夫士之訝與掌訝本職劃分爲二絕

不相蒙聘記賓卽館訝將公命直承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下明是大夫士訝之禮非掌訝之禮記但言大夫士訝不言掌訝則諸侯無掌訝而聘經及此經所言訝卽大夫士訝明矣諸侯既無掌訝則掌訝職之褻者訝士兼之其重者大夫士訝兼之大夫士訝雖舍賓館外仍得日治君事惟賓拜禮之等爲之傳告耳天子必掌訝與卿大夫士訝別者天子備官且天子之卿六命與諸侯尊同其大夫四命尊於諸侯之卿其士三命尊於諸侯之大夫故但可於行禮之日使之迎賓不可常使之待賓諸侯之卿大夫士各降一等則無不可矣

上大夫節

用鹿麛　校曰用下似脫至字

一俎在特于俎東　校曰一上當有餘字于毛作于阮云陳閩俱作于案單疏作于

豆實節

甕數如豆醢芥醬從焉　釋曰經云豆實實于甕陳于楹外則凡豆實可實于甕者皆陳于楹外醢芥醬亦實于甕從在楹外甚明下云庶羞陳于碑

內乃別言生致不實于罋者堂上以正饌為主而加饌之稻粱醯芥醬從焉以同實于罋筐也碑內以庶羞為主而正饌之魚腊從焉以不實于罋也注據經推約至確吳說謬

是同列也　校曰是字似衍

不由不殺　校曰下不當為于

庶羞節

皆是生魚也　釋曰膾用腥

十膾在豆　校曰十單疏作本此譌

庭實節

今云碑外繼碑而言近北矣　校曰此上有脫宜補云上文親食庭實陳處當亦然下句彼參分庭彼役親食也

牛羊豕節

在碑之內　校曰內下脫外字

賓朝服節

注朝服食禮也　校曰也上缺輕字單疏有

大夫節

皆記異於君注　校曰注單疏作法此譌

以其戒具兩有　校曰具當為速

降盥節

降堂謂止階上　釋曰授受之法中等大夫階五等降三等仍是在階上未至地總謂之降堂也繼公謬盛氏改經亦非

記不宿戒　釋曰宿者必先戒經凡言宿者皆謂再戒在行禮前期繼公謂為豫戒殊昧文例經云不宿戒戒不速者謂不於食前備戒及再戒之禮其當日既戒又不速也注義甚明互詳鄉飲

謂前期一日者　校曰者字衍

故知有三日之戒　校曰有當為無

宿與戒之　校曰宿當為夙

賓則從戒而來　校曰下注戒下有者字

亨于節

必於門外者大夫之事也　釋曰大夫之事猶云官所掌耳此經大夫七牲有助君食賓之義故據大夫言之凡牲皆亨于門外官所掌鄉飲獨亨于堂東北者取祖陽氣所始之義所謂以故興物也

司宮節　釋曰司宮詳燕禮

宰夫節　釋曰東房詳鄉飲

賓之節

鄉外　校曰外似當爲內

鉶芼節

滑堇荁之屬　釋曰特牲記云皆有滑夏葵冬荁注荁堇屬乾之冬滑於葵案注云乾之冬滑於葵不云乾之冬滑於堇以荁對葵則當夏用葵冬用荁以荁對堇則又當夏用荁冬用堇故內則云堇荁注云冬用堇夏用荁與禮經注非有兩岐夏用荁者生荁冬用堇者乾堇也

贊者節

不彼黍稷升者　校曰彼字譌單疏作從

簋有節

故卻會於敦南　校曰敦南當爲簋西

上大夫節

云左彤几　校曰云衍字

上大夫庶羞節

以之食庶羞可也　釋曰言食庶羞畢用之也江氏錡說合注

得兼食庶羞　校曰當爲得兼飲酒漿

所以食庶羞可也　校曰所以毛本作以之是

禮經校釋卷十　同邑王大綸校字

禮經校釋卷十一

吳縣曹元弼學

覲禮第十

謂二享後　校曰二當爲三

覲禮　王使人皮弁用璧勞　釋曰下賜車服明言諸公此但言使人者以有常官也

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　釋曰璧非瑞也而亦特達尊天子之玉也尊之故還之不敢受也

案玉人職云　校曰玉毛作王阮云唯陳本作玉案單疏作玉

侯氏乃止節

則己布席也　校曰阮云嚴徐鍾本集釋俱作已案嚴本實作己

行賓禮是賓客之禮　校曰上賓疑當爲擯下賓上似脫待字

謂賓統有此堂也　校曰有此堂三字似當爲於主人

則己布席者　校曰己當爲已疏所釋是已字義

天子賜舍

知是司空非卿者　校曰非字衍
六卿　校曰六上似脫分字
無致館之事　校曰無上似脫五官二字
案聘禮致館賓主人各擯介　校曰聘當爲周各下脫陳字

天子節
如大夫是卿爲訝者　校曰如字譌單疏作知
初猶故者　校曰注故下有也字

諸侯節　釋曰首節注云不言諸侯言侯氏以此文決之也此朝非三朝之朝直謂廟門外所從入覲於

王之處耳胡氏以廟在中門內謂此朝爲治朝非也朝即在中門內亦在治朝之左不得正以廟門外爲治朝也詳聘禮
聘禮記曰　校曰胡氏云嚴本無記字
故在大門外受次　校曰大當爲廟
此賓以帷爲次　校曰賓當爲實

侯氏節
禰謂行主遷主矣而云禰親之也　釋曰遷主尙謂之禰則主命自皆稱禰經禰字實兼主命言注以曾子問孔子先言以遷廟主行是載遷主爲正法故據言之章氏平以經云禰爲專就主命言非是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則主命不獨禰如謂祖可統言禰則遷主何獨不可稱禰乎聘禮筵尸兼祖禰言者云若昭若穆不質言禰也又曾子問先載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不言以奠告之幣帛行至論無遷主用主命者始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是有遷主者但以幣告祖禰而不以行無遷主者乃以奠告之幣玉行謂之主命二禮不同胡氏合之似非

此經明諸侯之在館內　校曰之字衍
乃受命即出行　校曰此上似脫彼既釋幣四字
知既則祝藏其幣　校曰既單疏作祧此從要義

乘墨車節　以瑞玉有繅　釋曰此正行禮時玉有繅之明文也惟有繅故得奠圭于其上執玉通禮皆有繅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問諸侯朱綠繅八寸繅爲行禮時所用故必詳其色與度則朝聘執玉皆有繅明矣聘禮曰上介執圭屈繅授賓

孤墨夏篆 校曰墨字譌單疏作乘
故知乘車 校曰乘字譌單疏作墨此本墨字
與上乘字兩行並寫互譌
對玉路金路象路之等 校曰對單疏作封此
從要義
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閒 釋曰明堂位注亦云於
戶牖之閒據此經成文也其實明堂設斧依當扆戶
鄭以可推而知故不復細別彼注戶牖之閒猶云戶
牖之地耳
天子袞冕節
故言揔禕衣 校曰言揔阮云要義倒案倒者
是
爲九章者 校曰阮云者陳閩俱作首是也案
此字當作者不當作首是蓋非之誤
嗇夫節
云末擯 校曰云下脫爲字
擯者謁
此又不見謁告之辭 校曰又當爲文
侯氏節
則遂左降者 校曰降字衍

四享節
帝曰次三岳 校曰次字譌單疏作咨
或虎豹之皮者 校曰或下注有用字
案郊特牲云 校曰特牲單疏作祀特此從他
本
彼諸侯國王 校曰國當爲因
而則前謂公者 校曰則前 殿本倒案則猶
卽也
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
錦注云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皆有
庭實以馬若皮案注意謂用璧琮者亦皆有皮
馬爲庭實但璧琮卑有帛錦爲藉故經以帛錦
合之不言皮馬若圭璋尊無藉則直以皮馬合
之是明經於圭璋言皮馬於璧琮以下言帛錦
等之義謂五等諸侯享禮亦有皮馬非謂享禮
止用皮馬無他物也胡氏謂與此注似異未然
奉束帛節
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爲
上 釋曰經云匹馬卓上依文解爲一馬卓然而
前義甚易明注必讀如卓姓之卓訓爲的者蓋師

讀古義有所受之也古人以馬白顛爲重故易稱
的顙詩云有馬白顛爾雅云馰顙白顛舍人及郭
注皆云戴星馬是漢晉時猶以馬白顛者別異於
常馬馬氏瑞辰毛詩傳箋通釋曰的之言旳謂白
額旳然著明故郭以戴星釋之非泛以白爲旳也
旳从勺聲音同卓故又通作卓覲禮匹馬卓上鄭
注卓猶的也卓當卽旳之叚借覲禮十馬以卓爲
上是古人以馰顙爲重故詩人亦以白顛爲言案
馬說是也既云白顛白者止有額上一點非白馬
可知周人尙亦自不妨以卓爲上周禮校人毛馬

而頒之注毛馬齊其色也此十馬亦當齊色但最
上一馬的顙爲別蓋享王必以出衆者居前也說
文的明也引易爲的顙廣雅卓旳並訓爲明是二
字聲義皆通後人輕改古義過矣

而陳四匹者　校曰而字衍

侯氏升節

助王受此四者　校曰王毛作玉阮云陳本作
王案單疏作王

璧琮初卽不受　校曰初衍字

至覲禮受享　校曰禮下脫受贄二字

臣卑爲臣禮　校曰上臣當爲侯

亦有聘及公卿大夫之事也　校曰聘當爲幣

乃右節

無咎者　校曰無各本作无阮云要義作無案
單疏作無

三　校曰單疏如是

路先設西上　釋曰此云路先設下云路下四兩路
字不應異訓車可單稱路馬不可單稱路此路自專
謂車路先設西上謂車先設在西爲上也車止有一
而云西上者與馬爲一列陳之路下四亞之是也

諸公節

四伯華　校曰下脫叔向二字

使者節

必以之儐後晉言者　校曰之儐當爲儐退
以擯有成禮　校曰擯單疏作儐

同姓節

彼對文則例　校曰例當爲別

州牧而稱叔父　校曰而當爲皆然曲禮明有
異姓稱伯舅叔舅之文此疏所云弼殊未解

是也　校曰也單疏作此屬下讀是字句此下

又字當爲文

唯據此禮而云　校曰而字衍

饗禮乃歸

而言之禮　校曰言當爲謂

故言之禮　校曰言亦當爲謂

亦以侑幣之禮致之　校曰侑當爲酬

食燕公之禮　校曰公當爲謂

諸侯節　釋曰此以下言大朝覲而會同之禮諸侯覲于天子言先行覲禮也爲宮方三百步以下言既覲而王會同之也凡會同必先朝覲故周禮大宰云

大朝覲會同注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是因朝覲而會同也蓋時見曰會因諸侯有不順服者而順服者盡來朝殷見曰同因十二歲王不巡守而六服盡來朝其來也固爲朝覲也王因其皆來朝覲而會同之以命事先朝覲于廟諸侯之職也繼會同于壇天子之政也周書有王會篇春秋傳每言合諸侯是會同之禮天子主之會同前必先朝覲以自明臣職審矣既朝覲而王會同之其見王之禮仍如朝覲不敢以已覲而殺其禮也周禮大宗伯注說時見殷見皆云既朝王爲壇合諸侯義與經本脗合疏失之褚氏胡氏皆誤

此謂時會殷同也　釋曰會同前之朝覲亦與四時朝覲同但來者多將行會同盛禮故周禮大之

會同而盟　釋曰會同有盟者有不盟者其朝日祀方明升諸侯禮皆同此經與司儀相兼乃足鄭彼注據不盟者言此注據盟者言不盟則祀方明止取敎尊尊之義盟則初祀方明亦以敎尊尊盟時又以爲司盟而以載辭告之注云會同而盟言而則固有不盟者矣下注云凡會同者不協而盟是協則不盟矣司儀注引有事而會此注引不協

而盟學者當通合觀之

諸侯會之　釋曰言諸侯來會也會禮實王主之故下引司儀職曰將會諸侯　巡守禮與會同異者巡守諸侯見于方岳之下無廟受法覲于壇而已

則合者合諸侯也　校曰下合似當爲會

其五服自甸男采衛要五服　校曰五服自三字衍

服不得獨在廟　校曰服上脫五字獨當爲同然疏義未是在廟非五服同日覲也

以其與宮同也　校曰與當爲爲
殷國此王有故不行　校曰此當爲是
此文言者　校曰文下脫未字
方明者節
六玉以禮之　釋曰六色既象其神則設六玉者爲禮神可知此禮神與几以玉禮神異凡禮神者皆專禮一神故玉設於神位之前此徧禮上下四方玉必分設於上下四方則非刻其木而著之不可刻而著之者爲祀時總祀六神禮玉必各當其神之方也既刻而著之則與木相連雖非祀時玉

亦在木此理之易明者胡氏謂此玉以飾木非以禮神則宗廟之主何不飾以玉乎此璋琥璜圭明與周官禮四方者同設非禮玉豈祀時更設圭璋等玉以禮之不嫌多貨傷于德儀不及物乎此禮四方之玉與周官所言同故注以爲禮神之玉禮上下之玉與周官異故注以爲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下文明云日月山川則所謂明神者可知胡氏謂言上下四方則天地之神亦在其中果爾則禮統於尊上正當以蒼璧下正當以黃琮郎謂以飾木非禮神然飾四方之玉既與禮玉同則飾上下之玉亦當與禮玉同而不同者何乎胡說非矣
猶南北爲順　釋曰言刻木之上下於禮上下爲順猶凡置器者南北爲順之類
刻木於四方亦順　釋曰亦於禮四方爲順也
不刻木安於中則不可　釋曰刻木安於中五字連讀
上介節
此則堂壝門　校曰堂下脫下字門下脫內字
四傳擯

以其面位同　校曰同上脫不字
天子節
長尋曰辰　校曰辰毛作旒阮云旒監本誤作辰案單疏亦誤
乃畫日月交龍　釋曰言設旒屬旒乃畫之或者上文謂旌旗身也下脫畫日月三字此句日月二字衍
言一者　校曰一當爲二
爲不協而盟故也　校曰爲毛作會阮云陳閩俱作爲案單疏作爲

禮日節

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　釋曰此所拜禮者皆著明之神也盟時必舉以爲證尚著明人不敢欺也不盟則但以時分禮之於門外總祀之於壇上所以教尊尊也此鄭據所拜禮之神以定方明之神方明之神無正文據司儀云北面詔明神則方明之神卽盟神據詩春秋傳盟辭所稱之神卽日月山川則方明之神與所拜禮者爲一而禮之上下以圭璧不以蒼璧黃琮宜矣是明盟神卽方明之神卽會同所拜禮之神非謂會同必盟也

會同而有盟則此拜禮卽爲盟祭矣會同旣以時分禮上下四方之神又總祀上下四方之神於壇者猶迎氣既分祀五精之帝於郊大饗帝又總祀五帝於明堂也天皇大帝及五精之帝崑崙之神皆尊極無形象不敢以爲司盟祭法曰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是萬民所共見故爲方明象之所以使人觸目警心罔或渝僭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胡說非是

知此謂會同夏秋冬者　校曰同下脫以字

爲壇亦各合於其方　校曰各合二字當倒

則有祀日與四瀆　校曰日下脫月字

故月同配北方　校曰月上脫與字

山川神謂盟神義也　校曰句首脫證字

祭天節

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　釋曰言就祭則是王巡守之盟祭非復會同之盟祭也王巡守就祭山川有告至望秩之禮鄭必知此是盟祭者以虞書云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王制云柴而望祀山川詩序云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其詩云昊天其子之及河喬嶽般巡守而祀四嶽河

海也其詩云墮山喬嶽允猶翕河皆但言祭天及山川絶無祭丘陵及地之文此經言祭山丘陵升祭地瘞則非告至之祭也旣非告至之祭文承拜日禮日禮月四瀆山川丘陵會同之祭下則此亦是巡守會諸侯之祭會諸侯所祭之神卽盟時之明神司盟不敢以天地至貴之神爲之上帝至尊祭不欲數告至既祭此不宜又祭上會同拜日禮日禮月不祭天地則此祭天地者卽謂祭日月也王東巡守帥東方諸侯祭日反祀方明盟則其神主日南巡守帥南方諸侯祭日反祀方明盟亦主

日西巡守帥西方諸侯祭山川（川中有四瀆則祭於北方）反祀
方明北巡守帥北方諸侯祭月反祀方明盟仍皆
主日王官之伯會諸侯先祭月反祀方明盟則主
月諸侯之長先祭山川盟則主山川此所祭者卽
上所禮者特變日月爲天地靈之也此祭在會前
而注以爲盟祭者就有盟者言之明此所祭者卽
盟所主之神也云其盟愒其著明者者盟以著明
者爲主則盟前所祭必著明之神日月山川是矣
引郊特牲者據郊天以日爲主明日亦得稱天引
宗伯職者明日得用燔柴之義彼祭日月正禮故

日月皆用實柴此尊日如天尊月如地故祭日柴
祭月瘞鄭引之者但取祭日得稱柴之義故下卽
云則祭天燔柴謂祭日也云柴爲祭日則祭地瘞
者祭月也者祭月本不瘞以此禮以日月象天地
既以燔柴之禮專屬之日則祭月自當瘞推之可
知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於易乾爲日
坤爲夕以月配地蓋鄭君深通緯學而知古有此
義不然日月麗乎天同爲天神誰不知之鄭引郊
特牲大報天而主日豈忘下有配以月之語周禮
日月同以實柴祀鄭方引以爲證豈不慮自相違

反蓋惟深通乎天道故知月得配地得用瘞禮惟
深明乎禮制故知此爲盟祭日月非告至祭天後
儒未足以知之也引王制者據王告至行柴禮則
主之盟神主日是明祭天專爲王禮非謂王制之
柴卽此柴也引春秋傳者證諸侯之盟神主山川
既主山川則不得祭日月矣今傳無山川之神語
鄭所見本蓋有之云月者以下者明王官之伯盟
神主月之事主月則亦不敢祭日矣詩傳曰日君
象也月臣象也禮記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日月山川爲著明之極差次又宜然書傳載盟辭

或有兼及餘神者方明以日月山川爲主亦得統
包上下四方之神但不兼上帝崑崙耳此巡守所
祭與大朝覲所拜禮同是以記之覲云陳氏祥道
秦氏蕙田及胡氏不知經立文之意注以經證經
之意又不合尙書周禮禮記注求其所以不同之
故徒執告至之禮以繩盟祭又取盟祭之祭地以
附於告至而反譏注爲臆說誤矣

各隨方向祭之　校曰向阮云單疏誤作西

皆正祭之神　校曰之當爲天

几俟于東箱　釋曰東箱詳特牲

故聘禮几筵設　校曰設上脫既字

辭於公親臨己食　校曰於字衍

偏駕節

偏駕之車舍之於館與　釋曰客車本不入大門則所謂不入王門者謂國門也館即聘禮及館展幣之館在遠郊內者舍之於館不入國門故朝惟乘墨車也

奠圭節

乃釋於地　校曰乃上此本雙行注云元損一字阮云乃單疏本作力案汪刻單疏乃字不誤乃上衍力字無損

禮經校釋卷十一終　同邑王大綸校字

禮經校釋卷十二

吳縣曹元弼學

喪服第十一

本數未聞　校曰本毛作大阮云要義作本案單疏作本

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喪服　校曰服　殿本改作禮

言於父母加隆其使　校曰使字譌單疏作恩

故鄭注云白布冠為喪冠又案　校曰白布以下八字衍

是三王用唐虞白布冠白布衣為喪服矣　釋曰疏謂唐虞心喪三年夏禹始制喪服引三年問虞書堯典郊特牲喪服記證成其說胡氏云虞書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孟子堯崩三年之喪畢則三年之喪自虞已然案自虞已然正賈所引三年問云未有知其所由來注云喻前世行之久也喪三年之期始自唐虞特爾時尚行心喪至夏始特制喪服故堯典但云如喪考妣三年不云服也孝經先王有至德要道注禹三王最先者陸氏釋文案五帝官天下三王禹始傳

於子於殷配天故為教孝之始嚴氏可均孝經鄭氏解輯謂陸說蓋本鄭義弼案禹為教孝之始則喪服宜制自禹也孝經喪親章云服美不安此哀戚之情也蓋喪者心也服所以表其心也唐虞雖吉凶同服然天子至士吉服有冕服十二章以下之飾喪則當專用白布冠白布衣也　喪服制自禹則墨翟短喪謬託夏禮者誣聖非孝眞禽獸之為矣

爾雅曰崩薨　校曰曰字似衍

其喪字去聲讀之人或以平聲讀之者雖不與

同義亦通也　釋曰古祇一聲不必區別說文喪亡也从哭从亡會意哭亡則是人喪亡者人喪亡者則其人亡之意見兩意本一意喪字亡亦聲則本讀平

所以苴其內　校曰苴　殿本改作首

斬衰三升三升半　釋曰閒傳不言三升半疏增成其義

斬有二義不同　校曰二毛作正阮云陳閩要義俱作二案單疏作二

為夫之昆弟之長子殤　校曰阮云長子陳閩通解俱倒案倒者是

小功亦有降亦有正有義　校曰降下毛無亦字阮云要義有亦字案單疏有亦字

緦麻亦有降有正有義　校曰阮云降下單疏本有亦字案單疏實無

又明作傳之義　校曰義單疏作意

傳曰者至蓋不虛也　釋曰疏云人皆云云師師相傳則作傳者為子夏自周以來舊說也作者創始之辭後儒傳述增續但可謂之述不可謂之作故孝經有子曰曾子曰而鄭君六藝論

以為孔子作史記弟子列傳以為曾子作詩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而統言則曰子夏序公羊傳數傳始著竹帛傳內有子公羊子曰而賈云公羊高所作此傳云子夏作蓋同斯例傳文兼釋經記經是周公所制釋經者實子夏原文記是七十子後學者所為釋記者皆後師增續其釋經處有一二未安為鄭注所駁者或數傳後失其本說而以意補之未能盡善如詩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而緇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一語鄭志以為後人著之非毛公本說而箋亦無

一言及之也然或續或補亦皆推演子夏之旨而爲之且不過十之一二故師師相傳惟云子夏作而已淺妄之徒因傳有釋記處遂謂此傳全出作記之後非子夏所爲致啟歆莽增竄之誣殊可歎也此傳既爲子夏作不題子夏傳者詩序亦不題子夏序故陸氏詩釋文引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也

喪服

首經象緇布冠之缺項　釋曰經與冠武別材而

加於冠上猶缺項與冠武別材而置於冠下也喪服放吉服而爲之經在首在要並重要經既象大帶則首經自宜象缺項況冠制如玄冠衰制如玄端絞帶象革帶豈首經獨無所象耶妄人謂古未有喪服時但加此經以表哀戚然緇布冠缺項其來古矣安見古之制此經以表哀戚者不即取象於冠之缺項而爲之且安見經之制在制喪服前也吳氏紱謂缺項以固冠冠之纓屬于缺此冠之纓不屬于經其制異不知注所謂象者特謂其形制有似耳非謂其用盡同也如吳說則吉時大帶無大小之別今要經有大小將要經不得象大帶乎吉時革帶繫玉及事佩之等今絞帶無所佩將絞帶不得象革帶乎吳又謂弁亦有經不獨冠則首經不從冠取象不知弁用經者因冠有經而爲之弁經弔服非正喪服喪服用冠不用弁也且經可用於弁缺項亦可用於弁士冠禮注曰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段氏玉裁儀禮漢讀考云毛詩有頍者弁傳云頍弁皃弁皮弁也注禮時未箋毛詩云著頍圍髮際云頍象生於卷幘則頍是一物非爲弁皃蓋注禮多用三家詩三家詩或釋頍爲彌

彌案三家詩釋頍爲彌則有頍者弁爲弁用頍也頍以固冠而可通用於弁則經以象頍亦可通用於弁明矣如因其通用於弁而遂曰非從冠取象則弁亦有頍不獨冠將頍亦非爲冠制乎且冠禮注又有卷幘亦象頍然卷幘無冠頍有冠且以固冠經有冠而非以固冠三者用各不同則所謂象者特謂形制相依放耳不可泥

要經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　釋曰疏云吉備二帶大帶申束衣革帶以佩玉佩及事佩之等朱文公云革帶是正帶以束衣者不專爲佩而設大

帶乃申束之耳申重也故謂之紳弼案文公所謂
申束非賈氏所謂申束也賈云申束者說文云申
神也七月陰气成體自申束从臼自持也釋名釋
天云申身也物皆成其身體各申束之使備成也
禮月令記正義謂漢書律歷志云申堅於申則申
堅也然則申束者堅束也內則注云所以自紳約
也自紳約卽自申束矣文公解申束爲重累束之
故謂革帶是正帶以束衣者大帶乃加於其上申
束之耳然左氏桓二年傳鞶厲游纓正義云以帶
束要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上帶爲革帶江氏永
鄉黨圖考申之云所以繫韍韠與雜佩在大帶之
上誼與文公相反以經傳及諸儒舊說考之孔賈
說似不可易至申重也之訓本玉藻正義釋注文
案注云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非與革帶
相重累之謂
更見斬義也　校曰斬當爲斯
又見經去麻之狀貌　校曰經字逗言又其見
經猶言經也去麻之狀貌謂言牡不言枲也記曰齊
衰貌若枲麻之單疏倒
屨乃服中之賤　校曰賤下毛有者字阮云通

禮經校釋卷十二　六

解無者字案單疏亦無
總號爲衰　校曰此上有脫擬補云此衰則以
上衣總號爲衰
緇布冠之無笄者　校曰之字衍
大夫以下　校曰下當爲上
天子朱裏終禪以玄黃　校曰以上有脫文擬
補云天子朱裏終禪以朱綠諸侯不朱裏亦終
禪以朱綠大夫禪垂以玄黃
附禮記疏一條
雜記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
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注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踰之也士
謂大夫庶子爲士者也已卑又不敢服尊者之服今
大夫喪禮禮上各本有服字校勘記云惠棟校宋本無服字弼案無者是謹據刪逸與
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春秋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
麤衰斬苴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
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爲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
己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
之閒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
正微細焉則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

禮經校釋卷十二　七

有麤衰斬枕草矣其爲母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縷而五升乎惟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亦以勉人爲高行也大功以下大夫士服同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注仕至大夫賢著而德成適子得服其服亦尊其適象賢　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注雖庶子得服其服尙德也使齒於士不可不宗適　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注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

禮而士不得也置猶立也　釋曰此四節皆言大夫士喪服禮制之異大義有三因人情之欲厚其親而勉以爲高行一也尊者伸卑者屈屈則稍畧伸則備儀正可以懲末世貴者尙輕畧之失二也子貴不爵父可以戒末世之以貴富加於父兄者三也然與正經及孔子曾子孟子之言不甚合鄭君喪服注及喪服小記等篇注絕不引及此亦絕不言大夫士服有異春秋左傳服君解誼本鄭注亦與此注義殊則鄭不以此記爲正禮也乃此注必委曲以盡其義者以此說必有所受雖與正經不盡合而記人之意焉可誣也觀今大夫喪禮逸二語微詞已見但不欲顯駁耳以此坊民後猶有以辭害志使古書受千載之誣者今謹探記注本意釋之　大夫至士服　釋曰孔氏正義云此一經明大夫士爲其父母昆弟之服也弼案記意謂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自服大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士者自服士服惟大夫爲士士爲大夫其義難定故特著之兄弟即昆弟非小功以下爲兄弟之謂也然禮經斬衰齊衰章言父母之服天子至庶人不聞有異檀弓記云哭泣之哀齊斬之情自天子達注子喪父母尊卑同中庸記

云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注明子事父以孝不用其尊卑變孟子滕文公篇云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由是言之子喪父母之服當無大夫士之別也喪服不杖期章昆弟大功章大夫爲昆弟爲士者則大夫爲昆弟之未爲大夫者自行大夫降服似不得與父母同云如士服也且鄭注大功以下大夫士服同大夫爲昆弟已在大功矣似亦無所謂如士服然則上一句兄弟二字止帶言意專在父母也士爲昆弟之爲大夫者與士爲昆弟之爲士者同亦與大夫爲

昆弟之爲大夫者同言如士服則似與大夫爲昆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有別亦恐未合於經記人所以著之者蓋孔子沒後師說各殊苟有所受不敢忽諸且此說自有深意義詳注　注大夫至服同　釋曰云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踰之也者曲禮記云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注謂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踰於父內則記云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事生既不敢以己所得用加父兄宗族則送死豈可以己所得服踰父母兄弟踰之者孔氏云大夫之父母兄弟或作士或無官今大夫爲之若著

大夫之服是自尊踰越父母兄弟今不以大夫之服服父母兄弟是嫌畏踰之也云士謂大夫庶子爲士者也者孔氏云此士解經中下文士爲之文知此士是大夫庶子爲士者若大夫適子雖未爲士猶服大夫之服即下文是也若其適子爲士則服大夫服可知故知此士爲父母之爲大夫者但服士服是庶子也云己卑又不敢服尊者之服者上大夫己尊既不敢以己服踰父母兄弟此士己卑又不敢服父母兄弟之尊服所以亦如士服也云今大夫喪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者上釋記意既明然大夫士喪

服實不如記所云故著微辭以示其意言今禮有士喪禮而大夫以上喪禮逸記出七十子後學者之手當時傳聞異辭已所不免今去記時又遠簡策久湮故其異者未得備聞是非不能臆定也云春秋傳曰者襄十七年左氏傳文引之以證大夫士服之異也蓋鄭以記義雖與經未合而師說相傳實不可廢且立意甚善苟不詳爲注明恐不知者反譏爲末世之敝而欲短喪者又附會其文以飾非而記人誣矣故推傳文以明之此不得已之苦心也云齊晏桓子卒者孔氏云是晏嬰之父晏弱謚曰桓子也云晏嬰麤

衰斬者孔氏云桓子之子晏嬰身服麤衰而斬云苴絰帶杖者孔氏云以苴麻爲首絰要帶以苴色之竹爲杖弼案經兼首絰要絰帶指絞帶喪服經曰苴絰杖絞帶左傳正義曰此帶不言絞亦當爲絞帶也云菅屨者孔氏云以菅草爲屨云食粥居倚廬寢苫者孔氏云是喪禮之常云枕草者孔氏云非喪禮之文云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者孔氏云老謂晏嬰家臣見晏嬰服士服故其老言所服云非大夫之喪禮也云曰惟卿爲大夫者孔氏云此晏嬰對家老之言若身爲卿得著大夫之服若身爲大夫惟得服士服弼

案以下注言己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之意繹之則當釋云惟卿之喪其子爲大夫之服以卿降一等是大夫也若大夫之喪子祇得爲士服以大夫降一等是士也晏子之父大夫（晏弱不見春秋經明非卿是大夫）則晏子爲大夫之子降一等當是士不得用大夫禮矣此正以釋非大夫之禮之疑也孔義或失注意云此平仲之謙也者孔氏云言平仲之言非禮也謙退之辭弼案禮則下記云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云言己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者孔氏云若是卿則得爲父服大夫服故云非弼案鄭云非大夫不云非卿孔似失

之鄭言此者申謙之意言己是大夫之子非卿之子卿之子從大夫則己非大夫當爲父服士服也檀弓有若言晏子遣車一乘與大夫五个遣車五乘之禮不合亦其類也蓋齊俗僭侈晏子每自貶以風之晏子春秋雜篇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亦與檀弓曾子言國奢示以儉之意相類言不明說自貶退之意所以遠僭侈者之害云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閒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者鄭欲就傳文麤衰斬三字推出大夫士服之異故先繹其義而釋之孔氏云

案喪服初章斬衰次章疏衰疏卽麤也今言麤衰斬者是下嚮麤上嚮斬斬兼有麤（本作上嚮兼斬有麤今訂如此）故云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閒齊卽麤也言其布縷在齊斬之閒斬衰三升麤衰四升其布在三升四升之閒故云縷如三升半言麤如三升半而計縷惟三升故云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但縷如三升半是麤衰不緝是斬而成布三升爲父之服也云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於麤也者孔氏云解晏子實斬衰而兼言麤也□□□弼案斬衰布最麤然以痛深之極并沒麤名而言斬見斬布爲之全無人功卽

麤亦不得言疏衰較斬畧細故始見人功之麤鄭云微細焉則屬於麤謂斬衰微細始見人功之麤故曰麤衰斬也此鄭釋傳文欲委曲推出記意故爲此解若正解傳義則正義云服虔注左傳與端衰喪車無等其老之問晏子之荅皆爲非禮弼案鄭君注左傳未成以與服君則服注本鄭注鄭於傳解之如是則不以此記爲正禮明甚與猶以也以端衰喪車自天子達無等差大夫士服不得異其老習見當世大夫以上不能盡喪而疑晏子爲非是所問非禮也晏子所行是禮而惟卿爲大夫之語則遜辭避咎亦非言

喪之正禮以此義推之則麤衰斬卽斬衰也斬衰布最麤喪服經對文故但言斬沒麤名恐其混於疏衰此散文故兼言麤以見布體枕草與枕凷異者或禮可通用也左傳釋文引王儉云夏枕凷冬枕艸然此時哀痛迫切似未必計及寒暑矣晏子書所載孔子之言美晏子能守正禮而不直言得處亂世危行言孫之道也此服誼實鄭誼也孔氏謂服與鄭違蓋未知服卽本鄭鄭傳注正言禮記注惟解記人之意故不同也鄭注喪服傳衰三升枕塊不引麤衰斬三升半及枕草而賈疏引之以爲傳所言是大夫及其適子爲士者非正士之服亦失鄭意蓋

鄭學深通釋注者當彼此合觀以得其指也云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者上既明麤衰斬與正斬衰不同又傳有枕草與禮枕凷不同因推出此二事爲大夫士爲父服之異禮見其所異甚微也孔氏謂據此則大夫以上斬衰枕塊士則疏衰斬斬字增枕草既夕士禮云枕塊者記者廣說異辭本作非辭今訂也云其爲母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縷而五升乎者此又因爲父服麤衰斬三升半而推出者也孔氏云鄭旣約士之父服縷細降一等經文有母及兄弟故此約母與兄弟之服也喪服爲母四升

此云爲母五升縷謂麤細似五升之縷成布四升喪服爲兄弟五升此云爲兄弟六升縷謂麤細如六升之縷成布五升皆謂縷細成布升數少也粥粲乎者不定之詞若謂姑爲此解云爾云惟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者孔氏云大夫以上則兼天子諸侯德高能備儀服無降殺是盡飾粥粲備儀盡飾是一義孔疏之文當云德高服無降殺是備儀盡飾言飾者喪服目錄云喪必有服所以爲至痛飾也據儀禮釋文云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者此文蓋有譌奪當云以臣服

君之斬衰爲其父以服兄弟之齊衰爲其母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兄弟文義乃明蓋齊衰三年正服四升齊衰期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父卒爲母三年父在爲母杖期正服降服皆四升兄弟正服五升爲君之黨義服六升士爲母降一等五升縷而四升則是服兄弟之齊衰也若從君而服之齊衰有六升無五升安得以服母孔氏未能辨正譌文乃謂父在爲母五升士降一等六升縷又解上注五升縷成布四升爲士父卒爲母不知爲母杖期乃降服也降服惟有四升上注並無父卒之文此注亦無父

在之文四升之說千古定論孔義非也喪服正服較降服輕一等義服較正服輕一等今以臣服君之斬衰之縷服其父是正服降而疑於義服矣此君戴氏震曰謂公士大夫之君也以服兄弟之齊衰之縷服其母是三年之正期之降皆降而疑於期之正服矣以臣從君服之齊衰之縷服兄弟是亦正服降而疑於義服矣是皆位卑而屈者也夫卑者屈而不能備儀限於分而無如何也則位在大夫以上予以得爲之分而忍心偷輕畧者其罪爲五刑莫大明矣又其甚至於短喪豈尚有人心哉此記雖非正禮實有功

禮教者也云亦以勉人爲高行也者上既明士以下爲父母兄弟縷降一等之服此句緊承上說下明所以降之之義亦者亦上不敢服尊者之服之文言士服之降固以別尊卑之制而所以別之之意亦以勉人爲高行作大夫非故抑士以下也論語子張篇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孟子公孫丑篇云不得不可以爲悅蓋人之心未有不欲盡其情於父母兄弟者今屈之使不得備儀盡飾是欲因其不忍之心而進之以有德之行也勉人之人指服之之人非指所服之人其義專申士爲句與上句無涉上

句之義則前注嫌若踰之一語盡之矣比而論之父母兄弟爲士是所服者止得用士制己雖爲大夫以嫌若踰之仍服本服而不敢加於心尙安若父母兄弟爲大夫所服者本得用大夫制今己爲士以不能爲高行作大夫而服遂降實人心之所大不安者則因事親之心而事君立身皆不能自已矣古者爵人以德故大夫必高行也夫分所不得尙欲自勉爲大夫以伸其情彼世祿之家莫之禁而不爲者其謂之何云大功以下大夫士服同者孔氏云以經惟云父母兄弟士與大夫之異不云大功以下有殊是大功

以下大夫與士同所以然者以重服情深故使士有抑屈使之勉勵大功以下輕服情殺故上下俱申也㴋案鄭於此記蓋取其子不踰父下不僭上勉位卑者爲高行勸得爲者使盡喪之義以非正禮故著疑辭大夫喪禮逸二語雖爲此節之注實統下三節言之孔氏云案聖證論王肅云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故曾子云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且大國之卿與天子之上士俱三命故曰一也晉士起大國上卿當天子之士也平仲之言惟卿爲大夫謂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非謙辭也春秋之時尊

者尙輕篤喪服禮制遂壞羣卿專政晏子惡之故服麤衰枕草於當時爲重是以平仲云惟卿爲大夫遜辭以避害也又孟子云諸侯之禮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又此記云端衰喪車皆無等又家語云孔子曰平仲可謂能遠於害矣不以已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也王肅謂大夫與士異者大夫以上袵喪斂時弁經士冠素委貌馬昭荅王肅曰雜記云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是大夫與士喪服不同者而肅云無等則是背經說也鄭與言禮張融評云

上與大夫異者皆是亂世尙輕涼非王者之達禮小功輕重不達於禮鄭言謙者不異於遠害融意以王肅與鄭其義畧同如融之說是周公制禮之時則上下同當喪制無等至後世以來士與大夫有異故記者載之鄭因而解之禮是鄭學今申鄭義云端衰喪車無等者端正也正爲衰之制度上下無等其服精麤卿與大夫有異也又曾子云齊斬之情據其情爲一等無妨服有殊異耳若王肅之意大夫以上弁經士惟素冠此亦得施於父母此經云爲昆弟豈亦弁經素冠之異乎此是肅之不通也杜元凱注左傳說

與王肅同弼案鄭與言禮鄭與二字譌當爲何以小功輕重不達於禮八字不甚可解卿與大夫有異也卿當爲士鄭君此注言大夫士服之別所異甚微與端衰無等齊斬之情自天子達之文本皆不背孔氏駁肅是也又肅引孟子齊疏之服焦氏循孟子正義曰案斬衰不稱疏齊衰以下乃稱疏此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士既降於大夫則斬亦用疏此晏嬰用士禮所以稱麤衰斬也孟子言未學諸侯之禮則所言乃士禮其稱齊疏內原包有斬衰孟子言齊疏之服猶曾申言齊斬之情耳弼案據此則齊疏之服適足爲

鄭注立證然焦說亦未是也斬齊皆以極麤之布爲之斬尤麤於齊據左傳鄭義麤衰斬即斬衰則斬本有麤名上下同之孟子言齊疏卽齊斬也齊疏之服自天子達於庶人者謂天子至庶人爲父皆斬爲母皆齊也三升是斬三升半亦是斬三升半縷而成布三升更不得謂非斬四升是齊五升六升亦是齊五升縷而四升六升縷而五升更不得謂非齊孟子言齊疏之服不言齊疏之縷鄭與孟子何嘗違乎肅謂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士引晉士起爲證是則平仲當云惟君爲大夫矣而下又云平仲之言惟卿爲大夫

謂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數語中自相矛盾一似
謂平仲謬語者且平仲謂諸侯之卿當天子大夫已
是諸侯大夫當天子之士宜行士禮則正足以召當
時大夫不行士禮者之害何遠之有惟鄭云己是士
故不行大夫禮則謙而遠害之道也春秋已下至爲
重大指隱竊服誼然其尊者二字殊混將專指天子
大夫及侯國之卿耶抑兼指侯國大夫耶觀羣卿專
政一語則似專指卿者然豈當時侯國大夫尚能守
喪禮耶果尚能守禮則晏子爲大夫行此禮非於當
時爲重也其老何以云非大夫之禮耶如謂兼言侯

國大夫則當時大夫尚輕簡而平仲謂當行麤衰斬
以下之禮同於天子之士直以觸其忌矣胥能免乎
既不正言禮又不善避胥孔子何爲美之蓋肅亦自
知不通故爲此遁辭耳禮之大例朝聘燕享之屬王
朝卿大夫多與侯國卿大夫異冠昏喪祭之屬則多
同今乃强此就彼亦甚誣矣孔子語見晏子書肅取
以入僞家語而增損其字句以泯其竊書作僞之迹
也肅又謂大夫於喪斂時弁經士素委貌蓋欲圓此
記之文而易鄭注然不知其說之不合於經也此記
六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

服禮喪服經曰喪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
屨者則喪服是三日成服之服考禮經記有始死之
服有未成服之服有喪服士喪禮注始死將斬衰者
雞斯將齊衰者素冠問喪記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
衽注親父母也雞斯當爲笄纚聲之誤也親始死去
冠二日乃去笄纚括髮也通典引譙周云爲父始死
去冠笄纚如故父卒爲母始死去冠尸襲後因其笄
纚而加素冠沈氏彤儀禮小疏云斬衰笄纚自始死
及於小斂之後不改如括髮之自小斂後及於成服
而始改也爲母笄纚尸襲之後而卽加素冠如括髮

之于卽堂下位而卽代以免也始死首服之節笄纚
與括髮並重父母之喪皆然但家無二尊故又以時
之久暫稍爲差等聖人之尤重父喪于始死之首服
卽見之弼案禮注言將斬衰者雞斯實包爲母在內
蓋爲母多與餘齊衰異而與斬衰同下將齊衰句是
指昆弟以下之齊衰言之記注謂父母始死皆去冠
可證二日謂小斂日小斂後爲父去笄纚而括髮爲
母則去襲後所加之冠兼去笄纚而括髮也不別言
去冠者去笄纚則去冠不待言矣譙氏雖云父卒爲
母其實父在亦同以爲母括髮無父在父卒之分例

之可見爲昆弟始死則鄭云將齊衰者素冠當素冠深衣矣此始死之服也士喪禮小斂馮尸後經云主人髻髮祖衆主人免于房注謂雞斯素冠者至小斂變將初喪服俠堂後經云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卽位踊襲經于序東喪服小記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注爲母又哭而免正義謂爲母亦自小斂後而括髮至尸出堂子拜賓事事字疑衍之時猶與爲父不異至拜賓竟後子往卽堂下位時則異也若爲父此時猶括髮而踊襲經帶以至大斂而成服若母喪於此時則不復括髮乃著布免踊而襲

經帶以至成服故云免而以布也又疏注云又哭是小斂拜賓竟後卽堂下位哭踊時也故士喪禮云卒小斂主人髻髮祖此是初括髮哭踊之時也又云男女奉尸俠于堂訖主人降自西階東卽位主人拜賓卽位踊襲經于序東復位此是又哭之節若爲父於此時猶括髮若爲母於此時以免代括髮故云爲母又哭而免喪大記云主人卽位襲經帶踊母之喪卽位而免注記異者禮斬衰括髮齊衰免以至成服而冠爲母重初亦括髮既小斂則免彌案成服而冠謂三日成服而後去括髮免用喪冠卽位襲經時雖有素冠然以括髮免爲主也既猶終也終小斂謂俠堂拜賓斂事訖將行奠事時也與檀弓既小斂祖括髮之既字文同義異奔喪記云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祖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襲經于序東注括髮祖者去飾也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已成服者固自喪服矣彌案此未成服孔氏謂在路時是也與他注以小斂後成服前爲未成服之服異又云於又哭括髮祖成踊於三哭猶括髮祖成踊三日成服案云三日成服則括髮祖象小斂後未成服之服明矣又云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

髮祖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經于序東於又哭不括髮注爲母於又哭而免輕於父也彌案據此諸文則爲父卒小斂括髮祖哭踊拜賓後卽位猶括髮而哭踊襲經帶以至成服爲母始與父同卽位乃以免代括髮而哭踊襲經注云又哭而免謂初哭用括髮又哭而用免著免以哭非謂又哭後始免也奔喪云括髮祖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此猶小斂後之初哭用括髮也襲免經于序東於又哭不括髮猶小斂後之著免又哭鄭所謂又哭而免也於兄弟則鄭云齊衰免當小斂後卽免矣又考襲絰時未加經

先加冠大夫以上加弁此記下文云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注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絰焉案此小斂沈氏彤謂非正小斂時蓋指㑭堂後之襲絰而言是也袒時無冠惟有括髮免襲則於括髮免上加冠或加弁而又於冠弁上加絰焉喪大記云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注子弁絰者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喪子亦弁絰案此特據大斂言之其實小斂後即位踊襲時已弁絰矣觀小斂環絰注可見爲兄弟當于主人襲絰時于免上加素冠素冠上加絰士大夫同知大夫爲兄弟亦加冠不加

弁者大記子弁絰小記小斂環絰注士素委貌云云皆爲父母之喪言之於兄弟無文則爲兄弟雖大夫亦同素委貌所以然者子爲父母重且喪主故於小斂畢將大斂未成喪服時仍各依平日事生行禮正服畧爲差等以涖事蓋痛死之中寓愼終之意哀而成之以敬也衆子稱衆主人亦喪主也若兄弟輕且非喪主倘亦以冠弁爲士大夫之等則於義無取而大夫弁絰反有降從弔服之嫌故制禮者併爲一等皆免上加素冠冠上加環絰而已其大夫爲兄弟主喪者將大斂時弁絰將事與否經傳無文未敢明說

此未成服之服也亦謂之初喪服而不得謂之喪服士喪禮云三日成服及喪服經諸章所云是喪服也三者時異服異不容相混今記云喪服而肅以未成服之服當之不亦謬乎喪服爲父斬衰冠繩纓爲母昆弟齊衰冠布纓大夫爲昆弟爲士者大功冠布纓未有用弁絰者弁絰用於成服後者惟既卒哭行權禮則然喪大記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注此權禮也弁絰者變喪服而弔服是也且大夫士同用弁與未成服之服以冠弁爲大夫士差等者異餘則大夫爲輕喪降無服者

弁絰此記云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注輕喪緦麻也大夫降焉弔服而往是也天子至士弔服弁絰周官經司服弁師諸文及喪服記注及此記服問所云是也由是言之正喪服無用弁絰之禮而士素冠大夫弁絰之服又決無稱喪服之理肅說之背經文甚矣孔氏云此亦得施於父母此經云爲昆弟豈亦弁絰素冠之異乎者謂肅以未成服之服當喪服其謬顯然姑勿論第就其說通之肅謂此記所云大夫士服之異是弁絰委貌然此亦儻得施於父母喪斂時耳此經又有兄弟之文豈亦此

之異乎昆弟喪斂時不論大夫士皆素冠而已肅背記以釋記不通之至然則論大夫士喪服之異舍此注奚從哉第鄭君本意雖以此記爲有所受實不謂爲正禮馬氏之荅肅孔氏之申鄭似尚未盡張融謂此記所言是後世尚輕涼者之事則適與記意相反其說誣也左傳正義爲杜預所誤失與張同張又謂鄭言謙不異遠害然如鄭說則謙而可以避咎如肅說則欲遠害而害適隨之矣　大夫至之服　釋曰孔氏云前經注云士謂大夫庶子爲士者明大夫適子未仕官及爲士皆得服大夫之服弼案喪服大夫

爲庶子爲士者大功適子不降仍服三年大夫之子爲庶昆弟爲士者大功適昆弟仍服期皆重適之義故此記謂大夫之適子雖未爲大夫得服大夫之服爲父三升母四升縷與庶子異然大夫士異服實非正禮說見前鄭上注今大夫喪禮逸二語意本合下三節言之故此注及下二節注但釋記意不復下疑辭也　注仕至至象賢　釋曰此亦就記人之意解之也云仕至大夫賢著而德成適子得服其服者孔氏云以經云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所以然者以其父在仕官身至大夫賢行既著道德又成故其適

子雖未仕官得服大夫之服也弼案此言適子所以得服大夫服者以尊大夫之賢德故也云亦尊其適象賢者謂適子服大夫服固以尊大夫之身亦以尊其適子見其能法大夫之賢後得復爲大夫也此與勉人爲高行之意相成皇氏云大夫適子若爲士爲其父唯服士服注云仕至大夫謂此子若仕官至大夫始得服大夫服以其賢著德成孔氏謂皇氏解此仕至大夫爲大夫之子與鄭意違因推上注士謂大夫庶子爲士者之意以駁之弼案孔義精矣鄭於此記蓋取其尊德重適象賢之義　大夫至者齒　釋

曰上兩節言大夫之適子不論爲士或未仕皆得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爲士者惟得服士服則大夫之庶子爲大夫者當亦得服大夫服與適子同矣然其位次仍與衆昆弟之未爲大夫者齒嫌二適也喪服大夫爲庶子爲大夫者大夫之子爲庶昆弟爲大夫者皆服本服故此記謂大夫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三升母四升縷服大夫服也位喪位也始死位在牀東既小斂位在阼階下朝夕哭未入門位在門外東方既入位在阼階下皆衆主人在主人後以齒次統於主人此庶子雖爲大夫其位仍與夫爲大夫之

衆昆弟齒不得踰衆昆弟而繼適也若踰衆昆弟而繼適爲位則似家有二適非宗適之道矣未爲大夫者指衆昆弟非指適適則不敢與之齒也喪服大夫爲宗子亦齊衰三月與族人同明不敢降其宗此記義與相類喪大記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注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也案此卽士喪禮之親者在室也彼注云謂大功以上父兄姑姊妹子姓在此者沈氏彤云鄭云大功以上者但包齊衰之親不兼上經衆主人胡氏云父兄姑姊妹謂死者

之諸父諸兄及諸姑姊妹子姓則死者之孫男女及昆弟之子男女凡屬齊衰大功者皆在其內以是推之則大記所云命夫命婦指齊衰大功之親之中爲命夫命婦者非兼斬衰之衆主人衆主人同在尸東且逼近主人若必分別大夫士使爲命夫命婦者獨坐以示異於衆昆弟恐非尙戚之意且有擬適之嫌以此記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例之衆主人婦人中有命夫命婦亦與爲士及士妻者同立而已士喪禮記室中惟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胡氏云此兄弟謂大功以上在室者又云此條當是

雜記大夫之禮而疑有脫文弼案記於命夫命婦上特著兄弟二字明其非衆主人婦人爲命夫命婦者也此記大夫之庶子二句非正禮說見前其位句則正禮也　大記注云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此子姓但指昆弟之子男女不兼死者之孫男女以其言同宗來哭故也卑行得統偁子姓姓生也不必定指孫然死者之孫男女亦齊衰之親者當亦在命夫命婦中注畧其可知者耳士喪注子姓則包孫男女及昆弟之子男女在內　注雖庶至宗適釋曰云雖庶子得服其服尙德也者此亦就記人之

意申之也其服大夫服也孔氏謂此大夫之子身雖是庶所以得服者以其仕至大夫由身有德行故尙之弼案尙德卽上注仕至大夫賢著而德成之義亦與勉人爲高行之意相成云使齒於士不可不宗適者言此庶子既以尙德得服其服而立之位次仍使齒於爲士之衆昆弟中者明其與衆昆弟同宗適子不敢擬於適昆弟斯不敢示異於衆昆弟是齒於士者以不可不宗適故也義與上注尊適之說相發明記云未爲大夫者兼爲士與未仕官言注獨云士舉一隅耳鄭於此記上二句蓋取其尙德之義下一句

則固以爲得禮之正然注不別言者書不盡言在學
者善會古人意耳　士之至置後　釋曰前三節明
大夫士服之異此一節明士子爲大夫而死其父母
不降用其禮以主其喪而使其子主之并無子置後
之事然以喪服士喪及諸記考之父爲長子主喪上
下同之不言父爲士子爲大夫者有異特其禮今不
得詳耳此記所言疑非正禮但其意在明子貴不爵
父之義足以懲末世之以貴富加於父兄者故鄭君
既於大夫爲其父母節著微辭此注直就記意解之
今亦探其本旨爲之釋云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

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者主主喪也禮適子之喪父
母主之此士之適子爲大夫而死其父母弗爲之主
而使其子主之同於庶子者何也蓋士有士喪禮大
夫有大夫喪禮此子爲大夫而死當用大夫喪禮者
也然其父母爲士者爲之主而用大夫喪禮則是舍
己所得用之禮而降用子所得用之禮不殆於尊統
於卑子貴爵父乎若不用子之大夫禮而用父母之
士禮則此子生爲大夫死行士禮有貶黜之嫌且葬
用死者之爵若一行士禮則無往非士禮在君乖尙
德之義在親傷愛子之心在子亦隱其顯親揚名之

志似亦未可也故權於兩難之際令其父母弗爲之
主而使其子主之若同於庶子者然是非薄待其子
實以子上用父禮以主父喪則可父母降用子禮以
主子喪則弗能故也使大夫之父母使之也父母特
使之雖不爲主猶爲主也斯禮也一以使父母不降
尊就卑一以使大夫得盡分盈禮其意可謂善矣無
子則爲之置後者此權禮中之權也孔氏云若死者
無子則爲死者別置其後所置之後卽大夫適子同
得行大夫之禮此所置之後謂暫爲喪主假用大夫
之禮若其大宗子則直爲之立後自然用大夫禮也

弼案記言此者明雖無子不得依父母主子喪之常
而令父母或降就子禮也　注大夫至立也　釋曰
云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者孔氏謂前經云大夫
之適子服大夫之服是也解經使其子主之之意其
子爲適子若無適子則以庶子當適處若無庶子則
以族人之子當適子之處皆得用大夫之禮故云大
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總結此文弼案子統於父故
大夫之子得用其父大夫之禮喪服多以大夫大夫
之子連言蓋注義所本云而士不得也者此明士子
爲大夫而死其父母所以弗能主之由非卽直解經

意喪服士與大夫多別言是士自有禮不得與大夫同今大夫之父母身爲士本合用士禮不得用大夫禮若因主子喪而用大夫禮則是降從子禮而沒己所得用之禮乖尊卑之義非所以安死者之心若舍大夫禮而用士禮以主其喪義亦未可求其兩全之法莫如弗爲之主視庶子之喪故曰弗能主也此士不得之士字是泛言士非直指記中大夫之父母爲士者此句與上大夫之子句皆本喪服義是以士與大夫之子對文非以大夫之父母與大夫之子對文也經云其父母其子注上云大夫之子而下乃云士

文義與經不例明士字非即指其父母之爲士者而不得二字亦祇明所以弗能主之由非正解弗能主之義也與上得行大夫之禮六字正解使其子主之之義者文例不同或曰注言士不得用大夫禮大夫之子爲士者柰何曰既爲大夫子則無論爲大夫爲士及未仕皆用其父大夫之禮蓋大夫之子爲士者不用己之士禮父尊可以及子也大夫之父母爲士者不用子之大夫禮子貴不敢爵父也父子之經於是定矣云置猶立也者廣雅釋詁云置立也本此池處言立後此言置後是置猶立也鄭於此記蓋取其

父不降就子禮子貴不敢爵父之義夫此四節後人妄議之者多矣然方言大夫士服異而即云端衰無等則所謂異者決非如張融所云後世尚輕涼者矣方云士子爲大夫其父母弗能主而即云大夫附於士則所謂弗能主者決非如後世妄人所訾毀矣惟鄭君深於禮故能心知其意而又能據正經以疑其未盡合㢸故就鄭義繹之而疏明其義語不厭繁庶祛以辭害志之惑焉

傳曰節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釋曰疏云父者子之天竹圓亦象天又引喪服變除云削之使下方者

取母象於地故也徐氏乾學云敖引杜元凱說證削杖爲圓愚謂小記言杖大如絰絰之形既圓則杖形亦圓可知況桐之言同謂其制同之於父也何必取天圓地方之說乎㢸案小記言杖大如絰不言杖圓如絰桐之言同謂杖者之心同非謂杖制同也且木幹本圓若取其圓則不必削矣變除義不可易　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　釋曰此婦人鄭君無注據喪服小記女子子在室爲父母節注謂婦人成人正杖則鄭意婦人不杖爲童子婦人孔賈疏義申之甚精近沈氏彤金氏榜及胡氏宗賀循雷次宗之義

以爲成人婦人非知者經云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者字兼目子臣妻妾女子子之等此統言男女之服也下云布總箭笄髽衰三年此別言女服之異於男子者也笄總異於冠纓衰不殊裳異於衰裳所異祇此則其餘絰杖帶屨皆同可知杖是喪禮之大者婦人果或不杖經必別著之矣齊衰期以杖不杖分輕重三年之喪無有不杖者不杖乃未成人者之不備禮也沈氏謂成人婦人不皆杖金氏胡氏謂成人婦人不爲主則不杖與本經背矣下經云女子子在室爲父與喪服小記女子子在室爲父母

文同鄭經注云言在室者關已許嫁與記注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異者豈自忘其說耶蓋以經之在室蒙杖之文故宜爲成人二十及十五許嫁者皆成人也記之在室見不杖之意故宜爲童子十九以下未許嫁者爲童子也未許嫁者視十五既許嫁及二十當急許嫁者爲在室既許嫁及當急許嫁者視既嫁者又爲在室在室之文同而意則異注各探其意解之非相違也而相成也關者通也通已許嫁者謂成人而未許嫁及已許嫁而未嫁者皆爲父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之等明父母至尊決無逆降也本李氏如圭儀禮集釋如必謂記之在室亦指成人記不幾以經之杖者爲當不杖乎金氏胡氏以注爲違失兩岐誤矣又諸家以童子爲包女子子在內故或云承上文言婦人則成人或云童男既以稚弱不能病豈童女又能病此問所不必問不知此二問文例與上三問不同上三問層遞問下用相承句法此二問變用平列句法蓋以一語分爲兩語非復一義轉出一義觀一亦字可見童子謂童男婦人謂童女互文也簡直言之則曰童男童女不杖不能病也喪服四制云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白虎通喪服篇云禮童子婦人不

杖者以其不能病也文較此傳爲簡而互見之法則同後人以童子爲兼男女而以婦人爲成人婦人欲順傳文反失傳意何者傳云婦人何以不杖不能病也試思成人婦人果不能病乎童子之不能病非直不杖并不踊不菲不廬不緦今成人婦人惟以不宜居外而不廬其餘踊菲緦服皆有則其能病審矣何獨去其杖乎又諸家以此二問皆承非主說下然尋傳例始云杖者何爵也繼云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繼云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但承主字說下不復承爵字則繼以童子婦人二問皆荅云不

能病亦但承病字說下不復承主字矣如諸家說則男子未成人非主不杖婦人已成人非主亦不杖傳以不能病釋不杖將成人婦人不爲主者卽不能病乎何妾之無義於君而女之無恩於父也且何以解於小記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耶如謂惟妻於夫不爲主杖其餘不爲主者皆不杖則後學之惑滋甚傳曰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姑在婦不爲主而爲夫杖固以恩深能病故也妻爲夫恩深能病安見女爲父恩淺不能病女子未嫁天父既嫁天夫設有二十成人之女未嫁父死有男昆弟主喪不爲主

不爲父杖曰不能病也終喪年二十三而嫁夫卽於是年死姑在不爲主爲夫杖曰以輔病也三四年閒忽能病忽不能病厚夫薄父恐無此情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苟以不能病而不爲父杖則試問之曰設不反夫死杖乎不杖乎病乎不病乎此鄭所以於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必釋爲童子而後安而於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必特注之曰姑不厭婦與俗說異也（畧本陳氏立白虎通疏證說）蓋婦人不爲主節本意對喪服經不杖期章大夫之適子爲妻立文若云男子不爲主則不杖者大夫之適子父在爲妻不杖士之適子父

在爲妻不以杖卽位（本杖期章妻下注詳彼）以父厭子且妻卑故也婦人不爲主而亦杖者姑在爲夫杖以姑不厭婦且夫爲妻之至尊故也是明妻爲夫與夫爲妻不同之義（本孔正義而申之）非雷氏所云特著此一條明其餘不爲主者皆不杖之謂下云母爲長子削杖注嫌服男子當杖竹也是明母爲子不可重於子爲己之義意在削字不在杖字非金氏所云爲主而杖之謂（母固爲長子主然此條卻非爲母爲長子主而記）下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是明童女本不杖者以無男昆弟主喪而杖之義猶童子之當室而杖非如雷

氏金氏胡氏所云有主喪者杖則成人女子爲父母皆不杖之謂諸家誤讀記遂誤解傳矣至妾爲君亦當與妻爲夫同以同是至尊故也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注爲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尊卑也又云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又云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注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案此記言杖之人與授杖之節祇畧舉一隅君之喪言五日大夫杖不言七日士杖言世婦不言御妻正義引熊氏云經云子杖

通女子在室者若嫁爲他國夫人則不杖嫁爲卿大
夫之妻與大夫同五日杖也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
君之女及內宗外宗之屬嫁爲士妻及君之女御皆
七日杖其說密矣又記於大夫之喪言主婦不言妾
言室老不言士及衆臣本經下云公士大夫之衆臣
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
皆衆臣也注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然則士當與室
老同三日杖衆臣除布帶繩屨外無所降亦當與室
老同杖矣傳又云衆臣杖不以即位是衆臣亦杖之
明文也今記皆不言是其文畧士之喪婦人皆杖語

雖簡意則備後人不察遂生異說沈氏謂婦人皆杖
惟士之喪大夫之喪則主婦外有不杖君之喪則夫
人世婦外有不杖然則記但云大夫亦可謂君之喪
大夫外有不杖者矣記但云室老亦可謂大夫之喪
室老外有不杖者矣其如經傳及四制之文何金氏
謂士之喪婦人皆杖謂主婦於三日之朝皆主人而
杖不得下通衆婦人然此節先言主人杖乃言婦人
皆杖故得强謂爲主婦皆主人而杖上節總云主人
主婦室老皆杖之三人者更皆何人而杖乎是知注
云謂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之說不可易也

又謂君之喪五日世婦杖君之世婦尊同大夫所謂
杖者爵也不得下通於大夫士之妾然世婦視大夫
御妻視士士亦爵也鄭此注云爵謂天子諸侯卿大
夫士也喪服四制杖者何也爵也下遂歷敘有爵之
人曰子曰大夫曰士士爲君杖則御妻視士當杖明
甚而記畧不言可見記意祇爲妾爲君杖舉例非特
舉有爵當杖之人也妾爲君杖自天子達於庶人一
也由是言之妾及女子子不爲主者皆當杖無疑而
傳記所云婦人不杖專指童子婦人又無疑蓋此傳
文至該備始云爵則凡男女有爵者之杖在其中矣

繼云擔主則凡男女爲主者之杖及童子當室而杖
女子子在室以主喪者不杖而杖鄭云在室亦童子皆在其
中矣繼云輔病則凡男女不爲主而杖者皆在其中
矣然後以童男童女之不杖終焉如諸家以婦人爲
成人婦人不杖爲不爲主則不杖則於小記婦人不
爲主而杖者一條不幾於漏乎而於經文妻妾女子
子之皆蒙杖文復何以解之乎注疏義不可易　冠
繩纓　校曰阮云繩徐本作纓案嚴本作繩　居倚
廬　既虞翦屏柱楣　釋曰此倚廬鄭無注既夕記
注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疏云北戶者以

倚東壁爲廬一頭至地聶氏三禮圖云唐大歷中楊垂撰喪服圖說廬形制云設廬次於東廊下無廊於牆下北上凡起廬先以一木横於牆下去牆五尺臥於地爲楣卽立五椽於上斜倚東墉上以草苫蓋之其南北面亦以草屏之向北開門一孝一廬門簾以縗布廬形如偏屋其閒容半席此倚廬之制也翦屏柱楣者注云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疏云改舊廬西鄉開戶翦去戶傍兩廂屏之餘草柱楣者前梁謂之楣楣下兩頭豎柱施梁乃夾戶傍之屏也釋注云案喪服四制云高宗諒闇三年鄭注云諒古作梁楣

謂之梁闇讀如鶉鶴之鶴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卽此柱楣者也朱子語類答諒闇云翦屏柱楣是兩事翦屏者初時戶北向用草爲屏不翦其餘至是改而西向翦其餘草始者無柱無楣簷著於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楣架起其簷令稍高可作戶也孟子滕文公篇五月居廬焦氏循正義云案既虞之後始有楣有柱謂之堊室四字未的以其雖有梁楣而冥闇不高明故亦謂之梁闇注云闇謂廬也謂所云闇者卽指廬以表廬冥闇故也又云闇讀如鶉鶴之鶴者凡讀如皆擬其音於義無涉此殆舊讀相承云然卽諒陰也其未葬之前無柱無楣但用兩木斜倚於東壁作塹堵形

向西順斜倚之木以草爲屏故名倚廬高宗三年不言謂既葬居梁闇中故云高宗諒陰此翦屏柱楣之制也弼案諸說皆謂倚廬無柱無楣梁闇乃施柱及楣悉與注合楊圖尤詳明其云臥於地爲楣者因異日所柱之楣卽此木故豫以楣名之非謂此時卽得稱楣也知者上云以一木横於牆下倚廬北向此木於人爲縱則横字亦豫就異日西向言之彼此相例其非謂廬有楣明矣焦氏兩木之制與楊氏小異而其云無柱無楣則與眾家皆同考楣之本義屋前之横木也一名檐一名梠一名櫋字皆從木說文云楣

秦名屋櫋聯也是也爾雅釋宮楣謂之梁則叚以爲次棟之横梁下施柱者凡禮經所云楣皆指此前梁也此前梁本名桴說文桴眉棟也爾雅又叚桴爲棟故云棟謂之桴釋名釋宮室云楣眉也近前各兩若面之有眉也近前兼堂前後言後亦稱前者據北堂言之前後各有兩楣者桴亦稱楣檐亦稱楣也蓋論字之本義則正中曰棟次棟曰桴次桴曰楣論禮經用字之例則正中曰棟次棟曰楣在梁前下豎兩柱承之名前梁亦直稱梁次楣曰庪此傳之楣後亦有梁下亦有柱與本經言楣之例合而施在檐端以架

起檐則并與制字命名之本義合合字義經例斷之其爲既柱後始得名無疑故鄭注諒闇云廬有梁者所謂柱楣明未施柱時此一木之横於地者不稱梁也程氏瑤田誤以屋之上覆者爲楣因謂倚廬有楣其喪服足徵記引鄭注而易之云案爾雅楣謂之梁又云宗廟謂之梁蓋言屋之上覆者倚廬者廬倚東壁但一片陂陀垂之西至於地楣也即梁也非如後世以持極之横木曰梁也楣不納明北戶而已屏謂楣上但結草屏蔽之初不翦既虞乃翦其屏於是柱其楣之垂於地者而西啟戶焉是之謂柱楣云爾陳

氏白虎通疏證以楊圖爲是引程說辨之云案爾雅釋宮楣謂之梁而檐亦謂之楣釋宮云檐謂之樀郭注屋梠也眾經音義引舊注云亦楣也說文木部云楣秦名屋櫋聯也秦謂之檐楚謂之梠釋名釋宮室云楣眉也近前若面之有眉也是楣在前端與門上之楣名同而實異此柱楣當指檐端之楣謂初喪時廬戶向北以楣去牆五尺臥於地卒哭以後則柱其臥地之楣而西向開戶不得如程氏之說以楣爲屋之上覆也弼案陳氏據爾雅說文駁程是也其云以楣去牆五尺柱其臥地之楣兩楣字蓋承用楊氏之

文亦預就既柱後言且方說楣字因文便耳非如程氏竟以倚廬爲楣也程引爾雅宗廟謂之梁及棟梁古義述篇引爾雅禮經莊子諸文皆強古就己背其本義倘楣字果如其說則門楣止一木何以亦得楣稱乎弼故推尋禮經之例以補陳說而申鄭義焉

寢有席　釋曰胡氏云此傳云既虞寢有席閒傳云既虞卒哭苄翦不納期而小祥寢有席與此異者案鄭注苄今之蒲苹也孔疏蒲苹爲席翦頭爲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然則苄翦不納即爲席矣弼案對文則不納者爲苄翦納之者爲席散文則皆爲席

此傳於既練不言席故即稱苄翦爲席閒傳於小祥後特言席故先言苄翦不納以別於席徐氏乾學疑閒傳寢有席句原在苄翦不納之上而記者脫誤然則上文以苄翦不納寢有席分別齊衰大功者豈亦有脫誤乎

中人之扼圍九寸　釋曰朱文公云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弼案手中指最長疑第二指當爲第三指古尺短拇指與中指一圍得九寸矣程氏瑤田釋宮小記謂注義必有所受是也然以爲圍字定解則非蓋此九寸者扼圍也若周官攷工記廬

人之圜則大小難定彼文云舉圜欲細舉圜欲重
又云參分其圜去一以爲晉圜五分其晉圜去一
以爲首圜若圜必九寸何細與重之有且既去一
何得仍稱圜乎故彼注言圜之大小未聞也程氏
不知九寸之度定於搹非定於圜而反譏彼注殊
誤
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　釋曰
吳氏紱云二十兩曰溢者與鎰同或以如鄭注則
日食米二升有奇疑於太多然古量一升當今一
合五勺二撮有奇耳胡氏承珙云案古量甚小漢

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以古之五當今之一則
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不過當今二合稍贏粥
案吳氏胡氏說甚是又二家謂釋文引王肅說滿
手曰溢與鄭不甚相遠肅說本小爾雅一手之盛
謂之溢之文然則小爾雅肅所私定此其證矣鄭
義精密肅不足論故删著二家說
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　釋曰疏讀條屬句禮
記正義讀右縫句
經中有此二言　校曰言　殿本改作者
謂七寸五分寸之一也　校曰　殿本删也字

以其吉時五十已後乃杖　校曰已毛作以阮
云上以字單疏本作已案上蓋下之誤
何爲而可爲人後者　校曰爲當爲如人當爲
之下句人字同者字衍
不問比類　校曰不疑當爲亦
云謂據大夫於姑姊妹　校曰云當爲注
此庶童子非直不杖　校曰下脱并不免三字
以其未冠　校曰下脱杖者亦三字
女子子嫁及　校曰及當爲反
又禮記記文　校曰下記字譌單疏作諸

則要絰五分去一爲帶　校曰帶上　殿本增
絞字
則七升已上故灰矣　校曰故讀禮通考改作
固
案周禮宮正云　校曰宮毛作官阮云要義作
宮案單疏作宮
雜記所云　校曰記下脱注字
云飲水者　校曰傳作水飲
服七升冠　釋曰謂服前冠七升之布耳
飯疏食者　校曰疏字譌單疏作素

通大夫自然皆爵也　校曰通字譌單疏作卿
從古法也　校曰古字譌單疏作吉
升取三十兩　校曰升字衍
一銖爲十參　校曰參毛作纍阮云通解作參
案單疏作參
唯武天子　校曰武字譌單疏作據

父

則妾於君體敵　校曰體上脫雖非二字

傳曰君節

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　釋曰疏云

但士無臣雖有地不得君稱故僕隸等爲其長弔服加麻不服斬也繼公與注立異以此經之君爲兼士士亦有臣有臣者皆曰君吳氏紱云賈疏謂士無臣然特牲記私臣門東北面西上則士自有臣敖氏兼士言之於義爲合又緦麻章爲貴臣服緦大夫無緦服則爲貴臣服者必士也士之有臣可見矣嗣案疏士無臣之說本緦麻章貴臣貴妾注注以爲貴臣服者爲大夫也特牲士禮有私臣者謂暫爲臣屬者與天子諸侯卿大夫有地者之臣絕不同不得援以爲士有臣之證論語子罕篇云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鄭君注云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又云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謂有臣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劉氏寶楠正義云夫子去魯是退當以士禮葬今子路用大夫之禮故夫子責之案據此則大夫有臣士無臣明矣鄭君士無臣之義實本夫子之事與其言確不可易又孝經於天子諸侯大夫言爭臣於士言爭友本賈疏曲禮於大夫言世臣於士言家相家相之名可通於大夫之臣世臣之名不可通於士之僕隸皆謂士無臣也蓋以士對大夫以上言則必曰無臣論語孝經曲禮及本經鄭注是也不對大夫以上言則其僕隸亦或稱臣特牲記是也言各有當不可執一然雖稱臣而與定爲臣者終絕殊決不得服斬當如疏所云弔服加麻褚氏云傳文明以有地者爲君故注本以釋經蓋有地則當世守義與有國者等與暫時涖官而爲其臣屬者不同服斬宜矣士既無地雖爲其臣安得服斬如皁臣輿輿臣隸名亦臣也而豈遽爲之服斬乎嗣案士之臣正所謂暫時涖官而爲其臣屬者君臣人倫之大服以定倫既不服斬則臣義

不定卽可謂之無臣故士之臣在他經散文或稱臣在喪服經則決無稱臣者貴臣貴妾之服屬大夫無疑若屬士則臣爲君弔服君爲臣緦於義安乎至以大夫爲庶母無服而爲貴妾緦爲嫌則又不然庶母之無服大夫降期以下之常也依大夫降期以下之常則妾固當無服但貴妾之服不當與庶母對言當與貴臣對言大夫有君道內官外官一體貴臣既服緦故貴妾亦服緦猶天子之三夫人九嬪視三公九卿諸侯世婦視大夫也服則皆服不服則皆不服大夫之服貴臣所以別於天

子諸侯之正君也後人失其比例乃以庶母相提並論不知聖人制禮初未敢以庶母與妾較輕重則固無嫌也張氏爾岐沈氏彤凌氏皆合士爲庶母貴臣貴妾爲一節又據以爲士有臣之證胡氏匡衷說與吳氏畧同皆誤盛氏云案特牲禮士亦有私臣但分卑不足以君之故其臣不爲服斬也夫既不足以君之則有臣與無臣同是以論語直云無臣而鄭卽本以注禮經豈相違哉互詳緦麻章

貴臣貴妾下

傳曰何以節

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爲宗廟主也　釋曰云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者胡氏云爲父後指長子之父言爲父後則亦長子也此傳所言是分別父之長庶必其父是長子爲父後乃得爲其長子三年也弼案爲父後卽正體於上也云重其當先祖之正體者此足成傳義也己爲父後爲父之正體長子又爲己之正體則長子下爲父適卽上爲祖適其體上正乎先祖是當先祖之正體故重之重字與傳重之重不相涉其字指長子言語本胡義

長子所以當先祖正體者以己正體於上己既正體於上則長子自上當乎祖傳文簡古故注申成其義且以起下句之文也云又以其將代己爲宗廟主也者此釋又乃將所傳重也其字亦指長子亦本胡義卽傳文所字宗廟主卽傳文重字將代字與傳文將傳字相承言所以爲長子三年者既以己正體於上故重其與己一體以上正乎先祖又以己爲禰廟之主有祭禰之重此重將於長子傳之而長子將受己之重代己爲宗廟主而祭其祖是長子又乃己所將傳重也所者指實之辭將所猶

云所將耳然則爲長子三年之故以長子將傳重也長子得傳重之故以己先正體於上爲父後也正體則非庶子也傳重則是繼祖也故下傳卽言庶子之異於正體者以反復明之雷氏次宗云父子一體也而長嫡獨正故曰正體正字今增旣爲正體又將傳重兼有二義乃加其服程氏瑤田喪服足徵記云正體於上從胡氏節言己與尊者爲一體而爲繼禰之宗子主禰廟之祭斯謂之重言其爲受重之人也其長子適適相承是己所受之重將於長子傳之是爲又乃將所傳重也又云傳言正體於

上言己正其體於上以主禰廟祭何重如之將傳者時重尙在己猶未傳然將欲傳之而將使之繼乎祖此句刪數字原本云而將使之當先祖之正體而繼乎祖案長子自當先祖正體不待使此句文義未安故節引之故爲長子服三年也庶子之長子不繼祖以庶子本非正體不能正體於上不主禰廟之祭其重本非庶子所得受則亦非庶子所能傳其長子烏得繼祖哉傳重故繼祖不傳重故不繼祖服三年與不服三年繼祖不繼祖之分而已矣弼案程氏述傳義詳矣然未能平心讀注見注云重其當先祖之正體乃謂注以正體字重字偏就長子說又謂注以長子當先祖正體吾乃重之不合傳重之旨不知注重字與傳重之重無涉且傳文重字在下句注文重字在釋正體句至下文釋重字處又明以宗廟主言之義至昭晰程氏牽合爲一反以議注誣矣至正體之說則注本以足傳非相違也而相成也胡氏云注重其當先祖之正體亦謂己是嫡長爲父之正體而長子又爲己之正體是承先祖之正體於上故重之與傳文非有二義也足正程氏之失矣

小記曰不繼祖與禰此但言祖不言禰容祖禰共廟　釋曰胡氏云案大傳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與此傳同喪服小記曰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與此傳稍異故鄭引其文釋之弼案小記與此傳文雖異意實同此注云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則鄭以此繼祖爲長子繼祖也彼注云尊先祖之正體不二其統也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則鄭以彼繼祖與禰亦爲長子繼祖與禰也蓋己是繼禰者則長子是繼祖者己之禰至長子而爲祖而己爲長子之禰是己爲繼禰者長子則繼祖與

禰者若己非繼禰則長子但得繼禰不得繼祖與禰繼祖與禰四字當一氣連讀皆屬長子說但繼禰者或不繼祖繼祖者無不繼禰如此傳及大傳惟言繼祖舉上卽可明下而小記必連言禰者所以明長子但得繼禰者不爲之斬益見服斬之故實爲尊祖敬宗之大義非以其承己祀而私厚之也故注云尊先祖之正體以達其意也觀此注則知禰是爲父後者自身若以爲爲父後者之父則禰固當尊者何以注獨云尊先祖乎又古者適士得立二廟官師惟立一廟祖禰共之共廟則禰統於祖此傳及大傳但言祖不言禰者或亦爲祖

禰共廟禰統於祖者言之亦舉上明下之義也則小記祖禰並言者宜亦爲異廟者言矣亦明長子但得繼禰者不爲之斬之義也容者謂有此義在內云爾以此傳注小記注義相參乃盡其旨注義如是則共廟者長子之祖禰小記繼祖與禰與此傳繼祖同據長子言文有詳畧義實一貫後人不解其意誤皆屬之長子之父胡氏能解此傳繼祖及注爲父後之義而於注引小記而釋之之旨猶不能瞭乃云此鄭欲通合小記與此傳爲一而不覺其說之岐然苟以祖禰皆屬長子而玩味乎容字之語意則岐者安在乎且小記之文說者

不一馬氏融云長子爲五世之適父乃爲之斬也又云體者嫡嫡相承也正爲體在長子之上上正於高祖體重其正故服三年庶子賤其爲長子服不得隨父服三年故言不繼祖也通典云漢戴聖聞人通漢皆以爲父爲長子斬者以其爲五代之嫡也馬融注喪服經用之鄭某注小記則以爲己身繼禰便得爲長子斬自後諸儒皆用鄭說自馬氏融云至此承用胡正義引文胡氏云案鄭注小記云尊先祖之正體不二其統也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是破馬氏之說也弼案胡說是也鄭言不必五世者

因馬氏言五世故就其說破之未嘗依違其辭亦非不定世數也記文明言庶子之長子不繼祖與禰注申之曰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明記所云祖禰卽世數之限也又有此傳注爲父後者爲長子三年之文可參其義較然孔氏賈氏謂鄭是馬融弟子故不直言世數而曰不必不知鄭君實非融弟子語在弼所爲鄭君非馬融弟子攷又承賀氏循等之誤以不繼祖與禰者爲庶子之身遂謂必祖父己三世皆適至長子四世乃得三年於經義多未融貫徐氏乾學云案喪服傳曰庶子

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鄭注曰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喪服小記曰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也大傳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此三章禮文及注義甚明世之說者多非其義於是聖人所以加隆祖後以尊其父之意反致蒙晦而不通此乃禮家之誤也所謂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以已不後父也故雖始封之諸侯別子之大夫而降其大宗之適不得禰先君故也其繼禰之宗則非例矣說者以其後庶子而不得遂此實禮文所未有也又云戴聖聞人通漢馬融輩

主五世之適五世之適是繼高祖之宗也賀循虞喜庾蔚之孔穎達賈公彥輩主四世之適四世之適是繼曾祖之宗也經明云庶子不云庶子之子明云繼祖不云繼祖之祖父所謂五世四世之適豈經義乎又云庶子非繼禰之宗故不敢以承己之重（猶云承己之祭與傳文傳重之重異）而爲之極服若夫庶子之適則固後其父矣彼何所嫌而忍降其子以薄其父乎禮家妄移不繼祖之文加之庶子此其所以誤也吳氏廷華云馬融主戴聖聞人通漢五世之適說舍子而言曾孫既與經義不符賈孔因注不

必五世說遂舉賀循虞喜庾蔚之四世之說證之謂必適子適孫乃得爲長子三年外此則雖繼禰之嫡子亦不得遂三年之服是又舍子而言孫其失與馬氏等盛氏世佐云子爲父母三年父母爲子期服之正也爲長子三年以其承祖之重而加隆焉爾此尊祖敬宗之義通乎上下者也重謂宗祀也庶子不得祭卽不得爲長子三年以其無重可傳也庶子不爲父後者也云不繼祖者指其子而言也然則爲長子三年五宗皆得行之矣雖繼禰之宗亦得爲長子三年者以身既繼禰卽得主

禰廟之祭是亦有傳重之道故也先儒謂必至四世乃得三年失其義矣胡氏云鄭注小記言尊先祖之正體與此注重其當先祖之正體意同（語有刪節）又云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大宗一小宗四繼高祖繼曾祖繼祖繼禰皆宗也此注兩言爲父後明主繼禰者言之卽通典所謂己身繼禰便得爲長子斬是也則庶子不繼禰其長子自不得繼祖傳義昭晰無疑況傳言庶子不言庶孫經但言父爲長子則爲三年不爲三年自當以父之長庶爲別又安得舍繼禰之宗而專以祖適爲說耶以經傳之

言繹之四世之說其不足憑益明矣竊案諸家辨正孔賈疏義是也程氏爲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立表說畧同但徐氏吳氏解此傳則當而其解小記用譙周說尚未得其旨程氏自立一說更誤今爲辨之徐氏云譙周曰不繼祖與禰者謂庶子身不繼禰故其長子爲不繼祖劉智釋疑曰案喪服傳與小記皆云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兩舉之者明父之重長子以其當爲禰後也其所繼者於父則禰於子則祖也衆說之中無踰此二說者蓋經云不繼祖者謂此長子不繼祖也非謂庶子也不繼祖與禰者自長子言之爲不繼祖自庶子言之爲不繼禰也吳氏云小記言不繼祖與禰此聚訟所由起其弊在誤認不繼祖與禰者皆爲庶子耳譙氏周曰不繼祖與禰者謂庶子身不繼禰故其長子爲不繼祖合而言之也是可以正諸說之失矣竊案賀氏以下諸儒之失實自譙氏開之蓋譙以記合庶子之長子不繼祖與庶子身不繼禰二義爲一句言之於文義究不安庾氏蔚之謂經傳未有此連言之比是也且如其說則記文祖與禰二者卽一與此注祖禰共廟之說相背諸儒所以不肯從之而又不得鄭意之所在以致乖誤二家欲彌諸儒之失而仍用譙義終無以釋其疑也今以繼祖與禰皆屬之長子庶記傳注之義無所扺捂矣程氏云此傳須將正體二句與庶子二句反正互明之故剔清其義自見云正體於上言爲父後者與尊者爲一體明非庶子也又乃將所傳重者言爲父後者又將傳重於其長子明其長子將繼祖也此繼祖斷指長子言是爲父後者之長子乃得繼祖故爲之服三年若己不爲父後而爲庶子則其長子將不傳重而不繼祖矣故不爲之服三年也小記云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言其非繼祖之宗也又云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言其非繼禰之宗也故曰不繼祖與禰指庶子不爲祖禰宗廟主故不爲長子斬與喪服傳義雖一貫而言各有當一主庶子之長子不傳重而言一主庶子非宗子而言言非一端隨文解之自然通一爲道若彼此互纏則鑿矣胡氏謂程此暗破鄭氏注末之說而其解傳文極明竊謂程解傳文所以明者非程之能明傳義本注爲父後之文爲說也旣用注義又欲破注遂以小記與此

傳强生分別致成巨謬案程謂庶子不爲祖禰宗廟主故不爲長子三年是不爲祖廟主亦不得爲長子三年與其前說相背如謂是一人則不繼禰者自不繼祖連言祖反支離矣推其致誤之由在以不繼祖與禰皆屬之庶子使與不祭祖不祭禰文義一例而與此傳不繼祖文義殊以見鄭互引之非不知祭與繼不同記傳言祭者三小記不祭祖不祭禰及大傳庶子不祭是言繼者亦三小記不繼祖與禰及此傳大傳皆言不繼祖是祭義在己故不祭祖不祭禰不祭皆繫庶子言之繼義在

子故不繼祖不繼祖與禰皆在不爲長子斬三年下言之如程氏意必改記文云庶子不繼祖與禰故不爲長子斬也乃與庶子不祭祖不祭禰文義同而解此傳者不得援引矣考小記上文詳言宗法宗者主祭者也非宗不得祭也士之家惟得立祖禰廟故舉祖禰之祭言之云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者注云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謂庶也此庶子謂下正但繼禰不繼祖者是祖之庶也不言庶孫言庶子者對宗子言之與下文庶子繫父言之者不同不祭祖者明祖當繼祖之宗祭之

不繼祖者不得祭也此爲不爲祖後者言之也孔疏（云五宗皆然則祖字主王父而可通乎高曾及始祖矣繼祖者於繼曾祖者爲下正繼曾祖者於繼高祖者爲下正四小宗於大宗皆爲下正）既云不祭祖則得自祭其禰明甚故曰下正雖非繼祖之宗實爲繼禰之宗己既繼禰則其長子當繼祖與禰而已當爲之斬矣若并非繼禰則其長子但得繼禰不得繼祖與禰而已亦不爲之斬故曰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此庶子繫父言與上庶子異上庶子下正也此庶子非正也不繼祖與禰與上不祭祖異上不祭祖屬庶子庶子之祖也此不繼祖與禰屬

庶子之長子長子之祖與禰也此爲不爲父後者言之也祭係乎宗服係乎祭（此加隆於長子之服則然爾）故連及之下云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總承此兩節言也祖是殤與無後者之祖與前後祖字異庶子兼下正與非正也（據注推之庶子兼繼祖而不繼曾祖者曾祖宗之下正也孔氏云言祖兼曾祖也）下又云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足成庶子不爲長子斬之義也蓋不爲長子斬者以長子不繼祖與禰而長子所以不繼祖與禰者以己不繼禰爲庶子故也不繼禰故不祭禰明禰當繼禰之宗祭之也此禰字與不

繼祖與禰之禰異彼爲長子之禰卽庶子此爲庶子之禰是庶子之父此庶子與不爲長子斬之庶子同而與不祭祖不祭殤與無後者之庶子異此及不爲長子斬之庶子謂父庶（但不爲長子斬之庶子專繫父立文此庶子兼對宗子立文爲小異然實一人也）不祭祖之庶子謂祖庶不祭殤與無後之庶子兼父庶祖庶也小記之文如是則不祭祖不祭禰二節當與大傳庶子不祭合爲一而斷不能與不繼祖與禰合爲一不繼祖與禰當與此傳大傳不繼祖合爲一而斷不能與不祭祖不祭禰合爲一章章明矣程氏欲破此注引記之義因謂記不繼祖與禰但明庶子不爲祖禰宗廟主不關長子傳重而援不祭祖不祭禰二文實之以强別於此傳卒致與己說之善者矛盾所謂鑿者實自蹈之又大傳文與此傳字字同而程云大傳承庶子不祭明其宗而言而曰不繼祖者謂庶子不繼祖也又謂不繼祖包大小宗并包不繼禰不知禰何以得合於祖斯强經就己之甚者矣詳駁程氏喪服文足徵記中至繼公邪說徐氏已痛斥之

禮經校釋卷十二終　同邑王大綸校字

禮經校釋卷十三

吳縣曹元弼學

爲人後者　釋曰胡氏云此爲人後者後大宗也賈氏云此出後大宗其情本疏故設文次在長子之下也陳氏立白虎通疏證云爲後有二一則大宗無子立小宗（此處脫支子二字）爲後斬衰章爲人後者是也爲後者則爲所後者三年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並如本親爲本親之父母則齊衰期章（此處脫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八字）是也爲本親之昆弟則大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是也爲本親之姊妹則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是也（不言昆弟之長殤及爲本宗餘親悉降一等者此本約舉見例耳）皆降一等所以抑本親以專其後也故宣帝追尊衞太子史皇孫下詔時有司議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哀帝欲爲定陶恭王立廟師丹議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爲所後服斬衰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恭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毁恩義已備陛下旣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恭皇之祭也故魏文詔亦曰禮不可以父命辭王父命漢氏諸侯之入皆受天子之命而猶顧

其私親僭擬天號豈爲人後之義是則宗法止於大夫士而爲後則通於王侯而其出降之義則無貴賤一也一則或祖有廢疾及他故不立或父若祖先死今君受國於曾祖若祖亦當伸其本服爲服三年故儀禮疏引雷次宗說云此文當云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闕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今所後之人（之疏原文作其）不定或後祖或曾或高（原本云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也（原本故闕之見所後不定故也）是也然己雖爲曾（當爲高）若高（當爲曾）若祖服重服而已之曾若祖若父或死亦當仍從本服不得降雖父祖並未立而父先死亦當爲祖

三年故齊衰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注此爲君也（也注本作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子（子字注本無此衍）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是也若祖是庶而孫爲持重亦服斬通典引庾蔚之議云祖庶父適己承父統而不謂之繼祖則祖當誰祭之祖雖非嫡而是己之所承執祭傳統豈得不以重服服之是也弼案陳氏分別爲後之義是也此後大宗者不後其父母故曰爲人後若爲祖後者則仍爲其父後也若己父是庶而己爲祖承重則必後於世父之爲大宗者而所後父先卒也爲世父後則亦是爲人後當降其父母者雷氏先云所後之父或早卒乃云今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或後曾高殆指此與然既爲所後父之子則爲所後父之父持重亦是爲祖後與父爲長子而死己爲祖後者禮同亦不以爲所後祖服重而或降所後母也蓋論爲所後父持重則曰爲人後以父義先屬本生也論爲所後祖持重則曰爲祖後以父義已屬所後父也爲人後之義惟繫於所後之一人爾

雷說與經意似未盡符陳引以證爲祖後之禮則適合若適子殤死庶子當適處爲父後而卒其子爲祖後則皆如適孫若間代取後則所立者或孫行或曾元行皆如子亦是爲人後者也知適子殤死庶子當適處爲父後者喪服小記云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注言爲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曾子問記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注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據此二文是適子殤死庶子代之爲

父後之事也按小記爲殤後之殤字直承冠不爲殤
之殤字下則殤明指未冠者後人妄云是已冠而年
在殤限者仍據其年數謂之殤則是記上方云冠不
爲殤下卽以冠者爲殤也不矛盾之甚乎且既冠則
不謂之殤不謂之殤則不以殤禮處之是名正言順
而事可成者也若旣冠之矣不以殤禮處之矣而仍
謂之殤是殤成人也名實亂矣若爲其後者以父服
服之而謂之殤是子殤父也彝倫斁矣曾子問宗子
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與此殤字何異以彼校此
則殤必指未冠者爲殤後必指後殤者之父其服必

指本親之服無疑也此注云以本親之服服之曾子
問注云族人以其倫代之本親卽其倫也謂昆弟也
其倫本昆弟之倫其親本昆弟輩之親今承其處不
爲之服子服而仍爲之服昆弟服是以本親之服服
之也本親據行輩上下言非據族屬親疏言自親昆
弟至無服之昆弟苟以其倫代之而爲之服昆弟服
皆得爲本親之服也與他處以本親爲本宗者異孔
正義似失之曾子問之庶子注以族人言之猶不杖
期章傳云族人以支子後大宗此傳云同宗則可爲
之後皆合親疏言之明大宗至重不可中絕苟無親

者可立爲後雖疏遠者無不可用也正義云此宗子
是大宗族人但是宗子兄弟行無限親疏皆得代之
是嫌無親者在或疏者不得後大宗有時絕爾豈如
徐氏乾學所云舍親子不立而立他人之子者乎庶
子弗爲後者弗爲之子也非不承其處也不承其處
則大宗絕矣曾子問言爲後小記言爲殤後爲殤後
與爲後異而與弗爲後同以殤不得有後有後必非
殤而云爲殤後則是據承之也若爲後則此經所謂
爲人後公羊傳所謂爲人後者爲之子是繼其統非
承其處也庶子弗爲後謂弗以爲人後之禮後之也

弗以爲人後之禮後之則以爲殤後之服服之明矣
爲人後則後於死者爲殤後則不成爲人後而後於
死者之父徐氏誤合爲殤後與爲後爲人後爲一而
強立殤字異解於經之本異者同之本同者異之且
謂記恐人疑已冠而年在殤中者或仍用殤禮不得
立後故特著爲殤後之文不知冠而不爲殤既明著
其禮則年在殤中而已冠者斷無有仍謂之殤者其
爲宗子而死亦斷無有疑其當仍用殤禮不得立後
者記人何容過慮乎果慮及此則益當正名以明其
非殤俾知殤禮不可行於不爲殤者而乃仍謂之殤

乎蓋古自有爲殤後之禮以其服服之卽其禮也爲殤後者於殤者爲爲殤後於殤者之父爲爲人後以爲人後之服服其父自當以本倫之服服殤者矣以本倫之服服殤是以其倫代之所謂弗爲後也是則正惟記言爲殤後故知其爲後於殤者之父也顧氏炎武以此記爲變禮謂大宗之子未及成人而殤取殤者之兄弟若兄弟之子以爲後以爲人後之服服之如父不以殤而殺重大宗也按此說明與宗子爲殤死庶子弗爲後之文背又引魯閔僖事爲證按僖爲閔服三年者閔成君也成君雖未冠而死禮與已

冠者同臣子不敢名之爲殤是臣不殤君之義也子於父猶臣於君若既後之旣爲之子旣服之如父而仍名之爲殤是子殤父矣恐非禮也然則記明云爲殤後則必不服之如父必不爲之子以殤無爲人父之道旣殤之則不父之也爲殤後之禮亦猶繼未踰年之君爾段氏玉裁明世宗非禮論云春秋經閔公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公卽位穀梁傳曰繼弑君不言卽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此所謂繼弑君者繼子般也子般者閔兄非閔父且未踰年之君非成君者也而傳辭如此

此以見雖繼未踰年之君兄其禮不必行爲後之禮其情則一如父子之情是以春秋原其隱痛之情與莊僖不書卽位同也不敢爲喪君後者喪君子也非君也猶殤子不爲之後也案段義是也據此則爲殤後者情宜與爲後不異而禮則自行爲殤後之禮不敢行爲後之禮明矣顧氏又謂禮之制殤服所以示長幼之節而殺其恩大宗重則長幼之節輕故殤服有時不異成人不以宜殺之恩虧尊祖之義所謂權也案本經記云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如顧氏說則宗子服殤與成人當

不異無緣別制此服矣今族人爲宗子之殤者服旣異於服成人則族人爲宗子之殤者後亦不得不異於後成人也所謂重大宗尊祖者謂得取族人爲後百世不絕其統爾今殤者死而有人承其處後其父則成宗子大宗固不絕矣旣可重大宗又得明長幼不亦善乎且君未踰年死未成君書曰子其父乃君也宗子爲殤死亦未成宗子其父乃宗子也不後宗子而後未成宗子者亦非所以明宗也記以爲殤後與爲後服不同故特明之若其同也則爲人後者爲之子其義屢見經傳不必別言之矣李氏如圭云宗

子爲殤而死則宗人來後者惟後死者之父以昆弟之服服殤死者引曾子問小記爲證其言可謂至當此皆適子殤庶子代爲父後而不易其倫之明驗也知有閒代取後立孫行若曾元行禮如子者禮大宗無子取族人支子爲後族無支子則當如石渠議戴聖所云同宗適子絕父以後大宗鄭志田瓊所云以適子所生庶子還承其父也若族人少或并無適子或雖有而有廢疾不可立惟有孫行若曾元行者大宗不可絕自當以孫行後祖行矣以孫後祖中闕父一世則祖卽父孫卽子其禮自當行爲人後之禮與

爲祖後禮殊此謂所後者本未有子或有子殤死不得立後而合族親疏無子行可爲己後者也若有子成人而死則本當取孫行爲子後於己依爲祖後之常雷氏所云所後之父或早卒今後祖者也若己子殤己當立子行爲後而族人惟極疏遠者有子則卽當取以爲後而不取親者之孫以己是大宗凡同在繼別之宗者皆可爲之後閒代取後非禮之常不可以己之私恩輕變昭穆之序也此明閒代取後之事也小記言爲祖庶母後亦其類若田氏所云適子出後大宗還以所生庶子後其父者此禮亦如閒代取

後爲祖斬衰祭則以祖爲禰惟爲其父之後大宗者服則異當服何服未敢臆定謂當服斬與父固斬也然父自小宗而出爲後於大宗己又自大宗而出還後其小宗斬者出則降期禮之常例況祖之喪祭父不得主而己主之父之喪不朝於小宗之廟父之祭不祭於小宗之廟不與祖序昭穆其禮皆己不得主而昆弟之爲大宗者主之父與己明是各承一宗之重有所重必有所輕倘仍服斬則與不還後本生祖之昆弟何異服祖斬服父仍斬則與父不出後大宗而有廢疾不任喪祭使己承祖重者何異豈尊父命

以重祖統之道乎此服斬之未安也謂當服期與斬者出降固期也然傳言出降之義曰不貳斬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原不貳斬之禮爲處兩人尊並者制也所生父與所後父尊並故爲所後父斬而仍爲所生父斬則爲貳斬父與夫尊並故爲夫斬而仍爲父斬則爲貳斬今父卽本生祖之子父子首足尊卑懸殊則兩服皆斬無貳斬之嫌且孫爲祖後中闕一代明明有父明明父卽祖之子己卽父之子別無所後父而不爲服斬不幾莫之禁而弗爲乎持重大宗降其小宗者尊太祖之義也今所生之父是大宗

所後之本生祖是小宗此禮似難轉用如謂持重於祖可以降父則父祖皆是至尊子孫不敢軒輊且祖不厭孫祖服所降者孫服不降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是也爲祖承重者爲父仍斬父有廢疾者是也彼此相例則以祖降父非所安矣原出降者降本生父也謂之本生父者對所後父立文也今爲本生祖後有所後祖無所後父則不得別己父爲本生父而降之明矣若閒代取後者則所後祖即所後父其父自稱本生父本生父雖於所後爲子行而並非所後之子故爲後者可徑以孫行而子於祖行降本

生父服以絕並尊之嫌一切與子行爲後者禮同也今出後之父即本生祖子而已因還爲祖後之故以本生父降服服之則上之有並父於祖之嫌下之且有絕父於祖絕己於父之嫌矣此服期之未安也均之未安則禮疑從重斬猶近是父子至親期服本屈於義而無如何也又天子諸侯大夫有地者之禮有取己行及尊行爲後者春秋經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左氏傳曰逆祀也又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外傳曰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韋氏解云父爲昭子爲穆僖爲閔臣臣子一例而升閔上故曰非昭穆也又曰曰弗忌答宗有司之言也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有司曰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今將先明而後祖□解云以僖爲明而升之是先禰而後祖公羊傳曰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柰何先禰而後祖也此義當依韋宏嗣國語解何君解詁云升謂西上亂或疑焉穀梁傳曰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是無天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禮器記孔子曰夏父弗忌逆祀即左傳引仲尼曰縱

逆祀是三傳義所本周禮春官冢人職云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賈氏疏云兄死弟及俱爲君則以兄弟爲昭穆以其弟已爲臣臣子一例則如父子故別昭穆也必知義然者案文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大廟躋僖公謂以惠公當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爲昭閔公爲穆故云逆祀也知不以兄弟同昭位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爲逆祀者案定公八年經云從祀先公傳曰順祀先公而祈焉若本同倫以僖公升於閔公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因至定八年始

云順祀乎明本以僖閔昭穆倒故於後皆亂也若然
兄弟相事後事兄爲君則昭穆易可知徐氏乾學謂
此疏最得三傳之意蓋僖雖閔之庶兄而旣承其統
則降而爲子矣閔雖文之從父而旣子乎僖則尊而
爲祖矣王侯之家臣子一例當其生也旣可以諸父
昆弟爲臣則其死也豈不可以諸父昆弟爲子故弟
而繼兄之統弟卽子也卽兄而繼弟之統兄亦子也
今文公躋僖於閔上是躋禰於祖上矣段氏玉裁明
世宗非禮論云喪服斬衰三年者一曰父傳曰父至
尊也二曰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三曰君傳

曰君至尊也四曰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
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支子可也公羊
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是則凡受重者必斬衰三
年與眞子同所以必斬衰三年者何也爲之子也經
文當云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而闕此五字者先儒
雷氏云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
之雷說是也而未盡段引雷說祇斷章取義不在其立說本意或後兄或
後弟或後從祖若從祖父或後兄弟之子若兄弟之
孫若而人者後之人皆必服斬衰三年蓋所後者旣
有君有天子之尊故爲之三年者凡爲臣爲諸侯者

所同也而爲之子三年則爲後者所獨也後父行者
三年後祖父後高曾祖父後兄後弟後從祖若從祖
父後兄弟之子若兄弟之孫亦皆三年故禮經有爲
祖後者服斬之文春秋僖爲閔三年春秋左傳之言
逆祀謂閔僖爲父子國語謂閔僖爲昭穆謂閔祖謂
僖親是可知兄之爲弟後也又云春秋經傳元年不
書公卽位公羊傳曰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弒君子不
言卽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自注經無子字傳直云稱子以見僖之繼閔與
莊之繼桓無二例莊元年傳曰公何以不言卽位春秋弒君子不言卽位臣子一例也自注
何休曰僖公繼成君閔公繼未踰年君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

傳稱子臣一例此謂臣繼統與子繼統無異也天子諸侯無
子則同宗中受重者本皆臣也臣而爲之子與眞子
無異故僖可以稱閔子鄭君魯禮禘祫議曰閔以二
年秋八月薨僖二年除喪晉張靖之言曰僖公爲閔
三年此兄爲弟後服三年之證也又引文二年左傳
說之云此左氏謂閔僖爲父子也引國語說之云此
兄弟異昭穆如父子之證也引公羊穀梁說之云此
皆謂閔於文爲祖僖於文爲禰也又云禮喪服曰始
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
弟始封之孫盡臣諸父昆弟盡臣諸父昆弟者繼其

統者皆臣而子也其廟制以次祧毀一如眞高曾祖
父之制葢如是而後得謂之受重不則己之重受於
何所天子諸侯以重之相授受爲父子不必倫序相
蟬聯爲父子所以敬天命崇大寶不則疑於天命已
去大寶已墮國統中絕一死一生相爲授受夏始傳
子殷有及王其道無二國語說幽王至敬王十四世
其中桓王乃平王之孫以蟬聯者言之則當云十五
世史記說仲丁至陽甲九世其閒多兄終弟及以蟬
聯者言之則僅五世說泰伯至壽夢十九世若泰伯
虞仲爲一世則僅十八世是知天子諸侯以重相授

受爲世數也又云傳子之法經也非傳子則天下必
爭爲人後之法權也非有爲人後之法則其爭必大
無子而於同宗爲之子爲權也爲之子而昭穆不相
當則兄弟可相子長幼可相子爲權也權行而無子
者依然傳諸子天位不致中絕人心不致動搖俾與
子之法可以行諸萬世而不壞以息天下之爭爲後
與與子之法輕重相等莫能軒輊故曰權又云傳曰
諸侯及其太祖明乎諸侯之必有爲後者也天子及
其始祖之所自出明乎天子之必有爲後者也云及
其太祖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以爲非是則得罪於

太祖則得罪於天也天祖之道無絕而不爲之後是
絕其祖絕其天也卽爲之後而不後其相爲授受者
是舉天祖之所立而廢之而中絕之是亦獲罪於天
祖也由此言之天子諸侯有取尊行己行爲後者而
後之者無論尊卑皆爲之子也春秋經成公十有五
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公羊傳曰仲嬰齊者何公孫
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
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
後者爲之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
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於晉而未反何以後之

文公死子幼公子遂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
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集諸大夫而問曰昔叔仲惠
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曰仲氏也於是遣歸父之
家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
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何君解詁云弟無後
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
不與子爲父孫段氏明世宗非禮論引而釋之云弟
無後兄之義者（者字增下同）後當作子乃淺人譌之耳上
文旣言爲兄後又言後歸父矣不得云弟無後兄之
義此以下專爲子孫名目立說耳爲亂昭穆之序失

父子之親者謂嬰齊既後兄矣倘書之曰公孫嬰齊則非爲後者之稱卽曰仲孫嬰齊則是與歸父之眞子不別其父子之實隱矣故曰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者上文注云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未見於經謂未爲後時也既爲後則可書仲孫嬰齊矣而不可書者書仲孫則疑於歸父之眞子也明不與子爲父孫者子謂嬰齊父謂仲遂嬰齊實遂之子不欲使實子而名爲孫也又論云此千古爲後之經禮也何邵公注亦甚明而說者失之崑山徐氏尤甚公子遂以仲遂書於經矣仲其字也故其孫曰

仲嬰齊嬰齊實遂子也而後歸父則遂孫矣遂孫則可稱仲孫而仲之不孫之者實非孫也實非孫則何以可後歸父也凡古云後者受其爵邑之重之謂爵邑必有所託受之是曰後後不必倫序相當也然則公羊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何也爵邑受諸某則於某之喪祭一如眞子之禮不必倫序相當也然則立嬰齊者何以不使後遂也曰此爵邑受諸歸父不可以中斷也然則何以不立歸父之子也遂實有罪而廢其嫡歸父實無罪而繇其爵邑以嬰齊後歸父可以明歸父之無罪立歸父之子則不可以明遂之有罪然則春秋書仲者仲其氏也氏者爵邑所在也不言孫者不沒其實也明其爲遂子也觀乎此而天子諸侯卿大夫爲人後者未有改其父稱而伯父叔父之者也又云卿大夫之禮與天子諸侯異者天子諸侯無廢逐卿大夫有廢逐廢逐而不以其罪則復之其罪當不祀而其先世勳不可廢者則立廢者之弟若同宗以繩之不祀廢者而祀其祖歸父因父遂而廢又因己無罪而立後當時之不祀者遂也此與因己罪而廢因先世勳而立後己不得祀者殊然不祀有罪不廢無罪之例則同遂已不祀故歸父之子孫以王父字爲氏稱子家氏嬰齊氏仲者明

其後歸父也又云嬰齊爲歸父後卽爲歸父之子爲歸父之子故以歸父父字仲爲氏是爲以王父字爲氏也以王父字爲氏眞子之禮如此爲人後之禮亦如此傳言爲人後者爲之子非以爲之子釋爲人後乃以明爲人後者之禮一切必同於眞子經曰斬衰裳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此之謂爲之子也傳又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此之謂爲之子也記曰爲人後者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此從金氏戴氏程氏據通典改記文然未是詳記此之謂爲之子也喪服

親疏遠近一如眞子然則爲之子信矣爲人後之禮必如是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爲後者皆如是自注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所爲後之子兄弟天子諸侯不服獨此異耳爲人後者於所後者或倫序相當或不相當或以昆弟行後或以伯父叔父行後或以祖父行曾祖父行後或以孫行曾孫行元孫行後必皆如是此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又云傳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明乎卿大夫之必有爲後者也弼案據段氏義則公羊所云爲人後者子於所後之禮也何注所云爲人後者不易本親之名之例也於本親仍子之名於所後盡子之實無論

尊行己行卑行但爲後者則皆然大夫與天子諸侯禮一也陳氏立則謂何氏此注指大夫不得以兄弟爲後諸侯以國爲體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繼世不立則旁支承統所謂社稷爲重君爲輕若大夫不得世故必取死者之子若昆弟之子以爲後不得取尊同之昆弟爲後故春秋譏仲嬰齊後公孫歸父也弼謂前經曰君傳曰君至尊也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則大夫亦君也大夫雖不臣諸父昆弟而世守采地與天子諸侯百世不絕者同故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

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王制大夫亦得立太祖廟大傳大夫有干祫之禮有太祖廟者亦祫及太祖見大傳正義說詳不杖期章則立後之法宜與天子諸侯同矣春秋書仲嬰齊卒傳不言譏蓋非譏也傳明云爲人後者爲之子孫以王父字爲氏是許其後矣注不當反云弟無後兄之義段氏破後爲子當不誤也陳說未確又徐氏之失段氏有未及辨正者今附辨之徐氏疑嬰齊爲後之事謂爲歸父子仍爲仲遂孫孫後祖與子後父何異不知子其父者孫其祖爲後之常法也無有能易之者也所謂爲歸父後者謂此後爲歸

父而立非爲遂而立耳如爲遂立則嬰齊本遂子自當父遂今不父遂而王父遂以其字爲氏則立後專爲歸父甚明如欲并不祖遂則歸父亦無立後之法矣且禮經爲人後者專據爲後者與所後者言義不繫於所後者之父傳言爲人後者爲之子不言爲之孫也祖遂何傷乎仲者遂字非遂氏遂之氏曰東門左傳言盟東門氏曰無或如東門遂是其明文仲之爲氏自嬰齊之爲兄後始也嬰齊爲兄後則禰歸父祖仲遂而遂當不祀不得立廟則惟得祭禰於其祖或私薦於寢可也其子孫則以歸父爲太祖故更以

歸父字爲氏稱子家氏子家駒即其後也魯人廢遂之法在使其孫不得祀遂不在使其孫不得祖遂不祀則有後與無後同矣不以歸父子爲後者亦廢遂之意段氏已明之矣公羊云於是遣歸父之家則其子當出亡他國在本國可立者惟其弟然即其子在本國亦以欲明遂之有罪而不之立也不然何不召之乎徐氏駁傳皆非由此言之則大夫亦得取尊行己行爲後後之者亦無論尊卑皆爲之子也若士庶人大宗無後族人無子行孫行可立者或昆弟用攝主之禮可乎夫立後者所以尊祖正本收族非爲其私故爲後者雖降其父母而不敢辭事之大不得已者也而禮射義記

言與爲人後者注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之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案爲人後者後大宗也大宗既立後而往奇之是上干別子之正統下絕父母之至親大悖爲人子孫之道見利忘義寡廉鮮恥故子路絕之劉氏敞與爲人後議於注外別立義非記意也又案爲後即爲嗣也生立嗣與没而立者同所立者皆謂之爲人後者然後世生立者則往往多故矣劉氏與爲人後議云或曰立後者立族人族人既爲人之後矣而晩父有子立族人歟立子歟曰諸侯將立後必告於天子而朝於祖大夫將立後必告

於諸侯而朝於祖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降其私親所以重之也故有子則反苟代匱而已非立後也明立後則必不反也案此說則甚是故節引之三國志諸葛亮傳稱武侯初無子求兄瑾次子喬爲嗣以爲嫡子喬生子攀後瑾子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武侯遺攀還爲瑾後案此事極合禮經武侯兄弟各事一主則皆鄭君禮記注所云始來仕此國之別子也其後皆當有繼別者爲大宗求兄次子爲後所謂以支子後也以爲適子而以己所生子瞻爲次子則知立後者無遺還本宗之道也瑾無後而遣攀後之則田氏所謂

以其子還承其父也然則喬子以何人爲之當以瞻次子京爲之史不備書矣曰設喬無子當以何人後瑾曰以瞻子瞻亦無子則以瞻後瑾喬既爲適子既降其父母爲期持重之義已定不可復歸本宗也孟子曰無易樹子是也武侯可謂達於禮矣故著之禮疏

或問立後無遺還之道設不幸遺遺爲所後及本宗服當如何當如女子子反在父室否曰爲人後與女子子適人異女子有歸宗之道爲夫所出則與廟絕夫婦之義也爲人後者無還本宗之道立後者亦無遺還之理故經無爲人後者歸本宗爲父之服

爲人後者爲之子則卽父子之親也父雖不慈子不可不孝設所後父生子己不幸遣還殆不敢還也禮當如出子（被出之子）出子爲父與在家者同也其爲本生父仍服出後子之服期心喪三年蓋奉父命而爲人後父知其出也不意其反也父知其受重也不意其不得持重也且所後父欲廢適本生父未嘗欲奪人之適也苟歸而爲父服重非惟陷所後父於不義亦非所以尊本生父之命而成其意也故被遣者之服當與不遣者同也至於祭祀則任後父所生子主之而己退處兄弟之列田宅更不敢與焉爲吳太伯不

亦可乎曰設所後父遣之而本生父亦命之還柰何曰此情與勢不得不還者也還可也權也既還則爲父服三年而爲前所後者以本親親疏服之以仍爲本生父之子則於彼無父子之道也宋庾蔚之則以爲當期援嫁母爲例曰設所後既有子本宗欲其歸而所後不遣子若從本生則違所後命從所後則違本生命柰何曰始之後也受本生之命也君子不奪人之適今之欲己還非正命也爲後者謹守始之正命而不陷本生父於不義可矣此皆爲末世變禮言之非經中義也又有出後在所後父終喪後者爲所

後當追服三年否久以爲疑嘗著二議一云傳曰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公羊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蓋爲後者與所後本非父子也欲使之承其統非正其父子之名不可欲正其父子之名非以尊服服之不可一日爲後則一日爲子一日爲子則一日當服尊服爲後在所後者未死及初死時者固如親子無論矣若既虞而始爲後者以後之日爲服尊服之始所後之家待之如奔喪初至之禮以爲後日計終二十七月而除所後之妻若女皆先除不待之既練既祥爲後者亦然若終喪而爲後者所後之親皆已除爲

後者一人獨服如稅服之禮若喪中未有後既終喪昆弟始自遠來謀以子後之者當至家卽定其後令後之者稅三年服不當如通典引荀伯子所論先令稅伯叔父服而后出後也蓋爲人後者本非父子非爲服尊服則無以正名定分杜與爲人後之端故傳曰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明尊服係乎受重一日受重則一日必爲服尊服也苟又謂昆弟之子於死者既先服伯叔父服無容以出後更制再周（此條兼論既練爲後及喪終爲後者）然事有輕重豈能以伯叔父服而廢爲後之尊服乎始之服伯叔父服也伯叔之也今之更服父

服也父之也不然則始終伯叔之矣何云爲人後乎且爲人後者既先伯叔其所後又卒降其本生父是終身無斬服矣可乎又謂爲後晚異於聞喪晚不知其異者情也其不異者禮也其所以異而不異者義也義者何即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也或以女子子嫁爲父期既除服而出不追爲父三年證所後父喪已除不當追服然女子於父本父子也即嫁爲父期而父降之大功則其爲父猶是尊服也若爲人後者本非父子欲定其父子之名必加以至尊之服所以明其受重而他人無敢干統也若時過而不爲之服

則設有與爲人後者亦何以別乎此當追服之說也一云通典載荀伯子與司馬操論既練爲人後者爲所後父服其說不同荀謂既虞而出後者接其餘服服之既練則俟死者三年喪終乃後之不復爲服司馬謂既虞既練立後者皆當以爲後日爲制服之始終二十七月荀說非司馬說是也荀又謂死者三年喪將除亡後而昆弟自遠來命其子後之者當緩其立後而先稅伯叔父服服終出後則死者喪久除爲後者不復服三年服案此說亦非當歸即爲定後使後之者稅爲後尊服也前論已辨之惟爲後者先在

家有他故未得即出後爲死者已服伯叔父服至死者喪終始爲後者細思之似不能援稅服之例更爲服所後服如前論所云耳此條專論喪終爲後者以當死者喪時固未爲後而追服三年又與稅服似是而非也蓋後先定而爲之服後在服先也定其爲後而爲之稅亦後在服先也初聞喪與初遭喪同也死者喪有一日之未除而爲之後服之猶後在服中也若終喪始爲後則後在服後當服之時固未爲後也未爲後固不服子服服以後爲斷則未後者不豫服已後之服已後者亦不得追補未後之服也若追補之則是本

生父未嘗命之出時已先自出也所後父未得以爲子時已先父之也爲之子之禮施於爲人後者未爲後則無此禮也服尊服之義係於受重未受重固無是義也稅服者其服前定者也今義非前定而稅之何居此不當追服之說也此二者皆以義說於經無明驗再三繹之前議之義較重仍以追服爲得若爲所後之祖父母妻爲後時未除喪則服如所後服亦追服既除喪則不追服爲餘親未除喪接其餘服服之依若子之倫既除喪皆不追服又爲人後者必奉父命而出其無父而當爲大宗後餘族人無可以易之者

必合族尊長公議立之小宗不立後無後者從祖祔
食祭於上正之家祫於宗子之家雖無後而祀不絕
古之道也汪氏琬謂後世宗法廢而宗子不能收族
無後者求祔食而無所不得已爲之置後禮之變也
又後世有收養人棄子者以自少撫育之恩當如繼
父之例爲服齊衰期胡氏養母不宜服斬衰三年議
云今律令爲養母斬衰三年依明孝慈錄之舊也攷
之古禮有乳母無養母有之自宋開寶禮始其釋之
云謂養同宗及三歲以下遺棄之子者明孝慈錄改
云謂自幼過房與人夫曰過房與人則是爲人後也

律固有爲人後者爲所後父母之服矣何又云養母
乎且爲人後者孰後後父耳豈可舉毋而遺父也然
則養母之非謂自幼過房與人者昭昭明矣魏書馮
熙傳云熙父朗坐事誅熙生於長安爲姚氏魏母所
養此殆養母所由稱與然攷魏書魏母卒熙表請持
服詔聽服齊衰期自宋開寶禮定養母之服爲齊衰
三年明復改爲斬衰夫古者惟爲父斬衰明乎不貳
斬也後世服母以斬衰厚於所生猶或議之況養母
豈有生我之恩乎而爲之服三年服斬如父也且養
者不必皆同宗之子也豈有以三年之服而服異姓

者哉狃於所養而忘所自生恐開天下螟蛉亂宗之
漸矣或曰養母非其家使之養子者乃此子無所怙
恃將委溝壑而憐而哺之活之與世之乳母迥殊其
撫育之恩至大等於所生奚不可乎然稽之禮乳母
之服止於緦麻三月今律所同也若依魏書馮熙之
於養母定爲齊衰期較乳母詎不加厚焉亦足以報
之矣夫服之重乎母子者非僅撫育之謂其謂子之
身自父母來也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父母於子
有天性之愛焉有毛裏之親焉所謂欲報之德昊天
罔極也豈可以養母比請於律注仍用開寶禮之文

而改其服爲齊衰期庶名與實相符恩與義交盡也
按胡議極是此以恩服而異姓無爲後之道張氏錫
恭據公羊春秋莒人滅鄫傳正之

彼云後大宗者　校曰云上脫注字後當爲謂
者字衍

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
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
可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
子若子　釋曰云何以三年也者賈氏云以生己父
母三年彼不生己亦爲之三年故發問比例之傳也

云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者賈云荅辭也通典引馬氏融云受人宗廟之重故三年胡氏云尊服謂斬衰段氏云凡受重者必斬衰三年與眞子同通典云博士吳商議云禮貴適重正其爲後者皆服三年夫人倫之道有本焉重本所以重正也重正所以明尊祖也尊祖所以統宗廟也從胡氏引節去一句是以宗絕而繼之使其正宗百代不失也其繼宗者是曰受重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若不三年豈爲尊重正祖者邪云何如而可爲之後者賈云問辭胡云以下再問再荅云同宗則可爲之後者賈云荅辭此問亦問比類以其

取後取何人爲之荅以同宗則可爲之後以其大宗子當收聚族人非同宗則不可謂同承別子之後一宗之內若別宗同姓亦不可以其收族故也胡氏云同宗同大宗也彲案同宗猶不杖期章傳之言族人自親昆弟至極疏遠者皆同承別子一宗則皆曰同宗皆是別子一族之人則皆曰族人合親疏遠近言之也同宗則可爲之後者謂無問親疏苟同宗卽可立明親者有支子則取親者親者無支子亦得取疏者大宗之統不以無親者可立而或絕也後人誤以同宗族人爲專就疏者立文則豈先王立法故舍親

昆弟之子不立而立疏者乎且疏者猶同別子之宗親者反不同乎疏者猶爲大宗一族之人親者反非族人乎立後自當由親及疏說詳前云何如而可以爲人後者賈云問辭云支子可也者賈云答辭以其他家適子當家自爲小宗小宗當收斂五服之內亦不可闕則適子不得後他似脫家字故取支子支子則第二已下庶子也不言庶子云支子者若言庶子妾子之稱言當爲謙謂妾子得後人適妻第二已下子不得後人是以變庶言支支者取支條之義不限妾子而已彲案立支子之法當先取親昆弟之支子無則取

從父昆弟之支子又無則取從祖昆弟族昆弟之支子又無則取五服外昆弟之支子義主乎大宗之收族而不廢小宗法立乎尊尊而用法則先自親親也程氏瑤田謂立後本意在取疏遠且謂若主序親曷爲不可以適乎後之不知古序親之法以支子與支子相序耳適子不得後人本不數之也謂不專取親則可謂不主序親則不可　胡氏云通典載許猛云喪服傳曰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言大宗雖重猶不奪己之正以後之也案此論是猛又云小宗無支子則大宗自絕矣此說非彲案互詳上疏及下傳適子不得後大宗

下云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胡氏謂此言爲人後者正親外親之服賈氏云若子謂如死者之親子則死者祖父母則當己曾祖父母齊衰三月也妻謂死者之妻卽後人之母也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並據死者妻之父母妻之昆弟妻之昆弟之子於後人爲外祖父母及舅與內兄弟皆如親子爲之著服也若然上經直言爲人後不言爲父此經直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及妻及死者外親之等不言死者緦麻小功大功及期之骨肉親者子夏作傳舉疏以見親言外以包內骨肉親者如親子可知李氏如圭云傳舉正尊以見旁親舉外親以明本族其餘有服者服之一如親子故經於斬衰章舉爲人後之目空其文以包見之後不重出也段氏玉裁云經但言爲所後斬衰三年則知一切與眞子同矣故傳約畧舉之曰祖父母者爲後之曾祖父母也曰妻者爲後之母也曰妻之父母則爲後之外祖父母也妻之昆弟則爲後之舅之從母也妻之昆弟之子則爲後之舅之子從母昆弟也言此而內親自期以下外親自小功以下可弗覼縷也按當云正親自齊衰以下蓋所後者之祖父母期於後之者爲曾祖當齊衰三月後之者之外祖父母小功於所後者爲妻之父母當緦今一據所後者之服一據後之者之服於例未純當是一時失誤若爲所後者之妻則父沒爲母三年亦不得以爲期親金氏榜禮箋云凡爲人後者因所後而服則從所後者爲之名傳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記言于所爲後之子兄弟依本文作於所爲之兄弟之子爲是若子是也㸚案記傳皆以補經而傳亦或以補記經云爲人後者雖可以包見爲後一切之服而文實主乎所後父不及其餘故記補之曰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兄弟謂族親也然亦但見旁親而未及正親外親故此傳復補之記出七十子後學者之徒而傳得補之者傳雖子夏所作容有後師增續者也又案傳云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則是所後者死而其祖若父尚在祖若父在而子孫得立後者禰公云以其爲宗子故禰蓋尊者已老使子孫代領宗事亦謂之宗子所謂宗子不孤者也按此說大非宗子不孤禮與未爲宗子之適子同娶妻則父命之死則族人不爲服齊衰三月安得立後一事獨異乎詳傳之意蓋古者大宗之長子長孫死而亡子雖父祖在未受重者皆得立後父爲長子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將者未然之詞未傳重而已爲之三年者以傳重之義已前定故也

彼此相況則未爲宗子之適子亦得立後甚明以爲宗子之義已前定故也豈必代爲宗子始得立後乎而代爲宗子者亦豈得有異於未代者致與已孤之宗子同乎惟有適子者無適孫先儒謂祖在父不爲長子服斬此說是否俟考則長孫死而父祖皆在者似不得立後俟考其父有廢疾者雖父祖俱在長孫亦得立後也以其已爲適孫故也嚮嘗記適孫死立後之禮曰祖在適孫亡無子以庶孫之子後適孫使持曾祖重此持重據終言之也其庶孫無子則以族人行屬相當者後適孫族人兼親疏言又無則以庶孫當適處代持祖重若小宗則直以庶孫當適處不爲適孫立後當適者適孫親昆弟則無論若從昆弟則在大宗當後適孫之父小宗否於本適禮皆如攝主於宗子此祖在孫立後之禮證諸經傳皆合者不問其代領宗事否也士禮如此大夫諸侯天子禮皆如此惟天子諸侯無小宗攝主之事爲異耳如繼公說則未領宗事之長子長孫不得立後非貴適重正之義也代領宗事之長子長孫即不用爲人子孫之禮而得立後非嚴父尊祖之義也禮坊記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春秋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公羊傳曰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九年冬曹伯

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傳曰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解詁云重惡世子之不孝甚按從政謂居其位有其政也左傳晉之從政者新謂爲上卿書序云將遜厥位讓于虞舜注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孟子萬章篇云堯老而舜攝也據此諸文則自天子達於庶人父老子可攝其事不可踐其位行其禮攝時所得行之禮必未攝時即得行之禮也而謂祖父在立後專爲子孫代領宗事者之禮非凡適子適孫所得同乎繼公說有害正禮故據經正之又士之子爲大夫及大夫之子爲大夫者此自以有德爲大夫非父老子代之謂經言大夫爲其子爲大夫者期是也又此是庶子若適子則其父必非有采世守者無子皆當用大夫禮立後然亦不外此禮也以始爲大夫及大夫無地者不得取昆弟爲後若無行屬相當可立者適子則其弟爲攝主庶子則絕又案傳但云祖父母不云父母者舉祖父母以見父母也而顧氏炎武盛氏世佐皆分祖與父母爲二程氏瑤田分祖父母三字爲三句段氏玉裁疑祖父母下奪父母二字皆非程氏又謂此傳以祖建首不以曾祖建首以所後者之曾祖即爲後者之高祖元孫於高祖無服故不言不知祖父母是一人上可見曾祖父母下可見父母此傳之祖父母即不杖期章首

之祖父母也說文祖始廟也从示且是祖之本義爲王父廟稱故喪服經傳單言祖者多祖禰之祖如父祖之祖單言者經惟從祖祖父母一條因從之者而省文且是論其行屬非實指其人也傳惟不敢降其祖及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二語以承經祖父母之文而省文也從未有實指王父文無所蒙而單言祖者卽欲單言亦決不直與父母連文乖全經言祖父母之例也今旣直云祖父母祖下父母上無一與字以相閒則此三字是專言王父母不及父母甚明如謂所不言者卽無服則傳亦不言父母所後者之父

母卽爲後者之祖父母豈孫於祖父母亦無服乎尊者惟言祖父母更無他人則亦無所謂建首也段氏知祖父母之不可分而疑奪父母二字則與其前所云可勿覼縷者乖矣程氏又云所後者之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例在記庶子爲父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爲私外親無服則是將爲適母外親服也今爲人後自與庶子爲後者同也弼案庶子爲後者爲其母緦故爲本外親無服今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似未可同也依兄弟降一等之例則爲其外祖父母從母緦爲其舅舅之子從母昆弟祖

免可乎褚氏寅亮云顧氏炎武以昆弟昆弟之子俱屬所後者言則所後者之本宗掛漏反多說易惑人斷不可從胡氏云所後者之昆弟昆弟之子皆屬旁親下記曰于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則旁親已包於記若子之內故此傳惟據正親外親言之以補經記所未及也盛氏說與顧同皆非顧氏又以若子爲後人者從父昆弟之子則於傳上下文義不可通矣尤非弼案褚說胡說是也胡又有申解記二語非刪之記云兄弟之子者謂族親之子行者耳必言子行者取與後之者行屬相當舉相當者而尊行卑行皆

該乎其中旁親之服已盡見故傳惟補言正親外親也說詳前兄弟之子詳下記案爲人後者爲所後服父服爲所後之親服皆如親子服是明明爲之子矣天子至庶人貴賤異制有不得取己行尊行爲後者無得取爲後而不爲之子者後世典禮廢棄民彝泯亂故明世宗非禮論云世宗之入嗣武宗也弟後兄也其稱名將父武宗乎皇考武宗乎曰生曰父死曰考考者成也稱皇考何不可之有古者稱亡君必曰先君必曰先王必曰先帝必取廟號曰某皇帝如宋穆公稱宣公爲先君漢文帝稱孝惠皇帝皆弟稱兄

也至於廟中之稱古之主但稱諡不稱某祖考自注見五經異義禮記外傳故世宗於武宗之主書武宗毅皇帝可也於孝宗之主書孝宗敬皇帝可也自注當時徐文華疏云孝宗有祖道焉不可以伯考稱武宗有父道焉不可以兄稱題廟主不若直稱曰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帝猶得兩全無害也曲禮曰內事曰孝王某然則自稱孝皇帝正合古制自注宋太宗於太祖廟稱孝弟非禮也而世宗於武宗皇兄之於孝宗皇伯之非臣道也非子道也臣也而敢伯君兄君乎子之孫之而敢兄之伯之乎不臣不子莫大乎皇兄皇伯考之稱也又云或問曰明之議大禮者備矣當時楊廷和毛澄以及受杖讁官諸臣皆言宜皇

考孝宗皇兄武宗稱興獻爲皇叔子何獨言宜父武宗也以兄爲父無乃干名犯義之甚乎應之曰當時諸臣捃摭禮經爲人後者之文而不知爲人後者不必皆子行孫後祖弟後兄者皆是受重於此人即爲此人後爲此人後即爲斬衰三年一切若眞子故公羊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又云明時諸臣但知世宗宜父孝宗不知置武宗於何地璁萼獻夫等云武宗君天下十六年今不忍孝宗之無後獨忍武宗之無後不繼武宗大統上考孝宗天倫大義固已乖舛其言諸臣無以破之由諸臣不諳經典自開滲漏致

若輩之乘釁而入也既可不嗣武宗則亦可不嗣孝宗此勢所必至既可不嗣孝宗則憲宗世宗之間興獻可以居之入廟稱宗亦勢所必至至興獻入廟而孝宗武宗乃以絕世附贅懸疣矣易曰履霜堅冰至豈不信哉又云漢時去古未遠學者多知爲人後之禮建武二年立高廟於雒陽四時祫祀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如舊三年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十九年張純朱浮奏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博士議大司徒涉等議宜奉所代立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廟

代今親廟宜爲南頓君立考廟祭上至舂陵節侯上可涉等議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舂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四時祭於故高廟南頓君以上至節侯皆就園廟以上司馬氏彪祭祀志文也所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者謂合太祖太宗世宗爲五帝也以平哀成元爲四親廟故雒陽高廟加祭元帝又尊宣帝爲中宗一祖三宗合元帝而五成哀平不在雒陽者以

成爲兄弟行哀平爲猶子行己可不親祀故祭之於長安高廟合之元帝於雒陽爲四親廟雖分遠近而持重之禮未失也光武既爲人後則爲平帝後故戴涉議由平帝逆溯至元帝爲四親廟由禰以溯祖也據此志則絕無祀昭帝之文而范氏光武紀十九年春正月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與祭祀志不合昭帝不稱宗則與惠帝景帝同在毁廟之列此昭帝二字范曄所妄增也再考張純傳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此宣字五帝字亦范氏所妄增宣帝爲中宗不祧此出自光武特見非關臣下所請祭祀志甚明不在四親廟之列元成哀平四帝爲四世者古親廟之制每帝爲一世不以哀平兄弟行而二帝爲一世也通鑑但云奏立元成哀平四廟與祭祀志合自注李賢注光武紀引漢官儀曰光武第雖十二於父子之次於成帝爲兄弟於哀帝爲諸父於平帝爲祖父皆不可爲之後上至元帝於光武爲父故上繼元帝而爲九代故河圖云亦九會昌謂光武也然則宣帝爲祖昭帝爲曾祖故追尊及祀之按賢不知昭帝二字之爲妄增而注之所引漢官儀尤可疑以諸侯表攷之哀帝者定陶共王之子平帝者中山孝王之子皆元帝孫也何以云一爲諸父一爲祖父乎謂元帝於光武爲諸父行故爲元帝後此不知禮之言張純朱浮之奏無此語張純曰禮爲人後者則爲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此大宗謂承天子大統也而賢注云大宗謂元帝也紕繆已極戴涉竇融之議曰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此語蓋以行輩言之未孰於春秋臣子一例之義既考定其文遂論之云光武知爲後之禮列元成哀平爲四親廟然則哀爲祖廟平爲禰廟非以元帝爲禰廟也而信赤九會昌之讖自高至元凡八帝己當其九故元帝祀於雒陽成哀平祀於長安分四親廟爲兩地是大純而不無小疵禮記說祭禮曰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入廟門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祭祀且然況繼統乎禮經曰寄公爲所寓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諸侯可爲諸侯之民則天子何不可爲天子之臣子光武獨非成哀平之臣歟而不可爲之子歟又云古者爲人後之禮行而亂臣賊子知懼何也凡弑其君者皆欲自立者也欲自立而恍所弑者故吾君也吾襲其位而又不能不父之也不爲之子不爲之三年不與爲昭穆是自暴其弑逆爲之子爲之三年與爲昭穆則又將爲之子焉而吾手刃之是推刃於君以襲其又非所樂也於是弑逆之志亦少沮矣故曰爲人後之禮行而亂臣賊子知懼春秋楚公子圍弑其君麇麇者康王之子共王之孫也圍者共王子也入問麇

疾縊而殺之以疾死赴於諸侯故經書曰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此時子干子晳秉疾不能致討者圍以己最長而持爲人後之禮足以鉗制之也傳曰使赴於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此言爲後非禮之所謂爲人後乎然則圍之爲後於兄子也爲之子焉爲之三年焉與爲昭穆焉楚雖蠻夷圍雖無道未嘗敢失禮也蓋春秋弒君自立者其罪既著於天下則於所弒者爲之後與否不可知如州吁之於完是也人未有願以弒成名者其罪可隱則如楚靈王魯桓公是

也桓公弒隱公自立而討寪氏寪氏有死者是歸惡於死者也經書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不以桓弒赴於諸侯可知也然則桓爲之子焉爲之三年焉與爲昭穆焉必也經不書葬以見賊不討書公卽位以別於繼故不書卽位者以媿桓公若曰此所卽者何位卽所弒君之位也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矣爲人後之禮至於漢末尙無不知者吳志張昭傳曰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立而輔之謂之曰夫爲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勳業也此非弟爲兄後之明證乎明世宗君臣皆無有孫權張昭之學而惑於倫序不當與武宗爲父子遂致橫決倒懸三綱淪九法斁烏呼以正卽位而乃爲楚靈魯桓之所不敢爲者是非不學無術之禍也哉又云自古聖人以與子之法靖天下之爭故後必同宗後必若子受重者一如天性之無斬（自注無中斷也）所以靖天下之爭也假令不若子曰是倫序不相當吾當子其相當者是傳之者非與子也是倫序相當者皆可起而爭也況乎併不子其倫序相當者而仍子其天性之父天性之大父是傳之者輕棄其天下而斬其父之後也是同宗皆可起而相爭也託於禪讓而亂天下者多矣託於

立後而亂天下亦猶是也有子而不爲父後者矣未有爲後而不子者也爲後而不子則天下必亂明世宗之用姦諛大戮賢俊是也是故弟可後兄兄可後弟長可後幼遠可後近而無不子之者又云子之實既歸於所後故於其父雖存父子之名而無父子之實於所後既有父子之實則已得以子自居人亦得而父子之此閔僖相承或謂之昭穆或謂之祖禰或謂之父子左巨明所說學者不以爲異春秋經僖元年不書公卽位公羊傳曰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弒君子不言卽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此公

羊謂孔子目僖爲閔子者以僖本閔臣而爲閔子也知臣子一例則知臣之者皆得子之矣故史記說仲丁至陽甲九世太伯至壽夢十九世幽王至敬王十四世皆兄弟爲兩世祖孫爲兩世古人數一世至百世皆如是皆父子之也我盡子之實而人得不目之父子乎人皆目之父子而我乃欲辭父子之名乎天子諸侯之尊自高曾行祖行父行兄弟行皆臣之稽首之未有以爲怪者何居乎死後子之則以爲怪乎毋亦怪所不當怪乎故公羊所云千古之經禮也後世乃畫分爲人後爲人子爲二事小民無子者動言

立嗣此爲人子而非爲人後也若明世宗之事則爲人後而不爲之子夫不爲之子則安能爲之後哉其說曰繼統不繼嗣如漢哀宋英而後爲繼嗣而不知其繼統一也則其繼嗣一也不得諉於倫序不相當不可稱父子也毛澄等乃欲後孝宗夫後孝宗則武宗無後是亦謂後武宗則倫序不相當此其所以不能定折衷之論合聖經之恉適與僉人以口實楚則失矣齊固未爲得也假令世宗不得子武宗祇可子孝宗是漢光武可因與元帝倫序相當而廢成哀平親廟也是唐之宣宗可以不祀穆宗文宗武宗三帝

也是周平王桓王祖孫之閒可以平王太子洩補之也是謂衛輒之嗣靈公不當禰其祖也（輒之罪在拒父不在禰祖嫡孫承重固當以祖爲禰如桓王之於平王安得祖之而不禰之乎既禰其祖則於其未立之父當薦之於寢或用從祖祔食之禮士庶家不然）何也必欲其倫序相當也必欲其倫序相當而父孝宗必欲其倫序相當而父興獻祖憲宗公私固有別矣非同是以弟不可後兄之說爲之障哉又云全氏紹衣云爲人後者爲之子此爲昭穆相當者言之而不然者但持爲後之服而不得稱子此所謂嗣統非嗣世也愚謂持爲後之服是即稱子也有其實何妨有其名夫既稱曰先君曰先帝

自稱曰孝王曰嗣皇帝國人稱此二君之廟曰父子曰昭穆曰祖禰安見不得稱子安見嗣統非嗣世而乃疑公羊專主倫序相當者言之哉孫爲祖斬子道也安見不禰祖以孫禰祖固爲後之禮（覲禮侯氏裨冕釋幣于禰遷主且謂之禰矣蓋子稱父爲禰經也非子而謂其所親之祖爲禰權也）又云武宗可不後則孝宗亦可不後而不妨後憲宗而不妨父興獻以聯祖孫於是帝興獻皇興獻考興獻入之太廟則之諸帝之閒興獻本臣也而帝之孝宗武宗本帝也而廢之未嘗廢孝宗武宗也而不以爲祖不以爲父且別有祖父則是不廢而廢也璁蕚輩之廢立有甚

於廷和而實廷和之廢其一世有以召之也又云僖公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衛子者何衛侯鄭之弟叔武也衛侯出奔楚又適陳使元咺奉叔武受盟而入守經云衛子諸家皆曰謂未成君按凡稱子者如其君之子奚齊自注僖九年宋子僖九年子般卒莊三十二年子卒文十八年子野卒襄三十一年衛子僖二十五年陳子僖二十八年陳子定四年與此而九皆謂未踰年未成君也云子者皆謂先君之子也僖二十五年之衛子謂文公子也二十八年之衛子謂成公弟也弟曷爲謂之子成公既奔楚適陳叔武

攝位不稱君比於在喪未踰年之君聖人以其持大統也故曰衛子自注左傳云衛侯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此卽是以統相授此亦可以見爲人後卽爲之子之禮矣成公歸則成公固君也假令成公不歸則叔武踰年非不可稱君也假令成公薨於外則叔武斬衰三年一如眞子也不然何以兩衛子絕無異辭哉故於此可以正明世宗君臣之不知禮於此可以知景泰帝改元在英宗北去之明年深合禮意景泰於英宗北去有衛叔武稱子之義焉英宗於景泰既崩有僖公於閔公稱子之義焉自注其始英宗君也景泰臣也故北狩之日景泰有子道其後景泰君也英宗故君而今臣也晏駕之日英宗不立則當服爲天子三年之服其立也則當行爲後之禮以大統所在也入廟昭穆之次必先景泰後英宗後來子孫不敢躋逆祀之過此千古不經見之事而其禮不可不議者也鄰謂此議待商太宗於建文火崩義亦當爲後太宗英宗絕大統於前宜乎世宗君臣絕大統於後也禮經曰大宗者尊之統也不可以絕太宗英宗之所爲皆絕大宗之統者也又云天子諸侯者天祖之位也不可以中絕中絕是絕其所受命得罪於天祖非繼繼承承則謂之絕是以無子而爲之子則不絕無子而不爲之子則絕凡經傳所謂絕世皆謂封爵無所系系之而不爲之子疑於有篡取之者而仍不免於絕凡有天下者

異姓篡之則絕如夏之有窮漢之王莽唐之武照是也同姓篡之則亦絕如齊之商人明之燕王是也同姓非篡而不爲之子則不絕而絕也是自居於篡也夏之少康漢之光武繼天子之絕世者也傳所云賜姓封爵者皆繼諸侯之絕世者也故曰當世宗時明統不絕而絕世宗不篡而篡也又云明之天下太祖之天下也禮經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又曰族人以支子後大宗凡太祖之孫皆同宗也非有武宗遺詔孰不可以爲天子者世宗乃不思受命於何所耶興獻無後立益王子爲嗣廷和之議固

斷不易不爲興獻立後乃紬孝宗武宗爲絕世而以
興獻稱宗入廟聯憲宗之統生而未帝者帝之生而
未爲憲宗後者後之憲宗有子爲帝而又立後武宗
無子而不立後興獻無子則爲天子後者又爲諸侯
後武宗孝宗無後則天子不爲之後縱橫舛錯重紕
紕謬謂禮經春秋之典爲王莽之邪說明倫大典當時
姦臣所爲思以欺天下後世者果可以鉗天下萬世之口哉明之守
正諸臣不究經典如宋寧宗當爲孝宗斬衰廷臣皆
憤憤然者是以學者貴窮理也又云王文簡云楊文
忠以下凡得罪者其心不忍負孝宗皆君子也張桂

方獻夫霍韜之徒徼倖甘進志在逢迎皆小人也嗚
呼謂凡得罪諸公爲不負明室可也若之何謂諸公
以不負孝宗爲君子哉諸公之意非欲忠於孝宗也
以爲張桂成主上之私意失立後之公心故糾之糾
之而未得天理人情至公之道垂諸經典萬世不易
之法僅訶應後孝宗不知所後者應在武宗也孝宗
不可負武宗可負乎孝宗非無後武宗在位十六年
而未有後以新主後孝宗使武宗終古無後何厚其
所不必厚薄其所不當薄諸臣皆武宗之臣而親疏
厚薄可倒置豈謂臣之於君可以賢否殊厚薄哉且

此當論其立說之是非不當論立心之負不負是非
公也負不負私也即爲武宗立後亦非不負武宗之
謂乃以使明之大統不絕也故論立說之是非楊文
忠等是也是之中有甚非者也璁蕚等非也非之中
又有非焉者也以負不負言之是者爲不負非者爲
負楊文忠等亦負國者也負太祖以至武宗者也非
能不負孝宗也璁蕚等大負國者也負太祖以至世
宗以及興獻者也非獨負武宗也若王文簡所言不
負孝宗乃以私意言之也弼案段氏此論闡發經義
昭如日月自有此論而天下之爲人後者定矣故詳

著之

若子者爲所爲後之親如親子　釋曰云若子者
爲所爲後之親如親子者胡氏云此子本非親子
但既爲之後則與親子同故爲所後者之親之服
一如親子之爲之如爲曾祖齊衰三月祖父母期
之類是皆親子之服而爲後者亦如之故傳云若
子也弼案爲高祖亦如其親子之服齊衰三月又
案所後父非生己之父而服之與其親子同尊祖
也猶繼母非生己之母而服之與己之親母同尊
父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以義與權制者也

第94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94　版正內

禮經校釋卷十三終　同邑王大綸校字

禮經校釋卷十四

吳縣曹元弼學

妻爲夫　釋曰疏以妻爲總名則后以下通稱妻但對文則各以義稱耳荀子言天子無妻未可泥　傳曰夫至尊也　釋曰喪服小記云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注姑不厭婦此與大夫之適子爲妻不杖士之適子爲妻不以杖卽位對文彼子爲父厭此婦不爲姑厭也姑不厭婦與祖不厭孫義同蓋子以父爲至尊從父而事祖不得專達於祖祖尊遠故不厭孫也婦以夫爲至尊從夫而事舅姑不得專達

於舅姑舅姑尊遠故不厭婦也子天父妻天夫之義於此著矣又案禮始於謹夫婦夫婦者三綱之首五倫之最先者其法象取諸天地故周易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文言傳說坤六三之義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禮郊特牲記說親迎曰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白虎通曰夫有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天之義也然則夫婦之道天地之義也故本經不杖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

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由是觀之夫之尊也至矣又案本經傳曰夫妻一體也又曰夫妻牉合也郊特牲曰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昏義曰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夫夫與妻合體而妻無敢離夫與妻同尊卑而妻無敢異此即所謂婦人從夫無專用之道體之正以尊之也天地合而萬物興地承天也夫婦合而家道成婦從夫也其

義一也且先王之正名以定分也蓋有道矣夫稱其配曰妻妻者齊也同心相偶之義也妻稱其艮曰夫夫者扶也自上引下之謂也夫妻也者扶之使齊也妻又曰婦婦者服也見扶而服從之也是故夫妻合言則曰同尊卑以夫對妻則曰妻至親以妻對夫則曰夫至尊三者義實合一以夫至尊一言括之可矣先王之治天下也以尊尊統親親故雖子爲母服不敢伸其私尊父爲子綱本乎夫爲妻綱孔子曰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義之至也至於婦人事夫之道則經傳言之綦詳易恆六五曰恆其德貞婦人吉象傳曰

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家人六二曰无攸遂注云言婦人無敢自遂也即下傳無專用之義郊特牲曰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坊記注曰親夫以孝舅姑昏義曰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注云不順舅姑不和室人雖有善者猶不爲稱夫也毛詩邶風日月篇曰父兮母兮箋云言己尊之如父又親之如母列女傳曾師春姜曰夫婦人以順從爲務貞慤爲首故婦人事夫有五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而後有夫

婦之際白虎通曰婦事夫有四禮焉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情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閫之內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案夫婦爲五倫之始故婦事夫備五倫之道婦人未嫁天父既嫁天夫則尊夫如尊父服夫如服父固天經地義不可易者傳所以至尊之文與君父同也周室既衰三綱絕紐春秋莊公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公羊傳曰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曰何難也其難柰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解詁曰僂疾也

齊人語約約遠媵妾也夫人稍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爲難辭也夫不疾順公則已肯從夫之義約遠媵妾則隱犯妬去之條雖當日以恩相要倘近於兄弟之義圖謀可否非有勃谿逆命之大惡解詁曰夫人要公不爲大惡者妻事夫有四義雞鳴維笄而朝君臣之禮也三年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可純以君臣之義責之秦君臣有義故背義要君爲大惡夫婦有義又有恩故以恩要夫爲大惡之漸而未即爲大惡也然而小惡不懲大防即決異日通慶父弑子般閔公身戮于夷魯宗幾滅皆由此不守妻道狎侮至尊之心階之厲也履霜堅冰殃來有漸牝雞

司晨陰盛陽衰在國必亂在家必亡孔子痛其禍之所由生而用小惡書之例著難辭以示貶懲其小所以戒其大蓋即本周公制服之意以撥亂反正俾後世知天尊地卑之義不容稍假而壞國破家必自去禮始也近世經義不明服制徒沿故事罔識移天之重每蹈不至之愆彝倫攸斁學者憂之故論次經傳以疏至尊之義又案婦人從夫內夫家外父母家故士之女爲大夫妻大夫之女爲諸侯夫人諸侯之女爲天王后則從夫而貴天子之女爲諸侯夫人諸侯之女爲大夫妻大夫之女爲士妻則從夫而賤所謂

婦人無爵從夫之爵也易泰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歸妹六五亦云帝乙歸妹京氏易傳有湯戒嫁妹之辭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无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易緯乾鑿度曰孔子曰泰者正月之卦也陽氣始通陰道執順故因此以見湯之嫁妹順天地之道立教戒之義也至于歸妹八月卦也張氏惠言云內卦八月外卦九月陽氣歸下陰氣方盛故復以見湯之嫁妹以天子貴妹而能自卑順從變節而欲承陽者以執湯之戒是以因時變一用見帝乙之道所以彰湯之

美明陰陽之義也又曰美帝乙之嫁妹順天地之道以立嫁娶之義義立則妃匹正妃匹正則王化全張氏惠言虞氏易禮謂緯云順天地陰陽立嫁娶之義者謂以陰順陽正月八月陰承陽之義因以見之京氏易傳所載湯戒嫁妹之辭是順天地陰陽之道也歸妹上六女承匡無實士刲羊無血无攸利注宗廟之禮主婦奉筐米士昏禮云婦入三月而後祭行虞氏易禮云上宗廟爻也曾子問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鄭注云謂舅姑歿者也必祭成婦之義者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存時

盥饋特豚于室此云士刲羊女承筐則此也此象盥饋非祭禮士以特豚弅菜諸侯之禮其刲羊數案此四語未是鄭所謂猶盥饋者謂以祭象盥饋耳非仍用盥饋禮而不用祭禮也盥饋夫不與祭則夫婦共之經云士刲羊士者夫也其爲祭禮明矣士用特豚弅菜則大夫用羊豕諸侯用牛羊豕矣不云牛云羊者歸妹內卦兌爲羊也虞注亦云兌爲羊筐所盛則亦菜也廟見以筐盛菜祭禰則盛米生時弅棗栗腶脩于見時進之盥饋時不用言无實无血者謂二五不易位張氏前云二升五爲夫五降二爲婦則陰不從陽无以奉宗廟承祭祀故稱女不稱婦明失婦順也象曰上六无實明五正則上六有實有血矣弼案此爻之義鄭君指祭行張氏指廟見後祭禰鄭舉一隅張補之是也以鄭義推

之則雖舅姑在昏之明日已見婦禮已成而有陰不從陽之罪不能親夫以孝舅姑則仍不得祭行雖天子之女猶士也蓋婦禮至見舅姑而成婦身至祭行而後安白虎通曰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歿亦婦入三月奠菜于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此其義也恆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注以陰爻而處尊位是天子之女又互體兌兌爲和說至尊主家之女以和說幹其家事閒正於人故爲吉也案此卽無專用之道也書堯典云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史記五帝本紀云舜飭下二女於嬀汭如婦禮又云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詩何彼襛矣敘云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案車服不繫其夫謂嫁時也方嫁時尚在父母家不得豫從夫之車服天子嫁女自以車送之也至同牢合巹以後則當從其夫矣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則既嫁能守婦禮順從其夫可知春秋莊元年公羊解詁云禮尊者嫁女於卑者必待風旨爲卑者不敢先求亦不可斥與之者伸陽倡陰

和之道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案以此諸經義言之則雖貴爲天子之女無敢不從其夫以婦人既嫁天夫夫婦之道本天地陰陽之義也故爲夫斬衰三年之服天下古今貴賤之所同也雖然天子諸侯之女下嫁者既爲其夫斬仍爲其父母不降蓋父固君也先王以此服爲尊君之斬非從父之斬傳所謂婦人不貳斬者專據婦人從人之服以父與夫對言也此不爲父而爲君則自不嫌與從夫之斬相貳而夫爲妻之天之義亦未嘗有毫髮之屈也又與天子諸侯

爲兄弟者亦爲君服斬以君服服與父及夫之服不相涉也義詳不杖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下

又案今世婦禮多廢惟從一之義猶所共喻故女許嫁後夫死者往往守志不改嫁此周公孔子之禮教尙存什一於千百者也而近儒汪氏中著議非之曰女子之嫁其禮有三親迎也同牢也見舅姑也若夫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固六禮與然是禮所由行也非禮所由成也何以知其然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

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由是觀之請期之後其可以改嫁者凡四焉而皆謂之禮然則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是禮之所由行也非禮之所由成也故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於是鄭氏增成其義曰未有期三年之恩也明乎親迎而後可以喪其舅姑親迎而後可以出降之服服其父母也先王制禮以是爲不可過也故女子許嫁而壻死從而死之與適壻之家事其父母爲之立後而不嫁者非禮也夫婦之禮人道之始也子得而妻之則父母得而婦之故昏之明日乃見於舅姑父得而妻之則子得而母之故繼母如母不爲子之妻者是不爲舅姑之婦也不爲父之妻者是不爲子之母也故許嫁而壻死適壻之家事其父母爲之立後而不嫁者非禮也禮女未廟見而死

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今也不爲牉合而強與同穴生爲來婦沒稱先妣其可恥孰甚焉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父母生我者也夫成我者也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婦人不二斬故爲夫斬則爲父母期未有夫婦之恩而重爲之服以降其父母於壻爲無因於父母爲不孝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女之嫁者爲人後者並以出降爲父母期若使非我大宗而強爲之後是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何以異於是先王惡人之以死傷生也故爲之喪禮以節之其有不勝喪而

死者禮之所不許也其有以死爲殉者尤禮之所不許也雖然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恩不可解於心過而爲之死君子猶哀之苟未嘗以身事之而以身殉之則不仁矣女事夫猶臣事君也仇牧荀息君亡與亡忠之盛也其君苟正命而終於寢雖近臣猶不必死也若使齊楚之君死魯衛之臣號呼而自殺則必爲狂易失心之人矣何以異於是哉劉台拱曰歸太僕曰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備壻不親迎比之於奔其言婉而篤矣中以爲未盡也事苟非禮雖有父母

之命夫家之禮猶不得遂也是故女子欲之父母若壻之父母得而止之父母若壻之父母欲之邦之有司鄉之士君子得而止之周公監於二代而制爲是禮孔子述之意周公孔子不可非乎則其禮不可過也故曰過猶不及又云昏姻之禮成於親迎後世不知乃重受聘以中所見錢塘袁庶吉士之妹幼許嫁於高秀水鄭贊善之婢幼許嫁於郭既而二子皆不肖流蕩轉徙更十餘年壻及女之父母咸願改圖而二女執志不移袁嫁數年備受箠楚後竟賣之其兄訟諸官而迎以歸遂終於家鄭之婢爲郭所窘服毒而死傳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若二女者可謂愚矣本不知禮而自謂守禮以隕其生良可哀也傳曰一與之齊終身不二不謂一受其聘終身不二也又曰烈女不事二夫不謂不聘二夫也歸太僕曰女子在室惟其父母爲許聘于人而已無與焉純乎女道而已善夫弼謂汪議非也女子之嫁也其未嫁之先禮有六曰納采曰問名曰納吉曰納徵曰請期曰親迎納采問名昏姻之禮所由行也納吉禮所由定也納徵禮所由成也故女之繫身於夫自納徵始至於請期親迎則禮成之後所行之禮也此禮之行於女

氏者也既嫁之後其禮有三曰同牢曰見舅姑曰祭行同牢者夫婦之禮所由成也見舅姑者婦禮所由成也故夫之備禮於婦自見舅姑始至於祭行則禮成之後所行之禮也此禮之行於夫氏者也禮行於夫氏者以見舅姑爲成禮故舅姑既沒女未廟見而死者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本曾子問文）則舅姑在婦于成昏明日巳見而死者雖未祭行夫當爲備妻喪之禮明矣（胡氏培翬周禮嫁殤說謂歸葬女氏之黨是專爲女之無舅姑者言之蓋以廟見成婦爲重是聖人論禮之精也）禮行于女氏者以納徵爲成禮故納吉後

納徵前壻死者女視之爲路人不容有一日之哀也則死于納徵後者雖未親迎女當爲服夫死之服明矣何言之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云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夫曰有吉日則納徵以後昏姻之禮已成者也女服斬衰則以至尊之服服之也鄭云未有三年之恩不云未有斬之義斬重而三年輕故爲母齊衰之服父卒亦得三年而斬則惟君父夫三人有之爲之斬者以其爲夫也故孔子上言壻而此則正其名曰夫死也以爲夫而不爲之守

更嫁他人是二夫也可恥孰甚焉或曰夫死亦如之謂亦服齊衰夫服斬衰者猶夫爲未娶之妻服齊衰從其本服而殺其年月也妻爲夫豈有齊衰之服乎此服從何而制且不服斬則似爲改嫁地然改嫁則前所許嫁者爲路人豈有路人而爲服齊衰者哉亦悖乎婦人無外事之道矣經必不然傳曰婦人不貳斬則既爲許嫁之夫服斬當爲父母服期無疑不嫌于薄其父母者以斬之服定于納徵納徵之禮父受之則昏姻之禮父成之斬之服卽父命服之不爲之斬是父所成者女初不以爲成也逆也且有異志也爲之斬而仍爲父斬是父所成者女不純成之也仍不免於逆也爲父貳斬且不可而謂可既斬之後棄若弁髦舍舊謀新如無前

事其爲辱親不孝何如哉汪氏不知納徵之重不思不貳斬之義乃謂禮必待親迎而後成親迎之先請期之後徵諸禮可以改嫁者凡四於戲昏姻之禮廢則淫辟之罪多斯言也得無誣禮而導淫乎請以禮正之士昏禮曰納徵玄纁束帛儷皮注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是昏禮至納幣而成一成不變死生以之先王所以教貞專而防淫泆也曲禮曰非受幣不交不親注有禮乃相纓固是納徵則相纓固也坊記曰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案相見謂親迎親迎繫乎納徵明納徵之重也士昏禮曰主人入親

說婦之纓注云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記女子許嫁注許嫁已受納徵禮也曲禮曰女子許嫁纓注女子許嫁繫纓有從人之端也春秋傳九年伯姬卒公羊傳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笄而字之解詁笄者簪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白虎通曰陰繫于陽所以專一之節也是納徵則爲許嫁身繫於夫有從夫之端昏姻之禮成而夫婦之情固專心一志生死存亡始終不易所以爲徵也故陳氏立曰六禮皆以納徵爲斷於是而夫死則爲之斬禮有明文周公制之孔子述

之鄭君表明之不可誣也既爲之斬則萬無改嫁之禮是故不改嫁而在家守志君子曰貞適夫之家事其父母君子曰孝教育所後之子令夫有後君子曰慈從夫而死君子曰烈借曰不然則試問服斬何義納徵何禮繫纓何心貞一之節何在吾恐與未亡再醮相去無幾耳然則納徵後與親迎後有別乎曰有納徵後雖服斬既葬即除親迎後則三年此其別也別其時不別其服斬服至重傳云不貳斬不云不貳三年納徵後夫死服斬既與親迎後同則其不改嫁自亦與親迎後同無疑矣汪氏所以持改嫁之說者

誤解曾子問之文耳案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毛氏奇齡經問云既有吉日則昏義所云請期穀梁所云告期者皆已行訖而一旦遭喪則不得已而壻家有致命女氏有請壻家致命在既葬後蓋以解夫前此之告期者也然後女氏弗

敢嫁謂不嫁此壻也至女氏之請在除喪後除喪可娶矣而哀尙未忘故又請壻弗即取謂前期已愆儘可緩迎也蓋謙之也夫然後遲遲而嫁此壻焉其曰使人請壻弗取者本是一句此從陳氏立白虎通疏證節引其駁注語及未安處陳刪之甚是盧氏云壻不娶者哀未忘不即圖娶也而後嫁之即嫁於壻之既已納幣者竊案有吉日故當致命但納徵而未請期則有弔無致命也毛氏說畧同必致命者注云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不敢猶不敢安也謂有吉日則壻當如期逆女今壻有喪則女當待壻喪終而壻之伯父之意則有不敢安

于使人久失時而嫁者蓋以是爲歉故不得置之不問而必致命女氏曰不得嗣爲兄弟言不得繼前言而爲兄弟所以謝己之始告期而今不娶且必積年累歲遲之又久而後娶也女氏順其意故許諾而不敢執前約以嫁之許諾者明非急於成兄弟俾無以負約失時爲歉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者注請請成昏謂壻免喪可以成昏女氏以其前有辭來謝故今先使人請以荅其意亦明初不以廢約失時爲意也請成昏之辭不曰取而曰弗取者毛氏所論得之所以遂孝子之心也既請則任壻家哀益

殺之後擇日來告而後嫁之蓋必女氏先請之而後壻家踰時得再告期故此請爲請成昏也經注之義如此故陳氏立謂鄭本無別嫁之說毛氏之解可詳所未備（毛氏讀注請字絕句非也注蓋明請之意耳然如盧氏解則請字絕句亦無不可者又謂注以嫁爲別嫁則甚經矣故陳氏破之且注文簡括毛說已該在其中若毛氏者所謂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也但其解記自確適合注意故從陳氏取之）汪氏乃誤以不敢嫁爲不敢別嫁壻弗取爲壻喪後背昏而後嫁之爲別嫁他人遂援爲請期後可改嫁之證孔子論禮本意豈有是哉又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

之父母死則女反注奔喪服期案趨喪則服舅姑齊衰之服也此皆在親迎後若未親迎而女之父母死則服本服壻之父母死則不服常也不可過也若未親迎而夫死女既服斬衰則其後舅姑之喪當用從服之義服齊衰父母之喪當用不貳斬之義服齊衰期變也不爲過也汪氏泥常禮以論變禮而譏未親迎壻死從死與適壻之家事其父母爲之立後而不嫁者爲非禮是亦未之思也夫以常禮論之納徵以後雖身繫于夫而猶是從父故必待親迎而後移天從服舅姑降己父母以變禮論之夫身已死無復親迎身既繫人靡它永矢卽當以聞訃之日爲移天之日創鉅痛深爲之服斬從斬而推則爲舅姑期因斬而降則爲父母期義自相因而至矣爲之斬者爲之妻也爲子之妻者爲舅姑之婦旣服斬而後事舅姑卽同牢明日見舅姑之義爲父之妻者爲子之母既服斬而爲之立後奚啻繼母配父子不敢殊之義生稱來婦沒稱先妣所謂以義起禮稱情立文者也至合葬之禮以未成婦者歸葬女氏相較似厚薄不均然由服斬之義推之則合葬無不可者吾因是而歎聖人論禮之精也有未成婦歸葬之禮而後子天父

之義明明乎未見舅姑雖已同牢而死子不敢私厚也有守志合葬之禮而後妻天夫之義明明乎已行納徵雖未親迎而死妻不敢二心也斯卽地無去天之義也汪氏以爲恥無乃恥所不當恥乎汪氏又譏其未有夫婦之恩而重爲之服以降其父母此直背經反傳不待辨矣且既受納徵之禮何謂無夫婦之恩（恩未及三年爾既服斬安得謂之無恩）何謂於壻無因奉父母之命而服之何爲不孝繫綴卽牉合之義何爲失禮哉婦人以夫爲天夫死自稱未亡人未亡者待亡也所繫已隕生不如死以身殉之良可哀矣卽有遺議亦不

過以毀滅性以死傷生而已乃以未嘗事之而爲之死訾爲不仁於戲彼豈惡生而好死哉誠以身旣繫之心即事之此義無逃于天地之閒而又恐強暴之來侵辱以恫亡靈懼親戚之令改圖以傷苦志於是從而死之斯乃成仁取義守禮之至者矣汪氏又設非我大宗強爲之後齊楚之君死魯衛之臣自殺之喻以譏之曾亦思彼二人者路人也此父母所許嫁之夫果路人乎路人而周公孔子令之服斬乎鄭之戰魯童汪錡死焉魯人欲勿殤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蓋嘉其爲君敵愾報

食毛踐土之恩明爲人臣子之義不聞以身無官守不能避禍亡身辱親罪之也檀弓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明臣之已得爵者與有祿者同義本注則妻之已納徵者亦當與已親迎者同矣苟未有祿者一朝遇變而爲仇牧荀息之事將以狂易失心詆之乎記又曰違而君薨弗爲服也則不違者當與有祿者同服斬矣而何獨疑於烈女之殉夫乎歸氏至云六禮不備壻不親迎比之於奔夫六禮不備貞女不行者惡無禮也今夫死豈無禮乎昏禮記有有故不親迎者不以爲奔也況斬服已制夫婦之分已定而後爲之死若至

其家者乎奔者聞彼有禮走而往焉此則聞彼身喪往而守焉一則禮在彼而不備一則禮在我而必行其相去奚啻霄壤如必強以相擬則豈聖人制此斬服乃妾爲君之斬非妻爲夫之斬乎且親迎禮也服斬守制亦禮也處其常而不待親迎是自獻其身無恥之甚者也處其變而不服斬守志是自背其天尤無恥之甚者也以無可親迎之時而責其親迎是欲改嫁者之所藉口也儒者有主持風化之責柰何反爲導之且誣周公孔子以成其說乎女子受聘旣許嫁矣而壻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不明與經文戾乎事

苟得乎禮之正雖父母不之許壻之父母不之許邦之有司鄉之士君子皆不之許獨行其是可也以身死之可也此烈女之所以可敬可哀也周公孔子不可非乎則納徵繫纓服斬之明文不可沒曾子問諸節之精義不可誣而此禮斷不爲過斷不可廢也董子有言禮重於身春秋傳曰遠禮不如死汪氏所言袁之妹鄭之婢皆深明大義篤守經禮明知其夫之不肖身之必死而毅然就之彼其心以爲夫者天也天可逃乎旣成之而復背之無義無命孰甚於此是以執一節而不回甘九死而無悔深合於納徵繫纓

之義女有士行懦立頑廉周公孔子之垂教將於二人是繫君子以爲非惟有不負恩之仁不二心之義且有知命達禮之知不陷父母舅姑於不義之孝焉傳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又曰烈女不事二夫夫旣受聘則卽將與之齊而事之故言後可以見前舉常可以該變觀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下卽云夫死不嫁而曾子問取女有吉日節夫死之文與之同義可見矣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說禮亦然若執一端而不合全經以觀其通則壹與之齊謂同牢也必同牢而後不改則但

親迎未同牢者亦當改嫁矣衞宣夫人柏舟之詩何以列於聖經哉（見列女傳）夫婦人未嫁天父旣嫁天夫從父者女道也從夫者婦道也未許嫁之前惟其父母爲許嫁于人而已無與以從父也旣奉父母之命而許嫁於是人則於是人生死以之以從父之義從夫也天父故天夫婦道卽女道猶人臣之以忠爲孝由子之能仕父敎之忠也若旣許嫁之後而猶有改圖則何異父敎子貳從之無乃辟乎從亂命而不從正命不得爲從父不得爲孝女道婦道一失俱失蓋當守而不守與不當與而與者其爲無禮同也則並非

與而以爲與者其爲蔑禮何如耶而反以爲善耶（父禮而已與之故曰與己之禮而已守之之何以爲與耶故名不可不正也）汪氏近世通儒斯議必有激而發（汪氏有與友人書極論苦節撫孤之難深懷恤寡之志其心可知書錄入繼父同居疏）然而世衰道微人心日薄深恐一時過激之論遂爲後世廢禮之階故據經正之然則女子未嫁夫死必不可改圖乎曰禮固不許其改圖也然納徵後究與親迎後有間能守與否在女之志爾有必守之志而强之改圖非也無必守之志而强之守志亦非也賢者之行不可概諸常人强人所難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此汪氏之所以有激而云也又案曾

子問言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明婦禮至見舅姑而成夫之備禮於婦當自見舅姑始則今世許字未嫁而死夫家迎其柩而葬之者未合於禮也然此尙非無說以處者與周禮所禁嫁殤絕殊善乎胡氏培翬之說嫁殤曰周禮媒氏有遷葬嫁殤之禁余少讀之不識其何謂及壯遊四方見有子幼死未聘輒取他人之亡女合之以爲婚姻迎而葬之同處乃恍然曰是卽周禮所謂嫁殤也是卽周禮所謂遷葬也是今之敝俗而古人已有之也（自注周之嫁殤漢謂之娶會唐謂之冥婚）夫非古人有之禮何以有是禁然禮旣禁之後

人又何必尤而效之也鄭注謂生不以禮相接死而
合之是亂人倫之道是釋經所以禁之之意也或問
曰世有許字未嫁而死而夫家迎其柩而葬之者非
歟曰禮女子許嫁纓示有所繫屬既嫁而後夫親脫
其纓則女許字卽屬于夫其生時已有夫婦之道矣
未可以嫁殤比或又曰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歸葬
于女氏之黨何歟曰是禮爲女之無舅姑者言之蓋
以廟見成婦爲重是聖人論禮之精也雖然踰禮之
事有可從有不可從女許字未嫁而夫家迎而葬之
是節六字以六字義未允也爲風俗之厚雖過禮從之可也若嫁

殤遷葬失人倫之正斷乎其未可從也是純與拜上
之別也自識云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鄭注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賈疏以遷葬謂成人鰥寡者嫁殤謂未成人者皆爲死而合之之事惠氏士奇駁之卷一四葬卽改葬案儀禮云改葬緦禮既爲改葬制棄之且單言葬事非媒氏所宜掌亦與嫁殤不類緦玩經意當以注疏爲是但成人鰥寡生時非夫婦死乃嫁之似非情事所有誠有如惠氏所云未之前聞者竊疑遷葬與嫁殤本爲一事而遷葬九爲非理或有嫁殤而不遷葬者故先言遷葬而後言嫁殤經中與字之義或當如此殤案胡說皆是惟注云生時非夫婦卽謂兩殤者本無夫婦之道與賈疏成人鰥寡之說絕殊注又云殤謂十九已下未嫁者謂未許嫁者禮許嫁而笄笄而不爲殤此云殤明未許嫁卽所謂生時非夫婦也若許嫁則已有夫婦之道矣又云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合字正釋嫁字玩亦字語意則鄭意當如胡氏解經所云謂嫁殤而遷葬者固亂人倫之甚卽不遷葬而但嫁殤亦是亂人倫者故

並禁之胡氏解經善矣解注猶未得其意爲補正之如此觀胡氏此說夫家迎已
聘未娶之婦歸葬尚爲禮所許則女許嫁而夫死者
當守志不嫁益明矣
女子子在室爲父
言在室者謂已許嫁　釋曰謂疏作關是也經每
言女子子嫁者未嫁者此不云未嫁者而云在室
是通未許嫁者與已許嫁者言之不別之爲未嫁
者者明未嫁者之服父與未許嫁者同通謂之在
室著未嫁從父天父之義也在室本據未許嫁未
笄者言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是也兩注義

本一貫胡說詳前
亦得爲父服斬也　校曰斬下脫杖字未成人
者但得服斬不得杖
布總節
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　校曰露紒也下有脫
文大約謂其用於未成服時者猶男子之括髮皇
氏賈氏所據本皆有此句故其釋鄭注義皆與今
本抵捂孔氏所據本無故引皇說而駁之皇引注
文爲孔所刪節此疏述注又爲後人據孔本改故
文皆與今本注同而義則與所述不合沈氏胡氏

不能校注之譌脫而輕議之非也
今更言女子子　校曰下似脫之服二字
又云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者　校曰也下有脫句
成服之後露紒之髽卽此經注是也　釋曰據此則髽露紒也與猶男子之括髮非一義明矣
男子髻髮與免用布有文　校曰布上脫麻字
其髽之狀亦如此　校曰其當爲與
皆冠如著幓頭　校曰如上脫不字
傳曰總六升節

故小記折吉笄之首是也　校曰小當爲下
十五升首飾尊　校曰上三字疑衍
子嫁節　釋曰上陳男女斬衰三年之服既畢別出此二條以上所陳是純乎斬純乎三年者此別言其不純乎三年不純乎斬者蓋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其未在父室時固先服期服於三年義不足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異於斬衰正服絞帶菅屨於斬義不足是臣子之禮較殺者故上文布總箭笄髽衰三年既總箸妻妾女子子之服而別綴此二條於末聖經立文之例精密如此　言反則在室自明經直云子嫁反爲父足矣必言反在父之室者以初遭喪時不在室今始在室故必言在室以明之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明至父室而後接其餘服終三年也若既反而始遭喪則全與在室者同不必別出之矣注謂遭喪後而出精確之至繼公說謬
出而虞　釋曰女子子卒哭始可歸夫家而虞前有出者人在外則罪惡易暴露設有犯淫者此時審知罪狀則當不待其反而使人絕之
嫁女在室爲父五升衰裳　校曰在室二字衍
則小祥亦如之者　校曰阮云單疏本無則字

案單疏實有
至受後　校曰受當爲虞
公士節
此諸侯下公卿　校曰卿字衍下故以孤爲公卿同下又云是以其孤爲公無卿字可證
傳曰公卿節
不嫌相遍通也　校曰阮云陳閩通解俱無通字案無者是
以世祿降　校曰降上脫不字
況其中兼畿外諸侯下卿大夫也　校曰外字

不誤下毛作公阮云下公二字宜兼有之
故雖畿內公卿大夫有嗣君也　釋曰上言天子卿大夫不世爵以世祿不降亦得有嗣君況其中兼畿外諸侯下之公卿大夫在內疏以諸侯之大夫世祿者卽得世爵也又引詩左傳謂據此則雖畿內公卿大夫亦得有世爵者自有嗣君也

疏衰節

爲君三升半麤衰　校曰衰下脫斬字
微細則得麤　校曰麤下脫名字

不沒人功之麤　校曰沒　殿本改作見
直申三年之衰　校曰衰當爲哀

傳曰齊者何節

屨削席　校曰屨字譌單疏作屨

父卒則爲母

況遭父喪在小祥之前　校曰父當爲母

傳曰繼母節

因猶親也　釋曰盛氏訓因爲依案詩云靡依匪母繼母如母則亦子所依不得言依母以別之注義確不可易

傳曰慈母者節

此主謂大夫士之妾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者其使養之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　釋曰言主謂大夫士者明天子諸侯無此禮也曾子問注曰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是也此注云命爲母子彼注但言養不言命者省文從此注可知此妾於子本庶母也命之爲母子則成母子若不命而但使養之則恩重於凡庶母而義輕於母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不云則庶母慈己是也而云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

可也者庶母慈己者本據大夫之適妻子以庶母爲師慈保母言但師慈保母本是庶母此使養子者亦本是庶母師慈保母以有養子之恩謂之慈己者此不命爲母子者亦有養子之恩則亦是慈己者服以庶母慈己之服於義可也禮言慈母有二一爲大夫士之妾無子妾子無母父命爲母子者此經是也一爲君大夫之適子以庶母爲師慈保母者小功章所謂庶母慈己者曾子問所謂內有慈母君命所使養子內則所謂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是也大夫之子本以士禮爲

庶母緦慈己者加服小功君之子爲庶母無服慈
己者亦無服故小功章專言君子子傳以貴人釋
之謂大夫若公子也以庶母爲師慈保母旣君大
夫養子之禮則無論子有母無母皆使養之曾子
問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固不問子之有母
與否卽無母而長於慈母亦斷不得喪之如母故
魯昭公爲慈母練冠以居孔子以爲非禮以諸侯
之禮無庶母慈己者之服更無命爲母子之慈母
也曾子問之慈母卽內則之慈母內則之慈母擇
於諸母諸庶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穀梁傳曰諸

母送女不出闕門謂庶母也庶母爲慈母非卽庶
母慈己者而何庶母慈己者諸侯無服大夫之子
有服故禮言爲庶母慈己者必冠以君子子之文
而孔子言諸侯之禮則曰無服也士又無師慈保
母其妾無子妾子無母命之爲母子則謂之慈母
喪之如母不命而使養之則亦從爲庶母慈己之
禮嫡子無母見養於妾者亦如之大夫妾子禮與
士同適子則自以庶母爲三母謂之庶母慈己者
不以有母無母殊梁武帝不辨君大夫士禮之異
誤解內則諸母之文分二慈爲三添出使賤者視

之一節不知賤者乃乳母非慈母也記之慈母卽
經之慈母強分爲二謬矣又小功章君子子爲庶
母慈己者注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傳
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
慈己加也注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
之矣以慈己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爲庶母緦也
內則曰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
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
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
往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己者此之謂也

其可者賤於諸母謂傅姆之屬也其不慈己則緦
可矣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國君世子
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
宮則劬非慈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案小功章注
所言庶母慈己者之正義也據內則正文言之也
此注所言庶母慈己者之餘義也以此經義推約
知之也知者彼經於爲庶母慈己者上冠以君子
子三字戴氏聖馬氏融皆以大夫解君子鄭君依
用之是禮家舊誼不可易也此君子與鄉飲酒之
君子異彼以德言此以位言故傳以貴人釋之猶

內則之以貴人別乎命士以下也特言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則必大夫之子而後有此庶母慈己者而爲之服則下引內則所云擇於諸母使爲師慈保母者是也注兼公子言者公子之貴猶大夫也曾子問注云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己者服小功父卒乃不服兼士言者即此注所云使養之不命爲母子者庶母慈己者之餘義熊氏所言是也父卒乃不服仍據大夫言之喪服言公大夫士皆舉爵故傳曰杖者何爵也爵之合稱君子者惟大夫公子言君子子者上別乎國君下別乎士子而立文也金氏以君子指士非胡氏謂兼大夫士然經明以君子子一人爲文傳釋之爲貴人則不得兼士矣庶母以慈己而加服所慈者己而使之慈己者則父此禮乃父爲大夫者之禮故經言君子子係父言之明父沒則無此禮猶大夫之子爲母大功從乎大夫而降於父卒如國人也從乎大夫而降者父卒不降則用大夫禮而加者父卒亦不加明矣繼公江氏鋐胡氏皆非禮士爲庶母緦大夫無服然大夫以服貴臣之故而爲貴妾緦父之所服子亦不敢不服故大夫雖不服庶母而大夫

之子亦以士禮爲庶母緦加服則小功也庶母戴氏聖謂大夫之貴妾即姪娣也大夫唯有二妾一姪一娣故其子爲庶母服與士同其有買妾者則大夫及其子不服之乃與士異慈己則從乳母之禮爲之緦耳金氏所駁殊非引內則者證君子子乃有庶母慈己之義彼注以爲人君養子之禮大夫有君道其養子之禮亦然故引爲證云擇於諸母諸母即庶母也庶母而爲慈母即庶母慈己者甚明云與可者者或庶母不足則取於傅姆之屬傅姆非庶母其爲慈母不得謂之庶母慈己者當從乳母禮爲之緦經不言慈母而言庶母慈己者別乎可者之慈母言之也此所使養子者或爲師或爲慈母或爲保母言慈母而師保統之猶曾子問云外有傅言傅而師保亦統之矣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者即乳母也鄭備引內則之文以明大夫養子之禮其意唯取擇於諸母使爲子師慈母保母之義故即舉經實之曰庶母慈己者此之謂也謂即內則諸母爲慈母之謂也又恐人疑可者亦是庶母慈己者故又別之曰其可者賤於諸母謂傅姆之屬也明非庶母慈己者不爲之小功也

可者不小功則食母可知云其不慈己則緦可矣者胡氏釋之是矣此庶母慈己是大夫養適子之常禮不論子有母無母如適妻死則此人本是養子者無待別使之養其妾子無母乃使他妾養之耳然經固據適子言也此子爲庶母本緦以有慈養之功恩義加隆爲服小功此君子子之禮也其非君子子（謂非大夫適子大夫妾子及士適妻子妾子皆是）無母而養於庶母者其爲庶母慈己同則其爲服亦同故慈母傳注云其使養之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慈母如母兼謂大夫士之妾子無母者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專謂大夫適子不論有母無母鄭慈母如母注通庶母慈己之義於使妾養妾子者而正釋庶母慈己則不及此義固以一兼言大夫士禮一專言大夫禮兩注劃然分明胡氏不辨大夫士禮之異誤以使養之不命爲母子者爲庶母慈己正解與經文不合絕非鄭上注意云國君庶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非慈母也者上異爲孺子室以下國君與大夫禮所同此別言君禮之異者士妻大夫妾食子卽乳母非慈母也慈母則上所謂諸母可者也是明君禮于三母外更有士妻大夫妾食子之事非謂君禮無慈母也云士之妻自養其子者明士禮無慈母也士禮無慈母則惟無母而養於庶母者謂之慈母爾胡氏誤從梁武之言於經注本意多未達故詳釋之

則不得立後而養他　校曰他下阮云毛本通解有子字案有者是

乃命之　校曰乃上脫長字

或養子是然　校曰然當爲母

君子子爲庶母之慈己者　校曰之字衍

不可言士之妾子爲其母　校曰可字衍

母爲長子

然者　釋曰猶云如此者

傳曰何以節

不敢以己尊降祖禰之正體　釋曰於父云先祖之正體於母兼言祖禰之正體者父唯重其適以尊其父母則更有不敢降夫之正體之義子天父妻天夫也此祖禰與小記不繼祖與禰義同

斬章又云　校曰又當爲亦

傳曰問者節　問者曰　釋曰此章之冠下記已明

言之問者問齊衰四章冠之異同爾繼公說妄

故假他　校曰他下脫人字

受服衰九升　校曰服字衍

緣用布緣之　校曰上緣字似衍

案玉藻云其爲長中　校曰其爲二字涉下句衍

父在爲母　釋曰張氏錫恭有父在爲母斬衰三年說詳纂疏

妻節

適子父在則爲妻不杖　校曰杖下脫卽位二字

下云父在子爲妻以杖卽位謂庶子杖下有卽位字可證不以杖卽位則仍有杖故在杖期章此士適子之禮也大夫適子則并不杖故下不杖章別出大夫之適子爲妻

至此經爲妻　校曰至字似當爲注以二字

證經云　校曰云上脫所字

出妻之子爲母　釋曰此章上云父在爲母下云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唯妻及出妻之子爲母二條不言父在父卒則父在父卒所同也出妻之子所以爲母期者以子與母骨肉相連屬身體髮膚所從受有

萬不能已之情故夫可絕其妻而子不可絕其母非惟子不可絕其母而已小記曰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則女君固自服之是母亦不因已出而絕其子也蓋夫婦有離合之義故妻有過可出而夫不爲之服妻既絕於夫亦不復爲夫服母子無中斬之情故母雖出而子仍爲之服母亦仍爲子服在子視其母固曰吾母也在母視其子亦曰吾子也經文上言出妻下言子言母固未嘗奪其爲母子也先儒有言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父母一也而謂可從父而絕其母乎哉故經文出妻

之子爲母不言父在父卒明不以父在父卒殊也曰然則與父在爲母不出者何以異乎曰父在爲母期降也屈於父也出妻之子爲母期不絕也屬乎子也至親以期斷服既專屬乎子則知有服其母而已無容異也曰然則父沒何以不伸三年也曰三年者加隆之服也父卒爲母三年尊得伸也母既出非復家之所尊且期者本屈於父之服故不容有異三年則幾與父並尊母既出不敢復以尊服服之子統乎父也尊服不敢加親服無可絕也出母爲長子亦不三年以已與廟絕不復加隆于祖禰之正體服其親服

第二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2

第八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96　反文大

而已曰為父後者何以為出母無服也曰與尊者為一體為宗廟之主服則廢祭不敢從父而絕其母之服者更不敢因母而廢其父之祭故但心喪而已或曰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父在父不服出妻則子亦不敢服出母曰是不然夫父所不服子亦不服者謂從乎父而降也父本有服而不服之故子亦本有服而不敢服之義統於父也今母已出則父本無服并非父之所不服之謂而子視其母則固母也母不可絕則固當服之此母為子一人之親母之服為子一人之服於父無與不服則是自絕其母非從乎父而

降以父與母已為路人父之為出妻無服非降也絕也非服之絕恩義之絕也父已無此親而子猶執父所不服之例而謂己不敢服是絕己之當服之親而於從父之義蔑如也禮為從母小功舅舅之子從母昆弟妻之父母緦皆子一人之服於父無與不聞以父所不服而子服之為嫌今妻已出親專屬於其子父之視子之為其母服也亦曰子自服其當服之親爾蓋母於父已非妻而於子猶是母所謂親者屬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哉後人以降屈之服例此而謂父在不敢服則似母已出者於父猶有親非專為子

一人之親而為父所厭降者非經意也經云出妻明妻非復妻也云出妻之子明乎猶其子也云子為母明母猶其母也言出妻以絕於父言為母以屬於子名正言順仁至而義盡矣傳於無服者必備言之今傳言外祖父母之無服及為父後者之無服而不言父在無服則不論父在父卒皆為出母期明甚檀弓記子上之母死而不喪明禮所由廢故云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凡記言自某始者皆為失禮所由始子思所云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云云施諸嫡母繼母則可施諸生我者則不可經云出妻之子

為母固母子之也江氏永釋記文甚是胡氏引以證父在為出母無服則非記意檀弓又云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哭諸廟夫已為嫁母如此其重豈使子為出母如彼其輕孔氏為萬世禮宗子思又大賢豈或不善於禮檀弓傳聞異辭學者取其義勿泥其事可也又案母子至親無絕道母為子一人之親則不敢加尊服而親服無可替即使母自絕於子子終不可絕母故子思聞嫁母之喪終哭於他室為得禮鄭注謂嫁母齊衰期明母雖無母道子不敢不母之凱風之詩有自責之辭而無責母之意但聖人不為無義

制禮故空其文以親者屬一語括之可耳鄭志謂繼
母出則不服以非親者屬也則繼母嫁更不服矣鄭
志趙商問曰慈母嫁亦當爲服如繼母否荅曰慈母
賤何得如繼母耶案兩繼字皆譌當爲己經云慈母
如母謂如己母也趙商何緣以如繼母爲問繼母嫁
者不服從之乃服耳詳下又案父在爲母期以父與
己皆有服也大夫之子爲母大功公子爲母練冠以
父與己皆有親也故皆從父而爲之服制出母則己
一人之親非復父之親何從之有此禮以義起權制
者也

傳曰出妻節

以母爲族絕　校曰爲當爲與

舊傳解母彼出　校曰彼字譌單疏作被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　釋曰從字句謂子幼無
大功之親繼母與之適人者也從乃爲之服則不從
者不服以非親者屬也繼母本因配父而爲之如母
今旣自絕於父則路人耳何服之有鄭義蓋如此肅
竊之後人又誤以馬融說解鄭注非也

嘗爲母子貴終其恩　釋曰嘗當爲尙聲之誤也
從者尙爲母子則不從者非母子明矣此繼母之

與因母異者

從而爲服　校曰服毛作報阮云陳本通解要
義俱作服案單疏作服

不杖麻屨者

又云此章與上章　校曰云當爲案

爲母旣葬衰八升　校曰八當爲七服問正義
已言之爲母齊衰不論父在父卒皆四升旣葬
受衰七升賈疏誤

則上章下疏衰之等亦同　校曰下或當爲中

傳曰世父節

明父爲一體也　校曰父下脫子字言世叔父
非直與己父爲兄弟一體又與己祖爲父子一
體故渾言尊者以明斯義

爲與二尊　校曰尊下脫爲體二字二尊謂父
祖

此傳兄弟有合離之義　校曰兄上似脫見字

不成爲人人之子之法也　校曰人之二字衍

如爲齊衰　校曰此處有脫當云如在五服外
則爲齊衰三月齊衰三月章爲宗子是也

欲見時早出之義　校曰時上脫及字

傳曰何以期也節

發比例而問者　校曰阮云比單疏本作此案

單疏實作比

旁及昆弟　校曰上似脫以公尊三字

爲從父母昆弟　校曰母字衍

既以旁尊　校曰尊下脫降字

爲眾子

及下昆弟之子者　校曰七字衍

釋曰　校曰日毛作曰阮云要義作日案單疏

作日

大夫節

云兩言之者　校曰下脫適子或爲兄或爲弟

者九字

傳曰　至　如之

是以鄭云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非長子皆期

校曰當爲是以鄭云凡父於將爲後者非長

子皆期

故特爲祖斬　校曰祖當爲之

禮經校釋卷十四終　　同邑王大綸校字

禮經校釋卷十五

吳縣曹元弼學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釋曰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者賈氏云此謂其子後人反來爲父母在者所云案在下疑脫此字欲其厚於所後薄於本親抑之故次在孫後也若然既爲本生不降斬至禫杖章者亦是深抑厚於大宗也吳氏廷華云不降於齊衰三年及杖期者嫌同於所後之母也弼案齊衰三年及杖期是子爲母本服若出後子爲本生父母服之則降父不降母矣且二服雖亞於斬猶是極尊極重之服非出降者

所得行之禮故必降至不杖期賈氏謂深抑厚於大宗是也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義同吳氏謂嫌同所後母則女適人者何所嫌乎張橫渠云爲其父母不論其族遠近並以期服華氏學泉云或問爲人後者不皆親昆弟之子或小功緦麻及此處脫族人之三字無服者爲之於其本生父母之服何如曰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不聞以所後者之親疏異也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大功亦不聞以所後者之親疏異也蓋人子不得已而爲人後降其親一等以伸所後之尊足矣不容計所後之親疏遠近而異其服也其所以必降其

親者何也隆於所後也其所以不計其親疏者何也
隆於所後亦不得薄於所生也先王之制服所以交
致其情而無憾也程氏瑤田謂制禮之初立後容取
於疏遠爲疏遠者後則本生之親等於路人不可故
殺之降一等而進疏遠而近之是加隆之義從無服
而轉出也弼案立後之法由親及疏謂不限於親者
則可謂主於疏者則不可謂爲本宗降一等之服因
爲疏遠者後而制則尤不可如其說則當日立後設
專取昆弟之子若從父昆弟之子將不制爲本宗服
乎此服是推本親而遠之非進疏遠而近之既云降

一等則降而非加明矣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慮
其貳斬未嘗慮其無服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
宗者降其小宗也謂從重服降爲輕服未嘗謂從無
服轉出服也不貳斬義與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同
彼此比例其義可見所後之大宗於本宗亦未必皆
疏遠無服程說誤段氏玉裁云假令其父爲所後者
之昆弟則於己爲世叔父期固其所□□曰先王以
此爲爲人後者爲本親之期非昆弟之子爲世叔父
之期在彼亦本親爲爲人後者之期非世叔父爲昆
弟之子之期案此說極是觀此則知制降一等服之

意專主于本宗卽使立後惟取昆弟之子亦決不以
世叔父服與本生父服同而不特制此服也此服從
子爲父母本服而降不論所後者之親疏亦非以所
後親疏不定而始制一律之服降之義出於大宗降
一等之義仍出於小宗也段氏餘說與此數語多岐
惜哉云報者賈氏云既深抑之使同本疏往來相報
之法故也弼案報者其父母以旁尊自處所以成其
子子於大宗之義也然亦自爲本生父母之旁尊非
世叔父之旁尊爲人後者自有大宗之世叔父在不
得同世叔父之旁尊尊本在旁也本生父母之旁尊

尊而自處於旁也蓋降之義同於女子子報之義近
於世叔父而不同記云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
報字與此報字亦有別以彼旁親之服一施一報體
敵義均此則本生父母爲出後子服可云報出後子
爲其父母服不可云施父母可以旁尊自處而視其
子之來服若施子不可以旁尊視其父母而謂已爲
父母服爲施記之兄弟猶言族親統期功以下之旁
親而不兼父母昆弟姊妹在內以記以補經之闕三
人已見於經不必復言而父母尤不可言兄弟也亦
不兼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在內以爲人後者

為祖父母大功曾祖高祖小功皆從正服而降非旁親之大小功比亦不可以言兄弟也本生高曾祖服經不言而記不補之者舉旁親以見正親也程氏誤會報字之義而等本生父母於旁親謂兄弟降等報服中兼有其服失之矣又案經言其父母明不改其本稱而後之解者多生異說雷氏次宗云據無所厭屈則期為輕言報者明子於彼則名判於此故推之於無尊遠之以報服女雖受族於人猶存父子之名故得加尊而降之程伊川云既為人後便須將所後者呼之以為父以為母不如是則不正也禮文蓋言

為其父母以別之非謂將本生父母亦稱為父母也華氏學泉云此特欲著其服不得不係之其父母也非為人後者自稱之辭也既已稱所後者謂之父母又仍其父母之稱而不易非不二統之旨矣夫人子於所生其恩罔極一旦出而為人後誠有大不忍於其父母聖人斷之以義為降其父母之服使之同於世叔父母而其父母亦降其尊而為之報以同其子於昆弟之子凡此者皆所以重大宗使割其私恩而制之以義也烏有仍其父母之稱使名與實相違也哉曰然則歐陽公曾子固為人後之議所生稱親之

說非歟曰非也歐曾之說主於恩者也吾折衷之於朱子朱子之說主於義者也歐曾之言曰為人後者不當易其父母之稱朱子曰今設有為人後者於此一日所後之父與所生之父並坐而其子侍側稱所後父曰父稱所生父又曰父自是道理不可朱子之所謂不可者主以理也而未嘗非情歐曾之所言者主以情也而於理有所不可矣竊案諸說皆非也經明云其父母安得云名判於此安得云不存父子之名安得云非為人後者自稱之辭下經曰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文例與此無毫髮之異豈亦言其父

母以別之乎豈亦欲著其服不得不係其名乎夫為人後者於所後非直謂之父母而已為之斬焉為其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服若子之服焉為其兄弟之子亦服若子之服焉為本生則降期矣為本生諸親則皆降一等矣所存者惟本父母之名耳隆殺之別如此而謂之貳統乎如謂所後父與本生父並坐為人後者侍側不可皆呼為父則勢必呼本生為世叔父矣此恐非窮理精義之言也先王之制為人後服也令人不敢以所生父並尊於所後父也非令人不敢以世叔父並尊於父也故稱所後父

曰父稱所生父亦曰父而事所生之禮絕不敢同於所後則所生之屈於所後小宗之屈於大宗其義昭然若沒本生父稱而呼爲世叔父則世叔父本非父比猒屈之義何自著乎專重大宗之義何自明乎然則正惟稱本生父亦曰父乃益見所後父之尊也義者宜也見所後之尊則得禮之宜矣理者分理也存本生父名以益見所後之尊則事各得其分理矣此就爲後者言也如就所後者言則人亦豈有子人之子而遽欲其子不父其父者乎華氏恩義情理之辨失之矣夫治喪服者當明其例此經云爲人後者爲

其父母傳曰不貳斬也與下經云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傳曰婦人不貳斬也例同與前經云世父母叔父母傳曰與尊者一體也例無涉此經云報與昆弟之子傳曰報之也例同（例同義相近而有不同）與大功章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曰出也例殊又與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惟子不報例反然則出後子之降其父母也猶女子子之降其父母之報其子也則近於世叔父之報謂其父母視其子如昆弟之子而報之則可謂其子視其父母如世叔父母而降之

則不可果夷之於世叔父母也斯眞人子之所大不忍而聖人亦豈有此非情之義非義之禮哉如謂等之世叔以重大宗則傳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是必明此服爲小宗之降而後大宗之重見若竟視同世叔父母則期固其正服何降之有降之義沒重之義亦沒矣斯恩與義兩失者也如謂存父母名爲名實相違則出妻之子爲母父在父沒皆期與本爲母之實異矣而經直書之曰母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更與本爲母之實異矣而經直書之曰其母子思令其子不喪出母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

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記禮者以爲失禮是服之實有可殺而親之名不可易非其例與何不聞有相違之議與緦之諸說之誤始於雷氏雷氏之誤在不知報字屬父母爲其父母四字屬爲人後者在父母可視其子如昆弟之子而尙不易其子名況在子也而可去其父母之名哉然則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上不敢干所後下不夷於世叔不沒其父母之名以存本生之恩即以見所後之尊此聖人制禮仁至義盡者也金氏榜云爲人後者 因所後而降則不從所後者爲之名經著爲人後者 爲其父母昆弟姊妹適

人者之服及記言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喪服小記言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是也名與服不相值爲降服名存則降見名不存則降不見也使爲人後者從乎所後而易其本親之名則有名在緦麻或無服者而服之以期功之重服是加服矣豈降其小宗之謂哉然則本生五屬之親俱得遂其名不獨父母之名不可易也段氏明世宗非禮論推春秋公羊仲嬰齊卒傳之義謂天子諸侯卿大夫爲人後者未有改其父稱而伯父叔父之者也自注此謂宋濮議稱皇伯之非禮經言其父不改父稱也不改父稱而爲之服朞爲

所後服三年是聖人之禮也不改父稱而無害於爲後之禮子於所後而無歉於父子之情是故稱其父曰父可也曰考可也天子曰皇考可也自注禮記父曰皇考本通上下言之後世爲人後之天子則當用漢故事稱皇考不稱帝不敢稱帝也不敢立廟京師也稱所後者曰先君可也曰先帝可也曰皇考可也其本爲伯父叔父行者曰父可也下似脫本爲高曾行祖行兄弟行子行孫行曾元行者曰父亦可也一句以上下校之可見其自稱曰孝皇帝某可也曰孝王某可也若宋太宗之於太祖曰孝弟生既臣之矣則稱弟不可也自注禮記內事曰孝王某鄭注惟宗廟稱孝天性之父子不奪於受重之父子而易其名受重

之父子不狃於天性之父子而去其實又云不易天性父子之名不失受重相子之實此萬古之常經春秋之法也又謂王文簡謂宋之濮議歐陽之說敢於負仁宗其說非夫謂本生父爲父爲考亦天理人情之自然僅稱皇考不稱皇帝固無礙於承大統也司馬公等失之拘泥歐陽何失哉張氏錫恭宋濮議論云宋英宗以濮安懿王子入繼仁宗不爲濮王立廟京師稱親而不稱帝酌尊尊親親之中應經義而協典禮此固英宗之盛德亦由中書持議之正也案禮經喪服斬衰三年章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

重者必以尊服服之蓋全乎尊尊也齊衰不杖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蓋以不貳斬者全所後之尊尊而以稱父母者不沒所生之親親也喪服傳又曰昆弟之子何以亦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然則其父母之報之者蓋亦以旁尊自處雖存父母之名而不分所後者之尊也先王制禮之意其微矣哉英宗之於濮王也不於京師立廟蓋以已禰仁宗不得復禰濮王卽傳所謂持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之義也卽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而已不與祭焉蓋推濮王

之心旁尊不足加尊且以事奉祭之誠於仁宗也太后詔濮王宜稱皇王夫人宜稱后而英宗辭免則又非漢諸帝所能及何論明世宗哉當是時主此議者魏公兖公然此數事者亦無以異於温公尊無二上之議也中書爲臺諫集矢者稱親一事而已夫固其父母也不立廟不與祭不追尊則尊尊之義旣不分施於彼矣而必沒親親之恩使不得稱爲父母非惟與禮無據亦非人情所安以人情所難安强天子以必爲激則變矣會魏公兖公而爲此乎且禮經爲其父母之降服何爲也哉向使父母之名可沒則降服

亦不必制善乎曾子固之言曰爲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合親疏言）皆可爲之使當從所後者之屬爲服則於其父母有宜爲大功爲小功爲緦麻爲袒免爲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爲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之重而已非遂以爲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可得而易矣子固發明禮經親親之義甚詳且盡亦當日中書之議所未申者哉案此皆明爲人後者不沒本父母名之義也父母之名之不可沒與大宗之統之不可干道固並行不悖也後世議禮行禮者往往失之而干大統之害爲尤烈焉段氏明世宗非禮論云世宗之入嗣也弟後兄也弟後兄則必行三年之喪焉世宗從毛澄等服武宗以二十七日之制是合於爲之子之禮假令興獻王猶在世宗以王子入嗣統而其後獻王薨其將復三年之乎喪服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不（不字原脫）杖期報此其禮在天子諸侯當不敢降然則獻王止於服期也期服之親而將帝之宗之躋諸先帝之上乎殉一己之私親絕大宗之胙允旣不子武復不子孝逆天悖理未有甚於斯者也又云魏明帝太和二年詔曰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毋敢妄建

非正之號謂考爲皇稱妣爲后此後大統者於本生之禮最正者也（句衍文）其次則漢宣帝尊本生爲皇考而未敢不後昭帝也其次則安帝追號父清河王爲孝德皇桓帝追尊父蠡吾亭侯曰孝崇皇祖父河間孝王曰孝穆皇靈帝追尊父解瀆亭侯曰孝仁皇皆依高帝尊父爲太上皇之義以爲三皇無爲五帝有事未嘗爲帝者可稱皇不可稱帝而不知皇與帝皆天子也承大統者安可天子其父然皆未敢廢大統也其離經叛道者至明世宗已極非特已不臣不子也且陷獻王於不臣不子之尤身未嘗一日爲天子

而敢廁於生所臣事孝武二宗之間且逆祀武宗之上是得爲事之以禮祭之以禮乎又云璁蕚輩以爲尊崇所生道固應爾不知古爲人後者斷無是也且孰昭孰穆孰廟孰祧孰祖孰禰將何以定之哉且是不嫌於創業之君也哉假令世宗崛起有天下用後世人主之法皇帝其父可也皇伯其伯父可也皇兄其兄可也何以有加於此哉且不祖孝宗不禰武宗而禰興獻不幾於新莽之廢漢廟武照之立周廟哉又引司馬彪祭祀志言光武帝從張純朱浮等議立元成哀平四親廟代故所立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

侯四廟以南頓君上至節侯就園廟祭之事論之云張純朱浮最爲知禮其言曰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爲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以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爲受命祖孝文皇帝爲大宗孝武皇帝爲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舂陵節侯禮爲人後者則爲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豈得復顧私親

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采其議至哉言乎聖人復起莫之能易光武遂能克已復禮後大統而抑私親可謂萬世法矣明之世宗盍思光武中興等於刱業功烈何如者而不敢私其高曾祖父豈有國家無故受命先帝非有微勞遽登大寶而乃裂棄冠冕飲水忘源明統不絕而絕藩臣不帝而帝以卑踰尊以昵廢禮一時之忠骾糜爛千秋之公論難逃自後有處此者其尙以爲殷鑒哉張氏錫恭兩漢廟

制論云漢四百年皇統屢絕宣帝以史皇孫子繼昭帝哀帝以定陶恭王子繼成帝平帝以中山孝王子繼哀帝光武以南頓君子承漢統安帝以清河孝王子繼和帝質帝以渤海孝王子繼沖帝桓帝以蠡吾侯翼子繼質帝靈帝以解犢亭侯萇子繼桓帝人之子孫各私祖父由是所生之親尊立廟之制紊攷宣哀二帝皆爲所生父立廟京師光武則就寢園立四親廟東京諸帝類皆追尊本國之廟蒙竊怪夫兩漢儒宗不絕於代而師仲公外未聞有能昌言者也自哀帝尊定陶共王爲恭皇安帝以降悉循其例獨孝

宣光武知敬祖重統之義不追尊其私親而孝宣之立廟京師則與哀帝同失師仲公諫哀帝曰陛下繼體先帝持重大宗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王祭今欲立廟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王也酌理準情其議確不可易宣帝誠追念皇孫宜爲之立後封一大國而於其國立廟焉則私情申而公義不害立廟京師得不如仲公所議乎光武祠四親於故園廟似矣然稱爲高曾祖考則亦猶孝宣之皇考廟也或曰喪服爲人後者爲其父母

報是服可降其斬衰名不可沒其父母稱高曾祖考義若固然案父母之名固不可沒也而廟之名則就其主祭者名之爲人後者既主大宗之祭不得復主小宗之祭則所生之廟當就其子孫之主祭者以爲名若皇帝稱所生父祖仍當爲本生考妣本生王考妣夫固並行不悖也然則漢宣哀諸帝爲其所生父之廟其制當如之何曰立其後而遣之國俾立廟於國中永爲其國之太祖廟世世不祧設有獲罪無嗣而國宜除者則簡宗室爲之後以奉其祀其不遣之國者則俾立廟於其邸如其國中若所生父本爲嗣服之王侯則更分封其子一人奉其父爲始祖其子孫世祭之其廟制亦如之此卽師仲公所謂一國不墮之太祖也何必立廟京師始得展其孝思哉漢諸帝不知出此乃必立廟於京師且稱以皇考廟稱以皇高祖曾祖祖考廟夫既立廟而皇帝自爲主祭則既主大宗復主小宗是貳統也若使人攝之則何取於立廟乎祭之義曰祭者非物自外至也是中出生於心者也故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也若東京諸帝追尊本國之廟則是以天子之廟立於諸侯之邦亦豈制之合禮者哉要之親親之心無窮尊尊之分有限

推無窮之心沒父母之名不得也論有限之分立廟於京師尤不得也蒙不解夫漢之諸帝不能酌中定制而不爲越分之制者乃在權臣專國之年如西漢之孝平東京之質帝也案此明爲人後者不可徇私親以干大統之義也張氏謂廟之名當就主祭者名之足申段氏未言之恉段氏謂後世爲人後之天子當如漢故事稱本生父爲皇考者如其親稱非如其廟稱也故下卽云不得立廟京師也張伯仁之議合以師仲公而義益精禮益備始毫髮無遺憾矣又爲人後者雖爲其父母服期心喪當三年隋書劉子翊

傳子翊云父雖自處旁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朱文公語類云今法爲所生父母心喪三年此意甚善弼案律以父在爲母期心喪三年則此法與禮正合又爲父母期則爲祖父母當大功曾祖高祖當小功經不言者父母之服凡爲人後者所必降祖父母以上之服非凡爲人後者所皆降爾說詳傳降其小宗下通典宋崔凱喪服駁云代人即世人或有出後大宗者還爲其祖父母周與女子出適不降其祖同義凱以爲女子出適人有歸宗之義故上不降祖下

不降昆弟之爲父後者今出後大宗大宗尊之統收族者也故族人尊之百代不遷其父母報之周所謂尊祖故敬宗也又曰持重於大宗降其小宗還當爲其祖父母大功爾王彪之云孫不服祖於情不安是以諸儒之說義旨總謂爲人後者雖在五服之外皆降本親一等無孫不服本祖之條徐氏乾學謂爲人後者爲本生祖父母經及歷代禮律皆不言據諸家之禮文皆云爲人後者於本生諸親例降一等則其爲大功無疑此不論所後者之親疏而槩服大功也王彪之崔凱諸人議可依爲準弼案爲人後者之爲

父母與女子子爲父母同以不貳斬之義同也其爲祖父母與女子子爲祖父母不同以女子有歸宗之義而此則降其小宗義不相類也故女子適人服祖期而爲人後者服本生祖大功非降其祖也降其小宗也若祖爲大宗則固但降父不降祖也汪氏中述學援女子不敢降其祖爲例謂爲本生祖曾祖皆服本服又據記言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謂降旁親不降正尊正尊不可以小功兄弟之服服之案女子降服之義惟不貳斬而已此則降其小宗以尊大宗故本宗正親旁親無不降記舉旁親以見正尊非正

尊在小宗內者可不降也祖降大功曾高皆當小功小功不可服至尊謂本服非降服也此服從齊衰降亦不得謂之兄弟服也如曰不降則何以別於大宗之祖若曾高恐非不貳統之義矣段氏玉裁經韵樓集據女子子及大夫爲祖若曾祖服皆不敢降謂此二服無有敢降者爲人後者當亦不敢降既不敢降又不敢貳統則當不服案女子不敢降祖義詳上大夫則更無以貴降其祖之禮皆與後大宗者反服小宗祖若曾祖之事類異且降猶愈於絕降且不敢乃敢絕乎其勢不至二本不止矣是知降其小宗之義

不可易祖若曾祖之爲小宗者當一如父母之降與報也段氏又援爲出母服期爲外祖父母無服爲例謂絕族無施服然外祖本從服祖若曾祖則正服也未可以相例也出後亦不可云絕族辨詳記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下又爲人後者之子爲本生祖(父之本生父)崔凱與賀循孔正陽議皆謂無服記言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專指爲人後者之身不言其子又有服王彪之議云案記云夫爲人後其妻爲舅姑大功鄭某云不二降也其妻於舅姑義服猶不二降(不二降釋文云一本作隆盧氏文弨云宋本作隆是也)况其子孫骨肉至親便當

無服乎禮疑則重義例亦明如禮之例諸出後者及子孫還服本親於所後者有服與無服皆同降一等以爲爲後者子於本生祖宜服大功竊案子從父服猶妻從夫服也(孫爲祖並非從服爲父之本生父則有類於從服矣然究當再思之)王議甚是經記言爲人後者自專指後者之身而其子之服則可以其妻之服例之賀氏所引諸證皆未合金氏榜引絕族無施服爲證亦千慮之失劉智釋疑又案云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得絕之矣徐氏乾學謂禮疑從重今古同情大功之議可爲後世之準蓋父於本生父母期子從

父而降大功情之至義之盡也又案小記云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注云不貳降者謂止降一等不累降也貳猶重也降釋文云一本作隆正義本亦作隆不貳隆者謂旣隆於所後舅姑爲之期則於本舅姑從降爲之大功也二義並通正義云夫爲本生父母期故其妻降一等服大功

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筭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

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　釋曰胡氏云此傳設爲問荅以明服期之義并以明大宗之重也云何以期也者問辭賈氏云本生父母應斬及三年今乃不杖期故問比例也云不貳斬也者賈云荅辭云何以不貳斬也者再問云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者再荅賈云此解不貳斬之意也胡云皆以明服期之義賈又云此問答雖兼母專據父故答以斬而言(以上似脫一惟字)胡云母

統於父明重者降則輕者亦降可知持重謂持其宗廟祭祀之重卽前傳所謂受重也馬氏云爲大宗後當爲大宗斬還爲小宗期故曰不貳斬也竊案大宗所後之宗小宗本生父母若祖若曾高之宗旣持重於所後之宗而爲所後父斬則降其本生之宗而爲本生父母之本當斬者不斬而期矣此所謂不貳斬也不貳斬義與女子子同惟女子不貳斬之故在不貳尊不貳尊據一人言此不貳斬之故在降其小宗降其小宗統一宗言爲異耳喪服小記云別子爲祖注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爲始祖也爲猶於也言不敢宗君而別自於其後世爲始祖也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又云繼別爲宗注別子之世長子爲其族人爲宗爲其之爲亦於也所謂百世不遷之宗又云繼禰者爲小宗注別子庶子之長子爲亦於也其昆弟爲宗也謂之小宗者以其將遷也又云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注謂小宗也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又云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注宗者祖禰之正體大傳云別子爲祖注別子謂公子若始來仕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又云繼別爲宗注別子之世適也族人

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又云繼禰者爲小宗注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又云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注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小記正義釋注云言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者以別子之後族人衆多或有繼高祖者與三從兄弟爲宗或有繼曾祖者與再從兄弟爲宗或有繼祖者與同堂兄弟爲宗或有繼禰者與親兄弟爲宗不廢二字似衍族人一身凡事四宗事親兄弟之適是繼禰小宗也事同堂兄弟之適是繼祖小宗也事再從兄弟之適是繼曾祖小宗也事三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小宗也於族人惟一時俱事四小宗附釋音注疏本作於族人惟一俱時事阮氏校勘記云閩監毛本俱時作時俱考文引宋板時俱作俱事盧文弨校云作俱事亦疑有譌兼大宗爲五也又云皆至五世則遷者繼高祖者至子五世己是元孫子爲元孫之子故五世繼曾祖者至孫五世孫爲元孫繼祖者至曾孫五世曾孫始爲元孫之子繼禰者至元孫五

世也（於己爲元孫於禰爲元孫之子自禰觀之五世也）是皆五世不復與四從兄弟爲宗故云皆至五世則遷各自隨近相宗大傳正義略同賈氏此疏亦引小記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大宗謂若魯桓公適夫人文姜生太子名同後爲君次子慶父叔牙季友此三子謂之別子別子者皆以臣道事君無兄弟相宗之法與太子有別又與後世爲始故稱別子也大宗有一小宗有四大宗一者別子之子適者爲諸弟來宗之卽謂之大宗自此以下適適相承謂之百世不遷之宗五服之內親者月算如邦人五服之外皆來宗之爲之齊衰三月（三月二字

今增）齊衰三月章爲宗子宗（子宗二字今增）子之母妻是也小宗有四者謂大宗之後生者謂別子之弟（別子下似脫一子字此用大傳注別子子弟之文也）小記注云別子之世長子兄弟宗之第二以下長者親弟來宗之爲繼禰小宗更一世長者非直有（阮氏云直下陳閩通解俱有有字下同）親兄弟又從父昆弟亦來宗之爲繼祖小宗更一世長者非直有親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從祖昆弟來宗之爲繼曾祖小宗更一世長者非直有親昆弟從父昆弟從祖昆弟來宗之又有從曾祖昆弟來宗之爲繼高祖小宗也更一世絕服不復來事以彼自事五服內繼高祖已下者

也四者皆是小宗則家家皆有兄弟相事長者之小宗雖家家盡有小宗仍世事繼高祖已下之小宗也是以上傳云有餘則歸之宗亦謂當家之長爲小宗者也（四者以下文似有誤倒）白虎通宗族篇云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故曰祖遷于上宗易于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父宗以上至高祖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別于大宗也別子者自爲其子孫祖繼別者各自爲宗所謂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

陳氏立疏證云大傳繼別爲宗鄭注以指繼別之大宗言此以指繼別之小宗言微異其實雖非別子其起于是邦而爲大夫其嫡繼子亦百代不遷故禮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太祖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是也（此引斷章取義非王制注本旨詳下）又別子爲祖無論庶弟母弟既別之後各爲一宗之祖故通典引傳純問賀循曰王氏以別子爲祖諸侯母弟則盡爲祖矣杜氏以爲始封之君別子一人爲祖二家不同願聞其說荅曰君之母弟與羣庶弟爲別子其後俱爲大宗則魯之三桓鄭之七

穆盡其人矣又引謝徽注要記云毋弟于妾子則貴
于嗣子則賤于（當爲與）妾子同爲庶故也既死之後皆
成一宗之始祖是也秦王氏謂肅杜氏謂預肅預皆
叛經者賀氏辨之甚是故陳氏從之通典又引薛綜
述鄭氏五宗圖及賀氏宗義與小記大傳兩注及白
虎通相發明後儒義皆本之五宗圖云天子之子稱
王子王子封諸侯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還自任食
采于其國爲卿大夫則子孫自立公子之廟謂之別
子爲祖則嫡嫡相承作大宗百代不絕大宗之庶子
則皆爲小宗小宗有四五代而遷己身庶也宗禰宗
己父庶也宗祖宗己祖庶也宗曾祖宗己曾祖庶也
宗高祖宗己高祖庶也則遷而惟宗大宗耳宗義云
古者諸侯之別子及起于是邦爲大夫者皆有百代
祀之謂太祖（與大傳注微異陳氏本之）太祖之代則爲大宗宗之
本統故也其支子旁親非太祖之統謂之小宗小宗
之道五代則遷當其爲宗宗中奉之加于常禮死則
服之齊縗有以義加也（此惟據大宗言）然則別子爲祖別子
之嫡子爲大宗別子之庶子皆宗之至別子庶子之
子則以別子庶子（二字今增）之長子爲宗所謂繼禰之宗
並大宗是爲大宗一小宗一別子庶子之孫則又以

別子庶子長子之子爲宗所謂繼祖之宗與從兄弟
爲宗者也而別子庶子之衆孫又各以親兄弟之長
者爲禰之宗是大宗一小宗二別子庶子之曾孫又
以其長曾孫爲繼曾祖之宗是與再從昆弟爲宗者
而別子庶子之衆曾孫又各以其從兄弟之長者爲
祖宗以其親兄弟之長爲禰宗是大宗一小宗三至
別子庶子之元孫又以其長元孫爲宗所謂繼高祖
之宗與三從兄弟爲宗者而別子庶子之衆元孫又
各以其再從兄弟之長者爲曾祖宗其從兄弟之長
者爲祖宗其親兄弟之長爲禰宗是爲大宗一小宗
四故人備五宗者須至別子庶子之元孫至別子庶
子之衆來孫自各以其三從兄弟之長者爲高祖之
宗則不宗別子庶子之長來孫所謂祖遷于上宗易
于下是也喪服傳所謂婦人必有歸宗曰小宗者謂
繼禰之宗也案先儒釋大宗小宗之義至詳且盡又
程氏瑤田謂別子之名是自卑別於尊者之義即本
鄭注云公子不得禰先君也又別子及身有相宗之
道詳大夫爲宗子及公之庶昆弟爲母妻昆弟下此
云降其小宗者金氏榜云大宗不可絕族人以支子
後之大宗唯一小宗有四所後之大宗親疏不定則

所降小宗世數多寡盡不齊矣爲人後者本親高祖以下俱爲小宗悉降其五服一等若高祖爲大宗則降其曾祖以下曾祖爲大宗則降其祖以下祖爲大宗則降其父以下爲人後者有不降高曾祖而無不降父以下本親者故喪服經于其降服著父母不著祖父母著昆弟不著世叔父著姊妹不著姑著其有定者也記言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由是悉降五服之例著案金義至精降其小宗一語實爲人後者爲本宗服之定準明乎此則不爲繼公父母昆弟姊妹外皆無服之邪說所惑而後於五服內者降等

矣

若子兩服相互之疑亦可以釋矣詳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及記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下云爲人後者孰後者胡云問辭賈云此問小宗大宗二者與何者爲後云後大宗也者胡云荅辭旣云持重於大宗矣而又云孰後者蓋發問以明古惟大宗乃立後之義賈云案何休云小宗無後當絕與此義同也通典引張湛云禮所稱爲人後後大宗所以承正統若非大宗之主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徐氏乾學云古禮大宗無子則立後未有小宗無子而立後者也自秦漢以後世無宗子之法凡無子者即小宗亦爲之置後彼盡爲祭祀起見哉大要多爲貲產爾不知小宗無後者古有從祖祔食之禮則雖未嘗繼嗣而其祭祀固未嘗絕也案父子之道天性也非有大祖祭祀之重不得離人天性之恩使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他人後大宗者屈於太祖之尊不得爲不愛敬其親以尊太祖亦不得爲愛敬他人小宗則不然故小宗不爲立後而無後之鬼等於窮民無告亦聖人所大不忍故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此禮行而無後不異有後矣後世欲正立後之禮者當先復宗法俾有祔食之地而後可以厭無後者之心否則汪氏琬之說亦處衰世不得已

老

之道也汪說見斬衰章傳下云曷爲後大宗者賈云此問必後大宗何意也胡云又發問以起下也云大宗者尊之統也者胡云以下乃反覆申明大宗不可無後之義案尊之統之義賈氏胡氏似皆未得今推段氏意釋之尊猶言所尊謂大宗之祖至尊者下所云祖與太祖始祖所自出皆含在內統者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張揖曰緒也立宗以承祖之統故高祖之統在高祖宗曾祖之統在曾祖宗祖之統在祖宗禰之統在禰宗而太祖太祖統祖及太祖及始祖之所自出言荀子王者天太祖則始祖所自出亦太祖也之統在大宗高曾祖禰皆是尊而太

祖爲尊中之尊禮釋云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見王制正
義尊即祖也則太祖得尊尊名是大宗者乃太祖至
尊之統尊之統猶云祖之緒其宗爲百世不遷之宗
以其緒爲百世不絕之緒也以其爲尊之統而後之
所謂尊祖故敬宗也下兩言尊統義同禽獸以下言
先王制尊尊之禮因人情之自然而爲之而知有淺
深斯禮有詳畧輕重蓋敬宗由於立宗立宗所以尊
祖而尊祖必先親親不知尊祖者不足與言立宗敬
宗不知親親者不足與言尊祖故知母而不知父者
禽獸是也知父而不知父之尊者野人是也至都邑

之士則知尊禰矣是有親親之道者也此三句皆就
父言至大夫及學士則知由禰而上之尊高曾祖又
上之尊太祖矣是其知進於都邑之士矣至諸侯則
非惟知尊太祖且祭及其太祖至天子則非惟祭及
太祖且祭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是皆有尊祖之道者
也此三句皆就祖言能尊祖斯有祖統天子之祖統
比諸侯爲遠諸侯之祖統比大夫爲遠尊者尊統上
也大夫之祖統比諸侯爲近諸侯之祖統比天子爲
近卑者尊統下也尊卑各有尊統有尊統斯爲大宗
故曰大宗者尊之統也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大

宗既承尊統則收族者也上承祖下收族則不可以
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禽獸二句言不知不知
則異於知者也都邑二句言知但言知則猶未據祭
言也諸侯二句言祭凡三層而爲二事知尊禰義上
屬知尊祖義下屬一未成統一已承尊也此其大意
也復細釋之云禽獸知母而不知父者自此至知尊
禰欲因尊祖推本尊父而此句及下句先言其不知
有父及有父而不知尊父者以見知之分限賈氏云
爾雅云兩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彼對文
而言之也若散文言之獸亦名禽胡氏云禽獸與人

異知生於母而不知有父弼案不知父是無所尊也
云野人曰父母何算焉者賈氏云野人謂若論語鄭
注云野人粗畧與都邑之士相對亦謂國外爲野人
野人稍遠政化都邑之士爲近政化周禮云野自六
尺之類者不知分別父母尊卑也胡氏云野郊外之
地野人謂鄉曲之人聞見淺狹也段氏云何算猶何
別也疏語甚明程氏易田疑算爲尊字之譌此疑所
不當疑也顏延年靖節徵士誄云苟允德義貴賤何
算焉此謂有合諡典則賤與貴無異也語正本禮經
弼案言父母何算是知有父而不知父與母有尊卑

之別是仍不知所尊也不知尊父何論尊祖更何論祖統哉然此但就其知識言之若聖人制禮坊民則爲父斬衰爲母齊衰之等野人豈得外此論語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雖不知者未嘗不由也云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者野人不知尊父都邑之士則知之此句與下句皆言知尊文勢平列又相生但此句與上二句爲類皆言父以知結上之不知下句與下二句爲類皆言祖以知起下之得祭也知者謂能識此義也胡氏云都邑是城內人民聚會之地故左傳云邑有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穀

梁傳民所聚曰都釋名邑人所聚會之稱也此士字泛指士民言與下學士異弼案燕禮大射儀皆言士旅食注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祭法庶士庶人無廟注云庶士府史之屬兩文相參庶士與士旅食是一此士字蓋統庶士庶人言以其在都邑習敬化明家無二主尊無二上之義故知尊禰禰父廟也隱元年公羊解詁云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禰此不言父言禰者死祭之以禮則生事之以禮可知故據終言之庶士庶人無廟祭於寢得稱禰者鬼神所在即曰廟故在寢在廟通稱禰也知不兼下士一廟在內者以下士亦受爵命於君周禮天官序官注云自太宰至旅下士皆王臣也此士字對下學士學士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學士尚未爵則此無爵可知周禮注云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合之祭法庶士之注明此士是府史以下不兼下士也知尊者知尊禰之義不必據廟祭言凡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期三年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爲父後者爲長子三年及祭父於寢而以母配祝曰以某妃配某氏之類苟知其義皆得爲知尊禰也又一廟者祖禰共廟則祭於寢者亦當兼祭祖禰而但云知尊禰

者知雖止於禰祭可及於祖聖人因人之所知而進之也亦足明知尊之不據祭言矣斬衰章父傳曰父至尊也知尊禰則是知所尊者也但父與母對則母爲親而父爲尊父與祖對則父爲親而祖爲尊此知尊禰者能尊其親尚未能尊其尊未足以成統也以上明尊父之義大傳所謂人道親親也云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者自此至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是進尊父而言尊祖而此句先言其知尊祖而未得備尊祖之禮者以見知之已進而爲有尊統之始知尊之文與上句同與下二句別尊祖之義與下二句同與

上三句別上都邑之士但知尊禰此大夫及學士則非惟知尊禰且知由禰而上之尊高曾祖又上之尊太祖矣祖太祖也卽別子也胡氏云大夫是服官政有治人之任者賈氏云此學謂鄉庠序及國之太學小學之學士文王之（阮云之字衍）世子亦云學士雖未有官爵以其習知四術閑知六藝知祖義父仁之禮故敬父遂尊祖得與大夫之貴同也胡氏云學士通三物六行者也弼案及與也學士是未有爵者亦關有爵之上士中士下士在內此知尊與上知尊皆與下及字對及至也謂祭至之也知尊言其情及言其禮

知者未必及及者無不知（據下二及字言耳）言祖者舉太祖以包高曾祖卽上所謂尊也知不據高曾祖者凡尊祖皆謂尊太祖齊衰三月章爲宗子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沈氏彤云祖太祖也此文與彼同又大傳云人道親親也卽上云尊禰又云親親故尊祖卽此云尊祖又云尊祖故敬宗卽下云大宗者尊之統又云敬宗故收族卽下云大宗者收族者也彼尊祖與敬宗收族連言祖明指太祖此文與彼同亦太祖可知彼於親親下卽言太祖則此亦得於尊禰下卽言太祖也若據高曾祖則大傳云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是大夫士於高祖得祫及之也此文何不亦云大夫及學士及其高祖與下諸侯及其太祖相差次而但云知尊祖乎知尊與祫及不得爲一事則祖與高祖不得爲一人明矣且以大傳與此傳相較于天子則一云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一云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文有詳畧而義同於諸侯皆云及其太祖文義並同獨於大夫士則一云干祫及其高祖一云知尊祖文義並不同者何也蓋大夫士未必皆得立廟以祀其太祖而皆得立宗以尊其太祖無太祖之廟者祫止及於高祖故

大傳據祭與諸侯同言及則稱高祖也有太祖之宗者尊不止於高祖故此傳不據祭不與諸侯同言及而與都邑之士同言知尊則據太祖也大夫士但知尊太祖而未必皆得祭及太祖諸侯則祭及其太祖矣此其差也又細繹傳例野人與都邑之士以不知尊與知尊相差次而父卽禰非差次猶大夫士與諸侯以知尊與祭及相差次而祖亦太祖非差次也都邑之士與大夫士以禰與祖相差次而兩知尊文同非差次猶諸侯與天子以太祖與始祖之所自出相差次而兩及字義同非差次也如謂祖非太祖則父

豈非禰乎知大夫士於太祖不皆得祭及者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爲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又云士一廟注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彌案大傳注云別子謂公子若始來仕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則此云非別子者當是孔氏所舉三條中之二事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閒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爲太祖別子不得爲太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太祖也一是至此正義文此記所云鄭君以

爲殷制殷之大夫無不立太祖廟者非傳文所據也士則殷亦無太祖廟祭法云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注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句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爲皇考字之誤彌案此記所云鄭君以爲周制周制大夫承別子始爵之後者以別子爲祖立祖考廟其別子無爵至遠世始爵者則不以始爵者爲祖仍以別子爲祖而不立祖考廟有祖考者祖考以下皆鬼之無祖考者當鬼其顯考之父祖注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下似脫鬼其顯考之父祖七字顯考之父祖天子諸侯祭之壇墠大夫鬼而薦之正其差也大夫祖考謂別子也下據鄭志似脫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九字言大夫祖考專謂

別子別子始爵則立祖考廟此記據始爵者非別子言故知祖考無廟也若無此九字則是直以別子釋祖考何以上文天子諸侯之祖考皆無所釋耶以此言之是周制大夫不皆有祖考廟也是傳意所本也士則自與殷同無祖考廟矣知鄭意以爲殷周之別如此者王制正義引鄭志荅趙商此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爲太祖若非別子非別子而始爵者也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太祖又引云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

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案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云太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鄭答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正義原本如鄭志答趙商云云至爲太祖接云故鄭答趙商問爾案云如鄭志答趙商者疑謂如鄭志答趙商之意也此王制所論至不得立始爵者爲太祖疑孔氏釋其意之語故鄭以下乃正引其文先舉其意於上而後引其文於下以證實之也故鄭答答疑當作志王氏復武氏億同校輯鄭志以趙商問以下錄入卷中而以答趙商此王制以下錄入補遺同在一處者而分隸之殆亦有疑於此也然不敢臆定觀正義下文鄭必知周制云云則又似上所引者亦皆元文果爾則故鄭答當作鄭志又又申之云是鄭以爲殷周之別也鄭必知周

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爲太祖者以大傳云別子爲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百世不遷爲太祖也周既如此則殷不繫姓不綴食大傳又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五世而昏姻可以通則五世之後不復繼以別子但始爵者則得爲太祖也爾案此言殷不必別子爲太祖始爵者即得爲太祖故大夫皆有太祖廟周則惟別子得爲太祖惟別子始爵者得立其廟爲太祖廟若非別子雖始爵不得爲太祖不得立其廟爲太祖廟而太祖之無爵者又無廟故大

夫有無太祖廟而立曾祖廟者也既爲大夫之太祖乃以其身無爵而不立其廟者不敢以子孫之禮加於先祖也又祭法注謂大夫不禘祫此言其常耳若有功則得干祫惟禘則必無之大傳云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注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墠爾案祫言高祖者猶祭法之廟舉皇考皆據無祖考廟者言壇即祭法禱祭顯考之壇正義云今惟云及高祖是祫不及始祖以卑故也又云師說云大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若有善於君得

祫則亦祫於太祖廟中偏祫太祖以下也釋注云案祭法大夫二壇則大夫無墠而此言墠者通言耳或通云上士二廟一壇下士一廟無壇若有功當爲墠而祫祭之也案祫於高祖者不及太祖祫於太祖者偏祫太祖以下則必及高祖是大夫之大祭無不及高祖而有不及太祖者士則自無祫太祖之法故此記言祭所及惟據高祖有定者言而傳言太祖則不言祭及而言知尊也知尊祖者謂宗法也聖人因人之所知而制禮故宗法起於大夫士大宗收斂族人繫姓綴食太祖之宗百世不遷太祖之族百世不亂

是其事也知尊祖則有祖之統者也所謂尊統也段
氏云云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者明乎卿大夫之必
有爲後者也其大夫士之庶者敬其宗以尊祖其知
尊祖同但無祖統耳白虎通所謂大夫不得奪宗也
或問宗法爲知尊祖者制則知尊禰者無立宗置後
之事乎曰知尊祖而後有祖統有祖統而後爲繼祖
之大宗以率小宗而宗法立此就制禮本意言之也
及其行之則達於知尊禰者以下所謂因其所知而
進之也立宗置後之禮雖野人亦必教之使由之矣
宗法下達於庶人大宗之義又上達於天子諸侯蓋

凡承祖之統者皆謂之大宗大傳曰君有合族之道
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是族人以爲君不敢以
爲宗爾非君自不與族人爲宗也合族即收族也詩
湛露云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宗子將有事則族人
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箋云
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爾此
謂傳所言者非天子燕諸侯禮之本文以其言族人
親宗子之道與不得以戚戚君位義殊故知傳但假
以爲說也非以天子不得與諸侯爲宗而云假也公
劉君之宗之傳爲之君爲之大宗也箋云宗尊也公

劉雖去邰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邰也此
謂傳云爲之大宗即君有合族之道於禮無不合但
經言宗之則似人宗之非己爲人之宗故順經文釋
之而訓宗爲尊以己意附傳也非謂諸侯不得與族
人爲宗以傳爲非禮而易之也板大宗維翰傳王者
天下之大宗箋云大宗王之同姓之適子也此以上
价人大師大邦皆非指王似不宜大宗獨指王故易
傳亦非以王者不可稱大宗而易之也孔正義分別
未審後人遂謂鄭以大宗之名止於大夫士而不及
天子諸侯不知鄭意實不然也此傳云大宗者尊之

統也明大宗爲承尊統之稱凡有尊統者皆得稱之
士大夫諸侯天子所同矣云諸侯及其太祖者此與
下句皆言及及至也祭至之也大夫學士但知尊太
祖不皆得祭太祖諸侯則祭及其太祖謂享嘗及禘
祫也注云太祖始封之君義詳下及其太祖是有太
祖之統者也段云云諸侯及其太祖者明乎諸侯之
必有爲後者也云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諸侯
但及始封之太祖天子則非惟及始王之太祖且及
其遠代始封祖之所自出謂郊祭天也郊亦名禘凡
禘有祭天神者有祭地示者有祭人鬼者天地之禘

爲大禘不王不禘人鬼之禘小於祫祭諸侯亦行之
眾家聚訟以鄭學爲折衷當別爲禘祫後志以明之
始祖與太祖別白虎通宗廟篇云后稷爲始祖文王
爲太祖詩序雝禘太祖也箋太祖謂文王本班義然
此對文耳散文則始祖亦稱太祖王制天子七廟三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太祖后稷是也始祖所
自出亦稱太祖荀子禮論王者天太祖是也及其始
祖之所自出是有天之統者也段云云天子及其始
祖之所自出者明乎天子之必有爲後者也以上三
句皆明尊祖之義云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者天

子諸侯大夫士皆尊祖是皆有祖統上下者胡云比
擬之詞弼案天子諸侯對言則天子尊者諸侯卑者
天子祖天統爲天之統比諸侯之祖統爲上諸侯祖
始封之君統爲封君之統比天子之祖統爲下也諸
侯大夫對言則諸侯尊者大夫卑者諸侯之祖統比
大夫之祖統爲上大夫祖別子統爲別子之統比諸
侯之祖統爲下也蓋爵尊者識深而孝思所格者遠
位卑者識淺而敬意所致者近聖人緣人情以制禮
因以別上下而示民有等差也參賈氏孔氏（大傳正義）程
氏瑤田說云大宗者尊之統也者尊者有上之祖統

尊者是大宗也卑者有下之祖統卑者亦是大宗也
尊祖故敬宗有祖統卽爲大宗是大宗者尊之統也
白虎通云宗者爲先祖主者也胡氏云復言大宗者
尊之統結上意也又案此傳以爲能尊祖故爲大宗
據大宗言大傳以爲能尊祖故敬大宗據族人言者
蓋知尊祖而後立爲大宗立爲大宗而後族人其喻
於尊祖之義而敬之大傳該此傳意在內非有兩岐
云大宗者收族者也者族太祖之族敬宗故收族也
胡氏云此又從尊之統上推出收族一義皆以明大
宗之重白虎通引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賈疏

引書傳云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燕族人於房序之
以昭穆白虎通又云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
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
以紀理族人者也首其義云不可以絕者上言大宗
承祖之統而收祖之族是極言其重以明不可絕之
義故接云不可以絕也公羊解詁云小宗無子則絕
大宗無子則不絕重本也云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
也者故字總承上大宗者至不可以絕直下大宗承
統收族而不可絕故無後則族人必以支子後之正
答曷爲後大宗之問也族人兼親疏言猶斬衰章傳

之同宗自親昆弟至極疏遠者皆太祖之族人其支子皆可以爲後也立支子之法詳斬章云適子不得後大宗者申明以支子後之意也胡氏云適子不得後大宗謂適子自當主小宗之事然此論其常耳若同宗無支子則適子亦當後大宗通典引石渠禮議云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己有一適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不戴聖云大宗不可絕言適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爾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又引鄭志劉德問爲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爲後同宗

無支子惟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又引范汪祭典云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漢家求三代之後弗得此不立大宗之過也豈不以宗子廢絕圖籍莫紀若常有宗家雖喪亂要有存理或可分布掌錄或可藏之於名山設不盡存決不盡失且同姓百代不昏周道也而姓自變易何由得知夫既不知或容有得昏此大達先王之典而傷自然之理由此言

之宗子之重於天下久矣汪子甯以爲父母生之續莫大焉三千之罪無後爲重夫立大宗所以銓序昭穆彌綸百代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義盡於此禮誠重矣方之祖考於斯爲薄若令舍重適輕違親就疏則是生不敬養沒不敬享生人之本不盡孝子之事靡終非以通人子之情爲輕當代之典夫適子存則奉養有主適子亡則烝嘗靡寄是以支子有出後之義而無廢適之文故適子不得後大宗但云以支子繼大宗則義已暢矣不應復云適子不得繼大宗此乃小宗不可絕之明文矣若無大宗惟

不得收族爾小宗之家各統昭穆何必亂乎汪又曰大宗者人之本也尊之統也人不可以無其本所以立大宗也上理祖禰尊尊之道著矣下理子孫親親之義明矣旁理昆弟天倫之理達矣存則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導以德行別以禮義沒則禘祭太祖陳其親疏（大夫以下有祫無禘此實祫假禘爲言耳）殤與無後莫不咸在此則孝子之事終矣立人之道竭矣小宗之家五代則遷安知始祖之所從出宗祀之所由來敬宗所以尊祖禰不爲重乎然要當以穆繼昭既明大宗不可以絕則支子當有繼祖是無父者也（歟語宜有譌字或即田氏後以其庶子還）

承其父之義未敢强解 胡氏謂戴次君范元平之論甚正田氏之說足以濟禮之窮白虎通封公侯篇云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爲之後爲人作子何明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已之後往爲後於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陳氏疏證引石渠議范武子說斷以此傳及斬章傳之義謂禮傳所云自謂有支子者不得以適子後大宗耳禮傳明云大宗不可絕不云小宗不可絕也大宗百世不遷所以紀族人序昭穆小宗五世則遷服盡而後視如路人數典忘祖弊所自生若如聞人范氏所云則尊祖敬宗其義安在

後世氏族之紊未必不由乎此且大宗所以收族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禘之太祖殤與無後莫不咸在亦不至如齏所云生不敬養沒不敬享也爲後本所以傳重傳重者傳所受宗廟土地爵位人民之重也大宗百世不遷爲大宗有重可傳者也小宗五世則遷爲小宗無重可傳此對大宗言耳若對庶子言則小宗亦有重可傳者也 故祖易於上則宗易於下也天子以別子爲諸侯其世爲諸侯者大宗也諸侯以別子爲卿其世爲卿者大宗也卿以別子爲大夫其世爲大夫者大宗也大夫以別子爲士其世爲士者大宗也天子建國則諸侯於國爲大宗對天子言則小宗未聞天子之統可絕而國統不可絕也諸侯立家則卿於家爲大宗對諸侯則小宗未聞諸侯之統可絕而卿之家統不可絕也卿置側室大夫二宗士之隸子弟等皆可推而著見也若然小宗既絕以後大宗則本宗之烝嘗乏闕亦殊非情故通典引鄭志田瓊云以長子後大宗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之祀如田所云亦可謂恩義兼備何又至如齏所云三千之罪無後爲重焉案胡氏陳氏是也鄭志田氏所云實深得鄭君微意協乎人心之所同然繼公好與鄭爲難而昧其是非之心遂爲

大宗有時而絕之說聞人通漢范武子無心致誤析理不能精也繼公有意立違設心不可問也妄改傳注之義必爲聖經罪人可不鑒哉 方氏觀承云適子不得後大宗正以申言支子爲後之義非謂大宗可絕也敖說非矣胡氏云據前傳云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玩可也語氣非執定之辭自是有支子當以支子爲之不得以適子後人耳非謂無支子即可聽其絕也敖說害理方駁之極是此皆明無支子者以適子後大宗之義也適子與父爲一體而出後人實萬不得已之事爲尊祖大義所迫而無如何也近世禮敎衰人心薄惟爲貲產之求罔間尊親之義往往

兄弟數人而長子出嗣於大宗何益於父毋先絕父命之爲不義子從之爲不孝其罪當視與爲人後者又案爲大宗後則持重於大宗而爲之斬持重者承其統也爲之斬者爲之子也故白虎通引傳同宗則可爲之後卽云爲人作子何傳無爲人作子之文班氏足之明爲後卽作子也故下卽引春秋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蓋爲之子而後可承其統爲之子以承其統而後謂之爲人後段氏明世宗非禮論云璁萼之言曰世宗繼統非繼嗣非漢定陶王宋濮王舊事可例竊謂不嗣何統繼非有二禮經之爲人後言繼

統也宗廟社稷土地人民崇高富貴謂之統父子相承謂之嗣嗣絕而統無所歸於是乎立之嗣以任其統倘曰吾任其統而不爲之嗣然則孰不可以任其統也者鄉曲小民薄有田廬而無子宗族閧必爲之子而後能有其田廬豈天子之崇高富貴不若鄉曲之田廬哉而謂可以不爲之子而有之哉既不肯爲之子則當力辭此崇高富貴之統而專壹於生我者不當篡取崇高富貴以榮我身又以榮生我者而擯棄授我崇高富貴之人於不知誰何之地立後之義持重於大宗多於死後公議立之若漢哀帝宋英宗

孝宗之養於宮中早立爲子者絕少要之死後猝然立之與生前立之其爲爲人後一也其爲爲之子一也豈生前則謂之繼嗣死後則謂之繼統抑且昭穆相當則爲繼嗣昭穆不相當則爲繼統也哉又云璁萼之說曰繼統不繼嗣不言統何所受則固斬其統矣而何繼之有哉此口不知爲人後者則爲之子之義也繼其嗣而後可繼其統爲之子而後爲爲人後顧名思義統者嗣所繼也非嗣不得繼也故言繼統則繼嗣可知言爲人後則爲之子可知璁萼輩分爲二而曰繼統不繼嗣夫不繼嗣則是干統非繼統也是陷其君於篡竊之罪也又云明世宗之非禮張璁桂萼方獻夫霍韜輩逢之也楊廷和毛澄輩兆之也曷爲楊廷

和輩兆之不知爲人後之禮不後武宗而後孝宗是爲人後者非以繼大統而以絕大統也璁萼輩逢君徇私則不得不創爲繼統不繼嗣之說夫統係於嗣嗣之外何統乎廷和不知嗣武宗也而統絕璁萼不欲嗣孝宗也而統再絕璁萼獻夫知武宗不宜絕也孝宗不宜絕也乃顢頇其辭曰繼統不繼嗣明胙不絕而孝宗武宗皆不絕然則何以必帝興獻乎然則何以必祖獻宗乎然則何以伯孝宗兄武宗乎是非陽繼其公統而陰繼其私嗣乎何以謂之繼統不繼嗣也統外求嗣而統嗣俱絕於統得嗣而統嗣俱延

又備引此經傳□而論之云傳云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以爲非是則得罪於太祖則得罪於天也天祖之道無絕而不爲之後是絕其祖絕其天也卽爲之後而不後其相爲授受者是舉天祖之所立而廢之而中絕之是亦獲罪於天祖也明之諸臣不知不後武宗則是中絕其統而非繼其統故其說支離汗漫毛澄尙近都邑之士璁萼獻夫則禽獸野人之所爲澄等尙知後必有父璁等但知私其私父也至於經言族人以支子後大宗適子不得後大宗本自明曉輿獻無他子世宗已嗣爲王當

時相臣欲立爲後曾不慮及於此則是未知有適子不得後大宗之說也當日諸藩王子孫豈無昭穆相當者何不廣爲遴選則是未知以支子後大宗出於族人之說也至於旣立之後嘖有煩言固屬意中之事固當於遺詔中備陳儀禮春秋之法漢宣光武之制豫詔某王之子爲興獻後嗣守藩國以杜其口實如此則驕君雖欲崇私庶無縱逞柰何一無所慮漫然舉天下而授之至使其君臣不臣子不子帝者廢臣者帝國統中絕姦諛倖進諸賢刑戮春秋責備賢者廷和宰相也庸得辭其咎乎案段義至正其所言

統字卽尊之統之統爲人後者必爲之嗣而後可任其統爲之嗣以任其統而後尊之統不絕斯禮經之明義萬古之常法也

都邑之士則知尊禰近政化也大祖始封之君始祖者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自由也及始祖之所由出謂祭天也上猶遠也下猶近也收族者謂別親疏序昭穆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釋曰云都邑之士則知尊禰近政化也者賈氏云對文文字今校增天子諸侯曰國大夫采地本作采地大夫今校改曰都

邑故周禮有家邑小都大都春秋左氏諸侯下大夫采地亦云邑曰築都曰城此句當云左氏諸侯之大夫采地亦云都邑邑曰築都曰城文乃順散文天子以下皆名都邑都邑之內其民近政化若然天子諸侯施政化民無以遠近爲異但近者易化遠者難感故民近政化者識深則知尊父遠政化者識淺不知父母有尊卑之別也胡氏云案都邑之中有官府以宣布政令故其居此者近習禮法而知以父爲尊對野人僻處遼地言也云太祖始封之君者賈氏云案周禮典命云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爵皆加一等

加一等者八命爲上公九命六命二字今校增爲牧八
命爲侯伯七命四命二字今校增爲子男五命此皆爲
太祖後世不毀其廟若魯之周公齊之太公衛之
康叔鄭之桓公之類皆是太祖者也胡氏云謂始
受封之君段氏謂太祖如宋祖帝乙鄭祖厲王衛
祖文王魯有周廟是彌案諸侯不得祖天子宋之
祖帝乙奉先代後也魯衛鄭則以親勳特賜立出
王廟非他諸侯所得同案宋祖帝乙與鄭祖厲王有別宋以帝乙爲太祖不
以微子爲太祖鄭則以桓公爲太祖又特立厲王廟而祖之耳魯衛與鄭同是宋之太祖與他國異
魯衛鄭之太祖仍與他國同也傳云諸侯及其太祖則太祖必國

國有之王制云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
而五若以太祖爲封君所出之王則未得特賜及
異姓非二王後者祇可立四廟且封君之廟亦當
迭毁矣段偶失之云始祖者感神靈而生若稷契
也自由也及始祖之所由出謂祭天也者史記殷
本紀言簡狄見元鳥墮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周
本紀言姜原見巨人跡心忻然說踐之而身動如
孕者居期而生稷詩大雅生民商頌長發箋義本
之是稷契感神靈而生若者舉一以見例之詞賈
氏謂據文著者而言是也自由常訓大傳云禮不

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凡
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祭天也
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
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
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
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又小記注云始祖感天神
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義
與此注同孫氏星衍三禘釋云鄭知祖之所自出
爲天者据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

以配上帝也荀子禮論王者天太祖春秋繁露觀
德篇云天地者先祖之所出也餘詳禘祫後志□
云上猶遠也下猶近也者以遠近顯上下之義既
爲尊統而謂之下者乃就尊統中比擬言之對上
於此者立文也言上下之意猶云遠近爾云收族
者謂別親疏序昭穆者胡氏云親疏別則誼益明
昭穆序則倫不紊白虎通所謂大宗所以紀理族
人者此也云大傳曰者引之以證收族之事語本胡
繫之以姓而弗別者賈氏云案彼稱姓爲正姓若
殷子周姬之類胡氏云謂若周禮小史定繫世綴

之以食而弗殊者賈氏云以食禮相連綴使不相
疏若宗子與族人行族食族燕者也胡氏云謂若
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雖百世昏姻不
通者周道然也者賈氏云對殷道則不然謂殷家
不繫之以正姓但五世絕服以後庶姓別於上而
戚單於下昏姻通也胡云周道與殷異弼案鄭意
蓋謂周有百世不遷之大宗總收太祖之族人故
其族永永不亂大傳所言是其事也參賈氏胡氏
說

又不貳斬者　校曰又下脫云字

故荅以斬而言　校曰詳前
別子之子適者爲　校曰下脫宗字
爲之齊衰齊衰三月章爲宗子　校曰詳前
謂別子之弟　校曰詳前
四者至爲小宗者也　校曰義不甚分明大約
謂家家皆有繼禰之小宗仍世事繼高曾祖之
小宗上傳所云謂當家之小宗也是以字亦字
可刪
此則繼爲人後爲父母　校曰此則繼當爲則
此經

明宗子尊統領　校曰領下毛本通解有族人
二字是
遂廣申尊祖宗子之事也　校曰阮云祖下陳
閩通解俱有以及二字案有者是
對天子諸侯曰國采地大夫曰都邑　校曰詳
前
春秋左氏諸侯下大夫采地亦云邑曰築都曰
城　校曰詳前
八命爲上公九命爲牧八命爲侯伯七命爲子
男五命　校曰詳前

若后稷契也　校曰注無后字
履青帝大人跡　校曰履毛作屨誤阮云陳閩
俱作屨案單疏作履
若宗子於族人　校曰於字譌單疏作與
欲見大宗子統領　校曰領下似脫族人二字
下婚姻通也　校曰阮云陳閩俱無下字案無
者是
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
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
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

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　釋曰胡氏云自爲父何以期也至婦人不能貳尊也皆釋爲其父母之義以下乃釋昆弟之爲父後者也云爲父何以期也者問辭賈氏云經兼言父母傳特問父不問母者家無二尊故父在爲母期今出嫁仍期但不杖禫而已未多懸絕故不問父則二字以義增　女子子在室斬衰三年今出嫁與母同在不杖麻屨懸絕故問也云婦人不貳斬也者賈云荅辭㢮案傳謂婦人之義不貳斬也云婦人

不貳斬者何也者賈云更問不貳斬之意也㢮案此不貳斬之義出於婦人故上云婦人不貳斬今欲更明婦人所以不貳斬之意故復問也云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者賈云荅辭㢮案此皆明婦人所以不貳斬之意言婦人從人以所從爲天所天卽爲之斬是婦人之服從人之服也身不貳從卽服不貳斬故既天夫則不爲父斬以明婦人之義見從人者斷不得兩從貳天也有三從者謂終身

有三時之從無專用者卽易所謂无攸遂胡氏云婦人之義在從人無自專自用之道故字承上起下之辭未嫁三句承有三從二句下父者子之天二句又承未嫁三句下婦人不貳斬者二句以不貳天明不貳斬正荅婦人不貳斬者何之問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結言之也尊者尊所天天者天所從然未嫁從父則天父而父爲至尊爲之斬焉既嫁從夫則天夫而夫爲至尊爲之斬焉獨夫死從子毋無天其子尊其子之義又服齊不服斬者從子所以終從夫之義夫死從子卽所謂夫死不嫁是從子正以從夫其天義

尊義自仍在夫不得爲子服從人之斬也猶郊特牲云幼從父兄幼從兄者不爲兄服斬者以從兄正以從父其尊義天義仍在父也又賈氏云子爲母齊衰母爲子不得過齊衰故亦不斬也天者說文云顚也至高無上从一大天爲萬物之頂故凡尊無二上者皆曰天臣於君子於父妻於夫是也畧本段注義　天而或隕何痛如之故人於所天之喪必服斬婦人以所從爲天爲子從父以父爲天則爲父斬爲妻從夫以夫爲天則爲夫斬既爲夫斬則不復爲父斬以既天夫則不復天父天不可貳斯斬亦不可貳也明乎不貳

天之義而後婦人從人之道著矣尊卽父至尊夫至尊之尊胡氏云婦人之德在純一不能有二尊猶易傳所謂從一而終也案以上反覆申明婦人不貳斬之義也又考上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此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上先言不貳斬乃申以持重大宗此先言婦人乃接以不貳斬者文有順倒其旨同也婦人二字與持重大宗爲對文言其義非直言其人後人專指其人而以丈夫對之遂謂丈夫爲君若長子有貳斬婦人則無故上傳

不言丈夫不貳斬而此傳連言婦人斯未知傳言婦人之義也案郊特牲曰婦人從人者也此傳既言婦人不貳斬卽言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未嫁從父既嫁從夫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天婦人不貳天不能貳尊是從人故曰婦人婦人從人所從卽爲之斬二語本疏斬之服出於從身無貳從卽服無貳斬一日易所從卽一日易所斬貳斬之云嫌前所從者仍得而從可不專心於所從也前所天者仍得而天可不專心於所天也如是則懷二志有專用之端非婦人也故斬服出於從不從卽不服婦人不貳斬猶云

從人者不貳從也婦人以所從爲天不貳從卽不貳天下文婦人有三從之義至婦人不能貳尊也意已皆包在婦人不貳斬五字中以不貳從之故而不貳斬以成婦人之義猶爲人後者以不貳統之故而不貳斬以成持重之義也持重之不貳斬既以不貳統則有斬之無關乎家之統者未嘗不服之服之不得爲貳統也婦人之不貳斬既以不貳從則有斬之無關乎身之從者未嘗不服之服之不得爲貳從也故爲人後者有君若長子之服而婦人亦閒有君服也費氏念慈案婦人不貳斬爲人後者亦不貳斬卽凡爲丈夫者亦皆不貳斬但凡爲丈夫者其斬本無可貳爲人後者與婦人則有可貳而不敢貳故傳特於此兩經下明之所云不貳斬者謂親服中之至尊者不敢有兩也皆與君服無涉弼案費說甚是君服以義制與以恩制者本劃分長子服亦以傳重而加與爲父

之尊親兼至者迥異其斬皆不得與父之斬相貳賈氏以丈夫爲君若長子斬爲貳斬失其旨也觀兩傳言不貳斬之義則知凡爲丈夫者之爲君若長子非貳斬也知凡爲丈夫者之爲君若長子非貳斬則益知持重大宗者爲小宗斬爲貳斬爲君若長子斬非貳斬從夫者爲父斬爲貳斬爲君斬非貳斬也若不以兩傳上下參校而以丈夫對婦人因決之曰婦人不貳斬則丈夫有二斬斬服制服意兩失之矣傳之貳斬是副貳之貳非一二之二後人混之故多岐說又案父在爲母期父卒爲母三年而不斬此亦凡爲丈夫者不貳斬之事但正服非降服與此兩經異也斬衰章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疏云若天子之女嫁於諸侯諸侯之女嫁於大夫爲夫斬仍爲父母不降知者以其外宗內宗及與諸侯爲兄弟者爲君皆斬則知女雖出嫁反爲君不降案賈氏言反爲君甚善此服君服非父服也

尊服非親服也尊君之斬非從父之斬也服從父之斬爲貳斬服尊君之斬不爲貳斬以婦人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君則絕無關乎從否者雖服之無貳從之嫌也婦人無君服惟天子諸侯之女及與天子諸侯爲兄弟者有之凡天子諸侯之親或不服本服而服尊服或本服與尊服同其所服要皆尊服非本服也斬之服既出於尊君非出於從父則服之固無損於從夫之義而亦絕不背乎從人者不貳尊之旨尊者尊其所從之天也君無關從否則尊之不爲貳尊也此常禮之外特制尊尊之禮與本倫之服當分別觀者以義各有當制禮者固探

其本而論之故不以服同相掩服異相礙爲慮也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正義曰熊氏以爲諸侯死凡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也據熊義則鄭注所云雖在他國猶來爲三年者據同姓言也案族人男女爲宗子齊衰則公族爲君自當斬衰矣嫂叔無服而爲宗子之妻則齊衰三月先王固但論其爲大宗之婦而不論其爲本倫之嫂則公族之於君亦但論其爲君而不論其爲本親若何既不論其本親則女子之爲之斬者亦猶男子之爲之斬而與所從卽爲之斬之義絕不相涉亦絕不相妨也故傳所云婦人不貳斬者以婦人

從人言也所謂婦人從人者卽未嫁從父既嫁從夫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天也是以從父與從夫對言以明爲夫斬則爲父母期之義非與男子爲君及長子兼服斬對言而謂婦人無君服也若不究上下文義而惟執婦人不貳斬一語則其所以言婦人之意終不可明而雜記之文不可通矣雜記曰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注皆謂嫁於國中者也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從母上各本有一及字校勘記云惠棟校宋本無江氏永疑從母下脫之女二字服問疏引熊氏說爲從母之女皆是也內宗五屬之女也其無

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爲夫之君嫁於庶人從爲國君案此注致確云不敢以親服服之則其服且不與親服相干其斬安得與因所從而服之斬相貳蓋得與所從相貳者必其前所從本服斬者也今絕無從義空爲尊服則固足以成君之尊而不得以貳夫之尊也天子諸侯之服惟有斬內宗外宗有服者爲之不能不服又不能服輕服故舍親服而皆爲之斬此服未嫁卽然本無關於從否故不必爲夫而降也周官春官序官云內宗內女之有爵者注內女王同姓之女外宗外女之有爵者注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與

雜記注義同特雜記主服言周官主爵言爲異耳服問曰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注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爲兄弟服斬妻從服期此外宗與雜記周官皆異以其與夫人爲比擬必於倫故知爲外親之婦李氏如圭乃牽合兩記强執傳文以難彼注其說云上傳止言不貳斬此言婦人不貳斬者彼謂不兩統貳父耳爲君爲長子猶有斬服婦人則惟於所天服斬故傳每連言婦人不貳斬以別之或曰鄭氏謂內宗外宗爲君服斬何言乎婦人不貳斬也曰非也服問曰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

宗之爲君也夫人爲天子期則外儀禮正義原引作內今改此條從正義轉引宗爲君亦期矣雜記曰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是內宗外宗之服不異也所謂與諸侯爲兄弟服斬者自爲男子生文婦人不貳斬何義而以斬服君乎周禮曰內宗外宗內女外女之有爵者謂嫁於卿大夫士者也爲夫之君自應服期其異者并服夫人猶之仕焉而已者并服小君耳遂以爲服斬則誤矣胡氏申之云此駁雜記注之說也婦人出嫁爲父尚不服斬而謂爲君服斬乎李氏之駁是矣弼案此皆昧於服例者也此傳婦人二字與上持重大宗爲對文不與丈夫爲對文謂上先言不貳斬此後言不貳斬則可謂上但言不貳斬此并言婦人不貳斬則斷不可此傳與上傳義非有二上傳之不貳斬爲不兩統貳父則此傳之不貳斬亦當爲不兩從貳天不兩統貳父者爲君爲長子猶有斬服則不兩從貳天者爲君亦當有斬服也婦人惟於所天服斬固也然所天者所從也論婦人之不貳斬者當以所從與前所從者對言不得與絕無從義者對言猶論持重大宗之不貳斬者當以所後與所不後者對言不得與絕無後義者對言上傳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

明既後大宗而仍服初在小宗之服則爲貳斬不聞慮及於君若長子之斬也以其於後之義不相涉則與後之服不相貳也此傳曰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又曰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天明既從夫而仍服從父之服則爲貳斬不聞慮及於君之斬也以其於從之義不相涉則與從之服不相貳也從之義出於婦人故此傳連言婦人猶後之義出於大宗故上傳屢言大宗文義正同何別之有婦人從人不貳從故不貳斬何義而必去其絕無從嫌之君服乎君之服斬也非厚君也義無嫌也父之不服斬也非薄父也義不

可也義當降則降義無取於降則不降所謂不貳斬者以父與夫並論非以君與夫並論亦未嘗以君與父度長短較輕重也蓋從人之斬惟父與夫君之斬固不在此數也胡氏從李非矣外宗之解雜記與周官同服問則異周禮以內女外女釋內宗外宗則外宗是身與君有親者而服問云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夫人與天子非身有親者則記所舉以擬夫人之外宗亦決非身與君有親者夫人不與君同服三年則此外宗亦決非服三年者外宗與外宗自異非外宗與內宗相異服問之外宗服期雜

記之外宗仍服斬鄭固熟體經文而知之不然何兩注出於一人且同在一經而彼此互異乎李氏強合爲一而謂內宗外宗爲君皆期則雜記之服見改於後而服問之文擬不於倫矣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固據男子言而未嘗不兼婦人同姓卿大夫適異國而其姑姊妹女子子同往者五屬之內安得不反來爲君服乎大夫士之宗合族男女爲服齊衰則進而上之內宗外宗爲君斬固其宜矣以爲宗則齊不敢以爲宗而以爲君則斬爲夫人期者亦由爲宗子之妻等而上之也傳曰婦人不貳斬則不貳斬惟就婦人服言婦人之服從人之服也此服君之斬先王固不以爲婦人之服而以爲公子爲君公族爲君公之兄弟爲君之服也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此其所以當服也大傳曰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此其所以不服親服而服尊服也昏義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此婦人所以與男子同服尊服也尊服雖自親服加然而純乎尊尊矣然則正惟傳言婦人不貳斬故知其爲君則有服斬之義也如謂爲君服亦足以貳所從之斬則君豈亦爲婦人從人之服乎或曰君非婦人服而婦人服之何居曰以其爲公子公族公之兄弟也以人言則婦人閒有君服以經傳論服之義言則君服固非婦人服爲婦人制者惟未嫁從父既嫁從夫之服耳周禮曰內宗內女之有爵者外宗外

女之有爵者以贊王后禮事故據嫁於卿大夫士之有爵者言而未嫁之未有爵者及嫁於庶人之無爵者亦包在內如李氏說從爲夫之君服期則未有爵者及無爵者將何以爲服乎且爲夫之君者君於已無親無親服自無尊服特從夫而服之耳今內宗外宗於君爲親屬則君固其君非夫之君比也安得舍尊服而服從服使名與實相違乎至引仕焉而已者并服小君證并服夫人則尤誤彼舊君也此君也彼本服斬而降爲齊衰三月此豈本服斬而降爲期乎天子諸侯之服有斬衰無期豈爲夫人服遂足異於

凡爲夫之君者以明君之親屬尊君之義乎緦之不爲君斬於不貳斬之義毫無所加而尊君之義遂失爲君斬於不貳斬之義毫無所損而從夫之本意益明婦人之義惟不貳斬而已矣　易歸妹六五帝乙歸妹張氏惠言虞氏易禮云取兄嫁妹不取父嫁女者禮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兄弟之爲父後者服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于是著之也又戴氏震東原集云女子子出降服與男女異長意同以女子生而有適人之道使之異於男子服有出降或緣有適人之道此卽盛氏重昏時之意但經云嫁此云適人不無兩岐盛說見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下而卽降以異於男子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之大功是也或旣適人而後降爲眾昆弟大功是也或不敢降祖父母期曾祖父母齊衰三月是也昔儒謂降旁親不降正尊惟降旁親而父沒則不降昆弟之爲父後者然後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之義明惟不降正尊而當其旣嫁從夫不能二尊且降父之服而爲期舅姑亦期然後所謂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天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之義明聖人制爲父在爲母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是二者義之至也

持重者　校曰持嚴作特

女子子在室　校曰詳前

前斬章云爲人後　校曰斬字云字似衍

遂之期　釋曰遂如得爲其子遂之遂

繼父同居者　釋曰檀弓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注疑所服也親者屬大功是又云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案子夏云未之前聞則以爲禮本無文非遂使之齊衰也記云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則以服齊衰者爲非以大功爲是矣注云親者屬大功是者謂此服本可疑此昆弟爲母所生緣親者屬之義服大功猶是也齊衰則非矣是於兩說之中擇其長者以疑事無質游夏所不能定者已亦不敢質言之檀弓之例兩說並存有一非必有一是故云然說經愼重之至也然玩游夏與注所言皆有不滿於此服之意則以經無明文而不爲之服亦可

聖人許之　釋曰此言非也易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詩曰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記曰壹

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又曰將由夫患
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
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安有聖人許人改嫁者哉
禮所以有繼母嫁及繼父之文者由夏商之末
世衰道微人倫失序天下旣有此人而無義之
中或又有恩在改嫁及取嫠婦者自外禮教固
不足論而其子旣爲所養則不能不爲之制服
以猶愈於棄先夫之子於溝壑者也此禮以權
制者猶寄公爲所寓齊衰三月以旣有諸侯失
國而託於諸侯者卽不能不爲之制服非許諸

侯有驕溢無度以至流亡者也故說經者不可
以辭害志

傳曰至異居

亦名不同居繼父　校曰名上脫不字

爲夫節

以夫之君而言爲者　校曰此八字今本無似
可省

姑姊妹節

女子子閒在上　校曰閒毛作問阮云陳閩通
解要義俱作閒案單疏作閒

謂行路之人見此無夫復無子而不嫁猶生哀
愍　釋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仁人之言也

而不服加　校曰服單疏作復

若言嫁之嫁之　校曰之嫁之三字毛本通解
無似是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　釋曰繼公謂祖父並
不爲君父在祖卒君爲祖期殊爲謬解夫父祖並不
爲君必父祖並有廢疾者也父祖並有廢疾則君受
國於曾祖是明以曾孫承曾祖重不關以祖父並在
而疑其不可受國也則旣爲君祖卒父猶在以廢疾

不任喪事祖之喪事必君主之則祖之重卽君承之
父在而君承祖重猶祖父並在而君承曾祖重也承
重之服斬何疑蓋天子諸侯以尊統相授受其爲喪
祭之主者必其受統者也故其爲正尊服有斬無期
君服斬則臣從服期矣其始封之君父在祖卒者父
爲喪主君服期以父非有廢疾君非承尊統也亦猶
始封之君不爲長子三年謂庶子也不臣諸父昆弟未純
乎天子諸侯禮也鄭志所云謂繼體爾

傳曰至服斬

若君在則爲君祖父母從服期　校曰君似當

爲父祖字似衍此但順傳文釋之
注此爲至尊祖　校曰尊字譌單疏作會
則君之祖亦是廢疾或早死不立　校曰或早死三字疑衍
是以君之父受國於祖　校曰受上似脫宜字
婦爲舅姑
故婦事舅姑在下　校曰阮云單疏本婦事二字空案汪刊單疏不空此本亦不云元空二字
夫之昆弟之子
男女皆是　釋曰女子子許嫁成人未及二十嫁

期者不逆降旁親旁親爲之亦不降齊衰三月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傳曰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注云成人謂年二十已笄醴者也則未及二十當嫁之年雖已許嫁不逆降明矣盛說非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注此言二妾不得從於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　釋曰下經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注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案此經云公妾大夫之妾不言士妾文主於公大夫是據尊降言下經云公妾以及士妾通凡爲妾者文主於妾是據厭降言傳皆云妾不得體君者胡氏下傳正義曰上傳妾不得體君謂諸侯之君於衆子無服大夫之君於衆子降服大功妾不體君故爲其子得服期此傳妾不得體君謂君於妾之父母無服妾不體君故爲其父母得服期案胡氏釋傳是也然但就傳文讀之云妾不得體君則有得體君者

不得體君者得遂則得體君者不得遂傳於妾爲子爲父母皆云不得體君得遂則似妾不得體君爲子遂亦爲父母遂女君得體君不爲子遂亦不爲父母遂矣而經豈有女君以尊降其父母之禮乎傳意並不謂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傳文則似乎對女君以尊降其父母言得體君者尊辭也胡氏承珙於下節云設援上章之例則似女君以體君而降其父母矣鄭恐學者以文害辭故云此傳似誤案胡說甚是傳意本善而立文則與上大夫之子傳同一自呈罅漏傳雖止就妾論然經文全服上爲衆子女子子適

人者爲其父母二條已包之而必別出此明以妾與妻尊卑殊故別白言之凡妾服除妾爲女君外皆對女君言故注以女君爲比例實與經合也以女君爲比例則與傳意雖互通而文似隔閡故云此傳似誤似者不敢定以爲誤也云禮妾從女君以下者嫌妾賤但使之服女君之黨服不敢自服其父母故特著此文明君不厭妾也義亦與傳大同但文較直截反覆比勘無語病耳胡氏承珙云傳注原可並行不悖後儒必欲申傳以駁注非也案胡氏培翬亦蹈此失其釋傳雖是然彼所釋者傳意鄭所辨者傳文傳文

禮經校釋卷十五　廿

實未盡善注不過偶參疑義且以女君對勘與經例尤合足補傳所未及其言大有功于禮教安得輕駁之妾人敬等說更不足論鄭非不知傳意之不誤也但依經例當以女君對勘於傳文終有抵捂難於申釋恐學者因傳以疑經故微辨之以豫破來者之惑傳雖子夏所作容有後師增續者也宋以後人於傳記多好妄譏而於注之駁傳者則又力爲回護吾未見其意在經也經云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是明其不得同於女君者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是明其得同於女君者是非當以經爲斷注云此謂二妾此

字蓋指經文言此注以傳合於經解之下注以經別於傳解之

傳曰至祖也

經似在室傳似已嫁明雖有出道猶不降　釋曰在室亦謂已許嫁者鄭意以經空其文實兼未嫁已嫁言也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既兼男女言下又云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曰不敢降其祖也足以明之矣陳氏銓說謬

乃行謂請期　校曰謂字衍

大夫節　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　釋曰命婦兼六

禮經校釋卷十五　廿一

命婦言注但據姑姊妹女子子者以姑姊妹女子子有再降之事故詳之

若出嫁大功　校曰若字似衍

鄭兼言命婦　校曰鄭當爲傳

伯則分陝上公者　校曰陝下脫爲字

公妾節

猶有卿大夫妻　校曰妻字譌單疏作妾

傳曰至遂也

是王后猶不待　校曰待字譌單疏作得

禮經校釋卷十五　　同邑王大綸校字

禮經校釋卷十六

吳縣曹元弼學

傳曰至同也

爲衛侯服齊衰三月　校曰衛侯當爲所寓

爲舊君君之母妻　釋曰經文舊君有三一則此經傳釋爲仕焉而已者注以致仕言後儒無異辭一則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注云在外待放已去者一則直云舊君注云大夫待放未去者胡氏謂大夫在外條之言大夫之妻長子服舊君條主謂大夫自服兼在外與在國言案經例大夫大夫之妻大夫

之子三者同服妻長子尙爲舊國君服則大夫已去者自爲舊君服可知經舉妻長子以包大夫之服其服無容別出下舊君條文不與在外爲舊國君同而與此條爲舊君同明不兼已去者傳云大夫去君埽其宗廟則亦非仕焉而已者當爲待放未去者也待放卽傳所謂去而云未去者謂有故而去未出疆者也服齊衰三月者旣離其位則猶致仕者之與民同也詳喪服齊衰三月章文多失次他不可知此舊君三條則當以爲舊君君之母妻條居先大夫爲舊君次之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又次之蓋舊君以致仕者爲主待放者輕於致仕者嫌其有異故重出之已去者又輕於待放者嫌其更有異故又重出之而詳其妻子之服妻子尙服則身服可知別言在外則舊君條據不在外者可知如謂舊君條兼在外在國言則非經立文之次與其意且大夫在外者妻子爲舊國君服則大夫未在外者妻子亦爲舊國君服如舊君條兼在外在國言則大夫妻長子爲舊國君條何不并空在外之文使兼未去者之妻子在內乎舊君條之不兼已去者經有明義傳文亦甚明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埽其

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案埽其宗廟是未去時事蓋大夫在郊三月中有時祭君不忍其祭祀之絕使其長子埽除其宗廟仍以其祿祭是君臣始終有禮故未去而君薨爲之反服卽已去而君薨亦爲之反服以君先使埽其宗廟爵祿仍未替也白虎通云臣待放於郊君以其祿參分之二與之一留與其妻長子使得祭其宗廟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去案以其祿三分之二與之明臣未出竟云留一與其妻長子使得祭其宗廟卽傳所謂君埽其宗廟文在賜環賜玦之前則傳所云者明是待放未去者之禮禮家先師

述傳義至精注本之不可易也傳下云以道去君卽所謂大夫去云猶未絕卽所謂埽其宗廟埽其宗廟則長子仍守其田祿未去時未絕已去後仍未絕故注云爵祿尚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妻子自若民也實顧上經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曰妻言與民同長子言未去爲文蓋君之待臣已去後與未去前同則臣之服君已去後亦當與未去前同大夫爲舊君言臣雖待放君待之無異于致仕故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言臣雖已去君待之無異于未去故仍服齊衰三月也注于經

傳義定其分限覩其會通精密之至胡氏從江氏筠說未是若徐氏乾學說則不足辨　檀弓穆公問子思爲舊君反服蓋指大夫在外者反爲舊君服鄭以仕焉而已解之者蓋大夫在外仍服致仕者之服故鄭据言之徐氏以辭害志過矣

傳曰至小君也

恩深於民也者　校曰注無也字

傳曰至去也

而皆服衰三月　校曰衰上脫齊字

故去可以無服矣　校曰矣毛作也阮云陳本通解俱作矣案單疏作矣

舊君

皆爲舊君　校曰皆字似衍

此舊君又不言國者　校曰言國二字似當重

正如爲舊君　校曰正如當爲上文

傳曰至未絕也　釋曰此時未絕則去後亦不絕故注據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言之遙其義於大夫在外條明在外者亦是未絕者也

未去爲君服斬　校曰斬字衍

曾祖父母節

故知對大夫下爲之服　校曰下字衍

女子子節

女子子有嫁逆降之理　校曰嫁上脫未字

傳曰至祖也

成人謂年二十已笄醴者也　釋曰謂此成人是及二十當嫁之年前已笄醴或當年已笄醴者故有逆降之嫌若未及二十雖已笄醴成人無出道不嫌有逆降也

此著不降　校曰此著阮云嚴本作止者

案上章至重也　校曰此文不可讀今删正云

案上章爲祖父母本無降理不須言嫁不嫁故直云女子子爲祖父母傳亦直言不敢降其祖不言嫁未嫁至此乃言者謂曾祖輕尙嫁者未嫁者皆不降況祖父母重者皆不降可知是舉輕以見重也

傳曰至不哭也

以日易月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　釋曰傳言十九以下三等殤有服不滿八歲以下之殤殤而無服三月未名又不哭上言殤下言哭則殤即哭甚明注云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者謂哭之日數

不得過其生月之數如生三月已名者三日內得哭之過三日不得哭生七歲者八十四日內得哭之過八十四日不得哭是因其生月之數爲制哭日之限非謂限內必日日哭之故注又云殤而無服者哭之而已謂於其限內哀至哭之而已而已者不足之辭夫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自初生以至將齔恩勤顧復父母之心無頃刻不在子之身方有識知忽焉隕棄取諸其懷而亡之其悲哀實有甚於緦麻之疏親聖人以其爲禮所不及而情有難已因其生月之數爲制哭日之限使足以達其情而止後人不察此理乃疑注謂七歲之殤八十四日必令日日哭之殊誤沈氏以父母爲比例尤屬不倫夫父母之喪泣血三年哀痛猶未盡此七歲之殤不過八十四日內哀至得哭而已父母之喪有終身之哀聖人法天地四時立中制節爲制再期之服示民有終此七歲之殤無服苟以其月數爲哭限而已輕重懸絕安得相提並論孔氏廣森說亦誤胡氏據戴德說七歲以下至生三月殤者哭之葬于園既葬止哭不飲酒食肉畢喪各如其日月謂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但不飲酒食

肉不作樂以終喪之日而已案據曾子問下殤斂於園遂葬是死日即葬下殤如此無服之殤更可知葬即止哭父母之心有所不忍既嫌太薄終喪不飲酒食肉七歲之殤則八十四日不飲酒食肉以沈氏□駁注之說推之反過於爲父母不飲酒食肉之月數又嫌太厚進退失據矣注不可易

不止依以日易月而哭　校曰止當爲正

與穀物未熟故同　校曰故同二字似當倒

哭緦麻三月喪　校曰緦麻二字似衍

叔父節

殤降一等在功　校曰殤字衍功上脱大字
及三公　校曰及字衍
傳曰至十一升
古文依此禮也　校曰古文當爲故亦言非內喪
故亦依三月受服之禮也玩疏自明
既畧　校曰上脱殤章二字
傳以受服　校曰以似當爲於
以其小功至葬　校曰小阮云單疏誤大
受以小功葛者　校曰小功二字衍
以其大功既葬變麻爲葛　校曰二句似衍容

商
小功之麻同一也　校曰小上脱與字
以於斬章釋詁　校曰以已通
經正三月者　校曰正下通解有言字是
從父昆弟
昆弟親爲之朞　校曰親字當在昆弟上
故不傳問　校曰不傳二字當倒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釋曰胡氏云此本宗昆弟也
賈氏云在此者以其小宗之支子二字校增後大宗欲使
厚於大宗之親故抑之在從父昆弟之下㢸案前不

杖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在適孫下此爲其昆弟
在庶孫上者以承從父昆弟之文遂連言昆弟耳又
前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下即繼以女子子適人者爲
其父母同出降故相次也此爲其昆弟下隔庶孫適
婦二條始及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者以此女子
子以下三條連言女服不可退庶孫二服廁其閒也
不言報者胡氏云以前爲其父母言報則此亦報可
知也㢸案昆弟當報以大功而先服齊衰三月也又
案小功章云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則其在室
者與昆弟同大功亦可知期章昆弟注云爲姊妹在

室亦如之是其例
故抑之　校曰抑毛作夬阮云陳閩監本通解
俱作抑案單疏作抑
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釋曰云
何以大功也者問辭胡氏云此本服期今大功故問
也云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者胡云答辭馬氏云昆
弟在期而降之以所後爲親也㢸案傳意謂出後大
宗故降其小宗昆弟昆弟金氏所謂父已下本親一
爲人後即無不降其服者亦小宗降服之有定者也
賈氏云於本宗餘親皆降一等也此推言後於祖若

曾高若遠祖之爲大宗者不但降其父以下有定者又降其高若曾若祖以下之親之服以足經未言之指也胡氏非之誤辨見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下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

父在則同父沒乃爲父後者服期也　釋曰云父在則同父沒乃爲父後者服期也者盛氏戴氏謂今本爲下脫一爲字胡氏是之弼案此鄭君通合此經與不杖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爲一也知父在則同者父在而歸宗仍從父耳己不必以昆弟爲宗昆弟亦不得爲己之宗適昆弟與衆昆弟誼同則同爲衆昆弟服大功耳若父沒則爲父後者典宗事己無父可從歸當依之誼與衆昆弟殊絕故爲之期也傳以小宗釋爲父後者明爲父後者代父爲宗父已先沒也此爲後與他處爲後畧異他處爲後猶爲嗣兼存沒言此爲後是代父爲宗專據父沒言父沒而後有爲父後者則父沒而後有爲爲父後者之期服明矣而父在未爲後之適昆弟同爲衆昆弟當大功益明矣女子子適人者父在爲衆昆弟大功猶凡人之爲昆弟期也注義如此後人乃疑之盛氏

云此與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期同是應降而不降不必父沒乃爲之服期胡氏云此云衆昆弟明對爲父後者言之猶衆子對長子言也昆弟之爲父後者在期章衆昆弟在此章經已分別明晰似不必以父在父沒爲言盛說可從弼案此不然也此條與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其應降不降同其所以應降不降者則大不同彼專據父在此專據父沒彼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明己非獨厚於適昆弟因父降庶不降適故己於適亦不敢降是應降不降之義出於父義出於父則父沒庶昆弟得伸與嫡同皆不降無所謂應降也此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明己非獨厚於爲父後者以爲父後者代父主宗事己歸當以爲宗故不敢降是應降不降之義出於己義出於己則父在父自主宗事己從父不宗昆弟於未爲父後之適昆弟與衆昆弟同皆應降無容或不降也傳言爲小宗故服期是宗之故爲之期服繫於宗也子爲小宗則父已沒不爲小宗可知若宗子不孤則禮仍與未爲宗子之適子同爲大宗者族人不得爲之齊衰三月爲小宗者　妹亦

不得爲之期也春秋之義譏父老子代從政安有明明父在而宗兄不從父者乎然則昆弟當降大功而爲父後者獨爲之服期不降定在父没之後無疑矣至於胡氏謂此言衆昆弟明對爲父後者言之固也然衆昆弟中有不爲父後者有未爲父後者不爲父後者可對爲父後者言未爲父後者亦可對爲父後者言必爲父後而後別於衆昆弟則未爲後之同爲衆昆弟無疑也爲父後者與衆昆弟非長子與衆子比也長子之分定於始生之時衆子中初無其人爲父後之事任於父没之後

衆昆弟中自當先有其人亦猶長孫父在者同在庶孫中不得豫別爲適孫也胡氏謂爲父後者在斯章衆昆弟在此章經已分別明晰注不必以父在父没爲言則豈不得謂適孫在期章庶孫在此章經已分別明晰傳不必以有適子無適子爲言乎試以兩經兩傳對勘彼上經曰適孫傳曰有適子者無適孫則知適孫之名專目孫之無父者而有適子者之長孫同爲大功章之庶孫也此上經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必有歸宗曰小宗則知爲父後者之名專目代父爲宗者而父在時之適昆弟同爲大功章之衆昆弟也注據傳釋經故知服期必在父没後胡氏從盛失之矣

情重故　校曰故字句

傳曰至慎乎

謂弟之妻爲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　釋曰程氏瑤田云大功章傳言夫昆弟之所以無服也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然則弟之妻不可

謂婦謂弟之妻婦者非也然而聖人仍之而不改者何也鄭氏蓋言之矣曰卑遠之故謂之婦是爲序男女之別夫禮者辨嫌明微者也嫌疑之間其幾甚微故借婦之稱以示卑遠所以辨其嫌而明其微也抑婦之義安昉乎昉於夫婦也說文云婦服也从女持帚灑掃也是故婦者女適人之通稱也故曲禮之言妃匹也士曰婦人易家人之彖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記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配五倫而言之皆正言妻曰婦是故大夫之妃曰命婦周官

司市稱朝資夕賣者曰販夫販婦婦皆對夫言之喪服經言丈夫婦人者凡四見以婦人爲對丈夫之稱女子子謂之婦人子婦人不貳斬長婦與穉婦謂之娣姒婦皆以婦爲女適人之通稱由夫婦及婦人通稱而推之弟之妻曰弟婦子之妻曰息婦猶言弟之婦人子之婦人也男尊女卑男貴女賤故以服人爲義息婦最卑故得專婦之名婦謂舅姑婦事舅姑婦或賜之則受而獻諸舅姑是也若夫弟婦則不得專其名故稱之必曰弟婦猶大夫妻之貴於室者必稱之曰命婦也婦謂女適人之稱猶壻謂夫壻也故姊之夫曰姊壻妹之夫曰妹壻女之夫曰女壻今女壻得專壻之名猶子婦得專婦之名自餘壻婦必曰某壻某婦也然則喪服傳之言愼名者雖以婦名弟之妻是弟妻本可名弟婦而斷然不制夫昆弟之服其義至深遠而未可以臆見雜之也案程說是也婦本是卑稱卑遠之故直稱爲弟之婦兄妻不可直謂之兄婦故別名爲嫂是爲序男女之別爾若竟以婦服服弟妻因以母服服兄妻兄弟之妻還以舅子之服服夫之兄弟則斷不可

若己以母婦之服服兄弟之妻兄弟之妻以舅子之服服己 釋曰傳言父道母道子道婦道此注變父爲舅者舅對婦生文據兄弟之妻言也夫之伯父叔父在婦爲伯舅叔舅己以世叔母兄弟之子婦服服兄弟之妻則兄弟之妻以伯叔舅夫之兄弟之子服服己矣是亂昭穆之序也注義本明沈氏說非

不報限 校曰不下當有在字

服己夫之弟 校曰己字似衍然此句及上句於注文未合

傳曰至降也

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 釋曰徐氏程氏皆從舊讀謬甚試以經文讀之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若昆弟屬下讀成何文理禮公子之重視大夫此昆弟亦公子也既爲公子卽皆如大夫初不論其爲大夫爲士上文大夫爲昆弟爲士者條安得包公之昆弟爲昆弟之服乎公之昆弟無論爲大夫爲士相爲皆大功以同是公子也姊妹在室亦然以其爲女公子也嫁於大夫亦如之以大夫妻與公子尊同也婦人既嫁從夫之爵適士者降小功以爲士妻尊不同也以此言

之公之昆弟相爲之服不以大夫士異明矣微特昆弟也爲諸父亦不以大夫士異以諸父之父亦爲君者則諸父亦公子也諸侯之禮盡臣諸父昆弟期已下皆絕父所不服者子亦不敢服故君在公子爲諸父昆弟皆無服與母妻同則君沒爲諸父昆弟亦皆大功與母妻同以爲餘尊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厭降者非必其私親凡從乎父而降者皆是故鄭期章注云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豈獨爲母妻言乎餘尊所厭止不得過大功則大功以下爲餘尊厭所不及乃以公之昆弟之旁尊降之

尊同者亦不降故公子爲從父昆弟無服而公之昆弟爲其爲大夫者大功爲士者小功經於公之庶昆弟爲母妻昆弟著餘尊厭不得過大功之例於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著大功以下無餘尊厭而有尊降之例記於公子爲其母妻著從乎君而不服之例此經連言母妻昆弟昆弟與母妻同言母妻而昆弟可知若以記不言昆弟而謂此經無昆弟之文則公之昆弟相爲之服何所見公之昆弟爲他期親尊同者服之例何所見乎庶者適妻所生第二以下及妾子之通稱但此經庶字

中微有分別爲妻爲昆弟適妻所生第二以下之庶所同爲母則惟據妾子之庶故注云其或爲母謂妾子也程氏謂此條是專著爲母爲妻遠不同於適者因謂公之適昆弟爲妻服期不知公之適昆弟之妻君在亦君所不服君沒亦爲餘尊所厭不得過大功者安得服期乎公之昆弟爲母有異爲妻無異爲昆弟亦無異皆爲先君餘尊之所厭故其其文至大夫之子服與大夫同上大夫爲昆弟爲士者條固得包大夫之子爲昆弟之服然其庶子之爲母妻則未見大夫庶子爲母妻與公之

庶昆弟同因同類言之大夫庶子爲昆弟之服可不見公之庶昆弟爲昆弟之服不可不見大夫庶子既與公之庶昆弟合言因並蒙昆弟之文大夫庶子爲昆弟本與公之庶昆弟相爲同并詳之可也若大夫適子之爲昆弟自已包在上大夫條中不足以相難後人不知公之昆弟相爲不得與大夫爲昆弟同大夫庶子爲昆弟祗因與公之昆弟合文而連言或疑昆弟二字當在下節首或疑爲衍皆非夫尊降者施於尊不同者也公之昆弟尊降之服自庶子始以庶子非公子也大夫尊降始

於世叔父昆弟爲士者

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釋曰小功章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從父昆弟爲士者卽此條重出之文則此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謂上文大夫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之也公之昆弟於非公子尊不同者得降尊同者大功以下得遂之例見於此矣從父昆弟非公子尊本不同爲大夫則尊同公之昆弟爲之與大夫同故與大夫大夫之庶子同文

皆者言其互相爲服尊同則不相降　釋曰注意謂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竝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大功而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亦爲之大功故云皆也是鄭合兩服言之使皆字闡發無餘義注又云適子爲之亦如之則固以皆字爲總承上大夫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來矣繼公竊注義反欲陰破注謬竊疑注云互相爲服亦大分言之大夫之庶子其適昆弟爲之大功從父昆弟爲大夫者宜以尊降之在小功矣互相爲服主謂大夫公之昆弟尊同者爾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釋曰陳氏銓以婦人爲子婦異哉吾未之前聞也孔子所謂名不正者也經義決當如注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指爲此也者　校曰阮云爲要義作謂

謂亦得與女君期者亦是與己子同故也　校曰當爲亦得與己子同者亦是與女君同故也

傳曰至親也　成人而未嫁者也　釋曰謂年二十當嫁者若服期則逾年故逆降之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嫁子褚氏謂逆降在請期後說極精　經言嫁不言適人之義盛氏謂明雖爲大夫妻不再降似得之

此鄭欲就舊章讀破之　校曰章字衍

是二人爲此七人等逆降者　釋曰二人不皆逆降但疏意重在逆降一邊故惟據逆降言之

傳曰至服也　釋曰諸侯以國爲體國必傳之適子故別其庶子上不得禰父下不得宗兄父不服之兄之爲君者亦不服之若始封之君之昆弟則其父未嘗別之已雖爲君安得臣之況諸父乎國自此君始封則大祖之統適適相傳自此君始此君之子孫乃當自卑別於尊者而臣于其昆弟之爲君者爾此尊尊之大義也

則大夫降一等　校曰則字衍
荅曰云　校曰云字衍
是公之子孫　校曰公下脫子字是字容衍
是公子　校曰公子當爲子孫
然此謂君所臣之者　校曰然字衍
以其公子公孫　校曰公孫二字衍
自諸臣之子已下　校曰臣當爲侯
傳曰至繐也
縷加三升半　校曰加當爲如
由繐而疏　校曰繐當爲細

傳曰至天子
彼諸侯聘　校曰聘字衍
小功布衰裳節　校曰阮云要義卷三十三起案此本於單疏缺者分卷依要義下成人小功章始爲三十三卷阮氏所列注疏亦然此條當本在成人小功章首節下刊本誤置於此
且上文多直見一經包二　校曰包阮云要義作苞
經注專據齊斬下殤小功重者而言　校曰齊斬毛作斬衰阮云陳閩監本俱作齊斬

叔父節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
釋曰云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者馬氏云成人服大功也長殤降一等故小功也賈氏云云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從父昆弟之長殤此二者以本服大功今長殤中殤小功故在此章弼案疏述經上句有之長殤三字阮氏云李氏以爲昆弟下少之長殤三字蓋据疏知之也然各本經文皆無此三字容賈氏以義增成其文張氏爾岐云爲人後者爲其昆弟與凡人之爲從父昆弟二者本服大功其長殤則小功胡氏云此節本屬兩條從父昆弟係

指凡人爲之非謂爲人後者爲之也經以二者長殤之服同故總言之弼案爲人後者爲從父昆弟小功其長殤當緦明此從父昆弟之長殤小功是凡人爲之矣賈氏又云從父昆弟情本輕故在出降昆弟後也弼案大功章出降昆弟之正服在從父昆弟下者明其見抑之義此殤服在從父昆弟上者推其本隆之情也胡氏又云此二者中殤之服與長殤同經不言者以中從上畧之弼案賈疏連言中殤違經意也詳下傳不言姊妹與昆弟同例不言
長殤中殤大功　校曰中毛作下阮云通解楊

氏俱作中
傳曰至從下　釋曰上章長中連言此不言中故間之　發傳在爲夫之叔父之長殤上明是丈夫之服別於下條婦人服也不然同一長殤何不於下條下發傳乎
昆弟之子節
中從上　校曰上阮云要義作下
大夫節
云公之昆弟爲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　釋曰經有昆弟姑姊妹注獨據庶子言者以

庶子非公子公之昆弟乃得以尊降之與大夫之降庶子同其爲大夫者疑亦不得伸以尊同則又爲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長子亦如之以不繼祖也或曰長子及庶子爲大夫者皆期此公子之子卑自以尊降之餘尊厭所不及也爲昆弟之子亦如之
則四十然後爲士　校曰士阮云要義作仕
爲昆弟巳下並同長殤　校曰阮云下四字張氏識誤引作長殤並同案張引是也
謂言適子不服之　校曰言當爲嫌

小功節
但以日月爲足　校曰阮云足聶氏作促案聶氏是也
從祖節
云從祖父母者　校曰阮云要義重祖字
是從祖祖父之子　校曰父下阮云要義有母字
此是從祖父之子　校曰父下阮云要義有祖字
從祖昆弟
以上三者　校曰以阮云要義作此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釋曰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在此者大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在從父昆弟下故此爲其姊妹適人者亦在從父姊妹孫適人者下抑之之意也馬氏云在室者齊衰期適人大功以爲大宗後疏之降二等故小功也湛氏若水云姊妹期也何以小功以爲人後降也適人又降也鄰案此亦小宗降服之有定者考經於爲人後者爲本宗之服見父母昆弟姊妹皆著其服之有定者也傳明其制服之例曰降其小宗記補其未言之服

曰於兄弟降一等報注本其意而於此經下見姑服以舉一隅疏本其意而於大功章直言爲本宗餘親皆降一等以舉全服傳記注疏相爲表裏經義可謂瞭如矣乃元妄人繼公故與注立異爲邪說以害經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後代大儒且爲所惑是不可以不辨繼公云經於前章爲人後者惟見其父母昆弟姊妹之服餘皆不見是於本服降一等者止於此親爾所以然者以其與己爲一體也然則自此之外凡小宗之正親旁親皆以所後者之親疏爲服不在此數矣胡氏云敖氏此說極是後儒多駁之由未明

儀禮後大宗之義耳古者大宗得立後小宗無子不立後故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又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喪服一篇言爲人後者爲本宗之服其四條而約之則三曰其父母其昆弟其姊妹而已不杖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以出後大宗降三年爲期也大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以出後大宗降其爲大功也殤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以長殤再降故小功也此章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出後大宗姊妹與昆弟同降大功以適人再降故小功也經所言爲人後者爲本宗之服止於如是其他期功之親不一及之非盡無服也以所後之親疏爲服也傳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言爲人後者爲所後之正親外親服之皆如親子也記曰于所爲之兄弟之子若子言爲人後者爲所後之旁親服之一如親子也傳與記兩言若子而經所不言者其服以所後之親疏爲斷不以本宗爲斷審矣所以然者爲後有受重之義卽與親子無異故抑其本宗之親使厚於所後之親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職是故也然而其父母其昆弟其姊妹猶必制降等之服者則以父子一體昆

弟姊妹一體故耳自餘本宗之親固不得援以爲例矣不然豈有本宗期功之親悉降一等而經於各章內獨無一言也哉且不惟經不言而已卽傳注亦無一言及之也自賈疏於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下有本宗餘親皆降一等之語於是後人遂謂本宗期服之親悉降大功大功之親悉降小功小功之親悉降緦麻且云以所後之親疏爲斷設出後在疏遠則本宗祖父母以上俱無服矣於心安乎嗚呼爲是說者其不達於禮意甚矣儀禮所謂爲人後者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故古人特重之重大宗不得不抑小宗

矣重大宗所以尊祖也尊祖所以明一本也假如爲所後之正親旁親外親既悉如親子爲之服而於本宗之正親旁親外親又悉以親子之服推之而一一爲降等之服非二本而何哉汪均之曰戴氏聖云大宗不可絕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范氏汪云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案古之重大宗如是故於爲人後者本宗之服止言父母昆弟姊妹三者而其餘悉以所後者之親疏爲服以見大宗之重後世不明乎古者惟大宗立後小宗無子不立後之義無論大宗小宗皆爲置後甚至有利其貲產舍大宗而爭爲小宗後者夫爲小宗後則其尊不足以相統於此而以所後之親疏爲服設出後在五服外則本生祖亦無服宜其於心有不安而[illegible]紛議增也不知儀禮之立後與世俗異儀禮重大宗如戴氏所云族無庶子當絕父以後大宗夫父尚可絕而何論於父母昆弟姊妹以外之服況大宗爲尊之統以大宗之祖臨之則本生祖亦其所統服以大宗一本之親爲斷即本生祖無服亦其心安而理得者後人於儀禮所不言者輒欲議增由不明後大宗之義耳今案汪氏發明儀禮後大

宗之義極精足見敖說正得禮經本義也或又以記云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爲本宗餘親悉降一等之證不知記所云兄弟非指餘親言也竊案此皆不然也古者大宗立後小宗無子不立後明非臨以太祖之尊無離人父子天性之道也故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必立後者大宗者尊之統敬宗所以尊祖故不得已而離己之父母以後之後之者與所後者爲父子而持重於其宗也既與所後爲父子矣如仍爲其父母服本服則是貳斬也既持重於所後之宗矣如仍爲其高曾祖父之爲小宗者服本服則是貳統也故聖人就其本服而降之一等以明所後大宗之尊傳言其義曰不貳斬也又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服斬之義出於持重大宗不貳斬之義出於降其小宗大宗惟一小宗有四所謂五宗人有備五宗者有不備五宗者備五宗者而爲人後則太祖之宗爲大宗而己之高曾祖父皆爲小宗當降不備五宗者而爲人後則或高祖爲大宗而曾祖祖父皆爲小宗當降或曾祖爲大宗而祖父皆爲小宗當降或祖爲大宗而惟父爲小宗當降金氏榜云所後之大宗親疏不定則所降小宗世數多寡蓋

不齊矣又云爲人後者有不降高曾祖而無不降父已下本親者故喪服經於其降服著父母不著祖父母著昆弟不著世叔父著姊妹不著姑著其有定者也金氏明乎降其小宗之義故其釋經意如此蓋小宗對大宗言大宗爲太祖之宗則小宗兼高曾祖父之宗傳言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不言受重於所後者降其父母斯誠探制降服之精意而爲本宗諸降服見與不見者總釋其例也明乎此而經文止見父宗之意爲專著其有定者信矣繼公乃謂本宗降等之服止於經所見之三人然則傳直云降其父母

降其昆弟姊妹可矣曷爲云降其小宗乎又謂三人之外小宗之正親旁親悉以所後親疏爲服不在此數夫既謂之小宗之親則於所後無與爲人後者爲小宗之親無不降等爲所後之親無不若子傳記之明文也何得謂小宗之正親旁親不在降等之數乎更何得以降等服竄入若子中乎且所後或在疏遠則此親皆致無服斯言也陽尊其所後陰絕其本親無益於大宗先沒其小宗果何心哉其所以持其說者則竊取馬融一體之義而反用之不知一體之義傳爲世叔加服及昆弟無分言之言禮意非言禮例

禮之大例首重尊尊其次親親故高曾三月之服雖天子不敢降而昆弟姊妹之服則大夫降之矣安有昆弟姊妹旁親尚爲降等之服而高曾祖正尊反無服者哉且傳於無服者每謹識之出妻之子爲外祖父母無服之類是也設經意果謂本宗降服已盡見無遺則傳必明言此外諸親之無服且發明所以無服之故以曉後人今傳辭乃云降其小宗則是總補諸親之服非惟不言其無服而已繼公之說非背經反傳不通之極者乎柰何後儒不審降其小宗之義竟舉謬說而堅信之以爲非是無以尊大宗也不知

尊大宗之道有二一曰爲大宗服若子曰爲小宗服降等經之言降等服也不杖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父母本三年以尊大宗爲小宗服降等故期也父母期則祖大功曾高小功可知何以不見也以所後或在親屬則卽爲大宗正尊不降也大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昆弟昆弟本期以尊大宗爲小宗服降等故大功也昆弟大功則世叔父大功從父昆弟小功可知何以不見也以所後或在親屬則卽爲大宗旁親不降也殤小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昆弟長殤本大功以尊大宗爲小宗服降等故小功

也此章曰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姊妹適人本大功以尊大宗爲小宗服降等故小功也姊妹適人小功則姑適人小功從父姊妹適人緦可知何以不見也亦以所後在親屬則卽爲大宗旁親不降也是父母昆弟姊妹以外之親其爲小宗之親大宗之親未可定其服之降不降更未可定而惟此三人則小宗本親降服之有定者經之專著其服也舉服之例而無礙乎服之用也因而悟經於爲人後者爲大宗之服止見所後父而不見餘人其意亦猶是也何者出後親疏不定設後於世叔父則本宗之服由重而

降者惟父母昆弟姊妹大宗之服由輕而加者惟所後父母及姊妹耳餘皆如其本服無所加降而母統於父言所後父則所後母可知爲人後者又無所後親昆弟古者立後多於死後公議立之故無親昆弟後世則容有之昆弟不見則姊妹例不獨見故服之特加而當見者惟所後父一人耳經於爲人後者爲大宗之服著其無不特加者於其爲本宗之服著其無不特降者而其餘或加或降悉可準此以推此非喪服條理合一終始相貫不使降等若子兩服相妨之精意哉傳記言之矣傳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

子明大宗之親或不降或特加祖父母如卽本宗祖父母則不降非本宗祖父母則特加妻以下皆特加之服皆準乎加所後父服之義以服之也又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明小宗之親或降少或降多皆準乎降父母以下服之例以服之也記曰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于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兩服對舉明經有降等若子兩例而其服多不見以其人屬彼屬此不定也其人苟屬本宗兄弟則卽爲之降等其人苟屬所後兄弟則卽爲之若子兄弟謂旁親期功以下該四小宗之親在內而別乎下所後之親言之也兄弟之子謂旁親之子行者

繫之所爲後者亦別乎上本宗之親言之也此卽兩服不相妨之旨也傳記之達經意釋經例補經服如此然則經之著其有定空其無定以待人之反三隅者不獨於降等服然卽於若子服亦然苟謂經言降等之服止於父母昆弟姊妹三人而此外諸親不一及不得援以爲例則豈不得謂經言若子之服止於所後父一人而此外諸親不一及不得援以爲例乎援以爲例者非賈氏大功章疏之說也鄭注及六朝人禮議已然也亦非鄭注之說也傳記本乎經意而爲之說也傳明以若子繫之所後降等繫之小宗記

明以降等槩之兄弟若子槩之所後兄弟之子劃分爲兩無相奪倫則既爲小宗之正親旁親外親自萬無以所後親疏爲服而不以本宗降服爲斷之理胡氏但見傳記兩言若子何不察若子之上兩言爲所後乎爲所後之親皆若子爲本宗之親皆不若子而降等所以重大宗抑小宗尊祖明一本也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一本故愛有差等今爲人後者爲本宗之服非惟父母不敢貳斬即其餘諸親亦一一降之不敢稍同於若子之服其差等較然矣二者並尊之謂也胡氏乃以本宗諸親悉以親子服推之

而降一等爲二本夫此親之服非從今爲所後服親子服而推乃從其先爲本宗子之服而降義之前定者也何損於大宗之尊而謂之二本乎且既降一等則與親子之服輕重厚薄懸殊不知所二安在乎張氏錫恭云以服其本宗爲二本乎則爲其父母爲其昆弟姊妹何以不爲二本如云降其本服卽不爲二本則於餘親之服鄭賈亦云降一等非如馬氏不降之說也且一本之義於父母爲尤切服父母不爲二本服餘親乃爲二本乎弼案此說甚是原胡氏之意蓋以爲後與親子無異親子不當於己宗外別有正

親旁親外親也然亦豈有於己宗外別有父母昆弟姊妹者乎而經何以不懼其二本乎如謂一體不可絕則親子亦豈有於己宗外別有一體之人者乎既與所後爲一體矣又仍以其父母昆弟姊妹爲一體律以胡氏前後義何二如之然則服餘親爲二本則服一體亦爲二本服一體不爲二本則服餘親亦不爲二本且防二本義也顧一體情也義重則斷情今於餘親論義於父母昆弟姊妹仍論情是重大宗之義止施於情之輕者也不足以言尊祖也是絕小宗之意非屈於義之重而棄以情之輕也其何以對本

生高曾祖也說者謂臨以大宗之祖則本生祖亦其所統服以大宗一本之親爲斷卽本生祖無服亦爲心安理得然本生祖爲太祖所統本生父獨非太祖所統乎今服父而不服祖是名爲斷以大宗一本之親實則屏諸小宗一體之外矣名爲見厭於大宗之祖實則見絕於出後之孫矣此不仁者之或不爲也而謂禮意如是乎然則服則俱服不服則俱不服如胡氏義則服父母昆弟姊妹亦爲二本而一體之說適見其乖如經義則服餘親亦不爲二本而一體之說全非其旨由是益歎經之止見三人服者固著其

有定者以明例而使凡在小宗內者悉可準此爲服也先王所以尊大宗者在降其小宗不在絕其小宗所以明一本者在服之隆殺之差不在服之多少之數在服所後之親以親子之服不在服本宗之親以大宗親子之服蓋太祖者合族子孫之本也高曾祖父者各宗子孫之本也今以尊太祖之故爲後於大宗爲所後之高曾祖父悉服親子服是以所後爲本矣以所後爲本故反爲其本宗高曾祖父不敢復服本服以與之爲二而干太祖之統此不二本之旨也經以不服本服爲不二本後人乃以併不服降服爲

不二本且以爲父則服降服已爲不二本爲高曾祖則必從大宗親疏爲服乃爲不二本曾亦思高曾祖與父固同爲小宗也安有一服小宗服一服大宗服之理且降小宗所以尊大宗降小宗以尊大宗所以明一本若以小宗正尊入之大宗旁親則小宗沒矣降義益沒矣復何以見大宗之尊而使人曉然於一本之義哉嗚呼木有本水有原人未有忍薄其高曾祖父者爲人後者之抑其本宗也屈於大宗一本之義而無如何也其抑之之法但取足以明大宗之尊則一本之義盡矣此降一等之服所以爲酌尊親之中而無遺憾也若既足以尊大宗而猶曰不可服則是徒爲無益於大宗之事以短其本宗之喪非惟後在五服外而此親無服者於心不安卽後在五服內而此親從大宗爲服者亦不安也況絕其降服則疑於本經降其本服乃見其本重見降者之本重所以益見降之者宋大之至重也後人不識先王之所以尊大宗者於是盡沒經文精微之意曲解傳記顯著之文而反識本宗餘親悉當降等本祖無服於心不安之說此說出六朝人蓋禮家舊說爲狃於後世小宗立後之事而不明儀禮後大宗之義粥案傳明云爲人後者孰

後後大宗也後世雖多小宗立後之事說經者決不至徇俗而背傳竊謂欲絕本宗諸親服者乃爲小宗立後之事所敝者也何者後世無論大宗小宗皆爲置後爲大宗後者爲本宗悉降一等爲小宗後者爲本宗亦悉降一等且有大宗之子後於小宗反降其大宗本親者大宗小宗無別甚非尊祖敬宗之義故憤世嫉俗之士不得已而求尊大宗之法於經見經於後大宗者爲本宗之服但著父母昆弟姊妹三人而餘服不著似與今爲人後者爲本宗之服多少懸殊遂不暇更究其不著之故惟汲汲焉據之以爲古

者尊後大宗而極尊之之禮與世俗大小宗並立後
禮無差降者大異之明文而欲使天下之後大宗者
悉準此禮絕其本宗餘親以立異於後小宗者而明
大宗之尊是先執一後大宗不可同於後小宗之見
以讀經而不知古無小宗立後之事則後大宗者爲
本宗諸親悉服降服固無嫌也（嫌謂嫌其同於後小宗者）既無所
嫌而必絕之不已甚乎蓋周公之意以大宗與本宗
論輕重故降本宗即足以尊大宗後人之意以後大
宗與後小宗論輕重故謂絕本宗乃足以尊大宗而
不知小宗立後之事周公作經時固不及料是則正

惟經所言者專指後大宗故知其爲本宗餘親必服
降服無嫌也世有欲明尊尊之義於天下後世者惟
當明古小宗無後從祖祔食而不爲置後之禮以應
經義不當剏後大宗者爲本宗之服以違經制也至
小戴所云族無庶子當絕父以後大宗固足明禮經
尊大宗之旨而於此義則不相謀蓋彼變禮也不絕
父勢必將絕太祖故不得已而爲之也此常禮也服
諸親無損於尊所後何莫之禁而弗爲也汪氏謂父
尚可絕何論諸親之服得無擬不於倫乎雖然諸家
之說失禮意而已其意實在尊大宗固君子之志足

以扶植世教者也惟始作俑之繼公則意在駁注而
忍於絕小宗誣經旨背傳文無所忌憚學者以繼公
爲有無親之心而後有非聖之說故力闢之以正人
心又此經不言報者猶爲其昆弟之不言報以父母
言報則餘皆報不待言繼公乃引記爲人後者于兄
弟降一等報爲證不知記以補經兄弟指經所見三
人以外之旁親報指以外旁親之報之於經所已見
之姊妹何與乎辨詳記

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　釋曰云
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者謂經不

言姑降服者以舉小宗親者之降而恩輕者之降
從可知明其爲小宗同則其降亦同矣此鄭君細
繹傳記之文而得經爲降服舉例之意因即姑服
以舉一隅并破馬融一體之說也何者傳云降其
小宗是凡爲小宗者無不降也記云于兄弟降一
等是凡爲小宗親者無不降也然則經於爲人後
者爲本宗之服著父母不著祖父母以上著昆弟
不著世叔父以外著姊妹不著姑以外者以出後
親疏不定定爲小宗者惟父宗舉父宗以見例而
祖宗以外苟亦爲小宗自悉如降父宗之例以降

之可推而知故不言非謂降服止於父宗而祖宗以外或有殊也鄭君以傳記之文求經意知祖父母爲小宗者降如父母世叔父在小宗者降如昆弟姑在小宗者降如姊妹而不於父母昆弟下見祖父母世叔父服獨於姊妹下明不言姑降服之故者以經例祖父母與父母世叔父與昆弟皆不連言姑姊妹則多連言而此文但言姊妹不言姑故藉此發疑爲未見諸親服舉一隅也明不連言姑之故而不特言祖父母世叔父之故皆於此可見并不言曾祖高祖宗之故亦於此可見矣舉輿

以見例也其其小宗也親者謂父宗姊妹屬父宗也恩輕者謂祖宗姑屬祖宗也賈氏引詩問我諸姑遂及伯姊注云先姑後姊尊姑也謂姑尊而不親姊妹親而不尊以親與恩輕專據姊妹與姑二人言似尚未得注意言舉小宗中之父宗以爲例而祖宗之降不待言而可知明祖宗與父宗情雖有親疏之別而旣同爲小宗則降等卽同降不降別於爲小宗不爲小宗不別於小宗之親疏欲知疏者之服惟當觀親者故經止言父宗不言祖宗以外而祖宗以外之降已不啻盡言也馬氏乃云不言姑者明降一體不降姑也意以一體親者不敢不降餘恩輕服

本服無嫌也不知降服之例傳云降其小宗不云降其一體如但降一體而已豈一體外皆非小宗乎且姑不降則祖宗皆不降曾祖宗高祖宗亦皆不降後大宗者安可別有高曾祖尊服以干太祖之統乎經之專著親者也以親者可定爲小宗非於小宗內殊其親者也以親者之服無不特降可爲諸當降者例非謂降等之服止於親者而不及親者以外也馬說與經意反此注所云蓋據經意破之至後人反用一體之說而謂本宗有降服者止於三人姑當從所後親疏爲服說與馬殊而其

背傳文没經意乖禮制則同幸有鄭君此注可援以正其失張氏錫恭云賈疏于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下云於本宗餘親悉降一等由此注推之也開元禮有爲人後者爲其姑在室大功適人小功中殤下殤緦麻爲其從父昆弟之長殤緦麻政和禮有爲人後者爲其從父兄弟小功女適人者爲其姪之爲人後者小功律例及道光四年大學士托津等奏議創爲人後者爲其本宗服圖皆本鄭氏此注以推之鄭義固得乎人心之所同爾胡氏力宗敖說轉斥注義爲非未免昧於所敝矣爾案胡

氏此注下正義上半謂經以凡人之所同言之可
定爲制者則言之非凡人之所同言之不足以該
則不言義已該在注意中不得反以難注下半謂
姑當從所後親疏爲服非辨詳上又案上從父姊
妹亦不言姑鄭不釋者以文繫從父言自不得言
姑二語本胡氏 夫人而知之也
從母節
母之姊妹之男女　校曰母之二字似衍
夫之節
注大夫至從降　校曰大夫當爲夫之

其報於娣姒上者　校曰於上似脫不字
大夫節
故三等人降親一等　校曰故字疑衍或曰故
當爲因
君母節
知適妻子　校曰知當爲如
傳曰至加也
猶有此服　校曰猶當爲獨
爲君養子之禮　校曰爲當爲人
謂母之外別有傳母　校曰謂當爲諸下毋當

爲姆
師經與子爲模範　校曰經字衍或者經當爲
終
此經慈母　校曰此當爲非
緦麻三月者
故以緦如絲者　校曰緦當爲細
況緦服輕明　校曰明阮云要義作服
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
釋曰傳不云十四升有半而云十五升抽其半明
是去十五升之半喪服以縷之精粗爲敘不以布升

數多少爲敘故繐衰四升有半而在大功之下緦服
十五升抽其半而居五服之末也姜氏盛氏皆非
可謂緦而疏　校曰緦當爲細
族曾祖節
則高祖有服明矣　釋曰程氏以高祖玄孫不相
及當無服案祭法王下祭殤五至于來孫夫高祖
之父豈能見來孫而禮如此者明其得祭及來孫
禮多於諸矦大夫耳不以其不相及而不制其禮
也來孫之祭尚制其禮則高祖玄孫之服豈有以
其不相及而不制者乎詳喪服文足徵記駁義

故下亦高祖之孫也　校曰下下似脫云字

庶孫之婦節

庶孫者　校曰庶孫阮云要義倒

傳曰至緦也

庶子爲母大功者　校曰阮云要義重子字

大功章云　校曰阮云要義無大功二字

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　釋曰公羊義也言有以小君服之則亦有謂不當以小君服之者矣彼注引公羊破之以爲失春秋本義也

士爲庶母

當云　校曰云似當爲以

傳曰至無服　釋曰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明經特言士爲之意也後人以下條貴臣貴妾爲亦士爲之則傳當於下總云大夫以上爲庶母貴臣貴妾無服矣又後人以大夫爲貴妾緦而爲庶母無服爲疑殊未達禮意及駁士無臣義皆非詳斬衰章君條及纂疏

貴臣貴妾

以等非南面　校曰等當爲尊

傳曰至貴也

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殊其臣妾貴賤而爲之服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娣也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則士妾又賤不足殊有子則爲之緦無子則已　釋曰褚氏於上節云喪服一篇指士爲多獨於此言士者一以見大夫之不服庶母一以見下貴臣貴妾之服爲大夫制不爲士制故於此特別言士也於此節云周公制禮士皆無地無地則無臣小記云士妾有子則爲之緦無子則已此云貴妾其非有子士妾可知士妾子之有無未定故不著其服程氏瑤田云士昏禮女從者注云謂姪娣也然則貴妾雖指姪娣而其實因公

士大夫也士身賤雖姪娣亦從之而賤矣弼案諸說至精庶母者士一人之服絕于大夫者也貴臣貴妾者大夫一人之服絕于士者也但庶母士已上皆有今立文與貴臣貴妾大夫服相連恐人疑大夫亦服之故必別言士爲以見大夫之無此服又喪服一經平文皆士未有言士爲者今特言士爲明對非士爲者言則下貴臣貴妾服之爲大夫制不爲士制可見矣貴臣貴妾士非惟無其服并無其人雖列諸平文諸士服之中自可識別爲大

夫服況承上庶母服特別言士爲之下乎故不假言大夫爲直言貴臣貴妾而已且言大夫爲反不可別于士何者凡經言大夫爲者皆貴降之服大夫降緦者士服小功若此經云大夫爲貴臣貴妾則疑士亦有貴臣貴妾而爲之小功矣今詭例不出大夫而於上庶母條著士爲之文以別之此經立文之盡善也下文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鄭內則注云貴人大夫以上也大夫始爲貴則士身非貴矣孝經曰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注治家謂卿大夫卿大夫乃得具臣妾則士宜有妾無臣矣注見經臣妾並舉又皆言貴故定爲公士大夫之君而又言士卑無臣妾又賤以達上文特言士爲相別之旨可謂善體經意矣繼公及張氏爾岐沈氏淩氏皆非又檀弓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注妾之貴者爲之緦耳妾上當有大夫二字脫已久矣大夫爲貴妾緦諸侯無服也互詳斬衰章

憶元瑚戊子夏疏此經詳引各家反覆辨證幾萬餘言屬草將就因　先妣倪大恭人抱恙輟業豈意侍奉無狀天降鞠凶　先大恭人竟於己丑九

月棄養鞠育劬勞未酬萬一日征月邁忽已再期讀禮之餘粗理舊業至當時止筆處中心悲慟不復能續成因畧取數語以入此編其詳容具纂疏

大夫不名家相長妾　校曰下四字當爲世臣

姪娣

爲長妾可知　校曰長當爲貴

乳母　釋曰此服父在父没同大夫之子之食母因父大夫禮而有父在尤當服父没雖無此禮以其前有乳哺之恩緦服無可復降故仍服之士以下爲乳母自以恩服不以父存没殊繼公説非

傳曰至服也

獨大夫之子有之　校曰子阮云要義作法

從祖昆弟之子

據己於彼　校曰於當爲呼

曾孫

據曾祖爲之緦　校曰據下阮云要義有彼字

從母節

荅云以名服者　校曰云阮云要義作曰

舅之子至服也

對姑之子云　校曰下似脱外兄弟三字

夫之節
故緦麻者　校曰者上脫云報二字
曾祖爲曾孫之婦無服　校曰無下阮云要義
有降字
更爲或人而言　校曰或字不誤
傳曰至服也
敬君之母　校曰之字衍
君母之昆弟　校曰阮云要義無之字
取於上傳解之也　校曰阮云要義無於字
從父節
同堂姊姒　校曰堂阮云要義作室通解作堂
傳曰至從下　齊衰之殤中從上　釋曰此齊衰當
指妻服齊衰長中殤降大功下殤降小功者言胡氏
以齊衰爲夫之齊衰妻從服本大功長中殤小功下
殤緦麻則於殤小功章爲夫之叔父之長殤此章爲
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之文不可通矣胡氏之精而
猶有此失信乎治喪服之難也
乃是婦人爲夫之族著殤法　校曰殤下脫服字
前章注爲大夫而言　校曰大當爲太
記

公子節
君之庶子也者　校曰阮云要義無者字
自與世子同　校曰世阮云要義作出案出乃
世之譌耳內則曰國君世子生是初生卽爲世
子立適以長周之制也
故將爲人初死　校曰人字衍
猶容有三年之喪故也　釋曰此眞禮家微言
也然則公子亦心喪三年
傳曰節
既曰　校曰既當爲釋
大夫節
注兄弟至求之　校曰之下毛有也字阮云監
本無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
若子　校曰於兄弟降一等校勘記云於要義作爲
與上節疏合按各本俱作於賀循引亦作於古於爲
二字通用前注云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疏亦作爲
胡氏從於今依各本及胡氏又段氏云兄弟二字當
作其昆弟三字胡氏以爲臆斷不可從是也但其解
兄弟爲昆弟姊妹而不關餘親則非兄弟謂族親也

詳下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胡氏云自唐石經至今相傳各板本皆如是敖氏疑之子二字爲衍近金氏禮箋據通典載賀循爲後議引作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遂改其文於是戴氏校儀禮集釋程氏撰喪服作徵記因之雖與說不同而皆以石經爲誤淩先生云記文本明近儒據通典改作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好爲者多從其說竊謂儀禮有開成石刻可憑通典傳刻易譌未可據以改經也今案盧氏詳校阮氏校勘記皆從金戴之說非當以唐石經爲正竊案胡說極是但其所以解兄弟之子者則誤兄

弟之子謂族親之子行者詳下　釋曰此記人本經意以補經服也蓋經於爲人後者爲本宗之服著無不特降之父宗以明降其小宗之例而此外諸親苟屬小宗者悉降等可知於其爲大宗之服著無不特加之所後父以明子於大宗之義而此外諸親凡屬大宗者悉若子可知兩著其例（明降其小宗之例是著降等例明子於大宗之義是著若子例）而不盡言其服所以使人曉然於兩服所由分之故而不令兩服相妨也但其意深微不善學者或不免誤會故記此申明之云爲人後者者以此四字提首（語本胡氏）下乃兩服對舉以承之云於兄弟降

一等報者此補本宗諸親之服也意以爲人後者於父宗既服降服而父宗爲之報則於四小宗之兄弟自皆降一等報降等報者於本宗兄弟則然別乎所後之親言之也云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者此補大宗諸親之服也意以爲人後者於所後父既服子服則於大宗之兄弟自皆若子若子者於大宗兄弟則然別乎本宗之親言之也爲本宗親則降等爲大宗親則若子抑小宗重大宗明一本尊太祖也兄弟者上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注云兄弟猶言族親也實兼釋此文以上下相承無隔

則義同者下例不復注蒙上可知也賈氏上疏云謂此兄弟及下文爲人後者爲兄弟皆非小功以下此疏云爲族親兄弟之類降一等得其旨矣下云兄弟皆在他邦傳云小功以下爲兄弟與此異下又云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注云私兄弟目其族親也與此同以隔傳小功以下之文恐亦爲小功以下故復注之交此經傳記有言昆弟者有言兄弟者有言兄弟服者昆弟專指同父之親（同祖者曰從父昆弟同曾祖者曰從祖昆弟同高祖者曰族昆弟亦皆據一人言）兄弟或總包期功之旁親或惟據小功以下之親兄弟服則指小功以下之服三者義不

相混他經或以兄弟爲昆弟本經傳記則從未嘗自紊其例此記之兄弟謂族親世叔父姑從父昆弟等是也記以補經則經所巳言之昆弟姊妹不在其內矣但補旁親不補正親者舉旁親以見正親也胡氏執父母昆弟姊妹以外無降服之說不究記補經服之意故但知段氏改兄弟爲其昆弟之非而不知兄弟非惟不可改爲昆弟亦不可解爲昆弟乃謂此兄弟卽昆弟張氏錫恭云記者補經之未備經於爲人後者止言父母昆弟姊妹故記此補之胡氏言此兄弟卽昆弟則非經所未備矣又誚不曰昆弟而曰兄

弟蓋兼姊妹言之按以各經通例論則兄卽昆也不得以兄弟目姊妹以此經例論則兄弟總包族親之辭不得專目昆弟姊妹然則兄弟之無與於昆弟姊妹無疑也又段氏之失有當辨者記以降等繫之兄弟若子繫之所後兄弟之子卽經兩服不相妨之法也期章傳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卽此兩兄弟所以分之道也如後於祖宗之爲大宗者則父宗爲小宗父爲小宗正尊昆弟以下出於父者爲小宗兄弟不以其爲所後昆弟之子（就爲後者言則今從父昆弟）以下之親而入之大宗兄弟也當降等不當若子也祖以上及所後父（本爲世父）爲大宗正尊叔父以下出於祖者爲大宗兄弟不以其卽本生叔父以下之親而歸之小宗兄弟也（其出於所後父之姊妹自不以其爲本宗從父姊妹而歸之小宗兄弟可知）當若子不當降等也此降其父宗而爲祖宗之爲大宗者若子也後於曾祖宗之爲大宗者則祖宗父宗皆爲小宗祖父爲小宗正尊世叔父以下出於祖者昆弟以下出於父者皆爲小宗兄弟不以其爲所後從父昆弟從父昆弟之子（就爲後者言則今從祖父從祖昆弟也）以下之親而入之大宗兄弟也當降等不當若子也曾祖以上及所後祖父（本爲從祖祖父從祖父）爲大宗正尊從祖祖

父（除所後祖外）以下出於曾祖者爲大宗兄弟不以其卽本生從祖祖父以下之親而歸之小宗兄弟也（其出於所後祖之叔父出於所後父之姊妹自不以其爲本宗從祖父從祖姊妹而歸之小宗兄弟可知）當若子不當降等也此降其祖宗父宗而爲曾祖宗之爲大宗者若子也後於高祖宗之爲大宗者則曾祖宗祖宗父宗皆爲小宗曾祖祖父爲小宗正尊從祖祖父以下出於曾祖者世叔父以下出於祖者昆弟以下出於父者皆爲小宗兄弟不以其爲所後從祖父從祖昆弟從祖昆弟之子（就爲後者言則今族祖父族父族昆弟也）以下之親而入之大宗兄弟也當降等不當若子也高祖

及所後曾祖祖父本爲族曾祖族祖族父爲大宗正尊族曾祖除所後曾祖外以下出於高祖者皆爲大宗兄弟不以其卽本生族曾祖以下之親而歸之小宗兄弟也其出於所後曾祖之從祖祖父出於所後祖之世叔父出於所後父之姊妹自不以其爲本生族祖族父族姊妹而入之小宗兄弟可知當若子不當降等也此降其曾祖宗祖宗父宗而爲高祖宗之爲大宗者若子也後於高祖之父以上之爲大宗者則全降其高祖以下四小宗之親而爲大宗四親族若子兩宗之人不相涉自無待言矣斯降其小宗之謂也卽於兄弟降一等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劃分爲兩無相奪倫之道也段氏

乃謂爲本宗親悉降一等則傳記兩言若子者皆不能若子以五屬之內必至舍若子之服而服本親降等之服也不知傳記之言若子皆繫之所後本別乎本宗言則爲本宗親悉降等何與於當若子者乎五屬之親屬小宗則降等屬大宗則若子非於小宗有親者概爲之降等也降等者本不在若子內者也何由舍若子服而服降等乎段氏既不審降等若子兩服劃分之旨而恐若子服爲降等所奪非所以尊大宗於是盡絕本宗父母昆弟姊妹以外之服而改此兄弟爲其昆弟朱氏大韶實事求是齋經義駁之云

記因經不見後人者爲其本宗大功以下親大功以下親五字未的當云父宗以外親故補之曰于兄弟降一等則兄弟指本宗之旁親甚明從其本服而降故曰降一等若作於其昆弟則大功章已見爲人後者爲其昆弟記文不虛贅乎曰報則本宗大功以下親無不報矣按朱說是也又段氏以絕族無施服證本宗餘親之當無服以親者屬證經之特著父母昆弟姊妹服程氏瑤田議案語於其文後云絕族二字疑不可施於本親後大宗以收族蓋收其繼別以下之族本親包在其中不可以絕族目之也朱氏云不杖期章出妻之子爲

母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絕族者與父之族絕鄭云旁及爲施以母絕於父族故無旁及之服以支子出後大宗而與本宗絕通乎世叔父母旁尊謂之旁及通乎按程說朱說是也段氏既改兄弟爲其昆弟乃謂此文專爲補大功章爲其昆弟之報字而著按經於父母昆弟姊妹三人例皆不言報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此爲無主者言變例也今於父母言報則昆弟姊妹亦報可知不待言也若記於兄弟特補報字則姊妹不補者轉似有別矣以是而思報字決非爲昆弟補也兄弟亦決

不得改爲其昆弟也鄭注云言報者嫌其爲宗子不降者謂依父母昆弟姊妹降等報服之例則餘親降等者皆報可知而記必復言報者以經於父宗之降服言報若今補祖宗以外之服而但言降不言報則似故示別於經之言報者人將疑尊不加於親者而恩輕者或屈於宗子之尊而不敢以降服報之故必著報文以破其嫌俾知降小宗之法經文已該也其其兄弟也宗子謂後大宗者也注義如此明以報爲兄弟之報不以爲昆弟之報段氏乃謂據鄭此注則鄭所見本作其昆弟斯誤會注意矣下又引小功章注而非之謂因于兄弟降一等之語不審其謂字則又與前說相違矣且兄弟之不當爲昆弟報字之不得屬昆弟有可考記通例而見者程氏瑤田案語云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兄弟與前後數條同皆指旁親似無可疑記文絕不言五服之制葢五服之制經傳中言之綦詳似不當獨補大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一條之報字此記書法建首先錄五服外之厭降（降字用鄭義增）服以五服之制已盡錄於經傳中矣案程說是也記既補厭降之服遂以諸兄弟與兄弟服纏之爲經所未見之諸親服總舉其例而以朋友

宗子殤改葬童子當室緦數輕服附其閒以其爲兄弟之類也凡此皆釋服例非言服制也皆總舉之文非專指之辭也且皆據經所未見言非就經所已見言也（鄭於兄弟服每注云凡不見者以此求之是記文爲未見諸服而著也）何篠此一條乃專指經所已見之昆弟一人而補其相報大功之制乎段氏不審記例故以報爲昆弟之報又言其報之法曰昆弟爲爲人後之宗子當報大功而先以齊衰三月（約文）此可移入大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下而於此記兄弟無與也記自指父宗以外之族親如後於從祖父者（曾祖宗）則小宗世叔父之降與報與昆弟同從父昆弟降小功報亦小功而先以齊衰三月後于族父者（高祖宗）則小宗從祖祖父以下三小功降緦報亦以緦而爲宗子服齊衰三月所掩後於五屬外者則小宗族曾祖以下四緦降無服報亦無服惟服宗子服而已段氏謂依記文作兄弟則小功降緦緦降無服而報皆齊衰三月不獨於無服非報卽緦亦非報報之字無著矣不知報以親服言無親服而但服宗子服卽無服之報也降其親服至爲宗子服所掩卽緦之報也如必并執宗子服以衡彼此之輕重則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大功昆弟爲之先服齊

衰三月亦非報矣段氏又譏小功章注之補姑服謂服姑則世叔父豈有不服者不知世叔父固當服也爲姑服者後於曾祖宗而降其祖宗者也祖父母以下無不降也注特以姑姊妹每連言而此獨不言姑故卽此舉一隅耳知服姑之法卽盡知降祖宗之法知降祖宗之法卽可知後於高祖宗者降曾祖宗後於五服外者全降高祖宗以下之法矣義詳小功章注下段氏又謂女子子及大夫皆不敢降其祖與曾祖是祖與曾祖之服無有敢降者爲人後者旣不敢降又不敢二本則當不服不知女子子之義止於不

貳斬大夫則自無以貴降其祖之理皆與此事類異此之降其祖也非降其祖降其小宗也小宗對大宗言也如必以不敢降之義繩之則降猶愈於絕不敢降者必無反敢絕者也其勢必二本矣且凡云不敢降者皆謂服其本服未有不服而謂之不敢降者也然則大本無二小宗當降祖與曾祖之降一等明矣總之段氏不審服例故欲盡去父宗以外正親旁親之服以成其降服止於三人之說而證明兄弟之當作其昆弟報字之專屬昆弟胡氏亦坐此失故知段氏改記之爲臆斷而仍以昆弟釋兄弟其解報字卽

從段義張氏錫恭辨之云經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則爲其昆弟姊妹義可互明無須補言報也與殤說相合又程氏喪服足徵記於降等若子分服之法未得其審朱氏駁段文上下義不貫蓋未定之稿茲采其是者其非者與胡氏說略同上旣辨胡說故此不復辨（朱氏云以所後親疏爲服段氏固云然矣是駁段而仍蹈段失也段氏於文後附瑞田案兩條似不敢執己說爲是而兼取程說者足見先儒說經愼重之意也）所爲後者沈氏彤云謂我所爲之後之人兄弟之子者兄弟亦族親總包期功以下之旁親在內子猶言子行兄弟之子謂族親之子行者必言子行者取與爲後者行輩相

當舉中以該上下也記文無以兄弟爲昆弟之例沈氏彤褚氏寅亮及胡氏皆以昆弟之子釋此文謂所爲後之昆弟之子卽爲後者之從父昆弟不知爲後者無親昆弟最親者惟從父昆弟如記但言從父昆弟一人而餘皆不言不嫌以若子之服止於親者而特著之以絕此外之旁親乎且諸家以昆弟釋上兄弟因以昆弟之子釋此兄弟之子則後之人如例以求得不以降等報服止於昆弟而并疑若子服亦止於昆弟之子乎而降等若子兩服不將俱缺乎斬章傳云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

子若子顧氏炎武以昆弟昆弟之子之子俱屬所後者言
褚氏說之謂如此則所後者之本宗掛漏反多其說
是也然並舉昆弟昆弟之子二人爲掛漏何但舉昆
弟之子一人反不爲掛漏乎胡氏前疏謂旁親已包
於記若子之内故傳但補正親外親說亦是也然曰
包則正當爲總括之辭云族親之子何反爲專指之
辭云昆弟之子乎是知兄弟之子定爲族親之子行
者與士兄弟訓族親皆確然無疑知兄弟之爲族親
則知記總補降等若子兩服以達經義之旨矣若子
者爲此親期功緦服悉如所後親子之爲之也諸家

專指大功誤又金氏榜戴氏震程氏瑤田皆據通典
載賀循爲後議引記作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改
此文而說之胡氏義其曲解誠是但戴氏云所爲後
之子者其女子子也所爲後之兄弟則其族親也說
似密合附錄於此

言報者嫌其爲宗子不降　釋曰云言報者嫌其
爲宗子不降者其族親也宗子謂爲人後者鄭
志田氏云後大宗則成宗子是也言記以族親疏
遠非父母昆弟姊妹比恐爲爲人後之宗子有屈
於其尊而不敢降服之嫌故復言報以明之言報

是兩相爲服者也參賈氏義義互詳前胡氏云據
此注則儀禮所謂爲人後者皆後大宗益明矣

反來爲族親　校曰反阮云要義作及

兄弟皆在他邦　校曰阮云要義卷三十四起案此
本三十四卷起朋友皆在他邦節阮本同

謂行仕者　校曰阮云要義無謂字者阮引誤
作也

不見仕者　校曰不見當爲是行

從父兄弟之仇　校曰兄阮云要義作昆

傳曰節

故於小功發傳也　校曰於當爲以

與兄弟居既親重　校曰居下有脫擬補是本
不同財大功以上九字

朋友節　釋曰論語曰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與
此義類同

主人素冠環絰以視斂訖　校曰毛本重斂字
是

不居肉袒之禮故也　校曰禮當爲體

齊衰括髮以麻　校曰齊當爲斬

主若幼少　校曰少阮云要義作小

主若幼少不能爲主　校曰阮云要義無少字
朋友麻
以三升布　校曰阮云三上浦鏜云脫十字案
上當爲下下亦以三升布同
以其王於諸臣　校曰於下脫諸侯二字
緦麻也　校曰麻阮云要義作衰
及殯時乃弁絰　校曰乃毛作及阮云浦鏜改
下及字爲乃
當事著皮弁亦同　校曰當上脫不字
鄭則諸侯皆如王　校曰鄭字衍

與卿降君二等等同　校曰等當爲亦
夫之節
故汎著其尊親之號　校曰汎疑當爲顯
宗子節
不可更服　校曰服當爲降
是子不孤　校曰子上似脫宗字
乃始受以大功小功齊衰也　校曰齊衰二字
似衍
改葬緦
注謂墳至除之　校曰之阮云要義作也

飾以帷荒　校曰荒毛作幭阮云陳閩俱作荒
故云三月而除者　校曰故字衍
童子節
年二十敦行孝弟　校曰敦毛作故阮云浦鏜
改故爲敦
則外內俱報　校曰報當爲服
凡妾節
謂士之女爲大夫妻　釋曰大夫妻以尊降族親
之服惟爲姑姊妹適士者耳大夫之女爲諸侯夫
人諸侯之女爲天王后者始全降昆弟世叔等親

鄭併言之鄭言女君尊降之服推至天王后則凡
妾通天子以下妾言不杖期章言公妾不言天子
之妾者天子諸侯禮同舉公以包天子也
父卒昆弟之爲父後者宗子亦不敢降也　釋曰
此不獨大夫妻不敢降諸侯夫人天王后亦不敢
降
自其族親也者　校曰自當爲目
大夫節
其妻受弔於命婦　校曰於命婦三字衍
降于大功　校曰功當爲夫

傳曰節
皆皮弁衰而已　校曰衰阮云要義作言案言字誤衰上脫錫字
亦是君於此士　校曰士上阮云要義有公字
故特傳釋錫衰後　校曰傳上脫於字
又笄總相對　校曰此對似當爲將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　釋曰胡氏云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與婦爲舅姑其服皆期已見不杖期章因經未言首服故記明之謂案惡笄有首以髽是婦

人服之通例不獨女爲父母婦爲舅姑爲然故下文又云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此節蓋專明女子子在夫家爲父母以避舅姑之嫌而有變服以別於婦爲舅姑一如期服通禮之事故上先合言卒哭以前女與婦服同而下乃別出卒哭後女服之不盡同於婦者見同是期服同當惡笄而女既在夫家則不敢仍著惡笄以疑於舅姑之喪斯蓋準不貳斬之義推之義至精也段氏玉裁云在夫家服分別不同有義至精也有云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者此先言未卒哭以前女與婦首服同也賈氏云案

斬衰章吉笄尺二寸斬衰以箭笄長尺檀弓齊衰笄亦云尺則齊衰已下皆與斬同一尺盛氏云惡笄有首差飾也然則箭笄無首明矣胡氏云惡笄有首以髽異於斬衰三年者之箭笄而髽此笄髽連言是已成服之髽也詳斬衰章布總箭笄髽衰三年下云卒哭子折笄首以笄者此別言既卒哭以後子歸夫家爲父母之首服不敢仍與婦服同也此爲人婦之義也爲人婦之子爲其父母折笄首以別於其爲婦而服舅姑之服則婦卒哭後惡笄自若不待言矣胡氏云子謂女子也初喪亦惡笄有首以髽至卒哭後或

有事歸於夫家則易吉笄而折其首以著之謂案記特言子折笄首以笄則子所變者惟笄髽自若也上言以髽此言以笄互文也繼公乃云以笄則不復髽則前云惡笄有首以髽豈惡笄但空設之而不以笄乎注云言以髽則髽有著笄者明矣是惡笄與吉笄折首雖畧異其爲著笄則同也何以一可髽一不可髽乎若謂吉笄則不復髽則禮雖不台文尚可通今乃云以笄則不復髽斯文亦不通矣繼公之無知此至既折笄首以示變則髽固無嫌矣云布總者賈氏云斬衰已六升以已逐長六寸鄭注總六升象冠數則齊衰總亦象冠數謂案總象冠數則女子子爲父

毋降服齊衰總當七升婦爲舅姑義服齊衰總當九
升檀弓云總八寸注云齊衰之總八寸者自謂寸數
非謂升數也斬衰總之寸數以託始於六故與升數
偶合耳自斬已下升數以冠升爲差寸數以二寸遞
加爲差此句義出孔疏不必同也女子子卒哭後總當八升
長仍八寸婦卒哭後總當十升長尺長侯商盛氏云此
不專爲女子子發乃言於子折笄首之下者欲終言
笄制而後及之耳詳斬衰章布總經下
言以髽則髽有著笄者明矣　釋曰云言以髽則
髽有著笄者明矣者賈氏云鄭言此者嘗有人解

喪服小記云男子免而婦人髽免而無笄笄當爲冠字之誤
則髽亦無笄矣但免髽自相對不得以婦人與
男子有笄無笄相對有笄無笄四字當作冠笄有無言免髽自有相對之時然
不得過泥於冠笄之有無以相對因男子免必無冠遂謂婦人髽必無笄也髽固有著笄時矣疏文
多譌姑爲釋之如此故鄭以經云惡笄有首以髽髽笄連言
則髽有著笄明矣李氏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
夫子誨之髽蓋榛以爲笄髽笄之文相連亦髽有
笄之證江氏筠云髽有二種一爲去笄之髽士喪
禮婦人髽于室及既夕所云髽者是也一爲著笄
之髽此記所言及斬衰章箭笄髽是也以其可去

笄故髽得與免相對又以其可著笄故免僅施之
當事而髽得用於平時也胡氏云鄭言髽有著笄
者則固有不著笄者江說是也
總亦入另　校曰另字譌各本作升
但免髽自相對二句　校曰詳前
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
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
首而不言婦終之也　釋曰云笄有首者惡笄之有
首也惡笄者櫛笄也者此問明有首之惡笄專爲齊
衰之櫛笄賈氏云案記自云惡笄字刪之有首字節也郎

惡笄自有首明矣而傳更云笄有首重言之者但惡
者直木理麤惡非木之名若然斬衰笄用箭齊衰笄
用櫛俱是惡傳恐名通於箭故重疊言之名此名當爲明
不通於箭直謂此齊衰櫛木爲惡木也又云惡笄者
櫛笄也者既疊不通箭乃釋木名故云櫛木之笄也
胡氏云傳恐人疑箭笄亦有首故云笄有首者惡笄
之有首也以別之而即申言之曰惡笄者櫛笄也明
非箭笄敖氏因傳云笄有首而疑記文惡字爲衍非
弼案賈氏胡氏釋傳極精傳文十六字當一氣讀下
後人以笄有首之笄對折笄首之笄以下笄字對上笄字可以上笄

字衍下弁字不可而輕讀次句中一之字於下二句緊承上二句之語意初未體會故妄疑記惡字爲衍耳段氏玉裁亦坐此失斷不可從云折弁首者折吉弁之首也吉弁者象弁也者此問明折首之弁即是吉時之象弁文例與上問同意則異上恐惡弁之或兼箭弁故必待釋惡弁而後明此恐弁之仍是惡弁故但釋弁而已明下二句乃更言吉弁所用之物以見非惡弁用櫛之可比也賈氏謂傳以記折弁首文承惡弁之下恐折惡弁之首故辨之云折吉弁之首也以折首去飾不可以初喪重時有首至卒哭哀殺之後乃

更去首應輕更重於義不可故以爲初死惡弁有首至卒哭更著吉弁嫌其大飾乃折去首而著之也又云吉弁者象弁也者明吉時之弁以象骨爲之據大夫士而言若弁師天子諸侯弁皆玉也胡氏云據周禮弁師天子諸侯皆玉笄王后夫人當亦同此象弁蓋謂大夫妻以下也云何以言子折弁首而不言婦終之也者上文但釋惡弁爲櫛弁折弁首爲吉弁而未釋所以折弁首之義且但釋折弁首而未釋子字之義故此明之言所以折弁首者以爲人婦屈也既以爲人婦而屈則當言婦折弁首以見禮由義起今何以仍言子而不言婦也則以終子道也之之子也

櫛弁者以櫛之木爲弁或曰榛弁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卒哭而喪之大事畢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而著吉弁吉弁尊變其尊者婦人之義也折其首者爲其大飾也據在夫家宜言婦終之者終子道於父母之恩　釋曰云櫛弁者以櫛之木爲弁或曰榛弁者賈氏云案玉藻云沐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鄭云樿白理木爲櫛櫛即梳也以白理木爲梳櫛也（玉藻注無此文禮器注云樿木白理也）彼樿木與象櫛相對此櫛弁與象弁相對故鄭云櫛弁者以櫛

之木爲弁云或曰榛弁者案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弁長尺而總八寸彼爲姑用榛木爲弁此亦婦人爲姑與彼同但此用樿木彼用榛（各本作櫛阮氏云案櫛疑當作榛）木不同耳蓋二木俱用故鄭兩存之也爾案賈義甚是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乃云樿本不得謂之櫛沐所用之櫛亦有象櫛但云櫛弁何以別於下文之象弁且樿木爲弁則直稱樿弁可矣何必迂回其文而言櫛弁乎鄭賈說皆失之今案櫛當讀爲即即柞木也柞木麤惡故以爲喪

笄爾雅曰檅采薪采薪卽薪舍人曰檅名采薪又名卽薪樊光曰荆州柞木曰采木是采薪卽薪皆柞木之別名也單言之則或曰采或曰卽韓子五蠹篇之采椽及此傳之櫛笄是也案王氏難鄭賈之說非難鄭賈乃難傳文也蓋周人通以櫛目樿以櫛初專用樿爲之而樿亦惟中櫛用故徑謂樿爲櫛猶諸經傳之謂莢爲筮不聞云莢當直稱莢不得謂之筮也知義然者說文云樿樿木也可以爲櫛則櫛得專樿之材矣又云櫛梳比之總名也从木則樿得專櫛之名矣櫛名專屬樿故卽謂樿

爲櫛謂樿笄爲櫛笄今人疑爲迂回古人自謂直截也玉藻之象櫛猶禮器之樿杓耳杓惟祭天偶用樿則樿之常用自在櫛櫛惟人君兼有象則櫛之通用者自以樿觀櫛字之從木則知以樿爲櫛以櫛目樿之由來久矣然既有象櫛則單言櫛者猶或有兼象言之嫌今傳既言櫛笄卽言象笄且一爲惡一爲吉則櫛中之不得有象不待別而自明直與玉藻之樿櫛象櫛對言者無異賈疏平實精確王氏駁之非也但其自爲說則亦有可通竊向嘗據之以釋鄭注曰櫛木名也注不直云以櫛

木爲笄而云以櫛之木爲笄者對下榛笄立文言此傳所云櫛笄者是笄以櫛之木爲之明非榛笄也而記或曰榛笄則是榛之木非櫛之木與此傳異矣之者分別之詞也與諸同意櫛木無攷王讀爲卽釋爲柞或暗合鄭意但以鄭爲失則不善讀注之過耳王氏最精通叚以讀古書無不可通但往往本字義通而必求叚義則失之鑿開今人改經之弊今仍存之以備賢者擇焉至繼公云櫛疑卽檀弓之榛因聲相近而轉則憑臆妄說不足辨禮每有二物兼用者如枕草枕凷用葛用潁之類多矣將盡比而同之乎又案斬衰笄用箭齊衰笄用

櫛猶杖竹杖桐之別也箭者翦也言哀痛極如翦斷也櫛者切也言哀痛迫切也云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者賈氏謂去首爲太飾明首刻鏤之惠氏棟云鄭以摘頭解笄首笄之首猶摘之頭漢之摘古之笄也續漢志曰摘長一尺爲簪胡氏云鄭解有首在櫛笄之後是指吉笄之首言之故以漢時刻鏤摘頭況之也竊案胡說極是惡笄雖有首不刻鏤也云卒哭喪之大事畢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而著吉笄者賈氏謂以出適女子與在家婦俱著惡笄婦卒哭不折吉笄首女子子卽折

吉笄之首明女子子有所爲所爲者以女子外成旣以哀殺（謂卒哭也）事人不可不加容故以歸於夫家解之若然喪大記云女子子旣練而歸（大記云喪父母旣練而歸注歸謂歸夫家也）與此注違者彼小祥歸是其正法此歸者容有故許之歸故云可以權許之耳爾案期之喪卒哭後仍惡笄正也改著吉笄降也子於父毋之服無莫之禁而弗爲其正之理則此禮專爲權歸夫家者制斷可知矣所以旣練歸已有正法而又權許之卒哭歸者以卒哭而喪之大事已畢也胡氏云葬畢而虞虞而卒哭是喪之大事畢也

大事畢而後權許之歸夫家則卒哭前未畢者雖有故不許歸明矣（若有大故亦得歸）歸夫家不得已而著吉笄則無故卒哭後未歸者不著吉笄明矣云吉笄尊變其尊者婦人之義也者此明在夫家所以不得不著吉笄之故也胡氏云歸夫家不可純凶笄在首爲尊而首服尤以吉笄爲尊若仍惡笄不變則恐舅姑以爲嫌故易惡笄而著吉笄變其尊者是婦人事人之義也若布總之屬則不變之矣案髽亦不變詳上賈氏云案服問云男子重首婦人重要此云笄尊者彼男女相對故云婦人重要

若婦人不同對男子然亦是上體尊於下體故云笄尊也云折其首者爲其大飾也者此明旣以婦人之義變惡笄爲吉笄而仍折其首之故也賈氏云婦人之事人不可頓凶居喪不可盡飾故著吉笄又折其首胡氏云以首有刻鏤太飾故折去之卒哭未練亦不可純吉也爾案子於父母苟有可以少伸其哀者無不爲也觀折其首以去飾之意則著吉笄爲在夫家屈於婦人之義而萬不得已可知矣而婦人事人之義之重益可知矣云據在夫家宜言婦者賈氏云傳解記文女子適人猶云

子折笄首爾案自卒哭至大飾也皆明折笄首爲在夫家守婦禮之事以推見傳問不言婦之意故此直接云據在夫家宜言婦正釋傳不言婦之問也謂傳發問者據子在夫家爲婦故折笄首以成婦人之義則記正宜言婦折笄首今何以不言婦而言子也云終之者終子道於父母之恩者賈氏云子對父母生稱婦對舅姑立名出適應稱婦故雖出適猶稱子終初未出適之恩也爾案孝經喪親章曰孝子之事親終矣女雖已嫁不能備禮於父母其哀痛之情則一故仍稱子以終其道存父

毋之恩也於者呂覽期賢篇注云猶在也在存也胡氏云不忘父母之恩也案父母沒矣其恩存於子之心此時存之終身存之矣中庸記曰事亡如事存也統觀此注合之記傳竊歎鄭君深得傳文解記之微意也傳文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解記子字之義實兼解折笄首之義蓋傳上文但釋折笄首爲折吉笄吉笄爲象笄而未釋所以折吉笄首之義故此申言之意謂父母生我恩同天地嬰兒失母創鉅痛深人子之心自顧惡笄終期今卒哭後乃吉笄折首者以歸於夫家則

爲婦當守婦人事人之義也著吉笄之義既以其爲婦則非爲婦無此禮記人方宜正婦之名以明其見屈之故而乃仍言子不言婦者明其服雖凖爲婦之義其心依然爲子之情故既以折笄首者殺其禮仍以言子者少達其情義之盡仁之至也記傳之義精微如此惟鄭君知之故始曰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繼曰婦人之義繼曰據在夫家宜言婦而卒曰終子道於父母之恩明一日未歸夫家則一日得備女服即歸夫家而爲婦可以殺其女之服終不可奪其女之情也不敢以私親之故而斷事人之義不忍以出適之故而沒罔極之恩於夫家則盡婦禮於父母服則仍子名可謂曲盡天理善體人情矣繼公不知妄爲異說諸儒爲其所誤繼公云終終喪也言婦惡笄以終喪無折笄首之事故不言婦也張氏爾岐云案傳言終之者因記本以女子子與婦並言惡笄有首以髽下單言子折笄首布總而不言婦當如何故解之曰終之也爾當以惡笄終期也注云據在夫家宜言婦仍指女子子而言誤會傳文胡氏云鄭以傳不言婦之婦仍指女子子言終之爲終子道其說似迂

曲不若敖以婦即記婦爲舅姑之婦終之爲終喪之順小記曰齊衰惡笄以終喪其證也弼案此皆不然也如其說何傳文之淺乎記既上以女子子與婦並言惡笄有首而下單言子折笄首以別之則婦爲舅姑之不折笄首當以惡笄終期自不待言而明傳何容復以不言婦爲疑而以終喪解之乎是故謂記以折笄首者惟子故單言子則可謂記以婦當惡笄終喪故不言婦則斷不可以記是言子以別於婦非不言婦以別於子也謂傳謂記以婦當惡笄終喪無折笄首之事故不言婦則尤

不可以傳是論子之變服不變名以釋記中之意非論婦之不變服以增記外之義也繼公之說誣傳以誣記傳義没而記義岐矣況如是則折笄首之義傳未嘗及之不當傳者傳當傳者反不傳矣

小記曰齊衰惡笄帶各本無帶字阮氏云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齊衰下有帶字段玉裁校本云惡笄下應有帶字案注云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先釋笄後釋帶是脫帶字不當在惡笄上正義亦云此一經明齊衰婦人笄帶終喪無變之制亦先言笄後言帶是皆惡笄下應有帶字之確證段玉裁是也正義出經文此句二見並脫帶字亦當補按段玉裁又云儀禮喪服布總箭笄髽引喪服小記云婦人帶惡笄以終喪有帶字而在惡笄之上是各本不同也以終喪

注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是通言

婦人齊衰之服凡女子子在室者爲母昆弟適人者爲父母夫家無故既練而歸者父在母喪十一月而練既練則將終期矣父喪與父卒母喪皆十三月而練則固終期矣既練而歸實終喪而歸也與妾爲女君婦爲舅姑母爲長子衆子之等皆包在內段氏玉裁說亦如胡氏以此條專指婦爲舅姑非下文云箭笄帶各本無帶字段氏云壯自卷持蒙齊衰惡笄帶以終喪而言則此箭笄下亦當有帶字終喪三年卽經斬衰章之布總箭笄髽衰三年也經注云此妻妾女子子喪服之異於男子者是亦通言婦人斬衰之服也段氏專指女子子在室爲父亦非是皆以婦人對男子言爲婦服之通例安得以惡笄終喪專指婦爲舅姑與女子適人爲父母折笄首爲對文乎觀鄭注云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是明對男子文冠有升數之差要經有卽葛言之婦服通例皆如此與此記之以婦人與婦人相對吉笄折首與惡笄有首相對者絕不相關又彼文有惡笄又有帶此女子所易者惟笄帶如故也小記之文其不足證諸家所誤解終之之說明矣惡笄終喪期服常禮也不獨婦爲舅姑爲然吉笄折首變禮也惟女子適人者卒哭歸夫家者有之變禮故特言常禮何待言乎一人之禮故特言非一人之禮安得獨屬諸一人乎且終之之義卽誠如諸家說亦非小記之終字也小記終字對男子受冠卽葛言諸家誤解以之終字以對折笄首言截然兩事安得牽引乎

此論之終之定爲終子道非終喪不言婦之婦定指女子子非婦爲舅姑之婦婦爲舅姑之惡笄終喪記不啻明言之矣無待傳也繼公與傳意大相剌謬不順已甚鄭注乃精確非迂曲也傳文本如此何誤會之有又段氏玉裁譏注不分別子婦殊服不知子婦之殊服記久已分別之非惟注不言傳亦不言以不必贅也餘說與諸家畧同而於終之也上增一婦字則臆斷誤尤甚矣沈氏彤盧氏文弨亦從繼公說皆非或曰不言婦之婦既爲女子子注云據在夫家宜言婦設記文徑云婦折笄

首不嫌與婦爲舅姑之嫌混乎曰不混婦人內夫
家無爲舅姑不終服惡笄之理旣云婦折笄首則
可知是女子子之在夫家爲婦者而非己婦也猶
折笄首承惡笄有首下不以混於惡笄爲嫌以旣
云折笄首則可知是吉笄非惡笄也惟欲終子道
於父母之恩故不言婦爾非以立文有礙也
乃折去首而著之也　校曰首阮云要義作笄
若婦人不同封男子　校曰同字衍
然亦是上體　校曰然字衍

凡衰節
是黃帝始其布帛　校曰其阮本作有
唐虞以下　校曰下阮云聶氏作上案上字是
其實晉朗已外　校曰實阮云通解作宅案宅
字是
吉冠辟積無數也然　校曰也當爲者
若齊節
若言者　校曰若言二字當倒
凡齊據下裳　校曰裳似當爲畔
負廣出於適寸　釋曰張氏惠言謂負方一尺八寸
是也

衣帶下尺
今此云　校曰云下似脫衣字
此謂帶衣之帶　校曰謂帶二字疑倒
非大帶革帶者也　校曰非當爲卽言此帶謂
平常衣之帶卽大帶革帶衣帶下尺者衣至當
帶處以布接之垂下長尺耳衣帶下尺不獨喪
服然也
露見表衣　校曰表阮云通解作裏案裏字是
衣二尺有二寸
袂所以連衣爲之　校曰所以二字似衍

下與畔皆等　校曰與字衍
自領至腎皆二尺二寸者　校曰皆字衍
彼當丈尺寸自見　校曰丈當爲文
總衰節　釋曰吳氏謂總衰在大功後以喪期爲次
然則齊衰三月何以在大功前
大功節
以此二小功衰衰　校曰下衰字衍
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校曰哀毛作衰阮云
通解作哀
右喪服校釋五卷憶元弼年十五初治是經聞

有心得輒條記之十七　先太恭人授以胡氏正義十九始撰禮服釋疑據賈氏胡氏書爲本旁采各家訂其是非實爲禮疏長編以喪服一篇爲五禮之本彝倫攸敘實在於斯尊尊親親古今通義故覃精研思夜以繼日詳論後世變禮語不厭繁不意天降鞠凶　先太恭人抱恙踰年竟棄養元弼年才二十一耳春暉永謝寸草靡依自問不復至今日惟以　家大人在堂恐大傷愛子之心苟延殘喘我日斯邁而月斯征三年之喪如駟之過隙忽已二十五月餘矣

讀禮之下粗理舊業以釋疑之書尤當年心力所專注刪取十之七八以入此編文多於他篇三倍於全書體例爲詭勿暇恤也此書出而於禮教有小補則　毋氏劬勞　在天之靈或可稍慰而不肖明發之私亦少酬萬一云爾

禮經校釋卷十六終　同邑王大綸校字

禮經校釋卷十七

吳縣曹元弼學

士喪禮第十二

故得同赴於君之臣　校曰之臣二字衍

胡氏云士之子恒爲士士之父亦士也案士之父亦士則士字兼死者言而鄭云士喪其父母者以喪禮明臣子之恩孝經云孝子之喪親也篇中所陳皆孝子喪親之事故就子言此鄭君本經立義之精姜氏駁之非也　王制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注從死者謂衣衾棺椁從生者謂

奠祭之牲器今案士喪禮衣衾棺椁及奠祭牲器皆士禮士虞與士喪相連亦皆士禮則此禮爲父子皆爲士之禮明矣但喪祭爲孝子之事故目錄但據子立文姜氏知葬用死者之爵獨不聞祭用生者之祿乎

檀弓猶春秋之公羊穀梁也其義至精而事多傳聞之誤即如曾子問篇於變禮詳考博辨豈有士喪禮正經反未讀者而檀弓載曾子數事皆爲子游所非一似曾子未見禮經者學者當知求其義不必泥其事也萬氏因此謂孔子時

喪經無成書誤甚

士喪禮　死于適室　釋曰于時主人啼兄弟哭

招魂綴足　校曰魂下脫楔齒二字

若對　校曰對下似脫文字

經直云衾　校曰衾上脫斂字

鄭云小斂之衾當陳者　校曰者當爲故屬下讀

言大斂所用之衾者　校曰用上脫并字

復者節　釋曰于時亦禱于五祀

又與四郊建綏而復　校曰與當爲於

孤之妻與九嬪　校曰嬪毛作殯阮云盧文弨改殯爲嬪

升自節　釋曰自東榮求生氣也

有采地者　校曰有上脫大夫二字

復者降自後西榮

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降因徹西北扉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自是行死事　釋曰以當爲似不似虛反與上注若得魂反義一貫蓋復者以衣招魂降衣則似魂降受衣衣尸則似得魂反而復者尙未降復者以衣招魂今衣不在手若仍由前降則有招而未得之嫌似若虛反然故不由前降明魂已隨受衣者入體孝子倖生之心也云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者凶謂凶邪之氣致魂離其身者也蓋原魂所以離身之故當由室有凶邪之氣故徹其西北扉若云此室凶不可居今徹其扉庶凶氣去而可居矣復所以求魂徹西北扉所以安魂也此扉異時句人以爲薪然此時固非爲爲薪而徹之也　此與君臨臣喪桃茢執戈以惡之義相近桃茢執戈亦所以逐凶邪之氣致其死者也詳君視大斂節正義云自是行死事者此句與上文不連讀猶黍稷各二筐節注末句

爲舉者設盆盥于西亦與上文不連讀也蓋衣尸徹扉多方以求魂反如是而不反則恐終不反而死事不可緩矣故自是之後行死事是者謂是時是事非謂是情也記曰復而後行死事是也鄭注義精而文奧且有譌字後人多以辭害意

綴足節　釋曰檀弓毀竈以綴足殷道也案殷禮毀竈痛死也哀也周禮用燕几未忍異于生也慕也

又案周禮　校曰禮阮云要義作官

奠脯醢節

注鬼神至依之　校曰阮出奠脯至尸東五字

小字注云要義有此五字案此五字當在標注
上
乃赴節　釋曰檀弓曰父兄命赴者胡氏謂是士赴于親族朋友之禮果爾則記當別白言之不應但云命赴者致與經抵牾也竊意各記中與經同一事而儀法有不合者皆大夫以上禮如君弔主人不升堂大夫則升哭位兄弟皆坐大夫則兄弟皆立惟有命夫命婦則坐之類皆周人尊尊貴貴之禮不可强合此經主人命赴遂拜賓則亦遂命赴于賓但此時主人方昏瞀出室命赴出於萬不得已除赴君外當主

人在位而贊者命之耳大夫則[illegible]君以下皆父兄命之故此經惟言赴君而檀弓總言命赴也赴于君者親命禮之正也大夫之子不親命以君之恩禮優之也
襍記士有訃於他國君大夫士之禮案此與朝夕哭有他國之賓義同謂來朝聘者也蓋士生時與來朝聘者有行禮之事故死則訃之而彼亦當加禮焉所謂事死如事生也蓋因其在己國而訃之非越竟外交也盛氏以此爲後世之禮誤
入坐節

是其眾主人直言在其後　校曰阮云要義無是其二字
此義恐錯　釋曰謂案大記文則此眾主人不言坐則立之解恐錯
此經有不命士四句　釋曰言若以大記爲不命士之禮則大記所言士禮無不命士又與大記前後例不同釋亦不合
子姓皆坐于西方　校曰此上似當補令姑就文解之一語　又案此義恐錯以下文頗難通殿本移置云案喪大記士之喪主人父兄子

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鄭注云士賤同宗尊卑皆坐此除主人之外不坐者此經據命士彼據不命之士知者案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是大夫喪尊者坐卑者立是知此非主人皆立據命士喪大記云尊卑皆坐據不命之士但此經有不命士喪大記無不命之士此又與喪大記文不同釋亦不合此義恐錯案　殿本移置甚善命士不命士賈蓋承用舊義而疑之故云此義恐錯既夕

記室中唯主人主婦坐節疏義與此不同則賈之自爲說也竊疑賈氏之書據黃氏李氏爲本而疏中稱引殊不概見竊疑原本當先引二家次下己語後人删併爲一故全書內時有前後違互者且有一節內文義不甚融貫者又加以顚倒舛誤古書之受誣經義之晦蝕非一日矣弼故就其原文詳爲推勘願以此護惜古書之心與天下學者共之爾

親者在室

云父兄姑姊妹在此者　校曰在上脫子姓二

字

君使人弔節　主人迎于寢門外　釋曰言寢者始死未異于生

故此下經不云主人出迎　校曰下字衍不當爲直

有寢門者外門者　校曰阮云要義無外門者三字

主人哭拜稽顙成踊　釋曰周禮九𢫬四曰振動杜子春云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鄭君則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疏謂杜讀字後鄭皆從之案鄭於振動依文解不破字明與杜異而疏謂鄭從杜者此鄭氏微言鄭學之徒相傳未失者謂鄭從杜讀爲正而刖存依文讀之說以備異義鄭之難於破字如此杜讀動爲哀慟之慟則爲凶禮之拜自明故鄭不復申釋凌氏解之曰凶事之有振動猶吉事之有稽首皆拜之最重者士喪禮君使人弔襚及君臨大斂既夕禮君使人賵主人皆拜稽顙成踊非君之弔襚賵則拜而不踊是拜而後踊於君始行之故曰與稽首同也拜而成踊謂之振動案凌氏此說是也拜而成踊謂之振動猶動色變而拜謂之

振動有異於吉凶之常拜也鄭以杜讀爲正而附存戰栗變動之說凌氏謂鄭失杜解非也書不言拜鄭引以證拜者葢書家舊義有以周禮振動說動色變者故鄭還引爲證又案拜之本義說文云𢫬頭至手也從段氏注本故字从手尙書言拜手稽首拜手謂頭至手禮記言拜而后稽顙稽顙而后拜稽顙而不拜拜皆謂頭至手引伸之則頭至地通謂之拜周禮禮經所言拜皆兼頭至手至地言與專據頭至手言者殊知者周禮大祝辨九𢫬一曰稽首二曰頓首明以頭至地爲拜禮經凡單言拜者皆頓首言拜即不必別

言頓首是拜即頓首也拜君則別言再拜稽首明此拜是稽首異於常禮之頓首喪禮則別言拜稽顙明此拜是稽顙異於吉時之稽首頓首凡言拜稽首拜稽顙皆別明拜法非謂拜而后稽首拜而后稽顙拜與稽首稽顙爲兩事也檀弓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頽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鄭以拜而后稽顙爲殷之喪拜周謂之吉拜稽顙而后拜爲周之喪拜此禮家相傳微言故周禮注亦直著其說而不闡杜子春二鄭先有異辭拜而后稽顙稽顙而后拜皆得謂之拜稽顙以其拜皆是稽顙也但經所言拜稽

顙者則皆稽顙而后拜耳公子重耳受秦弔記言稽顙而不拜不言不拜而稽顙是周禮三年之喪先稽顙之明文也稽顙而后拜則其拜虛是稽顙也故曰拜稽顙淩氏謂稽顙非拜因疑經言拜稽顙爲拜而后稽顙以譏鄭注不知經言拜之例皆不專據拜手與拜而后稽顙之拜截然不同經統言其禮記細別其儀也大祝九𢷎頓首頓首空首皆吉事之拜振動吉𢷎凶𢷎皆凶事之拜不必更以輕重分凶𢷎即襍記之喪拜既名爲凶拜不得反輕於吉拜矣稽顙而不拜者固不成拜禮拜稽顙者豈得以稽顙別之拜外謂稽顙非拜將稽首頓首皆非拜乎

主人拜節　升降自西階　校曰自下嚴本衍階字

始就東階下西南面主人位也　校曰南字衍

爲銘節　書銘于末　校曰末嚴本作末

故以其旗識識之　校曰嚴本無以字

末爲旆也　校曰末阮謂徐本作末集嚴作末

不得以　校曰以下似脫彙此二字

其復男子皆稱姓名　校曰下似脫書銘則天子以下同稱姓名一語

新盆節　釋曰記曰備服器仁之至也

重鬲鬲將縣重者也　釋曰或以重鬲爲二鬲若然經直云二鬲可矣何必云重鬲乎下縣于重言二鬲此未縣言重鬲明其將縣于重也若訓重爲二則非經意矣

以造言之喪事遽　釋曰蔡氏訓造爲自彼造此則凡物陳設者皆自彼造此何獨此云造乎

時餘潘水　校曰時上脫浴字

陳襲事節

襲事少上陳而下不屈　釋曰下文則云庶綪繼陳不用則此云陳襲事專據主人所自盡用以襲

者言自明衣裳至履是也其衣物視小斂之十九稱大斂之三十稱多少懸殊一行陳之巳足不必屈而反故曰不綪言不綪者對小斂大斂皆綪立文也陸氏隴其蔡氏德晉謂第一行從南至北第二行仍從南至北爲不綪果爾則襲與小斂之衣同可以綪而一綪一不綪何義乎喪禮略於威儀豈故以此示變乎死日而襲襚者未必多一行當亦巳足且經文固不兼庶襚言也二說未是

布巾節

大夫以上賓爲之含當口鑿之嫌有惡　釋曰孝

子不忍其親爲人所惡故鑿之俾含者致其哀敬之心也

掩節

爲將結於頤下　校曰於阮云徐本作故案嚴作於

握手節

廣三寸中央至皆廣五寸也　校曰此數語有脫誤今刪云廣三寸中央其下旁稍寬又容四指而已四指指一寸則四寸長亦四寸合廣三寸四寸者言四寸之外仍有八寸四寸加八寸正長尺二寸皆廣五寸也　疏以經中字爲韘鉤中指之中中央謂韜中三指處

決節　釋曰周禮繕人注云士喪禮曰抉用正王棘若檡棘則天子用象骨與案鄉射注直言決以象骨爲之不言士有異繕人注引喪禮者以鄉射大射正經不言決所用物惟喪禮有文故據以推天子之禮耳此鄭注之愼也

謂以此二者與決爲韝　校曰二者二字當爲極決當爲指

令弦不決孿傷指耳　校曰決字衍

冒節

殺三尺　釋曰殺三尺則長與手齊之質得覆之亦明衣長下膝又有裳之意愼之至也劉氏績背喪大記非

又無鈕　校曰鈕當爲紐

竹笏

言公侯　校曰注作諸侯各本同玉藻本文亦作諸侯賈所見注蓋異

舒懦者　校曰懦毛作儒阮云陳本通解俱作懦案玉藻注本文作懦

夏葛屨節

于脚跗蹠足之上　校曰　殿本無蹠足二字

貝三節

天子飯以珠含竟未釋周大夫所用以玉蓋亦異代法　校曰含下有脫誤當云含以貝未識是飯以珠含以璧卿大夫飯以珠含以玉諸侯周大夫所用否以玉蓋亦異代法言大夫以玉含或亦異代法不始於春秋時大夫僭侈之爲或者玉當爲璧謂春秋之制大夫以璧蓋亦本異代法與周異

其實棗蒸栗　校曰栗下脫擇字

皆饌節

諸於序中半以南　校曰諸　殿本作謂

管人節

此爲死者　校曰下似脫沐浴二字

士有冰節

士併瓦槃　釋曰瓦槃言併則夷槃不併可知繼公謂夷槃先以承溟濯謬胡氏謂設冰在後沐浴在先不妨兩用然瓦槃夷槃自各有其用何必兩用乎大記言士併瓦槃以士止有一槃也士一槃併用則大夫以上兩槃各用可知今士既賜冰得用兩槃而又併之是何意乎經所以言於此者此槃雖用於襲後陳之當於此時凡沐浴含襲之具禮皆預陳以待事此槃襲後即用故同時陳之但用最在後故敘於末

外御節

明所受之於管人也　校曰所字衍

主人皆出戶外北面　釋曰沐浴動搖尸不可無人監視專任御者而尸體倮裎又不宜在旁經曰主人皆出戶外北面出則象平生沐浴子孫不在旁所以爲敬出而即在戶外迫近戶且北面向戶則仍得監視御者所以爲愼也禮之曲盡如此

象平生沐浴倮程　校曰程嚴作程

云象平生沐浴裸程者　校曰下文子孫不在旁五字當在此者字上

浴節

今用木鉋　校曰木毛作大阮云監本誤作木喪大記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案授御者下當有淅米煮潘等事既煮潘乃以潘入浴今徑云入浴者以有下汲授差沐煮沐受沐之文可參故省文也繼公不

知乃以爲汲出卽浴是以井水浴矣何不仁之甚乎胡氏不辨繼公之誣記而反謂記不可信然記人豈不見經文乎大記之文網羅放失天子諸侯大夫禮多賴以存疑記人猶及見古逸經者其與經互異處或言天子之士或補經所未備或立文有繁省或編簡有脫衍當分別觀之竊疑此二節卽有衍文倒文當讀云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沐兼浴在內也）水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爲坐于西牆下（爲坐在前此因煮沐連及之）陶人出重鬲（出重鬲亦在前此亦連及之）

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它日小臣爪手翦須渜濯棄于坎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而以上節之御者入浴四字下節之管人汲授御者六字爲衍文乃與經文脗合然古本相傳不敢妄易唯當守互文相見之義而已

渜濯棄于坎　釋曰濯滌也巳滌之溫水也孔正義及胡氏訓似未合

蚤揃節

蚤讀爲爪　校曰爪嚴作瓜

鄭讀從手爪之爪　校曰阮云要義無之爪二字

商祝襲節

及朔半　校曰半當爲月

云亦當喪祝行事也　校曰云字衍　殿本刪

以其死于北墉下　校曰阮云段玉裁改牖爲墉

遷尸于當牖下　校曰于下脫牀字

商祝執巾節　設巾　釋曰繼公爲慮孝子見親形變而哀故設巾不知飯含時固發其巾也此時一面不可復得尙可掩之乎

不嫌穢惡　校曰嫌毛作言阮云陳閩俱作嫌

主人由足西節　釋曰主人由足西宰卽從立于牀西於時婦人當避而南面向尸

以其口實不　由足　校曰不下缺可字

祝又節　釋曰繼公以奠于貝北爲南上此時尙暇計所上乎

主人左扱米節　釋曰飯含養道至此窮矣以後奠祭雖向之不能見其饗也哀哉

商祝掩瑱節　釋曰掩瑱設幎目則親面不可復見矣哀哉

掩者先結頤下既瑱幎目乃還結項也　釋曰先結頤下故經立文掩在先知既瑱幎目乃還結項者掩廣二尺長五尺瑱與幎目之兩旁宂包在內故知既瑱幎目乃還結項胡氏謂設掩畢乃瑱幎目則頤下項中既已固結而又入瑱於其中不已左乎瑱非掩畢後設之則幎目亦非掩畢後設之

矣注質言無疑必古制有可考見者不可望文而議之

後二腳先結頤下　校曰二阮云要義作三

不相恃離　校曰恃蓋悖之誤悖猶背也

乃襲三稱　釋曰襲衣如生時未忍異于生所以爲纂左衽不紐異于生所以爲哀也

明衣節

明衣禪衣不成稱也　釋曰謂明衣是單布之衣雖有裳亦得爲稱而不足以成稱與三服並數對爵弁皮弁服有裏褖衣有袍言也經云乃襲三稱即云明衣不在筭謂不數以爲稱也此注就經說經與前後注引喪大記者意有別張氏爾岐等失注意

設韐帶節

本正言韎韐帶　校曰帶字句

今言韎韐者用革帶也　校曰韎韐當爲韐帶用當爲明

又案雜記云王大帶也　校曰阮云二十七字要義偶脫宜從通解

彼是帶衣之帶　校曰上帶似當爲襲

諸侯禮　校曰禮下似脫有字

與大帶同　校曰同上脫不字

此則大夫士飾與大帶同也　釋曰大夫大帶亦五采襲衣之帶不與之同疏偶失檢

設決麗于掔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掔　釋曰言設決之法以組繫施於掔結之以爲固而必先以紐擐大擘本以爲根再以組繫貫紐施結於掔則決牢固而不動至設握乃以握繫與施於掔之決繫相連而結于掔則握亦固而不脫矣刪胡氏說

決以韋爲之藉有彄彄內端爲紐外端有橫帶設

之以紐擐大擘本也因沓其彄以橫帶貫紐結於
擘之表也設握者以綦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
之餘連結之此謂右手也　釋曰此注段氏褚氏
胡氏皆謂其難解鄭氏珍解之善矣而於疏不合
疑未盡確今釋之云云決以韋爲之藉有彄者言
決之制以韋爲藉以棘爲彄鄭氏珍云彄環也即
王棘檡棘所爲者是也云彄內端爲紐外端有橫
帶者疏云鄉掌爲內端屬紐子鄉手表爲外端屬
橫帶也又云此橫帶即上組繫案紐子蓋如今人
衣衽之紐子以韋或以組爲之較長耳彄以韋爲

藉屬於彄實屬於韋也此以上明決之制也云設
之以紐擐大擘本也者此以下明設決之法言其
設之先以紐繞大擘本一二匝而自約之所謂自
飯持之也云因沓其彄者謂以紐擐大擘本之時
則沓其彄於指也云以橫帶貫紐結於擘之表也
者謂以彄外端之橫帶貫紐反向手表結之則決
安固而不搖蓋決設於大擘故必先以紐擐大擘
本以爲根而以橫帶與紐交於大擘本使內外端
安帖如一乃向上繞擘而結之云設握者以綦繫
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者此明設握

之法也繫鉤中指詳下記□與決帶之餘連結之
者欲使決與握相牽連鉤貫而不可動也云此謂
右手也者鄭氏珍云唯左手無決故其握須有兩
繫乃可結右手既有決帶與握繫相配結之故其
握止右一繫案鄭說是也

乃以橫帶繞手一二　校曰手下似脫擘字如
疏說則先繞擘後貫紐矣二楊氏作帀是

裹手一端繞於手表必重　校曰表下似脫裹
字握手之制如囊一端至擘一端包手指縈繞
於手之表裹必重一爲覆一爲藉也

宜於上掩者　釋曰謂覆手表者爲上對藉掌
者爲下言也

屬一繫於下角　釋曰謂在擘者爲下對韜指
末處爲上言也

向上鉤中指　釋曰上謂指末中指中三指也

又反而上繞　釋曰上謂中指之表

取繫鄉下　釋曰下謂擘

設冒節　釋曰自此親身不可見矣哀哉

巾柶節　釋曰鬊蚤埋于坎亦骨肉歸于土之義凡
尸所用之湧濯巾柶悉埋之以其得尸氣故愛而同

歸之　制禮自士始士禮鬠笄埋于坎正禮也君大
夫鬠爪實於緑中加禮也
則避襲奠　校曰避當爲辟
重木節
橫者宜半之　釋曰謂重之廣耳非謂別有一
橫木
夏祝節
飯米夏祝徹之　校曰米當爲畢
冪用節
以席覆重辟屈而反兩端交於後左衽西端在上

釋曰繼公竊注義而淺顯其文不足道胡氏申
注是也
右衽然後以簪加束之　校曰右當爲左
禮求神之道不一內則設奠以依之外則置重
縣鬲以依之則重自宜在南庶幾神往來出入
皆有所依猶祭禮求神及門庭也張氏爾岐說
非
祝取節
以銘未用　校曰銘既云要義作重
重與主　校曰主似當爲銘

凡十有九稱
大夫十陳衣于房中　校曰士誤十
饌于節
北陳之　校曰北似當爲南
設盆節
設盥洗及巾　校曰洗字衍
至於設洗篚不言巾者　校曰各本此句至於
二字與下凡不就洗篚句凡字互易似是
苴絰節
亦與苴絰同垂三尺　校曰苴絰當爲大帶

婦人節
無異者　校曰毛作是其異者阮云其要義作
無案其上當有是字刊本脫
此帶牡麻兼男子　校曰麻下脫結本二字
陳一鼎節
則有房俎　校曰俎當爲胥
後有體解豚解　校曰豚解二字衍全胥即豚
解也
士舉　釋曰孝經曰爲之棺椁衣衾而舉之
主人髺髮節　釋曰萬氏斯同以髺髮爲代纚戴氏

震以爲代總皆非也髻髮與免同免代冠則髻髮亦代冠故成服後去髻髮則冠喪冠爲母卽位易髻髮以免明括髮免皆以代冠也注義致確司馬温公書儀補麻撮髻一義亦善戴氏謂髻髮止是麻束髮免止是布束髮則於問喪諸篇言免以代冠者俱不可通矣　弼初爲是說後見鄭氏珍據說文絜髮之義推鄭注言髻髮免髽之制與鄙見異而義多精確當刪取入纂疏

云又將初喪服也　校曰喪阮云要義作變

婦人節

亦去笄纚而麻髽　校曰笄字衍

至成服之笄　校曰之當爲著

至大斂殯後　校曰至似當爲蓋

乃著成服之髽代之也　校曰乃似當爲又

主人節

主人就拜賓之時　釋曰就拜就其位拜之

乃奠

祝與執　爲之　校曰執下缺一事字

右人節

卽云抽扃予左手　校曰阮引浦鏜云予監本誤于毛本誤於

祭薦　校曰二字當易一醢字或二字屬下讀

乃札節

皆覆爲塵柢本也進本者未異於生也　釋曰張氏爾岐以皆覆爲牲體皆覆設之沈氏謂覆設亦未異於生案進柢進髻專爲生人法屢見諸經故注以爲未異於生對祭祀進末進腴言也覆設爲生人食法於經無據而云亦未異於生安見吉祭之不覆設乎是臆說也凡設牲體無論養生事神當皆覆設無異禮故十七篇及諸記皆不及之此

皆覆自當依注謂以巾覆言覆則不言巾而巾自見經省文也此覆巾與下覆奠之巾異益暫以御塵奠時當去之

柢皆爲胝　校曰胝嚴作眡

多言皆弁髀升　校曰多言二字當爲者屬上讀

夏祝節　丈夫踊　釋曰孝經曰陳其簠簋而哀戚之

當以覆酒醴　校曰醴下似脫等字

豆錯節　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　釋曰祝旣奠由

重南東以重爲神所憑依故繞之而過求神之義十
主人見而增痛故又踊益感觸於是爲益甚也吳氏
未達斯旨
襚者節
主人未必用之襚耳　校曰襚　殿本改作斂
則裳又無絮　校曰則裳二字衍
據禪衣祭服之等而言　釋曰祭服恐未必禪
爵弁純衣皮弁素積皆帛爲褶也皮弁裳既用
褶則衣亦不禪矣雖複與禪同據袍表用禪而
言也但袍表與袍爲稱此與裳爲稱耳

宵節
注宵夜也燎火燋　校曰火阮云要義作大
古者以荊燋爲燭　校曰者阮云要義作人
大燭　校曰大上似脫卽字以下燭俟于饌東
疏校之似脫又詩云庭燎之光傳云庭燎十一
字
東方節
鄭云亦者亦上小斂也　校曰阮云要義無亦
者二字
使小斂一豆一籩　校曰使當爲決

掘肂節
但橫木不及棺而已　校曰阮云已下要義有
也字
塗合牡牡之中也　校曰上牡字牝之誤
熬節
熬所以惑蚍蜉令不至棺旁也　釋曰此古人愼
終深意此時重在殯不重在奠吳氏申注甚是但
其設之當在旣殯之後耳繼公等說皆謬
設盆盥饌于東方　校曰當爲設盆盥于饌東
西方盥如東方

陳三鼎節
一依前斂時也　校曰斂上脫小字
燭俟節
此大斂於室之奥　校曰斂下脫奠字
皆是人之手執燭也　校曰之字當在執下
庭燎且　校曰且字當在庭上
其餘節
待後奠事畢　校曰阮云要義無事畢二字
有大夫則告
後來者則告以方斂非斂時則當降拜之　釋曰

下君視斂章末拜大夫之後至者注後至布衣而
後來者本此經爲說經敘有大夫則吉於布席衣
衣之下注以方斂釋之斂事自布席衣始也非斂
時謂未布席衣也未布席衣而大夫來是來在斂
前主人雖已升堂當降拜之繼公說非又下文敘
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於乃蓋下亦是非斂時
當降拜之事蓋奉尸斂于棺既蓋則斂事畢非復
斂時矣故當降拜大夫後至者　檀弓大夫弔當
事而至則辭焉注主人無事則爲大夫出出當爲
降喪大記注順記釋之者以有此經唯君命出注

可參且總釋君大夫士禮非專爲士言也不破記
者以記文當有以處之竊疑大記云士之喪於大
夫不當斂則出與上經唯君命出違者非凡爲士
者之通禮也士相見禮士見于大夫章下别有嘗
爲臣者之禮與凡士不同記不當斂爲大夫出其
諸嘗爲臣者之禮與嘗爲臣則大夫有君道故出
此經唯君命出足以包之矣然究殺於正君故當
斂則不出正君雖當斂亦出此經大斂既布衣君
至主人出迎于外門外是也士之喪君不視小斂
胡氏駁大記并駁鄭注失之

主人節

北面於西階東　釋曰堂上西階東也

衆主人節

注阼階之下之位　校曰上下毛作至阮云陳
閩監本俱作上下

卒塗節

訖置于重　校曰訖上脫襲字

乃奠節　祝執巾席從　釋曰奠時人執一物繼公
謂祝兼執巾席謬

士盥節

左首進鬐亦未異於生也　釋曰賈疏至精凡設
魚無論進鬐進腴無不右首者此左首自據載者
言注左首二字亦帶言耳

祝執醴節

注如初祝先升　校曰祝毛作至阮云陳閩監
本俱作祝

設豆節

菹在醢南也　校曰醢嚴作醴

凡設醢　校曰醢上似脫菹字

菹在醢南也　校曰醢阮云要義作醴

賓出節
有司財　校曰有字似衍
但大功亦容不同門　校曰容毛作有阮云陳
閩監本俱作容要義有上有容字
衆主人節
是賓客所在亦名次也　釋曰是猶是以也
君若節　釋曰襍記公視大歛公升商祝鋪席乃歛
注引喪大記大夫之喪相推不引此經則注以襍記
所言爲大夫禮此士喪無改始新之之事也吳氏謂
襍記與喪大記所傳有異當以此經爲斷然記人當

非不見此經者
主人節
此迎君宜哭　校曰宜下當脫見馬首節不五
字
巫止節
小臣掌正君之法儀者　校曰小上嚴本有周禮
二字
君釋采節　釋曰注義至精萬斯大說背謬此時旣
小斂君皮弁襲裘而往何釋去采衣之有乎記曰嘗
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其萬之謂乎

證君無故而入臣家　校曰而當爲不
升公卿節　釋曰此君在而孤單稱公則燕禮言諸
公非爲別於君明矣
貴重之極　校曰阮云要義無重字
證經公是公之孤也　校曰阮云要義無上公
字
大國無公　校曰阮云大要義作公
君要節節　釋曰此文在乃奠下卒奠上自專爲奠
時之踊經文敘次井井不可紊也方氏以爲總舉之
辭則似此二句橫亘於乃奠卒奠之閒於文殊不順

不可從上文哭尸馮尸不言踊者義可知省文也且
謂此文足以明上禮之皆有踊則可謂此文不專指
奠時之踊則不可又諸言要節而踊者皆謂奠踊也
貳車節
以巾車又云　校曰阮云要義以字下有其字
無巾車又云四字
釋曰王以朝　校曰阮云五字要義無
雖不言弔臨然　校曰六字阮云要義無又云
當悉從要義案如今本則上釋曰當爲說曰謂
禮經師說也

無御者在中　校曰無字衍
襲入節　拜大夫之至後者　校曰至後嚴作後至
此誤倒
後至布衣而後來者　釋曰經云既布衣君至則
布衣後來者爲君至後來明矣其未布衣君未至
而來者前當已拜之疏未甚分明
三日節
棺中之賜不施己也　釋曰棺中之賜施於親君
臣朋友本有死生相恤之義唯弔則是因先人而
憫及藐孤非己所敢當故當拜也吳氏重禮輕財

之說未合禮情
謂殯斂以死日數也　校曰阮云謂上要義有
此字
朝夕哭節
子卯桀紂亡日　釋曰王者以子卯爲戒則永無
亡國敗家之憂此聖人精意猶立亳社之義也如
姜氏沈氏說則是桀紂於湯武猶有君義旣以爲
暴而誅之復以爲君而避之有是理乎弔伐之師
一起暴君卽爲獨夫何君之有詩曰不戢不難受
福不那王者必自難以亡國之戒故子卯不樂爾

凶事不避者情專於親有哀而無懼也
主人拜賓節
以一面　校曰以下似脫缺字
主人堂下節
主人乃右還拜之如外位矣　釋曰經云皆卽位
如外位位旣如外位則拜亦當如外位且經於上
著旁三右還之文而於此無文則如上可知如者
如其右還也所以辨貴賤者在特拜旅拜耳　如
注先拜士乃拜公卿大夫者公卿大夫不與士爲
等列不嫌也若公卿大夫中則當先拜公次卿次

大夫如褚氏所云矣
以其云外位　校曰云下脫如字
無門外內位　校曰門當爲問
故入卽　校曰下脫位乃哭三字
進前於士之列也　校曰進上當有云少二字
下當有前於列者四字
有薦新節
先薦寢廟仲夏云　校曰七字阮云要義無
徹朔奠節
令足閒鄉前也　校曰令阮云徐本作今案嚴作

令　敦制詳特牲

旣朝哭節

彼有司與占者之服　校曰占當爲筮

筮人節

是爲一事命筮　校曰因誤一

是直云孝孫某　校曰是或當爲因

將卽西面命筮　校曰將卽　殿本倒

通前爲事命筮　校曰事阮云要義作士

又有卿當席　校曰卿字衍

士云不者士喪禮　校曰云字衍

如太夫命龜　校曰如毛作知阮云陳閩俱誤

作如

與卽西面命龜　校曰卽下脫席字

旣井椁節

所云者　校曰云下脫拜工二字

獻材節

是蚤治　校曰是下脫未字

宗人告節

次事小事以下　校曰下阮云要義作上

卜人節

又取龜執之以待待者　校曰下待毛作之阮云陳閩俱作待

宗人節

謂就龜之四體　釋曰就龜之四體中開腹下高處鑽之也

命曰節

考登也降下也　釋曰考訓成登亦訓成故考有登義注說必有所據注又云魂神上下實兼魂升魄降言之文義最與經合後人改訓皆覺不辭此時未葬未忍異于生稱父不稱考也

摠指一切神　釋曰此言恐非

禮經校釋卷十七終　同邑王大綸校字

禮經校釋卷十八

吳縣曹元弼學

既夕禮第十三

以其記下士之始死　校曰下當爲本

乃記葬時　校曰記當爲計

鄭謂下士一廟請啟先葬二日其上士二廟則先葬三日疏推之至天子七廟則先葬八日吳氏紱據曾子問天子諸侯喪奉廟主藏大祖謂主既不各在其廟則無容各別日朝之案注但言士禮不言大夫以上禮謂天子諸侯亦每日

朝一廟者疏之誤耳且曾子問但言天子諸侯則大夫不從此禮以大夫不皆得立大祖廟也則當下同士禮矣士朝廟每廟一日下記由禰適祖無厥明之文乃文省耳禮不以殘日問八而可以殘日朝祖乎以朝禰殘日朝祖尤非禮也吳說非

既夕哭

復外位時者　校曰者字衍

請啟期節

昒旦須啟殯　校曰旦毛作日阮云陳閩監本要義俱作旦案單疏作旦

陳鼎節

皆皆三鼎也　釋曰此文在設盥下饌夷牀上自專據遷祖奠言言皆者皆三鼎也吳氏以皆爲皆三奠於文殊不安與方氏解君視大斂章要節而踊二句失同

二燭節

案上文殯後大斂之陳　校曰斂下脫奠字

又案又案少儀云　校曰又案二字不當重

丈夫髽節　釋曰注謂互文相見是也張氏爾岐胡

氏謂有脫字非說經當愼重苟有可通萬不可輕以爲脫譌以啟改經之弊經自有互文之例可盡指爲脫乎至熊朋來說更狂妄不足辨

證見未成服已前　校曰證或當爲正

祝降節

祝降者祝徹宿奠降也與夏祝交事相接也夏祝取銘置于重爲啟殯遷之　釋曰銘置于殯取銘斯啟殯矣禮之大例襲事辟始死奠乃襲小斂辟襲奠乃斂大斂徹小斂奠乃斂事相接不相並則此啟殯亦必徹宿奠乃啟故注以爲祝徹宿奠降

夏祝乃取銘也銘在肂東經先言交于階下乃言取銘則銘爲升者取之非降者取之甚明故注以爲夏祝取銘也如繼公說則當改經云祝取銘降與夏祝交于階下置于重矣且既取銘則即啟肂今祝取銘降而夏祝即升徹奠與商祝啟肂事並行啟肂之事當何如慎重而使夏祝及執事紛紛執奠由楹西降自西階以參之乎禮必不出此也凡徹奠皆周祝爲之記曰夏祝徹餘飯者爲去飯故徹飯非徹奠也飯含夏祝與商祝聯事奠則夏祝與周祝聯事不得相雜取銘本周祝事以周祝

方執奠以待柩行故使夏祝代之權也胡氏說亦誤凡祝事相代者位同　如胡氏說則周祝所主唯取銘一事而他禮皆不與不幾於虛設乎

與射者　校曰與下脫升字

但銘書作名　校曰當爲但作銘書名

踊無筭

主人也　釋曰兼衆主人

當知開棺柩之時　校曰知開棺柩當爲指開

殯出柩

重先節

主人從者丈夫由右婦人由左以服之親疏爲先後各從其昭穆男賓在前女賓在後　釋曰從柩入廟之序注言之至精親疏之序男女之辨皆得之男賓繼衆兄弟而在前女賓繼衆婦人而在後同列序末而有前後者明婦人行必退於男子自主婦序至女賓則女賓最在後而男賓在其前矣女賓謂服無親者若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則在婦人中不在賓內與特牲女賓異喪尙質祭尙文也　經但言主人者舉主人以該衆主人婦人衆賓以此等人皆視主人所爲而行禮朝夕哭既詳列之故此省文繼

公說不足信方氏謂賓不從非賓厚於死者之意胡氏謂主人不得該賓亦未審經例經舉主人以該凡從主人而行禮者也知婦人行必退於丈夫者以下反哭婦人升堂在丈夫後也圖於左

柩
燭

主人　衆主人　親者　衆兄弟　賓在前

主婦　婦人　親者　衆婦人　女賓在後

（婦人）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子婦
（親者）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女賓）無服者

服同以昭穆爲次

席升節

不設柩東東非神位也　釋曰此奠卽殯宮夕奠故承朝夕奠設于奥東面意言之非對祖奠遣奠設于柩東言也淩氏奠皆于右之義固可通然謂注欠分明則失注意疏曰此亦據神位在奥不在東而言也釋注甚明

席北鋪之　釋曰謂當柩北頭也猶當尸腢

主人節

設奠時婦人皆室戶西南面　釋曰褚氏申注是也戶西謚西近牖非正當戶牖閒也若正當戶牖閒則當柩首矣注豈有以婦人爲宜在柩首北者哉然則何以不避而又西不忍遠離也胡說非

堂上迫疏者可以居房中　釋曰此葢兼約始死哭位及朝夕哭婦人卽位于堂言之朝夕哭但言婦人則疏者與親者同在堂此時人若少則疏者亦同在堂若人多堂上不能容則疏者居房中亦可以始死哭位衆婦人本與親者異處也吳說非

此時兄弟疏者與主人同在階下西面與始死位異則婦人疏者亦當與主婦親者同在堂上西面與始死異葢始死位以室中戶外堂下分不但殊男女兼别親疏小斂後位以堂上堂下分殊男女而已親疏不復異處今經别云親者者以此時送葬者多堂上或不容則疏者可居房中也　約朝夕哭階下位則婦人卽位于堂南上衆婦人當繼之北上有女賓則又繼之南上

薦車節

據南北之中庭　校曰之似當爲爲

乃奠節

皆大斂之奠　校曰皆下脫如字

主人節

由重南　校曰南下脫東字

薦馬節

凡入門參分庭一在南　釋曰上薦車直東榮西上此馬亦當然馬隨車也馬直東榮則遠在重之東無妨於重且三分庭一在南亦大分言之當直重之東南總在庭之南一分內耳下公賵馬在重南明此亦當在重東南不正當重東車在三分庭之中而南於碑馬在三分庭之南而南於重亦其宜也胡氏從繼公違注非也圖於左

東榮

車

馬

庭北碑　中庭　重庭南　門內霤
西榮
當同色　校曰色上脫三字
大斂陳事在庭　校曰斂字譌單疏作判
御者節
是由車成於薦馬故也　校曰車上脫薦字
曰日側
昃是傍側　校曰昃當爲側
降奠節
此在柩車西當前束　校曰單疏如此

商祝節
縣於前面荒之爪端　校曰爪毛作瓜阮云要
義作爪案單疏作爪
設披
此注云披柳棺上　校曰披下各本有輅字是
也
陳明器節
明車近不在重今東陳　校曰今東二字　殿
本倒案近不在重四字或當爲近南在重東北
六字

折節
謂善面　校曰謂下脫見字
抗木節
以其在抗席之上　校曰席單疏作木此從他
本
其橫與縮各足掩者　校曰掩下各本有壙字
是
加抗席三
以承土承塵　校曰單疏如是
但抗木在上故云禦塵　校曰塵字譌單疏作

土
加茵節
渾天言之　校曰渾上脫據字
云木二則在下　釋曰是木亦有地二之義
皆木桁久之　釋曰苞筲罋甒皆久之以入壙此先
王不忍死其親之意孝子之所自盡也必久之者以
蓋緊塞其口香不外聞則蟻不至且不見風不漏氣
則物不敗壞生蟲以爲害此防患之深意也後人以
久之屬木桁則大失古人防患之意將有如朱文公
所慮者要不得以疑禮經也但古禮不行者多後人

處事每不如古人之慎則舍此數物不用以免人子日後之憂疑固亦合乎禮意者矣若必欲復古而防護或不逮古人周密則蟲生蟻聚勢所不免貽悔無窮失禮已甚率天下之人而祠禮經者必此也禮曰有其廢之莫敢舉也久廢之禮弗可輕舉文公論經雖未是而防患之意深合禮經後人所當確守

徹奠節

不設於序西南者非宿奠也　釋曰淩氏易此注謂當與徹從奠注云已再設爲褻同例案再設爲褻注於上發其例則凡再設者皆不更設序西南可知故此不復言義已包在上注中也但此經又別自有義故特著之曰非宿奠而又推言宿奠必

設之故曰爲神憑依之久也闡發經義無微不至淩氏執彼難此不知鄭君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也

由重北而西徹訖　校曰阮云要義重徹字案重者似是

婦人節

進而行之是時也　校曰是時二字殿本倒

布席節

又皆從車而來　校曰車當爲重

入復位

以其送賓據主人入　校曰入字衍

公賵節

案兩小傳　釋曰謂公羊穀梁也唐制以左氏春秋爲大經公羊春秋穀梁春秋爲小經據文多少言

擯者節

故鄭解經不哭　校曰鄭解經三字衍

入門門東而右　校曰衍一門字

馬入設

以庭賓法　校曰賓字僞毘疏作實

賓奉幣節

在北分之北　校曰下北或當爲內

賓賵者節

賓卿大夫士也　釋曰言卿大夫士者對上公言之庶兄弟等統在其中矣又經言將命則賓是使者而注以爲卿大夫士以賵賓出於卿大夫士使者但致之耳上公使人賵而經但云公賵是其例也

若奠

謂賓不辭此釋　校曰當爲謂賓釋此辭

若就器節
就猶善也　釋曰爾雅就成也成善義通繼公易
注固矣
所知節
所知爲疏　校曰阮云單疏本疏下空一字奚
疏下乃所上之譌
書道節
故在賓客贈賻與賵之下特書也　校曰單疏
如是案賻字當從今本作膊
宵節

爲哭者爲明　釋曰經言爲燎于門內之右則以
避柩車明器而不在中庭可知注云爲哭者爲明
賓有精意照哭者則兼照出入者可知胡氏補出
兩義未爲不可而謂注未的則非矣
厥明節
論葬日之明　校曰明當爲朝
豕亦節　豚解　釋曰羊亦豚解褚氏說與下注俎
釋三个義合疏未確
東方節
云蜱蜯也者　校曰蜱毛作脾阮云陳閩通解
俱作蜱案單疏作蜱
滅燎節
二人執燭俠輅北面　校曰二毛作一阮云陳
閩通解俱作二案單疏作二
鼎入
以其徹者旣祖　校曰祖　殿本改作東
云陳之也　校曰也字衍
旣疑而知在東北　校曰東上各本有重字是
以其奠祭在室掌設者　校曰掌或當爲堂
徹者節

取下體者脛骨象行　釋曰此古義也猶祭禮肵
俎載心舌取知滋味之類用物各象其事也繼公
敬聽說不足辨
士苞三个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亦得俎釋
三个　釋曰褚氏謂取下體正也餘或取脊或取
脅由便然則經言其有定者以該其餘謂取脛骨
則用下體耳明不用肩胑也注旣釋用下體之事
而又云亦得俎釋三个明脛骨外脊脅當科取其
一也褚本注釋經實無不合繼公謂俎釋四个不
唯乖歸俎皆釋三个之通例且苞三个而釋四个

所歸反少所釋反多非厚於送死之意經必不然

士有一包　校曰一當爲二

其脾又不升　校曰脾字譌單疏作髀

則骼胉爲一段在俎　校曰骼上脫肫字

羊俎上注云至故得爲俎釋三个　釋曰疏說未確褚氏得之

則此奠雖不改爲饌西北隅留之　校曰改爲二字　殿本倒

不以節

謂上三牲　校曰三　殿本作二

主人節

以其主人於車東北面　校曰北當爲西

商祝節

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爲抑揚左右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　釋曰喪大記注謂功布御柩出宮而止與此注似異細釋兩注蓋比出宮舉之既出偃之過道中將有低仰傾虧則仍舉之至低仰處則抑揚其布以爲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也舉謂平舉之以後人得望見爲度抑則下之仰則高舉之總使在後者望而卽知偃則斂之士所以出宮卽偃者下尊者去飾也所以低仰仍舉而抑揚之者孝子愼終之心無貴賤一也又舉偃仰揚左右時皆宜呼以警衆

云柩車之前　校曰云下脫居字

主人去杖節

次柩車在廟門時　校曰次或當爲決門字衍

茵先入

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以其　校曰阮云十四字單疏要義俱複出案疏文冗蔓多類此似非刊本誤衍殊乘賈疏有極條暢處有極

觕當處實非不善行文者唐以後治此經者鮮故刊本衍脫譌錯積謬相仍幾不可讀要非作者本意此十四字當係誤衍後人又以意刪之耳凡校書者正其譌可也改其本不可也

主人節

上有負上爲惤　校曰下上字譌單疏作士

賓出節

是相見問遺之賓　校曰見字衍

藏苞節

罋甒後用包筲　校曰用當爲陳筲下脫先陳

二字

賓士三節

故今至賓士三徧　釋曰三周壙也未盈口

乃反哭節

不於阼階西面西方神位　釋曰柩自廟至壙朝廟時柩升自西階又設遷祖奠在西故反哭至廟升自西階東面若神在西方庶或遇之西方本神位也或說親行禮在阼東面若鄉之此義已包於注引檀弓中檀弓注云親所行禮之處與此注可參故略不備論耳或說固矣且送形而往迎精而

反鬼神依人而行主人升則若神與之俱升故就神位也

凡夫人不殯於廟者　校曰人下似脫不薨于寢四字

今不於阼階　校曰於毛作由阮云陳閩監本通解俱作於案單疏作於

婦人節　釋曰婦人入在丈夫後而與丈夫相接明其並行差在後也

主婦節

主婦人踊　校曰主字衍

賓弔者節　釋曰賓隨兄弟入即位旣踊乃弔以上堂弗見入室弗見哭泣擗踊哀痛之極故弔之也

主人皆拜送于西階東面　釋曰特牲少牢主人拜皆北面疏失之

遂適節

則此主啟位　校曰主各本作如是

東面　校曰東當爲西

兄弟節

至虞卒祭　校曰祭上各本有哭字是

記

士處適寢節　釋曰喪大記寢東首於牖下自當依鄭本釋爲君視疾之禮蓋疾時處北墉下自始疾已然大記若作北墉下當如此記開首即言之不當言於去琴瑟之下今於疾病去琴瑟後始言明特言君視之禮異於常禮者鄭君細審文次知兩記各明一義或本混而同之非也胡氏據大記上下文皆君大夫士並言不宜此句專爲大夫言（言上似脫士字）不知此古人立文錯互之例傳記多有之又謂果係君視疾則經當直云君視且當如大斂君視節詳言其儀不知經不言君視者以寢牖下易常處明君視可知不待

言也君視疾之儀與君眡大斂之儀詳略當迥殊故記亦詳略各異且此係記喪禮疾時事不過約舉之詳於視大斂而略於視疾宜也凡此皆不足以疑鄭也或本失記人本意陳氏喬樅禮記鄭讀攷言之是矣

適室一也　校曰適上似脫卽字

喪大記謂之北牖下　校曰牖當爲墉然此非鄭本也詳胡氏研六室文集

養者皆齊

憂也　釋曰孝經云病則致其憂齊正憂之至也

注訓最當胡氏譏之非

疾病節

爲有賓客來問也　釋曰注是也或謂埽除不祥與下經義不貫

徹褻衣加新衣

故衣垢汙爲來人穢惡之　釋曰此注以來人穢惡言是解所以易新衣之故不辨所加何衣據人子之心也大記注以正終言是解所以加朝服之故本死者之意也加朝服之說必禮家相傳之訓賈疏推闡雖明而未能得其所本正終者猶曾子云得正而斃是死者自處之道若人子之心則自如此注所云耳論語曰疾君視之加朝服大記徹褻衣加新衣在寢東首於牖下下知非爲君來加朝服者以此記不言君視亦云徹褻衣加新衣兩記加新衣下皆言御者持體之事大記徹褻衣上有廢牀之文是在病卒之間卽微君來亦當加朝服以自正其終其君來或在病亟而未至於大病之時則爲君而加朝服君去仍當徹之服玄端與此服朝服以終者不同也兩記皆言徹褻衣加新衣不正言徹玄端加朝服者據人子之心不忍言

親之終故此注以來人穢惡言則徑直言之彼注以正終言則必轉出朝服一義也兩注相兼乃足以新衣爲朝服則褻衣猶云常服耳士常服玄端內則曰端韠紳玉藻曰朝玄端齊又宜服焉胡氏讀注未善　玄端久服必有汙垢當易因遂服朝服在死者寓正終之意在人子仍是盡事生之道且恐君或再來記曰大夫疾君三問之倉皇之際不及加朝服故豫加之此人子之心也

明皆有兼也　校曰兼單疏作言案皆有言似當爲皆互言

乃行節　釋曰五祀之說三禮札記近之蓋當時習言五祀故諸書不分別尊卑耳非眞士之祀與天子同也如陳氏祥道說將祭法不足據耶

設牀節

病卒之間廢牀　釋曰今人小兒病危有置之地上得地氣而生者病卒之間廢牀蓋此意乎古人蓋嘗有廢牀而得生者故制爲禮但養疾必愼之又愼廢牀之禮久已不行當在闕殆之列若泥古而輕行之則萬不可學者明此可不必過疑大記之文矣曾子反席未安是未及廢牀不得以證古無廢牀之禮記人决非妄言後人勿疑古亦勿泥古可也

綴足節

今以夾則豎用之　校曰夾下似脫足字

室中節

云兄弟至謂命夫命婦　校曰以上承用舊義命士不命士之說此士喪禮下似脫據命士三字

案大記至皆坐也　校曰以下賈氏下己意以易舊說若命夫命婦若下當從各本增無字

其襚節

戶西故　校曰當爲故戶西

其母節

男子免不冠　校曰免字衍

設明衣節

若今之禪襂　校曰禪毛作禪嚴本作禪與單疏合

注中帶至禪襂　校曰禪毛作禪阮云單疏本作禪案單疏實作禪

設握節

十掩之　校曰十字譌單疏作中

設桃節

故知二謂大斂饌　校曰謂毛作爲阮云陳閩監本俱作謂案單疏作謂

凡籩豆節

故雖一豆一籩　校曰單疏如此與要義同

小斂節

畢事而去之　校曰畢事疏作事畢

無踊節

爲節賓主拾踊　校曰當爲爲受君弔襚主人成踊

既爲尸　至　布帶

齊衰無等　校曰衰下脫以下二字

既殯節

髻髮爲髻　校曰髻毛作翦殿本作髻

三日絞垂

以經小斂日　校曰經單疏作垂

冠六升節

外之者　校曰阮云徐本無之字案殿本有

故去外之者　校曰去字譌單疏作云

使鄉下纓結之　校曰纓上脫爲字

歠粥節

今日食米一溢　校曰一毛作二是單疏作一

大服

云亦白者　校曰云毛作侪阮云要義作云案

單疏作云

馬不節

此注解文　釋曰謂解今古文

貳車節

是差也　校曰差下脫飾字

朔月節

云右手用者　校曰右手二字譌單疏作示未

從徹者節

皆不專以禮事　校曰以或當爲行

燕養節

云進進徹之時　校曰進字不當重

筮宅節

不物土　校曰不下似脫言字

卜曰節

主人哭　校曰人阮云陳閩通解俱作婦案婦

字是

啟之節

葬首將啟殯　校曰葬　殿本作篇

其二廟節

東上　校曰上當爲方

朝于節

正柩于兩楹間　釋曰胡氏謂亦用夷牀

極是

奠升設于柩西　釋曰不云巾之文省此從

奠亦質明乃徹胡氏謂不久設不巾則朝禰奠亦不

得久設下文白禰適祖時何以云巾席從而降乎

重不入者主於朝祖而行若過之矣　釋曰此亦

事死如生之意生時父祖並有命必先祖而後父

如或將見祖而先見父則父必促之行而子卽當急趨祖以承父志故今朝禰則止重于外若過之然蓋體禰廟之心不欲其先已而後祖而來朝者亦若曰本爲朝祖以過父而來省非先親而後祖也則禰與朝禰者之心皆安矣此禮曲順死者先意承志之孝心唯注能達之所以必先朝禰者親親也所以止重於外若過之者尊祖也所以必明日朝祖者不敢以殘日事祖也仁之至義之盡矣而姜氏方氏江氏胡氏等乃紛紛糾駮姜兆錫謂重止門外露處越宿非孝子意不知重平日在中

庭固未嘗屋之也且在門外嘗使甸人守之若以爲非則何以處葬日倚重道左之禮乎又駁注自死至殯自啟至葬變禮同日數亦同之說不知注特因二廟者日數與殯同而著此義耳非以此爲上下之通例亦非以爲朝必異日之正解也姜以辭害志固哉至祝及執事舉奠自是明日事序從如初中自當有燭經注櫽括其文疏分別甚精方氏胡氏說雖不同皆非也江氏駁士虞注辨詳士虞

祝及節

以其此二篇薦者　校曰篇薦二字當爲廟朝

薦乘車節

士乘棧車　釋曰注義是淩氏謂用墨車擯壓然柩車用棧此不當踰之淩未然胡氏因謂道車爲棧車亦非

道車節

日視朝之服也　校曰之服二字嚴本倒

槀車載蓑笠　校曰嚴本槀從禾蓑從艸

槀車載蓑笠　校曰單疏槀從木蓑從艸

彼注此文　校曰注下省引字

茵節

茵著至澤焉　校曰著單疏作箸

菅筲節

不辨苞之所用　校曰苞當爲筲

車至節

道左墓道東先至者在東　釋曰記文車至道左句北面立句記明云道左則是道之左非車之左左屬道言北面立屬車言謂至道左而北面立也道統于壙南向則東爲左矣東上者先至者在東也胡氏從敬以左爲西與本文背又謂在道西而

東上則反時在東者先行便然卽在道東豈遂為不便乎注順經為義不可易

君視斂節

及辟忌也　釋曰謂君幼若有微疾而來者辟忌辟凶邪之氣非辟死者此釋加蓋而至之故也後人不達謂加蓋而至亦以有故解謂如以有故則事畢無定時苟未加蓋而卽可來豈不欲急來以及見尸而必待加蓋乃至乎注不可易

是以經二事皆見於禮而言　釋曰言因經二事皆見於禮而別言其不備二事者二事謂視

斂視奠

視饌節

明知既祖還乃鄉饌之　校曰當為明知既祖還鄉南乃饌之

有柲

使不頓傷　校曰頓毛作損阮云陳閩監本通解俱作頓案單疏作頓

設依撻焉

弣側　校曰弣上似脫著字

翭矢節

射敵之近者　校曰阮云單疏敵誤故案單疏不誤

志矢節

凡枉矢之制　校曰枉字衍

但周禮有八矢　校曰但阮云單疏誤作位案單疏不誤

禮經校釋卷十八終

禮經校釋卷十九

吳縣曹元弼學

士虞禮第十四

士虞禮

據殺特須指事而言　校曰特字譌單疏作時

側亨節

自獻賓已後　校曰獻賓當爲賓三獻

對時廟與寢別　校曰時上或脫平字

魚腊節

則次在豕鼎之北而　校曰北而二字當爲南

饎爨節

是大夫主之廩人掌　校曰當爲是大夫之禮廩人主之

朔月薦新之黍稷當煑于爨與薦餘飯同處此虞之饎亨于爨與特牲同故云吉彌吉之義賈疏言之甚明虞爲喪祭據全禮言有饎爨彌吉據一事言吳氏誣疏以及注殊謬

尊子節

絺布葛屬　釋曰王氏引之引燕禮大射儀證絺布爲二物案彼二物者皆言若以別之此不言若則非二物明矣且彼皆別出布體此若與彼同則亦當明言何布不得但言布已也故王氏以彼文證絺布爲二物弼卽以彼文定絺布之非二物絺布猶今人云葛布耳至日用丁已則事類不同不得取證

素几節

其虞有几　校曰其下似脫賓字

從獻節

在尸爲獻前爲正　校曰爲獻當爲未入

匜水節　釋曰匜爲盥器內則注云巵匜酒漿器者匜本以盛盥水而盛酒漿之器亦有名匜者三禮圖

引孔義云匜似羹魁巵匜之匜蓋卽羹魁之類歟

羞燔俎節

南順於南面取縮執之便也　校曰南當爲西字之誤或曰南面取執上端反吉也繼公說非

主人節

論將虞祭於位　校曰於當爲卽

祝免節

皆無免法　校曰皆字衍

而可以受服也　校曰受或當爲重

宗人節
朝夕哭祭時　校曰祭當爲奠
門外送賓訖　校曰送當爲拜
主人即位節　衆主人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如反哭位　釋曰據此則反哭時賓與兄弟同入即位不在婦人後明矣
祝盥節
杖不入於門之事也　校曰門當爲室
主人前自西入向東　校曰西當爲門東當爲西

贊薦節
既引曾子問　校曰既字衍
彼文承奠下　校曰奠當爲祭
下卒哭既取大功以下　校曰上下字當爲虞
祝饗節
案少牢迎尸　校曰尸下脫上字
酳尸盥節
案上文賓與主人　校曰主人當爲兄弟
婦人節
碎執事者　釋曰吳氏謂將祭有事于房故入說固可通鄭所以不云爾者欲明齊斬之親不執事故也
婦人入于室　校曰室字譌單疏作房
執事者由堂東　校曰東字或當爲入室二字
佐食取節
祝祝卒也　校曰單疏如是
黍稷節
以黍稷湆未設　校曰以上或脫前字
舉魚節
此腊亦不過特牲體　校曰特字譌單疏作於

記云魚鱄鮒九方氏謂魚七失之
主人洗節
特牲濟肝訖　校曰濟字譌單疏作嚌
賓長節
喪祭進柢　校曰柢阮云嚴本从手
是以鹽於俎之近北　校曰之字衍
尸左節
加于俎從其牲體也　釋曰淩氏疑俎爲菹之誤胡氏申之謂正俎當改餜陽厭不可以食餘之物加之然菹豆亦當改餜何獨可以食餘之物加之

乎盆齊而反之者象生時食餘或即反本器中于
俎于菹豆異者吉凶相變耳曲禮曰無反魚肉此
爲平等言非以繩尊者也唯飯則尊卑皆不反器
中耳

祝坐節

乃東西面立者　校曰西字各本無是

尸祭籩節

皆舉主人獻尸　校曰舉字譌單疏作與

婦人復位

即面位也　校曰面上各本有西字是

祝出戶節

以處主人東面　校曰處字衍

祝反節

陽厭時南亦几在右　校曰南下各本有面字
是

疏說扉隱義本與注相成後人岐之非是

祝薦席節

故比祝席　校曰比字譌單疏作此

宗人節

即徹室中之饌者兄弟也　釋曰虞禮兄弟徹室
中之饌與有司徹異何也虞禮齊斬之親不執事
故徹事兄弟大功以下爲之而不使婦人也吳說
非

未出大門　校曰大毛作入阮云陳閩通解楊
氏俱作大案單疏作大

記虞沐浴不櫛

經云不　校曰不下脫櫛字

日中而行事　釋曰檀弓朝葬日中而虞不忍一日
離也則此記日中行事自專據初虞言日中承朝葬
事而言不待分別也再虞三虞當於朝哭後爲之當
朝奠之節盛胡皆非

羹飪節

證離肺舉肺之異也　校曰異或當爲義

貶於純吉　校曰純毛作肫阮引浦云純誤肫
案單疏作純

升腊節

牲上文　校曰各本無牲字是

載猶節

進腴　校曰腴毛譌爲膄

祝俎節

統於敦明神惠也　釋曰特牲敦在西堂執事俎在階間正也此喪祭反吉敦在階間則祝俎無餜處於是別取神惠下逮之義卽置之敦東俾統於敦視吉祭執事俎則少東矣聖人制禮無所苟如此兩文對勘自明胡氏失之鄭云統于敦釋敦東非釋階間也此在敦東自統於敦特牲不在敦東自不取統於敦之義胡氏誤會

祝對上尸俎　校曰祝字衍

用刲肺　校曰刲當爲刌下句同

鉶芼節

冬用荁　校曰嚴本不誤

今文或作芐　校曰芐嚴作芐

是以及特牲　校曰及上脫此字

是以經直云冬　校曰冬上脫夏字

豆實節

籩有篠也者　校曰單疏篠從竹

毼豆兩　校曰單疏作毼

尸入節　釋曰此文注以別於初時主人入祝從在後爲說義最精深繼公謂別于未入時盛氏謂別於尸謖皆義之淺而易見者故注略不言

還出戶節

主人者欲見階上　校曰欲見二字當爲在

尸出節

尸出至降降　校曰上降字譌單疏作詔

尸服節

上服者如特牲士玄端也　釋曰注義至確繼公謂爵弁服於經無徵冠昏爲人之始襲斂爲人之終故皆用爵弁虞爲祭之始祭象平生饋食士平日服玄端故祭尸服玄端也喪用爵弁而虞用玄端盍迎精而反欲其安居如平生時故不復以非常之服加之所以安之也王氏士讓謂迎精而反象其上服果爾則送葬乘車必應載爵弁服矣禮無此義也至以反吉則喪祭之服反文於吉祭無乃不可乎　士祭尸服其平吉之服象其生時饋食禮之本意也大夫以上用朝服冕服尊尊也

男男尸節

必知無容用庶孫者　校曰汪刊單疏如是與要義同

祝從節

鄉牖一名也　釋曰江氏讀鄉爲饗金氏引遷廟禮證之似是然上經饗後主人拜祝釋孝辭後亦君及祝再拜君乃反位此經啟牖鄉如初下不

見有拜而卽云主人哭出復位如讀鄉爲饗則似但釋辭而不拜恐非也經于哭出復位上言主人明主人以前無事也如鄉讀饗則饗如初屬祝哭出屬主人似饗如初而拜不如初故於饗如初下卽云主人哭出以別之如是則有饗無拜禮無此制此記與遷廟自不同遷廟兼備兩辭此則無尸者但用饗神辭喪質也或謂如初中兼有主人拜然饗與拜是兩人事果有拜則記當云主人拜哭出復位不得云主人哭出復位使若特言主人哭以絕上事者然也　至上記祝祝卒下不言主人拜則以下有不綏祭四事祇撮舉大要主人之拜自包見於祝祝卒中四事後言主人哭出復位以與下事爲節非承上事明據既拜之後與此不同也哭出同而哭出前有拜無拜則不同鄉字仍當從注牖云牖鄉猶坎云坅坎耳祝既啟牖鄉乃立主人左故言如初於啟牖鄉下

卒徹節

無闔牖戶之事　校曰句首似脫陰厭二字

敢用節

注敢昧至剛鬣　校曰單疏如此不誤

香合

黍也大夫士於黍稷之號合言普淖而已此言香合蓋記者誤耳　釋曰此及下尹祭注破記者案少牢祝辭云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此記與彼經互異然經是周公所制必無誤記爲後儒所傳容有傳聞之譌故注舉經以訂記注但破香合尹祭不破溲酒普薦者以虞禮始用酒酳尸祔禮始用二鉶與虞異與吉祭同宜特言也明齊與溲酒一物以新水釀酒據釀言故曰齊至香合尹祭則少牢所無黍已在普淖中言香合既贅又非次脯非祭物之盛者且亦得該在嘉薦中今特言尹祭於各饌之上更非其次矣注於香合云蓋誤謙若不敢定也曲禮無嘉薦普淖等名此有之明此大夫禮易於人君者禮家相傳以普淖爲黍稷嘉薦

爲葅醢亦得兼脯則不得別出黍與脯後人叛注以香合爲非誤則無以解於普淖因以普淖爲鉶羹然鄭質言普淖黍稷必師師相傳舊訓後人改之絕無經證王氏引之徵引雖多皆強爲皮傅普淖果爲鉶則少牢及祔祝辭皆無黍稷矣何以爲饋食乎祔如饋食凡祭以牲與盛爲主故始言牲終言黍稷以要其成此辭次大例也虞于黍稷下更言酒祔于黍稷下更言鉶與酒皆著其卽吉之漸別出一義也後儒昧於屬辭之體乃輕議注盛氏以明齊爲醴不知醴本喪祭物不必特言王氏讀明齊爲

明粢移在香合上謂盡號之總稱明齊香合與絜牲剛鬣對文則喪祭之辭反文于吉祭非所宜也又謂尹祭籩實嘉薦豆實普淖鉶實普薦俎實然俎實稱普薦於經何見籩實輕敘在首俎實重反敘在後經無此立文之法記但以籩實列豆籩鉶之上鄭君已云非次王氏以籩豆鉶列俎之上不更亂次之甚乎房中之饌豆籩鉶相次室中之饋豆俎敦鉶相次祝辭則俎豆敦相次王氏牽合饌次以爲辭次非惟與少牢違且失記人本意是知注義不可易也

哀薦祫事　釋曰虞之欲合乎先祖與殷祭之合食於大祖義相類故始虞稱祫事其祭名虞不名祫猶三虞稱成事祭不名成也禮文放失故祫禮少見于正經耳

適爾皇祖某甫　釋曰上哀薦祫事及此句後人多疑爲錯誤竊謂始虞稱祫事者虞以安神然但言安而不求其所以安非孝子之心也神以與祖合爲安故始虞告曰哀薦祫事適爾皇祖某甫所以安之也旣告則神可安矣故再虞直曰虞事至三虞卒哭而安之之事將成故又曰成事且三虞而喪祭禮成卒哭而吉祭成故同曰成事也經義本明吳氏乃謂此本虞祭安有始虞不言虞反言祫至再虞始言虞者不知始虞言祫正祭之所以爲虞也王氏引之又謂卒哭始告以來日祔于皇祖不應始虞已言之不知以記次之始虞曰哀薦祫事適爾皇祖再虞當曰哀薦虞事適爾皇祖三虞當曰哀薦成事適爾皇祖蓋無一祭不告以適皇祖而始虞特言祫事以體魄既離其室魂神當以祖爲歸迎精而反怳惚杳冥非告以合祖不足以安之也三虞皆告以適祖至卒哭餞乃直告以來日某隮祔爾于皇祖（卒哭正祭辭同三虞）文義相

次甚明合觀始終之辭足見孝子悲思呼籲欲求親安之至誠王氏未之思也王氏又謂凡祭言某事者皆謂此日祭事不應舍此日之虞豫言來日之祫不知言祫乃所以爲虞非豫稱來事也必言祫而後能虞也豈以去祔遠近爲慮哉下小祥曰薦此常事古文作祥事鄭所不從以若作祥事則當與大祥并言無容別出也王氏乃引以爲三虞皆稱虞事之證然此記古文與今文始虞固同作祫事無作虞事者王氏不深思記意乃以哀薦祫事爲祔辭錯簡改皇祖爲皇考強經就己斷不可從（吳失與王同）

三虞節　釋曰上再虞皆如初謂再虞用日祝辭除
稱虞事外皆如初虞也何必兼三虞乃得言皆乎士
冠禮三醮云皆如初與此文義正同其不當以三虞
二字移置再虞下明矣雜記注言卒哭與虞異者謂
卒哭別一祭非卽虞異其禮異其日事兩日不必異其
用日之剛柔也襍記言卒哭成事檀弓言卒哭曰成
事皆以成事屬卒哭者卒哭在三虞後三虞雖稱成
事至卒哭而祭事乃成卒哭後不復稱成事是祭成
於卒哭故舉辭則三虞與卒哭皆云成事此記是也
論祭則卒哭專成事之名檀弓雜記是也王氏謂三

虞嘗在皆如初上與初虞再虞同用柔日同稱虞事
無用剛日稱成事之理未免舉一廢百矣三虞之用
剛日自此記至漢儒無異辭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
說可證王氏强以爲用柔日除其所改竄之記文外
別無一據不可信明矣異義所引古春秋左氏說有
九虞者以柔日之文孔氏廣林謂有脫譌是也何氏
公羊解詁引此記與今本同是公羊說亦如左氏說
矣　他用剛日王氏謂用三虞後之第二剛日然則
當云用他剛日不得言他用剛日全經內未見有此
文法也　卒哭本非三虞明日三虞固用剛日也大
夫以上卒哭與虞相隔則虞卒哭之閒正當如赴虞
者之有他祭不忍離其親也此記士禮則三虞與再
虞相接而卒哭在三虞後之第二日不可易也吳氏
江氏胡氏誤與王同檀弓孔疏意在專論卒哭非謂
卒哭祝辭乃可稱成事而三虞不得稱成事也
　壬日卒哭　校曰壬嚴作王
　令正者自相亞也　校曰令嚴作今
　又非祭故也　校曰祭下脫名字
　哀薦成事明文　校曰哀上似脫稱字明上脫
有字

尊兩甒節
　祭尊在房戶之閒　校曰祭字衍
洗在節
　在門之左又少南　釋曰在門左者漸吉也繼尊
言者欲并見南北之節也繼公吳氏盛氏皆謬
饌籩節
　酒宜脯也　釋曰饌本將行飲酒之禮故云酒宜
脯論語沽酒市脯是生人燕食酒脯常並設士冠
禮醴用脯變酒爲醴尙質也吳氏固矣
有乾肉節　縮祭半尹　釋曰於人爲橫

尸卽席節
主人其拜　校曰其各本作荅是
主人節
古文設作休　校曰休毛作沐嚴本作休與單疏
標目合
以廟爲限　校曰廟下要義有門字是
尸出門節
似事尸在廟門爲限　校曰門上似脫以廟二
字
入徹節

言主人不與則知丈夫婦人在其中　釋曰丈夫
婦人謂齊斬之親齊斬丈夫稱衆主人可該在主
人內婦人統於丈夫則亦在其中
婦人節
婦人少變而重帶　釋曰少變只帶言如男子冠
六升七升卒哭後受七升八升婦人笄則箭笄惡
笄終喪是少變也
大功小功者葛帶　釋曰繼公謂五服婦人皆不
說要絰案大功章牡麻絰纓絰兼要帶言小功章
澡麻帶絰帶要絰絰首絰二章皆云卽葛卽葛之
文槩承經與帶經說下則功服婦人卒哭後說要
經明矣繼公好背注遂至背經
亦證齊衰婦人　校曰衰當爲斬
無尸節
丈夫婦人亦從几席而出　釋曰注意謂出者丈
夫婦人出也猶出二字與几席設如初拾踊三二
句爲目下拾踊乃正出而踊也上有尸節席設而
後賓出此與之同注恐人誤讀此文謂男女出而
後設東面席則與上節次相倒故特明之見猶出
之文雖在几席前要是與下爲目其節次當几席

先男女後也亦亦上文也後儒不察乃謂注以猶
出几席爲句失之矣　疏出經語亦云几席設如初疏又云以其云出几席設如初出字只帶言詳其文意亦是以出爲男女出也
死三日節
得葬之三月內　校曰得下脫在字
將旦節
薦謂卒哭之祭　釋曰上記云餞此記云薦吳氏
謂薦與餞同是也然本文作薦不作餞餞非祭名
又他祭所無唯卒哭祭有之注云薦謂卒哭之祭
則薦卽餞明矣注葢謂所云薦者非別一祭卽謂

卒哭之祭耳胡氏所謂薦在卒哭祭之末是也不嫌於卒哭正祭者記明云薦薦不得爲正祭之稱故也

卒辭節

卒辭卒哭之祝辭　釋曰記卒辭緊承乃薦之文則爲薦辭自明注卒哭二字亦緊承上薦謂卒哭之祭說下卒哭之祝辭猶云薦之祝辭耳不嫌於卒哭正祭之辭者上下文勢相連讀者不待推而可知也且正祭自有辭與此辭異自無相混之理以正祭刖有辭而此辭稱爲卒哭之祝辭則上所云謂卒哭之祭者其不謂卒哭正祭益明矣卒終也卒哭之祭終於餞故此卒辭亦得爲卒哭之辭而此卒字則非卒哭之義注義不可誤會注猶云薦辭卒哭之祝辭耳

不稱饌明主爲告祔也　釋曰胡氏謂餞尸無牲是本無饌弼謂乾肉亦牲體之脯乾肉脯醢酒亦饌也上虞辭稱饌豈獨舉牲乎

其他節

皆有此辭　校曰單疏如此不誤

明日節

祔遷于寢　校曰遷當爲還

皆於廟言　校曰單疏如此與要義同

當祭在廟　校曰當　殿本作常

必用卣中尊　校曰必當爲略略上有脫擬補此練祭後始禘於廟八字

禘於其廟　校曰禘單疏作歸此從要義

檀弓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案孔子善殷未嘗謂周不善也蓋聖人因時損益如夏時殷路之類各有取義如夏時取其順人然非謂商正周正皆非也非如龍子云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之比也凡記稱聖言或取商或取周者放此唯大傳昏姻可以通乎一條是記人雜商制之辭

沐浴節

鄭雖不言　校曰不字衍

用專膚節

主俎觳折　校曰主下單疏有婦字此脫

其他節

以爲虞祭　校曰以已通

用尹祭

今不言牲號　校曰今毛作故阮云陳本要義

俱作今案單疏作令

嘉薦節

對與初虞之等稱牲　校曰與字衍

適爾節　釋曰上孝子某對新死者言此適爾皇祖爾謂新死者正與上卒辭躋祔爾于爾皇祖之爾字同鄭云兩告之唯兩告所以爲祔也王氏引之不考本記而遠引金縢不知金縢武王生存無告神而先稱生人之理與此事類大不同也記言孝子某適爾之皇祖之廟以躋祔皇祖之孫祔辭自當如此王說非　王謂適爾皇祖上當有薦此祫事四字斯不然

也凡言薦某事者明是日所薦之事耳三虞祝辭適爾皇祖某甫下無復他文故其上須言祫事虞事成事以明之卒哭亦然至卒哭餞明言躋祔則其事已見不復稱薦某事矣此辭適爾皇祖某甫下亦明言隮祔爾孫則適爾皇祖之上亦不得復言某事也特牲云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少牢云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上言某事者下皆更無他文例與虞卒哭同與餞祔異虞卒哭特牲少牢之辭辭之正例也餞及祔辭辭之變例也

曾子問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　釋曰此注辨時人之解也蓋時人有謂士與天子諸侯禮同者據曾子問文謂士之皇祖亦至卒哭反其廟故鄭君既述其意而卽辨之曰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言天子諸侯有主所取以藏者主也士無主而云反廟則其禮未聞也將以其幣告之乎蓋推時人之意而問之也必知注義如此者以目錄云上士二廟則閒二日是未葬前祖禰各在其廟安得云卒

哭反廟乎後人不明此義多矣且士無大祖廟其皇祖之主無可藏亦何所謂反乎

曰薦此常事

古文常爲祥　釋曰小祥言常事不忍遽言祥也不嫌與正祭常事同者此依生時正月存親之常彼依春秋祭祀之常常同而言常之意不同古文作祥事則二祥并繫一辭可矣何必於又期而大祥上特言薦此祥事乎吉祭去小祥遠同之無嫌大祥去小祥近同之則嫌於忘哀矣王氏改經破注說似精妙而理實未得故略爲辨之

禮經校釋卷十九終　同邑王大綸校字

禮經校釋卷二十

吳縣曹元弼學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特牲饋食之禮

但饋食見道黍稷　校曰道字譌單疏作進

及筮日節

有緇裳玄裳　校曰緇裳二字衍

非直服稱端　校曰服上脫朝字

宰自節

是月也吉祭猶未配　校曰配下似脫異字

筮者節

以其屬之長幼旅占之　校曰屬官屬也此以尊卑爲長幼燕禮大射儀曰公命長注云命之使選於長幼之中亦謂官屬長幼也各本作年失之矣

前期節

宿賓又是厥明夕爲期上　校曰是或當爲在

乃宿尸節

大宗伯文　校曰文當爲云

尸如節

於恩有君道　校曰恩當爲諸官二字

宿賓節

言吾子將臨之知賓在有司中　釋曰此宿辭與冠禮同吾子將涖之句有二義一則戒時已蒙賓許故今宿之云吾子將涖之敘其許己之意也冠與祭宿賓辭皆有此義一則賓是有司禮本當來宿曰吾子將涖之敘其欲來之意也冠辭中無此義此辭有之此辭兼有二義者以宿必先戒同於冠而賓本當來異於冠也注以彼義冠禮注已明此經文與彼同有彼義可知故不復言惟賓本有司之義此經所獨向所未言故特明之胡氏據冠

禮注謂賓不必在有司中然冠賓尊助祭賓卑故冠賓是僚友祭賓則定是有司贊冠者統於賓故用賓及他官之屬亦與此異也至公有司則亦該在上有司中筮日筮尸既來祭當來可知注云有司不云私臣也上有司羣執事注以爲主人屬吏與士冠有司注以爲羣吏不同羣吏主人所辟除屬吏則命于其君者則有司中兼公有司明矣

諸士此獻者之中　校曰士阮云要義作在案在字是

棜在節

下篇云少牢　校曰各本無云字是

此亦其西　校曰亦下脫牲在二字

諸禮禮記　校曰衍一禮字

而言棜者　校曰而當爲內

以無足解之　校曰以上似脫皆字

設洗節

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　釋曰此明其饌處也經渾言東房注知在東房中之東者蓋案禮圖而知冠禮饌在房中之西特牲饌在房中之東神人相變也少牢又饌在房中之西者大夫禮變于士也少牢特云放于西方則此在房中近東明矣房室

制詳鄉飲

西堂西夾室之前近南耳　釋曰覲禮記几俟于東箱注東箱東夾之前案箱夾一也夾有堂有室室北堂南析言之曰室曰堂統言之則但曰夾曰箱記言箱統言之也然一几耳非在室即在堂注據聘禮几授受在東堂下故指言之曰東夾之南謂經所謂俟于東箱者是在東箱之南猶此經豆籩鉶在東房注以爲在東房中之東明其饌處也變箱言夾明夾與箱一也豈以箱爲夾之南哉內則注達夾室意亦猶此謂經所謂達者指達之室

斐逵言夾亦明其一也胡氏失注意

以其夾室在房近南東　校曰近南二字當倒

賓及節

不象如初者以宰在而宗人祝不在　釋曰筵時有司羣執事兼有此經賓眾賓祝宗人在內上經云有司羣執事東面北上則宗祝亦統在有司中北上可知今視濯時宗祝在賓西北別為一列南上不統於賓及眾賓與筵時異故經於下別著其位而於此賓及眾賓之位不云如初注據本經為說義最明確云宰在者以宰位亦異於初故兼言

之然筵時未立賓此時有賓亦與筵異不兼言者以賓本有司上有司羣執事為一列此時賓與眾賓仍為一列也　劉氏合拱云上文有司羣執事但云東面北上不曰門西者與子姓兄弟東西對立而不得與主人相對也至立賓之後賓與主人一東一西相對矣此所以不象如初按劉說似未然蓋經以主賓宗祝位三者並列而賓即上文有司宗祝統在有司中則西方南北二列本自一列分之不象如初之故以宗祝不在明矣賓雖與主人相對然仍與眾賓為一行則與筵位仍無大異

羣吏執事　校曰吏字衍

宗人節

豆籩鉶在東方　校曰方字譌單疏作房

文不言者　校曰文當為今言單疏作云

以賓在西至主人告故也　校曰文有誤擬刪云所以不正面告者以賓在西亦欲鬬之不專為主人告故也

主婦節

明主婦自為也　校曰自上脫不字

如饎之時　校曰如當為為

所謂故書者或作糦也　校曰者字當在也上或字當為饎

執事節

故見主人主婦俎　校曰見上各本有不字是

主人主婦陳於階間可知　校曰陳上脫俎字

前俎升鼎　校曰前疑當為神

尸盥節　釋曰士虞云側亨于廟門外之右向外以西為右也此云在門內之右向內以東為右也此在東正禮也少牢在西取便尸尊者之禮也盛氏吳氏皆背經說不足信

主婦節

對男子助祭祝佐食等　校曰祝佐食當為賓兄弟

同亦肎衣可知　校曰同亦二字當倒
而當傳之家事　校曰之字衍
謂經主婦而含姑　校曰而似當爲內含各本作舍阮云要義作含案單疏作含

佐食節
宗人亦在阼階階南　校曰階字各本不重是也

佐食升節
見敬有所俎　校曰敬下脫尸字

祝迎尸節

迎尸于正祭之事　校曰于當爲爲

主人降節
則成尸之道尊也　校曰道尊二字當倒或道字衍
主人有君是　校曰是當爲道
是厭臣之義　校曰是下當從阮氏增有字

設大羹湆節
大夫羹湆　校曰夫字衍

乃食節
或二十七　校曰七當爲一

主人節
以其入後　校曰入上脫尸字

佐食羞節
醢南　校曰南上各本有在字是
如此見得縪　校曰見當爲是
葵菹在北縪　校曰阮云單疏本無縪字案單疏實有

佐食節
及骼脊脅各一骨在　校曰阮云陳閩通解骼下俱有肩則二字各下俱有有字案陳閩是也

以歸脡脊　校曰當爲以歸尸又盛橫脊短脅以其次正脊故也　校曰脊下脫長脅二字

舉肺脊節
尸實舉于菹豆是也　校曰單疏本作菹

祝酌節
授代酌　校曰授下似脫祝字

主人拜受角節
佐食授之挼祭　校曰授阮云徐本作受案嚴本作授

主人主執角節　校曰次主字譌嚴本作左

不于左手　校曰不上似脫執角二字

尸拜受節

北面拜者辟內子也　釋曰北面拜正禮也自士言之則爲辟內子義各有所當也

若大夫妻貴　校曰若下似脫然字

祝贊節

尸取韭菹擩于豆　校曰豆上脫三字

酢如主人儀

不易爵辟內子　校曰此文有譌當云易爵不洗辟內子少牢尸酢主婦易爵洗此亦當易爵但不

洗耳經言如主人儀者注云自祝酌至尸拜送如酢主人也則祝酌前尸拜送後不盡如矣少牢易爵注但云男女不相因不云大夫妻尊則酢必易爵自是上下通禮此經不言可知畧之也唯彼言洗此經無洗文當是大夫士禮隆殺之別故注據彼決之吳廷華不以少牢經注與此經注細校而但據脫譌之文以妄詆鄭君殊違不知蓋闕之義憶弼丙戌釋此注依文解今仍存之以質達者說云此經酢如主人儀注不易爵辟內子少牢易爵注謂男女不相襲爵案祭統云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是易爵之禮本專爲夫婦致爵言之士上達於天子者也大夫以上又本此義推之故尸酢主婦亦易爵士無是禮不得僭注云避者顧少牢立文據用禮者言非謂制禮者先制少牢易爵之禮至制士禮乃避之也至以男女之別爲疑則行禮時與常時異尸也祝也佐食也賓也皆與主婦行禮節文多矣而獨致疑於不易爵一事不亦鋭乎又下文主人致爵于主婦主人受酢易爵注謂男子不承婦人爵又引祭統文證之蓋祭統言夫婦皆易爵而經易爵之文獨於主人受

酢見之蓋省文互見耳注旣釋本經文而又引記以兼顧上經明婦人亦不承男子爵主婦受酢經雖不言易爵亦易爵可知此士與大夫以上同者也大夫禮文則尸酢主婦亦推此義而易爵諸侯禮當更有異於大夫而爲大夫所避者特禮亡無文以言耳吳廷華妄駮注云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非爲內子尊易之不知旣云夫婦之別則專指致爵言內子尊故推其義尤尸酢時所謂禮盛威儀多也吳又云豈可因避內子而亂男女之別案此誤會避字意也倘使注謂周公先制少牢易爵

之禮爲別男女至制特牲禮乃使不易爵以避內子則吳駁當矣今注但云不易爵避內子明是彼此相較立文就用禮者言之曰避者猶言不得僭耳制禮本從士起至大夫而加文焉至君而益文焉由是大夫不得僭君士不得僭大夫所謂避也此注乃因經不言易爵而說此義非謂經先有此義也或有君所有士不避而大夫避之者此則制禮畢後復參酌出之者與此異至男女之別則行禮時無所爲亂也夫婦誼親情暱此又互相致爵故使之易爵以示其意此制禮精義專爲夫婦致

爵設而不必以他事例者吳何未之思也故嫂叔不親授而此長兄弟或主人昆弟加爵時致于主婦亦不聞不授明行禮時無所謂亂也吳又云祭統夫人易爵內子不避夫人何士妻乃避內子此又大謬彼易爵正謂致爵致之易爵士達天子何避之有吳又云主人報主婦不報若事事如主人儀豈尸亦報主婦案經云酢如主人儀注自祝酌至拜送如主人報在拜送後則不如主人可知吳豈未讀此語耶疏謬至此極矣

不並取也　校曰取或當爲蒙蒙下脫如文二字

賓三獻節

及佐食　校曰及下脫祝字

主人至爵于主婦　校曰至字譌單疏作致

賓獻主人酢　校曰獻當爲受

知不初獻者　校曰不下脫如字

以主婦亞獻承初獻後　校曰承阮云單疏本作丞下同

言其賓飲三爵　校曰言字衍三當爲二

祝與佐食亦得三獻　釋曰謂亦當卽得三獻

或者三當爲二

肝從節

亦上酒均於堂內　校曰堂當爲室

主婦答拜節

男子不承婦人爵也　釋曰詳前

上主婦亞獻洗爵洗爵于房中　校曰洗爵二字各本不重是也

謂酌酢爵與房內爵相更　校曰與當爲以

尸卒爵節　燔從皆如初　釋曰言燔從皆如初則其餘如初及不如初者皆可知矣繼公盛氏皆非上

云燔從如初此云燔從皆如初文例正同
此言皆燔從如初　校曰皆字當在從下
佐食於旅也　校曰記無也字
賓辭洗節
賓卑則不專階　釋曰此賓實卑如鄉飲酒獻介
同階盛氏非
今文無洗一　校曰一字衍嚴本無
注就賓至其位　校曰其位單疏作無洗與嚴本注合
此因祭如初賓　校曰如初當爲而獻
以其賓得在西階上　校曰得字衍

薦脯醢節
折骨而曰折俎　校曰折骨疑全體之譌
主人獻賓儀　校曰儀字衍
主人奠觶節
明主人之得南過於賓　校曰之各本作不是
主人奠觶于薦北
奠酬於薦左非爲其不舉行神惠不可同於飲酒
釋曰注云然者以此觶將舉爲旅酬始則主人
當奠于右而賓舉之俟主人荅拜後反奠于其所
如鄉飲一人舉觶之例今乃奠于薦北薦北在左
似不舉者故辨之曰非爲其不舉乃神惠與常禮
異故下賓卽還而奠於薦南明將舉也吳說謬
侑奠觶行右　校曰行字譌單疏作于
主人洗爵節
及其位而言也　校曰及當爲奠于二字
以賓薦　校曰薦下脫俎字
主人西面節
不得獻眾賓　校曰得當爲待
長兄弟節
天子大祫十有二獻云云　釋曰詳禘祫後志

若主人飲酒禮　校曰主字譌單疏作生
眾賓長節
其已得三獻　校曰其下脫尸字
嗣舉奠節
大夫之嗣子不舉奠辟諸侯　釋曰官氏獻瑶謂
大夫之子不舉奠以大夫不世爵故弼案大夫有
采以處其子孫有地者得君於其地孝經言卿大
夫之孝在能守其宗廟豈得概以爲不世而廢其
嗣舉奠之禮乎但臣之祿君實有之恐有專祿僭
逼之嫌故其子不舉奠以避其君之繼世象賢耳

大嚴作火

舉奠節

啐之者荅其欲酢己也　釋曰此獻也謂之酢者酢報也此獻禮從受爵出有似於報故曰酢而嗣於尸又有不敢酢之義尸啐以達其意故曰荅其欲酢在嗣謂之獻敬也在尸視若酢仁也吳說殊謬

此嗣子獻賓賓啐之　校曰阮云兩賓字通解並作尸案尸字是

適子孫不升阼階　校曰適似當爲餘不上脫

自字

兄弟節

賓北面拜位　校曰位　殿本改作儀

則拜送皆北面可知也　校曰則下脫拜受二字

宗人節

上又下　校曰下當爲云

乃羞

此祝以下薦羞　校曰薦當爲庶

及眾賓兄弟皆在可知　校曰及當爲則

少牢與有司徹　校曰上三字衍

皆與尸佐食　校曰與字衍佐食當爲侑

皆同時羞之者　校曰皆字似衍

云內羞者　校曰各本云下有無字是

賓坐節

堂下行旅酬無筭爵並　校曰行字當在並下

故上大夫　校曰上字下脫下字

旅酬行　校曰行字衍

利洗節

亦當三也　校曰亦殿作赤

尸謖節

與士不同　校曰不字衍

筵對席節

祭之末也　校曰末殿作未

主人節

以明下餕席南面　校曰面字各本無是也

卒食節

主人北面授下餕爵　校曰下殿作于

祝命節　釋曰不使宗婦徹薦者此禮畧爲主人徹于堂使佐食爲主婦徹于房使宗婦而已不復如設

時
者然　校曰者阮謂要義作若是也
謂宗婦徹祝俎豆籩　校曰俎字衍
宗婦節
無內賓於房　校曰無字譌單疏作燕
佐食節
云唯賓俎　校曰俎下　殿本增有司徹歸之
尊賓者八字
若助君祭　校曰以曲禮正義參之此若字下
疑脫士字下大夫以下下當爲上孔所見本作

下賈或以義定與
孔子不悅冕而行　校曰悅阮云要義作稅案
稅字是
記特牲節
筮日　校曰日譌作曰
從而正也　校曰而當爲其
唯尸節
周禮士之齊服有玄端素端　釋曰周禮注云士
齊有素端者亦爲札荒有所禱請變素服言素端
者明異制案諸侯以下齊皆服玄端注專據士言
者以玄端本士服且彼經不云其齊服皆玄端素
端而云有玄端素端其文亦似主於士也注既云
士齊有素端而又云變素服言素端承上王素服
言之則固通其義於諸侯大夫矣此注取證士禮
故直云士之齊服
而裳有三也　校曰三毛作二阮云陳閩通解
俱作三案單疏作三
篚在節
二觚長兄弟酬眾賓長爲加爵二人班同宜接並
也　釋曰長兄弟更爵酢于主人時其獻尸之爵

已奠於篚眾賓長卽洗之爲加爵事相接故當有
二觚必相接者尊尸執事不敢自優暇也吳說非
又長兄弟洗觶至如初爵止　校曰觶字譌單
疏作觚案此錯閒當在上文用此爵也下云四
觶上而上下有脫句此處當云又兄弟弟子洗
舉觶于長兄弟
尸羞之後　校曰尸阮云陳閩通解俱作乃案
乃字是
壺節
至祭則去足　校曰則下似脫雖士二字

鉶芼節　冬荁　校曰阮云荁徐本作苴案嚴作荁

肵俎節

摭俎上云爲橫　校曰云字衍

宗人獻節

從其齒幼之次　校曰齒字譌嚴作長

佐食節

亦惠由之也　校曰之當爲近

內賓節

死者之子孫之妻　校曰上之當爲爲孫字句

下之當爲其

主婦節

及拜受飲皆西面　校曰拜受二字衍當在下

文飲字上

又亦旅酬之法飲皆西面　校曰亦當爲約飲

上脫拜受二字西當爲北或當爲同

宗婦節

亨者　校曰亨阮云徐本作享案嚴作亨

尸俎節

至日月星辰　校曰至　殿本作無

本爲饌厭飫所設也　校曰饌上脫改字

又次尸既舉脊膚　校曰次或當爲使

祝俎節

謂代脅也知者以尸俎無脡脊祝則有之尸俎

無代脅祝俎有代脅可知　校曰汪氏影刊單

疏如此與阮稱單疏本不合而與阮所移同

佐食也已下　校曰也字衍

衆賓節

無獻故也　釋曰謂無獻尸之事

士無臣詳喪服

公有司節

次賓之卑　校曰卑當爲後

酬爵之屬　校曰屬毛作事單疏作屬

是但言獻次　釋曰是猶此也

與旅者　校曰當爲亦皆與旅亦者

禮經校釋卷二十終　同邑王大綸校字

禮經校釋卷二十一

吳縣曹元弼學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少牢饋食之禮

汪云　校曰汪乃注字未全

雖不得三日　校曰日字譌單疏作月

高人職云　校曰高字譌單疏作槁

與士特牲　校曰單疏本與要義同

日用丁己

謂征代　校曰代字譌單疏作伐

筮旬有一日

乃戒官　校曰戒官二字當倒

主人節

證伯某某或且字　校曰或當爲爲

卽某爲諡也　校曰卽上容脫或字

而非常祭祀　校曰而字譌單疏作及

檀弓注以尼父爲因孔子字以爲之諡此漢儒相承古義誄諡相將有誄卽有諡上云誄孔某則末云尼父是因字爲諡明矣

史曰節

乃之於門西　校曰之當爲至

前宿節

摠解經前宿一日　校曰單疏作宿與通解同

尸拜節

以大夫尸尊故也　校曰大夫二字衍

若不節

後旬丁　校曰丁下脫己字

主人節　南面　釋曰南面君位也大夫始得南面則士無臣信矣

明日節

必知人君視殺引日者　校曰引字譌單疏作

別

大夫又職　校曰職當爲賤

廩人節

七穿　校曰七阮云單疏作匕案單疏實作七

饔定節

二鼎在豕鑊之西　校曰二毛作三阮云監本通解要義俱作二案單疏作二

此直有羊豕言皆有鑊　校曰言皆有三字衍

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　校曰九字衍

司馬節　髀不升　釋曰周貴肩賤髀注疏已屢言之祭統既言殷人貴髀周人貴肩而又云凡前貴於後髀既在後而又近竅賤之賤者故不升

者取脡脡然直　校曰當爲脡者取脡然直

當以腸內　校曰腸當爲腹

司宮筵節

若共其事　校曰若字各本無是也

陳鼎節

豕之實　校曰實當爲肉

佐食節

以前膚鼎時　校曰膚當爲實

亦得爲皆如初纍也　校曰纍上脫于字

佐食遷節

故俎乃一辯之而已　校曰俎上脫載字

故肩臑在上端　校曰臑上脫髀字

胃腸　校曰單疏作腸胃此誤倒

案此經即折　校曰即似當從通解作節

下利節

羊次其體豕言進下互相見　釋曰經文互相見者多矣姜氏必以此爲兼言羊豕殊固經言體者總括豕之十一體也皆皆豕體也豕體皆進下則羊體亦皆進下猶既夕豕言豚解則羊亦豚解也注無可疑

司士節

以其尸之禮　校曰尸上脫儐字

既見乾魚　校曰見當爲是

腊一純節

所載之法　校曰所上脫有字

主婦節

案哀公至事也　釋曰然則被錫以婦人之髮

爲之與又注云賤者刑者謂賤者之被刑者非謂凡賤者皆得髲之也必言賤者者刑不上大夫

衣三尺三寸　校曰下三字阮云單疏作二

故三尺三寸　校曰故下各本有衣字是也

是以喪服記云　校曰云下脫衣二尺有二寸六字

茢菹麋臡　校曰麋單疏作麇

是其舜次之也　校曰次之二字當倒

佐食上利節

相助也　釋曰注訓至當此與上文合執二俎以

相從入文同不應異解且相讀如字與全經文義
不類胡氏於此從纚公失之
祝酌奠節
設饌要由尊者成　校曰單疏本作設饌與要
義同
祝主人節
爲初亦不饗　釋曰盛氏以不饗爲後有償尸故
於是略之然此文兼不償尸者在內將何以處之
下篇云若不償尸則祝侑亦如之是祝侑已前賓
尸與不賓尸者禮同也盛說乖矣

祝反南面
案宿諸官　校曰案或當爲前
尸取節
俱祭於苴上　校曰阮引浦鏜云菹誤苴案據
鄉師注則苴字不誤
上既藏之　校曰似當爲既則藏之
因上絕之　校曰上或當爲而既全取出因而
絕之是非於器中減之矣
上佐食羞節　遂以祭豕鉶　校曰遂阮云徐本作
逐案嚴本作遂

尸又食節
其同在肵俎　校曰同當爲肉
尸告飽節
祝獨勸者更則尸飽　釋曰凡禮得九飯者至九
飯乃爲飽禮得十一飯者至十一飯乃爲飽士禮
質祝主人兩次並侑不爲褻故不更而即得飽大
夫禮文若兩次並侑則疑於褻若一次並侑則尸
不得飽故必更侑尸乃飽也胡氏因疏駁注誤
此與特牲皆有尸飯法　校曰有下脫侑字
尸不飯節
故從南　校曰南下脫面字

上佐食取節
既葬則藏其墮　校曰葬當爲祭
祝與節　搏之以授尸　校曰嚴本作摶不誤
主人坐節
擩於醢　校曰單疏作擩與要義同
主人獻祝節
大夫士廟室也　校曰　殿本刪也字
棟北一架爲室　校曰架下脫後字
佐食節

以其魚猶在俎　校曰猶當爲獨

縮其七物　校曰其字譌單疏作有

周祝賤　校曰　殿本改爲腊髀賤

主人酌獻節

不啐而卒爵者大夫之佐食賤禮畧　釋曰方氏以此不啐及上祝不拜既爵皆爲將儐尸恐日不足然一拜一啐閱時幾何而顧使之廢禮乎如注說方見聖人制禮之無所苟

俎設節

有脀而無薦亦遠下尸　釋曰經敘二佐食俎實及設俎處甚詳而不及其薦則無薦明矣下不儐尸云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脀皆如儐者薦謂祝之薦耳褚說失之

有司節

祝獻尸與佐食之事　校曰當爲尸與獻祝佐食之事

案禮記至亦當然也　釋曰此疏有功禮教蓋鄭學微言

賓長節

啐酒而不卒爵　校曰卒嚴作啐

不獻佐食將儐尸禮殺　釋曰爲其大盛故殺之非苟以日不足也注義甚明後人說皆支離繼公謂放不儐尸未獻之儀尤謬下篇每言如儐是不儐尸者放儐尸之禮未聞儐尸者放不儐尸者之禮也

主人不酢主婦　校曰　殿本刪主婦二字

不儐尸實　尸止爵　校曰尸上脫獻字單疏有

司宮節

凡餕之道而與施惠之象也　校曰而上有脫殿本據祭義原文補

資黍節

以二佐食爲下　校曰以各本作於是

主人節

而荅主人拜可知　校曰而當爲面面上脫位者東三字

司士節

涪肉汁也　釋曰或以涪爲鉶案經未有名鉶爲涪者正祭雖未有涪然肉汁亦是尸俎實之餘猶主人以下俎皆尸俎之餘體也下儐尸有七涪肉

湆亦用神餜之餘耳或說非卽以爲鉶仍是於兩
鉶外別取者非尸食之餘也
上養節　釋曰孝經云治家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
親又言能保其宗廟爲卿大夫之孝此經義同又詩
云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亦此義
授之亦以黍　釋曰經不言以黍可知睹之繼公
謂不以黍則何以爲禮乎此與尸同稱嘏則同有
黍矣嘏必有黍者宜稼于田福之大者也
主人與　釋曰受在此時

禮經校釋卷二十一終　同邑王大綸校字

禮經校釋卷二十二

吳縣曹元弼學

有司第十七

大夫既祭　校曰大上毛有上字阮云通解要
義楊氏俱無案單疏亦無

有司徹

天子諸侯明日祭於祊而繹　釋曰胡氏釋祊繹
甚是但繹與賓尸對言則繹非賓尸詩絲衣序云
繹賓尸也楚茨傳云繹而賓尸此注云卿大夫既
祭而賓尸天子諸侯明日祭於祊而繹是也繹與

祊對言則繹卽賓尸郊特牲孔子曰繹之於庫門
內祊之於東方注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
又於其堂是也祊之之祊與爲祊乎外之祊同是
據祭言之又與繹連文明是繹祭之祊如正祭之祊則不當
於繹下言之祊既爲祭則繹當爲既祭賓尸之禮矣祊
繹二者時同禮相接孔子見魯繹與祊東西遠近
異處竟似二禮不相屬者又與朝市皆失其處故
連譏之胡氏解記不從鄭注猶未達一間若金鶚
說則背經反傳傎倒是非不暇與之多辨也金氏禮說
師心蔑古有類病狂戴氏震以鄭樵毛奇齡爲賊道金氏殆有甚焉

故使祝博求之于廟門內之旁　校曰于廟單
疏作平生
埽堂
明于堂廟氿埽　校曰堂廟二字當倒于單疏
作於
乃㸒尸俎
或古文通用　校曰文上或脫今字
乃舉
入陳于廟門之事　校曰門下脫內字
雍正節

當俱陳于鼎之西　校曰于下脫羊字
雍人節
並并也　校曰并嚴作併
以其在匕湇也　校曰匕下似脫故名匕三字
尸復位節
其尸獨荅拜　校曰其當爲宜
主人降洗節
賓降主人辭降末句　校曰賓當爲尸侑
主婦節
至此皆朝事豆籩　校曰豆字譌單疏作之案

皆下脫朝事豆籩者案周禮籩人云十一字
司馬節
尸食特舉脅　校曰脅下　殿本增脅字
所舉未知此正俎　校曰此上　殿本增在字
羊肉湆節
此以下十一俎俟時而載於此歷說之爾　釋曰
經無無事空言之例此十一俎未載而歷說之者
因上司士雍人設俎遂詳其實爾後人竊此義以
釋大射之設尊洗則誤甚矣
左右體之膞　校曰之當爲各有二字

餘十一俎皆未　校曰未下脫載字
侑俎節
而注云衆兄弟儀　校曰注字衍衆兄弟儀當
爲其衆儀
唯兄弟云　校曰唯下脫長字
阼俎節
不言左臂者大夫尊空其文也　釋曰經自有因
文見義之例見於各篇者多矣胡說非是
以俎物雖與尸不同者　校曰俎上似脫正字
者或當爲有屬下讀

故無正俎　校曰俎　殿本改作體又重無正
體三字
遺下　校曰下字下　殿本增尸字
注但云下　校曰下下　殿本亦增尸字
所有者尊　校曰　殿本改爲所有尊主人者
注以正俎對尸言肉湆豕脀俎對侑言義至精
疏推出有肉湆與尸同一義亦善褚公稱疏義
而小變之卽誤
主婦俎節
下文主人獻賓之時　校曰文毛作之單疏作

文
司士節
魚俎亦是歷說十一俎　校曰九字　殿本刪
而陳并於此者　校曰阮云陳并二字要義倒
案倒者是
又欲見魚獨副賓長獻三　校曰獻三二字當
倒
異於載　校曰載或當爲祭
謂上司士所設於豕鼎之西者也　校曰豕鼎
當爲羊俎

卒升
是以鄭亦云　校曰云當爲據
二也　校曰下有脫文通解補之是也
次賓縮執節　覆手以授賓　校曰授阮云嚴本作
受案嚴本實作授
尸席末節
尸禮彌儐故也　校曰儐當爲賓
司馬節
皆當司馬載之　校曰載當爲羞下兩載字同
侑升筵節

以其前拜爵時尸在侑之右　校曰拜下脫受
字尸當爲主人
尸受節
論主人受尸酌　校曰酌字譌單疏作酢
故與尸同者　校曰者上脫五節二字
司宮節
案少牢　校曰案字衍
故明一等　釋曰言主人與尸同節
故主婦與取籩豆于房　校曰豆字衍
長賓節

自此賓羞七湆　校曰此當爲次

次賓又羞七湆於主人　校曰又毛作及阮引浦云又誤及案單疏正作又

主人坐節

鄉主婦獻尸以後　校曰鄉字　殿本刪

主婦洗節

少牢主人　校曰下脫獻祝二字

婦贊者節

是特牲宗婦一人而已　釋曰謂贊主婦者或少未可定　釋曰特牲注云宗婦不贊敦鉶者以其少可親之

上賓節

故下文主人獻　校曰獻下脫長賓二字

是此與上文長賓　校曰長賓二字各本倒是也

稱長上者　校曰長下脫爲字

主人節

侑不升尸禮益殺不從　釋曰立侑本以輔尸獻尸時侑無事而從尸升禮盛也則此酬時侑不升爲禮殺不從明矣且獻尸尸侑同升尸酢至祟酒侑乃升酬尸侑不升亦隆殺之差也繼公謂酬禮不及侑故不升則主人受几時禮亦不及侑而侑從尸升且與尸同拜何哉

主人實觶節

案下經不舉　校曰不舉二字各本無是也

無故有酬　校曰無字衍或無下脫異字上句如當爲時

侑一名加者至故無加稱　校曰此數語未敢強解容訂

尸侑節

皆有胾醢　校曰疏無醢字

以二羞是內羞　校曰內　殿本改爲庶

今此鄭直云膴胾　校曰膴下脫胾字下文止有膴胾同

主人降節

衆人共得一拜　校曰一或當爲三

主人洗爵節

然則先事既設　校曰設當爲訖

宰夫執薦節

言衆賓長拜則其餘不拜　釋曰下經云兄弟之

長升拜受爵又云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其薦脀設于其位注復言升受爵者爲衆兄弟言也衆兄弟升不拜受爵案此注謂衆賓受爵不拜實據獻兄弟章推之獻兄弟章既云升拜受爵矣又云升受爵者所以明其爲不拜者也或謂經言升受爵所以明其由洗東而升且亦見其受爵則皆于阼階上設薦脀則仍在阼階下洗東案經先云獻兄弟于阼階上次云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又云其薦脀設于其位則所從升之位與受爵之位與設薦脀之位皆已明言之不假升受爵三字

也如經以其位在洗東句承辯受爵下恐人疑爲受獻後位故著此三字以別之則經何不省上辯受爵三字而云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辯受爵其薦脀設于其位使文義簡而明乎何者上獻賓章云辯受爵其薦脯醢與脀設于其位下乃云其位繼上賓而南則位爲獻後位甚明此經若於北上下著辯受爵之文則位爲獻前位亦甚明兩文相較義自當然經文何以先言辯受爵北上下又言升受爵反致文義周折乎葢上節言獻位此節言未獻位與獻後位上節主言長兄弟此節主言衆

兄弟上云若是以辯是從長兄弟說下此辯受爵是結上目下之辭目下者目升受爵之文也葢經謂衆兄弟無不受爵者其位本與長兄弟同在洗東惟受爵則升而不拜其薦脀則亦同于受獻後設于其位也是此節雖兼長兄弟言而意主衆兄弟故既言辯受爵又特言升受爵以明其不拜也衆兄弟不拜則衆賓不拜可知吳氏謂衆兄弟拜受之禮已盡于若是二字中胡氏謂若是以辯言於不拜既爵之下則以上儀節均與長兄弟同則衆兄弟亦拜受爵可知案若是以辯者言其同於

長兄弟者也下復云升受爵者別其不盡同者也下經主人降洗獻私人于阼階上拜于下主人荅其長拜乃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案若是以辯者亦是言羣私人與其長同者也下云主人於其羣私人不荅拜案不荅拜亦是別其不盡同者也此云若是彼亦云若是如謂羣私人荅拜之禮在若是二字中則與不荅拜之文背何獨於此經升受爵之文乃妄加穿鑿乎此言若是以辯於不拜既爵之下彼文亦然豈主人於羣私人禮節均與其長同乎彼云主人荅其長拜則以下無

荅拜之禮故復云於羣私人不荅拜此云兄弟之長升拜受爵則其餘無拜受之禮故復云升受爵也又獻賓章劉氏台拱謂私人猶拜受則衆賓衆兄弟拜受可知此神惠當一一拜受與飲酒不同特牲賓兄弟亦皆拜胡氏引獻私人節而申之以證劉說案私人有臣道主人於其衆不荅拜而臣於君則無不拜之禮衆賓衆兄弟於主人猶賓道賓禮崇者拜受略者否故不拜也至神惠之說則衆統於長長拜足以荅神休矣此當與飲酒同皆大夫禮也士則不然故特牲衆賓衆兄弟皆拜受

時受獻　校曰時當爲特

宰夫酌受於尊南　校曰受字譌單疏作授

是奠爵故　校曰當爲是衆賓皆

宰夫節

主人每獻一人奠空爵于棜宰夫酌授於尊南

釋曰主人本當就尊南酌今宰夫代之尊主人禮當然非自暇逸也或曰奠於棜者一人也鄉射禮奠射爵于豐士喪禮饌兩甒角觶於棜此奠爵自宜在棜奠於棜猶授宰夫爵爾宰夫酌授者授後一人也後一人就尊南受之乃于西階上主人之左立飲士相見禮注曰受爵者於尊所

辯受爵節

卽薦　校曰二字譌　殿本改作云徧獻乃薦略之者

不可辯其尊體　校曰尊當爲胥言不可細別其體名故鄭以意解之依尊卑儀度用之而已

宰夫洗觶節

上文主人受爵訖　校曰爵當爲酢

以其下文賓之虛觶　校曰虛字衍

主人洗升節

士卑　校曰士毛作十單疏作士與要義同

辯受爵節

位不繼於主人而云洗東卑不統於尊　釋曰宗子尊兄弟卑此位與士冠同則特牲當亦同矣疏似失之後人駁注亦非吳氏紱以賓位在門東相決則無以解於士冠矣

衆賓拜受爵　校曰賓下脫長字

長兄弟得與衆賓同　校曰賓下亦脫長字

於其東西面位　校曰其各本作洗是

亦薦脀於位　校曰亦下脫設字

爲之故也　校曰爲當爲尊
其先生節
以上初亨牲體　校曰亨　殿本改作升
主人節　主人南面于其右荅拜　釋曰當拜於主
婦席西猶主婦獻尸拜于主人席北也內賓拜受于
主婦席東以席間之重別崇敬也不西面荅拜不與
爲賓主禮也此獻兄弟內賓禮皆殺于特牲與喪服
大夫降兄弟姑姊妹義同皆封建尊尊之制
主人嘏節
明有君之道　釋曰言有君之道則不得直爲君

臣明矣是知特牲記言私臣者特以明此義爾不
得遂以爲士有臣之證不然君則君矣何以云明
有其道乎
云兄弟位定者　校曰兄弟今本作凡獻似是
與上衆兄弟云　校曰與當爲決
俱言繼凡獻者　校曰凡獻今本作兄弟似是
俱或當爲但
衆賓公有司私臣賈氏論之甚精此經於賓衆
賓外別言司馬司士宰夫等官則固別有公有
司矣其獻亦當次衆賓經不言略耳私人異於

兄弟且獻在內賓後故必別言之繼公盛氏皆
非胡氏亦誤
尸作爵
賓尸而尸益卑可以自舉　釋曰不賓尸亦自作
爵者疏謂順上大夫爲文是也詳注意蓋謂尸禮
殺有可以自舉之道故不言三獻作之耳異其文
非異其禮也姜氏說非
司士縮節
司馬羞湆魚變於尸　釋曰繼公改司馬爲司士
案尸作爵後司士羞湆魚下致主人亦司士羞湆

魚此經若與前後文同則此及下皆不必言官以
羞於尸旣是司士則下不言者亦司士可知今兩
節皆言官正以司馬與司士相變故也上主人獻
尸等事凡羞皆言官亦以官多相變不言則不明
也經言如尸禮如縮執俎以下諸儀耳司馬主羊
司士主豕魚亦言其大略而已
二人節
卽與亦奠一爵　校曰當爲卽與尸並奠一爵
與賓長所舉爲右之觶　校曰觶下脫並行二
字

洗升節
神惠右不舉　釋曰此實不舉注義精確之至淩
氏謂示猶舉恐全經未有此例
尸遂節
是各各於其階　校曰各字不必重
卒飲者節
末受酬者　校曰末嚴作未
兄弟節
主人酬兄弟之事　校曰主上當有代字
坐祭節
爵止　校曰止嚴作上

決上儐尸禮殺也　校曰決上當爲故云
賓長節
不稱加爵大夫尊也不用觚大夫尊者也　釋曰
大夫士正禮止三獻此加爵也而亦從獻禮用爵
謂之獻尊大夫禮也凡獻用爵加爵用觚此經明
言獻則不用觚明矣旣不用觚而上篇云勺爵觚
觶實于篚者示備物爾又經例凡用觚者必先見
觚名後乃得通稱爵此但云爵不止則固爵也非
觚也　王氏大綸曰用當爲言謂此實用觚而文
云爵以大夫尊者故變其文也案王說與鄙見異

存考
論衆賓長加爲爵　校曰加爲二字當倒
賓一人節
是言亦遂之于下言上無湆爵不止互相發明
釋曰上爵不止亦遂獻侑酌致此遂之於下尸亦
先不止爵故曰互相發明其不同之處不以辭害
志可也
有司徹
猶如堂內之陽厭　校曰堂當爲室
若不賓尸

從尸飲七已前　校曰飲七當爲七飯
是儐尸之禮　校曰是下脫不字
乃盛節
云此七體羊豕者　校曰七單疏作士士字誤
膚又不升　校曰四字不與上連讀升當爲盛
先舉一骨　釋曰謂前已舉一骨
又後有髀轂折　校曰折字衍
昏禮不數者　校曰昏或當爲正
以竅賤　校曰以下脫近字
腊辯節

則數多於　校曰於下脫牲字牲脊脅盛一骨此腊盛半若有一骨二骨則脊脅當二骨並盛數多於牲矣

祝主人節

注祝主至未聞　校曰阮云單疏無至字

主人節

既祭則藏其隋　校曰單疏作隋與要義同

主婦反節

糗餌之等　校曰餌當爲修

直有脯修二籩　校曰脯當爲糗

尸左節

乃有籩餌之事　校曰餌當爲從

儐尸異所得相決　校曰儐上各本有與字是

主婦洗節

以有尸賓　校曰當爲以尸如賓

士卑不嫌　校曰以上文參之士上當脫下大夫與四字

主婦節

以其上腊摭五枚　校曰單疏作枚不誤

主婦荅拜節

自酢不更爵殺　釋曰經云受爵酌則不更爵明矣酢必易爵自士達于天子所同唯下大夫不賓尸異者亦所謂放而不致順而摭也不更者從其質也承主人爵而不更實無不可吳說背經

主人荅拜節

欲室中神惠均於庭　校曰室中二字衍

主人席上節　受爵酌　釋曰云受爵酌則亦不易爵矣此爵但承主人後不承佐食後不易無嫌也特牲尸酢主婦受爵後不即云酌則固易之

東面者變於士妻賓尸不變者賓尸禮異矣　釋

曰凡變於士者實多辟人君以士卑不嫌與人君同也此東面變於士妻當亦辟人君禮賓尸不辟者賓尸非正祭禮異不嫌也吳氏不解注義而妄易之謂賓致爵主婦東面者辟尸與主人則豈尸主人與主婦行禮可南面當尊賓致爵反不可南面乎不知而作君子所嗤也

佐食節

主人於上文有脊脅也　校曰有上脫豕字

賓長節

謂不言同　校曰當云謂不言如初者以有與

初不同

上文云　校曰句首脫案字

賓兄弟節

似上大夫無旅酬　校曰上阮云要義作下案下字是

事賤　校曰事字譌單疏作士

主人出節　祝前　校曰祝嚴作祀

卒餕節

司士擊豕是之　校曰之阮云要義作也案也字是

司宮節

凡幣帛皮圭爲主命　校曰主毛作王浦改主案單疏正作主

祝告節

不言長賓者下大夫無尊賓也　釋曰下大夫位卑其屬吏自益卑經於送賓特見此義則助祭之賓在有司中益明矣既無尊賓而上云賓長洗爵獻于尸者就卑賓之中立一人爲長則士亦有之言賓長者就下大夫之賓言也言無尊賓者對上大夫之賓言也經於上言賓長以見尊於衆賓於此不言長賓以見卑於上大夫之賓言各有當唯義所在上旣於衆賓中立一人爲長則拜送自拜其長特牲拜賓亦拜其長也經有事同文異之例所以正名而順言知之者其唯先師乎

拜侑於上賓　校曰於字譌單疏作與

禮經校釋卷二十二終　同邑王大綸校字

光緒十八年歲次壬辰正月刊成

蔡錫蕃
蔡侃銓
汝礪
同邑金汝霖同校字
汝俊
受業華澍本
姪　岳鎮

鄭文銘齋

叙曰昔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遇有不合日夜
以思至於待旦監於二代優游五年然後制禮威儀
三千曲爲之防夫以聖人之德多材多埶猶復博觀
詳擇覃思積年故其所制之禮條理密緻經緯相宣
養欲給求人無所憾孔子學而美之曰郁郁乎文哉
吾從周與弟子論禮參伍錯綜窮源竟委自衛反魯
親定經文嘗曰無輕議禮聖人之於禮若此其慎也
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各撰所聞以爲傳記雖當戰
國嫚秦齊魯之間經業不廢漢初高堂生傳士禮十
七篇五傳至戴氏立於學官是爲今文而古文禮五
十六篇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
十九篇以絕無師說謂之逸禮先師鄭君本習小戴
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依經立注述先聖
元意天秩人綱不墜于地齊黃氏慶隋李氏孟悊作
爲章疏由繹其旨唐賈氏公彥據二家爲本兼增已
義爲疏五十卷沈實精博多得經注本意學者舍是
無以窺聖作明述之原惜唐中葉後治此經者鮮疏
文譌舛日滋宋景德閒邢昺等校定賈疏其書見于
今最稱古本然錯誤衍脫已非一端至明監本更不
可讀矣

聖清之興右文稽古通人達士應運而生張氏爾岐創通
禮經大義依鄭注作句讀據唐石經校監本其後名
儒接踵而出考正疑譌闡發誼理專門名家之學粲
然可觀而阮氏元儀禮校勘記胡氏培翬儀禮正義
集其大成但阮氏校各本異同而衆本並譌則未及
讀正學者於疏文仍不免隔閡難通胡氏依注解經
而於注之曲等道意迴異俗說者或反以爲違失而
易之又多采元敖繼公明郝敬兩妄人說而引賈疏
特少時議其非皆其千慮之失也元弼年十五初治
是經十七　先妣倪大恭人授以胡氏正義沈研鑽
極蓋亦有年惘賈氏之書條理詳整而刓蝕叢殘沈
薶千載平心讀之順其上下推其本意正譌補脫乙
衍改錯不下千餘處爲賈疏後校而後賈免於誣又
以胡氏之書體大思精深恐小疵或累大純取其所
引各說異於注者推其致誤之由爲正義訂誤而後
經義不爲異說所淆弼之爲訂誤也非敢與胡氏立
異袪其疑所以堅其信糾其違所以成其美且胡氏
之訂注非求勝注也於注義偶有未達耳後人苟能
達其所未達固胡氏之所取也校訂既有端緒欲刪
合賈胡之書貫穿經傳捃摭祕逸撰禮經纂疏先爲

十七篇釋疑自喪服始詳考博辨覃思研精未及成
而　先大恭人抱恙日夜嘗藥輟釋禮業天禍不肖
大恭人踰年棄養春暉永謝燧火再更讀禮之下
檢視舊稿以正義之書　大恭人所手授考正已得
十九乃取後校訂誤及釋疑未成稿合編之補其闕
略去其未安寫成二十二卷名禮經校釋以呈　家
君　家君以爲近得其正命授梓人至今年正月刊
成校者校經注疏之譌文釋者釋經注疏之隱義務
求按之經而合問之心而安先儒說己是者不復繁
文凡所辨證皆于義難明者也其中稱此本者張氏

敦仁所刊注疏往時從管氏禮耕段讀其書爲注疏
本之最善者胡氏正義嘗兩稱之而世不顯傳故據
焉其稱號古人之例先師稱鄭君各經先師皆稱君
宋朱子稱朱文公餘皆稱某氏某其說之謬者去氏
以示貶唯王肅敖繼公郝敬邪說誣民非聖無法放
距不遺餘力削其姓以絕之是書也發疑正讀探賾
索隱十年心力盡在於斯其盡思竭慮之處自謂畧
窺損益之迹潛符制作之心學者苟合校勘記正義
觀之經注疏之義當無不可通矣元弼護惜古書愛
敬先儒惜道之味欲與當世好學之士共甘之庶因
是而思其義踐而行之視聽言動悉範乎禮進德修
業卓乎人師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其諸君子亦有樂
於是與
光緒十有八年壬辰正月十有一日吳縣曹元弼序

條例

書中恭遇
列聖廟諱恪遵
高宗純皇帝刊行　武英殿五經之例敬謹缺筆

此書始於光緒九年至十七年删成校釋以呈　家君　家君以爲近得其正命授梓以質當世通儒至今年正月工乃竣校勘之功仲昆及執友王氏大綸爲多燕禮一卷仲昆所繕錄文義之閒多所是正

士冠至覲禮士喪至有司援引各家止撮大意以所據多出胡氏正義可覆案也喪服不從此例以釋疑

本禮疏長編備引各家說也各篇所引在正義外者亦備載其文俾閱者每省易了

是書除喪服外皆積歷年條記而成閒有與前人暗合者寫定時輒删去之或得於友朋啟示討論所及一字一句必標其姓名郭象葺所爲穿窬之類十年前已恥之也辨證既多必有乖謬唯望在位通人處逸大儒有以敎之

禮經校釋目錄

第一卷　士冠禮第一
第二卷　士昏禮第二
第三卷　士相見禮第三
第四卷　鄉飲酒禮第四
第五卷　鄉射禮第五
第六卷
第七卷　燕禮第六
第八卷　大射第七
第九卷　聘禮第八
第十卷　公食大夫禮第九
第十一卷　覲禮第十
第十二卷　喪服第十一
第十三卷
第十四卷
第十五卷
第十六卷
第十七卷　士喪禮第十二
第十八卷　既夕禮第十三
第十九卷　士虞禮第十四

第二十卷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第二十一卷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第二十二卷　有司第十七
叙　條例　目録　禮經纂疏叙

禮經纂疏序

粤若稽古周文公攝政踐阼誕保文武受命大平德洽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立萬世人倫之極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上承天明下則地義中理人情監於二代損益制中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事爲之制曲爲之防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吉凶賓軍嘉以經之冠昏喪祭朝聘射鄉以緯之自大經大法以至一名一物莫不加聖心焉於是尊親之義達於四海孝友睦婣任恤比戸可封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成王康王率由其道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後王稍更陵遲夷身失禮至厲大壞故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然而東遷之難諸侯同日興師以扞王難平桓以降齊桓晉文旣賢尙挾天子以令諸侯天下莫敢窺守府者豈非逆順之勢率土皆知裂冠毁冕衆所不容禮教之所維繫者大且遠哉迨五伯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人綱絶紐大經將墜上天不忍斯人之淪於禽獸也於是篤生大聖孔子於秉禮之國爲萬世制作禮樂孔子以天縱之德生而知之嬉戲卽設禮容從心所欲不踰矩適周問

禮教弟子雅言執禮思以周公之道易春秋之天下至形夢寐嘗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吾其爲東周乎天下既莫能用乃親定禮樂昭示來世贊周易刪詩書與禮相表裏作春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據魯史成文立素王之法約之以禮作孝經以明禮之始稱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舉周公之事以明之蓋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至周公制禮而大備周公之禮教至孔子而垂法無窮孔子既經論禮經極言其義天下復知有君臣父子之綱仁義忠信之道天經地義

民行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卜子子夏親受聖指爲喪服經作傳曾子有子言子諸賢相與論撰微言大義傳諸其人子思子述聖祖之德明中和之爲用立坊表之常經七十子後學之徒各記所聞變禮逸文補二禮闕遺以光贊大道雖當諸侯去籍之日道墨名法異端竝起之時而服儒服行儒行則古昔稱先王叙彝倫一制度近聖人之居者以時講禮鄉飲大射於夫子冢延及孟子孫卿正人心明王道立言爲百世法禮之大綱不墜于地秦政滔天不道絕滅聖典特疾惡禮書搜求焚燒之殆盡勢至暴也然而伏生浮邱伯叔孫通之徒傳授弟子不絕著書述遠代禮文甚詳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孔甲爲涉博士卒與俱死項籍既亡漢高帝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於是高帝以爲守節禮義之國於戲聖人之禮教深入人心乃至於此乎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蓋當時士大夫通習之禮而古文禮五十六篇及記百三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及河閒獻王所得其十七篇經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多三十九篇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獻

王又得周官五篇缺事官以考工記足之周官後出者六典本天子所秉以治天下諸侯不得用不在樂正四術之內孔子問禮之後儒者始得聞然後學或未通習故今禮記雖兼記經曲而除雜記贊大行朝事儀述典命諸職外皆說威儀三千爲多蓋焚坑之後其傳泯焉尚有孤本出於山巖屋壁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古文禮記及周官初出禮家蓋未有傳之者高堂生之業歷蕭奮孟卿至后蒼當孝宣世最明校書曲臺傳古禮十七篇與其本業相似者然仍以今文爲主餘三十九篇以絕無師說付書館名爲逸禮

又傳記百三十一篇益以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與自著曲臺記九篇共百八十篇爲后氏學（疑皆寫以今文）以授大戴延君小戴次君二戴經文篇次不同互有脩短而皆未得其本大戴刪后氏記爲八十五篇名大戴禮小戴又刪大戴禮爲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大戴又著喪服變除小戴以博士論石渠今其遺說尚可攷見禮學之興於是爲盛小戴授橋仁季卿著禮記章句四十九卷號曰橋君學先儒以爲益以明堂陰陽記之月令明堂位二篇及樂記也於時后氏戴氏之經立於學官孝成時達才通人

劉子政校中古文條錄十七篇目次尊卑吉凶倫敘及其子歆孝哀時欲建立逸禮周官名儒龔勝師丹皆非之蓋西京儒者保殘守闕不敢出入師法抑亦以振興禮教歆非其人與自高堂生以後二百餘年傳學至今存者授受源流如此外又有慶氏學當時與二戴並顯其餘名德大儒兼通五經者若賈誼董仲舒王吉之倫皆議制禮作樂以化天下著書立言有功禮道云王莽之亂禮樂分崩聖文殘落光武中興愛好經術立博士各以家法教授禮用大小戴又修起大學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應經義式古

典又令天下誦孝經章帝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五經同異命史臣班固著爲通義皆先王之法言禮師之典訓又詔高才生受古學廣業甄微崇化厲賢東漢士大夫敦氣節重禮義其風世篤蓋由於此於時英儒贍聞之士務欲興滅繼絕故周官自杜子春通讀後鄭大夫司農及賈侍中咸遵其業而潤色之作爲解詁而二戴之禮爲博士之業傳授不絕然未有顯于儒林者後世薄於藝文教學之道寖衰學者章句漸疏多以浮華相尚黨禁之世賤儒或私行金貨定蘭臺桼書經字以合其私文各經皆譌雜而禮

尤甚是以熹平四年立大學石經正五經文字時通儒盧君子幹上書言今之禮記特多回穴欲考其失得刊正碑文卒不果行夫以聖道之深若彼歷年之久如此科斗篆隸轉寫失眞發疑正讀差忒難免經師各立其義學徒務習其師推士禮以致天子執常法以議變禮縱令博學洽聞不能無誤是以鄉飲燕禮之服皮弁與朝服雜糅東房西室之文宗廟與居室不別大宗可絕聞人之議乖長子五世季長之解誤以及三虞卒哭之異說折俎肵俎之殊文聚訟紛紜不可勝數又況守文之徒滯固所稟不務等求其

理徒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非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者耶且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漢重經術實事求是民得離於戰國之苦者四百年炎運既衰天下將有處士橫議四夷割據之憂不有亞聖命世之儒出而刊正聖典揆叙人倫文武之道將誰屬乎夫子在天之靈知非其人之道不虛行也乃於此聖人之居生先師鄭君康成鄭君好學實懷明德造次顛沛非禮不動初從東郡張師受周官禮記與盧君相善從馬融參考同異（鄭但與融考論同異非融弟子詳鄭所爲鄭君非馬融弟子攷）遭時否塞隱修經業守死善道盛德之容至使黃巾望而皆拜作六經注義窮理盡性而三禮之學尤集大成即以十七篇注論今文古文各求其是二戴別錄必從其長本周禮以提其綱引戴記以闡其義參之易書詩春秋論語孝經以觀其會通考訓詁捃秘逸轉相證明發一義而全經貫起一例而眾篇明吉凶常變各止其科辭所不及通之以指辨傳記之譌正舊讀之失案圖立文舉今曉古若綱在網如晦見明其正人倫也唯君專惠詳於燕禮之篇臣無作威著於鄉射之記明正體之重而尊禰之義彰推高祖之服而正本之道著於繼父同居達從

一之本意於他邦加等顯大功之自親略舉一端餘可隅反古昔聖人所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者無不昭然備見仁之至義之盡深而通約而明故范武子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特是鄭君於易書詩春秋皆先通今文後注古文於禮亦本習小戴之學後不專注古文者以盧子幹等皆治小戴小戴學既最精而古文自前世以來傳其書未有名家不敢以一己之見盡改先儒之舊故但參取二本擇善而從鄭注存即今古文皆存然則禮之兼注古文實自鄭君創通大義也於是鄭氏三禮各經之學爲天下儒者宗魏有亂人王肅者妄思奪而易之僞造家語孔叢子據之作聖證論以難鄭夫君子有三畏畏聖人之言小人侮聖人之言肅不難於侮孔子何有於鄭君哉幸當時去鄭未遠馬昭之等辭而闢之聖道不至爲邪說所亂嗣有干令升注周禮雷次宗注喪服孫叔然注禮記雖別立注要皆以鄭義爲宗其爲義疏者禮經有黃慶李孟悊二家禮記有賀循賀瑒庾蔚之崔靈恩沈重范宣皇侃徐遵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又有李軌劉昌宗徐邈射慈以下諸人作三禮音當時南國清談嗑

壞名教北郊戎馬蕩覆典文人臣反顏事讎習爲故事文章綺靡階厲淫昏三綱淪九法斁矣而守道諸君子說經鏗鏗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以縣絕學於一綫其餘儒者議禮之文亦根據經注酌理準情足爲典要先儒謂魏晉以後天下大亂而聖人之道不絕唯鄭氏禮學是賴豈不信哉唐儒承六朝義疏之學陸氏德明撰經典釋文三禮以鄭爲主孔氏穎達奉勅撰五經正義禮記據皇熊爲本賈氏公彥撰周禮儀禮疏儀禮據黃李爲本又旁摭各家貫穿經傳鄭學之徒遺言奧義多賴以存雖不免小有乖違而發

揮旁通言富理博後有作者監儀在時非可輕議也特正義以禮記配易書詩春秋爲五經而禮之本經反居後唐制以禮記爲大經儀禮爲中經經記分習始變后氏以來治經舊法是以禮經傳習者少賈氏之疏譌舛日滋唐人實貴文章薄於經術孔賈以後禮學名儒未有著者唯杜氏佑作通典薈萃歷代禮制漢儒佚說六朝禮議學者取則焉又開成二年石刻九經至今存關中校勘家奉爲高曾規矩儀禮十七篇尤賴以見古本之遺五季之衰民彝泯亂儒者之風或幾乎息宋初聶氏崇義作三禮圖據舊圖爲

本考正疑譌申釋隱滯猶近唐儒精實之學景德元年呂蒙正等上邢昺孫奭等所校定儀禮疏其書見於今爲疏本之最古者其後儒臣多敦崇古學橫遭憸人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非聖無法天下憤之南渡後張氏淳據當時所存各本校嚴州所刊儀禮經注作識誤有功此經而朱文公以上賢純德紹鄭君於百世之上知治天下之必本於禮而儀禮爲禮之本經周官其綱領禮記乃其義疏深忿安石遺本宗末博士諸生於儀法度數之實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上疏乞修三禮不果行晚乃與弟子編儀禮經

傳通解取十七篇經文分章附記全錄鄭注節引賈疏經所不具以記補之別立門目以類相從凡各經傳記史志有及於禮者靡不畢載自定家鄉學邦國王朝諸禮而以喪祭二禮屬弟子黃氏榦黃氏成喪禮於祭禮未及精專修改復以其書授弟子楊氏復楊氏別成祭禮通解蓋禮書若此之難也文公弟子又有李氏如圭與修通解別撰儀禮集釋闡發亦多自文公作通解後鄭氏禮學復興文公嘗稱鄭注三禮大有功歎爲大儒又於宋孝宗之喪得鄭志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一條深服鄭君以爲其說足

以補經定制蓋高密紫陽易地則皆然嗣有岳氏珂刊三禮鄭注魏氏了翁撰九經要義儀禮疏即據景德本字間有異元明之際經術荒蕪學者名宗文公而於文公所深信篤好之禮經束之不讀妄人敖繼公襲王肅故智務與鄭立異或隱竊疏義而小變之即成巨謬改竄經文以就其私郝敬繼之重性貤謬狂妄之極至於詆經當時無有能正言力辨之者蓋聖經雖存若亡矣夫六經同歸其指在禮禮者天地之經緯民之所以生也書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聖人承天之道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教之孝弟忠順睦友子愛習之進退容止觀之揖讓酬酢範之服物采章使尊卑上下外内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放心邪氣不使得接臻仁壽而去鄙夭天地位萬物育故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孝經言禮者三章論語言禮者四十餘章自視聽言動與凡事親教子事君使臣使民爲國莫不以禮其所謂禮皆指周公所制曲禮正篇也王制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經解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

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今十七篇雖於先聖所定才十之一而諸禮具在其中則先王所以綱紀人倫使人日徙善遠罪者猶可舉而措之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末世棄舊禮不用至於賊民興而蠹害之舉其所以通者而充塞之而莫知其非何怪乎事無其治動失其宜刑繁俗敝民無所措手足哉

聖清龍興承天建極
列聖道德純備同符堯舜周孔
聖學所指海内嚮風
御纂
欽定諸經兼收自漢以來經義而三禮以鄭氏康成冠百代師儒之首褒而不名伏讀
高宗純皇帝御案表章鄭氏羽翼聖經之功至矣古經晦於千載而明於我
朝先賢不得行道於當日而論定於百世
聖人於是四方好學樂道之士莫不鑽研經術誦法注疏詁

釋聖言精發古義禮經自張氏爾岐創通大義後婺
源大儒江氏永繼之作禮書綱目成朱文公之志又
作儀禮釋宮增注儀禮釋例弟子達者戴氏震金氏
榜戴氏校儀禮識誤儀禮集釋
武英殿刊板行世又爲學禮篇未成以其學授段氏玉
裁孔氏廣森段氏以六書聲音訓詁攷儀禮漢讀未
成後胡氏承珙作儀禮古今文疏義足以補之孔氏
作禮學卮言金氏著禮箋九篇以授張氏惠言張氏
作儀禮圖詳審精密勝於宋楊氏書凌氏廷堪承江
戴之學作禮經釋例以言禮之節文等殺作復禮三
篇闡明禮教以授胡氏培翬胡氏本承其祖匡衷之
學又從凌氏問爲學深通洽孰作儀禮正義其餘專
精此經之儒吳中有沈氏彤作儀禮小疏江氏筠作
讀儀禮私記說多精確褚氏寅亮作儀禮管見斥繼
公敬邪說尤爲有功其爲校勘者盧氏文弨有儀禮
詳校金氏曰追有儀禮經注疏正譌而阮氏元徧校
十三經注疏於儀禮尤詳集諸本異同以唐石經宋
嚴州本注景德本疏爲主又有黃氏丕烈影刊嚴本
經注張氏敦仁合嚴本景德本刊注疏景德本欽卷
依要義補編汪氏士鍾影刊景德疏顧氏廣圻爲之

讎校皆有功此經者也夫此經自宋末以後晦盲否
塞三百餘年矣而
國朝諸儒闡明絕學如此其博且精非
聖治之盛而能然與綜核諸家校勘以阮氏爲宗解誼以胡
氏爲備二家之業集羣儒之大成視唐陸氏釋文賈
氏疏非但無不及而已第張氏江氏以來雖皆推尊
鄭學而一二異同時所不免三復思之皆不如鄭義
之當近百數十年閒有金氏鶚等博聞強識而好變
亂是非繁稱博引多非其本穿鑿附會不可究詰充
其類必至盡改古義人用其私使天下學者日馳騁
於巧說褒辭而不暇致力於身心倫物之閒忠厚敬
文之道考據至此不可復問未始非先儒不能拔本
塞源大爲之坊之過也元弼躬逢
聖世生長儒門幼及見　先祖考雲洲公 公博稽六藝藏書極富年七十餘猶朗誦經傳承　曾祖考敬堂公之學研精醫理專以濟人全活無算周恤貧乏若不能及至今鄉里誦德不衰 四歲教之方名既卒業　家大人授以聖經賢傳
課讀甚嚴　先妣倪大恭人以仁孝恭儉淑德懿行
著于宗族鄉黨 事詳行述及北堂立言記 佐　家大人示以禮法
稍長從兩昆後不令有燕朋昵友年十一從　舅氏
倪先生濤學先生教以多讀經史詳爲指示易以古

大儒之業年十三受知於　座主督學瑞安黃先生體芳時先生以經學提倡江南示諸生以通經致用之方元弼得聞緒論日將經文尋誦不敢廢倦年十五讀毛詩注疏大好之日夜研求幾忘寢食以餘力畧涉各經注疏見儀禮經文古懋淵懿向所未習慕而讀之似有所會潛與讀詩所得合記之是時私心已向往鄭學讀後漢書鄭君傳想見其爲人不勝悠然千載之情嗣見陳氏毛詩稽古編及惠氏易江氏孫氏書孔氏公羊江氏淩氏禮段氏說文郝氏爾雅之學粗明各經師法而專力在詩十六　家大人授

以陳氏奐毛詩傳疏謹受而讀之見其舍箋疏傳於文字聲音訓詁詳矣而言禮多與鄭異疑其說之不合於經非毛公本意也取鄭箋孔正義反覆求之竊思鄭君以禮箋詩必專精三禮乃能通箋以三禮之中儀禮爲本又用力差多乃取十七篇經注熟讀深思詳繹疏義疏文脫譌不可讀則求之校勘記所載各本又不得則就其原文旁推互勘以義讀正日有常課以餘力讀周禮疏禮記正義其年　黃先生選拔以備貢士因謁先生先生勗以學問經濟氣節責以名臣之學有體有用因益深自奮于學十七問學於定海黃先生以周又得交婁君子張氏錫恭論禮甚相得以學行交勉歸就吳名儒曾氏禮耕質諸疑義多有所授於時校讀禮經時有闡發而疑難百出憤悱相尋　先大恭人授以胡氏正義受讀之下積疑多釋中心好之乃取賈氏疏與正義互相參證日有所得誦讀考辨每至中夜嚴寒盛暑未嘗廢離竊以胡氏之書融會全經旁通午貫參稽眾說擇精語詳自訓故名物儀節器數微言大義以及傳記之參錯同事相違注義之深微言不盡意莫不廣尋道意條貫科分其盡思窮神之處實能洞見本原不墜周

公之遺法自　國初以來禮學之業未有盛於先生者也惜士昏鄉飲鄉射燕大射五篇未及寫定弟子楊大堉取其叢殘之稿率爾付刊脫爛錯誤至不可讀又多引謬說而無案語蓋先生未及辨正者也爾初欲取五篇正義理而董之使就繩墨繼以先生之例有未可盡遵者蓋先生之疏以鄭義爲宗而旁采各家以解經誼於後儒說之異於鄭而義似可從者附錄之謂之附注於鄭義之深遠難見覽文如詭者或以爲違失而訂之謂之訂注夫注本以解經治經爲經也非爲注也苟後人之說果是鄭君之說果未

是何必唯鄭之從且從善服義者君子之心也屈經以就傳學者之惑也鄭君之意在經義之明不在己說之申苟其說果有未合于經者方深望後人之彌縫其闕而匡救其違又何必反爲之曲護然今就先生所訂所附一一考之多與經不合附既不必附而訂又非所訂（詳糾所爲禮經校釋）尤可見者喪服爲人後之禮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小宗有四經舉父宗有定者以爲例而此外凡屬小宗者皆可準之爲服鄭於姊妹適人下補姑服以舉一隅使經文降等若子兩服不相互之旨豁然而解可謂抉經之心而先生從

繼公之說謂除經所見一體之外悉以所後親疏爲服斯降其小宗之義不可通矣舉此一端餘可推見蓋鄭君時去古未遠師傳未失邪說未興先秦傳記曲臺石渠劉氏五經通義許君異義盧氏三禮解詁等書完然具存足以取證而又重之以上哲之姿純賢之德博極淵深之學沈靜精妙之思神與古會心與道一宜其囊括大典綱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無一字一句不得乎先聖之元意也以胡氏之學而猶未盡得其所以然大哉淵乎未易窺測已胡氏又多采繼公敬兩妄人說而引賈疏特少夫賈氏之書誠不能無誤然以爾觀之誤者十之二不誤者猶十之八皆平實精確得經注本意蓋承爲鄭學者相傳古義非賈氏一人之私言也特唐中葉後治此經者鮮故其文衍脫誤錯多非其舊學者當依文剖裂以雪其誣不得遂以爲非李氏如圭張氏爾岐取其文而刪節之飲水思源義固猶賈義也至繼公敬則離經叛道喪心病狂其是者皆隱竊注疏之義其非者至於改經詆經而無忌憚學者所當鳴鼓而攻屏之不齒不得反有取焉以此而論胡氏之書盡美矣未盡善也於是竊取鄭君讚辨二鄭之義有重疏禮

經之志然未敢遽作也仍取疏正義反覆推求條錄所得積二年得若干條爲儀禮正義訂誤又從管氏禮耕段張氏敦仁所刊注疏本其書阮氏以配十三經注疏而阮本與此又有小異張多得之實此經注疏本之最善者據以爲本正其一二譌文合前所讀正錄之爲儀禮注疏後校於是專治禮經三年矣校賈疏之譌十得七八正胡氏所引諸家之誤十得五六確然知鄭注之萬不可易而自量竭畢生之力尚足以發明之乃於光緒十三年丁亥二月初吉定禮疏條例依鄭注解經文據賈氏胡氏爲本備載其是

刊去其非隱惡揚善增簡削繁屏絕肅繼公敬邪說以正人心閑聖道自周官二戴易書詩春秋三傳國語論語孝經孟子荀子爾雅說文鄭志禘祫議以及悲緯逸書周秦兩漢至唐以前古籍列代禮書禮樂志通典玉海等篇實可據之書有涉此經一字一義為賈氏胡氏所未及引者搜輯靡遺以經證經以注證注補淩氏之例正張氏之圖博采通人稽譔其說於經之正例變例注之曲達經意迥異俗說之處精思而詳辨之一器物陳設一行禮節次必推求其義以合乎人心之所同然由訓詁名物以達聖人作述之原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尙辭讓去爭奪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之故俾學者知禮之所尊尊其義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而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別不可得與民變革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眞積力久以行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一以貫之也大意既定乃先為十七篇釋疑備引各家之說別其是非為禮疏長編以喪服一篇五禮之本聖人精義之學彝倫攸敘於是乎在賈胡疏義亦最精詳首從事焉於是沈研鑽極積精覃思詳考博辨兼及後世變禮宵則莊誦各

篇經注誦之既久怳然如見當日升降獻酬之儀惻然自動其孝敬子良之心依注義求經文不啻周公孔子臨上質旁耳提而面命之卓爾如有所立確乎可以持循乃益知禮之協於天地之性而為斯人所固有不可斯須去身也如是者一期有半而 先大恭人抱恙輟禮疏業不意侍奉無狀天降鞠凶又越一年餘 大恭人竟棄養苫塊餘生心摧氣絕日征月邁及將再期乃於讀祭禮外粗理舊稿竊念儀禮正義為 大恭人手澤所存元弼歷年考正粗有端緒謹取往時後校訂誤及釋疑未成稿合而編之補其闕漏刊其乖違勒成一書名為禮經校釋寫成清本以呈 家君 家君以為近得其正命授梓人以質當世達於禮者又與兩昆詳論可否無所疑滯乃鋟諸板元弼嘗於先聖前自誓願為禮疏孝經纂疏歷代經儒法則篇三書闡明聖道於萬一以孝經者制作禮樂仁之本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至德孝弟也要道禮樂也古之君子盡愛敬於事親而後推以及人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謂之有禮後儒不務躬行孝弟之道

寖薄禮俗日壞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故撰集前言往行輔翼聖經三書者殊途而同歸而禮疏尤繁密今校釋已刊將專心纂輯禮疏博學詳說以反說約務於
國家化民成俗之道學者修身克己之功實有小補不敢說不急之言以炫奇矜博欺世盜名元弼之於禮沒身而已矣禮經校釋始于光緒九年成於十七年十有一月禮經纂疏始于十三年二月其成與否則
先聖先師在天之靈實主之非小子之所敢知也
光緒十有八年歲在壬辰正月九日吳縣曹元弼序

跋

師鄭治禮經逾十載著校釋二十二卷爲纂疏先河其仲昆遂翰太史速之授梓幷偕余任校讎之役始事于辛卯夏秋間功未及半余因艱輟業越明年計偕期近迫於竣工手民敦促未盡精校爲謀不忠深用慚憾客秋多暇重讀是書請於師鄭取元槧與刊本一再對勘悉心釐訂爲補過計雖未敢自信落葉盡掃然以較初印本則有間矣師鄭少年礪行雅才博學卓然爲東南大師其治經墝守家法壹以高密爲宗所著周易鄭氏注亼箋尙書亼疏詩箋釋例禮注釋例許氏禮鄭氏雅等書不下數十種類能創通大義嘉惠來喆是書踵績溪胡氏正義而作發疑正讀擇精語詳每獲一義解一難必印證羣籍斠攷鉤稽寢食與共鬼神來告遇有諸家聚訟轇轕處務在折衷一是不惜十易藁以求其當不佞敝門養痾學殖荒落未能仰窺其百一顧樂觀此書之成且其用心之勤皆數年中下榻君家得之目擊者自敘所謂按諸經而合問諸心而安誠甘苦自道之言也異時纂疏卒業足爲禮學功臣即此書孤行已可與張氏圖淩氏釋例阮氏校勘記胡氏正義相伯仲治禮經

而不由此以求門徑冥行擿埴何涂之從乎貴遠賤
近世俗恒情遥計數百年後必有許不佞爲知言者
請書此以爲左券甲午元夜同邑王大綸

宣統紀元

禮經學

吳郁生署

禮經學目錄

明例
尊尊親親長長賢賢男女有別五大義例
節文等殺例
喪服例
宮室例
職官例
經文例
禮通例
記傳例
注例
疏例
校賈疏舉例
讀經例　注疏通例
要旨上
要旨下
圖表
宮室圖
冠服圖
冕弁冠服表

婦人服表
　喪服表
會通
解紛上
胡氏培翬儀禮非後人僞撰辨
戴氏震與任幼植書辨喪服經傳
經禮曲禮說
儀禮名目篇次辨
記冕服　記皮弁服　記爵弁服　記朝服
更定戴氏震記元端　戴氏震記深衣　戴氏

震記中衣裼衣襦褶之屬　記冕弁冠
士冠禮爲士身加冠說　大夫以上冠年及天
子諸侯加數考　張氏爾岐所疑冠禮數事辨
冠月考
昏禮爲士禮說　昏期辨　奠菜祭禰辨　昏
禮告廟說　問名女爲誰氏解
士相見篇侍食禮辨　非以君命使節解
鄉飲酒禮通考　鄉飲酒賓席所在并禮經房
室制度通考　鄉飲酒燕禮升歌合樂並天子
以下饗燕用樂大例述　遵入禮辨

鄉射並鄉學通考　州學爲謝制考　豻侯辨
　駁淩氏廷堪鄉射五物考
燕禮考　主人　庶子　賓爲苟敬
大射擇士辨　三侯見鵠辨　更定戴氏震樂
器考并辨陳氏奐詩疏說諸樂器之誤　射官
辨　記決拾極
聘禮通考　天子諸侯朝門及宗廟社稷所在
辨　裼襲袒辨　執玉無藉者襲辨
食禮考　宰　東遷所　賓入門左沒霤北面
再拜稽首

朝覲通禮考　受舍于朝　胡氏宗廟路寢明
堂同制考　庭實辨　會同巡守禮辨　朝日
祀方明朝諸侯先後辨
解紛下
喪服變除考　婦人不杖辨　庶子不得爲長
子三年辨　父卒即爲母服三年說　庶子爲
所生母服辨　慈母辨　出妻之子爲母繼母
嫁從服辨　降其小宗解　適子不得後大宗
辨　唯子不報辨　妾服得遂辨　高祖元孫
服辨　大夫尊降服辨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

子兩節經傳注校文并女子子逆降旁親義述
　緦麻章長殤中殤降一等四句傳文非經文
辨
士喪禮爲周公原書辨　主婦　拜稽顙成踊
辨并刪定淩氏周禮九拜解　死者不冠說
設決法解　始死將斬衰齊衰者首服辨　釋
髻髮免髽
旣夕篇朝廟日數辨　軸輴柩車辨　薦馬哭
成踊右還出解　士不揄絞辨　披戴考
虞禮考　祔已主反於寢練而後遷廟辨　中

月而禫辨
饋食解　考正淩氏廷堪周官九祭解　主人
拜養辨　陰厭陽厭辨
天子諸侯大夫士廟制考　牲體之數及載辨
　祊繹辨　釋俎　不儐尸者旅酬無算爵辨
闕疑
流別
　禮經注解傳述人
　禮經各家撰述要略
　附經注疏各本得失

明例第一　禮經

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禮大傳曰尊尊也親親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中庸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論語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先儒以所因爲三綱五常然則禮之大體曰親親曰尊尊曰長長曰賢賢曰

男女有別此五者五倫之道而統之以三綱曰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長長統於親親賢賢統於尊尊三者以爲之經五者以爲之緯五者以爲之經冠昏喪祭聘覲射鄉以爲之緯冠昏喪祭聘覲射鄉以爲之經服物采章節文等殺以爲之緯本末終始同條共貫須臾不可離也一物不可繆也今順考經文明揭要領俾學者知禮之所尊尊其義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天經地義民行得之者生失之者死爲之者人舍之者禽獸知者知此仁者體此勇者强此政者正此刑者型此樂者樂此聖人之所以作君

作師生民之所以相生相養皆由此道出也其大例凡若干事

凡經十七篇親親之禮八嘉禮二曰士冠禮

冠禮明父子之親

曰士昏禮

昏禮自親迎以下明夫婦之義凡分兩大節曰夫婦之禮曰婦事舅姑之禮皆親親也

凶禮三曰士喪禮曰既夕禮（鄭目錄云士喪之下篇）曰士虞禮

吉禮三曰特牲饋食禮曰少牢饋食禮曰有司徹（鄭目錄云少牢之下篇）

喪祭皆明父子之恩

尊尊之禮五嘉禮三曰燕禮曰大射儀曰公食大夫禮賓禮二曰聘禮曰覲禮

燕射君與臣行禮聘食主國之君與使臣行禮覲諸侯與天子行禮皆所以明君臣之義尊尊也

長長之禮二皆嘉禮曰鄉飲酒禮曰鄉射禮

鄉飲酒鄉射立三賓及旅酬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弟長無遺皆明長幼之序又黨正飲酒正齒位亦名鄉飲酒今亡略見禮記鄉飲酒義篇

賢賢之禮三賓禮一曰士相見禮

士相見明朋友之道凡朋友之禮皆賢賢劉氏敞曰古者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

嘉禮二曰鄉飲酒禮曰鄉射禮

飲射立賓介皆賢賢

男女有別之禮一曰士昏禮

昏禮自親迎以前明男女之別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鄭曰重別昏義曰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

親親尊尊長長賢賢男女有別五者皆備之禮一曰凶禮喪服

大傳服術一曰親親二曰尊尊鄭曰親親父母爲首尊尊君爲首又父子一體夫妻一體昆弟一體服之本義皆至親以期斷親親也父至尊君至尊夫至尊皆加隆斬衰三年以明三綱尊尊也期以下旁親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長長也（大傳所謂長幼）爲師心喪三年朋友麻賢賢也異姓主名昆弟之妻毋婦之名窮則無服推而遠之男女有別也

凡冠禮以親親爲經而尊尊長長賢賢緯之

冠禮親親之禮也而如適子冠於阼則尊祖敬宗

之義冠畢奠摯見于君則尊君之義皆尊尊也冠者見于兄弟又以摯見于卿大夫鄉先生長長也孝經以敬事長則順謂官長主人戒賓樂與賢者歡成之及三加彌尊責以成人之禮賢賢也經文一器數之微一儀節之細皆此五者相爲經緯每篇略舉數事爲例因一反三是在學者

凡昏禮以親親男女有別爲經而尊尊賢賢緯之

昏禮親親男女有別之禮也而如適婦庶婦醴醮不同則尊尊之義先嫁三月教於公宮宗室婦入三月然後祭行以三月一時人之賢否可得知則賢賢之義詩序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

凡喪禮以親親爲經而尊尊賢賢男女有別緯之

喪禮親親之禮也而如初喪惟君命出君至見馬首不哭大夫特拜士旅拜之等則尊尊之義君於士有師友之恩爲之賜視大斂公史讀遣成其得禮之正以終則賢賢之義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及室中堂上堂下男女各異位則男女有別之義

凡祭禮以親親爲經而尊尊長長賢賢男女有別緯之

祭禮親親之禮也而如支子不祭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宗子祭則族人皆侍及嗣舉奠爲上養之等則尊尊之義賓兄弟皆有長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于其長則長長之義賓備三獻帥朋友以助敬則賢賢之義夫婦致爵不相襲處酢必易爵則男女有別之義

凡燕禮以尊尊爲經而長長賢賢緯之

燕禮尊尊之禮也而如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之等則長長之義射人請賓非其人不與燕則賢賢之義

凡大射以尊尊爲經而賢賢緯之

大射先行燕禮其射時公將射以下諸儀尊尊也唱獲釋算勝飲不勝者之等賢賢也

凡聘禮以尊尊爲經而親親賢賢長長緯之

聘禮尊尊之禮也而如兄弟之國問夫人及賓行釋幣于禰賜饔羹飪筮一尸之等則親親之義聘用圭璋相厲以禮則賢賢之義上介及眾介將行俟於使者之門反又送於門則長長之義

凡食禮以尊尊爲經而賢賢緯之

食禮明賓客君臣之義君臣之義尊尊也賓客之義賢賢也故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所以愧厲之也

凡覲禮以尊尊爲經而親親賢賢緯之
覲禮尊尊之禮也而如諸侯同姓異姓受舍異位將覲釋幣于禰之等則親親之義侯氏告聽事天子曰無事賜車服饗醴之等則賢賢之義
凡鄉飲酒鄉射以長長賢賢爲經而尊尊緯之
飲射諸公大夫爲遵者其禮亞於賓尊尊也
凡士相見以賢賢爲經而尊尊長長緯之
士相見始見於君之等尊尊也士見於大夫之等長長也
若夫節文等殺器服之例則莫詳於淩氏廷堪禮經

釋例宮室之例則莫詳於李氏如圭儀禮釋宮職官之例則莫詳於胡氏匡衷釋官經注疏立文之例及讀經例則莫詳於陳氏澧東塾讀書記儀禮篇而末學淺闇亦有一得今比緝要删如左
禮經釋例序曰儀禮十七篇禮之本經也其節文威儀委曲繁重驟閱之如治絲而棼細繹之皆有經緯可分也乍覩之如入山而迷徐歷之皆有塗徑可躋也經緯塗徑之謂何例而已矣如鄉飲酒此飲食之禮也而有司徹祭畢飲酒其例亦與之同尸卽鄉飲酒之賓也侑卽鄉飲酒之介也主人獻尸主人獻侑主人受尸酢卽鄉飲酒之主人獻賓主人獻介賓酢主人也主人酬尸奠而不舉卽鄉飲酒之主人酬賓奠而不舉也旅酬無算爵卽鄉飲酒之旅酬無算爵也此異中之同也有司徹獻尸獻侑及受尸酢有豆籩羊俎匕湆肉湆燔從諸節鄉飲酒獻賓獻介及酢主人但薦與俎而已有司徹獻尸獻侑之禮主人主婦上賓凡三獻鄉飲酒但主人一獻而已有司徹獻尸侑畢復有獻長賓主人自酢及酬賓之儀鄉飲酒但獻衆賓而已有司徹旅酬使二人舉觶于尸侑以發端鄉飲酒但使一人舉觶于賓而已有司徹無算

爵賓黨則用主人酬賓之觶主人黨則用兄弟後生所舉之觶以發端鄉飲酒則但使二人舉觶于賓與介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于士冠禮冠畢醴賓以一獻之禮鄉飲酒鄉射明日息司正特牲饋食禮祭畢獻賓其例皆大約相同而鄉射之同於鄉飲酒者更無論也又如聘禮之聘享覿此賓客之禮也而聘畢問卿面卿及士昏禮納采納徵之屬其例亦與之同問卿授束帛昏禮授鴈卽享禮之授璧也問卿及昏禮納徵庭實用皮卽享禮之庭實用皮也昏禮使者禮畢主人禮賓卽聘禮之聘賓禮畢主國之君禮

賓也面卿幣用束錦庭實用馬卽私覿之幣用束錦庭實用馬也聘賓面卿畢介面衆介面卽聘賓之私覿畢介覿衆介覿也此異中之同也聘用圭享用璧面卿及昏禮無授玉之事但用束帛及鴈如享禮而已聘禮聘賓至昏禮使者至皆設几筵問卿賓及廟門不几筵但擯者請命而已聘禮既享未覿之際則禮賓問卿畢不儐但行面卿之禮而已聘禮禮賓侑醴以幣昏禮禮賓但酌醴禮之而已聘享聘賓主國之君皆皮弁服有襲裼之殊問卿聘賓主人但朝服昏禮使者主人但元端而已聘禮受玉于中堂與東

楹之閒問卿則受幣于堂中西昏禮則受鴈于楹閒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于士相見禮及聘禮郊勞致館歸饔餼其例皆大約相同而聘禮之同于覲禮者更無論也是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不同也而其爲獻酢酬旅酬無算爵之例則同也聘禮覲禮不同也而其爲郊勞執玉行享庭實之例則同也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不同也而其爲尸飯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祭畢飲酒之例則同也鄉射大射不同也而其爲司射誘射初射不釋獲再射釋獲飲不勝者三射以樂節射飲不勝者之例則同也不會通

其例一以貫之祇厭其轇葛重複而已耳烏覩所謂經緯塗徑者哉廷堪肆力是經潛玩既久知其閒同異之文與夫詳略隆殺之故蓋悉體夫天命民彝之極而出之信非大聖人不能作也學者舍是奚以爲節性修身之本哉肄習之餘心有所得初仿爾雅爲禮經釋名十二篇如是者有年漸覺非他經可比其宏綱細目必以例爲主有非訓詁名物所能賅者乃刪蕪就簡定爲禮經釋例證以羣經區爲八類曰通例曰飲食之例曰賓客之例曰射例曰變例曰祭例曰器服之例曰雜例至于第十一篇說者雖多由不

明尊尊之旨故罕得經意乃爲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於變例後

通例

凡迎賓主人敵者於大門外主人尊者於大門內

凡君與臣行禮皆不迎

凡入門賓入自左主人入自右皆主人先入

凡以臣禮見者則入門右

凡入門將右曲揖北面曲揖當碑揖謂之三揖

凡升階皆讓賓主敵者俱升不敵者不俱升

凡升階皆連步唯公所辭則栗階

凡門外之拜皆東西面堂上之拜皆北面
凡室中房中拜以西面爲敬堂下拜以北面爲敬
凡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異國之君亦如之
凡君待以客禮下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
凡爲人使者不答拜
凡拜送之禮送者拜去者不答拜
凡丈夫之拜坐婦人之拜興丈夫之拜奠爵婦人之
拜執爵
凡婦人于丈夫皆俠拜
凡婦人重拜則扱地

凡推手曰揖引手曰厭
凡送賓主人敵者于大門外主人尊者于大門內
凡君與臣行禮皆不送
凡授受之禮同面者謂之並授受
凡授受之禮相鄉者謂之訝授受
凡授受之禮敵者于楹閒不敵者不于楹閒
凡相禮者之授受皆訝授受
凡卑者于尊者皆奠而不授若尊者辭乃授
凡佐禮者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
凡賓主人禮盛者專階不盛者不專階

凡戒賓宿賓宿者必先戒禮殺者則不宿
凡賓升席自西方主人升席自北方
凡禮盛者必先盥
凡降洗降盥皆壹揖壹讓升
凡賓主人敵者降則皆降
凡一辭而許曰禮辭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不許曰
終辭
凡庭洗設於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天子諸侯當東
霤卿大夫士當東榮水在洗東
凡內洗設于北堂上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

隅閒
凡設尊賓主人敵者于房戶之閒君臣則于東楹之
西並兩壺有元酒有禁
凡醴尊皆設于房中側尊無元酒
凡堂上之篚在尊南東肆
凡堂下之篚在洗西南肆
凡陳鼎大夫士門外北面北上諸侯門外南面西上
反吉則西面
凡設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惟統于主人則東上
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惟統于南面之席則北上此條

原文背曲禮不
可從今易之

飲食之例

凡主人進賓之酒謂之獻

凡賓報主人之酒謂之酢

凡主人先飲以勸賓之酒謂之酬

凡正獻既畢之酒謂之旅酬

凡旅酬既畢之酒謂之無算爵

凡獻酒皆有薦禮盛者則設俎

凡薦脯醢在升席先設俎在升席後

凡獻酒禮盛者受爵于席前拜與卒爵于階上

凡獻酒禮盛者則啐酒告旨

凡啐酒于席末告旨則降席拜

凡獻酒禮盛者受爵告旨卒爵皆拜酢主人禮殺者不拜告旨又殺者不酢主人

凡酢如獻禮崇酒不告旨禮殺者則以虛爵授之

凡賓告旨在卒爵前于席西拜主人崇酒在卒爵後于階上拜

凡禮盛者坐卒爵禮殺者立卒爵

凡酬酒先自飲復酌奠而不授舉觶媵爵亦如之

凡酬酒奠而不舉禮殺者則用為旅酬無算爵始

凡酬酒不拜洗

凡獻工與笙于階上獻獲者與釋獲者于堂下獻祝與佐食于室中

凡一人舉觶為旅酬始二人舉觶為無算爵始

凡旅酬皆以尊酬卑謂之旅酬下為上

凡旅酬不及獻酒者不與

凡旅酬皆拜不祭立飲

凡旅酬不洗不拜既爵

凡無算爵必先徹俎降階

凡無算爵皆說屨升坐乃羞

凡無算爵不拜唯受爵于君者拜

凡無算爵堂上堂下執事者皆與

凡奠爵將舉者於右不舉者於左

凡君之酒曰膳臣之酒曰散

凡食禮初食三飯卒食九飯

凡設饌以豆為本

凡正饌先設用黍稷俎豆加饌後設用稻粱庶羞

凡初食加饌之稻粱則用正饌之俎豆卒食正饌之黍稷則用加饌之庶羞

凡正饌醯醬大羹湆加饌簠粱皆公親設

凡公親設之饌必坐遷之公親臨食必辭之

凡食禮有豆無籩飲酒之禮豆籩皆有

凡食賓以幣曰侑幣飲賓以幣曰酬幣

凡燕禮使宰夫爲主人食禮公自爲主人

凡醴皆設柶用籩豆

凡醴皆用觶不卒爵

凡祭醴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謂之祭醴三

凡酌而無酬酢曰醮

凡執爵皆左手祭薦皆右手

凡祭薦者坐祭俎者興祭薦者執爵祭俎者奠爵

凡祭薦不挩手祭俎則挩手

凡祭酒禮盛者啐酒不盛者不啐酒祭肺禮盛者嚌肺不盛者不嚌肺

凡祭皆于豆籩之閒或上豆之閒

凡餕者亦祭

凡飲酒君臣不相襲爵男女不相襲爵

凡脯醢謂之薦出自東房

凡牲皆用右胖唯變禮反吉用左胖

凡牲二十一體謂之體解

凡牲七體謂之豚解

凡肺皆有二舉肺一祭肺

凡牲殺曰饔生曰餼饔之屬皆陳於堂上下餼之屬皆陳於門內外

凡食于廟燕于寢鄉飲酒于庠

賓客之例

凡賓至則使人郊勞

凡郊勞畢皆致館

凡賓至廟門皆設几筵

凡賓主人相見皆行受贄之禮

凡賓主人受贄畢禮盛者則行享禮

凡賓主人行禮畢主人待賓用醴則謂之禮不用醴則謂之儐

凡爲人使者正禮畢則行私覿或私面之禮

凡賓主人禮畢皆還其摯

凡庭實之皮皆攝之內文入設于庭賓致命于堂則張皮于庭主人受幣則受皮者受之

凡庭實之馬右牽之入設于庭賓授幣于堂則受馬者受馬于庭主人授其屬幣則馬出

凡聘覲禮畢主人皆親勞賓

凡禮畢勞賓後則使人致禮于賓

凡會同之禮四傳擯皆如覲禮

凡會同巡守之禮皆祀方明

凡天子於諸侯則傳擯諸侯於聘賓則旅擯

凡相大禮皆上擯之事

凡諸侯使人于諸侯謂之聘使人于大夫謂之問小聘亦謂之問

凡聘問覲皆于廟會同于壇士相見于寢

射例

凡射皆三次初射三耦射不釋獲再射三耦與眾耦皆射三射以樂節射皆釋獲飲不勝者

凡再射三射皆先升射次取矢加楅次數獲次飲不勝者次拾取矢唯初射不數獲不飲

凡射未升堂之前三揖曰耦進揖曰當階北面揖曰及階揖

凡射既升堂之後三揖曰升堂揖曰當物北面揖曰及物揖

凡射後二揖曰卒射揖曰降階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揖

凡拾取矢前四揖曰耦進揖曰當楅北面揖曰及楅揖曰上射進坐揖

凡拾取矢上射下射各四揖若兼取矢則上射下射各一揖

凡拾取矢後四揖曰既拾取矢揖曰左還揖曰北面揖三挾一个揖曰既退與進者相左揖

凡飲不勝者未升堂之前三揖曰耦進揖曰當階北面揖曰及階揖

凡飲不勝者既飲之後二揖曰卒觶揖曰降階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揖

凡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

凡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

凡有事于射則袒無事于射則襲

凡飲不勝者尊者不勝則卑者不升卑者不勝則升堂特飲

凡公射小射正贊決拾小臣正贊袒大射正授弓小臣師授矢卒射小臣正贊襲

凡公不勝飲公則侍射者飲夾爵

凡鄉射司射命拾取矢作拾取矢大射司射命拾取矢小射正作拾取矢所作皆惟上耦此條原文不合經例今易之

凡射者之事及釋獲者之事皆司射統之

凡獲者之事皆司馬統之

凡鄉射于序大射于澤宮

變例

凡始卒于室小斂後則奉尸于堂

凡大斂于阼階上既殯則于西階上

凡尸柩皆南首唯朝祖及葬始北首

凡楔齒綴足爲奉體魄之始奠脯醢爲事精神之始

凡始卒小斂大斂朝夕哭朔月薦新遷柩朝廟祖大遣皆奠

凡奠小斂以前皆在尸東大斂以後皆在室中遷祖以後皆在柩西既還車則在柩東

凡奠席皆東面設之無席之奠則統于尸

凡奠于殯宮皆饋于下室唯朔月及薦新不饋

凡朝廟奠祖奠大遣奠皆薦車馬

凡將奠皆先饌于東方徹則設于西方

凡奠于堂室者陳徹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奠于庭者陳由重北而西徹由重南而東

凡奠升自阼階丈夫踊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謂之要節而踊

凡柩朝祖如大斂奠朝禰如小斂奠

凡重置於中庭三分庭一在南

凡凶事無洗或設盥于堂下或設盥于門外

凡君使人弔襚賵主人皆拜稽顙成踊非君之弔襚賵則拜而不踊

凡君臨大斂則主人拜稽顙成踊

凡弔襚賵賻奠於死者不拜

凡主人之位小斂前在尸東小斂後在阼階下謂之內位既殯在門外謂之外位

凡婦人之位小斂前在尸西小斂後至既殯皆在阼階上柩將行始降在階間

凡凶事交相右吉事交相左

祭例

凡士祭尸九飯大夫祭尸十一飯

凡尸飯舉脊爲食之始舉肩爲食之終

凡尸所食皆加於肵俎若虞祭則以篚代之

凡肵俎皆載心舌尸未入先設于阼階西

凡尸所食之肺脊必先奠于菹豆尸卒食佐食始受之加于肵俎

凡尸未食前之祭謂之墮祭又謂之挼祭

凡主人受尸嘏挼祭尸酢主婦亦挼祭

凡尸未入室之前設饌于奧謂之陰厭

凡尸既出室之後改饌于西北隅謂之陽厭
凡卒食酳尸皆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
凡獻尸畢皆獻祝及佐食
凡主人初獻從俎皆以肝主婦亞獻賓長三獻從俎皆以燔主人主婦獻祝亦如之
凡餕士禮二人大夫禮四人餕畢亦有獻酢
凡祭尸不就洗別設槃匜待之
凡儐尸之禮唯尸侑及主人備三獻自主婦以下皆一獻禮成
凡儐尸主人獻其從獻皆用羊主婦獻其從獻皆用

豕上賓獻其從獻皆用魚
凡儐尸羊俎爲正俎其餘皆以二俎益送之
凡士祭正獻後加爵三下大夫祭正獻後加爵二儐尸則正獻後加爵一
凡致爵皆在賓三獻之閒加爵亦致若儐尸則於堂上獻尸侑時行之
凡不儐尸之祭賓三獻爵止則均神惠于室加爵者爵止則均神惠于庭
凡祭陰厭則薦豆設俎尸飯則加豆亞獻則薦籩若將儐尸則正獻不薦

凡始虞之祭謂之祫事再虞之祭謂之虞事三虞卒哭之祭謂之成事
凡卒哭明日祔廟之祭謂之祔
凡期而祭謂之小祥又期而祭謂之大祥大祥閒一月之祭謂之禫
凡虞祭無所俎不致爵不加爵獻尸畢不獻賓不旅酬不餕
凡卒哭祭畢餞尸于廟門外亦三獻
凡士祭加爵後嗣子入舉奠大夫祭則不舉奠
凡正祭于室儐尸則于堂

凡尸在室中皆東面在堂上則南面
凡祭畢告利成士禮則祝主人立于戶外大夫禮則祝主人立于階上

器服之例

凡所以馮者曰几所以藉者曰席
凡盛水之器曰罍斟水之器曰枓棄水之器曰洗
凡盛酒之器曰尊斟酒之器曰勺
凡酌酒而飲之器曰爵
凡亨牲體之器曰鑊
凡升牲體之器曰鼎出牲體之器曰朼

凡載牲體之器曰俎
凡盛濡物之器曰齍實濡物之器曰豆
凡實乾物之器曰籩
凡盛黍稷之器曰簋曰敦盛稻粱之器曰簠
凡實羹之器曰鉶實大羹之器曰鐙
凡扱醴扱羹之器皆曰柶
凡相見君則以玉爲摯臣則以禽幣爲摯
凡相見婦人則以棗栗腶脩爲摯
凡藉玉之器曰繅
凡盛婦摯之器曰笲夫人則曰竹簋方

凡射者之器曰弓曰矢曰決曰拾
凡獲者之器曰旌曰乏曰侯
凡釋獲者之器曰中曰籌
凡取矢之器曰楅飲不勝者之器曰豐
凡衣與冠同色裳與韠同色屨與裳同色
凡士冠禮賓主人兄弟擯者贊者及冠者初加見君
與鄉大夫鄉先生皆用元端
凡士昏禮使者主人壻從者皆用元端
凡鄉飲酒鄉射之禮息司正皆用元端
凡士祭禮筮日筮尸宿尸宿賓視濯視殺正祭尸主
人祝佐食皆用元端
凡士冠禮筮日筮賓宿賓爲期皆用朝服
凡飲射燕食之禮皆用朝服
凡聘禮君授使者幣使者受命及釋幣于禰肆儀聘
畢歸反命皆用朝服
凡聘禮賓至所聘之國展幣辭饔餼問卿上介問下
大夫士介受餼皆用朝服
凡聘禮主國之君使卿郊勞宰夫設飧致士介餼卿
接聘賓君不親食使大夫致侑幣皆用朝服
凡士祭禮正祭賓及兄弟助祭者皆用朝服

凡大夫祭禮皆用朝服
凡士冠禮再加聘禮行聘還玉賓受饔餼覲禮郊勞
士喪禮襲既夕禮乘車所載皆用皮弁
凡士冠禮三加士昏禮親迎士復士襲皆用爵弁服
凡聘禮君使卿歸賓饔餼下大夫歸上介饔餼夫人
使下大夫歸禮上介受饔餼皆用韋弁服
凡覲禮天子用袞冕侯氏用裨冕
凡大夫之妻被錫衣侈袂士之妻纚笄宵衣
凡袒裼皆左免衣見襦若見肉謂之袒見裼衣謂之
裼此條原文不合經制今易之

凡執玉有藉者裼無藉者襲
凡紒髮謂之纚安髮及固冠皆謂之笄

雜例

凡鄉飲鄉射明日息司正略如飲酒之禮
凡燕四方之賓客略如燕其臣之禮
凡昏禮婦至設饌及婦饋舅姑略如食禮
凡舅姑饗婦饗從者略如饗賓客之禮
凡冠醴子昏醴婦略如禮賓之禮
凡女父見壻略如見賓客之禮
凡婦見舅姑略如臣見君之禮

凡聘賓私獻于主君略如士介覿之禮
凡大射飲公略如賓媵爵于公之禮
凡昏禮婦奠菜聘禮賓介將行及使還有事于禰廟略如祭禮
凡燕禮命賓聘禮命使者皆于燕朝聘禮授幣及反命皆于治朝聘賓初至及將聘皆于外朝
凡卜筮皆于廟門外唯將葬則于兆南
凡筮士坐筮卿大夫立筮
凡樂瑟在堂上笙管鐘磬鼓鼙之屬在堂下
凡樂皆四節初謂之歌次謂之笙奏三謂之閒歌四謂之合樂
凡士禮冠昏喪祭皆攝盛
凡適子冠於阼庶子冠於房外
凡適婦酌之以醴庶婦醮之以酒
凡冠禮或醴或醮皆三加
凡昏禮使者行禮皆用昕惟壻用昏
凡冠於禰廟昏于寢

右淩氏禮經釋例目統而論之變例祭例所以明親親也賓客飲食之例所以明賢賢也諸例君臣不同禮敵者尊者不同禮所以明尊尊長

長也（尊長對文別散則通長亦尊者也）男女不同禮所以別男女也夫惟有親親之至愿而後有奉體魄事精神之事有奉體魄事精神之事而後有襲斂奠薦葬祭之節哭泣擗踊祝饗拜侑之文有尊尊之大義而後有君臣盡志于禮樂之事有君臣盡志于禮樂之事而後有一獻四舉旅君與賓射之節拜稽登降二人媵爵三侯皆獲之文推之他禮無不皆然故禮之所尊尊其義也義所以爲例也例所以爲禮也淩氏之例善矣惟喪服一篇大義雖舉微言未析疏略抵捂亦時有

之今更定義例改其參錯掇其精要著于篇
凡喪服有五曰斬衰曰齊衰曰大功曰小功曰緦麻別有繐衰不在五服中
凡喪期斬衰三年齊衰有三年有期有三月大功殤服有九月有七月成人皆九月小功五月緦三月繐衰既葬除之
凡服術有六曰親親曰尊尊曰名曰出入曰長幼曰從服親親尊尊二者以爲之經其下四者以爲之緯
凡親親尊尊之服又以三綱爲經餘服爲緯（詳下）
凡親親本服父子（父兼母子兼女）昆弟（兼姊妹）夫妻一體皆期

由父上殺至高祖由子下殺至元孫由昆弟旁殺至族昆弟皆四世而緦
凡旁親父之族服如父祖之族服如祖曾之族服如曾高之族服如高
凡外親之服皆緦

以上親親本制

凡親親之義以尊尊治之尊者加隆卑者殺
凡加隆之服父斬衰三年祖齊衰期皆加一等曾祖齊衰加二等減其月算爲三月仍一等高祖禮窮則同
凡父母皆三年之喪母降于父服齊衰
凡祖爲孫月算不可過于孫爲己曾孫降一等緦麻三月元孫禮窮則同
凡正尊皆加隆旁尊惟世叔父加隆
凡正尊於卑者不報旁尊皆報
凡外親惟外祖父母以尊加隆
凡妻爲夫加隆如父

以上親親中之尊尊

凡諸侯爲天子臣爲君服如父庶人爲國君服如曾祖

凡妾爲君與臣同爲女君與婦爲舅姑同妾子爲君母如適子

君服純乎尊尊

凡君父夫皆至尊其服皆斬是謂三綱遞生他服而不爲他服所生遞殺他服而不爲他服所殺
凡父在爲母期不敢伸其私尊明父爲子綱
凡婦人不貳斬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期明夫爲妻綱
凡子爲父斬爲父之父母期臣爲君斬爲君之父母期妻爲夫斬爲夫之父母期皆由三綱推之稱情而立文

以上尊尊之義

凡爲父後者爲長子三年

凡父卒爲祖後者服斬謂之適孫凡祖爲適孫期

凡舅姑爲婦大功庶婦夫將不受重者降小功適婦不降

凡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

凡爲人後者後大宗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

凡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

凡族人爲大宗子齊衰三月

凡婦人必有歸宗曰小宗爲昆弟之爲父後者期

以上諸服皆尊祖嚴父貴適重正以立宗收族之事尊尊之義也經言爲後傳稱受重鄭曰爲宗廟主也淩氏以爲受重者受宗廟土地人民祿位之重惟封建始有之諸爲後之服及宗法皆封建之制愚謂先王所以統壹海內整齊萬民累數千年而蠻夷不能逞志於中國一人不能橫行於天下者惟封建是賴而宗法實與之相維持宗法之善上之祿位祭祀有永保之祚次之子姓兄弟有敦睦之好下之鰥寡孤獨無死亡之憂正倫理以篤恩誼所謂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本立而道生故禮以義起其服特隆後

世封建雖廢而服制變革未盡宗法遺意猶有存者好禮君子因是以建宗祠立義田而孝弟親睦之行不絕於道微民散之時告朔餼羊議者愼勿以舊禮爲無用而欲去之也

凡旁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一等

凡正尊不降正體不降尊同不降

凡大夫爲宗子不降

凡諸侯大夫之庶子以厭降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父之所降子不敢不降

凡公之昆弟於母妻昆弟以先君餘尊厭降餘親以旁尊降

凡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

凡大夫之妻於族親以尊降妾不得體君不降

以上諸服淩氏亦以爲封建尊尊之制蓋封建之世諸侯有國大夫有采父子相傳惟爲後一人實有之苟分理不明短垣易踰勢必骨肉紛爭生民塗炭故聖人制禮凡旁親支庶尊不同者諸侯絕大夫降所以嚴尊卑之分明枝主之義定民志塞亂源以尊尊保全親親也其子之降不降則惟其君父是視也

凡大夫有地者亦曰君
凡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
凡公士大夫爲貴臣貴妾緦
凡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繐衰
凡與民同者爲君皆齊衰三月
以上亦皆封建尊尊之制
凡爲異姓婦人來嫁者服尊行皆以母名卑行皆報之
凡報之者名所報爲婦
凡庶母乳母亦以名服從母以名加從母昆弟姊妹

以名服
以上名
凡女子子適人者以出降
凡女子子適人者自父母不貳斬外正尊皆不降旁親皆降
凡女子子未嫁者逆降旁親及將出者惟昆弟不逆降
凡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不降姑姊妹報
凡女子子嫁反服與在室同
凡爲人後者於本宗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親若子

以上出入
凡出妻之子爲母父卒繼母嫁從皆期
凡繼父同居者齊衰期皆同居今不同者齊衰三月
凡娣姒婦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
此亦出入之類
凡殤服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
凡爲本親服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
凡妻爲夫之親服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

以上長幼
凡從服子從母服臣從君服妻從夫服夫從妻服爲母妻之黨不過緦小功餘皆降一等
凡妻爲夫之黨尊行皆從服卑行皆報之
凡臣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妻爲夫之君皆尊尊之從服子爲母妻爲夫之父母皆親親兼尊尊之從服凡服有尊尊之義者皆不報
凡母妻之黨皆從服其反爲之服皆報
以上從服　喪服一篇義至精例至密今以六術櫽括全篇其所不說欲學者以類求之且五

詳要旨圖表避複重也

宮室例

儀禮釋宮曰宮室之名制不盡見于經其可攷者宮必南鄉廟在寢東皆有堂有門其外有大門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後楣以北為室與房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而已室中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東北隅謂之宧西北隅謂之屋漏室南其戶戶東而牖西戶牖之間謂之依戶東曰房戶之間房戶之西曰房外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堂之上東西有楹堂東西之中曰兩

楹間南北之中曰中堂堂之東西牆謂之序序之外謂之夾室夾室之前曰箱亦曰東堂西堂東堂下西堂下曰堂東堂西堂角有坫堂之側邊曰廉升堂兩階其東階曰阼階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堂塗謂之陳中閒屋為門門之中有闑門限謂之閾闑謂之扉夾門之堂謂之塾門之內兩塾之閒謂之宁門之內外東方曰門東西方曰門西寢之後有下室自門以北皆周以牆人君之堂屋為四注大夫士則南北兩下而已此其著於經而可考者也

職官例

儀禮釋官曰周官三百六十皆紀天子之官而諸侯之官弗傳春秋列國之官莫詳左氏傳而往往出東遷後所僭設不盡可據惟儀禮制自周公燕射聘食諸篇皆諸侯之禮而其官名與周禮或異或同因而攷之侯國之制畧具於斯司徒為宰執政之官也宗人樂正禮樂之官也司馬射人軍政之官也工人士梓人事典之官也膳宰饔人飲食之官見焉內官之士夫人之官見焉小臣僕人侍從之官見焉顧諸侯之官其爵必降等于天子其職司或兼攝而不備則聖人抉嫌明微之意寓乎其閒周之諸侯遵而守之

安至有置六卿稱縣公之僭越哉又曰晉夫天子官也而不見周禮可以補王官之闕冠昏喪祭諸篇諸侯之大夫士禮也可以考家臣之制　又曰周禮以官為紀儀禮以事為紀而官因事見節目較周禮更密稱名較周禮更繁如周禮但言射人而儀禮有司射射正大射正小射正周禮但言小臣而儀禮有小臣正小臣師周禮但言喪祝而儀禮有夏祝商祝周祝周禮之宰一耳儀禮則冠禮喪禮之宰與大射聘禮之宰殊大射聘禮之宰與食禮覲禮之宰又殊且有一篇之中名同而實異者如大射之司馬與司馬

正司馬師異公食立東夾北之宰與執鐙之宰異此語今據注義易又有名異而實同者如鄉射之司正與司馬爲一人燕禮大射之司正與射人本一官聘禮諸侯之禮也而大夫之官在焉士喪既夕士禮也而諸侯之官見焉若此類糾紛錯出不爲疏通而證明之則於尊卑繁殺之際必多窒礙而不能展卷了然以達予制作之意故官制之釋非可已也　又曰諸侯官制自儀禮外左傳戴記爲詳然左氏內外傳先王之官制賴以傳者固多而出於後世之增易者亦不少禮記雜有天子諸侯之禮且所記非一代之制今推一

以周禮官名攷之

士冠禮

有司　司主也凡事有專主之者謂之有司胡氏每職標名下各綴數語分別爵秩崇卑名稱同異俾學者一覽而悟今悉錄之其證釋經文之語惟擬其有關大例者凡胡氏當職下無說及說未安者采注疏原文或推約其義以補易之題注疏若今案字使可識別

筮人　私臣掌筮者

卦者　亦私臣筮人之貳

宰　家宰私臣亦曰家相

宗人　私臣掌禮及宗廟

鄉先生　注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

士昏禮

老　注羣吏之尊者按老即宰凡言案者皆胡氏原案其有刊改稱今案以別之

祝　接神之官或曰此祝贊婦廟見當爲女奴曉祝事者如周禮之女祝

士相見禮

下大夫　上大夫　注上大夫卿也按此對文散文則通曰大夫此經諸篇之內有兼卿與大夫總言大夫者有上大夫單言大夫者有下大夫單言大夫者各依文求之

宅者　注致仕者去官而居宅

鄉飲酒禮

鄉大夫出注　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諸侯當以下大夫爲之

大師　注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大師

樂正　疏周禮有大司樂樂師天子之官此樂正者諸侯及大夫士之官

工　笙　今按此經及鄉射工笙據注疏義皆大夫士樂人

司正　鄉飲酒鄉射以主人之相爲司正此注云相主人之吏

擯贊傳命者鄉射注云相主人家臣燕禮射人爲擯則射人爲司正大射大射正擯則大射正爲司正

遵者　今補注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

鄉射禮

州長　出注　周禮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諸侯當以上士爲之

司馬　經曰司正爲司馬案此大夫士之禮大射別有司馬不使司正爲之

司射　注司射主人之吏也案大射以射人爲司射大夫士無射人之官臨事立一人掌射事亦謂之司

射

公士　注在官之士

燕禮

膳宰　小膳宰　胥　膳宰如周禮膳夫之職周禮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諸侯膳宰當中士下士爲之小膳宰其貳也胥則其下府史胥徒之屬

宰夫　出注　疏燕義云使宰夫爲獻主

司宮　注司宮天子曰小宰今按諸侯蓋小宰兼稱司宮大射又有司宮士則如周禮宮人之職屬於小宰者周禮宮人中士四人諸侯當下士爲之

士旅食　注旅衆也士衆食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也

祝史　掌祝者卽大祝周禮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諸侯大祝當上士小祝當下士爲之

諸公　注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

樂正　疏天子有大司樂樂師諸侯無大司樂直有大樂正小樂正并當樂師天子樂師下大夫四人諸

侯大樂正當上士小樂正當下士爲之

笙　周禮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諸侯當下士爲之

司士　周禮司士下大夫二人諸侯上士爲之

庶子　如天子諸子之職周禮諸子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諸侯當上士爲之

左右正　注謂樂正僕人正也小樂正立於西縣之北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立於其北北上大樂正立於東縣之北若射則僕人正僕人士陪於工後

內小臣　周禮內小臣奄上士四人諸侯亦以奄爲

之
鐘人　磬人注出　鎛人注出　鼓人注出　周禮鐘師中士四
人下士八人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鎛師中士二
人下士四人鼓人中士六人諸侯並以下士爲之
閽人　周禮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
弓人　如天子繕人之職周禮繕人上士二人下士
四人

大射儀

宰　宰夫　宰夫有司　周禮治官之屬大宰卿一
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

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
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諸侯之宰節司徒亦
卿一人小宰下大夫一人宰夫當上士爲之宰夫有
司則府史之屬
射人　大射正　小射正　司射　大射正小射正
司射皆射人周禮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
八人諸侯當上士二人爲長一大射正一小射正其
屬於公射有事亦稱小射正注三語今據注義易　司射則射時
所立以主射禮者與司正聯事燕禮輕小射正爲擯
遂爲司正故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大射重大射正擯
遂爲司正且於公射舍司正親其職故小射正爲司
射自與司正聯事以下亦據注義易
司馬　司馬正　司馬師　周禮政官之屬大司馬
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
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
有二人諸侯之司馬亦卿一人小司馬下大夫一人
軍司馬當上士爲之司馬正司馬師射時所立以監
射事者蓋軍司馬之屬
量人　周禮量人下士二人諸侯當士旅食爲之
巾車　周禮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

下士十有六人諸侯當上士爲之
小臣　小臣正　小臣師　小臣師從者　僕人正
僕人師　僕人士　周禮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
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
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諸侯無太僕小臣亦四
人蓋上士二人爲官長一正一師當太僕下士二人
爲從者四語今據注易僕人如周禮御僕之職亦下士爲之
正其長也師其佐也士其下府史胥徒也
小卿　注命於其君者也
大史　小史　周禮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

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諸侯大史當上士小史當下士爲之

庶子正　庶子之長也

工　大師　少師　上工　工大師以下之通稱周禮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諸侯大師當上士少師當中士爲之上工卽上瞽也

工人士　梓人　注皆司空之屬能正方圜者

隸僕人　周禮隸僕下士二人諸侯當士旅食爲之

矢人　疑如周禮司弓矢職

服不　周禮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諸侯當士旅食爲之

聘禮

管人　注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疏館人卽天官掌舍

內史出注　周禮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諸侯內史當下大夫爲之

祝　此祝大夫家臣

賈人　庶人在官者次於府史

關人　周禮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每關下士二人諸侯謂之關尹當中士爲之每關亦有關人當士旅食爲之

老　經曰賓降授老幣注老家臣也　又記延及二三老注大夫曰老案老上下通稱

訝　經曰訝賓于館注此訝下大夫也以君命迎賓謂之訝疏周禮有掌訝中士八人此下大夫幷彼掌訝

宗人　周禮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

旅下上三十有二人諸侯無宗伯以司馬兼之亦無小宗伯其禮官謂之宗人士爲之

庾車　今按此私臣掌車馬者其職如周禮庾人巾車

公食大夫禮

甸人　如天子甸師之職周禮甸師下士二人諸侯當士旅食爲之

宰　經曰宰東夾北按此宰當如天子內宰之職周禮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諸侯當上士爲之

內官之士　注夫人之官內宰之屬也
雍人　旅人　周禮內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諸侯雍人兼彼二職當下士爲之旅人則府史之屬
司宮　今案此司宮疏以宮人當之卽大射司宮士

覲禮

嗇夫　注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爲末擯按末擯士爲之
宰　此宰卽冢宰卿一人

大史　周禮大史下大夫二人

喪服 補今

貴臣　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注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
近臣　注閽寺之屬

士喪禮

甸人　公臣古者臣有喪事公家使人治之以喪事需人孔多家臣不能具官故也特牲士祭亦有公有司
管人　亦公臣
夏祝　商祝　祝　夏祝商祝祝皆周祝也以習夏禮謂之夏祝習商禮謂之商祝三祝皆公臣當周禮喪祝之職
外御　士近臣
巫　祝　巫男巫祝喪祝皆君之臣周禮男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男巫當下士喪祝當中士爲之
冢人　公臣如周禮冢人之職天子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諸侯冢人當上士爲之
卜人　占者　皆公臣占者如周禮占人之職大夫

士有筮無卜
族長　注有司掌族人親疏者按族長私臣
宗人　此宗人吉服疑公臣

旣夕

圉人　御者　士得乘兩馬車故有圉人與御者亦私臣也
史　士私臣掌文書者
公史　注君之典禮書者
御者　記御者四人案御者卽外御士近臣與上御者殊

內御　注女御也

隸人　周禮五隸之下各有隸民此隸人蓋五隸之民君使之來供役事者

童子　注隸子弟若內豎寺人之屬

遂匠　注遂人匠人也案遂匠亦公臣來助士葬者

士虞禮

祝　此祝亦喪祝

宗人　此宗人亦公臣

特牲饋食禮

有司羣執事　有司羣執事蓋公有司私臣皆統之

雍正　私臣掌割亨者

公有司　私臣　注公有司亦士之屬命於君者也私臣自己所辟除者案通考士禮諸篇宰筮人卦者外御族長圉人御者童子雍正之屬及冠昏祭禮之祝宗人此語今增士之私臣也甸人管人夏祝商祝冢人卜人隸人遂匠之屬及虞禮之祝宗人此語今增公家之臣來給事者也公家使人給事於私家惟喪禮此助祭之公有司蓋士自宿之

少牢饋食禮

史　筮史即筮人也

小祝　佐祝者據此則大夫祝非一人

司馬　大夫家臣爲司馬者如周禮家司馬之職

司士　司士贊者　今案司士亦家臣

雍人　雍正　雍府　雍人家臣主割亨者雍正其長雍府其屬

廩人　注掌米入之藏者

司宮　注大夫攝官司宮兼掌祭器按此篇司馬刲羊兼羊人之職司士擊豕兼司空之職雍人陳鼎兼甸人之職廩人溉甑甗匕與敦兼饎人之職司宮又兼掌祭器皆攝官

宰夫　今按宰夫亦家臣

有司贊者　贊者有司之助

有司徹

有司　即司馬司士宰夫之屬

宰夫贊者　宰夫之屬

私人　注私人家臣已所自謁除也

經文例

禮之大義尊尊親親長長賢賢男女有別聖人既本之以爲大經大法詳節備文而筆之爲經垂天下後世法一字一句又皆準此以辨言正辭故禮有禮之

例經有經之例相須而成淩氏釋禮例而未及經例然經例不明則聖人正名順言決嫌明微精義所存不著不察而經文詳畧異同若有與禮例不符者其何以解害辭害志之惑而深塞離經叛道之源歟傳曰屬事比辭春秋教也周公制禮猶孔子作春秋春秋一字一句皆褒貶所寓禮經一字一句亦皆名義所關淩氏釋禮例屬事也今釋經例比辭也言不順則事不成古之聖者作經莫不有立言之法古之明者解經莫不精究其立言之法虞氏之於易鄭氏之於禹貢於禮經子夏之於喪服三傳之於春秋某氏

之於夏小正皆是也夫治禮如治春秋亦如治律春秋與律一字不可忽也故治禮者必以全經互求以各類各篇互求以各章各句互求而後辭達義明萬貫千條較若畫一人倫天秩斯爲眞知鄭君先通春秋又精漢律故其說經例至密今輯鄭義踵淩書得例五十事爲學者舉隅其禮通例見鄭注而淩所未及者并傳記例注例疏例校疏例均附見焉

凡禮經節文度數皆出於天秩之自然人心之固有非由外心以生魏氏了翁說

凡周公損益二代之迹據經文畧可推見

朱子謂夏商而上只是親親長長之意至周公始增貴貴之禮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絶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絶不降凡此貴貴之義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至周公立爲定制更不可易案經文凡君大夫服例皆在正服後重出且多數服并舉此損益之迹最著明者他若冠禮不醴而醮喪禮有夏祝商祝之等文質相變各有精意當依文求之

凡經文條理精密首尾貫串

朱子云儀禮爲禮之根本又云極細密極周緻其閒曲折難行處都措置恰好胡氏云培翬初治是經每於靜夜無人時取各篇熟讀之覺其中器物陳設之多行禮節次之密升降揖讓裼襲之繁無不條理秩然每篇循首至尾一氣貫注有欲增減一字不得者

凡經文各節鉤連環抱錯綜成文

如鄉飲鄉射旅酬在樂備後而一人舉觶爲旅酬始在樂作前無算爵在徹俎後而二人舉觶爲無算爵始在徹俎前射禮將射特著未旅之文祭禮

均神惠于室乃作三獻之爵事事鉤連節節環抱參伍錯綜鼓舞盡神故禮意天下之至精也禮文天下之至變也

凡經文敘事至孅至悉

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觀禮經可見所謂事爲之制曲爲之防夫是以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也

凡經文儀節極繁密處禮意尤精

如大射公將射喪禮君視大斂之等

凡經文儀節並行者敘事不相奪倫

射禮司馬司正事多並行經敘一事畢乃更及一事不使相錯

凡經文或自著節

如大射卿大夫升就席在司射釋弓反位後聘禮執幣者西面北上在擯者請受後經皆自著其節

凡經文器數尤繁者總敘在上

如大射之席有司徹之俎皆執要御繁之法禮之失繁由不知經例耳

凡經文多省文互見有前後諸篇互見者

如各篇設洗皆當有罍枓經惟於少牢見之注云凡設水用罍沃盥用枓禮在此又牲腊體數及載法莫詳于少牢注云凡牲體之數及載備於此凡腊之體載禮在此皆明各篇互見之義又鄉飲鄉射互有詳畧燕禮大射互有詳畧鄉射大射互有詳畧特牲少牢互有詳畧注皆互引爲證

有數節中互見者

如鄉射司射猶挾一个以進注云鄉言還當上耦西面是言進終始互相明（此類至多今每條畧舉一二事爲證）

有一節中互見者

如鄉射弟子自西方應曰諾注云鄉獲者許諾至

此弟子曰諾事同互相明

有數語中互見者

如士冠禮纁裳純衣緇帶注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

有一句中互見者

如聘禮醙黍清皆兩壺注云醙白酒也凡酒稻爲上黍次之粱次之皆有清白以黍閒清白者互相備明三酒六壺又既夕丈夫髽散帶垂注云髽婦人之變此互文以相見

有節後明前者

如鄉飲賓復位當西序東面注曰言復位者明始降時位在此

有空其文者

如士昏禮纚袘注云不言衣與帶而言袘者空其文明其與袘俱用纚

有舉一事見例者

如聘禮郊勞受于舍門內注云不受於堂此主于侯伯之臣也目錄下疏云此見侯伯之卿大聘公食見子男之臣各據一邊互見爲義　又案冠昏喪祭飲射諸禮王朝侯國士大夫皆有經惟據侯

國言既夕朝廟上士下士廟數不同經惟據下士一廟言皆是

有合兩事成文者

如鄉射主人堂東袒決遂賓於堂西亦如之卒射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注云或言堂或言序爲庠謝互言　案鄉射以州長習射爲主互見鄉大夫詢衆庶有司徹以上大夫儐尸爲主附見下大夫不儐尸皆兩事合舉　又案周公制禮事爲之制曲爲之防然其作經若每事平文直敘則威儀三千倍之且不止將畢生不能成矣故

互見者作經之大法而諸義例之所從出春秋約其文辭以制義法蓋本於此

凡互見之法喪服尤多

如見世叔父不見姑見昆弟不見姊妹見子不見女子子在室高祖與曾祖同服則不著爲人後者小宗降服多少不定則不悉著皆省文互見鄭君熟於互見之例故能得降等若子兩服不相互之旨程氏瑤田不信互見之例乃創爲高祖無服之說害禮傷教莫此爲甚治經者其可不知例乎

有錯舉見例者

如旁尊不足加尊服無不報而小功章從祖祖父母條言報緦麻章族曾祖父母條不言報下惟別見從祖昆弟之子一人

有以一文關二事者

如女子子在室爲父注言在室關已許嫁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注謂別言女子子以子關適庶之等

凡經文別嫌明微正名順言不外同辭異辭兩端

凡尊卑異辭

均是爵不相襲也於尊者言更自敵以下言易均

是舉旅也尊賓則曰酬尊公則曰賜均是每拜答之也特牲嗣舉奠總言尸備答拜注云以尊者與卑者爲禮畧其文

貴賤異辭

均是奠觶取之也而賓言取介言受

輕重異辭

如鄉飲言拜辱鄉射惟言再拜

文質異辭

如聘禮賓見君言覿見卿言面

發端因事異辭

如發端言降拜因上事言下拜

凡經文覽文自明者異義不嫌同辭

如士相見兩言將走見注一云走猶往也一云走猶出也又如鄉飲鄉射旅酬皆云辯而鄉飲之辯辯衆賓之在下者鄉射之辯惟辯衆賓之在上者以上下文可推而知故不嫌同辭

同義不嫌異辭

如各篇皆云執爵興而少牢有司獨云執爵以興鄉飲鄉射有司云拜至而燕大射公食云至再拜以非名義所關覽文即知無別義故不嫌異辭

竊意此等文句參差皆夏殷舊禮本然周公以其無關名義而仍之即此可見損益之迹而因以知禮經非一王之制一聖之書乃自有天地以來神聖相傳至敎至文遞相祖述代有沿革至周公而定所謂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單盡也文祖明堂也鄭曰明堂祀五帝大皞之屬周公制禮就其法度損益用之所謂周監二代所謂思兼三王皆於此可想見焉

凡經立文有從辭之便者

如聘禮玉錦束之等

凡君與臣行禮或空其文以尊君

如燕禮公爲賓舉旅賓升再拜稽首注云此賓拜于公之左不言之者不敢敵偶于君又云不言公酬賓于西階上及公反位者亦尊君空其文

或不定其辭以優君

如燕射媵觶皆初次二大夫皆致第二次惟長致有定法而經云若君命皆致若命長致皆言若以示不定注皆以優君言之

凡經文立言皆有法度

如大射君有命戒射注曰宰告於君君乃命之言君有命政敎宜由尊者此立言之法所以辨上下

定民志

凡經文法度之言特謂之側全謂之純移近曰爾正立曰疑立北上曰南順西上曰東肆射所立處曰物射中曰獲勝曰賢膚之精理者曰倫胥之儀度專以可用者曰儀凡不著者以類求之

凡喪服法度之言汎言男女曰丈夫婦人指其親曰女子對男子言曰女子子疏之曰婦人子同父同祖同曾祖同高祖之親曰昆弟汎言族親曰兄弟小功以下曰兄弟服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凡為人後者降其小宗之服不改其本親之名凡為人後者女子子為本親皆言其以別之

凡經文賓主有定者不易稱無定者因事易稱

凡燕禮大射稱官之例事省而官之供事者少則直舉其官事繁而官之供事者多則兼別其長貳

如射人有大射正小射正小臣有小臣正小臣師之類

既別其長貳而仍有直舉其官者則皆謂其官之長

如大射有司馬正司馬師司馬正亦直稱司馬之類

惟長居他職乃得謂其官之貳

如大射大射正為司正小射正得直稱射人之類

又有一篇中長貳並見而直稱其官非專謂其長亦非偏謂其貳者則為統舉全官之辭

如燕禮言小臣納工之類

若夫長貳不並見而專言其長或專言其貳者則以其官之長供事多而貳少故專於其貳別之

如燕禮特言羞卿者小膳宰而其餘皆言膳宰之類

其官之貳供事多而長少故專於其長別之

如燕禮特言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而其餘皆言

射人大射特言庶子正徹公俎而其餘皆言庶子之類以上六條本胡氏匡衷說而更定之

凡經文用樂歌三篇者必備舉三篇歌一篇者乃獨舉一篇

凡經文單言廟者皆謂禰廟單言戶者皆謂室戶

凡經文正禮在前變禮在後

凡經文儀節後與前同變禮與正禮同者皆言如初其不如初者別出之

凡經文辭與儀節相關惟冠禮辭總在後

凡喪服以縷之精粗為序

凡喪服上言其服下言其人

凡服有異者別文在下

禮通例

凡制禮自士始等而上之以至於天子

凡禮多就侯國言

周官稱周禮經但稱禮不稱周蓋周官者周天子之官諸侯不得用故特稱周以別之禮經則冠昏喪祭鄉相見之等與天下共之多就侯國立制故不稱周

凡禮大夫避君士避大夫凡大夫所避者士卑或不

嫌

凡禮有曲而殺有經而等有放而文有放而不致有順而摭

鄭注每就一事示例

凡禮不參　凡禮不必事　凡禮以相人偶爲敬以相變爲敬以異爲敬凡敬不能並　凡禮卑者先即事尊者後

凡鄉射威儀省大射威儀多

凡射禮別尊卑

凡燕大射坐酬賓賓益卑聘禮賓至所聘國賓益尊覲禮至於享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

凡喪禮略於威儀

凡禮以事名官

如獲者三獻之等

凡事彌至言彌信

凡事彌至位彌異

記傳例

凡記或補經制或釋經例或著經節

如鄉射記司射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注曰著並行也此類甚多皆著行禮之

節

或記禮辭或類記他禮

如鄉射記記燕射之侯

或記異說

聘禮士虞記皆博記異聞

凡記節次皆從經

禮書綱目分記附經節次更明

記異說乃更端

凡記有一事該數節者

凡釋經例者皆是

有後事類記于前者
如喪禮設楔于東堂下南順云云注曰是大斂饌
也記於此者明其他與小斂同陳
有前事別記于後者
如君視斂不備禮者附記君命止柩下
凡喪服記傳多釋經例
記之釋經例者曰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
弟降一等曰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曰夫之所
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傳之釋經例者曰齊衰大功
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曰絕族無施服親

者屬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曰父子昆
弟夫妻一體曰旁尊不足加尊曰以名服曰父之
所不降子亦不敢降曰不貳斬曰降其小宗曰婦
人不貳斬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曰妾不得
體君曰不敢降其祖曰嫁者嫁於大夫未嫁者成
人而未嫁曰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曰君之所爲服
子亦不敢不服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曰大功
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謂服本親曰外親之服
皆緦曰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
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謂妻從夫服曰小功以下爲

兄弟
注例
凡鄭注說制度職官必據周禮說誼理必本禮記
凡鄭注說制度至詳時以漢制況周制
盧子幹謂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某之徒朱
子謂鄭注可補經盡其貫串羣經推表制度元元
本本博綜無遺若聘禮旅擯覲禮盟祭之等爛明
粲備足作後王監儀又古制難明者每況以漢法
郎此可見其明世務達治體
凡制度無正文者以羣經推約之

纁朱則四入元則六入之等
凡鄭注引禮記多約文
如燕禮注酬而後獻卿別尊卑約燕義君舉旅行
酬而後獻卿爲說
凡鄭注發一義必貫通全經
如冠禮筮於廟門注廟謂禰廟此通合全經爲訓
凡經單言廟皆禰廟也
且貫通羣經
如冠禮注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
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通合

周禮玉藻爲說
凡鄭注熟於經例能於經文無字句處得經意
如喪服高祖服不見鄭據高祖之族有服推出高
祖服又爲人後之禮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小
宗有四經舉父宗有定者以爲例而此外凡屬小
宗者皆可準之爲服鄭於姊妹適人下補姑服以
舉一隅使經文降等若子兩服不相互之旨豁然
而解皆可謂抉經之心
凡鄭注善引伸觸類據彼定此
如昏禮記宗子無父母命之注曰言宗子無父是

有有父者喪服傳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
也注曰言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之等
凡經文疑似之處注必別白言之
如喪禮徹朔奠敦啟會注啟會徹時不復蓋卜日
不釋龜告于涖卜與主人注不釋龜復執之之等
凡經畧舉大概者注細別之
如鄉飲主人酬介如賓酬主人之禮注別之曰其
酌賓觶西南面授介
凡經文儀節畧者注彌縫之
如燕禮公酬賓公答再拜注曰於是賓請旅侍臣

字誤者注變易之
如大射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注大夫誤衍　以
上諸例以兩言蔽之曰以經解經以經校經而已
賈疏解經之法皆遵此例不別釋
凡喪服注引傳解經注在傳下者題某謂以別之在
傳上者不題某見賈疏
喪服傳本鄭注所引與周禮注引杜子春二鄭說
一例今本別傳於注而盡刪某謂等字非古也
凡鄭注大義足以正人倫扶名教今悉錄入要旨
凡鄭注今文古文各本擇善而從
胡氏承珙儀禮古今文疏義序曰鄭注從今文者

則今文在經古文出注從古文者則古文在經今
文出注然有今文古文各一字兩作者有不言今
古文但云某或作某者殆當時行用更有別本博
稽廣攬審定折衷其略例蓋有數端有必用其正
字者取其當文易曉從甒不從廡從盥不從浣之
類是也有即用其借字者取其經典相承從辯不
從徧從脀不從嗌之類是也有務以存古者視爲
正字示乃俗誤行之而必從視是也有兼以通今
者升當爲登升則俗誤已久而仍從升是也有因
彼以決此者則別白而定所從鄉飲鄉射特牲少

年諸篇是也有互見而並存者可參覈而得其義士昏從古文作枋少年從今文作柄之類是也至於句字多寡語助有無參酌異同靡不悉記隻字去取義例存焉

疏例

賈疏大例有二一據舊疏爲本

賈氏自序曰儀禮章疏有黃慶李孟悊二家慶則舉大略小經注疏漏悊則舉小略大經注稍周又云今裁此疏以諸家爲本擇善而從案賈疏每節先掇行事大要所謂舉大也次細釋經注所謂舉

小也此其所本於黃李者

一易舊疏之失

序曰士冠三加有緇布冠皮弁爵弁既冠又著元冠見于君故記陳緇布冠委貌周弁以釋經經記都無天子冠法而李云委貌與弁皆天子始冠之冠李之謬也鄭注喪服引禮記檀弓云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則絰表心明矣而黃云衰以表心絰以表首公違鄭注黃之謬也今以先儒失路後宜易塗案賈疏解記必附經解經必悉注歧者合之疏者密之此其所易於黃李者　又按

如序所云則賈疏當每條先引諸家次下己意今疏中未嘗稱引黃李而前後設文動多違戾甚至一條中自相違戾顯非一人之言蓋唐時閭里書師將諸家姓名概加刪棄併入賈氏語中鹵莽滅裂不顧文義如近世村塾學究刪四書朱注之爲遂使舊說湮沒無聞賈氏矛盾自陷謬本相仍至宋咸平校刊更無完帙可據而疏遂受誣千載經義彌以不章愚嘗欲撰儀禮舊疏考正之書將疏文一一推核孰爲舊義孰爲新義俾科別條分文從字順惜未成也

校賈疏舉例

士冠禮篇目下疏若天子之子亦二十而冠故禮記祭法云王下祭殤五（按所祭者適長殤十九以下爲長殤）是年十九已下乃（乃當爲仍）爲殤故二十乃冠矣

按此一說謂天子之子與士同二十而冠

案下文云天子之元子猶士則天子之子雖早冠亦用士禮而冠

此又一說謂天子之子早冠與士異其禮仍與士同

案家語冠頌云王大子之冠擬冠則天子元子亦擬

諸侯四加
按此又一說謂天子之子冠與士禮全異此必先儒有兩說賈氏引之而又自爲一說以明折衷諦審文義疑第一說係賈氏自定語而其下兩說則附存備考且當有辨正之語而後人刪之凡讀疏遇兩說歧互處皆當以此求之

讀經例　注疏通例

東塾讀書記曰儀禮難讀昔人讀之之法略有數端一曰分節二曰繪圖三曰釋例今人生古人後得其法以讀之通此經不難矣

士冠禮筮於廟門賈疏云自此至宗人告事畢一節論將行冠禮先筮取日之事賈疏全部皆如此此讀儀禮第一要法也有司徹鄭注屢言自某句至某句此賈疏分節之法所自出也

賈疏之分節有尤細密者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疏云自此盡無儐論主君使卿歸饔餼於賓介之事上介饔餼三牢疏云自此盡兩馬束錦論主君使下大夫歸饔餼於上介之事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疏云自此至無儐論使宰夫歸餼於眾介之事此一節而又分三節也特牲饋食禮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疏云自此盡卒復位論賓長獻尸及佐食并主人主婦致爵之事此一科之內乃有十一爵賓獻尸一也主婦致爵于主人二也主人酢主婦三也主人致爵于主婦四也主婦酢主人五也尸舉奠爵酢賓長六也賓長獻祝七也又獻佐食八也賓又致爵於主人九也又致爵于主婦十也賓受主人酢十一也此一科而分十一節也有司徹疏如此類者最多不可枚舉其分析細密使讀之者心目俱朗徹矣

賈疏分節偶有遺漏者如大射儀司射適次作上耦射疏當云自此盡搢扑反位論某事而疏無之又司

射作射如初疏當云自此盡執而俟論某事而疏無之又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疏當云自此盡退中與筭而俟論某事而疏無之又若命曰復射疏當云自此盡如獻庶子之禮論某事而疏無之皆遺漏也（其餘諸篇之疏亦偶有遺漏但不多耳）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釐析經文每一節截斷後一行題云右某事（如士冠禮第一節後題云右筮日第二節後題云右戒賓此法亦出於鄭君禮記禮器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翣鄭注云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云云遭案士喪禮下篇既夕云陳明器于乘車之西鄭君引之而摘出陳器二字也）較賈疏尤簡明其答李季章書云累年欲修儀禮一書釐析章句而附以

傳說元來典禮淆訛處古人都已說了只是其書滾作一片不成段落使人難看故人不會看便爲儉人舞文弄法迷國誤朝若梳洗得此書頭面出來令人易看於世亦非小助也答應仁仲書云前賢常患儀禮難看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此朱子之大有功於儀禮者至 國朝而馬宛斯繹史所載儀禮張稷若儀禮鄭注句讀吳中林儀禮章句皆用朱子之法江慎修禮書綱目因朱子通解而編定之固宜遵用其法

徐健菴讀禮通考秦文恭五禮通考亦皆分節自朱子創此法後來莫不由之矣郡齋讀書志云編禮三卷呂大臨編以士喪禮爲本取三禮附之卷一朱子答潘恭叔書云禮記須與儀禮參通修作一書乃可觀中間伯恭欲令門人爲之然則朱子之書本發端於呂氏也

以上分節

鄭賈作注作疏時皆必先繪圖今讀注疏觸處皆見其蹤跡如士冠禮筵人許諾右還卽席坐注云東面受命右還北行就席疏云鄭知東面受命者以其上文有司在西方東面主人在門東西面今從門西東面主人之宰命之故東面受命可知也知右還北行就席者以其主人在門外之東南席在門中故知右還北行乃得西面就席坐也如此之類乃顯而易見者又如燕禮主人盥洗象觚注云取象觚者東面疏云以膳篚南有臣之篚不得北面取又不得南面背君取從西階來不得篚東西面取以是知取象觚者東面也此必鄭有圖故知東面取賈有圖故知不得北面南面西面而必東面也大射儀揖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注云上射轉居左便其反位也上射少北乃東面疏云知不少南者以其次在楅東南北面揖時已在次西故知上射少北乃東面得東當次也此亦

鄭有圖故知少北賈有圖故知不得少南皆確不可易也

鄉飲酒禮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疏云以介席東面故邪向之特牲饋食禮記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注云其拜及飲者皆西面主婦之東南疏云知在主婦之東南者以其不背主婦又得邪角相向也鄉射禮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注云還左還也疏云知左還者經云還當上耦上耦位在司射之西南東面司射還欲西面與上耦相當故知左還廻身當之取便可知也少牢饋食禮主人西面

一四三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38 版反內

三拜餕者餕者奠舉於俎皆答拜注云在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皆南面拜疏云知面位如此者以主人在戶內西面三拜餕者餕者在東面而答主人拜可知在西面位者以主人在南西面不得與主人同面而拜明廻身南面向主人而拜故鄭以義解之如此也如此之類或邪向或廻身與平直易見者不同非有圖安能知之

鄉射禮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注云圍下射者明爲二人命去侯疏云司馬由上射之後立於物間命去侯訖物間南行西向適階降是其順

矣今命去侯訖乃圍下射之後繞下射之東南行而適西階去若出物間西行則似直爲上射命去侯是以并下射圍繞之明爲二人命去侯也燕禮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十三字兩湖書院校本增）注云序進往來由尊北交於東楹之北疏云以其酒尊所陳在東楹之西東向而陳其尊有四并執冪者在南不得南頭以之君所又唯君面尊尊東西面酌酒似背君故先酌者東面酌訖由尊北又楹北往君所奠訖右還而反後酌者亦於尊北又於楹北與反者而交先者於南西過後者於北東行奠訖亦右還而反相隨降自西階如此類者圖繞交錯繪圖亦殊不易或緜蕝習之乃知之耳即以疏文而論曲而能達栩栩欲動世人謂賈疏之文不及孔疏豈其然乎

楊信齋作儀禮圖厥功甚偉惜朱子不及見也通志堂經解刻此圖然其書巨帙不易得故信齋此圖罕有稱述者張皋文所繪圖更加詳密盛行於世然信齋創始之功不可沒也（楊信齋儀禮圖序云嚴陵趙彥肅嘗作特牲少牢二禮圖質諸先師先師喜曰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度并考之乃爲佳耳據此則始爲圖者趙彥肅也儀禮經傳通解載鹿鳴關雎十二詩譜云趙彥肅所傳蓋其人有志於禮樂之事者也）

阮文達公爲張皋文儀禮圖序云昔漢儒習儀禮者必爲容故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爲頌禮家爲頌皆宗之頌即容也予嘗以爲讀禮者當先爲頌昔叔孫通爲緜蕝以習儀他日亦欲使家塾子弟畫地以肄禮庶于治經之道事半而功倍也然則編修之書非即徐生之頌乎澧案畫地之法澧嘗試爲之眞事半而功倍恨未得卒業耳（焦里堂作習禮格繪宮室如弈枰而人物爲棊其序云雖戲而不詭於正）

若夫宮室器服之圖則當合三禮爲之此自古有之今存於世者惟聶崇義之圖至　國朝諸儒所繪

益精若取　皇清經解內諸圖與聶氏圖考定其是非而刪爲三禮圖則善矣有不能定其是非者則兼存之明知其誤者則不取如張皋文深衣圖肩上兩幅縫合此必不然也通典卷六十三天子諸侯玉佩劍綬璽印自注云秦漢以降逮於周隋既多無注解或傳寫訛舛研覈莫辨禮案此不獨玉佩劍綬璽印爲然凡漢以來衣冠讀史者難明而周之冠冕衣裳乃易明賴有諸經注疏故也

以上繪圖

儀禮有凡例作記者已發之矣鄉飲酒禮記云以爵拜者不徒作鄉射禮記同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凡奠者於左將舉於右此二句鄉射禮記亦同此記文之發凡者也士相見禮凡燕見于君云云凡言非對也云云凡與大人言云云凡侍坐於君

子云云凡報幣者不趨云云此則經文之言凡者然非十七篇之內凡例也

鄭注發凡者數十條士冠禮注云凡奠爵將舉者於右不舉者於左凡醴事質者用糟文者用清凡薦出自東房凡牲皆用左胖當左爲右其餘諸篇注皆有之聘禮注最多若抄出之卽可爲儀禮凡例矣

有鄭注發凡而賈疏辨其同異者聘禮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注云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疏云據鄉飲酒鄉射燕禮獻酢酬皆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故云凡以廣之若有所因由則有授由左受由右是以使者反命之時宰自公左受玉鄭云亦於使者之東同面並受不右使者由便也又賓授覲時士受馬適右受鄭云適牽者之右而受由便又鄉飲酒云受酬者自介右鄭云尊介使不失故位如此者皆是變例鄭據平常行事而言也特牲饋食禮尊于戶東元酒在西注云凡尊酌者在左疏云鄉飲酒鄉射皆元酒在西事酒在東若燕禮大射唯君面尊不從此義也如此類皆鄭注發凡而賈疏辨其同異也

有鄭注不云凡而與發凡無異賈疏申明爲凡例者如士冠禮宿賓注云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疏云凡有戒無宿者非止於此案鄉飲酒鄉射主人戒賓及

公食大夫各以其爵皆是當日之戒理無宿也又大射宰戒百官有事于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皆有戒而無宿是也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注云卑者見尊奠摯而不授疏云案士昏禮云壻執雁升奠雁又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主人出門壻入門奠摯再拜出鄭注云奠摯者壻有子道不敢授也又士相見凡臣見於君奠摯再拜與此奠圭皆是卑者不敢授而奠之如此類皆注不發凡無異於發凡而疏申明之也

有鄭注不發凡而賈疏發凡者鄉射禮記尊綌羃賓至徹之疏云凡羃者皆爲塵埃加故設之但用羃不用羃不同者凡用醴皆不見用羃質故也醮用酒亦無羃者從禮子質也或以尊厭卑亦無羃鄉飲酒鄉射有羃者無所厭故也覲禮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疏云直云使者左還不云拜送玉者凡奉命使皆不拜送若卿歸饔餼不拜送幣亦斯類也如此類皆注不發凡而疏發凡者也

有經是變例鄭注發凡而疏申明之者鄉射禮司馬受爵奠于篚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

于乏南注云凡他薦俎皆當其位之前疏云謂凡燕及食并祭祀之薦俎皆當其位之前唯此與大射獲者與釋獲者薦俎辟設不當前也此經是變例注發凡而疏申明之也又有經是變例注不發凡而疏發凡者聘禮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注云止不降使之餘尊疏云凡賓主體敵之法主人降賓亦降今賓降使者不降者使之餘尊雖合降而不降又賓稱面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西面立注云受幣楹間敵也賓亦振幣進北面授疏云凡授受之義在於兩楹之間者皆是體敵故昏禮云授于楹閒南面注云授于楹閒明爲合好其節同也南面並授也謂賓主俱至楹閒南面並而授是以曲禮云鄉與客並然後受注云於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授此是敵者之常禮也雖是敵者於兩楹之閒或有訝受者皆是相尊敬之法則此云大夫南面賓北面授雖是敵禮是尊大夫故訝受又前致饔餼儐使者于楹閒賓北面授幣鄭云賓北面授尊君之使自餘不在楹閒別相尊敬是以前云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鄭注云東楹之閒亦以君行一臣行二又云公禮賓賓受幣當東楹北面注云亦訝受又賓覿

公云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如此之類不在兩楹之閒者皆非敵法就文解之（此疏釋例最詳特備錄之）此皆經之變例注不發凡而疏發凡者也

有賈疏不云凡而無異發凡者士昏禮主人以賓升疏云禮之通例賓主敵者賓主俱升若士冠與此文是也若鄉飲酒鄉射皆主尊賓卑故初至之時主人升一等賓乃升自卒洗之後亦俱升唯聘禮公升二等賓始升者彼注云亦欲君行一臣行二也覲禮王使人勞侯氏使者不讓先升者奉王命尊故也燕禮降席坐奠爵拜告旨注云降席席西也疏云鄭云降

席席西不言面案前體例降席席西拜者皆南面拜訖則告旨此二條疏言通例言體例即無異發凡也士冠禮主人酬賓東帛儷皮疏云此禮賓與饗禮同但爲饗禮有酬帛則多此疏言同即例也聘禮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注云執皮者奠皮以有不敢授之義疏云案享時庭實使人執之昏禮庭實亦使人執之亦皆東不奠於地此疏言亦即例也士昏禮賓即筵奠于薦左疏云此奠于薦左不言面位下贊禮婦奠于薦東注云奠于薦東升席奠之此云奠於薦左明皆升席南面奠也必南面奠者取席之正又

祭酒亦皆南面並因祭酒之面奠之則冠禮禮子亦南面奠之聘禮禮賓賓北面奠者以公親執束帛待賜已不敢稽留故由便疾北面奠之也鄉飲酒鄉射酬酒不祭不舉不得因祭而奠於薦東也燕禮大射重君物賓祭酬酒故亦南面奠此段疏屢言亦其例最通貫矣士昏禮建柶興坐奠觶遂拜疏云因建柶興坐奠觶不復興遂因坐而拜冠禮禮子并醮子及此下禮婦不言坐奠觶遂者皆文不具聘禮賓不言拜者理中有拜可知也此言可知以例知之也經文不具賈據於禮例則可據例以補經禮之有例豈非至要哉

綜而論之鄭賈熟於禮經之例乃能作注作疏注精而简疏則詳而密分析常例變例究其因由且經有不具者亦可以例補之朱子云儀禮雖難讀然卻多是重複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答陳才卿書此所謂倫類即凡例也近時則淩氏禮經釋例善承鄭賈之學大有助於讀此經者矣澧嘗欲取儀禮經文依吳中林章句分節寫之每一節後寫張皋文之圖又以淩次仲釋例分寫於經文各句下名曰儀禮三書合鈔如此則儀禮眞不難讀惜乎爲之而未成也

以上釋例

韓昌黎讀儀禮云擬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擬其大要者即所謂記事者必提其要也昌黎著于篇者今不得而見之然賈疏每一節所言之事即大要也若擬爲一編當無異於昌黎所云矣初讀儀禮者尤當如此昌黎擬奇辭欲於作爲文章而上規之也擬奧旨即送陳密序論習三禮所謂誦其文則思其義也

郊特牲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孔疏云按士冠禮三加者謂冠時三徧加冠也至冠日賓至而主人設冠身之席于阼階上近主人之北又設笄纚櫛具于席南冠身立于東房賓揖冠身出就位佐冠爲冠身梳頭

著纚畢賓洗手爲正髻正髻畢往西階至第一等受取緇布冠還至冠席前跪爲冠身著冠畢冠身起入東房著元端元裳士子皆隨其父朝夕之服朝用元衣素裳夕用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前元後黃若大夫以上至天子當同上士元裳也畢又揖冠身出就位就位畢賓又下西階至第二等受皮弁冠還爲冠身著冠然後又著爵弁其儀皆如緇布冠也此卽所謂掇其大要者也

郊特牲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孔疏云按昏禮旣昏之後夙興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

卽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卽席婦執笲棗栗奠于舅席又執腶脩奠于姑席訖贊者醴婦席于戶牖間贊者酌醴以醴婦薦脯醢婦受醴畢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舅姑入于室共席于奧婦盥饋特豚無魚腊無稷卒食一酳席于北墉下婦徹設于席前婦卽席餕姑之餘卒食姑酳之此疏所掇亦頗簡明

通典掇取儀禮然如諸侯大夫士冠（卷五十六）掇士冠禮而未能簡要尙可刪節又如諸侯大夫士宗廟（卷四十八）掇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則又太簡蓋所謂掇其大要者亦不易也

以上掇要

旣明禮文尤當明禮意朱笥河以儀禮難讀欲撰釋例之書又以禮莫精於喪禮欲撰禮意之書（見笥河集子錫庚所撰序）釋例則淩次仲爲之矣禮意則鄭注最精非獨喪禮也如士冠禮筮于廟門注云冠必筮日於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不於堂者嫌蓍之靈由廟神夫以筮於廟門四字而禮意精細如此非鄭君孰能知之又如鄉飲酒禮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坐取觶不祭遂飲注云少立自正愼其位也已帥而正孰敢不正此司正拱手少

立實難知其何意讀鄭注乃知正己以帥人之意其深微至此得鄭注而神情畢見可謂抉經之心矣

士喪禮代哭鄭注云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旣夕禮三虞注云虞安也骨肉歸于土精氣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彷徨三祭以安之朝葬日中而虞不忍一日離如此之類乃鄭注發明喪禮之精意而禮記注尤多如喪大記主人二手承衾而哭注云哀慕若欲攀援雜記上朝夕哭不帷注云緣孝子之心欲見殯肂也尸子云曾子讀喪禮泣下沾襟讀鄭君之注眞欲泣

下沾襟矣喪大記又云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卽位于序端卒斂君撫之孔疏云君臣情重方爲分異故斂竟而君以手案尸與之別也此疏說禮意亦沈摯古之君臣情重如此所謂視臣如手足也讀之亦使人泣下也

春秋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穀梁傳云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愼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愼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愼從爾父母之言楊疏云傳并釋禮意故與士昏禮本文不同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籥入

叔弓卒去樂卒事穀梁傳云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楊疏云言可乎問言禮意澧謂穀梁傳釋禮意問禮意亦可謂善於禮矣楊疏能疏明之亦可謂心知其意者

以上明禮意

張氏爾岐儀禮鄭注句讀序曰方愚之初讀之也遥望光氣以爲非周孔莫能爲已耳莫測其所言者何等也及其矻矻乎讀之讀已又默存而心歷之而後其俯仰揖遜之容如可睹也忠厚藹惻之情如將遇也周文郁郁其斯爲郁郁矣君子彬彬其斯爲彬彬矣雖不可施之行事時一神往焉彷彿戴弁垂紳從事乎其閒忘其身之喬野鄙僿無所肖似也使當時遇難而止止而竟止不幾於望辟雝之威儀而卻步不前者乎噫愚則幸矣願世之讀是書者勿徒憚其難也按學者治禮當依張氏此說求之愚又謂禮之本在孝經其法在春秋其義在禮記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周公以孝治天下之實事節文度數委曲繁重無非愛人敬人之意所彌綸故覲禮可以見天子之孝燕射聘食可以見諸侯之孝冠昏喪祭射鄉

相見可以見卿大夫士庶人之孝故禮必行諸廟辭必稱其先尊尊親親長長賢賢則不好犯上不好作亂而天下平非法不言非道不行而人心正矣春秋以一字褒貶決是非禮經以一字同異正名分皆聖人精義入神之學禮之所尊尊其義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朝事義祭義祭統喪服四制三年問閒傳檀弓（喪禮哀戚之至也一章專說喪禮之義）問喪等篇皆孔門七十子言禮之大義其誼理之精文辭之美使讀者鼓舞歆動油然自生其忠孝仁義之心據記義求經文則非惟不苦其難將好之樂之終身誦之而不

厭而變化氣質陶養德性有日遷善而不自知者是故學者本孝經以讀禮經其學乃有本且有用以治春秋之法治禮經其學乃精據禮記以讀禮經其學乃神

要旨第二　禮經

淩氏廷堪復禮曰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復其善者學也所以貫其學者禮也是故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孟子曰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聖人知其然也因父子之道而制爲士冠之禮因君臣之道而制爲聘覲之禮因夫婦之道而制爲士昏之禮因長幼之道而制爲鄉飲酒之禮因朋友之道而制爲士相見之禮自元子以至於庶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禮

之外別無所謂學也夫性具於生初而情則緣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則何以復其性焉父子當親也君臣當義也夫婦當別也長幼當序也朋友當信也五者根於性者也所謂人倫也而其所以親之義之別之序之信之則必由乎情以達焉者也非禮以節之則過者或溢於情而不及者則漠焉遇之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中節也非自能中節也必有禮以節之故曰非禮何以復其性焉是故知父子之當親也則爲醴醮祝字之文以達焉其禮

非士冠可賅也而於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當義也則爲堂廉拜稽之文以達焉其禮非聘覲可賅也而於聘覲焉始之知夫婦之當別也則爲笄次帨鞶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昏可賅也而於士昏焉始之知長幼之當序也則爲盥洗酬酢之文以達焉其禮非鄉飲酒可賅也而於鄉飲酒焉始之知朋友之當信也則爲雉腒奠授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相見可賅也而於士相見焉始之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事蓋不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卽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舉不外乎是矣其篇亦不僅士冠聘覲

士昏鄉飲酒士相見也卽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禮舉不外乎是矣良金之在卝也非築氏之鎔鑄不能爲削焉非㮚氏之模範不能爲量焉良材之在山也非輪人之規矩不能爲轂焉非輈人之繩墨不能爲轅焉禮之於性也亦猶是而已矣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是金之爲削爲量不必待鎔鑄模範也材之爲轂爲轅不必待規矩繩墨也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必如釋氏之幽深微眇而後可若猶是聖人之道也則舍禮奚由哉蓋性至隱也而禮則見焉者也性至微也而禮則顯焉者也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三代盛王之時上以禮爲教也下以禮爲學也君子學士冠之禮自三加以至於受醴而父子之親油然矣學聘覲之禮自受玉以至於親勞而君臣之義秩然矣學士昏之禮自親迎以至於徹饌成禮而夫婦之別判然矣學鄉飲酒之禮自始獻以至於無算爵而長幼之序井然矣學士相見之禮自初見執贄以至於既見還贄而朋友之信昭然矣蓋至天下無一人不囿於禮無一事不依於禮循循焉日以復其性於禮而不自知焉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

謂教夫其所謂教者禮也卽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又曰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仁與義不易之解也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此道與德不易之解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仁而已矣凡天屬之親則親之從其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亦有非天屬之親而其

人爲賢者則尊之從其宜也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爲大以喪服之制論之昆弟親也從父昆弟則次之從祖昆弟又次之故昆弟之服則疏衰裳齊期從父昆弟之服則大功布衰裳九月從祖昆弟之服則小功布衰裳五月所謂親親之殺也以鄉飲酒之制論之其賓賢也其介則次之其衆賓又次之故獻賓則分階其俎用肩獻介則共階其俎用肫胳獻衆賓則其長升受有薦而無俎所謂尊賢之等也皆聖人所制之禮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親親之殺仁中之義也尊賢之等義中之義也是故義因仁

而後生禮因義而後生故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郊特牲曰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董子曰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然則禮也者所以制仁義之中也故至親可以揜義而大義亦可以滅親後儒不知往往於仁外求義復於義外求禮是不識仁且不識義矣烏覩先王制禮之大原哉是故以昆弟之服服從父昆弟從祖昆弟以獻賓之禮獻介獻衆賓則謂之過以從父昆弟從祖昆弟之報服昆弟以獻介獻衆賓之禮獻賓則謂之不及蓋聖人制之而執其中君子行之而協於中庶幾無過不及之差焉夫聖人之制禮也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皆爲斯人所共由故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天下之達道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道者則杳渺而不可憑矣而君子之行禮也本之知仁勇三者皆爲斯人所同得故曰德者得也天下之達德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德者則虛懸而無所薄矣蓋道無迹也必緣禮而著見而制禮者以之德無象也必藉禮爲依歸而行禮者以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

故禮也者不獨大經大法悉本夫天命民彝而出之即一器數之微一儀節之細莫不各有精義彌綸於其閒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是也格物者格此也禮器一篇皆格物之學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終身不能盡識者矣蓋必先習其器數儀節然後知禮之原於性所謂致知也知其原於性然後行之出於誠所謂誠意也若舍禮而言誠意則正心不當在誠意之後矣記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又曰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又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即就仁義而申言之曰禮所生也是道實禮也

然則修身爲本者禮而已矣蓋修身爲平天下之本而禮又爲修身之本也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又曰聖人之道至平且易也其所以節性者禮焉爾是故冠昏飲射有事可循也揖讓升降有儀可按也豆籩鼎俎有物可稽也使天下之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秀者有所憑而入於善頑者有所檢束而不敢爲惡上者陶淑而底於成下者亦漸漬而可以勉而至聖人之道所以萬世不易者此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顏

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舍禮無以爲教也賢人舍禮無以爲學也詩書博文也執禮約禮也孔子所雅言者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所罕言者也顏淵大賢具體而微其問仁與孔子告之爲仁者惟禮焉爾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詩書執禮也性與天道非不可得而聞卽具於詩書執禮之中不能託諸空言也顏淵見道之高堅前後幾於杳渺而不可憑追至博文約禮然後曰如有所立卓爾卽立於禮之立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也顏子由學禮而後有所立於是馴而致之其心三月不違仁其所以不違者復其性也其所以復性者復於禮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張氏惠言原治曰古之治天下者上不急乎其下而下無所拂乎其上政不令而成獄不省而措其逸也如此其政之施於民者不過歲時讀法而已是亦今有司之所奉行者也其刑罰之條止於二千五百而以待獄訟常有餘豈今之有司常愚而古之有司常

智歟其民與上相接者飲酒習射吹笙擊鼓以爲樂而知仁聖義中和之德孝友睦婣任卹之行禮樂射御書數之事皆後之學士大夫所習焉而難成成焉而可貴者鄉黨州閭之子弟常出於其閒其化之浹而俗之懋也又如此蓋先王之制禮也原情而爲之節因事而爲之防民之生固有喜怒哀樂之情卽有飲食男女聲色安逸之欲而亦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故爲之婚姻冠笄喪服祭祀賓鄉相見之禮因以制上下之分親疏之等貴賤長幼之序進退揖讓升降之數使之情有以自達欲有以自遂而仁義

禮智之心油然以生而邪氣不得接焉民自日用飲食知能所及思慮所造皆有以範之而不知其所以然故其入之也深而服之也易夫蠻粵之人生而侏離聞中國之音則駭而視被髮文身之俗資章甫而無所售彼其習於鄙陋者猶如此而況習於禮敎者其有奇衺放恣之民生其閒有不怪且駭屏之而無所容者乎故先王所以能一道德同風俗至於數十百年而不遷者非其民獨厚其理自然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甚繁而其行之也甚易其操之也甚簡而施之也甚博政也者正此者也刑也者型此者也樂

也者樂此者也是故君者制禮以爲天下法因身率而先之者也百官有司者奉禮以章其敎而布之民者也度禮之所宜而申之以民所常習故政不煩也權禮之所禁而輕重之以繩不合者故刑不擾也民習於禮故知有是非有是非然後有羞惡是故賞罰可得而用也民習於禮故知有父子君臣長幼上下知父子君臣長幼上下然後有孝弟忠信是故軍旅田役之事可得而使也民習於禮故有孝友睦婣任卹有孝友睦婣任卹然後有知仁聖義中和是故其人材成者可得而用也故曰禮止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壞國破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不去而風俗㬥國家敗者未之有也後之君子則不然不治其情而罪其欲也不制其心而惡其事也令之以政而不知其所由然也施之以禁而不知其所以失也民行而無所循習動而無所法守不勝其欲而各以知求之知上之有以禁我也則各以詐相遁有司見其然於是多爲刑辟以束縛之條律之煩至不可勝數以治其不幸而不能逃者其幸而能逃不抵于法則又莫之問也雖其不能逃而抵于法吏嘗之死而不敢怨而其所以然者豈非其人之大不幸歟

此三代以下所以小治不數見而大亂不止者也

案淩氏張氏發明禮敎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夫民習于禮則知有親知有親則知所以安其親民習于禮則知有君知有君則知所以衛其君其有背君親而爲不義者天下之所共擊也其有漠視君親之難而不顧者天下之所共棄不齒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則人人同其心奮其力精誠之至愚者且明懦者亦强禮達分定章志貞敎何誨淫誨淫之足憂衆志成城同仇敵愾知深勇沈思患豫防强學力政何蠻夷寇賊之敢侮故曰物恥足以振之

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歟
記曰天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
射鄉此禮之大體也　又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
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
所以治天下也
士冠禮第一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
冠主人元冠朝服則是仕於諸侯天子之士朝服皮
弁素積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恆爲士
韓詩外傳曰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
子撫循飲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

先導之及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
賓冠之
漢書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
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
臣之禮書大傳曰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
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爲臣則臣爲子則子
朱子謂古人自能食能言即有教一歲有一歲之功
至二十時已養成聖賢資質語類惟然故可責以成人
之禮而冠之
白虎通曰所以有冠者何人懷五常莫不貴德示成
禮有修飾文章故制冠以飾首別成人也
說苑曰冠者所以別成人也修道束躬以自申飭所
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
以勵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小嬉戲
惰慢之心而衎衎於進德修業之志是故服不成象
而內心不變內心修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之名
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既以修德又以正容孔
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
威而不猛乎
記曰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

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
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
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
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
冠
冠禮將冠先筮日次戒賓至前期三日又筮賓筮賓
之明日宿賓又明日爲期告賓冠期前事凡五節
筮日節　筮于廟門注曰冠必筮日于廟門者重以
成人之禮成子孫也記曰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
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

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

戒賓節　注曰賓主人之僚友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之

筮賓節　注曰筮其可使冠子者賢者恆吉冠義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

冠至期先陳設器服次主人以下卽位次迎賓及贊冠者入乃行三加之禮加冠畢賓醴冠者冠者見于

母賓字冠者凡九節三加爲三節而冠禮成賓出矣

卽位節　主人元端爵韠立於阼階下注曰元端士入廟之服也記曰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始加節　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注東序主人位也適子冠於阼少北避主人漢匡衡上疏曰臣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昏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凌氏曰冠禮適子冠于阼庶子冠於房外昏禮適婦酌之以醴庶婦醮之以酒此適庶之分也封建之世諸侯有國大夫士有家傳重及承重者始爲宗子先王制禮於適庶之分最嚴故于冠昏首重之蓋慮其啓爭也此一義　禮經校釋曰記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蓋二十成人漸有代親之端故冠於阼以著其義人子於此當有愴然不安者然主人尙未離其位也至昏禮婦見舅姑而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矣人年三十娶而有子至子娶則父年六十母年五十人無百年不敝之身瞻依

怙恃定省饋養之日去一日則少一日曾子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故禮於冠昏著此義所以深動子婦愛日之誠而使之及時以養冠昏不用樂職是故也迨喪禮大斂殯於西階三月而葬苞遣奠而贈制幣父母而賓客之矣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此時雖欲致其一日之歡尙可得乎而其端則於冠子饗婦之日已早見之事有必至爲人子者不可不發深省也此又一義相兼乃足　賓盥陳氏祥道禮書曰賓盥所以致潔降盥降受冠弁所以致敬始加受冠降一等再加降二等三加降三等以服

彌尊故降彌下也　進容乃祝胡氏曰賓特正其容
儀爲冠者取法也按此所謂身教　乃冠記曰始冠
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注曰重古始冠冠
其齊冠　冠者興適房服元端爵韠出房南面注曰
一加禮成觀眾以容體
再加節　容出房南面注曰容者再加彌成其儀益
繁
三加節　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記曰三加彌尊諭
其志也注曰諭其志者欲其德之進也
賓醴冠者節　記曰醮於客位加有成也注曰所以

尊敬之成其爲人也凌氏曰適子或醴或醮皆于客位
見母節　記曰見於母母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案
見母在闈門之外校釋曰冠禮父入廟行禮母離寢
而在廟之闈門外待之蓋父母共以成人之禮成其
子也兄弟隨父而立於堂下以觀禮姑姊隨母而待
於寢門內讀此經令人孝弟之心油然生矣又曰父
母生子自呱呱一聲而後無一刻不望其長大成立
故冠禮父主之冠畢卽急見母也聖人制禮曲達人
情如此母拜與爲禮亦所以深動人子事親立身孝
敬之心

賓字冠者節　記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注曰名者
質所受於父母冠成人益文故敬之也白虎通曰人
所以有字何所以冠德明功敬成人也
冠禮既成賓出就次冠者乃見兄弟見贊者入見姑
姊又易服見君見卿大夫鄉先生又主人醴賓又送
賓歸俎冠後事凡四節
賓出節　請醴賓陳氏祥道曰君子之於人勞之必
有以禮之故昏禮享送者鄉飲息司正祭禮儐尸冠
禮醴賓其義一也　冠者見於兄弟記曰見於兄弟
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

見君見卿大夫鄉先生　記曰以成人見也
醴賓節　主人酬賓注曰飲賓客而從之以財貨曰
酬所以申暢厚意也
自若不醴以下別出冠禮之變先陳夏殷冠子不醴
而醮之法次孤子冠次庶子冠次見母權法凡四節
醮用酒節　若不醴則醮用酒注曰謂國有舊俗可
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
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
其法而審行之是
孤子冠節　主人紒而迎賓案不言釆衣者孤子當

室冠衣不純采況冠者入廟踐其位行其禮仰視榱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以是思哀哀可知矣紛而迎賓有煢煢在疚之情焉　禮于阼曾子問曰父沒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按伯父叔父與尊者一體見伯叔父如父存焉敬其所尊愛其所親孝子之心也

庶子冠節　注曰不於阼階非代也不醮於客位成而不尊

自戒賓曰以下載冠禮之辭先陳戒賓宿賓辭次三加辭次醴辭次三醮辭次字辭凡五節

始加祝辭　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注曰因冠而戒且勸之女如是則有壽考之祥大女之大福也

三加祝辭　兄弟具在校釋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爲生人至難至幸之事詩曰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又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曾子曰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爲弟故古人最重兄弟務使戚戚之恩莫遠具爾常棣之孔懷行葦之忠厚皆於此禮見之

醴辭　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張氏爾岐云定祥承休與易凝命之旨相類天人之理見于此按春秋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是其義

醮辭　孝友時格永乃保之注曰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時是也格至也永長也保安也行此乃能保之

三服之屨別爲一節附經末

冠禮經詳故記惟言其義首明始冠用緇布冠之義次明重適之義次明三加及冠字之義次記三代冠之同異次明大夫以上冠皆用士禮之義次明士爵

諡今古之異凡六節

大夫以上冠　注曰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二十而冠急成人也五十乃爵重官人也　又曰自夏初以上諸侯雖父死子繼年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也至其衰末上下相亂篡弑所由生故作公侯冠禮以正君臣也坊記曰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也　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注曰無生而貴皆由下升荀子曰古者天子諸侯

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注曰爲子孫能法先祖之賢故使之繼世也　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注曰殺猶衰也德大者爵以大官德小者爵以小官

司馬氏光書儀云凡子生稍有知則教之以恭敬尊長有不識尊卑長幼者則嚴訶禁之六歲教之數與方名男子始習書字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誦孝經論語八歲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男子誦尚書九歲讀春秋及諸史始爲之講解使曉義理十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讀詩禮傳爲

之講解使知仁義禮智信自是以往可以讀孟荀楊子（讀書之法今昔異宜要其大義不可易荀楊語不盡純當分別讀之）博觀羣書凡所讀書必擇其精要者而誦之其異端非聖賢之書傳宜禁之勿使妄觀以惑亂其志觀書皆通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此二語參取上卷自注）責以成人之禮棄冠禮自漢以來久曠不行程子云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禮教之壞世道之大憂也溫公定書儀後好古君子始稍稍行之

士昏禮第二鄭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取其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爲昏

禮經解曰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盛德記曰凡婬亂生於男女無別夫婦無義昏禮享聘者（享婦聘女）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有淫亂之獄則飾昏禮享聘也按禮所以重男女之別者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蓋生人之道莫大君臣君臣之義出於父子故孝經之義天子以德教加于四海爲孝諸侯以保社稷爲孝卿大夫士以保宗廟祭祀爲孝庶人以謹身爲孝如此則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所謂明王之以

孝治天下也然父子之道本於夫婦上古之世有男女而無夫婦則父子不相知無奉養祭祀繼世相保之道則一人橫行無所顧忌貪利殘殺之行莫可禁絕而愛敬親遜之善機無自而開故聖人爲之別男女以爲夫婦而後人人得父其父子其子君臣上下由此以立仁義禮樂由此以行故夫婦者生人之本而實聖人不嗜殺人之要道也故曰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又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三綱之始王化之原也

白虎通曰人道所以有嫁娶何以爲情性之大莫若男女男女之交人倫之始莫若夫婦人承天地施陰陽故設嫁娶之禮者重人倫廣繼嗣也禮男娶女嫁何陰卑不得自專就陽而成之故傳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佚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男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骨堅强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盈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故禮內則曰男三十壯有室女二十壯而嫁

禮保傅記曰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愼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愼始謹終云爾謹爲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弟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婬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皇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本命記曰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

漢匡衡上疏曰臣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昏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昏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愼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

荀爽對策曰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恆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嬀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則崑山象夫卑澤象妻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雊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爲人首坤爲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荄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衆禮之中昏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

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宜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

郊特牲曰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

昏禮有六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是也請期以上五禮皆遣使者行之納采問名一使兼行二禮爲一節餘三禮各爲一節昏期前事凡四節凡使者禮畢主人皆禮賓於納采問名著之

納采問名節　下達注曰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皆所以養廉恥記曰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别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孟子曰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則父母國人皆賤之　納采用鴈注曰取其順陰陽往來白虎通曰取其隨時而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是隨陽之鳥妻從夫之義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踰越也又昏禮摯不用死雉故用鴈也　主人筵于戶西注曰筵爲神布席也將以先祖之遺體

許人故受其禮于禰廟也記曰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于廟所以謹慎重正昏禮也　擯者出請事注曰禮不必事雖知猶問之重慎也疏說以論語云無必　問名注曰將歸卜其吉凶白虎通曰卜女之德知相宜否記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納吉　注曰昏姻之事於是定

納徵元纁束帛儷皮　注曰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用元纁者象陰陽備也白虎通曰元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兩皮爲庭實偶也陳氏立疏證云曲禮非受幣不交不親昏禮女子許嫁注許嫁已受納徵禮也是六禮皆以納徵爲斷按記曰皮帛必可制郊特牲曰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六禮以納徵爲斷故記於納徵發此義顧氏炎武曰歸妹人之終始也先王於此有省文尚質之意故辭無不腆無辱告之以直信曰先人之禮而已所以立生民之本而爲嗣續之基故以內心爲主而不尚乎文辭也按此亦記義所該自致其誠信所以教婦德

請期　主人辭注曰陽倡陰和期日宜由夫家來也
及期先陳饌次親迎次婦至成禮凡三節
陳饌節　記曰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殽全疏曰用鮮
者取夫婦日新之義用鮒者義取夫婦相依附必殽
全者取夫婦全節無虧之理
親迎節　記曰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
承命以迎又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
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白虎通曰天子下至士
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
心也　主人爵弁注曰主人壻也壻爲婦主按此卽

禮經學　卷二　廿四

夫爲妻綱之義顧氏炎武曰主人爵弁注主人壻也
主人筵於戶西注主人女父也親迎之禮自夫家而
行故壻稱主人至於婦家則女父爲主人故不
嫌同辭也女父爲主人則壻當爲賓故曰賓東面答
拜注賓壻也對女父之辭也至於賓出而婦從則變
其文而直稱曰壻壻者對婦之辭也曰主人曰賓曰
壻一人而三異其稱可以見禮時爲大而義之由內
矣注又曰爵弁而纁裳元冕之次（言其尊亞於冕重之至也）大夫
以上親迎冕服冕服迎者鬼神之鬼神之者所以重
之親之記曰元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

爲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　女次純衣鄭氏珍曰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夫婦名之大者名正而夫
婦之道乃順壻之迎婦也女次而純衣已居然婦矣
名婦可乎聖人曰未受夫之雁無從夫義則仍女也
壻之迎婦歸也御車授綏揖入寢門已居然夫矣名
夫可乎聖人曰未入室對筵坐無匹配義則仍壻也
故士昏禮奠雁以前婦止稱女入室以前夫止稱壻
至奠雁再拜稽首乃謹變女名婦曰婦從降自西階
於是婦之名定而壻猶不與以夫之名者此其際聖
人之慮深矣及壻入于寢室乃謹變壻名夫曰夫入

禮經學　卷二　廿五

于室卽席於是夫之名定聖人之於名其不稍苟假
若此故夫婦之道順　女從者注曰謂姪娣也白虎
通曰備姪娣從者爲其必不相嫉妬也一人有子三
人共之若已生之也所以不聘妾何義不可求人爲
賤也可求人爲士不可求人爲妾何ム卽尊之漸賢
不止於士妾雖賢不得爲嫡　主人筵于戶西白虎
通曰遣女於禰廟者重先人之遺體不敢自專故告
禰也　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注曰賓升奠雁拜
主人不答明主爲授女耳盛氏世佐云稽首拜中最
重臣拜君之拜乃於奠雁行之者昏義云蓋親受之

居其父母也得其旨矣按此一義也沈氏彤云此時女立房中南面俟壻壻當楣北面奠雁拜所謂執贄以相見也壻婦之相見自此始婦不答拜者謙不敢當其盛禮也蓋稍還避之又云婦人從夫者也故無論夫下之而不敢當卽夫齊視之而亦不敢當故夫有親迎之禮而婦無見夫之儀夫執贄以拜而婦不答拜也不還其贄者雁取其有常節隨陽義不可不受也婦雖不敢當夫之下之齊之而未嘗不隨者所以明婦順也主人西面于阼階上女房外南面而奠北面奠雁是許之執贄相見矣許之執贄相見若父

母親授之故曰壻親受之於父母也按此又一義記曰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惟重別故必親受之於其父母惟親受之於其父母故其敬益至　壻御婦車記曰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注言己親之所以使之親己　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注按親敬卽愛敬先王治天下愛敬而已　壻乘其車先注曰道之也男帥女女從男夫婦剛柔之義自此始也記曰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注夫之言丈夫也　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婦至節　升自西階注道婦入也沈氏云主人于婦

之至道之入門道之升階道之入室道之卽對筵其牢合巹以成夫婦蓋婦既至則帥之帥之則惟我之從同牢而食同其尊卑亦夫使之同其尊卑也　夫入于室沈氏曰導婦入室宜於此正夫婦之名故稱夫也夫婦之名正則復反其故稱矣故下經稱主人　媵御沃盥交注媵沃壻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按道志之說深得聖人使人男女有別夫婦有義之旨校釋曰昏姻之家其始路人耳有媒氏之官以通其言既則使者往來行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諸禮備然後壻

親迎焉迨夫婦入室則將同牢而食矣猶恐其行事無漸則志或未通也乃先使媵御交沃以道其志焉迨三酳畢則將卧息矣猶恐其行事無漸也乃先使媵御交受服交布席而夫又親說婦之纓焉亦道志之意也敬而不離親而不狎生民之本萬福之原蓋在是矣　三飯卒食注曰同牢示親不主爲食起三飯而成禮也記曰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　三酳用巹胡氏云禮成乃用巹重之不輕用也記曰器用陶匏尙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又曰同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

尊卑以親之也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　姆授巾注曰巾所以自潔清詩箋曰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　媵衽良席注曰婦人稱夫曰良衽於是稱良親親之辭　主人入親說婦之纓注曰婦人十五許嫁笄而醴之因著纓明有繫也

昏之明日婦見舅姑贄禮婦婦盥饋舅姑饗婦饗婦送者凡五節

婦見舅姑節　子得而妻之則父母得而婦之故昏之明日見于舅姑汪氏中譜婦之道親夫以孝舅姑鄭坊記注順於舅姑而後當於夫故見舅姑而後成婦　婦執笲棗栗記曰婦執笲棗栗腶脩以見成婦禮也白虎通曰婦人之贄以棗栗腶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衆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棗栗腶脩者凡肉脩陰也棗取其朝早起栗戰栗自正也　舅坐撫之淩氏云婦見舅姑略如臣見君之禮婦奠摯舅撫之猶覲禮侯氏四享王撫玉也姑舉贄授人猶聘禮公側授宰玉側授宰幣也

贊醴婦節　注曰以其婦道新成親厚之　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記曰成婦禮也

盥饋節　記曰明婦順也注曰婦道既成成以孝養盛氏曰盥以致其潔饋以致其養

饗婦節　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注曰授之室使為主明代已記曰以著代也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

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又曰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注曰欲使婦深思其義白虎通曰禮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感親年衰老代至也　歸婦俎于婦氏人注曰當以反命于女之父母明其得禮案女之嫁也父母戒其無違猶子之能仕父教之忠也仕者思無忝所生則必為忠臣嫁者思無父母遺罹則必為孝婦詩曰歸寧父母父母何以寧於女之能盡婦道而已歸婦俎所以慰其父母之心而即以重責婦順也

奠菜一節別出舅姑沒婦廟見及醴婦饗送者之禮

奠菜節　稱婦之姓案凡禮婦人稱姓明不取同姓記曰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　婦拜扱地盛氏云扱地之拜爲不逮事舅姑者設將以生其哀慕之心焉案子夏曰古之嫁者不逮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賈氏云凡言記者皆經不備昏禮記自凡行事以下皆記昏禮儀節首詳昏禮時地辭命用物次笄女教女之事次問名對賓之節次祭醴法次納徵庭實之節次父母戒女次婦升車法次注元酒之節次笄飾及受笄之節次醴婦饗婦餕具儀節次婦助祭之期

次庶婦禮降于適者凡十二節

行事節　必用昏昕疏曰君子舉事尚早

笄女節　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記曰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　教于公宮三月注曰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周禮注曰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娩婦功謂絲枲白虎通曰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詩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昏禮曰教於公宮三月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記曰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白虎通又曰婦人學事舅姑又曰婦事夫有四禮焉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閫之內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按此所謂婦順

受笄節　注曰笄有衣者婦見舅姑以飾爲敬

醴婦饗婦節　婦酢舅更爵自薦注曰更爵男女不相因也　不敢辭洗不敢拜洗注曰不敢與尊者爲禮

祭行節　白虎通曰取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昏禮請期不敢必也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沒亦婦入三月奠菜于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

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何氏公羊解詁曰必三月者取其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者然後成婦禮江氏永禮記訓義擇言云遲之一時蓋欲觀婦之性行和於夫宜於室人克成婦道然後可廟見而祭禰大夫則有反馬之禮前此猶留其送馬有出道焉

庶婦節　婦不饋注曰共養統於適也按共養統於適所以息多爭長和睦也內則曰舅姑使冢婦無怠不敢無禮於介婦(從朱子讀)舅姑若使介婦無敢敵偶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聖人制禮正倫

理以篤恩誼如此而七出之條多言其一夫然故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而娣姒婦之服遂稱情而立文矣

自昏辭曰以下記昏禮之辭先納采辭次問名辭次醴賓辭次納吉辭次納徵辭次請期辭次使者反命辭次父醮子辭次親迎至門告擯者辭次父母送女戒命辭次姆辭壻授綏辭凡十一節

父醮子　荀子曰親迎之禮父南面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　勖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注曰勉帥道婦以敬其爲先妣之嗣女之行則當有常深

戒之詩曰太姒嗣徽音按易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恆常也其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家之本在身故戒以有常

戒女節　夙夜無違命注曰命舅姑之教命又夙夜無違宮事注曰宮事宮中之事盛氏云謂凡宮中之事無違夫子之命也孟子曰女子之嫁也母命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是其義穀梁傳曰禮送女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與禮家說少異坊記說親迎云恐事之違也故此經戒以無違

視諸衿鞶注曰皆託戒使識之也張氏云教以見衿鞶即憶父母之言也詩曰未見君子我心傷悲傳說以記曰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火思相離也箋云惟父母思己故己亦傷悲此其情也

自宗子無父至末記使命所自出及不親迎者見婦父母之禮凡二節

命使者節　白虎通曰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

壻見婦父母節　凌氏曰婦見舅姑如臣之見君女父見壻如主人之見賓陽尊陰卑之義也　壻入門

奠摯再拜注曰奠摯者壻有子道不敢授也

陰教

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彰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彰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

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內則曰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　詩序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奉宗

廟守祭祀矣　曹大家女誡曰古者生女三日卧之牀下弄之瓦塼而齋告焉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又曰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察今之君子徒訓其男檢以書傳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爲則哉　書儀曰女子六歲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始誦孝經論語八歲不出中門九歲爲之講解論語孝經及列女傳女戒之類略曉大意十歲教以婉娩聽從及女工之大者既笄責以成人之禮又曰古之賢女無不觀圖史以自鑒如曹大家之徒皆精通經術論議明正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詩執俗樂殊非所宜也

胎教

記曰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宗廟以爲後世戒列女傳曰大任者文王之母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又曰古者婦人娠子寢不側坐不邊立

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于邪色耳不聽于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過人矣故娠子之時必慎所感感于善則善感于惡則惡人生而肖萬物者皆其母感于物故形音肖之文王母可謂知肖化矣

士相見禮第三鄭目錄云士以職位相親始承摯相見之禮雜記會葬禮曰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秦氏蕙田五禮通考云王制述司徒之六禮相見居其一焉蓋先王重交際之禮必介紹以通其誠贄幣以厚其禮揖讓以致其敬以故上交不諂下交

不瀆有交孚之德而無苟合之咎古人列朋友於五倫而相見之禮與冠昏喪祭並舉誠重之也

士相見之禮篇首陳士與士相見正禮凡再請返再辭摯而後見賓初以摯見次請賓反見次主人還摯見賓而禮成凡三節總爲一節

士相見節　劉氏敞士相見義曰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以言其不苟合者也必依於摯以言其道可親也苟而合惟小人無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疏也賓

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摯主人三辭摯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於末者未之有也人苟苟而相苟者末必爭苟簡而相親者末必怨是故士相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邇於辱也所以使人慎其交而毋邇於禍也盛氏世佐曰交際之道情也有分爲情不洽則睽分不嚴則褻褻之害甚于睽其端兆于士林而其禍延于公卿大夫之際傾險者啟釁于睚眦卑鄙者失身于闒茸先王防其微必自士相見始是故將之以摯先之以介紹五請而後許一見而即退所以難其合也合之也難則其交必不濫合之也難則其交亦不易離斯禮也降及戰國而廢不講矣唯孟子爲能守之以重其道故七篇之中三致意焉觀其答公孫丑不見諸侯之問而引曾子子路之言爲證則士之能抗節公卿者未有不於尋常交契中慎之也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微哉斯言非豫之六二有安靜堅確之德其孰能與于斯　摯注曰摯所執以至者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摯以將其厚意也白虎通曰相見有摯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朋友之際五常之道有通財之義振

窮救急之意中心好之欲飲食之故財幣者所以副至意也通典曰摯者至也信也明其厚心之至以表忠信不敢相褻也陳氏祥道云禮云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瀆也又云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也故貴至於邦君賤至於庶人以至婦人童子相見不依摯不足以爲禮摯而不稱德不足以爲義劉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摯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雁士雉鬯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雁也者言進退知時也雉也者言

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爲志諸侯以一度爲志卿以有禮爲志大夫以進退爲志士以死節爲志明乎其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摯也者致志者也

冬用雉注曰士摯用雉者取其耿介說苑云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白虎通云士以雉爲摯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耿介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按離騷云彼堯舜之耿介兮顧氏炎武云堯舜之出於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則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惟然故孔子論士曰行己有恥

某不敢爲儀注曰不敢外貌爲威儀忠誠欲往也案著誠去僞禮之經也三百三千莫不由誠不誠無物則是儀也非禮也周末文勝質衰禮之大本先撥而屑屑焉習儀以亟積文成虛積虛成弱戎狄豺狼遂裂冠毀冕以無道行之而莫之能禦故孔門言禮必曰至誠所以救世也凡經文委曲辭讓皆當以不敢爲儀之意求之

賓再拜送摯出秦氏云賓奉贄見主人爲士相見第一節賓送摯乃出其禮主於敬

主人請見賓反見注曰請見者爲賓崇禮來相接以矜莊歡心未交也賓反見則燕矣江氏筠以燕爲燕見非燕飲之燕

秦氏云賓反見爲士相見第二節其禮主於和

主人復見之以其摯注曰禮尚往來也秦氏云主人復見賓還摯爲士相見第三節禮無不答取其稱也

自士見於大夫以下分五節士見大夫一也士嘗爲大夫臣者見大夫二也大夫相見三也大夫士庶人見君四也他邦之人見君五也皆由士相見推之

士見大夫節

終辭其摯注曰以將不親答也凡不答而受其摯惟君於臣耳劉氏敞曰君之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惟君受摯者惟君受養也非其君則還摯不敢當養也按摯之設本主於見君白虎通曰臣見君有摯何摯者質也質已之誠致已之悃愊也王者緣臣子之心以爲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也

嘗爲臣者節

賓出使擯者還其摯于門外注曰還其摯者避正君也按此別嫌明微之義

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注曰言某臣也不足以行賓客禮按嘗爲臣者舊君待以賓禮而已必執臣道此天經地義也如此則降臣叛子不容於天下矣禮經之辭足以厚人心而維世教

大夫相見節

下大夫相見以雁注曰雁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說苑云雁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

以爲贄白虎通云以雁爲贄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大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

上大夫相見以羔注曰羔取其從帥羣而不黨也春秋繁露云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啼類死義者羔食于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卿以爲摯白虎通云羔者取其羣而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

如麛執之注或曰麛孤之摯也白虎通云卿大夫摯古以麑鹿胡氏云麑與麛同今以羔雁何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呼胡云或說所本

見君節　容彌蹙注曰蹙猶促也促恭慤貌也胡氏云言其恭敬誠實踧踖不安之貌如是也

自凡燕見于君以下雜記諸儀分六節燕見于君一也進言二也侍坐三也賜食賜飲四也先生異爵者見士五也廣言稱謂及執幣玉之儀六也

燕見于君節　不疑君注不得疑君所處邪向之胡氏云凡臣之事君無一不當出於正故其見君面位不苟如是

進言節　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按孝弟忠信慈祥士之所以爲士士之言如此則士心正士心正則人心正蓋仁義禮智生於心若性命肌膚之不可移而後出言有章辨說得當相勸而善相勵以禮父兄之教先而子弟之率謹雖欲風俗不美道德不壹其可得乎後世士不成士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混然無道如蠻如髦鄙倍成風是非無正而邪說暴行作矣所望有道仁人恪守此禮非法不言惠訓不倦雖滄海橫流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民之秉彝不能盡泯千百人中必有一二人奉我教者千百言中必有一二言入人

心者爲天地存人心爲國家培元氣通經致用莫急于此

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注曰始視面謂觀其顏色可傳言未也中視抱容其思之且爲敬也卒視面察其納己言否也毋改謂傳言見答應之間當正容體以待之毋自變動爲嫌惰不虛心也

若父則遊目注曰子於父主孝不主敬所視廣也因觀安否何如也

賜食節　君祭先飯注曰示爲君嘗食也按君雖客之而臣不敢以客禮自居

稱謂節　庶人則曰刺草之臣孟子曰庶人不傳質

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劉氏曰惟仕於君者召而往未仕而見於君者冠而贄摯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案此據孟子與此經小異）君雖召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於國所誅者好利之人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亂者也

鄉飲酒禮第四鄭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疏云鄉飲酒之禮有四此賓賢能一也黨正飲酒二也鄉射先行鄉飲酒三也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四也

經解曰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

盛德記曰凡鬬辨生於相侵陵也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二語依經解補王肅僞家語襲此文有之是肅所見本未脫盧注於此無說則盧本亦有）而教以敬讓也故有鬬辨之獄則飾鄉飲酒之禮也

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鄉飲酒之禮有獻賓有樂賓有旅酬有無算爵樂凡四大段而禮成自發首至當楣北面再拜則將飲酒之始事先謀賓戒賓次陳設次速賓迎賓拜至凡三節

謀賓戒賓節　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注曰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鄉大夫以正月之吉受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敎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及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於王是禮乃三年正月而一行也諸侯之鄉大夫

貢士於其君蓋如此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敎學焉恆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以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說然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也德也齒也疏曰鄉大夫飲酒尚德也黨正飲酒尚齒也按此篇賓賢能尚德也旅酬弟長無遺尚齒也

遵者不與鄉人齒尚爵也　賓禮辭許注曰不固辭者素所有志按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行義達道堯舜君民士之志也

陳設節　乃席賓主人介注曰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　眾賓之席皆不屬焉注曰席眾賓于賓席之西　下經賓若有遵者席於賓東記曰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

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按賢能所學者仁義故鄉飲酒席位爲仁義法記又曰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

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言前後左右無非道也成王中立四聖維之是其義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按鄉飲酒之義廣大精微如

此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心盛哉　尊兩壺於房戶閒記曰賓主共之也　有元酒記曰貴其質也教民不忘本也　設洗于阼階東南記曰主人之所以自潔而以事賓也　水在洗東記曰祖天地之左海也

速賓迎賓節　孔子曰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　主人一相迎于門外記曰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　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記曰拜至所以致敬也

飲酒正禮先主人獻賓次賓酢主人次主人酬賓次主人獻介次介酢主人次主人獻眾賓爲飲酒第一段

獻賓節　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記曰盥洗揚觶所以致潔也　賓拜洗記曰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潔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鬭辨矣不鬭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于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按鄉飲酒義亟言聖人賢能所講者聖法也　賓西階上疑立注疑正立自定之貌案

正立自定誠敬之至　祭脯醢　祭酒記曰祭薦祭酒敬禮也　尙左手嚌之記曰嚌肺嘗禮也　席末坐啐酒記曰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　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記曰卒觶致實于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酢主人節　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注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按賓告主人以旨主人謝酒惡所以致敬致讓

酬賓節　注曰酬勸酒也酬之言周忠信爲周按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酬酒先自飲乃飲賓所謂忠信先自飲而後飲人則酒雖薄而意厚君子爲行禮不爲飲食風有釆蘩釆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率是道也何人不親何事不治　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注曰酬酒不舉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按君子竭忠以待人不竭人之忠小人欲人之忠於己也而不責己之忠於人也

獻介節　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注曰主人拜于介右降尊以就卑也

介酢節　按介有酢無酬孔子曰賓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獻酒既備使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乃作樂先工歌次笙奏皆事畢獻之次閒歌次合樂告備凡五節爲飲酒第二段並上段鄭君所謂禮樂之正

工歌節　後首注曰變於君也案凡臣禮不敢同于君明嫌之義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注曰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之樂歌也此釆

其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效也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此采其更是勞苦自以爲不及欲諮謀于賢知而以自光明也

笙奏節　樂南陔白華華黍注曰今亡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

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閒五篇而已此其信也

閒歌節　注曰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纍蔓而歸之與之燕樂也南山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爲本此采其愛友賢者爲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之長也

合樂節　注曰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修其法度昔太王王季居於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敎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敎以受命大雅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謂此也其始一國耳文王作邑于豐以故地爲卿士之采地乃分爲二國周周公所食召召公所食於是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於南土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

端此六篇者其敎之原也　正歌備記曰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自立司正以後言旅酬之事先司正安賓次司正表位次賓酬主人次主人酬介次介酬眾賓眾賓相酬凡五節爲飲酒第三段

司正安賓節　作相爲司正注曰禮樂之正既成將留賓爲有解惰立司正以監之

司正表位節　退共少立注曰少立自正愼其位也

已帥而正孰敢不正　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注曰
洗觶奠之示絜敬
賓酬主人節　孔子曰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
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自二人舉觶以下言無算爵之事先二人舉觶次徹
俎次坐燕凡三節爲飲酒第四段飲禮始畢
徹俎節　請坐于賓注曰至此盛禮俱成酒請肴乾
賓主百拜强有力者猶倦焉張而不弛弛而不張非
文武之道請坐者將以賓燕也　遵者降席注曰遵
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今來助主人樂賓主

人所樂而遵法者也因以爲名案仕至大夫賢者而
德成故可遵法
坐燕節　孔子曰降說屨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
朝不廢朝暮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
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
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
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
也　乃羞注曰鄉設骨體所以致敬也今進羞所以
盡愛也敬之愛之所以厚賢也
賓出別爲一節

賓出奏陔注曰陔之言戒也終日燕飲酒罷以陔爲
節明無失禮也
遵者入之禮別爲一節
席于賓東注曰尊之不與鄉人齒也
飲酒之明日賓拜賜主人息司正凡二節
息司正節　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注曰先生不以
筋力爲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　賓介
不與注曰禮瀆則褻
鄉飲酒記首記鄉服及不宿戒次記器具牲羞之屬
次記禮樂儀節隆殺面位次序凡三節

次節　亨于堂東北注曰祖陽氣之所始也陽氣主
養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末節　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注曰
隆殺各從其宜不使相錯

黨正飲酒禮

周禮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
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
不齒注曰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
正齒位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
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爲

鄉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旣旅不入是也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遵　鄉飲酒義曰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敎成敎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之鄉射敎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注

曰此說鄉飲酒謂黨正飲酒也

陳氏壽祺擬請郡縣廣行鄉飲酒禮議曰三代之法有留之百世而可行行之一日而立效者鄉飲酒之禮是也古者聖王知民之聚而不能無爭也又慮民之勞于畊稼而曠于孝弟也於是因其農隙制爲鄉飲酒之禮以正齒位其時則春秋及十二月及三年大比其主人則鄉大夫黨正州長其賓介則處士賢者其坐主人于東南僎于東北賓于西北介于西南其牲則狗其樂則工歌鹿鳴之三閒歌魚麗之三笙由庚之三合樂關雎之三鵲巢之三尊于房戶之閒羞出東房洗當東榮其鄉之大夫士必來觀禮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謂鄉之卿大夫士以年與賓衆賓相次也不齒者席於尊東也周官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鄭氏注謂族無飲酒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古文明堂禮仲秋乃命國醵蓋不得官物而合錢飲酒是周時百家以上皆有飲酒禮其讀法書賢視黨正也古者鄉飲酒禮罰不敬撻其背閭胥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賈公彥謂鄉飲射之罰輕者以觵重者以撻是鄉飲有失禮之

罰也周禮曰以陽禮敎讓則民不爭禮記曰合諸鄉射敎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夫言治者莫不貴敎化言敎化者莫不首學校然後世學校所以敎者無父師少師門塾之法所以升者又大異於古鄉舉里選之制獨鄉飲酒禮可數爲以立德行耳自周衰禮失秦棄詩書漢高帝引兵圍魯魯中尚弦誦習禮於是諸儒始得講習飲射及東京永平二年迺詔郡國通行鄉飲酒禮於學校鄭康成儀禮注云今郡國十月行飲酒禮漢官儀云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禮畢皆

使大學生太初元年詔於鄉射月一饗會應劭曰漢
家饗射皆假士禮而行之樂縣笙磬籩俎皆如士制
是漢時鄉飲射皆約古州長黨正之禮為之晉束皙
與同業疇人肄修鄉飲之禮補笙詩以綴不備唐以
後鄉射廢而鄉飲猶存貞觀及開元六年並放鄉飲
酒禮天下令牧宰每歲十二月行之選舉志云鄉貢
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牲用少牢歌鹿鳴之
詩因與耆艾序少長焉此賓賢序齒併而為一之始
而禮樂志云州貢明經秀才進士孝弟旌表者行鄉
飲禮刺史為主季冬正齒位縣令為主則固秩然分

矣宋消化三年禮院詳定鄉飲儀不果行政和三年
改州郡鹿鳴宴為鄉飲酒紹興十三年從禮部言取
明州已行鄉飲儀制與比部郎林保所奏定規式參
酌修具鏤板頒行其制兼有約束九事十七年國子
監請令郡縣科舉之年行於庠序二十六年詔行於
里社者聽明初鄉飲禮詔天下每歲再行洪武二十
五年再定圖式坐席別三等聽律責頑民其法轉煩
苛而不可用頗與古經違異然吾嘗觀漢以來循吏
儒林師古之效矣韓延壽之守東郡也修治學官春
秋鄉社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三歲斷獄大減為

天下最伏湛之在平原也造次必於文德以為禮樂
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建武五年奏行鄉飲禮遂
施行之李忠之守丹陽也起學校修禮容春秋鄉飲
選用明經郡中向慕秦彭之守山陽也敦明庠序每
春秋饗射修升降揖讓之儀百姓遵奉莫有欺犯鮑
德之守南陽也修起横舍備俎豆黻冕行禮奏樂尊
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劉昆之在陳
留也敎授生徒饗射備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
弧蒿矢以射菟首縣宰每率吏屬觀之裴耀卿之刺
宣州也與百姓行禮奏樂至白華華黍由庚南陔等

章言孝子養親及羣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李栖筠
之刺常州也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為鄉
飲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變俗移風其效如此且夫
是禮之所以善於變俗移風者何也人性雖殊莫不
固有其仁義之本人情雖戾莫不屈意於禮法之場
今自賓主相接介僎相輔先禮後財非為飲食則知
尊讓而不爭盥洗揚觶拜至拜洗拜受拜送則知絜
敬而不慢坐立有等則尊長之義明加豆有數則養
老之義著主人速賓及介拜賓及介與眾賓有差則
貴賤之義別揖讓獻酬之節賓介眾賓繁省不同則

隆殺之義辨工告樂備乃立司正則知能和樂而不流賓主迭酬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則知能弟長而無遺朝不廢朝暮不廢夕節文終遂則知能安燕而不亂尊讓不爭絜敬不慢尊長明養老著貴賤別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故鬭辨暴亂之禍由此息而入孝出弟之行由此立此皆所以束人於禮樂之域而導之於正身安國之塗是以其教易成也今民之失其道久矣邪說詖行日興奸慝莠秕日蔓棄忠信作譸張私妻孥薄父母蔑長幼之序隳尊卑之防彊淩弱衆暴寡訟獄蕃興爭恣治

南之俗尤好讐鬭殺人如刈菅然急則轡戸貫凶著者不能自脫於網羅惡者益肆其牙爪縱之則狠吞捕之則狐竄有司患其然也非有叛亂之跡盜賊之蹤動臨兵旅雞狗擾驚累月窮年莫得要領抱薪救火政何以平然而欲正其本惟有制之以道返之於禮教而已矣禮教之上下相親長幼相受使民有所觀感而興起者莫若鄉飲語曰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夫朔望讀法旗亭縣令雖皆示民之則不如使民以身自納於軌物之中之爲愈也學者與士大夫不急於修身盡職而日事博弈娛戲以翫歲愒日武生不知詩書而往往武斷鄉曲以撓官法亦不如閑之威儀揖讓之節之爲愈也今會典鄉飲酒禮文具而已自順天府庠外莫之施行又古者黨五百家有庠今舉縣人戸不啻百之一庠不足以容取近遺遠則四郊之民末由徧習於禮誠令三年貢士之歲輒以鹿鳴宴爲鄉飲禮又令天下學校及四郊里社百家以上皆行鄉飲略仿周官州長黨正族師之意而參用禮經會典之儀爲之規約郡中守爲主人州縣牧令主之四郊丞分主之耆年致仕德望懋著者爲大賓處士賢者爲介與三賓餘爲衆賓教職爲司正

生員爲贊禮執事設樂設饌設律案其儀式依
大清會典其坐序依　大清律例高年有德者居上高年淯篤者並之以次齒列違者論笞如律其有曾違條犯法之人列於外坐不得紊越正席違者以違制論如令歲以孟春孟冬行之其酒肴庀具仿古者閭共祭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禮樂之器毋致奢靡素豫擇賓宿戒肄儀及期長官親率鄉人行事無失度數無視虛文上下相親長幼相受父兄之率先也順子弟之觀摩也深既有以生其遜悌之心而消其粗鄙桀驁之氣又可以察其鄉之賢否因立

鄉正族正而寄之以旌别淑慝之宜如此而焉有獄不息俗不成者哉近奉　明詔令天下舉行保甲法聯俗詰奸至爲明密若復徧行鄉飲酒禮以通物情以寓教化且甲長之中卽可舉爲賓介擇爲鄉正族正無爵秩名器之授而有官司尊敬之榮二法相輔百姓孰不樂勸相從久而不倦者哉故曰行之一日而立效者此也或曰獷悍之民當用威嚴不可純任德禮不知文翁改蜀地蠻夷之風長公除潁川怨讐之路禮教之於以化民成俗曷嘗不捷如影響乎夫以周官之法迂闊難行而韓延壽伏湛李忠秦彭

鮑德劉昆裴耀卿李栖筠等所爲垂諸靑史豈欺人哉世俗卽不欲高論三代獨奈何不求漢以來故事而一試之也

鄉射禮第五鄭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

易繫辭傳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記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言能事其事然後食其食

漢吾邱壽王議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案大射有士無庶人是庶人在官者亦得與大射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按古者兵器莫利於弓矢故男子人人敎之射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國家不可一日無兵天下不可一人不知兵也夫天下之勢弱則衰衰則亡强則亂亂則亡

聖人欲其强而惡其亂故射而節之以禮所謂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聘義曰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于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于戰勝聘之賓軍之將也先王之敎禮樂與射御並重其學文武不分其民兵農不分其官將吏不分敦詩說禮之士皆腹心爪牙之材用其所習習其所用故用力少而成功易家能爲戰人能爲守故伏莽無地而戎心不生此三代中國之所以盛也

記曰古者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射義通說諸射禮而論大射爲詳今

別出數條入此篇餘詳大射

鄉射之禮先與賓飲酒如鄉飲酒之儀及立司正將旅酬乃暫止不旅而射射已更旅酬坐燕如鄉飲凡賓至之前賓退之後其儀節皆同惟無介爲異發首將射戒賓陳設速賓迎賓凡四節皆禮初事

戒賓節　主人戒賓注曰主人州長也又曰周禮鄉老及鄉大夫三年正月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諸侯之鄉大夫既貢士於其君亦用此禮射而詢眾庶乎

陳設節　乃張侯白虎通曰侯者以布爲之用人事

之始也本正則末正矣

迎賓節　主人升一等賓升注曰不俱升者賓客之道進宜難也

射前飲酒之禮先主人獻賓次賓酢主人次主人酬賓次主人獻眾賓凡四節

獻賓節　賓西階上疑立注曰疑正也有矜莊之色

獻眾賓節　注曰獻賓畢乃與眾賓拜敬不能並校釋曰君子之行禮也致敬于一人則不以他人貳之故拜眾賓必在獻賓畢遵入必在一人舉觶後所謂持一中者謂之忠也若以拜眾賓之節雜于獻賓之時則其心先不誠而禮皆不可行矣敬不能並禮之通義　眾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注曰言三人則眾賓多矣國以多德行道藝爲榮何常數之有乎拔多德行道藝榮之道也書言有技彥聖終以邦之榮懷孟子言仁則榮繼以貴德尊士人才多則國勢昌學術精則人才多

獻畢一人舉觶若有遵者於是入凡二節鄉射無介故敘遵者獻酢特詳

遵入節　注曰謂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　大夫辭加席注曰謙不以己尊加賢者也

大夫降立於賓南注曰雖尊不奪人之正禮

鄉射樂賓惟合樂一節樂備獻工笙凡二節

樂賓節　乃合樂注曰不歌不笙不閒志在射略於樂也不略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石渠議韋元成曰鄉射合樂歲時所以合和百姓

爵備樂畢乃立司正以上並射前飲酒禮

自三耦俟于堂西以下始言射事凡三番第一番三耦射第二番賓主大夫眾賓皆射第三番以樂射三耦之射先司射請射于賓次命弟子納射器次比三

耦次司馬命張侯倚旌次樂正遷樂次三耦取弓矢
次司射誘射次三耦射次司馬命設楅取矢凡九節
誘射節　升堂揖白虎通曰射于堂上何示從上制
下也　當左物記注曰物謂射時所立處也物猶事
也君子所有事也阮氏元曰禮記仲尼燕居鄭注事
之謂立置于位也釋名釋言語曰事傳也傳立也蓋
物字本從勿勿勿者說文州里所建旗趣民事故稱勿
勿曾子曰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勿勿猶勉勉　周禮鄉大夫五物詢眾庶
物即與事同義而堂上射者所立之位亦名物者古
人即通會此意以命名也大戴禮虞戴德曰規鵠豎

物履物以射其心端色容正大射儀曰左足履物皆
此義也凡家國天下五倫之事無不當以身親至其
處而履之以止於至善譬如射然升階登堂履物而
后射也按詩云有物有則子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
不過乎物天下之物各有當止之處止仁止敬止孝
止慈止信皆止於物所當止聖賢之學躬行實踐務
盡事理故謂射者所履爲物　俯正足記曰內志正
外體直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　搢扑樂鄉射
有扑者以兵法部勒子弟使不違節制
三耦射節　獲者坐而獲注曰射講武田之類是以

中爲獲也按射禮號令嚴明步伐整齊賞罰有章皆
教民即戎之道　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
並行白虎通曰二人爭勝樂以養德也故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
勝負俱降以崇禮讓故可以選士所謂揖讓升下其爭也君子　按
上下射俱升俱降每節輒揖相人偶之義所謂耦也
不勝者反求諸己無怨於人相人偶之至故謂之仁
賓主人大夫眾賓耦射先司射請射比耦次三耦拾
取矢次眾耦受弓矢序立次司射作射請釋獲次三
耦射次賓主人射次大夫與耦射次眾賓射次司馬
命取矢乘矢次司射視數獲次飲不勝者次司馬獻

獲者次司射獻釋獲者凡十三節
請射比耦節　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則遂告于賓
己之志君子務焉　大夫雖眾皆與士爲耦以耦告
于大夫曰某御于子注曰大夫皆與士爲耦謙也來
觀禮同爵自相與耦則嫌自尊則也大夫爲下射而
云御于子尊大夫也按大夫與士爲耦以貴下賤也
而云御于子貴有常尊也
取矢節　記曰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進退周旋之
禮拾取矢尤詳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可以觀
德行矣

請釋獲節　司射猶狹一个注曰猶有故之辭司射
旣誘射恆執弓挾矢以掌射事備尚未知當教之也
今三耦卒射衆足以知之矣猶狹之者君子不必也
所謂禮不必事　不貫不釋注曰不中正不釋算也按鄉射
射正白虎通曰射正何爲乎曰夫射者執弓堅固心
平體正然後中也
大夫射節　注曰耦於庭不並行尊大夫也在堂如
上射之儀近其事得申
數獲節　右賢于左注曰賢猶勝也言賢者射之以
中爲儁也按所謂習射尚功

飲不勝者節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
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記曰射者仁之道也已正而
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注曰耦不酌下無能也　司
射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注曰執張弓言能
用之也執弛弓言不能用之也　勝者先升堂注曰
尊賢也　不勝者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注曰受罰
爵不備禮也案此皆習射尚功之義使其賢不賢彰
明較著于衆以鼓舞之愧厲之而與道與藝有不容
已傒以明之莫明于此記曰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

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
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以爲養者耦之義禮順
人情也故揖讓而行以爲罰者國之章律設大法也
故張弛異節　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執爵者
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注曰優尊也方氏苞
云雖優尊者賓與不勝者同罰蓋古者武事莫重於
射君臣長幼莫不盡志於此無事則以習禮樂有事
則以決戰勝所以保國衞民將於是乎在大夫州長
即有事時之軍帥師帥也故老病不能射者可辭於
請射之初而與於射則不敢寬其罰蓋法不行於貴

者則無以肅其下也　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
弓特升飲注曰尊者可以孤無能校釋曰大射注云
以尊爲耦而又不勝使之獨飲若無倫匹孤賤也案
大夫與士爲耦以貴下賢也賢則以德而不以位雖
以尊爲耦而不疑於僭今不勝則是無能徒賤而已
不足以當大夫耦之之禮故禮使之獨飲孤之若無
耦者然所以愧厲之也見賢則先之見不善則遠之
亦以戒學士勉修其德行道藝無盜虛聲而速官謗
也然君子之舉人也周而與人也壹雖使之獨飲至
三射大夫仍與之爲耦庶其反求諸已而能中則仍

不失爲賢也先王勸戒之道如是其周且至所以爲敎思無窮也

賓主人大夫衆賓以樂射先司射請射命耦反射位次三耦賓主人大夫衆賓皆拾取矢次司射請以樂節射次取矢乘矢次視算告獲次飮不勝者次拾取矢授有司次退諸射器凡九節射事竟

拾取矢節　大夫進坐說矢束注曰說矢束者下耦以將拾取　耦揖進坐兼取乘矢注曰兼取乘矢者尊大夫不敢與之拾也相下相尊君子之所以相接也　請以樂樂于賓石渠議鄉射請射告主人樂不

告者何戴聖曰請射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也夫樂主所以樂賓也故不告主人　不鼓不釋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　奏騶虞注曰騶虞國風召南之詩篇也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其詩有一發五豝五豵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衆多歎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此天子之射節也而用之者方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

司馬反爲司正以下言射訖飮酒之事旅酬二人舉觶徹俎坐燕送賓以至明日拜賜息司正諸儀並同

鄉飮酒凡七節

旅酬節　某酬某子注曰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爲上尊之也

徹俎節　司正以俎出授從者注曰古者與人飮食必歸其盛者所以厚禮之

坐燕節　卒受者與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注曰不使執觶者不以己尊孤人也堂上自相酬使執觶者行之

鄉射記自發首至薦司正記射前飮酒之事惟公士爲賓與鄉飮酒異餘皆同

使能注曰能者敏於事案古人重敏學記引兌命曰

敬孫務時敏周禮曰敏德以爲行本論語曰敏則有功春秋傳每言敏不敏敏之義兼明强不敏之極至於頑不知道獄不供事則士不成士官不成官而以兼弱攻昧之口藉之强有力者矣

自三耦者使弟子至射無算皆記射事命三耦以下記第一番射衆賓不與射不降以下記第二番射大夫說矢束以下記第三番射凡三節

首節　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白虎通曰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遠巧佞也熊爲獸猛巧者非但當服

猛也示當服天下巧佞之臣也諸侯射麋何示遠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何示服猛也士射鹿豕何示除害也各取德所能服也大夫士射兩物何大夫士俱人臣示為君親視事身勞苦也或曰臣陰故數偶也名之為侯者何明諸侯有不朝者則當射之故禮射祝曰嗟爾不寧侯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爾所以不射正身何君子重同類不忍射之故畫獸而射之　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注曰君子取人以漸　射者有過則撻之注曰過謂矢揚中人凡射時矢中人當刑之今鄉會眾賢以

禮樂勸民而射者中人本意在侯去傷害之心遠是以輕之

六節　眾賓不與射者不降注曰不以無事亂有事案此治事要法　司射釋弓矢視算與獻釋獲者釋弓矢注曰惟此二事休武主文然則射本意為習武明矣　主人亦飲于西階上注曰己無俊才不可以辭罰案此所謂以責人之道責己

三節　大夫說矢束坐說之注曰明不自尊別也

古者以下記射訖飲酒之禮

古者於旅也語注曰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也疾今人慢於禮樂之盛言語無節故追道古也

鄉侯以下記侯及箭籌楚扑之制

君射以下雜記諸射禮

以翿旌獲注曰尚文德也案傳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又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　惟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注曰臣不習武事于君側也胡氏肇昕云注臣不習武事於君側也一語立尊卑之準定君臣之分得先王制禮之精意焦氏以恕云春秋二百年中臣凌其君者有之臣不習武

事於國中設為此制以杜漸防微以此坊民猶有跋扈恣睢尾大不掉者

漢書吾邱壽王傳丞相公孫宏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眾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眾者勝以眾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強侵弱眾暴寡海內抗敝是以巧詐並生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

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眾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敎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敎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

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目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于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案三代務敎民使其用後世務防民使無用此盛衰强弱所以古今不相及也壽王之論可謂探本識務矣

燕禮第六鄭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疏云案上下經注燕有四等目錄云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

自篇首至公升就席皆燕初戒備之事有戒與設具有納諸臣立於其位有命大夫爲賓有請命執役有納賓凡五節

告戒設具節　小臣戒與者注曰君以燕禮勞使臣若臣有功故與羣臣樂之小臣則警戒告語焉飲酒以合會爲歡也　司宮尊於東楹之西注曰予君專此惠也案所謂惟辟作福　兩方壺注曰臣道直方

納諸臣定位節　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公升即位于席西鄉記曰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

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讀爲敵)之義也　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記曰定位也

命賓節　記曰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　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注曰揖之人之也陳氏澧曰中庸仁者人也鄭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案人字篆作人(古鼎彝石鼓文人字皆如此後世篆作𠆢取字體方整耳)象曲身引手之形凡人相存問其形必如此所謂相人偶也當造字時人字所以象此形者人之所以名爲人

以其性仁愛異於禽獸之頑惡而仁愛之意惟曲身引手相存問之形能顯之故造字如此此最初之義也古未有仁字先有人字則仁愛之仁亦作人其後則造仁字爲仁愛之仁而人字乃專爲人物之人中庸人也之人猶用最初之義至鄭君時人字有最初之義者惟相人偶一語故取以爲訓也今案此人之卽人偶之義

納賓節　公降一等揖之記曰禮之也按人之禮之仁禮存心見於威儀

賓升拜至以後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獻公主人

受公酢主人酬賓二人媵觶于公公取媵觶酬賓遂旅酬凡七節初燕盛禮成

主人獻賓節　主人亦升自西階記曰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張氏爾岐曰代君爲獻主不敢由阼　坐取觚洗注曰獻不以爵避正主也　主人酌膳注曰君物曰膳膳之言善也酌君尊者尊賓也

賓酢主人節　主人坐祭不啐酒注曰避正主也未薦者臣也　主人不崇酒注曰不以酒惡謝賓甘美君物也

主人酬賓節　賓降筵西東南面立注曰賓不立於序內（據上酢舉立序內言）位彌尊也位彌尊者其禮彌卑記所謂一張一弛者是之類與

二人媵觶節　小臣請致者注請使一人與二人與優君也

公爲賓舉旅節　記曰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按燕禮四舉旅此第一次爲賓舉旅行酬記又曰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

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注曰言聖人制禮因事以託政按因事託政凡禮皆然故曰禮其政之本與　賓進受虛爵注曰尊君也

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注曰長者尊先而卑後

君舉旅行酬畢主人獻卿又二大夫媵觶于公公又舉媵酬賓若長遂旅酬凡三節燕禮再成此獻卿而酬禮稍殺

獻卿節　注曰酬而後獻卿辨尊卑也　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注曰東上統於君也　卿辭重席司宮徹之注曰避君也按優君尊君避君統于君尊尊大義於是爲著凡不言者以此求之　席于阼階西北面注曰席孤北面爲其大尊屈之也亦因阼階西位近君近君則屈親寵苟敬私昵之坐按近君親賢也近君則屈尊尊也

卿舉旅行酬畢主人獻大夫未及旅而樂作獻工後乃舉旅旅已笙奏閒歌合樂爵樂更作以成三旅凡七節禮又殺而樂大備所以致和樂之情也

升歌節　工歌鹿鳴案詩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能盡其心矣傳曰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古之人君使臣以禮如此此燕禮之情也

君三舉旅爵樂備作將坐燕盡歡先立司正安賓次主人獻士及旅食次或射以樂賓次賓媵觶于公爲士舉旅酬次主人獻庶子以下諸臣乃行無筭爵無筭樂凡六節而燕禮備

立司正節　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注曰明其事以自表威儀多也　君曰以我安注曰君意殷勤欲留賓飲酒命卿大夫以我故安校釋曰言爲我故安於此盡一日之歡語意殷勤婉篤似惟恐其不安而勸强之者卿大夫則聞命蹴踖對曰諾敢不安古之君臣懇誠相待如此是以鹿鳴序云燕羣臣嘉賓也忠臣嘉賓能盡其心矣忠臣嘉賓盡其心則社稷安而民人和矣故魯頌曰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

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箋云君臣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則可以遺子孫也學者當以詩情禮意合體味之　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注曰禮者尚敬敬多則不親燕安坐相親之心

賓媵觚于公爲士舉旅節　公坐取賓所媵觶興注曰至此又言興者上爲卿大夫舉旅不言興明公崇禮不倦也

司正命執爵者爵辨卒受者興以酬士注曰欲令惠均案此所謂上有大澤惠必及下

獻庶子節　記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注卒皆當爲倅謂子副代父者也

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注曰庶子猶諸子也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為說

無算爵節　公有命徹冪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注曰命徹冪者公意殷勤必盡酒也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不言賓賓彌臣也君答拜於上

示不虛受也

賓出節　北面坐取其薦脯以出注曰重得君賜

公不送注曰賓禮訖是臣也

公與客燕一節別出燕他國之臣戒賓辭對之辭

公與客燕節　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顧氏炎武曰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稱須臾言不敢久也記曰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而書酒誥之篇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於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是豈待初筵之規三爵之制而後不得醉哉

燕禮記發首先記燕服及燕所殺牲凡二節

牲節　其牲狗也注曰狗取擇人也明非其人不與為禮也

若與四方之賓燕以下二節記燕客禮及燕己臣所用為賓之人

羞與執冪者自為一節

以樂納賓之禮自為一節

若舞則勺注曰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奏之所以美王侯勸有功也

惟公與賓以下四節先記公與賓有俎次獻公之辭次為公所辭及所酬之禮皆尊君之義

獻公節　臣敢奏爵以聽命注曰不敢必受之

公所辭節　皆栗階注曰急趨君命也

公所酬節　請旅侍臣注曰必請者不專惠也

卿大夫以下薦羞之人及內羞別為一節因燕而射為一節四方之賓媵觶之辭及房中樂為一節

大射儀第七鄭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于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孔氏禮記正義曰凡天子諸侯及

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來朝天子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與之射三爲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無大射其賓射燕射皆有之此三射之外有鄉射有主皮之射凡主皮之射有二一是卿大夫從君田獵班餘獲而射書傳云凡祭取餘獲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鄭注鄉射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二是庶人主皮之射鄭注周禮云庶人無侯張獸皮而射之是也又有習武之射司弓矢云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是也按射禮之目

備于此

記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以上言禮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以上言樂以上統論各射禮

又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

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以上言天子大射諸侯亦有擇士之義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以上言諸侯燕射其大射亦有此義

又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

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此又言天子大射諸侯大射擇士亦於將祭　按諸侯皆盡志於射則天下之兵強諸侯貢士皆得其人則天下之將才多盡志於射以習禮樂中多而容節必比於禮樂則外有戰伐攻克之用而內無犯上作亂之患矣

白虎通曰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陽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又曰射者樂以養德崇禮讓故可以選士發近而制遠其兵短而害長故可以戒難也所以必因射助陽選士者所以扶助

微弱而抑其強和調陰陽戒不虞也得士則可以戒不虞

大射儀自篇首至羹定皆射前戒備之事戒諸官張射侯設樂縣陳燕具凡四節

戒百官節　君有命戒射注曰將有祭祀之事當射宰告於君君乃命之言君有命政教宜由尊者

張射侯節　注曰侯謂所射布也尊者射之以威不寧侯卑者射之以求爲侯按白虎通曰名之爲侯者何明諸侯有不朝者則射之記曰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是其義問者曰得爲諸侯與否惟決於射乎曰射兵事也諸侯後世之疆臣將臣也知兵者可使爲疆臣將臣不知兵者不使爲疆臣將臣所以保國而庇民也古之諸侯無不能軍中國所以強也無不能禮天下所以安也　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白虎通曰尊者所服遠卑者所服近也　大侯之崇見鵠于參注曰鵠所射之主射義曰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言射中此乃能任已位也鵠之言較較直也射者所以直己志然則正者正也記曰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

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問者曰射者之鵠於父子君臣何與曰天下之人父子君臣盡之而所以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無離散死亡之禍者皆兵之由故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苟一人不舉其事即天下有無兵之漸而彝倫有或斁之憂聖人之教射使天下人人互相衞以自衞爲君父者以爲保有臣子在此鵠也爲臣子者以爲翼戴君父在此鵠也孝子戰陳必勇以爲臣鵠以爲子鵠也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知已之鵠者也

設樂縣節　笙磬注曰笙猶生也春爲陽中萬物以

生是以東方鍾磬謂之笙　頌磬注曰言成功曰頌
秋謂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鍾磬謂之頌
陳設節　小卿賓西東上注曰小卿命於其君者也
席於賓西射禮辨貴賤也按燕義曰席小卿次上卿
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
自射人告具以下至南面反奠於其所北面立皆將
射先燕之事公命賓納賓以來主人獻賓賓酢主人
主人獻公主人受公酢主人酬賓二人舉觶公取觶
酬賓遂旅酬主人獻卿二人再舉觶公爲卿舉旅酬
主人獻大夫工入奏樂凡十二節皆與燕禮同容有

小異主於射故也
獻賓節　奏肆夏注曰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時邁
者太平巡守祭山川之樂歌其詩曰明昭有周式序
在位又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奏此以延賓其著宣
王德勸賢與
賓酢主人節　主人不崇酒注曰避正君也
主人受公酢節　更爵洗注曰不敢襲至尊
公爲賓舉旅節　賓進受虛爵注曰賓進以臣道就
君　公有命則不易不洗注曰不易君義也不洗臣
禮也

獻卿節　不嚌肺注曰陳酒肴君之惠也不嚌啐亦
自貶于君
爲卿舉旅節　惟公所賜注曰於是言賜燕禮此時言酬射
禮明尊卑
作樂節　四瑟注曰禮大樂眾也
立司正節　右還北面左還南面注曰從觶西往來
爲君在阼不背之也按不背者義不後君之意
司射適次以下方及射事有三耦不釋獲之射有三
耦眾耦釋獲之射有以樂射共三番射亦略如鄉射
之節自此至左右撫之與反位皆言三耦不釋獲之

射司射納器比耦司射誘射三耦乃射射已取矢凡
四節
誘射節　將乘矢注曰將行也行四矢象有事於四
方詩云四矢反兮以御亂兮
自司射適西階西以下言三耦眾耦釋獲之射其在
方射時者有命耦有三耦取矢于楅有三耦再射釋
獲有公與賓射有卿大夫士皆射凡五節其在射以
後者有取矢有數獲有飲不勝者有獻服不隸僕巾
車獲者有獻釋獲者亦五節射之第二番也
將射命耦節　倚扑注曰將卽君前不敢佩刑器按

此亦臣無作威之義

拾取矢節　揖以耦左還注曰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偶也按耦者偶也相人偶仁也凡耦之揖讓升降皆意相人偶仁之道也說文仁親也從人二中庸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鄭詩禮箋注多言人偶阮氏元曰人偶猶言爾我親愛之辭獨則無耦耦則相親故其字從人二又曰論語言仁最詳竊謂詮解仁字不必煩稱遠引但舉曾子制言篇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水非水不流及中庸篇仁者人也鄭康成

注讀如相人偶之人數語足以明之矣春秋時孔門所謂仁也者以此一人與彼一人相人偶而盡其敬禮忠恕等事之謂也相人偶者謂人之偶之也凡仁必於身所行者驗之而始見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見蓋士庶人之仁見於宗族鄉黨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仁見於國家臣民同一相人偶之道是必人與人相偶而仁乃見也鄭君相人偶之注即曾子人非人不濟中庸仁者人也論語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旨孔子荅司馬牛曰仁者其言也訒夫言訒於仁何涉不知浮薄之人語易侵暴侵暴則不能與人相人偶是不訒即不仁矣所以木訥近仁也仲弓問仁孔子荅以見大賓承大祭諸語似言敬恕之道於仁無涉不知天子諸侯不體羣臣不卹民時則爲政不仁極之視臣草芥使民糜爛家國怨而畔之亦不過不能與人相人偶而已秦隋是也按阮氏發明相人偶之義至當然則射禮習武守望相助患難相救相人偶之急務也

君與賓耦射節　案此節禮文尤備尊尊之義於是大著　賓降注曰不敢與君並俟告　公將射則司馬師命負侯皆執其旌以負其侯而俟注曰君尊若

始焉　賓先待于物北北一笴東面立注曰不敢與君併東面立鄉君也　大射正以矢行告于公注曰若不中使君當知而改其度案此所謂予違汝弼　公既發注曰公下射也而先發不留尊也案下射主位也君與賓爲耦天地交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其禮殊絕於賓上天下澤辨上下定民志也

飲不勝者節　賓諸公卿大夫適西階上北面立飲注曰不可以已尊枉正罰也　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洗角觶升酌散降拜注曰飲君則不敢以爲罰　賓進受觶降洗散觶升實散注曰夾爵也夾爵亦所以

恥公也校釋曰公既飲賓又自飲若自咎平日無將
順匡救之功而與君分謗者則公自知恥矣故曰亦
所以恥公也蓋制禮者故使之異於致爵以寓徹膳
去樂之義俾在上者反身修德正心以正朝廷百官
萬民也春秋傳屠蒯酌自飲義近之
自司射倚扑于階西以下言第三番射以樂爲節之
儀射前有諸公卿大夫拾取矢正射不鼓不釋射後
三耦及衆射者又拾取矢此三事爲異其餘並如釋
獲之射
以樂節射節　注曰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

樂行之君子之於事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
教化之漸也按此教學定法　奏貍首注曰貍首逸
詩曾孫也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
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謂之曾孫曾孫者其章頭
也射義所載詩曰曾孫侯氏是也以爲諸侯射節者
采其既有弧矢之威又言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
以射則燕則譽有樂以時會君事之志也
自公又舉奠觶以下論射畢坐燕以終禮之事公爲
大夫舉旅徹俎安坐主人獻士及旅食賓舉爵爲士
旅酬獻庶子無算爵樂賓出凡七節皆與燕禮同惟
獻庶子前或復射一節與燕禮異合之凡八節
賓舉爵節　注曰賓受公賜多矣禮將終宜勸公序
厚意也
復射節　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注曰拜君樂與臣
下執事無已
賓出節　公不送注曰臣也與之安燕交歡嫌亢禮
也
聘禮第八鄭目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
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
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案周禮注云小聘曰問

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
曰世凡君卽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
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修
之五禮通考云天子之與諸侯諸侯之與鄰國皆有
聘禮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此天子所
以撫諸侯也大宗伯時聘曰問殷頫曰視大行人時
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此諸侯所以
事天子也大行人歲相問殷相聘禮記諸侯使大夫
問于諸侯曰聘則諸侯之邦交也先王制諸侯同方
岳者小聘則使大夫大聘則使卿定爲比年三年之

期俾相厲以禮相接以敬讓而潛消其侵陵兼幷之萌故其儀雖委折而不爲繁其燕賜雖豐厚而不爲費用意固深且遠也

經解曰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盛德記曰凡弒上生於義不明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貴賤有序民尊上敬長矣民尊上敬長而弒者寡有之也朝聘之禮所以明義也故有弒獄則飾朝聘之禮也

聘禮自篇首至遂行舍於郊論遣聘使之事先命使

次授幣次使者及介告禰與行次受命遂行凡四節

命使節　古者重使才春秋列國之使多其國之良而孔子論士必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誦詩三百致用在能專對於爲命爭承尤亟稱子產蓋聘問之禮所以踐修舊好要結外援謀事補闕禮之大者得其人則繼好結信社稷賴之不得其人則失禮挑釁三軍暴骨彼國以此見其有政無政有人無人安危榮辱於是乎繫非奉行故事而已漢使絕國才與將相並重三國南北朝宋遼之世其使才往往極天下之選本之以忠信篤敬行之以勇敢强有力明時勢知彼己故能折衝樽俎樹援捍患否則范鞅之貪慶封之昏孫林父之傲王叔陳生之貳當國家多事之秋豈特貽笑遠人其禍之烈蓋有不可勝言者矣

授幣節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古人處事重愼精密是以奸人不能舞弊而事立功成

告禰與行節　釋幣于禰案生時出必告反必面孝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行必告禰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然後能守其宗廟聘之得失廟祀安危所繫可無愼乎　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注曰少頃之間示有俟於神

受命節　春秋傳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元纁束帛加琮注曰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夫人亦有聘享者以其與已同體爲國小君也其聘用璋取其半圭也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妃合之象也圭璋特達瑞也璧琮有加往德也　遂行注曰曲禮曰凡爲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

自若過邦至不習私事言使者在塗之事過邦假道未入竟肆儀凡二節

假道節　注曰諸侯以國爲家不敢直徑也按春秋楚使申舟聘於齊不假道於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夫充不假道之類則何所不至鄙我伐我同歸于亡如之何而可以不亡曰修政自强　賓南面眾介北面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注曰賓南面專威信也史讀書以勑告士眾爲其犯禮暴掠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主軍法者執策示罰胡氏釋官云書誓戒之書也左傳昭六年楚公子棄疾聘于晉過鄭禁芻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强

丐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是其誓書之類

自及竟以下至眾介皆少牢言至所聘國聘君迎待之事先謁關迎入次展幣次郊勞次致館設飧皆聘前事凡四節

迎入節　以介對記曰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

郊勞節　君使下大夫請行注曰士請事大夫請行卿勞彌尊賓也　賓北面聽命注曰若君南面然

致館致飧節　賓曰俟閒注曰賓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且以道路悠遠欲沐浴齊戒　卿致館注曰所以安之

自厥明訝賓于館至賓不顧皆主國廟中所行之禮其爲公禮者有五聘一享一聘夫人一享夫人一若有言者又一於是主君禮賓其爲私禮者有二賓私覿一介私覿一公乃送賓出又有問君問大夫之儀此聘之正禮也分爲四節一聘享若有言二主國禮賓三私覿四公送賓出問君及大夫

聘享節　賓皮弁聘注曰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記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擯者出請

事記曰三讓而后傳命　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記曰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　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注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玉藻曰賓入不中門中門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介與擯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　公揖入立于中庭注曰公揖先入不復出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於禮可矣　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注曰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至此言命事彌至言彌信也胡氏曰臨之以

先君以結二國之好故爲神設几筵也　賓襲執圭
記曰以圭璋聘重禮也　出辭玉注曰亦所以致尊
讓也　賓入門左記曰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
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又曰敬讓也者君
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公升二等注曰先賓升二等亦以君行一臣行二
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注曰入堂深尊賓事也東
楹之閒亦以君行一臣行二
禮賓節　記曰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
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注曰設大

禮則賓客之也或不親而使臣則爲君臣也此顯揭下數節言之
　賓奉束錦以請覿注曰鄉將公事是欲交其歡
敬也　禮賓公壹拜送注曰公尊也　公用束帛注
曰言用尊於下也　栗階升注曰趨君命尙疾　受
幣當東楹北面注曰北面者禮主於己已臣也
私覿節　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注曰以臣禮見也
擯者請受注曰請以客禮受之接賓客君臣之義於
私覿尤著
送賓節　賓告事畢記曰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
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

故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淸人渴而不敢飮也肉
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
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
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
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
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
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强有
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
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
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强有力如

此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
爭鬬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
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送賓節　公問君注曰問君居處何如序殷勤也
公再拜注曰拜其無恙　公勞賓注曰勞以道路之
勤周禮注曰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
命臣於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
臣於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
則曰二三子甚勞問君客再拜對者爲敬愼也
聘畢賓請有事卿先勞之爲一節

聘日致饔君使卿歸饔餼於賓賓儐卿使下大夫歸
饔餼於上介亦如之使宰夫餼士介無儐凡三事合
為一節
歸饔餼節　記曰餼客于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
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于外乘禽日五雙羣
介皆有餼牢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
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
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
務焉爾　受幣堂中西注曰趨主君命也
自賓朝服至如主人受幣禮不拜皆言賓問主國卿

大夫之事分為三節一賓問卿面卿二介面卿三問
下大夫次又設言大夫不見之禮別為一節記曰聘
明日問大夫
問卿面卿節　高氏愈云聘本為君也而因以及其
夫人而并以問其卿大夫則凡內外尊卑之間無不
致其殷勤敬禮之意而所以睦於鄰者大矣　卿受
于祖廟注曰重賓禮也不几筵辟君也　受幣堂中
西北面注曰趨聘君之命
問下大夫節　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及之注曰君子
不忘舊

大夫代受幣節　胡氏曰賓以聘君之命來問大夫
不可虛其君命故君使人代為之受也
問卿之夕夫人使下大夫歸禮於賓介為一節凡夫
人之禮皆下君禮
大夫餼賓介為一節凡大夫之禮皆避君
聘問既畢主國君臣饗食賓介君使卿還玉報享賓
將行君館賓賓行主國贈送凡四節
饗食節　記曰壹食再饗燕與時易無數所以厚重
禮也　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
幣如致饔無儐注曰若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必

致之不廢其禮也致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
也又記曰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
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
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
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大夫於賓
壹饗壹食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注云
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為之致之列國之賓來
榮辱之事君臣同之
還玉節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注曰君子於玉比
德焉以之聘重禮也還之者德不可取於人相切厲

之義也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終也記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賄用束紡注曰所以遺聘君可以爲衣服相厚之至也

公館賓節　注曰爲賓將去親存送之厚殷勤且謝聘君之意也

贈送節　賓三拜乘禽于朝注曰明已受賜大小無不識　公使卿贈注曰所以好送之按春秋傳曰入有郊勞出有贈賄

自使者歸至上介至亦如之言使者反命及至家致告之事凡二節

反命節　請反命注曰必請之者以已久在外嫌有罪惡不可以入校釋曰此可見人臣事君當夙夜嚴惕惟恐不勝其任以速官謗而覆君之美道故久在外將入必請恐已有罪惡已未及知而君實知之則不敢復入而待放於境也此禮所以敎忠敬防專僭使之靖共正直罔或及邪下守其宗廟而上以衛君之社稷也　某君再拜注曰明彼君敬君已不辱命若有獻注曰大夫出反必獻忠孝也　公使宰賜使者幣注曰禮臣子人賜之而必獻之君父不敢自私服也君父因以予之則拜受之如更受賜也　介皆送至于使者之門注曰將行俟於門反又送於門與尊長出入之禮也

自聘遭喪至卒殯乃歸皆聘者遭喪之禮或所聘國君薨及夫人世子喪或出聘後本國君薨或聘賓有私喪或賓死及介死凡四節

聘遭喪節　入竟則遂也注曰國君以國爲體　遭喪將命于大夫注曰不言使大夫受子未君無使臣義也

聘君薨于後節　赴者至則衰而出注曰禮爲鄰國

闕於是可以凶服將事　復命于殯注曰臣子之於君父存亡同

有私喪節　歸使衆介先注曰已有齊斬之服不忍顯然趨於往來

賓介死節　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注曰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　若賓死未將命則旣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注曰未將命謂俟閒之後也以柩造朝以已至朝志在達君命按春秋傳芋尹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

小聘曰問別爲一節
聘禮記發首先記聘故因及致命反命之事次使者受命將行之禮次玉幣凡三節
聘故節　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注曰受其意不於內者人稠處嚴不得審悉胡氏云此有二義一則門外乃清靜之所讀之可以審悉一則告請或有密事不欲使衆共聞之故也必與客讀之者欲詳悉其事之原委也　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館明日君館之注曰書問尙疾也按不疾則事誤語曰敏則有功易曰緩必有所失況越國而謀一或不愼

奸人乘閒他族生心失機貽患悔不可及書問尙疾外交之要義也
受命將行節　注曰古者君臣謀密按不密則害成
辭無常一節記修辭之法郊勞即有辭故次在此
卿館於大夫以下二節記賓館及設飧
設飧節　沐浴而食之注曰自潔淸尊主國君禮也
卿大夫訝以下至不釋服言聘享正禮以及勞賓先記賓訝往來之禮次釋聘用圭璧之故次記授次次三記賓介聘享之容次庭實貨幣之宜次襲裼之節次禮賓儀物次賓私獻次君不親饗之禮次勞賓凡

十節皆聘日事惟訝將公命在致館日
賓介聘享之容　注曰此皆心變見於威儀案學者於此默存心驗則於養性敬德之功思過半矣
庭實貨幣之宜　多貨則傷于德注曰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君子於玉比德焉朝聘之禮以爲瑞節重禮也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爲德　幣美則沒禮注曰幣人所造成以自覆幣當爲蔽謂束帛也愛之斯欲衣食之君子之情也是以享用幣所以副忠信美之則是主於幣而禮之本意不見也　賄在聘于賄注曰賓客者主人所欲豐也若苟豐之是又傷財也

私獻　注曰賓所以自序尊敬也猶以君命致之胡氏云明不敢自私也臣之於君與子之於父同玉藻曰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亦此意
自賜饔至宰夫獻記饔餼禽獻饗食燕之事先記賓受饔而祭次致饔歸禮之日與禽之數因及問大夫之節次旣受饔請覿次士介無饔次不親饗與無饔次大夫餼賓介之實與器次賓拜賜次燕禮凡八節
請覿節　注曰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百官之富若尤尊大之焉李氏云吳季札聘魯請觀於周樂晉韓起聘魯觀書於太史氏皆其事

無行至主人不拜言賓將歸時事賄反幣館賓賓謝
館主人凡三節
主國待客饗不饗之宜及受聘大小不同致饔米禾
之數三事各爲一節
大夫奉使無罪饗之注曰樂與嘉賓爲禮　過則餼
之注曰不言罪者罪將執之校釋曰謂若王叔陳生
愬戎於晉貳於戎晉人執之告於王之類非其罪則
不得執之
公食大夫禮第九鄭目錄云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
夫之禮也

劉氏敞公食大夫義曰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
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
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
至也饗爲愛弗勝其敬食爲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
也
公食大夫禮自篇首至大夫旣匕匕奠於鼎逆退復
位皆設饌以前事分爲四節戒賓賓從一也陳具二
也賓入拜至三也鼎入載俎四也
戒賓節　使大夫戒各以其爵注曰敵者易以相親
敬劉氏曰恭也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
也　三辭劉氏曰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
難進也
陳具節　宰夫設筵加席几劉氏曰致安厚之義也
賓入拜至節　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劉氏曰非
不能至於外也所以待人臣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
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于大門內所以順其爲
尊君之意也　及廟門公揖入賓入三揖劉氏曰三
揖至于階三讓而升堂充其意諭其誠也於廟用祭
器誠之盡也君子於其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
明之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　公升二等

賓升注曰遠下人君　大夫立于東夾南士立于門
東小臣東堂下宰東夾北內官之士在宰東北劉氏
曰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　至再拜注曰興禮俟
賓嘉其來也
自公降盥以下乃詳食賓之節爲賓設正饌賓祭正
饌爲賓設加饌賓祭加饌賓三飯侑賓以束帛賓卒
食禮終賓出凡八節
設正饌節　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劉氏曰公
設醬然後宰夫薦豆葅醢士設俎公設大羹然後宰
夫設鉶啟簋言以身親之也　次酒賓于筭注曰食

有酒者優賓也
設加饌節　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注曰殷勤之加
也
賓食饌三飯節　賓北面自間坐左擁簠粱右執湆
以降注曰必取粱者公所設也以之降者堂尊處欲
食於階下然也　賓三飯注曰君子食不求飽　以
湆醬劉氏曰以君子之厚己也
侑賓節　注曰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爲食賓殷勤之
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用深安賓也劉氏曰雖備
物猶欲其加厚之也

禮終賓退節　北面坐取粱與醬以降劉氏曰賓必
親徹有報之道也　公送于大門內劉氏曰終之以
敬也　賓不顧注曰退禮略也示難進易退之義
歸俎節　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注曰三牲之
俎正饌尤尊盡以歸賓尊之至也劉氏曰不敢褻其
餘也
自上大夫八豆以下別言食禮之異者食上大夫之
禮君不親食之禮大夫相食之禮大夫不親食之禮
凡四事
上大夫加禮節　劉氏曰見其德之殺也又曰君子
言之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
也親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是
故公養賓國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
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尊不親而能
長有其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怡焉惟恐其
不足於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
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餘也孔子食於少施
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飧主人辭曰不足飧
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雖親
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

記首言食禮異於常禮次亨次筵席次乘車次鉶芼
次贊者升節次簠次炙次上大夫筵席與下大夫同
次擯贊次庶羞及侑幣凡十一節
覲禮第十鄭目錄云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春
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宗禮備覲
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三時禮亡唯此存爾
朝事義曰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
上下然後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順之行備矣是故古
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
以定其爵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貴賤有

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原文訛脫今據孔氏廣森校語訂　天子之所以明章別此義者以朝聘之禮也

淩氏廷堪覲義曰古者天子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是故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而朝凡朝覲宗遇會同于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廟中將幣皆三享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故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

臣之義也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受摯于朝受享于廟生氣文也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受摯受享皆于廟殺氣質也陳氏祥道云朝宗于朝以春夏者萬物交際之時故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以象生氣之文而王於堂下見之所以通上下之志也覲遇於廟以秋冬者萬物分辨之時故諸侯一於北面以象殺氣之質而王於堂上見之所以正君臣之分也

覲禮主言特覲于廟之禮而附見會同覲于國外巡守覲于方岳之禮凡三大節三大節中又各自分節

自至于郊以下至儐之束帛乘馬言侯氏入覲初至之事至郊則郊勞至國則賜舍凡二節

郊勞節　淩氏曰優侯氏也　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曰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　使者不讓先升注曰奉王命尊也　儐使者注曰所以致尊敬也

賜舍節　注曰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即安也李氏云聘禮賓至即欲受之者主人之禮覲禮且使即安者君上之惠　儐之束帛乘馬注曰尊王使也

自天子使大夫戒至東面北上言將覲之事王使人告覲期諸侯先期受次于廟凡二節

受次節　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注曰此覲也言朝者覲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

自侯氏裨冕以下至升成拜降出備言入覲之事質明先以將覲告行主乃入覲以瑞玉爲贄次行三享次內袒請罪凡三節王勞之乃出

覲節　記曰朝聘之禮千里之內歲一見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內二歲一見千五百里之外二千里之內三歲一見二千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四歲一見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內五歲一見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內六歲一見各執其圭瑞服其

服乘其輅建其旂施其繁纓從其貳車所以明別
義也　以瑞玉淩氏曰覲用命圭特達禮以少爲貴
也享用束帛加璧有庭實隆殺之義也　天子設斧
依於戶牖之閒左右几注曰依有繡斧文所以示威
也左右几優至尊也　天子衮冕負斧依淩氏曰鄉
明出治象天道也侯氏裨冕入門右所以承天象地
道也　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注曰非
他者親之辭嘉之者美之辭也　侯氏入門右坐奠
圭注曰入門右者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記曰奠
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淩氏曰奠圭於堂下擯者

辭然後升致命降階再拜稽首送玉擯者辭然後升
成拜覲禮盛侯氏先以臣禮見天子以客禮受之也
享節　庭實惟國所有記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
之明臣職也明臣禮臣職所以教臣也　王撫玉注
曰王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　侯氏西階前再拜
稽首淩氏曰不復升成拜者享禮殺全乎爲臣也
以馬出授人注曰王不使人受馬者至於享王之尊
益君侯氏之卑益臣　事畢淩氏曰享畢不禮賓天
子尊也不覿侯氏自來非使人也
請罪節　淩氏曰天子威諸侯也朱子曰周禮大行

人等官屬之司冠盡覲禮諸侯行禮既畢則降而肉
袒請刑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此所謂懷諸侯則
天下威之也　乃入門右注曰入更從右者臣益純
也　告聽事注曰告王以國所用爲罪之事也此可
見諸侯在國當戰戰栗栗勤民恤功篤於仁義奉上
法以求免禍適也無事歸寧乃能長守其先君之宗
廟社稷故將覲必先釋幣于禰教諸侯之孝正以教
諸侯之臣也
覲禮畢賜車服因分別王辭命稱謂之殊並略言王
待侯氏之禮凡三節廟受覲禮竟

賜車服節　淩氏曰天子懷諸侯也
稱謂節　胡氏曰謂之伯叔父舅尊之親之之辭也
饗禮乃歸　淩氏曰賓客之道也
諸侯覲于天子以下言會同之禮祭天燔柴以下言
巡守之禮
會同禮　淩氏曰古者諸侯不順服王將有征討之
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謂之
時會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
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謂之
殷同覲受之于廟會同受之于壇文質相變也　加

方明于其上設六色六玉淩氏曰禮天地四方也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注曰王降階南鄉見之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執事義文記曰所以別親疏外內也　四傳擯注曰其奠瑞玉及享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記曰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　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外記曰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又曰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與之大射以考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與之圖事以觀其能

儐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焉禮樂爲之益習德行爲之益修天子之命爲之益行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淩氏曰拜日於東門之外日生於東也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山川導自西也禮日於南門外就陽位也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就陰位也

巡守節　淩氏曰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本乎天者親上也祭川沈祭地瘞本乎地者親下也　以上會同巡守禮竟　記曰古者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義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眺以成邦國之貳間問以喻諸侯之志歸脤以教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會以補諸侯之災天子之所撫諸侯者歲徧在三歲徧眺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計辭令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音聲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天子巡狩殷國是故諸侯上

不敢侵陵下不敢暴小民然後諸侯之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凶荒則令賙委之師役則令槁禬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別異之天子以周知天下之政是故諸侯附於德服於義則天下太平古者天子爲諸侯不行禮義不修法度不附於德不服於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其德行職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國選其能功

諸侯之得失治亂定然後明九命之賞以勸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尙有不附於德不服於義者則使掌交說之故諸侯莫不附於德服於義者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法也淩氏曰天子將行會同之禮必先朝覲諸侯於廟故孔子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爲其相者諸侯之卿大夫士也故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朝覲宗遇常禮也會同大禮也朝覲宗遇之於會同如祠禴嘗烝之於禘祫也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大雅曰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言覲禮也又曰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錫鞹鞃淺幭鞗革金厄言既覲而賜之車服也小雅曰赤芾金舄會同有繹言會同之禮也通結朝覲會同大義

要旨第二下 禮經

喪服經傳第十一鄭目錄云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也喪必有服所以爲至痛飾也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於彼焉已棄亡之耳白虎通曰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不直言死稱喪者何爲孝子之心不忍言也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胡氏云此篇言喪服自天子至庶人總包在內與士喪士虞專言士禮者不同盛氏云中庸者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諸侯以上絕旁期至於爲高曾祖父母父母妻長子之屬則貴賤一而已曾子云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孟子云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以二子之言斷之喪服亦安有貴賤之等哉所異者或絕或降耳其不絕不降者則固無以異也而是篇已具矣鄭氏珍曰案服制之本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至親者一體之親也父子首足父兼母子兼女夫妻牉合昆弟四體兼姊妹皆骨肉不可分異是爲至親其生也恩愛絕常其死也哀痛至極聖人以送死當有已復生當

有節一期則天地之中莫不更始也因象之而竝斷以齊衰期是爲服本由是親以及親情有厚薄則哀有深淺而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緦麻三月之差生焉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故由父期而上殺則祖大功曾祖小功高祖緦麻由子期而下殺則孫大功曾孫小功玄孫緦麻由昆弟期而旁殺則從父昆弟大功從祖昆弟小功族昆弟緦麻上之由父而旁殺則父母期世叔父母大功從祖父母小功族父母緦麻由祖而旁殺則祖父母大功從祖祖父母小功族祖父母緦麻由曾

祖而旁殺則曾祖父母小功族曾祖父母緦麻下之由子而旁殺則子期昆弟之子大功從父昆弟之子小功從祖昆弟之子緦麻由孫而旁殺則孫大功昆弟之孫小功從父昆弟之孫緦麻由曾孫而旁殺則曾孫小功昆弟之曾孫緦麻上由父至高祖下由子至玄孫旁由曾祖之昆弟至族昆弟由祖之昆弟至從祖昆弟之子由父之昆弟至從父昆弟之孫由昆弟至昆弟之曾孫皆各得四世其服遞殺至緦而親畢過此則姓別於上戚單於下彼此皆無服故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又由母而推則有母之父母昆弟

姊妹姪（兼繼母君母）由妻而推則有妻之父母由姑而推則有姑之子由女而推則有女之夫及子女是爲外親外親之服皆緦麻惟婦人以夫家爲內其尊者從夫降一等其卑者與夫同此親親之本服也聖人乃卽其至尊重者而加隆焉至尊莫如父次莫如母故特加父期爲斬衰三年加母期爲齊衰三年父既加因上推及祖旁推及世叔父竝加大功爲期母既加因上推及外祖旁推及從母竝加緦爲小功祖既加因上推及曾祖復上推及高祖竝加小功緦爲齊衰三月至重莫如適故加適子期爲三年加適孫大功

爲期婦人天夫故移父之斬衰加夫期以同於父而夫若加妻三年則嫌同於母故仍本服而獨以與母竝杖示隆於諸期焉以外諸親皆如本服若繼別之宗子及其母妻其親屬絕屬者皆爲齊衰則以尊祖之故昆弟之子由大功而期則以不足加尊引同已子之故竝不得以加服論凡此皆爲正服自天子至於庶人男女但有此親其服同也聖人又權其尊卑長幼內外出入而協之以義於是有五降焉天子諸侯自期親以下皆其臣也臣不敢以其戚戚君故王公期以下不服諸侯惟尊同者服大夫爵高職重不

可以崇親抑貴而久曠官守廢祭祀也故旁期以下尊不同則降一等是爲以尊降王公之昆弟視大夫是爲以旁尊降王公之子父已不服而己以服臨之不敢也故服不服視父若大夫之子則父已服矣故服不服亦視父是爲以厭降女子外成於本宗之服非至尊及大小宗皆降一等其本宗服之亦同之爲人後者若子於本生之親皆降一等其本生服之亦同之是爲以出降男女未成人者可略矣以其年差三殤是爲以年降此皆親親之服旣親親當尊尊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所事其君也父君尊同服君

視父其黨從君降一等妻從之庶人雖賤必有君略之視曾祖妾於所事亦君也視君所事之妻亦女君也視舅姑其所服亦從之此爲尊尊之服有正無降外此有不親而親者有恩之繼父慈已乳已之庶母相與居室同室之娣姒及有子之庶母（其子己之昆弟）是也皆爲稱情制服焉而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記曰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體也權者知也仁義禮智人道具矣

按喪服一篇禮之大本聖人精義之學三綱以立五倫以敘政刑以出萬世之天下以順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撥亂反正拯衰銷逆莫近諸此

喪服十有一章一斬衰三年二齊衰三年三齊衰杖期四齊衰不杖期五齊衰三月六殤大功七成人大功八繐衰九殤小功十成人小功十有一緦麻

斬衰三年章　記曰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三年者稱

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

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

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斬衰裳記曰三年之喪如斬　苴絰杖注曰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記曰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白虎通曰要絰所以結之何思慕腸若結也必再結云何明思慕無已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傳曰杖各齊其心疏云病從心起也　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記曰此以權制者也　居倚廬白虎通曰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爲廬質反古也　按居倚廬以下言居喪之禮記曰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又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又曰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

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斬衰章所陳皆至尊至重之服子爲父臣爲君妻爲夫此三綱也所謂民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主尊無二上故傳皆曰至尊爲人後者爲之子則亦父服也妾爲君臣妾一例則亦君服也爲父後者爲長子三年加隆其子以尊其父也父者子之天君者臣之天夫者妻之天制服之本存焉耳

父傳曰父至尊也記曰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

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白虎通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
君傳曰君至尊也記曰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荀子曰君所以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

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三年畢矣哉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九當爲五）君曲備之者也三年畢乎哉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
父爲長子胡氏云古者重宗法父爲長子三年敬宗之義按敬宗所以尊祖　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注曰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爲宗廟主也按先祖者長子之祖其父之父也父爲長子三年以其將爲祖後也此子天父之義齊衰三年章母爲長子傳曰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注曰不敢以己尊降祖禰之正體禰卽父也母爲長子三年以其將爲祖後且爲父後也此妻天夫之義
爲人後者傳曰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通典載吳商云禮貴嫡重正其爲後者皆服三年夫人倫之道有本焉重本所以重正也重正所以明尊祖也尊祖所以統宗廟也是以宗絕而繼之使其正宗百代不失也其繼宗者是曰受重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若不

三年豈爲尊重正祖者邪按古人重廟祀孝經言卿大夫士之孝在保守其宗廟祭祀中庸言大孝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傳言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蓋人人思保其宗廟祭祀則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而天下大治故孝經言明王治天下必以孝而禮謂宗祀爲重因而將所傳重者雖父之至尊猶爲之極服受重於人者必以尊服服之如子此人道之大王政之本也
妻爲夫傳曰夫至尊也按天下之所以相生相養而不相殺者以有君臣也所以能君君臣臣者以上下

各思永保其父子也所以人人知父其父子其子者以別夫婦也治天下自正三綱始正三綱自正夫婦始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子者父之子妻從夫而後父子可得而親故夫爲妻之至尊本天地陰陽之義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也亂臣賊子反易天常以誨淫爲誨盜之階君子知其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也

妾爲君傳曰君至尊也注曰妾謂夫爲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雖士亦然疏云內則聘則爲妻奔則爲妾鄭注妾之言接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

君子是名妾之義但其竝后匹適則國亡家絕之本故深抑之別名爲妾也既名爲妾即不得名壻爲夫加其尊名名之爲君也

齊衰三年章　盛氏曰此於衰裳則齊之杖則削之以無子之麻爲絰纓帶以成布爲之皆殺於斬也年月同而服少異者殊尊卑也以父餘尊之所厭故也王氏士讓云齊衰三年章只有四條皆以繫母子之恩而不及其他胡氏云斬衰齊衰之服本緣父母而制故斬衰首父齊衰首母也

父卒則爲母注曰尊得伸也按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子於父母一也資於事父以事母故父卒即爲母三年

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按繼母之三年以配父慈母之三年以父命亦所謂父爲子綱

慈母如母按此妾之無子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者注曰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矣父卒則皆得伸也明子之於母惟父可以厭之父卒則妾子亦得伸生我者母創鉅痛深之情固不能已也

齊衰杖期章　此章三條皆母之降服其一條妻正服降正義服詳圖表

父在爲母記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　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疏云父非直於子爲至尊夫於妻亦至尊母則於子爲尊夫不尊之故言私尊子於母屈而期心喪猶三年故父雖爲妻期而三年乃娶達子心喪之志也顧氏炎武曰所謂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夫

為妻之服除則子為母之服亦除此嚴父而不敢自專之義也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喪服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是則父在而不得伸其三年者厭於父也祖父在而不得伸其三年者厭於祖父也服之者仁也不得伸者義也品節斯斯之為禮雖然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然則十五月而禫之外為之子者豈忍遂食稻衣錦而居於內乎志之為言即心喪之謂以父之尊厭之而又以父之三年不娶者達之聖人所以處人父子之閒者仁之至

義之盡矣自禮教不明喪紀廢壞而徒以衰麻之服為喪夫經傳言三年之喪不謂之三年之服也夫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者此三年之喪也練而慨然祥而廓然者此三年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者此三年之喪也喪云喪云衰麻云乎哉胡氏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二語申明經義特深蓋古人為母期雖不得三年亦必盡心喪之實故父俟三年乃娶以達之

妻傳曰為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馬氏融曰妻與己共承宗廟所以至親也

出妻之子為母注曰母子至親無絕道

齊衰不杖期章　胡氏云喪服以本親為主故斬衰首父齊衰三年及杖期首母不杖期首祖父母

祖父母傳曰至尊也胡氏云凡子孫於一本之親雖有遠近之不同而其奉為至尊則一以統緒所自來也故傳於父言至尊於祖言至尊而於曾祖父母傳云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則自曾高以上皆為至尊可知

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又曰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

父子首足也夫妻胖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按此親親之大義

昆弟之子注曰檀弓曰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為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

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按此尊尊之大義注曰收族者謂別親疏序昭穆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白虎通曰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又曰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元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為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

謂之族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昆弟之為父後者傳曰為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按此亦尊尊之大義傳又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注曰不自絕於其族類也吳氏紱云歸宗雖或然之事而必有可歸之宗此見婦人在夫家恆凜凜有不克終之戒焉戴氏震曰女子子出降服此與男女異長意同以

女子生而有適人之道使之異於男子服有出降或緣有適人之道而卽降以異於男子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之大功是也或既適人而後降為衆昆弟大功是也或不敢降祖父母期曾祖父母齊衰三月是也昔儒謂降旁親不降正尊惟降旁親而父沒則不降昆弟之為父後者然後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之義明惟不降正尊而當其既嫁從夫不能二尊且降父之服而為期舅姑亦期然後所謂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天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之義明聖人制為父在為母期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期是二

者義之至也

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注曰為之築宮廟於家門之外神不歆非族妻不敢與焉恩雖至親族巳絕矣夫不可二此以恩服爾華氏學泉云或問儀禮有繼父之服父可繼乎曰此以恩服也聖人所以通人道之窮使鰥寡孤獨各得其所舉天下無顚連無告之民者也夫夫死妻穉子幼無大功之親眞天下之窮

民而無告者也婦人不二夫禮之常也夫死妻穉子幼遇之變也而又無大功之親以相周恤則此煢煢孤子係祖父再世之血食設一旦轉死溝壑棄兩世之孤斬先人之祀聖人之所大不忍也不得已爲通其窮制同居繼父之服而傳爲之申明其制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嗚呼傳之言盡之矣夫其所以適人而所適亦無大功之親此其孤單獨立年老無倚與穉妻幼子窮相埒耳是故兩

人之窮常兩相恤兩相倚聖人之所不禁也而第爲之敎曰所適者能以其貨財爲君子築宮廟不絕其先祖之血食而又爲之不悖於禮恩莫隆焉是則有繼父之道矣聖人固許之爲父子矣許爲父子而後天下之爲繼父者能盡其心以相恤亦唯命之爲父子而後天下之待繼父者不背其恩以相棄使所適者幸而他日有子則此子歸其本宗而爲異居繼父仍不敢忘其前日之恩爲制齊衰三月之服以報之若不幸而所適者終於無子則以恩相終始而爲同居繼父生則爲之養死則爲之齊衰期此亦情之不容諉義之無可辭者也然必妻穉子幼無大功之親而後許之適人非是不得藉口以適人矣必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以存其先祀而後謂之繼父非是不得託名於繼父矣必兩無大功之親同財而祭其祖禰而後謂之同居繼父非是不得比恩於同居矣且其所以必爲之築宮廟於家門之外者神不歆非族而不敢以非禮瀆也其所以妻不敢與焉者婦人不二夫而不敢以非禮干也其所以專舉築宮廟歲祀爲繼父之道者恩莫隆於崇其先誼莫重於尊其祖而不敢以私恩混也此禮之作所謂仁至義

盡非聖人莫之能定者也俗儒謂周立宗子之法以收族安有顛連而入繼父之家者疑其非周公之舊夫宗子之法窮鄉庶姓或有不能及且恐法久不能不廢故制繼父之服以通人道之窮禮之作合經權常變以垂則於萬世而豈拘拘守一法以爲盡善而不爲法外之慮哉嗟乎三禮唯儀禮最古而乃從而疑之奮其拘曲之說以詆毀之則是天下舉無可信之書也甚矣其妄也盛氏云俗之薄也柏舟之節未可概諸凡人凱風之嘆時或興於孝子聖人慮後世失節之婦必有棄其遺孤而莫之恤者故於齊衰杖

期章爲制繼母嫁從之服而於此章又著繼父同居之文使之相收相養而六尺之孤庶不至轉於溝壑焉此聖人之微權也賈疏以爲許婦人改嫁誤矣或又因是而訾聖經是惡知禮意哉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注曰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疏曰謂行路之人見此無夫復無子而不嫁者猶生哀愍按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此仁人之言也

妾爲女君傳曰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案如此則妾無由上僭而女君亦不至嫉妬能以禮義相

與和矣

婦爲舅姑　王氏志長云婦爲舅姑期非輕舅姑也重斬也女子非夫不天從夫則父母降矣何也無二天也婦之尊舅姑也以舅姑之子爲天也舅姑死而服斬是二其天也故不敢也高氏愈云古人婦爲舅姑服齊衰期蓋引而與己之親父母同則亦恩義之盡矣婦人之義以夫爲天不容有二傳所謂婦人不貳斬也華氏學泉云先王之制禮稱情而立文夫斬者斬也三年之喪如斬所以爲至痛極也先王以爲惟妻之於夫孝子之於親其情爾矣非可以責婦之於舅也且禮女子子適人而降其父母傳曰不二斬也不二斬者不二天也夫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婦之於夫三綱也臣以君爲天子以父爲天婦以夫爲天一也臣爲君服斬而爲君之父母期子爲父服斬而爲父之父母期妻爲夫服斬而爲夫之父母期稱情而爲之弗可易也方氏苞云婦爲舅姑期何也稱情以立文適至是而止也婦之痛其舅姑信及其子之半可以稱婦順矣其義之重比於孫之喪其祖不可謂非隆矣後世易以斬衰三年將責以誠乎抑任其僞乎信乎禮非聖人不能作也胡氏云諸說發明經義

精矣然舅姑之服雖期而與他期服異通典劉系之問子婦爲姑既期綵衣邪荀訥答曰子婦爲姑既期除服時人以夫家有喪猶白衣吳氏澄云期之後夫未除服婦已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故大戴禮云與更三年喪不去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　按此服妾與適同注曰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言子尊不加於父母

齊衰三月章　吳氏廷華云此服以曾祖爲主

寄公爲所寓傳曰言與民同也方氏苞云失地之君

不宜遽與民同而特制此服俾守宗社者知一旦可
降爲鄰國之庶人而愼乃有位也
丈夫婦人爲宗子傳曰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
義也大傳曰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
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
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
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
禮俗刑然後樂按如此則宗法者聖人治天下之本
也蓋天下人心散則弱聚則强散則亂聚則治愛敬
則聚惡慢則散宗之道推愛敬先祖之心以愛敬其

族因合族人愛敬之心以事其祖則一族之心一人
之心也治天下亦猶是也積族成國宗子合族人之
愛敬以致之君積國成天下諸侯合國人之愛敬以
致之天子此天下之大所以指臂相連血脈相通而
長治久安也
曾祖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
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注曰正言小功者服
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
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也曾祖高祖皆有小功
之差則曾孫元孫爲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

其日月恩殺也按子孫之於祖父母有隆無替三年
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卽加至大功仍不可以爲隆
聖人於是制爲曾祖父母三月之服以上殺之義故
減九月七月五月之數而三月以祖雖百世有隆無
替故不敢以功緦加於祖考而齊衰（四語本戴氏震）又經無
高祖服注據傳及緦麻章高祖族有服推補之戴氏
云詩曰曾孫篤之箋云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
曾孫禮言曾祖卽關四世祖已上夫子孫之於祖考
不相逮則已矣雖不相逮必不可曰有無服之祖也
苟相逮皆齊衰三月其殺也者以上殺爲義其不復

殺也者以有隆無替爲義道並行而不相悖夫是之
謂文
舊君傳曰大夫去君埽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
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
也按古之君臣恩義深重如此子思答穆公孟子答
齊宣王之言皆謂君遇臣無禮則臣亦不知報禮以
深戒人君所謂忠焉能勿誨乎非謂爲臣可得而叛
也孟子不用於齊而歸燕昭王使人聘之孟子謂受
齊王厚恩義不他仕君子之盡節於舊君如此僞孔
叢子造爲子思不服舊君之事誣罔聖賢不知大義

乃至此哉

大功章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記曰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傳曰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按此明正名之大義大傳所謂異姓主名名著而男女有別兄弟之妻不可以母婦名故不服此一義也檀弓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此又一義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案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殷道親親兄終弟及則諸侯有國大夫有家法久弊生兄弟必不免於爭向家亦必不免於爭日尋干戈以相征討賊恩害義敗國殄民莫此爲甚故周公制禮定爲傳子之法嫡子死則立嫡孫而庶子之服諸侯絕大夫降父之所降子不敢不降再三傳後雖諸父昆弟亦從乎始封始爵者之降其子而不得服其親服非薄其親正以保其親也保其親所以保民也（詳解紛）

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傳曰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按此極陳封建尊尊之義注曰世世祖是人不祖公子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復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

世遷之乃毀其廟爾胡氏云此自尊別於卑乃後世子孫別之非封君之意校釋曰諸侯以國爲體國必傳之適子故別其庶子上不得禰父下不得宗兄父不服之兄之爲君者亦不服之若始封之君之昆弟則其父未嘗別之己雖爲君安得臣之況諸父乎國自此君始封則太祖之統適適相傳自此君始此君之子孫乃當自卑別於尊者而臣于其昆弟之爲君者爾此尊尊之大義也

小功章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注曰不言姑者舉其親

者而恩輕者降可知按此著四小宗皆降之例爲人後者必降其小宗尊尊也有降無絶親親也詳解紛爲外祖父母傳曰以尊加也馬氏融云以母所至尊加服小功案外親之服本皆緦聖人重本宗輕外族之意

娣姒婦　傳曰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按古者陰教修倫理明故同居則生親後世陰教廢倫理昧故同居則生嫌而娣姒遂爲多爭之地禮之失也民散久矣

君母之父母從母傳曰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按此亦尊尊之義

緦麻三月章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李氏云此士上達天子皆然盛氏云至情所關雖加一日愈於已苟有死於宮中之例可援以少伸吾情焉雖天子諸侯亦不以貴而絶其母也

妻之父母李氏云妻之父母妻服期而夫從服緦抑外親以崇已族故不從降一等之例雖母黨亦然加不過小功而已白虎通說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堯時俱三族周承二弊之後民人皆厚于末故貶妻族以附父族

記自公子爲其母至布總皆補經服凡衰外削幅至袪尺二寸記衰裳之制及尺寸之數衰三升至篇末記斬衰齊衰大功之受服及繐衰升數凡三大節

公子爲其母妻服　注曰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爲母不得伸權爲制此服不奪其恩也按齊王子有其母死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孟子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

兄弟加服　傳曰小功已下爲兄弟注云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已上又加也大功已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戴氏震云大功之親分當相恤其不相恤是賊其性也小功以下而相恤斯進之也

朋友麻注曰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白虎通曰朋友之交近則謗其言遠則不相訕一人有善其心好之一人有惡其心痛之貨財通而不計共憂患而相救生不屬死不託故論語曰子路云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又曰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

我乎殯案五倫中之朋友實兼師弟子在內檀弓曰事師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又曰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白虎通曰弟子爲師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故生則尊敬而親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爲之隆服古之重師友如此記曰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蓋惟有師友而後有學問有學問而後有倫理天下師友道盛則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邪正之路否則下無學而賊民興邪說横行非聖無法三綱六紀横決倒懸而大亂起矣禮爲師心喪三年朋友期所以維持斯道斯民者大矣

改葬緦注曰謂墳墓以他故崩壞棺物毁敗改設之如葬時也服緦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必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案改葬出於萬不得已後世士大夫惑於陰陽禍福之説屢遷其棺不孝而愚莫此爲甚豈有忍心以親骸徼利之人而爲天道所祐者乎又案改葬與未葬者異韓氏愈曰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孫氏星衍謂古者未葬不除喪今 國家亦有停棺不葬之律應令終喪不葬其親者官員不準起官士子不準應試商賈平民不準離鄉貿易此政一行則澤及枯骨之德遠矣

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婦爲舅姑服 傳曰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注曰終子道於父母之恩

衰長六寸博四寸 注曰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

斬衰齊衰升數 注曰服之首主於父母

繐衰升數 注曰服在小功之上者欲著其縷之精麤也升數在齊衰之中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

大功升數受服 注曰斬衰受之以下大功受之以正重者輕之輕者從禮聖人之意然也案輕之以抑其過從禮使不至於不及此喪之中庸也記說衰裳升數曰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士喪禮第十二鄭目錄云士喪其父母自始死至於既殯之禮胡氏云此與下既夕禮本爲一篇以簡冊繁重分而爲二此篇所載至卜葬日止皆在未啟殯

之先故鄭云自始死至於既殯之禮

經解曰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眾矣盛德記曰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春秋祭祀之不絕致思慕之心也夫祭祀致饋養之道也死且思慕饋養況於生而存乎故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飾喪祭之禮

孝經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

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以上言居喪之禮以下槩括士喪既夕兩篇言之）爲之棺椁衣衾而舉之（謂襲斂）陳其簠簋而哀戚之（謂奠哭踊）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謂葬）爲之宗廟以鬼享之（謂虞）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謂吉祭）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荀子曰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椁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此說重數與檀弓多少不同各有所受）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柳翣（讀從楊）文章之等以敬飾之使生死終始若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又曰喪禮之凡變而飾動而遠久而平

故死之爲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尒則翫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

檀弓曰喪禮哀戚之至也禮器曰喪禮忠之至也雜記曰喪禮敬爲上哀次之

問喪曰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

士喪禮自篇首至設重皆始死日事始死先復次楔齒綴足奠次赴于君次序主人以下哭位次君使人弔次君使人襚次親者庶兄弟朋友襚次爲銘次陳沐浴飯含襲之具有在階下者有在房中者有在序下者次沐浴次飯含次襲次設重凡十五節

始死復節　死于適室注曰正寢之室也疾者齊故於正寢焉按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復記曰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祀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升自阼階以衣尸注曰衣尸者覆之若得魂返之張氏爾岐曰復者猶

冀其生復而不生始行死事荀子曰紸纊紸當爲注注屬也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然而殯歛之具未有求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

楔齒綴足奠節　張氏曰喪禮凡二大端一以奉體魄一以事精神楔齒綴足奉體魄之始奠脯醢事精神之始也淩氏云若然則葬乃奉體魄之終祭乃事精神之終也荀子曰葬埋敬藏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案檀弓子游曰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謂虞祭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然則奉體魄使人勿惡也事精神使人勿倍也　奠脯醢醴酒注曰鬼神無象設奠以馮依之

赴君節　注曰臣君之股肱耳目死當有恩白虎通曰臣死赴于君何此君哀痛于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賵之禮　有賓則拜之荀子曰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

哭位節　姜氏兆錫曰喪大記惟哭先復復而後行

死事哭最先而哭位則序於此時者蓋始死時主人啼婦人哭乃創鉅痛深心胆摧裂發於不自禁者故至帷堂事小定命赴後人哭乃序之此句用胡氏語足成之楊氏復曰始死哭位辨室中戶外堂下之位喪大記人君禮亦必辨室中堂上堂下之位者非特男女內外親疏上下之位不可以不正亦治喪馭繁處變之大法也應氏鏞曰男東女西陰陽之大分也喪遽哀廹人雜事叢先謹男女之辨而各以類從則紛糾雜亂者有倫矣案記曰喪紀以服之精麤爲序

君使人弔節　白虎通曰臣子死君弔之何親與之

共治民恩深義重　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記曰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

君使人襚節　白虎通曰贈襚何謂也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　惟君命出注曰以明大夫以下時來弔襚不出也始喪之日哀戚甚在室故不出拜賓也　升降自西階注曰未忍在主人位也

親者庶兄弟朋友襚節　親者襚不將命以即陳注曰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也　朋友襚親以進注曰親之恩也

爲銘節　記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陳器階下節　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造于西階下注曰新此瓦器五種者重死事造至也以造言之喪事遽按記曰喪事雖遽不陵節

陳襲事于房中節　鬠笄用喪長四寸注曰長四寸不冠故也徐氏乾學云古人襲斂全體包裹其內加冠則勢有所礙容故不得已而去之意在堅束其尸非以爲容飾也　爵弁服皮弁服褖衣王氏士讓云此三服者士冠三加之服也得正而斃服是服而安矣

沐浴節　白虎通曰人死必沐浴於中霤何示潔淨反本也　主人皆出戶外北面注曰象平生沐浴裸程子孫不在旁校釋曰沐浴動搖尸不可無人監視專任御者而尸體倮程又不宜在旁經曰主人皆出戶外北面出則象平生沐浴子孫不在旁所以爲敬出而即在戶外廹近戶且北面向戶則仍得監視御者所以爲慎也禮之曲盡如此　蚤揃如他日荀子曰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終始一也言死生之道兼互用之以爲禮文

如卒沐浴鬠體體謂爪揃之屬飯含象生執也象生時所執之事

飯含節　記曰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荀子曰飯以生稻含以槁骨反生術矣白虎通曰所以有飯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含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璧士以貝也按三代以上家給人足無盜發人冢之事故含用珍寶無慮後患後世井田既廢民窮斯濫草竊姦宄慼不畏死捐墓求利往往而有苟以珍寶實之是誨盜而禍其先人豈孝子之所忍爲哉故禮時爲大　商祝襲注曰祝習商禮者也商

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
襲節　荀子曰設褻衣襲三稱搢紳而無鉤帶矣設掩面儇目鬠而不冠笄矣書不用也是皆所以重哀也　設冒記曰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設冒也顧氏廣譽曰古禮制度莫良於設冒死者自首至足非是則保之終不固　巾柶鬊蚤埋于坎校釋曰鬊蚤埋于坎亦骨肉歸於土之義凡尸所用之渜濯巾柶悉埋之以其得尸氣故愛而同歸之
設重節　記曰重主道也注曰始死未作主以重主

其神也按重爲主道故設食以馮依之　夏祝鬻餘飯注曰祝習夏禮者也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
自厥明陳衣于房至爲燎于中庭言親喪第二日小斂之禮斂前先陳飾衣物凡五節陳衣一也饌奠及東方之盥二也陳經帶三也陳牀第夷衾及西方之盥四也陳鼎實五也
陳衣節　絞橫三縮一注曰絞所以收束衣服爲堅急者也　凡十有九稱記曰備服器仁之至也此兼既夕明器言之
陳經帶節　注曰苴經斬衰之經也苴麻者其貌苴

以爲經服重者尚麤惡經之言實也下本在左重服統於內而本陽也牡麻經者齊衰以下之經也牡麻經者其貌易服輕者宜差好也右本在上服輕本於陰而統於外
陳鼎實節　素俎在鼎南記曰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陳設畢乃小斂主人主婦於是髻髮免髽斂畢乃奠凡二節
小斂節　祭服不倒注曰斂者趨方或顛倒衣裳胡

氏云倒之取其前後厚薄均也　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算方氏苞云至此則附身之事小備親之容色髣髴欲再見而不可得矣故踊無算　主人髻髮袒記曰袒括髮變也愠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小斂奠節　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校釋曰祝既奠由重南東以重爲神所憑依故繞之而過求神之義也主人見而增痛故又踊蓋感觸於是爲益甚也
小斂後代哭賓或有襚者宵爲燎凡三節
代哭節　注曰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

坊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記曰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自厥明滅燎至就次言親喪第三日大斂而殯之禮先陳大斂衣奠及殯具次徹小斂奠次大斂次殯次大斂奠次送賓凡六節

陳衣奠節　棺入主人不哭朱子曰動尸舉柩擗踊無算然殯斂之際亦當輟哭臨事務令安固不可但哭而已

徹小斂奠節　設于序西南注曰爲求神於庭孝子不忍使其親須臾無所馮依也

殯節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記曰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此槩括襲斂及葬言之）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　乃塗注曰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爲火備或問殯禮可行否朱子曰此當自觀其宜今以不漆不灰之棺而欲以塼土圍之必不可槩古今異宜禮文不詳惟爲火備之義孝子當頃刻不忘爾　祝取銘置于肂荀子曰書其名置于其重則名（當爲形）不見而柩獨明矣又曰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

大斂奠節　魚左首進鬐注曰未異於生也凡未異

於生者不致死也槩此孝子不忍死其親之意　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注曰爲神馮依之也

君若有賜焉一節別出君視大斂之儀

君臨大斂節　賈山至言曰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

見馬首不哭注曰厭於君不敢伸其私恩　君釋菜
注曰祝爲君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明君無故不來
也禮運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
臣爲謔　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注曰君必降者欲
孝子盡其情　朱子曰古人君臣之際如君臨臣喪
坐撫當心要節而踊今日之事至於死生之際恝然
不相關不啻如路人所謂君臣之義安在又曰看古
禮君於大夫小斂往焉大斂往焉於士旣殯往焉何
其誠愛之至今乃恝然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做得成
緣是親愛一體黃氏叔暘曰古者人君於其臣之喪

禮經學　卷二下　三十八

親臨之視斂親撫之其恩禮何厚也巫不入門祝先
之其恭敬何至也升主人馮之又命主婦馮之其教
孝何切也臣於君之臨也迎而先入撫而先降必俟
君命而後馮馮又不敢當所且於男女之別亦不紊
爲細微曲折無不合禮觀於此者仁愛忠孝之心油
然生矣
大斂之明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賓別爲一節
三日成服注曰旣殯之明日全三日始歠粥矣檀弓
曰歠主人主婦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杖問喪曰
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
病體羸以杖扶病也檀弓曰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
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第四日至葬前每朝夕哭奠又朔月奠及薦新凡二
節　按朝夕奠者猶生時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入
而夕慈以旨甘也兄弟具在親親之恩於喪尤篤也
賓及他國之賓具來朋友之義且緣人情有凶事欲
與賢者哀戚之也朔月薦新殊其禮者孝子之心哀
親不復歷此日不復食此物感慟尤甚也
將葬先筮宅又哭椁哭明器又卜葬日凡三節
筮宅節　荀子曰三日而成服然後告遠者出矣備

禮經學　卷二下　三十九

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是何
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
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然後月朝卜日月夕
卜宅然後葬也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
誰得止之故三月之葬其貌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
直留死者以安生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　歸殯前
北面哭吳氏紱云悲親之將遠也
哭椁哭器節　子思曰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
必信弗之有悔焉耳矣
卜日節　孝經注曰葬事大故卜之愼之至也　考

降無有近悔案筮宅命曰兆基無有後艱求體魄之安也此命辭求體魄之安幷求精神之安蓋葬日神實憑之也凡此百計審慎皆以深安其親故能精誠通於神明而吉凶不爽也後世不肖昏愚之徒惑於陰陽家邪說其求吉地皆以爲己非以爲親嗚呼父死之謂何而因以爲利忍心害理至此而極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龜筮有知不占而已矣利不可得菑害並至此天道之必然者

既夕禮第十三鄭目錄云士喪禮之下篇也既已也謂先葬二日已夕哭時與葬閒一日凡朝廟日請啓

期必容焉此諸侯之下士一廟其上士二廟則既夕哭先葬前三日也阮氏云既夕摘篇首二字爲目與有司徹同例

先葬二日既夕哭請啓期爲一節

既定期明日先於祖廟陳饌次啓殯次遷柩朝祖次薦車馬設遷祖奠次請祖期乃載柩飾柩車次陳器與葬具次還柩車設祖奠其日公有賵賓有賵有奠賻贈凡九節

啓殯節　荀子曰三月之殯何也此殯謂葬也　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邱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緐其期足之日也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　婦人不哭注曰將有事止讙囂案啓殯至重當肅靜以待之慎之至也喪禮敬爲上哀次之謂此類　聲三啓三注曰聲三三有聲存神也啓三三言啓告神也　踊無算胡氏云蓋見柩出肂將行也按所謂動尸舉柩哭踊無數

遷柩朝祖節　注曰蓋象平生時將出必辭尊者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

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　升自西階注曰柩也猶用子道不由阼也　正柩于兩楹閒注曰象鄉戶牖也是時柩北首疏云戶牖之閒人君受臣子朝事之處父母神之所在故於兩楹之閒北面鄉之

薦車馬節　注曰象生時將行陳駕也　哭成踊禮記孔疏云薦馬行期已至故孝子感之而哭踊

載柩飾柩車節　荀子曰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按此喪禮所以飾也

陳器節　檀弓曰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

而不可用也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荀子曰具生器以適墓象徙道也略而不盡貌而不功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哀也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　抗木注曰所以禦止土者　加抗席三注曰所以禦塵　加茵注曰茵所以藉棺者荀子曰喪禮者無他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

遷柩車節　乃祖子云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

賓賵奠賻贈節　記曰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　若

賻賓坐委之注曰明主人哀戚志不在受人物　兄弟賵奠可也注曰許其厚也按傳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親之道也　乃代哭如初注曰棺柩有時將去不忍絕聲也

及葬日先陳大遣奠次出重行器次讀賵讀遣次柩車發行君使宰夫贈於邦門次葬次反哭次略言葬後儀節及喪祭之目凡七節於是以虞易奠以吉祭易喪祭生事畢而鬼事始矣

出重行器節　苞牲取下體注曰苞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也雜記曰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

讀賵遣節　注曰遣者入壙之物君使史來讀之成其得禮之正以終也胡氏云遣物多寡皆禮制所繫君使史讀之以示恩禮而僭忒亦無由生矣

柩車發行節　公使宰夫贈王氏士讓云初喪君既襚之矣又或視其大斂矣既則賵之至柩行又贈之於士如此則大夫以上又加厚焉可知此即體羣臣之實也

葬節　檀弓曰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贈用制幣元纁束拜稽顙踊如初按贈亦父母而賓客

之踊如初痛之至也　藏器于旁加見注曰器在見內明君子之於事終不自逸也　即位踊襲如初注曰哀親之在斯

反哭節　問喪曰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　升自西階檀弓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　主婦入于室檀弓曰反諸其所養也　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

檀弓曰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子云升自西階受弔於客位敎民追孝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　乃就次問喪曰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喪祭目節　三虞注云虞喪祭名虞安也骨肉歸於土精氣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彷徨三祭以安之朝葬日中而虞不忍一日離

喪禮記自篇首至哭者皆止記士喪禮上篇事首養疾正終次設牀復楔綴奠諸儀法器物次赴君辭次室中哭位坐立次眾主人不出及襚者儀位次沐浴含襲時職司服物次小斂大斂二節中衣物奠設時會處所儀法次殯後居喪之制次朔月及常日埽絜奉養之事次筮宅卜日首末事凡十節

首節　疾者齊注曰正情性也徐氏乾學云君子之於禮終身焉而已古者婦人妊身則有胎教之禮將生子及月辰則有擧子之禮子生三月則有命名之禮所以正人道之始也疾病外內皆埽疾者養者皆齋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所以正人道之終也若夫知學以來息養瞬存造次顛沛罔敢或怠更可知矣故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其敢一日忘此哉　養者皆齋注曰憂也案孝經曰病則致其憂　乃行禱于五祀注曰盡孝子之情　主人啼曾子曰中道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小斂大斂節　小斂辟奠不出室注曰未忍神遠之也　無踊節注曰其哀未可節也　大斂于阼注曰未忍便離主人位也

既殯居喪節　主人說髦注曰兒生三月鬋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　不說絰帶注曰哀戚不在於安　非喪事不言注曰不忘所以爲親　歠粥不食菜果注曰不在於飽與滋味　御以蒲菆注曰不在於驅馳按孝子之心惟在哀痛思慕而已

埽絜奉養節　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注曰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

自啓之所以下記喪禮下篇事先啓殯朝祖次二廟

者先朝禰次自禰適祖次祖廟中薦車載柩陳器贈奠諸事二廟者與一廟者略同次柩在道至壙卒窆而歸之事在道遇君命止柩因及君於士有視斂而不終禮者有不視斂而終其事者二者之節次納柩車之節與餞祖奠之處次入壙用器弓矢之制凡八節惟君視斂一節事在上篇以禮不備且不定故退在下

柩至于壙斂服載之注云柩車至壙祝說載除飾乃斂乘車道車槀車之服載之不空之以歸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亦禮之宜　卒窆而歸不驅注云孝子往

如慕反如疑爲親之在彼

士虞禮第十四鄭目錄云虞猶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宮以安之之禮

記曰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又曰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饗之徼幸復反也

荀子曰卜筮視日齋戒修涂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按此章統說喪祭吉祭練祥禫始筮日）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主人有尊如或觴之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按記卒哭餞尸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主婦亦拜賓丈夫說絰帶於廟門外荀云拜賓易服蓋據此禮揚注謂易祭服反喪服於經無徵）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

士虞禮將祭先陳牲酒器具次主人及賓自門外入即位祭前事凡二節

陳牲器節　特豕饋食方氏苞云昏禮婦歸之明日以特豚饋子孫忠養之始也既葬而虞以特豕饋食

追養之始也此先王制禮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之義

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注曰不於門東未可以吉也

按凡虞禮多反吉以表哀

祭之始事設饌饗神爲一節是謂陰厭

陰厭節　取黍稷祭于苴注曰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爲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定之

正祭先延尸妥尸次饗尸尸九飯次主人獻尸並獻祝及佐食次主婦亞獻次賓長三獻次祝告利成尸出凡六節

延尸節　注曰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見親之形象心

無所繫立尸而主意焉朱子云古人于祭祀必立之尸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散者庶乎復聚　尸入門注曰尸入主人不降者喪事主哀不主敬按此節喪與其易也寧戚之意與雜記所言敬爲上哀次之各有所當　佐食舉肺脊授尸按特牲少牢云食舉此經無文方氏苞云虞之異於吉祭者不設肵俎不備庶羞尸不食舉佐食不舉魚腊亞飯舉魚腊實于篚而不以授尸祝不侑主人不拜蓋以主人心絕志摧不得已而虞以安神尸乃子屬與主人同憂惟九飯爲饋食之大節不可減損

尸出節　祝入尸謖注曰不告尸者無遣尊者之道也　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注曰三者之節悲哀同

正祭畢改饌西北隅以厭飫神爲一節是謂陽厭

陽厭節　注曰改設饌者不知鬼神之節改設之庶幾歆饗所以爲厭飫也　贊闔牖戶注曰鬼神尚居幽闇或者遠人乎

祭禮畢送賓爲一節

士虞記先記沐浴陳牲及行事之期次牲殺體數鼎俎陳設之法次沃尸面位次宗人佐食面位次鉶芼與豆籩之實次尸儀服與侍尸之儀爲尸之人凡六節皆記虞正禮

首節　沐浴不櫛注曰沐浴者將祭自潔清不櫛未在於飾也　日中而行事注曰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

次節　主人不視注曰凡爲喪事略也

六節　尸入祝從尸注曰初時主人之心尚若親存宜自親之今既接神祝當詔侑尸也　尸坐不說屨注曰侍神不敢燕惰也　過主人注曰主人見尸有踧踖之敬

無尸以下言虞禮之變及虞後諸喪祭先記虞無尸者陰厭之儀次三虞卒哭用日不同及祝辭之異者次卒哭祭畢餞尸與無尸可餞者送神之禮次卒哭祭告祔于神與饗尸之辭次祔祭之禮與告祔辭次祥禫吉祭之節與祝辭之異凡六節

次節　夙興夜處不寧注曰悲思不安　普淖注曰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　哀薦祫事注曰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其祫先祖也以與先祖合爲安　適爾皇祖某甫注曰告之以適皇祖所以安之也

三節　婦人出卽位于主人之北注曰重餞尸　哭不止方氏苞云卽位後皆哭無停聲以俟尸之卽席親將離其室故哀更深　尸卽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位方氏苞云尸卽席主人將有事故以敬抑哀旣拜送則獻事畢哀心不能自抑矣曰哭復位者號泣而行別於卽位而後哭也　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方氏苞云初獻尸卒爵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亞獻主婦及婦人踊如初則主人及兄弟亦如之三獻則凡在列者皆踊哭之久踊之多幾與殯前啓後等哀親之體

魄旣藏而靈魂亦將離其室也

五節　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方氏苞云春秋傳曰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辭若主喪者及衆主人心無畏忌身實懈惰夙興夜寐無甚不安而以此告於先靈能不怵然內愧而作於婣族友黨乎先王制哭踊之節正爲告之辭皆所以振發人之本心而俾自循省也

末節　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曰哀未忘也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鄭目錄云特牲饋食之禮謂諸侯之士以歲時祭其祖禰之禮

祭統曰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又曰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

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敎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郊特牲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祭義又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旣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旣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

哀以送往荀子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愅詭（變異感動之貌）悒僾（憤鬱之貌）而不能無時至焉故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愅詭而有所至矣（歡欣之時忠臣孝子則感動而思君親之不得同樂也）彼其所至者甚大動也案屈然已（屈然空然言無祭凡荀子書案字皆語辭）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惆然不嗛（嗛足也）其於禮節者闕然不具故先王案爲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

國語楚觀射父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齍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慝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億安也）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

祭統曰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别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案以特牲少牢考之十倫有其九臣無作福故無爵賞之施

特牲饋食之禮先筮日次筮尸次宿尸次宿賓次視濯與牲祭前戒備事凡五節

筮日節　胡氏云士筮日亦在十日前案前期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記曰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

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又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　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注曰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焉宗子祭則族人皆侍記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又曰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　孝孫某記曰祭稱

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筮尸節　記曰尸神象也又曰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白虎通曰祭所以有尸者何鬼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升自阼階仰視榱桷俯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虛無寂寞思慕哀傷無可寫泄故座尸而食之　以某之某爲尸注曰字尸父而名尸連言其親庶幾其馮依之也記曰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

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宿尸節　記曰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　視許諾致命記曰視將命也

視濯視牲節　記曰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又曰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

祭日陳設及位次爲一節

陳設節　祝筵几于室中記曰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此交神明之道也　主婦纚笄宵衣記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又曰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

祭之始事陰厭爲一節

陰厭節　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于戶內記曰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又曰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如懼不及見其所愛者）又曰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充詘形容喜貌）又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和氣謂立而詘）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

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　主人降記曰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又曰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愨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佐食升肵俎注曰郊特牲曰肵之爲言敬也言主人所以敬尸之俎

俎入記曰孝子之祭其薦之也敬以欲（爲之謂進就）　腊特于俎北注曰饌要方也凡饌必方者明食味人之性所以正　祝洗酌奠記曰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　卒祝記曰薦其薦俎序其

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論其志意以其恍
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主人再拜稽首記曰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
自祝迎尸以下言迎尸入行正祭初尸入九飯次主
人酳尸次主婦亞獻尸次賓長三獻尸次獻賓及兄
弟次長兄弟爲加爵次衆賓長爲加爵次嗣舉奠次
旅酬次佐食獻尸凡十節事尸者八節其獻賓及兄
弟與旅酬皆承尸意而行神惠者
尸入九飯節　此節內有妥尸祝饗有挼祭有初三
飯有再三飯有終三飯有盛所俎凡六細節　主人

降立于阼階東注曰主人不迎尸成尸尊尸所祭者
之孫也祖之尸則主人乃宗子禰之尸則主人乃父
道事神之禮廟中而已出迎則爲厭案此略本記爲
說記曰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
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
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然
則此不出者明枝主之義　祝饗注曰其辭取於士
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爲孝薦之饗舊說云明薦之
記曰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
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

爲此孝子之心也又曰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
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
不怍　祝命挼祭白虎通曰坐尸而食之毀損其饌
欣然若親之飽尸醉若神之醉矣兼下尸言酳　啐酒告
旨注曰旨美也齊敬共之惟恐不美告之美達其心
明神享之　主人羞肵俎于腊北注曰肵俎主於尸
主人親羞敬也神俎不親設者貴得賓客以神事其
先記曰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
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
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

也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慌惚之有乎注曰
祭宗廟者賓客濟濟漆漆主人慤而趨趨
主人初獻節　此節內有主人獻尸有尸酢主人且
親嘏有主人獻祝主人獻佐食凡四細節　進聽嘏
注曰受福曰嘏嘏長也大也待尸授之以長大之福
也記曰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
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
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
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
於親如此之謂備惟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　寫

齊于房注曰變黍言齊因事託戒欲其重稼嗇嗇者農力之成功　主人酌獻祝注曰行神惠也

主婦亞獻節　此節內有獻尸有尸酢有獻祝有獻佐食凡四細節

賓三獻節　疏云此一科之內有十一爵主婦致爵于主人一也主人酢主婦二也主人致爵于主婦三也主婦酢主人四也尸舉奠爵五也酢賓長六也賓長獻祝七也又獻佐食八也賓又致爵于主人九也又致爵于主婦十也賓受主人酢十一也　爵止注曰尸止爵者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于室中是以奠

而待之　主人更爵酌醋記曰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

獻賓兄弟節　此下獻賓獻眾賓設尊酬賓獻長兄弟獻眾兄弟獻內兄弟凡六節共爲一科　獻賓記曰尸飲三眾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　眾賓升拜受爵案先長賓次眾賓少長以齒記所謂明尊卑之等

尊兩壺于阼階東西方亦如之注曰爲酬賓及兄弟行神惠先尊東方示惠由近　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尊注曰先酌西方者尊賓之義按惠由近而敬先賓親親賢賢皆協諸義而協矣　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阼階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　洗獻眾兄弟如眾賓儀按眾兄弟以次受獻記所謂長幼有序

眾賓長加爵節　爵止注曰尸爵止者欲神惠之均於在庭

嗣舉奠節　注曰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也官氏獻瑤云以傳宗廟之重言之曰受重以承祖宗之既言之曰舉奠祭祀之陳饌以奠而成嗣舉奠則雖在子弟之列而已付以他日祭祀之事矣其舉奠必在加爵之後何也加爵則室中之禮將畢矣若待旅

酬而後舉無以行敬也吳氏廷華云嗣子爲宗祧之寄父在雖不主祀亦當自致其誠敬於先人然既不可上同於主人又不可等之于主婦及賓長故獻終使之略放主人獻酢之節而行之而仍不干主人之正禮此禮義之至精者案記曰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義也注又曰大夫之嗣子不舉奠辟諸侯官氏云天子諸侯繼世爲君所以有上嗣受爵之禮而卿大夫不行舉奠者不世爵也士之子爲士故得行舉奠禮

旅酬無算爵節　前主人酬賓已舉西階一觶此弟

子復舉東階一觶皆爲旅酬起端因於此時告祭設
羞先旅西階一觶加爵者卽作止爵次旅東階一觶
又次竝旅東西二觶而神惠均於在庭矣凡六節總
爲一科　賓弟子及兄弟弟子舉觶于其長注曰所
以序長幼教孝弟　爵皆無算注曰因今接會使之
交恩定好優勸之
正祭畢尸出歸尸俎徹庶羞乃餕又改饌陽厭凡三
節
尸出節　徹庶羞注曰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
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

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爲將以燕飲
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
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案詩曰
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傳曰燕而盡其私恩箋云祭祀
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
肉也
餕節　祝曰餕有以也注曰祝告餕釋辭以戒之言
女餕於此當有所以也以先祖有德而享於此祭其
坐餕其餘亦當以之也　酳有與也注曰言女酳此
當有所與也與者與兄弟也旣知似先祖之德亦當
與女兄弟謂教化之
陽厭節　注曰不知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尸謖而
改饌爲幽闇庶其饗之所以爲厭飫　佐食徹尸薦
俎敦設于西北隅祝告利成主人降記曰已徹而退
敬齊之色不絕于面
禮畢送賓爲一節
送賓節　記曰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
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
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
之孝子之至也

特牲饋食禮記先記祭時衣冠次器具品物陳設之
法次事尸之禮次佐食所事因及宗人佐食齒列次
設內尊與內兄弟面位旅酬贊薦諸儀次祭竈之節
次賓送尸反位之節次諸俎牲體名數次公有司私
臣面位獻法凡九節
首節　注曰朝服者大夫以祭今賓兄弟緣孝子之
心欲得尊賓嘉客以事其祖禰故服之
俎節　記曰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
髀周人貴肩凡前貴于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
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

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公有司私臣面位獻法　注曰獻在後者賤也按賤而必獻之惠下之道記說諸侯之祭曰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

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之禮胡氏云此篇自筮日至饗爲卿大夫正祭之禮下有司徹乃言上大夫儐尸及下大夫不儐尸之禮與此本爲一篇亦以簡冊繁重分爲二

記曰王者天大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德之本也有天下者事七世有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別積厚者流澤光積薄者流澤卑也

白虎通曰王者所以立宗廟何曰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遠之緣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故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養繼孝也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

少牢饋食之禮先筮日次筮尸宿尸宿諸官次爲祭期凡三節皆祭日前事

筮日節　日用丁己注曰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爲謹敬

筮尸節　注曰不前期三日筮尸者大夫下人君案

大夫祭禮與士異者約有二端一下人君尊尊也一威儀多責貴也至祭之大義悉與士同語在前篇

爲期節　主人門東南面注曰大夫尊於諸官有君道也按此封建之制

及期將祭視殺視濯及爨定先實鼎饌器次即位設几加勺載俎凡三節

祭前陰厭爲一節

正祭先迎尸入妥尸次尸十一飯次主人獻尸次主婦亞獻次賓長三獻凡五節

尸十一飯節　此節內有挼祭有初三飯有四次一

飯有爲祝侑一飯爲主人侑三飯凡四細節　同祭于豆祭注曰將食神餘尊之而祭之　主人不言拜侑注曰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疏之宜　尸又三飯注曰爲祝一飯爲主人三飯尊卑之差凡十一飯下人君也

主人獻尸節　此節內有主人獻尸有尸酢主人命祝致嘏有主人獻祝有主人獻兩佐食凡四細節　上佐食以綏祭注曰亦尊尸餘而祭之　宜稼于田方氏苞云周官不耕者祭無盛士無田則從庶人之薦故雖卿大夫之尊祝嘏之辭不過宜稼于田而已

雅詩有楚茨大田頌有載芟良耜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但能知稼穡之艱難則百行有本爲萬福之原也

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注曰收斂曰嗇明豐年乃有黍稷也復嘗之者重之至也

主婦亞獻節　此節內有獻尸尸酢獻祝佐食亦分四節　有司贊者取爵于篚以升授主婦贊者于房戶注曰男女不相因　不嘏注曰夫婦一體

賓長三獻節　此節有獻尸尸酢獻祝凡分三節不及佐食將儐尸禮殺

祭畢尸出餧凡二節

餧節　注曰大夫禮四人餕明惠大也記曰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　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案孝經言治家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又以能保其宗廟爲卿大夫之孝春秋傳每言保家之主又言爲人子不可不慎古之卿大夫懍懍以保建家室爲心是以移孝作忠而與國同休戚此封建世祿所以相爲維繫而棟折榱崩巢覆卵破之憂君臣同之也自此義不明而貪以敗官叛以覆宗者

多矣

有司徹第十七鄭目錄云少牢之下篇也大夫既祭儐尸于堂之禮祭畢禮尸於室中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疏云言大夫既祭儐尸於堂之禮者謂上大夫室中事尸行三獻禮畢别行儐尸於堂之禮又云祭畢禮尸於室中者據下大夫室內事尸行三獻無别行儐尸於堂之事卽於室內爲加爵禮尸卽下文云若不儐尸以下是也

記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

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
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
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注曰二人謂父
母容尸侑也按此說繹祭之禮儐尸與繹事類近學
者可據以求禮情

儐尸之禮將儐尸先整設次戒侑次迎尸及侑次陳
鼎階下設俎俟載凡四節皆禮初事

有司徹注曰徹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卿大夫既
祭而儐尸禮崇也儐尸則不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
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

戒侑節　乃議侑于賓以異姓注曰擇賓之賢者可
以侑尸必用異姓廣敬也　侑出俟于廟門之外注
曰待於次當與尸更入主人與禮事尸極敬心也

迎尸侑節　尸與侑北面于廟門之外西上注曰北
面者儐尸而尸益卑西上統於賓客任氏啟運云尸
者神之所憑也憑之則神離之則人也案尸出廟而
復入則疑於神既離也二句亦任氏語故賓客之然以其向
為神之所憑也故極敬事之主人既徹而退陶陶遂
遂如將復入則愛慕之誠固足以凝留先祖或去之
精神而此薦俎之設亦足以為厭飫矣

儐尸之禮主人初獻凡三大節獻尸獻侑受尸酢其
中又各自分節

獻尸節　此節內授几獻爵主婦薦豆籩司馬載羊
俎賓長設羊俎次賓進七湆司馬羞肉湆次賓羞燔
凡分八細節其豆籩以下諸薦設是謂從獻凡五事
其次主人拜送爵而主婦薦賓長設正俎而尸祭薦
司馬挹七湆而尸祭俎次賓授七湆而尸啐酒告旨
司馬羞肉湆而尸嚌肺次賓羞燔而尸卒爵此其相
承相應之次有不容稍紊者若司馬載羊俎之下並
列十一俎則欲以類從著諸俎之差等耳不以其次

也

獻侑節　此節內獻爵薦豆籩設羊俎設羊燔有四
節其從獻降於尸者二

尸酢節　此節內主人受爵主婦薦豆籩長賓設俎
次賓羞七湆司馬羞肉湆次賓羞燔主人拜崇酒凡
七細節主人尊薦設亦五事與尸同

主婦亞獻凡四節一獻尸二獻侑三致爵於主人四
受尸酢

獻尸節　主婦獻尸從獻亦五主婦既獻爵設兩鉶
又設糗脩次賓羞豕匕湆司士羞豕脀次賓羞豕燔

儀節與主人獻尸並相當
獻侑節　主婦獻侑從獻同于尸者亦三主婦既獻
爵羞糗侑司士羞豕脀次賓羞豕燔降於尸者二無
鉶羹與豕匕湇
致爵節　致爵從獻並與尸同
受尸酢節　尸酢主婦從設亦三與主人獻侑同主
人視尸主婦視侑尊卑之差也
賓長三獻尸欲均神惠于庭奠爵不舉主人酬尸乃
羞主人獻長賓獻眾賓自酢于長賓酬賓獻兄弟獻
內賓獻私人尸乃作三獻之爵成禮凡十一節

酬尸節　盛氏云主人體尸止爵之意將獻長賓以
下乃先酬尸者獻之禮成於酬成尊者之禮而後及
其餘禮之序也辭辭降也尸侑皆降而對者惟尸統
於尊也
羞節　內羞庶羞注曰二羞所以盡歡心
獻兄弟節　主人升洗酌注曰宰夫不贊酌者對獻眾賓
宰夫贊酌兄弟以親暱來不以官待之　其位在洗東注
云位不繼於主人而云洗東卑不統於尊案親親尊
尊並行不悖即此可見
獻私人節　注曰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也士言私

臣明有君之道
尸作三獻爵節　此節內有尸作止爵獻侑致爵于
主人受尸酢凡四細節其從獻惟湇魚一
自二人洗觶以下言旅酬無算爵二人舉觶為旅酬
兄弟後生舉觶于其長賓長加獻尸次賓舉爵又旅
酬兄弟舉止爵賓舉奠觶交錯為無算爵又凡五節
而儐尸之禮畢矣
旅酬節　二人洗觶升實爵注曰三獻而禮小成使
二人舉爵序殷勤於尸侑
賓舉爵更為旅酬節　胡氏云特牲尸不與旅酬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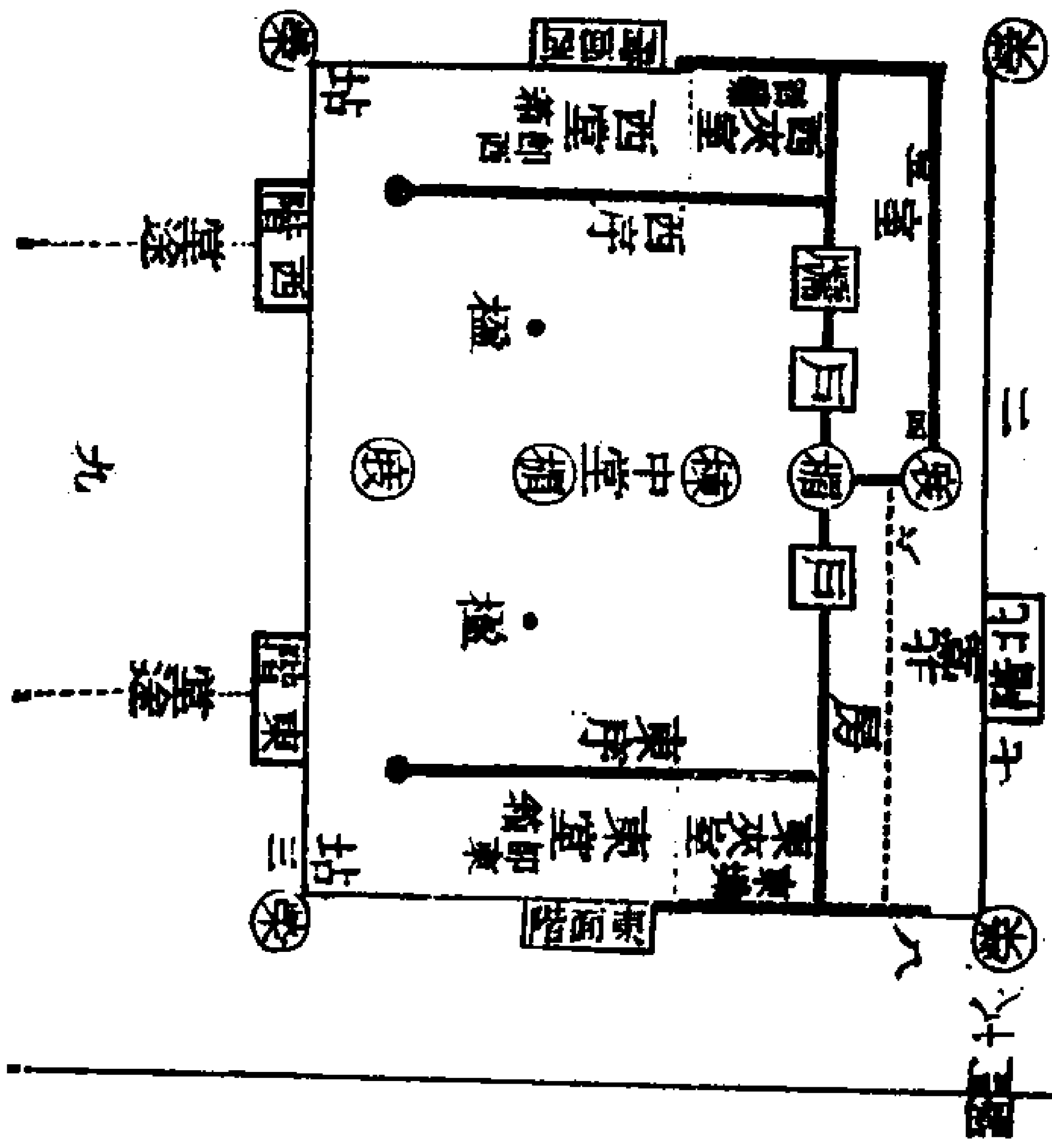
尸與於旅酬而不與於無算爵與於旅酬者以賓客
之禮待之不與無算爵則以留尸之餘尊也
尸出歸俎為一節以上上大夫儐尸禮
自若不儐尸以下言下大夫不儐尸者尸八飯後與
上大夫異禮之事先敘尸八飯後事次十一飯時事
次初獻次亞獻次三獻次主人徧獻賓兄弟內賓私
人次次賓長為加爵次無算爵次佐食為加爵次尸
出次餕次陽厭凡十二節與儐有同有異注別之綦
詳
三獻節　此節內賓獻尸爵既止主婦致爵于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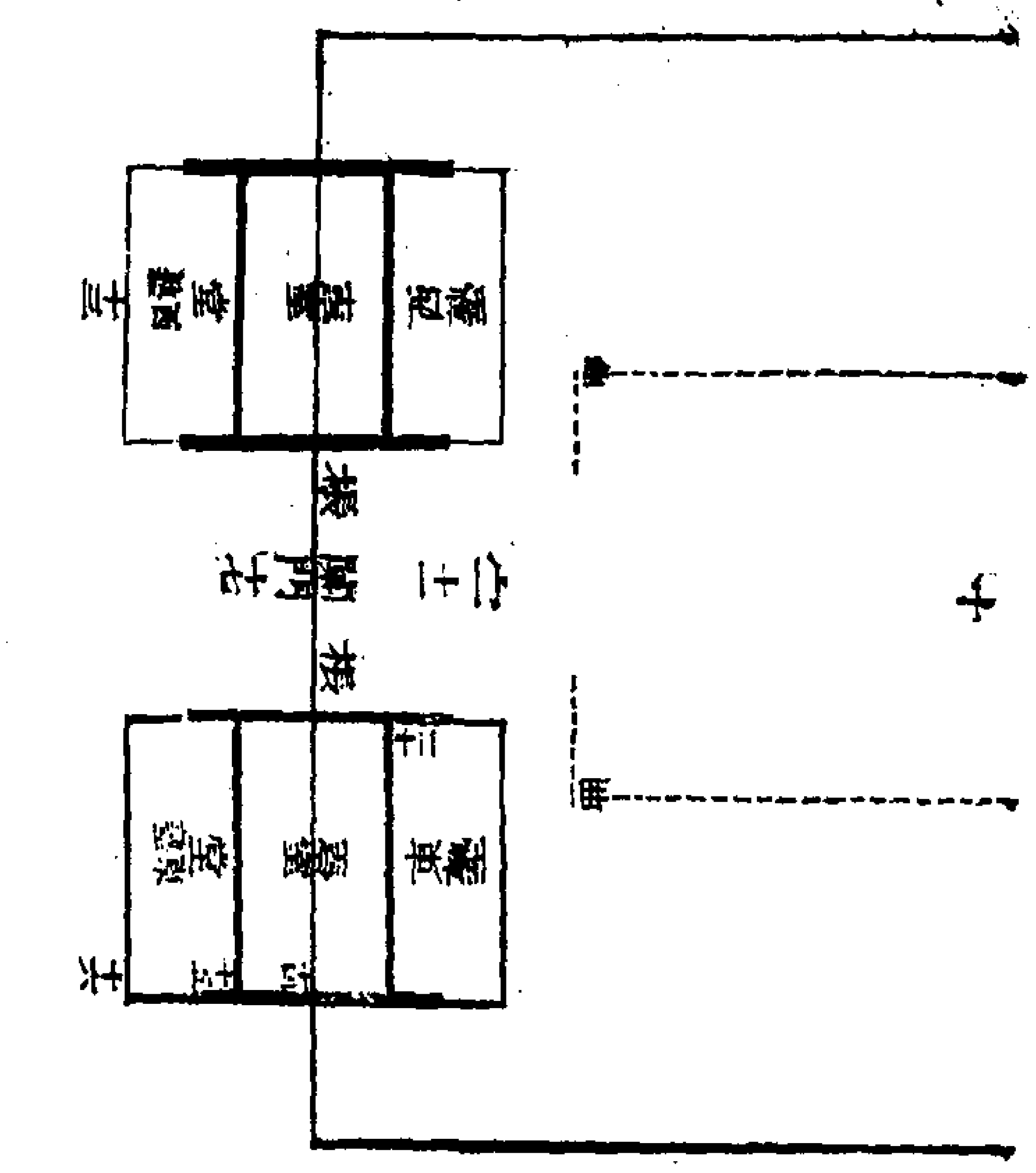
主婦自酢尸作止爵尸酢賓賓獻祝及佐食賓致爵主人致爵主婦賓自酢乃設羞亦十小節而禮成案有司徹一節中每包數節學者驟閱如治絲而棼張氏於此篇分析尤精今悉據錄

圖表第三　禮經

戴東原論治經之難若干事其一曰誦古禮經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則迷於其方莫辨其用愚謂聘禮肆儀爲壝壇畫階此即治禮必先明宮室之義宮室明則各篇行禮方位依注疏求之如指示以掌中物雖不盡圖可推知矣喪服記言端衣之制禮記有深衣篇玉藻辨冠服用等尤詳蓋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今錄張氏宮室衣服圖校訛改錯以示學者儀節圖惟著尤繁難明數事餘略之喪服條理精密特考正張表附胡氏說明人親大義焉

禮家相傳大夫士堂室圖一





一 原題鄭氏大夫士堂室圖今易詳解紛

二 鄉射注云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
庪聘禮疏云凡堂皆五架案庪者接簷之梁庪前仍
有接簷東西之榮是簷也庪外謂之宇喪禮曰銘置
于宇

三 賈疏云堂隅有坫以土爲之襲必于隱者聘禮公襲
于序坫之閒是坫有築土也（聘字今增） 士冠禮注坫在
堂角

四 少牢注云室中迫狹疏云棟北楣下爲室一架之閒

五 士昏禮士喪禮喪大記北墉皆或爲北牖鄭不破之
則室有北牖

六 士昏禮注北堂房中半以北疏云房與室相連爲之
房無北壁

七 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下自北階注云位在北堂
下

八 特牲豆籩鉶在東房注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觀禮
記注云東箱東夾之前又特牲注云西堂西夾之前
近南耳疏云即西箱也則夾室以前爲堂亦如北堂
相連爲之室南無壁奔喪婦人升自東階注云東階
東面階案聘禮云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則夾兩旁

有墉旣爲東西階則墉蓋盡夾而止

九 聘禮注云宮必有碑其材以石

十 聘禮歸饔餼米設于中庭注庭實固庭中言當中庭
者南北之中也此言中庭則設碑近如堂深也士昏
禮疏云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在北朱子云庭蓋三
堂之深　又鄉飲酒禮疏云堂深謂從堂廉至房室
之壁　案碑在庭近北則然若如堂深則設洗當云
南北當碑矣故鄭亦疑之或庭三其堂修　大射儀
道五十四丈鄉射侯道三十丈蓋射宮庠序之堂杜
深其庭故燕射于寢則用鄉侯鄉侯之道三十丈庭

三堂修容之矣

十一　聘禮注俟于宁疏門屋宁也

十二　士冠禮注東塾門內東堂

十三　冠禮注西塾門外西堂士虞禮匕俎在西塾之西注云塾有西者此南向

十四　門堂棟當阿亦五架爲之則前後各以一架爲室一架爲堂　室之戶牖亦宜如正室

十五　門堂人君以繹祭則宜有東西二階　大夫士之制亦當不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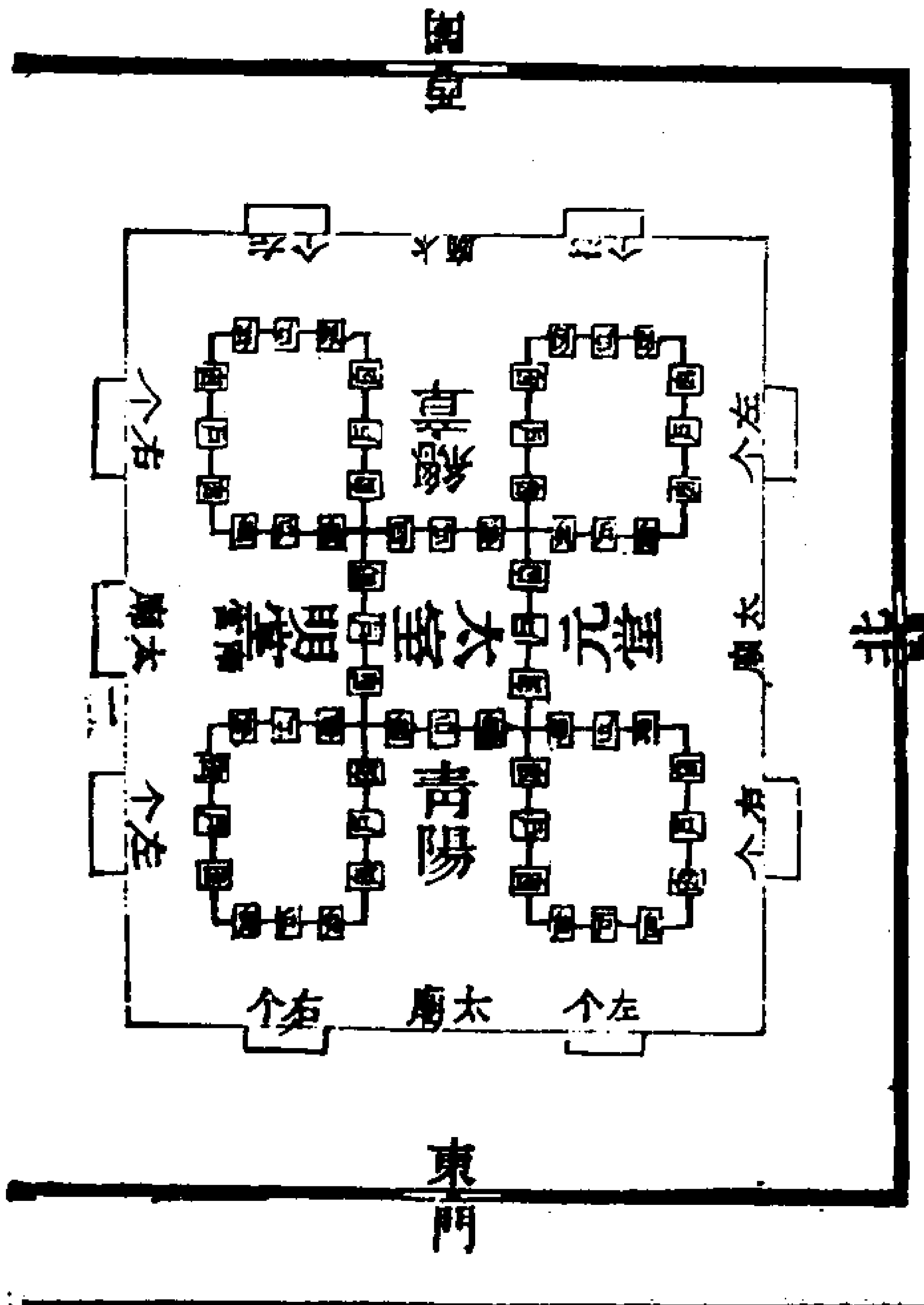
十六　匠人云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注云門側之堂取數于正堂假令堂修十四步廣十七步半則門堂南北九步三尺東西十一步四尺兩室與門各居一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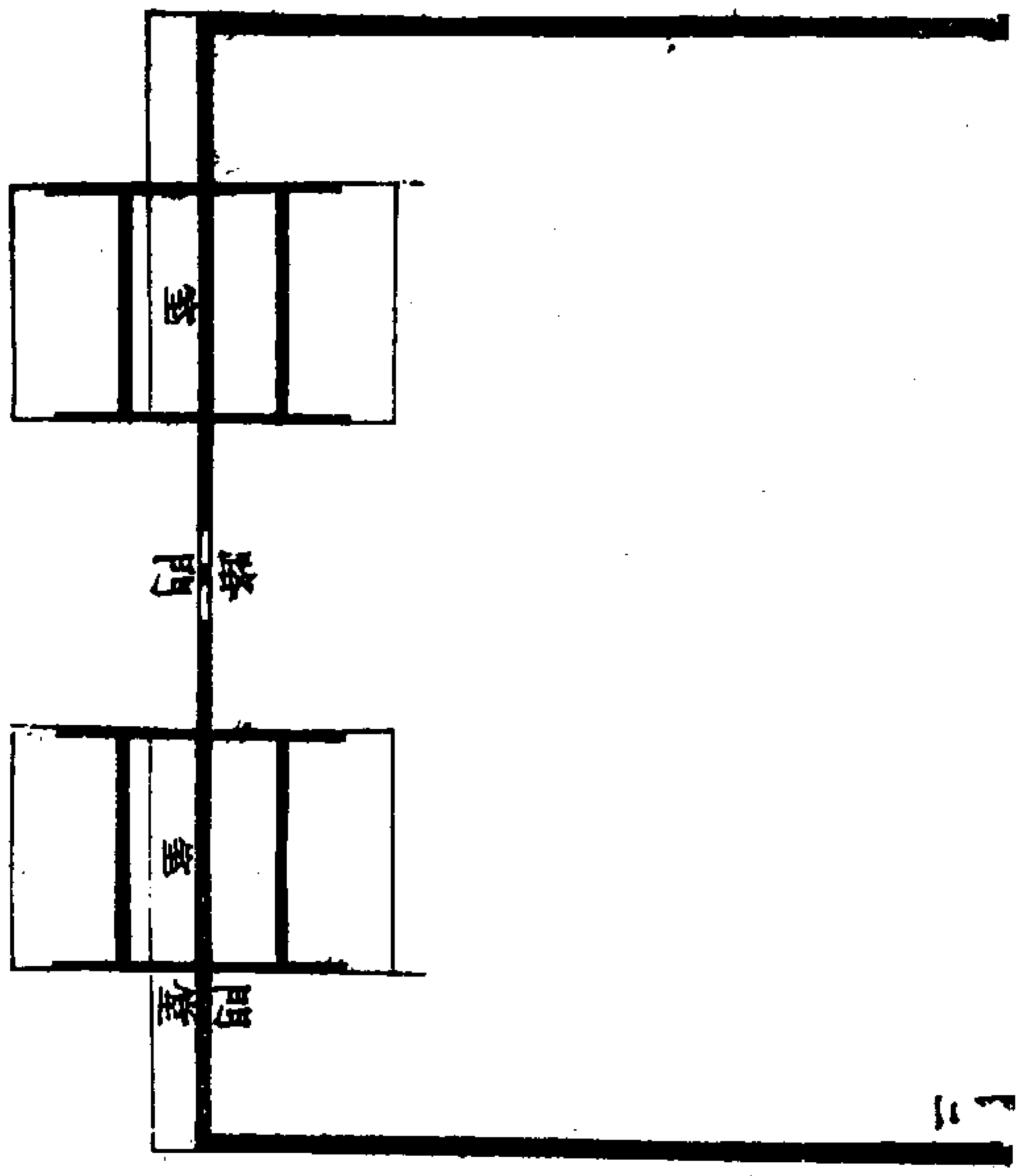
此明堂之門制他宮室宜亦然

十七　門一闑依孔疏賈氏以爲二闑

十八　士冠禮注適東壁者出闈門也

天子路寢圖





中階今補

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注十七步半廣四修一注十七步半五室三四步四三尺注四方室修三步廣益三尺中室修四步廣益四尺九階注南面三三面各二四旁兩夾窗注每室四戶八窗白盛門堂三之二注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室三之一注兩室與門各居一分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注廣九尋七丈二尺五室各二尋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引注原有譌字今改正又曰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注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兩門乃容之則此門丈六尺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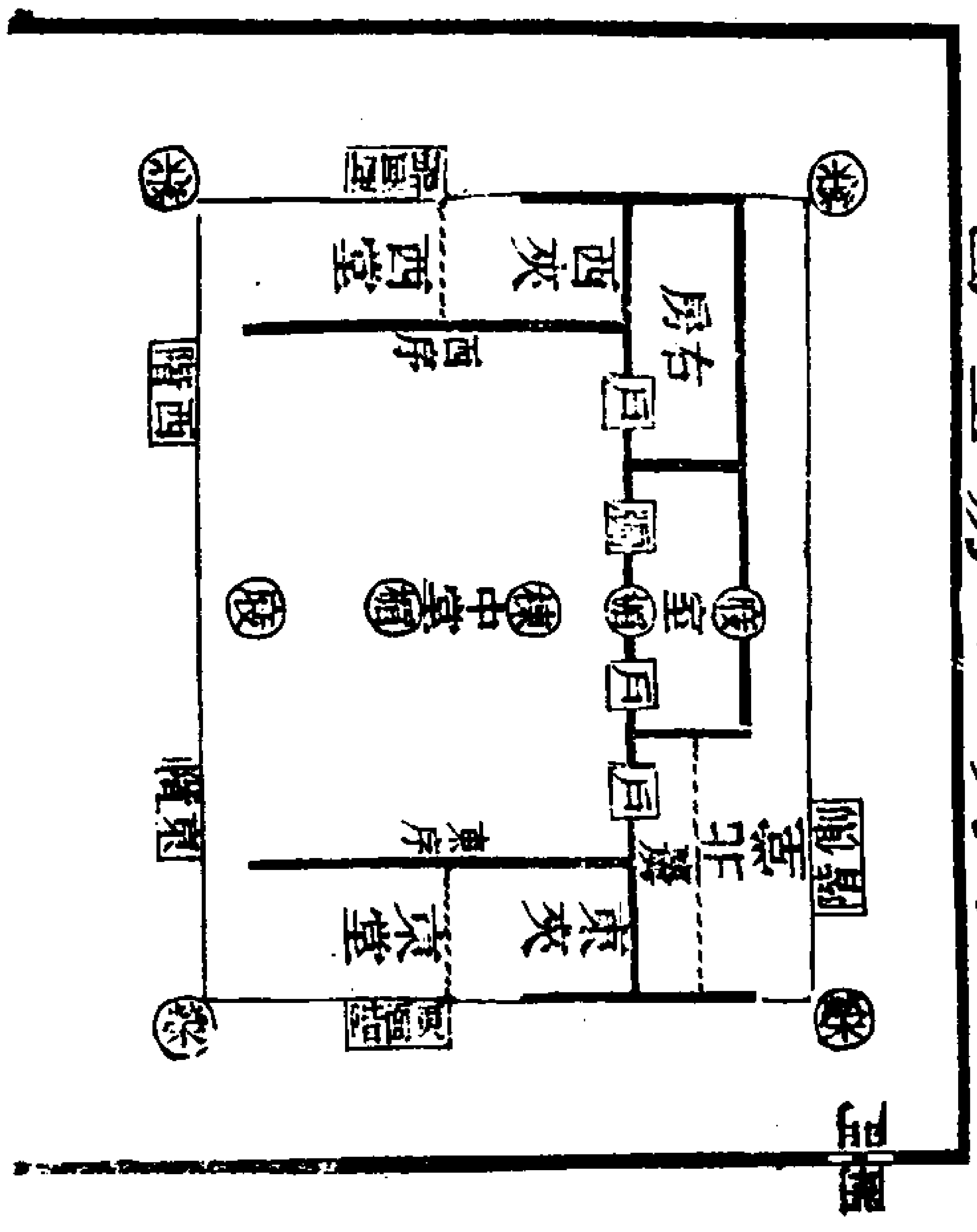
金氏禮箋云王居聽政之明堂卽路寢路寢者大寢也月令十二月天子所居周官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先後鄭皆以大寢釋之大戴記盛德篇說明堂云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

鄭氏以天子宗廟路寢明堂同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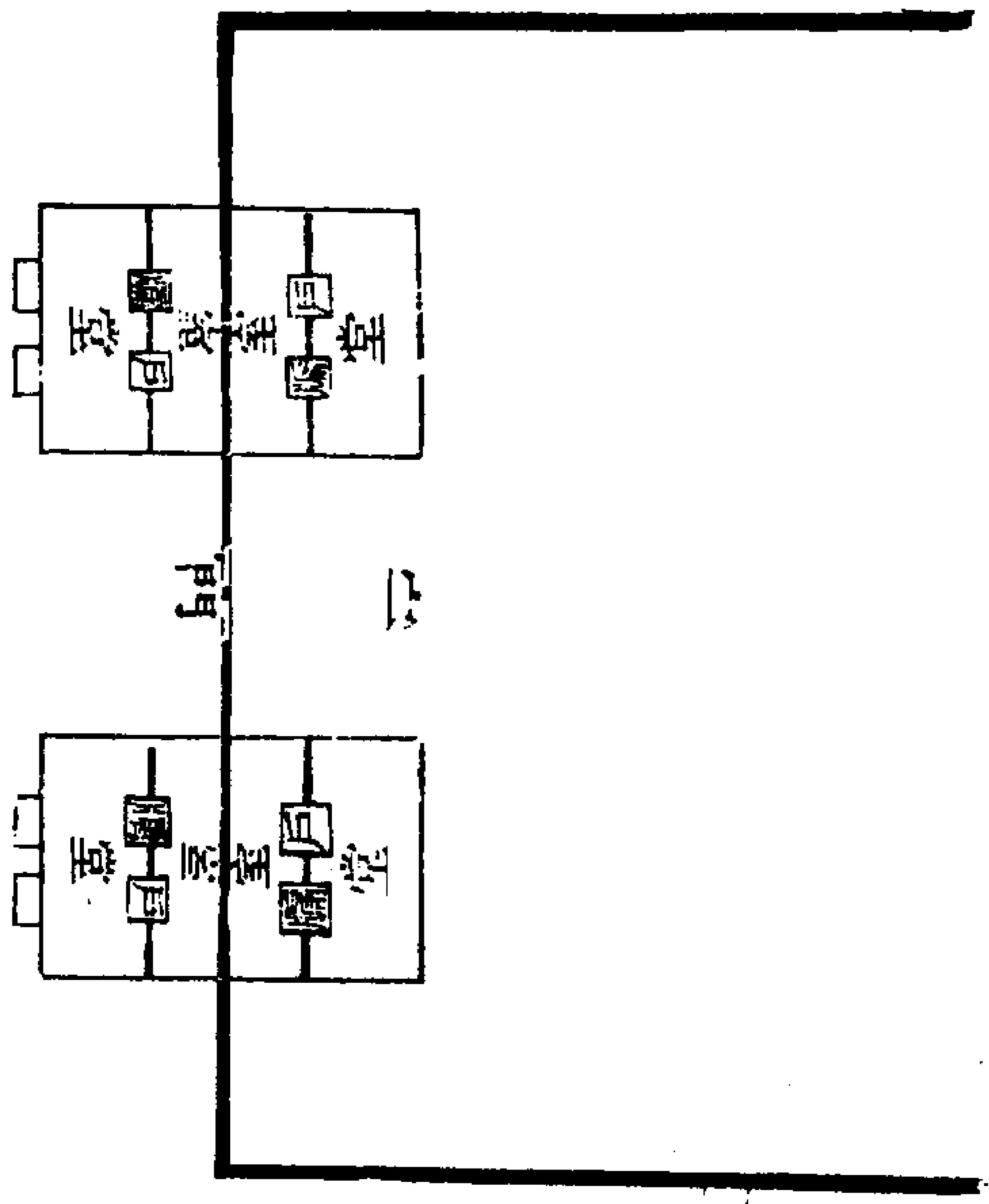
今案明堂四大廟八个尚有增益之度詳周禮解紛圖表

禮經學　卷三　八

大夫士房室圖



禮經學　卷三　九



一 案鄭謂大夫士廟制如此其寢則東房西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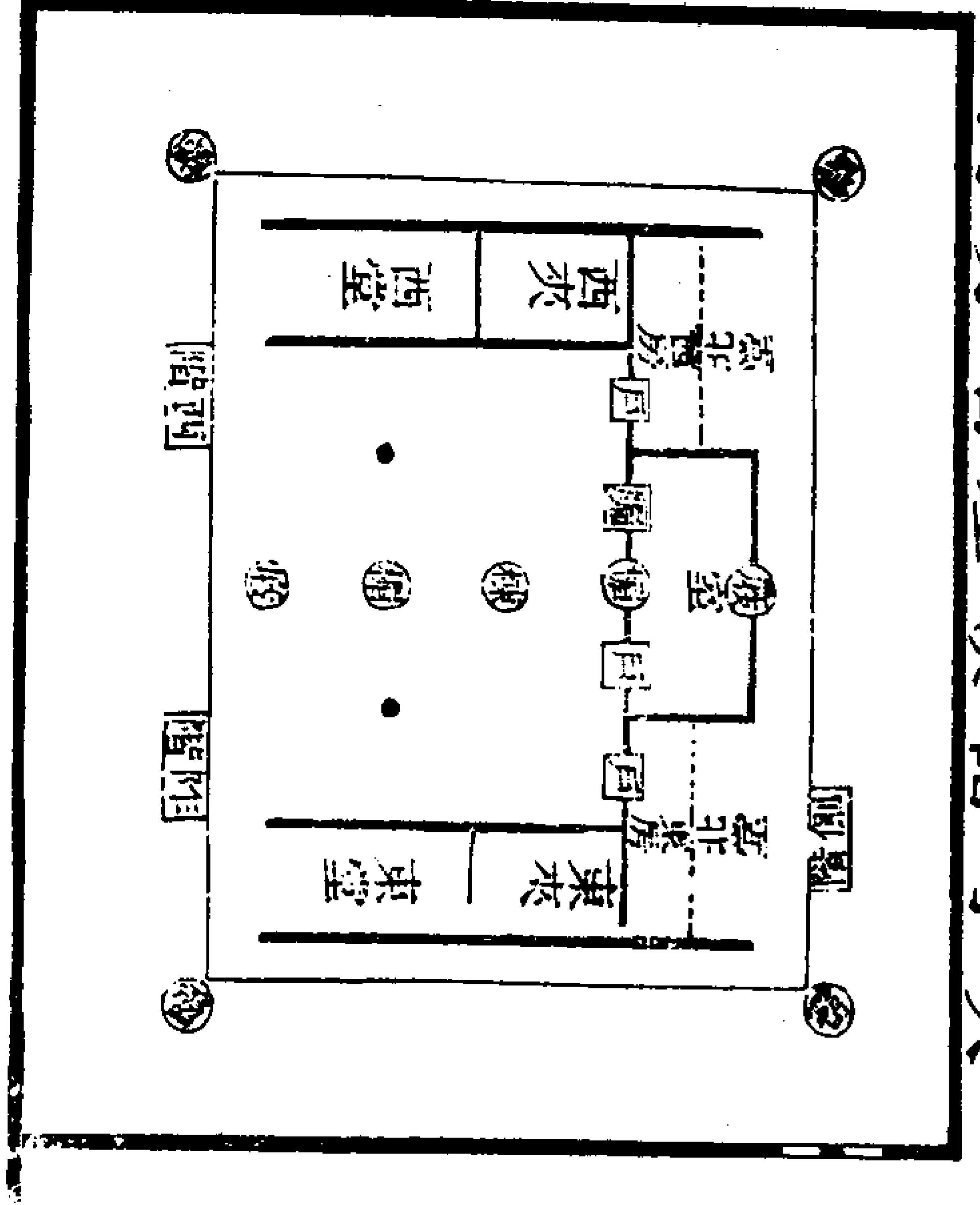
二 金先生云以顧命立側階者一人則非東西面階僞孔注北下階爲是禮文凡言側者皆訓爲獨北下雖一階故名側階雜記云夫人奔喪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奔喪云婦人升自東階者側階在東亦得名東階也　今案奔喪東階案其文義自指東面階雜記注不質言東面階或以爲北階書注側階東下階下或北字之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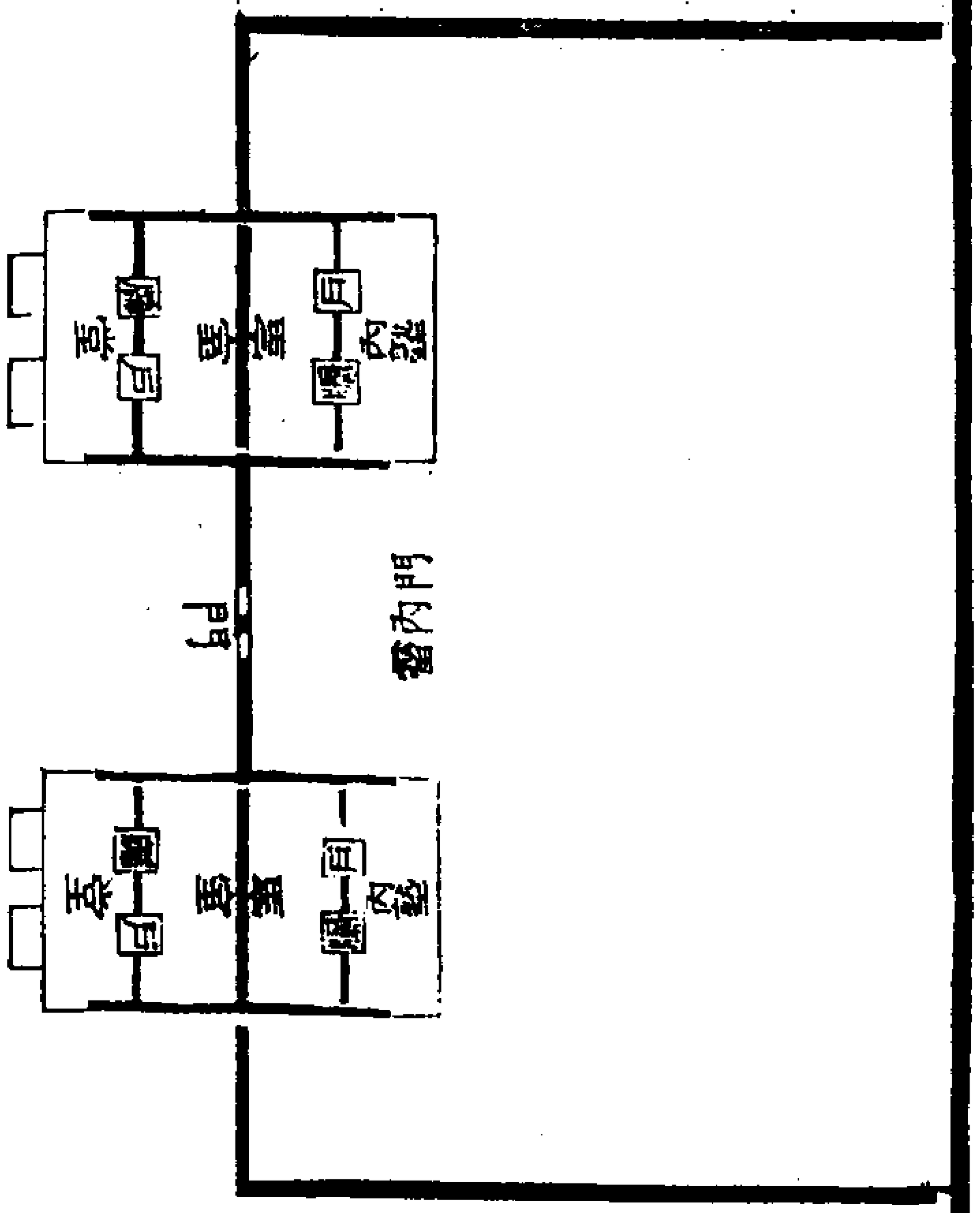
三 此處依第一圖改

四 禮器曰天子之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

尺疏云此周法也與明堂崇一筵合然則尙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廣九雉公侯七雉伯子男五雉士三雉者似爲近之又案典命宮室以命爲節注謂若公之宮方九百步也或以命數則天子之堂當廣十二雉公九雉侯伯七雉子男五雉大夫士分爲二等則四雉三雉矣　其深則大傳云路寢東西九雉南北七雉蓋五之四其率也堂深又十之七　庭蓋三堂南北之度而三分之一在北設碑

天子諸侯左右房圖





案此天子燕寢諸侯宗廟路寢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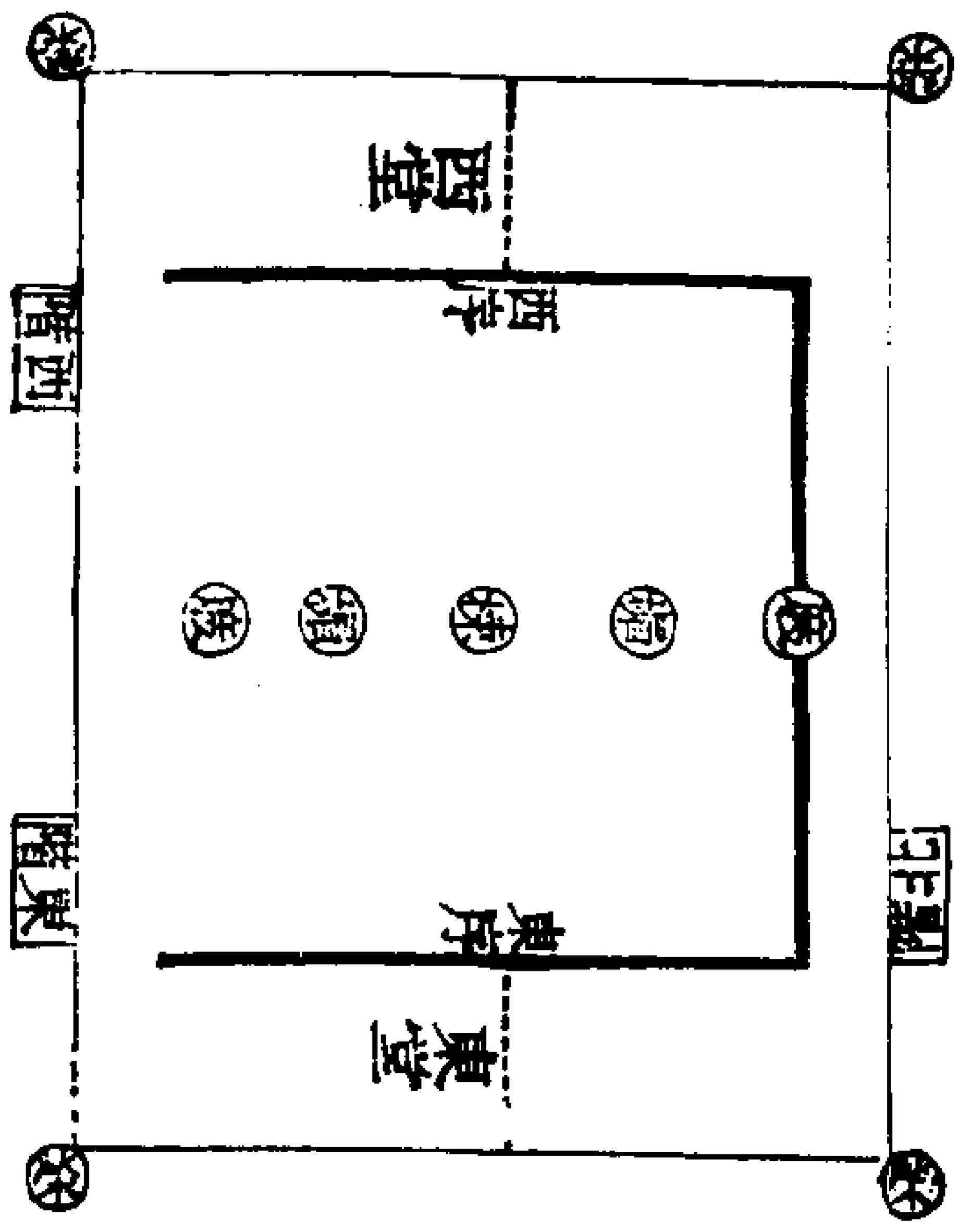
明堂位注云天子諸侯得爲殿屋四注

鄭氏言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後儒考之決其不然然房之與室其制當有別今西房之圖迥異東房而與室不殊案禮房俎鄭氏注云上下兩閒有似房堂蓋凡房之制皆爲兩閒而無北壁有北壁則謂之室東西夾有北壁故名夾室而不爲房尚書大傳云天子諸侯東房西房北堂蓋人君東西房皆有北堂大夫士西房爲室制有北壁故西房不得房名　今案此說東房西室之義尚未盡確詳解紛

房雖有二其北下階止一故夫人奔喪入自闈門升自側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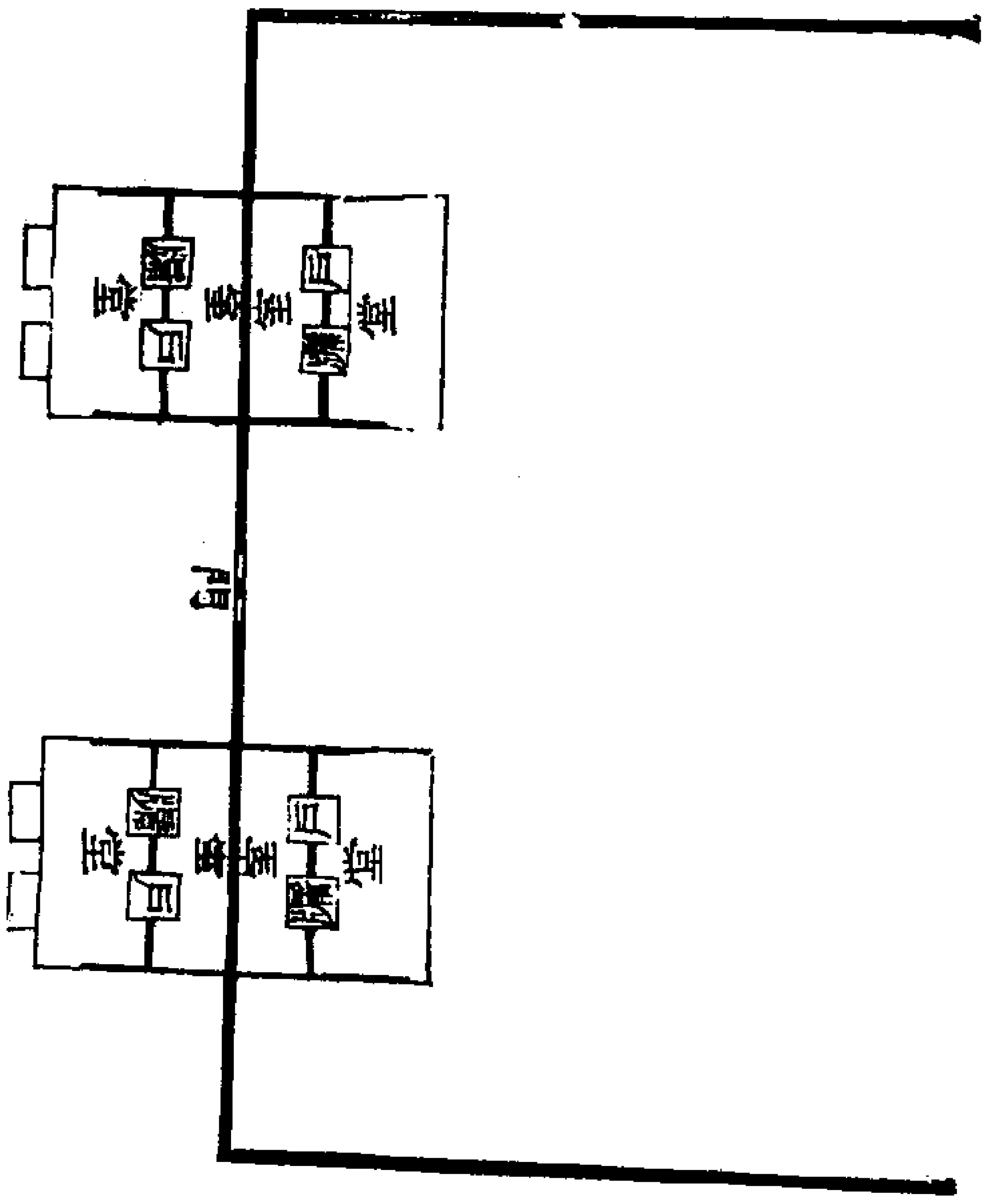
朱子釋宮云門屋雖人君亦兩下爲之

州學爲榭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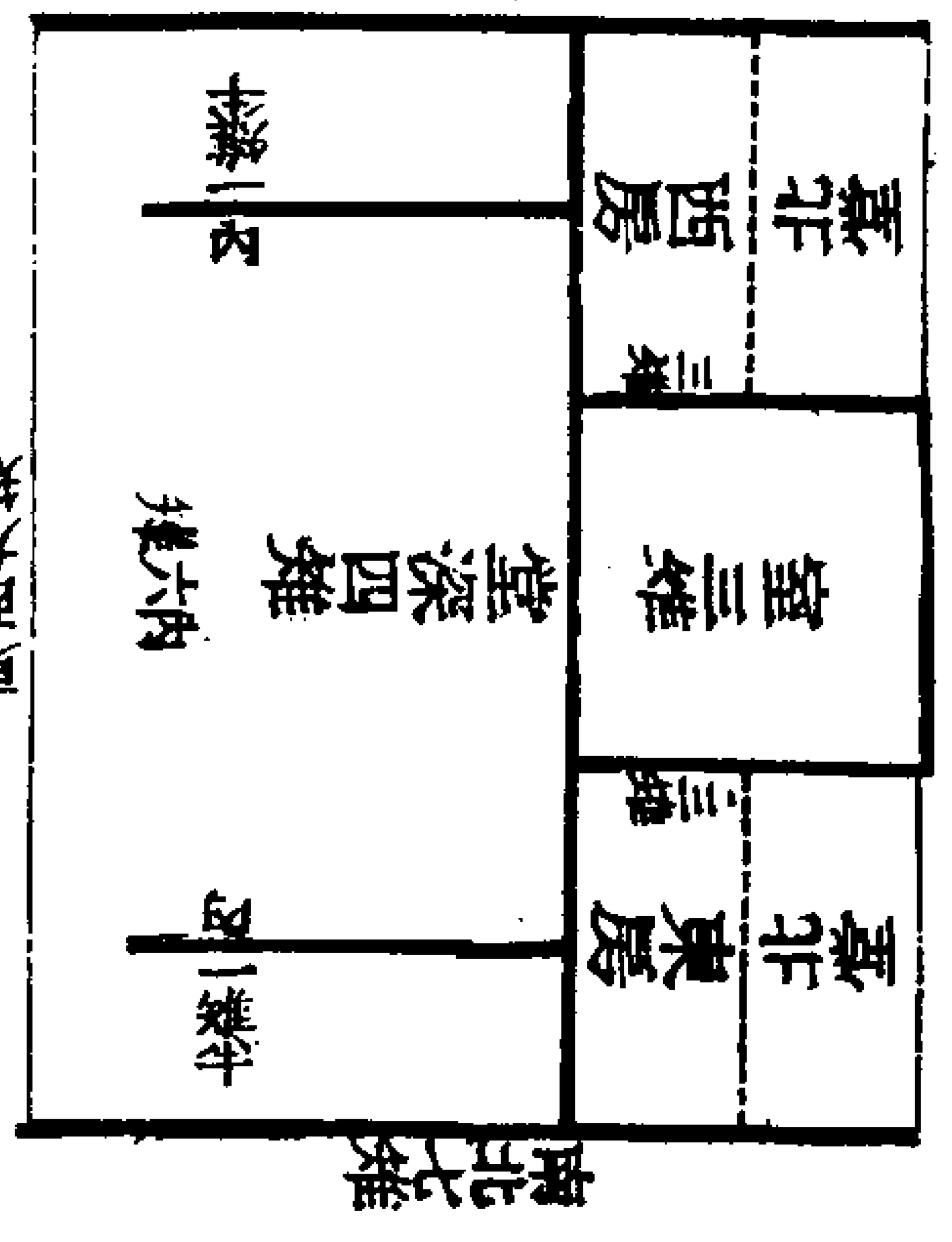


一鄉射疏云五架之屋庠序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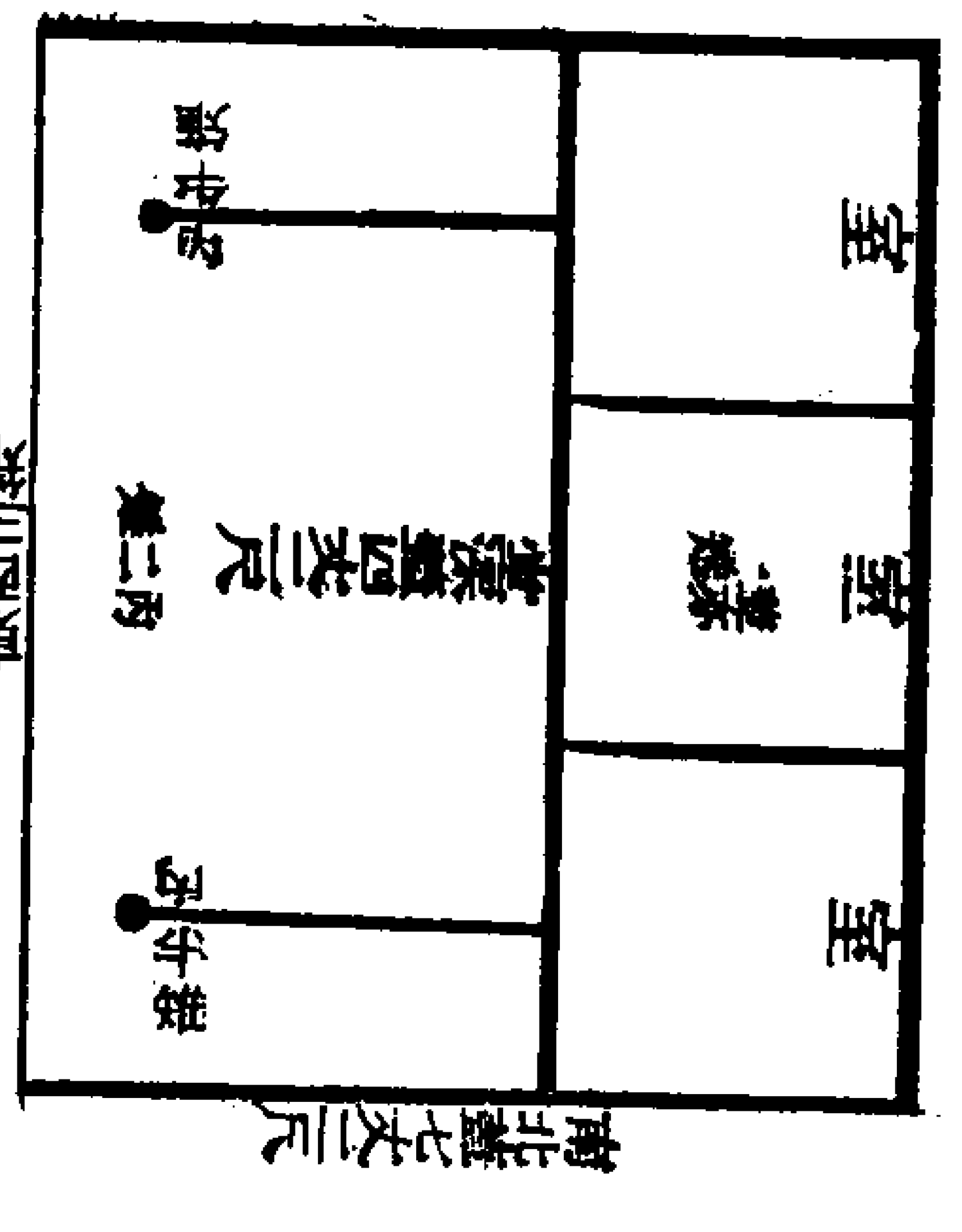
一鄉射曰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注云庠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榭宜從榭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榭無室則無北堂升堂者可以深則設尊當在後楣之後庪前弓矢倚于序不得無東西序旣有東西序則後宜有北壁否則無以安宗廟也賓主人說決拾襲在堂下經言序東西則序外蓋無兩夾之塒東方之薦蓋陳于東堂之北或仍宜有北階楹內楹外原互譌今校正



東房西房北堂



士有室無房堂



尚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廣九雉鄭注雉長三丈三分其廣以二爲內注內堂東西序之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以一爲高亦內之一有室無房堂注今士禮有房案東房西房北堂謂東房西房皆通北堂爲之其中則室匠人疏引大傳云周人路寢東西九雉南北七雉室居二雉蓋互相備特以三雉爲二雉耳或此條是明堂之制士于堂後爲三室不爲房堂非止有

一室也禮文殘缺所傳不與經合或當云無右房堂

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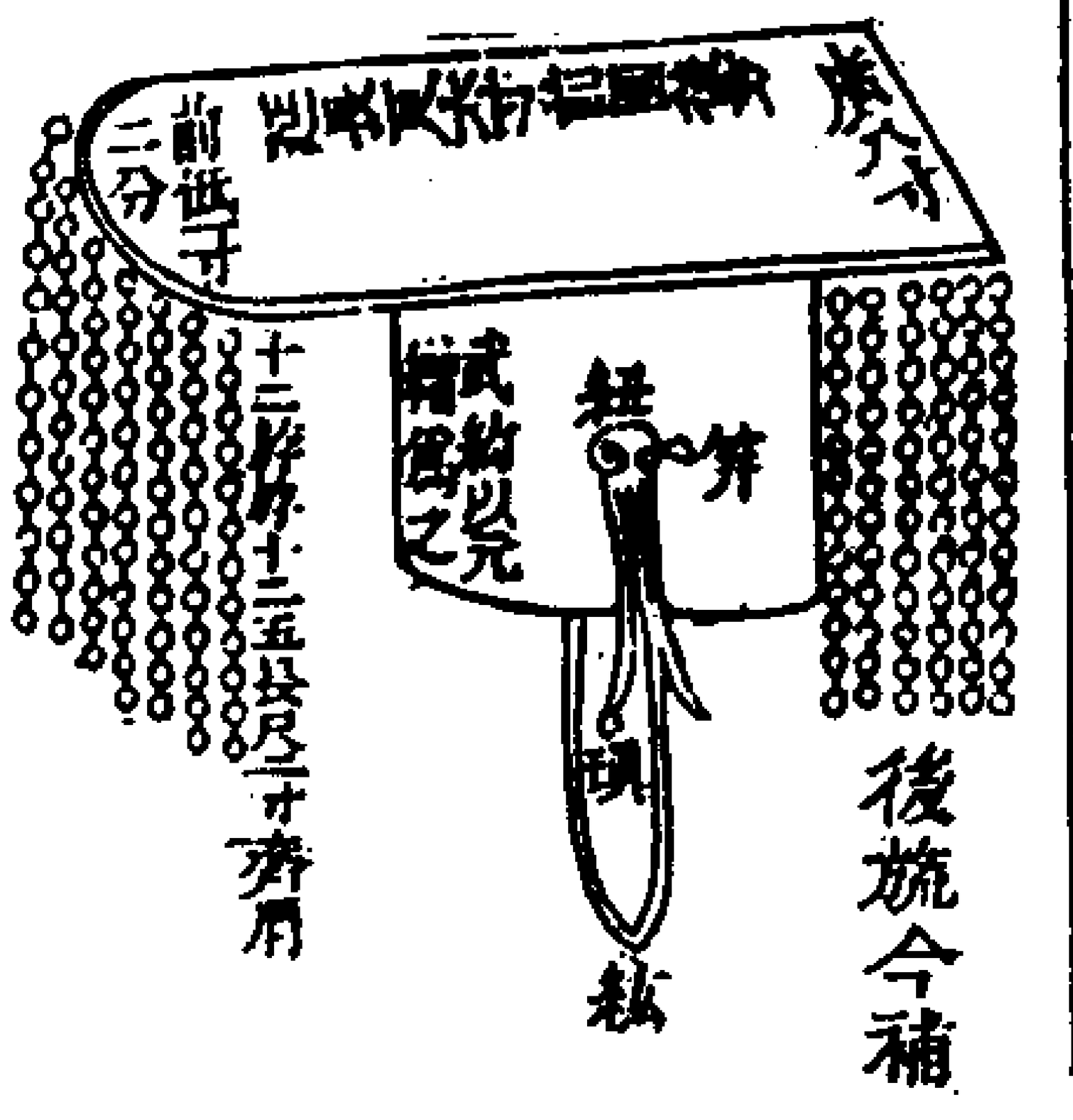
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注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袤以冠縱其舊象與疏云當冠縱之中央繅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爲之繩垂于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邃延也就成也繩之每一帀而貫五采玉十二斿則十二玉也每就閒蓋一寸朱紘以朱組爲紘也紘一條屬兩端于武　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注天子以五采藻爲旒旒十有

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元表纁裏　疏引叔孫通漢禮器制度云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以此上元下朱覆之左傳疏云孔安國論語注言績麻三十升布以爲冕卽是綖也賈疏又云冕前低一寸二分　弁師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疏云諸公言玉瑱明王亦有之

禮箋云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

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皐陶篇乘輿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三公諸侯及卿大夫皆有前無後案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則歐陽氏說所本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禮緯旒垂目纊塞耳王者示不聽讒不視非也則大小夏侯氏說所本也鄭君釋周官禮記用歐陽氏說

天子冕



笄

喪服傳曰吉笄尺二寸　簪笄纓中以安髮　冠笄亦當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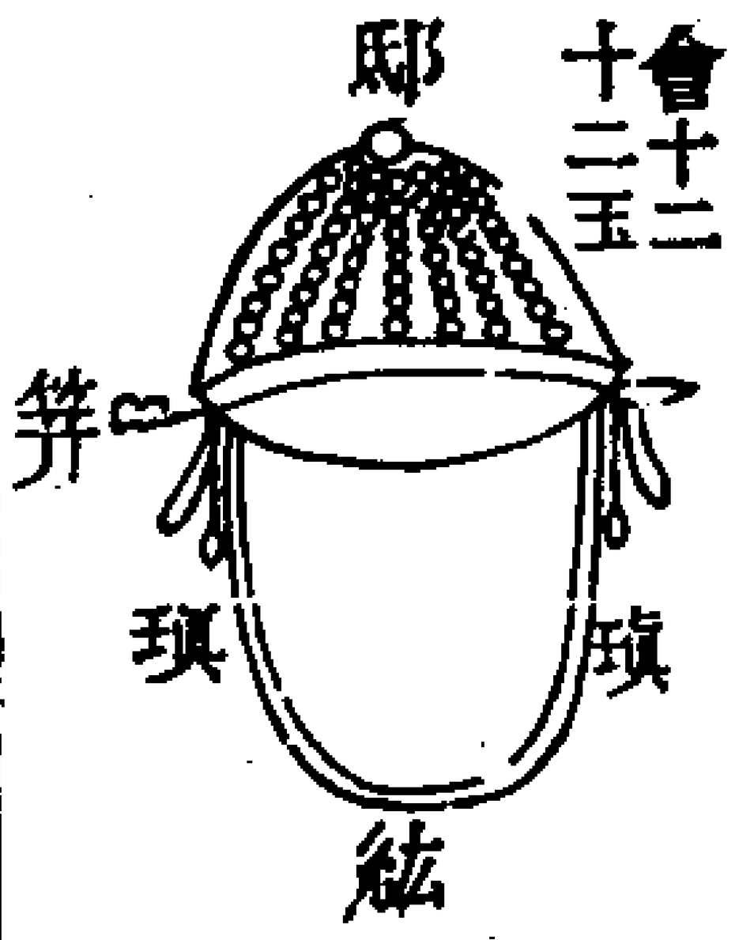
瑱

瑱制無文春秋傳曰幣錦二兩縛一如瑱則其形必圓而長又記曰瑱纊塞耳則瑱又加以纊疑懸玉于紞玉之下當耳處綴以纊也　紞天子五采士三采瑱君黃玉卿大夫青玉士象見詩傳鄭以士用石

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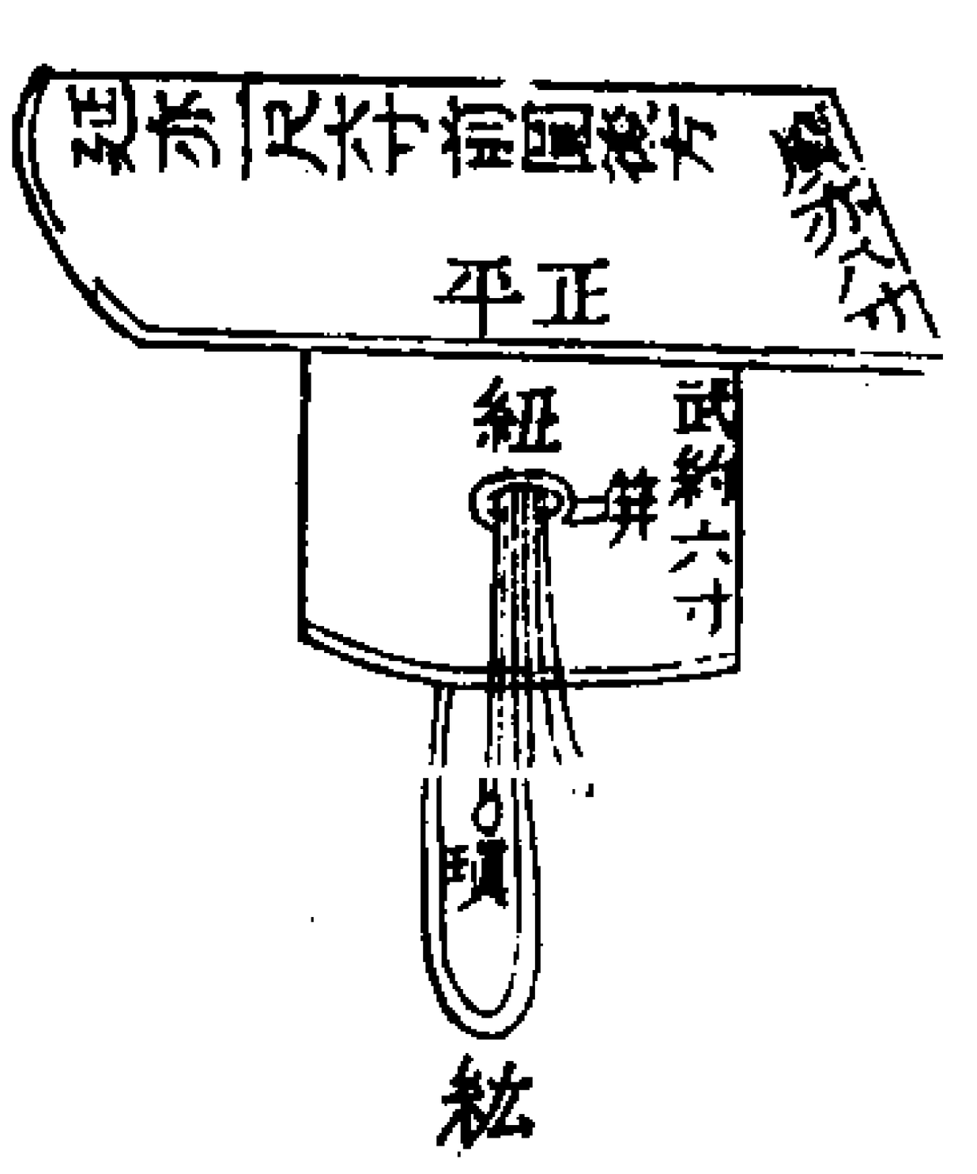
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各以其等爲之注會縫中也璂讀如薄借綦之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曰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邸下柢也疏弁內頂上以象骨爲之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玉亦二采一命之大夫及士皮弁之會無結飾鄭義韋弁皮弁同制韋弁則以韎韋爲之皮弁以白鹿皮爲之異耳　詩曰充耳琇瑩則亦有瑱

天子弁



爵弁

士冠禮注云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又云爵弁者制如冕黑色但無繅耳疏云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其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　詩充耳以素則亦有瑱



冠

詩疏云紂帛爲元冠

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注云今冠橫縫以其辟積多冠梁廣二寸直爲辟積則少橫爲辟積則多冠既爲辟積非縫之則不能平縮縫橫縫皆謂縫其辟積耳

喪服曰喪冠外畢注冠前後屈而出縫于武也疏云冠廣二寸凡冠皆謂梁聶崇義三禮圖引疏作冠廣三寸落頂謂縱著于武前後兩頭皆在武下鄉外出反屈之縫于武而爲之兩頭縫畢向外曲禮云厭冠也檀弓云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是吉冠則辟積無殺殺當爲數對喪冠三辟積橫縫亦兩頭皆在武上鄉內反屈而縫之此似以橫爲橫著于武非也以爲縫于武亦非唯居冠屬武耳　鄉黨圖考云吉冠梁亦二寸武與冠不異色

玉藻元冠縞武注云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謂不屬武玉藻又曰居冠屬武自天子達有事然後緌注謂燕

居冠也著冠于武少威儀疏云若非燕居則冠與武別臨著乃合之

內則曰冠緌纓注緌纓之飾也疏云結纓頷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緌則緌卽纓矣凡冠無笄非纓不固居冠不緌不能無纓纓既不爲餘垂則有事然後緌必易其纓乃可疑緌者別爲絲組既結纓乃著于纓之兩端故內則曰冠緌纓爲三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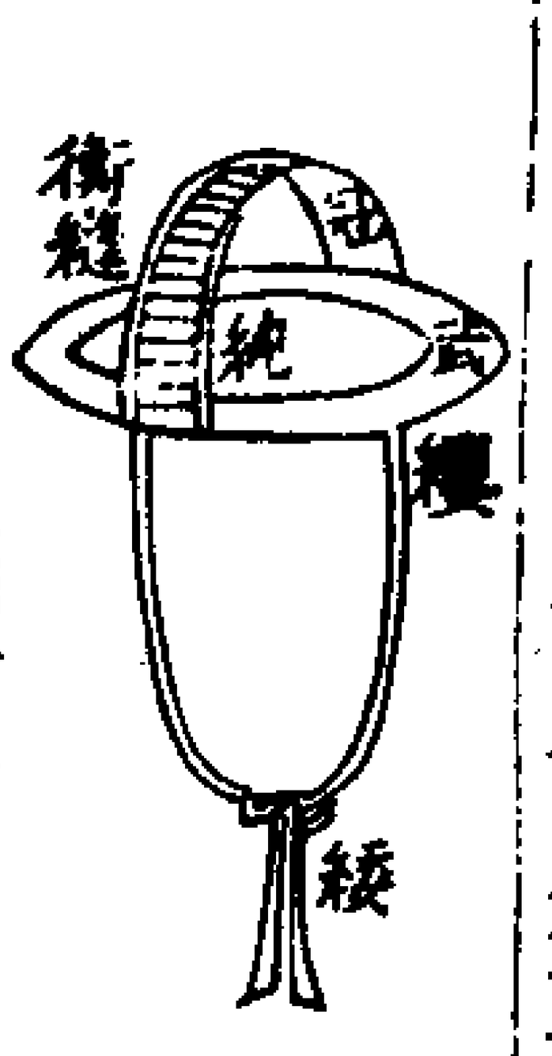
戴東原記冠云既纓飾以緌

玉藻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疏云惟繢緌爲異其青組纓與士同是孔亦以緌纓爲二物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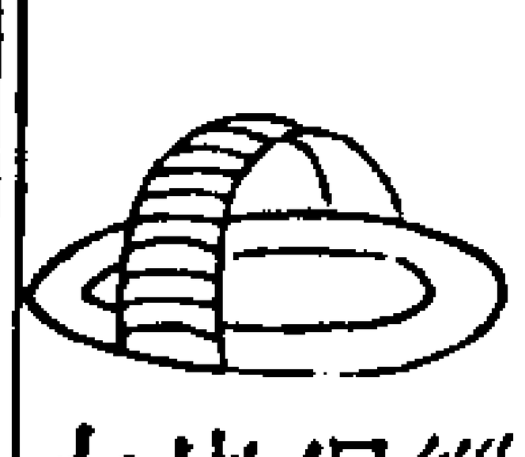
又元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注云緌當用繢諸侯元冠丹組纓而緌當用繢則鄭以纓緌爲二

曲禮曰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疏謂緣冠兩邊

元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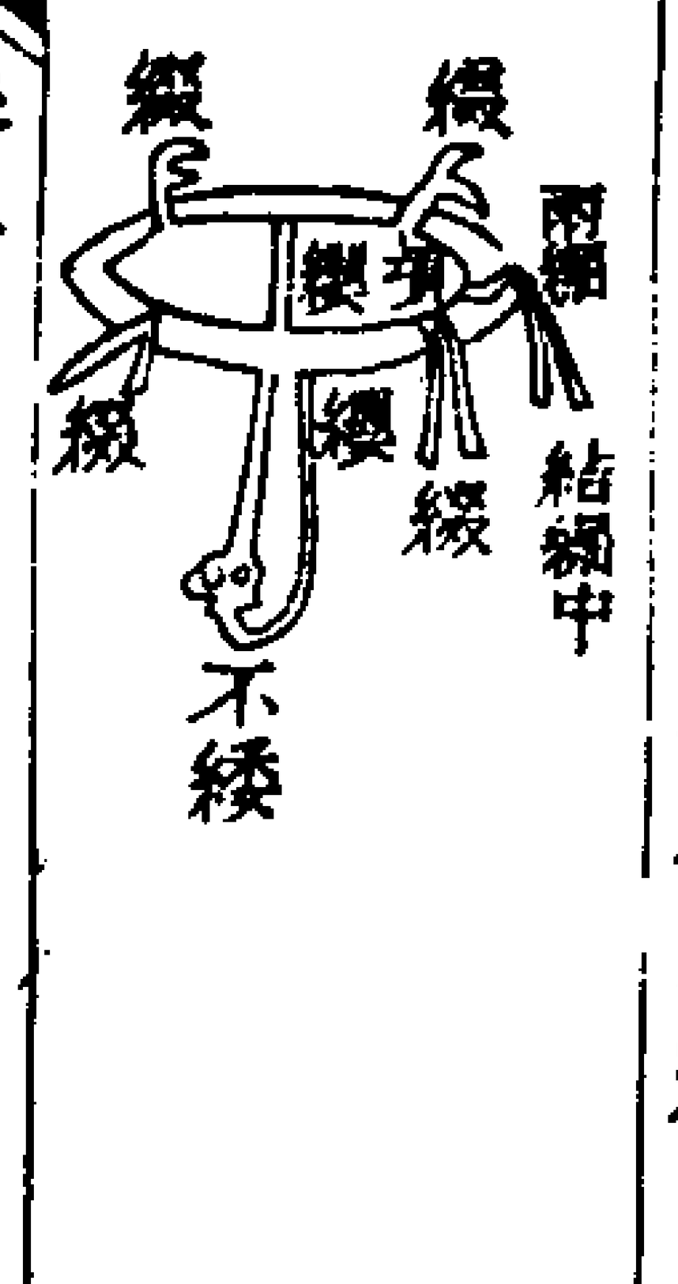


緇布冠



緇布冠以緇布爲之其制當一如元冠但差小詩臺笠緇撮傳曰緇撮緇布冠也疏云緇布冠制小故云撮太古冠未必有純纓屬缺項

士冠禮曰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注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詩傳頍弁貌凡冠後曰項此頍項結于項後以其頍然在項故名頍項而敖繼公以爲其後不合故曰缺項則纓屬于缺是爲屬于後缺中乎江氏反依其說竊所未安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緇布冠無纓明有四綴繫于武冠乃得固鄉黨圖考以爲冠與缺項不必連綴固冠自有纓偶不思耳羣經補義則改之矣項中有緇亦由固頍爲之耳疏云頍之兩頭皆爲緇別以繩穿緇中結之然後頍得牢固



衣

喪服記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袪尺二寸注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云廣尺則正方衽不屬于其下若衽屬于其下不得與有司紳齊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疏云取布三尺五寸廣一幅留上一尺爲正一尺之下從一畔旁入六寸乃向下斜向下一畔一尺五寸去下畔亦六寸橫斷之留下一尺爲正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衽各二尺五寸屬猶連也連幅謂不削疏云凡用布爲衣物及侯皆去邊幅一寸爲縫殺今此屬連其幅則不削去其邊幅欲與衣二尺二寸正方縱横皆二尺二寸衣二尺有二寸此謂袂中也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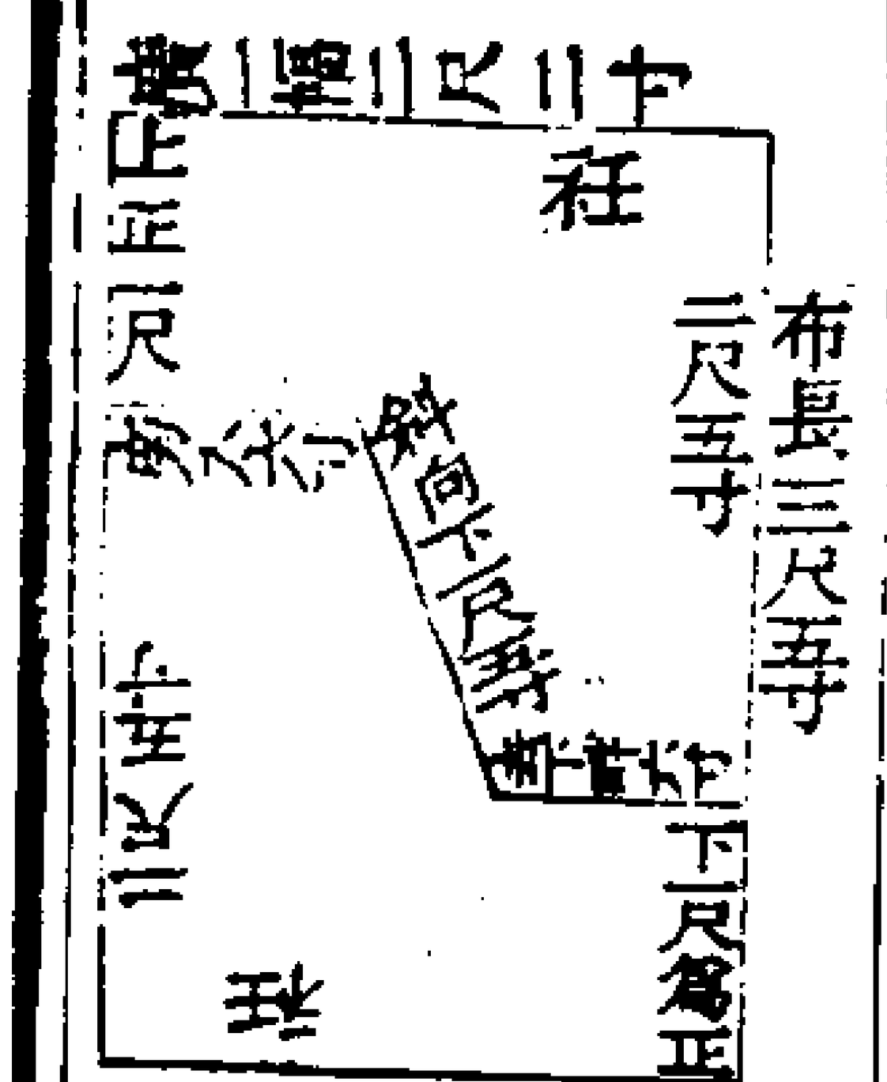
衣者明與身參齊二尺二寸其袤足以容中人之肱也衣自領至要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加闕中闕原誤闕今正下同八寸而又倍之凡衣用布一丈四寸疏云闕中謂闕去中央安項處當縫兩相總闕去八寸若前後據長而言則一相各長八寸通前兩身四尺四寸總五尺二寸也袪袤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

衣之長二尺二寸而用布得前後通爲五尺二寸是古之衣當肩爲殺縫中屈其八寸爲曲袷袷之左右皆殺去其八寸之布而爲縫如是則袷方而衣身止二尺二寸也陳氏澧不以當肩縫殺爲然則當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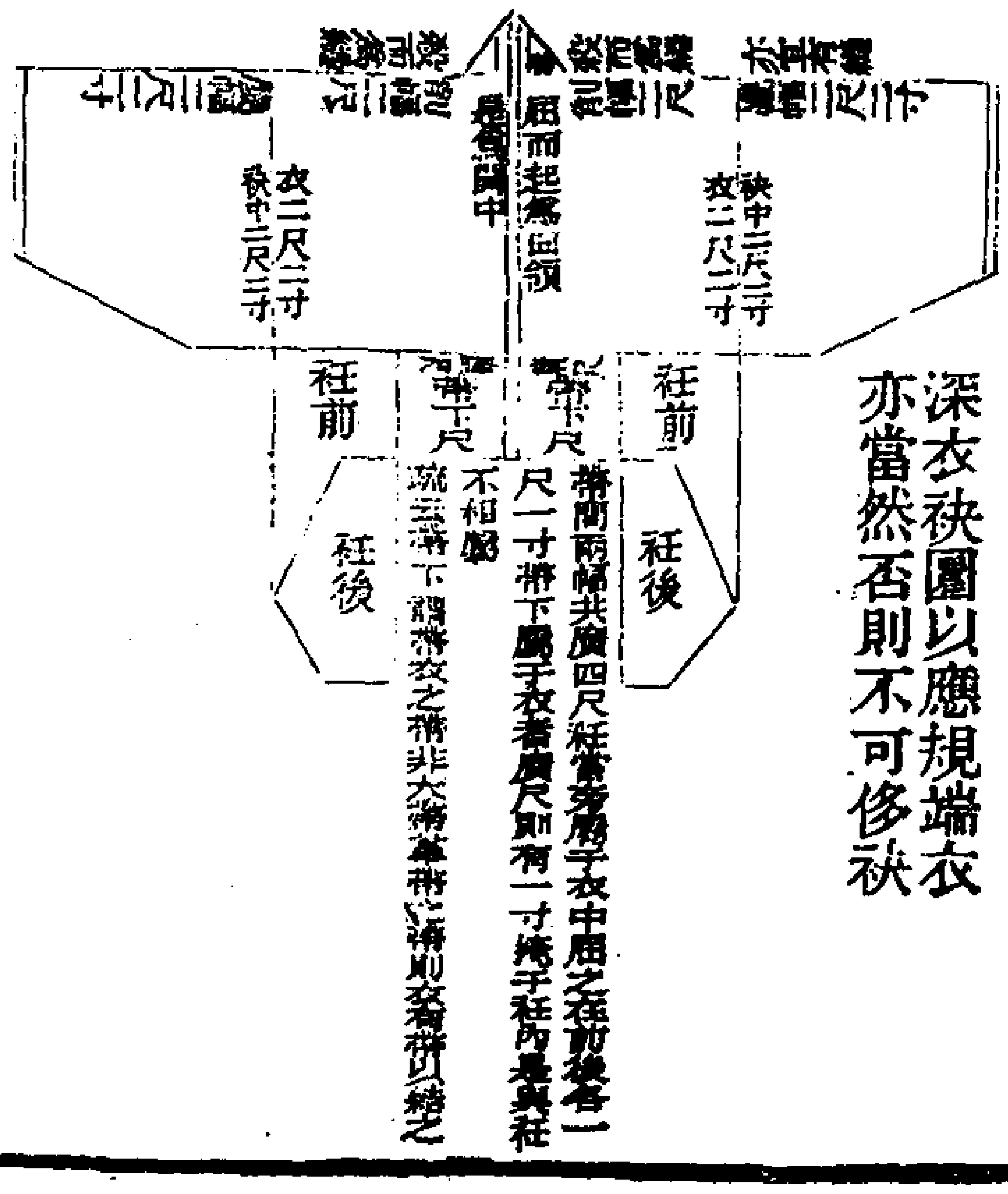
安曲袷

司服注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疏云無正文雜記云弁経服其衰侈袂少牢主婦綃衣亦云侈袂鄭以侈爲大即以意爲半而益一以解之也

裁衽



端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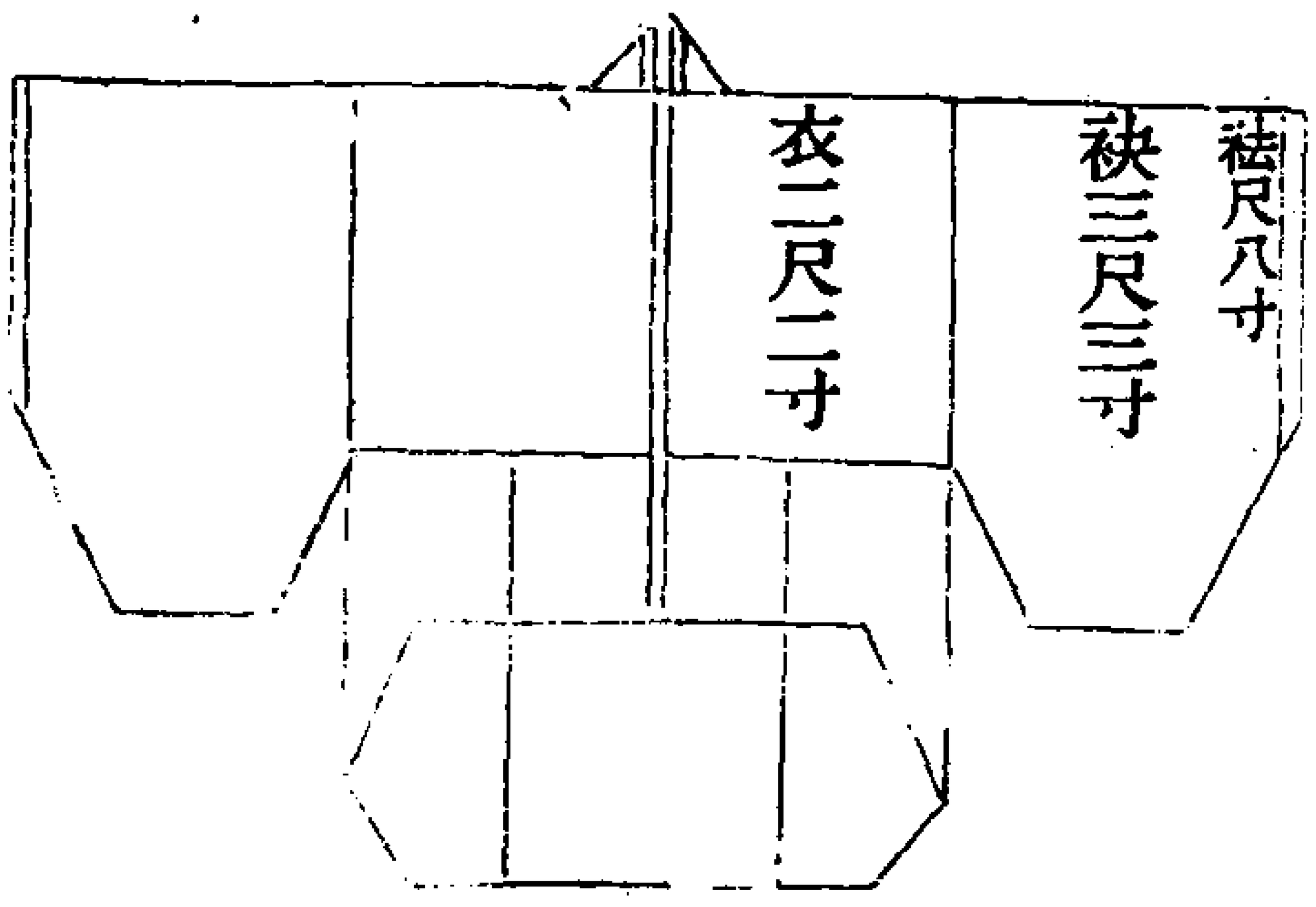


衣二尺二寸
袂中二尺二寸
袂中二尺二寸
衣二尺二寸
屈而起爲曲領
衽前
衽後
衽前
衽後
帶下尺
帶下尺
帶間兩幅共廣四尺衽當旁屬于衣中屈之在前後各一尺一寸帶下屬于衣者廣尺則有一寸掩于衽內是與衽不相屬
疏云帶下謂帶衣之帶非大帶革帶之帶則衣帶以結之

深衣袂圜以應規端衣亦當然否則不可侈袂

侈袂

凡冕服之衣皆如此



袪尺八寸
袂三尺三寸
衣二尺二寸

裳

喪服注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也疏云凡服唯深衣長衣之等六幅破爲十二幅狹頭向上此非也江氏深衣考正之不須辟積其餘要間以外皆辟積無數喪服三辟積有數也前爲陽後爲陰前三後四各象陰陽也唯深衣之等連衣裳十二幅以象十二月也　又案喪禮記明衣裳縓綼緆注云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則裳每幅有飾亦如衣純寸半可知

以深衣約之七幅各削兩畔一寸爲縫下齊一丈四尺也要如衣八尺也玉藻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帶下四尺五寸約以爲裳之長

深衣　中衣

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謂有上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詩曰素衣朱襮玉藻曰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長衣中衣又疏云吉服中衣亦以采緣諸侯得綃黼爲領丹朱爲緣大夫士但用采純而已

深衣之制孔疏解誤江氏作深衣考誤正之最爲詳確故備錄其圖不列經注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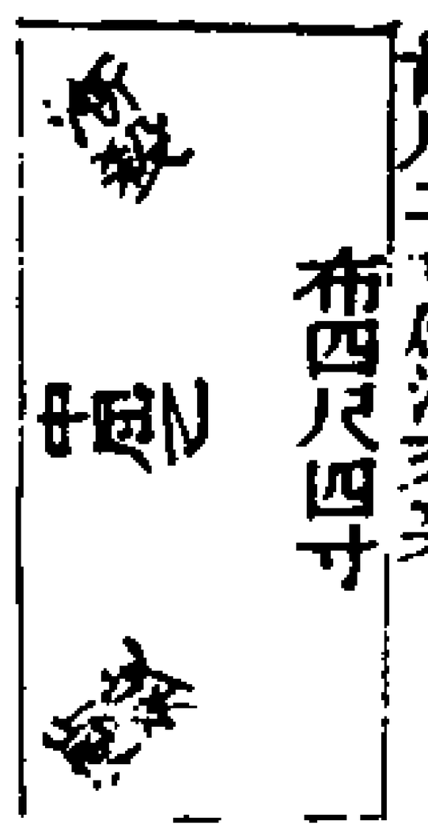
裁衣身

案深衣袂中三尺六寸此以四幅布爲之去縫廣四尺不相應故江氏之說以衣二尺二寸與袂方也爲深衣無取于方衣身二幅當減之爲三尺六寸人張兩手爲尋八尺以三尺六寸加二袂四尺四寸則八尺肘以前尺二寸應注文矣

布一幅闊二尺二寸長約四尺四寸中屈而下垂爲衣之左畔前後兩邊各去一寸爲縫下亦各去邊縫右亦如之

案此以四尺四寸布中屈則無闕中之八寸而別安曲袷非古法也又深衣之制當無骨者則殺端衣爲近下深衣既無帶下則衣宜稍長今以二尺二寸又去縫一寸則二尺一寸之衣稍下于裳矣今以爲衣宜連帶下之長以布七尺二寸中屈之闕中八寸前後各三尺二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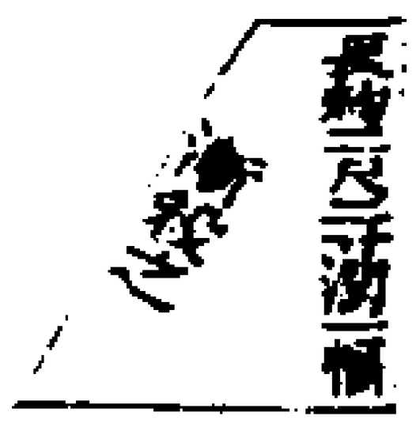
裁袂



又布一幅亦如衣左右畔之長闕中屈之各去邊縫屬于衣幅其外漸殺之以爲袂袂之口爲袪袪二尺二寸兩面二尺四寸

案亦宜以兩幅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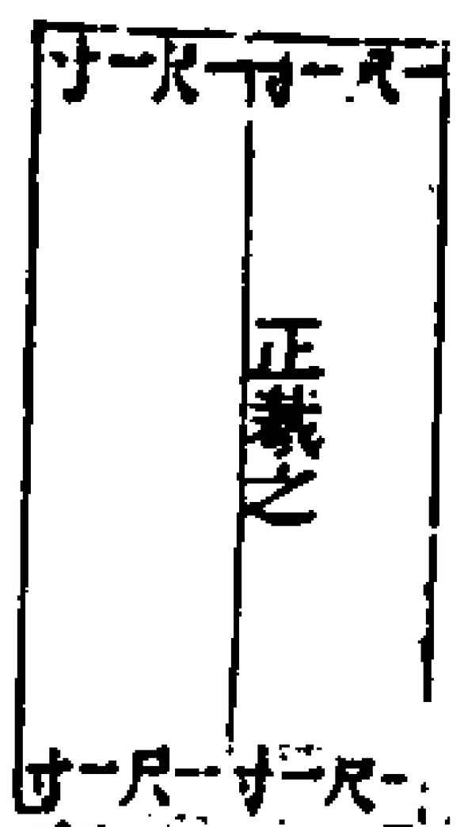
前右外襟


長約三尺二寸濶一幅
漸殺之

又布一幅長約二尺二寸闊二尺二寸其上漸殺之皆各去邊縫以爲右前之外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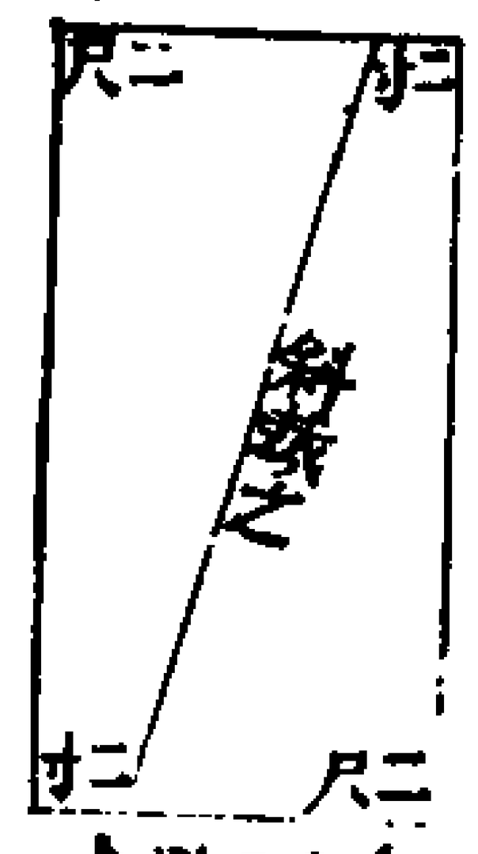
案此無文江氏以意增之

裁裳前襟後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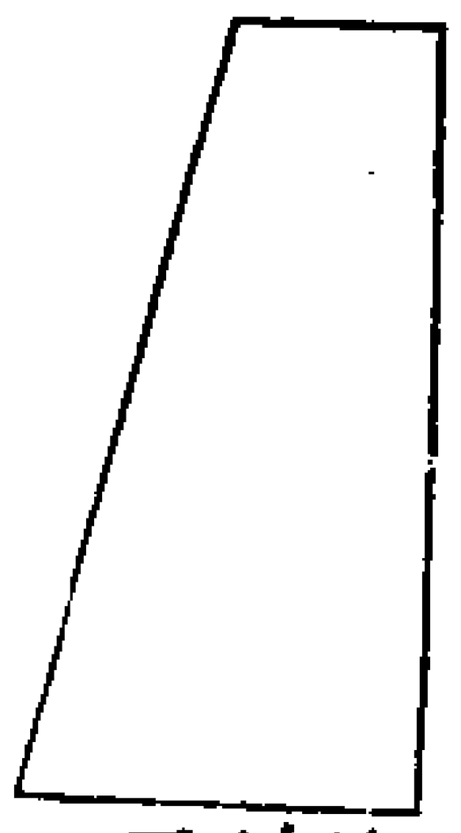
布一幅正裁爲兩幅皆闊一尺一寸兩邊各去一寸爲縫每幅上下皆闊九寸凡用布四幅裁爲八幅各去邊縫八幅上下皆闊七尺二寸爲裳之前後

裁裳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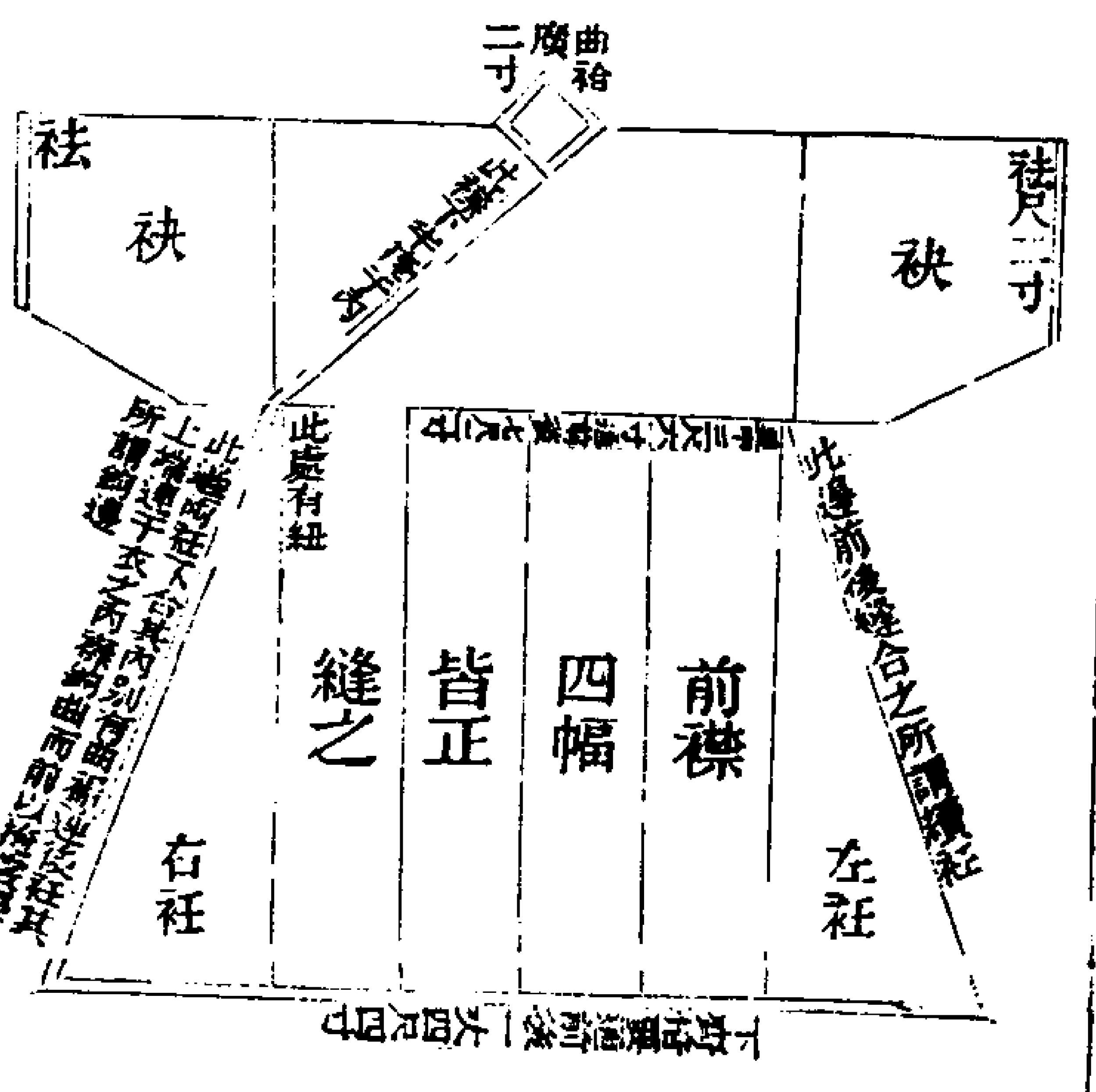
布一幅交解爲兩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八寸凡用布二幅裁爲四幅各去邊縫一寸狹頭向上寬頭向下爲兩旁之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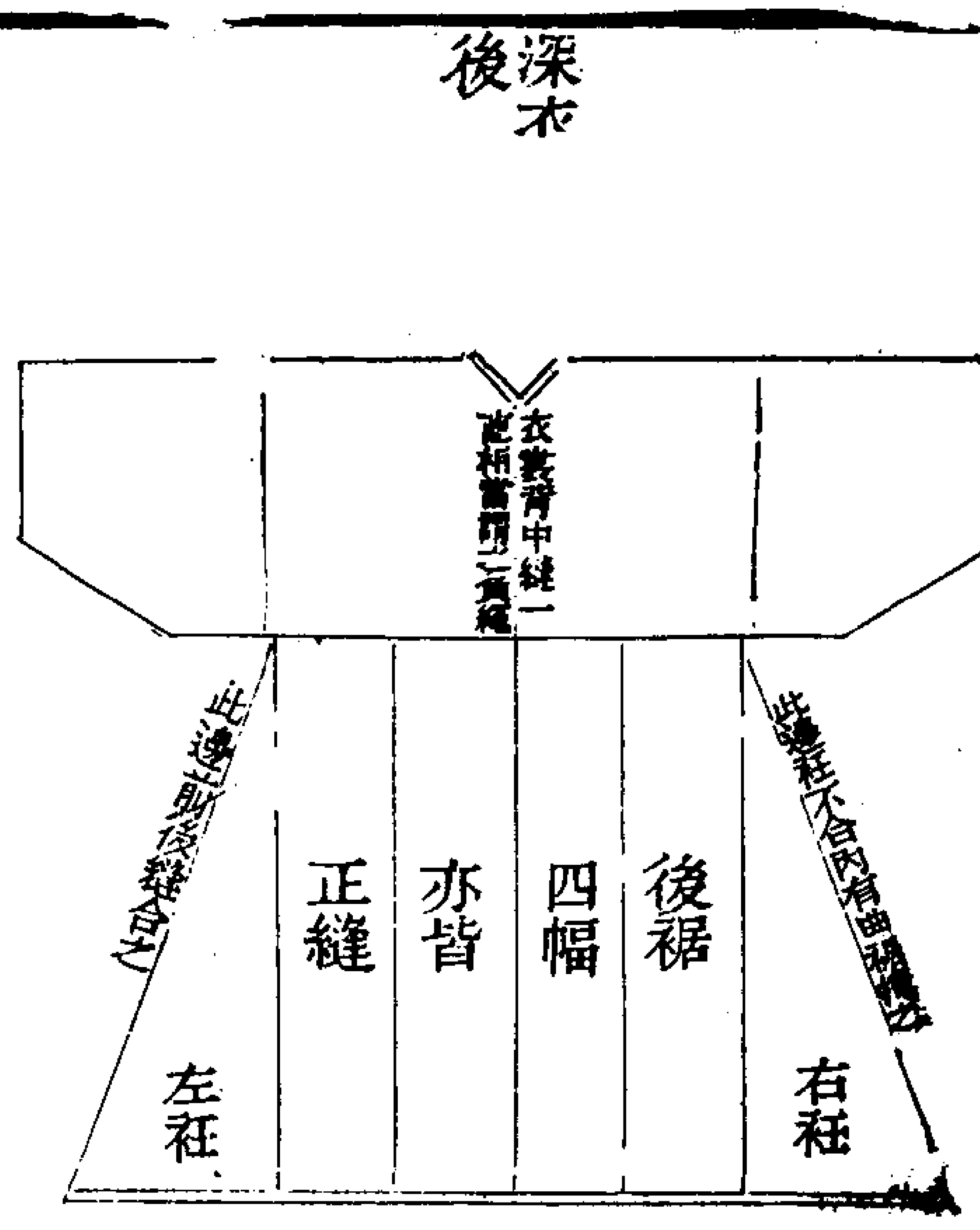
裁鉤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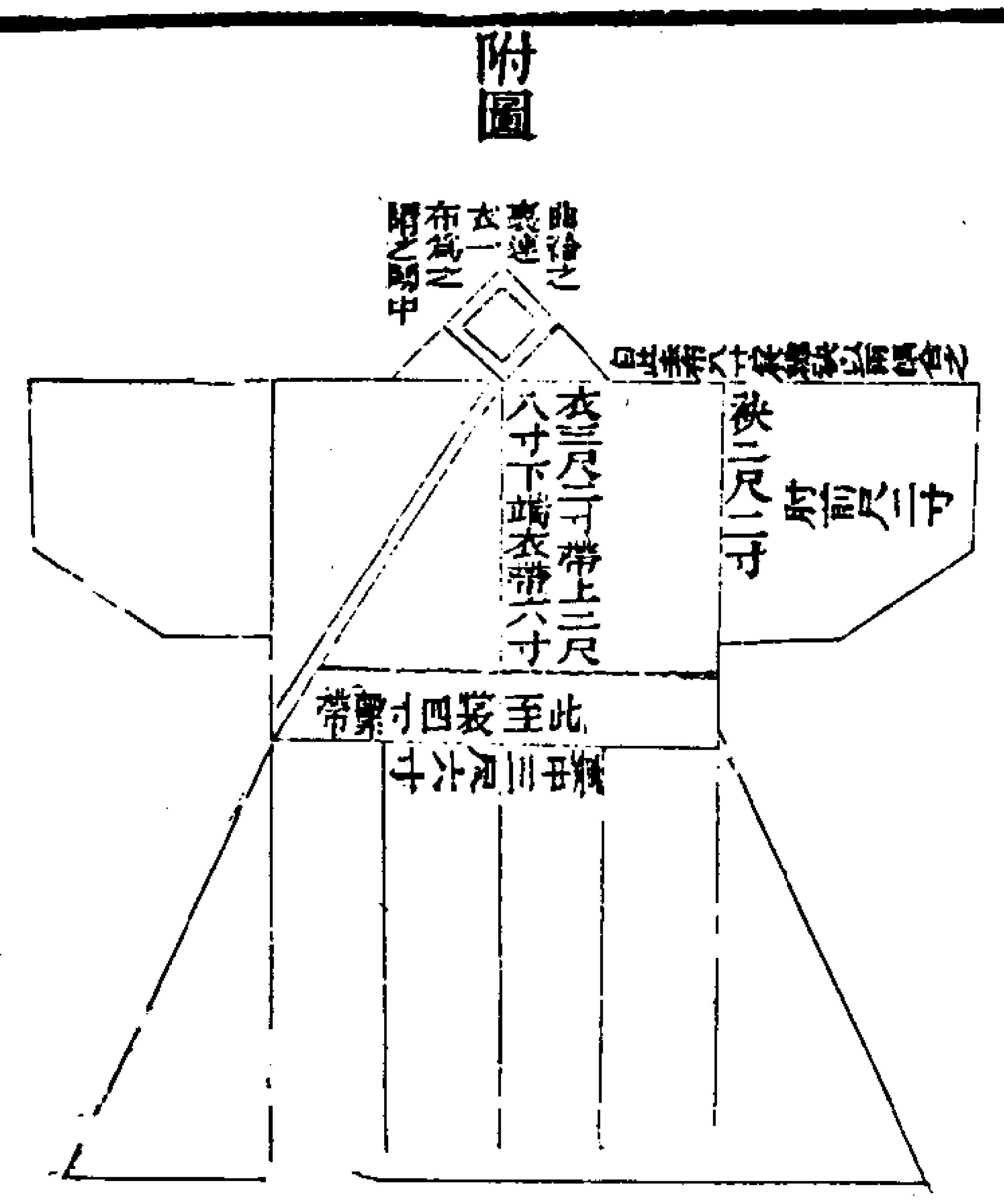


鉤邊無明文大約如此裁布各去邊縫其斜殺一邊連綴于右後衽上頭狹處綴著于衣之右內衽以掩裳際

深衣前


曲袷廣二寸
袪
袂
袪尺二寸
袂
此處有紐
此邊兩衽不合其內別有曲裾漸殺從衽其上端連于衣之內襟鉤曲而前以掩裳際所謂鉤邊
此邊前後縫合之所謂續衽
前襟
四幅
皆正
縫之
右衽
左衽





又士喪禮襲有褖衣注云黑衣裳赤緣之謂褖褖之言緣也所以表袍者也疏云此褖衣則元端但此元端連衣裳與婦人褖衣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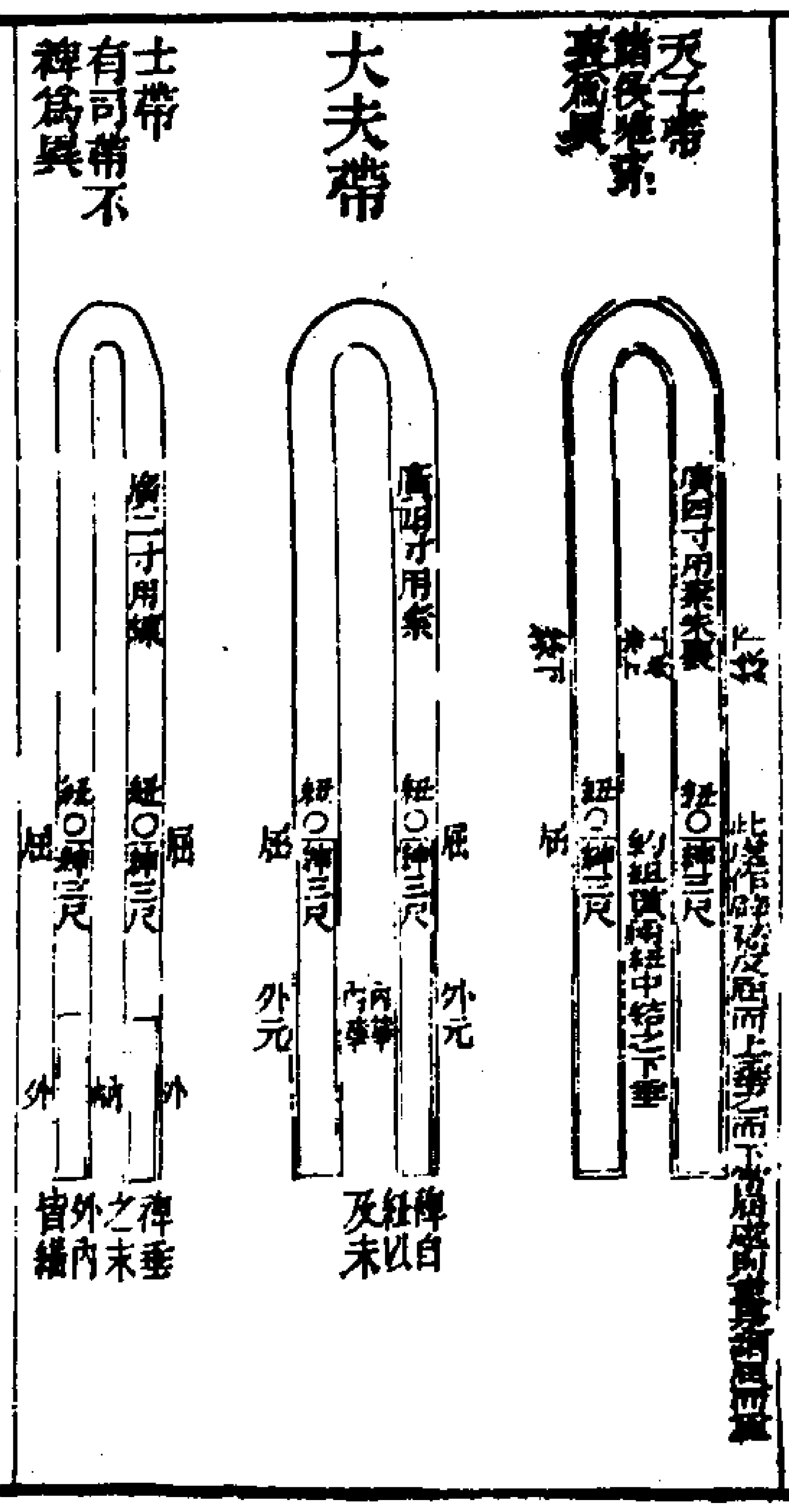
帶

玉藻曰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幷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注謂大帶也而素帶

終辟謂諸侯也諸侯不朱裏合素爲之下天子也大夫亦如之率繂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繂積如今作幧頭爲之也辟讀如裨冕之裨謂以繒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裨其紐及末疏云裨其身之兩旁及屈垂者儀禮賈疏云大夫不裨其襀要者直裨垂之三尺屈而垂者案賈說是士裨其末而已疏云裨其一條下垂者儀禮疏云士裨其末繞三尺所垂者不裨案孔以爲一條下垂者是謂帶之下端而巳然雜帶注云內外皆緇若唯下端不得云內外賈以爲裨末繞則從其末而繞出兩旁然天子以至大夫皆言上下內外無兩端之文則兩端蓋不裨士裨末者應是垂之半以下耳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于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凡紳上屬于帶當紐處必反屈乃得正垂

故重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于中也結約餘也疏云以物穿紐約結其帶組餘三尺與帶垂者齊雜猶飾也卽上之裨也君裨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裨垂外以元內以華華黃色也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熊氏云上下據要爲正近人爲內遠人爲外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練廣二寸再繚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綷之如士帶矣無箴功則不裨之士雖綷帶裨亦用箴功凡帶不裨下士也

案疏云率者縫旁邊非也唯裨用箴功則綷不縫明矣注云綷積者謂織帶時以兩條繩置其邊而織之故破率爲綷以如碑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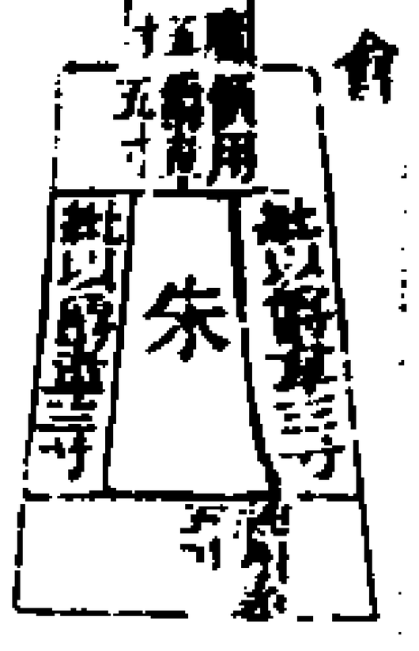
韠　韍

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注此元端服之韠也韠之言蔽也凡韠以韋爲之必象裳色則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元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韠圜殺直目韠制天子直四角直無圜殺公侯前後方殺四角使之方變于天子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大夫前方後挫角圜其上角變于君也韠以下爲前以上爲後士前後正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閒語也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凡佩繫于革帶疏云去上下各五寸者卽雜記云韠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不至下五寸也唯去上畔下畔而云殺四角使之方者蓋四角之處別異之使殊于餘邊也

雜記曰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注會謂領上縫也頸下曰領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在旁曰紕在下曰純素生帛也紕六寸者中執之表裏各三寸也古者紕飾表裏加一故深衣緣廣寸半注云表裏共三寸矣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與會去上同會去上之上謂韠中朱之上畔非上廣一尺之上紃施諸縫中若今時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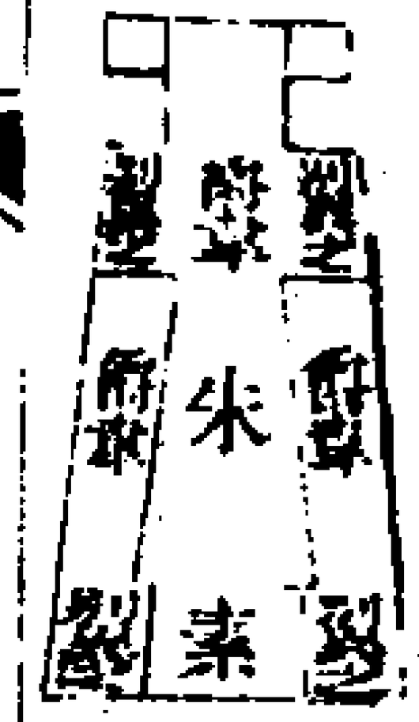
如玉藻疏說則雜記為諸侯韠制也然韠之上領下純旁紕宜為通制疏以為上下所殺之五寸非也若其言四角之處別異之則當然蓋若前後殺而方則上下同廣非韠制矣以此言之挫角者亦當角處別異之其別異唯在領與純故注云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也

天子直



天子之士亦直諸侯之士亦前後方

諸侯前後方



祭服則謂之韍廣長紕純之制盡同但于其中畫之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韎韋即玉藻曰一命緼韍侯禮所謂韎韐自大夫而上皆赤韍人君朱韍章弁

大夫前方後挫角

雖非祭服亦服韍詩方叔將兵服其命服朱芾斯皇韋弁服也

舄屨

士冠禮記曰屨夏用葛元端黑屨青絇繶純純博寸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冬皮屨可也注屨者順裳色元端黑屨以元裳為正也絇之言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屨人疏云以條為之繶縫中紃也疏謂牙底相接之縫中有條紃也純緣也疏繞口緣邊三者皆青博廣也魁蜃蛤柎注也

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注複下曰舄古今注舄以木置屨下禪下曰屨絇繶純者同色今云赤繶黃繶青絇雜互言之明舄屨眾多反覆以見之凡舄之飾如繢之次相對也凡屨之飾如繡次也相比也天子諸侯吉事皆舄其餘唯服冕衣翟者舄耳士爵弁纁屨黑絇繶純尊祭服之屨飾從繢也素屨者非純吉有凶去飾者言葛屨明有用皮時散屨亦謂去飾

內則偪屨著綦注偪行縢綦屨繫也疏云皇氏云屨頭施繫以為行戒未知然否或可著屨之時屨上自有繫以結于足也案當是以繫穿于絇中而結于足玉藻曰童子不屨絇

舄

屨

偪詩謂之邪幅箋云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疏云邪纏于足謂之邪幅

閟百詩尚書疏證云詩之邪幅臧哀伯所謂偪人君之盛服也非行縢者比康成杜預時無復

此制故箋曰若今行縢而已至內則之偪則常人之服也康成直注為行縢不言若其密如此

冕弁冠服表

	天子		上公
裘冕	冕而無旒玉笄朱紘玉瑱服大裘加元衣　案此裘袞冕制度皆未確今仍依鄭注更正　朱紱龍火山　朱帶朱裏　絳韠赤舄　黑絇繶純	祀天　祭地　賈說	
袞冕	冕十二旒五采繅十二就皆五采玉十二二就間長尺二寸笄紘瑱　同袞冕衣五章裳四章賈云天子之服小章皆十二　燕裘裼元衣　黼黻[illegible]	享先王　受覲　賈云春夏受享朝當皮弁服案諸侯朝天子皆禪冕天子不得以皮弁受　齊　熊氏稱天子祭服降一等則大裘所祭者袞冕以下鷩冕之可知此條今補　親迎　賈孔	冕九旒三采繅九就就間九寸三采玉九青紘玉笄玉瑱衣五章裳四章有降龍[illegible]
鷩冕	冕十旒衣三章裳四章餘並同袞冕	享先公　饗食賓客　大射　食三老五更　王大學　孔說	冕七旒旒九玉此孔說賈以諸侯唯一冕衣三章裳四章餘同袞冕
毳冕	冕七旒衣三章裳二章	祀四望山川	冕五旒旒九玉衣三章裳二章
希冕	冕五旒衣一章裳二章	祭社稷五祀	冕三旒旒九玉衣一章裳二章
元冕	冕三旒衣無文裳刺黻餘並同袞冕	祭群小祀　朝日　夕月	冕無旒衣無文裳刺黻
爵弁	純衣纁裳	哭諸侯　賈用士祭　承天變　金榜云王與大夫盡弁　鄭注爵弁者承天變　降服	純衣纁裳　爵弁[illegible]　士

	上公	侯伯	子男	王之三公
裘冕				
袞冕	素帶終辟　黃朱紱火山　紺絇繶純　朝天子　從王大祭祀　鄭云魯在國祭服與天子同　今案擯郊褒二王後祭先王魯祭周公皆服袞			加一命則服袞與上公同
鷩冕	從王享先公　饗射服之	冕七旒三采繅七就就間七寸三采玉七七服小章皆七餘並同公　朝天子　從王鷩冕以上從王服		
毳冕	從王中祭祀服	冕五旒旒七玉餘同鷩冕	冕五旒三采繅五就就間五寸三采玉五五服小章皆五餘並同侯伯　朝天子　從王毳冕以上從王服	孔云服毳冕冕之旒無文當四旒旒玉以命數當以為當六旒八節則八旒三旒玉八采繅八就就間八寸三采王八服小章皆八餘同毳冕餘應同子男　助王祭
希冕	從王小祭祀服	冕三旒旒七玉　從王服		
元冕	祭宗廟　親迎　郊特牲說諸侯以為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之冕昏禮說以為不得逾元冕	冕無旒　同公	同公	從王聽朔　郊勞諸侯　親迎　賈說
爵弁	始受命於王服之　諸侯適周當爵弁	同公	同公	自祭　王制疏云王之三公卿爵弁自祭則公當同

王之孤	王之卿大夫 諸侯入爲王官仍其服侍大未毳衣繡云子男入爲大夫者	公之孤 次國卿	
冕五六旒朱其繅四旒旒 繅檟六玉就六玉 閒六寸其絺衣繡文裳刺 王六旒玉延繡小章六 繡冕裳繡同希冕 旗 衣一章裳二三 章小章大 素帶朱裏赤舄 韍山赤舄 黑約繶純 助王祭		旒玉繅旒服旒玉及服小 小章各以其章各以其命 命數 數 餘同王之孤 餘同王之孤	
從王聽朔 親迎冕說	冕卿六旒旒 六玉朱綠繅 六毳服小章 大 大夫四旒 四玉朱綠繅 四毳服長四寸 服小章四 餘同孤 助王祭 從王聽朔		親迎冕說
自祭其廟 材衣纁裳緇 餘纁屨黑約 繶純 餘同王	自祭未聞 王制疏王		之廟皆弁 自祭與孤 同大夫皮 弁業諸臣 分三等一 大夫以爲 冕卿以卿 元冕皆也 玉藻玄端 氏天子蕉 大夫與諸 自祭與皇 侯孤說天子 氏說天子 太大夫同 侯大夫以 朝服以祭 便與爵氏 四命以上 齊祭冕冠 相訪非也

	公之卿大夫 次國大夫 子男卿大夫	士 天子諸侯之士同	天子
			韋弁 鄭云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弁兼飾 如皮弁朱紘 玉笄玉瑱 服韎韐黃 衣韎 素韠朱韍
			皮弁 白鹿皮爲弁 綦飾五采玉 十二綦飾五玉 笄朱紘卡瑱 十五升白布 衣積素以爲 裳前後皮 韠素錦衣
			冠弁 元冠朱組纓 十五升緇布 衣積素以爲裳 服 緇衣 素帶素韠白 舄同皮弁
			元端 元冠朱組纓 元衣朱裳朱 緇帶 服素裳 衣孔韍 黑屨青絇繶 純帶同弁
			素服 鄭云素服緇 素冠 素屨
助君祭 大國之孤助君祭不得希冕未聞所用 今案依雜記疏引崔氏義孤服絺冕惟二王後之孤助其君祭先王之祭孤助祭冕公則然餘皆服元冕以其君元冕自祭不得踰之			深衣
助君祭 親迎冕說	再命以上旒 王繅就服小 章各以命數 赤數一命者 冕無旒繅 餘同孤 助君祭 親迎冕說	昏禮注大夫以上親服親迎冕裨之	
未聞卿所用 孤弁而祭于己	未聞	純衣纁裳緇 帶韎韐以 緇韎韐纁屨 黑絇繶純 象笏素韠緇 組紘纁邊 助君祭 凡入君廟皆爵弁 冠三加 親迎則緇袘	緇布冠 天子始冠元冠朱組纓 即元端服不用緇布冠

鄭云白舄青約繶純 文王世子云皮弁服 鄭志又云韎采為領 素帶素韠 章衣素裳 韠為青絇繶純 服注皮弁服 則葛帶 衣而素裳 杖

兵事
月令疏熊氏云天子秋冬田韋弁服

眡朝食
郊祭報
詩頍弁注天子諸侯朝服以燕 天子之制皮弁而養 燕衣則元衣云者 其冠素裳 以天子之朝服為燕服 以孔氏云同姓天子燕 皮弁臣元冠兩事

田
賈疏月令注謂四時田獵正服 惟習兵冠弁 非也

養老
王制云周人元衣而養老 注云天子諸侯養老以燕禮燕服 曰朝服是也

齋　燕居　大札　大荒　大烖

用其說 賓射燕射 孔以為與燕同皮弁

諸侯

袞飾三采玉 玉數如其命 青紘玉笄玉瑱 衣袞裳 天子同 冕同朱紱與 天子同白舄與 天子同

袞飾三采玉 玉數如其命 紘笄瑱同 章弁 冠素衣 鄭注詩鴇羽云天子諸侯皮弁服 狐裘素衣 以素衣為皮弁服孔 釋之以諸侯受命服皮弁 子天子服以狐裘錦衣 不崇服 朝服 素衣 裳也 帶韠與章弁 同 素韠

天子冠弁諸侯以下謂之朝服 元冠丹組纓 緇布衣 十五升 素裳素韠 衣素裳 緇帶 同皮弁
王制注云王者之後以朝服亦為燕服 魯季康子之朝服以縞 宋王者之後 周禮也 據以為元端服元冠 衣元裳 之祭緇冠 章車 朝服緇衣 素裳冠章

元冠丹組纓 元衣朱裳 朱韠 緇布 素裳 緇帶 同弁

禮 雜記云諸侯 而下有冠之服亦元冠也 冠其冠則 丹組 素韠

十五升白布冠 緇布冠而敝之 冠其緇布 云其頍項 並同 組纓 士

王之公卿大夫

袞飾各加其命數 一命無飾

袞飾各加其命數 一命無 衣裳同諸侯

元冠素組纓 元衣大夫素 素裳散屨

元冠素組纓 素裳素衣 素冠散屨

同諸侯

大夫無冠禮 不用緇布冠

兵事
田 以田 注引王制

視朔
相朝 孔疏
接聘賓
蜡
巡牲 小蒐
射義疏諸侯射于寬 其服皮弁
服 弔服錫衰 大夫錫衰同姓之士 總衰異姓之士疑衰 之

視朝食
聘賓
燕
賓射
燕射
大射 大射行射冠 射義疏以在學宮諸 用皮弁
養老 養老禮君聽 及命 世子生君名

甫又玉藻 元冠紫綏 注云蓋宋 王者之後 服則夏甫 紫綏

齋
燕居
諸侯未命入廟之服
注

凶裁齋禱
夕
燕居

夫士

緇組紘纁邊 皮弁笄瑱 衣裳素積與 天子同 再命以上赤韍 一命縕韍 帶素裡緇辟 白屨黑絇 純 士練帶 緇辟 韎韐

兵事

飾如章弁 衣裳同天子 素衣素裳 繅衣 又詩羔羊 箋云卿大夫羔裘 白 士 褭衣 素屨同章弁

朝
大夫自祭 大學皮弁 祭菜注云 朝服謂諸侯之有司 不皮弁

素裘豹袪 緇衣 帶韠屨同皮弁

聽私朝

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 裳韠屨同朝 大夫以上素 士爵韠 赤舄 爵韠青絇繶純

齋
王朝之臣夕 當以元端 春秋傳曰有 司免牲元端

凶裁齋
燕居

諸侯之孤卿大夫士

再命以上素 飾各以命數 一命以下無 飾 緇組紘纁邊 笄瑱 弁

再命以上素 飾各以命數 一命以下無 飾 紘笄瑱同皮弁

元冠素組纓 衣裳同諸侯 素裳豹飾袖 緇衣 帶韠同皮弁 屨亦同

元冠素組纓 元衣大夫素裳 士元裳黃裳 雜裳 鄭云大夫以上元端

元冠素組纓 素衣素裳 素裳散屨

同諸侯

以緇布為冠 無緌 缺項青組纓屬于缺 其服即元冠 服冠而敝之

	與孔並以在兵則韎韋衣裳事則韎布衣而素裳狐裘黃衣孔又云緇製大夫以上素帶士緇帶再命以上赤韍一命士韎韐並白屨黑約繶純　兵事　卿歸饔餼下大夫致禮	衣裳同猜侯韋衣裳青秆襲褐韍衣帶屨同韋弁並素韠　從君視朔　聘　弔服錫衰	僕右恒朝服右虎裘厥狠裘　朝　孔賈並云大夫夕于君朝服　大夫自祭　尸同服　凡承君命凡入聘皆朝服　聘食　郊勞聘賓　聘屨幣賄　問卿　宰夫設食致饋　鄉飲射　冠子　士負世子	後缺裘褐台司朝服　大夫以上素帶爵韠並黑屨青約繶純　視私朝　士祭　齋　孔賈云士夕于君元端　子事父母賄　注士　息司正　鄉射戒賓　大夫夫位三月後服元端　注玉藻	凶裁齋	夕　燕居	
庶人						同士　庶人以深衣爲吉服　犬羊裘不裼　弔服素委兒	同士　詩云臺笠緇撮傳云緇撮緇布冠疏云庶人常服其衣亦深衣　黃衣黃冠而祭　黃冠即臺笠

婦人服表

此篇多以意推俟考　今案張氏所推大旨近是今依用之而易其與古義違異者

	褘衣	揄狄	闕狄	鞠衣	展衣	褖衣	宵衣		嫁服
凡衣皆𧙗制素沙爲裏有褖衣以上皆有瑱其款瑱之禮皆如男子　又鄭詩禮注云卿大夫之褻衣緇以爲褖衣云狄衣頭亦然	色元刻翟爲翬而畫凡副之綴于衣　首服副　元舄素約繶純　婦人亦有帶內則衣紳是也其制當與男子同	色青刻繒爲揄而畫之以綴于衣　首服副　青舄白約繶純	色赤刻繒爲翟而不畫于衣不畫　首服副　赤舄黑約繶純	色黃　首服編　黃屨白約繶純	色白　首服編　白屨黑約繶純	色黑　以上皆繡衣　首服次　黑屨青約繶純	以帛爲之綃以爲領大夫妻以上侈其袂色元　首服大夫妻被錫士妻纚笄　亦纚宵衣　約繶純	對男子深衣當有其服不知其文詩曰絲衣素帀或是從以十五升白布爲之	凡嫁服皆攝盛說云王后以下初嫁皆有襌
王后	從王祭先王	從王祭先公	從王祭羣小祀	告桑	以禮見王及賓客	御于王燕居	燕居或亦服之		
三夫人		從王祭先王先公　此記注周官注	從后祭羣小祀	告桑	從后見賓客	蓋以禮見王之服	蓋御于王之服		
		三夫人之服闕狄以下							
九嬪				從王后祭告桑	從后見賓客	以禮見王御于王			
世婦					從后祭告桑見賓客	以禮見王御于王			
女御						從后祭祭見賓客以禮見王御于王			
上公夫人	從君祭先王	從君祭宗廟	從君祭羣小祀	告桑	以禮見君及賓客	御于君燕居	燕居或亦服之		
世婦				從君祭	從夫人見賓客	以禮見君	御于君		
御妻貴者					從君祭賓客	以禮見君	御于君		
御妻賤者						從君祭賓客	見于君入御		
侯伯夫人		從君祭宗廟	從君祭小祀	告桑	以禮見君及賓客	御于君燕居			諸侯之夫人翟衣而嫁在途衣錦褧衣

世婦				從君祭 禮箋說	從夫人見賓客	以禮見君	御于君	
御妻貴者					從夫人祭祀賓客	以禮見君	御于君	
御妻賤者						從夫人祭祀賓客	見于君入御	
子男夫人			從君祭	告桑	以禮見君及賓客	御于君燕居		
世婦					從夫人祭祀賓客禮箋說	以禮見君	御于君	
御妻						從夫人祭祀賓客	見于君入御	
三公夫人	孔云加一命褘衣與上公夫人同		從后祭	從后桑	從后賓客	亦祭其廟之服	禮見君子	
王之孤公之孤之妻				助君祭	[illegible]夫人賓客	亦祭其廟之服	禮見君子	
次國小國之卿之妻				助君祭	從夫人賓客	亦從夫人小祀事之服	亦祭其廟	
王之卿大夫公之卿					助君祭從夫人賓客	亦從[illegible]夫人小祀事之服	[illegible]	
大夫侯伯子男之大夫之妻士之妻						助君祭從夫人賓客	祭其廟	大純衣纁袡[illegible]從者[illegible]宵衣[illegible]
庶人之妻							昏以縞衣纁巾為吉服	詩箋云中衣裳用錦而加褧穀庶人之妻嫁服也

此表頗有譌誤今依據經注一一校改不悉著著其當考正者兩事如左

御妻　今案以詩綠衣禮曲禮正義考之諸侯之妾分三等夫人姪娣避嬪名稱世婦其服如九嬪鞠衣二媵及姪娣皆稱御妻二媵服展衣其姪娣服褖衣至九女外之妾則賤者禮文不著其服原表以御妻與妾相次今分御妻貴賤為二等而不及妾禮窮則同妾或與御妻賤者同服或但服宵衣

子男世婦展衣為上服　今案此據喪大記世婦以襢衣之文竊謂子男卿大夫及外內命婦之服禮家蓋舊有二說一說子男卿亦服希冕其妻鞠衣大夫玄冕其妻襢衣士爵弁其妻褖衣玉藻再命鞠衣一命襢衣士褖衣注謂侯伯子男之臣皆分三等是也內命婦視之當世婦鞠衣御妻貴者襢衣賤者褖衣一說子男之臣雖分三等而小國之卿當列國之大夫與大夫同服玄冕其妻與大夫妻同服襢衣喪大記大夫以元赬世婦以襢衣注引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大宗伯再命受服注以服為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為卿是也內命婦視之世婦服襢衣御妻當服褖衣大記言世婦亦見君之世婦服同此表子男世婦以襢衣為上服亦猶前表子男之卿以玄冕為上服皆從大宗伯喪大記注然下表子男卿妻仍依玉藻上服鞠衣頗覺不倫考玉藻歷舉尊卑各服

文甚詳悉鄭注亦細別說之與大宗伯喪大記注大分言之者不同似當據以爲正今姑依舊表而附申短見以俟達者

喪服一篇五禮之要聖人精義之學所以敘彝倫出政教尊尊親親稱情立文人之所以自別於禽獸者在此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以相生相養相保者亦在此故十六篇皆孝敬之準式而喪服其根源總會十六篇禮意皆萬世作則而禮文行於後世者寡唯喪服由周而來中國禮俗刑律永以爲高曾規矩天不變道亦不變其在今日正人心息邪說塞亂源開治本尤爲救時急務其文非表不顯今錄張氏胡氏兩表考校是正以明制服義例焉

考正張氏服表　表中有字句譌者有位置譌者有說義誤者今一一訂正

親親上殺下殺旁殺

緦	小功	大功	期	期	期	大功	小功	緦
高祖	曾祖	祖	父母		子	孫	曾孫	元孫

族曾祖父母　從祖祖父母　世父母叔父母　昆弟　妻　昆弟之子　從父昆弟之子　從祖昆弟之子
族祖父母　從祖父母　從父昆弟　昆弟之孫　從父昆弟之孫
族父母　從祖昆弟
族昆弟

至親以期斷父子一體故三由父親祖由子親孫皆大功故以三爲五曾高皆由祖曾元皆由孫故以五爲九鄭注喪服云服之數盡于五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也凡祖之族服皆如祖曾之族服如曾高之族服如高子孫各以其服降服術由此而遞退焉

喪服

至親期斷正	加	降	不降
父	至尊加隆斬衰三年　爲人後者爲之子周于父		小記云大夫之孫不降其父注祖不厭孫
母	父在爲母期杖禫父卒得申齊衰三年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　服異義云自天子	注云士之妾子父在爲母期

下至庶人同見通典
小記云庶子在父之室爲其母不禫
疏云此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異宮則禫
公之妾子爲其母無服練冠麻
公之庶昆弟爲其母餘尊厭降大功
注云父卒爲妾母
大夫之庶子爲其母厭降大功
注云父在爲妾母
通典喪服變除云哭泣飲食思慕猶三年劉智云凡屈不得服者皆有心喪之理小功以下不稅服乃無心喪耳

注云大夫之庶子父卒爲母三年

女子子在室若子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

女子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

小記云女子子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未練而反則除已練而反則遂之
注云后夫人不降其父母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期

繼母

如母
鄭志云繼母而爲父所出不服也見通志

慈母

注云大夫之妾小記云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

如母
賀循云雖爲慈母三年而爲己母不降小記疏云爲慈母在父之室亦不禫

出母

出妻之子爲母期杖
通典賀循云杖者必居廬居廬者必

出妻之子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
疏云父沒後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期杖
案此見父卒母嫁

禫

皆爲杖期鄭志云慈母嫁不得如母石渠議有塞之以爲父後者不服嫁母檀弓疏引鄭志亦以爲父後者不服

庶母

士爲庶母緦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
注云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

傳曰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

昆弟

期

昆弟姊妹之長殤中殤大功下殤小功
大夫爲昆弟之爲士者大功
通典田瓊云大夫嫡子爲庶昆弟同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昆弟大功
注云庶昆弟
又云適子爲庶昆弟皆降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昆弟姊妹之長殤小功
注云大夫之適子亦服此殤
中從上下殤當緦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期長中殤大功下殤小功
注云大夫之子父卒如國人
大夫之子爲昆弟爲大夫者期
案大夫及公之昆弟亦然故傳云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大功長殤小功傳曰中從上下殤當緦

姊妹

在室同兄弟

適人大功

適人無主者昆弟爲之期
君爲姊妹嫁于國君者大功
疏云夫人世子亦同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姊妹適士者小功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姊妹嫁于大夫者大功大夫之子爲姊妹爲命婦無主者期大夫身亦然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

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大功

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期

	昆弟之妻	妻
	婦人爲昆弟之妻報小功	期 注云適子父在不杖眾子杖小記云爲妻禫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姊妹大功		公子爲妻無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 公之庶昆弟爲妻大功 大夫之庶子從降大功
注云父殁乃服 適人無主者昆弟爲之期姊妹報期 大夫之子爲姊妹之爲命婦無主者期姊妹報 金云報大功非報期案大夫爲之期則報期		大夫適子不降唯父在不杖 小記云世子爲妻與大夫適子同疏云天子諸侯不降 適婦 注云大夫庶子父卒如國人 小記云宗子母在爲妻禫注云宗子之妻尊也賈疏以宗子尙得禫則其

	妾	夫	子
	公士大夫之君爲貴妾緦 小記云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則已		眾子期
		尊加斬衰三年 妾爲君同	繼祖者爲長子斬衰三年 母爲長子齊衰三年 注云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小記云爲長子禫
	注云天子諸侯之妾無服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大功 女子子之下殤小功 經不見子與女子子同 注云天子國君不服庶子
餘適子可知賈以母皆厭其適子庶子不得爲妻禫宗子妻尊母所不厭案注賈疏是也 曾子問云女未廟見而死壻不杖不非不次注云猶爲之服齊衰			公及大夫爲適子長中殤大功 注云天子亦如之

		女子子
		在室若子
大夫爲子之爲士者大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庶子女子子之長殤小功 此殤中從上下殤當緦	注云大夫以上妾體君同降其子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大功 爲庶子之長殤小功中從上下殤當緦	適人者大功
宗不降其適則下殤亦小功 大夫之子爲子爲大夫者期	注云士之妾爲君之眾子期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期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父母報期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繼母報期 小記云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注云女君猶爲其子期	女子子適人無主者期

		適婦	庶婦	大功親	祖父母
		大功	小功	正	
				加	尊加期 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女子子適士者小功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小功 注云在室大功其嫁於大夫亦大功	小記云適婦不爲舅後者姑爲之小功		降	
君爲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大功 大夫之子爲女子子爲命婦無主者期				不降	大夫爲祖父母爲士者期 女子子嫁者祖父母期 傳曰不降

	正	加	降	不降
		年注云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		
世父母 叔父母		尊加期	叔父姑之長殤中殤大功下殤小功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之爲士者大功 長中殤宜小功下殤緦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大功	大夫之子爲世叔父母爲大夫命婦者期 大夫亦然
姑		注云爲姑在室如世叔父母	適人者大功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適士者小功 爲姑之長殤小功中從上下殤當緦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姑大功 注云爲人後者爲其姑適人者小功	適人無主者爲之期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之嫁于大夫者君爲姑之嫁于國君者大功 大夫之子爲姑爲命婦無主者期
從父昆弟大功			長殤小功下殤緦 中從上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小功 長殤宜緦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大功 適子爲之亦如之
從父姊妹	注云其姊妹在室如昆弟		小功 此謂出適者也疏云逆降報之不辨在室與出適與注違	
孫	庶孫大功	繼祖者爲適孫加期 長中殤大功下殤小功	丈夫婦人長殤小功中殤緦 注云中當爲下中從上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庶孫小功	大夫爲適孫爲士者期
女孫	注云女孫在室亦大功		孫適人小功	
庶孫婦 緦	疏云適孫之婦小功			

	正	加	降	不降
昆弟之子		進加期	注云長殤中殤大功 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小功 大夫爲昆弟之子爲士者大功 女子子適人宜與子同降	大夫之子爲昆弟之子爲大夫者期 大夫亦宜同
昆弟之子婦 王肅云與婦同小功今案劣有不足加期當報服大功庶非				
姪		注云爲姑在室期姑當報期 適人無主者姪爲之期姑報期 大夫之子爲姑之爲命婦無主者期姑報	丈夫婦人長殤小功下殤緦 中從上 適人者爲姪大功丈夫婦人同 成人未嫁者當逆降大功	
姪之妻 報小功				

小功親	正	加	降	不降
曾祖父母		尊制齊衰三月		大夫爲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
從祖祖父母小功				
父之姑			緦 蓋在室同降	
從祖父母小功			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緦	
從祖昆弟小功			注云中從下	
從祖姑姊妹在室亦小功			適人緦報	
妹				
曾孫			緦 爲曾祖三月不得過之 注云曾孫之婦無服	
從父昆弟之子 報小功			長殤緦	
從父姪			報緦	

	正	加	降	不降
昆弟之孫	報小功		長殤緦	
昆弟之孫婦	報緦			
緦親	**正**	**加**	**降**	**不降**
高祖		經不見注云同曾祖齊衰三月		
族曾祖父母	緦		通典荀顗云大夫祖緦麻同循如本親服	
族祖父母	緦			
族父母	緦			
族昆弟	緦			
元孫	經不見注云同曾孫緦			
從祖昆弟之子	緦			
從父昆弟之孫	緦			
		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 小功以下爲兄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大夫之妻與大夫同降	適子雖當室緦 戴德喪服變除云童子當室謂十五至十九爲父後持宗廟之重者其服深衣不裳其餘與成人同見通典
			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	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
				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
婦人爲夫之族各降一等爲正	**正**	**加**	**降**	**不降**
舅姑		從斬 通典賀循云夫爲人後者其妻從服如舅姑	小記云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 通典先儒云婦人不服慈姑 小記云婦當喪而出則除之	服問注云公子之妻爲其皇姑齊衰疏云不辨適庶存殁 賀循云庶子爲父後者其妻自如常禮功所不降見通典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	報期		長中殤大功下殤小功 婦人子適人大功	

	正	加	降	不降
夫之祖父母	從大功			
世父母 叔父母			夫之叔父長殤小功中下殤緦	
夫之姑姊妹	小功 注云不殊在室及嫁略從降 又云夫之昆弟無服		長殤緦	
娣姒婦		小功	通典賀循云大夫妻爲娣姒其夫爲士者服亦降一等	
夫之諸祖父母	從緦 注云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夫之小功者			
夫之從母	夫之從母緦見服問注 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			服問云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 注云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
夫之從父昆弟之妻	緦			
妾爲女君	期 注云女君於妾無服 雜記云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 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注云妾于女君之親若其親然			
外親服皆緦	**正**	**加**	**降**	**不降**
外祖父母		尊加小功	出妻之子爲母期爲外祖父母無服	服問云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 通典庾蔚之云諸子爲妻之父母服則天子諸侯亦服妻之父母可知也妻之父母但服況母之父母乎禮謂云天子諸侯爲外

			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無服 小記云爲慈母之父母無服 又云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 凡爲外祖父母無服者舅從母皆無服	祖父小功諸侯適子爲外祖父母妻父母皆如國人
從母		名加小功	長殤緦	
舅	緦			
君母之父母從母		從小功 舅亦從緦	傳曰君母不在則不服 小記云爲君母後者君母不在則不爲君母之黨服	
外孫	緦			
外孫之妻	報緦			

從母爲姊妹之子		報小功 丈夫婦人同	長殤報緦	
甥	報緦			
舅之子	從緦			
姑之子	報緦			
從母昆弟	以名服緦			
妻之父母	從緦		通典譙周云大夫庶子爲妻父母無服 服問云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注云凡公子厭于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	小記云世子不降妻之父母注云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 通典庾蔚之云天子諸侯亦服妻之父母
壻	報緦			
義服皆加		以加爲正	降	不降
諸侯爲天子		斬衰三年 服問云世子不爲天子服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		繐衰牡麻絰既葬除之 疏云大夫不接見天子則無服 注云士庶民不服		
君 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		斬衰三年 士虞禮注云士之屬官爲其長弔服加麻既卒哭則除	公士大夫之衆臣布帶繩屨亦斬三年	注云公士大夫之貴臣不降
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		從期 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	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	服問云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舊君 君之母妻		齊衰三月 經爲舊君君之母妻注以爲致仕者 大夫爲舊君注以爲諸放未去者	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舊君續）		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注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爲三年 爲兄弟者君之外親也		
夫之君		從期 疏云不從服小君 雜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注云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之女爲君服斬夫人齊衰其無服而嫁于諸臣者從爲夫之君嫁于庶人從爲國君內宗謂五服內之宗女及外宗皆爲君期 又服問云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注云		

		外宗與諸侯爲兄弟服斬妻從服期諸侯爲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期此外宗謂君之外兄弟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齊衰三月　注以此大夫無服妻有歸宗猶民長子去可以無服	
庶人爲國君		齊衰三月　注云天子畿內之民爲天子亦加之	
貴臣　注謂公士大夫之君也天子諸侯之臣無服		緦	
寄公爲所寓		齊衰三月	
宗子　注云大宗		齊衰三月　大夫婦人同鄭云婦人女子子在室及嫁歸宗者也	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　注云長中殤大功衰下殤小功衰
繼父		同居者期不同居齊衰三月　注云未嘗同居則不服之　檀弓曰同母異父之昆弟子游曰大功注云親者屬大功是	通典載德記云女子子適人者爲繼父服齊衰三月不分別同居異居
乳母　注云謂大夫之子有之		緦	通典石渠議聞人通漢云大夫不降乳母報義之服故不降也
朋友		麻　服問云大夫相爲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改葬緦	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三月而除之　通典載德云其餘親皆弔服　載德之義凡爲後者皆服		

今案此表分別各服正加降不降及義服與賈氏所論制服後之降正義服不盡同其所謂正謂至親期斷由此上殺下殺旁殺皆至四世而緦服之本意也若就制服後言則至尊至重旁尊之服皆以加爲正而應加不加者爲降矣其所謂加謂由正而加若就制服後言則已加者皆爲正矣其所謂義服謂門外之治義斷恩與門內親服相對不與正服降服相對若就制服後言則以恩制以義制者皆有正有降有義矣其所謂降不降則與制服後義例同而不降之中又有不降正不降義不降降之殊至親期斷服之本意必先知此而後可以得降正義服之條理辨其等差今錄張表附以胡氏考正衰冠升數及降正義服說學者合觀之可以識天秩人倫之重而尊親愛敬之心油然生矣

胡氏喪服記正義考五服衰冠升數及降正義服五服用布升數詳於禮記閒傳而略具於此記斬衰二等齊衰大功小功各三等而以降正義之服分屬之則傳記無文自鄭此注始賈氏因於疏內極論降正義服其說多遺漏牴牾難以徵信嗣後宋勉齋黃

氏榦有服例信齋楊氏復有圖皆以分别三者之服而亦互有同異亘由傳記但言降服未有正義之名難於訂證也近盛氏世佐撰儀禮集編更定服圖江氏筠撰讀儀禮私記著降正義服考定其説俱有合有不合而江氏較爲細密今參稽各家並下已意别爲圖説於後

衰冠升數圖説

斬衰 正服衰三升冠六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六升冠七升 義服衰三升有半冠同六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六升冠七升

以上衰冠及受衰受冠升數皆本此篇記文以三升

半爲義服出鄭氏注諸家悉仍之又裳與衰同如衰三升者裳亦三升衰三升有半者裳亦三升有半後放此

齊衰三年服 衰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七升冠八升

此升數亦本此篇記文鄭氏注云此謂爲母服也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其冠九升亦以其冠爲受凡不著之者服之首主於父母是鄭以此衰四升冠七升爲爲母服也不言父卒者蓋父在爲母雖降三年爲期而衰冠升數則同故鄭首解之曰爲母服而下卽言齊衰正服五升義服六升明此五升六升者不以服母也賈於篇首疏云三年齊衰惟有正服四升冠七升於此記斬衰三升疏云齊衰之降服四升是降正之名自相歧異也黄例楊圖皆以爲降服蓋因鄭明言正服五升故不得以此四升爲正服而又明知降字未安乃爲之説曰此降服乃降斬衰而爲齊衰也江氏仍之盛氏改降爲正曰爲父斬衰爲母齊衰服之正也既得伸三年矣不可爲降姜氏兆錫亦駁降斬衰爲齊衰之説今案以三年之衰冠爲降服者固非而以爲正服亦未的凡言正者對降與義之名此齊衰三年章無降服義服則亦不必

言正但云齊衰三年服以别之可矣鄭注止云爲母服而不言正降者以爲正則降三年而杖期者亦同衰四升冠七升以爲降則此三年者實非降服故空其文今之稱齊衰三年服者本鄭義也

齊衰杖期 降服衰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七升冠八升 正服衰五升冠八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八升冠九升 義服衰六升冠九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九升冠十升

賈氏疏衰期傳疏標列降正義衰冠升數及受衰受冠升數如此蓋本此記鄭注分别四升五升六升三等服之文也乃篇首疏又云杖期齊衰有正而已父

在爲母與爲妻同正服衰五升冠八升不特與鄭義違戾且與疏衰期傳疏亦不合矣後儒多糾其誤黃例不分齊衰三年及杖期不杖期而統標降服正服義服殊混楊圖杖期止有降服正服無義服江氏仍之亦非也盛氏更定圖以降服衰四升正服衰五升義服衰六升冠皆七升受衰亦皆七升受冠皆八升下不杖期章更定降正義衰冠升數俱亦同此不知何據云然斷不可從

齊衰不杖期　降服同上　正服同上　義服同上

此不杖期亦當有三等之服賈疏於不杖章祖父母下云此章有降有正有義是也篇首疏又云不杖期但有正義二等故黃氏譏其自相牴牾也楊圖亦有降正義三等江氏仍之

齊衰三月　正服衰五升冠八升無受　義服衰六升冠九升無受

賈疏謂齊衰三月止有義服無正服黃例楊圖仍之李氏如圭云曾祖父母不當爲義服亦宜衰五升冠八升其說是也今增正服或曰正服衰五升冠八升不與祖父母服同乎曰此所謂禮窮則同也然祖父母期曾祖父母三月服雖同而月已減矣且鄭注曾祖父母條特云重其衰麻可證也

殤大功九月七月　降服衰七升冠十升無受

大功分降服正服義服三等亦本此記鄭注也此殤大功則有降服而無正服義服楊氏云殤大功九條皆降服是也賈篇首疏云殤大功有降有義降服衰七升冠十升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黃例因增義服江氏仍之盛氏從楊圖今案鄭注明云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此殤服皆是降服則不得別爲義服九升明矣蓋降而在大功者其服本非大功因降在此當重於正服義服故殤大功在大功前殤小功在小功前以其有齊斬之服降在此也賈疏謂有義服由未理會鄭注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一語耳

大功　降服衰七升冠十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十升冠十一升　正服衰八升冠同十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十升冠十一升　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

此降正義三等既葬皆以其冠爲受亦本此記鄭注也賈氏疏衰期傳疏列大功三等服如此黃例楊圖同二家皆云自斬衰至大功降服凡八條冠皆校衰三等正服義服二條冠皆校衰二等蓋謂大功降服衰七升冠十升是冠校衰差三等也以上斬衰齊衰皆然大功正服衰八升冠亦十升大功義服衰九升

冠十一升是冠校衰止差二等也江氏仍之盛氏則以降正義三等衰雖異而冠同十一升受衰亦皆十一升受冠皆十二升與鄭注違不可從

繐衰七月　衰四升有半冠八升既葬除之

繐衰鄭注無義服字黃例楊圖同以服止一等無庸區別也賈疏標義服之名盛氏江氏仍之非

殤小功　降服衰十升冠升同無受

殤無正義服辨已見前此記鄭注云其降而在小功者衰十升一語足爲確據賈疏謂殤小功有降有義降則衰冠同十升義則衰冠同十二升黃例楊圖因

此皆有義服之目江仍黃楊盛氏駁之更定爲降服是矣或曰殤大功殤小功服亦止一等何必言降曰成人大功小功皆有降有正有義不言降無以別之且殤爲降服見傳注此定名也

小功　降服衰十升冠升同卽葛五月無受　正服衰十一升冠升同卽葛五月無受　義服衰十二升冠升同卽葛五月無受

小功分降服正服義服三等亦本此記鄭注黃例楊圖標列同江氏仍之盛氏更定圖以殤小功降服小功降正義服冠皆十五升抽其半則與疏衰期傳緦麻小功冠其衰也一語顯悖矣不可從

緦麻　降正義同衰十五升抽其半冠升同無受

此本黃例楊圖賈疏云緦麻亦有降有正有義但衰冠同十五升抽去半而已則又黃楊所本也盛氏江氏俱同

降正義服圖說

斬衰正服　父　諸侯爲天子　君　父爲長子　爲人後者　妻爲夫　妾爲君　女子子在室爲父　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　附傳父卒然後爲祖父後者服斬

斬衰義服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

黃例楊圖皆以諸侯爲天子君公士大夫之衆臣爲

其君三條入義服蓋因賈氏篇首疏云爲君以三升半爲義及此記衰三升疏云諸侯爲天子臣爲君之等是義斬之文也盛氏江氏仍之今案戴氏震金氏榜皆以三升半之衰爲專指公士大夫之臣爲其君言其說甚確蓋喪服經文列諸侯爲天子及君於父後明君父同尊衰冠不得有異也今順經文之次列二者於父爲長子之前而舊說之誤自見詳斬衰章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下附傳一條黃列入楊無盛亦無江從黃例說見後

齊衰三年服　父卒爲母　繼母如母　慈母如母　母爲長子　附記妾爲君之

長子　附小記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

黃例楊圖皆以父卒爲母繼母如母慈母如母三條爲降服母爲長子及附記一條爲正服江氏仍之盛氏改降爲正以爲母三條及母爲長子一條皆爲正服以附記一條爲義服謂舊以母爲長子爲正服衰冠升數皆下降服一等案父爲長子旣無所降母不應有異故進與爲母者同今案以母爲長子與子爲母衰冠升數同其說是也但齊衰三年服不立降正義之名說已詳前今以正經四條及附二條同列爲三年服焉附小記一條黃列入降服楊無盛亦無江

從黃例說見後

齊衰杖期降服　父在爲母

齊衰杖期正服　妻

齊衰杖期義服　出妻之子爲母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

賈疏以父在爲母與爲妻同正服衰五升冠八升誤辨見前黃例以四條同列入正服而於父在爲母下注云當是降服楊圖改父在爲母爲降服是矣而餘三條同入正服猶未當江氏依楊圖盛氏則以出妻之子爲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二條亦入降服允非蓋出母嫁母當與父在爲母衰冠有別子爲母本宜三年因父在而降至期故爲降服若母爲父所出及母嫁而子從皆已自絶於父本可無服子之服之一則以有親者屬之義一則以有答其養育之義而加服以伸其情何得爲降且不特不得爲降而已凡此皆服之變亦不得云正也當改入義服爲允

齊衰不杖期降服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

齊衰不杖期正服　祖父母　世父母叔父母　昆弟　爲衆子　昆弟之子　適孫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　不降正　大夫之適子爲妻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

昆弟之爲父後者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　姑姊妹報　女子子爲祖父母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惟子不報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

齊衰不杖期義服　繼父同居者　爲夫之君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　妾爲女君　婦爲舅姑　夫之昆弟之子

以上黃例楊圖略同唯不降之服黃例俱入之正服中而注明不降字於其下楊圖則別爲不降正之目曰降則爲大功唯不降故在正服今從楊圖又適孫一條楊圖入之不降正江氏移於正服內而爲之說

曰信齋列適孫於不降正蓋因傳不敢降其適之云也然傳所云不敢降有不可得而泥者蓋必有降之者而後可名爲不降大夫之適子爲妻傳鄭注云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則不降之服唯此四者內有之耳此傳云不降者蓋對庶孫以立文猶之母爲長子傳對衆子立文而曰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初不得謂之不降服又大功章適婦一條傳亦有不降其適之文信齋列之正服則此宜如之明矣今案黃例適孫下無不降二字江說是從之

齊衰三月正服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

齊衰三月義服

寄公爲所寓　庶人爲國君　爲舊君君之母妻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　舊君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　繼父不同居者　不降義　大夫爲宗子

舊說齊衰三月止有義服無正服辨見前黃例依經文爲次楊圖分四層以爲曾祖父母者爲首以爲宗子者次之而附記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一條於下以寄公爲所寓及爲君者又次之以繼父不同居者一條終焉江氏以宗子孤爲殤一條分附殤大功殤小功之後其說曰經文而外勉齋所附入者孫爲祖承重二條及妾爲君之長子一條是也信齋無承重二條而增宗子孤爲殤一條蓋信齋惟取本經記勉齋兼取子夏傳其并附小記一條者則以傳故及之耳今竝仍之但信齋以宗子孤爲殤附於齊衰三月大夫爲宗子之下蓋取其月數同也然此爲殤服又其衰爲大功小功且所謂月算如邦人者中含九月七月五月之正數則宜析之爲二而各附於其殤服之末今案宗子孤爲殤一條本是殤服不宜附在此章江說是也又江氏於此章別立不降義之目以大夫爲宗子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三條入焉下章又別立不降降之目說詳後今標目依之而以爲曾祖父母二條入正服更定於右

殤大功降服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叔父之長殤中殤　姑姊妹之長殤中殤　昆弟之長殤中殤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適孫之長殤中殤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　不降降　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　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　附記宗子孤爲殤大功衰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

以上楊圖不一一開列但總標之曰殤九條皆降服
黃例則以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一條
爲義服江氏依之盛氏仍移入降服云案世叔母爲
夫之昆弟之子在不杖期章則爲義服既以殤降在
此亦當爲降服其說是也今從之江氏於上章別立
不降義之目此又别立不降降之目其說曰不降之
服勉齋俱入之正服中信齋别立不降正之目然稱
謂不降之服降正義三等中俱有之宜於三者之內
各標不降之目然後服制不至混誤其說是今標目
依之唯江氏於不降降下注云有殤降無尊降以大

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爲適子之長殤
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三條入焉案大夫之
庶子爲適昆弟本服是加非降也此似誤今仍移入
降服餘從之附記一條亦依江氏附入說見前
今案大夫庶子爲適昆弟期胡氏依江說列之不
降正則爲其殤服大功亦當依江說爲不降降明
矣蓋有殤降無厭降也昆弟服期正也非加也胡
氏謂本服是加將思深意倦時偶誤歟

大功降服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 姪丈夫婦人報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不降降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 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

大功正服 從父昆弟 庶孫 適婦 不降正 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大功義服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姪丈夫婦人報黃例舊列於正服爲夫之昆弟之婦
人子適人者黃例舊列於義服盛氏以此二條移入
降服其言曰姑在室爲姪姪爲姑與世叔父同本皆
服期夫之昆弟之婦人子亦夫之昆弟之子也本服

期二者皆以適人降大功當爲降服大夫之妾爲君
之庶子一條江氏移入降服而爲之說曰妾爲君庶
子之服經凡三見大功九月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
子一也殤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二也小
功五月章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三也勉齋於大
功一條屬之義服殤小功一條屬之降服信齋於大
功一條屬之正服殤小功一條屬之降義服其小功
五月一條則俱屬之降服稱謂婦人爲夫之族類是
義服君之子非可以他族類比今定此三條俱爲降
服大功以從乎女君而降殤小功以爲殤而降成人

小功以出適而降今案盛氏江氏說是俱從之又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二條黃例列於正服之後注云有出降無尊降楊圖列於不降正盛氏移入降服江氏以此二條別爲不降降今從江氏

總衰七月服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

殤小功降服

叔父之下殤　適孫之下殤　昆弟之下殤　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　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　從父昆弟之長殤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　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　附記宗子孤爲殤小功衰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

殤無正義服黃例以爲夫之叔父之長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二條爲義服江氏仍之楊圖以爲夫之叔父之長殤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二條爲降義服皆非也今從盛氏皆移入降服又江氏以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一條別入不降降亦非辨見殤大功章今仍移入降服附記一條則從江氏

附入也

小功降服

從父姊妹孫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

小功正服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　從祖昆弟　爲外祖父母　從母丈夫婦人報　庶婦　君母之父母從母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

小功義服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

以上次序俱本黃例唯從父姊妹孫適人者當作一句讀黃例因賈疏誤分爲二楊圖同皆非也江氏云從父姊妹勉齋列之降服信齋列之正服案經下云孫適人者適人二字實總姊妹孫三者言之蓋本爲一條也考鄭於大功章從父昆弟注云其姊妹在室亦如之然則鄭明謂此爲適人者而服降於在室一等矣宜從勉齋所定無疑也盛氏亦列之降服今從之

緦麻降服

庶孫之中殤　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　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從母之長殤報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　昆弟之孫之長殤　以上皆殤服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

緦麻正服

族曾祖父母　族祖父母　族父母　族昆弟　庶孫之婦　外孫　士

爲庶母　從祖昆弟之子　曾孫
父之姑　從母昆弟　甥　壻　妻
之父母　姑之子　舅　舅之子
君母之昆弟
貴臣貴妾　乳母　夫之諸祖父母
報　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

緦麻義服

以上畧依江氏考定唯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夫之姑姊妹之長殤二條黃例楊圖俱別爲義服江氏因之盛氏移入降服今從盛氏又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士爲庶母乳母四條江氏或從黃或從楊其說曰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勉齋列之正服信齋列之降服案此本服小功以出適降一等則信齋是也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信齋列之正服勉齋列之降服案注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如衆人是不爲父後之服如此今服緦以爲父後而降則勉齋是也其士爲庶母及乳母二條勉齋俱列之義服信齋俱列之正服案經於齊衰三年章見慈母之服於小功章見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之服彼兩條皆爲正服則此爲庶母宜如之至乳母注云謂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已既爲賤者又因慈母有故而代之固視三母爲有間矣先儒以庶母爲父妾之有子者乳母爲傭他人之婦俱係不易之論士爲庶母當從

信齋入正服乳母當從勉齋入義服今案江說是也又案黃氏云降正義服之中其取義又有不同者有從服有報服有名服有加服又有生服盛氏因之一一編列今每類畧舉數條列於後餘可例推從服如婦爲舅姑不杖期妻從夫而服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不杖期臣從君而服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大功妾從君而服君母之父母從母小功子從母而服妻之父母緦夫從妻而服之類是也報服如杖期章繼母嫁從爲之服報不杖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大功章姪丈夫婦人報小功章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緦麻章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之類是也名服如世母叔母不杖期士爲庶母緦之類以母名服是也加服如爲外祖父母小功以尊加從母小功以名加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小功以慈已加是也生服如夫之娣姒婦小功以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緦以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是也

會通第四　禮經　　曹元弼學

六經同歸其指在禮易之象書之政皆禮也詩之美刺春秋之襃貶於禮得失之迹也周官禮之綱領而禮記則其義疏也孝經禮之始而論語則其微言大義也故易之言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書之言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詩序之言曰發乎情止乎禮義春秋憲章文武約以周禮賈服穎說所譏所善按禮以正之鄭志孝經開宗明義言至德要道要道謂禮樂論語言禮者四十餘章自視聽言動與凡事親敬子事君使臣使民爲國莫不以禮

陳氏禮說周禮儀禮發源是一儀禮疏序禮記則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禮記正義蓋聖人之道一禮而已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六藝殊科禮爲之體故鄭君以禮注易書詩孝經伏生以禮說書毛公以禮說詩左氏以禮說春秋公羊穀梁亦皆言禮而班氏白虎通義之論禮鄭君孔氏賈氏之注禮疏禮又皆以羣經輾相證明禮之義誠深矣盡六經之文無一不與相表裏今據鄭注附以諸家引經之說條分科別以擧一隅學者因端推類可以見先王制度聖作明述同條共理合若符節炳若日星千歲一揆百世可知斷非非聖無法之徒所得以妖言邪說投間抵隙壞坊而肆亂也

易

易禮象也法象莫大乎天地伏羲定乾坤索六子立三綱敘五倫別人類於禽獸而禮之大本立八卦重爲六十四屯建侯以作之君蒙養正以作之師開物成務崇德廣業變草昧爲文明而禮之大用行易說具之矣今復出禮文與易相應者若干事

士冠禮筮于廟門　注曰以蓍問日吉凶於易也疏曰不於寢門筮者取鬼神之謀繫辭云人謀鬼謀鄭

注云鬼謀謂謀卜筮於廟門是也　按冠禮喪禮祭禮聘禮皆有筮筮儀在禮筮法在易繫辭鄭注說禮多引易爲證

元裳黃裳襍裳　注曰襍裳者前玄後黃易曰夫玄黃者天地之襍色天玄而地黃　案黃裳見坤六五

記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注曰無生而貴皆由下升　惠氏棟以爲此說合於易易氣自下生

鄉飲酒禮記亨于堂東北　注曰祖陽氣之所始也陽氣主養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鄉射禮記楅龍首其中蛇交注曰蛇龍君子之類與坤上六注聖人喻龍君子喻蛇同義

燕禮兩方壺　注說以易義曰臣道直方

士虞禮刌茅　易曰藉用白茅无咎

書

孔子曰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禮者人倫也堯之所以治民舜之所以事君周公之所以爲子爲弟爲臣皆立人倫之極以愛敬生養保衛天下生民立功立事良法美意仁覆萬世故書者聖人以禮治天下之實政也禮之所起遠矣自伏羲正人倫立王道以

來至唐虞地平天成而後百姓親五品遜井田封建軍賦學校宗法喪服祭典皆至是而定故孔子刪書斷堯典自虞及周通變神化世有損益而大旨不殊故書可以見禮之源委至周公事爲之制曲爲之防而萬世之彝倫敘治本立知其義而敬守之物恥足以振國恥足以興內順治而外無敵書之大用於是乎在一二事證特陳數之末耳畧就書說未及者錄之

士冠禮旅占　洪範所謂三人占

士相見禮覲禮用摯與書堯典周官大宗伯記曲禮及春秋傳說用摯法皆同

鄉飲酒燕禮用樂歌笙閒合四節與臯陶謨戛擊鳴球一章義協

鄉射禮司射取扑記射者有過則撻之　注引書扑作教刑爲證案書又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周禮亦有觵撻

大射儀笙磬頌磬古文頌爲庸　書曰笙庸以閒

覲禮見書堯典及康王之誥

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　書曰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禮記王制亦云詳解紛

喪服　書堯典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則三年之喪唐虞已然

詩

詩禮相通之義詩說已著之夫詩感禮教之興衰而作也昔愚嘗讀南豳雅頌諸篇想見當時人倫之厚禮俗之美蹈德詠仁由儀率性識其邦本深固可大可久及讀變雅傷人倫之廢憫王道之衰有不勝辛有被髮之歎而惓惓於告朔之餼羊者因是以求禮旣離其句肆其儀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情金聲玉色盛德之容忠厚藹惻之情不啻如或遇之信乎禮

者人情之實以詩情求禮意非惟不苦其難將好之樂之知其爲吾性之所固有而安處善樂循理忽不自覺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昔周公制禮詩爲樂章鄉飲燕射諸篇以歌笙間合所用詩求之陶情淑性事半功倍餘篇可類推之孔子純取周詩故禮經節文尤多合

士冠禮緇布冠缺項　緇布冠詩都人士篇所謂緇撮此詩首章卽冠禮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之意缺注讀爲詩有頍者弁之頍蓋本三家詩

祝辭　冠禮祝辭祭禮嘏辭皆詩之類

周弁殷冔　詩曰載弁俅俅又曰常服黼冔

昏禮下達　注說以詩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用鴈記凡行事必以昏昕　詩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

親迎　親迎禮見詩大明等篇儀節皆與此經相應又詩春秋皆有譏不親迎之文

裧　詩謂之帷裳周禮謂之容

宵衣　注讀宵爲魯詩素衣朱綃之綃

女從者　注詩云諸娣從之

顈黼　黼黼領也詩謂之襮

敎于宗室　宗敎成祭之見詩禮記詩采蘋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

勗帥以敬先妣之嗣　注詩云太姒嗣徽音

鄉飲燕射正歌皆見詩用樂之法與左傳國語相表裏陔夏肆夏驁夏貍首新宮等見周禮二戴禮記左傳子曰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昔人謂詩有詩之所樂有樂之所詩之所三百篇之次是也樂之所歌笙間合篇次是也

鄉射禮立司正　注詩云旣立之監或佐之史

大射儀　詩賓之初筵說此禮行葦亦先言燕後言

射

將乘矢　注詩曰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聘禮設飧　注詩云不素飧兮又引春秋傳方食魚飧明飧非大禮

出祖釋軷祭脯醢乃飲酒于其側　詩曰韓侯出祖又曰取羝以軷又曰飲餞于禰

四秉曰筥　注曰筥穧名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不歛穧

覲禮見詩采菽韓奕載旂執圭賜車服詩禮文皆相應

喪服麻衣　注曰如小功布深衣詩云麻衣如雪
旣夕說髦　詩云髡彼兩髦記云拂髦
有柲　詩所謂竹柲
士虞禮哀顯相　顯相見詩
圭爲而哀薦之　圭與詩吉圭爲饎王制孟子圭田
同義
特牲饋有以也酳有與也　與詩何其久也必有以
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語意相類
少牢有司與詩楚茨相應凌氏廷堪有說
儐尸　詩絲衣序曰繹賓尸也

桃七　注讀如詩或舂或抌之抌

周禮

周禮者聖人本人倫以立王道之實事度禮全經時事别爲篇周官之事當無不備而今不可考矣幸其猶有存者可以立孝弟忠順仁義之則而起天下合敬同愛之心以爲立功立事之本所謂有關雎麟趾之德意而後可行周官之大法周禮儀禮發源是一者學者可比類合誼以見指撝焉二禮一貫經禮曲禮說發之已詳其事證尤多錄其畧

禮十七篇目　鄭君以分屬大宗伯五禮

士冠禮筮于庿門　禮經卜筮儀法與大卜筮人諸職相應注多引彼文爲證
皮弁　注據周禮推士之皮弁無玉象飾案禮經冠服等差制度皆與司服弁師相應
兩豆葵菹蠃醢兩籩栗脯　按籩豆之實皆見籩人醢人
屨絇繶純　制見屨人
昏禮納徵玄纁束帛　注周禮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黍稷四敦皆蓋太羹湆在爨　注周禮曰食齊視春

時羹齊視夏時
女次　注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
士相見禮上大夫相見以羔如麛執之　注以周禮說之曰秋獻麛有成禮如之
將食　注說以膳夫品嘗食
宅者　注引載師宅田爲證
鄉飲酒鄉射周禮鄉大夫州長所職鄭目錄及注於鄉飲備引大司徒鄉大夫黨正職於鄉射引鄉大夫州長職爲說凡禮經綱領皆在周官經曲相表裏於此明矣

弗繚右絕末以祭　繚祭絕祭見周禮
賓若有遵者席于賓東　周禮所謂不齒
鄉射禮　射法射儀與周禮射人合
縣于洗東北　鄉飲燕射樂縣之制與周禮肆師合
張侯　侯制與考工記梓人合
旌各以其物　凡旌旗物名注皆據司常為說
燕射聘食覲官制與周禮悉合惟諸侯之官位差卑
職有兼耳詳明例
司宮筵賓　燕射聘覲等篇几筵之制注皆據司几
筵為說

燕禮主人　注曰天子膳夫為獻主據周禮為說又
文王世子曰膳宰為主人
賓降洗升媵觚于公　注曰此當言媵觶言觚者字
之誤李氏如圭云考工記獻以爵而酬以觚馬季長
云觚當為觶誤同此
內羞　注以羞籩羞豆之實當之
大射張侯設鵠　注約射人梓人說之
樂縣　注約肆師說之
祭侯　注引梓人祭侯辭為說
不鼓不釋　注引射人天子以下射節及投壺貍首
鼓節為證又引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
明樂以鼓為節
聘禮　鄭目錄云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
殷相聘也按歲相問即篇末所謂小聘曰問
宰命司馬戒眾介　注曰周禮司馬之屬司士掌作
士適四方使為介
圭璋璧琮　注周禮曰瑑圭璋璧琮以頫聘
以介對　介數卿視其君為降殺注說以周禮曰凡
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
及郊　注據周禮推次諸侯近郊遠郊里數

受于舍門內　周禮公之臣則受勞於堂凡此禮與
周禮異者注皆別白言之
門外米禾皆二十車　周禮諸侯車米視生牢禾視
死牢此大夫皆視死牢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　注據周禮詳言
交擯旅擯之制
大夫奠鴈再拜　周禮諸侯之卿見朝君則執羔
韋弁　注曰韎韋之弁兵服也據周禮兵事韋弁服
及春秋傳韎韋為說
大夫歸禮　周禮夫人致禮于朝君則有牢

館賓公退賓從請命于朝公辭賓退　注周禮曰賓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

賄在聘于賄　注周禮曰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

公食大夫禮飲酒漿飲饌于東房　周禮曰共賓客之飲酒

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　注據周禮推之曰朝位卿大夫則當車前

覲禮　鄭據大宗伯言四時朝覲禮爲目

王使人皮弁用璧勞　注據小行人職推郊勞當使

大行人

帷門　注掌舍職曰爲帷宮設旌門

侯氏裨冕　注據周禮司服爲說又玉藻曰諸侯裨冕以朝

四享　注據周禮廟中將幣三享破四爲三

饗禮乃歸　注說以掌客饗食燕

諸侯覲於天子節言會同之禮注備引司儀司盟職爲證

喪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錫衰緦衰皆見周禮司服

士喪禮代哭　注曰周禮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

君視大斂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　注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

既夕記遂匠納車于階間　注約周禮說之曰遂人主引徒役匠人主載柩窆又曰車周禮謂之蜃車禮記謂之團或作輇或作槫

士虞禮墮祭　注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

特牲饋食禮　周禮享先王亦稱饋食祭以牲與盛爲主左傳曰奉牲以告奉盛以告孟子亦以犧牲粢盛並言故禮以特牲饋食少牢饋食名篇

宿尸　凡宿周禮禮經皆作宿記作肅

少牢饋食禮祝延尸　注周禮曰大祝相尸禮

有司徹主人降受宰几　周禮大宰亦贊玉几

禮記

二戴記之說禮大類有三曰禮曰學曰政曲禮檀弓遷廟釁廟冠義昏義朝事義等篇禮類也學記中庸儒行大學曾子十篇之等學類也王制月令夏小正文王官人之等政類也夫禮者先王正人倫以達天下愛敬之心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使天下相與講明其義而身體之心存之是之謂學由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同

天下之愛敬合天下之智力以養欲給求禦災捍患而仁覆天下利濟萬世故學所以明禮也政所以行禮也冠昏喪祭聘覲射鄉人倫所由定克己復禮爲國以禮皆不外此中庸一篇言禮之精義始於戒懼慎獨擇善服膺終於不賞民勸不怒民威篤恭而天下平而其實在乎子臣弟友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修身親親尊賢以三達德行五達道大舜文武周公爲天下國家皆由此推之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焦里堂謂周禮儀禮一時之書禮記萬世之書不知禮之所尊尊其義禮記之義皆依

經爲說即儀法度數以考誼理之存神而明之則忠孝仁義之心油然而生而萬事之根本立雖歷萬變而不離其宗禮記所說蓋示人以讀經之法而鼓動其興藝樂學之心豈可反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哉冠義等既錄入要旨今輒鄭注以制度文句相證明如左

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　鄭說天子諸侯朝服及帶韠之制皆約玉藻義下爵韠采衣同凡禮經衣服之制玉藻其通詁

宰自右少退贊命　注少儀曰贊幣自左詔辭自右凡禮經佐禮儀位辭命玉藻少儀其通詁

若不吉則筮遠日　注曰旬之外據曲禮爲說

爵弁服　注襍記曰士弁而祭於公

醴賓以一獻之禮　注以一獻決醴不用柶引內則醴有清糟爲證

記冠義　此篇與禮記郊特牲文同

死而謚今也　注說以檀弓曰由魯莊公始

純衣纁袡　注引喪大記復衣不以袡明袡非常服

壻御婦車授綏　注以曲禮說之曰僕人之禮必授人綏

主人入親說婦之纓　注以曲禮女子許嫁纓說之

婦見舅姑自門入　內則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此其證

奔棗栗腶脩　婦人之摯見曲禮及春秋傳

奠菜　曾子問所謂三月而廟見其後又別有擇日祭禰之禮與祭行異

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　曲禮內則文略同襍記別出未許嫁年二十而笄之禮

唯是三族之不虞　注謂此三族皆服期踰年乃得娶引襍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爲證

視諸衿鞶　內則曰女鞶絲
士相見禮　鄭目錄引襍記以明相見之誼亞于朋
友
左頭奉之　曲禮執禽者左首
凡侍坐於君子節與曲禮相表裏若君賜之食節與
玉藻論語相表裏
先生異爵者請見先見之　注曲禮曰主人敬賓則
先拜賓
非以君命使節　此文以玉藻相證乃明注又引檀
弓使焉曰寡君之老爲說

執玉舉前曳踵　文又見玉藻
鄉飲酒禮記鄉朝服而謀賓介　鄉飲酒禮但稱鄉
屢見禮記
賓俎肩主人俎臂介俎肫胳　注祭統曰凡爲俎者
以骨爲主骨有貴賤凡前貴後賤
鄉射禮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　此學制當合禮
記孟子考之
某酬某子　注說以中庸曰旅酬下爲上尊之又引
春秋傳曰字不若子
息司正　注息勞也月令勞農以休息之

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　注玉藻曰唯君面尊
瓦大　注據明堂位說之曰有虞氏之尊也又引禮
器曰君尊瓦甒
諸公　注以王制三監當之
賓及庭奏肆夏　注說以記曰入門而縣興
大射儀兩壺獻酒　注讀獻爲沙引郊特牲汁獻爲
證
貍首　逸文見射義及大戴投壺篇
公入鶩　大射行於大學王制大學在郊故公出而
言入

聘禮受圭璋受璧琮束帛玄纁　注據禮記說之曰
圭璋特達瑞也璧琮有加往德也
遂行　注曲禮曰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
家
乃謁關人　注據王制說之曰古者竟上爲關以譏
異服識異言按此所以將入必謁關以此坊民猶有
假朝聘而襲人國者
不腆先君之祧　注據祭法推明祧廟之制
公揖入每門每曲揖　注引玉藻君入門介拂闑云
云以明君與賓入門之儀

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　注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賓襲執圭　玉藻所謂執玉襲凡裼襲之義及裼裘之制玉藻備矣此皮弁服麑裘其裼衣蓋君用素衣臣用絞衣注並引玉藻論語爲說

聘享入門左私覿入門右　玉藻所謂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

私覿牽馬右之　注曲禮曰效馬效羊者右牽之

面卿入門右大夫辭賓遂左　注曰見私事謙若降等然曲禮曰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

後客復就西階

醴黍清　醴白酒也內則曰酒清白

若有獻　曲禮曰大夫出疆反必有獻

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　注約內則說之曰禮臣子人賜之而必獻之君父君父因以予之則拜受之如更受賜

遭君喪若私喪兩節　當與奔喪禮相參

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云云　與襍記文大同

執圭如重　注曲禮曰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

皮馬相間可也　注約禮器說之曰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

公食大夫禮庶羞　與內則所列膳同惟彼文牛炙上衍醢字牛鮨作牛膾耳

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　曲禮曰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于客然後客坐

北面坐取粱與醬以降　玉藻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君旣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又曰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曲禮曰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

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　襍記曾子述此禮

賓之乘車在大門外　曲禮曰客車不入大門

覲禮侯氏釋幣于禰　注據曾子問知此禰爲遷主

天子袞冕負斧依　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郊特牲曰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

庭實唯國所有　注以禮器三牲魚腊以下當之

喪服　記檀弓喪服小記等篇皆正釋此經非旁通語語相應不可具引茲惟據注所引者錄之

絰　注說以檀弓曰絰之言實也

條屬　注襍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
含外寢　注據襍記說之曰所謂堊室
髽　此髽露紒耳注又據小記推出未成服時用麻
布之髽
杖期章妻　注據服問君主適婦之喪推出適子父
在爲妻不以杖卽位
爲衆子　注引內則冢子未食而見適子庶子已食
而見明冢子外適妻所生第二子以下及妾子皆爲
衆子
昆弟之子　注檀弓曰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

而進之
收族　注說以大傳繫姓綴食
寄公　見郊特牲襍記
殤之經不樛垂　注襍記曰大功以上散帶按此謂
未成服時成人之喪成服後卽樛之
大功卽葛　注閒傳曰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曰出也　注說以檀弓曰
出必降之者蓋有受我而厚之者
夫之昆弟何以無服　傳說此義全同大傳所謂異
姓主名

殤小功澡麻帶絰　注引小記下殤小功帶不絕本
爲證
小功卽葛　注閒傳曰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　注引內則諸母爲師慈保
母證之又曾子問慈母國君禮無服與此異
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　注檀弓曰練練衣
黃裏縓緣
朋友麻　注檀弓曰羣居則絰出則否
士喪禮　記檀弓喪大記等篇皆正說此經非旁通
不可具引今亦依注掇之

幠用斂衾　注喪大記曰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
皋某復　注喪大記曰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
冒　注引喪大記證冒制
褖衣　注引大記證褖衣所以表袍
竹笏　注引玉藻明笏制
煮沐　夷槃　浴　襲牀　絞　夷衾　注皆引大
記爲證
祭服　注據郊特牲大蜡皮弁素服而祭明皮弁亦
祭服
主人髺髮衆主人免　注小記曰斬衰括髮以麻免

而以布
鬠　注引檀弓夫子所說鬠制
代哭不以官　注引喪大記文同
掘肂見衽　注喪大記曰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主人奉尸斂于棺　棺衽西階上肂中注檀弓曰殯
于客位
君視大斂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　注檀弓曰君
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以惡之
君釋菜入門　注曰明君無故不來也禮運曰諸侯
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

三日成服　注曰既殯之明日全三日曲禮曰生與
來日
既夕遷祖　檀弓曰周朝而遂葬據此禮言左傳晉
文公將殯于曲沃蓋猶用殷朝而殯于祖之禮與此
經異
飾柩　柩飾詳喪大記
明器　詳檀弓
苞牲　注襍記曰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
出宮踊　注據檀弓襍記說之曰哀次
賓出則拜送　注據襍記說之曰相問之賓

賓弔者升自西階　記所謂周反哭而弔
記發首諸語全與喪大記同
養者皆齊　文王世子曰世子親齊元而養
主人乘惡車　注襍記曰端衰喪車皆無等
唯君命止柩于堩　注曾子問曰葬既引至於堩
士虞禮主人倚杖入　注小記曰虞杖不入於室
贊薦菹醢　此與吉祭主婦薦異注說以曾子問曰
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祝迎尸　注檀弓曰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尸拜遂坐　記曰殷坐尸周禮因殷

日中而行事　檀弓曰朝葬日中而虞
敢用絜牲剛鬣　牲盛之號與曲禮不盡同蓋天子
諸侯大夫士禮異
明齊溲酒　注郊特牲曰明水涗齊貴新也
三虞卒哭他　檀弓曰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
必於是日也接此記之他卽檀弓之變皆小記報虞
而三月卒哭者中間之祭
婦人說首絰不說帶　注檀弓曰婦人不葛帶
明日以其班祔　注小記曰祔必以其昭穆
特牲饋食禮以某之某爲尸　注曰字尸父而名尸

禮不名鬼神尸筵無父者爲之爲人子者祭祀不爲
尸於此明矣
宵衣　注曰記有元宵衣
肵俎　注引記曰肵之爲言敬也
祝延尸　注曰從後詔侑曰延禮器所謂詔侑武方
絕祭　注引少儀曰胏離而不提心明離胏所以當
絕
尊兩壺于阼階東　注禮運曰澄酒在下
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　注以此爲陽厭尸
未入之先爲陰厭據曾子問爲說

賓二爵二觚四觶一角　注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
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
祭爨　禮器所謂老婦之祭
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己　注據曲禮說之曰內事用
柔日
有司徹不儐尸　舊說以爲攝昆弟祭注引曾子問
攝主不厭祭云云辨之
以上小戴禮記
士冠禮　禮經所存惟士禮大戴有公冠篇記所謂
公侯冠禮夏之末造者足以補經之缺

士相見禮與君言節　曾子述其文
聘禮覲禮　朝事義篇說聘禮語與小戴聘義同其
說覲者錄入要旨
以上大戴禮記

春秋

嗚呼禮止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以舊
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
而去之者必有亂患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
故也其漸久矣周之衰也夷身失禮厲始革典至犬
戎敗幽王秦襄公列爲諸侯用事上帝僭端見矣是

後諸侯恣行淫侈不軌晉作六軍大夫主盟而魏舒
南面三家分晉之勢兆魯季氏八佾舞庭歌雍臚岱
而昭哀出辱之釁啟陽虎不狃之患亦不旋踵孫林
父公登亦登知衛亂之將萌公子圍二執戈前識楚
憂之遂作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以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公不悟而田成子一旦弒君而盜其國惟
名與器不可假人大爲之坊民猶犯之短垣自踰其
能久乎逆順大勢既已倒懸索隱行怪之人包藏禍
心之徒遂乘分理不明之時公然倡茂棄恩義殫殘
聖法之說反易天常惑亂衆心其勢不至盡廢孝弟

仁義率天下弱肉强食以成積血暴骨之敗不止是以孔子體天地好生之仁憂來世無窮之禍制作春秋以明禮敎撥亂反正首誅亂賊亂賊懼而後天下知有君父君者臣之天父者子之天禮之大本也人非天不生有君父則有三綱五倫有忠孝仁義有恩理政敎有秩敘節文度數尊尊親親合敬同愛畢智協力以相生相養相保人事浹王道備而禮之大用行矣春秋義深於君父君父之際聖人加焉故凡變禮亂常之事必謹書之嚴辨之以塞逆源明順道以遏殺機保生理故春秋者禮之大宗也孟子曰吾爲

此懼閑先聖之道孟子闢楊墨以閑孔子之道也孔子討亂賊以閑周公之禮也民之所由生禮爲大春秋作而禮達於萬世矣三傳說經皆言禮左氏傳可以見禮敎隆汙之殺公羊穀梁則孔子秉禮作經之精義存

左傳

觀於左氏而知周公制禮深根固本東遷以後綱紀法度日失其序而天下尙未遽爲戰國者有由然也劉子政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敎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尙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于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

流化豈不大哉袁彥伯曰春秋之時禮樂征伐霸者迭興以義相持故道德仁義之風往往不絕雖文辭音制漸相祖習然憲章軌儀先王之餘也王伯厚曰名卿大夫講聞故實三代文獻藹如也納鼎有諫觀社有諫申繻名子之對里革斷罟之規御孫別男女之贄管仲辭上卿之饗柳下季之述祀典單襄公之述夏令秩官魏絳之述夏訓虞箴郯子能言紀官州鳩能言七律子革倚相能誦祈招懿戒觀射父之陳祭祀閔馬父之稱商頌格言猷訓粲然可覩齊虞人之守官魯宗人之守禮懍懍秋霜夏日之嚴劉子所

云天地之中子產所云天地之經胥臣敬德之聚晏子禮之善物又皆識其大者統紀相承淵原相續得夏時坤乾見易象魯春秋而知三代之禮所以扶持於未墜者豈一人之力哉由三子之言觀之雖賊臣篡子滋起之時天常聖法猶未得而盡泯也然考之左氏卿大夫論述禮政多在定公初年以前自昭厥後六卿亂晉吳越迭興而論禮精言惟出自孔氏弟子此外罕聞蓋伏羲以迄周公人倫道德之教至是而將絶戰國暴秦之勢已成開闢以來生民禍變莫大於此嗚呼此孔子春秋所以不能已於作以存禮

教於萬世而豫爲之遏其亂開其治也昔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蓋魯號秉禮史法最備然以左氏所稱禮所稱君子曰及諸書法考之違義失正而褫以衰世之見霸國之制者亦多矣孔子修之而後天秩人綱萬世作則與禮經相輔爲教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夫子焉不學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左氏所述禮皆識大識小其事其文之類孔子所多學而取義者鄭君謂左氏善於禮故注春秋宗左傳而禮注多引傳爲證

士冠禮　左氏有魯襄公冠事足與禮經及大戴相證

袀玄古文袀爲均　傳所謂均服

士相見禮與大人言言事君　注大人卿大夫也傳曰大人之忠儉者亦謂卿大夫

鄉飲酒禮無算樂　注以吳公子札觀樂爲國君之無算

鄉射禮三耦　射耦見左傳

豫則鉤楹內　注讀豫爲成周宣榭之榭

聘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　注舉臧孫辰告糴

于齊之等爲證按聘食覲禮皆見左傳而聘禮尤備自假道郊勞致館行聘執玉升堂餼賓饗食燕贈賄諸節傳與經一一符合所謂左氏善於禮此其證也

聘遭喪節　季文子所求遭喪之禮是

聘君薨反命　公孫歸父行之

賓介死　芋君蓋言其禮

請觀　若季札觀樂韓起觀書

重賄反幣　左傳多有厚賄之事

覲禮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　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

嗇夫　見左傳

覲享勞　傳所謂出入三覲

重賜　義與傳重錦三十兩之重同

侯氏降兩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　齊侯下拜守此禮

喪服居倚廬寢苫云云　左傳晏嬰守此禮

喪禮弔襚賵賻含視斂葬　春秋傳備矣

有司徹乃燅尸俎古文燅作尋　注說以春秋傳曰若可尋也亦可寒也

以上左傳

士冠禮見卿大夫鄉先生　國語趙文子冠徧見諸卿是其事

鄉射禮大夫之矢則異束之以茅上握焉　注言大夫之矢則矢有題識也肅愼氏貢楛矢銘其括據國語爲說

燕禮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　注引國語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爲客證之

大射儀笙磬頌磬　注引春秋傳說大簇姑洗夷則無射之義明東笙西頌所由命名

以上國語

公羊穀梁

孔子秉先王制禮大經大法以作春秋尊君父討亂賊善善惡惡正名順言故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晉趙盾不討賊坐之弒君許世子止不嘗藥坐之弒父晉趙鞅以地正國不待命而除君側之惡人謂之叛推此類以繩當世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其推見至隱見微知著魯文公未終喪納幣當時以喪畢始娶謂之禮而春秋深探

其忘親之心譏其喪娶禮之所重在志也哀姜至大夫宗婦覿用幣春秋謹書之以爲般閔之禍自此始無禮必敗也凡公羊穀梁所述名言至理皆孔子據禮正事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杜漸防萌之精意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表治世之要務也公羊後師有推衍禮文備時王制作之用託言春秋改制者考中庸之說春秋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鄭君本公羊義說之曰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作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足以正背經反傳之失矣禮喪服傳與公羊同出子夏故鄭注時有據彼定此者

冠昏　大戴記曰禮之冠昏春秋之元皆愼始此公羊義史書元年常辭耳孔子修之則寓大始正本之義

昏禮雖無娣媵先　媵禮屢見春秋公羊家言之尤詳此以姪娣爲媵與諸侯二國來媵有別何氏解詁謂文家尊尊先姪孔氏廣森據此禮辨之

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　注舉紀裂繻來逆女及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證之皆公羊義

鄉飲酒禮疑立　注讀疑爲仡然從於趙盾之仡

聘禮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　注說以傳曰大夫以君命使聞喪徐行而不反

辭無常　注以傳義說之曰大夫使受命不受辭

喪服爲人後者　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　注據公羊義駁此傳按喪服傳與公羊同出子夏不應違異此條蓋數傳後失其本義而後師附益之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曰妻言與民同也　注曰大夫不外妻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春秋傳曰大夫越竟逆女非禮

以上公羊

昏禮送女戒女　穀梁傳有其事與此記少異

喪服改葬緦　穀梁說其義

士喪禮記疾者齊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　傳曰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虞祔　虞卒哭祔練諸禮三傳詳矣注約穀梁謂練而後遷廟以明祔已主反於寢

以上穀梁

孝經

周末文勝質衰行禮者屑屑焉習儀以亟而於先王承天道治人情經國家定社稷之大本茫乎不知文

飾愈繁眞意愈漓危弱滋甚遂使說者以禮爲忠信之薄而拔本塞原裂冠毀冕之邪說暴行橫行無忌是以孔子作春秋正人倫明王道舉禮之大經大法民所由生國所與立者正辭嚴辨以撥亂反正復作孝經以明禮之始俾天下知禮者人情之實冠昏喪祭聘覲射鄉與一切制度文爲非由外心以生皆出于天命之性由孩提愛敬之天良擴而充之以立三綱正五倫備物致用相生相養相保雖器物陳設儀節繁省之細莫非經緯天地綱紀羣類之精義所彌綸傳曰禮之所尊尊其義又曰立體有義矣而孝爲

本孝經者本禮之所以爲義以感動天下忠孝仁義
之眞性情鼓舞天下合敬同愛之眞精神成就天下
養老給求禦災捍患之盛德大業物恥足振國恥足
興無亂不治無弱不強禮之可以爲國於是乎在述
孝篇論之詳矣
士冠禮見士之孝冠禮父主之冠畢見母資于事父
以事母也見君資于事父以事君以孝事君則忠也
見兄弟遂見卿大夫鄉先生以敬事長則順也
昏禮親迎　將以爲先祖後故敬而親之此孝經之
義見舅姑禮婦盥饋饗婦祭行皆所以敎孝

聘禮使者釋幣覲禮侯氏釋幣皆出必告反必面事
死如生之意且使戰戰兢兢非道不行以保其社稷
宗廟封建所以固天下所以安也
孝經喪親章檃括士喪既夕士虞三篇言士喪禮筮
宅注引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論語

孝經推愛親敬親之道以愛人敬人以心言謂之仁
以體言謂之禮禮者聖人所以仁其身以仁天下也
顏淵問仁夫子告以克己仲弓問仁夫子告以敬恕
樊遲問仁夫子告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禮也

夫子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矩禮也鄉黨一篇皆動
容周旋中禮之效而終以時哉所謂孔子聖之時禮
時爲大也八佾一篇歎息痛恨於禮之變而終以天
將以夫子爲木鐸謂制作六藝以禮敎仁萬世乾坤
所以不息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夫子周流四
方答禮諸侯所謂君子之仕以行其義大倫所以不
廢也人而不仁如禮何惡當時浮僞奢僭者之誣禮
也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可以弗畔豫防後世學非而
博言僞而辯者之蔑禮也淩次仲謂論語言好仁不
好學好知不好學以及好信好直好勇好剛不好學

之蔽而獨不言好禮不好學又言恭而無禮愼而無
禮勇而無禮直而無禮之弊而獨不言學而無禮以
是知聖人所謂學者禮也蓋聖人之仁天下萬世也
以學而學之本在禮是以論語首章言學次章卽言
孝弟弟子孝弟謹信愛衆親仁有餘力乃以學文賢
親君友四者無憾則必謂之學此學之大本卽禮之
大體聖敎王政皆由此出果達藝能皆由此成足民
有勇知方勝殘去殺皆由此致蠻貊可行也百世可
知也舍此而言學則博物多能而甚不仁幾何其不
爲虎傅翼以食人乎自古亂臣賊子曷嘗無學無才

所患者學不由禮故才適以濟惡而滅禮耳聖人之道以禮爲學論語所載法言德行無非禮之精義豈獨鄉人飲酒射不主皮之等顯舉禮文哉

士相見禮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　論語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鄉飲酒禮相工　注說以論語相師之道

司正退共少立　注以論語說之曰己帥而正孰敢不正

鄉射禮　論語君子無所爭章說射義又射不主皮文見此記

燕禮公有命徹冪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　注曰不升成拜正臣禮也按此所謂拜下禮也上升成拜者由君待以客禮惟燕射賓禮盛時則然非臣禮之常

大射儀誘射　注說以論語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聘禮公問君　注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此公問君之類

賓不顧　注曰論語說孔子之行曰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　論語曰辭達而已矣

上介執圭如重授賓　此節與鄉黨入公門節相表裏注引彼文爲證

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今文籔爲逾　按逾與庾音同字通論語曰與之庾又曰與之粟五秉量名與此同

喪服　宰我問喪章論三年之喪大義餘章言喪皆喪禮精意

既夕記行禱于五祀　論語子路請禱

孟子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

節文斯二者此禮之大義也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禮之精義也又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舜不告而取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及對陳臻屋廬子受不受見不見之問禮與食色輕重之辨此禮之大權也親迎不得取則不親迎禮食不得食則不以禮此節文度數可得與民變革者也紾兄而後得食則雖飢死而不可紾摟處子而後得取則雖無後而不可摟此天倫人紀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性善禮本也集義禮學也不枉

尺直尋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禮行也井田學校禮政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與民同樂禮情也仁不遺親義不後君深耕易耨修孝弟忠信則親上死長大國必畏禮效也周室班爵祿禮等也孟子闢楊墨無父無君而後世之無君父者或借士芥寇讎民爲貴君爲輕諸語以文邪說誣孟子不知孟子此言所以深戒人君俾體羣臣子庶民以經國家保社稷永無死亡篡奪之禍乃維持禮敎之大者豈亂臣賊子所得而巧借誣衊哉孔子孟子所謂禮皆指曲禮正篇孟子引禮

曰諸侯耕助在今亡篇中其說舊君有服王子母死數月之喪義皆與喪服傳同

士冠禮　孟子曰丈夫之冠也父命之按冠禮父請賓敎之賓命之卽父命之也

昏禮媵衽良席　注說以孟子曰將瞯良人之所之

父母戒女　孟子曰女子之嫁也母命之舉一偏言與冠禮父命相對耳戒辭與此記及穀梁小異

士相見禮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三句　與孟子文小異以喪服仕焉而已者與民同之義推之文雖乖理則是

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　孟子曰欲有謀焉則就之又鄉黨飲酒明尙賢尊長注引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也德也齒也

喪服三年之喪　孟子告滕文公詳之

舊君　齊宣王問舊君有服據此禮

公子爲其母服　孟子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與此傳義同

爾雅

周公制禮又作爾雅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爾雅者正名順言以爲成事興禮樂之本先王之世書同文行

同倫士大夫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故六經之文自唐虞迄周千餘年其道同其文義訓詁無不同故爾雅可爲六經之通釋去古久遠俗儒鄙夫多不知爾雅辨言之義先王禮道既以不章而奇邪譎觚之徒復以侏離轇轕之辭變亂積古相傳平正通達之文義善野言而怪舊蓺非關博采多識徒以炫奇飾陋浸淫不已將使先聖典文日就茫昧而人心風俗有載胥及溺之憂此安雅隆禮之君子所不能不以斯道斯文自任者也爾雅訓詁羣經皆賴以明而釋親一篇與喪服尤相表裏釋宮釋器等篇說禮名數亦多

上冠禮纁裳　凡纁縓赬緅緇之等染法皆見爾雅
昏禮纇黼　注爾雅曰黼領謂之襮
外昏姻　注女氏稱昏壻氏稱姻本爾雅
鄉射記三笙一和而成聲　注爾雅曰笙小者謂之
和
公食大夫禮牛鮨　爾雅魚謂之鮨
喪服　爾雅釋親與此相表裏弟之妻爲婦此傳所
據
既夕記翭矢志矢　見爾雅

解紛第五　禮經

記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況今日之世變斷不能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文奚暇屑屑致辨於名物度數閒耶然而名物之不考度數之不詳衆說之不歸於一則先王所以治天下之迹無由克知灼見而巧說衺辭背經反傳之徒代有其人代傳其書其餘波流毒足以啟學識未定者之私智小慧而爲離經叛道非聖無法犯上作亂者之先驅其何以閒執其口而沮遏其勢耶於是取十七篇中大疑難處擇於衆說斷以經注著于篇所以

懲破道塞亂源也異說既除道術歸一學者由是探求聖作明述之原以得乎修己治人之道亂之所生惟禮可以已之豈惟解名數之紛已哉

總義

胡氏培翬儀禮非後人僞撰辨　此篇會通流別通用

儀禮有經有記有傳經制自周公傳之孔子記與傳則出於孔門七十子之徒之所爲自漢以後說經者若陸德明之經典釋文孔穎達賈公彥之疏禮皆以爲周公作韓昌黎讀儀禮亦云文王周公之法制在是朱子尤尊信其書作通解而近儒顧氏棟高著左

氏引經不及周官儀禮論疑儀禮爲漢儒綴輯非周
公書及考其說之所據則曰孔孟所未嘗道詩書三
傳所未經見嗚呼何其不察之甚歟夫儀禮之書敘
次繁重有必詳其原委而義始見者非若他經之可
以斷章取義也故各書引其辭者頗少然其儀文節
次爲諸經所稱引者多矣儀禮昏禮有納采問名納
吉納徵請期親迎六者而穀梁傳云禮有納采有問
名有徵納有告期此所謂禮非卽儀禮乎聘禮賓至
近郊君使卿勞及聘畢賓行君使卿贈是主國接賓
之事以郊勞始以贈賄終而左傳云齊國莊子來聘

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又云入有郊勞
出有贈賄此非本禮經爲言乎又聘禮有遭所聘國
君喪及夫人世子喪之禮又有出聘後遭本國君喪
及聘賓私喪之禮又有賓死以棺造朝將命之禮而
左傳云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又陳
芋尹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
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儀禮止存聘禮朝禮亡）設非
先有禮經季文子何從求之而芋尹蓋之言又何所
據乎覲禮天子使人賜侯氏以車服侯氏降兩階之
閒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受而左傳王使宰孔賜齊

侯胙齊侯下拜登受（下拜卽覲禮所謂降階拜也登受卽所謂升成拜受也）雖
以宰孔之辭而不敢不下拜者非卽守此禮乎論語
賓不顧本儀禮聘禮君祭先飯本儀禮士相見禮（射不
主皮入門鞠躬私覿愉愉亦見儀禮鄉射記聘禮記）而夫子曰揖讓而升下而
飲非約鄉射大射之文而言乎曰拜下禮也非約燕
覲聘食諸篇之文而言乎曰關雎之亂非卽謂鄉飲
燕射之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
蘋乎孟子載齊宣王問禮爲舊君有服非卽本喪服
經爲問乎（各經說多本儀禮）漢藝文志載禮古經五十六
卷今存者惟十七篇多大夫士禮其天子諸侯禮存

者無幾而詩書紀王朝政績宜其徵引者少也然而
書顧命之宮室與禮經一一符合王伯厚以詩之賓
之初筵行葦可以見大射儀楚茨可以見少牢饋食
禮而勿替引之一語楚茨與少牢同如此尙得謂爲
孔孟所未嘗道詩書三傳所未經見哉夫三禮之書
惟儀禮最精自諸侯去籍而後禮文散逸五家之傳
（六藝論云五傳弟子謂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及戴德戴聖也）不絕如綫以爲殘缺
不全固有之矣若以爲出後人之撰輯則未有也且
其書亦非後人所能撰輯也昔朱子嘗云儀禮爲禮
之根本又云極細密極周緻其閒曲折難行處都措

置恰好憶培翬初治是經每於靜夜無人時取各篇熟讀之覺其中器物陳設之多行禮節次之密升降揖讓裼襲之繁無不條理秩然每篇循首至尾一氣貫注有欲增減一字不得者嗚呼此豈後儒所能綴輯也哉至各篇之記與禮記相出入傳與公穀相似亦非七十子之徒莫能爲而謂漢儒能爲之耶夫自昔疑儀禮者如樂史徐積之說前人皆已辨之今顧氏以各經未引及儀禮爲疑余恐讀是經者少而耳食附和貿然不察致使球圖彝器之重漫與贗鼎同類而共譏之也故不可以不辨

戴氏震與任幼植書辨喪服經傳（此篇流別通用）

幼植奮筆加駁於孔沖遠賈公彥諸儒進而難漢之先師鄭君康成矣進而訾漢以來相傳之子夏喪服傳爲劉歆王莽傳會矣進而遂訾儀禮之經周公之制作爲歆莽之爲之矣嗚呼記不云乎毋輕議禮方周官經初出未立學官馬融所謂入於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是也迄王莽時劉歆置博士永平之初杜子春年且九十能通其讀賈逵鄭衆往受業然後頗行於世俗學膚淺往往求之不可通輒肆指摘云劉歆竄入若士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傳之以授蕭奮蕭授孟卿孟授后倉后授戴德戴聖慶普武帝時后氏立於學官宣帝復立大小戴藝文志故云禮經十七篇后氏戴氏此後師師相傳絕不聞此經與歆莽相涉更絕不聞歆莽改博士之業博士失其師承也今目爲劉歆傳會者於傳則所謂小功者兄弟之服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於經則女子子爲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出降服也記曰至親以期斷試以此言旁差之昆弟期從父昆弟大功從祖昆弟小功族昆弟緦由族昆弟而上族父族祖父族曾祖父皆緦由從祖昆弟而上從祖父從祖祖父皆小功此制服之

易知者由從父昆弟而上世父叔父何以不大功也自至親以期斷之言上差之父何以不期祖不大功曾祖不小功四世祖不緦也立期之節象天地則已易四時則已變凡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然而孝子之心不能以已也使倍之而爲制三年之喪故曰三年以爲隆人子不隆於其親不可以爲子父在爲母期屈於至尊不敢伸其私尊而猶無不及其節也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而猶無不及其節也幼植有取於孔沖遠謂至親以期斷專爲此二者則失制禮之深意矣祖父母世父母

叔父母之期也亦隆也不隆於祖不隆於父之昆弟不可以爲孫子緦麻之加一等而小功小功之加一等而大功不可謂之隆聖人於是爲齊衰三月之服以上殺之義故減九月五月之數而三月以祖雖百世有隆無替故不敢以功緦加於祖考而齊衰傳云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意如是康成申之曰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且喪服及曾祖不及四世祖以上康成因傳文小功者兄弟之服而明之曰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高祖

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元孫爲之服同也又於緦麻三月章曰族曾祖父曾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祖父之從父昆弟之親也則高祖有服明矣蓋通乎經所不言之意也然而猶未盡夫子孫之於祖考不相逮則已矣雖不相逮必不可曰有無服之祖也苟相逮皆齊衰三月其殺也者以上殺爲義其不復殺也者以有隆無替爲義道並行而不相悖夫是之謂文詩曰曾孫篤之鄭箋云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禮注云於曾祖已上稱曾孫而已由是言之儀禮言曾祖卽關四世祖

已上也幼植知昆弟之昆爲兄不審古人法度之言兄弟與昆弟異義不惟儀禮他經及爾雅皆然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此傳中引傳相證明也爾雅曰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又曰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詩小雅兄弟無遠鄭箋云兄弟父之黨母之黨蓋兄弟云者或專言異姓或兼同姓異姓皆舉遠不以關大功之親記曰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此惟小功已下卽於疏故加等若大功已上則昆弟也世父母叔父母也從父昆弟也豈可以皆在他邦

及少孤相依而加等哉大功之親分當相恤其不相恤是賊其性者也小功已下而相恤斯進之也故傳有曰子無大功之親不言小功古人立言精微若此記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或欲援此爲叔嫂有服之證則與檀弓奔喪逸禮相背戾且本篇傳文言夫之昆弟無服亦相與背戾閻百詩解之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卽夫之所爲小功服妻降一等爲緦麻也服問之外兄弟指外祖父母從母在小功者是其證百詩此論精矣惜尙未告之以昆弟不言兄弟及舉遠不可關大功之親使其義益曉然也若女子子

出降服此與男女異長意同以女子生而有適人之道使之異於男子豈若幼植之意必十五已後許嫁笄始別異哉服有出降或緣有適人之道而卽降以異於男子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之大功是也或既適人而後降爲衆昆弟大功是也或不敢降祖父母期曾祖父母齊衰三月是也昔儒謂降旁親不降正尊可與至親以期斷之言外親之服皆緦之言小功已下爲兄弟之言合爲義例之大要惟降旁親而父沒則不降昆弟之爲父後者然後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之義明惟不降正尊而當其既嫁從夫不能二

尊且降父之服而爲期舅姑亦期然後所謂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天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之義明聖人制爲父在爲母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是二者義之至也以幼植所深訾爲劉歆傅會者二條今姑據此疏通證明之其精微非聖人不足與於此餘皆可類推震鄗病同學者多株守古人今於幼植反是凡學未至貫本末徹精粗徒以意衡量就令載籍極博猶所謂思而不學則殆也遠如鄭漁仲近如毛大可祗賊經害道而已矣

經禮曲禮說

鄭君說周禮爲經禮儀禮爲曲禮其義千載未發案經曲猶經緯也說文經織從絲也緯織衡絲也衡從卽橫直經之爲言直也則緯之爲言曲也織者先經而後緯經本直緯以交之一從一橫乃成爲曲故緯謂之曲古者凡治天下之事通謂之禮故曰爲國以禮春秋左氏傳自吉凶賓軍嘉而外凡刑法政俗一切得失皆斷之曰禮曰非禮二戴禮記於治天下之事無不備然則禮者王治之通名析言則宗伯所掌謂之禮統言則六典皆謂之禮故周官稱周禮度儀禮全經時周禮三百六十官所其之事當事別爲篇

無所不備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江氏禮書綱目據周禮補經實得聖人制作本法周禮儀禮一從一橫交相爲用如絲之有經緯故曰經曲知周爲經儀爲曲者周禮天子所秉以治天下儀禮則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注曰典經也法也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是周禮稱禮經經與法同義古者禮統於官臨事則百官各揚其職以其舉其事周官之文蓋各官皆載其一以爲官法（三語本汪氏中）而合爲一書則天子秉之謂之禮經其目三百六十故曰禮經三百禮經經禮例文周禮爲經則儀

禮爲曲經經也曲緯也經法也曲事也周禮官所守
之法儀禮法所分之事法經也事緯也事必聯衆官
爲之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祭祀賓客喪
荒軍旅田役歛弛及凡小事皆有聯以儀禮考之聘
禮覲禮卽賓客之聯事如禮書綱目所補則凡事皆
有聯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三曰官聯周禮
以官爲紀官屬也儀禮以事爲紀官聯也官屬經也
官聯緯也事統於官故儀禮每曰官具曰官饌曰官
戒禮記說燕義則引庶子官說朝事義則引大行人
小行人典命司儀諸官鄭注說鄉飲酒則引鄉大夫

職說鄉射則引州長職凡儀禮中職官制度無一不
推本周禮足徵周禮爲經周禮舉行事大法而節文
次第備在儀禮儀禮全經其文必兼倍於周禮以司
儀與聘禮較可見其曰郊勞致館將幣致饔餼還圭
饗食致贈郊送之等卽儀禮分節之目鄭注周禮往
往舉儀禮實之蓋必如儀禮所陳而後周禮之事一
一措置曲當無毫髮憾故孔子曰經禮三百猶可能
也威儀三千難能也此儀禮之所以爲曲曲者以言
乎緯之盡善也周禮儀禮相經緯如此聖人之制禮
也經與曲相輔而行周禮爲禮之綱領儀禮爲禮之

條目也學者之治禮也經與曲相證而明周禮卽儀
禮之目錄分章儀禮卽周禮之事類釋例也治禮莫
要於釋例釋周禮之例當以三百六十官之事分類
系聯之而儀禮固然則雖謂儀禮卽周禮之釋例可
也愚初讀禮器鄭注以經曲分屬二禮求其說不得
厥後沈潛反覆於二經有年又深考通解綱目之書
確知二禮相經緯且周爲經儀爲緯乃恍然悟所謂
經曲者卽經緯鄭注貫通二禮爲訓非薛瓚輩所能
見及（薛瓚注漢書說經禮曲禮與鄭異後人多從之非是）而經之訓法曲之訓
事訓屈曲皆一以貫之矣朱子江氏以周禮補儀禮

蓋深知二禮之相經緯而其法其義實已自鄭君經
曲之說發之明乎此而後二禮之文左右逢原同條
共理旁推午貫豁然大通而後世排棄周官之邪說
亦不待辨而息矣天下之事莫不一經一緯相維持
以經言之周官爲經儀禮爲緯詩爲經樂爲緯左史
記事春秋爲經右史記言尚書爲緯以說經之書言
之傳訓箋注解詁疏義之類爲經釋例及凡釋一事
者爲緯儀禮有淩氏釋例周禮無書禮書綱目足以
當之何也一經一緯也愚欲取江氏書檃括聯綴更
考經文鄭注補其未備爲周禮作釋例專書抑亦聖

入正名經曲之意歟若夫禮器下文所云曲而殺經而等雖通論君子之於禮而經曲之爲經緯則同鄭注就喪服舉例謂正服爲經降服爲緯也鄭君注經下一語每貫本末徹始終後人由之可以創通大義開闢途徑所貴乎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也

儀禮名目篇次辨

儀禮古祇稱禮張氏湻云漢時未有儀禮之名豈漢後學者覩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歟方氏體云案漢藝文志曰禮古經儒林傳曰士禮六藝論曰古文禮論衡曰佚禮隋經籍志曰古經釋文序錄

曰古禮儀禮之名始見後漢書鄭康成傳其爲魏晉閒人所加可知胡氏云儀禮古祇謂之禮漢書景十三王傳云河閒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禮記所謂禮卽儀禮也其篇次賈疏云戴德戴聖與劉向別錄十七篇次第皆冠禮第一昏禮第二士相見第三自茲以下則異其別錄卽此十七篇之次皆尊卑吉凶次第倫敘故鄭用之至於大戴卽以士喪爲第四旣夕爲第五士虞爲第六特牲爲第七少牢爲第八有司徹爲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小戴於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四篇亦依此別錄次第而以士虞爲第八喪服爲第九特牲爲第十少牢爲第十一有司徹爲第十二士喪爲第十三旣夕爲第十四聘禮爲第十五公食爲第十六覲禮爲第十七皆尊卑吉凶雜亂故鄭君皆不從之矣今案禮經篇以類次類以吉凶次以禮記考之王制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禮運曰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又曰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御皆當爲鄉邵氏懿辰說 昏義曰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

鄉此四文或先喪祭或先冠昏或先射鄉或先朝聘要皆兩事類舉以考十七篇則士冠士昏士相見冠昏相見也相見自爲一類附冠昏 鄉飲酒鄉射燕大射四篇大分言之射鄉也鄉飲鄉射皆曰鄉大射皆曰射燕之於大射猶鄉飲之於鄉射故合爲一類 聘禮公食覲三篇朝聘也公食食小聘大夫附聘禮爲一類 喪服士喪旣夕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七篇喪祭也喪服分之則別爲一類合之則與喪禮爲一類 凡十七篇爲四類此篇以類次也冠義以下七篇皆說經之義其次先冠義昏義冠昏類也次鄉飲酒義射義燕義射鄉類也次聘義朝聘類也次喪服四制喪祭類也喪服四制曰夫禮吉

凶異道不得相干此喪祭所以在後記次本經次孝經喪親章居末蓋取法禮經此類以吉凶次也（冠義以下七篇相承不隔蓋記百三十一篇中舊次小戴仍之）別錄篇次類次皆與記合大戴篇次合類次未合小戴篇類次皆未合鄭君從別錄至當邵氏懿辰謂當從大戴非也又案禮經古當有二本一全經一約編王制曰樂正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專言禮則禮之全經惟士學之天子諸侯之禮備在其中王制又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周禮曰以祀禮教敬以陽禮教讓以陰禮教親於禮之中別其數與其

類則禮之約編凡民皆習之禮不下庶人制禮自士始凡民所習蓋士大夫禮居多（今十七篇所以稱士禮）而天子諸侯禮亦間存一二以明君臣之義孔子定禮蓋兼定此二本冠昏諸義就士冠士昏諸篇爲說蓋據約編言祭義多說天子諸侯祭禮則據全經言故部居分別不相次秦火而後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與約編爲近淹中所得五十六篇與全經爲近曲禮三千度其篇數不下百餘五十六篇固非全經卽十七篇以經記考之亦非完本何則公食禮云設洗如饗則完本當有饗禮鄉飲酒義兼說黨飲則完本當有黨飲

禮而今皆無之知非完書但冠昏喪祭朝聘射鄉諸禮具在則所缺當無幾耳邵氏謂十七篇爲完書雖未確而尙近理至謂五十六篇謂劉歆作僞則誣妄甚矣

記冕服

記曰不學襍服不能安禮戴東原記冕服等篇詳矣而未盡也今因其目別爲說或就其說更定之一以經注爲據

虞夏書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

作服鄭氏曰宗彝謂虎蜼也宗廟之中鬱尊虞夏以上蓋虎彝蜼彝而已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此繡與繢各六衣用繢裳用繡考工記曰畫繢之事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鄭氏以爲繢之次記又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鄭氏以爲繡之次周官經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亯先王則袞冕亯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氏曰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

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服章之次經無明文鄭君合校尚書周官左氏春秋而爲是說以上承用戴氏原文江氏永云三代制禮有益亦有損天子用物雖得備十二然冕戴於首

既有十二旒十二玉以則天數冕服之章以九爲尊取陽數之極禮尚相變也古用十二章周損爲九章日月星唯畫於大常正是監前代損益之精意倘有益無損則制度彌文伊於胡底乎江氏此說深得禮意戴氏震據郊特牲記王被袞以象天謂周人郊祀袞冕備十二章斯不然也郊特牲所云蓋與禮器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同爲夏殷禮鄭注郊特牲以爲記人誤據魯禮蓋魯郊用前代禮不敢同於周夏殷天子服日月星辰以象天而謂之袞諸侯自山龍而下大夫自粉米而下而謂之黼黻皆舉其文之著者與周官諸冕曰袞曰鷩曰毳

曰希據首章別其等者絕殊周官正名九章之衣爲袞與七章鷩五章毳三章希例同則袞非象天之服審矣袞冕以享先王與祀天大裘別文殊等則周人祀天之服不得蒙袞名又審矣司裘疏引鄭志大裘之上有元衣以爲其服無章愚謂古者祭天服日月星辰者象天之文周用大裘元衣者象天之質自袞冕以下五服五章元冕裳亦有一章與古同差但古十二至三章周九章至一章爲異而大裘在其上至敬無文其諸周人以義起禮歟冕服袞鷩毳希皆據文爲名惟大裘元冕據質爲稱元冕衣無文大裘衣裳皆無文也冕服之章冕

繅之旒皆自袞冕而下弁師掌王之五冕冕有六而言五者下文方說繅斿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本鄭注記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龍袞以祭與下文諸侯元端以祭文例同皆謂祭宗廟所謂享先王則袞冕袞冕十二旒見於此弁師所謂五采繅十有二也袞十二旒則鷩九旒毳七旒希五旒元三旒旒皆十二玉所謂就皆五采玉十有二也此天子之冕服也覲禮天子袞冕諸侯裨冕鄭氏曰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司服職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

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經遞言相如明冕服之章與王同也弁師職諸侯之繅斿九就鄭曰侯當爲公每繅九成則九旒也又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孔沖遠曰公袞冕九旒鷩冕七旒毳冕五旒希冕三旒元冕蓋無旒旒皆九玉侯伯鷩冕七旒以下與公同旒皆七玉子男毳冕五旒以下與公同旒皆五玉是其等則冕藻之旒不敢盡與王同也凡諸侯讓於天子玉藻記曰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鄭氏孫

氏皆讀端爲冕鄭氏曰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己孫叔然曰玄冕祭服之下也其祭先君亦裨冕矣愚謂記言玄冕以祭文與上龍袞以祭同則祭先君也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則諸侯自祭之服降於助祭宜也凡冕服皆元衣其裘蓋皆以羔玉藻歷說裼衣而卒曰大裘不裼孔沖遠謂無別衣裼之戴氏震曰朝祭之服上衣下裳幅正裁故冕服曰端冕朝服曰委端裳前三幅後四幅襵辟積無數所謂帷裳者也前後不合有衽以掩之交裁如燕尾而後垂

記皮弁服

天子日視朝皮弁服諸侯以爲視朔之服凡諸侯相朝聘亦如之記曰三王共皮弁素積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以上戴氏原文鄭氏曰皮弁之衣用布盧子幹亦曰布上素下皮弁服凡上服之內有中衣玉藻曰以帛裏布非禮也鄭氏曰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此言中衣也裘之外有裼衣玉藻說皮弁服之裘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士不衣狐白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論語曰素衣麑裘此言裼衣也中衣

在上衣爲裏故謂之中裼衣與裘爲表故謂之裼中衣裼衣雖同在上服之內或說冬服裘以裼衣代中衣而以帛裏布要專爲中衣言之以言裏非裼之義所謂言各有當裼衣主以表裘詩不云乎衣錦褧衣裳衣錦衣上加皮弁服不得援中衣之例議之或者謂皮弁衣裳皆素則素端矣淩氏廷堪曰子羔之襲也素端一皮弁一是皮弁與素端爲二服周禮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亦別於皮弁而言之也皮弁質象上古衣當用布明矣

記爵弁服

古者天子至士皆服冕周大夫以上冕士爵弁白虎通曰爵弁者何謂也周人宗廟士之冠也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說文曰士無市韍本字有韐韐本字或從韋作韐制如榼缺四角爵弁服其色韎賤不得與裳同以此知爵弁服專爲士制也周官經弁師掌王之五冕皮弁弁經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皮弁韋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鄭氏謂弁經如爵弁而素司服冕服下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其服差卿大夫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士自皮弁而下如卿大夫之服江氏永曰周禮無爵弁王之弔服有素爵弁於

弁經服見之士之爵弁無等故弁師不言司服亦不言爵弁者疏云爵弁之服唯承天變時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列天子吉服不言之今以炙轉相如不得輒於士上加爵弁故以皮弁服爲首也愚謂不以韋弁爲首者韋弁兵服非常服爵弁本專爲士制後因以爲弁中之尊服孤服以祭故襍記曰大夫弁而祭於己諸侯惟未受爵命服之詩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謂諸侯世子除喪朝天子未爵命服士服天子以之爲將起師也公襲有爵弁以是始亦必以終也公冠不用爵弁非常服也禮冠昏喪經有

爵弁聘經有韋弁爵弁者其色赤而微黑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韋弁者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故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或曰韋弁以韎布爲衣而素裳其諸聘禮變於兵事歟陳氏祥道謂韋弁卽爵弁胡氏培翬曰爵弁爲士服而韋弁通於大夫以上自是二物且爵弁用布韋弁用韋爵色近五入之緅而韋用一入之韎固有不容强同者陳氏說非也愚謂韋弁果卽爵弁司服當云士之服自韋弁而下矣凡冕與爵弁服用絲經特言爵弁服純衣則皮弁以下用布可知

記朝服

諸侯日視朝緇衣十五升布而積素裳是謂朝服大夫以爲祭服其冠委貌所謂冠弁也王服以田燕養老亦如之以上戴氏原文或謂委貌爲元冠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特牲饋食禮其祭也賓及兄弟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少牢饋食禮主人朝服文有詳略其實同也司服職曰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卿大夫之服則士禮之元冠朝服卽冠弁服也江氏永曰弁者冠之通名據說文弁本作覍象形蓋象皮弁之形惟皮弁爲弁之本制餘皆通稱爵弁制如冕而誧

之弁冠弁賓冠而謂之弁服弁賓喪冠而謂之弁士
冠禮記陳委貌章甫毋追以釋經之元冠委貌爲元
冠審矣或曰弁有笄有笄者紘冠無笄無笄者纓冠
弁既稱冠又稱弁其諸元冠而加笄國語所謂委笄
歟士冠而纓大夫以上冠而笄其冠制則同戴氏震
曰玉藻之記曰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鄭氏以羔裘
爲卿大夫之朝服惟豹袪與君異毛詩曰古者素絲
以英裘言織之爲紃施諸縫中者也

更定戴氏震記元端

元端元冠士以爲祭服特牲饋食禮主人冠端玄是

也士冠禮曰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于君又曰玄
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玉藻記曰韠君朱大夫素士
爵韋鄭氏以爲玄端之韠因而推次其裳色則天子
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天子諸侯冕服赤舄素積
白舄玄端黑舄凡冕服皆舄大夫士爵弁纁屨素積
白屨玄端黑屨素積者皮弁服朝服同也大夫士鞸
私朝玄端世子之記曰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
而養於此見玄端玄冠諸侯以下齊服也玄端之裘
蓋羔裘狐青裘士入廟宜羔裘大夫士元端平居宜
狐青裘（以下今易）玉藻記曰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
褎元綃衣以裼之舊說曰玄端之裘也論語所謂狐
貉之厚以居謂在家接賓客也麛裘青豻褎絞衣以
裼之皮弁之裘也論語曰素衣麑裘絞素相代可也
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朝服之裘也論語亦云緇衣
羔裘狐裘黃衣以裼之大蜡時臘先祖所服之裘也
論語亦云黃衣狐裘郊特牲記曰皮弁素服而祭素
服以送終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皮弁時或素
服與喪近故檀弓記曰練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
謂練而爲裘視初喪橫廣之又長之有袪飾又可加
以裼衣鄭氏以爲鹿裘之裼衣亦以絞與皮弁裼衣

同也黃冠野夫之服詩彼都人士狐裘黃黃謂庶人
也庶人深衣深衣之裘狐黃及雜裘宜無不可用之
（此句戴氏原文）凡祭服皆羔裘天子祭天大裘餘冕服長裘
繼裘以晉省亦長裘須賜羣臣以功裘狐青麛裘其
類歟

戴氏震記深衣

深衣連衣裳殺幅而不積鄭氏曰深衣連衣裳而純
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詩麻衣如
雪言深衣也此其純采者布純亦曰麻衣大祥素縞
麻衣是也公子爲其母及妻練冠麻衣縓緣鄭氏以

爲如小功布深衣記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曲禮曰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古者布幅廣二尺有二寸謂之中量凡削幅減寸者二齊亦寸衣裦左右終幅屬袂終幅減削幅中人之手八尺是其度也長衣中衣過之揜尺袂之圜四尺四寸自胡下殺而前袂末謂之袪圜二尺四寸規胡下剡衣之幅衣身二尺二寸與袂參齊之下猶有餘長當剡之使狹以接裳上際其剡之兩旁當胡下處則縫而規之如袂記曰袂圜以應規謂袂也又曰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謂兩旁所剡之上當胡下與袂接處也規胡下而剡衣之餘幅以接裳施帶此說足補江

氏永深衣考誤所未及張氏惠言圖意與之合記曰袂圜以應規又曰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袼胡下也剡之要中之圜七尺二寸所謂深衣三袪也裳以布六幅幅分之尺一寸正者八減削幅則八九七尺二寸與衣相屬旁屬交裁殺幅一端二寸一端二尺在下減削幅則尺八寸殺而上如是者四是爲深衣之衽所謂衽當旁也衣裳之左前後續右有曲袷鉤之故曰續衽鉤邊合十二幅則下齊丈四尺四寸倍於要中衣交領謂之袷廣二寸緣謂之純純邊謂之綼裳下緣謂之緆與純袂廣各寸半

戴氏震記中衣裼衣襦褶之屬

中衣凡絲衣以素其餘以布郊特牲記曰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爾雅黼領謂之襮孫叔然曰刺黼文以褗領詩素衣朱襮是也言丹朱以爲純襦君朱大夫纁凡襦褶之屬其外中衣中衣之外上衣若裘則有裼衣裼衣之外上衣夏則絺綌之外上衣疑絺綌之外中衣中衣之外上衣近體襌衣曰明衣玉藻記曰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之鄭氏曰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當盛禮者以充美

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尚相變也凡袒裼者左論語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無上衣曰袗記曰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然則國有不服上衣而袗絺綌表裘者矣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則有雖裘而不以衣裼之者矣君子之於褻蓋亦無嫌質略也

記冕弁冠

記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邃垂也延深淺之度天子以下同惟天子前後所垂旒各十二爲異記陳天子之制邃延自據旒言之叔孫通禮器制度

書歐陽氏本伏生說皆謂冕前後有旒蓋周末漢初人猶及見古法服冕之有旒猶皮弁之會五采玉璂本意皆以爲飾但聖人制禮因事託戒旒旣前後垂則在前者有蔽明之義故記曰冕而前旒所以蔽明言非禮勿視也周官經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諸侯之冕各以其等爲之實六冕而曰五冕者陳采就玉之數止於五（二語本戴氏）亦以見冕服之章冕繅之斿皆自袞冕而下大裘之冕至敬無文不聯數也諸侯之繅斿九就侯當爲公斿衍字唐石經原刻無之諸公繅九就而玉與斿皆取數於就則諸侯以下各以其等推次可知也延前圓後方紐小鼻在武上笄貫之紘以組自頤屈而上左右屬之笄垂其餘凡冕弁笄有笄者紘記曰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舊說以爲卿大夫冕弁之紘蓋與士同古之爲冠者辟而縮縫所以覆乎前後謂之冠（自紘以組至此戴氏原文）冠下卷幘之武武下垂纓皆連屬不殊以白布爲之齊則緇後世聖人易之以白布冠爲喪冠以緇布冠爲始冠之冠而殊其纓

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緇布冠冠武皆以緇布相連而纓以青組又不屬於武而別用未冠時所服之頍項屬之皆以別于條屬之喪冠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鄭氏曰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言固冠者冠得纓而固緇布冠纓屬于頍猶皮弁爵弁紘屬于笄笄與頍皆以固冠也元冠纓卽屬于武則頍與笄皆不用元冠之異于緇布冠者衡縫冠卷殊纓武各異材記曰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緌委武元縞而后緌委亦武也大白緇布冠武相屬不緌元冠縞冠別有委武緌之文質各從其宜記曰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旣祥之冠也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屬武者屬冠於武少威儀不嫌於條屬者纓武異材也士之緇布冠不緌諸侯緌之尊者飾也戴氏震曰冠之異於弁者左右不合故有紕弁則左右合而會之所謂如覆杯矣於其會也飾之以玉詩言會弁如星者也此弁之本制皮弁韋

弁則然弁之名本專屬皮弁後因以爲冠次於冕之稱爵弁弁經是也又以爲冠之通名冠弁服弁是也士冠禮記曰周弁殷冔夏收弁卽經之爵弁冔收皆冕屬則爵弁之制如冕可知也又曰委貌周道章甫殷道毋追夏后氏之道以釋經之元冠則元冠卽委貌可知也鄭注司服以冠弁爲委貌冠弁卽玄冠又可知也冠弁服弁之名不見他經蓋名弁而實冠他經直謂之元冠喪冠也凡冠用纓纓屬於武弁用紘紘屬于笄笄貫于武晉語范文子退朝武子擊之以杖折委笄委貌冠也得有笄者委貌之武非不可施

笄大夫以上元端移袂以別於士或委貌得施笄紘要其稱委貌若稱冠弁元冠則同舉其名曰委貌著其實曰元冠別其等曰冠弁或曰冠弁稱冠又稱弁據大夫以上有笄者言而士服亦該其中戴氏曰夏殷之禮士得服冕記曰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是也周制大夫以上冕士爵弁愚謂士爵弁之下有皮弁元冠緇布冠惟爵弁專爲士制故周禮無之餘皆上下通服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重古也天子始加元冠由卑卽尊也元冠元端朝服所同故禮不以冠名篇故備言之

則如士冠禮曰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曰元端元裳黃裳雜裳緇帶爵韠約舉之直曰元端曰朝服特牲饋食禮主人元端助祭者朝服故經變文言主人冠端元以見之

士冠禮

士冠禮爲士身加冠說

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又云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恆爲士胡氏曰曲禮二十曰弱冠四十曰强而仕此常法也亦容有才質出衆未冠已居士位者賈疏引喪服小功章大夫爲昆弟之長殤

以證則固有年未二十已任職者矣今案鄭引齊語者彼文云昔聖王之處士使就閒燕士羣萃而州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然故士之子恆爲士此所以未冠而已能任職也此禮蓋爲士之子已仕者制而未仕者亦如之本朱子說爲士加冠制而自士以上及乎天子之元子亦如之萬斯大說爲諸侯之士制而天子之士自主人冠服以外亦如之張氏爾岐說胡氏云冠昏喪祭切於民用周公制禮欲

以通行天下故多就侯國言之　敖繼公以此經爲主言士冠其子之禮蓋見經云將冠者采衣紒以爲未仕之服也若然童子已爲士者將冠時當服何服乎采衣紒乃未冠之服非未仕之服

大夫以上冠年及天子諸侯加數考

賈疏云大夫始仕者二十已冠訖五十乃爵命爲大夫故大夫無冠禮又案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鄭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爲大夫無殤服也小記云丈夫冠而不爲殤大夫身已加冠降兄殤在小功是身有德

行得爲大夫冠不以二十始冠也若諸侯則十二而冠故左傳襄九年晉侯與諸侯伐鄭還公送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注云沙隨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是諸侯十二而冠也若天子亦與諸侯同十二而冠故尚書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年十五云王與大夫盡弁則知天子亦十二而冠矣又大戴禮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左傳云冠而生子禮也是殷之諸侯亦十二而冠若夏之天子諸侯與殷

天子亦十二而冠可知若天子之子則亦二十而冠故禮記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又禮記檀弓云君之適長殤車三乘是年十九以下仍爲殤故二十乃冠矣若天子諸侯冠自有天子諸侯冠禮故大戴禮有公冠篇天子自然有冠禮但儀禮之內亡耳士既三加爲大夫早冠者亦依士禮三加若天子諸侯禮則多矣故大戴禮公冠篇云公冠四加者緇布皮弁爵弁後加玄冕天子亦四加後當加袞冕矣　案賈說是也後人或謂天子當五加與公冠篇天子儗焉之文背

張氏爾岐所疑冠禮數事辨

士冠禮冠者見母不見父見贊者不見賓說者疑之王氏士讓云父冠其子延賓以重其事父自爲主而涖之卽是見也賓旣與冠者成禮於堂矣亦不必更行見賓之禮今案見者以成人見也父與賓與禮以成冠者旣冠見于母明已爲父所成也所謂資于事父以事母也見贊者及兄弟明已爲父與賓所成也贊者親爲冠事而亦見之者禮成于賓也若父與賓則固行禮之主也奚取於見而告以成禮乎　又案冠者見母母拜受以母拜子禮記孔疏以下諸說紛如萬氏斯大云禮婦人之拜有二肅拜也手拜也肅

拜者足不跪微俛其躬而肅之如今婦人揖也手拜者足跪地而拜如今婦人拜也少儀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君賜至重尚止肅拜況其他乎故知此受脯俠拜亦肅拜也胡氏云禮記冠義曰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成人而與爲禮一語卽是定解今案經賓東面答拜注亦以答拜爲成人而與爲禮是拜者與之行禮以明其成人耳與之行禮所以責之行禮也古人爲禮必拜昏禮舅姑亦答婦拜　又案冠禮以母之尊而拜其子所以加禮於父所成也此妻天夫之義特牲以父之

尊而亦拜其子所以加禮於親之後也此子天父之義冠禮特牲拜子以重責子孝孫慈昏禮舅姑拜婦以重責婦順皆聖人制禮之精意所以警動人心而維持天經地義於不敝也

冠禮無告廟之文蓋文不具昏禮明言受諸禰廟詳下而經亦不言告廟是其例

冠月考

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冠子取妻時也賈疏據之謂冠有常月本經屨夏用葛冬皮屨可也秦氏蕙田據之謂冠無常月愚謂二月蓋冠之善時非冠之定時何者冠以年斷年以月計曲禮內則諸記皆言二十而冠荀子韓詩外傳說苑白虎通皆言十九而冠禮經校釋曰荀子言十九而冠明禮所謂二十而冠者必滿十九歲之月數又加一月入二十之限乃爲二十行冠禮其未滿十九月數者雖踐二十之年仍不得爲二十而爲之冠也知者喪服殤大功章傳曰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曲禮曰二十曰弱冠喪服小記曰大夫冠而不爲殤若但以年論不核月數則或以元年正月生十九年十二月死已足十九歲以未及二十未冠爲殤或以元年十二月生二十年二月死

但踐二十之年計其月數纔踰十八歲以已及二十已冠不爲殤厚薄殊絕不合事理故射慈謂凡制數自以生月計不以歲則所謂二十而冠者必滿十九之月數而後爲二十行冠禮出殤限也禮家恐人疑二十爲但踐二十之年故實核其所歷之月數必先足十九而曰十九而冠荀子傳之韓詩外傳說苑白虎通亦皆云然故知十九而冠者正以曲達二十而冠之制不然二十而冠誰不知之而謂荀子韓傳等昧之耶然則滿十九之月數而後冠則正月二月生者皆以二月冠用冠正時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冠

子取妻時也據生月最前者爲正也其三月以下生者則不能依正時各以其滿十九月數之後一月冠爲時不定故經有夏葛屨冬皮屨之文也　又案荀子十九而冠據天子諸侯子言謂天子諸侯子雖貴亦十九而冠與士同所謂天子之元子猶士也楊倞注謂先於臣下一年非

士昏禮

昏禮爲士禮說

禮經校釋曰昏經專言士禮方氏苞以爲卽大夫昏禮不知記明云士昏禮經首不言士者蒙上士冠禮

之文也今十七篇次序雖後人所定然周公原第亦必昏次於冠士冠禮後雖當有諸侯天子冠禮相隔乃及士昏然冠以士爲首昏亦以士爲首則士昏不言士者以蒙上士冠之文可知故耳且以經文證之亦可決其專爲士制經親迎章云其實特豚案特豚士制也盥饋同大夫以上當異但無文以言耳又云主人爵弁注大夫以上親迎冕服是經所言爲士禮也又云婦車亦如之注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是士禮在經與大夫異也又云女次純衣案大夫妻當服編襢衣則經所云爲士禮也又云贊爾黍授肺脊疏曰此先爾黍後授肺特牲亦然以其士禮同也少牢佐食先以舉肺脊授尸乃爾黍者大夫禮與士異故也婦見章纚笄宵衣以俟見案大夫妻當褖衣卽宵衣亦當移袂此時服降親迎一等則經是士禮也又云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疏曰此饗與上盥饋同日爲之知者見昏義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鄭彼注云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故知此士同日可也昏義皆說此士昏禮惟此條參言大夫又云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疏曰按莊二十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公羊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鄭注喪服亦云古者大夫不外娶今言異邦得

外娶者以大夫尊外娶則外交故不許士卑不嫌容有外娶法故有異邦送者也據此諸文此禮爲士制無疑諸家所挾以成其說者不過用鴈墨車顈襳三事耳不知昏禮用鴈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也墨車則注謂攝盛顈襳則注謂假盛假盛猶攝盛也曰攝曰假則是士用大夫禮而非正大夫禮明矣吳氏不信攝盛之說則士喪特牲皆有用大夫禮者見淩氏釋例亦將以或攝或不攝疑之而謂經錯舉士大夫禮非攝盛耶　如吳氏方氏說則此禮非士禮亦非大夫禮卽士禮亦卽大夫禮經有此游移淩雜之制乎記

明云士昏禮則此禮專爲士禮而大夫別有昏禮甚明冠禮記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切指之曰其昏禮是大夫別有昏禮不與士同之明文也大夫五十始命未五十仍行士禮則大夫昏禮爲五十後改取者制甚明蓋未爵而豫爲制昏禮是僭也既爵而不別爲制昏禮是替也制在爵後則非改取而何若大夫之子則不得從大夫禮猶諸侯之子不得用諸侯禮此謂父在也父沒則更無用大夫禮之理喪服言大夫之子謂父在也父沒則同於衆人大夫昏禮當爲大夫制不爲大夫之子制也聖人以未爵行士昏禮者爲正而以既爵行大夫昏禮者爲

變猶天子諸侯之子父在行士冠禮者爲正幼孤卽位後行天子諸侯冠禮者爲變也萬氏斯大不祥之說殊陋

昏期辨

昏期諸說不同張氏惠言包氏世榮說近得之包氏曰周禮媒氏曰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爲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鄭注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此言男必三十女必二十爲定時過此則衰未至則不許故曰令令者令民不敢過不敢不及也又曰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此言昏期必以仲春唯有喪禍者不拘此月故亦曰令說者謂三十二十年之極仲春時之極故令之若未三十二十未仲春則無須令此非經意也曲禮曰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强而仕如其說將冠不必二十仕不必四十歟自說者以下字句有改易三十二十之限仲春之期義無可議焉昭所據禮記本命尚書大傳穀梁傳義俱符合也詩毛傳言嫁娶男女之年者一言昏期者三摽梅傳曰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總三章爲一義與媒氏合野有死麕傳

曰春不暇待秋也東門之楊傳曰男女失時不待秋冬綢繆三星在天傳曰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三星在戶傳曰參星正月直戶也此則承其師荀子霜降逆女冰泮殺止之說與周禮違然王肅述毛者據家語女年十五至二十男年二十至三十皆可昏非傳義鄭箋言嫁娶男女之年者同傳摽梅箋曰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又曰善時謂年二十又曰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言昏期者十皆如周禮總而論之男女之年定以三十二十毛與鄭同也論昏期一以秋

令一以仲春毛與鄭異也張氏云詩禮疏說昏期孫卿韓嬰毛公之義自季秋至于孟春爲期盡雖仲春猶可行馬融鄭康成之義據周官媒氏仲春爲婚月之正三月至五月猶得行之夏晚則不可當明年仲春不待禮會而行所以蕃育人民是謂奔者不禁以易義言之歸妹九月之卦泰正月之卦其辭皆云帝乙歸妹則季秋至於孟春殷禮昏期審矣歸妹之名庖犧所作則殷因于古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則周因于夏實改殷制今案詩人取與多據時物張說昏期殷周之異以詩文考之周南有桃夭召南有行露

摽有梅而草蟲云言采其蕨言采其薇野有死麕云有女懷春何彼襛矣云華如桃李豳東山云倉庚于飛之子于歸小雅我行其野云蔽芾其樗言采其蓫言采其葍皆據春時與周禮合則周制昏時以仲春爲正也豳七月述公劉時事曰春日遲遲女心傷悲與二月綏多士女合則昏期仲春周因於夏也衞居殷墟覊以殷索其詩曰秋以爲期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與霜降逆女冰泮殺止之文合則殷制昏期秋冬爲正也此經有明文確然可據者殷周昏時異昏年不異包張兩說相兼乃具然此言其常也若有故則不限以年故禮有爲夫姊之長殤亦不限以時故周禮云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明有故不罰也且此言乎臣庶也若天子諸侯則娶不以三十故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其時雖亦仲春爲正而不限以仲春故春秋書嫁娶不以得時失時爲褒貶（略用包氏義）人君急繼嗣且位尊事多不可以常例定時限也然則無定年定時者王侯之制有定年定時者臣庶之制有定年定時而有故仍不限之則禮之曲體人情也周禮注以有故爲喪禍舉其大者言之卽非喪禍苟有故焉亦不以不用令罰之也曰然則汪氏中釋媒氏

文非歟曰非也汪氏所言越王句踐之法非周制王肅之說非經意亦非荀子毛公意包氏據曲禮已足以破之矣內則子能食食章一歲有一歲之事而云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據此則是三十始娶非年盡）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明據正時言之周禮之文正與相符安得謂禮言其極乎

奠菜祭禰辨

舅姑旣沒婦入三月乃奠菜此禮說者多誤鄭氏珍曰此象舅姑生時厥明贊見見訖醴婦之禮此經謂之奠菜禮記謂之廟見執笲菜所以爲摯棗栗腶

脩而用棗者蓋神之不敢褻味非以爲祭而當盥饋
也婦行此禮後別有祭禰之禮乃以象生時盥饋曾
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
義也注必祭成婦義者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
盥饋特豚於室可知廟見止是見舅姑告來婦祭禰
乃成婦共養之義於經注判然甚明惟共養統於嫡
故庶婦舅姑存既不饋沒亦不祭其祭禰者惟嫡婦
若庶婦止有廟見耳賈孔以此經奠菜後更無祭舅
姑之事遂以廟見奠菜祭禰爲一而孔氏更云盥饋
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旣不饋亦不廟見曾子問疏說此
經者因云適婦有特見禰廟之禮庶婦則無之惟於
三月祭行之時從主婦入闈門立於房中列在內賓
宗婦之班而已夫爲子也妻者則皆爲舅姑也婦舅
姑生則寢見之沒則廟見之生則饋於寢沒則祭於
廟兩事以寢廟分存沒以適庶分行否不以饋與見
爲存沒相對謂生不饋者死不見也孔子亦云庶婦
亦以棗栗腶脩見舅姑存旣當見沒何以卽不當見
乎若初不告某氏來婦而至祭行之時突列內賓宗
婦之班以助祭祀恐舅姑有靈當怪彼何人斯也曾
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

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
成婦也此所問未廟見者豈專爲女之爲適婦者乎
如適婦乃得廟見若孔子言是必廟見始成婦爲庶
婦者不將終身不成婦乎則孔疏之失失字原作悖經害教四字辭氣太過沖遠大儒不宜以此加之今易之明矣　又案舅姑偏沒庾蔚
之謂厥明見存者行盥饋至三月不須廟見亡者崔
靈恩謂厥明盥饋存者三月廟見亡者曾子問疏賈氏云
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廟見舅若舅存姑沒
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如常禮案庾說絕無
理賈說但不見姑亦未協姑偏沒則祔於皇姑皇姑
於舅爲祖廟姑祔於此婦自必見於此何曰無廟可
見若必有專廟始可見則庶士庶人無廟者豈舅沒
亦可不見乎又或說舅之祖廟舅爲祭主子婦不得
越次而奠於曾祖廟此亦誤以奠菜爲祭推之不知
奠菜止是告來婦而入見耳非僭舅之祭也如其說
令舅沒祖在而主昏時舅無廟祔於其祖婦亦不當
見舅於曾祖廟乎要是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姑偏沒
而不告來婦非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之理聖人決無
此制崔氏義於大夫士庶有廟無廟皆可通是確說

昏禮告廟說

昏禮記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先儒皆專以女
家廟受言鄭氏珍曰經文納采至請期五禮皆行事
於女家之儀節男家直若無事者然愚嘗思使者之
行五禮也其將禮者有所執之鴈及束帛儷皮是物
也必先自男家之主人授之而主人又必有以命之
在女家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於廟中爲神鋪筵陳几
使若祖父臨之以受其禮其敬愼重正至矣豈男家
以先祖之承宗繼嗣者求人而顧於居室堂階之閒
褻焉率焉以授之禮而命之往乎又使者四次往女
家受許諾之命及厚待之醴取脯而出執以反命於

男家其將於何致脯於何致命豈女家愼重如此至
男家卽於居室堂階之閒隨便受之曰吾旣已知之
乎聖人制禮斷未有如是不倫也玩記文然後知經
之不備載男家者記盡補詳於此三句之內凡行事
蒙下二句括男女兩家行六禮而言受諸禰廟其受
屬使者歟在男家爲受主人之鴈與皮帛及納采問
名卜吉告期之命在女家爲受主人諸不敢辭敢不
敬須之命及主人之醴其受屬男家歟爲主人受使
者四次執脯反告女家見許之命下所謂某旣申受
者也其受屬女家歟爲主人受賓當阿所致之命楹

閒賓授之鴈竝下云主人受幣士受皮者也若屬昏
者其於父則受醮酒及往迎之命往奠之鴈於女家
則奠鴈降出是受其女於女父昏義所謂親受之於
父母坊記所謂舅姑承子以授壻者也凡此皆於禰
廟受之足明男家當遣使醮子及使者反命之時亦
必於廟之戶西設筵右几以依神使若祖父臨之然
後行事決矣如此則兩家於六禮直以祖父臨之不
止於一告使祖父知有此事而已故其致辭竝稱某
有先人之禮言此禮由先人非由己也明乎此則曲
禮齋戒以告鬼神及左傳王子圍布几筵告莊共之

廟者皆男家受於禰廟之正禮不待旁推曲證而自
明矣經以男家行事可照女家知之故文從略記欲
詳見男家及行事之早晚故特著此三句不然女家
六禮皆受於禰廟經文已明惟五禮用昕不見記但
言必用昏昕足矣何須贅受諸禰廟乎自漢已輕讀
此三句故白虎通義有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
之强說朱子通解亦從之而反疑左氏不足信然其
所定家禮納采則兩家主人奉書以告祠堂迨使者
反男家主人更以復書告祠堂親迎則兩家主人告
於祠堂乃醮其子女析理協義之精自與先聖脗合

特不知經記已有明文說者相沿不暸故於納幣一節獨不告廟是其稍違者耳又案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至厚其别也此節兼男女兩家言注云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爲神席以告鬼神謂此亦據此經所詳女家設筵右几明文而言其男家自可知非以告君諸事爲專主女家而援女家之禮爲證也疏不明注意遂以經爲專主女家復云醮子但自齋絜止在寢不於廟其三月廟見亦是告鬼神乃多生葛藤矣文王世子五世之孫祖廟未毁雖及庶人冠娶妻必告告與下文練祥則告同故注以爲告於

君於昏禮告廟絶不相涉左傳昭元年疏據以推告廟爲古禮云亦旣告君必須告廟尤牽附無謂至隱八年鄭忽先配後祖事鄭解祖爲軷道之祭直是忽與嬀氏在陳已成夫婦而後行耳祖爲先世之稱又爲道祭定名古無以告祖廟爲祖者鄭解自較賈逵確當要非主白虎通不告廟之說乃云然也杜氏說逆婦必先告廟而後行此據楚圍語推得非他有所本其言是矣而實非傳文所謂然亦止得其一不知六禮皆然經固有此明文也近盛氏世佐力伸齋戒告鬼神爲男家告廟的據而云康成不主告廟故注曲禮及左氏皆非並緣此記不明說皆顚倒　今案鄭說極是惟白虎通取妻不先告廟當謂親迎婦至卽同牢而食三月而後祭行舅姑沒者三月而後廟見告來婦耳非謂六禮不受命于廟也（此條略取陳氏立義）

問名女爲誰氏解

問名曰敢請女爲誰氏注曰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諸儒說此條多不安案媒氏旣通婚姻之言使者旣行納采之禮斷無不知女之姓氏者納采旣言某之子矣其爲主人之女又何待問而經辭若此者竊意問名非空憑口說必有一文書具載女之姓

名生年月日其父母爲何人其行爲幾俾壻家確然無疑曰爲誰氏者請女姓名之文書也不曰何名而曰誰氏者謙也若不必其主人之女然也主人受鴈對以女名卽授以此文書也其禮不曰問氏而曰問名者主人容有數女氏所同也名所獨也使者之辭曰誰氏若不必其主人之女者主人之辭曰備數擇之若不必其專求己女者皆所以致尊讓（略本鄭氏珍說）昏姻之言有禮於始夫婦之道所以不苦於終也

士相見禮

侍食禮辨

若君賜之食兩節說者多襲論語邢疏之誤校釋曰若君賜之食節言見客於君之禮論語侍食於君節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節皆與此同若有將食者節言侍食常禮玉藻若有嘗羞者一節與此同玉藻前一節言君命之祭然後祭此經上節及論語但言君祭先飯者命祭君之義先飯臣之禮此經主言臣禮故不及命祭玉藻補經所未備也此經云賜據君言論語云侍食據臣言賜如君若有賜焉之賜謂特賜與之禮食記人恐後人不明故申之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客之二字正釋經賜字也邢氏昺論語疏

始誤以君祭先飯爲臣不祭非客之之禮江氏永豥之謂不言祭者記者略之君以客禮待之故代宰夫嘗食若非客之則有宰夫嘗食夫子不得先飯矣案江說至精蓋侍食而客之與正侍食異者有三客之則膳宰不嘗食不客則嘗食一也客之則命之祭不客則不命二也客之則先飯不客則不先飯三也蓋君將食膳宰嘗食正禮也客之則不使膳宰嘗食以膳宰不爲客嘗食故降尊以就卑與客同燕禮大射羞膳者皆不嘗食是也然君雖以客待臣臣不敢當君之客己且不敢廢君嘗食之禮使君因己而食火齊不得之物故於君祭時先飯示代膳宰嘗食也燕射賓重則不嘗食無膳宰嘗食者尊客之義代膳宰嘗食者愛君之仁也若不以客禮待之則君自伸日食正禮使膳宰嘗食既有嘗食者則臣不嘗食但循侍食之常而已王氏引之褚氏寅亮何氏培翬劉氏寶楠等不知膳宰所以不嘗食之故乃謂客之與不客所異者在祭不祭不在嘗食者之有無誤矣夫所謂君祭先飯者據臣言之也若合君一邊言則臣當後祭先飯矣君命之而祭是後祭祭畢卽先君而飯

非以君命使節解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注謂擯贊者辭也不稱寡者不言寡君之某言姓名而已大夫卿士其使則皆曰寡君之某檀弓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之老案此節經注說者多不得其解校釋曰大夫以君命使者聘也聘則公士爲擯大夫士俱有非以君命使而以君命私言事則以私人擯不以公士擯大夫士不俱有公士對私人言散文則直曰士經云非以君命使則大夫士不俱有可知如是者則不稱寡寡字兼上大夫稱寡君之老下大夫稱寡大夫而言云大夫士則以君

命使可知如是者則上大夫得稱寡君之老下大夫得稱寡大夫經但言寡君之老者舉上明下耳其大夫之中兼上下二者蓋統言則皆是大夫也卿聘以下大夫爲上介不直用士而云士者蓋總見聘則大夫士俱有上賓既以下大夫爲介又以公士爲士介上介亦統在大夫中若非聘則公士且不得用無下大夫可知經文上下相互自足不言擯而擯義即在士字中矣注云謂擯贊者辭者核上下經文意而知又賈氏謂據玉藻爲證是也玉藻公士與私人對文此經無所對則經士字當記公士可知云不稱寡者

不言寡君之某言姓名而已者釋經不稱寡句經下句言寡君之老注變老爲某者所以通其義於下大夫明寡字兼寡君之老寡大夫而言下句但言寡君之老者舉上明下也既不稱寡則言姓名而已云大夫卿士其使則皆曰寡君之某者大夫下大夫卿士上大夫經之大夫兼上下二者然下但言寡君之老意雖互明文似未備注恐人偏指上大夫故竝舉大夫卿士以實之注之大夫則專指下大夫非經之大夫注之士字更與經士字全無涉四字只當經二字先大夫後卿士者順經大夫文耳然其意則與經大夫別也經不言大夫使注以使字申之明士爲擯則必是使故稱寡君之某也則上云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者是大夫士不俱有明矣云檀弓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之老者彼經無之老二字彼注云見在臣位與有祿同也君有饋有饋於君於未句無說今案彼文當依此注所引釋之蓋既仕即公士士惟隨大夫爲介以聘其擯辭則曰寡君之某記單言寡君正與此經單言寡文義一例云使者明無以私事出而用公士爲擯稱寡之理也惟使聘則可耳雖彼此立文意各有主而事則相同故

注引爲證上句證士字末句證聘用士擯辭君有饋句則連引耳但言寡君之老者亦舉上明下以上云寡君之某兼上下言文已明故也老尊稱也大夫爵稱也周官鄉老尊於鄉大夫尊卑異稱德之衰也聘所以講信修睦考禮一德尊事天子公事也非聘而出私事也異擯又異辭春秋之義名氏不若官公私異稱義之正也

鄉飲酒禮

鄉飲酒禮通考

孔氏禮記正義曰鄭云鄉飲酒有四事一則三年賓

賢能二則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所以然者天子六鄉諸侯三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取致仕在鄉之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在於學中名爲鄉先生教於鄉中之人謂鄉學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升於君若天子之鄉則升學士於天子諸侯之鄉則升學士於諸侯凡升之必用正月將升之先爲飲酒之禮鄉大夫與鄉先生謀士擇學士最賢者使爲賓次者爲介又次者爲衆賓鄉大夫爲主人與之飲酒而

後升之故周禮鄉大夫職曰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若州一年再飲者是春秋習射因而飲之以州長爲主人也若黨一年一飲者是歲十二月於國大蜡祭而黨中於學飲酒子貢觀蜡是也亦黨正爲主人張氏爾岐云鄉飲有四此篇所載賓賢之禮常以正月行之將射而飲於春秋行之黨正正齒位於季冬蜡祭卿大夫飲國中賢者則無常時盛氏世佐云此篇所陳乃侯國鄉大夫賓賢之禮他如黨正正齒位州長春秋習射及卿大夫飲國中賢者

雖亦名鄉飲酒而其禮固不能無異也自呂氏大臨謂鄉人凡有聚會皆當行此禮恐不止四事論語載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亦指鄉人而言之其說見采於通解而後儒宗之遂以爲鄉人聚會飲酒之通禮矣然論語所載有尚齒之意謂與黨正飲酒法相似則可援以證此則不可且其所謂鄉人者鄉之人耳與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之鄉人注以爲鄉大夫者亦別褚氏寅亮云此禮雖主興賢能選有德者爲賓介三賓而餘皆齒序若有遵者則席在賓東而不與鄉人齒是選賢之中仍寓尚齒貴貴之義州長習

射有賓無介若有遵則以公士爲賓自賓而外皆以齒序雖曰習射尚功而兼貴貴尚齒猶鄉飲也其黨正飲酒則專爲正齒位而行禮故豆之多寡與年遞增而五十以下俱立侍于堂下然考周官黨正之文曰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則尚齒之中仍存貴貴之義焉案天子三命以下皆士故如此分別若侯國則自一命以上苟位列大夫即不以齒序爲少異耳以上三禮皆行之於在官者也至賈疏謂卿大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禮此卽論語所云鄉人飲酒也竊意此禮雖曰飲賢然不過在坐皆

賢者耳其賓介等必以年之先後次第爲之若以德則近於標榜矣若以貴又非尊賢之義矣玩杖者出斯出矣之文不云賓而云杖者蓋賓即杖者年之最高者故即以杖者名賓也賓出而其餘杖者俱出矣故孔子亦隨之而出矣若尙德不尙年年少者既爲賓杖者安得不俟而先出乎明乎此則知此禮必兼年高有德者爲之矣或謂此禮不立賓介夫不立賓則獻酬酢之事俱不可行矣故燕義曰立賓主飲酒之義也見凡飲酒必立賓也其或有賓無介如州長習射之儀亦未可定但賓必兼年德耳說論語者往

往以鄉大夫賓賢黨正正齒位之禮汨之故詳辨焉今案諸家分别鄉飲四事甚明惟論語鄉人飲酒當與下文鄉人儺同爲公家之禮杖者之文與黨飲禮正合褚氏專以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當之似未確然飲賢之禮在坐皆賢而賓介等必以齒爲序則誠如褚氏所云敖繼公以興賢能謀賓介之禮當之其不達於事理甚矣

鄉飲酒賓席所在幷禮經房室制度通考

經曰乃席賓主人介注曰賓席牖前南面案此所謂席賓於西北也此室正中牖前則近西即此可推明

禮經諸篇房室之制校釋曰天子諸侯左右房屢見禮經記注孔賈疏義申之謂大夫士直有東房西室後人多疑之弼案謂天子諸侯宗廟路寢學宮左右房大夫士廟寢學皆東房西室者鄭君傳禮經先師相承之說也謂天子宗廟路寢如明堂燕寢諸侯之宗廟路寢學宮大夫士之廟學爲左右房諸侯燕寢大夫士正寢燕寢爲東房西室者鄭君之自爲說也知者公食大夫禮記宰夫筵出自東房注天子諸侯左右房禮器記夫人在房注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謂廟制也喪大記婦人髽帶麻於房中注天子諸侯有

左右房謂寢制也大射宰胥薦脯醢由左房注人君左右房謂學制也言天子諸侯左右房明大夫士不左右房公食諸篇言東房者東房對西房言特牲諸篇亦言東房者東房對西室言鄉飲酒賓席戶牖閒凡賓席皆在戶牖閒所謂客位鄉飲酒義謂其位在西北則室在西無西房而上云羞出自東房明東房對西室也聘禮還玉賓退負右房而立有右房者據在正客館也此條本賈氏義此蓋師師相傳之義也詩斯干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周禮匠人注禮記玉藻注義同是天子宗廟路寢如明堂也鄭注謂文

王在豐猶諸侯制度故廟寢有東西房是諸侯廟及路寢乃爲左右房也斯干箋又云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是天子燕寢與諸侯正寢同則諸侯燕寢當東房西室也既夕禮朝廟正柩于兩楹閒注象鄉戶牖也戶牖閒得與楹閒相鄉其室必正中則大夫士之廟亦爲左右房（義本孔氏廣森）與諸侯同惟正寢爲東房西室降於諸侯故饋食禮每言東房而昏喪虞禮則惟云房明其制異正寢既東房西室燕寢自東房西室也鄉飲酒禮乃席賓主人介注賓席牖前南面牖在室中西賓席牖前當西北之位

則室必正中（略本盛氏世佐義鄉射言戶牖之閒者鄉射賓不必在西北）是大夫士之學亦左右房故鄉飲酒記及義及鄉射記皆言東房也然則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惟可施於正寢故注于正寢無異義此鄭君自爲說之義也蓋鄭見經于大夫士廟學之制皆言東房與諸侯同于寢制但言房與諸侯異疑先師言房室之制未免牽混故既著其說而于廟學復分別言之也鄭既疑先師之說所以仍著之者以東房對西室言亦自可通傳說已久不敢輕廢猶肆夏存呂叔玉三易著杜子春之義蓋其愼也後人不深考注文而妄議

鄭言大夫士東房西室之非又不深考經文而謂大夫士廟寢皆左右房惟孔氏廣森云君子之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則寢之視廟宜有綢矣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此寢廟之異有明文者也大夫士之廟乃左右房其寢固東房西室以降於君耳饋食禮每言東房又言左房東以對西左以對右以爲廟無兩房者信不然也昏禮言房者五言房中者四喪禮言房者四言房中者一虞禮言房中者一言房者二而皆不指其東西左右則以爲寢有兩房者亦未必然也漢書曰家有一堂二內

一房一室合於二內之謂飲射在學與廟同制案孔據經文分別廟寢暗合注意最爲精確胡氏又據斯干箋謂諸侯燕寢爲東房西室亦發千古所未發但謂東房西室專爲燕寢之制而大夫士之正寢亦左右房則未合于經據經昏禮在燕寢喪虞皆在正寢喪虞與昏同言房若房中而不指其東西左右則大夫士之正寢與燕寢同一房審矣且以次差之天子廟寢如明堂而燕寢左右房諸侯廟寢左右房而燕寢東房西室則大夫士廟及正寢當東房西室矣但宗廟尊故亦爲左右房而惟降其正寢爲東房西室

東房西室無可復降禮窮則同故燕寢與正寢同東房西室也如胡氏說則大夫士宗廟正寢燕寢悉與君同制似失尊卑之差詩箋言天子燕寢有左右房是別於諸侯而言不兼大夫士蓋周初宮室皆承先王用諸侯制正寢左右房燕寢東房西室宣王改作乃於燕寢爲左右房與諸侯異制故詩特言之詩文可據以推諸侯之制不可據以推大夫士之制也燕寢之制諸侯與天子殊正寢之制不獨諸侯與天子殊而大夫與諸侯亦殊故鄭詩箋言天子燕寢有左右房以別於諸侯禮注於正寢遵用先師諸侯有左

右房之義以別于大夫士皆經之達詁也胡氏所以謂大夫士正寢亦左右房者以誤會詩箋之意謂一房者室東向開戶以達于房左右房者室乃南向開戶禮經喪禮虞禮言室戶皆南鄉者則皆左右房而非東房西室今案詩箋云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于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正義曰既有左右則室當在中故西其戶者異于一房者之室戶也大夫以下無西房惟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此戶正中比之爲西

其戶矣案大夫以下燕寢與諸侯同孔據大夫以釋一房者之室戶亦未爲失而其言室戶之制則甚精孔意以一房者東爲房西爲室室之西偏當西夾北牖在室中央而戶則在東隅與房逼近是其戶在室之東也兩房者室居中牖在室中西戶在室中東是其戶近室之中也近室中則西于在室東隅者故曰西其戶者異于一房者之室戶也經西南其戶承築室百堵言則西南專據室不據堂孔氏蓋案禮圖爲說義本明確經之西字對一房者之室戶在東隅則一房者室固不東鄉開戶經之南字對明堂之制四

面有戶則更不足以明一房者之室戶不南鄉西南二字義不相蒙無論一房兩房室戶固未有不在南者若與房相通之小戶則春秋傳所謂側戶不在房戶室戶正戶之數不得單名戶昏禮內則由房入室由室入房不言出入當由側戶蓋燕私之禮然經所謂贊入戶則固正戶諸經傳所言戶亦皆正戶未有稱側戶爲戶者側戶不獨一房之燕寢有之卽天子燕寢左右房者亦有之書大傳說后夫人入御于君皆由房入室不由室戶蓋婦人恆由側戶出入也側戶不在戶數故鄭謂天子燕寢止一南戶非如明堂

之制四面皆正戶也（玉藻居恆當戶直言戶則是正戶非側戶故注云向明）如謂一房者室東向開戶而無南向戶則是室無戶但有側戶矣以是言之室戶皆南向喪禮虞禮之戶固一房者之室戶諸侯燕寢大夫士正寢燕寢皆東房西室詩文禮例本無不合也此經飲酒在學有左右房與私家異故席賓西北不在戶牖閒而在牖前賓席牖前而其西仍得容衆賓三人不相屬之席也

今案特牲禮豆籩鉶在東房注曰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者言東房在堂後室東其房中之東當東夾北此明東房之制非釋經言東房之意東房房中之東

當夾北則西房房中之西當夾北夾不與房並也賈疏失之李氏釋宮云注曰房中之東當夾北則東夾之北通爲房中矣頗得注意

鄉飲酒燕禮升歌合樂並天子以下饗燕用樂大例述

鄉飲酒燕禮皆升歌小雅合樂周南召南燕禮謂二南爲鄉樂鄭注曰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梭釋曰詩小雅大雅譜云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案鄭論天子諸侯歌合所用詩以饗賓上取燕下就爲例其定上取下就之例以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爲準必知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者燕禮云遂合鄉樂周南關雎葛覃

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經明以周南召南爲鄉樂則風爲大夫所用之正樂無疑鄉飲酒鄉射息司正鄉樂惟欲用其正也大夫以風諸侯自必以小雅天子自必以大雅既大夫以風諸侯以小雅天子以大雅則大夫用風爲正其用小雅者上取也諸侯小雅爲正其用大雅者上取用鄉樂者下就也天子大雅爲正其用頌者上取用小雅鄉樂者下就也所以必上取下就者以饗賓禮盛燕臣禮輕不同故耳譜於饗言饗賓燕但云燕然下云天子諸侯燕羣臣則燕臣可知禮之例燕饗對言則君臣各云燕饗君臣對

言則君之燕饗皆云饗臣之燕饗皆云燕春秋傳王享晉士會而曰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是也知有饗賓上取燕下就者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元侯二王後天子所賓也故上取肆夏而合文王用其正春秋傳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言元侯者別于諸侯也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天子所臣也故歌文王用其正而合鹿鳴下就也此雖蒙享文賓鄉燕臣之下就但以公當享且上承享元侯下起享鄰國之君文勢當在此學者心知其意可耳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鄰國君諸侯之賓也故上取文王而合鹿鳴用其正春秋傳曰文王

兩君相見之樂也是也譜但云諸侯相見不言元侯相見元侯相見亦與天子於元侯同但升歌清廟以避天子本孔氏說見仲尼燕居然清廟肆夏同是頌則同是上取也二王後得用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羣臣固臣聘賓於天子則陪臣於諸侯亦外臣也故天子歌合皆下就諸侯合樂下就也諸侯燕禮下就鄉樂燕也大夫鄉飲酒上取鹿鳴饗賓也鄉射亦饗賓而禮較輕則但合樂用其正不上取大射亦燕臣而禮較盛則但升歌用其正不下就上取下就總以饗賓燕臣爲衡賓則燕亦饗也臣則

饗亦燕也故此注諸侯相與燕以下據燕言之即包在詩譜天子享元侯三事中此所謂燕彼所謂饗也彼饗字包賓之饗燕燕字包臣之饗燕盛氏不辨饗賓與燕之指謂燕賓當較享賓降一等則諸侯享聘賓及己臣歌鹿鳴其燕聘賓及己臣當但歌鄉樂矣何以晉享穆叔歌鹿鳴之三三拜而燕禮亦歌鹿鳴與之同乎阮氏不知上取下就之例謂大夫士相見之樂爲鹿鳴諸侯燕大夫亦用鹿鳴兩君相見之樂爲清廟天子享諸侯亦用清廟夫不論其詩爲何人分所應用之詩與其人之用此詩爲何等事而但以其所用論之固已

失其本矣如鹿鳴爲大夫士之樂則鄉樂之名何自而稱小雅之上有大雅兩君相見何以越大雅而用頌仲尼燕居言兩君相見升歌清廟左氏傳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苟無元侯諸侯之分將孰是而孰非乎傳所謂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正鄭所謂饗賓或上取者安得謂諸侯本不以小雅乎且如傳文則諸侯用大雅何以又用頌不依傳文乎禮記之兩君相見先儒固謂元侯升歌清廟正與天子享元侯之歌肆夏同爲上取也安得謂天子本不以大雅乎諸侯燕羣臣用鹿鳴乃其正天子羣臣爵雖尊在畿內與諸

侯之臣禮同冠昏喪祭鄉相見之禮多依諸侯士大夫爲準所以防僭差也天子燕之下從諸侯禮固其宜耳鄭氏取就之說原于燕禮名二南爲鄉樂之文據以定小雅爲諸侯樂大雅爲天子樂進乎此者爲上取退乎此者爲下就與肆夏之爲金奏爲工歌無與卽易肆夏爲淸廟上取下就之義固如故也且金奏肆夏有入門之樂有升歌之樂孔氏廣森曰肆夏與肆夏之三不同弼謂入門之樂但歌肆夏一篇作於堂下升歌之樂乃歌肆夏之三於堂上而先擊鐘鏄於堂下以爲節旣鼓鐘鏄乃絃而歌之知者禮經

之例凡歌三篇者皆連擧三篇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是也歌一篇者則但稱一篇鹿鳴新宮騶虞貍首采蘋是也燕禮記大射儀兩見肆夏皆單擧一篇與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仲尼燕居入門而縣興文同是但歌肆夏一篇爲入門之樂也春秋傳曰金奏肆夏之三又曰三夏外傳曰金奏肆夏繁遏渠與入門之樂但云肆夏者絕不同則必升歌之樂也惟升歌故三篇連歌三篇連歌而曰金奏故孔氏謂工歌亦先金奏論語始作翕如也下云以成成卽篇韶九成之成正歌備乃爲成則上云始作必升歌也

設升歌不金奏何以有翕如之象乎金奏肆夏一篇以納賓天子享諸侯兩君相見諸侯於朝聘賓於勤王事大夫皆得用之至大夫於賓客始不得用故曰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金奏肆夏之三以樂賓則惟天子享元侯用之故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若使肆夏止用之入門則晉爲聘賓奏肆夏正其宜也何不敢聞之有或謂天子享元侯入門歌肆夏之三穆叔不敢聞者非不敢聞肆夏不敢聞肆夏之三耳不知正歌外從無連奏三篇之法案燕禮大射儀並云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

主人答拜而樂闋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夫及庭至拜酒與入大門至升堂其時之疏數正同歌樂之道間若一斷無同此一頃而歌之多少懸絕者彼爲歌肆夏一篇則此亦歌肆夏一篇其奏肆夏之三者乃升歌耳天子享元侯入門奏肆夏一篇升歌奏肆夏之三元侯相見入門歌肆夏一篇升歌淸廟以避天子自此已下但有入門之奏肆夏而無升歌肆夏之三者晉爲穆叔旣於入門奏肆夏又於升歌時金奏肆夏之三不拜乃復歌文王之三又不拜乃歌鹿鳴

之三肆夏之三最在先故曰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據此則鄭謂天子享元侯歌肆夏據左傳明文與仲尼燕居不相背而相成此注云升歌頌賓包肆夏淸廟言之天子享元侯元侯相享享諸侯諸侯相享諸侯燕大夫大夫相與燕其用樂之事同而所以爲事者不同夫制禮自士始用樂亦然明大夫士之正爲鄉樂而後上而致于天子無相奪倫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遵入禮辨

盛氏世佐云此云公升如賓禮大夫則如介禮鄉射

記云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則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及考鄉射禮所載遵者獻酢之禮儀與介同不見所謂如賓禮者諸公之禮既無明文可考於是諸儒各以已意爲說楊氏但謂自拜至以後當與賓同言如獻而不及酢敖氏謂如賓禮如其獻禮耳酢則仍與介同辟正賓也張氏爾岐云謂拜至獻酢竝如之以經文斷之則張說近是而亦有所未備也蓋經文簡而該如賓禮三字足以槩括一章待公之禮無事於繁複敷陳也旣云如賓禮則自拜至而獻而酢而酬（二字原脫今補）無不如之矣鄉射所陳特其所謂大夫如介禮者耳言大夫則諸公可知言有諸公之大夫則無諸公可知也此蓋貴貴之禮有必不可殺者焉得以辟正賓爲辭乎張言獻酢而不及酬是其所未備也如介禮則無酬矣

鄉射禮

鄉射並鄉學通考

胡氏匡衷云案鄉射有二一是州長會民習射一是鄉大夫貢士後以此射詢衆庶其禮皆先行鄉飲酒禮但諸侯之鄉射鄉大夫是大夫州長是士記云大夫兕中士鹿中又鄉大夫射於庠州長射於序爲少

異耳盛氏世佐云此篇或目爲士大夫習射之通禮非蓋以禮屬民而讀灋飲射皆有民社者之責也豈士大夫平居所常行乎士大夫相與燕飲其事有類於射者投壺是也又案庠序之說經傳各異鄉飲酒義云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則庠爲鄉學矣周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則序爲州黨學矣鄭說蓋本諸此又學記云黨有庠術有序術鄭讀爲遂孔疏云此蓋鄉之所居黨爲鄉學之庠不別立序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爲序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

爲序也又云庾氏云黨有庠謂夏殷禮非周法義或然也孟子則謂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夫鄉學之設但聞鄉黨殊名不聞殷周異號且王制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明堂位亦云魯之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然則國學之名亦代不相襲矣乃云三代共之此皆不可曉竊謂當以鄉飲酒義及周禮爲正蓋儀禮周禮皆周公制作時所

定而鄉飲酒義卽儀禮之義疏也亦不容有誤鄭君據此極爲有見郝氏乃執孟子之言而詆之過矣且謂庠序學校同地異名則於鄉學國學之辨尤欠分曉不更爲無稽之譚乎今案盛氏申鄭是也然孟子與周禮實不相背合諸經記推求之蓋虞之大學曰上庠或曰成均小學曰下庠夏大學曰東序小學曰西序鄉學曰校殷大學曰右學亦曰瞽宗小學曰左學以夏之序爲鄉學周大學曰東膠與虞夏殷三代之學同立於國中而別以虞之庠爲小學在四郊詳段氏玉裁四郊小學疏證顧氏廣圻力駁段說非又以爲鄉學以夏之序爲州黨及遂之學而去其室爲謝制三代之大學小學又皆直稱學鄉學或稱鄉校學制大略如此

州學爲謝制考

經曰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注曰豫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謝宜從謝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鄭據爾雅易經字如此盛氏世佐曰序之無室其證有三而爾雅不與焉蓋序爲州黨學其規模制度必狹小於鄉學之庠而其器席陳設一與庠同又須留餘地以通行禮者之往來若復去四分之一以爲室其勢必不

能容一也庠大於序而射者所履之物止於當楣楣棟前一架也序小於庠而物反當正中之棟若其有室則室之牖前爲賓席席前又設薦俎與物同在一架之內能無礙乎二也又經文序與堂對堂者對室之稱無室不可以言堂言堂以對序三字今增則知序之無室矣三也案盛列三證是也謂爾雅不與以鄭讀爲非非也校釋曰鄭於周禮從序而以此今文作序爲非者蓋周以夏后氏之序爲州學而去其室爲謝制故舉其名則曰序核其制則曰謝此經分別庠序之制以豫對堂必從謝而後義明作序則制不顯故

以今文爲非周禮及他經渾舉其名則當作序以對庠言各有當也記云序則物當楣字亦當作謝鄭不破者以序謝聲通字得叚借耳爾雅無室曰謝實此經序當讀謝之明驗盛氏謂爾雅是臺上之屋與此無干不知爾雅之言謝有二一云有木者謂之謝承闍謂之臺言謂臺也與此無涉一云無室曰謝承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言謂室也此州學稱謝即在其中矣序之無室經究未明言向使無爾雅之文孰敢以意推測而杜撰其制勢必與經同互而後已鄭君據雅定禮確不可易既定其爲謝無

室則尺度淺深行事方位經文自一一脗合矣竊疑序爲謝制自殷已然蓋殷以夏之序爲鄉學而去其室故孟子曰殷曰序序者射也序亦當爲謝謝從射得聲猶中庸義者宜也義當爲誼誼從宜得聲皆以聲爲義也周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而以夏之序爲州黨之學其無室稱謝則因于殷也

獸侯辨

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注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由是云焉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又云凡畫者丹質注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按注義至確後人不察妄生異說校釋曰禮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大射最尊賓射次之燕射次之大射爲祭擇羣臣而射也天子諸侯大夫有之士無臣則無大射賓射與賓射也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之燕射因燕而射也亦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之又有鄉射惟大夫士有之鄉射以禮樂賓大

夫士禮之盛者亦大夫士之賓射也燕禮曰若射則如鄉射之禮天子諸侯之燕射不以其大射賓射之禮而各以其鄉射之禮則大夫士之燕射當降於其鄉射之禮以鄉射固大夫士之賓射也大夫士亦有燕禮則亦有燕射矣大射張皮侯設其鵠賓射張采侯二正燕射張獸侯此鄉射卽賓射當張采侯而記此者以天子諸侯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特侯異耳故記之周禮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謂大射射鵠也又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謂賓射射正也又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謂燕射射獸也惟棲鵠

者云皮侯則采侯獸侯皆無皮故知此熊麋虎豹鹿
豕皆畫也獸繼采與鵠而言故知畫於正鵠之處也
記於天子諸侯不言畫於大夫士始言畫者舉下以
明上也獸既畫於正鵠之處則質者對畫而言郎所
采之地其地不采者則白布記言大夫士之布以見
天子諸侯之不徒布布對采言非對皮言皮惟大射
之侯用之梓人有明文司裘惟共大射之侯而不共
他侯亦其確證也皮侯用獸之皮而不見獸形故不
謂之獸而謂之皮獸侯畫獸之形而不用皮故不謂
之皮而謂之獸先王正名百物此亦其一端也用皮

不用皮以大射賓射燕射分不以天子諸侯大夫士
分皮侯取義於鵠采侯取義於正則獸之畫自在正
鵠之處而白質赤質自謂采其地天子諸侯用白赤
質大夫士用布無質則下云凡畫者丹質自謂畫雲
氣於側以丹采其地上云凡侯凡天子諸侯大夫士
燕射之獸侯下云凡畫者凡天子諸侯大夫士賓射
燕射采侯獸侯之畫與質此質與的質椹質之質皆
異的質之質謂正鵠也詩發彼有的傳的質也射義
發而不失正鵠者詩云發彼有的是質爲正鵠之明
文傳又云有燕射之禮燕射無正鵠得云質者質正

也射者視以爲正此熊麋諸獸畫於正鵠之處亦射
者所當以爲正故亦得云質質謂獸非謂白質赤質
如謂白質赤質則丹質在側豈可發之處至椹質之
質則用于澤宮與主皮之射相類更與禮射無涉周
禮以獸對正鵠未嘗以質對正鵠言獸侯不言質侯
則質自謂所采之地而獸自畫於其上鄭據周禮以
定此經又細別其同異之故精密之至後人不察乃
謂鄉射射質質者以土塗之猶大射之鵠賓射之正
果爾則周禮何以無一語及質乎其非明矣　又案
金氏鶚不信鄭注正鵠之說妄改周禮二正爲一正

巧說衺辭破壞聖經深可忿疾

駁淩氏廷堪鄉射五物考

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謂因鄉射而
以五物詢之如矍相延射揚觶而語之比不曰觀而
曰詢則五物不在鄉射禮中甚明淩氏强據鄉射以
說五物於周官本經皆多窒礙通人之蔽亟爲釋之
按五物一曰和二曰容和與容判然二物淩氏說爲
第一次射貴其容體比於禮則止一物矣三曰主皮
謂庶人之射及鄉大夫澤宮習射張獸皮而射之非
禮射也記明云禮射不主皮淩乃以主皮爲鄉射第

二次射豈第二次非禮射乎射無不貴中之理故鄉射大射皆云不貫不釋然第二次云不貫不釋第三次又云不鼓不釋射禮自始至終皆以揖讓行之且先以獻酬終以旅酬無算爵是乃所謂貫其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不但中爲儁是乃所謂不主皮也不貫不釋貴中也非專主中也故不貫雖不釋而仍得復射主皮則專主中故不中則不復射淩氏强合爲一誤矣記旣云禮射不主皮又別出之曰主皮之射者勝者復射不勝者降以見其禮截然不同淩氏乃謂記補經所未備果爾則第二次射者豈能每耦皆

左右鈞至第三次射失耦者必多何以經無司射更比耦之文而記亦不補且第三次射前三耦及衆賓各與其耦拾取矢所取之矢即第二次射之矢其耦即第二次射耦也取矢畢卽反位反位畢卽復射安得有不勝者降之事設賓主人大夫或不勝將復射乎降乎記本別出他禮而以爲補經誤之誤矣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淩以爲第三次射貴其容體比於禮又貴其節比於樂按均是容體比於禮何以初分爲二此又合爲一且如此則五物止三物矣容體比禮三射所同一言和容足以該之焉用重出如第三次須重出則第二次何獨不重出乎凡此諸誤皆因不審周官詞字之義而以五物强歸之鄉射又略取論語馬注之義然馬注與記不合鄭所不從以此益見鄭義之精且馬說主皮爲能中雖與記違委曲說之尚可互通淩說則不能通矣此等說在他家辨之不勝辨淩氏禮經大師其釋例至爲精密而有此漏失不得不亟爲刊正以就其正淩氏好以禮經說他經不得已乃曲解本經以就他經千慮一失兩傷交病故說經者必胸無成見一空依傍而後能得真是也

燕禮

燕禮考

賈疏云案上下經注燕有四等目錄云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若然目錄云卿大夫有勤勞之功兼聘使之勞王事之勞二者也知臣子聘還與之燕者四牡勞使臣是也知有王事之勞燕者下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注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是也知君臣無事有燕者案魯頌云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鄭箋云君臣無事則

相與明義明德而已潔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燕樂以盡其歡是其無事而燕也又知賓及庭奏肆夏是已之臣子有王事之勞者案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鄭云賓朝聘者是異國聘賓入大門奏肆夏故知記云賓及庭奏肆夏者是已之臣子也又知異國聘賓有燕者聘禮所云燕與時賜者是也方氏苞云聘賓則入大門而奏肆夏以主君出迎於大門內也本國之臣入至庭而奏肆夏以君於是時始降階而揖之也案方氏此說甚是吳氏廷華謂賓及庭奏肆夏兼已臣及聘賓言殊誤方

氏又以奏肆夏爲燕卿大夫有大勳勞者之禮然勳王事卽勳勞之最大者疏說不可易其大射前燕禮目錄及注不言故疏陳四事不數之合之凡五事

胡氏匡衷曰周禮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賈疏饗亨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在廟行之燕者其牲狗行一獻四舉旅降脫屨升坐無算爵以醉爲度行之在寢饗禮今亡此篇所載是諸侯燕其臣之禮其天子之燕禮亦亡矣又有與族人燕及祭畢之燕皆與此禮別褚氏寅亮云待賓之禮有三饗也食也燕也饗重於食食重於燕饗主於敬燕主於歡而食以明養賢之禮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設几而不倚致肅敬也食以飯爲主雖設酒漿以漱不以飲故無獻儀燕以飲爲主有折俎而無飯行一獻之禮脫屨升坐以盡歡此三者之别也饗食於廟燕則於寢其處亦不同矣今案饗食有幣燕無幣亦其異者天子諸侯於羣臣賓客皆有饗食燕左傳季文子如宋致女歸公享之是諸侯於臣有饗魏絳反役晉侯與之禮食是諸侯於臣有食其燕則此篇是也其聘賓則聘禮云壹食再饗燕無數是也或謂諸侯於其臣無饗食非又有饗孤子食者老之禮饗食燕大略如此

主人

燕禮主人注據禮記燕義以爲宰夫胡氏匡衷斥記爲誤校釋曰燕義使宰夫爲獻主周禮膳夫職王燕飲酒則爲獻主蓋燕禮大夫爲賓士爲主人諸侯宰夫當天子膳夫皆上士也故周禮天子禮則云膳夫爲獻主燕義諸侯禮則云宰夫爲獻主差次正當然也然皆燕羣臣禮若與族燕則文王世子云膳宰爲主人諸侯亦用膳宰禮又殺矣春秋之世官失禮壞宰夫膳宰往往不分誠有如胡氏所云者然春秋傳

因時人之語不免有譌記禮者則不當譌卽檀弓記春秋時事（謂杜蒯自稱宰夫）容有傳聞之譌而燕義專說經文則決無譌注以記解經確不可易胡氏以天子禮決諸侯以族燕禮決燕羣臣皆非也鄭司農注膳夫職引燕義使宰夫爲獻主者取臣莫敢與君抗禮之義且明諸侯之宰夫當天子之膳夫耳大祝注宰夫授祭宰字之誤當爲膳非誤合二職爲一也　燕義釋文云使宰夫本亦作使膳夫此則本涉注膳宰而譌鄭司農注周禮鄭君注此經引皆作宰夫則古本無作膳夫明矣

庶子

褚氏寅亮曰庶子官燕義有明文不知後儒何故必不信禮記而以卿大夫士之子當之夫卿大夫士之子苟無其位未必與燕既有列於位獻當從其爵豈宜在旅食後注是也

賓爲苟敬

記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脀不嚌肺不啐酒其介爲賓鄭注曰苟且也假也主國君饗時親進醴於賓今燕又且獻焉人臣不敢褻煩尊者至此升堂而辭讓欲以臣禮燕爲恭敬也於是席之如獻諸公之位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也敖繼公集說曰苟誠也賓也賓於是時雖不爲正賓而實爲主君之所敬故以賓爲苟敬也戴氏震曰說文茍自急敕也音棘從羊省與苟且字不同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敖氏戴氏之說皆非也下文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注曰不以所與燕者爲賓者燕爲序歡心賓主敬也是主人與賓惟主恭敬而少歡心今賓既辭爲賓而就諸公之位則歡心多而敬少既不可專事恭敬又不可全不敬故謂之苟敬也（上文賓取肺坐絕祭嚌之又席末坐啐酒此則云不嚌肺不啐酒則其禮殺於賓可知）　聘禮記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注曰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禮已於是辭爲賓君聽之從諸公之席命爲苟敬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是苟敬有崇恩殺敬之義命爲苟敬者所以別於正賓之全主敬也若訓爲主君之所誠敬及自急敕而敬賓則與正賓之全主敬者無以異矣非經意也

大射儀

大射擇士辨

褚氏寅亮曰射可以觀德行故聖王重之其重射之

義有二選諸侯也擇士也考之禮記射義其曰射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此所謂選諸侯也其曰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此所謂擇士也又云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以所貢者之得人與否定其君之賞罰此則於擇士之中而卽寓黜陟諸侯之微權也因幷令在朝諸臣共有事於射以習禮樂而觀盛

德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豈獨在會同時乎至諸侯大射取士則上以貢天子下以助己祭而卽於其時令羣臣共習焉故逸詩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射義所云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可免流亡之患者也乃論者疑必射中始得與祭卽大臣中容有不得與贊襄者不知擇士助祭不過如後世所謂陪位者耳並無職司非若百執事者之有一定而不可缺若贊玉幣者奉玉齍者奉六牲者之等在朝諸臣各揚其職廢職則有常刑奚待於擇之哉亦安得以擇之哉盡百官衆矣除祭祀有常職外其餘不能一一入廟也於是射焉以擇之令其陪位固非專擇夫所貢之士而諸侯大射亦非專擇夫所欲貢之士也明乎此然後知擇士以助祭與夫駿奔走執豆籩之各有司存者固並行而不悖矣然則祭祀有常職者與射否乎曰射人戒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經文明言之矣安得不與特不專爲助祭而擇耳此篇鄭注所云得與祭者蓋亦指陪位言敖氏謂諸侯與其羣臣飲酒而習射之禮則仍是燕射而非大射矣

三侯見鵠辨

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見鵠于干干不及地武注曰以干侯計之參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大侯去地二丈五寸少半寸按三侯各相去二十步張之大侯參侯之崇惟當以堂上射者能見鵠爲度不必強定其去地尺寸三侯去地惟干侯有定數可計若以三侯相疊不離計之則大侯參侯見鵠亦皆有定數可計經注皆據有定者言劉氏敞疑如注說則兩侯之鵠爲干高所掩不知注本據三侯相疊計不據三侯相離計其相離則但當如經所云見鵠而已漢時大射尚行鄭君又精算術遠近之差豈其昧之後儒紛

紛改定尺度均屬辭費

更定戴氏震樂器考并辨陳氏與詩疏說諸樂器之誤

庭中樂縣之位以磬爲首四面縣謂之宮縣東西二面各以次南陳磬十六枝一虡其南鐘十六枝一虡其南鎛爲一虡鎛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鎛爲節其南鼓東方者在阼階之東西方者在西階之西南北二面各直阼階之西以次西陳磬其西鐘其西鎛鼓又在鎛西直西階之東諸侯去南一面謂之軒縣亦曰曲縣卿大夫去南北二面謂之判縣有鐘磬無鎛士

縣於階閒或於東方謂之特縣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凡縣鐘磬虡有二八謂之堵鐘磬各一堵謂之肆東方曰笙磬笙鐘西方曰頌磬頌鐘鼗在頌磬之西賓至搖之以奏樂儀禮有朔鼙應鼙鼙者小鼓與大鼓爲節魯鼓薛鼓之圜圍者擊鼙方者擊鼓後世不別設鼙以擊鼓側當之作堂下之樂先擊朔鼙應鼙應之朔者始也所以引樂故又謂之㯻毛詩周頌作田㯻之言引也朔鼙在西置鼓北應鼙在東置鼓南東方諸縣西嚮西方諸縣東嚮故也凡樂器歛者近堂擊者遠堂笙塤籥簫篴管倚於堂歛者執之以歛位當在階前周禮笙師掌教舂牘應雅牘應雅三器祴樂用之賓醉而出奏祴夏以此三器築地爲之行節鄭康成曰笙師敎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虞夏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明堂位記曰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戛擊揩擊字異音義同揩謂敔擊謂柷柷敔皆在庭鳴球卽玉磬搏拊拊搏倒文琴瑟聲輕從歌者在堂上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故商頌以鼓管之聲依我磬聲拊搏擊在樂之先亦在堂上故大戴記云縣一

磬而尚拊搏自鳴球卽玉磬以下用書鄭注及孫氏星衍疏易周禮謂之拊大師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㯻小師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應鼓應鼙也拊形如小鼓以韋爲之充之以穅擊拊瞽乃歌故曰令奏擊拊奏謂歌詩也鼓㯻管乃作故曰令奏鼓㯻奏謂歛管也歌者在上貴人聲也下特言管乃及眾樂貴人氣也堂上堂下樂大致可知者如此　又案詩有瞽篇說樂器最詳與此經相表裏陳氏與引此經強說之胡氏肇昕辨之曰陳氏以鼗當縣鼓考詩有瞽云應田縣鼓鞉磬柷圉言縣鼓又言鞉則鞉非縣鼓明矣毛

傳云縣鼓周鼓鞉鞉鼓也亦不以爲一物也蓋詩之應卽此經之應鞞詩之田卽此經之朔鞞詩之縣鼓卽此經之建鼓鞉卽鼗也以田爲卽朔鞞者田與陳同音陳與引同訓先鄭朔鞞有引導之義焉陳氏以詩之田爲卽此經之建鼓而以縣鼓爲此經之鼗盡翻前儒舊說別立新義未見其有當也且此經云倚于頌磬以其非縣故云倚若如陳說則經之倚字尤難通矣

射官辨

晝物射正莅之注曰射正司射之長校釋曰射正卽

大射正爲司正者大射正於公射有事故莅晝物明主爲公也大射正可單稱射正猶大樂正單稱樂正上言司射此別言射正則射正非司射可知案燕射二經有射人大射正小射正司射射人其官本名也周禮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正長也天子下大夫二人爲長諸侯當上士二人爲長一大射正一小射正適二人大射正小射正是於同位中分別尊卑之稱其爲尊卑也微但公未射時止官長二人有事故惟據二人分爲大小公射則其佐皆有事亦謂之小射正其佐爲小射正則長之次者不稱小射正

至射畢其佐不復稱小射正則仍據長二人相對爲大小以大射正小射正本據所對言非其官定名也燕禮始言射人請賓繼言射人遂爲司正末乃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別言大射正則前射人爲小射正可知此經大射正擯擯者遂爲司正射時又有司射司正既大射正則司射爲小射正可知故此注云射正司射之長但此時止長二人有事故惟目爲司射者爲小射正至公將射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一小射正授弓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公卒射小射正以笥受決拾三射前小射正作取矢所謂小

射正皆二射正之佐亦謂之小射正以此時贊公禮事尊之故注云小射正司射之佐明非爲司射之小射正也爲司射者此時特稱司射不嫌相混矣至射畢司射復小射正之稱其佐無事不復稱之故下經乃薦司正與射人于觶南注司正大射正也射人小射正略其佐仍專以司射爲小射正知不兼其佐者此所薦皆上士其佐以中士爲之雖前有事不得在此位當與衆士同薦於東方燕禮曰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一人足以明之矣燕禮司正爲小射正則射人一人爲大射正此司正爲大射正則射人爲小射正案

經自明注前後未嘗岐胡氏匡衷失之此注云射正司射之長者司射雖別立官名對大射正則固是小射正下注云小射正司射之佐者既別有小射正則自以司射之名絶於小射正言各有當也

記決拾極

胡氏培翬曰凡射時著于手者有三一曰決著于右巨指韋攻書曰決拾既佽毛傳決鉤弦也周禮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決拾鄭司農云抉所以縱弦也詩家說或謂抉謂引弦彄也儀禮鄉射禮司射適堂西袒決遂注云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

擘指以鉤弦闓體也大射儀司射適次袒決遂注云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巨指所以鉤弦而闓之是射者皆以象骨爲決無貴賤之異也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檡棘注云決猶闓也王棘與檡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是夶者所用也鄭注繕人云抉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士喪禮曰抉用正王棘若檡棘則天子用象骨歟孔穎達芄蘭疏申之曰以士用棘故推以上用骨諸侯亦用象骨大夫用骨不必用象今案鄉射大射二篇皆有士與射經不云士用棘注亦不云士不用象骨也則周禮注殆未定之說歟（校釋曰鄉射注直言決象骨爲之不言士有異繕人注引喪禮者以鄉射大射正經不言決所用物惟喪禮有文故據以推天子之禮耳此鄭注之慎也）說文亦云決以象骨爲之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決卽今人之扳指也士喪禮用棘施諸夶者疑生者用象若骨其說是也決字亦作抉又作玦詩儀禮作決周禮作抉禮記內則作玦一曰極著右食指將指無名指大射儀朱極三注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無極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士喪禮纊極二注云極猶放也以沓指放弦令不契指也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夶用纊又二

明不用也賈疏云大射朱極三是爲君設鄭引以證士禮則尊卑生時俱三皆用朱韋夶者尊卑同二用纊也極又名韘又名沓芄蘭詩曰童子佩韘鄭箋云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孔疏云右手指著沓是也但毛傳以韘爲玦說文亦云韘射決也段氏玉裁云鄭以禮經之極釋韘意以韘極沓三字雙聲且極用韋爲之決則用象骨爲之故不從毛而易其義許說從毛也以字从韋論之鄭爲長矣禮經釋例亦云韘字從韋鄭義似長陳氏禮書亦取鄭氏此皆著于右手者也一曰拾著于左臂拾亦名遂又名捍又名韝

一物四名車攻傳云拾遂也繕人注鄭司農云拾者所以引弦也詩家說拾謂韝扞也後鄭云韝扞著左臂裏以韋爲之鄉射禮注云遂射韝也以韋爲之所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大射儀注云遂射韝也以朱韋爲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鄭注鄉射禮但云以韋爲之注大射云朱韋者蓋以大射極用朱韋故謂遂亦用朱韋敖氏震云禮大夫與士射袒纁襦君在大夫射則肉袒公袒朱襦皆既袒乃設拾故鄭氏曰著左臂所以蔽膚斂衣也曲禮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鄭注

拾謂射韝內則右佩玦捍鄭注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說文韝射臂衣也此其著于左手者也廣雅拾捍韝鞢也王氏疏證云拾捍韝爲一物鞢爲一物廣雅以拾捍韝鞢爲一物失之矣

聘禮

聘禮通考

鄭目錄云諸侯使卿相問之禮疏云大行人云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又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聘義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諸侯之卿介各下其君二等者也此聘禮是侯伯之卿大聘以其經云五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又云入竟張旜孤卿建旜據侯伯之卿之聘者周公作經互見爲義此見侯伯之卿大聘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上公之臣公食大夫俎實云倫膚七據子男之臣是各舉一邊而言明五等俱有是其互見爲義也盛氏云大國聘禮見於周禮司儀職文所謂諸公之臣相爲國客是也周禮舉大國此舉次國蓋互相備胡氏云案郊勞經云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注曰不受於堂此主於侯伯之臣也公之臣受勞於堂則鄭固以此篇爲侯伯大聘之禮

矣然要其聘之儀節五等皆同所異者唯禮物度數耳　目錄又云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彼注云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鄭司農說殷聘以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是也胡氏云周禮言殷相聘與下記久無事則聘義合謂中閒久無事則行聘禮爾雅釋言殷齊中也故鄭服皆訓殷爲中鄭注云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者謂於朝之中及時相聘也蓋諸侯之相朝世一行之聘則無數故於其中酌擇無事之時而行之使不失之疏亦不失

之數也若方有盟會之事而又行聘則數矣是言殷相聘與言久無事則聘義正同也聘義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鄭注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注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兩注似異者褚氏云比年三年乃周公所制邦交之禮非行於天子之禮也王制則指諸侯之於天子故鄭據左傳辨之案昭三年左傳曰晉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此鄭所據之文也又昭十三年左傳曰明王

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亦與周禮不合　胡氏匡衷云周禮有天子聘諸侯之禮大行人云閒問以諭諸侯之志又云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聘天子之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殷頫曰視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是也儀禮但有諸侯聘諸侯之禮而無諸侯聘天子及天子聘諸侯之禮蓋皆闕而不存耳

天子諸侯朝門及宗廟社稷所在辨

經曰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朝案朝外朝在皐門內考鄭君說天子五門外曰皐門次曰庫門次曰雉門次曰應門內曰路門諸侯三門曰皐門應門路門惟魯三門曰庫門雉門路門蓋會通古今文家經師舊義而折衷之後人不達厥恉輕棄古說異辭紛起約有數端一劉氏敞戴氏震說謂天子諸侯皆三門據詩迺立皐門迺立應門毛傳說王之郭門曰皐門王之正門曰應門及明堂位言天子皐門天子應門以爲天子但有皐應不聞有庫雉據春秋書雉門及兩觀災檀弓郊特牲屢言庫門以爲諸侯但有庫雉不聞有皐應按天子五門鄭君以前鄭司農已言之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士二門降殺之差亦固其所

如緜詩明堂位之文天子有皐應固也然郊特牲言王立於澤親聽誓命獻命庫門之內周書作雒解言路寢明堂咸有庫臺安得謂天子無庫門乎春秋書雉門及兩觀災公羊何休穀梁劉向說皆云雉門天子之門公羊氏傳曰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子家子曰設兩觀僭於天子久矣微者尚爲僭況於大者以此而言雉門乃專爲天子之制安得謂天子無雉門乎毛傳言王之郭門曰皐門正門曰應門不言王之庫門曰皐門雉門曰應門蓋殷代尚質大王爲諸侯直稱郭門正門後世爲天子乃名爲皐門

應門故傳又申之曰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皋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傳惟以郭門正門與皋應相對謂向之稱郭門正門者後世遂爲王之皋門應門初不謂王門止於皋應更不計周之諸侯其門不直稱郭門正門者當稱何名鄭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又加以庫雉與傳義非相違也而相成也蓋以郭門正門與皋應對則皋應爲王門以庫雉與皋應對則皋應不獨爲王門說制度有必考其源流者此也諸侯自魯而外絕不聞有雉門庫雉相將當俱爲天子之制禮記說諸侯禮

多云庫門者記禮者多魯人依魯事言之檀弓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是其例諸侯無庫雉自當立皋應詩疏引宋人稱皋門之晳亦其證孔沖遠本治服氏春秋此文蓋出賈服古本與杜本異傳稱皇國父爲大宰大宰執政之官皋門內有詢萬民之外朝執政所在故編者據言之釋文偏據杜本斥皋爲誤未必然也但鄭謂諸侯有皋應當更有明據此特其一證耳則劉戴之說非矣一陳氏奐說謂天子五門皋雉爲城郭之門庫應路爲宮門諸侯三門庫雉路庫門爲宮之外門卽以爲城門又有郭門據毛傳郭門曰皋門一語爲本而牽合鄭司農周禮注考工記匠人及公羊注書大傳就之按毛傳郭門孔氏釋爲宮之

外郭門致確周禮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司農注歷說五門明五門皆宮門其在五門之中者卽經所云宮之中門五門之次先雉後庫雖與後鄭小異而門皆屬宮則同司農善承毛學以鄭推毛郭門非城郭之郭甚明匠人門阿宮隅城隅之制皆以雉計雉門非以城隅九雉得名又甚明陳氏徒見字面偶合遂以皋雉爲城郭之門而以司農所指爲中門之庫門爲宮之外門誤矣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國一里之城以城爲宮本與公羊注天子周城

諸侯軒城無涉所謂一里之城以城爲宮者蓋謂稱城而爲之宮宮在城中非如陳氏宮四面皆屬城之說也三里之城一里之宮者於城之正中一里爲宮非如陳氏宮三面不屬城南面屬城之說也三里之城一里之宮與九里之城三里之宮文例同何以見其南面屬城乎九里之城三里之宮陳氏謂其宮四面有牆不屬城則其城與天子周城無異陳謂軒城南面無城以宮垣爲城牆則宮不屬城者四面皆有城卽周城矣豈諸侯軒城百里之國不在內乎陳謂軒城者南面無城以宮垣爲城牆卽以宮之外門爲城南門百里之國宮既不屬城其宮

豈能無三門其城豈能無門合之郭門不與天子五門同乎且軒城猶軒縣謂有三面缺一面非惟宮四面不屬城者不可謂軒城卽四面屬城亦非軒城豈諸侯軒城專據七十里之國言乎陳說軒城謂宮之外門卽城門又有郭門則是四門何諸侯三門之謂天子五門合城郭諸侯三門取城棄郭何進退失據乎宮之外門陳謂庫門天子先雉後庫諸侯先庫後雉又何進退失據乎總之無論天子諸侯宮未有不在城正中者宮自宮城自城宮門城門萬無合一之理陳氏孤據毛傳一字横截司農片言誤解大傳強

合公羊注遂創爲諸侯宮門城門合一之説不知據何經典明文而立此制且如其說則大國合宮室城郭凡五門次國小國凡四門與諸侯三門之制皆相刺謬然則諸侯三門必專據宮門不兼城郭天子五門亦無與城郭可知陳說治絲而棼不足信矣一近時禮家說謂天子五門臯雉爲宮城門庫應路爲宮門諸侯宮城無門雉庫路爲宮門以毛傳郭門及天子周城諸侯軒城爲据宮城言卽春秋之中城按中城對郛而言非宮城周城軒城何氏明據國城言攷工記宮隅城隅劃然殊文宮之垣墉不謂之城更不聞謂之郭且宮城之門仍是宮門與孔氏所云宮之外郭門何異自臯門至於庫門相屬不隔何得離而二之城郭溝池以爲固若諸侯宮城無門將焉用城據毛傳云美大王作郭門以致臯門則諸侯固有郭門與天子臯門相當如郭門爲宮城門則諸侯宮城固有門諸侯三門郭門以至寢門更不得岐而二之則天子五門亦安得岐而爲二且既岐臯雉爲宮城門庫應路爲宮門則諸侯無城門但有宮門自當一用宮門之名何獨取城門之雉以易宮門之應乎考工記曰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則城門高於宮

門豈得反以天子城門之名名諸侯之宮乎凡此乖隔鮮通左支右絀皆由誤解毛傳郭門及周城軒城之義焦氏循曰以明堂位庫門天子臯門言之郭門爲宮外門無疑謂宮爲郭者蓋宮門在朝門外如郭門在城門外斯爲通論段氏玉裁注說文謂天子諸侯城門上有臺諸侯軒城三面有臺南方無臺猶軒縣之缺南方斯爲得解焉用是紛紛異說爲乎問者曰諸說之非則然矣鄭君詩箋謂諸侯三門臯應路禮注又據魯立庫雉路推諸侯三門似所本師說不同賈孔會通二說謂魯立庫雉餘諸侯立臯應果鄭

意歟曰箋注之說容有不同賈孔說蓋鄭學之徒相承舊義今以制度源委推之天子諸侯皆三朝朝皆有門天子內朝在路門內治朝在應門內外朝在皋門內則皋應路三者皆朝門而庫雉二者乃特加之門諸侯無加但有朝門則皋應路而已庫雉爲特加之門雉門外設兩觀懸治象敎象禮象政象刑象庫門內獻命戒百官則是施大政敎號令之處宗廟社稷在其左右其制當視朝門爲盛魯以周公故假其名以名朝門且制如天子朝門則其餘諸侯但依朝門本名侯國本制而已後人不達朝門與非朝門之

分徒見諸侯皋應經傳罕徵遂紛然異議不知天子諸侯皆有三朝朝皆有門則其實同矣同其實何必異其名周官之例凡制度降殺名稱不易此爭所不必爭也經傳殘缺今日所見古籍必不如鄭時之多何如遵守古說之爲得哉至王氏鳴盛胡氏培翬於鄭義中專從禮注一說雖未及徧考羣經尙不失闕疑愼言之旨學者治經於疑不能定處如是可也

又案賈疏說周人外宗廟言周以對殷則殷人內宗廟此蓋古經師相傳舊誼鄭注周官以宗廟社稷爲在雉門外庫門內之左右者據周注而言白虎通曰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褻瀆也此周人外宗廟之義論語曰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室家寢也室家以言內宗廟百官以言外入門見廟不見寢廟在門內寢外可知檀弓曰君復於大祖小祖庫門郊特牲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皆廟與庫門連文郊特牲又譏繹之於庫門內明廟與庫門近則廟在庫門內可知庫門內卽中門外此周人外宗廟之證穀梁傳言送女母不出祭

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說者以闕門爲雉門雉門居中祭門在內似據殷人內宗廟言戴氏震不別殷周誤據劉向別錄以爲宗廟社稷與路寢相並不知中門亦路寢之中門劉云宗廟社稷在路寢西者廟當在東云西者蓋據殷人右宗廟據全宮言之五經通義亦出子政而云社稷在中門外足以明之矣且所謂周人外宗廟者謂廟之南直中門外非謂廟全在中門外廟有都宮環之大祖與昭穆又不並列廟後又有寢此廟寢與路寢小寢別所居地甚遠自中門外東折而北其北自與路寢相並春秋桓宮僖宮災火自司鐸踰公宮至桓僖二

廟廟之北與公宮並也季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廟之南直象魏之外懼延燒也此經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周官出及中門之外出廟門折而西即至中門外大門內記曰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出廟門即至觀觀在門外與廟相直也傳曰閒於兩社爲公室輔孔氏正義以爲外朝詢謀大事之處蓋見其執國命也此數事皆戴氏所據以易鄭而其義如此則廟在中門外固周制也金氏鶚又援此經公揖入每門每曲揖之文爲證不知每門者大門與都宮門也若以爲兼中門則大夫二門入大

門即至廟門何以下聞鄭亦云每門每曲揖乎金氏自知不可通乃謂大夫亦三門臆創千古未有之制殊謬

裼襲袒辨

裼襲袒之法見聘射諸禮蔡氏德晉憑臆立說後儒或爲所誤蔡云袒者卷起衣袖而露其臂也裼者卷正服之袖而露其裘也襲復衣也或既袒而襲之或既裼而襲之在衣曰袒在裘曰裼故裼有袒義袒有左右裼則左右皆裼袒有惟卷正服之袖而露其裏衣者鄉射記所謂袒纁襦袒朱襦也有并卷裏衣之袖而露其臂者所謂肉袒也裼則惟卷正服之袖以露其裘而已又云古人裘外惟有正服孔子緇衣羔裘緇衣謂朝君正服又云裘外裼衣即朝祭服朱氏大韶駁之云古無以卷袖爲裼者誤解爲卷袖遂一誤而無不誤朝祭各有正服五冕及皮弁等服是論語緇衣羔裘即玉藻羔裘緇衣以裼之言裼之者所以裼此裘也衣與裘同色故羔裘之裼用緇是裼衣與正服異今云緇衣爲朝君正服誤甚聘禮聘君與賓俱襲享皆裼文質相變云在裘曰裼是以裼專施於裘將古人行聘必在冬三月乎無是理也士喪禮

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注扱諸右掖之下帶之內取便事面前也然則袒者脫左袂而露其肩臂也喪禮皆肉袒脫左袂則衣之左畔皆垂而下故必插於右若但卷其袖則左手之袖豈能插諸右掖之下帶之內乎大射小臣贊袒公袒朱襦卒袒小射正贊設拾鄭云先袒乃設拾拾當以韝於襦上射所以必袒者袖寬恐礙弦故袒而以拾韝於襦上鄭云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是也若但爲卷袖而露臂袖卷必襵襞而上擁於左肱左手之袖反礙於放弦矣又云古者禮服皆直領開左右襟而見其所裼之衣曰

裼掩而不開曰襲從無以卷袖而露其裘爲裼者

執玉無藉者襲辨

凡執玉無藉者襲注以藉爲繅與曲禮注前一說同陳氏祥道陸氏佃楊氏復及胡氏皆從彼注後一說而以繅藉之解爲非楊說尤辨按彼注兩說本一貫疏家失其本義故後人疑之校釋曰周禮明有繅藉之文則藉卽謂繅藉字當以繅藉爲正解記云凡執玉無藉者襲與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義同玉字統指圭璋璧琮言凡執玉之法玉無藉者襲無藉者則圭璋也不言有藉者裼者舉此以見

彼耳兩記所言皆據聘享正行禮時此注以藉爲繅曲禮注兼束帛言者見聘時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享時賓裼奉束帛加璧束帛之有無與繅之垂不垂相當束帛亦得有藉義蓋圭璋瑞也屈繅以昭其質質故特達而執者以充美爲敬璧琮往德也垂繅以昭其文文故有加而執者以見美爲敬繅之見不見與帛之有不有非有二事二義楊氏誤會注義乃專以藉爲束帛而岐垂繅屈繅與裼襲爲二事殊欠分曉夫藉之本義繅藉也執圭璋必屈繅屈繅必襲執璧琮必垂繅垂繅必裼禮之正據正行禮時言之也其非正行禮時則不以圭璧分屈繅垂繅豈得以屈繅垂繅分襲裼非惟不以屈繅垂繅分襲裼亦未嘗以有束帛無束帛分襲裼也以圭璧分屈繅垂繅以屈繅垂繅分襲裼惟正行禮時則然經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足以定之蓋前此圭璧皆有屈繅垂繅無由分襲裼至此事至上介執圭以授賓始正屈繅之禮則當襲而不襲者以盛禮不在已明當盛禮者屈繅必襲下云賓襲執圭蒙屈繅之文是也楊氏謂經言不襲以明有垂屈之文者無裼襲之禮則是經自說自解且不襲常禮也經但於賓

言襲足以明前此之無襲禮矣何必先言不襲以滋學者之疑乎不襲者本有襲道也於上介之執圭授賓言不襲蓋謂正垂屈之禮者當備裼襲之儀以不當盛禮故執圭屈繅仍不襲耳享時上介當執璧垂繅授賓其服如常禮裼裼不爲垂繅也上介既授賓後賓授公公授宰皆屈繅不變經既著屈繅當襲之例則凡襲者皆屈繅故於賓與公既言襲不復言屈繅使蒙上介屈繅之文記釋其例曰凡執玉無藉者襲明襲因乎屈繅也襲因乎屈繅則裼因乎垂繅故享時言賓裼奉璧亦不復言垂繅明垂繅可知還玉與聘享禮同既言襲裼亦不

假復言屈垂楊氏謂賓主授受時曾不見垂屈之文不知已總見於上介不襲執圭屈繅一語也前此之垂屈相變非遂一言之不明此時之垂屈不變圭則上介屈繅授賓賓授公公授宰皆屈璧則上介垂繅授賓賓授公公授宰皆垂以一語定其例而義已如日中天矣如楊氏說則執圭璧時繅將垂乎屈乎非正行禮時垂繅屈繅尙無所苟豈正行禮時垂繅屈繅反無定儀乎記之藉正經之繅鄭注義應周官深得經意經以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一語爲正禮與非正禮之一大限其用意之精立文之妙非鄭君孰能達之　楊氏之誤在以鄭言屈繅垂

繅爲專據圭遂一誤而無不誤不知經記注皆據正行禮時圭屈繅璧垂繅言也　又案戴氏震謂聘享時去繅然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問諸侯朱綠繅八寸則朝聘時玉有繅明矣覲禮侯氏朝以瑞玉有繅記曰賓圭于繅上此經上介執圭屈繅授賓圭與繅弁授傳曰藻率鞸鞈昭其數也藻以飾玉正行禮時豈反去之戴說未確

公食大夫禮

食禮考

此篇鄭目錄以爲主國君食小聘大夫之禮賈疏云下文薦豆六設黍稷六簋庶羞十六豆此等皆是下大夫小聘之禮下乃別云上大夫八豆八簋庶羞二十豆是食上大夫之法故知據小聘大夫也魚腸胃倫膚皆七者謂子男小聘之大夫胡氏云此篇主言食子男小聘大夫而侯伯大聘使卿爲賓使大夫爲上介亦有食可知據聘禮云賓一食再饗上介一食一饗不言士介此又單言大夫則士介無食也　胡氏匡衷云天子有食諸侯之禮大行人云上公食禮九舉侯伯食禮七舉子男食禮五舉是也諸侯相朝有相食之禮掌客云上公三食侯伯再食子男一食

是也諸侯於本國之臣亦有食禮左傳晉侯與魏絳禮食是也天子諸侯養老亦用食禮禮記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又曰秋食耆老是也此篇是主言諸侯食聘賓並及大夫相食之禮卽聘禮所云公於賓壹食再饗大夫於賓壹饗壹食是也今惟此篇禮存其餘皆不可考矣

宰

經曰宰東夾北注宰宰夫之屬也下文宰右執鐙注宰謂大宰宰夫之長也胡氏釋官曰案周禮內宰職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是賓

客之饗食內宰有事焉諸侯禮亦同也經云大夫立于東夾南宰東夾北若以宰為大宰則是上大夫何以不位於東夾南而位於東夾北據下云內官之士在宰東北注以內官之士為內宰之屬則此宰為內宰可知周禮外宗祭祀佐王后薦玉豆內宗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是饗食賓客夫人有薦豆籩之事鐙豆屬故使內宰執以授公注乃謂宰為大宰不知周禮大宰職不主賓客饗食之事也正義曰周禮序官大宰小宰宰夫皆同官內宰統於治官而宰夫為治官之考故云宰夫之屬也必云宰夫之屬者

以是時宰夫位亦在房中也嘗以此注為正後宰右執鐙注宰謂大宰宰夫之長也與此注兩岐恐非校

釋曰經云宰東夾北此宰胡氏以為內宰是也與下執鐙之宰異彼宰大宰也大宰為外官之長內宰為內官之長故皆得稱宰胡氏以彼宰為即此宰非知者此內宰宰夫之屬也宰夫在東房宰亦在東夾北東夾北卽東房中之東也下大宰宰夫之長則位在東夾南上云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下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又云大羹湆不和實于鐙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經例饌在房中者婦人共之饌在門外者有司共之內宰夫人之官位在東房但當佐宰夫具饌安得至門外取鐙乎特牲禮主婦薦豆設敦鉶與尸入後云設大羹湆于醢北注引士虞禮曰大羹湆自門入大羹湆之禮與豆敦鉶異經有明文大羹湆自門入非在東房之人所當設無疑故知執鐙之宰大宰非內宰也內宰與內官之士所以在此者別于外官也既別之而使位於此卽不當出門取鐙矣周禮大宰大朝覲會同贊玉爵內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皆無設鐙之事此大宰設鐙者或諸侯禮異與胡氏說多未確胡氏引周禮內宗外宗贊豆籩為說然彼固內宗外宗之事非內宰

之事且豆與鐙禮異不足為證鐙非婦人所主不必使內宰贊之也

東遷所

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褚氏曰所者應所設醢醬之處也公設之處必於席前正中賓遷之而在席前稍東則適當其應設醬之本位矣夫正饌醬最在西其西惟設湆耳惟設正饌於席前之東則醬於饌為最西於席中為稍東而恰留席西地以陳加饌若如敖說正饌設在席中則醬太偏西而公初設處更在西矣又恐席前之西難容加饌矣而席東餘地反太寬換其位置必不應爾

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

敖繼公以此拜爲謝侑幣褚氏云聘禮賓於投幣後亦曰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賓執左馬以出下遂行覿並未更入門而行再拜稽首禮也然則此禮之拜不蒙上事可知故注云若欲從此退集說以爲謝侑幣非凡飲食無論酒與幣皆賓先拜受而後主人拜送無送後復拜謝之禮　案褚說是也鄭注云便退則食禮未卒不退則嫌更入行拜若欲從此退吳氏庭華駁之校釋曰上公降立俟賓入揖讓而升然賓既受幣出矣若入從待公揖而升食則嫌于安盛

娟人之歡盡人之忠故再拜稽首以示受賜既多欲告退之意追公辭之乃揖讓升升又拜公之厚意而後食敬之至也主人欲深安賓故發幣以勸之賓益不敢自安故始降辭幣而繼拜告退皆所以致尊讓也此拜當與卒食東面再拜稽首對勘彼食禮已卒當退故公降答拜此食禮未卒未得退故公辭之彼自階西進故階東東面此自門入故沒霤北面其爲欲退而拜則同吳氏以拜爲拜公降立待已不知禮固未有拜降立者聘禮私覿賓入門右再拜稽首爲覿拜非爲降立拜也吳說非

觀禮

朝覲禮通考

鄭目錄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案此周禮大宗伯文彼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又大行人注云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詩韓侯入覲孔疏云說周禮者賈逵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爲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是由經無正文故先儒爲此二

說鄭大宗伯大行人二注並言分來則是從賈逵之說一方而分爲四時也韓侯雖是北方諸侯其在北方爲西偏蓋於時分之使當秋覲也按孔說是也周禮賈疏誤謂春則東方盡來夏則南方盡來致王氏與之駁之謂諸侯皆來卒有乘間而起孰能禦之褚氏寅亮云康成言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謂每一方內各分四時再以六服遠近定疏數之節此期一定子孫率以爲典其有事而朝者又不在此數故東方亦可以秋覲北方亦可以夏宗也胡氏謂褚說足申鄭義　目錄又云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

不見焉賈氏云按曲禮下云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
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
面曰朝鄭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
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
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
扆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
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是朝宗禮備覲遇禮省
可知胡氏云樂記曰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祭義
曰朝覲所以敎諸侯之臣也經解曰朝覲之禮所以
明君臣之義也禮每以朝覲對舉則朝可該宗覲可

該遇鄭氏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朝宗禮備覲遇禮省
之說當有所受矣云享獻不見者賈氏云享謂朝覲
而行三享獻謂三享後行私覿私覿後即有私獻獻
其珍異之物故聘禮記云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
注云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以自序尊敬也猶
以君命致之臣聘猶有私獻況諸侯朝覲有私獻可
知是以周禮太宰職云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注
云幣諸侯享幣玉獻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大朝
覲會同既有私獻則四時常朝有私獻可知案下文
有享亦當有獻而云享獻不見者案周禮大行人云

上公冕服九章介九人賓主之間九十步廟中將幣
三享侯伯子男亦云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
不嫌有等彼據春夏朝宗而言不見秋冬者以四時
相對朝宗禮備故見之覲遇禮省故略而不言此下
文見享者不對春夏故言之鄭云是以享獻不見者
據周禮大行人而說也必知鄭據大行人者以其引
周禮四時朝見即云是以享獻不見明鄭據周禮大
行人而言也有人解享字上讀以獻不見爲義者苟
就此文有享無獻不辭之甚也　五經異義公羊說
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

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
曰遇許愼按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
宗於海知有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鄭駁之云此
皆有似不爲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
朝通名也秋之言覲據時所用禮段氏玉裁說文注
云此條許鄭本無異不得云駁也胡氏云朝與覲對
文異散文亦通此覲禮云諸侯前朝云乃朝以瑞玉
則覲亦可名朝故鄭云朝通名也至以秋見爲覲則
鄭與許同春秋隱公四年秋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而傳云王覲爲可又云朝陳使請案左氏於陳言朝

於王言覲是秋覲之名至春秋時猶存也萬氏斯大謂朝覲止是一禮并疑周官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文不足據非矣

受舍于朝

經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東面北上異姓西面北上注曰受舍于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按受舍于朝者諸侯使上介至天子之朝受覲前俟事之舍天子之吏以舍授之其舍則在文王廟門外爲東西二列經注義如此舍受于朝非即設于朝文王廟門外舍所在非朝所在也胡氏說誤

胡氏宗廟路寢明堂同制考

鄭康成箋詩注禮謂天子宗廟路寢皆如明堂爲五室之制詩斯干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周禮匠人注云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禮記玉藻注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後儒多疑之今以其說考之於經書洛誥曰王入太室祼太室者中央之室王肅注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尚書大傳曰尚考太室之義鄭注云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對四方室言之此入祼在廟而云太室則廟有五室矣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魯用天子禮而廟如明堂則天子之廟自如明堂矣此非宗廟與明堂同制之證乎月明天子春居青陽夏居明堂季夏居太廟太室秋居總章冬居元堂此明堂也而經亦曰大寢鄭注亦以大寢東堂大寢南堂大寢西堂大寢北堂釋之又曰天子居則其爲寢制可知舊唐書禮儀志載顏師古議亦以月令之文爲在路寢古者廟以象生時所居宮室廟既如明堂則寢自亦如明堂矣此非路寢與明堂同制之證乎或曰書之顧命路寢制也而有東西房東西夾東西堂儀禮之覲禮廟制也而云設斧依于戶牖之閒又云几俟於東箱與五室不類何歟曰此則鄭志已言之矣鄭志答趙商張逸問二條今存諸經疏中大略謂周公攝政制禮立明堂於東都王城廟寢亦爲天子制如明堂其宮

室之在西都鎬京者猶仍諸侯制度未改作故成王崩時設衣物有夾有房覲禮之廟制亦據西都宮室言之故云戶牖閒與東箱也覲禮疏云覲在文王廟周公制禮據東方乃有明堂此文王廟仍依諸侯之制是以有東夾室是也玉藻疏以東箱爲記人之誤尚未的考大戴禮盛德篇曰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又曰此天子之路寢也緣其同制故或以爲廟又以爲寢周書作雒解曰乃位五宮太廟宗宮攷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云云宋書禮志謂周書云清廟明堂路寢同制蓋本於此夫大戴禮與汲冢書皆經之亞也古籍之存者希矣此二事猶足證鄭說故並錄之

庭實辨

四享皆束帛乘馬庭實惟國所有注曰四當爲三大行人職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惟所有疏云禮器爲祫祭而致之與此因覲致之同以其因覲卽助祭因祭卽致享物若不當三年祫祭卽特致三享也淩氏廷堪云聘禮記凡庭實皮馬相閒卽覲禮惟國所有之義覲下文但云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不云他物則三享皆皮馬無他物可知聘禮享庭實云皮私覿庭實云

馬覲禮享庭實亦云馬皆互見也禮器大饗其王事與蓋指饗食燕之饗禮而言故有三牲魚腊籩豆之屬非謂覲禮之享也禮器注以爲祫祭亦非胡氏云莊二十二年左傳曰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奉之以玉帛卽謂束帛加璧也庭實而云旅百則所陳之物甚多當非僅皮馬故杜注云百言物備也又云天地之美具焉則與禮器所云四海九州之美味四時之和氣義正同聘禮享諸侯惟一享故止用皮馬覲禮享天子有三享故備物亦隆殺之義宜然黃先生以周禮書通故云禮器大饗其王事節

說者紛紛注疏謂此明天子大祫之事諸侯各貢其方物來助祭之禮其說最通淩氏以大饗王事爲燕饗之饗謂享之庭實皮馬外無他物饗之庭實得兼有龜金丹漆絲纊竹箭其說何據三牲魚腊爲諸侯貢物故曰四海九州之美味如謂此以饗諸侯何必舉四海九州爲說

會同巡守禮辨

鄭君說會同巡守之禮貫串經傳深遠奧博後儒蔽所希闊未探碩意輒滋異說今爲一一疏通證明之

經諸侯覲于天子云云校釋曰此以下言大朝覲

而會同之禮諸侯覲于天子言先行覲禮也爲宮方三百步以下言旣覲而王會同之也凡會同必先朝覲故周禮大宰云大朝覲會同注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是因朝覲而會同也蓋時見曰會因諸侯有不順服者而順服者盡來朝殷見曰同因十二歲王不巡守而六服盡來朝其來也固爲朝覲也王因其皆來朝覲而會同之以命事先朝覲于廟諸侯之職也繼會同于壇天子之政也周書有王會篇春秋傳每言合諸侯是會同之禮天子主之會同前必先朝覲以自明臣職審矣旣朝覲而王會同之其見王

之禮仍如朝覲不敢以巳覲而殺其禮也周禮大宗伯注說時見殷見皆云既朝王爲壇合諸侯義與經本脗合疏失之褚氏胡氏皆誤　禮書通故云巡守分四時其來會者各以其方時會之禮放巡守四時之一其來會止一方論語皇疏云時見曰會亦隨其方若東方不服則命與東方共征之是也賈疏未詳殷同爲王不巡守而制同當爲周禮鄭注云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是全放巡守禮矣巡守禮今亡鄭注曾引其文尙及見之其云時會殷同皆既朝覲乃爲壇合諸侯蓋據巡守禮推言之凡巡守之年惟衞服非朝

歲其餘皆屬當朝之歲則王巡守諸侯會于方岳必先朝覲而後行會同禮于壇殷同之禮雖王不巡守而其禮一與巡守同則鄭云六服朝畢乃爲壇合諸侯又何可疑褚氏謂殷同無當朝諸侯不知巡守之年皆諸侯當朝見之歲也胡竹村反從褚說斥鄭注亦未審矣案此說推闡至精互詳周禮○加方明于其上注曰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明神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校釋曰會同有盟者有不盟者其朝日祀方明升諸侯禮皆同此經與司儀相兼乃足鄭彼注據不盟

者言此注據盟者言不盟則祀方明止取敎尊尊之義盟則初祀方明亦以敎尊尊盟時又以爲司盟而以載辭告之注云會同而盟言而則固有不盟者矣下注云凡會同者不協而盟是協則不盟矣司儀注引有事而會此注引不協而盟學者當通合觀之

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靑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注曰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閒之師曰虞有

六宗之祀周有方明之祭二禮甚相似伏生大傳以六宗爲天地四時與方明爲上下四方之神合夏侯歐陽則云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時與鄭此注上下非天地之至貴同意賈疏云天地之貴卽昊天崑崙既非天地之貴卽日月之神與瑞云圭璧以祀日月故用圭璧也校釋曰六色既象其神則設六玉者爲禮神可知此禮神與凡以玉禮神異凡禮神者皆專禮一神故玉設於神位之前此徧禮上下四方玉必分設於上下四方則非刻其木而著之不可刻而著之者爲祀時總祀六神禮必各當其神之方

也既刻而著之則與木相連雖非祀時玉亦在木此理之易明者胡氏謂此玉以飾木非以禮神則宗廟之主何不飾以玉乎此璋琥璜圭明與周官禮四方者同設非禮玉豈祀時更設圭璋等玉以禮之不嫌多貨僞于德儀不及物乎此禮四方之玉與周官所言同故注以爲禮神之玉禮上下之玉與周官異故注以爲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下文明云日月山川則所謂明神者可知胡氏謂言上下四方則天地之神亦在其中果爾則禮統於尊上正當以蒼璧下正當以黃琮卽謂以飾木非禮神然飾四方之玉

既與禮玉同則飾上下之玉亦當與禮玉同而不同者何乎胡說非矣

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邱陵于西門外注曰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尙著明也校釋曰此所拜禮者皆著明之神也盟時必舉以爲證尙著明人不敢欺也不盟則但以時分禮之於門外總祀之於壇上所以敎尊尊也此鄭據所拜禮之神以定方明之神方明之神無正文據司儀云北面詔明神則方明之神卽盟神據詩春秋傳盟辭所稱之神卽日月山川則方明之神與所拜禮者爲一而

禮之上下以圭璧不以蒼璧黃琮宜矣是明盟神卽方明之神卽會同所拜禮之神非謂會同必盟也會同而有盟則此拜禮卽爲盟祭矣會同既以時分禮上下四方之神又總祀上下四方之神於壇者猶迎氣既分祀五精之帝於郊大饗帝又總祀五帝於明堂也天皇大帝及五精之帝崑崙之神皆尊極不敢以爲司盟祭法曰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財用也是萬民所共見故爲方明象之所以使人觸目警心罔或渝僭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胡說非是

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注曰升沈必

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校釋曰言就祭則是王巡守之盟祭非復會同之盟祭也王巡守就祭山川有告至望秩之禮鄭必知此是盟祭者以虞書云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王制云柴而望祀山川詩序云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其詩云昊天其子之及河喬嶽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其詩云墮山喬嶽允猶翕河皆但言祭天及山川絕無祭邱陵及地之文此經言祭山邱陵升祭地瘞則非告至之祭也既非告至之祭文承拜日禮日禮月四瀆山川邱陵會同之祭下則此亦是巡守會諸侯

之祭會諸侯所祭之神卽盟時之明神司盟不敢以天地至貴之神爲之上帝至尊祭不欲數告至旣祭此不宜又祭上會同拜日禮日禮月不祭天地則此祭天地者卽謂祭日月也王東巡守飾東方諸侯祭日反祀方明盟則其神主日南巡守飾南方諸侯祭日反祀方明盟亦主日西巡守飾西方諸侯祭山川川中有四瀆則祭於北方反祀方明北巡守飾北方諸侯祭月反祀方明盟仍皆主日王官之伯會諸侯先祭月反祀方明盟則主月諸侯之長先祭山川盟則主山川此所祭者卽上所禮者特變日月爲天地靈之也此祭

在會前而注以爲盟祭者就有盟者言之明此所祭者卽盟所主之神也云其盟揭其著明者者盟以著明者爲主則盟前所祭必著明之神日月山川是矣引郊特牲者據郊天以日爲主明日亦得稱天引宗伯職者明日得用燔柴之義彼祭日月正禮故日月皆用實柴此尊日如天尊月如地故祭日柴祭月瘞鄭引之者但取祭日得稱柴之義故下卽云則祭天燔柴謂祭日也云柴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者祭月本不瘞以此禮以日月象天地旣以燔柴之禮專屬之日則祭月自當瘞推之可知孔子曰日者天

之明月者地之運於易乾爲日坤爲夕以月配地古有此義不然日月麗乎天同爲天神誰不知之鄭引郊特牲大報天而主日豈忘下有配以月之語周禮日月同以實柴祀鄭方引以爲證豈不慮自相違反乎引王制者據王告至行柴禮則王之盟神主日是明祭天專爲王禮非謂王制之柴卽此柴也引春秋傳者證諸侯之盟神主山川旣主山川則不得祭日月矣云月者以下者明王官之伯盟神主月之事主月則亦不敢祭日矣詩傳曰日君象也月臣象也禮記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日月山川爲著明之

極差次又宜然書傳載盟辭或有兼及餘神者方明以日月山川爲主亦得統包上下四方之神但不兼上帝崑崙耳此巡守所祭與大朝覲所拜禮同是以記之覲云陳氏祥道秦氏蕙田及胡氏不知經立文之意注以經證經之意又不合尙書周禮禮記注求其所以不同之故徒執告至之禮以繩盟祭又取盟祭之祭地以附於告至而反議注爲臆說誤矣今案鄭注之善順經文讀之卽明經曰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天

子拜日於東門之外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東門西門南門北門與東方西方南方北方相當一言總祀之禮一言分祀之禮而所祀之神則同也祭天祭地祭山川邱陵與禮日禮月禮山川邱陵四瀆相承一言會同之祭一言巡守之祭而所祭之神則同也經文一氣貫注自相表裏鄭注與經脗合不可易至月爲天神而以祭地之法祭之則猶禮日于南禮月于北與常禮日東月西之位不同且祭義言祭月于坎與祭地澤中方邱事相類大陰之精以爲地神在鄭必有明文確據但書缺有閒其詳不可得聞耳

朝日祀方明朝諸侯先後辨

胡氏匡衷曰鄭注據朝事儀考之謂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又謂此言拜日于東門之外爲春會同之禮下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邱陵于西門外爲夏冬秋會同之禮其說至精確敖氏乃謂此言已受諸侯之朝享乃帥而拜日其節與朝事儀不同又謂禮日于南門外以下三禮皆與上事相屬而舉之盛氏世佐從其說以鄭注爲非姜氏兆錫至以此訾鄭之譸駁今引諸儒之說正之張氏爾岐云推其次第上介先期置旂質明王帥諸侯拜日東郊反祀方明二伯帥諸侯入壝門王降階南鄉三揖諸侯皆就其旂而立乃傳擯褚氏云此及下兩節行禮次第當在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之前東門王城東門也先拜日于東門外乃至壇祀方明然後徹方明朝諸侯或有盟誓之事則朝畢復加方明節次宜如是若先受朝而始拜日祀方明恐非敬神之道夏秋冬以此推之若如敖氏不分四時專就壇宮三百步之地一日而徧輯五瑞固無論

日力不給也卽如此日受朝之後乃始出壇東門而拜日復反而祀方明又至南門重禮已拜之日乃越西門至北門而禮月與四瀆終乃旋至西門以祀山川邱陵其紛雜無緒甚矣周公制禮夫豈其然秦氏蕙田云敖氏謂此三禮者皆與上事相屬則是於拜日祀方明之後復舉之既拜日東門外又禮日南門外一事而再祭毋乃數而瀆乎以上三說皆辨正敖氏之失而褚氏之說尤詳備其有功經注

解紛第五下

喪服

喪服變除考

李氏如圭云凡喪皆既虞卒哭變而受以輕服以初喪冠之布爲衰冠降其衰一等受麻絰以葛絰閒傳曰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十三月而練又以七升之冠布爲衰冠又降一等以八升布爲之七升者始入大功之布而以練衰謂之功衰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服其功衰雜記曰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是也閒傳曰期而

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檀弓曰練葛要絰繩屨無絇既虞卒哭之屨無文以既練用大功繩屨差之其用齊衰藨蒯之屨乎二十五月大祥除衰去杖縞冠素紕布純深衣閒傳曰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檀弓曰祥而縞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二十七月而禫冠朝服閒傳曰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禫之屨無文先儒以爲大祥白麻屨禫屨無絇禫逾月卽吉萬氏斯大云喪服之重者有變有除變者不遽除而除者不更變故變有受而除無受夫變則變矣而謂之受者何也孝子於此有不忍遽變之心若人授之而已受之者然也考禮喪冠爲父六升既卒哭受七升爲母七升既卒哭受八升至練而易爲練冠祥而更易爲縞素禫更易而纖此冠之變也喪衰爲父三升既卒哭受以成布六升爲母四升既卒哭受以成布七升練後易衰不見於經雜記曰有父母之喪尙功衰閒傳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服其功衰注疏謂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衰同父七升母八升又閒傳注大祥除衰杖此衰之變也初喪成衰之衣經無可考觀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則前此不練不緣可知大祥變而麻衣禫後變而素端黃裳此衣之變

也首要之絰父喪以苴麻母喪以牡麻男子婦人所同也卒哭後男子以葛絰變要麻婦人以葛絰變首麻葢男子重首婦人重要輕者變而重者不變故至練男子除首絰而要葛猶存婦人除要絰而首葛不去閒傳小記所謂易服者易輕者除服者先重者此也至於屨父喪初以菅母喪則藨蒯卒哭後父與母同而練後皆易以麻檀弓所謂練繩屨無絇者此也合而觀之冠也衰也衣也男之要絰婦之首絰也屨也則變而不遽除者也男之首絰婦之要帶也則除而不更變者也喪服之變除如此此經有所及有所

未及因取禮記中可見者以明之胡氏云此篇惟大小功略言變之節餘不言者周公作經舉其大綱於五服精麤及喪期多寡之數則詳之於變除之節則略之又衰裳冠屨之屬俱是三日成服服之未成服以前斬衰者髻髮齊衰者免此經不言髻髮與免者以篇名喪服故主成服以後言之杖亦自成服始大祥除服則棄之喪大記云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是也下經云女子子在室衰三年則衰固服之以終喪矣

婦人不杖辨

斬衰三年章傳曰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喪服四制亦曰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雷次宗謂此經所陳妻妾女子子之等如傳所稱婦人者皆不杖以婦人爲成人婦人金氏榜申之賈氏孔氏據喪服小記女子子在室爲父母節注謂女子成人正杖以此婦人爲童子婦人禮經校釋申之今案傳曆遞發問繼童子言婦人明婦人是成人鄭於此傳及四制皆無注以平文不待注若以爲童子婦人當别白言之則賈孔之說非也傳說婦人不杖之義曰不能病女子子成人爲父母不可云不能病婦人未嫁天父既嫁天夫小記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妻爲夫能病杖而女子子爲父母不能病不杖人情禮教豈其若此則雷說亦非也唯賀氏循云婦人謂出嫁之婦人不爲主則不杖其不爲主而杖者惟姑在爲夫沈氏彤云童子何以不杖包女子子言案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一人杖謂長女也然則非長女不杖且有男昆弟主喪者則女子子皆不杖矣不能病以稚弱不能致哀故婦人何以不杖承上文言婦人則成人矣雖非主

而宜杖故問也此婦人謂異姓來嫁之婦人按喪大記君之喪夫人世婦杖大夫之喪主婦杖士之喪婦人皆杖然則婦人皆杖者惟士之喪耳若大夫之喪則主婦而外有不杖者矣君之喪則夫人世婦而外有不杖者矣凡此不杖者恩皆疏故曰不能病楊氏圖云不杖者蓋婦人不皆杖非不杖也數說之中此爲最允蓋女子子成人爲父母無不能病之理經言女子子之服其别有三曰在室曰未嫁者曰嫁者傳曰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則在室爲未成人者可知鄭注小記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據傳義推之

但斬衰章女子子在室爲父對不杖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而言則當兼成人未嫁者在內故注曰言在室者關已許嫁明非既嫁天夫屈於不貳斬之義則雖成人有出道其爲父與未成人者同也小記女子子在室爲父母據主喪者不杖長女始杖而言則專謂未成人者而不兼成人未嫁者在內故注曰在室亦童子明父母之喪哀戚至隱男女所同皆惟未成人者乃不杖成人則正杖也在室之文同而意異注各就本意解之注言女子子成人正杖不言婦人成人皆杖此傳婦人不杖與小記婦人不爲主

而杖者姑在爲夫杖義相表裏婦人皆據來嫁者言蓋異姓來嫁者視父子天性創痛自有閒但妻於夫恩深義重故雖不爲主而杖士惟一妻一妾故引而進之妾爲君亦杖與女君同大夫以上則惟世婦以爵而杖餘則否所謂婦人不杖不能病者如此

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辨

徐氏乾學云案喪服傳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鄭注曰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喪服小記曰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也大傳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此三章禮文及注義甚明世之說者多非其義於是聖人所以加隆祖後以尊其父之意反致蒙晦而不通此乃禮家之誤也所謂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以已不後父也故雖始封之諸侯別子之大夫而降其大宗之適不得禰先君故也其繼禰之宗則非例矣說者以其爲庶子而不得遂此實禮文所未有也又云戴聖聞人通漢馬融輩主五世之適五世之適是繼高祖之宗也賀循庾蔚之孔穎達賈公彥輩主四世之適四世之適是繼曾祖之宗也經明云庶子不云庶子之子明云繼祖不云繼祖之祖父所謂五世四世之適豈經

義乎又云庶子非繼禰之宗故不敢以承己之重猶云承己之祭與傳文傳重之重異而爲之極服若夫庶子之適則固後其父矣彼何所嫌而忍降其子以薄其父乎禮家妄移不繼祖之文加之庶子此其所以誤也吳氏廷華云馬融主戴聖聞人通漢五世之適說舍子而言曾孫既與經義不符賈孔因注不必五世說遂舉賀循庾蔚之四世之說證之謂必適子適孫乃得爲長子三年外此則雖繼禰之嫡子亦不得遂三年之服是又舍子而言孫其失與馬氏等盛氏世佐云子爲父母三年父母爲子期服之正也爲長子三年以

其承祖之重而加隆焉爾此尊祖敬宗之義通乎上
下者也重謂宗祀也庶子不得祭卽不得爲長子三
年以其無重可傳也庶子不爲父後者也云不繼祖
者指其子而言也然則爲長子三年五宗皆得行之
矣雖繼禰之宗亦得爲長子三年者以身既繼禰卽
得主禰廟之祭是亦有傳重之道故也先儒謂必至
四世乃得三年失其義矣胡氏云鄭注小記言尊先
祖之正體與此注重其當先祖之正體意同語有刪節又
云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大宗一小宗四繼高祖繼曾
祖繼祖繼禰皆宗也此注兩言爲父後明主繼禰者

言之卽通典所謂已身繼禰便得爲長子斬是也則
庶子不繼禰其長子自不得繼祖傳義昭晰無疑況
傳言庶子不言庶孫經但言父爲長子則爲三年不
爲三年自當以父之長庶爲別又安得舍繼禰之宗
而專以祖適爲說耶以經傳之言釋之四世之說其
不足憑益明矣

父卒卽爲母服三年說

齊衰三年章父卒則爲母注曰尊得伸也胡氏正義
曰馬氏融云父卒無所復屈故得伸重服三年也義
與鄭同雜記如三年之喪則既穎其練祥皆行孔疏
謂先有父喪而後母死練祥亦然以前文父死爲母
三年也故喪服齊衰三年章云父卒則爲母是也據
此是父卒卽得爲母三年孔與馬鄭無異義也賈疏
乃謂經云則者欲見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期
要父服除後而母死乃得伸三年徐氏乾學云經不
曰父卒爲母而曰父卒則爲母正見父卒之後而遭
母喪卽服三年也豈必父服除而母卒然後行三年
之服乎且子之所以不得遂其三年者以有父在爾
父既先歿矣復何所屈而不三年乎此禮之必不然
者吳氏紱云則云者決辭非難辭也方氏苞云則者

急辭也但父卒卽得爲母伸疏引三驗皆不可通案
則字古與卽通言父卒卽爲母三年也廣雅云則卽
也可證賈疏之謬諸儒論之甚詳其所引內則有故
二十三年而嫁閒傳爲母既虞卒哭衰七升及服問
注爲母既葬衰八升孔疏謂八爲字之誤當爲七諸文皆無父服
除後爲母三年之義賈之曲說亦不足辨至父在爲
母期父卒爲母三年仍服齊不服斬者則以母之與
父恩無輕重而分有尊卑不可以母而並之於父也

庶子爲所生母服辨

李氏如圭云父卒君母存妾子爲其母當何服案小

記曰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則父在爲妾母亦杖期同宮者惟不禫耳父殁君母存得伸三年可知萬氏斯大云齊衰三年首言父卒則爲母下卽及繼母慈母因知妾子之爲其母當與此同經不言者包於父卒爲母之中也淩氏廷堪云或謂經傳無所生母明文何以知其兼言之也案經云慈母如母慈母亦父妾也非其所生尙爲之三年而謂所生母不得三年乎蓋經所云繼母如母者謂如適母也慈母如母者謂如所生母也經文簡括儒者罕通其意惟漢鄭氏能窺見之故其於緦麻三月章庶子爲父後

者爲其母注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於慈母如母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矣父卒則皆得伸也蓋父在則有諸侯大夫士之差父卒則皆得申齊衰三年也案伸三年者惟大夫士之子鄭氏此注直可補經胡氏云自父言之則有適母妾母之分自子言之則生我者卽母妾子之於母與適子之於母同經無所生母明文謂卽包於父卒爲母之中其說是也

慈母辨

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注曰此主謂大夫士之妾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者也其使養之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已者之服可也校釋曰言主謂大夫士者明天子諸侯無此禮也曾子問注曰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是也此注云命爲母子彼注但言養所不言命者省文從此注可知此妾於子本庶母也命之爲母子則成母子若不命而但使養之則恩重於

凡庶母而義輕於母亦服庶母慈已之服可也不云則庶母慈已是也而云則亦服庶母慈已之服可也者庶母慈已者本據大夫之嫡妻子以庶母爲師慈保母言但師慈保母本是庶母此使養子者亦本是庶母師慈保母以有養子之恩謂之慈已者此不命爲母子者亦有養子之恩則亦是慈已者服以庶母慈已之服於義可也禮言慈母有二一爲大夫士之妾無子妾子無母父命爲母子者此經是也一爲君大夫之適子以庶母爲師慈保母者小功章所謂君母慈已者曾子問所謂內有慈母君命所使養子內

則所謂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是也大夫之子本以士禮爲庶母緦慈已者加服小功君之子爲庶母無服慈已者亦無服故小功章專言君子子傳以貴人釋之謂大夫若公子也以庶母爲師慈保母既君大夫養子之禮則無論子有母無母皆使養之曾子問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固不問子之有母與否卽無母而長於慈母亦斷不得喪之如母故魯昭公爲慈母練冠以居孔子以爲非禮以諸侯之禮無庶母慈已者之服更無命爲母子之慈母也曾子問之慈母卽內則之慈母內則之慈母擇於

諸母諸庶也庶母爲慈母非卽庶母慈已者而何庶母慈已者諸侯無服大夫之子有服故禮言爲庶母慈已者必冠以君子子之文而孔子言諸侯之禮則曰無服也士又無師慈保母其妾無子妾子無母命之爲母子則謂之慈母喪之如母不命而使養之則亦從爲庶母慈已之禮嫡子無母見養於妾者亦如之大夫妾子禮與士同嫡子則自以庶母爲三母謂之庶母慈已者不以有母無母殊梁武帝不辨君大夫士禮之異誤解內則諸母之文分二慈爲三添出使賤者視之一節不知賤者乃乳母非慈母也記之

慈母卽經之慈母强分爲二謬矣又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注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已加也注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矣以慈已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爲庶母緦也內則曰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寛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已者此之謂也其可者賤於諸母謂傅姆之屬也其不慈已則緦可矣不言師保慈

母居中服之可知也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非慈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案小功章注所言庶母慈已者之正義也據內則正文言之此注所言庶母慈已者之餘義也以此經義推約知之知者彼經於爲庶母慈已者上冠以君子子三字戴氏聖馬氏融皆以大夫解君子鄭君依用之是禮家舊誼不可易也此君子傳以貴人釋之猶內則之以貴人別乎命士以下特言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則必大夫之子而後有此庶母慈已者而爲之服則下引內則所云擇於諸母使爲

師慈保母者是也注兼公子言者公子之貴猶大夫也曾子問注云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已者服小功父卒乃不服兼士言者卽此注所云使養之不命爲母子者庶母慈已者之餘義熊氏所言是也父卒乃不服仍據大夫言之喪服言公大夫士皆舉爵爵之合稱君子者惟大夫公子言君子子者上別乎國君下別乎士子而立文也金氏以君子指士胡氏謂兼大夫士皆非庶母慈已乃父爲大夫者之禮故經言君子子係父言之明父沒則無此禮猶大夫之子爲母大功從乎大夫而降於父卒如國人也從乎大夫

而降者父卒不降則用大夫禮而加者父卒亦不加明矣敖繼公江氏筠胡氏皆非禮士爲庶母緦大夫無服然大夫以服貴臣之故而爲貴妾緦父之所服子亦不敢不服故大夫雖不服庶母而大夫之子亦以士禮爲庶母緦加服則小功也庶母戴氏聖謂大夫之貴妾卽姪娣也大夫唯有二妾一姪一娣故其子爲庶母服與士同其有買妾者則大夫及其子不服之乃與士異慈已則從乳母之禮爲之緦耳金氏所駮殊非引內則者證君子子乃有庶母慈已之義彼注以爲人君養子之禮大夫有君道其養子之禮

亦然云擇於諸母與可者者或庶母不足則取於傅姆之屬傅姆非庶母其爲慈母不得謂之庶母慈已者當從乳母禮爲之緦經不言慈母而言庶母慈已者別乎可者之慈母言之也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者卽乳母也鄭備引內則之文以明大夫養子之禮其意唯取擇於諸母使爲子師慈母保母之義故卽舉經實之曰庶母慈已者此之謂也謂卽內則諸母爲慈母之謂也又恐人疑可者亦是庶母慈已者故又別之曰其可者賤於諸母謂傅姆之屬也明非庶母慈已者不爲之小功也可者不小功則食母可知

此庶母慈已是大夫養適子之常禮不論子有母無母如適妻死則此人本是養子者無待別使之養其妾子無母乃使他妾養之耳然經固據適子言也此子爲庶母本緦以有慈養之功恩義加隆爲服小功此君子子之禮也其非君子子謂非大夫適子大夫妾子及士適妻子妾子皆是無母而養於庶母者其爲庶母慈已同則其爲服亦同故慈母傳注云其使養之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已之服可也慈母如母兼謂大夫士之妾子無母者君子子爲庶母慈已專謂大夫適子不論有母無母鄭慈母如母注通庶母慈已之義於使妾

養妾子者而正釋庶母慈已則不及此義固以一兼言大夫士禮一專言大夫禮兩注劃然分明胡氏不辨大夫士禮之異誤以使養之不命爲母子者爲庶母慈已正解與經文不合絶非鄭上注意云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非慈母也者上異爲孺子室以下君大夫禮所同此別言君禮之異者士妻大夫妾食子即乳母非慈母也是明君禮于三母外更有士妻大夫妾食子之事非謂君禮無慈母也云士之妻自養其子者明士禮無慈母也士禮無慈母則惟無母而養於庶

母者謂之慈母爾胡氏誤從梁武之言於經注本意多未達故詳釋之

出妻之子爲母繼母嫁從服辨

齊衰杖期章出妻之子爲母或以爲父在不服校釋曰此章上云父在爲母下云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唯妻及出妻之子爲母二條不言父在父卒則父在父卒所同也出妻之子所以爲母期者以子與母骨肉相連屬身體髮膚所從受有萬不能已之情故夫可絶其妻而子不可絶其母非惟子不可絶其母而已小記曰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則女君固自服之是母亦不因已出而絶其子也蓋夫婦有離合之義故妻有過可出而夫不爲之服妻既絶於夫亦不復爲夫服母子無中斬之情故母雖出而子仍爲之服母亦仍爲子服在子視其母固曰吾母也在母視其子亦曰吾子也經文上言出妻下言子言母固未嘗奪其爲母子也先儒有言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父母一也而謂可從父而絶其母乎哉故經文出妻之子爲母不言父在父卒明不以父在父卒殊也曰然則與父在爲母不出者何以異乎曰父在爲母期降也屈於父也出妻

之子爲母期不絶也屬乎子也至親以期斷服既專屬乎子則知有服其母而已無容異也曰然則父沒何以不伸三年也曰三年者加隆之服也父卒爲母三年尊得伸也母既出非復家之所尊且期者本屈於父之服故不容有異三年則幾與父並尊母既出不敢復以尊服服之子統乎父也尊服不敢加親服無可絶也出母爲長子亦不三年以己與廟絶不復加隆于祖禰之正體服其親服而已曰爲父後者何以爲出母無服也曰與尊者爲一體爲宗廟之主服則廢祭不敢從父而絶其母之服者更不敢因母而

廢其父之祭故但心喪而已或曰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父在父不服出妻則子亦不敢服出母曰是不然夫父所不服子亦不服者謂從乎父而降也父本有服而不服之故子亦本有服而不敢服之義統於父也今母已出則父本無服并非父之所不服之謂而子視其母則固母也母不可絕則固當服之此母爲子一人之親母之服爲子一人之服於父無與不服則是自絕其母非從乎父而降以父與母已爲路人父之爲出妻無服非降也絕也非服之絕恩義之絕也父已無此親而子猶執父所不服之例而謂已

不敢服是絕已[illegible]當服之親而於從父之義蔑如也禮爲從母小功舅[illegible]之子從母昆弟妻之父母緦皆子一人之服於父無與不聞以父所不服而子服之爲嫌今妻已出親專屬於其子父之視子之爲其母服也亦曰子自服其當服之親爾蓋母於父已非妻而於子猶是母所謂親者屬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哉後人以降屈之服例此而謂父在不敢服則似母已出者於父猶有親非專爲子一人之親而爲父所厭降者非經意也經云出妻明妻非復妻也云出妻之子明子猶其子也云子爲母明母猶其母也言出妻以絕於父言爲母以屬於子名正言順仁至而義盡矣傳於無服者必備言之今傳言外祖父母之無服及爲父後者之無服而不言父在無服則不論父在父卒皆爲出母期明甚檀弓記子上之母死而不喪明禮所由廢故云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凡記言自某始者皆爲失禮所由始子思所云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云云施諸嫡母繼母則可施諸生我者則不可經云出妻之子爲母固母子之也江氏承釋記文甚是胡氏引以證父在爲出母無服則非記意檀弓又云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哭諸廟夫

已爲嫁母如此其重豈使子爲出母如彼其輕孔氏爲萬世禮宗子思又大賢豈或不善於禮檀弓傳聞異辭學者取其義勿泥其事可也又案母子至親無絕道母爲子一人之親尚不敢加尊服而親服無可替即使母自絕於子子終不可絕母故子思聞嫁母之喪終哭於他室爲得禮鄭注謂嫁母齊衰期明母雖無母道子不敢不母之凱風之詩有自責之辭而無責母之意但聖人不爲無義制禮故空其文以親者屬一語括之可耳鄭注謂繼母出則不服以非親者屬也則繼母嫁更不服矣鄭志趙商問曰慈母嫁

亦當爲服如繼母否答曰慈母賤何得如繼母耶案
兩繼字皆譌當爲已經云慈母如母謂如已母也趙
商何緣以如繼母爲問繼母嫁者不服從之乃服耳
經曰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從字當絕句謂子幼
無大功之親繼母與之適人者也從乃爲之服則不
從者不服以非親者屬也繼母本因配父而爲之如
母今旣自絕於父則路人耳何服之有鄭義蓋如此
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注曰嘗爲母子貴終其恩嘗
當爲尚聲之誤也從者尚爲母子則不從者非母子
明矣此繼母之與因母異者

降其小宗解

金氏榜禮箋云大宗不可以絕族人以支子後之傳
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大宗唯一小宗有四
所後之大宗親疏不定則所降小宗世數多寡蓋不
齊矣爲人後者本親高祖以下俱爲小宗悉降其五
服一等若高祖爲大宗則降其曾祖以下曾祖爲大
宗則降其祖以下祖爲大宗則降其父以下爲人後
者有不降高曾祖而無不降父以下本親者故喪服
經于其降服著父母不著祖父母著昆弟不著世叔
父著姊妹不著姑著其有定者也記言爲人後者于

兄弟降一等報由是悉降五服之例著凡爲人後者
因所後而服則從所後者爲之名（傳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記言于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是也）因所後而降則不從
所後者爲之名（經著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昆弟姊妹適人者之服及記言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喪服小記言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是也）名與服不相値爲降
服名存則降見名不存則降不見也使爲人後者從
乎所後而易其本親之名則有名在緦麻或無服者
而服之以期功之重服是加服矣豈降其小宗之謂
哉然則本生五屬之親俱得遂其名不獨父母之名
不可易也按爲人後之禮言人人殊惟金氏此說與

經傳脗合確不可易禮經校釋申之曰禮尊大宗之
道有二曰爲大宗服若子曰爲小宗服降等經之言
降等服也不杖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父母本
三年以尊大宗爲小宗服降等故期也父母期則祖
大功曾高小功可知何以不見也以所後或在親屬
則卽爲大宗正尊不降也大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
昆弟昆弟本期以尊大宗爲小宗服降等故大功也
昆弟大功則世叔父大功從父昆弟小功可知何以
不見也以所後或在親屬則卽爲大宗旁親不降也
殤小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昆弟長殤

本大功以尊大宗爲小宗服降等故小功也小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姊妹適人本大功以尊大宗爲小宗服降等故小功也姊妹適人小功則姑適人小功從父姊妹適人緦可知何以不見也亦以所後在親屬則卽爲大宗旁親不降也是父母昆弟姊妹以外之親其爲小宗之親大宗之親未可定其服之降不降更未可定而惟此三人則小宗本親降服之有定者經之專著其服也舉服之例而無礙乎服之用也因而悟經於爲人後者爲大宗之服止見所後父而不見餘人其意亦猶是也何者出後親

疏不定設後於世叔父則本宗之服由重而降者惟父母昆弟姊妹大宗之服由輕而加者惟所後父母及姊妹耳餘皆如其本服無所加降而母統於父言所後父則所後母可知爲人後者又多無所後親昆弟昆弟不見則姊妹例不獨見故服之特加而當見者惟所後父一人耳經於爲人後者爲大宗之服著其無不特加者於其爲本宗之服著其無不特降者而其餘或加或降悉可準此以推此喪服條理合一終始相貫不使降等若子兩服相妨之精意也馬氏融及近程氏瑤田段氏玉裁皆未得其旨敖繼公說顯背傳文而胡氏又從之甚非者矣

適子不得後大宗辨

胡氏正義曰適子不得後大宗謂適子自當主小宗之事然此論其常耳若同宗無支子則適子亦當後大宗白虎通云小宗可以絶大宗不可絶故舍己之後往爲後於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絶大宗也通典載戴聖云大宗不可絶言適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絶父以後大宗范汪云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方氏觀承云適子不得後大宗

正以申言支子爲後之義非謂大宗可絶也敖氏大宗有時而絶之說非矣案戴范之論甚正據前傳云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玩可也語氣非執定之辭旨是有支子當以支子爲之不得以適子後人耳非謂無支子卽可聽其絶也敖說害理方駁之極是通典又載劉得問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絶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此論正足濟禮之窮

唯子不報辨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傳曰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注曰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後人多申傳駁注胡氏承珙云經文渾括唯子不報自兼男女言之傳以同服相爲之謂報子爲其父母三年無疑於期之報故獨舉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自當期不因其父母哀其嫁於大夫而無主爲之加服而乃服期以報故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此

於經文自是專卜一議鄭以經文唯子不報必兼男女而後世父母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無主者此十人於大夫之子相報服期之義始截然分明況傳以不報主謂女子子而又云其餘皆報雖皆指兩相服期者爲報而文義嫌於以子亦爲報故鄭駁之沈氏彤謂女子子適人者句上脫子爲其父母三年一句蓋爲傳彌縫殊可不必胡氏培翬云鄭氏以傳爲失而後人又多申傳以駁鄭似爲定論矣及閱胡氏之說而知傳其餘皆報一語自呈罅漏蓋女子子適人爲父期是本服非報子爲父三年亦非報況經明言子不言女子子謂言子兼女子子可也謂言子不兼子不可也胡氏此說深有功於經不獨爲功鄭氏　又案大夫之子士也爲世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爲大夫者期而諸親爲之不降等而報之者以大夫之子當從乎大夫而降今以諸親爲大夫應降而不降故諸親爲之亦應降不降言大夫之子則父在也父沒則爲諸親如本服而諸親降之矣

妾服得遂辨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注此言二妾不得從於女君尊降其

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注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校釋曰案上經云公妾大夫之妾不言士妾文主於公大夫是據尊降言下經云公妾以及士妾通凡爲妾者文主於妾是據厭降言傳皆云妾不得體君者胡氏下傳正義曰上傳妾不得體君謂諸侯之君於衆子

無服大夫之君於衆子降服大功妾不體君故爲其子得服期此傳妾不得體君謂君於妾之父母無服妾不體君故爲其父母得服期案胡氏釋傳是也然但就傳文讀之云妾不得體君則有得體君者不得體君者得遂則得體君者不得遂傳於妾爲子爲父母皆云不得體君得遂則似妾不得體君爲子遂亦爲父母遂女君得體君不爲子遂亦不爲父母遂矣而經豈有女君以尊降其父母之禮乎傳意並不謂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傳文則似乎對女君以尊降其父母言得體君者尊辭也胡氏承珙於下節云

設援上章之例則似女君以體君而降其父母矣鄭恐學者以文害辭故云此傳似誤案胡說甚是傳意本善而立文則與上大夫之子傳同一自呈罅漏傳雖止就妾論然經文二服上爲衆子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二條巳包之而必別出此明以妾與妻尊卑殊故別白言之凡妾服除妾爲女君外皆對女君言故注以女君爲比例實與經合也以女君爲比例則與傳意雖互通而文似隔閡故云此傳似誤似者不敢定以爲誤也云禮妾從女君以下者嫌妾賤但使之服女君之黨服不敢自服其父母故特著此文明君不厭妾也義亦與傳大同但文較直截反覆比勘無語病耳胡氏承珙云傳注原可並行不悖後儒必欲申傳以駁注非也案胡氏培翬亦蹈此失其釋傳雖是然彼所釋者傳意鄭所辨者傳文鄭非不知傳意之不誤也但依經例當以女君對勘於傳文終有抵捂難於申釋恐學者因傳以疑經故微辨之以豫破來者之惑傳雖子夏所作容有後師增續之文偶參疑議何傷乎

高祖元孫服辨

程氏瑤田喪服足徵記謂高祖元孫無服喪服經不

言高祖元孫者不制服也其說以大傳四世而緦數語爲據云四世而緦服之窮也謂曾孫緦麻服至此而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謂已爲元孫無服但以袒免行事張氏履辨之云遠見高祖卽以服曾祖齊衰三月者服之遠見元孫卽以服曾孫緦麻者服之經不著可推而知也小記之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巳合上下數之大傳之四世五世不數已且大傳本指旁殺若謂五世袒免指高祖元孫則正統也謂之同姓可邪且上數高祖下數元孫亦止四世不得數已而爲五世以已方計其人之世數而爲服之差固

不得自占一世也荀子有天下者祭七世除太祖二祧則高祖爲四世如程氏說豈高祖爲五世廟乎程氏又云族昆弟之子自吾曾祖視之爲昆弟之玄孫五世袒免者也自吾高祖視之則六世親屬竭者也張氏辨之云子孫出於已從下數者也故視子爲一世元孫爲四世昆弟同出於父從旁數者也故視昆弟爲一世又從旁而下至昆弟之元孫爲五世然昆弟之元孫雖爲五世而已之元孫仍爲四世不得爲元孫無服引例也以上胡氏正義文鄭氏珍云程氏謂曾高固服齊衰三月非上殺之義夫本服之差曾祖當小功高祖當緦麻元以次而殺特不敢以小功兄弟之服服至尊故變制爲曾祖重其衰麻減其日月曾祖至尊高祖亦至尊既不敢以小功服曾祖又敢以緦麻服高祖乎若言曾祖已齊衰三月高祖宜從殺則衰麻仍不敢以小功喪期又當減於三月而齊衰之次止有大功三月以下更無喪期將特制齊衰一二月乎抑特制大功三月乎然則不服齊衰三月何服也焉得不與曾祖同也瑤田又謂元孫之父是曾孫也已齊衰三月元孫不可服同父夫爲世叔父昆弟姑姊妹等子皆得與父同服何獨爲高祖父子不可

同服乎瑤田又謂世絕無得見高祖者萬一有然不承重服斬之元孫與庶元孫唯皆袒免夫袒免唯施之族昆弟之子諸出服者所謂五世袒免殺同姓也爲高祖之子且不敢服以兄弟之服而於其父乃敢以待同姓者加之乎程氏止求勝注疏不知其害名教大矣

大夫尊降服辨

喪服諸侯絕旁期大夫降一等傳曰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言得以見不服親服者之爲欲終之而不可得非莫之禁而弗爲也又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此言諸侯之不服旁親從乎其先君之臣之而不敢服也先儒謂不臣者服其本服其諸父昆弟爲之亦如本服臣之則君不服而臣服斬夫諸侯之絕旁期尊降也而傳云不得不敢與厭降同文者蓋封君之孫以後之不服旁親非以已尊加於諸父昆弟乃因封君以尊降其子而不敢服是封君之孫以後之尊降義同於厭降而所以厭降之故則出於封君之尊降孝經曰雖天子必有尊

言有父必有先言有兄先王制禮無教人以貴臨其諸父昆弟之理故雖崛起爲諸侯而不臣諸父昆弟服如其親惟於其子之不受重者乃別之不服以豫絶孽子配適骨肉相殘之禍而封君之庶子於封君之子之嗣爲君者爲昆弟於封君之孫爲諸父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封君之子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皆不服非敢不服其諸父昆弟也不敢服其君之所不服也封君既以尊降其庶子則其子孫之嗣爲君與先君爲一體者不敢自以已親而擅服其先君所不服之諸父昆弟此子天父之義而

其諸父昆弟既以子而臣於其父之爲君者即不敢不臣於其昆弟昆弟之子之繼父而爲君者此父命之行乎子也此君臣之義所以出於父子也其臣之也非今君臣之先君臣之也其不服也非今君不服先君不服也凡封君子孫之絶旁期皆封君之尊降其子此諸侯降服之義也夫諸侯尚不敢以已尊降諸父昆弟則大夫可知然則經云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大功虞書以爲三世爲大夫者是也蓋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大夫采地亦必適子世世守之故降其

庶子大功以遠別絶嫌大夫之尊降亦以父降其子也不杖期章爲衆子注曰大夫遠別之謂之庶子降之爲大功天子國君不服之此尊降服之本也父降其子則子不敢不從父而降其昆弟子之子又不敢不從父而降其諸父是降服備者必三世爲大夫而後然非敢降其諸父昆弟亦不敢不降父之所降也諸父昆弟既以子而降於父已不敢不以子而從乎父蓋非父所降而降之是以貴驕父兄宗族也故崛起雖諸侯不敢降父所降而不降之是別異於父以自伸也故繼世雖大夫不得不降蓋降者父降其子

而從降者子從乎父所謂天之生物使之一本也經不杖期章曰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大夫者大功章曰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二服一貫經先舉大夫之子而後言大夫且陳大夫服首數條皆據大夫之子立文明乎備有諸降服之大夫乃其先爲大夫之子者而其降服乃從乎始爲大夫者之降其子而出以父之所降而不得服其親服也不然經著大夫服何不先言大夫而乃先言大夫之子乎言大夫之子明乎其從父之爲大夫者而降以大夫之子發端不以

大夫發端明大夫有不備此降服者上章既陳大夫之子下章乃陳大夫既明從降之義而後見大夫服明大夫從父而降乃備諸降服大夫雖不世官苟世守采地卽用大夫之禮（經言大夫禮多據有地者言）此大夫降服之義也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服殷道親親兄終弟及法久弊生兄弟宗族或至相爭日尋干戈以相征討賊恩害義敗國殄民莫此爲甚聖人人倫之至昔武王欲以天下授周公而公不受重遭二叔流言閔兄弟之失道故其制禮以尊尊保全親親有國有家必嫡子世世守之庶子之服諸侯絕大夫降後世子

孫惡體始封始爵者防亂保族之心以爲服嫌疑既絕然後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族食族燕公與父兄齒諸父兄弟備言燕私而恩誼愈篤維持封建之義至是而盡矣或曰大夫爲諸親服降等而諸親如其本服厚薄無乃失均乎曰厚薄私也子統乎父公也大夫之爲諸親與諸親之爲大夫一從乎父而已矣不杖期章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注曰適子爲庶昆弟庶昆弟相爲亦如大夫爲之此言抉經之心必如是而後子天父之義明也或曰大夫之事世叔父母事兄使弟有以異於邦人乎曰無以異也凡降服與絕大異絕者臣之也降者仍親之也降服多矣厭降旁尊降出降不問殊其服遂殊其親也凡所爲降者特以明始爵者宗廟祿位必適適相承之義大夫不奪宗雖貴富不敢以加於父兄宗族且大夫期降大功大功降小功大功以上親同財豈有大夫以降小功而疏外其親之理凡降服者皆心喪雖尊降亦當同之傳說降服皆以不得不敢爲言鄭君謂降有四品愚竊謂君大夫之降其子父母降女子子適人者敢降者也餘皆不得不降不敢不降者也大夫降服先儒說者皆未得其理

或謂宗子有君道則大夫不皆宗子也或謂大夫有君族之道則諸親非可得而臣也（左傳夫子以愛我聞夫子雖尊稱然季扎於孫林父叔向於伯有亦稱之蓋當時有此風氣不得以爲大夫君族之證）或謂大夫不可贖職廢祭（此說最爲近理可備一解然細思之亦非確詁）則諸侯始封者有王事立五廟何以服諸父昆弟如邦人也或謂封建時大夫卽治其鄉里非特尊不可以爲治則國有常憲自可當官而行不當以門外之治混諸門內也凡此皆以意爲說難可據信今據傳文推經例說之如此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兩節經傳注校文并女

子子逆降旁親義述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注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爲此也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注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注此不辭卽實爲

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按此兩條鄭以經解經發疑正讀其義本明而傳寫者誤分注文一條爲二一屬經一屬傳又以下言以下二十一字注文爲傳文遂使經義是非無正戴氏震云賈疏謂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總十一字既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是誰置之也今以義必是鄭君置之鄭君欲分別舊讀者如此意趣然後以注破之據疏此說以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十字爲傳文以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共十一字爲鄭所加不知經既見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十字傳不應重見此十字而絕不釋其意是二十一字通爲鄭注無疑且考其文義上云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下云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一言字一謂字皆指舊讀者之意如是自舊讀至此不辭凡五十六字一氣連貫不可截斷盛氏云注意與傳文本無不合柰爲傳寫者所誤故人不能無疑耳何以大功也妾爲

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三句據注當在經文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下而簡脫在此此誤於漢以前者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二十一字據疏是鄭君置之當屬注而大書連於傳此誤於唐以前者也褚氏云此條細玩賈疏注混於傳眞屬顯然不知何時將舊讀以下三十二字屬經文姑姊妹下以下言至私親也二十一字厠入傳中而以此不辭以下爲駁傳語雜亂無次讀者滋眩阮氏學海堂本校勘記云案下言以下二十一字乃鄭所引舊讀之文與下此不辭相連者爲注文而上

節鄭注舊讀以下三十二字當次於傳文女君同之下則一氣相連曰言曰下言文義顯然矣自寫者誤分注爲兩截竄舊讀三十二字於傳曰之前而又誤鄭注下言二十一字爲傳文遂爲學者大疑向使此二十一字爲傳則舊讀甚是鄭若破之是破傳非破舊讀矣鄭不言傳誤而但言舊讀誤是傳必不與舊讀合矣案諸家考正傳注之文致確傳注之文正而後經義可明經以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並舉與爲曾祖父母條文同是未嫁者亦爲世叔父母姑姊妹降服大功故鄭以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釋之盛氏云

嫁者因出降也不云適人而云嫁者見其雖貴爲大夫妻不再降也又云昏姻之時男女之正王政之所重也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謂父母喪也聖人權於二者之間以父母之喪較之昏姻之時則服重而時輕故使之遂其服以世叔父諸喪較之昏姻之時則服輕而時重故使之遂其時此逆降之禮所由設也褚氏云前章不敢降其曾祖意尤重在已嫁者此條意重在許字者之逆降又云逆降之節未必一許嫁即然或在請期之後將嫁而未及嫁亦遂同於已嫁之例耳胡氏承珙云逆降之說梁朱異

問北使李業興曰女子逆降旁親亦用鄭義否業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後儒於此多有疑鄭者然經以嫁者未嫁者連文傳於未嫁之上特著成人二字則逆降之法似未可謂無之也胡氏培翬云此及爲曾祖父母條一言其降旁親一言其不降正親無論已嫁未嫁皆然故連言嫁者未嫁者然未嫁而逆降旁親必其年在及笄以上者注言將出者當及時正以明傳成人之義其引齊衰三月章爲曾祖父母條作比例亦正以傳釋此經與彼文同注之與傳毫無不合盛氏言逆降重昏姻之時褚氏言逆降在請期

之後胡氏言逆降義本經傳皆足以發明注說此鄭義之灼然昭著者也程氏瑤田强據譌文以駁鄭注豈謂天下後世無能徵喪服文者乎　又案逆降之說諸儒發之甚精經以嫁者與未嫁者並舉盛氏謂雖尊無再降蓋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大夫妻尊降服惟施於姑姊妹之適士者而在家之世叔父母等則否猶逆降服得施於將出之姑姊妹而不得施於昆弟也經著尊降服於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皆各服備見而大夫之妻惟見姑姊妹嫁大夫者應降不降一條明此外族親但有出降無尊降也蓋未嫁

而逆降者重昏姻之時此由從夫之義推之已嫁而不再降者厚族類之恩此由歸宗之義推之姑姊妹之再降則依大夫尊降之常例亦惟其夫繼世爲大夫降旁親者則然義各有當也

緦麻章長殤中殤降一等四句傳文非經文辨

緦麻章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程氏瑤田以此四語爲經沈氏垚取之而張氏履淩氏曙辨之沈氏云程易疇足徵記駁鄭注處精確不刊如緦麻章末長殤中殤降一等四句乃經文所謂齊衰之殤大功之殤指成人

服齊衰大功者而言小功殤服章傳所謂大功之殤小功之殤卽據殤服而言成人服齊衰者其長中殤降在大功而爲大功之殤故大功之殤中從上卽齊衰之殤中從上也成人服大功者其長殤降在小功而爲小功之殤其中殤則從下殤而降在緦麻所謂小功之殤中從下也故小功之殤中從下卽大功之殤中從下也鄭誤經爲傳謂皆據成人以前爲主丈夫爲殤者服後主婦人爲殤者服改庶孫之中殤爲下殤謬張氏履云案此條乃程氏之誤非鄭氏之謬也齊衰之殤中從上者降在大功謂大功之殤中從上卽齊衰之殤中從上其說無所閡若大功之殤中從下其長殤乃小功而中從下入緦麻則當云緦麻之殤中從下蓋據本服之降而言則長中下皆可冠以本服若卽據殤服而言則長中殤在大功者可云大功之殤而下殤在小功者卽不得云大功之殤長殤在小功者可云小功之殤而中從下入緦麻者卽不得云小功之殤今中從下非小功而冠以小功則小功其本服也然則大功之殤中從上大功亦本服也程氏說看似直截而細案之文義已不甚通如此又云丈夫婦人爲齊衰之殤長中降一等下降二等

其爲中從上也並見大小功章惟丈夫爲大功之殤中亦從上而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在小功章爲其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緦麻章而中殤獨未見故傳以發之至於婦人爲夫族大功之殤則小功章爲夫之叔父之長殤緦麻章爲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已明見中之從下故於兩章爲夫之叔父下不復發傳而又恐人疑其與大功之殤中從上之文不合也故於緦麻章末婦人爲夫族服之後總發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以見婦人爲夫族之與丈夫同者又發大功之殤中從

下以見婦人爲夫族之與丈夫異者因欲明其異者遂自其同者而統言之所以辭備而成文也若如程氏說以長殤中殤四句爲經文則中殤之從上從下經已明著其例而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不見中殤明是大功之殤中從下者又何容發問而贅此異名同實之傳卽發問亦但答以中從下也卽與經例前後相應而其義已大明又何容辭費轉滋後人之疑乎程氏之說其不可通又有如此者又云婦人爲本宗降服也故其爲殤服與丈大同爲夫之親從服也故其爲殤服與丈夫異惟大

夫之妾爲庶子之殤中從上與主爲丈夫之例不協然此所謂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者不足以爲難至小功以上妻亦有降一等者如爲夫之世叔父母是也齊衰之殤較重故中從上不異而於大功之殤獨異大功之長殤稍重亦不可異下殤則已再降矣故獨於中殤爲異先王制禮之意精矣密矣淩氏曙云程氏謂長殤中殤降一等云云四句皆經文說者以其繐總麻章末遂誤以爲緦麻卒章之傳不知傳皆憑經說義無憑空立義之例案喪服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此獨非經乎下文傳曰云云正是依經說義若如程說全經之例有傳文之下贅以經四語戛然而止不復發傳者乎程云兩殤服章專主於齊衰之殤而制之也夫齊衰之長殤降一等已入殤大功章矣齊衰之下殤降二等已入殤小功章矣更無須復爲齊衰發例也而緦麻之卒章傳又有齊衰之殤云云者一則主乎男子一則主乎婦人前後不嫌重複也況傳例一發於爲從父昆弟之丈夫下一發於婦人爲夫之親之服下故知其義然也程又疑如謂小功之殤中從下爲成人之小功夫成人之小功其長殤則緦麻也安得復有下殤之服而爲中殤之

所從者乎案此不必疑也中殤從下殤無服若不發中從下之例不幾於小功之殤中從上乎況經只云從下未有服字也案張氏淩氏說極是程氏憑臆改經謬妄已極而沈氏猶申之甚矣邪說之足以惑人也

又案傳齊衰之殤中從上校釋曰此齊衰當指妻服齊衰長中殤降大功下殤降小功者言胡氏以齊衰爲夫之齊衰妻從服本大功長中殤小功下殤緦麻則於殤小功章爲夫之叔父之長殤此章爲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之文不可通矣胡氏之精而猶有此失信乎治喪服之難也

士喪禮爲周公原書辨

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鄭注云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萬氏斯大曰前此喪禮已亡微孺悲之學幾無可考故當時小斂之奠曾子云在西方子游云在東方未成服而弔曾子則襲裘子游則裼裘負夏之反柩曾子以爲禮子游以爲非兩賢並及聖門於禮尚未能歸一由無成書可執也然則儀禮十七篇必謂盡出先王之舊殆亦不深考也胡氏云士喪禮制自周公至孔子時雖廢不行而其書尚在故孔子得以教孺悲非孔子作之也萬氏據此遂謂十七篇非先王之舊過矣至曾子子游之異議由當時喪禮久廢不講非無成書也然周公制禮當有天子諸侯大夫之喪禮今惟士喪禮首末完具次第井如而天子諸侯大夫禮散見於傳記者多不全備故謂士喪禮之書由孺悲之學而存則可以士喪禮爲非先王之書則不可耳校釋曰檀弓猶春秋之公羊穀梁也其義至精而事多傳聞之誤即如曾子問篇於變禮詳考博辨豈有士喪禮

正經反未讀者而檀弓載曾子數事皆爲子游所非一似曾子未見禮經者學者當知求其義不必泥其事也萬氏因此謂孔子時喪經無成書誤甚

主婦

經曰婦人俠牀東面注曰婦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沈氏彤云案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士之喪主人杖婦人皆杖注云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喪服妻爲夫杖婦爲舅姑不杖明夫人與主婦皆死者之妻注適妻即主婦也案喪禮主婦謂死者之妻喪紀以服之親疏爲序也虞禮主婦謂主人之妻舅沒則姑老祭必夫婦親之喪祭已然也此經言婦人不言主婦者方氏苞云喪大記並舉主人主婦道其常也此曰婦人該其變也蓋或死者妻早亡則子婦不可以稱主婦是方意以此婦人中兼有子婦矣（末句胡氏語）

拜稽顙成踊辨并刪定淩氏周禮九拜解

淩氏廷堪曰拜稽顙成踊者即周禮九拜之振動也杜子春云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最爲得之先後鄭不能引伸其說而各下己意經義遂晦

今以禮經證之始知其說之確也踊與稽顙皆非拜拜而成踊謂之振動猶之拜而後稽顙謂之吉拜也大祝九拜之序稽首頓首空首三者皆吉事之拜由重而輕振動吉拜凶拜三者皆凶事之拜亦由重而輕檀弓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考之禮經但有拜稽顙而無稽顙拜之文則拜而後稽顙其周禮歟鄭氏檀弓注以爲殷之喪拜似與經未合也校釋曰周禮九拜四曰振動杜子春讀爲振鐸之振哀慟之慟鄭君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疏謂杜讀字後鄭皆從之

案鄭於振動依文解不破字明與杜異而疏謂鄭從杜者此鄭氏微言鄭學之徒相傳未失者謂鄭從杜讀爲正而別存依文讀之說以備異義鄭之難於破字如此杜讀動爲哀慟之慟則爲凶禮之拜自明故鄭不復申釋凌氏解之曰拜而成踊謂之振動是也拜而成踊謂之振動猶動色變而拜謂之振動有異於吉凶之常拜也鄭以杜讀爲正而附存戰栗變動之說凌氏謂鄭失杜解非也又案拜之本義說文云𢷎頭至手也（從段氏注本）故字從手尚書言拜手稽首拜手謂頭至手禮記言拜而后稽顙稽顙而后拜稽顙

而不拜拜皆謂頭至手引伸之則頭至地通謂之拜周禮禮經所言拜皆兼頭至手至地言與專據頭至手言者殊知者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頓首二曰頓首明以頭至地爲拜禮經凡單言拜者皆頓首言拜即不必別言頓首是拜即頓首也拜君則別言再拜稽首明此拜是稽首異於常禮之頓首喪禮則別言拜稽顙明此拜是稽顙異於吉時之稽首頓首凡言拜稽首拜稽顙皆別明拜法非謂拜而后稽首拜而后稽顙拜與稽首稽顙爲兩事也檀弓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鄭以

拜而后稽顙爲殷之喪拜周謂之吉拜稽顙而后拜爲周之喪拜此禮家相傳微言故周禮注亦直著其說而不聞杜子春二鄭先有異辭拜而后稽顙稽顙而后拜皆得謂之拜稽顙以其拜皆是稽顙也但經所言拜稽顙者則皆稽顙而后拜耳公子重耳受秦弔記言稽顙而不拜不言不拜而稽顙是周禮三年之喪先稽顙之明文也稽顙而后拜則其拜禮是稽顙也故曰拜稽顙凌氏謂稽顙非拜因疑經言拜稽顙爲拜而后稽顙以議鄭注不知經言拜之例皆不專據拜手與拜而后稽顙之拜截然不同經統言其

禮記細別其儀也大祝九捧頓首頓首空首皆吉事之拜振動吉拜凶拜皆凶事之拜不必更以輕重分凶拜卽雜記之喪拜旣名爲凶拜不得反輕於吉拜矣稽顙而不拜者固不成拜禮拜稽顙者豈得以稽顙別之拜外謂稽顙非拜將稽首頓首皆非拜乎凌氏周禮九拜解曰大祝九拜周禮作捧字一曰稽周禮作䭫字首此臣於君之拜也鄭康成曰稽首拜頭至地也燕禮大射覲禮凡臣與君行禮皆降階再拜稽首若君辭之則升堂復再拜稽首謂之升成拜有降而未拜卽升堂拜者禮殺也有不降卽于堂上拜者禮又殺也聘禮公食大夫禮異國之臣與主君行禮亦然皆稽首也又有非君臣而稽首者如儐郊勞歸饔餼使者卿饋聘賓及大夫相食皆敬之至者故亦盛其禮也士昏親迎特牲少牢宿尸士虞特牲少牢陰厭特牲嗣舉奠皆再拜稽首蓋亦敬之至者賈氏儀禮疏云稽首臣拜君法是也二曰頓首此相敵者之拜也鄭康成曰頓首拜頭叩地也凡禮經賓主相敵之拜皆頓首若左傳文七年晉穆嬴頓首于趙宣子則小君于其臣且婦人也禮不應頓首定四年楚申包胥九頓首而坐頓首並壹拜再拜無九頓首者皆禮之變故傳特書以別之賈氏儀禮疏云頓首

者平敵相拜法然則禮經平敵相拜者雖不云頓首皆頓首可知也三曰空首此君答臣之拜也鄭康成曰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凡禮經君拜其臣皆空首拜經不云空首者猶之平敵相拜不云頓首也若君特敬其臣則拜手稽首如大甲之于伊尹成王之于周公非常禮也賈氏儀禮疏云空首拜君答臣下拜法是也至於穆天子傳許男降再拜空首郭注空首頭至于地則卽稽首非此空首矣四曰振動此卽喪禮拜而後踊也凶事之有振動猶吉事之有稽首皆拜之最重者士喪禮君使人弔襚及君臨大斂旣夕禮君使人賵主人皆拜稽顙成踊非君之弔襚賵則拜而不踊是拜而後踊於君始行之故曰與稽首同也拜而成踊謂之振動杜子春曰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其義是也是也二字今易五曰吉拜鄭康成曰吉拜拜而後稽顙也六曰凶拜鄭康成曰凶拜稽顙而後拜也二者亦皆喪禮之拜檀弓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卽所謂吉拜凶拜也又檀弓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左傳昭二十五年叔孫昭子自闞歸季平子稽顙此徒稽顙非拜也唯拜而後稽

顙謂之吉拜稽顙而後拜謂之凶拜也七曰奇拜凡一拜謂之奇拜頓首空首皆有之鄉飲酒鄉射所謂一拜者即頓首之奇拜也燕禮大射所謂公答一拜者即空首之奇拜也唯稽首皆再拜無一拜者鄭大夫曰奇拜謂一拜是也鄭康成謂一拜答臣下拜賈公彥謂奇拜附空首空首以一拜爲正盛其禮乃再拜士相見禮士大夫奠摯再拜稽首君答一拜鄭賈據正禮言也（空首以一拜爲正以下今易）八曰褒拜凡再拜謂之褒拜稽首無不再拜者頓首空首亦有之鄉飲酒鄉射所謂再拜者即頓首之褒拜也燕禮大射所謂公

答再拜者即空首之褒拜也鄭大夫曰褒拜再拜是也鄭康成謂再拜拜神與尸賈公彥謂褒拜附稽首凡拜皆有一拜再拜之殊惟稽首若拜神與尸無不再拜也（二句今易）九曰肅拜謂婦人之拜也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鄭氏注曰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其說是也又鄭氏昏禮注曰婦人於丈夫爲禮則俠拜又曰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由此推之扱地即男子之稽首也手拜即男子之凶事拜也俠拜即男子之褒拜也肅拜者婦人之正禮男子唯

軍禮始肅拜左傳成十六年郤至三肅使者而退即鄭司農所謂介者不拜是也蓋稽首頓首空首三拜皆吉事之拜也振動吉拜凶拜三拜皆凶事之拜也六者以爲之經也奇拜褒拜凡拜皆有之二者以爲之緯也肅拜則專言婦人之拜矣此九拜之序也近人如顧甯人毛大可閻百詩惠仲孺江愼修諸君於九拜皆有論著均未能得其要領而閻氏至以古之拜如今之揖古之肅拜如今之拱手則尤謬按飲酒之禮凡拜必坐奠爵然後拜既拜之後始執爵興則古之拜非今之揖明矣肅拜婦人之拜鄭司農曰肅

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撎同揖士昏禮婦見姑姑與拜贊醴婦婦與拜是婦人之拜不坐如今之揖即肅拜也軍禮亦用此拜）然則古之肅拜非今之拱手明矣考鄉飲酒禮賓厭介介厭衆賓鄭氏注曰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然則今之揖乃古之肅拜今之拱手乃古之揖耳

死者不冠說

鬠笄用桑長四寸注曰長四寸不冠故也疏云凡笄有二種一是安髮之笄男子婦人俱有即此笄是也一是爲冠笄皮弁爵弁笄唯男子有而婦人無也此二笄皆長不唯四寸而已今此笄四寸者僅取入髻

而已以其男子不冠冠則笄長矣此注及下注知死者不冠者下記云其母之喪髽無笄注云無笄猶丈夫之不冠也以此言之生時男子冠婦人笄今死婦人不笄則知男子亦不冠也家語云孔子之喪襲而冠者家語王肅之增改不可依用也徐氏乾學云古人之襲斂全體包裹其內加冠則勢有所難容故不得已而去之意在堅束其尸非以爲容飾也又辨家語之僞云案襲衣之制士三稱大夫五稱孔子卽行大夫禮亦止於五稱豈有用十一稱之禮況古之襲與斂皆不用冠蓋既加冒則無所用冠也此云直肯

之冠亦不可信足知家語非古也吳氏紱云襲不以冠者有掩以裹其首則無所用冠若有冠則不便於小斂大斂之縱横收束也呂氏坤乃謂不冠非待死之禮末之思耳胡氏云荀子禮論云設掩面儇目髻而不冠笄矣是可證死者不冠也不笄謂無固冠之笄楊倞注據此經笄用桑以不笄爲或後世略也誤矣

設決法解

設決麗于擘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擘注麗施也擘手後節中也飯大擘指本也決以韋爲之藉句有彄句彄內端爲紐外端有横帶設之以紐擐大擘本也因沓其彄以横帶貫紐結於擘之表也設握者以綦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謂右手也古文麗亦爲連擘作捥鄭氏珍曰捥擘說文手擘也卽俗腕字凡指首節接掌屈伸之骨皆其本巨擘本爲飯鄭所本不可攷云決以韋爲之藉至外端有横帶者此明決之制藉薦也彄環也卽王棘檡棘所爲者外端彄內韋出於上者也內端韋出於下者也鄉指末爲外鄉指本爲內先以薄韋一片令上下略長于彄廣如彄之半環於上端中間綴一横帶勻分爲二

以一帶中紃之綴於韋分爲二於下端兩旁爲一紐使設時與韋成一圜是決之制也云設之至與決帶之餘連結之者此明設決之法擐貫也沓重也手表掌背也設決時先以韋之紐貫大指本其韋卽帖於指面以爲彄之襯因以彄貫指重於韋上然後取横帶兩端夾彄向下從紐貫過此時無他帶可與結故且持之以待設握卽隨設握韜手訖以其一繫自右横由手內向大指繞币手表至綴處向上自貫其繫斜循食指之背前出以鉤中指而後出循無名指之背斜向擘本與決帶之餘連結則決與握上下牽縮不脫卽握口亦

爲繫所束固而繫在掌背午交又成文理是明設決連擊之法因卽明設握法也唯左手無決故其握須有兩繫乃可結右手旣有決帶與握繫相配結之故其握止右一繫無決之握其左一繫當短以但備與鉤中指者相結無用長也古文麗爲連則麗于擊者謂連結于擊也持者扼令不動之意橫帶貫紐出擘本下爲紐所扼決自不動故曰自飯持之持之持決也待設握決乃連擊矣下二句蓋申明麗于擊之詳委

始死將斬衰齊衰者首服辨

鄭君說始死將斬衰者雞斯（義本問喪彼注雞斯當爲笄纚）將齊衰者素冠謂將斬衰者去冠而笄纚將齊衰者去吉冠而素冠檀弓所謂羔裘元冠者易之實兼此二者易謂變其常服也（本胡氏義）陳氏祥道誤據易之之文謂始死有易冠無去冠有易裘無袒衣又據檀弓叔孫武叔之母死旣小歛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謂人子於始喪幸生之心未已故未忍去飾焉敖氏謂檀弓云易者易之以素冠深衣也始死之服主人以下皆同而未暇有所別異徐氏乾學云親始死徒跣扱衽無容哀之至也豈有下則徒跣而上仍著冠者乎孝子之心固謂遭禍之深以罪人自處也倘猶加冠以爲飾是見親死無異於平日矣豈人情之所忍哉江氏筠云經但言髺髮袒而不言去冠蓋自始死時已去之矣問喪雞斯注讀爲笄纚非臆決也下云徒跣扱上衽衣履如此豈尚留一冠以爲飾自來說此者多以叔孫武叔之母死投冠在尸出戶後而疑之案彼注云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此特其失之一耳喪大記卒小歛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初未聞有冠也沈氏彤云叔孫武叔爲其母則非斬衰之主人譙周云父卒爲母始死去玄冠尸襲之後因其笄

纚而加素冠蓋斬衰笄纚自始死及於小歛之後不改如括髮之自小歛後及於成服而始改也爲母笄纚尸襲之後而卽加素冠如括髮之于卽堂下位而卽代以免也始死首服之節笄纚與括髮並重父母之喪皆然但家無二尊故又以時之久暫稍爲差等聖人之尤重父喪于始死之首服卽見之陳于檀弓問喪不別齊斬無父母之差失聖人制親喪輕重之義若敖謂始死之服主人以下皆同則斬衰之主人可竟同於齊衰以下者乎其說雖與陳殊其誤則一

釋髺髮免髽

髻髮免髽之制說者各殊鄭氏珍曰括髮免髽三者皆去笄而露紒之名男子露紒斬衰用麻束之者稱括髮齊衰以下用布束之者稱免又以爲輕重之別婦人質無問麻布止稱髽括髮最重爲母止以奉尸侇堂於又哭卽易免爲父亦止於三哭後易免以爲時甚暫爲服止爲父母不似免之通於五服又皆至卒哭始除故小記云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止以免與髽對言不及括髮也括髮者猶云束髮說文括絜也絜說文麻一耑也一耑猶一束故繆訓枲之十絜絜訓絜緼則絜是束義凡物圍束而量之卽曰絜賈子度長絜大莊子絜之百圍皆是也絜束

其散漫者則物皆總會其中結髮亦然故稱括髮省文則止稱括以括與會聲同又稱會莊子會撮指天是也以其總髮故又稱總此經括笄括用組記括無笄古文皆止作括今文以是死者束髮別用會而從髟作髻爲尸髻專字猶之古文作括髮今文改從髟作髻以爲喪髻專字耳髻周禮弁師注引又從手作撸要皆由括字增變免者問喪云不冠者之所服也冠至尊不居肉袒之體故爲免以代之據此則程大昌說免止是免冠並無他物誤甚然則以其去纚免冠而露紒卽謂之免經師復讀此服爲問以與解免義別今文又或從糸作

絻別之也哀二年左傳使太子絻亦從糸說文則以絻爲冕別體髽卽坐也吉髻廣而高如人之立遭喪則少狹而卑如人之坐至盤之若蛇盤則極卑如人之臥說文鬆訓臥髻是也夫子誨兄女之髽曰毋縱縱扈扈戒其太廣太高知喪髻宜略收髻令緊窄而視吉髻爲卑視臥髻爲高以其似坐卽謂之坐作字者加髟以專名此制經師又別讀髽瓜切耳古之男女櫛髮訖乃以廣二尺二寸長六寸之纚韜其髮以笄貫之因盤其髮於笄下使縮之而髮末與髮際無束者猶易散也然後用總由項後束髮本掠其四際以前交於額卻向後繞束

髻端又束髮末而垂其餘於髻後爲飾內則子婦事父母舅姑皆櫛縰笄總髻之次也喪服注總束髮謂之總者旣束其本又總其末總之制也至遭喪去纚則髻露去笄則髻無所緒所恃以束之者唯總然則此注說括髮免髽及喪服說髽皆云用麻布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者卽是謂總也今按括髮免髽蓋總之類其制不必一如總而其用則同鄭氏說得之免以代冠知亦代總者免與齊衰婦人髽相當齊衰婦人露紒則免亦露紒矣汪氏琬曰禮禿者不免爲其無紒可繞則免亦如總之繞紒矣

髻髮免髽制同而名異注曰始死將斬衰者雞斯將齊衰者素冠括髮者去笄纚而紒免者以代冠又曰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髽者亦去笄纚而紒然則以去笄纚言謂之括髮括髮之言束髮也以去冠言謂之免免之言不冠也以去纚言謂之髽髽之言露紒也各承上事名之　又案髽者露紒之名露紒有用麻布繞之者此經婦人髽於室是也有不用麻布繞之者喪服布總箭笄髽是也二者皆謂之髽沈氏彤謂髽以麻布爲其無笄總而代之旣布總箭笄則不復用麻布之幓頭其說

頁是喪服注云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以疏義考之露紒也下當有脫句大旨謂其在成服前者猶男子之括髮耳

既夕

朝廟日數辨

禮經校釋曰鄭謂下士一廟請啟先葬二日其上士二廟則先葬三日疏推之至天子七廟則先葬八日吳氏紱據曾子問天子諸侯喪羣廟主藏大祖謂主既不各在其廟則無容各別日朝之案注但言士禮不言大夫以上禮謂天子諸侯亦每日朝一廟者疏之誤耳且曾子問但言天子諸侯則大夫不從此禮以大夫不皆得立大祖廟也則當下同士禮矣士朝廟每廟一日下記由禰適祖無厥明之文乃文省耳禮不以殯日閒人而可以殯日朝祖乎以朝禰殯日朝祖尤非禮也吳說非　記朝禰重止于門外之西注云重不入者主於朝祖而行若過之矣校釋曰此亦事死如生之意生時父祖並有命必先祖而後父如或將見祖而先見父則父必促之行而子即當急趨祖以承父志故今朝禰則止重于外若過之然蓋體禰廟之心不欲其先己而後祖而來朝者亦若曰

本爲朝祖以過父而來省非先親而後祖也則禰與朝禰者之心皆安矣此禮曲順死者先意承志之孝心唯注能達之所以必先朝禰者親親也所以止重於外若過之者尊祖也所以必明日朝祖者不敢以殯日事祖也仁之至義之盡矣而姜氏方氏江氏胡氏等乃紛紛糾駁姜兆錫謂重止門外露處越宿非孝子意不知重平日在中庭固未嘗屋之也且在門外當使甸人守之若以爲非則何以處葬日倚重道左之禮乎又駁注自死至殯自啟至葬變禮同日數亦同之說不知注特因二廟者日數與殯同而著此

義耳非以此爲上下之通例亦非以爲朝必異日之正解也姜以辭害志固哉至祝及執事舉奠自是明日事序從如初中自當有燭經注檃括其文疏分別甚精方氏胡氏説雖不同皆非也　鄭志崇精問曰葬母亦朝廟否焦氏答曰婦未廟見不朝廟耳内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蹕是母喪亦朝廟明也

軸輴柩車辨

遷于祖用軸注云軸輁軸也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爲軹輁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疏云軸頭爲軹

刻軸使兩頭細穿入輁之兩髀前後二者皆然此輁既云長如牀則有先後兩畔之木狀如牀髀厚大爲之兩畔爲孔者金釧其中前後兩畔皆然然後關軸亏其中言桯者以其厚大可以容軸也士殯葬不用輁軸朝廟得用之則大夫殯葬雖不用輴朝廟當用輴諸侯天子殯葬朝廟皆用輴但天子畫輴爲龍謂之龍輴李氏如圭云桯謂輁之兩旁木如牀髀者黄先生禮書通故云軸以持輪輁以關軸鄭注士喪禮升棺用軸云軸輁軸也輁狀如牀軸其輪輓而行此注云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輁狀如牀牀之髀足似几廣雅云桯几也故輁之髀足謂之桯桯有穿孔賈疏云前後兩畔皆然謂左右面各前後皆有穿爲用關軸也輁軸之制與柩車相近鄭注遂匠納車亏階閒云其轝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設前後輅轝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爲輪又注當前輅云輅轅縳所以屬引又注屬引云引所以引柩車在軸輴曰紼據此引屬亏輅紼屬亏軸屬引之輅有前後輅屬紼之軸亦有前後軸柩車用人引與用牛馬之車不同後人不明其制方氏謂輁有前後横木兩旁直木是直同四周之輴矣尤誤檀弓三臣者廢輴而設

撥竊禮之不中者也鄭注云三臣于禮去輴今有紼是用輴僭禮也鄭以大夫用輴爲僭此云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之輴大夫二字衍文賈疏謂大夫朝廟用輴與天子諸侯同則曰大夫以上可矣何必更煩舉諸侯邪輁軸用以升棺用以引柩而不用以載塗其葬日在塗載柩用輇車見雜記輇車者蜃車也皇侃云天子諸侯以下載柩車者皆用輇其尊卑之異在棺飾是已輴之用與輁軸同但士之輁軸不以殯啟殯遷祖而後用之諸侯以上之輴亦用以殯見檀弓喪大記行至壙説蜃車亦用以載柩見遂師注君

葬用輴大夫之葬廢輴且君之輴亦非用以在塗載柩見喪大記注孔疏謂大夫朝祖用輴與殯葬異與賈同誤又曰鄭注遂師共蜃車之役云蜃車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于蜃因取名焉蜃禮記或作槫或作輇又注雜記載以輲車云輲讀爲輇或作槫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輇聲相近其制同乎輇崇蓋半乘車之輪又注喪大記君大夫葬用輴士用國車云輴皆當爲載以輇車之輇聲之誤也輇字或作團是以又誤爲國輇車柩車也又注既夕記遂匠納車云轝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

爲輪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輇輲謂柩車有云輴車者聲之誤國車者字之譌有云槫團者字之借謂之蜃者車之形狀也謂之輇者車之輪即車之正名謂之輲者說文無輲字即輇之異文也四句參用陳氏喬樅禮記鄭讀考義凡車止一軸兩輪柩車前後有軸故云四輪其崇半乘車之輪故云迫地而行又車之轅自輿下出而前縛輗以駕牛馬柩車之轅則前後出各縛一橫木謂之輅以屬引而人輓之此皆與他車異者今案通故所考甚詳鄭賈又謂元士葬用輁軸說當有所受方氏駁之非也

薦馬哭成踊右還出解

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右還出注曰主人于是乃哭踊者薦車之禮成于薦馬敖繼公云哭成踊圉人與御者也雜記曰薦馬者哭踊褚氏寅亮云注指主人爲是雜記薦馬哭踊亦指主人也孔疏云馬是牽車爲行之物今見進焉是行期已至故孝子感之而哭踊是也江氏筠云案經於主人外所特著哭踊者上篇朋友親襚西階東北面哭踊三一也君視斂節君哭及君要節而踊二也此篇拾踊中賓亦在焉而不特著自餘執事者蓋皆以賤略之矣如喪大記

云斂者既斂必哭經幷不著何獨於此著圉人與御者乎又云雜記云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孔疏薦馬凡有三柩至祖廟爲遷祖之奠訖乃薦馬一也日側祖奠之時又薦馬二也明日設遣奠時又薦馬三也此薦馬下云包奠而讀書於既夕禮當第三薦馬之節然則圉御豈三次薦馬皆哭踊耶

士不揄絞辨

商祝飾柩一池注曰士不揄絞案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注云揄揄翟也采青黃之間曰絞屬猶繫也人君之柳其池繫絞繒於下而畫翟雉焉名曰

振容又有銅魚在其閒大夫去振容士去魚喪大記君三池振容魚躍拂池大夫二池不振容亦魚躍拂池士一池揄絞胡氏據此注士不揄絞謂鄭所見大記本揄絞上有不字至確彼注引雜記而釋之曰是不振容也然則揄絞屬池下乃爲振容大夫惟不屬池下爲振容耳仍有揄絞士則幷不揄絞又大夫以上有魚士無魚皆自上而下降殺之差孔氏謂大夫亦揄絞但不屬池下爲振容深得鄭意賈氏士無揄絞亦無魚亦是惜其餘說未盡合耳

披戴考

設披注曰披絡柳棺上貫結於戴人居旁牽之以備傾虧喪大記曰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按尊卑披數周禮司士注鄭司農云天子旁十二諸侯旁八大夫六士四鄭君謂結披必當棺束于束繫紐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喪大記曰君纁披六謂圍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禮書通故云後鄭意披戴同數喪大記云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戴前纁後元披亦如之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是披數同戴之明證也戴之言値用帛貫棺束之皮紐而連繫於柳使相値堅固披則以帛横絡棺上而結于戴出其餘于外其說有二據賈疏云披在棺上絡過然後穿戴之連繫棺束者乃結之餘披出之于外是用帛一條而爲二披也據孔疏云一頭繫柳戴而出一頭于帷外則是帛一條止爲一披也君棺三束披亦兩旁各三大夫士棺二束披亦兩旁各二記云士二披據一旁之前後言通兩旁則四披披各二人執之故士喪記云執披者旁四人鄭注云前後左右各二人謂前之左右後之左右有四披披各二人故既夕注云士執披八人君之棺旁三披披之人數傳記無見賈疏云人君三披披各三人未知據何文以言之竊謂先

鄭之說必有所受蓋據披之人數以言也云士旁四卽據記文士執披旁四人之文是則天子旁十二諸侯八大夫六者謂天子旁三披披各四人大夫旁二披披各三人諸侯前後披亦各三人其中披二人也諸侯之于天子士之于大夫其披數可同其人數自有差等矣

士虞禮

虞禮考

禮記檀弓孔疏云士三虞卒哭同在一月初虞巳葬日而用柔第二虞亦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

則已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也故鄭注士虞禮云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也士虞禮云明日祔于祖父則祭明日祔也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同用剛日案孔說本異義古春秋左氏說至確此記云始虞用柔日曰哀薦祫事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自漢以來無異解近儒乃謂虞祭皆用柔日萬氏斯大讀記三虞二字爲一句上屬既不辭之甚王氏引之又移三虞二字置再虞下校釋曰

上再虞皆如初謂再虞用日祝辭除稱虞事外皆如初虞也何必兼三虞乃得言皆乎士冠禮三醮云皆如初與此文義正同其不當以三虞二字移置再虞下明矣雜記注言卒哭與虞異者謂卒哭别一祭非即虞異其禮異其日(兩日事)不必異其用日之剛柔也雜記言卒哭成事檀弓言卒哭曰成事皆以成事屬卒哭者卒哭在三虞後三虞雖稱成事至卒哭而祭事乃成卒哭後不復稱成事是祭成於卒哭故舉辭則三虞與卒哭皆云成事此記是也論祭則卒哭專成事之名檀弓雜記是也王氏謂三虞當在皆如初上與初虞再虞同用柔日同稱虞事無用剛日稱成事之理未免舉一廢百矣三虞之用剛日自此記至漢儒無異辭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可證王氏强以爲用柔日除其所改竄之記文外别無一據不可信明矣異義所引古春秋左氏說有九虞者以柔日之文孔氏廣林謂有脫譌是也何氏公羊解詁引此記與今本同是公羊說亦如左氏說矣又曰他用剛日王氏謂用三虞後之第二剛日然則當云用他剛日不得言他用剛日全經内未見有此文法也又曰卒哭本非三虞明日三虞固用剛日也大夫以上卒

哭與虞相隔則虞卒哭之閒正當如赴虞者之有他祭不忍離其親也此記士禮則三虞與再虞相接而卒哭在三虞後之第二日不可易也吳氏江氏胡氏誤與王同檀弓孔疏意在專論卒哭非謂卒哭祝辭乃可稱成事而三虞不得稱成事也

祔已主反於寢練而後遷廟辨

鄭君說凡祔已復於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胡氏正義曰此鄭推言天子諸侯之制故云凡祔祭於祖廟祭訖主仍反於寢僖三十三年左傳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服氏注云特祀

於主謂在寢與鄭說同陳氏祥道云先儒謂既祔主反其寢大夫士無主以幣告然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苟卿曰喪事動而遠故將葬而既祖柩不可反孰謂將祔而既餞主可反乎萬氏斯大亦據坊記喪禮每加以遠檀弓喪事有進無退二語以駁祔已主反於寢之說然鄭注朱子實取之嘗云吉凶之祭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於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又云既祔之後主不當復於寢陸子靜力主此說子壽疑之皆以書來問余以儀禮注告之子靜謂非經之

本文不足據信今更言之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玄服則是大祥之後除喪而遷矣其初言祔不言遷則既祔之後主復於寢至此方遷於廟矣徐氏乾學云遷廟篇中載君先至廟告徙卽告於殯宮之几筵也士虞禮注鬼神所在則言廟是寢亦可得稱廟矣中有奉衣服至碑語據賈聘禮疏謂寢內亦有碑則遷廟篇中所云出廟門其爲出殯宮無疑近張氏履云遷廟篇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擯棨諸侯廟制五廟並列每門有隔牆隔牆有通門謂之閤門

從廟之廟出所祔廟過一閤門卽入新廟矣又安用車卽曰車以尊神也而記曰國君下宗廟則君車無入廟門閤門之理也今曰君升車從者皆就車則是君若臣皆於閤門之中廟門之前乘車也而豈有是哉且一牆之隔又安得有大溝渠乎哉由君臣皆車及大溝渠之文而知主之從寢之廟明也從寢之廟而祔後之復於寢又明也寢則曷爲亦名廟曰盧注謂廟殯宮時葬久矣神所棲卽廟也今案以大戴禮遷廟篇證鄭注自朱子始其說自確篇中雖但言奉衣服不言奉主然不可以是臆斷爲無主昔人已辨

之矣張氏又云古者事神之道必多其方以求之記曰設祭於堂爲祊乎外於彼乎於此乎故喪之奠也在寢而又別有下室之饋今以神之將依於祖乎則爲之餞其尸而祔祭之以神之或猶安於寢乎則爲之反其主而特祀之魂氣無不之非神之一進不可復退一遠不可復近比也江氏筠云曾子問已葬而世子生孔子曰太宰大宗從大祝而告於禰此未知其去葬久近其文承君薨而下則所謂禰者其卽上所云殯宮無疑也而下云三月乃名於禰夫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周卒哭而祔則其在祔後也明

矣而其文乃不異且下云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別言宗廟豈非復反於寢之明驗邪金氏榜云或有疑復寢之說曰七廟無虛主又曰喪事有進而無退喪禮每加以遠榜謂曾子問之文爲取七廟之主以行者言之非謂主本在寢者爲不可反之於寢也檀弓之言有進無退所以明反柩之失坊記之言每加以遠所以立不葬之坊其文皆據尸柩而言與廟主不相涉凡此皆申明注祔已復寢之義也云練而後遷廟者賈疏謂鄭據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是練而

遷廟與左傳特祀于主烝嘗禘於廟服注云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皆於廟者不同又據周禮鬯人廟用卣以爲練而遷廟之祭又謂練祭在廟祭訖主反於寢案朱子云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至於禮疏所據周禮廟用卣一句亦非明驗故朱子主三年禘之時吳氏章句據穀梁疏云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畢遂謂鄭誤解傳說今案鄭云練而後遷廟明有後字謂練後乃可遷廟非謂練卽遷廟也公羊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是古者虞時作桑主練時作栗主既作栗主則埋虞主於道左見鄭駮五經異義虞主不可用以遷廟故必俟既練作栗主之後乃可遷廟此注言練而後遷廟之義也然則祔已復寢者固由孝子之意不忍盡變事生之禮實亦以祔時用虞主虞主不可藏於廟故祔祭訖主反於寢也公羊傳又曰用栗者藏主也是可證矣朱子云祔與遷自是兩事又據大戴禮遷廟篇君及從者皆玄服謂遷廟在大祥除喪之後是也近儒謂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故遷廟用玄服皆由讀此注忘卻後字謂

練而遷廟故爲此牽合附會耳遷廟既在除喪後則練祥禫之祭自當在寢行之賈疏謂練祭在廟祭訖主反於寢則是祔時主反於寢練而遷廟祭訖仍反於寢將來又必遷廟禮豈有如是之煩瀆者乎其必不然矣

中月而禫辨

中月而禫注曰中猶閒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正義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猶期之喪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皆與大祥閒隔一月故云自喪至此凡二

十七月釋名云閒月而禫說與鄭同檀弓曰祥而縞
是月禫徙月樂祥而縞謂二十五月也是月禫二十
七月也徙月樂二十八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云二
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云二十五月而
大祥飲醴酒食乾肉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廟去喪
之殺也鄭志答趙商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
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自王肅誤讀祥而縞
是月禫之文以禫亦在二十五月祥禫同月又以士
虞禮中月而禫爲月中而禫謂在祥月之中與鄭異
說李氏云聘禮記士中日則二雙喪服小記亡則中

一以上而祔學記中年考校中皆謂閒也王肅謂禫
在祥是月之中讀此中月與文王中身享國之中同
案是月禫自爲下生文猶子于是日哭則不歌是日
之文亦上無所屬王義非也汪氏琬云案禮親喪外
除兄弟之喪內除杖期猶祥禫閒月豈三年重服而
反祥禫同月乎春秋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蓋
僖公之喪已二十六月矣而公羊氏譏其喪娶由此
言之當從鄭義無疑金氏榜云三年問曰三年之喪
二十五月而畢者謂至親以期斷加隆焉使倍之故
再期也明喪三年者爲再期喪服小記亦云再期之

喪三年也據再期言之爲二十五月通數禫月爲二
十七月義本相通杜氏通典載鄭學之徒曰伯叔無
禫十三月而除爲母妻有禫則十五月而畢爲君無
禫二十五月而畢爲父長子有禫二十七月而畢明
所云喪以期斷者禫不在期中也禮記二十五月畢
者則禫不在祥月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其
正二十七月而禫者明其加又云通典承用鄭義謂
二十五月終而大祥受以祥服素縞麻衣二十六月
終而禫受以禫服二十七月終而吉吉而除榜謂雜
記注云祥祭朝服始卽吉正祭服也喪服小記曰除

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
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釋禫之禮云玄衣黃裳則
是禫祭玄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朝
服綅冠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既祭玄端而居復平
常也是通典言二十七月終而吉與鄭義合祥禫異
月兩漢經師更相傳授者無異說也自子雍好爲野
言浮辨蜂起雖鄭學之徒申明之學者猶或依違其
閒甚矣禮學之難明易晦也今案禮記閒傳曰期而
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
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又曰

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又曰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經不除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據閒傳凡三言中月而禫與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皆爲特起之辭文不相屬則禫與大祥異月明甚若如王肅之說則必改中月之文爲月中而後可且一月之中既舉祥祭又舉禫祭不嫌於數乎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是禫與祥異月之明證不得謂十五月而禫者禫亦在祥月中也禮文章顯如是而後人猶有謂王說實本于禮親

喪宜厚故鄭說沿用至今何歟

特牲饋食禮

饋食解

鄭君說祭祀自孰始曰饋食胡氏匡衷云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時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祼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言饋食者著有黍稷蓋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先祼獻而後薦熟薦黍稷大夫士之祭直自饋熟始無祼獻之禮故曰饋食胡氏培翬云司尊彝云祼云朝踐朝踐即謂薦血腥又云饋獻即謂薦熟是宗廟之祭始祼神次薦腥次薦熟故禮運曰腥其俎孰其殽鄭注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法大古也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法中古也周禮肆獻祼饋食分三節祼爲一節獻爲一節肆與饋食共爲一節以薦孰言曰肆以薦黍稷言曰饋食實一時事故鄭云祭祀自孰始曰饋食也又周禮籩人有朝事之籩饋食之籩朝事即朝踐鄭注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饋食薦熟也今吉禮存者特牲少牢諸侯之大夫士祭禮也不祼不薦血腥而自薦熟始是以皆云饋食之禮義與此同　萬氏斯大

云曲禮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衆仲言羽數大夫四士二是大夫士皆有樂舞矣特牲少牢皆不用樂何歟嘗攷之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凡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竊意特牲少牢皆用食禮故名曰饋食而無樂也吳氏紱云古者大夫士四時之祭用燕禮則有樂用食禮則無樂觀特牲尸九飯少牢尸十一飯則用食禮明矣

考正淩氏廷堪周官九祭解（凡諸家以禮說他經之文例入會通惟此及九拜解通說禮經祭法拜法故入此類）

大祝九祭後鄭破杜子春及先鄭說以爲皆飲食之祭博引傳記證之今一據禮經演贊其志推廣其義以示學者舉一反三之法按九祭（傳引以下三十二字今易）一曰命祭鄭康成說以玉藻君命之祭此命祭之一端其在祭禮則隋祭也（鄭康成以下至則字今易）隋祭即挼祭（士虞作隋祭注今文隋爲綏特牲作挼祭注周禮曰既祭則藏其隋隋與挼讀同耳　按隋字原本皆作墮今據段氏阮氏胡氏說訂正士虞禮祝命佐食隋祭注曰隋之言猶墮下也以墮釋隋明經字本作隋注除猶墮外亦皆作隋字俗本多亂之惟集釋不誤隋祭謂墮下毀損其饌而祭）必祝命之故曰命祭特牲饋食禮尸入祝命挼祭尸執觶右取菹抨（亦作擩）于醢祭于豆閒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

酒啐酒告旨祭鉶嘗之告旨士虞禮祝命佐食隋祭祭豆在祝命之前與特牲小異餘太牢同也特牲不云命佐食者文不具也少牢饋食禮尸入祝反南面注未有事也隋祭爾敦官各肅其職不命此當命而不命者猶尸不啐奠不嘗鉶不告旨祝不饗皆大夫禮與士異者（此當命以下今易）命祭在尸未飯時悉備諸祭蓋祭食之最重者故以爲首二曰衍祭鄭康成讀衍爲延說以曲禮主人延客祭此鄭不敢臆撰儀法以延祭二字記有成文故讀從之但鄭注三禮多異義若就禮經鄭注推之則衍讀如字（鄭康成以下今易）謂祭酒

也詩小雅伐木釃酒有衍籩豆有踐毛傳衍美貌又特牲饋食禮主人洗角升酌酳尸注酳猶衍也是知衍祭爲祭酒也飲酒之禮獻酒必祭如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之獻酒皆祭雖獻工獻笙獻獲者獻釋獲者獻祝獻佐食之屬無不祭者酢酒酬酒以及舉觶媵爵爲旅酬無算爵始之酒亦必祭唯至旅酬無算爵乃不祭耳凡祭酒皆左手執爵于豆閒祭之又祭醴亦啐之祭鉶亦嘗之而告旨則祭禮祭鉶當附于衍祭也三曰炮祭謂祭豆籩也鄭康成曰炮字當爲包聲之誤也包猶兼也按籩

實爲脯豆實爲醢則用擩祭或振祭籩實爲糗脩豆實爲菹醢則用兼祭有司徹主婦受尸酢左執爵右取菹抨于醢祭于豆閒此祭豆也又取麷蕡兼祭于豆祭此祭籩也豆籩同祭故謂之兼祭不儐尸之禮主婦亞獻尸左執爵取棗糗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亦兼祭也他如特牲主人獻尸有司徹主人獻侑受尸酢主婦獻尸獻侑致爵於主人不儐尸之禮主婦獻祝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婦皆豆籩同祭經或云兼祭或云同祭其實皆兼祭也後鄭所舉有司徹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

祭則主人獻尸之禮也四曰周祭鄭康成曰周猶徧也曲禮曰殽之序徧祭之按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坐取韭菹以辯卽徧字擩于醢上豆之閒祭此祭豆也豆有六故云辯又云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此祭黍稷也簋有六故云辯又云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此祭肺也食禮用牛羊豕故云辯又云扱上鉶以柶辯擩之上鉶之閒祭此祭鉶也鉶有六故云辯又賓祭加饌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與一以授賓賓受兼一祭之此祭庶羞也庶羞十六豆故云辯皆周祭也至於少牢隋祭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祭于豆閒則又命祭中之周祭矣五曰振祭六曰擩祭皆謂祭薦俎也鄭康成曰振祭擩祭本同不食者擩則祭之將食者既擩必振乃祭也按士虞特牲尸入九飯佐食舉肺脊舉幹舉骼士虞舉骼作胳肩皆振祭嚌之少牢尸入十一飯上佐食舉牢幹魚腊肩牢骼牢肩尸亦振祭嚌之前此上佐食舉牢肺正脊以授尸當亦振祭嚌之經不云者文不具也此皆祭俎不擩而卽振者也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凡以肝播從者皆擩于俎鹽振祭嚌之此則擩而後振者也將食故必振鄉飲酒鄉射燕

禮大射所云祭薦皆是擩祭鄉射記云薦脯五膱祭半膱橫于上葢祭者左執爵右取祭脯擩于醢而祭於豆閒不食故不振經不云擩者省文也若籩實是糗脩之屬不可擩則必取菹擩于醢兼取籩實祭之又爲兼祭矣賈疏引特牲少牢挼祭以明不食則不振非注意也少牢主人獻祝祝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此方是擩祭若挼祭所云則命祭中之擩祭公食大夫祭豆鉶則周祭中之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皆謂祭肺也鄭司農曰絕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也鄭康成曰絕祭繚祭亦本同禮多者繚之略者絕則祭之按鄉射燕禮大射主人獻賓大射主人獻卿特牲主婦致爵于主人主人獻賓有司徹主人獻尸主人主婦受尸酢不儐尸之禮主婦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婦經皆云興取肺坐絕祭是大夫士皆絕祭非繚祭也唯鄉飲酒禮主人獻賓賓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注以弗繚爲繚祭鄭司農亦引此以爲繚祭之證疏云鄉飲酒大夫禮故云繚祭鄉射士禮故云絕祭但繚必兼絕絕不得兼繚是以此經云繚兼言絕也燕禮大射諸侯禮不繚祭者臣在君前殺其禮也有司徹大夫禮

不繚祭者祭禮異於飲酒也說文弗撟也撟舉也弗繚者舉左手以垂紾肺乃以右手絕之張氏爾岐以弗繚爲不繚則經當如鄉射諸篇直言絕祭矣燕禮大射以下令易九曰共祭鄭康成曰共猶授也謂授祭也按燕禮主人獻公膳宰贊授肺大射主人獻公庶子贊授肺此絕祭也士虞特牲少牢隋祭皆佐食授之此命祭也尸入飯時舉牲體亦佐食授之此振祭也有司徹主人獻尸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不儐尸之禮主婦亞獻祝取栗脯以授尸此兼祭也公食大夫祭黍稷祭肺祭庶羞亦贊者授之此周祭也皆爲共祭

也有司徹主婦致爵于主人其祭糗脩祭鉶祭酒皆如尸禮張忠甫疑其字是共字之誤非也前尸祭籩是兼祭若祭鉶祭酒則不授也凡祭遠者授近者不授脯醢羹酒皆在席前故祭薦祭鉶祭酒無授祭也共祭亦備諸祭故以爲九祭之終焉

主人拜餕辨

胡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愚于此節不能無疑嗣子子也主人拜祝拜酳拜受酢如事嚴賓然爲之子者何以安乎今案餕是食神惠之餘故主人愼重其禮而拜之初時拜祝拜酳係與兩餕爲禮不專拜嗣也至酢時則專與嗣爲禮而拜受爵拜卒爵主人且先拜焉宜足以致後儒之疑然聖人制禮有精意存焉未可以常情測也吳氏紱云父拜之爲行禮也冠禮見于母母拜之與此義同官氏云凡酌酒無不拜受者雖尸之尊猶然燕禮臣獻爵君亦拜受父子可推矣方氏苞云主人受嗣子之爵而卒爵又拜者神惠之餘不可以子將之而有異也禮經釋例云尸餕鬼神之餘餕者又餕尸之餘故主人事餕者卒食酳酢略同事尸之禮但節文則殺耳合此諸說觀之可以得制禮之意矣

陰厭陽厭辨

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注曰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曾子問曰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也淩氏廷堪曰鄭氏陰厭陽厭之說自孔賈以來無異辭至宋陸氏佃忽起而非之元吳氏澄又從而和之陸氏之言曰成人之祭無陰厭陽厭吳氏之言曰厭祭之名不施於正祭敖氏繼公儀禮集說遂因之近萬氏斯大亦主其論竊以爲皆非也考曾子問云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夫殤不備陰厭陽厭則成人之祭有陰厭陽厭可知矣曾

子問又云攝主不厭祭夫攝主無厭祭則正祭有厭祭可知矣陳氏祥道曰夫尸以象神也厭以飫神也殤之有厭爲無尸也正祭有厭爲尸不存也陰厭尊有玄酒陽厭納一尊而已陰厭備鼎俎陽厭俎釋三个而已適殤陰厭其禮詳庶殤陽厭其禮略也此數語取鄭注未發之義引而申之蓋有孔賈所不及者矣江氏筠云曾子問曰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正謂唯備祭乃備斯二者耳卽孔子分宗子殤與凡殤言之亦見於二者各有其一未嘗謂成人之祭無此也況曾子問明有攝主不厭祭之文其厭字將何解

平褚氏寅亮云案曾子問孔子曰有陰厭蓋指宗子爲殤者有陽厭蓋指凡殤言之曾子誤會以爲惟成人之祭則迎尸前有陰厭禮迎尸後有陽厭禮此備禮也殤不備禮何得陰厭陽厭俱有故又疑而問孔子仍分別答之言陰厭陽厭各有所指非一殤兼兩厭也觀此問答則成人之祭陰厭陽厭俱有明矣而宗子爲殤之陰厭與凡殤之陽厭俱因成人之祭之陰厭陽厭而名之也又明矣故注以奧之祭爲陰厭改設之饌爲陽厭也且前之告利成事尸禮畢也此又告利成陽厭而事神禮畢也否則此告爲贅矣陸氏吳氏敖氏俱不主陽厭之說未解其故胡氏云金氏禮箋據雜記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注云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謂陰厭陽厭以陰童陽童得名不繫於所祭之地案陰童之稱唯見於注陰厭陽厭之稱自古有之是陰童陽童正由祭以陰厭陽厭得名也否則童何分於陰陽乎且曾子問云當室之白是謂陽厭明是據所祭之地名之金說未確

少牢饋食禮

天子諸侯大夫士廟制考

金氏榜禮箋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于寢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

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
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
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
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注云當爲皇考）無廟有禱
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
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二經所
記不同鄭志答趙商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
殷雜不合周制榜案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
其受命之王始封之君及大夫始爵者後代皆爲太
祖之廟世世不毀如王制所云者周人之典祀也其

始有天下國家者亦立七廟五廟三廟然天子有祖
考而無二祧諸侯大夫並無祖考所設廟祧壇墠皆
閾世迭遷如祭法所云者周初建設之制也賈公彥
守祧疏云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在親廟四之內未
毀不得爲祧然文武雖未爲祧已立其廟至後子孫
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爲祧也是周初七廟無文武二
祧也喪服傳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
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諸侯始封者無祖考廟也今祭
法云王立七廟有二祧諸侯立五廟有祖考廟大夫
亦祭祖考于壇以大夫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

考廟推之此無大祖廟以皇考當其處則天子之二
祧卽顯考之父若祖諸侯大夫祖考卽顯考之父故
記言去祧去祖去壇者明其易世迭毀與親廟同然
則爲壇爲墠卽祧與祖之父若祖可知也至受命之
王已居祧廟始封之君已居祖考廟皆世世不毀則
去顯考爲壇其大夫有祖考廟者亦爲壇祭其皇考
此又可與王制互求而得者（正義謂天子高祖之父寄藏在祧諸侯高祖之父寄於太祖廟唯有祈禱則出就壇受祭故謂去祧去祖此與下去壇去墠去王考文義俱不相應其說非也）
而疏義咸失其旨　案祭法去祧去祖之義千載
晦蒙得金說乃豁然大通金謂大夫有祖考廟者亦

爲壇祭其皇考則無祖考廟者仍立皇考廟而爲壇
祭其祖考如記文可知鄭注祭法云大夫祖考謂別
子也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九字據鄭志趙商所引補）祭法所陳
蓋始來仕此國之大夫立廟之法放始爵非別子者
之禮爲之金說能達鄭未言之旨鄭志云祭法周禮
王制之云以夏殷雜者周禮大夫惟別子始爵者後
世得立祖考廟非別子則有皇考廟無祖考廟殷則
無論別子與否但始爵者卽得立其廟爲祖考廟鄭
注王制云大祖謂別子始爵者此殷周所同也又云
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殷人所獨也王制一篇多

雜陳夏殷故鄭兼殷法言之　又案鄭注祭法云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凡鬼者薦而不祭校釋曰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下似脫鬼其顯考之父祖七字顯考之父祖天子諸侯祭之壇墠大夫鬼而薦之正其差也考古人事鬼神之道有祭有薦其事鬼神之處有廟有壇所不及壇及之祭所不及薦及之據鄭義自大夫有祖考者以上皆薦其百世其無祖考者大夫薦及高祖之父祖士薦及高祖則自士以上無不事高曾祖

禰者至官師薦及曾祖庶士庶人薦及父祖則鄭約祭之世數多少差之喪服傳曰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其義類也然考之禮文祭有定制薦無定制以鄭注鬼者薦而不祭之義推之禮無去鬼之文則薦亦無窮期孝子慈孫苟能報本追遠不忘其所由生雖庶人薦及高曾固禮之所許古人祭禮甚繁其薦則如後人之祭後世祭禮名存實亵祭之外更無薦則祭所不及之祖遂同於若敖之鬼揆之人情實有不安而要非所論於古人廟祧壇

墠者祭也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尊尊之義也不限於廟祧壇墠者薦也祖雖遠必不可曰有可以不事之祖親親之恩也記文鄭注甚明讀者自不察耳大傳曰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是大夫士又或有祫祭于壇墠之事禮經特牲少牢二篇則特祭于廟之禮士廟祭祖禰大夫祭祖考若皇考有于壇者惟祖禰必于廟故鄭皆以祭祖禰言之

牲體之數及載辨

經曰佐食二人上利升羊載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

二骨以並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臑膊骼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注曰凡牲體之數及載備於此案此經升鼎載俎歷敘牲體皆不及觳賈疏乃去兩髀而通二觳爲二十一體與經不合陳氏祥道沿其誤朱子嘗辨之以上六句胡氏正義文

陳氏禮書云肱骨三肩臂臑也股骨三肫胳觳也肫亦作膞胳亦作骼脊骨三正脊脡脊橫脊也脅骨三代脅長脅短脅也正脊之前則膉也膉亦謂之脰肫之上則髀也然則左右肱之肩臂臑與左右股之肫胳觳而爲十有二脊骨三與左右脅骨六而爲九

祭之所用者去髀脡而二十有一去二觳而爲十九矣又云士喪禮特豚四鬄去蹏兩胉脊胉脅也既夕鼎實羊左胖亦如之然則四鬄者殊左右肩髀而爲四又兩胉一脊而爲七此所謂豚解也士喪禮略豚解而已至虞然後豚解體解兼有焉若夫正祭則天子諸侯有豚解體解禮運曰腥其俎孰其殽體其犬豕牛羊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爲七體孰其殽謂解之爓之爲二十一體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以其無朝踐獻腥之禮故也朱子云豚解之義陳說得之體解則析脊爲三兩胉兩肱兩股各三通爲二十一體

凡牲與腊方解割時皆是如此但牲則兩髀以賤而不升於正俎耳故少牢禮具列自髀以下凡二十一體但髀不升耳而鄭注云凡牲體之數備于此不及他體也況此言腊則又不殊賤也而周禮內饔及此經昏禮兩疏皆言二十一體乃不數兩髀而不計其數之不足蓋其疏略至少牢疏及陳祥道乃去髀而以兩觳足之蓋見此經後篇猶有脰及兩觳可以充數然欲盡取之則又衍其一故獨取兩觳而謂脰非正體若果如此則觳亦非正體又何爲而取之邪此其爲說雖巧而近於穿鑿不可承用褚氏寅亮云二十一體當數髀而去觳蓋觳附於骼可析可合不得爲體經言髀不升則髀明是體之一安得去之而取觳乎疏未是陳亦同誤　張氏爾岐疑經肩在上之肩字爲誤盛氏世佐云張氏蓋失於分句之不審耳肩臂臑膊骼在兩端爲句脊脅肺爲句肩在上爲句此三言者所以明其載於俎之次也云肩臂臑膊骼在兩端則脊脅腸胃肺之在中央明矣舉脊脅肺而不言所在者以其可知也不言腸胃文省也俎端有上下故又言肩在上以別之云肩在上則臂臑從肩而皆在俎之上端膊骼在其下端亦可知矣此立言

之法也王氏士讓云復言肩在上者以上文直言兩端未分上下故須別之也載不言腸胃者以既言長皆及俎拒拒當俎中節則腸胃在俎之中可知胡氏云經不云肩臂臑在上而云肩在上亦以肩爲貴體故特舉之以該臂臑且肩又在臂臑之上故舉其最上者言之也張氏以肩爲誤固非敖氏以不言腸胃爲文脫亦非矣

有司徹

　祊繹辨

鄭君說卿大夫既祭而儐尸天子諸侯明日祭於祊

而繹胡氏云賈疏及郊特牲孔疏皆謂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祊一是繹祭之祊案詩楚茨曰祝祭于祊毛傳祊門內也鄭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孔疏引孫炎云祊謂廟門也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也祊說文作鬃云門內祭先祖所旁皇也亦引詩祝祭于鬃又云鬃或作祊是正祭之祊也禮器曰爲祊乎外鄭注祊祭明日之繹祭也孔疏爲祊乎外稱外故知明日繹祭也家語云周禮繹祭於祊（家語雖王肅僞撰然其不謬處當襲古書成文）是繹祭之祊也郊特牲索祭祝於祊鄭注索

求神也廟門曰祊謂之祊者以於繹祭名也孔疏此索祭於祊是正祭日之祊下云肵之爲言敬也相饗之也嘏大也毛血告幽全之物是皆據正祭之日明此祊亦正祭日注云謂之祊者以於繹祭名也者以祊是廟門明日繹祭稱祊名同稱之曰祊也禮器疏引郊特牲索祭祝於祊亦以爲正祭之祊其說是矣而祊之於東方疏及詩楚茨疏引乃又以爲繹祭賈此疏引索祭祝於祊亦以爲祭之明日祊皆誤江氏永云索祭祝於祊文承直祭祝於主之下當在薦孰之後是也祭統詔祝於室而出於祊鄭注出於祊謂

索祭也是亦以爲正祭之祊矣而孔疏乃謂明日繹祭而出廟門求神不知出於祊與詔祝於室連言卽詩所云祝祭於祊出者出室非出廟門此疏亦誤也又郊特牲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鄭注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於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竊疑此祊與繹對言明亦是正祭之祊考正祭時設席於奧東面以神位在室之西此求神於門內亦當在西方今乃於東方猶繹當在廟門今乃於庫門均爲失禮之事且此經言繹

言祊言朝市明是三事鄭乃繹與祊合爲一解之恐非今案胡氏分別二祊甚是但郊特牲祊之於東方當仍是繹祭之祊蓋繹者祭之明日又祭之大名其禮先祭於廟門外之西室謂之祊又事尸於其堂謂之賓尸經傳有據祊言繹別出賓尸禮者詩序云繹賓尸也楚茨傳云繹而賓尸是也有據賓尸言繹別出祊禮者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是也祊繹二者時同禮同孔子見魯繹與祊東西遠近異處竟似二禮不相屬者又與朝市皆失其處故連譏之此注云卿大夫旣祭而賓尸天子諸侯明日祭於

祊而繹此繹亦主儐尸言謂卿大夫於祭日賓尸天子諸侯則明日祭於祊而爲繹禮繹禮祭事略而美尸禮大也又引春秋壬午猶繹以見繹之在明日引爾雅繹又祭以見繹禮之不徒賓尸皆證其與卿大夫禮異者

釋俎

淩氏廷堪曰儐尸之禮尸羊俎尸羊肉湆俎尸豕俎侑羊俎侑豕俎主人羊俎主人羊肉湆俎主人豕俎主婦羊俎尸侑主人三魚俎共十二俎而匕湆燔俎不與焉然唯尸侑主人主婦四羊俎爲正俎其餘八

俎及尸主人羊匕湆豕匕湆四俎（匕湆有湆無肉故載俎時不列之）皆以雍人所執二俎益送之上經云雍人合執二俎陳于羊俎西並皆西縮覆二疏匕于其上皆縮俎西枋注其南俎司馬以羞羊匕湆羊肉湆其北俎司士以羞豕匕湆豕肉湆豕脀湆魚所謂南俎北俎者即益送之二俎也主人獻尸賓長設羊俎于豆南此尸正俎也又云雍人授次賓疏匕與俎受于鼎西左手執俎左廉縮之卻右手執匕枋縮于俎上以東面受于羊鼎之西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桃匕枋以挹湆注于疏匕若是者三尸祭肺祭酒後次賓縮執匕俎以升若是以授尸尸卻手受匕枋坐祭嚌之興覆手以授賓賓亦覆手以受縮匕于俎上以降此羞羊匕湆也又云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尸祭肺嚌之興反加于俎司馬縮奠俎于羊湆俎南（楊氏復曰湆字衍張氏爾岐曰觀下受酢羞肉湆節當是縮奠湆俎于羊俎南）乃載于羊俎卒載縮執俎以降此羞羊肉湆也主婦獻尸次賓羞豕匕湆如羊匕湆之禮此羞豕匕湆也又云司士羞豕脀尸受如羊肉湆之禮此羞豕脀也上賓獻尸司士羞湆魚縮執俎以升尸取膴祭祭之卒爵後司士縮奠俎于羊俎南橫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此羞湆魚也皆益

送之俎也主人獻侑司馬橫執羊俎以升設于豆東此侑正俎也主婦獻侑司士縮執豕脀以升侑祭肺後司士縮奠豕脀于羊俎之東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此羞豕脀也上賓獻侑司馬羞湆魚一如尸禮此羞湆魚也皆益送之俎也主人受尸酢長賓設羊俎于豆西此主人正俎也又云次賓羞匕湆如尸禮此羞羊匕湆也又云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主人祭肺嚌之興反加于湆俎司馬縮奠湆俎于羊俎西乃載之卒載縮執虛俎以降（注言虛俎者羊湆俎訖于此虛不復用）此羞羊肉湆也主婦致爵于主人受豕匕湆受豕脀皆

如尸禮此羞豕匕湆豕脀也上賓致爵于主人司士羞一湆魚如尸禮此羞湆魚也皆益送之俎也又主婦受尸酢司馬設羊俎于豆南是爲主婦正俎主婦不備三獻故無益送之俎也至于主人獻尸次賓羞羊燔縮執俎縮一燔于俎上鹽在右尸受祭嚌後與加于羊俎賓縮執俎以降主婦獻尸次賓羞豕燔如羊燔之禮主人獻侑次賓羞羊燔主婦獻侑次賓羞豕燔皆如尸禮主人受尸酢次賓羞羊燔主婦致爵于主人受豕燔亦皆如尸禮主婦受尸酢次賓羞羊燔如主人之禮李氏如圭曰羞燔亦當以羊肉湆之

俎考士虞禮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注南順於南面取縮執之便也肝俎在燔東然則羞燔別有俎以載之不用雍人所執之俎李氏之說非也今按淩氏剖析甚明考經無豕肉湆而注云其北俎司士以羞豕匕湆豕肉湆盧氏文弨云注豕肉湆三字李云衍吳氏云案下司士匕豕卽豕脀也絕無豕肉湆之名今刪疏文並同蔡氏云四羊俎設于鼎西自北而南爲一列饔人又執二俎設于其西別爲一列並者南北並列也南俎以羞羊匕湆羊肉湆北俎以羞豕匕湆豕脀湆魚蓋羊陽類豕魚陰類故二俎不相通也

前四羊俎爲正俎皆奠于席上後二俎爲益送之俎則旣羞之後卽以其實併于羊俎而執虛俎以降焉又云六俎之用鄭注確不可易郝仲輿等從而紛更之謬甚

不儐尸者旅酬無算爵辨

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注曰此亦與儐同者在此篇正義曰經云交錯其酬謂旅酬也與上儐尸賓及兄弟交錯其酬指無算爵言者與注云此亦與儐同者在此篇者蓋以上大夫旅酬無算爵皆於此篇堂上儐尸時行之故云與儐同者在此篇係言禮之節

限大概如此非謂此經交錯其酬與儐尸同也賈疏泥於注說謂下大夫闕旅酬直行無算爵敖氏疑經不言如儐未詳皆非也上大夫儐尸於堂尸亦與旅以二人舉觶于尸侑爲發端此不儐尸及特牲則但言賓兄弟者以無尸侑主人與酬是不盡如儐也旅酬無算爵之禮特牲及此篇儐尸言之特詳經於此文略者亦以其儀節已詳具於彼讀者可參互以得之耳盛氏云以特牲禮考之其第一番旅酬也賓取主人酬之之觶以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賓長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卒受者實觶于篚所謂旅西階

一觶也第二番旅酬則長兄弟取弟子所舉之觶以酬賓其儀亦如之所謂旅阼階一觶也二番酬訖于是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而無算爵始矣此經云賓兄弟交錯其酬是亦謂賓取主人酬觶以酬長兄弟長兄弟取弟子所舉觶以酬賓二觶先後迭舉而爲二番旅酬也云無算爵則謂賓長兄弟長各取其弟子所舉之觶以相酬而二觶並行也特是賓長獻于尸之上亦當有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一條無爵算之上亦當有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一條而文皆不具故啟後人不旅酬之議耳然

詳味經文參觀諸禮其義未始不顯然也若謂不旅酬爲辟人君禮則豈上大夫與士皆無所辟而下大夫獨當辟耶其說固不可通矣秦氏蕙田云儐尸旅酬者再而後行無算爵尸侑在堂上與於旅酬而不與無算爵特牲與不儐尸尸祝主人皆在室中並旅酬亦不與又無侑故無二人舉觶及賓一人舉爵之事其旅也特賓與兄弟交相酬而已然亦有二番旅酬而後及無算爵特牲先旅西階一觶次旅阼階一觶是也此經云交錯其酬亦謂二番旅酬方氏苞云旅酬之禮自天子達於士祭之大節也無算爵因旅酬而旁推之禮也廢旅酬而行無算爵則無其本矣王氏士讓云由獻而有酢由獻酢而有酬由酬而有旅由旅之爵有算以至于爵之無算若不行旅酬無由驟行無算爵也章氏平云案上下大夫儐尸不儐尸皆有旅酬與特牲同此經文略故總云交錯其酬其異者上大夫儐尸於堂尸亦與酬不儐尸則同特牲唯事尸于室尸不與酬又士不嫌與人君同旅酬得堂下各設尊大夫不敢同於君堂下旅酬亦與神靈共尊耳賈疏謂與神靈共尊故闕旅酬殆未必然禮經釋例云上經儐尸之禮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

遂及私人爵無算此專爲無算爵也此經云賓兄弟交錯其酬者謂旅酬也云無算爵者謂無算爵也與上經爵無算承上文而言者不同考鄉射詳言無算爵之禮鄉飲酒則但云無算爵不復及其儀節亦此例是不儐尸未嘗無旅酬也今按諸家辨正賈疏無旅酬之說甚是故詳錄之

闕疑第六　禮經　曹元弼學

學者治經每苦難解易之取象書之句讀春秋之例言人人殊莫可折衷而禮皆無慮此其事則倫常日用之間其文則儀法度數之實自高堂生以下五傳弟子止一家之學鄭注賈疏又極精詳朱子分其章張稷若離其句張皋文繪其圖淩次仲釋其例重規疊矩昭炳光明雖有王肅敖繼公郝敬及近時程氏瑤田等各奮私智顛倒是非而通人達士固已摧陷而廓清之薈萃於儀禮正義補苴於儀禮私箋雖以末學淺闇寡聞階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亦不

揆檮昧爲之校釋函丈之儒青衿之士不難一覽而悟心目俱朗讀書之樂莫樂于此由此以節性修身正人心而振物恥聚百順以事君親直方而大不疑所行譬如周道前人既除荊棘後人斯履之而安譬如嘉穀前人既勤耕穫後人可食之而肥慎言慎行無尤無悔是所望於隆禮由禮之君子

流別第七　禮經　曹元弼學

禮經注解傳述人

陸氏德明經典釋文敘錄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鄭子太叔云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左傳云禮所以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禮教之設其源遠哉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於周公代時轉浮周公居攝曲爲之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始僭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矣孔子反魯乃始刪定值戰國交爭秦氏坑焚惟故禮經崩壞爲甚漢興有魯高堂生傳

士禮十七篇卽今之儀禮也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爲禮官大夫景帝時河閒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鄭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閒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藝文志曰禮古經五十六篇出于魯淹中蘇林云淹中里名瑕邱蕭奮以禮至淮揚太守授東海孟卿孟喜父卿授同郡后蒼及魯閭邱卿其古禮經五十六篇蒼傳十七篇所餘三十九篇以付書館名爲逸禮蒼說禮數万言号曰后蒼曲臺記記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爲名孝宣之世蒼爲最明蒼授沛聞人通漢字子方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及梁戴德字延君号大戴信都太傅戴聖字次君号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沛慶普字孝公東平太傅由是

禮有大小戴慶氏之學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字斿卿爲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字季卿大鴻臚家世傳業及楊榮字子孫琅邪太守後漢書云鄭元本治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順故爲鄭氏學漢初立高堂生禮博士後又立大小戴慶氏三家後漢三禮皆立博士今按三禮當爲三家卽二戴慶氏也然范書敘十四博士禮止有大小戴今惟鄭注列學官而喪服一篇又別行於世

鄭元注儀禮十七卷馬融王肅孔倫字敬序會稽人東晉廬陵太守集衆家注陳銓不群何人裴松之字士期河東人宋太中大夫西鄉侯雷次宗蔡超字希遠濟陽人宋丞相諮議參軍由儁之字僧紹馮翊人齊東平太守劉道拔彭城人宋海鹽令周續之自馬融以下並注喪服

賈氏公彥儀禮疏序曰儀禮所注後鄭而已其爲章疏則有二家信都黃慶者齊之盛德李孟悊者隋曰碩儒今裁此疏以諸家爲本

禮經纂疏序曰賈氏儀禮疏據黃李爲本又旁摭各家貫穿經傳鄭學之徒遺言奧義多賴以存惜當時以禮記配易書詩春秋爲五經而禮之本經反居後唐制以禮記爲大經儀禮爲中經經記分習絕非后氏以來治經舊法是以禮經傳習者少賈氏之疏譌舛日滋唐人實貴文章薄於經術孔賈以後禮學名儒未有著者唯杜氏佑作通典薈萃歷代禮制漢儒佚說六朝禮議學者取則焉宋初聶氏崇義作三禮圖據舊圖爲本考正疑譌申釋隱滯猶近唐儒精實之學其後儒臣多敦崇古學横遭憸人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非聖無法天下憤之南渡後張氏淳據當時所存各本校嚴州所刊儀禮經注作識誤有功此經朱子晚年與弟子編儀禮經傳通解自定家鄉學邦國王朝諸禮而以喪祭二禮屬弟子黃氏榦黃氏成喪禮於祭禮未及精專修改復以其書授弟

子楊氏復楊氏別成祭禮通解蓋禮書若此之難也朱子弟子又有李氏如圭與修通解別撰儀禮集釋闡發亦多自朱子作通解後鄭氏禮學復興朱子嘗稱鄭注三禮大有功歎爲大儒又於宋孝宗之喪得鄭志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一條深服鄭君以爲其說足以補經定制元明之際經術荒蕪學者名宗朱子而於朱子深信篤好之禮經束之不讀妄人敖繼公襲王肅故智務與鄭立異或隱竊疏義而小變之卽成巨謬改竄經文以就其私郝敬繼之重性貤謬狂妄之極至於詆經當時無有能正言力辨之

者蓋聖經雖存若亡矣
聖清之興右文稽古
欽定三禮義疏以鄭氏康成冠百代師儒之首襃而不名於是四方好學之士莫不鑽研經術誦法注疏禮經自張氏爾岐創通大義後婺源大儒江氏永繼之作禮書綱目成朱子之志又作儀禮釋宮增注儀禮釋例弟子達者戴氏震金氏榜戴氏校儀禮識誤儀禮集釋
武英殿刊板行世又爲學禮篇未成以其學授段氏玉裁孔氏廣森段氏以六書聲音訓詁攷儀禮漢讀未

成後胡氏承珙作儀禮古今文疏義足以補之孔氏作禮學卮言金氏著禮箋九篇以授張氏惠言張氏作儀禮圖詳審精密勝於宋楊氏書淩氏廷堪承江戴之學作禮經釋例以言禮之節文等殺作復禮三篇闡明禮教以授胡氏培翬胡氏本承其祖匡衷之學又從淩氏問爲學深通洽孰作儀禮正義其餘專精此經之儒若沈氏彤作儀禮小疏江氏筠作讀儀禮私記說多精確褚氏寅亮作儀禮管見斥敖繼公郝敬之謬鄭氏珍作儀禮私箋徒程氏瑤田之妄尤爲有功其爲校勘者盧氏文弨有儀禮詳校金氏曰追有儀禮經注疏正譌而阮氏元徧校十三經注疏於儀禮尤詳集諸本異同以唐石經宋嚴州本注景德本疏爲主綜核諸家校勘以阮氏爲宗解誼以胡氏爲備但阮書有校讐而無發正胡書士昏及鄉飲以下四篇未成餘亦大純不免小疵元弼不揆檮昧讀而辨之作禮經校釋

禮經各家撰述要略

鄭氏禮注　詳明例又陳氏澧曰以漢儒經學之盛而注儀禮者自后蒼曲臺記之後惟鄭君一人蓋羣儒無能爲此者馬季長亦但注喪服而已元時敖君

善作集說其自序云此書舊有鄭康成注然其閒疵多而醕少予今輒刪其不合於經者而存其不謬者澧案士冠禮筮於廟門集說刪去鄭注不於堂者嫌蓍之靈由廟神二句而云繼公謂必于門者明其求於外神也此刪鄭注而竊其意以爲己說然則鄭注合耶不合耶謬耶不謬耶其自序又云或曰此十七篇豈其本數但如是而已乎抑或有亡逸而不具者乎曰是不可知也但以經文與其禮之類攷之恐其篇數本不止此也此竟似未見漢藝文志所云禮古經多三十九篇者且藝文志此語賈疏亦載之而亦

未見耶如是而輕詆鄭注多見其不知量也

賈氏儀禮疏 詳明例

張氏淯儀禮識誤（凡諸家書可綴讀者低一格書之其不當讀者不錄） 詳

下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 按朱子嘗草疏乞修三禮疏曰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

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閒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與之居處令其編類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爲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 陳氏澧曰朱子通解之書純是漢唐注疏之學卽以士冠禮一篇言之筮人還東面旅占疏曰少牢大夫禮亦云三人占通解云今案少牢禮無此文乃宿賓鄭注其不宿者爲衆賓或悉來

或否釋文爲于僞反疏曰云不宿者爲衆賓或來或否者此決正賓與贊冠者戒而又宿不得不來也通解云鄭注本謂正賓或時不來則將不得成禮故雖已戒而又宿之欲其必來其非正賓則不更宿蓋但使爲衆賓雖不悉來亦無闕事也疏與音皆非是爲只合作如字讀賓字句絕水在洗東鄭注水器尊卑皆用金罍及大小異通解云今詳注文罍下及字恐誤爵韠鄭注士皆爵韋爲韠其爵同通解云其爵同三字未詳元端黑屨素積白屨爵弁纁屨通解云經旣不言屨所陳處注疏亦無明文疑亦在房中故旣

加冠而適房改服卽得弁易屨而出也但不知的在何處疑服旣北上則或各在其裳之南也兄弟畢袗元鄭注袗同也古文袗爲均也通解云今案袗古文作均而鄭注訓同漢書字亦作袀則是當從均袀爲是矣但疏乃云當讀如左傳均服振振一也則未知其以袗字爲均耶抑以袗音爲振也集韻又釋袀爲戎服偏裻今亦未詳其義姑記此以俟知者贊者立于房中西面南上通解云贊者西面則負墉而在將冠者之東矣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鄭注南面立于房外之西待賓命疏曰

知在房外之西者以房外之東南當阼階故也通解云今案此疏則阼階切近東序之西正當房戶之東壁矣澧案此諸條有補疏者有駁疏者有校勘者有似繪圖者與近儒經學考訂之書無異近儒之經學考訂正是朱子家法也　案朱子喪祭二禮未成黃氏榦楊氏復續之

李氏如圭儀禮集釋　胡氏培翬曰此書全錄鄭注而博采經傳爲釋以相證明蓋注疏以後釋儀禮全經者此爲第一書矣惜元明兩代習此經者少遂至亡佚

國朝乾隆中從永樂大典錄出其十五篇尙完全無恙唯鄉射大射二篇錄是書者以宋本經注補之武英殿聚珍板印以行世任校讐者爲戴庶常震所附案語亦多精覈　按此書多取賈疏義而損益之使文從字順胡氏正義采錄略備

張氏爾岐儀禮鄭注句讀　自序曰在昔周公制禮用致太平據當時施於朝廷鄉國者勒爲典籍與天下共守之其大體爲周官其詳節備文則爲儀禮周德旣衰列國異政典籍散亡獨魯號秉禮遺文尙在孔子以大聖生乎其地得其書而學焉與門弟子修

其儀定其文無所失墜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亦自謂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並謂此也秦氏任刑廢禮此書遂熄漢初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武帝時有李氏得周官五篇河閒獻王以考工補冬官共成六篇奏之後復得古經五十六篇於魯淹中其中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餘三十九篇無師說後遂逸漢志所載傳禮者十三家其所發明皆周官及此十七篇之旨也十三家獨小戴大顯近代列於經以取士而二禮反日微蓋先儒於周官疑信各半而儀禮則苦其難讀

故也夫疑周官者尚以新莽荆國爲口實儀禮則周公之所定孔子之所述當時聖君賢相士君子之所遵行可斷然不疑者而以難讀廢可乎愚三十許時以其周孔手澤慕而欲讀之讀莫能通旁無師友可以質問偶於衆中言及或阻且笑之聞有朱子經傳通解無從得其傳本坊刻考注解詁之類皆無所是正且多謬誤所守者惟鄭注賈疏而已注文古質而疏說又漫衍皆不易了讀不數繙輒罷去至庚戌歲愚年五十九矣勉讀六閱月乃克卒業焉於是取經與注章分之定其句讀疏則節錄其要取足明注而止或偶有一得亦附於末以便省覽且欲公之同志俾世之讀是書者或少省心目之力不至如愚之屢讀屢止久而始通也（互詳明例） 案此書分章極細按語亦多精確經注讀本莫此爲善吳氏廷華章句有經無注其自爲說多謬若但讀經文則可

江氏永禮書綱目　自序曰禮樂全經廢缺久矣今其存者唯儀禮十七篇乃禮之本經所謂周監二代郁郁乎文者此其儀法度數之略也周禮爲諸司職掌非經曲正篇（此語未允）又逸其冬官蓋周公草創未就之書禮記四十九篇則羣儒所記錄或雜以秦漢氏之言純駁不一其冠昏等義則儀禮之義疏耳自三禮而外殘篇逸義亦或頗見於他經論語孟子爾雅春秋內外傳大戴等書諸子則管子荀況漢儒則伏生賈誼劉向班固之徒亦能記其一二然皆紛綸散出無統紀至於聲律器數則又絕無完篇樂記但能言其義已失其數矣夫禮樂之全雖不可復見然以周禮大宗伯考之禮之大綱有五吉凶賓軍嘉皆有其目其他通論制度之事與夫雜記威儀之細者尚不在此數樂則統於大司樂律同度數鏗鏘鼓舞亦必別有一經與禮相輔竊意制作之初當如儀禮之例事別爲篇綱以統目首尾脩貫條理秩然所謂曲禮三千者此也散佚之餘儀禮正篇猶存二戴之記者如投壺奔喪遷廟釁廟之類已不可多覯其他或一篇雜錄吉凶一事散見彼此又或殷周異制紀載互殊學者末由觀其聚則亦不能會其通夫禮樂之全已病其闕略而存者又病其紛紊此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所爲作也朱子之書以儀禮爲經以周官戴記及諸經史雜書輔之其所自編者曰家禮曰鄉禮曰學禮曰邦國禮曰王朝禮而喪祭二禮屬之勉齋黃氏其篇類之法因事而立篇目分章以附傳記宏

綱細目於是燦然秦漢而下未有此書也顧朱子之書修於晚歲前後體例亦頗不一王朝禮編自眾手節目闊疏且未入疏義黃氏之書喪禮固詳密亦閒有漏落祭禮未及精專修改較喪禮疏密不倫信齋楊氏有祭禮通解議論詳贍而編類亦有未精者蓋纂述若斯之難也永竊謂是書規模極大條理極密當別立門目以統之更爲凡例以定之蓋裒集經傳欲其該備而無遺釐析篇章欲其有條而不紊尊經之意當以朱子爲宗排纂之法當以黃氏喪禮爲式竊不自揆爲之增損櫽括以成此編其門凡八曰嘉

禮十九篇十二卷曰賓禮十篇五卷曰凶禮十七篇十六卷曰吉禮十五篇十四卷皆因儀禮所有者而附益之曰軍禮五篇五卷曰通禮二十八篇二十三卷曰曲禮六篇五卷今按曲禮之名未當詳解紛皆補儀禮之所不備樂一門居後六篇五卷總百單六篇八十有五卷並首三卷共八十八卷凡三代以前禮樂制度散見經傳雜書者蒐羅略備而篇章次第較通解尤詳密爲屢易藁而書成姑繕寫本文及舊注一通名曰禮書綱目若夫賈孔諸家之疏與後儒考正之說文字繁多力不能寫且以俟諸異日嗚呼禮樂之書精微廣大前賢勤勤補綴具有深旨末學何敢與知顧敢以其謭陋之識輒改已成之緒蓋欲卒朱子之志成禮樂之完書雖僭妄有不辭也世之君子取通解正續三書參之是編考其本末究其離合異同之故或亦諒永之心也夫

儀禮釋例　止釋衣服一類蓋未成之書

儀禮釋宮增注　考正詳備惟東房西室發一大疑尚未確當

沈氏彤儀禮小疏　止釋冠昏公食喪服士喪既夕數篇雖不能一宗鄭注而考覈精處自不可及當分別觀之

盧氏文弨儀禮詳校　校勘甚詳惜多引諸家解經誤說

褚氏寅亮儀禮管見　錢氏大昕序曰三禮之有鄭注所謂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宋儒說經好爲新說棄古注如土苴獨儀禮爲樸學空談義理者無從措辭而朱晦菴黃勉齋楊信齋諸大儒又崇信之故鄭氏專門之學未爲異義所汨至元吳興敖君善出乃詆爲疵多醕少其所撰集說雖云采先儒之言其實自注疏而外皆自逞私意非有所依據也然自敖氏之說興學者厭注疏之繁而樂其易曉往往舍古訓

而從之近儒方侍郎苞沈徵士彤亦頗稱其善予雖
不敢以爲然而所得膚淺閒有駁正壓百之一二耳
同年友褚君鶴侶於經學最深持論最平從事禮經
者幾三十年乃確然知鄭義之必可從而敖說之無
所據嘗謂予曰君善意似不在解經而專與鄭立異
特其言含而不露若無意於排擊者是以入其元中
而不悟至于說有不通甚且改竄經文以曲就其義
不幾于無忌憚乎予益拊掌歎服以爲篤論然未得
讀其全稾也鶴侶没後仲子鳴臧始出其儀禮管見
稿本將付諸梓而屬予序之披讀再四乃知鶴侶用

心之細密卽如鄉飲酒記若有北面者東上敖改東
爲西鶴侶辨之曰注明言統于門門在東則不得以
西爲上也鄉射記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
於豐上降袒執弓反位敖以袒執弓句爲衍鶴侶辨
之曰勝者之弟子卽射賓中年少者以是勝黨故袒
執弓非衍文也燕禮媵觚於賓敖改觚爲觶鶴侶辨
之曰凡獻以爵者酬以觶燕禮辟正主獻旣不以爵
則酬亦不以觶矣安可破觚爲觶乎大射儀以耦左
還上射于左敖依鄉射改爲于右鶴侶辨之曰上射
位在北下射位在南鄉射大射所同但鄉射位在楅

西從楅向西則北爲右大射次在楅東從楅向東則
北爲左敖比而同之昧於東西之别矣喪服記公子
爲其妻縓冠敖改縓爲練鶴侶辨之曰練冠之紕亦
緣以縓故閒傳云練冠縓緣就其質言之曰練冠就
其紕言之曰縓冠母重故言其質妻輕故言其紕非
有二也士虞禮明齊溲酒敖以溲酒爲衍文鶴侶辨
之曰注明言有酒無醴據下文普薦溲酒亦專言酒
不及醴豈得妄解明齊爲醴輒刪經文乎特牲饋食
禮三拜眾賓眾賓答再拜敖改再爲一鶴侶辨之曰
鄉飲酒眾賓答一拜者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徹之答

一拜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士禮安得以彼相例乎皆
貫串全經疏通證明雖好辨者莫能置其喙夫經與
注相輔而行破注者荒經之漸也敖書今雖未大行
然實事求是之儒少而喜新趨便之士多不亟辟而
闢之恐有視鄭學爲可取而代者而成周制作之精
意益以茫昧則是編洵中流之砥柱矣夫

胡氏匡衷儀禮釋官　詳明例

淩氏廷堪禮經釋例　詳明例

阮氏元儀禮校勘記　自序曰儀禮最爲難讀昔顧
炎武以唐石刻九經挍明監本惟儀禮譌脫尤甚經

文且然況注疏乎賈疏文筆冗蔓詞意鬱轖不若孔氏五經正義之條暢傳寫者不得其意脫文誤句往往有之宋世注疏各爲一書疏自咸平校勘之後更無別本誤謬相沿迄今已無從一一釐正朱子作通解於疏之文義未安者多爲刪潤在朱子自成一家之書未爲不可而明之刻注疏者一切惟通解之從遂盡失賈氏之舊　臣於儀禮注疏舊有校本奉
旨充石經校勘官曾校經文上石今合諸本屬德清貢生徐養原詳列異同　臣復定其是非大約經注則以唐石經及宋嚴州單注本爲主疏則以宋單行本

爲主參以釋文識誤諸書於以正明刻之譌雖未克盡得鄭賈面目亦庶還唐宋之舊觀鄭注疊古今文最爲詳覈語助多寡靡不悉紀今校是經宜詳毋略用鄭氏家法也

引據各本目錄

唐石經明王堯惠補缺案此刻自五季以來名儒俱不窺之不特張湻李如圭諸人生於南宋固不及見卽敖繼公當元一統之時亦未嘗過而問焉至國朝顧炎武張爾岐始取以校監本多所是正

宋嚴州單注本宋本之最佳者張湻所據卽此本也元和顧廣圻用鍾本校其異者書於簡端今據以采入今案此本後黃氏丕烈影寫重刊行於世

翻刻宋單注本明徐姓翻刻於嘉靖時祖嚴本而稍異記中凡與嚴州本及鍾人傑本合者則偁徐本

明鍾人傑單注本全同徐本其偶異者是失於讎挍耳

明永懷堂單注本全與閩刻注疏本同

宋單疏本此北宋時咸平景德閒所挍勘刪雕者也注疏合刻起於南北宋之閒惟儀禮又在後朱子自述通解云前賢嘗苦儀禮難讀以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諸弊是朱子時注疏各爲一書也馬廷鸞曰余從敗篋中得景德中官本儀禮疏四帙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文列其下家有監本儀禮經注因取而附益之是馬氏時注疏猶各爲一書也此本其馬氏所見正同又按宋人各經皆以經注分附於疏其分卷依疏之卷數如禮記注疏七十卷是也惟儀禮以疏分附經注其分卷依經注之卷數如舊唐書經籍注新唐書藝文志並云儀禮疏五十卷而注疏本則分爲十七卷賈公彥五十卷之本今之學者每恨不可得見近年吳中黃丕烈家有其書每葉三

十行每行二十七字末葉列宋時諸臣官銜今併將每卷起止具述於記中俾學者知唐時舊式也今案此本後汪氏士鍾影寫刊行又張氏敦仁據顧氏廣圻所校異文款式合嚴本單疏本刻注疏單疏缺卷依要義補編阮刻儀禮注疏卽用其本

李元陽注疏本刻於閩中故稱閩本每半葉九行每行二十一字監本毛本俱仿此

國子監注疏本明神宗時北京國子監刊

汲古閣注疏本今按正義以此本爲據記中凡云某誤作某而不言何本者是此本獨誤者也

國朝重修國子監注疏本

經典釋文內儀禮一卷

儀禮識誤聚珍板本宋乾道八年曾逮命張湻校刊儀禮因爲識誤三卷今刊本未見惟識誤

存爲其書專宗釋文意在復古然所辨或祇係偏旁
形體則六朝時俗書最多既不足據且無關語句之
異同也至其精審之處自不可沒以嚴本爲據參以
監本及汴京巾箱本杭細字本又有湖北漕司本監
本初刊于廣順復校
于顯德而宋因之

儀禮集釋聚珍板本李如圭著全載鄭注微遜嚴本書中引石本與唐石經異疑是成都石經本

儀禮經傳通解全載鄭注節錄賈疏明刻注疏多與此同近世校儀禮者奉此爲準則然
於其佳處不能盡依而移易刪潤之處則多據之是
取其糟粕而遺其精華也又引温本及成都石經至
喪祭二禮門人黃幹續成

抄本儀禮要義魏了翁著專錄賈疏多與單疏本合有刪節而絕無改竄遠勝通解開錄
經注雖不盡與嚴本合終勝今本亦引温本異同

儀禮圖通志堂本與通解略同注內疊今古文俱刪去

儀禮集說通志堂本敖繼公著所載鄭注多移易點竄不足盡憑　今案繼公於經文尚敢妄
改何論鄭注阮氏過而存之耳

浦鏜十三經正字內儀禮二卷據重修監本校其誤字

儀禮詳校盧文弨著多採諸家之說記中所偁金曰追正譌卽本諸此

九經誤字顧炎武著以唐石經正明監本又金石文字記載石經誤字

儀禮誤字張爾岐著

石經考文提要

張氏惠言儀禮圖　詳明例

凌氏曙禮說　此書專說喪服喪禮力闢敖繼公郝
敬吳廷華程瑤田輩之謬兼及徐氏乾學盛氏世佐
秦氏蕙田金氏榜及歷代諸儒禮說禮議之誤陈剪
荆棘示我周行其學甚正其功甚大　凌氏學術至
正故一傳爲陳氏立作白虎通疏證沈實精博蔚爲
禮家巨觀公羊義疏雖雜引諸說未及刪裁而所自
爲說皆平實無弊使治公羊者居心皆能如此何至
有非聖無法犯上作亂之禍哉天下治亂繫乎人心
人心邪正本乎學術故術不可不慎也

胡氏培翬儀禮正義　羅氏惇衍序曰績溪戶部胡
先生夙承家學邃精三禮以儀禮經爲周公作有殘
闕而無僞託鄭注而後惟唐賈氏公彥疏盛行而賈

疏或解經而違經旨或申注而失注意因參稽衆說
覃精研思積四十餘年成正義若干卷先生自述其
例有四曰補注補鄭君注所未備也曰申注申鄭君
注義也曰附注近儒所說雖異鄭恉義可旁通附而
存之廣異聞祛專己也曰訂注鄭君注義偶有違失
詳爲辨正別是非明折衷也夫禮者履也禮者體也
使人約其心於登降揖讓進退酬酢之閒且以處義
足以步目考中度衷昭明物則以是觀其容而知其
心卽其敬情以考其吉凶之故春秋所記其應如響
故先王所以教君子所以履莫不於是蘊心焉顧嬴

秦滅學而後高堂生傳禮十七篇五傳而有大小戴慶氏三家之學其時雖竝置博士而范史所紀儒林未有顯者賴康成鄭君本小戴之學又校以古經爲鄭氏學而是經以明宜其爲百代師表也然自是鄭注孤行雖有荀崧宜置博士之請而爲其學者絶少自王肅沈重黄慶李孟悊而外如袁凖孔倫十數家大都專解喪服而已故賈氏竝疏二禮而儀禮不逮周禮之該洽卽儀禮一經而衆篇亦不逮喪服之該洽觀其自序稱喪服南北章疏甚多其解全經惟取裁黄李二家則其詳略之殊致亦以所本者多寡不同賅案此不盡然周禮說制度非博引羣籍不明儀禮詳儀節嘗文自明至喪服一篇精微廣大六朝禮議異說最多自不能不致其詳喪服詳於餘篇周禮詳於儀禮鄭君已然凡說禮者無不然不獨賈氏況自高堂生推士禮以合之天子後儒雖錯綜全經旁推午貫而先王制禮貴多貴少主減進文精意所存有非一端可例則卽鄭注以考經文亦不免偶有岐合之殊案鄭君去聖未遠不免有岐合之殊更歷千載豈反能有合無岐勢必弁鄭所不岐者而岐之矣而疏家例取專門卽有違失必爲曲解又所申釋必取經注正文彼此殊科或亦彊爲比傅則其解經而反違經旨申注而弁失注義亦勢所必然曷若無所依違期於大通哉雖然三代以上典物具

存服其服則帶裳韠舄之異等易明也履其地則堂室奥阼之殊方易識也接其人則南鄉北鄉東面西面之異位易辨也舉其器則几席筐篚尊俎觚觶之隆制易考也故其時君子務察位稱之義而器數則有司存三代以後卽鄭君去古未遠而先王法物已罕有知者故其注禮時卽漢制以相譬況及賈疏時則弁漢制亦多有不能知者況其更歷千載乎是非旁搜博攷神與古會念釋所在回翔反覆卽器數以考誼理之存使精融形釋若親接古人而與之進退酬酢於其閒亦安能抉經之心析異同之見以折衷一是哉余於兹識先生爲之之勤研之之久而益信其所擇者精所成者大也　禮經纂疏序曰胡氏之書融會全經旁通午貫參稽衆說擇精語詳自訓故名物儀節器數微言大義以及傳記之參錯同事相違注義之深微言不盡意莫不廣尋道意條貫科分其盡思窮神之處實能洞見本原不墜周公之遺法惜士昏鄉飲鄉射燕大射五篇未及寫定弟子楊大堉取其叢殘之稿率爾付刊脫爛錯誤至不可讀此書刊在離亂之際未及覆校或不盡楊氏之過又多引謬說而無案語蓋先生未及辨正者也又先生之疏以鄭義爲宗而旁采

各家以解經誼於後儒說之異於鄭而義似可從者附錄之謂之附注於鄭義之深遠難見覽文如詭者或以爲違失而訂之謂之訂注夫注本以解經治經爲經也非爲注也苟後人之說果是鄭君之說果未是何必唯鄭之從且從善服義者君子之心也屈經以就傳學者之惑也鄭君之意在經義之明不在已說之申苟其說果有未合于經者方深望後人之彌縫其闕而匡救其違又何必反爲之曲護然今就先生所訂所附一一考之多與經不合附既不必附而訂又非所訂蓋鄭君時去古未遠師傳未失邪說未

興先秦傳記曲臺石渠劉氏五經通義許君異義盧氏三禮解詁等書完然具存足以取證而又重之以上哲之姿純賢之德博極淵深之學沈靜精妙之思神與古會心與道一宜其囊括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確得乎先聖之元意非後儒所可輕議也若賈氏之書誠不能無誤然誤者十之二不誤者猶十之八皆平實精確得經注本意蓋承爲鄭學者相傳古義非賈氏一人之私言特唐中葉後治此經者鮮故其文衍脫誤錯多非其舊學者當依文剖裂以雪其誣不得遂以爲非李氏如圭張氏爾岐取其文而刪節之飲水思源義固猶賈義也　今案賈疏是處多胡疏精處多不可偏廢

鄭氏珍儀禮私箋　道咸之閒世運漸變而學者之心術先變小有才未聞道之徒懷悖禮廢學之心而巧爲飾智驚愚之計利西漢經師佚說無多可以開不說學之方便於是棄東漢而言西漢利公羊家有爲爲之之說有所謂素王改制黜周王魯者可以爲不奉法之藉口公羊家此說乃漢人尊漢之言所謂素王所謂王魯皆以託漢天子詳公羊說於是盡棄六藝而專言公羊六藝中周禮左傳文尤繁博排之尤力西漢經師之書有詩毛傳完具乎

正則斥以爲僞鄭君東漢人詩箋禮注完然具存其書非旬日所可勦襲且必讀疏乃明其言又循循然皆有法度大不便於彼所圖於是羣起而攻欲滅去其學蓋鄭學廢而後六經可廢鄭學廢則六經皆無眞本定解唐宋人說彼固以爲不足道六經可任其去取革易矣六經廢則聖人之道三綱五常皆可廢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其智奸於諸侯去籍其禍烈於暴秦焚書邪說橫流不數十年賊民遂興履霜堅冰非一朝一夕之故溯厥由來乃程氏瑤田金氏鶚輩實階之厲金鶚淺妄不足責程氏通儒也以慎修爲之師以東原爲之友立身不苟見道

亦深豈不知鄭義之不可妄易而乃爲奪席之謀肆違心之論作考工創物小記以奪鄭君典章制度之學作喪服文足徵記以奪鄭君微言大義之學在彼固不料異日流禍之至於此而攻擊之習自此而開學者之心囂然不靖矣同時諸老師未及糾駁其後淩氏廷堪淩氏曙胡氏培翬張氏履相繼有所駁正張書據胡氏正義引原書未見故不著錄而子尹先生精思力學其輪輿私箋義據通深剖裂至當雖程氏復起無可置辨儀禮私箋喪服篇亦力斥程謬雖其謂姑姊妹無在室服及庶孫中殤不從鄭讀猶爲百密一疏而除此等

數事之外無一條不精有功聖經有功世道正義而後斷推此書矣

曹元弼禮經校釋　此書專爲學者通疏文達注意解經有所適從而作蓋　國朝禮家校勘以阮氏爲宗解誼以胡氏爲備但阮氏校各本異同而眾本並譌則未及讀正學者於疏文仍不免隔閡難通胡氏依注解經而於注之曲尋道意迥異俗說者或反以爲違失而易之又多采妄人敖繼公郝敬說而引賈疏特少時譏其非皆其千慮之失也元弼治是經有年憫賈氏之書條理詳整而剝蝕叢殘沈薶千載乎

心讀之順其上下推其本意正譌補脫乙衍改錯不下千餘處而後賈免於誣又以胡氏之書體大思精深恐小疵或累大純取其所引各說異於注者推其致誤之由駁而釋之而後經義不爲異說所淆元弼之辨正各說非敢與胡氏立異祛其疑所以堅其信糾其違所以成其美且胡氏之訂注非求勝注也於注意偶有未達耳後人苟能達其所未達固胡氏之所取也喪服一篇用功最久考核尤詳以人倫大義所在禮律之本政教之原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悉鄙情力爲申辨自惟檮昧不足紹業先儒然行遠自

邇登高自卑學者苟合校勘記正義觀之經注疏之義當無不可通矣

歷代用禮功效

劉子政戰國策序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

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　史記儒林傳序曰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

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王法周文武之法中庸所謂憲章文武孟子所謂春秋天子之事也春秋始乎隱東遷以前王法秉乎天子東遷以後王法存乎春秋尊周室貶吳楚賞善罰惡討亂臣賊子使文武之道粲然分明夫是之謂以春秋當王法絕不如公羊家記之說依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衞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此言以明儒者之成仁取義臨節不奪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

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　按周公孔子禮教之功如是

後漢書儒林傳序曰光武中興愛好經術建武五年迺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依日月備法物之

篤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

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閒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埶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扎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

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不循春秋至廼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不循春秋其害如此而況誣春秋者乎）　案東漢崇禮勸學之功如是

陳氏澧曰盧子幹云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元之徒（後漢書本傳）然則鄭君禮學非但注解且可爲朝廷定制也袁彥伯云鄭元造次顛沛非禮不動（後漢紀卷二十九）（後漢[illegible]諸古書[illegible]一語皆撥會[illegible]彥伯虛造）然則鄭君禮學非但注解實能履而行之也孔子告顏子非禮勿動顏子請事斯語鄭君亦非禮勿動故范武子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又曰孝經正義序云魏晉朝賢辯論時事鄭

氏諸經無不撮引（此劉知幾語見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六唐會要卷七十七）禮家不獨魏晉爲然南北朝議禮者尤多引鄭說見諸史及通典者不可勝舉也蓋自漢季而後篡弒相仍攻戰日作夷狄亂中國佛老蝕聖教然而經學不衰議禮尤重其源皆出於鄭學卽江左頗遵王肅然王肅亦因讀鄭君書乃起而角勝耳然則自魏晉至隋數百年斯文未喪者賴有鄭君也　案漢末而後學者誦法鄭君鄭學在禮故六朝禮議尤精中國人倫周孔名教賴以維持是以民之秉彝不盡汨于凶暴淫昏之世而魏周得以用夏變夷貞觀遂以勝殘去

殺禮學之功大矣哉
陳氏又曰韓昌黎讀儀禮云考於今誠無所用之謂此語過矣抱朴子云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耶好古官長時或修之至乃講試累月猶有過誤而欲以此爲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余以爲可命精學治聞之士使刪定三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務令約儉無令小碎條牒各別令易案用省煩此則至當之論也朱子云司馬氏書澧案此謂書儀也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詳往往未見習行而已有望風逃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多儀物之盛

而竊自病其力之不足未有能舉而行之者也殊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過於頃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者今乃逆憚其難以小不備之故而反就於大不備豈不誤哉跋三家禮範讀儀禮以爲不可行而藉口於文之多物之博者此說足以破之矣又曰通典云自古至周天下封建故盛朝聘之禮重賓主之儀秦皇帝蕩平九國置列郡縣易於臨統便俗適時滯儒常情非今是古禮經章句名數尤繁方今不行之典於時無用之儀空事鑽研競爲封執與夫從宜之旨不亦異乎卷七十四

王西莊謂唐中葉經學已亂故杜佑通典多狥俗十七史商榷卷九十然讀儀禮者亦宜知此意十七篇中冠昏喪祭諸篇爲要蓋古今同有之禮倍宜鑽研今祭禮則與特牲少牢二篇不同今所不行者但撮其大要可矣若專治此經則不在此論也　案陳說治禮之法是矣抑又有說焉夫禮有本有文以言乎文則冠昏喪祭雖古今同有之禮而魏晉以來儀法已各不同以言乎本則尊尊親親長長賢賢男女有別忠厚敬文辭讓和睦十七篇之大義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由則治不由則亂何嘗一日之能廢一人之能離乎温公朱子勤勤

修冠昏喪祭諸儀非徒以爲文也欲人因其文以得其本以正人心而厚風俗也風俗人心國所與立以南宋之弱而能多歷年所及其末造忠臣義士殺身成仁綱常萬古節義千秋歷元至明忠節尤盛雖屢經喪亂之餘而孝弟任恤之風不絕於窮鄉僻壤裂冠毀冕之行不容於婦人孺子豈非教化已行習俗已成人識君親家尊孔孟之效哉嗚呼天下之生一治一亂天之未喪斯文也漢之亡而禮教不行有鄭君以維持之唐之衰而禮學不明有温公朱子及程張諸賢以振興之故先儒謂康成爲議禮大宗温公

朱子則旣絶復續之别子語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鄭君之學温公朱子之業已試之效者也孟子以無禮無學爲賊民所由興蓋不讀書不講禮是以爲賊然則禮學者去賊之本也禮學非有二事以禮爲政謂之禮以禮爲敎謂之學六經所言皆禮也故經解入禮記　觀六朝衰亂之可爲唐宋世風俗之到於今忠義豪傑之士旮欲紓君父之憂閑周孔之道正人心息邪說激智勇興政藝强中國禦外患其必自講學宗禮始乎其必自講學宗禮始乎